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四九·史部·史評類

致堂讀史管見三十卷（卷十五至卷三十）〔宋〕胡寅撰……………一

史鉞二十卷〔明〕晏璧撰……………二七五

讀史商語四卷〔明〕王志堅撰……………三六七

讀通鑑論三十卷末一卷（卷一至卷十三）〔清〕王夫之撰……………四七七

上聞周滅齊欲爭徐詔吳明徹伐之蕭摩訶獻策於明徹
明徹曰塞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策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
而退重竟敗沒明徹憂憤而卒

量之所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為氣使
矣量之所易滿者識不包物也能廣其識則不為物
移矣雖然此在儒學士大夫尚有所不能以志識浮淺者
衆也而况於介冑之士乎無觀乎明徹之頓覆矣在易之
謙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語
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
者也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吝者猶不足觀故晉士燮漢

馮異蜀趙雲之徒戰勝攻取淡若無事故能從王事而保
其終明徹獨不知此哉夫量之可勉而宏非若力之難強
而多也烏獲舉百鈞少加焉則不勝任矣惟量不然志惟
我所立識惟我所廓也知此學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
亦可至也不知此者雖雄才大略如齊桓九合諸侯振而
矜之則叛者九國曹操既克荊州張松見忽則天下三分
又况其餘乎

周王初服常冠以皂紗全幅向後幘髮仍裁為四脚
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
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
卒而車戰法工開阡陌而井地法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
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較馬而轡戰之儀絕參以

胡服而冕戴不復用尚以孟按而簪席不復施於抵視便
利為安日趨於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
天下者以智力得之凡所施設是今而非古如宣帝所謂
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可歎之甚哉以周家紗幘一事論
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
各有宜紗幘既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用漆為兩帶上結
兩帶後垂唐以來然矣此又四脚之變也其後則又以夫
垂者左右橫之而其頂則起後平前方為六角若天子侍
衛之近者則又武其一脚翹其一脚稽之法象果何所則
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至
於總而簪弁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
而後為之徒者其服變革未盡猶有古士服之餘製焉耳

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
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冠為然哉

周宣帝忌齊王憲殺之
信之難立也久矣君臣之間將死深悲之意丁寧握手之
言託以幼孤旋即背之者皆是也魏明帝屬齊王芳於司
馬懿曾不數年而芳廢矣陳世祖屬臨海王於安成王瑛
曾不數年而伯宗黜矣握大權而無逼上之勢臨大利而
無歸己之念非賢者孰能之宇文憲少負令問躬抱材略
戰伐有功事君謙謹未嘗聞過舉此固國之藩翰民之仰
望也高祖既牽於立子之愛舍憲而與晉侯矣使憲有自取
道泰護累行之故又何難焉而恪守分義坐而待死
所以然者緣高祖命裴文舉陪侍齊公有義方之訓而憲

下時有盡忠竭節之言是故奉以周旋不替其賢矣哉世表道微人愛其情說詐請貳以相傾奪至於刑牲歃血指天誓日陳命亡氏中固盟約猶不能踐也而憲以一言自許之故矢死弗渝可不謂賢矣乎觀憲之能賢益足以見贊之無道矣

周主之為太子多失德王執言於武帝武帝杖之及即位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譯以執告宇文孝伯因言執有廢立之謀執遂坐誅他日周主問孝伯曰公知齊王反何不告遂殺孝伯

皆王不必事也不免於事者事之不必深則有所不必死若宇文孝伯以貴戚之知齊王命之重則果平外臣矣死之非難處死之難也孝伯當於何而死欲殺齊王寫之

時可以力爭事而不從死之義也既已失之及欲欲殺鳥九軌之時亦可以力爭事而不從死之亦義也而孝伯於此二者咸有失焉於殺憲也諫既不力由此見陳思所以自免者於殺軌也非惟不諫又贊成之將以自免也曾不量無道之君心既失常加以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地有輔拂之憎難乎其以智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周主自稱天元皇帝

或問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實實君子謂聖人以天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皇制稱天制救稱天救杖稱天杖豈亦以天自處耶曰非是謂也苟即名而信之則呂政者豈道同軒昊德協堯舜

乎仲尼惟懼人之名實不相副也故以天冠王繫王於天使稱之者顧名思實則其職舉矣周宣帝所惜者蓋禮儀之名也孔子所云者高明無私之理也者不可殺而理乃可則是理也叙之為五典秩之為五禮章之為五服用之為五刑使周宣帝能盡此理予以稱天王何歎之有惟不順乎理也怒父杖已恨其死晚而五典亡矣君喪逾年即恣聲樂而五禮亡矣公卿已下常披楚撻而五服亡矣更為刑制用法益深而五刑亡矣四者皆亡天理泯滅下同乎物猶有不速顧且以天自名非所當言而言不其辱而不能言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為天下者敬實而名惟不違於理斯可矣

周隋公楊堅謂李德林曰經國重任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

李德林文學十歲在當時少比倫矣然不知節義故其所就無足稱者事齊貴顯矣及周主入鄴則從之如水之赴壑事周信任矣及隋主竊國則從之如鳥之投林國移主易漫無致命守死之操有所不召召無不往有所不命無不承方之妾婦以順為正者猶不速焉以是自將又學足貴也人反以為賤才謀足用也人反以為疑終見斥跡身名俱辱非隋文寡恩也德林招之者有素矣

虞慶則勸隋主盡誅宇文氏李德林以為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議此由是德林品位不進

江左取國者必殺前朝之子孫如宋齊梁說者謂其事固不亦由此致也獨陳高祖於蕭梁子孫待之甚仁而其國

一亦不永何也曰此蔽人之論也人之保其身者於百骸四體五臟六腑兼所養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無尺寸之膚不養焉夫然後心廣而體胖夫豈為心官足恃而肺腸無用元首在身而肘腋可弃哉人君保國何獨不然必也政備言百度無闕然後治道完固禍亂不生夫豈以一事偶合而定無窮之基小德適中而當聖賢之號哉虞夏則備位大臣無奇謀碩畫以贊初政願請除宇文氏非惟迎逢隋主忌克之心亦習聞前世弊風以為故常耳李德林正言而不見信者國移君廢已無伏節死難之義而欲全彼破亡之宗宜隋主之忽其言也若夫以書生斤之云者猶胥儉吏因疾儒士此則楊堅之本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晉史治國二曰獨孤存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

隋以蘇威為度支尚書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為征稅法頗重既而嘆曰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為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所謂世臣者非門地之謂象賢之謂也父祖既賢子孫克繼為國者之所甚願矣父祖有嘉謀嘉猷為國者惟恐其子孫之不能嗣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莫不切切於是矣若前人之所為不善惟恐其子孫之續之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亦莫不懇懇於是矣自熙寧革祖至五世之政為開邊聚斂之事以失民心基禍本元祐削之盡復于舊天下晏然衣食滋殖

聖宗觀治以父之罪遵達孝之文未三十年胡塵犯關兩宮北狩中原塗炭南北不合其治亂之效最為著明而紹述之黨堅持其說猶不肯變紹興初有一舊弼謂予曰元祐臣僚之子孫必欲行其家學而使人主不得行祖考之志此何理也嗚呼自紹聖而後言紹述者眾矣而未有深切中的如此言者人主而聞此紹述之志豈不益堅而憂國正論豈復可入所謂一言喪邦此類是矣夫自蘇頌劉

不可是王安石之賢出乎一祖四宗之上而開基享國百年善政曾不如青苗助役保甲之為美也豈不悖哉夫論於未然之時而要其成敗昧者不信固宜也成敗之迹已判而猶敢顛倒是非如舊弼之語予者乃在戎馬生郊之後其心亦獨何哉彼蓋深曉王氏之學術以適己為便而王氏固百世小人之所宗也其禍豈有既哉悲夫隋王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為異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惜亂由此而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蔽珽幅舄衡紘紕紕以昭

其度深鑿鑿轉盤厲游學以昭其教威嚴尊重禮無與
然後人主之勢隆非廣已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為
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
難乎為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
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為法矣

隋獨孤后家貴盛而能謙恭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隋
主甚寵憚之每臨朝后輒方蓋進至閣乃止俟退朝則同反
燕寢

婦以有好勢位者漢和喜是也有好財賄者後唐劉氏是
也有好淫佚者魏之胡晉之賈是也有好作亂者漢之呂
唐之武是也若獨孤則無是四者蓋以其志趣知之不必
待攝制然後見也其失德在於妬忌特甚耳帝臨朝則方

輦而進俟帝歸則同反燕寢他日帝有為人主不得自由
之歎是帝之行止出入后必隨而監視之非有勢位之貪
財賄之欲淫佚之過獨亂之念特在於禁切其夫其失德
莫大焉嗚竟以是二妬忌之為害豈小也哉

隋詔境內之民聽出家仍計口出錢營僧像於是民間佛
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南之梁北之魏奉佛隆謹自佛法入中國以來莫與為比
矣所為如是者將以徵福也而魏與梁之禍不待其子孫
於其身已及之矣此隋文耳聞未遠之監也而又踵其弊
其意以謂造寺建塔飯僧為崇奉之事未若廣其善之為
益也故隋之世寺塔僧屋雖不若魏梁之盛而佛書乃增
多流布讀之者眾則人不必造寺建塔飯僧而其善之所

浸若洪水之懷襄其不及者鮮矣然隋文亦自以為莫大
之福也而其禍先及其身而徧及於子孫明效昭然而世
猶罔覺邪說惑人一至於此則不若親遇桀紂其害猶小
且將有除之者矣

十四年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等並入侍疾叔陵有異
志上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刀斫太子皇后來救又斫之
乳媪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免

古之聖人莫不以身為後世法堯舜禹湯為君之法也舜
禹伊周為臣之法也仲尼為師之法也顏回為弟子之法
也堯禹文王為父之法也文武王為世子之法也太子
者國之儲君之貳一身而兼父子君臣之道責莫重焉武
王為世子七十餘年一旦享國天下之父從之則太公是

也王朝之仁人歸之則微子是也四方之友從之則八百
諸侯是也使武王無孝稱無友譽有酒色淫淫之過逸樂
遊田之愆德善靡聞而惡名是播方保國之不得而何有
於代殷彼其風行草偃勢若建瓴豈孟津三誓牧野一言
所能哉蓋有以先之非一日之積矣陳叔寶之在春官也
襲近小人飲酒無度朋淫比德中外共知其不足以嗣承
大寶而為人所輕侮有素矣誰不萌覬覦傾奪之心而况
於兄弟乎是故方執大喪猶未即位叔陵之刃發乎哀次
幾不免死僅而得生夫豈特叔陵凶悖之罪哉太子有以
取之矣故曰二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召公述武王之美
曰惟冒丕單稱德為世子者成敗之監若此其可易而為
之哉

長城公 陳紀

上劉愈置飲自慶引羣臣展樂賦詩既醉召尚書毛萇于時
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乃陽為心疾而出上
醒亦悔乃之乃出喜為永嘉內史

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陳叔寶為太子無
令德既無其本矣及遭非意危得不死能思其故而克悛
厥心力務自修祈補前行之愆以收將來之效猶可以保
其社稷而有其土宇乃於重服之中置酒展樂愴疾正士
益近儉人是過而不改無自新之意樂其所以亡者則何
不亡國敗家之有此初政也而陳之不為陳不待卜筮而
決矣

隋主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大師申公自今

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隋文以李穆為君子耶則不當以百死罪期之今天市巷
之人屠沽之賤孰有人人謀逆者舍曰謀逆亦未必人人
有百死罪者正使市巷屠沽有百死罪而不謀逆李穆適
與之比等何足為上公乎自古未聞但不謀逆而有百死
罪而稱為君子者穆果有識豈當受此詔受而不辭是將
以百死罪自為矣隋文之所以處其臣李穆之所以處其
身於是交失矣

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亦
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言其弊隋主以其疏頒示四方
辭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矣聲韻四六本於辭賦而不逮
賦又遠矣自屈宋妙才創為騷文而論篤君子猶不屑好

焉矧烏有云是長楊五柞之流乎則其失而每下者從可
知也然後世方以之設科取士於是讀書者不復講求義
理惟務摘采對偶一韻爭奇一字競巧緝績成文去本愈
遠父兄詔子弟師長訓生徒皆汲汲孜孜焉不為此則不
足以收聲名躋仕路一旦得官回視曩習芻狗之不如也
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人才大壞其害豈小小哉然齊
文不學故雖欲變革而不得其道以李諤所奏效示四方
亦何所懲艾哉夫理有中正無往不然為文者華則失之
輕浮質則近於俚俗華而不浮質而不俗以之事上諭下
治道所貴也今隋命公私文書皆實錄將有不得於言者
矣又豈通論乎

上惡聞過失每有惡事孔範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言聽

計從

君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況於君父乎故春秋為尊
者諱禮記善則稱君所以廣忠愛也然則孔範合義矣乎
曰為尊者諱諱其過失也善則稱君無善則不稱也無善
則不稱有過而為之諱非惟有肅敬之心乃有諷勸之意
焉是愛君之深而忠君之至矣今範也以非為是以惡為
美使其君安於失道而無天怒人怨之虞是君之大賊國
之巨蠹豈得與揚善諱過者比乎其君一時順於耳契於
心而穢德腥聞天下記之野史書之一夫詭言終不能掩
萬世公議然則君臣昏亂相為諛說亦徒然而已矣或曰
成王命君陳以嘉謀嘉猷入告而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
皆我后之德也不幾於作偽者乎曰成王不敢以賢自挾

而倚重君陳猶借聽於聰託視於明之意也雖然其言則未免於滯讀書者以意逆志可也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備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為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知濟于溝壑而已矣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此及議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及復給散難阻性性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

之人其縣邑鄉遠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倉倉之糜費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藥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倉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事輔以揀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飢也庶有豸乎

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國家大禮莫大於事天焉旗法駕象冕鎮圭千乘萬騎清道而行以對越乎上帝其餘祀事無得比隆者豈非人君尊崇之極哉而陳叔寶勤於行此惟嬉遊演會是好子以見小人下流之態矣以天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暱以百姓則不卹而卹大馬是黃屋左纛出警

入雖之中居一小人焉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

與章華好學善屬文朝廷以華素無成德就抵誅之除太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切諫帝怒斬之

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比干同姓之卿也不得不諫諫而死之可以為仁漢治異姓之卿也可以去之乃以諫死不得為魯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聖人教後世以諫去就之法也章華忠矣然官非諫諫非卿其危言刺上以諫去就而其本心乃以見懷於時豈豈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

言安得繼漢言之後乎

立始安王深為太子深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近侍未嘗見其喜愠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忌怨身居儉約數陳諫爭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內助得人後同有望則家國無破亡之遺沈后儉約不忌疾能規諫賢后也陳深聰慧有志操喜愠不形賢太子也而不救陳亡何也救齊驕淫昏溺再戮直言險佞在朝百度盡廢亡形已決所謂智者不能善後之時妻子雖賢捧土以塞孟津夫何禦滔滔之勢哉天無形也而不可致其怒民至卑也而不可致其怒連年之水旱成災之叛賊皆可支也至於天怒而不覺民怒而不知則其亡也勿焉如山摧土崩而已矣

隋大舉入寇羣臣請出師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
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
江天塹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耶帝以為然
故不為備縱酒自若

人勝險則責地而守敵不敢攻且能攻敵人與險均則長
江峻山限帶封域足以自保人不勝險則金城湯池與
平原廣野等耳故侯景雖桀驁豈能勝曹氏父子任約徐
嗣徽雖善伺隙其勢力何敢望元魏盛時乃或終身盛歸
而不得度或談笑倏忽而濟師彼天塹一也特有人則險
無人則夷爾方侯景之破梁也蕭氏雖披臺城荒涼湘東
諸臣如胡僧祐輩皆謂金陵王氣已盡而陳高祖英武奮
發又傳數世是王氣未嘗盡也特有人則王無人則衰

且以王氣自居則天象在南而應矣連二年正月日食後
一年五月日食則叔寶所宜警戒而若無見焉故周有天
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周公戒成王乃曰有夏與殷之
服天命也皆有歷年而我不敢知也惟不敢厥德乃早墜
厥命是年十二月泂江鎮戍各已告惠而陳之君以王氣
自居其臣以天險足恃曾不閱月身為囚虜不修人事而
但言天時與地利者即此可以得師矣

隋高顛先入建康晉王廣令醫張麗華顛曰太公蒙面以斬
姐已今豈可留

太公斬姐已事不經見而於傳有之姐已見寵於君非由
己也而不能無險誠之心有警戒之道恃寵稔惡則其罪
與廉來等其死也固宜太公之斬之也亦必與眾共奔何

至蒙面而後誅之必若此言是太公陰悅其色有不忍之
心抑情而行法豈大賢之所為哉史家失其傳故不可不
辨

高祖

隋紀

帝命高顛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顛曰臣文吏也安敢與大將
論功帝嘉其讓初帝之伐陳問計於李德林至是欲賞之或
說顛曰今歸功於德林諸將必憤惋且公有若虛行頌入言
乃止

人之心難乎其仁也高顛對平陳之問歸功於賀若弼
於仁矣而信或者之言沮李德林之賞恐其捨己又何不
仁也勉為謙抑不能久假而還歸之功名不終無因而
然哉

帝暴孔範王璉王瑄沈璿過惡投之邊裔以江總為府儀
同三司

孔範等所謂狎害亡陳之臣也帝既知之當戮于江南乃
可謝吳越之人舒百姓之怨既貸其死又置諸邊刑寬而
義不類矣江總身為宰相不親政務惟以賦詩飲酒陪從
邪瞻蓋孔範儀父之徒楚子不殺仲尼所非者也乃寵以
尊位還以厚祿是謂臣子敗人家國而無後憂也王世充
盧世基宇文士及之徒豈無所視傲而然哉

鄭譯請修雅樂詔牛弘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妥自負宿儒
恐不逮譯等龍為異議各立朋黨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曰
黃鐘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鐘之調帝曰滔滔和雅其與我心
會妥因奏上用黃鐘一宮不假餘律帝悅從之

音五而律呂有_一猶_二支而配_十所以變而不窮也律呂陰陽也關_一則不和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今獨奏黃鐘而不用餘音豈有君而無臣無民無事無物_一為君也不亦亢乎何委佞人也逢迎周宣立五后者隋文豈不知之而命以典樂豈能探其主猜防忌克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於黃鐘帝果悅而從之遂使古樂盡廢後世無所攷焉其害豈不甚哉且禮樂歷數有國之大事也王澤滅息易學不傳有欲議禮則紛如聚訟有欲修樂則詭承君_一意有欲正歷則必請教異己者竟不能復三代之正况欲行先王之道乎夫論事莫驗於成敗之效萬寶常妙達鐘律樂聲雅淡必近古矣而為蘇威父子所抑及大常樂成_一嘗聞之曰亡國之音也淫厲而

哀天下將盡矣不二十年而其言驗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廢折何受鄭譯牛弘之徒而專委寶常製作雖不能救隋之亡而先代正音必不至泯絕於隋世矣雖然寶常知樂之聲音而未知樂之道也如知樂之道則其將死當以其書授之好樂者使傳于後而以不遇遂焚其書無廣博易良油然和樂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上猜忌不悅學既任智數得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相令左右覘內外有小過失加以重罪每於殿庭捶殺入隋文將家子其不悅學而喜殺固宜然古之名將悅學而不喜殺者亦眾矣隋文天資既薄重以家法是以如此曾不知君人之道豈文法殺戮所能成乎知道明理以仁存心雖不事文法其行事固不違乎文法也惟以文法為用

而不知道理尚慘刻心寬恕乃一獄吏耳為天子而以獄吏自為天下豈復有教化之功仁義之澤故隋之世賢人君子潛伏在下而所用者多使僕校厲之小夫建祿不求

道獨然哉
用兵多權謀馭眾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四五十人流血滿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依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

伐薛討逆誅暴解紛兵之大用也雖未復逆未除暴未誅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未聞司馬法先殺吾人而使_一致方於殺人也特三令五申之曰汝不用

命子則有無餘刑子則擊戮汝亦以警懼之未必誠行之也如楊素所為修毒不道自是布彭越猶必蓋之况韓信乎信驅市人而戰背水之陳明帥士卒置之死地存與俱存亡與俱亡固不以無撫循之素嚴殺戮而用之也况素部曲皆練習精銳而所當者又饒尉遲迥漢王諒之徒乃殘忍如此而後成功稱為名將不亦異乎

國子博士何文與左僕射蘇威等議事稽不相能威子襲為太子舍人與安議樂各有所持詎百僚著其所同同慶者十八九安怒遂奏襲與稽吏部尚書盧愷郎中薛道衡共為朋黨威坐免愷等除名各士坐者百餘人自周宣以不選無清及愷與道衡在吏部始甄別士流故涉朋黨之謗以至得罪

隋朝朋黨之起由何妥蘇夔議樂律而盧愔薛道衡別流
品文帝不能察也樂律固所難知然夔掩抑萬寶常而伸
己學則何惟乎妥之排己而自伸也夔雖不如寶常之精
深而並用衆律猶未若妥之甚矣至於甄別流品乃銓衡
之要務君子所是而小人所非隋文兩俱不察惟妥之信
則以獨用黃鍾之韻深入其心終不忘也而使朋黨獲譴
者至百餘名士甚矣安有小人得君之術也人君之甚惡
者莫如朋黨惟與小人合則好聞朋黨之言而賢人君子
罹朋黨之禍而小人陽離陰比內親外疎實為朋黨者人
君不得而知也此自古之通患也

關中大旱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上流涕自咎為之
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暮親帥民就食洛陽

聖人仁覆天下所施極於博所濟極於衆如春氣生育無
不至者君子善推其所為老幼吾之老幼以及人之老幼
民亦咸被其澤以力假仁則其施有作輟其濟有方所不
仁之人其視身與百姓猶金之於石火之於水不相涉入
漠然而已隋文閱饑感動其心至於流涕不御酒肉至於
一暮勉勉於假仁亦可以為民之父母矣比之實不憂民
而外為文具今日下寬郵之詔明日放勸農之令而牧民
者貪虐倍克以奉交征之意自如也豈不遠然大有間乎
其致開皇富庶之俗也宜哉

齊州刺史盧賈坐民饑閉禁除名遂終身不用皇太子言其
有佐命功上曰微此數人吾不至此然皆反覆子也
隋文之初假黃鉞督中外也引司武上士盧賈置左右將

之東宮召公卿謂曰承富貴者宜相從往往偶語有去就
貴嚴兵而至衆遂莫敢動至東宮門者不納賈叱之門開
得入賈遂與丞相伯術故隋文之策鄭譯劉昫盧賈之功
為大若李穆則效忠于外庾季才則談天子內李德林則
奉命于已然皆不若三人經營計畫之多也夫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固險惡狡忍而其本
心則未嘗泯亡方其圖集大利以權數相須則攘臂囊裝
爭先相附者為能及夫所欲既得而反思可否則紫身顧
義不預危事者為是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賈廢
死刑防極刑亦可為懷履輕薄厭常為新者之深監也
相州刺史盧通首絛文布命焚於朝堂

有不戒者公為其物而闇略其人夫人有心而物無知
者也何刑罰之不類乎然古之人君若此者數人豈以為
是而相因耶抑所見偶同也其意亦以謂其垂華後可以
訓儉示俗而效貢之人其心亦何惡焉審出於此人將窺
見其微不從命而從意他日所獻必有甚焉而人主之心
不能常也有時而入之矣故曰焚其物不若治其人之為
要也

帝嘗乘輿欲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曰季夏之月天地
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
行何不可之有
則天而行人君之道竟舜禹湯文武之盛由此而已隋文
所言大哉王言也而其事則非也憲天者以愛實法春夏

以刑威法秋冬以當理法其無言以至公法其無私以盡
 下法其自民以不息法其行健如此之類乃則天之道也
 兩儀猶人君之思澤也雷霆猶人君之號令也生成萬物
 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來怒
 殺人其違天多矣惜乎趙綽之不以其對也或問雷霆何
 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
 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陰陽之所為
 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百斧鬼鼓
 火鞭推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於內而不得
 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
 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而出之勢也雷霆小則
 震亦錢小雷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雷交至則必有雨震而
 不電雷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跡錢迅密也曰
 雷人所得雷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為石也本乎天
 者氣而非形偶墮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
 成山嶽崩折樹殺人者何謂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怒氣
 也曰雷之閃爍激疾如金龍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
 也惟光爾適眼然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
 中則無此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必入于幻性
 偽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秦王俊在并州會後越度巡治官室多內寵其妃崔氏妬於
 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下以俊奢縱免官賜崔氏死劉昇
 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云此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

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
 古者刑典於眾庶所犯則有贖於親貴所犯則有議天子
 之子固異乎臣下之子矣故公族之罪不以犯有司而
 刑之于隱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其有死罪則若于甸人而
 不詳諸市朝亦為之素服居外不聽樂為骨肉之親也是
 故觀祥之起象則知父之處子矣隋文以法律從事無義
 方之教由不悅學問故耳秦王俊好奢而峻字非大罪也
 正在所罰者一不從則責其傳再不從則削其祿一不從
 而後可免其官豈有素不訓戒遽加重黜使罪有大於好
 奢峻字又將何加以愚觀之隋文怒俊特不在是正以俊
 有孽妻孽子為事所毒此獨孤后所深惡者宜隋文之肖
 之也
 詔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高頴曰若盡取強者恐東宮衛士
 弱上作色曰我有出入故宿衛須勇毅太子統德東宮何須
 壯士此極弊法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頴子娶太子
 女故上以此言敬之
 隋文為帝至高頴為宰相而皆不學此傳說所謂非所聞
 者宜其處大事而謬於理也康王為太子嗣位之時太保
 召公命仲相南宮平及齊侯只役以二千戈虎賁百人往
 逆以入以此見古者東宮未嘗置兵矣不為之選擇端良
 師傅教以孝弟忠信而多置兵此禍亂之本也頴不知楚
 商臣宋元凶之事而欲東宮有強卒不監文帝以後戚移
 周鼎之轍而為東宮論宿衛處人父子之間猶止牆面而
 立自處君臣之際猶植垣索塗而行言不信而行見疑橫

被廢黜自取之也

牛弘為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慎審所進用多稱職

世俗之見皆謂有才乃能稱職德行非所先也苟務求德行以濟世務是以鼎而支奔轍以驥而守門戶執圭佩玉而馳逐趨走安能勝乎敗國殄民者率由是言矣夫其難得乎民之各勉其事季康子欲致此而其道無由也問於孔子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民敬矣示以孝慈則民忠矣舉善者以教不能者則民勸矣不特是也凡問為政見於論語所載孔子一以躬行身率誨之內不及政刑法令之具而貴捷給辨治之才孔子豈不通世務固使人尚推擢取魯銳

以從政哉深思其故而考其事則知世之為務為貴無功生事上逢君惡下為民慮者非有德行之人乃有文才之士也牛弘之智未必及此然當其時隋文以吏道為君正才能馳驚之時而弘所見乃爾卓異且其所用德行之人又多稱職亦可信德行之足用而不必才能之為貴矣又况能廣求賢人舉而加諸上位使表率能者其效為如何或曰孔子歎才難而今不以才為尚不亦異乎曰才者為善之具也如舜之五臣周之十亂皆有聖人之才而行聖人之道者也有才而不為善猶駿足之馬而駭與泛駕是矣才也孔子所歎以謂人之有才必如此十五人者然後無失則信乎才之難矣故曰雖有周公之才美而驕且吝亦不足觀也不驕不吝惟其德為然有才而不為不善非

德不能也然小人性性有才而不知修德之方厚於德而短於才者固小人之所鄙矣而人主所宜辨也不能辨此此治亂之分也

秦王俊薨上以數聲而止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奏稱漢之梁如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為喪主

甚矣隋文之不仁也秦王俊奢靡之過亦實者常態未足深罪正在所訓教使之知改而已何至一怒不解忍視其死而無哀戚之情乎人之至情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己之子則厚乎人之子矣而應奔恩義如此率天下而路也何以使其子相友愛而生孝慈哉史書

並記奢惡以垂勸戒非求名而可得也亦有善可紀自然傳矣隋文以此論史意謂所載皆人之求名者何所見之按且鄙也漢梁如子榮郭后子彊未嘗隨母廢母為帝后則子為皇太子母為王后則子為王世子安在其不得承嗣哉羣臣希旨奏而隋文聽之皆由不學遂為世笑夫母以罪廢而子無罪猶不當廢其子故孔氏三世出妻而其子為後自此其家法也母廢死非其罪又併廢其子且使國官為喪主於禮則無稽於律則無傳而隋文行之此特老胥慘刻侮文之所為耳

冬至百官請太子勇勇張樂受尊上怒下詔曰皇太子雖居上嗣義類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事非典則具悉傳斷自是漸生猜阻

有天下國家者莫先乎定禮制隋文帝建國至是二十年乃不為東宮定常行儀式太子無過人之資安於借差未知其非其失在朝廷矣則宜以漸變更使情與事愜然後父子之恩不薄而君臣之分以明乃遽下詔書驟加削損自生釁隙為護賊之招開覆亡之禍良由自任術數而不習義理豈非後世之戒哉

勇多內寵獨孤后不平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惟與蕭妃居殿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傾心與交雖婢僕亦稱廣仁孝上幸其第廣屏匿美姬惟留老醜者給事左右屏帳改用廉素故絕樂器之絃不去塵埃上以為不好聲色遷宮其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堯舜文武皆以聰明稱聰者無所不聞又聞於無聲明者

無所不見又見於無形如此斯可以為天下上矣古人有云管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為深居九重勢高而踈也雖聰明而不敢自以為聰明方且正心誠意循天之理正寄視聽於正且忠良之士以明四目而達四聰然後天下之事萬物之微無不昭晰而無能蔽之者隋文以苛察為能而不明正理以術數自用而不博衆謀故為人所欺而罔覺莫後於妻而妻欺之莫親於子而子欺之莫信於大臣而大臣欺之譬如龍馭之人受玩股掌之上不亦可笑之甚哉父子雖異宮踈昵雖殊情然子生庶孽而殺之有侍姬而匿之好絲竹而掩之而已皆不得知焉則朝廷之間畿甸之外又安得而知之其昏蒙障塞一至於此雖使夏啓周劍居元良之地亦將不免又况如勇者哉

太善相者來和視諸王對曰晉王貴不可言上問韋鼎曰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所知也上笑曰卿不顯言耶

莫貴於皇太子矣尚何相其容貌莫定於父之統君之貳矣尚何問其嗣否未之嘗言也而有此意焉彼姦人狃黠一固已深探其意而逢迎之况發問至于再三乎劉子政有云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隋文猜阻已萌故獨孤后之誘勸行于內來和韋鼎揚素表充元胄之誣罔行于外公卿近臣曾不諫止獨元是楊孝政二人以為不可亦安能救市虎之眾哉地必卑窳而後水潦聚氣必壅底而後瘴疠出小人雖可惡其禍則文帝自為耳

素入見后盛言太子不才后遺素金使焚上廢之行貨薦賂小人之事或以干進或以免禍變亂黑白

素入見后盛言太子不才后遺素金使焚上廢之行貨薦賂小人之事或以干進或以免禍變亂黑白

是非自古有天下國家者所深惡為其未流至於販君而
賣國也故受賂之罪有至死而不赦者則未聞為人之母
妬其子之有妾怨其德如非己出而納賂於權臣使說
其君而廢黜之者如心一發若崑岡之火不可撲滅其烈
如此夫虎豹食人而不食其子人莫不愛其子也而婦人
尤其本以妬忌之故虎豹之不如而或猶稱獨孤后為賢
能佐隋文取天下豈未嘗考其心術耶

更憂懼不自安上知之使楊素觀勇所為素至東宮偃息未
入勇東帶待之素故父不進以激怒勇勇不平形於言色素
還奏勇怨望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
加誣節上遂疎勇

隋文於勇之事其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
不當信也以父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
無忠信可使之入乎而便素往哉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
者乃兵機將略臨敵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國儲君副乎隋
文聞其譖毀太甚心亦致疑而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
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詩不云乎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
不慮不舒究之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其隋文之謂乎又曰
懿厥折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
自婦人其獨孤后之謂乎悲夫

太史公袁充言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
不敢言耳
袁充職在占候既觀天文之異其日歟月歟星辰歟必有
可指者昭昭在上惟無目則不能見焉乃泛然而言不端

陳其事其矯誣上天姦邪大惡又在楊素之右矣而隋亡
和從其說謂玄象久見者蓋自喻也猶比殺戮於雷霆之
意耳君臣以深情相中而以天文相質理如此何以克
享天心乎

廣賂東宮幸臣姬威令告太子過失威從之上怒九月壬子
御殺集百官責東宮官屬令素鞠勇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
十月乙丑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宣詔廢勇勇再拜泣下舞
蹈而出左右莫不閔默

王者聽刑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其中意論
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其趣悉其聰明致其忠愛
以盡其情獄辭既成史以告于正正聽之矣乃以告于大
司寇大司寇聽之矣乃以告于王王尚不敢決也命三公

參議之三公僉以為成矣王然後制刑其審如此今隋文
於太子專用楊素姬威文致之言即加訊鞠陳兵列衆脅
而廢之蓋隋文心術如狡狴獄吏平日以此鍛鍊無辜者
揚素得其微而逢迎之故以世嫡之重天下之本妻妾動
搖如拉枯朽表之所示影之所從也其刑之施於子者如
此則他可知矣家國之亡豈特煬帝之罪哉

上切責東宮官洗馬李綱曰太子本中人鄉使擇正人輔之
足嗣鴻業乃以唐令則鄒文騰為庶子家令此二人惟知絃
歌鷹犬嬉悅太子安得不至是耶上不悅
東宮失上下意宇文述締交楊約而楊素傾搖東宮亦已
久矣播揚失德非秘事也李綱身為宮僚安得不知雖在
下列均於所事盡具以所聞奏白于上乎及九月壬子上

御殿宣旨鞠治至十月丁丑猶十有四日雖事已危迫海
可進見而綱亦無所陳論及儲后已廢唐鄭已誅乃始稱
太子之資才列二人之邪詔以發廢立夫何益矣原綱之
失非智之不及也特不勇決而已

十一月戊子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囚勇於東宮付廣掌

六

異莫異於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於漢魏至六朝其
大者不過二十餘州亦極矣未聞方輿盡震也地者子道
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不在前後與
事相符四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其為厚載不寧將
有傾側之象亦著矣且天無廢太子之文其語美善而隋
文信以為實地有不當易太子之異焉括陞祝而隋文漫

如不聞其於天地尚如此設有強諫必不從也假如故太
子誠以罪廢屏之遠方可爾而付今太子嘗之是第四其
凡也弟而可以囚兄則子制父何難焉他日帝疾病上臺
宿衛與後宮妃嬪盡見屏遠遺腹心入侍而大禍故興蓋
自文帝召之矣故曰其所由來者漸矣

房玄齡杜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
曰異日必為偉器竟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
重俱以子孫託之

隋文以詐力當天命無人物之鑒高頴在當時為第一流
既以讒廢牛弘李綱不敢批逆鱗嬰酷虐之鋒自餘無聞
矣然一社之人如一社之物各足以周一社之用故樂之
空青玉札寶之金珠象犀木之榎楠豫章未嘗聞前代期

唐而後代無有也人材者五行之秀氣五行與天地無窮
則秀氣亦安有終極哉特在上者無意於用之而不求耳
大唐開基以至太平房杜之功也而二人生於隋世已登
仕版文帝果可與有為斯二人者亦豈肯埋光鏹采碌碌
下僚而不願聞達哉後之人君讀史至此當起汲汲求賢
之意要天下之仁人君子皆為我用而猶未以為憚是則
永世永年之道也

太史令表充奏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
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二寸七分
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
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京房曰太平日行上道伏惟大隋
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悅於是改元仁壽以

取日長之意也至於百工作役並加程課

道德備者喜聞規諫內不足者甘受佞人夫佞人之為諂
言也稱其所無者貪則譽其廉廉則誇其潔慘酷則謂之
嚴斷苛察則謂之詳明而內不足者以不足為歎也是以
樂入其說不復計是非虛實也景短日長之論豈待聰明
然後能辨也而文帝信之夫日一日一周天其變三百有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可過也若有長短則月之應日
以死生星辰之隨天而進止皆當與日同其變刻則四時
寒暑皆不當序而造化之功素矣是故君子有言凡人居
履載之內而不識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在照臨之小而不
識日月之所以為日月蚩蚩之民何責焉學者如是其闕
大矣又况於人君乎今也為人所欺如玩嬰孺由不學故

耳故學者人君之急務也

柳述尚公主為兵部尚書怙寵使氣帝問韋雲起外間不便
事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徒以主婿遂居要職亦不便
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後有詔內外官舉所
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韋雲起議論柳述而述舉為所知其誠心服義歎未可知
也其矯情要譽歟未可知也然聞過被劾而能不忿不怨
稱而達之如出於誠心可不謂之賢矣乎如出矯情可不
謂之勉於善乎是皆可師也

獨孤皇后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處
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脯
鮓置竹簞中以蠟閉口衣襪裹而納之

世無安而行之人矣得見利而行之者斯可矣世無利
而行之人矣得見勉強而行之者斯可矣勉強之行若
矯若偽是固輕薄子之所譏議訕笑以為禹行舜趨者然
其譏議訕笑亦未可全非以世有其人如隋煬帝是也故
夫君子小人之辨矯情飾貌而趨向在善謂之勉強而行
者矯情飾貌而趨向在惡此乃少正卯之徒聖人之所以
誅而不赦豈得與勉強為善者雷同而論哉煬帝深知父
母忌克妬害有成心易欺罔也故匿姬妾殺庶子去聲樂
尚儉素以中母意而傾東宮則又造孝思為哀感盛辯誦
假毀滅以中父意而固其位而隋文一不能察也嗚呼知
人實難矧曰愛子以帝乙之賢尚蔽於紂辛而况隋文又
何責矣夫惟帝堯心如明鏡廷臣以啓明舉丹朱而堯以

罷於知其惡天無私覆有無私照其萬世帝王之法數
梁毗為西寧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為豪俊遂相攻
奪毗患之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毗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
可衣一無所受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

黃金天下之寶人所欲也盜賊則攫之貪夫則藏之夷狄
則爭之介人則遠之豪士則散之仁人君子所欲不存焉
梁毗者其張奐之流歟知廉清之可以服貪爭也一無所
受而諭以怨隙之所由起不獨言教且以身率雖夷狄尚
且感悟而攻擊以消況於昭儉德以昭臨百官其效當如
何彼新室之權武陵王之篋畜之無厭祇以賈死亦獨何
哉而以畜不可忽誨人也

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用罷歸

伊尹於湯無素也感其三聘然後萌慷慨之心伯夷太公
於文王非相適也聞其養老然後有歸乎之歎孔明之於
先主昧平生也蒙其枉駕然後起感激之意所謂待時而
動樂則行之大人之事也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
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
與之言皆不足以為智將何取乎孟子曰大有為之君必
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
不足與有為也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
自獻抑亦異乎不召之臣矣且隋主以篡奪得國而君臣
之義盡為妻所鉗制而夫婦之道乖以讒言廢東宮而父
子之恩滅此三者為天下本甘受和曰受采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皮之不存毛將焉傳乎于時賊嗣胎禍患臣諫斥

四海之辨駁駁潰敗而通方談太平之策豈直不能見終
 蓋亦不能睹形殆類一腐儒耳是何也此為儒而
 之蔽也或問自秦漢至五代千三百年知道之儒有幾人
 曰難言也學問之富德義之修節行之高則多有矣盡見
 道體臻其精奧言之而當行之而允非得其傳者孰能與
 此姑列其降者荀况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章章著矣况
 也正而失之駁舒也粹而失之泥雄也潛而失之懦通也
 懿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董子有云為人君父而不
 知春秋前讓後賊不能見也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守經遺變不能處也必陷誅死之罪又曰仁人
 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之格言也
 而其事君則納忠行己則守禮表章經術而黜滅邪說其
 功不在孟子之下此董子之善行也韓子有云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此韓子之要語也而其事君則直言守道則不感力排釋
 老以扶皇極其功亦可亞於仲舒此韓子之勤力也故董
 氏韓氏比之三子為又賢焉荀卿尊仲尼而非子思賢子
 弓而毀孟軻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正而駁歟子雲用心
 於內其思深沉凡所立言依倣大訓而莽賢之際龜勉苟
 容非潛而懦歟文中子讀書談道躬耕自娛累徵不起而
 於隋文說非所說於述經作非所作非懿而陋歟而三子
 立言可為法於後世者益又鮮矣此五人者皆希慕洙泗
 不甘於弟子之列者也而成就止此况訓詁箋注之流乎

以見知學之不易為也今夫奕之為數小技也射之為事
 未藝也而有無敢與戰者至於劉輪削篋操舟之工刻楮
 刺文繕事之巧累九升竿承蜩履狝之習是非有道德之
 意仁義之旨及其精能之至則疑於不可思度而况人之
 所以為人大於此者乎老氏知之故有真以治身士直
 以為人之說而其所謂真者未免一曲之蔽也佛氏知之
 故有不立文字指心見性之傳而其所謂性者未免背理
 之失也雖然其指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得其宗者方且師
 表一世輕賤儒術自以為道之所在而業儒之士平日專
 精乎誦數刻苦乎詞藝以多聞博識為淹該以辨析同異
 為詳審或記誼族譜系之差殊或考郡國方物之名數是
 皆不足以為己設問以默而識之者何所識欲自得之者
 何所得行藏有是者何所有卷而懷之者何所懷感而遂
 通何以為寂然之易無聲無臭何以見文王之孚則意塞
 而莫通舌舉而莫對乃反僕僕數拜於浮屠氏之前面壁
 灰心身若槁木之枝以求其所謂一超頓悟者沒世窮生
 泊然兀然竟亦無得也為儒至此曾不如向之工巧技藝
 而造其妙者可不深思而求其故乎子雲諸人亦可謂豪
 傑自立者矣其於孟子蓋未能窺其藩而躡其轍又况於
 孔氏乎彼顏回高堅前後之嘆子貢立行來和之稱子思
 明動變化之誠孟子不可知之之聖豈徒為空言而終不
 可至乎告諸往而知來者豈不在於求仁而得仁乎亦信
 子雲諸人未嘗從事於斯乎亦知孟子之後復有得其傳
 者乎夫口耳章句紙上語何足以入德乎歸而求之有餘

師以何必合中國而從夷狄之說

上寢疾於仁壽宮楊素柳述元巖入閣侍疾召皇太子入居
大寶殿太子慮上不諱預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辭
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見而大恚陳夫人為太
子所逼夫人拒之上恚其神色有異夫人告曰太子無禮上
抵牾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
兒述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詔楊素走白太子太
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聽
宇文述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
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隋文於故太子勇睽疑之極故常言自仁壽宮還京師如
入敵國他日又言畏其加害如防大敵然勇實無是也未

宥如元凶劾之饗衛士未嘗如朱友珪之結統軍太索東
宮繼得取火槐木數千而已而以令將被廢勇不能自伸
也卒之追宮甲帖禁衛盡出後宮獨留心腹侍疾而帝暴
崩者乃獨執后所謂大孝愛之晉王而隋文信之立以為
嗣者也莫親乎父子莫近乎父子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
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殺殺之禍亦可為聽牝雞之
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述元巖親逢事會此千載
一時也則當白帝併召楊素楊廣入閣當帝前質問陳夫
人命正其罪降詔廢廣就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
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
矣乃出閣為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福為禍述巖死有
餘責矣故曰知幾其神乎問不容髮之時應而不失其知

幾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見卷第十六

煬帝

隋紀

漢王諒為并州總管高祖崩帝以高祖遺書移之先高祖與
諒密約若璽書召汝勃字傍別加一點及發書無驗諒知有
變遂反從諒者十九州王頊諒諒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諒
不能用言楊素反將誅之

舉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陳勝吳廣誅秦無道兵有
名矣而孤鳴魚書乃行詐焉汝故之家禁為宋討賊事不
許汝而頊於是助乃無名焉隋文之崩雖官省事秘而史
也載之當時中外頗有異論諒獨不聞取借曰未審而所
以誅之者不知高祖私約即可用此辭問大行變疾要駕不
明之故也

京師則國喪情實理必彰靈天不共戴死生以之豈不忠
孝兩得乎而詭言素反為是舉兵是詐也詐而無名是自
為逆也而可乎

諒兵敗請降除名為民竟以幽死坐死從者二十餘萬家
巨而在遠不敢頃刻忘君必有天威不違顏之心然後為
忠而况子平雖爾身于外安得頃刻忘父必有食坐見於
羹墻之念然後為孝隋文五子自去其三獨漢王諒最蒙
寵愛上不豫凡五十日自并至雖非有甚遠入奉起居可
也既不能然請問崩故以兵從之可也楊素出拒是為逆
也

實聲言其罪吾士氣自振師且而壯矣有如不勝赴敵而
死可以見先帝於地下人子之道亦無負焉既失上策又
忽謀計兵敗窮蹙乃至請降死於讎賊之手志節名義一

無所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初高祖與獨孤后誓無異生之子嘗曰前世嫡庶分爭或至
亡國朕五子同母豈有此憂耶又德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
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
終

司馬氏曰平伯有言內寵並后外寵並政嬖子醜嫡大都耦
國亂之本也高祖徒知嫡庶之多寡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執
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者諸平伯之言得其一
而失其二三乎

仲尼聖父也伯魚賢子也以聖父教賢子其言曰汝為周
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二南猶正牆面而立耳夫周南首
關雎召南首鵲巢皆言后妃夫人佐助君子之道有男女

則有天婦自生人以來誰獨不然何待明於二南而後無
面墻之蔽乎君子之學也抑足於周南召南而已乎曰此
聖哲之格言天地之常經人道所由立者以淺近而論則
失之矣夫之職莫大乎刑家婦之德莫盛乎不妬關雎之
詩專言后妃不妬忌之美也次之以樛木申之以鸛鳴重
之以桃夭而終之以召南之小星二南之詩二十有五其
美后夫人之不妬忌者君五之一焉其化之應則又有光
苴菜苴麟之趾標有梅騶虞之篇其意以謂王后不妬忌
於上國君夫人不妬忌於下不獨王與諸侯子孫衆多天
下化之婦人皆樂有子矣夫樂有子則無間於彼我是庶
人匹婦亦有賢行也人治如此則陰陽得其道理而天地
之和應之麟出于郊庶類蕃殖遐達並茂穠豳之屬亦不

則有天婦自生人以來誰獨不然何待明於二南而後無
面墻之蔽乎君子之學也抑足於周南召南而已乎曰此
聖哲之格言天地之常經人道所由立者以淺近而論則
失之矣夫之職莫大乎刑家婦之德莫盛乎不妬關雎之
詩專言后妃不妬忌之美也次之以樛木申之以鸛鳴重
之以桃夭而終之以召南之小星二南之詩二十有五其
美后夫人之不妬忌者君五之一焉其化之應則又有光
苴菜苴麟之趾標有梅騶虞之篇其意以謂王后不妬忌
於上國君夫人不妬忌於下不獨王與諸侯子孫衆多天
下化之婦人皆樂有子矣夫樂有子則無間於彼我是庶
人匹婦亦有賢行也人治如此則陰陽得其道理而天地
之和應之麟出于郊庶類蕃殖遐達並茂穠豳之屬亦不

可勝用而王道成矣後世於五經蓋亦謂曾經聖人手不
得不讀其讀之也口誦吟而心不信以為古今異使陳迹
難遵故平城之圍非舜千所能下亂秦之緒非結繩所能
埋后妃一人修德於閨闈突與之間而使天下化之人人
無好忌之行至於鳥獸若草木裕豈不大有逕庭乎夫經
所明者理也史所紀者事也以理揆之事以事考諸理則
若影響之應形聲有不可誣者矣隋文為獨孤后所制校
謀哀誓捷而箝之蓋嘗手刃宮嬪帝不能正於是無異生
之子而同母五男觀以常情不慮事變則庶孽窺視之患
誠無自而生矣獨孤氏不勝媚嫉既禁切其夫又憾恨其
子勇也雖中人之才而大惡不彰特以寵近一姬誕育稍
衆讒言罔極遂見廢黜而多欲淫虐之人矯情飾說誘取

信愛傾奪宗嗣堂堂大隋全撫四海夷狄負服宇內晏如
曾不十年盜賊充斥屠獨夫授首而祚祀圯矣方隋之盛也
郡縣民戶上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王薄竇建德高士
達為倡而山東盡為盜區是後四方並興擁眾十數萬而
加多者垂五十黨以郡縣反者尚不與焉至唐武德六七
年間蓋干戈雲擾狼吞虎噬者十三年而後內盜悉平
後二年太宗即位貞觀仁義之治興涵養休息至高宗永
徽三年天下樂業阜生將一卅矣有司奏戶口總及三百
八十萬然則略會之隋氏極盛之民經亂離之後十存不
能一二皆起於獨孤氏無關雠之德廢長立少而其禍至
此然後知古詩重訓之義至深至遠不可以為空言而弗
信也是故塗山興夏任姒造周易基乾坤詩首二南而竟

欲以天下授舜釐降二女觀其刑家既嬖于虞則舜之德
能化人也審矣是故恃強怙大縱情性暴威武擊坤繫斷
則十人喪元據忿怒則百城流血視奔賢才猶弃弁髦
主視殺骨肉猶殺雀鼠鷄豚其酷饒凶德天下莫敢當
也而大欲所牽一婦人掌握不啻如馴馬在御進退疾
徐惟六轡之聽向之雄強悍桀加於人者了無所施反以
頌其身害于家而凶于國是故聖王之道必先誠意正心
以自治其身正然後能齊其家其家理然後能治其國事
若緩而效速行若迂而勢順及其治定功成能使中國為
一人而天下為一家兵寢刑措如唐虞之時成康之世者
豈欺我焉司馬氏獨以大都耦國斷隋之所以亡者若素王
內寵獨孤外寵楊素次子奪嫡乃隋之所以亡者若素王

後蜀王秀未嘗舉事先被廢片漢王諒雖已起兵尋即摧
敗大都耦國豈能為隋膏肓之疾歟
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海北有龍鱗渠綠渠作十六院
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綠為花畫綴於枝
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綠為荷芙蓉乘
興遊幸則去水而布之
聖人之養民也於民之所不能用者猶裁成相協之使咸
得其所如罔罟耒耜舟楫柁曰弓矢宮室棺槨之類至於
治麻絲為酒醢和金石草木以成湯劑救瘥札皆是也則
未有稟大用歸於無用者也民之大用莫大於衣食是故
天子親耕供粢盛率天下之農氓王后親蠶為祭服率天
下之婦功二帝三王以來莫不然其不可緩而重之如此

今乃取綺羅縠帛以被卉木為美觀加之沈染工技之費而歸於無用其比之暴殄天物者厥罪均矣臨川有言人主役使羣動費而不為侈毀絲製花是亦役使羣動為大費也得不謂之侈乎一婦不織天下或受之寒隋家凡幾官官凡幾樹苑中之沼凡幾所以新易弊為之不窮則一歲之中用絲豈可計而天下之寒者眾矣自隋歷唐以至于今五百年不聞造花以被卉木矣而絲花之目猶在也通四海九州而會之則於官樹苑沼相去幾何又有廢金為服飾裹偶像者卒伍之妻商賈之妾倡優之人釋老之官莫不誇多鬪靡雖有大禁而莫之行也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必欲惟土物愛不作無益華薄從忠變奢為儉者當自官禁始而必行其禁庶有瘳乎

庶有瘳乎

帝頗惜名器羣臣當進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員不補名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古之格言人君之要守也煬帝能惜名器當選進者亦不輕授而令兼假寧闕其員詎非賢乎曰此似之而非者烏得賢夫煬帝貪欲忌克人也貪欲故容忌克故狹以狹心行吝意雖門危困僅脫猶減削將士勳賞况平時而肯以官爵與士大夫乎然亦未必不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者當是時興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獨與宇文述裴矩裴蘊宇文愷虞世基數人欺弄天下以取敗亡則其靳惜名器祇足失士以為他人之資耳

楊素雖有大功特為帝所猜忌素疾帝恒恐其不死素自

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曰我豈須更活耶

楊素廢東宮黜蜀王秀會漢王諒以扶煬帝前後三被賞賜通受帛一萬一千段綺羅千匹妓妾二十人及金寶車馬之屬方其未得此也楊氏資產已不可勝會僮奴各數千人然則三賜雖多於繼富也亦何有而官為上宰爵祚大國亦無以復加借曰吾不為是姑為自安之計耶而前則見踈於文外優崇而實奪之權後則見忌於煬示殊禮而恐其不死素也尊榮兩朝受疑兩君心不遑寧病不敢療惴惴然首領是虞自伐而死然則向之所為無乃徒費耶不為是而死豈不忠且榮耶不為是未必有禍豈不賢且安耶是故君子莫大乎由義以聽命以義有不利而不肯由以命有難知而不肯聽其為小人也無所不至矣

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

食者人生之至急饑饉者天時之大變也故保民之道莫先乎足食舜以此戒十二牧箕子以此告周武王孔子以此答子貢語子張孟子以此遍告齊滕梁魏之君而王制以制國用視豐耗量入為出必使有九年之蓄其先務豫備如此然則隋帝之積米其多至於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虞其無貶矣乎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不紊其序然後治效立煬帝極奢于內窮武于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足以資漏巵然則雖倉窖充盈適足為重斂多藏之罪耳故武王伐紂散財發粟而鹿臺鉅橋不能與穀同固隋氏洛口正此類耳

牛弘問劉炫曰今令史百倍於周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

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
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萬里追證百年舊案事繁政弊職此之
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
往者州惟置紀綱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則官長自辟
今小大悉由吏部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劉炫之答牛弘者是矣而未盡也其不敢正言耶夫令史
數多而不遑寧處者良由隋文之治皆吏道也繁文有獲
治之慮舊案有追證之虞官盡屬銓曹事悉循條例則權
必歸於令史而簿書日多簿書既多則令史勢必加衆欲
其簡省從容何可得也然後知隋文勤勞旰食以衡石程
書者大抵法令文案而已此乃老蒼積吏用以困眩官長
者而以人主之重自弊精神其末流如牛弘所問固宜也

古之聖王不敢怠逸自致其勤者豈爲是哉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徹百工使無惰滯而後即安則又有
賢后妃鷄鳴傲戒或中夜以思坐以待旦而行之若區區
然以文案爲訓典以法律爲詩書則自宰相而下擇史胥
爲之足矣又何必求賢才故人主之勤一也國或以興亦
或以衰蓋知勤而不知所當勤能知所當勤而勤之其興
隆孰禦焉

帝少天下散樂高頴諫不聽退告人曰周天元好樂而亡安
可復爾爲人所奏帝以頴誅朝政誅之

隋氏諸大臣無出高頴者矣恨頴所以廢廢興得喪有素
善也論知已而能相用孰如文論憾已而不足事孰如煬
文帝尚且不能久要中道而變乃仕於賊子之朝又與之

論薛道衡是激發其宿憾而速其見殺也隋煬無道極矣
然方之高洋慘酷則少貶焉爲頴者當文帝廢斥爲民之
後不復再起自放於幽閒寂寞之鄉耕田鑿井以供租賦
而待天年其或可免乎伊尹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
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聖賢之
監古處今欲君臣之間全其終始如此頴獨不此之慮耶
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高祖末爲襄州總管帝召之道衡上
高祖文皇帝頌上不悅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曰高頴不死
令決當久帝怒曰汝憶頴耶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
無君之心罪名雖似隱昧情意深爲悖逆帝曰公論六逆妙
體本心遂殺之

薛道衡有才學之名而無義理之識方隋之廢太子時道
衡以樞要近臣不能諫爭親宣詔旨成君之惡矣煬主召
之蓋以報德也道衡豈不知文帝崩殂之故而稱美先德
於賊子之前將以警之耶抑以愧之耶以二事核之於義
理皆無所合其學不足稱矣裴蘊所謂意爲悖逆者腹誅
之餘論也管蔡將叛周公不知而張湯裴蘊乃能隔皮肉
骨血見人順逆之情煬主又稱其妙體本心吁亦異哉推
所憎惡與所忌疾指其心曰爾將爲逆爾將爲逆然則誰
不殺者此與商紂剖比干以觀七竅也幾希矣或曰堯
舜畏人難任人說者曰壬任也任猶妊也婦人之妊莫
能知其爲男爲女也小人懷其情實而不可知者似焉是
以堯舜畏而難之夫亦非妙體本心之謂乎曰此臨用上
氏之說也先儒尚訓故自孔氏以壬與任皆爲佞承上文

而言之曰巧言令色其伎云爾此則有可指證以為罪者若探其情實曰甲盜也刑之乙盜也官之是堯舜與桀紂同一制刑而張湯裴益所建乃臯陶作士穆王訓夏之闕典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於宰我曰吾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探人情實而治之之法于以知臨川王氏之為邪說也然則春秋推見至隱者非歟曰是為亂臣賊子有其事而避其迹反以歸諸人者故發其藏蓋而斷其毒慝豈以困無罪之人哉

帝欲大營汾陽宮御史大夫張衡諫曰比年勞役煩多百姓疲弊願加抑損帝甚不平衡又詔人曰薛道衡真為枉死帝怒除名為民

張衡以州司馬為晉王廣直學宗之策不遇欲求實責於晉王為太子時耳然五六年間自右庶子總得為御史大夫即被黜削放還田里曾不及州司馬之為安也富貴之願初不滿皆而惡逆之罪上通于天方以百姓疲弊為言夫百姓疲弊比之王室亂亡孰重又以薛道衡之死為枉夫道衡之枉比之又帝暴崩孰酷小人冒昧近利履危蹈險以徵幸於一時弑其君父既從之矣又欲以忠言正說取名於外姦凶反覆豈不可疾之甚哉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入永濟渠勅選諸門下內史御史四司於前舟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舟三千餘里不得處分死者什一二

甚哉美才難得而凡馬之數也夫自在都至涿郡隨舟徒行自東南而極北遼矣而受選之士三千餘人甘於重斷

逐逐而不去以至死士者予以見此三千餘人皆恣睢地瑣之流耳委以重綬錯諸百姓之上處于庶務之間決知其不免於瘴曠之負也故善為天下者如漢光武唐太宗皆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難於上聞也專顧己私者不為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負關以收其虛譽而斬然見頭角者則消磨汰汙之惟恐其與己軋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睢睚眦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矣

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為帝合鍊金丹帝為之作嵩陽觀常投數千人所費巨萬六年丹不成帝斬之隋煬在位十三年未嘗有一事偶合於善者猶動帝疑為差勝然後數千人者凡六年其勞民費財豈可算其則雖能誅之亦未足以償所失之怨也凡方士固不為大言以

要人或引其期或廣其役或求所難得或邀所不可從蓋不如是不足以神其術而處其身蓋嘗有鍊丹者云凡火皆病丹惟得桑柘之所變而非炭煤之屬乃可於是出帝鍊擇最美者如薪然束之旬月由焚三千匹亦不聞其有成也故夫求長生塵金丹自秦以來千五百年未有一人任世而不死者亦可監矣

帝大舉伐高麗左衛將軍麥鐵杖請為先鋒謂其子曰吾荷國恩今為死且遂戰死麥將軍之死勢未至於必死之地也而慷慨赴敵身舍其死何也謂高麗不可破乎謂隋煬不足事乎見天下將亂不忍蹈之手抑亦如伏波馬革裹尸之志乎詳味其人蓋出最後策耳煬去殺父殺兄塗炭百姓而為之捐軀血膏

草野勇則勇矣不亦傷勇乎然則既已在行如之何而可
曰勿請為先鋒隨衆進止全軍而反宅日勿復為將可也
諸將之東帝戒之曰今者甲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
朕意欲輕兵掩襲非大軍行法當分軍為三道有所攻擊必
三道相知毋得獨進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

煬帝素以狡詐偽為心術今傾國征伐亦不能勉布忠
信又飾詞號令以濟其姦蓋自即位之後未嘗臨戎至是
始身督諸軍遂欲進止節度皆自己出微倖克捷則大告
武成而將帥不足言矣其心實為功名而大言以反之此
與所謂朕與文士高選亦當為天子同憂者也前此
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德意高昌降突
厥來處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於

謂天助不善非佑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
說客於彼七國有推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
也以符堅善於治國兵威無敵施之江南遂至滅又况
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成於後然後逆賊之
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禮部尚書楊玄感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遂謀
作亂帝再伐高麗命玄感督運玄感選運夫得五千入刑牲
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死遼東者以萬計
今與君等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
煬之罪惡不可解播方之桀紂浮之已甚矣人得討之古
今通誼也而揚玄感則不可玄感者素之子也素者廢太
子黜蜀王秀討漢王諒終始煬主篡弑之事而左右之者

也玄感以父之故致位列卿父子相繼而卒所以失道
昏淫馴致禍亂者未有一言規諫恐為己不利矯詐而起
兵方無事時則叨竊貴富於朝廷又勢已傾危則賣忠義
於羣衆人而如此狗猪不食其餘矣昔衛殖廢其君其子
喜復之春秋猶書曰竊喜弑其君若玄感者叛逆之賊何
足道哉

玄感既平推治黨與帝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
人不欲良多即為盜不盡誅無以懲後遂殺二萬餘人枉死
者大半

伏節死義不從於亂古之教以責為人臣子者而不以責
百姓也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是故聖王欲民愛民保
民而不聞必其從已而不得從人也蓋撫之盡其道則彼
之親其上猶子之於母有不忍離者不撫而虐之則彼之
惡其上猶讎仇寇賊然又安得而禁之煬以一身與千百
萬人為怨敵不自省己而憾民從亂卒也會之順之數之
縊之者乃所親信厚善宿衛之人也一人三失猶不免於
隱微之怨况隋煬之罪盡南山竹不足以書乎

有事于南郊上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
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董子有言自非大無道之君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故時
出災異以警戒之至于再至于三而猶不悛然後改命有
德若隋煬則大無道矣故自即位至縊死十有四年之間
無復災異之變蓋其尊宗為儲是日四海地震天既以告
文帝而不知戒焉則已矣天意若曰罪惡如煬非所告也

然則七年夏四月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冬十月
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何也按是春下詔討高麗四月
大徵天下兵十二月山東羣盜起人事感動則陰陽應之
山崩水溢不以雨故而四方之盜始於東南此感應之符
爾或曰使煬主觀而知懼罷兵不用增修德政可有瘳乎
曰罪有輕重惡有大小小惡輕罪悔而改往聖人所許也
五刑之屬三千而無弑父之條是不孝不足以盡之而煬
也犯焉縱使息役罷兵省德修政是一盃水不足以救一
車薪之火亦無全而歸之之理矣或曰楚穆王何以能免
曰中國者禮義所自出人治之大者矣而何夷狄比耶故
經史所載中國之人而為商臣之事則未有能免者天下
豈有無父之國也隋煬窮罪極惡而天不告幸常郊見而

天不答大風之作正與慕容德同符蓋天動威以絕之也
故上天威怒莫大於郊見而不答既以景氣晏溫日星明
概為顛饗之瑞則震風凌雨不得成禮為勦絕之應必矣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及帝即位忌大將軍
李暉門族強盛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
海內李姓者暉從子敏小名洪兒帝疑其應讖收暉家誅其
反而誅之

興廢有定數乎曰一行一止猶非人所能為而況於得天
下失天下乎然則人事無與焉任之可乎曰不可也以身
論之生死有定數矣節嗜慾慎食飲時其起居而平其喜
怒使六淫不入則可以康寧而考終矣曰死既不可逃不
若逞嗜慾恣食飲起居陵暴喜怒則併則邪意能侵維無

疾可使有疾而長年可使之折矣故聖人知數而不任於
數必盡人事人事無憾則未有當治而亂當盛而衰者也
若惟以氣數之不可移是紂所謂予有民命而罔懲其悔
則必亡而已矣隋文之夢與方士安伽陀之言其應為李
淵而李淵不可得而殺也則將如之何抑以天下為羅凡
李其姓水其名者盡誅之乎則桀紂之虐猶不至此其亦
敬德修政可也隋文雖混一海內以勤儉致富庶而無經
國遠猷取周幽王晉獻公所以亡國敗家者躬蹈其轍而
又苛酷嗜殺亂天經而逆物情重以賊子縱欲肆於民上
政使亡一李淵必復生一李淵是故占步之學君子不學
精如子雲而不免投閣之辱驗如郭璞而不救日中之死
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舜方且察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禹方且請效卜功臣
稽首固辭此聖人處天人之際為後世之法者也
李密說者讓曰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
衆取之如拾遺耳發粟以振窮乏則百萬之衆一朝可集然
後檄召四方引用賢豪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讓從
之密讓將兵七千襲破興洛倉倉悉民所取於是降者如流衆
數十萬築洛口城而居之讓推密為主既而為密所敗

揚之威之反也李密為謀主其巾策使之徑取關中玄感
不從而敗及密起此策故可用也而盤桓洛口因逐城之
何工於為人謀而拙於自為謀也密之衆本飢餓之民烏
合成聚者戀二倉積粟故不能去爾觀密說程讓之言若
有大志者然大丈夫欲拯生民去其疾乃不能致衆而借

勢於讓又負義而殺之以項梁之強披詐誅其守以起事猶無所成而況於密乎

李淵為晉陽留守其子世民見隋室方亂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静善世民說淵與義兵先是裴寂私以宮人侍淵寂從容言曰二郎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耳公意何如淵曰從之耳乃詐為勅書發兵擊高麗由是人情益惡亂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以益兵勢淵早辭厚禮為書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遂迎至上始畢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唐公自為我當助之將佐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移檄郡縣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適於時事不得不爾

湯伐夏數桀之罪曰矯誣上天率割夏邑大桀如是而已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其大者則沈酒冒色昵比罪人賊虐諫輔毒痛四海皆有之矣紂之甚者不修郊社不享宗廟湯雖不至是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世民父汪為方伯已賜鉞鉞可以專征于是播告之修聲揚帝罪大逆無道浮于獨夫如此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亭之載矣不必用官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為勅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資力以助勢也不必遙尊江都為太上皇而立代王為帝也不必卑辭復書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使不為我患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東西二京義聲既振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總統師南指楊土撫救饒果離析楊廣之衆如此則不

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誰能禦之情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静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運義理者多矣

淵以書招李密密復書曰自惟虛薄為四海共推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淵笑曰密妄自矜大若遽絕之乃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復書曰吾幸承餘緒大會義兵志在尊隋唯弟早膺圖籙老夫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執嬰所不忍言密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以義兵名其師曰為王室有叛亂之人將伐義以討之若光武伐莽先主伐操之類是也長時唐公專稱湯為太上而將扶立代王則不義之實使誰當之指湯帝耶又豈當尊指羣盜耶則我未有以異彼者措詞不密蓋擇義未精也由是觀之李密所謂殪辛執嬰者乃唐公所宜為而唐公方且以不忍聞答之則名實亦矣矣

淵克霍邑發賞吏民選其丁壯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官遣歸或言太濫淵曰隋氏吝勳賞以失人心且收衆以官不愈於用兵乎

賞兵當以金帛不當以官官所以待賢才也唐公既失之而所與者皆關中軍士非有功伐特欲使歸長安誘動衆情耳此又失也隋氏吝勳賞固非然人心附離乃條道之得失必欲以官收之安得如許官而給諸此又失也流及後世其弊益甚視其役則荷戈負甲之士也聞其官則刺

史大夫也官既高俸亦厚一卒之費歲為錢至有數十萬者禍亂未平而民力已竭矣

泰山道士徐洪客貽李密書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寄於盜賊洪客魏徵優游黃冠中而抱匡時之略懷濟世之具而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可也軍寇可也士大夫去之可也為道士者棲身塵世脫迹塵垢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我事而懷德發言深達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諱不為平人之業豈非是懿德

冀此之謂矣隋煬兵威震搖天下視殺數十萬萬衆猶踐蟻蟻而一道士乃生禽取之計大禹有言乎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况非愚者可不要哉然李密不足與言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自達聊於蒲城公發之耶以此一言觀其人其習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宗得天下亦寂無所傳聞甚已死歟抑如黃石公曹仲連之流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馬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克長安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固請乃舍之因召置幕府

李靖將略與秦王伯仲間耳餘人不能及也唐公方經營天下且與之有隙而不知其才微秦王力救免之則靖必

死矣淵何為而生隙此必靖輕之有素也夫不志宿怨雖漢高天度尚且芥蒂於雍齒然得乎一言之不旋踵而封之秦王固請僅得不斬而自不能用也其相去遠矣逆淵人物之鑑猶不逮滕公非有世民為之子則天下豈唐所有哉

恭帝

隋紀

詔唐王劔復上殿贊拜不名

天道誠聖人亦誠人非生知安行必勉於思誠思而不息雖非生知亦能學而知之矣雖非安行亦能利而行之矣湯武之德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由此其德也故曰湯武身之也又曰反之也身之者不徒言之必躬行之也反之者不遂於情而復於性也死位至帝王其德豈未有不過絕於人者惟不知反身之道行不副言而情移其性則日遠於善而趨於不善如水之流於下也躬行復性其要不在乎他在乎去偽而已矣桀紂尚為君則臣之天命殛之則伐之固不虛為臣之名而實為伐之之事也以方伯舉兵殺殺而易位固不以漸次嘗試今日為家宰明日為上公若毀兒齒而取之也其可其否一斷以義不可則止可則行其止也初無進動之形故止而安其行也亦無疑悔之慮故行而果此湯武之事也唐王惟不正名揚廣為弑父與君之賊而舉師是故節目繁多詭正並用故興王之術駁而不訖也去歲代王侑年十有三雖戶帝號豈能出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乎今茲劔履上殿贊拜不名又豈恭帝心崇唐王而為之乎越兩月九錫詔下唐王

乃曰孤東大政而自加殊禮可乎魏晉之迹皆煩文飾偽欺天閭人孤竊耻之湯武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豈必効唐虞之禪乎此言美矣而實未能然殊禮固不可自加也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果出於恭帝耶後之自加為非則前之命之為偽矣前之命之為是則後之自加亦何為而不可故能言湯武之誠而不悟在己之多偽是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聽天而不迫思誠而無偽所以為君德也有君德則天德也有天德然後可以居天位矣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司馬德戡字文智及等欲逃亡懼不免禍乃行大事以智及兄化及為主引兵入宮帝曰我何罪賊黨焉文舉曰陛下違宗廟巡遊不思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得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祿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為首耶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遂縊帝殺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立秦王浩為帝居別館以兵守之化及擁眾十萬據有六宮奉養一如煬帝

凡誅討無道之人得數其罪而屈其詞猶治姦惡之囚而得其承欵也夫然後快於人心如胡亥揚廣是已然廣貴司馬德戡曰我負百姓而於爾等榮祿兼極何乃為是德戡等皆無以應其無以應也亦猶煬帝之不能自文也于是君不君比於獨夫而宜於殺臣不臣同於叛逆而且於誅惜哉守文化及之不明乎義而為利所沒也唐王世子建成秦公世民督軍十萬至東都王世充閉門不

出城中人多欲為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賊軍速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引兵還

當是時王世充外困於密內得權未專唐兵臨之既有內應正可取之時也而秦王舍之而去何也若乘時克東都則密非世民敵亦不勞餘策矣夫今不取他日之役動費十倍秦王無乃千慮而一失乎曰秦王言新得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亦不能守此事實非詭語也乃若王之深算其自度辨世充有餘縱使勢成亦必能克特欲它日專其功不欲與太子同事耳不然密於世充為難而更與鄭為援兵家離合難易之勢也秦王豈固釋所易而甘從事於難者乎

高祖

唐紀

以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静為納言上待寂厚羣臣莫比裴劉皆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先言而高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為大宜於高祖而文靜為人合於秦王也晉陽宮女之事自剛明者所不肯為不幸失之於初當終以為悔而各裴寂之誤已高祖則不然不取磊落奇士而眷眷於私暱狎比之徒而猶不忘也文靜固非宰相才寂既知政事文靜因無以自見故唐室之初殊不足觀高祖有天下若幸而得之者故曰人主之職論相而止矣李密兵敗於王世充帥餘眾來降朝廷待之不副本望繼而

成取世充如拾地芥耳上遣之羣臣多諫上不從密至秋林遂反

唐高祖遺密何思之不詳也曹公不追關羽為其有君臣之分先主不留徐庶為其有母子之情密何說哉以三十萬衆驕矜敗亡平日爪牙莫肯再為之用况又各有係屬安能復收之密為此言以給高祖而高祖聽之過矣密初入朝授任誠薄高祖若念始者復書早膺圖籙之言盛官室多子女術金帛寵以虛名厚其禮貌則密亦無以生其姦心矣

上以舞胡安比奴為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又况天下新定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非所以示後世也上曰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業已如此云者不肯改過拒諫之辭也李綱之諫比諸孫伏伽借裙襦充妓衣之論則又切矣何高祖能從伏伽而不能從綱也伏伽所言為其事而無其人故易從綱所則有其人矣高祖心悅其人故諫不能入雖然英明之主則無是矣當是時天下猶未平以金帛賞於儒尚恐戰士缺望而以黃散要官捐之舞胡其亦蔑視士大夫而輕王業也哉

竇建德討宇文弼之先謁隋蕭后語皆稱臣素服哭場帝盡哀撫存隋之百官然後斬化及等
商紂既亡商之子孫皆臣服于周所難化者惟沫上頑民服紂成俗乃有哀號呼天欲紀其緒齋於警動及商周升則未聞殷之賢臣為紂斬髮擗踊敬事如已者也隋煬之

罪視桀為浮其怨疾敵讎遍于四海民欲與之俱亡非若古昔王畿之內被害特甚者而已竇建德於是焉數字文化及以世受國恩不能斥諫親行弑逆輒自稱尊討而殺之可也而為昏煬發哀拜謁蕭后則施之不當何足以感動人心其與漢高為義帝之節不亦異乎

上素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死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德彝在隋諂巧不忠深謂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俄遷侍郎

禍亂之巨於興國無怨惡也而不可不戮者天下之惡一也謝塗炭之人又以訓吾之臣子也古之賢哲有私勞於我而犯大義者猶不敢賞矧沒沒之故舊乎至其身為大臣產禍召亂又與叛逆詭譎其君此而不誅及龍秩之唐

之官爵為不足貴矣秘策云者非曲逆之六計乎房之足也必奇技淫巧取媚房惟之事耳此固毒誦無耻者所優為也

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性驕侈好田獵奴婢數百人使之戲為攻戰死傷甚衆乳母苦諫元吉醉怒殺之坐免官元吉諷并州父老詣闕留己遂復其任

晉陽王業所起委之帝子宜矣而元吉驕奢好田酗酒妄殺而所長不聞夫豈可以牧民御衆乎免官追還足也後以詭計得留詔讓不加訓戒不行是愛之過而終其惡也非特晉陽之人橫被虐政而元吉自此長惡不悛喪其封守亡日幾於邦國大禍是故古人有言愛子者必教以義方而不納之於邪驕奢田酒而安於忍所自邪也

王世充死隋皇太子曰彌自立以徃不帝王家

人有死於此復生於彼之理乎曰佛氏云然愚以謂無此
理也人之所以有生陽氣施而陰氣受也其死也二氣離
也何獨人凡物之生死皆然使父母而不遇未有能化育
者遇而成其包任非一日至於日至之時如日出如雨降
其生也不可禦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人之為嬰孩也知
求乳而已視無見也聽無聞也心無思也童然而已矣食
而就之五官之用與日滋長血氣成筋骨強而體用備則
強者向於羸弱者趨於衰至其極也心思短聰明近耗消
漸散若冰釋若火滅其盡也不可止雖欲頃刻稽之不可
也此人生死之大常也故原始要終則知死生之說矣原
者推其本也要者究其極也其本以是生則其極以是死

豈不簡易而明白哉佛之說則不然為繼母所憎而并惡
其父逃而出家則以其體非父所鍾也去降神于天託蔭
母胎而出自左脅蓋以施受之道為浼已也故其言曰眾
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証無生其不能
然則愛為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為畜或畜而為人
輪轉相續無有窮已故人貴修行精練不殺禽獸免於報
身隨念之善即生樂處此其迷人誘世之大略也欲驗其
不然者請得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喘而肖翹之物在天
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無定數則安知人死為
畜畜死為人也若有定數則自古至今人與禽獸相為死
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則不可為量其禽獸
能殺人者無幾矣是當會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

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其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
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
用上下給足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彫耗而反加繁多喪
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
獨茂求之難致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加彫耗
此以目覩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
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
人亦不能卓然了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
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
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冥與死者無
異又况於氣既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泯不可復陽乃
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故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

豈不妄哉為佛之學者修行精練或有術數能知死期語
於人者吾去留自如孰有生而不死死而復生者此又以
聚散實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推是以思之則輪轉之妄
見矣既不惑於輪轉則其言鬼神者亦從而可辨也其言
鬼神既失正則其言性命道德亦不可信也蓋死生之說
鬼神之情狀即性命道德之理非有三致得之則皆得失
之則皆失也或曰自賈誼明達已言人死為物非始於佛
也亦不足信乎曰賈生所言亦猶莊周論神奇臭腐去者
言人死則與朽壤之類等耳然則記并識環之事如何曰
是時佛說入中國已久抑已有幻之者耶或適有相類者
耶嘗聞之侯仲良曰佛氏有奪胎之論何其不思而罔之
甚也受氣胚胎誕彌厥月而為他人鬼鬼所易然則胎胎

之及也其生物乎其死物乎其空無物乎則以問之名
 情善果果曰不然善之修飾既有合宜者矣然而勢力者
 至彼固當出而避之奪胎猶是也此二者愚智之辨也然
 則以鬼事者何謂也曰錄子孫之心而制禮也祖考往矣
 為子孫者以為無有而不祀於心安乎安則不祀可矣苟
 有不忍之心如存之念則為廟為主奉承而祭之不得不
 然矣然則祖考來格者何謂也曰此他人所不能知惟精
 祀事者知之儼然如見乎其位肅然如聞乎其聲穆然如
 瞻其容如在其上如在其右致愛則有致敬則者此所
 謂來格來饗者也若射時奔肆則非合矣五經均所以
 載道也或陳其善或闡其微無精粗微大之殊也浮屠氏
 之類者未有不讀易其意若曰寂然不動齋戒以神明其
 德此圖佛之道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此圖
 佛之教也是皆猶觀人者取其一節以為全體觀海者認
 其一漚以為全潮所遺多矣彼徒悅齋戒之德而不知言
 凶與民同患之用也徒取寂然之靜而不知感而遂通之
 應也徒喜其死生鬼神之名與佛同而不知原始反終為
 物為變之所以然也而昧者信之因以謂佛不二維傳
 慧辯析如柳宗元亦推事之曰其說合於生而靜者是亦
 斷章取義也宗元又曰佛者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而
 眉山蘇子表而出之以為與孟子同是又不以大全勘之
 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凡人之精進靈明卓然異於萬物者
 其死也則與土木比乎曰人之所以為人者有不為竟存
 不為榮亡不以生而精靈靈明不以死而晦昧宜漢者矣

非窮理何以知之非盡性何以有之此佛子學者功力之
 淺深不可以言語斷也
 劉文靜自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由是有隙嘗飲
 酒酣拔刀擊柱曰會當斬寂家數有妖召巫為厭勝或告之
 上以屬吏文靜曰今寂為僕射臣不異眾人實有厭勝之心
 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曰觀此言其反明矣李綱蕭瑀皆明
 其不反世民為之固請寂曰留之必貽患上素親寂文靜竟
 坐死
 高祖以缺望為反逆何不度情之甚歟上之所為不盡愜
 乎人者多矣匹夫匹婦一有惘然不服之心盡以為反逆
 而誅之禁尉不至是也文靜首唱大謔嘗不酬勳又以讒
 死寬而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也高祖
 先欲斬李靖既固請矣今若又逆上意則裴寂必併秦王
 而誅之蓋文靜嘗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祖武之比
 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
 力諫為是也歟在世民為子則當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批
 數逆鱗使動舊冤死其責大矣為文靜者苟有高世之見
 既已出力興唐其功在先其名已著遠近遐邇不與寂競
 甘於落度用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亦濫恃憐然自取猜
 毒其才智雖高而識量淺矣
 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獲其首詣寶建德降德曰奴殺
 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反其首吏民咸悅即日請降
 其旁州縣皆望風歸附
 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寶建德殺

奴之弑其主者而遠適歸附以順理也乃有城人之子使
證其父者亦獨何哉其淪胥爲美之故歟居中國弃人倫
自古不可惟冒頓射父而雄長百蠻蓋夷狄與禽獸不遠
也聖人外之苟欲除異己者其術固多何必捕繫其子使
誣証其父以滅天理乎古之無道之邦忌克猜忍開奴婢
告主弟子告師之路極矣而又有極者焉世表道微久矣
嗚呼悲夫

裴寂與宋金剛戰寂軍大敗上徵還責之既而寵待彌厚
爲國而賞罰不類無以服人心人心不服則雖據廊廟之
尊操福威之柄亦何以異於市井毀譽之相紛者哉裴寂
劉文静同建義功文静有死罪猶當許世宥之不可於其
身而加戮裴寂禮報已過及此失地喪師亦當平行取削
不可以其寵而失刑如此則唐之政事豈不日日新又日
新哉而高祖扭於愛狎專顧私勞何以訓勸其臣君德於
是大疵矣

王世充將帥多來降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就戮父
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爲保有舉家亡者四
鄰坐誅殺人益多亡者益甚

人之與人類也故不得相害殺人則死傷人則抵罪鄰里
鄉黨則類之有情者也故出入則相友守望則相助疾病
則相扶持族屬則類之親者也故五服之內許相容隱設
法如此澤之所浸亦莫禦矣推而上之則夫婦兄弟父子
從可知也夫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以法論之則以詆讎終
不肯言則爲罔上而孔子明之曰父子相爲隱直在其中

矣宜由也而謂之直者順理故也今使父子不得相隱小
則誦言之大則首許之不待夷狄猾夏狗彘食人而人之
類殄矣故子證父攘羊若直而理逆父子相爲隱若曲而
理順聖人人倫之至爲此類也今夫謀反大逆理之大蠹
也其謀而未覺非使人告于上則其事遂成是不可不告
者降此而設告首之科已陷於刻薄之政又况使天屬之
最親者相告幾何其不胥爲夷狄禽獸矣乎故逆理愈甚
則其失愈遠王世充始者輔皇泰主繼而自立未甚有愧
於唐公惟其尚威力而滅彘倫故亡如邦及焉世充無足
言者而其惡政後世猶有蕙尾故不得不論也

上聞并州平大悅宴羣臣賜綰帛使自入徭府取之
昔韓昭侯惜一袴不妻子曰人君頓有爲頓笑有爲笑袴

豈止頓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并州平將士受賞宜矣侍宴
羣臣又何與焉而亦有賜不已太乎又使之輔力自取此
魏齊滏后舍君所行豈足爲法多取則傷廉少取則累
且爲公卿近臣束帶撻笏而抱負繖繖豈朝廷踰濟之容
哉是因一喜而數失也或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將其
厚意固待忠臣嘉賓之道亦何嘗焉曰非此之謂也必若
有賜者僅能可也

詔世民擊世充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
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東來何也世民曰四海咸仰皇
風惟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
乎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

隋東西二京皆以親王留守其輕重等耳長安重者宗

廟在焉耳唐帝長安鄭帝洛陽迹其所以取之未有大相過者故王世充有隔水之問而秦王所以答之者語雖大而不可不惕不若復實建德書詞意之明決也使唐初舉事若湯伐桀若武王伐紂若沛公誅無道秦則義橫四海至仁無敵世充雖兵強將猛安得與獨夫之子子嬰之徒堅保孤城而唐室文告之詞豈止如是而已此董公所以貴於明其為賊也

上謂世民曰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悉收之子女玉帛並賜將士

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後世乃有既食其土又坑其眾者已為不道而又取其子女以賞軍則非理益甚矣徐累其子弟古人所謂如火益熱也反其毫倪古人所謂猶可

管見卷六

及止也高祖之令於是大失而秦王何不諫止而從之也朱榮以婦人嬰兒為糧而世充收之世充使父子兄弟相告故唐伐之令乃下令預以洛陽子女分賜將士彼子女者或勳伐之後或賢士大夫之家非人人與世充同為暴虐者也何罪而沒為官婢乎出令如此其愈於宋王者特不救而已豈不悖哉

王世充求援于竇建德建德帥兵十萬救之世民曰一舉兩克在此行矣遂使元吉守東都自將東越虎牢建德兵不得進數戰不利凌敬說建德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矣建德不從

凌敬之策誠善策也使竇建德遂從之則秦王其果釋洛

陽之圍而自救乎抑分兵渡河躡其後而擊之乎其計之和兩俱解而退乎曰是皆不然建德雖善將長安諸人及并州將帥自是以待之正使攻取懷孟而汾晉蒲津豈不戰所能下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耳秦至固將攻圍益急世充見建德不救而去亦叵測其所以危疑震懼能不破乎既破世充席戰勝之威益以降附之眾北取建德不過遲時月間耳

蘇威請見世民稱老疾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殺國士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及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

蘇威相隋倪仲昏主之側十餘年間纔有所言一論厲門

勳格太重致湯帝失人心者一論盜賊之多而無匡濟之策可謂危而不扶孽而不持罪固大矣若比之封德彝裴矩蓋邪詭佞召危產亂則亦有間唐之寵任德彝為是則廢并蘇威為非廢并蘇威為得則寵任德彝為失要之威無可用者德彝其當戮之以為人臣迷國誤君之戒然後為當也

世民至長安伴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上斬建德于市救世充為庶人徙蜀蜀未行獨孤將德殺之上危修德官

王實非唐之叛臣也當隋之末世以為合之眾盜名字者不可勝數唐室假仁而行則此二人之輕重世充為首宜戮其事揚不忠致隋失天下又殺皇太子而自立淫刑以逞虐及無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

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內省有政歟其謀建德也無乃畏惡其能歟已而使人潛殺世充豈所謂與眾弃之歟

置錢監於洛并幽蓋世民元吉賜三鍾裴寂賜一鍾聽自鑄

錢者國之大寶當鑄之王府不可歸之臣下漢賜蜀嚴道銅山與鄧通豈可法也天下向平諸侯國土賞賜亦不為薄矣何必更使自鑄乎賢而多財則損其志秦王不當受恩而多財則益其過齊王豈當與至於裴寂裴寂且富勞報逾分亦復得之而功出其上如劉文靜者老則無家貧死則賞財籍沒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高祖所為不亦異乎

發兵擊蕭銑

蕭銑非唐之叛臣也金季時彘傑誰不欲有分於海內者况銑又梁之苗裔乎唐君以文告之詞招而撫之銑見天下十已平九亦必束手聽命若再三諭之而終不下加兵未晚也唐之起異乎漢光武之復祖業銑之舉異乎公孫述之無所為而為之然光武待述訓勅屢下及王師已至成都猶眷眷于牽蘿葺屋降也以是揆之則唐所以施諸銑者未盡其道矣

銑大懼倉卒徵兵不集出戰大敗銑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奈何以我而陷百姓乎帥羣臣縋縲布情詣軍門降送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若以為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孔子曰絕世與滅國天下之民歸心焉桀紂之亂也聖王繼起猶必封其後非要譽於天下也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蕭銑雖自帝一方蓋以宗國顛覆為任其心豈與唐競哉又况唐師臨境銑兵未嘗力戰又不嬰城固守總服而降夫豈王世充之比乎既服其人當於其志朕以江南百里之國使奉梁祀則唐之德為幾乎武王下車之政矣而以盜賊待之必殺之而後快得謂之仁乎

詔陝東道山東道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署由朝廷制藩屏以藩屏臨州縣以州縣治百姓如擊裘而振其領政出於一則要承者無二三之惑公唐全有四海置郵以傳命雖萬里之遠不逾時月而至矣而建二三行臺于外使大臣承制補署是政出於朝廷又出於行臺夫豈國無異政之體哉

突厥入寇上問羣臣和與戰魏利鄭元璿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不如勝而後和則恩威著矣上從之

唐待突厥禮與貨厚不貴矣自武德二年至是四年之間大小入寇逾十數高祖猶與之和是欲戰則戰欲和則和權常在突厥也處之於後之為難則以結之於初為失也和戎之策始於晉魏絳侯伯之國一時偷安可耳使文公方伯必不為爾悼公初以我狄貪而無親是也而絳廣引右罪失人而士挾以虜箴武不可重之語以警動之悼公雖英決之資然年才十八其盡知情偽固有歎於文公之老成也而絳之所以和戎者非自它略亦盟而貨之以中

其貪矣豈級之以德乎三帝三王之時未嘗無戎狄開有
慎德而來賓者慎德而率服者封略既定華夷有限使
則伐之去則不追也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也唐初
急於近功北面而稱臣是以啓寵納侮作如簡而將畢也
勞師費財不勝其巨矣人主以三帝三王孔子為法修善
德政內安中國而外固邊圉不與交通息其謀夏之心又
安有結親之辱和好之耻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六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高祖下

唐紀

淮陽壯王道玄與劉黑闥戰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與副
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即輕騎先出犯陳約萬寶繼之萬寶不
進謂所親曰奉勅以軍事見委今主輕進若與之俱必敗不
如以王誦賊王敗賊必爭進堅陳待之破賊必矣由是道玄
敗汝世民深惜之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
効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

道玄之敗非深入之過乃史萬寶不援之罪也萬寶怒其
不待三命輕騎先出許之繼進既而不助故以道玄餌賊
而世民不知其情遂使將發許得行於大戮世民平
日遠料敵情如指諸掌而偏信於此使道玄之憤結不得
伸惜哉

是時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據得
之先後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
求之於上上手勅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上怒責世民
曰我手勅不如汝教耶它日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
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王言惟作命命云者猶天之所以命物也而可借乎太子
今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
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耶房杜諸人亦無警發何也既許
並行有司不得不以所承先後為據高祖不思因事更制
乃謂秦主為書生所教夫書生凡有幾等豈讀孔孟五經
之人皆亂人君臣父子者哉

天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劭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而心殺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東國敗於之餘殺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請行上許之

范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王魏若勤建成以孝友之道則儲位安矣乃使之立功結黨是

堦之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
范氏之論是則然矣素王豈但功高其德固遠過於建成而人之大倫有常有變使建成而賢也或能容其弟使世民而聖也斯能事其兄今建成長而無德乃欲使世民以命世之才盡代之功終守臣節雖甚愚人亦知其不可况高祖素有立世民之意特無驚動者耳王魏志於太子與

其勤以立功而自安昌若勤以避位而息亂乎世民向者之再辭為太子也高祖言之而建成無意故耳今復建成力請如東海王強而去則父子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矣

葬平陽昭公主詔加前後部鼓吹班劍虎賁甲卒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上曰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兵以輔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

凡為國家典禮政事法度而不稽諸古則繆妄多矣唐以虎賁甲卒鼓吹葬公主此不稽古之事或問於古當何稽曰周家十亂有婦人焉或以為父母者或謂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邑姜之功與周公旦太公望比亦異於常婦人矣若周家事之有禮之變非書則詩必載之矣而略無

傳焉是知婦人不得用男子之禮也故過於禮者不若厚於禮厚於禮者不若當於禮非禮之禮君子不以為禮也惟婦人而用男子之禮也於是有被袞冕執圭玉而對越上帝者矣

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帥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國子學上則祭先聖先師而備經書次則選有道德學問者為博士職教導下則舉公卿大夫之賢與天下之英而養育成就之以備官使其地重矣且天子有時乎親臨釋奠拜伏乎先聖之前而發三老五更又於焉行饋餼之禮夫豈與他官府有司比也而次于匠監之下非失之大乎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
古者制民之產是度其丁口之衆寡而授之田也無世而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係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耳苟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田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之法收之之漸也若無此意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為公家之利與百姓為市而買之甚則以為償不售而復奪之又甚則強其親屬鄰里高價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以槩于心惟薄田得直重歛得稅斯已矣自後魏齊周以來莫如唐之租庸

調法最善然不能百年為苟簡者所變可勝惜哉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庶耻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時用人稱其官則父而不徙或終其身及其子孫祿有常賜故仕則不稼有馬乘則不察雞豚家伐冰則不畜牛羊當是時而與民爭利斯可責矣後世用人不慎并黜無常朝饗太倉暮而家食苟非固窮之君子甘於救水彼仰有事俯有育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存慮慮慎為學相及其死也惟有一奴自鬻以辦喪事況其餘哉以理論之凡士而既仕者即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祿以酬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譴大不在原宥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廉耻之風益勸矣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建成元吉日夜譖世民於高祖高祖之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長孫無忌勸世民行周公之事世民猶豫未決玄齡無忌與杜如晦尉遲敬德日夜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敬德等再三陳說世民猶未從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奏太白見秦分秦主當有天下上以狀授世民世民乃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日無負兄弟今欲殺目以為世充建德報讎目今枉死水違君親鬼歸地下耻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上已召裴寂蕭瑀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裴寂欲歸世民射建成敬德射元吉並死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敬德

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卿來何對曰太子謀反秦王誅之恐驚陛下遣臣宿衛上謂敬德曰不意見此當如之何蕭瑀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誅之秦王功蓋天下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無復事矣上曰此吾夙心也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

司馬氏曰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由生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惜哉 太宗天資長於智勇短於仁義者也而又又在兵間機事猶熟其於太子齊王固制之有餘略矣惜乎其不知命也 昔桀惡湯囚之夏桀紂怒文王幽之姜里三聖人之德固蓋天下及見幽囚則匹夫耳譬猶神龍失水鱗鬣翻將何為乎仲尼大聖人為相斃所圍七日至於絕糧是去死亦迫矣然而文王於是方且演易孔子於是方且弦歌在易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君子於困窮危難之時猶能歸極天命以不折其志而況聖人樂天者乎太宗苟有見乎湯文孔子之事其居秦主府後又如林八牙具在又密通君父夫豈與夏桀紂里陳蔡之危相似哉乃不能以義處命而為先發制人之事又不欲如自己與戎者以機謀不為之形激謀臣猛將之心辭避再三不得已而後歸此固破宋老生薛仁果劉黑闥之餘策也而司馬氏乃謂其為羣下所迫則誤矣夫長孫尉遲之徒惡惡遠之者政

猶張儀在蘇秦術內而不知耳既已表列建成元吉罪惡高祖有明當鞠問汝宜早參之詔仍已命大臣數人欲按其事則宜入侍殿陛以俟別白若天命在我理必得伸苟為不然夫豈力所能勝敬恭祗懼聽天所為其與湯文不遠矣又况傳奕奏去太白見秦分秦王常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是有意從之也不能不於君父未及坐朝兄弟未奉質對之時已則鸞弓舍矢而國儲殞斃敬德持矛直入而乘輿怖駭遠避位遂以授之嗚呼此何事哉夫太子父之統也殺之於父之側猶無父也鼠於器尚憚不投况太子之貳父乎太宗不知師法湯文以全其義而謬引周公以蓋其惡本於不知命而已不知命故不由於義不由義則必計於利然則臨湖之變小人或有不為

者矣惜哉有拯救生民之志削平禍亂之才而自為此也或曰太宗嘗以誅兄弟之事問李靖李勣二人皆辭不對何也二人皆知太宗翁張匿轉之幾又知太宗辦之不難也故辭而不對既可以令太宗無植黨之嫌於己又足以存愛人父子兄弟之間其智固優於太宗矣然則房玄齡杜如晦勸成之何也曰能知太宗之舉異乎周公非知道者不能房杜雖賢非知道者也魏徵亦然

太宗上 唐紀

詔追封故太子為息王謚曰隱元百為海陵王謚曰刺息隱王欲殺秦王而未舉身為太子而被誅太宗追封之可也若元吉則凶檢禍賊勸建成除秦工又欲因之以慰太子事雖未成原其意而誅之則不當追封也

上謂傳奕曰佛教玄妙卿何不悟矣曰佛公胡中禁禁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用欺愚俗有害於國百非不悟鄙不學也

如文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所以能張大其說流傳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往往從之者亦有以深動乎其心矣若苟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或能照之蓋不如是也然其說實為浩博連類以相塵六者反覆隱顯引而伸之遂至於數十萬言故君子曰若一欲窮之必未能窮而先為所變故不若置而不觀此為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上智之士既不可惑亦必遍讀其書抉其捷而剽其髓然後水釋雲散渙然無疑信遺術之為天下裂而至當之必歸于一也

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

有失輒許諫官諫此真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待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取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道之士則或許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也

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漸而退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久無所舉人主詰

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王魏諸公非惟不應僕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于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唐室之大憂乎是則非但德彝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德彝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知人之難哉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納魏事覺上賜緡數十疋大理少卿曰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更賜之上曰彼有人性得緡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法與天下為平者也順德有功而罪至死若當議者付朝廷公論之末減可也苟無可議一付之法而已人主無容心焉今應死而賜帛雖曰示存胡不施之他人而獨施之順德乎順德者長孫后之族也而又有功太宗欲生之

故假愧辱之說以曉廷尉而偏私之情見矣昔所謂謙若畫一者哉

上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癖癖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政事得失

太宗射藝絕世矣然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危幾交急之時所欲擊者不能應弦而倒而潰於殆也久矣工人之意則不為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為諭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耳執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

之聽耶太宗英才蓋世羣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望清光而造弓者乃自外而窺其內衆不可蓋如此人君可不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者實難太宗雖愧於魏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為君之道也

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且有功上欲用為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掖房不願兄弟復執國政且言上言可為深戒上不聽

用人之道固不擇親疎唯其才而已矣然長孫無忌亦當才也以布衣交則不當為宰相以外戚則不當與朝權以佞命功則與房杜諸人等上所以舉之者纒曰善

遊獵無節物敏速能決斷事理然則康朝豈無與為對必不可闕如房杜王魏之比乎昔從后言上使知政還遊獵

夫則門下當行駁正卿曹各當徇公勿雷簡也

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時雖以周公位家然亦與召
公同相為左右此尚書之序孔子之言也何者周公不敢
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為人心不同而大賢難得則
參錯并用猶驅車猶植屋兼取眾力相輔相正歸於無失
而已矣故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

准之文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

尚書兩令左右丞及以官未及而人可稱者參議朝政而

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為三省而尚書受成

放之有司當自觀之時君明臣忠朝希政政不數年坐致

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贊者集眾思

廣忘益也若難相違覆囑關損益違覆而得中猶弄斧

而獲珠玉也嗚呼為君如太宗為臣如武侯公心至治可

為後世法也若弄數百年成規合三省為一以相專之

而官屬如故略無可否見姪署者是中書門下之者存而

其命駁正之實亡矣豈非侮文便私之甚哉

大理少卿胡演進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

以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

上曰善果雖有罪官品不卑豈可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以

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

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

耻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

冤抑欲面訴於君而止于朝堂無由自進其所失又多矣

隋史萬歲實在朝堂而楊素以推調果有議之朝堂雖近

天子之居至是遠於萬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與囚
同引者別引可也

上謂侍臣曰隋煬文辭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
相反也魏徵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受人煬帝恃才自用
口誦堯舜而身為桀紂曾不自知以至亡也上曰前事不遠
吾蜀之師

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為然凡聖蹟而庸行者皆是也魏徵
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為堯舜者使其君有修進企及之
方則其益大矣顧言虛己受人與恃才自用以為聖愚之
異何其見堯舜之淺耶貞觀之治徵功為多然至於斗米
數錢外戶不閉則極矣上稽君德次考臣道下觀民風其
有愧於三代者可殫數若使伊傅周召得太宗而相之

其效豈止於富無百姓而已哉

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

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好

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
可暫無

太宗不取老釋而好堯舜周孔之道可謂知所去取矣而

以為如魚有水鳥有翼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者則未知其

誠能然乎抑徒意之而云爾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使太宗誠能好之如對能掌釣胎

者既知其美必甘其味而鯁魚敗肉不復在御矣劫父臣

覆殺兄及弟駭君親而代其位它日又室弟婦欲以為妻

劫之生子使繼弟之後此人道所不得為者比之於味也

是又痴癡之比不得與鯀魚敗肉為伍而太宗顧且勇於
攬取焉在其能好堯舜周孔之道哉故凡推尊聖人包以
大言而未嘗實見者大抵如此夫允執厥中者堯舜之盛
也而始於道心欲不踰矩者孔子之盛也而始於志學志
者非讀書記誦之謂道心之微又與老釋玄妙之言何以
別乎自此而入庶乎其知道矣知之如是則能好之矣未
嘗知之而以爲我好堯舜周孔之道云者妄也夫道非有
一物可把玩而好之也百姓日用而不能離亦猶鳥之有
翼魚之有水顧不自知耳

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尚儒
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
此治化所以益衰也

上既泛問珪亦泛對如是則無切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
近世凡幾世珪宜復帝曰不知陛下所指爲何代請得論
之如是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自魏晉而下則無足言
者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節之邵而風俗
厚薄治化流瀉無不本於人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
能而不獎其所已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
武之業豈不在所希慕乎

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廣求賢人隨才受任此宰相之職也
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勅尚書細務
房玄齡推大事應議者乃開僕射
宰相而受詞訟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爲不可雖賢如
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經濟之路姑以是爲難

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則不敢當權而以事聽自是者
二也才用粗濶熟於有司之務躡躡其任益以是勉勉者
三也上不知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
侵大權而故治文案親際許爲小心以眩其君者五也若
誠知宰相職分如陳獻侯必不肯然矣房杜之才非能賢
於太宗故太宗如是而止固不能爲大甲高宗成王之事
也

五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上書詞理切直昔朕從與不從皆
當載之

凡人之心己以爲是則欲天下皆是己以爲非則欲天下
皆非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爲是而後人之善使
後世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賸眩之弊將以已矣也知

其可服會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寬而後之以取
益身之用乎

上問孔穎達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者若無實者虛
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
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以蒙養正以明夷始者若應權聰
明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

太宗之問疑其不必如是蓋其爲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
故於不矜不伐未能有行焉孔穎達所亦足以爲之矣
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
爲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爲多可也而又
問於寡彼不能與寡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爲以下人者
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善之不聞一義之

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為而然哉故曰學然
後知不足夫聖如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好古敏以求之誠
以道無量理無極而事無方太宗而知之為乎少進矣
貞觀四年命諸將分擊突厥俘頡利可汗至長安上皇嘆曰
漢高祖困於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託付得人復何
憂哉

武德七年高祖患突厥入寇之頻欲遷都以避之秦王曰
不可不出十年必定漠北至是歲七年而突厥且雪其
父稱臣之耻嗚呼可謂克家之子矣夫唐高祖之臣突厥
也為晉陽留守耳晉高祖之稱臣突厥也為太原節度使
耳彼始畢耶律皆夷狄之君疑亦可也而君子終不之與
蓋以中國者禮義之所在夷狄者禽獸之與鄰舍也國而

從夷狄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以陳相從許行孟子尚關之
况唐晉二祖欲取天下而北面左社乎晉陽留守太原節
度使尚不可况萬里之至乎故唐高祖先臣之繼用敵國
禮尋又正君臣之儀而太宗發憤慷慨幹父之讎修德行
政中國既治備師一出禽其主而空其庭方之十年生聚
十年教訓然後用之者一何速也嗚呼可謂英武之君矣
雖然好武功勦遠略者聖之所戒向使高祖以義自強不
假突厥士馬則無緣臣之初不臣之彼又何因有恃而驕
責報無已中國既無忿怒則師從無自而興故需而不已
必至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師君子作事謀始為未流之
若此也

突厥降者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頡利古請實之河北

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無患矣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雜
散各即本部署為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勢敵則
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溫彥博請準漢建
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
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宜縱之使還不可留之中國夫戎
狄人面獸心今降者十萬數年蕃息倍多必為腹心之疾彥
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今突厥困窮來歸奈何棄之
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士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為吾
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上用彥博策
獻言之道惟理是憑則言必忠聽之必道勿以同於己者
為是則聽必審太宗處降突厥禍前在庭常美頡利古李
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頡

用溫彥博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之所為也其偶同歟未
可知也其非意承志歟未可知也如所見偶同則不當言
之再三如先意承志則不得為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為乃天地之氣有淳正
偏駁之殊也孔子所謂有教無類者又非糝雜華夏之謂
也二者有九州四海之民尚不能編以禮義教之何暇施
之降虜且聖王之法關盛衰有如後嗣無德可懷無威可
畏是置羗戎於肘腋也豈不殆哉太宗用其言未幾而有
失及曠殿之變故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欲功加外荒
冠帶百蠻者非聖王之盛節也
林邑獻大珠有司以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士小國
勝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

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地遂與兵革幾於能忍然林
辭敢為不順者以獻大珠者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
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而甘其慢也明年五色鳥
鷓與美女繼來則納悔多矣雖詔使者歸之而珠竟不還
夫豈格遼人之道乎

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
朝服當以正色緋近於朱猶之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緋
上可乎青者色之正也綠為間色而加於青上可乎必欲
歸諸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其可也

上讀明堂錄炎書云人五臟之系屬附於背諸骨今不得背
囚背

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在民禁言囚
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為者矣其致戶口滋多家給人足也
宜哉後世有杖背之刑弱者往往至死蓋不知此至於後
女之人以私喜怒用大槌杖人皆至於數百而行之莫
之禁也豈非仁政之累哉

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曰易如飢渴者
易於飲食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化故秦任法律
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致耶徵曰五帝三王
不易民而教黃帝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
淳樸漸致澆訥則至于今當化為鬼魅矣上然徵言
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訥未為其失魏徵言若果澆訥
一當為鬼魅則非也以書契以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商

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若夏商之文勝而後漢風俗豈敢望周
唐室風俗又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朴無有澆訥是極
繩之治可以易約劑土鼓之樂可以變絃竹矣要之一端
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繁
則氣薄而人澆蓋或二三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澆一變而
天地之氣虛盈息消後世誠不及古遠矣且地之生物無
窮尚有一易再易三易之差而天之運行亦不能常春而
不秋也此大淳澆之驗也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
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
先之以教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乎飢渴者易為飲
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十米數錢外戶
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譽也

上今奉旨議封建魏徵曰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
封國邑經實領關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
地難以奔赴李百藥曰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
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不若守令之法居也魏師古請分五
宗子勿令過大雜錯而居互相維持各守其境同心京室官
寮皆首司選用不得擅作威刑詔宗室及勳賢之臣作鎮藩
部始厥孫謀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制定等級以
聞
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
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品
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其利天道之
公也郡縣之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

考古制顧以公畿關費與邊援難及為言其美矣而豈
人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蘇仍以始皇李斯柳宗元
之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凡斷天下之
七法度舍義理之辨則何以處是非之決敢問古者封建
其利心耶秦之兼并其義心耶洪水既平禹別九州弼成
五服自甸至荒周五千里眾建諸侯又設師長以總維之
是豈非禹共為此法以公天下而宗元以為不得已之勢
誤矣誠知上古諸侯已為民害非聖人之意不得已因勢
而存之則洪水懷義民無所定天下之大變也何為民罹
昏墊而侯伯獨能有其國以堯舜禹三聖人不能因洪水
之平更立制度為後世郡縣參錯變置乃反書壞裂土修
明五服之法一何三聖人智之弗及歟宗元曰自天子至
聖人其德在人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
為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不以為
聖人之意而歸之勢可乎下堂迎觀者夷王過也豈觀者
挽而下之乎不能定魯嗣宜王過也豈魯侯自亂長幼之
序乎使周德未衰誰敢問其鼎使周不伐鄭誰敢射其有
使周常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得盛強生不掉之患夫
周之所以敗也譬猶木之枝本水之塞源外諸侯之比王
室所謂枝葉流委爾論成敗而不循本窮源猶診人喪心
而歸咎於手足之碎矣亦速矣宗元又曰秦為郡邑守宰
運四海於掌握其所以大壞者由暴威竭貨然天下有叛
人而無叛吏怨在人怨而已夫桀之與紂豈非暴威竭貨
乎民之怨之曰何日而喪予及汝皆亡豈非叛人乎使人

而不怨湯武又安得帥而伐之哉方秦之將也陳吳魯
其白挺劉項從而斃之兵車所向攻城以數十計無為秦
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宗元又曰凡封建之國理者
少亂者多胡不以天下觀之固亦然矣且以封建為失制
而非失政秦失政而非失制夫制與政誰為此名宗元別
之也是未悟制即政政即制也又言諸侯國亂天子不得
變其君是未嘗讀孟子孟子自謂周室班爵祿聞其大略
矣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
之不朝者如此它可類推矣此固述周家待諸侯之道也
周公伐武庚二年伐奄三年或戮之或遷之又嘗滅國五
十烏在其不敢變也漢不制侯王過其未萌之惡及大逆
不道然後勤兵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表益固
言之於文帝八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三代
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
間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
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
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刑者而欲廢天下之履也
夫田收魏尚黃霸汲黯固賢也守三代盛時豈無如是諸
侯乎苟以守宰斥去為易為主政之行者趙廣漢韓延壽
王尊之徒皆百姓所便殺之逐之而不旋踵又何足貴耶
宗元又曰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周資八百諸侯以剪商
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
之後姑息求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
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是故于

理之言也謂三代聖主無公心以封建自私自利而為盜匪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賢者君上不肖者居下天下斯安彼繼世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子天下此又蔽蒙之極也天子而聖明則諸侯必得其人常才者亦不敢越亂法度上固多賢也有鄉舉有里選有賢能之貢有奏言之試有明明側陋之揚敢問堯舜三王之時遺材不用而詩書識之者誰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隋唐之末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與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編卒內將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君

如堯舜湯武亦且矣宗元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強暴侵凌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庸土數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慶利均天地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妬民之兼井而自為兼井管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封建為爭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示以為爭者夏有天下數百年苟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苟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若以為不足以息爭者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爭之漢纔二百年而王莽爭之又纔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

晉又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紛分裂益多平國益促唐最久矣亦立於二百年而爭者四起未中葉而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宗殖大利揭示爭端曾不如三代千八百年纔三姓也蘇子又曰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賊殺未有不於襲封者漢唐以來卿大夫不世襲則無篡弑之禍夫襲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揚廣皆襲封者也設欲救此其心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之君一姓多者至三十餘君未聞有劫廣莽早操裕之事其諸侯篡弑亦不聞出於武王成康之時安付以封建為爭之端亂之始歟是故舍堯舜湯武大聖人公心正法而取始皇李斯所見列國未流之論欲廢封建孟子所謂人之易其言孔子

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感於宗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而其著論乃欲行限田復周官卿舉里選方喪三三豈非古法而何獨難於封建且後之法私意妄為固一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為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建事而六經載籍無不於斯世矣
上謂執政曰朕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太宗俾諸大臣受諫意則有謂而言不失正其意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易也然其言則善

矣非惟責其謹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經訓箴規闕失如三益之友則君亦可以成德而寡過文皇勉此不怠其致升平也宜哉

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文武官復請封禪上初不許請者不已上亦欲從也魏徵不可上曰公以朕功未高德未厚中國未安四夷未服耶對曰否上曰然則何為不可對禪曰今承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大駕東巡其勞費未易任也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久為二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常象性性推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也特者無足異矣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

日食天變為大不聞胥訓告教誨以消陰沍復陽德而羣臣獻諫修蕩上心請登泰山明示得意太宗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中國安四夷服偃然自足雖以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六

大水者陰氣沍也日食者陽德微也較之二者日食君象尤當儆懼者而不知飛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不知道之過耶
上將幸九成宮避暑馬周諫曰大安宮制度比於宸居尚為卑小宜增修高天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且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

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高祖大安宮不及宸居壯麗而太宗以畏暑出就涼清奉承之禮虧闕甚矣馬周直以此諫可也不惟太宗當止其行而為上皇重營其處政不宜緩乃開行計不可復止之語以中君之微曾是以為中乎自古繼世之君多於極前即位得養其母者多矣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得養其母未足以盡人子之心事父致孝然後為懷周宜以此深啟帝心使力慕大舜事親之道庶足以少掩前失而垂法後人大宗聞言感動則九成之車不挽而自止矣

虞世南上聖德論

忠臣事君不稱其所已能者必勉其所未至者豈固為是拂心而逆耳哉道固如此也無不覆壽者天之德也不當去去以譽其大惟有災變則記之無不照臨者日之明也不當去去以譽其明惟有侵蝕則記之是故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其意以謂慈明忠孝父子君臣之常也猶飢食渴飲物理當然者豈異事哉惟敗常友理乃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矣聖學不明為上者有一善在已則矜誇自足以臨其下為臣者於君之失德朝之闕政則默不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詠歌贊頌惟恐在後於是天變動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不聞民心違怨破口詛祝而不悟而危亡至矣自三代以後危亡之漸未嘗不由此以此知孔子常事不書而天災日蝕與人事敗常友理者必書其為教有益於世甚大而小夫賤士以將順為勤以諂諛為親者在朋友則交損在

官師則交誤在父子則交失在君臣則交賊其有害於世
其害矣虞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論比太宗
於堯舜其亦未嘗深知孔子之教耶

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帝謂之曰卿武德中有謠言故以此
相報對曰臣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人臣之義無私交而况藩王與太子有隙之時乎言所左
右疑所集也而陳叔達無是心特以秦王有功不可黜恐
生後悔告于高祖是皆天下之公論亦初無贊高祖廢立
之意於秦王非私交也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
遷序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謠言是以危疑向背
誘臣下為後日計豈君道哉

公卿已下請封禪者不已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溲崩公
等勿復言

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言禮正樂為後世教亦備矣
未嘗言封禪之事書云至于岱宗柴因巡守而祭天也詩
云陟其高山因巡守而祀嶽也獨禮記有曰因名山而升
中于天鄭氏釋云升上也中成也巡守至方嶽燔柴祭天
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又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禮燔燎
禘于梁甫刻石紀號以為之證此梁詩楚所編雜書曲說
非五經正義者也豈惟鄭氏為然雖禮記之文亦有可疑
者矣夫豈出於聖人乎舜與周未嘗升中而風皇降後世
升中者多矣象物不應何也太宗當與羣臣搜窮經訓辨
封禪之是非如曰可行則列二帝三王已然之迹冀而行
之如不可行亦當具陳其故正宗子孫乃以氣疾為辭

誤矣有如手疾而當祀廟遂廢去承平有如足疾而當郊
見遂廢降乎不能以五經正義廢法上心蓋諸臣不學
之咎也

七年帝親錄囚見應死者問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
死仍救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請京師凡三百九十八
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亡匿者上皆赦之

罪至死無可赦者當死而不死則輕刑宜如何此三百九
十人者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以免
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志其刑赦之頗出其間之無殺人償
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辜而蒙赦者之幸也然不
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赦之之過也若以
為盛德所化者隋文帝時亦有之或畏威或用計未足多道
也

八年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上欲治其謗謂之罪魏德諫止
無常者其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
曾未十年即欲修建雖為諫少輟然意終不已若後成之
最後并忍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以愚度其
故太宗本情實好誇勝初見隋氏宮室外雖繕改而雄奇
靡麗之觀過於目而著於心猶投種在土不能遏其發生
之前也夫以太宗克隋從諫終身勉焉其心術有蔽不能
自祛猶如此况不能克已從諫者其如何則亦庸情縱欲
猶兼葭葑草寧有既耶

九年四月上皇崩羣臣請遷遺詔視事上不許六月羣臣
復請聽政上許之

漢文短吏民之喪景帝冒而行之遂為帝王不孝故事千
古罪人也然遇賢主則必欲復古故晉武帝魏孝文帝高
祖皆自致其心不搖於浮說然以其臣無能引君於當道
者使三君所為未臻於至當君子惜之若太宗躬不世出
之資為大有為之主以天下養父從容十年四方無虞朝
廷安靖遭此變故所宜講修諒闇過密之制禮由己出一
正訛俗不示萬代而乃因陋就簡反不能勉及晉魏宇文
諸君且莫賢於魏徵耻其君不若堯舜者於此數無諫勸
又況其餘平安於常情狃於衆習而難於改作此庸庸
疑者所宜而乃見於自觀之君臣可不深望而重歎歎
吐谷渾入寇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為將其老重勞之
靖請行上大悅以為大總管節度諸軍平吐谷渾而歸高龍
生後軍期靖按之甌生証告靖反按驗無狀甌生遂死徒
邊靖自是閩門社絕賓客
事君之義雖惟命是從然功名既成人臣所難也李靖
老矣宣力亦已多立效亦已眾矣納祿於君奉身而退合
止足之戒無避事之嫌不亦善乎吐谷渾其時勢已衰弱
特伏允悍猾猶且為寇唐朝他將皆足以辦靖何必穰
請行為馮婦耶况前破頡利為人所讒面被責罰幾不
於大矣今復賈餘勇又為人所誣乃至閩門謝客以避禍
蓋不以馬援為監是以得此辱也知進知退不失其正抑
君子所難耶
十年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諸子尚可有兄弟不可復得因
流涕嗚咽不能止

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勁箭一發天性為憐所
不卹也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亡滅而况
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
宗所以因送諸王而動春令之悲者也人倫之際易以失
恩可不慎哉
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來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
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
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相覆我耶是日黜萬
紀還家
大學之教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故治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自
事言之國家歲得數百萬緡非因頭會其歛而取之山澤
似亦未有害者太宗不惟置其利又且黜其人而專以進
賢利民為急以相覆私藏為戒審所取舍明示好惡可為
人君之法矣以此防民德宗猶以括克虞賈而越在草莽
憲宗猶以崇聚貨財而善不克終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泰見珪輒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為人師者豈徒禮貌太平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
為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
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誑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
之聞也魏王卒以窺伺儲位廢斥而死夫豈獨泰之罪哉
珪與有責矣
馬周上疏其略曰三代及漢唐年之久者以恩結人心故也
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百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兩已

今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雖如
恩詔曾無事實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諸王妃主服飾
議者皆不以為儉陛下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太子生長深宮
萬歲之後所當憂也自觀之初天下饑歉而民不怨者知陛
下憂念故也今比年豐穰而民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
不急之務故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行於貞觀之初在於今
日固不難也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
深思也百姓治安係於刺史縣令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
縣所以百姓未安也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
縣令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馬周所言四五事太宗從其一而已其要曰陛下當隆馬
湯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已此最大宗之大病也豈

特太宗凡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然皆不知治盡先甲後
甲之義前弊未盡革而後患已生也及賈誼謂武帝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是也太宗嬪御不為稀營造不為少窮兵黷
武以收遠略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百姓怨咨馬周言
之帝未有以改也豈非經濟之術已殫無所可為乎刺史
至多人君安能遍識人材委大臣慎舉可也縣令卑而尤
衆近民尤其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為縣有政績者舉
其所知一人可也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而必
使京官以上舉之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識趣各異京官
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宮為才人

嬪御雖下皇后有等然配御至尊有子或為天下主所係

不細必簡亦有德不專以令色取也武氏賢婉未聞而資
質之美達於帝聰是必有為之游揚以冀薦進者唐之中
微乃源於此孔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
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禍福將至善不善必先知之貞
觀六年日食正旦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南四十
餘州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海之間大水十一年大雨穀
洛溢入官溺死者二千餘人陽德不兢陰氣盛長為戒明
切至于再三而帝不能監觀於渺敬慎以推其類而防其
微方且悅於美色以自昏蔽深山大澤龍蛇生焉大禍伏
藏俟時而發雖曰天有定數若堯舜禹湯文武必不緣一
美婦人而致國家破壞幾無遺種也開雖之序曰憂在進
賢不淫其色其惟不由怒而動者能與於斯乎

上謂魏謩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
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遠也上曰遠方思威慕德故來服若其
不遠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
既治為安故不遠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
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
也上曰非公無能及此人苦不自覺耳

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萬
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慧術智何獨不然太
宗自謂今所為猶往年也是則不遠也猶之日焉雖在具
時未嘗不明若語其嚮於熙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
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以
日新從衷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為必可及勉焉

日有孜孜難而後已。是則湯武所以反之而聖成。功不殊者。惜乎太宗之不學也。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于志寧馬周上疏爭之。會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且曰。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弃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封功臣。古今通義。欲公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耶。詔停封刺史。

無忌佐太宗取天下。其才智於趙事。功優矣。而於先王經世長慮。則不知也。故其沮讓封九力。其後流置黔南。與出刺趙州。相去如何。安得謂刺史與遷徙不殊。其家皆沒。為官奴婢。則子孫誅夷之禍。何預乎。封建徒使良法不行。古制益弛。聖人心事固非小才近智所能窺也。

上幸九成宮。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謀反。率部落四十餘人。夜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奮擊。久之乃退。盡追斬之。於是言者多以突厥留河南。不便詔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上曰。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魏公嘗勸用侯君集為宰相。君集友太宗疑徵言之絕昏。什碑溫彥博勸居突厥塞內。突厥反。太宗不怒彥博而悔不用魏徵之言。事同而處之異何也。以是見留突厥塞內。使充宿衛。如一家者。本太宗雄誇之心。彥博探其微而贊之。故不以歸咎。雖然。行宮入幕之變。亦已危矣。古六謂夷狄人面獸心。不可以禮義化。不可以仁恩結。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者。為此故也。太宗慕冠帶百蠻之名。推心不疑。幾至危殆。豈非後世之永戒哉。

時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於市。傳奕時。時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唯於犛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行於世。

自唐初佛齒流傳。經傳奕。摺擊其妻者矣。然正論空存。而偽物不息。韓退之曰。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佛固為賢。然亦人耳。使其心有道。其骨毛爪齒若何。而能神使其能神。則其四支百骸。五藏六府。亦當不壞。何獨齒與骨哉。其徒寶而畜之者。又云。有五色珠。珠附而生焉。其名曰舍利子。云精氣所結也。附於佛骨齒者。自然有之。若僧體則火而後有之。今以人身論。一息不

來。日就臭敗。莫不惡之矣。乃能凝聚堅固。聚若珠寶。豈不異而可貴耶。愚嘗思而得之曰。凡物必有有用物。而無用天地不生也。道者用之不窮者也。無用之道。聖人不行也。氣交而物生焉。氣不能不交。故物不得不生。天地變化。草木蕃。人民衆。禽獸息。氣不為之耗。兵革水旱之後。人物彫瘁。或十去七八。氣不為之羨。凡賦而為形。各有粹極不貳之氣焉。故動植之聲色臭味。英華子實。皆粹極不貳之所成也。其尤粹者在石為玉。在沙為金。在草為竹。箭在木為松。栢在羽為羣。雀在介為珠。珎其在人也。為才為智。為賢為聖。雖稟賦偏濁。如虎狼。如虺蜮。野葛烏喙。亦各有益於人。其汙穢之甚。如矢如溺。如糞壤。蟻蚋猶且有已。病起死之功。故盈天地之間。無不可用者。用而當其理。是則道也。今佛

氏貴珍其身而鄙賤人理則當固護以無所交施為清淨之至及其死也棄棄然火燭得所謂舍利子而已見物也

則亦當會其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於生人盈天地之間未有與焉比者是邊絕有用之源而歸於無用之地豈非無備之甚乎夫物雖皆可用非人莫能用之人為至靈聖賢又其靈之尤者也其功至於彌綸天地贊助化育使天地日月山川動植各得其所而其本則由陰陽施受而生佛氏所謂汗穢濁亂不有為之者也夫生一聖賢其用如此其比之舍利子之無用相去如何哉世之悅其名而不核其實委心信事惟恐在後佛之徒因又崇飾其說以憲宗英明猶為所惑而放逐正教又況其死乎夫佛羅門所寶者猶以物不能毀為異非律與有以而後能宗亦將動矣後世虛偽益甚往往以異獸齒骨并舍利藏之人莫能辨也以子目所睹記凡數齒其大皆寸餘或倍之計瞿曇之身縱魁岸不過尋丈而頭中有如許大齒則其首當居其身三之二何以成體而藏之者與敬而信之者冥然莫之計也夫達人則無是矣宜不必辨然達者少而愚人多故為此諄諄幸悟者眾而迷漸解於人心亦非小補非得已也

上命侯君集討高昌王麴文泰文泰憂懼而卒子智盛立致書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

魏位未幾幸賜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東子軍門智盛不出君集攻之窮蹙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上以為州縣君集

廣其羣臣豪傑及智盛而歸

中國禮義之地四夷所為視效而賓服者也高昌有罪王師討之既聞其後是罪人已死則宜按兵遣使弔唁立其嗣子懷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憂荒無禮無義去豈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棄人之約迫以強暴坐收數百里之地在廣輿圖信足誇耀一時以義言之則窮兵遠討以高昌王一人然驚之故而傷累其孤郡縣其土仁者不為也正其義不謀其利則取國之功不足以掩不義之耻矣

言者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郡縣之事亦當親之矣凡表奏皆稱臣是欲徹于主聽不可不察者也魏徵所對與言者之意異矣若內外有司言于朝堂人主取而視之則為越俎侵官非治要之體也臣下表奏而人主不之省豈所以周事物之情乎太宗若以蒙蔽疑台當采有以自白也

上嘉吐蕃東祿贊善應對以琅邪公主外孫妻之辭曰臣婦父母所聘不可弃也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不從其志有妻取妻中國之法不許也東祿贊善雖美然知敬父母之命守伉儷之情則當聽其義成其美乃中國禮義之教矣欲撫以厚恩者獨無它道乎且四夷善應對者豈少其人必一一以昏撫之豈帝王之行事乎太宗耻遠人之不賓而不耻配耦之非類是未可諭也

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音又寵昵宦官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私

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盡切諫太子怒遣刺客張師政紇
于承基殺之二人見志寧寢處苦地竟不忍

詹事東宮官之尊者太子於之學為父子焉學為君臣焉
于志寧不當起復太宗不當奪其殺也人臣有奪殺者惟
金華之事耳而金華之事又有不可詹事輔導儲君以忠
以孝乃從金華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矣宜太子
之不納其諫也雖然自太子言之從欲肆情又將殺志寧
是兩刺客之不如其不能終宜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七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太宗下

唐紀

詔自今皇太子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
左庶子張玄素上書諫之太子怒令戶奴伺玄素早朝以馬
箠擊之幾死

周官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
法也其尊於王次曰右曰世子用物不會是以尊貴之故
得肆為奢侈豈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正使周
官膳夫酒正內府有此文然家宰之職量入為出得以九
式佐玉珣節用則雖曰不會而會在其中特不使有司
以法沮止若自下而制上者耳太宗之詔太子於是大失
諸賢在朝未聞以為不可獨張玄素止於末流幾斃於馬

華之下豈非君臣交失乎且周官三職所掌抑可疑也人
之日用好美好者莫大乎膳與服而易以溺人者莫如酒
此三物者惟意所取不限多寡則窮極口腹為珠襦玉匣
長夜之飲當由此起聖人所以抑情制欲未有不防其微
漸今乃立書後之法自躬行之燕及妻子則深必其餘淫
樂之過獨此亦可以亡國而敗家矣是安知非六國陰謀
及劉子駿之姦意邪說耶

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在強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
殄滅則與之昏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
定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遂以新興公主妻之
人各有偶天子之女非夷狄所當偶也昏世惡主則何較
焉漢高祖唐太宗不世出之英而皆不耻以夷狄為子婿

人君見有不及則藉羣臣助而正之房公狃於舊習不知遠稽先王豈非可歎之甚耶夫薛延陀之未服也無不德猶有所闕增修仁義而明其政刑來則接之不至不強也何必於服已乎此上策也舍而不用乃嫁女以結其心是為非策而太宗君臣正爾都俞不亦鄙歟

魏對寢疾上親至其第許以衡山公主妻其子收王

或以儒素恐溺貴驕萬一不從猶當丁憂家人使之懇免則君臣之契庶乎保全矣不寧惟是帝之女往從薛延陀夷狄人臣無外交而況可與夷狄為中表乎

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昵近羣小好政獲罪遂以書劾責長史權萬紀條祐過失奏之詔祐入朝祐遂殺萬紀而反上

命李勣討之執祐至京師賜死

君國子民當用有德庶姓不勝任則黜汰隨之豈可以不肖子弟肆於民上乎齊王祐才行無聞而昵近羣小教而不改太宗既知之其不可為牧伯明也所宜召還使奉朝請嚴選師傅輔翼防閑之則不失富貴矣乃不為之所至使陷於逆亂於祐何誅焉太宗為君父之道獨無責乎哉上使李靖教祐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教臣之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曰此乃君集欲反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既而君集勸太子謀反伏誅

衛公妙達兵法與韓信等而不為術勝則過之在相位恂恂似不能言又被讒杜門謝客之類非信所及也然君集

告上之際亦已危哉向也不遇明君則受疑必矣雖然有如太宗問以術之精者不知靖何詞以對是故君子有若無實若虛當太宗之問之也宜曰臣平日奉使征討皆仰憑聖策是以所向克捷臣何力之有焉又况被命使教君集其敢有隱君集既盡臣之術而意欲無厭妄意精粗之別以動陛下之聽必欲見殺是逢蒙也惟聖明察之如此則語意忠盡所謂善言無諂者也今乃以精術自居如君集之言其與多多益辦之語亦何較焉前史謂三世為將道家所心世以為口實亦據後世觀之耳英布信越不待再世也揚素本勳不待三世也太公八十鷹揚封於營丘幾三十君其兵法後世之所祖述也何為而然乎

太子承乾謀反漢王元昌勸之事覺承乾廢元昌死上面許

魏王泰為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泰恐治立請之曰汝與元昌善今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問之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為逆耳今若立泰所謂落其度內上謂無忌房之齡李世勳褚遂良曰我一第三子所為若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無忌等扶抱奪刀請上所欲立上曰我欲立治無忌曰謹奉詔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遂立治為皇太子

太子非爵非賞可立則立不可則不立豈當以言許人若懸爵賞高祖惟再三許秦王而中變也是以激臨湖之大大宗豈忍忘之又蹈覆轍使其子自速廢故何臨敵制

勝智出萬夫而處父子間捨擻乃爾至於投床且欲自刺
無理義雍容之氣取笑後來豈非才有餘而德不足歟
李世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可託幼孤者無踰公世勣
流涕辭謝齧指出血

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命而信喻矣逮德
下衰疑阻猜貳至於刑牲歃血而誓曰或間茲命司盟司
慎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
殛之俾失其民墜命亡氏蹈其國家其言可謂泰深痛切
矣曾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責盟誓而善
胥命取苟息欲人之博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勣齧指出血
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為負義者而於王武威廢興之際以一
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為贖大節也夫以言許人
者猶恐非其本心勸受託而無一言徒齧指出血而已使
當堯舜之智豈得道乎

詔太子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軍以下並受處分
太子奉冢嗣之喪成朝夕視君膳者也君行則守有守則
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自古東宮有兵馴致禍
亂載在方冊事豈隱乎太宗之意亦曰我之得天下以兵
故於此而授其子也夫愛子者必使之近正天聞正言見
正行少而習焉長而安焉何患其不能嗣守洪業而汲汲
於授之凶器一何昧霜冰之甚也致承乾逆謀太宗之過
大矣太宗非庸主也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故其過為大
而首惡之責尤重也

徵嘗薦侯君集有宰相才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

有言徵自錄前後讓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乃罷
叔王尚主而踏所撰碑

侯君集非宰相才魏徵薦之誠失也然徵事太宗十有五
年嘉謀忠益朝右無二助成平定之功豈孑林所能及今
以一言之失結疑身後罷官踏碑其譴罰輕重適與封德
彝等嗚呼使志士仁人有憂天下之心濟生民之術而無
心於當世之用者豈非此等事有以啓之耶以太宗魏
公君臣之契猶不克終又況其凡乎無世而無小人方徵
之受知人主言信諫行不可間也及其死矣疑似之言莫
與辨者故自錄讓疏以示褚遂良之諸行焉徵雖死遂良
猶在可以質其信否太宗亦不問遂良是與遂良併疑之
矣英明之君而有此無惟乎日有食之也

工部尚書李太亮初為李密所獲將殺之賊帥張弼見而釋
之遂與定交及太亮貴弼欲報其德弼時為將作承自匿
不言太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推家貴以遺之弼拒不
受太亮言於上乞以己官授弼上擢弼為中郎將時人皆賢
太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

或問不負恩與有恩於人而不自言孰為賢曰市井小人
一飯之惠猶必能報而聖如禹頌以不伐為克己之大功
則不伐者難而其賢遠矣夫張弼賊帥也脫太亮於死豈
知太亮他日當富貴而為是耶亦一時見其人而有動於
心太亮感其不殺而不忘報之人之常情也弼深自晦匿
既又却其賢遺以始者之相免非以利故也亦可謂不渝
其義者矣世之無德於人猶或採取他人之美令弼於大

亮施而不求其報孰謂盜賊皆小人而衣冠皆君子
夫惟以利為心而不顧於義於是子而責報於父臣而責
報於君君臣父子去義懷利以相接而人之大倫亂矣昔
晉五臣從主誠有功於重耳重耳得國五臣受賞未為過
也而介之推惡之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公
子而誰天實置之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
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乎不義其罪上賞其功天下相
蒙難與處矣遂隱而死之推之義雖若過中然與其貪也
寧介以此防民猶有無功受祿賞而又賞不知厭足之道
者

上疑太子仁弱謂長孫無忌曰公勸我立維奴不能守社
稷去上格英果類我我欲立之如何無忌固爭上曰公以恪

非已甥耶無忌曰太子仁厚直矣文良主儲副至重其可數
易上乃止

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長孫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
可數易亦是也太子懦弱舊矣非適今乃然太宗胡不於
廢承乾時熟察諸子性行均之為庶何疑於選賢乃專聽
無忌貪晉王之親甥而舍吳王之英果至是則不可易矣
太子天下本本數搖天下數震動危道也故曰君子慎始
始之不圖終悔何及

上問羣臣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
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
守文之德此皇天所以祚大唐也

為大臣又懿厥其任重而恩深與餘人異矣凡為人謀捕

不可不忠况為君父謀乎為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
不得其當况建太子乎無忌以懿厥居輔相所宜授立英
果以安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悉力擁護雖晉王無大過在
庭多以為宜然主斷大論示眾趨向者無忌而已無忌之
心為國則輕為身則重晉王既立可以長保富貴燕及子
孫理在不疑也曾無幾何時困於誣罔不得見上關白一
言竟被誅絕然則向之營私適所以自伐可為大臣謀國
置嗣不忠之戒矣雖然高宗自擊元舅羽翼之勤一旦弄
猶冀主不少顧惜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突厥破利可汗不能撫御其眾悉奔候利於南度河請助
於勝夏之間羣臣不可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
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

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國資弱吾收而養之其
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為患候利既失眾輕騎入朝上欲
為右武衛將軍

太宗所謂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其言有是有
非子貢問如有博施濟眾何如子曰堯舜其猶病諸非謂
堯舜不能是也四海至廣矣施必極於博濟必周於眾聖
人心所欲也而勢有弗及耳是故先王欲次中夏外四夷
雖一視同仁然必篤近而舉遠也亦猶一身上有高祖下

有玄孫豈不欲盡為之服哉隆殺之勢不得不然也至於
畫為五服要荒在外為之限禁其來有時以杜亂華之階
遏謀夏之禍自堯舜三代皆不敢廢夫聖人之心與天同
誠必不為猜忌也魯公與戎會仲尼書之又與戎盟春秋

日而記之以為非... 而太宗所見特異乎此是以二帝王有所未盡耶夫厚
遇莫狄則於中國將薄矣推誠異類則於可信者必不信
矣其勢然也或曰太宗有失可指乎曰若伐高麗之役若
劔南造舟曾不若待突厥也非薄於中國乎魏徵既死絕
昏而仆碑曾不若信突厥也非疑於可信乎

上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勝料敵出奇一將之智有餘
萬乘之才不足

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或
問漢高光魏武蜀先主唐文皇人品如何曰高祖尚矣光
武蜀先主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
誰手其所長所短蓋略相當光武蜀先主才德俱優魏武

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耳

上伐遼東攻其白巖城將軍契苾何力挺身陷陳渠中其腰
既而得刺何力者上付何力使殺之何力曰彼為其主非有
怨讎遂捨之

太宗初討王世充也登宣武陵單雄信引樂直趨之賴尉
遲敬德至遂解圍洛陽既平雄信與朱粲等俱被誅李世
勣力救之不得是時太宗經營四方收致勇士如不及雄
信在世充朝非有大罪惡如段達之徒不可赦也特以相
斥之故耳今觀契苾何力不怨刺已者夷狄之人而陳善
甚高然則太宗反思雄信之死非為不及漢高蓋亦深愧
何力矣後之人遇此其必以何力為法乎

上謂李世勣曰安巾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糧少公可志

攻建安世勣曰不如先攻安市上曰以公為將安得不公
策勿誤吾事世勣攻安市安人棄城諛世勣請克城後
皆坑之安市人聞之堅守不下

兵豈易用哉以太宗英武諸將百戰之餘士馬精練財用
給足而征弒逆之小夷其必克之勢誠如泰山之壓卵矣
而李勣以一言之失遂不能下安市城太宗挫志而歸營
鬱成疾兵果易用耶世勣之言乃田單所以誤燕將而堅
即墨之心者也反以自為可謂大繆矣太宗初戒世勣曰
不得不用公言勿誤吾事至是不勣世勣蓋最則秦穆此
其所以為賢也

上寢疾劉洎從內出謂同列曰聖躬可憂或謂子上田洎言
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
之上以為然賜洎自盡

諸劉洎之人史不載也洎洎子以為褚遂良夫遂良王魏
之亞蓋諸人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言之耶孫有辨
之當矣太宗殺洎甚遽不謀之大臣不付之法司直用諸
言遂下詔旨左右執政亦不聞諫譬是問也太宗盛意伐
高麗挫屈而歸斯忿之氣無所發泄正爾即疾而諸劉洎
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霆震擊不復思惟人主必以義理養
其心志使氣合天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上之伐高麗也攻安市城高麗北都樞薩延壽慮真帥兵十
五萬救之上令以平騎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乘勝燒進
江夏王道宗言於上曰高麗傾國而來乎壤之守必弱願假
臣兵五千獲其根本上不應與延壽戰大破之驛書報太子

曰朕為將如何既而攻安市不下引兵而歸至京師上曰吾以天下之力困于小夷何也道宗具陳其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愾然曰當時勿勿吾不憶也

太宗對敵有嘉謀而不取何為其然也初遇將薩延壽欲誘致而取之道宗陳計正值太宗經度延壽之時遂不見答既克之方驛報太子自伐為將之功道宗固不敢再言也太宗為秦王破諸大賊眾謀並進其去取廢不常也銳意乎高麗而忽忽奇策蓋其志滿而氣驕是以將大報而盈於小醜志不可滿氣不可驕也如此夫

十二月癸未上謂侍臣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觀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亦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是焉大為宴樂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天子者天下之表儀也太宗念親不宴而泣去之數百歲讀其言猶使人惻然有感而明皇雖非目覩當亦傳聞矣千秋節之置既不法祖宗又為後世非禮之訓至受真獻焉流弊之遠歲歲取於百姓而為人臣報上之忠必如太宗一掃除之則人主孝慕之志彰而臣子誦諛之習革矣

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曩供奉皇甫德參諫修洛陽宮即欲以誹謗罪之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即以供奉官賞之然則人臣何苦而直諫何憚而不諂夫懸濃賞誘人之非理專設立重法沮人之端忠正論

著者主之所行也而太宗亦為之子以見太宗在位時必德不加修志已息矣古之聖王慎終如始勤不息之誠以太甲成王猶能之而太宗有愧焉于以見聖學不傳雖納諫自勉而不治其本故無聖王成德之效矣

先容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奢靡上疏諫上善其言

太宗非盛德之主也直以才能撥亂功蓋一時耳其所以躬致隆平者惟勉勉納諫一事可為百王之師法然魏徵既死則直言罕聞重以長孫無忌常獻諛語是故太宗晚節益自矜伐征討不休營繕相繼劉洎張亮李君羨無罪見殺張昌齡以獻頌得官房栢二三公亦不敢進藥石之規而一官妾乃能納忠上雖善其言亦不能改也於是見

太宗之德益衰而志彌急矣

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直玄武門時太白星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以君羨小名五娘又其信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君羨因是坐誅上密問太史李淳風曰秘記所云信言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其人已在官中不過二十年當王天下殺太子孫殆盡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不可違也且自今三十五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備使得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李淳風之言以象數知之然則治亂皆前定人事不必為矣而可乎然則太宗欲修人事將何所為曰占與秘記皆

言文王武王而以疑君美則不類矣蓋亦求之宮中與宗室王侯之婦氏有武其姓者乎於此而為之防維策之下者猶賢於如隋煬之殺疑似也太宗慮不及此過意而它求蓋以謂占記之文未必正言之而武才人日侍左右以愛而不疑如睫之在目也太宗若能如古聖王不遜聲色奉三無私以臨天下必無姤女之患矣

貞觀二十三年帝崩

堯舜之德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顏子能之湯武之功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孟子能之成康之治後世有能繼之者乎曰未見其人也或者曰顏孟未有所為而子以為可繼堯舜湯武如唐太宗阜安百姓四海晏然何愧於成康而子以為未見其人敢問何謂也曰有聖人之道有聖人之才顏孟有道者也而才以弘之唐太宗有才者也而未聞聖人之道此其所以異也或曰自漢而後天下合少離多迄無善治至於隋煬無道極矣太宗天授英武氣蓋一世親執弓矢削平僭亂舉四海之執熱濯以清風而納諸富庶取其大而小亦恕乎曰玉有瑕瑜不能相掩况於人之得失太宗之功誠大矣高矣盛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學惡自畫而德惡小成功業者應時而造時運既往特陳迹耳而行事是非出於人心有不可泯沒者後世將於是焉以為師資可不辨乎以愚致太宗平生資材氣局特與曹操相侔何漢高之敢跋求諸三代其視商太甲周成王蓋望洋向若而歎矣夫太甲成王皆中主也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一經伊尹嚴訓自怨自艾處仁遷

也

義成王聽流言疑周公一經皇天動威出郊莫能改悔日新皆終其身不復有愆言逸德也今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及其道勉勉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可謂美矣然前失雖更後失繼作其先諫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比之遷後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者猶不逮也比之太甲成王不重前過豈直倍蓰哉事太宗以諫諍為已任者莫若魏徵矣其生也嘗目為田舍翁而欲殺之其死也竟信讒間絕其昏而什其碑太甲成王豈有甚耶夫伊尹周公心傳堯舜之道而無差者也鄭文貞公口言堯舜之道而或中者也伊尹能使太甲為商賢王而不能使之為湯也周公能使成王為周賢王而不能使之為武也則魏徵格君與太宗所就止於如是無足推也

高宗

唐紀

六月帝即位八月地震晉州尤甚壓殺下十餘人隋煬立為太子天下地震其事未遠高宗必聞之矣即位纔逾兩月而地震不言方所是亦盡震也豈小變哉而晉陽尤甚皇天示戒王業所興於是不寧而多所履厥其變益甚高宗曾無恐懼之心修德之事漠然如不知也使其推類而求克正厥事兢兢勿忘則武尼必不入宮而禍源自弭矣當是時大臣亦無一言以警上心欲銷去之者蓋忽天地之戒自太宗猶然為天下主而昧於商太戊周宣王宋景公應天之事豈非闕失之大歟

上謂宰相曰聞官司行事多不盡公長孫無忌曰律情曲法

實亦不敢至於小小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
 常情易私而難公況於帝王威尊可以生可以殺可以予
 可以奪格以公道猶恐其肆於情欲也况為之開私邪之
 路乎高宗以官司不盡公問無忌無忌宜將順養意勸其
 君以身率臣下其有徇私曲法者刑責加焉是則宰相之
 職而朝廷正矣無忌乃導以取取人情夫又君以天下為
 家惟至公則人情服何以收取為無忌失言而宰相不為
 外彼張行成于志寧高季輔補位輔弼固者才不能事
 而正之使其君以收取人情為是而官司不盡公問之嫌
 甚焉政豈有既耶

散騎常侍房道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以詭反狀
 取天下情以義為之則天理所祐以刑惡之則神道所祐

唐起晉陽裴劉之謀也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是皆乘風
 雲之會依日月之光當與有唐相為然始而禍敗之及或
 在其身或在其子孫殊不與周召蕭曹比是何也裴窳以
 貧賤為嘆文靜在縲紲之中贊唐公父子起事非有拯亂
 匡時之略亦欲自免因圖富貴耳雖太宗志在安天下而
 裴劉初則為己而發斯念也天地鬼神其知之矣故天
 下歸唐而文靜不能自全叙雖僅全其身至其孫亦殆矣
 房杜之賢固非裴劉所敢班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讒書
 圖取成去使大宗手剪兄弟并殺其子十人此陳平無後
 之慮也而房杜蹈之其宗嗣不延宜哉昔管鮮蔡慶霍慶
 武庚以畔周公殺鮮囚慶而降慶三叔欲危周公以間
 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治之如此或殺或囚或降相輕

重也管叔重罪又無子故不為置後設若有子亦存之矣
 蔡叔罪不至死而其子賢故復邦諸蔡霍叔為庶人不齒
 者三年過三年則齒矣此周公治親之法也若息隱巢刺
 謀害太宗耳又未發非得罪於天下者太宗既已殺之乃
 盡除其子其與周公不亦異之甚歟太宗之子孫幾盡于
 武氏杜荷房道愛為宰相子文尚帝女驍驍驕修而闕於
 義方交通逆謀兩族遂隕是故以人治言之則立事建功
 可掩愆咎以天道言之則善惡之積必以類應身觀君臣
 其德業被世固為光榮而出反之事酷毒亦甚然後知聖
 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豈徒然哉
 無忌深惡吳王恪遺愛誣其同謀恪坐死江夏王道宗與無
 忌及褚遂良不協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

魏勸死能繼之者惟褚遂良耳蓋社稷臣也其謀劉洎無
 顯迹史不明指之獨以洎子訟免之言故君子為遂良辨
 以為無諸人之事也江夏王道宗唐賢王也有大功無顯
 過坐與遺愛交通而果已為不可又緣無忌遂良私憾然
 則故入其罪矣無忌因遺愛之獄濫及其王遂良所且救
 止既不能然後復以素不相協而斥道宗夫受顯命秉大政
 而刑罰顯顯不當人心其不能保終而求護言有以也夫
 房杜之賢固配饗
 父子兄弟不相及况遺愛逆謀在玄齡身後乎霍高
 謀不廢大將軍之圖形杜荷伏法不絕如悔之從祀然則
 房玄齡宜視此矣而無忌遂良奉承不諫其以為嫌乎抑
 以為是乎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上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才人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感業寺為尼上內之後宮王皇后之謀也時蕭淑妃有寵后欲以武氏間之故勸上納焉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虛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耳行之而善賢子之所從而不肖者未必從此惡矣方諸巢刺王妃猶為薄乎去耳他日玄宗納壽王妃則有甚焉故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唐世無家法由太宗首惡也

夏四月大雨山水衝之武門入獲殺漂溺衛士及居民死者三千人六月相州大水浮漂溺五十三百家秋九月上

謂五品以上曰先帝時五品以上論事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謂治亂非大數耶則周秦十世漢家陽九隋蕭平仲唐李淳風之言不誣也謂皆天數也則高宗正厥事周公代死死宣王側身修行早不為虐之應不誣也今以匹夫死生觀之伏斧鑕以俟者多矣而上之人怒俄釋則遂生有恩昵足恃者多矣而上之人心俄怒則遂死死生之際間不容髮而主者喜怒若反覆手乃有當生而死當死而生然則治亂相易亦猶是矣此古先聖王所以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如鑿者瘵疾雖有死證而必冀其生也又天人之際若不相預而有若影響之相符或先期而垂戒或當事而示警非凶德告終亦必欲扶持而安全如唐太宗有功在

人無一卅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庶其覺悟惜乎高宗之不察也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溺寢殿雖父之詔子諄諄然命之不若是切矣高宗既視之漢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及詔五品以上使之言事又皆泯默無一人應詔豈天固欲中微唐室耶何人謀之忽不如天意之昭也

上召長孫無忌等入內殿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為后如何褚遂良力諫叩頭流血上大怒命引出昭儀於簾中人言曰何不殺之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不可加刑

褚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姑壯勿取之義毫釐不伐至用斧柯而無所及茲人謀有未盡不可歸之天數也自太宗在御李淳風奏占文而民間有秘記正使太宗愛其所忘而疑有所不及遂良豈得不聞而逆為國家長慮乎又况占記之識已有其人則當率協羣公上書皇后沮止長髮之命深諫高宗割制邪慙勿于先帝之私悉意竭忠不遺餘力其勢必可遏也當其時而不治及事既成雖叩首出血繼之以死亦何益矣故易以見幾為吉而始以攸往見凶大臣不可不學也

上以問李勣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為天子而以我家事為言隋文帝唐德宗是也為宰相而以陛下家事為言李勣林甫是也嗚呼此孔子所謂畏邦之言也李泌論之詳矣後世雖不聞為此言而此意常在事涉宮禁之內父子夫婦之間君不以謀于臣臣不以復

子君得失存亡素越相視此家事之餘訓也惟明君以天下為一家賢相以天下為己任然後無此意矣

武后既立王后蕭妃並囚於別院上嘗問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竅壁以通食器惻然傷之曰朕別有處置武后怒遣人杖王氏蕭氏各一百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數日而死又斬之

武后不道勿論可也而王后之禍誰實為之太甲曰自作孽不可追王后之謂也蕭妃於后無悖亂之節后之惡之特以已無子而彼有寵耳使后少知開離之義師漢陰鄧二后之所為為進後庭以博帝意敬恭婦德率履不越高宗方且體貌之不暇而何有於他意乃不勝妬忌召外寇以攻內嬖是未嘗推媚嫉之心忽夫人之何有於我也其

及也宜嗚呼此亦可為後世為人妻者之戒矣

貶褚遂良為潭州都督韓瑗上疏為遂良訟冤上不納

韓瑗之心則忠為高宗計則是而所以處遂良將奈何哉使還朝廷耶彼又安肯事武后后亦安肯容其來使為刺史耶則外諸侯奉承王度亦何補於國家大論且瑗之迹危若累卵而更為遂良慮乎天子昏庸以父妾為妻力諫不從奉身而去以俟天命可耳

劉洎子訟其父免以為遂良所請而死上以問近臣樂彥璋曰今雪洎則先帝用刑不當矣事遂寢

父有失德子不可揚而遵之隱諱可也國家政刑治亂所係苟不當理而拂人心安得避嫌而不改改之所以掩之也避嫌而不改則其失常在天下非之史策書之萬世議

之是豈所以為孝乎劉洎子欲雪父冤其道無由因褚令罪遂故假以為名庶其志必行耳樂彥璋之言雖為先帝蓋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重獲罪也其意則是其口則非不可不察也

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從之

先王昧爽不顯後世猶怠况導主以倦朝乎庭燎之詩美宣王也因為箴之讀詩詞第見其美未知其箴也說者曰朝以辨色為節台浸而見其旂得禮之中也夜未艾則早矣夜未央則太早矣以其太早也將有難繼之患故以得禮之中為貴此所謂美而箴之考之古先哲王未有以早朝為戒者詩人之意蓋亦諷宣王先勤而後怠耳此義於經訓為有益太宗之季三石一朝為疾病也高宗春秋鼎

盛天下 一日萬幾乃無故獻諫請隔日視事得非取媚于

房惟聞乎為大臣而如此亦以異於雞鳴賢妃陳荒淫息

慢之戒者矣唐室中替豈獨高宗凡大臣與有罪焉

詔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拜所司明法禁斷

太宗已詔僧尼致敬父母未嘗中變也高宗又何為有此詔乎曰此武后意也武后嘗為尼外人未必盡知也高宗立之之詔謂受賜於先帝事同政君固不曰取之於尼也是故降此詔抑挫僧尼以白已之元在宮掖而不來自感

業寺耳雖然其意則邪其事則正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天下豈有無君之國故雖國

君於諸父昆弟無所不臣况天子乎必也今浮屠老子之徒於父母於君上於所尊者無不致敬而父母尊者不得

屈於後為宜也

武后怨長孫無忌不助己許敬宗妻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
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有告韋季
方季巢朋黨事救敬宗鞠按敬宗遂誣季方與無忌謀反上
以為然竟不引問無忌下詔削封邑黔州安置

詩三百六篇惡讒者居五六焉其義皆以自微而著積少
而多如采苓采葛青蠅貝錦之論是也孔子言譖愬之情
亦以浸潤膚受况之蓋不如是則聽者疑而不能入也今
許敬宗之讒無忌直以謀反動人主心值高宗庸懦不復
參詳一二日間片言而決不必捷捷幡幡然後濟也吁可
畏哉太宗每斷死刑慎重詳覆至下再三高宗所親見而
不知法也若盧祖尚壘汨張亮則以一時之怒不付有司

而徑殺之于以啓後嗣輕用刑法之端施之元舅而不少
靳矣無忌事兩朝其諂辭封國其切援高宗其力凡以為
身謀也而其效乃爾則曷若忠言直道與褚韓二三公同
其禍福不亦榮哉

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錄許敬宗以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故
請改之乃以武氏為第一

太宗修氏族志以皇姓為首許敬宗乃降李而升武高宗
苟有幾微之見心豈安乎敬宗奏請不疑高宗聽許無忤
是白紕其姓矣迹敬宗所以敢爾肆行無忌憚者非特以
其君懦弱也蓋信占記之文知武氏將昌可倚仗以取富
貴耳由是見褚遂良不能止邪於未萌禁亂之初生而忽
於占記所告也夫未入宮之時擊乎金柅其用力為易既

拜昭儀之後蕭家躑躅其防之為難至於置笏毀塔叩頭
流血曾不若田舍翁易婦之言適得其幾是以君子痛惜
於斯焉

涇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雅相為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
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賞罰皆
平人服其公

任雅相宰相才也而死於一將使遇太宗則必見用矣使
居無忌之任必不收取物情私用刑罰矣詩人之譏尹氏
太師也曰瓊瑣烟煙則無應仕宰相代天子序進賢才而
以烟煙沉瓊之入妨塞仕路詩人仰天而訴以為鞠凶大
戾者世鮮不蹈此戒而雅相持軍不奏親戚不以國家
公器自便其私故知其可以任百揆之職矣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曰吾父當死今以身報國不釋甲
胄赴敵而死

褚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定策之功受遺之寄曰螻蟻餘
齒乞陛下哀憐君子悲之而亦嫌其氣表而志挫也來濟
赴敵而死可謂善處死矣人孰不死處死之為難使遂良
而知此則能待盡無言矣

魏州刺史孝協坐贓賜死司宗卿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孝
協無兄弟恐絕嗣上曰畫一之法不以親疎異制苟害百姓
雖皇太子亦不赦

當言而不言忽有所言則其言必奇當行而不行忽有所
行則其行必異喜怒賞罰亦莫不然高宗昏懦肆恣弄大
宗之法如掃塵燼凍然而於孝協之贓惟守畫一此畫一

豈不可施之許敬宗李義府耶法雖畫一然皇族則與衆人有間矣必以治庶人者治皇族幾何不厚之無陛下夫禮與法之所無者武后猶且出意創為又況於啓之曰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不赦他日東宮連見廢殺畫一不赦之教也

武后重依威福上動為所制不勝其忿有道士某行真出入禁中為厭勝之術官者主伏勝發之上大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議廢后左右奔告后后詰上官儀上自許上羞縮不忍曰我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太子忠謀大逆儀伏勝死于流所朝士皆與儀交通者流貶甚衆於是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

武氏殺王后蕭地長孫韓媛諸人湯崇望等不於心而卒莫如之何上官儀之事自己為之又非有他人交關而致之死雖孽婦機誦忍毒而高宗亦太懦矣君子有言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高宗宜剛而柔宜健而順宜制而從直由陰濁勝耳武后通方士入宮為厭禱於敗露而決勝當是以聚斂劫持其君高宗素非烈丈夫又負此不義故雖知邪行真之事猶不敢校嗜嗜憤屈甘之而已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其高宗之謂乎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上其宅問所以能同居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

張公藝之言直矣可謂朴茂之民而未及古之三老也新城三老啓漢高以君臣之大義盡闢三老悟孝武以父子

之至情湖三老猶能辨王尊被劫之非奉正朝廷刑罰之失當皆因事有補不苟然也高宗非不能忍之志乃過於忍之失張公藝又勸之故知其資朴茂而智術短矣為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分一其有警焉耳矣

初劉仁軌與李義府有怨會仁軌運糧浮海道風失舡命監察御史裴異式鞠之義府謂異式曰君能辦事勿憂無官異式謂仁軌曰君與何人為讎宜自為計仁軌曰官不職國有常刑若自引決竊所未甘乃具獄以聞上命除名及仁軌為相異式大懼仁軌聞之薦為司元大夫杜易簡曰斯所謂矯枉過正矣

裴異式若為小人者則不受仁軌之言直殺之以取知義府矣今則不然是異式之賢也仁軌欲報之者具以上聞如李大亮可也遽有遷叙又越常級將以示無怨之公道足以為私讎宰相之體也

劉齊賢為入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將軍史與宗常從上獵因言晉州產鴉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彼豈捕鴉者知何以此待之

人主雖為嗜慾蔽其本心之明亦不可亡也特所蔽者重故不能推席其明耳高宗若以特劉齊賢之心博求賢才列之朝廷則膏肓之疾必有良醫能已之者既知齊賢方正而置之外州司馬雖不使捕鴉亦不能采其謀欲善善不用郭公之道耳

上耕藉田

為國必務農務農必本末備舉然後國裕及於百姓高宗
政出房帷輔相悉詣天下騷騷入於危亂方且躬耕千畝
勤於九推夫豈勸農之本乎

高麗

高麗東方之小國較之契丹高昌吐蕃薛延陀之難取相
去遠矣然以隋之強盛以太宗之神武皆嘗三伐之而不
能克何高宗成功之易耶曰此乃隋唐征伐之效積威約
之漸顧其時未可耳夫以一方而當天下縱使地利可恃
人和可守而三十年間七拒大敵筋力外耗氣血內傷安
能以是久而不敗又况太宗名將李世勣薛仁貴猶存而
中國富庶少事勢力益壯故雖以高宗庸懦敵弱而坐收
前人難集之功也苟不原其本適觀其末謂高宗威德所
致與漢宣服匈奴朝呼韓耶為比則誤矣

司刑太常伯盧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運遭風失米考
而下其人容止自若無言而承慶重其雅量注曰非力所
及考中中其人既無喜色亦無愧詞又曰寵辱不驚考上
考士者當較其平素今以一時容止而進退之厚貌深情
者得以家其姦矣然觀承慶判注之語則知古者考課有
所毀譽而得之者以為榮祿此亦山公啓事之餘俗也後
世課最負犯妄為定目依式而書於吏文無繆則善矣其
人有異績美行無由察錄而貪臧毒害幸免按舉者即以
無過著于官簿賢否混亂功罪同區未之有改也豈非激
揚之闕政乎

吐蕃陷西域十八州詔罷龜茲于闐焉耆疎勒四鎮以薛仁

貴阿史那道書郭待封之

太宗勤兵遠略郡縣四夷以為帝王之盛節也然比荒初
平建十三州亦遣敕勒酋長未至所部而廻紇吐迷度已
私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之故以是知克伐雖易而不叛
為難也至是吐蕃復盛破吐谷渾陷西域十八州朝廷遂
弃四鎮遣三將往討大敗而還而新羅百濟高麗餘種相
繼叛亂突厥亦遂反命將出師自是無寧歲是故薛之服
蠻夷也以柔遠能通悖德允元而難任人也武王之通道
于九夷八蠻也以慎德也檢仇匪如宣王計之至于太原
而止不窮追也燕相公越千里為燕關地而伐山戎孔子
不取也所以然者不虛內事外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
取虛名而受實禍故也是故吐蕃突厥高麗新羅百濟而
叛者太宗之所致也使太宗而在尚未有善後之策况高

宗乎

郭待封耻辱薛仁貴之下多違其言唐兵遠大敗三將脫身
免並除名
薛仁貴能攻戰而未知為制將之體也郭待封既數相違
豈可與之共事斬之上也言于朝俟命次也乃不能然其
覆敗自取之矣待封苟以國事為重志其班班以沈攸之
曹景宗為法則協濟成功俱受顯賞豈不美哉雖然使役
也待封之罪重仁貴之罪輕而罰一施之他日魏元忠亦
以為言謂二人罪當同科者非也
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弄筆絕多不實故也
你始不可不察也自太宗於此觀史雖房元齡不敢盡使

鬼也乃與許敬宗等刪為高祖實錄上之既經刪削則遺闕已多矣敬宗之所以敢為不實得非房公之歟故嘗謂左右史當選天下有識直士久於其官爵祿優放而官則不從天子不觀史宰相不修史詔史官第書事實而不得輒有褒貶則是非得失法度文章後世有考矣武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進孝經論語策試又請自今以後為母服齊衰三年詔書褒美行之

武氏之請加母服所以崇陰教也猶不欲特請乃以聖緒出於老子先之而請王公以下習老子者其能行其說者夫五服古聖人所制其輕重隆殺皆有禮義豈可以私意增損武氏之為此請也蓋自太宗時信佛請高祖父

母諸親太宗不命博學碩儒斷以經訓正以古禮而率然從之於是武后請加母服它日玄宗加帝諡建九廟依而不法自以為厚而不知違經背禮乃所以為非也古者父在為母齊衰期豈聖人固薄於母哉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其繫乾曰大哉乾元於坤則不言大而至此齊衰期之義也今於父在以母比隆躋地尊天扶陰敵陽其欲陵滅夫宗獨御四海之意豈特履霜而已哉不特高宗情如其失至今未革也必欲得正其必以古為則乎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武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廷旨由是失愛暴薨于合璧宮人以為天后醜之也太子弘幼有笑質居東宮十五年其過失惟命官巨憊

一節而已嘗受春秋左氏傳至商臣事廢書而嘆曰經籍聖人垂訓而書此何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亦耳所不忍聞願受他經瑜請讀禮從之弘是時年方幼學而至心如此豈非賢乎其死也非有它過特以奏請嗚呼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弘之謂矣太子之職朝夕問安侍膳此外非所預也君父憫昏母后專忍尤當連養時晦以絕疑忌之萌而輕用其智不自韜默此春秋所禁也使郭瑜知此教弘以為太子之道豈至於一言違忤而見醜哉經訓不明皆腐儒暗於大理而居人父子之間其禍如此則人君愛其子而為之擇師友者可不慎哉大理奏權善才范懷義誤斬昭陵栢罪當除名上命殺之狄

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所陵栢我不殺則為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乃流二人于嶺南

高宗非可以理斷者而其言則不可不辨其言何謂以不殺伐陵栢之人則為不孝是也人子承宗廟社稷之重其職豈為陵墓一木之存亡耶祖武不可違也考志不可背也所遺之人材不可屏弃也所立之法度不可改也祖宗有未善猶當掩隱而消平之父母有失德猶當彌縫而是正之如此則孝道庶乎其可言矣今高宗於乃考帝範十不違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栢孰重者安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為孝豈不猶盜跖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避兄離母而居於陵以為廉乎故計未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君子之所惡也譬猶人有諱

其父祖之名者寧違禮律以行其私而不知違禮律之為不孝也夷改其行事曾未足以增光祖考盡子孫之道獨於名諱必曲為之避一聞人言之小則斂衽變色大則禮怒隨之是亦高宗罪伐陵栢之類爾夫名有可易以它字者若之為如淨之為潔是也有不可易以他字者青而為綠土而為泥是也以太宗二名論之以代易世以人易民或可或不可也代以一朝言世以三十年言今日有詞于永代則非其義矣人以三才言民以萬姓言今日曰仁者民也則非其義矣由此而觀曷若上法孔子二名不偏諱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謬乎是故廟中而諱則祖考子孫不相悉其為誰也詩書而諱則詩不可以為尸書不可以為舒也諱名而諱則符不可以為駭冲不可以為蟲也而世之人寧違禮律以行其私皆是也嗚呼子而知孝之達臣而不知忠之大則必不為此小恭大諱矣

夏五月上幸九成宮山雨大寒從兵有凍死者

傳言周無寒歲秦無燠年夫周之衰秦之盛其歲年固多豈盡無寒燠也小言舒緩慘刻之應而已高宗可謂舒緩解緩之君在欲徵宜得常燠今乃盛夏而寒何也此武氏好殺氣之先至者也或曰是時武氏未全得唐之政未多殺也何為而有此曰天降時雨則山川出雲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大冬肅殺凝陰所為也乃兆於仲夏之時惟見徵者知之人君而不悟也生乎其時者必有晦迹韜光之士矣

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或欲嚴守備或

亟擊之竟不能決

太宗於眾謀紛紜之時若非心有先定必能決擇從善疾如轉圜決擇從善禦寶建德於成泉專用許收之類是也心有先定處突厥於塞內專用溫彥博之類是也則未有發言盈庭莫知去取而罷者也高宗之時賢才尚多議吐蕃而不決則以君無先帝之明也其時三議和親與亟戰非也和親則辱國有耻者不為亟戰則疲民惻隱者不忍保境嚴備策之中也一言立斷矣

但師人明崇儼以符呪幻術為天后所重官至正諫大夫為賊所殺崇儼屢言於后以太子賢不堪承繼及死賊不得后疑賢所為誣以謀反廢為庶人

先是郭行真入宮事露高宗為之殺大臣及故太子矣又

以明崇儼之死為之廢太子而終不知其情實人心既昏乃如是耶儼勝之事未嘗究治則行真固無恙今之殺崇儼者安知非行真爭寵所為乎神器豈厚荆棘生宮之象著矣

詔裴行儉討突厥行儉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遂以詐勝之

撫士貴誠不易之言也制敵尚詐非仁義之兵也春秋紀兵法最矣獨於以詐勝者則書曰敗敗者彼來戰而我以詐勝之也晉文城濮之戰其功茂矣許曹衛以携楚之黨拘齊春以激楚之怒然後得臣之意決則一戰而勝之孔子不美其功而陋其誦及大國破狄毀車崇卒以取勝聖人亦以敗其惡用詐謀如此是知制敵尚詐非仁義之

道出然則攻城對敵一務誠信不反為人所敗乎曰光武破尋邑孔明拒曹魏皆強弱不侔而未嘗用詐光武有順人之心而孔明行師有制是以所向無敵必曰詐而已矣一遇不可詐者豈不自敗乎

薛紹尚太平公主紹母太宗女城陽公主也紹兄顯以寵盛憂之問族祖克構克構曰帝甥尚主國家故事苟以恭順行之亦何傷然諺曰娶婦得公主無事取官府不得不懼也

士大夫有志節者多不肯連姻天家而帝女下嫁必妙選望族名士各從所欲則無時可以成婚然舜由匹夫為天子婿能使二女率循婦道此則尚主之法也帝女而不擇名士為歸名士而取為天子婿可乎必也公公有父母師傅之訓如太宗宣宗不驕其女而為之婿者德行乎

閨門使帝女不敢以重其輕忽夫家交得其道其何美如之不然殆難免於薛顛所憂與克構之言乎

立皇孫重熙為皇太孫上欲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慮曰晉齊皆嘗立太孫其太子官屬即為太孫官屬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

事君之義有所問據經法以對然後為當若阿意從欲而附會典文是小人已王方慶始而正言既而獻諫執義不堅故也而高宗所謂自我作古者是耶非耶曰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有王者起必來取法矣言之而不然行之而不善施於今則人不服垂於後則世不遵雖欲作古其可作乎後世有好改作妄作不知而作作而不法者往往以此

言藉口蓋亦惑其名之可以自便而不知理之所不可成也

以吏部侍郎魏玄同同中書門下承旨進止平章事先是玄同上言銓選之弊請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上不納委人材於選部不問賢愚功罪一以年格次進知治體者以為不當論之詳矣惟在上之人無意於得賢能致平治也則曰守法足矣苟有求賢能致平治之心則必改此法改此法者必慎擇天官而取人之術數路並用則兼周漢所長而除晉魏之失矣夫言事之人常以有言不用為歉以人所見不同或以不出於己也今玄同言而不用以制在他人也及身為宰相可以詔王廢置矣乃復寂然自絀前議豈言之易而行之難歟

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夔陵王明殺上深惜之盡免黔府官屬祐一夕忽失其首垂拱中明子夔陵王俊黎國公傑為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去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夔陵王俊黎國公傑能為人子矣或曰謝祐為都督承武后意而殺其父二子安得報私仇乎曰祐非有高宗之命而黨於賊后是亦賊也二子殺之何不可之有又况明之死高宗深惜之而盡免黔州官屬二子報父之深仇固知君之密意矣使武氏而不專制二人者蓋高宗之所賞也

則天皇后上

唐紀

中宗即位立妃韋氏為后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為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

炎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對曰宮
宣太后令廢中宗為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
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于別所立豫王且為皇帝是
為睿宗事皆決於太后

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中
宗云以天下與韋玄貞固為失言炎安得奔告于后遂謀
廢之耶身為宰相勒兵宣令則廢君之罪炎為首而武后
為從左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己分權不若倚后為重而
不為唐室遠慮以啓革命屠戮之禍然則炎之罪又不止
於廢君而已武氏包藏禍心覬覦神器自高宗中代其迹
益彰炎豈惜然不識乎苟不能識是為不智罪猶淺也識
后意趣而勤使廢立是欲為后腹心股肱之助其精為如

何元日劉景先胡元範與文武間不以裴炎反者皆昧於
君臣之大義者也

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
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
乎太后曰呂后以權與生者故及於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
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

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即勸女主廢之而戒以
防微杜漸事尚有微漸於廢君者乎呂氏惟殺趙王疑戚
姬也遂有王諸呂之事武氏殘其主母而害三太子比之
呂后孰為甚炎舉呂氏之敗以為戒而不知廢天子者呂
后所無有也事當防微而為之決其防事當杜漸而為之
撤其杜躬行此事而口出此戒所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

其愚豈不甚乎

諸武用事眾心憤怨會英公李敬業同弟敬猷唐之奇駭領
王杜求仁坐事被黜皆會于揚州各以失職作亂以斥復為
薛遂起兵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
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求得一人類貌
故太子賢給眾去賢不死亡在此因奉以號令

徐敬業欲因天下之憤而舉兵者直數武后盡君廢王欲
代唐室之罪且行且擻收眾風馳苟得罪人何憂唐室無
主而施施然開三府方放成方遂王郎之所為給眾出金
夫大事豈可以詐立哉已自為詐人誰以誠應之其不旋
踵而敗也宜哉

太后問計於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堅子得以為
訓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太后怒以炎欲反斬之

裴炎謂睿宗年長不親政事故賊得以為辭中宗年長既
親政矣而炎廢之何說也始而廢中宗開太后視朝今而
議討賊勸太后復辟譬猶以肉啗飢虎又從而奪之則見
咋而已矣故能權輕重而後可以當國家之大事事重且
為侍中雖曰外戚然有長孫無忌前例亦未至遽擅權而
亂國也方之太后專斷之夕豈不懸遠乎中宗雖下愚炎
與玄貞及劉仁軌劉祥之之徒左提右挈雖排太后不預
外可也然炎當高宗初崩中宗即位之時即奏言太子未
應宣敕有要速處分望宣太后令施行後兩月乃有廢立
之舉既自黨于太后矣今又欲使太后歸政睿宗以水公
議而弛張大柄一出於己其將能乎太后目之以反炎雖

欲辭此名不可得矣

李孝逸討敬業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

元忠智謀誠可為世用而不知所以自用用於女主之朝

可謂不待價而沽之者矣其言曰天下安危繫此一舉使

敬業而敗則武后愈安何繫於唐室然則將不令李孝逸

拒之乎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元忠獻言高宗而命

以官誠有遠見宏略者永淳弘道之間自晦而去雖非見

幾亦未嘗坎也至是鋒穎已見聲名已彰難乎其卷而懷

之矣然位未高而寵祿淺有道以遠迹猶賢乎知進而不

知退也

制內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女而自媒求貞女者賤之士而自薦求良士者輕之故有

天下國家必勑名檢抑奔競取難進之士勵靖遠之規所

以成人材而興禮義也武后此詔可謂失矣陸宣公通達

治體者乃引以為美談曰當時有得人之稱累朝賴多士

之用何也此為德宗猜忌而發非古今之通誼也誠使宰

相得人內外長官皆稱其任各舉所知寧憂乏才何必開

銜鬻之門消廉耻之道乎狄仁傑張柬之姚宋諸公豈自

薦者故凡自薦賢者不為而才者為之人君安治天下固

賴乎賢者為本也

命鑄銅為監置之朝堂銘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

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

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軍機秘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於道

二人掌之先責識官乃得投表疏

古有肺石謗木皆以達下情也上之出令如君建極其

勢然也下之貢誠如搏水過瀨亦其勢然也故明君慎於

出令而急於民情之上達武后之意則非其所為則近是

矣然欲知得失聞冤枉及天變則可也使人獻賦頌求仕

進則不可也後世於所不可者不謀而同之於所可者乃

閉而不行或又設令曰如某事乃得言某事乃不得言於

是民之幽隱國之利病上皆不得知諂言日進而危亡之

膏肓成矣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乃盛開告密之門寵

任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徒競為殘忍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

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或以操關手足而轉之

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脚或

使跪捧枷累蹙其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

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鏡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

鐵圈殺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於是入獄者望風誣

服

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

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

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瀾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獄者何獨言

武后之時效之也佛之言在冊知之者少形于繪畫則人

人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閻立本圖地獄變相

至今尚有之况當時羣僧得志繪事偶像之盛獲可知矣

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博佛本以善言之謂治鬼罪於幽

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御史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賢矣隱曰太后既
發昏立明何不返政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曰禕之我所以
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賄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赦示
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赦太后大怒以為捍拒副
使賜死

禕之受知武后位為宰相有所見而陳之可也况返政大
議乎而與人言之不知害成之戒也道有常有變常止乎
正而變適於中變而不正斯亂已武氏方欲滅唐而自立
變而不正之大者劉禕之以常道律之不亦味乎雖然不
經鳳閣鸞臺何名為赦此則宰相之言也太后一時處分
後世特旨御筆之屬也命令之出治亂安危繫焉雖小事
猶不可不慎况教宰相乎走時與政事者凡六七人無敢

執議以一陰制羣陽消鑠殆盡豈數使然耶抑人不能也
三才而幹之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九

則天皇台下 唐紀

太后遣韋待價擊吐蕃韋方質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
曰古者明君遣將委以關外之事比聞御史監軍事無小火
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事有意非而言是者取其言可也武后不置監軍之類是
已人君命將必置監軍其一欲號令出乎已成則收其功
謂上能制命也敗則歸諸將謂下違令也其二以兵授人
多至數十萬不能無疑焉武后管握天柄謀不任下猶
恐大臣分權言者爭論以沮其勢故因方質奏請言以下
制上之非普示意旨雖然其不置監軍之事則可為法矣
自明皇肅代德憲皆不免此蔽賢臣勸諫終莫肯回用是
見武氏智術之高控勒四海奇才碩德皆不能出其籠絡
豈偶然哉可以男子而不如一婦人哉

太后以私憾殺郝象賢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隱隱自
是法官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弊法必有所自後世習為故常而不革木丸是也使其情
服固無言而受刑使其未服而塞其口與殺不辜幾希用
刑之君子可不悉察而禁止之歟

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具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
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禹與太伯季札或聖或賢祠之富矣彼一千七百餘所獨
無賢於伍員者乎而得與禹班狄公何意哉曰公之留此
四祠所以風武氏也夏禹與子者也太伯季札讓國者也

任負像雖者也其意若曰文皇與子而奪之及今而讓猶
 足為賢不然將有復讎者起矣仁人君子之有所為也豈
 苟然而已哉范氏為狄公廟碑表出此事而系之曰神猶
 正之而況於人蓋亦未喻懷英之意也夫范之為此碑亦
 將以諷焉而終於懷英之微意猶有所未喻賢哲心事之
 難明如此又况其凡乎或問伍負之事是耶非耶蘇子有
 言揚雄以三諫不去鞭尸藉棺為子齊之罪此曲士陋說
 也子齊其宗臣與國存亡去將安性百諫不聽繼之以死
 可也父不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
 痛無所釋也至於藉棺則屬虛與暴臣之罪非子齊意也
 愚竊以為不然以君討臣而許之報是有父子無君臣非
 聖人之教也子齊之治報受命焉夫豈父者之意哉吳

伐楚入郢楚子奔郢都將執王曰子玉

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必犯是命殺
 汝乃止其視子胥不亦賢乎若如公羊之言殺君之臣踵
 相接而肩相摩矣蘇子取之蓋擇焉而不精之過也故子
 胥無足取者狄懷英借以發意可也
 元魏賢王也史言其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處士劉玄平以
 無所短稱之然武氏方內視諸李而元軌為青州刺史及
 諸王宗室謀舉兵又無必成之計烏合四起未嘗有一戈
 匹馬出竟而西坐待潰敗賢雖可稱而周身之智克亂之
 才不足云矣
 太后策貢士於洛陽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庭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
 事重矣貢士既試于南宮已精其較選而又試之殿廡是
 以南宮為不足信耶其先所第名必從而升降之殆猶兒
 戲耳故先正富又忠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有行焉
 無亦悅其名以謂親屈帝尊策天下士其竊然為舉首者
 天子所親擢歟夫南宮禮闈途選文學卿大夫使司衡鑑
 嚴莫甚焉以是為未也重複試之於是上者或下後者或
 先前日所考殆成虛設古者明試以言豈其若是之勞且
 玩也又况事始自僭竊亂淫之武后可不革哉

太后可舉臣之請改國號曰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眷宗

為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
 君子有言臣居尊位拜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

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湯武革命且盡言之獨於
 坤之六五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者廢與常理也婦居尊
 位非常之變故也夫無其事而不可言也女媧武氏是有
 其事矣雖不言安可隱乎曰婦而居尊位是月是乎晝天
 卑地尊陽德消亡陰道獨盛奸逆謬戾形氣交錯雖天下
 皆小人夷狄居中國洪水橫流日食晝晦不是過矣然則
 可乎女媧之事於史有之而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自堯以
 來凡三千年呂氏欲為而未成武氏遂踐祚革命如男子
 然非常之變其大若此豈天數耶然三千年間纔有一武
 氏雖曰天數亦不及終其身而元氣克復後世或欲為是
 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則女主
 之禍可冀其不重與何者以理之所無故也若此可有則

坤之六五不以黃裳為戒矣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狄公在武后世第一等人也而不耻於事女主何也曰將以復唐也故寧受屈辱瀕於危殆而眷眷於后又善藏其用不先事而言待時而後發其誠心足以感動之故雖如武后驚烈暴悍亦為之回慮易意而廢主得還其功大矣古人不羞汙君者仁傑必以是自為武氏于時年將七十以人生常數期之反正之日若可待也是以不計其身之危辱以冀唐室之復寧雖未及如志而廬陵王來居東宮魄兆已見矣向若既踐相位羅來俊臣之獄於床不復則此志不遂何以自白於天下後世耶是故同心之九三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死不刺孔子曰隼者禽也弓

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然則仁傑比之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蓋曠若乎其後矣伊尹之就桀也湯使之也桀不可與為善矣非湯使尹諫且勸之尹何為而往桀苟能聽尹則湯豈有鳴條之舉哉惟至于再三至于四五而言終不入也於是說湯以伐夏救民蓋未嘗枉己也故尹進而醜有夏退則有毫可歸仁傑進而不醜武氏未見其退志焉得與伊尹比歟柳宗元乃為之說曰伊尹蓋嘗思曰湯仁人也其功運桀誠不仁朝吾從而莫及於天下可也夫聖人救世之心雖切而不肯少貶以求用如其不然孔子當燔肉之不至受女樂而不朝何汲汲然去之乎為是說者蓋以文其黨附王叔文之罪所謂自以為中庸而無忌憚也揚子雲有言絀

身將以伸道也孔子見所不見敬所不敬者絀身也此言亦非也身者行道之具猶燭者照暗之物也身既絀矣道安能伸燭自不明安能破暗孔子無不見無不敬未嘗絀也其言曰天厭之天厭之吾將仕矣以天自勵行止在我曾是以為絀乎斯道也惟知聖人者知之

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推用時人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擢推侍御史怨脫校書都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翹心存撫使昧目聖神皇御史紀先知劾其誹謗請赴法太后笑曰但使卿等不濫何恤人言

昧目聖神可謂誹謗矣紀先知糾之未為甚過沈全交苟死亦將何辭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自反此明主所為也夫以女主而時能行明主所為宜其運動四海

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俛首為用由是觀之呂政於忠諫者以誹謗罪之於是有偶語之禁有效言之令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小決而勝廣起大決而劉項動將以遏之適以來之計始皇猜阻雄暴之資輔以李斯文法刻薄之才而行事曾不如武氏之一婦人秦用是亡武用是存豈不為後世之明監乎

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昭德曰子猶有弑父况姪乎以親王為宰相權倖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遂罷承嗣及武攸寧

以文而觀昭德為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承嗣據相權勢必速飛請而去之所以剪其翼此謀慮之善者

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則其氣祲亦少損矣
朱敬則上疏請寬刑省罰以為文明草昧天地造蒙三叔流
言凶構難不設鉤鉅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姦
息暴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安然紫宸易主向時之妙策
乃當今之芻狗太后善之自是刑獄稍衰

凡說人以善而不深得其為惡之本情則情不可格而善
無自入武氏猜阻辯詐夫豈易諫哉陳子昂前後懇懇納
說其妻后雖不怒亦終不從何李昭德朱敬則言變其
辭難如反手之易哉得其情故也右集奪人國故惡人之
棄奪之此武承嗣所以罷相也刑名告端既已收功直若
芻狗爾此制獄所以少衰也苟直曰承嗣不可相制獄不
可用是以水沃石而已矣

姚璿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也豈非史之大疵耶唐制以宰相修史固非善法然記注
之官不廢則猶可考實今直使宰相撰時政記月付史館
則偽羨而易惡假善而蓋非實事不必書實事不必實而
不復可信矣况武后行事汗牋冊牘莫可勝數姚璿欲為
之隱掩故建是議耳一經宰相手筆史官不敢改其末流
至有君臣更相為賜者臣有大佞而有片善於時君顧其
相曰可書其善於時政記君有大過而有私恩於已臣復
其君曰聖德某事臣已書于時政記以是而送史館史館
錄之惟謹而記言與勳之官猶在伏焉未嘗戴蠶蠟頭也
用是而為史其可信者眇矣或曰審如是則武后史必皆

溢美今之所傳何其瑕瑜不相掩也曰未嘗無公道亦未
嘗無能言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記天下之人固記之故王
允殺蔡邕終無益於下樓之窘君子亦力為善可爾以善
善則已無所欺而人不防也不為善而惟人是防將見
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

九月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曰全草
木黃落而更發榮陰陽不和故在臣等太后曰卿直宰相也
卉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俗謂之小陽春非瑞也亦非
異也杜景儉之言似之而非也正使梨不應花而花以為
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為天地易位乎幸能
正言曷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心名何足稱也
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博學敏求善信

隱於嵩山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後儲儀殿嚴整一
如山林之士
武氏網羅人才至眾蓋有實才副舉者矣未聞有才行而
不為時用者也當是時拂衣而去惟武攸緒一人焉舍王
爵之尊辭兵衛之貴安於嚴整而甘於貧賤使后不之疑
其智足嘉矣猜忌之主與內不足者當疑士大夫不為己
用或至迫之以醜劫之以兵武氏量雖非宏而識亦闊達
以為天下之士既皆為我制指則雖親屬弄官求志亦無
嫌焉又况其所為無偽飾者遂以取信由是諱之當時
奇才高識不能自晦而立乎其朝者深可惜矣夫下惠伯
夷雖俱稱百世之師夷考其德蓋下惠所為為易而伯夷
所為為難以二者比方而論不羞汗君何如不立乎惡人

之朝也自附於養命則將有偷合苟容之行自附於伯夷則不失為守道愛身之人觀所趨向則所立可見矣雖然下惠亦豈易為耶雖曰不羞汙君不卑小官然而不然道佚不憫厄窮進不隱賢直道以事人下以三公易其介夫豈苟於一官而求容悅於君乎獵從其一偏而廢其衆善是穿窬而已矣

妻師德與吐蕃戰大敗貶原州司馬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耶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身體髮膚生而有之也志士仁人猶不求生以害仁况官爵非生而有之者乎而世之愚者患得患失決性命以饜富貴寧犯理違義苟賤亡耻耳官爵不可無也雖中人以不者所以至此亦由在上者不以義榮為率而以勢榮相高故也或曰官爵之不必固也如此則聖人垂戒使無危溢之行以長守富貴者何說也曰言各有當也四岳九

官十二牧能夙夜在公靖其爾位終身不徙可也湯文為諸侯而見囚辱亦可謂危溢致之乎比干箕子逢龍又可長守富貴為心乎下而言之官守不得其職言責不得其言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乃曰長守富貴孔子之教也吾不可以輕去是則穿窬而已矣妻師德長者人也雖以貶削為驚尋亦安之猶賢乎卷林於陸詭者而史謂其不復介意則非也然來之物寧容介意介而不合又將如

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餘州高丈四尺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斤自支武門入令宰

相帥宿衛兵十餘萬人曳之

禹鼎之說見於左氏春秋傳記周王孫滿之言曰夏氏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之使民知神姦民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以為非歟則有是鼎以為是歟則豈有王室鑄一鼎於魑魅罔兩不若之形而使九州之民盡能見而識之也且使民不見魑魅罔兩不若之形豈治國者急務後世無此鼎民亦何嘗為魑魅罔兩不若害之於山林之間耶以愚度之特遠方圖物鑄鼎象之為可信耳蓋禹治水別九州定山川陂澤之名賦貢多少之數故鑄之於鼎使後世有考焉大抵禹貢所記即鼎文也因以寓意于鼎曰寶此則可以正位而凝命云爾是故三代傳之而不敢失周家雖增

九州為十二疏五服為六而百畝之徹與夏后五才而貢同為什一中經暴君汙吏墮壞法制而陟禹之跡典則有考者未必不以鼎而見之也周亡六籍學士猶見焚滅而况於鼎既淪沒矣後世方且襲而為之勞人費財而無益於事如武氏所作圖山川物產將何為哉其甚者乃取天下元臣憂在社稷忠於人主者目為姦邪比之魑罔而鑄之于鼎是禹鼎者載乎天下之具武帝汾鼎武后神鼎直為奇觀而後世之鼎乃禍亂之原本耳徇名失實至此為上者可不辨是非之歸乎

來後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及俊臣受誅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罪止一身違忤後臣立見族滅

人主欲行其志不能自達必付事柄於可任之臣其志善其臣賢則福速蒼生而仁不可勝用其志不善其臣不賢則君取其一臣取其十而害不可勝言武氏委來後臣之徒本欲誅鋤異己者耳而後臣持勢挾威恣為姦利有司不敢拒武氏不得知然則武氏所得少而後臣所得多又君監此必不以不義之心而託之不義之人使利歸於下而害歸於上矣

宰相狄仁傑上疏以為用武蓋非邀功絕域竭武庫之寶不毛之地苛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矯義出師所費滋廣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餓殍滿野漢水不流一搖颶為不測切謂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

議較長短哉

陳子昂諫說武氏甚多其論亦美而或者譏其六言謂武氏不可與言而言之也言既不行強聒不已故其論雖美自後世觀之豈不猶資章甫以適越乎是故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仁義之道或可以警益而堯舜湯之事業非所以語武氏也今狄公以邀功絕域不務固本安人為非二帝三王所行而勸止之不幾與子昂比乎曰人之語默行止有事同而情異者此屬是也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為懇懇恐百姓虛弊根本搖動者為唐計耳以此求懷柔之心然後知其與陳拾遺遠矣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款啜女為妃鳳閣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梓旨出刺合州

賊后之宗唐室之讎也何名為中國親王奔之夷狄納為漏網未伏其罪此何足惜者而東之論之耶突厥陶知武氏小姓門戶不敵而東之獨不知之耶姑以漢事而論太后族子要可汗女豈不賢於捐公主而嫁諸夷狄耶故論事不正其本而治其末則名不正而言不順矣

宰相蘇味道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稜

是非別白曲直不清者天下共願之公情而姦究小人之所不利也自卿黨積而至於朝廷苟是非曲直各當其分即二帝三王之世也是非曲直各失其分即幽厲桀紂之世也百姓之直為曲所勝是為非所蒙必求直于蘇蘇不為之理即求直于州州又不為之理外而有按察使而有

朝省必冀一伸之而終不得伸則曲而非者嗚呼得志相視而羣起矣又况百姓而上為士為大夫為卿輔而是非曲直亦復如此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故宰相者別白是非

辯論曲直進賢退不肖然後可以服天下之心焉今蘇味道以模稜自處又以教人下雖不為百姓所賴而朝無怨疾得持祿容身之道一時富貴久已湮滅而史冊所紀千載不磨猶前日事也亦何羨哉雖然比之以是為非以曲為直以賢為不肖以愚為忠良確守此見率不可破者則又為駭矣雖至於鹿馬易位其如人心不服何是故哀公問於孔子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直則民服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瑋說二人曰公兄弟

賈龍如此天下切齒多矣將何以自全三人懼問計曰天下咸思虜陵王公何不勸主上立之以繫蒼生之望豈徒免禍亦可長保富貴矣二人承間以爲言太后知項之謀乃召問項項復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託言王有疾召歸就鑿歸虜陵王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吉頊爲二張謀后意乃定託言王有疾召還就鑿然則項功爲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唐之功者特歸之仁傑而不歸之項何也人臣建策效計當原其心誠爲國耶事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而假善以濟其私耶功雖幸成公論非之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虜陵王也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寤矣吉頊乃傍緣二張誘以長保富貴太后雖即從之其如狄公之請在前又無附麗而正行其志乎故以權譎求濟託非所託者是自爲不正安能正邦况項以告密進身黨附來俊臣一言之禍殺名士二十六家爲人如此又欲竊返正嗣君之功豈天理所容乎初聞知微田歸道使突厥還歸道以突厥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既許其昏而突厥大入寇太后夷知微三族擢歸道爲夏官侍郎莊周氏論治道先之以明天而終之以是非賞罰是不見賞而反收之非不見罰而復脫之雖堯南面而立舜北面而朝天下不可治也自突厥爲患武后遣使聞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歸道以和親必資約夫利害在數千里外而信誕係使人立談之報則宜何從主此事者亦從吾所欲而已武后意在和親故用知微策既而突厥罷和親發兵

大入連陷數郡殺掠不可勝計自此其國大振拓地萬里益輕中國若主此事者必欲行吾所欲而畏用兵知微必進言曰虜所以侵犯者由我誠未著禮未備賂未厚也宜益遣使人卑辭重幣必得其歡心而爲知微之徒者窺見間隙各入其說扳緣而起朋附而行薦賄不已必至割地割地不已必至稱臣雖盡失河北猶未止也武氏灼見此弊慨然反前日之失選將與帥分道攘斥突厥既退分別兩使人是非大明賞罰則與漢高封婁敬斬言匈奴可擊者異世而同能嗚呼一婦人干天位罪不容誅而英謀雄斷乃爾道於德宗與石晉之前得無羞其顏而奪之氣乎內史王及善嘗忤旨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經理天下者貴禮物法度有常守而不肯輕變欲民之耳目習而心志定也及其父也茲雄百計欲掃滅前迹而建置其私百姓終不與也故光武起南陽入洛邑吏民見漢官威儀流涕而屬心武后更革唐室被袞冕見郊廟豈不異哉行之纔十餘年雖將相大臣安於承事者宜然者以王及善目武氏爲天子之言槩可見矣中書令不可一日不見天子而女主豈得僭位十五年稱皇帝乎安於此而不安於彼其爲推類也未矣胡僧邀太后觀葬舍利狄仁傑諫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首臣之氣憲宗英主也惑於佛骨而欲殺韓愈太后崇寵浮屠甚矣

乃能聽狄公之言自遏其意以從直諫憲宗宜然而不能然女主宜不能然而彼其揔攬賢豪驅駕一世其才有過人者矣後之人主可不強於為善乎

狄仁傑嘗薦姚元崇栢彥範等數十人奉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治古宰相以旁招俊又為任後世乃有植黨之嫌惟明君能不以此嫌而廢大臣薦賢之職以所益者大也狄公引進凡數十人而當時不以植黨為譏亦可見其得人而無私矣得人眾多不以其私可謂賢宰相矣或者援親姻阿所好固為負國偷得避嫌之譽而無所舉使賢愚同滯是亦私而已矣

三月大雪蘇味道率百官入賀御史王求禮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而寒雪為災豈得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也太后為之罷朝

忠臣無所不用其忠雖慶瑞顯者必從而諷諫佞臣無所不用其佞無是事猶指為有也設如物象呈異則顛倒吉凶變移休咎無所不至或一切匿覆而不以聞其意人君疑而問思而悟求所以致此者則於已不利故雖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率百官鉗其口結其舌反取雲氣草木之疑似者以為慶瑞洋洋稱而贊之此姦臣之同態也蘇味道不至是特其資好諛故為賀雪之舉然王求禮昌言於下武后罷朝於上則其諫不得行而蒙蔽之徒亦為之惕息使明君當御則味道難逃孔壬之罰矣
天官侍郎崔玄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

月餘太后謂玄暉曰自卿改管閣令史致齊自慶此欲廢為

是時狄仁傑已薨在執政位者韋安石李迥秀顧琮蘇味道諸人也琮無所建明迥秀孝母而出不敬之妻安石疾邪而抑二張之黨況於玄暉介直必見容矣所見惡者得非蘇味道乎味道前以賀雪而屈於求禮今以抑玄暉而奪於太后然且強顏而不退大臣無耻不亦辱其位哉

長安二年九月朔日食既三年九月朔日食既

呂后末年日食惡之曰此為我也未幾而薨武后至是日食再既明年亦薨日者至陽之精人君之表今乃為女主之應天道亦僭乎今以高宗武后觀之高宗自顯慶五年已後至崩凡二十三年日食且十而武后自廢中宗臨朝

至薨凡二十一年日食纔七高宗昏庸無斷武后英明有決相去之遠不惟人事而垂象所表亦著矣夫陽淑不競則陰慝長中國盡壞則夷狄進君子道消則小人盛理固然也武氏反陰為陽居中履極奄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其氣酸所感上致日星之變不亦宜乎人君觀此可不法天行健進德修業以臻大人之造正天地之經乎

張昌宗譖魏元忠謀反太后欲使元忠昌宗廷辨之昌宗密賂鳳閣舍人張說許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明日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說曰名義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御史張廷珪左史劉知幾亦曰無汗青史及入太后問之說曰臣實不聞元忠謀反但昌宗逼臣使証證之耳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

繫治他日更問說對如前命更鞠之所執如初元忠賊高更尉說流嶺表

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雖然此最凶渠姦賊之所惡指為朋黨者也其言曰爾雖有義安得自伸額惟我之從可爾以此為向背之的則特立獨行者必斥而去阿諛比附者必悅而留而是非之理亂矣詳說之為人非能守義不回者也璟既戒之其方張廷珪劉知幾又從而激勸之蓬生麻中勢不得不直也苟惟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能親忠良以自助耶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時武三思以下皆謹事張易之兄弟宋璟獨不為禮諸張積

怒常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武后雖肆行誅殺而當時號為賢士則未有死者惟所寵信邪惡之人反多不免至如狄仁傑徐有功宋敬則宋璟之徒則保護尤力其與庸遠矣非惟盛時弛張如志及其末路眾正畢集而終賴以免豈非智術之高歟明皇之初用賢求治中道而廢馴致大亂又不免其身方諸王母乃大不及陰能任陽剛之事而陽不能勝陰柔之克豈天之降才爾殊哉

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四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二人見太后疾篤恐禍及已引用世無援陰為之備屢有飛書言其謀反或告昌宗召術士李弘之占相弘恭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韋承慶宋璟崔神慶鞠之承慶神慶奏弘恭之語昌宗

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僅以弘恭為妖妄何不執送司維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請窮治其罪太后以之不應曰僅不即收繫恐其搖動眾心太后勅璟揚州推按又勅幽州推按又勅安撫龍蜀璟等果行復奏收昌宗太后溫顏解之璟聲愈厲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按之未畢太后遣中使持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二慶邪黨也宋璟正士也武氏若欲曲庇昌宗則付二慶足矣而使璟同鞠之其心固了了邪正之判矣是故璟雖再三陳論至於抗制不受太后終不之怒以內嬖之私終不可屈外庭之議也夫嬖寵私溺其情難移子不可得之於父臣又安能必之於君乎而武氏肯自折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漢文聽申屠嘉而推尋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為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材大略殆與孝武等矣人主愛非所愛不為公論所奪者視此寧不愧耶

神龍元年正月太后疾甚張易之昌宗用事張東之崔玄暉敬暉相彥範袁恕已帥兵詣東宮迎太子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寢殿太后驚問曰亂者誰耶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誅之太后見太子曰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以順天人之心太后乃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復國號曰唐

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諸王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者不為唐室討罪人是也武后以太宗才人盡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皇后二罪也黜中宗幽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專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為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與焉又取武姓王侯嘗用事肆虐于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或曰此大事也於古有稽乎曰有昔者文姜預弑魯桓哀姜預弑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宋相公

之夫人衛女也生襄公而出襄公既立其母思之而義不可往乃作河廣之詩以自抑襄公尊為國君號令自己莫或干之者欲迎其母又何難焉終不敢徇私恩以廢大義也聖人錄河廣于國風豈獨見衛女之以禮制心三欲明襄公之重本其義與春秋所書一也夫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人則知父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桀紂為天下主及其失道聖人猶存湯武之事况於太宗親平四海功隆業大而故時宮嬪已疑首為尼乃干天位負九大罪此於高祖太宗豈有婦禮於中宗豈有母道而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傳位又受顯冊仍皇帝之稱以是見五王雖能反正舊主苟非因武后久疾其勢可乘亦未敢動則其平日處心積慮欲截此難者志氣忠果而智謀深近也

禍本不除諸武遺燼酸然再熾然則中唐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王者也而有罪者亦未有大於五王者也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其不能善始善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耶曰狄公亦如是而已矣何以知之觀其說武氏之言曰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狄公固不肯給以血食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故知其亦如是而已耳或曰文姜與聞乎弑君是以絕母子之恩武氏未嘗弑也此而同之亦過乎曰弑君立君宗廟猶未亡也其罪已當絕况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滅之矣豈不重於弑君者耶夫惟如是故不旋踵韋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為常也然則以中唐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王而有罪者亦未有大於五王者豈不信乎為大臣斷大事欲善始而善終豈不在於有學乎

中宗

唐紀

立妃韋氏為皇后上在房陵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與后私誓曰異時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不相禁禦及再為后遂干預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

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懲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中宗之在房陵去死一間耳自中人以下猶必憤懣怨艾監觀懲創進其獨智思乎國家之難則與韋后誓言宜如何道而後以不相禁禦豫許之其頑鄙無趣操一至於此使長王廬陵豈免危溢之

行篡弒之禍而況當夫秦之重耶張諸公力復唐室志則忠矣知人之難得無愧於丙吉乎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柬之曰大事已定夫何能為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薛季昶曰武三思尚存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及上即位與三思圖議政事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刑賞當與事類五王討亂所殺者張易之五人而武氏不預焉於是失先後重輕之類矣易之等廢人也非唐室所以存王者武三思親則為王尊則為親誠不易圖反正之初宜亟誅之若奉漏甕沃焦釜若斬蛇虺刺虎豹不足以喻其急也乃置而不問是弄遺燼於禍草之車可謂智乎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孔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君子安而不志危存而不志亡治而不志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夫桑之為物深固難拔苞桑則叢生者尤難拔也難拔如此於之維絲焉則雖否而有休息之道無危亡之患張柬之桓彥範智昧於此故未及治而復亂未及安而復危國既傾顛身亦隨之聖人設戒豈虛言而無驗可不信哉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之武攸緒之志不縑於其族卓矣他人遷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革則奮然而出攸緒見其末也應召而來登榮而去故在嗣聖中睿之際一人而已矣敬暉等畏武三思之譏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為耳目伺其動

靜從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謀告三思反為三思用

讀史者往往忿怒崔湜之為小人彼小人何往而不然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湜所反也固宜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晚也必若中宗與皇后復修則天政事斷以大義廢昏立明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為三思所誑臨乎而五王智不及此其受禍也宜哉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宋務光上疏以為外戚太盛後庭干預朝政之咎上不省

六月洛水溢流二千餘家七月霖雨不止而有十七州大水之變于時韋氏宋大張三思未專權而天戒已如此使中宗稍有遇災而懼之意亦必推求象類以陰盛為虞思正厥事則宋務光之言必見采納惟其漠然不以經意而敬暉諸公亦不能以災異之符做動上心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不可禦矣昔者宋大水魯公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厚賦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今唐大水如是而君臣視之猶鄰國之盛也欲不亡得乎則天崩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有忠直之望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賜元忠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魏元忠當高宗季年由太學生慷慨論事歷武后世屢瀕危殆而無所屈折蓋以死為輕以義為重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元忠至可止而不止義氣不勝有貪志焉故雖位為公輔猶愛百戶之封為三思所啗容容猶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紊亂不敢一言而卒亦不免孔子曰也怨焉得剛為大臣而有怨已且不正如正人何元忠為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

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烈三思凶讎豈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武后而惕息於中宗不畏周來而屈折於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君子有言德成者不為血氣所使何以能成其德持志以養之而已筆食豆羹不得

則死然蹴而與之乞人不屑血氣尚勝故也萬鍾之祿與不得則死者相去遠矣然有不辨理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知所以戒則志常為主血氣不能盛衰之矣又曰血氣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夫此所謂聖學也元忠受材美矣而不知學以養之故志在得之戒而罹於辱之患也

武三思誣敬暉相彦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謀反皆長流嶺外三思請夷暉等三族上不許崔湜說三思矯制殺之乃遣大理正周利用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殺彥範暉恕已而還拜御史中丞

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五王親討諸張奉中宗反正反以快仇人之心以怨報德人理亡矣此五人者自非謀廢

大逆猶將十世宥之而無罪戾殺其逆天理不亦甚乎天廢我者毀我宗廟社稷者寵以重德復我者存我宗廟社稷者施以極刑中宗之為人何人哉始雖不許三思之請既而不治矯制之事是與三思同情也遇毒而死其能免乎

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何者為善人何者為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即為惡人耳三思之言至不道也讀之者莫不嗤而鄙之矣然躬踐者亦豈少哉常人之情莫不好人同乎己而惡人異乎己君子則惟義之比惟理之從惟賢之與以其心公而無偏係之私行治而無譏議之嫌量大而無忌諱之情也心不公行不治量不大則不期為小人而自入於小人矣陷於小

人而不自知則同乎己者是之異乎己者非之是者誦之非者排之高斯林甫盧杞元載由此其選也豈特三思為然哉夫此六人者其四禍及其身其二及其子孫未有脫然無禍者後之人宜何從三思之言其不足祖述亦明矣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為神龍元年制書一事已上並依貞觀豈可近舍母儀遠尊祖德手制褒美

諛人獻媚而不虞其言之不敬夫不敬者大逆之罪也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業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禮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今權若訥居諫諍之地職在獻可替否不以學士大夫待其君而以禽獸遇之其罪云何中宗違闕於前而受侮於後曾不省悟反褒美之天理淪亡祖宗譴怒作丕刑于朕孫死無日矣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已出惡之武三思上官婕妤安樂公主
與駙馬武崇訓常陵侮太子又言於上請廢之太子積不能
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三思崇訓于其第自
肅章門斬關而入叩閣索上官婕妤婕妤大言曰觀其意先
索姚兒次索皇后次及大家上登玄武門樓以避兵鋒俯謂
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何為從多祚反能斬反者勿患不富
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眾遂潰太子走為左右所殺上以其
首崇三思崇訓

計諸張退武后以中宗返正者李多祚嘗奉命承教於張
東之矣其時武后雖如瘠牛苟知其謀先事而發債於豚
上其畏不死然以五王協計乘人心以憤扶正抑邪是以
成功今多祚無外庭大臣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

脅父其事逆矣既殺三思若遂中止韋氏之兵得不動乎
然則上官婕妤次及大家之言非恐喝中宗乃太子勢所
必至也為多祚者宜拒太子不從其請善矣不知春秋之
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

太子起兵遇魏元忠之子升脅以自隨太子敗升為亂兵所
殺於是宗楚客紀處訥言元忠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
許楚客使姚廷筠再祖雍楊再思李矯袁守一再三彈之貶
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

元忠責居嶺南召旨之放雖在上返正之日乃五王以其
勳舊之故豈主意哉既見三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內亂
鄭普思葉靜能以妖妄見信則事可知矣遂巡不至上也
一見新君慶其復位密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亟就爰立

於是乎不智矣及受實封喋不復語本欲依違取容而終
亦不免是故擇禍莫若守正則輕重不足論也既不能自
晦於斯時曷若致大臣之義盡匡輔之道以身死國乃與
韋巨源楊再思祝欽明蘇瓌李嶠之徒同羣並立視五王
荼毒而不能救名節盡墮可以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
矣

遣使分道詣江淮贖生

贖生釋氏之法也武后信僧懷義下禁屠之令孰與酷吏
所殺為多韋后信僧慧範遣贖生之使孰與五王所受為
虐是不知類之極也夫不知類固佛之所謂道也其流習
之弊雖不信佛者亦或以贖生禁屠為仁政之術希陰德
之報或於誕日受羽毛鱗介之獻從而釋之或置於苑囿

而畜以汗池臣以是為忠子以是為孝僚隸輿臺以是為
勤而急政暴賦殃及百姓則不以為念也奔逐賢才使不
得所則不以為意也輕重緩急反易倒置豈堯舜急先務
之智急親賢之仁哉故雖不信佛而不知其類則陷於佛
而不自覺由不善推其所為故不忍於小而忍行於大也
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
下善為文者充之每遊幸宴集學士再從賦詩屬和使上官
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
儒學之士莫得進矣

欲觀世之治亂以所好尚可也上好朴實者治之所由興
也上好文華者亂之所由成也欲觀士之賢否以所積習
可也務德勵行者君子之徒也辨慧詞藻者小人之歸也



君天下之道率以朴實而敦求敦重之人布之職位猶恐不及今乃立之標的誘以羨官而文華是勸又使官婢品藻之彼變亂是非移易白黑令色無耻巧言黃鼓使人主眩於真偽皆此流也故漢靈置鴻都以取敗於前中宗置修文以取敗於後豈非有天下之明監哉

厥施娑葛既立故將關隘忠節不服數相攻郭元振奏追中即入宿衛行至播山城經略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待君者以君有衆也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今宰相宗楚客紀慶詢用事不若厚賂之請留發安西兵引吐蕃擊娑葛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忠節用其言楚客遣馮嘉實安撫忠節守素厥置西鎮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討娑葛於是娑葛入寇生擒忠節殺

嘉實守素

荀卿氏曰聲無遠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是故惟不言也言則人知之惟不為也為則人見之宗紀二相坐乎廟朝巖巖然可謂深嚴尊重矣而財賄之好雖數千里之外蠻夷之人亦見其情發使遣餌果為所囑殺將覆軍貽國大辱小人嗜利忘患如此為天下者可不審擇清德尚義之君子而用之哉

中丞姚廷筠奏為君者任臣為臣者奉法萬幾叢委不可備覽自今若軍國大事條式無文者聽奏餘各準法處分從之老胥猾吏欲困其官長者必以文書之繁使其精力不給則得以竊其柄且示不敢自尊之小心而官長終不悟也夫臣之欲竊其君之柄者亦然小事必奏小利必陳

賤品之除黜亦必進稟可謂委權遠勢恭以謹矣而大謀顛錯或徇潛移則君不得知也人君所以致此豈無說乎一曰疑二曰察二者苟有一焉豈惟姦臣得行其計彼愚庸懷祿者亦得置君於叢脞之地而已偷享其安故惟知道之主提綱揆要斯患則亡矣

韋嗣立上疏以為近來京官有犯者方遣為刺史選人衰老者方補為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省臺及五品以上官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上不聽

郡守縣令天下之根本先覺有言能為一縣盡其職者可

以相國矣其重如此而世多忽之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乃遣刺州自漢氏已然吏部選人衰老者方補縣令其弊至今在也夫仕於朝廷或失意言或負罪及而州郡其不以升黜為問而肯改過自新者有幾不然是非一郡矣人之壯也才力志氣可以有為思自表見往往矜勵及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方且使臨民治效無聞惟貨是贖是奔一縣矣故欲占世之治亂以守令賢否觀之而宰相之事業立可見矣

楊再思薨

再思貴為宰相一善無聞而有兩足狐之號其心固不以為耻也持祿取容竟卒于位自無知者觀之必以謂賢於張柬之崔玄暉之徒矣彼其自處亦必曰白璧不可為吾寧以偷合而全身也嗚呼天地久遠人以一身生死其間何啻白駒之過隙君子所以異乎小人者勉勉於為善不與草木俱腐焉耳使東之玄暉之徒無善可稱而又羅

橫是誠再思之不若矣自後世觀之再思雖卒于相位然以公竣而一善無聞兩足狐之名不可流也五王雖困蹙寇橫死于凶人而忠烈顯顯為興復唐室之功臣不可成也故君子不較榮辱成敗於一日以十歲自期而已矣定州人郎炎上言宗楚客將為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上言皇后圖危宗社楚客殺之上意怏怏后及其黨始懼易曰爾有家悔亡象曰爾有家志未變也女子陰柔之質易以流蕩大為之防猶或踰之況決其限制而與之開道乎孝后之至此極也由中宗在房陵不相禁禦之誓也既曰不相禁禦則何事不可為而又有怏怏心能無及乎昔魯桓公失防閑之道卒殞其身春秋備書以為後戒中宗愚闇之所當責也足以證聖人之訓非徒言者其有教養來世亦多矣

上燕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作風舞備諸醜態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祝欽明素以儒學著名而其所以如此也以此是議儒學之士大抵聖讀而庸行也雖然欽明止於自毀而已或乃有口筆丑旦而身心管商險詖肝睚以饗當貴謀人之國一不成而萬有餘喪者其醜態豈不百倍於欽明之可哂乎原其失以經與事二也經自經事自事則雖盡治五經無微於八風之舞經即事即經則雖不能記誦其文而道固與之合矣

安樂公主欲篡后臨朝已為皇太女乃合謀進毒上崩温王重茂即位后攝政請還武后故事南北衙軍臺閣要司皆以王氏子弟領之宗楚客密謀革命臨淄王隆基相王坦之

子也素有斥復社稷之志率羽林兵入斬皇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迎相王輔少帝捕斬諸韋祿祿無免者武氏宗屬誅死流寬亦盡

藏珍諸韋懲五王之不斷也誅寬諸武懲中宗之失刑也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而塞源徒艾刈其枝柯決涸其流安則未有不復為患者弊不復為患亦不厭人心拂天理矣然則當是時臨淄王當條陳禍亂本起自武后黜其號夷其陵罷其祭享以庶人禮葬之絕之千祀宗猶足以發中宗五王之失而垂女主禍亂之戒也或曰禮無厚子尊上之文中春皆武氏子也其可乎曰臣子無尊上之文常禮也武氏所為天下大變天理所無也春宗雖不敢出自己意大臣以道正國豈惟處經事而得其宜固將遵

敬事而知其權召會百官告于高祖太宗之廟而行之為法受惡可也武攸緒賢者乃玉石俱焚惜哉

劉幽求言於隆基曰相王曠昔已居宸極澤望所屬人心未安宜得尚守小節不卑即位以鎮天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雖有天下猶讓於人安肯代之乎幽求曰眾心不可違雖欲獨善如社稷何隆基入言相王許之睿宗即位以少帝為温王

臨淄舉事之初或請先白相王隆基恐王預危事而不自既誅韋庶人劉幽求曰眾約今女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又止之至是後拒幽求之議不得已而入告然則隆基之意不欲自取特迫於父子不敢出言惟平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庶人武三思清亂中外睿宗曾無

討除之意而降其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
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公志之亂無自而生矣宋王成器
猶能遠監建成力辭儲位而睿宗反不能焉他日聞變登
樓然後畀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身能戡亂而智不
能燭微惜哉

春宗

唐紀

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

重俊為太子無良師傅不忍一朝之忿而涉於反逆之跡
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使重俊有見微知著之智
導養時晦俟韋氏之亂而後舉不亦善乎既不能然稱兵
闕下曾無辭說足則反耳復其位既謚曰節愍徒以其殺
三思父子而不斷其兵勢之上浸也昔者荆曠以殺殺南
子故至於出奔春秋罪其輕宗廟社稷之所付也而忽行
故雖書世子而義不繫於與之世其國也重俊則又甚矣
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

侍御史倪若水彈祝欽明郭山憚亂常改葬希旨兩君左遷
欽明饒州刺史山憚括州長史

王者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
眾殺不以聽焉孔子為政於魯七日而誅少正知為是故
也祝郭二人建皇后助祭天地之言自武氏奪攘矯虔廷
臣猶無此議夫豈特亂常改作而已縱不誅死尚當盡削
官秩投之四裔以為飾六藝文藝言之戒今雖貶絀而有
民有社夫豈足以示懲哉

侍御史崔涖太子中允薛昭素奏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地

元之等一朝盡奪之彭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制並量才叙
用

彭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殺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惟
是之從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活羨譽於羣小
豈所以為君爾以靈帝侯我耶然則羨言無自入矣且以
姚宋秉政而崔薛之說得行何也春宗以六居五使太平
陰疑於陽其剛柔尚不自理而奚是非之能辨姚宋若力
爭之勢將有所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太於此者
姑忍焉可也

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各為之造觀用土數百萬
右補闕辛替否上疏極諫上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春宗之賢於中宗者特官閭清肅一事耳其優柔不斷是
非紊亂賢不肖混淆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春宗繼其後
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于亂而已矣辛替否之言可謂忠切
亦不能行蓋惑於異端者未有不蔽其從善之明也夫女
子當深居閨房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豈有聽
其不嫁學于異端建觀聚徒者其名為清虛恬靜之地其
實鮮不為汗穢恣肆之事春宗不能察也二觀之費用錢
百餘萬緡其於露臺百金不既多乎而韓愈美唐之言曰
高宗中春休養生息其諸以春宗無可稱者直與父兄比
列而已耶

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
犯與燕州刺史李靈有隙譏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孫佺代
之佺與奚首戰全軍覆沒

致毀譽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稷伊傳不越是道
幽求聽李璣一言而撤幽州二十年完固之孫翰更命他
將身與眾職焉譏惡之人不蒙誅罰降之地不見誦讓
睿宗雖不以世事嬰懷然若其位安得不與其休戚哉子
夏問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之父母矣子曰四方有敗必先
知之可謂民之父母矣夫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千里
此崇高深嚴之勢也四方有敗蒙蔽者當益衆而人主乃
能先知之夫豈遺間伺信小臣所致其必有道矣赤子未
能言其心之好惡身之疾痛父母必知之以其誠心在焉
保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其不知者鮮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九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

玄宗上

唐紀

上之為太子王琚說之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
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慕之上
曰言之恐傷上意不言為患日深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
四時當以安宗廟社稷為重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
孝一也而分不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事親之心未始或
殊顧所以養之者有廣狹耳不可謂曾參布衣而其孝不
足不可謂舜撫四海而其孝有餘孟子知之故曰事親若
曾子可也又曰舜視弃天下猶弃弊屣也夫曾子之貧可
知矣固不以貧而自歉舜之富貴可知矣亦不以富貴而
自足以愛親之至貧賤富貴無預焉愛親性也貧賤富貴

命也君子盡性不謂命也蓋險之人憾其君乃有王琚李
輔國以安宗廟社稷為大孝之論於是趨近功規小利而
父子之恩失矣夫睿宗無恙不圖安其身而曰安宗廟社
稷豈得比於庶人玄宗無恙不圖安其身而曰安宗廟社
稷可同於匹夫已而兵甲內動二帝震驚而曰吾安宗廟社
稷是外其於宗廟社稷也曾是以為孝而不謂之悖德乎
初崔湜與譙王重福通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脫之既而湜
附太平罷說政事及幽求貶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桂
州都督王曖知之留幽求不遣

張說劉幽求皆有才智而短於器識者也是以不知人彼
崔湜之不肖著矣曾何足救者是故繼他得嚙放虎得噬
幽求之免亦幸而已取人者未嘗不以身孔明所謂各務

其所尚是也然脩身以道而道有正有邪故修道必以仁心果仁矣乃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不失其類則所好必善所惡必惡故仁其心者知人之要也

開門張燈作大酺奏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

張燈起於佛老二家至元魏北齊然後盛尤侈於隋而唐不能革也其實以為遊觀其名曰與民同樂夫國家百費皆出於民而張燈之飾至於用紗殺錦繡金珠翠羽民有以油蠟而破產者苟其樂業雖重車服買亦能洗腆用酒何必張燈然後可以同其樂哉誠曰與民同者民之不安其業不樂其生多在四方遠於京師之處而釐穀之下終華所集水旱不知饑饉不聞也樂不及遠而與近者同之

無乃繼富而不能周急乎以此而思則張燈之事非先王令典有國先務罷而勿舉可也

太平公主既與上有隙遂與竇懷貞等謀害上皇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誅懷貞無它也上皇乃下詔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賜公主死諸子黨與誅者數十人

太平公主恃寵干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愛妹也玄宗苟以大計不獲已者既已戒嚴當先奏知上皇然後舉則無倉猝震動之虞矣曾不是思乃勸兵徑入致上皇於樓以避之其驚駭父心不亦甚乎孝子之事父母也及父母之所下氣憤聲不敢噉噉嗚呼父伸嘆嘆寒不敢襲覆不敢播其穢戒如此父母有愛妾雖沒身故之不表况同氣乎

玄宗感於王珣之謀欲去其害已者雖觸父而不忘其不孝大矣夫太平非有不利於睿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圖玄宗耳聖宗殺之是亦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為玄宗計者豈太平羽翼豈不殺可也睿宗每自謂素懷海泊不樂世務然則蓋於傳位之時素釋萬幾則太平亦無所恃而謀亂乃存春春之情尚知大政昧於九龍有悔是以不智與身而必不孝矣其非後王之戒歟

太平新豐講武於驪山之南以重客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幕下將斬之張說劉幽求請曰元振有大功不可殺乃沛新州

玄宗材氣英爽而於用人亦不無失也太平之謀則不遠大矣遠矣即位之初方平內難外攘萬里太平固有一舉而三失焉使宋璟在朝必有正諫而太平之謀不能也徒能免郭元振而已夫欲誅郭元振者非本為也當止其講武以閉其邪心乃大臣之義也

上以姚崇為張說疾之使御史彈之崇不納說懼乃潛謂岐王申欽坐是出刺相州

人臣之義無私交况以宰相而通於有寵之藩王將何為乎得非求其授已乎正使岐王敢為之舉之疑必自此起既非安身之道而且為岐王之累說既有言於是大愚矣進退常事也姚崇既相說亦何懼而為此紛紛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舊制雅俗樂皆隸大常上以禮樂之司不應其倡優雜伎乃

置左右教坊掌之又選樂工及宮女自教曲法於梨園禮部
侍郎張廷珪上疏深以鄭聲遊獵為戒上嘉賞之而不能
玄宗謂大常不應與倡優雜伎是也而更置教坊選宮
女以實之此則煬帝所為也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玄
宗之士也直坐好樂而已而廷珪獨張廷珪一人進諫又
不見納昔顏回亞聖之資問為邦於孔子孔子既語以四
代之制且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使人殆夫以顏子尚
當戒此况玄宗處富貴之極乎漢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
道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魏崇於其味其所職矣夫
鄭衛之音進備遠佞聲以滋潤而不止及使後世採雜
子女滿於色而害於德而使人主玩心儲神及以繼日雖
英明剛毅或未克於移其志意况玄宗中之質乎人謂

姚崇為賢相以此一事觀之名過其實矣
數所在無得刺建佛寺舊壞應葺者乃聽
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則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滅
國絕世或有罪以取之或不幸而及之其上之人則皆元
德顯功也興而繼之所以天下歸心也逸民者遺棄道
德或有才有行人所尊敬上未及知者也舉而舉之所以
天下歸心也若夫異端之教殄滅彝倫自絕其類聚者皆
惰游之人於焉衣食其異於滅國絕世逸民亦遠矣人其
人火其書廢其居次也以漸廢之上也而許之並壞捕弊
是以滅國絕世待之也不亦左乎且天下功臣賢士及庶
民之無後者亦眾矣武德自觀勳烈之裔武氏中宗殺戮
破滅之家風雨不庇流離失所者亦不少矣曾不是國而

施諸浮屠之居是豈君人之道乎
禁百官家母得與僧尼道士往還

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所弃而
夷狄者中國之所絕也今唐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
是鄙賤之矣苟惡其作姦與亂則庶民與百官何間焉不
然是夷狄待之罪人畜之則豈若衣巾冠帶之使齒於平
民不亦善乎

立嗣謙為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太子也
母曰趙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嗣謙後改名儀

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貴為天子皇后主內事攝神
皆具官而納倡優造其間又立皇子為儲貳是名號王
選世國之禍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雖不為太子

得而不死蓋不待楊泗之諧武惠妃之讒李林甫之搆而
釋賤不正之勢必至於是也夫以善始尚不克善終以正
合尚不免邪敗况反是乎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秋人輕賤睦州刺史

御史大夫古三公也宋璟開元第一等人也監秋人輕小
過也以第一等人為古三公之官而有小過則而置於數
千里之小州何其待賢人之輕也遂君過舉而不知諫止
姚崇之司刑罰也戾哉

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憤志而卒

劉幽求與鍾紹京初以怨望貶刺遠州突紹京怨望不已
故自果州再貶溱州幽求不聞後過亦貶何也玄宗初平
韋后之亂意欲自取而幽求請歸之相主者李再三五

宗雖以大義即從其言然方寸亦帶久而猶有不合舊功竟使廢死古人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必欲求家難大功也失位怨望小過也周公謂魯公曰故雖無大故則不奔也而玄宗反此使天下之士見微知著則我冠而來者必少納履而去者必多矣

且若妹夫長孫昕與李傑不協伺傑出而毆之上怒杖殺昕於朝堂

漢高與秦民約曰法三章爾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欲其稱也長孫昕恃親肆忿輒毆李傑比之尉遲敬德施諸道宗者亦何以異削官可也速貶可也置之於死無乃不論輕重之序而失刑罰之中乎高宗有言雖太子有罪亦不可赦近於公矣而失父子之恩緣此意太子他日安能

免於繼死玄宗以重刑加諸后黨之輕罪亦亦於公矣而傷夫婦之義緣此意皇太后日安能免於廢殺是故喜怒必以類言者心之聲刑罰不可不慎也

或言今歲選叙大滙縣令非才上悉召縣令於殿庭試策惟幸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在選三人典選六年皆名稱職濟嗣立之子也

玄宗輕信或者之論欲以空言而取實才不知修華銓法之弊一舉而三失焉幸濟宰相子稔聞規模多識典故其詞理中選也固宜既被識擢不聞以循吏稱是實有司言矣彼二百餘人不入第而得之官則曷若初試之為愈也其四十五人放歸學問者安知無杜黃之材乎夫以虛

從愿李朝隱與選有名在職六年而其失如此則庭試一日以空言進退不足以得能否之真必矣秦宗必欲求民良吏使大臣及長官各舉一人要以賞罰而任用之其庶幾乎

六月上皇崩十月葬于橋陵廟號睿宗

玄宗舉兵誅討韋氏雪君憤辱厥功雖大而意在自取不得已而歸之於父尋又怵惑邪說殺父同氣至使睿宗盡釋大權而閑安侍膳以天下養之事一無聞焉其友愛隆厚獨施諸五王同儈其宴遊戲賞解其素絲竹親養樂餌何其至也豈非以手足天性均出於父乎施諸手足者如此於父宜如何而孝養無聞五月而葬不夫薄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玄宗能其小而不

能其大力於次者而忽於至者不推其所為無乃初心有利欲之蔽乎無乃感宋王之讓已而薄其父乎雖享國日久而天理好還終不可這是故正其義不謀其利者為子則孝為臣則忠自天子至于庶人其揆一也

盧懷慎疾亟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皆明時重器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一老奴自鬻辦喪

報德莫如薦賢盧懷慎死不忘君可謂忠矣孰貴為宰相亦既累年而家無餘蓄何也不營其產而賑施親舊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况懷慎賢宰相乎其疾也帝不使人問疾醫來其薨也無臨弔賻卹之禮視之若路人焉然則何以得賢士大夫之心乎

五年春大廟四室壞時將幸東都宋璟以為不可姚崇曰太

廟屋材皆符取時物朽腐而壞何足異也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嘉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其言曰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然以史考之去年無水旱之變獨山東有蝗耳是穀為不稔之名以成巡幸之事豈非逢君之惡乎正使歲飢宰相之職量入為出以制國用何至使人主移蹕而就食也夫又有輕重異有大小史不書飢而崇以巡幸為是太廟四室壞異孰大焉而崇以不足為言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魯文公時世室屋壞春秋書之以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壞道故也今唐廟祔有兩震震動而四室壞其為宗廟廢毀之徵著見明甚而君臣以諂相蒙不知戒焉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太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

貞觀之制大臣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對仗而請及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故多私僻乃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武后以法制群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遂復貞觀故事

嗚呼貞觀之制其致承平之藥石乎許敬宗李義甫所行其亂朝廷取天下之賊毒乎武氏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

事其與茲惡來讒譖善忠良傷公道之符契乎為天子者謹守貞觀之制而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為而朝廷不清政事不美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臨川王氏為諫臣諍曰爭臣古下士也宰相古三公也為其大賢也故使之為三公為其才善之小也故使之為下士今乃使才善微小之下士而言道隆德駿之三公非矣借斯言也則古者士傳言庶人謗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擇勸堯之言不伏小人之箴聞怨我罵我則皇首敬德者舉皆過也而可乎其後既登三品乃建言復貞觀故事及任輔弼或人白以曩所建言請今行之對曰審如是得不相擾矣於人則欲使言者擾之於己則惡人之擾其用心如此宜其功業之無聞而禍亂之所由起也許李令諫官隨仗出其言必曰幾事

不密則害成許李不足言矣然凡事之始皆幾也恐其不善故諫官諫而史官記之於是莫敢不善且漏洩省中語固有常刑豈可為是而廢令典乎至於風聞言事尤所不可朝廷者眾正之原是非所仰以決譖愬所望以明毀譽所待以公人心服與不服一在是焉彼風聞者得於道聽塗說或兩怒溢惡豈皆真實遽然按之以施刑罰其差失多矣言者既以風聞初不審諦被言者又泯默被罪不得申理而冤結無告傷平明之政亦甚矣故曰謹守貞觀之制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為則朝廷清政事美而天下治矣有告天兵軍使張嘉貞賂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遂得減死

詩人美北伐之功雖出於吉用而居中注議以成之者乃張仲也故先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而終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未有邊將大臣異意而能成功者也王駿與張嘉貞不相說乃欲發兵既已失之嘉貞僅以國事為重私憾為輕則宜降心屈意協心協力乃過其所請復虜人得計然則是役也王駿之罪小嘉貞之罪大矣且較嘉貞不相悅勝欲谷能知之於數千里之外而玄宗不能察之於一堂之上夫何以折衝而經遠乎繼漢之國分中國之利也嘉貞一行私憾而突厥大振蓋有默發之衆後復欲離折之其力幾倍矣使嘉貞於峻推昔日不罪告者之心以庚之豈不德廣而功茂耶

制增太廟為九室

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之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也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推有德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者不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為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違禮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祧焉祧也者有祧焉不祧其之譽也今既以九廟為非而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耶是故宗廟之權由子孫不志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祧而隆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

益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六耳

王皇后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有不遜語上愈不悅以后無子議廢之

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夫婦人倫之本也以義合以德選以禮相遇夫豈華色是論乎王后色衰而玄宗愛弛玄宗於是失夫道矣賢而不答起敬起順薦進良淑如樛木卷耳之行而心懷不平出語不遜王后於是失婦德矣雖然乾以乘御為才陽以倡率為事主后之有是由玄宗致之也昔者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易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夫以陽剛居位恭已正家其效至於心化誠格而交相愛焉夫豈以色衰愛弛託言無

子而廢其禮合之妻哉

溪州蠻行璋反命楊思勗將兵擊之思勗生禽行璋斬首三萬級而歸加思勗輔國大將軍赦行璋為洵水府別駕

玄宗時名將帥甚眾溪蠻之反必使中人為制將何哉反者置行璋所謂渠魁也為之用者所謂脅從也渠魁不治而命之以官脅從不赦而斬級三萬夫豈主師伐罪之義乎為賊魁者未有不畜珍寶積貨財急則用以自免愚竊意思勗有所取於行璋而為之地也自高力士承恩遇楊思勗得兵權它日輔璿璣以納賂蓋邊臣謀反邊令誠以讒言致兩將受誅而唐室中人之禍日甚一日皆玄宗廢之也方諸作俑不已甚乎

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

聞祀南郊以受命之祖配天者矣聞祀明堂以父配上帝者矣是見于經以義類制禮非苟然者至唐則升情紛然或行或止且以眷宗配地祇何所稽據而為之也夫無所稽據私意妄議名欲尊崇祖考實所以輕瀆之耳它日蕭嵩建議其頗謬又甚焉非禮之禮皆不足法也

上封泰山謂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

人君過舉鮮不由臣下獻諛而然玄宗于是在位十有三年四方無虞年穀屢豐而侈心未彰也方降詔書不奏祥瑞其意亦可尚矣張說無故建議東封以啓帝驕怠之源忠賢愛君者果如是乎先是裴光廷言於說曰封禪者告

成功也而明皇乃謂賀知章吾為蒼生祈福耳是時帝未好神仙未必有秘祝若其告功之文則羣臣不得見也使其無有而專為蒼生祈福何感之甚歟夫福非如粟帛金寶可求而取之物也百姓之所謂福者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則民財豐節力役則民不困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苟誠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張浮費虛文泥金檢玉而謁之於天乎

王毛仲將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豈不可呼耶毛仲曰此則得之上曰汝不能致者必求耶也朕明日為汝召之明日上謂宰相曰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眾客未敢舉

待瑋瑋父之方至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危瀕歿而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二曰尊賢其四曰敬大臣其五曰尊賢則不感敬大臣則不眩聖帝明王何樂由斯道豈有德冠在庭貴為宰相而屈使與奴為席客慢侮孰甚焉夫貴貴為其近於君也宰相君之股肱耳目也何近如之而屈使與奴為敵體廉不夫無陸乎慢人而自侮不夫自昔淮南王謀反於漢廷獨憚及賈視說公孫瓚等如發家振落耳王毛仲恣橫無所畏忌蓋已蒙落張涼度視冠冕玄宗又使二人率遠官而往以成毛仲僭越之勢無敢規正者獨廣平公以義起禮從容中節可以警發人心而沮抑不遜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吐蕃陷瓜州執河西節度使王君奭之父君奭遂城西望而泣不敢出兵君奭微時往來回紇等四部為其所輕既帥河西以法繩之密奏四部將叛回紇承宗坐流瀧州其族子護輸糾合黨眾謀報仇會吐蕃遣使詣突厥君奭帥兵邀之護輸伏兵突起遂殺君奭

私怨公仇者市井之見也賤賤貴報者斗臂之量也王君奭誠欲立功邊徼非廣其器局豈足以得人才非平其恥睡豈足以收士心乃挾微時嫌恨假節制之權以行之既貽禍於父又不免其身彼亦安知廉藺先國家而後私讎之善哉

河西副大使蕭嵩屢破吐蕃入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宰相極天下之選以伊尹周公為準則而後可充其任豈不難哉今以賞軍功則其失大矣夫軍功在士不賞以金

帛可也在將帥升其階秩可也功又大則兼二者可也賜
之土田第舍可也宰相非所以爲賞也歐陽脩記錢忠公
之言曰宰相猶可以他才居之翰林學士非真有文章者
不可爲也蓋以是爲名言然未之思也取他才爲宰相如
劉晏則曉錢穀矣張說則善詞藝矣姚崇則精吏道矣李
靖則能將兵矣趣是事則用是長濟緩急於一時可耳然
如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夫豈奢庸與哉亮亦惠嗜
宅百揆均四海之全德乎

秦隴等州獠反楊思勗討平之斬首六萬思勗性殘酷所得
俘虜或生剝其面或擗去頭皮

楊思勗至是三爲將塔克捷生致賊酋信有才矣然三役
所殺凡十一萬人夫嶺海黎民易動難靜所以從賊者無

乃守公非其人乎前代或選有名德者往往以軍車入賊
壘宣布恩德數十萬衆登時解散又何必殺戮然後能下
也嶺南之寇服而又叛正緣思勗殘虐以殄滅爲功不以
拊循爲事耳然則其平寇之伐不足以贖其多殺之罪也
宰相宇文融以治財賦得幸既坐貶國用不足復思之會
有告其贓賄事流巖州道卒然自後言利以取責任者皆祖
於融

聖人設教深惡聚斂者爲其有損而無益也下則損民財
上則損君德大則損國政小則損吏治無所施而不損而
無分毫之益也不爲是者下則益民財上則益君德大則
益國政小則益吏治無所施而不益而無錙銖之損也聖
人忠恕重絕人至於聚斂則昌言以疾之曰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求也爲季氏聚斂賦粟倍於它日子曰非
我徒也二三子鳴鼓攻之可也夫竊貲爲盜其罪不赦寧
有盜臣而不欲聚斂則聚斂者其罪死無疑矣故孟子曰
我能爲君鬪土地充府庫今之良臣古之民賊也賊仁者
謂之賊則其賊罪死無疑矣玄宗在位浸久侈心日生宇
文融窺見間隙率先言利以中主欲是時球璟已去位張
九齡未來故其說肆行而莫禦雖融旋貶覆敗然唐室中
微乃自是始豈非後來之永監哉

冬十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開元十有七年而日五食玄宗素服俟變減膳撤樂者一
而已是時宋璟爲相進脩德推誠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
除讒隱之言史雖不載帝賞用其言然璟方秉政帝心有

閑所以潛消陰沴之道不闕矣至是奢欲既肆大作財利
委任宇文融徵求沽權毒遍四海君德掩晦謫見于天夫
之示人顯矣玄宗志操衰於始初著矣苟觀其象思其變
克正初事撤志之蔽去德之累則雖日食豈足爲咎乎

開元十八年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幾於
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獄訟安
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
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
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誘民孔易苟
欲措刑不用錐圍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
猾誣誣蠹害脫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是故善爲治者必

去華而務實則不為人所用也

韓休數於上前面折蕭嵩之短嵩乞骸骨至於泣下上為之動容二人遂皆罷相

正士之難合佞人之易親也悲夫玄宗非不知韓休之正蕭嵩之佞今乃兩罷之何也休雖以數諫受知然忤旨拂意而土蓄怒亦多矣其罷之也猶罷宋璟也休面折嵩而帝不悅何也必嵩順指帝謂其輕已猶德宗之於蕭復也嵩以悲辭涕泣動上而傾休是妾婦之道也正色立朝於上不諂於下不比乃宰相之高致而明皇惡之它日君子必益疎小人必益親而李林甫得以二十年安乎位矣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養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麻於慶廟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尤其辭而不起當身居苦次今不遠數千里自韶至洛則非其地陳情之節且又不力九齡於是乎失正矣春秋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

上御五鳳樓酬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皆衣文繡黜為散官既有命較音樂勝負而以華靡黜刺史是誘之陷于罪也初若不出此命彼亦安敢出意自為哉刺史雖黜其心必惘然不服故出令不可不慎也

殺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名萬頃審素之子瑄瑒皆流嶺表逃歸都城手殺萬頃瑒表於斧言父冤狀議者多言

父死非罪子能報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救曰國家設法期於正殺如各伸子志則展轉相讎曾參殺大亦不可恕並杖死

復讎囚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故曰父之讎不與其戴天君之讎視父張審素未嘗反為人妾告楊汪受命往按澤以及聞審素坐斬此汪之罪也理與瑒忿其父死之仇汪論瑒之其失在不訟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非為此乎而裴李降救之言何其及哉設法之奇固如此殺然于志不伸豈所以為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許恕是有見於殺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讎之義也楊汪非理殺張審素而瑒瑒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瑒之功為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

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張守珪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軍敗守珪奏請斬之上惜其才數令免官張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禍福若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常任賢相如突瑒韓休張九齡內無楊太真之蠱惑外無安祿山之姦狡則焉攸亂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是故玄宗拒之蘇子曰齊桓公不

殺敬仲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渾晉武不殺劉淵符堅不殺慕容垂明皇不殺安祿山此盛德事也愚以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反以王夷甫識石勒之事而誣九齡是謂保養姦邪懷違忠諫安得為盛德哉

上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固執不可上怒曰事皆由卿耶九齡曰陛下不知臣愚使為宰相事有未允不可不盡言上曰卿嫌仙客寒微而卿有何闊閥九齡曰臣竊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出入臺閣典司節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懷眾望上不聽

玄宗方相張九齡而肆辯推折之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也直緣釋服居位人主疑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以制指耳是故古之君子不苟就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若林甫相必為廟社之憂臣不從

宰相莫大乎知人曲江公以安祿山必為後日之患李林甫必貽宗社之憂雖善龜不過也可謂大臣矣林甫欺君蔽主擅權極寵實皇垂二十年九齡一片不復死干外自一時觀之九齡為辱林甫為榮九齡為首林甫為勝然而天地之化一息不留三十年雖久何啻如飛電之過目也其氣燄威勢與其朽骨既已化為浮塵湧為冷風而其姦心邪迹與九齡之忠規正道並存于史書帶人之好惡

良心未亡也則聞九齡之風者孰不憤然興起願為執鞭而於林甫雖匹夫匹婦亦羞道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使凡事君者於此知所去取亦思過半矣或曰選賢退不肖宰相職也九齡不能去安李徒伐以口舌憐也愚思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其聽否在君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權與小人無異矣哉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是時上奢欲急政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林甫日思所以中傷之

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孔子曰知為君之難則一言興邦亦不遠矣九齡之於明皇用是道也又曰子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則一言喪邦亦不遠矣林甫之於明皇用是道也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傲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傲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樂是時天下若無事矣君若可以適意舒情矣大臣若可以存聽從無諫諍矣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使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益之心則九齡一人常立于朝不必置歌器不必設盤饌不必書之座右不必觀之圖書而放心必以禍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上為臨淄王也趙履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履妃生太

子瑛德儀生瑤才人生瑤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瑤瑒各以母失職怨望駙馬都尉楊洵常以三子過失告惠妃惠妃訐於上上欲皆廢之九齡固爭惠妃使人謂九齡曰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白上故太子得無動及九齡貶楊洵諧三子有異謀上問宰相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預遂廢三子為庶人尋皆賜死

明皇惠妃林甫黜張九齡焚權卿而廢太子及二王也意在壽王瑁也異意之臣既黜于外所憎之子又死于內王璿之立何疑矣而終不得立是明皇徒聽讒徒逐賢徒殺子徒欲立其所愛而皆無功益祇足以固林甫之權豈非蔽惑之甚歟女子小人無遠慮者也惠妃誘曲江曰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是意明皇遂崩其子遂立其身遂臨朝

也非惟其子不得立其身亦亦就斃長觀之言茫茫不售故君子守正則邪不能移仗義則利不能動林甫邪利人也其以受命如響卒之於惠捐無得焉其為黨邪陷正悖於天理之戒不亦深切而著明乎

林甫欲蔽塞人主相聽自尊大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車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自是諫諍路絕矣

一人之身中疢疴萬則疾生矣一川之行葉障障則水決矣天地之氣上下閉塞則物病矣四海之勢君民阻絕則國亂矣國有言路凡所以通耿阻離絕之患者也善為國者必不壅言路善觀國者觀言路之壅開焉明皇於宋環韓休張九齡之納忠盡言始悅而卒憎之宰相尚如此

諫諍者可知矣故開元之時鮮以諫諍顯者今林甫乃公然閉其路柵其門本以便私而不知家與國由此俱敗彼其召諫官而符之明皇不得聞亦無一人敢以上達者蓋羣臣既知主心而畏林甫則亦持祿取容而已矣不言之禍至郭從進而後大決不可抹止然則人主何利焉故知太宗貞觀使諫官隨仗論事孜孜聽諫如不及者所以導川不壅而免危亡之禍也

上頗好祀神鬼大常博士王奭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以為侍御史領祠祭使奭祈禱或焚紙錢習禮者羞之入君不知命則有滿祀之感神仙之好知命則不為是矣昔成王幼冲聽讒言以疑周公及其賢者力善修德終其身無過舉觀顧命一篇安於死生之際出經遠保世之言

列諸典謨而孔子以之與禹湯文武並稱焉何其盛哉明皇親平內難奄甸四海即位之初多可紀述比及中身日荒日怠本末先後幾如二人卒於失國禍遷為後世非笑何也不學聖人不法先王富貴生不仁而死於安樂也使其聞道德仁義而從事焉豈有奔忠保佞廢事殺子崇淫祀求神仙之罪哉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贊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眾尊卑無定不復可

施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夫海祀者有祈禱焉而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璿行之而習禮者羞之則當時猶未盡惑也後世舉四海而用楮泉未有羞之者不亦悲乎

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意欲立璵猶豫未決自念春秋高三子誅死繼嗣未定常勿忽不樂高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但推長而喜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遂立璵為太子璵即浚也後更名紹

太子瑛既誅武惠妃又死諸王有長於瑁者瑁尚幼又未有稱焉而林甫必欲立之何也遂非者小人之常態也亦以惑上使信己若非黨武氏而為之者設使明皇察其計他日楊太真育子林甫於瑁也何有雖然林甫亦可謂不智矣苟能如高力士之言推長而立援建忠王豈非國家之大利而必欲成其偏私之意蓋力於遂非而不肯改過者固小人之常態也

南節度使王昱大敗於吐蕃貶高安尉而死有南詔皮邏者本哀牢夷繼位謂上曰詔先有六詔莫相統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皮邏閣賂王昱求合為一昱為之奏朝廷許之賜名歸義封雲南王其後卒為邊患

賈誼論治安之策曰為天下者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唐太宗以此術而馭四夷凡下其國必剖分之所以消後患也然桀黠者未有不復合其離散併其部落誠以勢完力一者夷狄之利而中國之患也王昱校劍南當為國家消患於未萌乃貪沒賄賂墮皮邏計中為請朝命混一六詔也日唐師勞弊盜賊遂起實始於此昱雖自以兵敗貶死然受賂基禍之罪竟不及施而當國聽信之人亦無責焉豈非後世之監哉

初春宗喪既除於太廟自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是歲夏

既禘又當禘太常議以為祭數則禮讀得今年禘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禘從之

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於其君子禘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禘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于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刺經為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言舛駁于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也以義類考之禘禘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禘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

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禘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春禘夏禘又曰天子禘禘禘嘗禘又曰諸侯禘一植一禘又曰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可據鄭氏不能辨正又曲為之說春禘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為教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祭祭一禘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禘歲不禘下天子也此又不曉禘義之

六也其釋大傳禘祫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已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禘天子無禘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禘始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借哉魯受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況後世道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矣

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與之上左右至極山皆厚賂之上益以為賢除管州都督平盧軍使父子之恩至親也可以賄賂而疎之君臣之義至嚴也可

以賄賂而亂之小人至多也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可以貨取而人主必昭儉德以昭臨百官清心寡欲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彈天下以自奉清者以之濁明者以之暗正者以之邪公者以之私又用李林甫重自掩蔽故使祿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蒙養毒慝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為其生患之若此也孟子對梁王以何必曰利為其末流至於弑君篡國而猶不止也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出己右及為上所厚者必百計出之上嘗歎美兵部侍郎盧綯之蘊藉林甫語其子曰交廣藉才上欲命等君若憚行必左遷不然以宿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綯懼而從之遂除詹事負外同正上又嘗言絳州刺史

嚴挺之可用林甫即諭其第云上意甚厚蓋稱疾求恩挺之從之林甫以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乃授以散秩使使醫藥

明皇在李林甫可謂不貳矣殺不貳之心施之張九齡不亦善乎張九齡與裴耀卿等則疑其為黨李林甫盡屏異已則不疑其專所疑非所當疑則所信必非所當信所信非所當信則所好必非所當好欲不亂亡得乎盧綯之請宿詹嚴挺之得風疾一召見而詢勞之使君臣之情通有何不可而阻於讒間二臣雖在京師如隔萬里請云勿問勿仕勿因君子其玄宗之謂乎

韋堅引澁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聚運舡大通漕渠發人在望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

新舡數百扁榜郡名各陳珍寶以進輕貨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優賞有差

富有四海則四海之財皆所有也猶藏之於民猶父不播其子而富其家也乃必使刻剝之吏損下益上而聚于京師譬之一家父獨富而子皆貧也而可乎夫稅賦有定制姦貪之吏尚稱加耗巧為名色以取之有至於四加五加而未止者况無名不經之歛其弊可勝言哉民輸其十公上所得一二而已然則受聚歛之惡聲腹削赤子以肥用事者人君亦何苦而為此誠取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鉞楊國忠第五琦元載之本末觀之而參以當日國事之成敗則必知戒矣唐太宗責權萬紀曰朕有天下所少者非財也爾未嘗進一賢而言銀山之利將以相靈侯我耶即

日黜之明皇遺忽此言為韋堅列珍貨眩而唱之如以肴核誘童稚然豈非後來之監戒乎

林甫以楊慎矜屈附於已復以為御史中丞

甄叙人才降陟多士宰相職也人主不當以特旨紊中書之政使除受一出於宰相則他岐塞矣李林甫妬賢嫉能雖謹守格式實以困抑百僚至於巧諂邪險之人則超騰不次是自不守公道何以禁人主之別敕哉夫歲慎矜自贊善大夫蒙上親擢知中丞事慎矜畏林甫而不敢拜至此彌年矣林甫喜其畏已而屈附復申前命然則視之宗為如何人君監此其不以權柄授人不以私徇抗政使進擬庶位必由宰相而可否俞咈必聽君命則上下交得其道矣

安祿山奏臣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

祿山之夢誠乎偽乎以愚觀之誠有是夢也蓋其無涯之志已萌矣然敬畏其君則必不敢言今而上言則侮慢之心已彰矣明皇遽從所請使之立廟以祀靖勣不悟祿山以太宗自處也一何昏惑不思之甚耶

林甫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富國主上未知也適之奏之上問林甫對曰臣父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玉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戒適之曰自今議事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

適之若欲與林甫異者持正守義可也而入其獻利之言是聽賊指道而從穿窬之路也何以治賊乎若出公策者亦當以林甫所教而奏之則林甫王氣之言不得進矣而

乃義不足以勝言利希龍之心智不足以防小人相傾之計坐而受禍其自取之耶

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務決於私家

舜之治至於鳳皇來儀可謂至矣然君臣方以無虞相傲戒曰無若丹朱傲以殄厥世無遊于遠無滯于樂無教逸欲有邦勃天之命屢者乃成其敬慎如此是故其盈不傾其成不壞君既有終相亦惟終夫盛者衰之源也治者亂之基也一日二日之間幾危之事至故李萬苟以為易則難將至焉明皇荒怠既不以為政為意林甫蒙蔽又復以無事自居曾未七八年大禍忽發如河決魚爛不可壅收于是而圖之亦美矣矣是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

周成王所以祗勤于德風夜不逮之道也

左驍衛兵曹柳勣之妻賢善大夫杜有鄰之女也勣性疎狂好功名與淄川太守裴旻復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為友皆當時名士勣與妻族不協為飛語告有鄰妻稱圖讒指斥乘輿林甫令告溫鞠之乃勣首謀也溫連引曾等皆殺死李邕自謂耆舊久在外意快快林甫惡其有材便氣故因事除之

自林甫言之則與大獄殺名士以除異色懼眾心固非君子之道自柳勣王曾裴旻復李邕言之則以疎狂好功名恃才氣懷快快雖處治世猶恐不免况亂世乎其及也非不幸也是故春秋惡諸侯專殺大夫而大夫之死鮮無以取之者所以訓後世為人臣使之修身慎行以亮於禍辱

也

林甫子岫以蒲盈為懼諫曰大人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役夫不可得也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

林甫以才智得其君盡刺多士而下之然曾不及其子之有遠慮也因事進戒言切意道林甫若因是改弦易調易如反掌何不可之有而執迷膠固不能自克甘於受禍重於離權不智孰甚焉豈天以其罪極惡大不誘其衷乎何其莫親於子而諫之不入也

高力士承恩歲久太子兄呼之謂王公翁呼之林甫祿山皆因之以取將相然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然親信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有內侍以來善固其寵祿者莫如高力士恭謹自將不敢

驕橫是其術也然其罪亦大矣任莫重於將相力士於明皇言無不聽以王毛仲之信愛一言去之如折朽木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家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佐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己以取將相它日雖有大柄不可假人及邊將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耳於力士何責焉以當增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妖言杖殺之

自古教忠諫者必士人君以此猶士其國宰相以此豈不亡其家與身乎郡守二千石吏官亦尊矣御史天子耳目

也受宰相風指殺二千石而天子不知由明皇自蔽其聰明也亡秦之法忠諫者謂之妖言漢文忠厚革而除之而姦擅之臣惡人之議已必舉而用之王氏曰重華既去不可得見天下紛紛凡經幾秦蓋傷此類也夫可以言而不言及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皆謂之不智是故史魚雖直不若蘧伯玉之能卷懷也洩冶雖忠其猶在宋子京之後也趙奉璋職守于外有社有民蓋以宿業為務官非諫臣職非御史出位而言聖人所不許可謂一朝之忿輕用其身悻悻者所為又不得與史魚洩冶班其死也其自取之也
掃捨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為祖孝子慈孫豈忍為也使聃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况非其祖而

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諂故雖以它人為祖而終不得知又况其餘乎

時諸責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人之食非以貧賤而能少非以富貴而加多君子曰人不為飢而死雖不食可也是故上智衛生盡道適可則止志士無求飽之心焉養口體窮鼎俎者民斯為下矣明皇不監隋煬之失貴為天子而悅人進食置使檢校使奢糜相驅風俗相煽暴殄天物夫豈一一充至尊之御乎君取其一下取其千矣其視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菜食不毀其猶塵埃乎然古之帝王以儉而永以約而無失而

桀紂以酒池肉林而亡明皇厭飲珍羞未足其欲咸陽之厄尚食不隨饗餼委飯穀餒而過孰得孰失為後世法戒不亦著乎

初吉温因李林甫得進及楊劍恩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劍為之畫策代林甫執政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劍改名國忠

小人之取人取其附已屈而敏者然能屈於我則亦能屈於人矣能敏於求則亦能敏於叛矣何者以利為心故也若其徇義則惟是之從不苟從也惟不義之違不苟違也雖不為翁翁炎熱之態亦不為擠弄下右之事故然而小人取人寧舍君子者氣類之合故也吉温之流自古不為少矣使其不背林甫則無以懲林甫之傾陷正人天之報施

亦各從其類歟

揚劍張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中宗出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賜一子官

張易之兄弟汗辱官闈又嘗以謀反繫治竟被斬戮方之葉靜能馬秦客何以異玄宗討內難葉馬即日伏誅乃於今稱易之有功復其爵秩官其後裔則葉馬諸人無乃銜冤於地下乎安祿山窺見此事交通掖庭實楊劍與玄宗啓之小人無遠慮不足恠而明皇昏惑至此不亦悲哉

楊國忠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賊塔國忠常扶掖之祿山與王鉞俱為大夫鉞權亞林甫祿山見林甫頗倨林甫召鉞趨拜其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以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獨

憚林甫每見雖盛衣常汗沾衣

祿山玩明皇如嬰兒視楊劍猶不物獨憚林甫誠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林甫稍有忠於明皇之心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剪落其羽翼剗其爪牙移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身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脅以氣勢使之畏已而已是其事明皇雖久荷寵任雖厚而無毫髮之報尚可謂之人類也哉或曰明皇信祿山之甚林甫度未必能去是以不為此謀也曰不然林甫殺上三子屢起大獄動搖東宮所欲除者無不如志况祿山在外用力尤易乎特無此心耳意者林甫亦知祿山必反恃已能禽制之故秦養不動如將帥縱賊以自封殖此固老姦巨猾之同調也

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

楊國忠感鮮于仲通薦已報以節鉞而開南詔之隙前後喪師幾二十萬人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人安祿山計奚契丹喪師六萬人其時天下無事戶口歲滋而三年間死於邊域者幾三十萬人前此楊思勳討叛蠻所殺又十萬人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得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楊國忠加御史大夫初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鉞俱為中丞鉞用林甫薦為大夫國忠不悅會邢綽謀作亂國忠鞠之令綽引林甫交私之狀上由是疎之而國忠貴震天下矣

以智巧傾人者人亦以智巧傾之矣以勢力壓人者人亦
以勢力壓之矣以無道橫逆加人者人亦以無道橫逆加
之矣雖黜除異已殺戮謗議使不為我善然天下之人至
殺安得一而防禁之得君之路至多安得一而壅遏
之事變無常又安能備所不及備主心不定安能固所
不可固此賢人君子所以直道而行不可則止者也李林
甫好興大獄意天下無如我何帶國忠用其術以治之當
子曰出平爾者及平爾者也亦人觀此亦可革心而改轍
矣

林甫與國忠為相詎林甫謀反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流嶺南
皆產沒官親黨受貶者王餘人剖棺禱服扶取舍利以庶人
禮葬

林甫專國十九年罪惡山積國忠舉其迷國誤朝之莖者
按實行法雖臨而斬之可也乃詎以謀反則林甫曾未嘗
反也雖快一時之憤然邦憲差忒非朝廷之體矣李岫嘗
戒其父曰大人仇怨滿天下一旦欲為投夫不可得林甫
曰勢也如此將若之何雖生免刑戮而肉未及寒剖棺抉
口夷諸庶人以葬十九年所積悖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
竄流親黨披敗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浮煙飛塵不可
搏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卿張九齡嚴挺之
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此患而國忠終不監戒隨以淡
滅嗚呼窮義之極極於顏回窮利之極極於盜跖利之一
字能惑心喪身覆家亡國也審矣矣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玄宗下

唐紀

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錄極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
終不能致令各不若且極樂耳

去憂而從樂人生之常情也樂之過者憂必隨之况樂非
其道乎國忠以令名終不可致不若且極樂以其所為而
樂可保也君子亦為之矣林甫禍敗非異時事也又非它
人所為也國忠不知監焉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
所以亡者李林甫楊國忠是矣

國忠心曠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連美璠未敢
落也以白國忠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見章相
遂置暄上第及暄為戶侍均始遷吏部暄猶自嘆冷回

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丁公呂伋世濟其美入掌其政
周公為太師伯禽封於魯國忠所謂我子何患不富貴未
為失言但取之不由其道直以威勢迫脅有司而取之不
之法是則正晝攫金文非止鑿穴竊隙而已也夫取之不
由其道則其失之也亦然國忠父子燦然貴祿能幾何
張彖所以有冰山之况也昔李岫尚知其父之危苦口諫
勸暄既獵取名位復恨滯滯其不及岫又遠矣卒之暄之
禍酷於岫天道於有知無知施罰重輕固不借欺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為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
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
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延
文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技術之工皆處之

國家陟降多士當出於中書中書有私徇小則諸貴大則
黜削可也不當疑其專而分其權翰林初置入才與雜流
並處其後雜流不入職清而地禁專以處忠賢文章之士
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
者無私豈云私人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
迹為異同也進退輔弼既與之謀安知無請託之嫌小人
處之附下周上安知無賣主之事故君道公而已矣或曰
文章之用至中書門下之職至重勢有不能兼也故必
委之翰林不可廢也曰自太宗高宗時尚未有此不聞之
事武氏聚華藻轉薄之人於北門而中宗以宮婢王文柄
是何足法者不必遠稽兩漢上法三王直取則於貞觀則
所損益可知矣

天寶十三載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鈞

春秋魯相公三年秋七月日食既先儒以為荆楚僭號鄭
拒王師之應呂武末年皆有此象二后尋沒梁武太清中
日食不盡如鈞侯景叛亂連弒兩君梁亦隨滅周皇時日
有食之同於太清者再焉其變不亦大乎而不知戒焉以
數言之日中則具令事國既久乃將晦之時也以義言之
謫見則食令主德昏蔽乃蝕盡之象也先是開元十七年
不盡如鈞為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載十
七年間日食且十天於明皇春春丁寧之意勤矣而恐懼
修德正厥言咸無傳焉故自六年至十二年寂無言戒若
欲絕之而猶未忍也至是日食不盡如鈞為寵楊太真也
用宇文融其心蔽於貨利於皇章聖王鉞楊慎於並為聚

斂而明皇好貨之蔽終不可解矣寵楊太真其心蔽於聲
色於是韓國號國秦國並承恩澤而明皇好色之蔽終不
可撤矣凡欲非一端惟貨色尤甚徇于貨色必疎賢人此
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之所自也湯之盤
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何以能然哉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而已矣明皇誠能仰觀於天俯求於己知太陽侵
蝕之咎不在乎他革而正之其變亂為治易危為安猶反
手耳

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
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有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
乎况於鬼神乎世有傳古者言自古人主養民至一千萬
戶則止矣三代以上無經據者兩漢而後說未有溢於一
千萬戶明皇幾之矣繁夥既極理復虧耗豈人力所能遏
哉是以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之景而武帝繼之
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
禹啓太平凡三百餘年周成王身致刑措康王穆王昭王
嗣守丕業太平亦二百餘年豈與後世中國無事之時淺
促之比也然則唐虞夏周之民豈止一千萬戶而已哉養
之既至教之又備無天札殲及兵革殺戮之禍父子祖孫
連數十世為太平之民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為盡矣明皇
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
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鳴
呼可不監哉可不監哉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二人達奚珣疑有變奏請止之上亦稍寤遣馮神威喻旨且曰朕新為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遣還亦無表十月上幸華清宮

前此言安祿山反者上不信以未有迹也至是其迹已著可以信矣方且幸華清賜湯浴如常日然無乃明皇欲其反乎不然何其蔽惑之甚也或曰嘗是時祿山兵精馬壯使明皇逆為之備亦安能禦之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千百之眾尚能倉卒立功况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苟變易其思慮凜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祿山之反尚在兩月之後縱河北倣擾賊亦安得遽然跨河踐

華失守社稷越在草野之辱必可免矣惟其迷而不悟知而不戒則末如之何也

祿山反詔榮王琬為元帥高山之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皆市井子弟也上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武氏淫亂而用得其人兵制不攻太宗之舊故內無盜賊之變外有四夷之功明皇耽樂而用非其人以召募長征變府衛良法故邊將一叛而州郡瓦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至是募市人充東討是則張說所建才足以備數一時未二十年其制已壞至無兵可使輕變祖宗成憲其患乃爾太宗命將征伐四克未嘗遣中貴人監其軍也武后尚不肯以御史監軍曰自下制上既非令典且何以使人有功遂罷之玄宗寵信宦官於是始遣邊令誠為

監軍其後世無窮之禍上不法貞觀下不及女主何以保其國哉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乃誣奏仙芝與封常清之罪上大怒命令誠即軍中斬之初常清兵敗遣使陳賊形勢上皆不見常清自詣闕敕令還軍既斬二人士卒大呼稱枉其聲震地

大盜賊舉國方帖危令誠當協心畢力以佐西將雖敗于河北若嚴扞潼關與蒲坂連接則長安猶有所恃乃以私意干請怒其不從遂誣奏之小人不知緩急以利為喜怒如此明皇若引召常清問以軍事猶得修備禦之策既不見使者又不見常清直以國之成敗為戲而使令誠肆其讒毒以生士卒之怨欲不亡得乎

顏杲卿起兵河北響應附祿山者六郡而已杲卿使人入漁陽招誘循郡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終當夷滅公若誅諸將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不世之功也循然之未發祿山知之殺循

顏杲卿倉卒拒賊斬二將禽一將走一將散井陘之眾解饒陽之圍河北十七郡皆應之得兵二十餘萬若曹循事就賊巢既傾真可不逾旬時坐平大燕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養姦邪棄置賢能而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又况離疽之聚其來已久方爾潰決無一手掩而止之之理此杲卿巡遠之徒所以相繼摧滅者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軍既奔壘舟既沈流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

杲卿兵敗祿山殺之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

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善惡報施之借也此亦猶顏回不年而桀距壽考陽虎列鼎而尼父采羹天之於人未嘗數數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尺寸以兩而較之要之人生有正理必當為善而不可為惡天有常道為善者必佑為惡者必罰此則終古不可易者若杲卿家禍蓋亦百一固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史思明圍饒陽李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降光弼問取思明之計於思義思義明遠還

雖勝可以致敗轉信得李左車而下燕齊左車降虜也信方策大將之權擁三軍之衆席破國之威夫豈無人而降虜是師此固古聖賢所行而信能之宜其凜然為漢三傑也李光弼其聞信之遺風而興起者乎

顏真卿敗賊兵於堂邑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召之并力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為嫌且以堂邑功讓之

顏真卿守平原先賀蘭進明起兵又為河北采訪使則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真卿為是得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杲卿送俘京師也張通幽泣請曰兄不幸陷賊請與泉明偕行以救宗族通幽與杲卿

同謀起兵者也杲卿若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留此與我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濟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致謀沮止而王承業亦何緣更其素而爭其功乎杲卿既失之真卿乃務下己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眾人之功歸之是此以不情相與彼以不情相受如此其能久相處乎為真卿者宜具堂邑戰伐上之朝廷朝廷必以真卿為制將於是部勒所得數郡與郭李犄角不亦善乎是故每事咨之不足為謙以進明非可咨之人也軍權稍移不足為賢以進明非制將之才也讓以眾功不足為恩以進明非所當得而與之也真卿忠義奮發而一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郭子儀李光弼請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不能從智計之士所見略同自祿山起前後欲傾其巢穴者凡四人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李泌其謀非相約並時而發也杲卿不幸才米及展李郭則以告玄宗李泌則以告肅宗矣皆不見聽立則智慮已昏肅則志意不遠遂使奇略抑鬱而禍亂延蔓天下之事莫太於人不能謀謀之已臧而不能則末如之何矣夫賊之枝葉散蔓於兩河然比居客地也傾其巢穴猶涑水四漲而無壑可歸其涸固可立而俟也

國忠集百官問計皆不對國忠曰人告安祿山反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禍非宰相之過也當無事時禍能於君凡百轉以為己功及禍亂既形膏君於眾毫髮不以為己有姦人罔不然者然人非嬰孩鳥獸

豈可眩也言祿山反者甚衆而上不信是則然矣致祿山之反者誰歟身爲宰相不任此事得乎依倚內嬖從君於昏朝廷不理馴致大亂乃曰非宰相之過欲以自免天人交怒其發不待旋踵矣

車駕幸蜀至馬嵬驛將士憤怒呼曰國忠謀反遂殺之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

國忠言祿山反非誣也而明皇不信林甫國忠未嘗反也而皆以反死何也林甫好以反誣人國忠又以反誣林甫躬自蹈之亦其理宜矣天下之憤積二十年大難而決此乃子產戮載書之時也魏方進當因其勢而順導之乃以殺宰相誣責士卒不知時措一至於此苟以國忠爲不可殺是與之同亦不得免乎死矣昏亂之朝官爲御史大夫

一無規正亦不得免乎死矣

上出尉勞令收隊皆不應陳玄禮曰國忠既誅貴妃不宜供奉願割恩正法上倚杖傾首而立久之韋諤前曰殺怒難犯安危在剋刻願速決上曰貴妃安知反謀高力士曰將士勢不自安乃命縊之軍士皆呼萬歲始整部伍爲行計

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几十年以王鉞爲色使使併徵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狹進薦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夫開邊患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敕則毒又徧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叛反則毒又甚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怨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

國其所不見有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由更避其死也人君孰不有女寵而寵或至此自非陳玄禮高力士韋諤勸以速殺則殺怒之禍必及其身矣而或者乃去不聞夏野之教自誅廢妃以是爲玄宗之美刑非矣使陳韋不言明皇豈能斷而除之蓋亦迫於不得已耳

上至扶風上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聽上患之會成都貢春練十餘萬匹至上陳之於庭乃將士論之曰朕比受老致逆胡亂常今卿等勞苦朕甚愧之今聽卿等逆家朕獨往蜀可分此練以備資糧若歸見長安父老爲朕致書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衿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辭者三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遂息

嗚呼悲夫玄宗之在扶風也乃其盛時開闢乾坤轉祿山

海頤指氣使無不如志今也受制於士卒懼恐於流言欲齊之以刑則刑不得施欲溲之以勢則勢不得行遂至甘詞善誘若乞憐者然後僅免危殆向者前平內難志氣英果今何在歟無乃不知持其志以縱其氣是以豪侈放逸於前而挫折屈辱於後與由是知終始惟一履德且新者其必有道而人君所當鑒也

宰相 陳希烈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洵俱降賊祿山以希烈增

宰相人臣之極位既已爲之不獲乎上者奉身而退可也何敢生怨正使懷有不平亦何至喪身而重賊且相祿山有踰於相明皇乎不從賊之善能其於失恩乎希烈學莊老者也彼徒見其曠蕩放肆以立名節與毀名節等耳

如是者為宰相與不為宰相亦可齊以一致而怨於失恩何也學荀子而不得其正猶為坑儒焚書之事况學莊老乎

肅宗

唐紀

玄宗之在馬嵬也父老遮道請留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從陛下東取長安若皆入蜀中原無主共擁太子馬不得行使人白狀玄宗曰天也喻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又使人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行至靈武裴冕在鴻漸等上太子牋請尊為皇帝命成王上肅宗遂即位尊玄宗曰上皇天帝

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直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也孟子勸滕文公行三年喪文公曰父兄百官不我欲也忍其不能盡於大事孟子曰毀廟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先之也世子曰然是誠在我遂行之使肅宗有廢文之見豈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耳唐高祖素玄之為上皇非所欲也勢可以釋位而不釋遂至逼遷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不能少待或稱兵或借便皆有奪位之戒甚矣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帝為太子與京兆李泌為布衣交及即位欲以泌為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裴冕在鴻漸魏少遊等於肅宗初無雅素特乘時攀附以取富貴且李鄴侯則帝之故人也不惟肅宗當盛相之是固且避席而讓也在泌自處亦無躡取之嫌不稱之譏然力辭而不居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歟抑少遊從遽相屈伏既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為賓友者也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為巡所敗潮謂巡曰足下其如天道何巡曰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人倫天道同條而共貫者也而秦漢以後學者不知其一矣使巡偶然言之得不謂之暗合乎使其學而知之得不謂之心通乎令狐潮之意謂唐室衰亂蓋天道也豈惟潮凡有持叛之心者孰不為此言惟明於人倫則犯上者且無有況作亂乎以是觀巡非特能取軍守城而已

相也上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殺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不弘耳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泌曰但恐上皇聞此救意陛下為韋妃之故萬一慚憤感疾是陛下不能安親上流涕拜曰朕不及此

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擅妬疾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社塗炭按誅王貳故事起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憐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德足以覆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可以小知而不可大受耶

至德元載冬十月朔日食既

日食大變也既變之尤大者也肅宗始初清明志平禍亂未有酒色昏荒之事而謫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慾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秉危取位而不能孝父愛張良娣而不能刑家任用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必不敢自安而君子退小人進其功業不遂父子不相保而身不得令終卒以是三者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借乎使肅宗克謹天戒以日自况恐懼修省克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烏承恩以信都降思明先是常山守王備欲降賊諸將殺之遣使者宗仙運來迎承恩承恩以無詔命辭再三說之終不聽確守此志以信

都之衆與朔方三千人憑巖高深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一不捷死於其位上也至於力屈則近有李郭可從曾不從常山之請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史思明之拜不若用宗仙運之說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

上問李泌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賊所獲皆輸范陽豈有四海之志若令李光弼出井陘郭子儀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安守忠田乾真皆不敢去其地是以兩軍繫其四將也從祿山者惟阿史那承慶耳願教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扶風與李郭互出擊其首尾賊至則避去則乘之復命建寧並塞犄角與光弼取范陽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

李泌之策與子儀光弼同但儀弼在遠語之不及詳耳使肅宗盡行之則河北本根之患盡去它日藩鎮無自而起豈非久遠良計乎而肅宗先從後違夫豈智之不足乃心有牽制之私耳不亦惜哉

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

明皇寵愛祿山自林甫國忠皆不及也疑間之言如水沃石而待遇益隆願欲倚之扞西北二虜而已得肆意娛樂耳祿山乃以反叛報不賞之恩不亦逆理之甚乎逆之甚則其反速天降災殃各從其類故祿山以臣反君則慶緒以子弑父如表之有景而亂臣賊子終不絕也

上欲立太子李泌諫止

肅宗不受寶冊曰不敢乘危傳襲但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耳夫百官名稱乃可攝行何者人臣有功緒之稽進退之義也惟天下無攝攝皇帝云者王莽之惡非法也今肅宗已即位布號於四海而奉玄宗為上皇矣豈曰權總云乎夫寶冊虛禮也亦猶傳國璽之為物也居其位而無璽與冊不害為天子受冊佩璽而不居其位不害其非人主也置寶冊於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為皇帝先欲建中宮之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善誰欺欺天乎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給事太子官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上俊言二人罪惡於上二人譖佞謀害廣平上怒賜使死

古之人憤而啓慄而發憤於思慮而休慄於聲色而論操心危慮患深而達肅宗為太子厄於李林甫二十年其憤

排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一楊妃信任宦官聽護殺子曾不知戒夫明皇中人之資也身致太平然後肆意亦中人常事肅宗方在播越大勳未集巨寇猶存宗廟未養除陵寢未瞻省已曠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無自能興復之理也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與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請遠守公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關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大敗夜遁

賢哉許遠之為也張巡位出己下知其能而授之兵楊濟國難虛心佐佑之不以爲嫌推此意也虛懷慎之相業其

所優爲也夫惟賢人君子有推賢讓善之誠心而無妬忌之行一有妬忌之行不問其事之大小必當以小人斷之此見於秦穆自誓而孔子言大學引以爲據者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充而不已伊尹周公是也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充而不已李林甫盧杞是也

上至鳳翔諸道兵皆會李泌請用前策上曰今當直取兩京更先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新至之銳攻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賊衆遁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則用兵未已也若先除其巢穴則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不爲兒女之戀

於馬嵬會皇而西行爲宗廟社稷之大計也今大計不就復盡晨昏盡棄遠猷而不用何也欲速見小利之過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肅宗雖已即位未入京師有衣錦夜行之心故乘諸軍初集急取長安戴黃屋建左纛猶人之富貴而以歸故鄉爲榮也豈非年壯長而心尚童歟夫安能削平僭亂而混一四海歟

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爲之流涕遣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楊妃再出宮及歸而寵愈厚張九齡罷相繼貶而死于荆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其效驗至於士國可不懼乎李觀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變六父痛何傷君子非之曰未有盡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王氏亦曰但誅宰誣則宮中有西施不足憂矣是不然附託楊

妃以進身固位者李林甫楊國忠高力士安祿山凡幾宰誣可勝誅耶故西施者宰誣之所倚也妲己者飛廉之所倚也張麗華者江總之所倚也胡武嬪者于忠之所倚也楊太真者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諸人之所倚也小人必倚內寵君子則無所倚也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履危亡而後思其先見方之表紹有憾於田豐則遠矣雖然亦奚及哉正使鄉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遂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尹子奇復攻睢陽城中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而守時許叔冀在譙劉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巡令南霽雲告急於臨淮雲登舟三說之慷慨泣下進明終無出

何意賊知援絕圍之益急初宰相勞瑄惡進明以為河南節度使以叔冀副之叔冀恃其兵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為叔冀所襲也嗚呼賀蘭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士在旦夕我能救之功名獨不在我乎誠有虞於叔冀者直以事理騰牋聽命可也今遲疑選悞智勇俱喪而忠義不立千載之後猶有羞於商鞅豈不辱乎瑄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言於上而廢之以為有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此心以馭人羣難乎功業之遂矣

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

湯十一征而為王百姓知其心曰非為富有天下也為匹

夫匹婦復讎也伊尹相湯為世保衡其言曰夫不獲其罪在我宜其代天理物為聖君賢相也夫子女豈禽獸讎賊之比哉乃大唐五世之民耳為急欲得城之故乃舉而弃之於夷狄或功勳之家或禮義之族或富庶之裔或孤弱之遺先已為大盜所困其望王師何啻渴者之望水使回紇豈而獵之其冤何憤怨之氣迫於王命無所伸愬其方之推而納之溝中者何以異乎肅宗於是失君道矣任是責者非裴冕房琯與李泌耶

李泌請為閑人上曰累年同憂今方同樂奈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卿何疑朕如此泌曰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

不敢言者况天下既安乎上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泌曰非也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欲害其兄圖繼嗣卿不知耶泌曰審然者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言其冤流涕嗚咽可以察矣上泣下曰既往不咎泌曰願慎將來耳昔天右有四子天后方圖稱制惡太子弘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修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為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焉上驚曰安有是時良娣忌廣平有大功潛構流言故泌及之泌固請歸山上留之不得乃聽之

鄭侯不事肅宗必欲辭去者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既無除之之道寧舍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雖然莽舊而圖新

改往而修來惟剛明之才能之肅宗豈其人乎泌所謂五不可者一曰遇陛下太早則意在交友之分也其四者特為之詞耳其情直以內間張后外間李父留而不去難必及也而難於發言故言建寧寃死以戒再摘之禍語雖不及而意則有指矣使漢高光武而聞之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于心泌反復百餘言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是故為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為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為首張后寵于內輔國寵于外則賢者必不自保賢者不自保則唐室之卑自是始矣嗚呼鄭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矣

以嚴莊為司農卿嚴莊祿山佐命元臣最貴用事諸將皆不及者既同祿山

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乎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矣唐既受其降又官使之則當時亂臣賊子又何必討斯舉也殆將吹波而助瀾歟

上皇至鳳翔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

慮深矣肅宗之迎父也當盛威儀備物米何必發精騎耶

事之無成憲者有其舉之當為後法今以精騎迎安與它

日遂有露刃而劫遷者凡物不可不慎而況於父乎夫上

皇釋兵而見其子豈非張后輔國之謀已有聞於外耶與

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于是矣

上欲免張均張垺死上皇曰均垺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

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

不能活均垺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均垺為汝長流嶺表

均不可活汝更勿赦上泣而從命

張說及均於肅宗為太子時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

則由上皇仁慈也非上皇必欲信讒而二張必能奪之也

今肅宗謂非說父子無有今日以生生之恩專歸說均而

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歟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伐私

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均垺貴連國戚身出

相門受寵蒙榮非他人比一旦稱臣于賊曾不疑愧若以

私勞免其大戮則君臣之義廢而國法不必設矣為肅宗

者以均垺付之廷尉不得免死而為張說置後其庶幾乎

立張淑妃為皇后

故妃韋氏無罪被廢削髮為尼尚在禁中肅宗宜如何答

以家事聽上皇之命則上皇無旨使立張淑妃蓋時移事變於韋氏必有憫惻之意矣至德二載韋氏卒史亡其月日乾元元年三月始冊張淑妃為后若如肅宗初問李泌之意豈至紆緩如此無乃上皇欲復韋氏久而未果此固張后李輔國之所以深怨上皇者歟

張后生與王伾纒數歲上欲立之而未決謂李揆曰淑為太子何如揆再拜賀曰社稷之福遂立為太子

武惠妃欲立壽王瑁致明皇一日殺三子肅宗所目覩也

廣平王儼既長且從艱難又有功勞當為太子夫何疑者

而惑於張后不能自決向使李揆懷姦內交官禁如李林甫重以輔國為援廣平必不得立而唐室再亂矣然則於

其賢矣哉

命郭子儀李光弼帥九節度使兵六十萬討安慶緒上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

容宣慰處置使

軍置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

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面授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為先光

弼本子儀所薦又夷人也必不敢當制將之任則以子儀

總九節度使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二公分統之殊方而

進擇利而行亦其次也而必使宦官宣慰處置夫何意乎

是豈明主所為乎

父思明救安慶緒大敗官軍慶緒見思明稱臣思明數其殺

父殺之引兵還范陽稱大燕皇帝

人而為賊至不道矣然良心終在以秉彝自天不可滅也

其為賊者自滅之耳史思明數安慶緒而戮之豈不當哉慶緒以弒父誅則叛君者不異思明知人而不知已何也使其戮慶緒舉河北歸朝廷釋甲入見必與汾陽同為異姓王何榮如之惟知人而不知已則其所知非真知也乘慶緒之衰假討賊之名利其土地兵馬而已是賊而又賊也終亦不免於祿山之禍後來者曾不懲戒亦獨何哉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殺之押官妻訟寃李輔國救孫榮鞠之無寃又使崔伯陽李暉權獻鞠之與登同妻不服又使毛若虛鞠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召若虛欲劾之若虛詣上上匿之簾下伯陽入奏若虛附會十人上叱出之伯陽四人坐敗若虛除御史中丞宰相李峴奏伯陽無罪上以為朋黨貶蜀州刺史謂左右曰峴欲專權朕自

覺用法太寬

毛若虛黨李輔國肅宗遣之簾下是為黨魁而反罪李峴輔國專權若虛現為朝廷扶立紀綱先已奏陳仍又得旨曾未逾月竟為輔國所擠是肅宗以輔國為一身忠言正諫何自而入乎姦邪之臣何世無之惟人主聽信與之為一身則未如之何是故李峴抑制輔國則肅宗以為專權官者押賜得賂不滿意則代宗以為薄我肅復面責盧杞則德宗以為輕朕李絳不與李吉甫同則憲宗以為朋黨使其待君子以此心夫豈有此哉哉

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京師

以天子女而配夷狄耻也甫及一年遽以無子出而來歸其耻大矣而唐之君臣不以為耻蓋其與夷狄結昏以為

常事故也匹士之家相擇為配偶或不允而見出尚羞于鄉里况夷狄乎設有公主下嫁士大夫而見出斯士也免死幸矣今回紇憑凌肅宗不敢加以一言甘心受之乾德不剛不大甚乎與夷狄結昏者可不以為求監乎

李光弼屯中渾與史思明力戰思明潰走柅山部將無如史思明策難克者中渾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矣各主相當僅得一勝自是之後二人不復對陣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光弼角圖思明賊必可平而無後患矣史言為朝因強爭後而不言所惡之事藉以意度之子儀渾洪重厚不能為閩尹屈此固朝國之所惡也自高力士有權寵外庭日之為翁父而肅宗亦以之呼李輔國專權非誣也也身為宰相於輔國亦教子弟禮比自

上流俗而成俗人不知其不可也而郭公大賢寧肯以尚父之重降禮於軍容其見惡宜矣或曰當是時人主委信內侍子儀既欲為國平賊蓋亦少疑以濟事務務而形見主角自取疑疾以至罷汝兵權蓋諸將散豈非所矜者小而使子儀奉承朝恩受其慰薦以固權位雖為愚明平河北未免枉尋而直及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使肅宗誠意於戡定四海必專命子儀不使中人得輕輕之子儀受知君父而為之建功立業雖赴湯火臨刃可矣故易曰在師中左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宰相第五琦坐事貶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也

安史之亂用命守死者莫過於張巡許遠擁兵不救者莫甚於賀蘭進明肅宗以此罪進明雖殺之于睢陽以謝戰沒忠義之鬼良不為過乃置而不問仍為御史大夫反用第五琦黨而去之夫位為宰相安得不進人才被其引按即稱朋黨其後來者豈兀然獨立而已則朋黨何時而已耶故凡坐宰相而廢退誅殺者惟大逆不道迷國罔上之罪乃可苟罪不形顯徒以朋黨之名而逐之非政刑也肅宗以房瑄黨而逐嚴武以李峴黨而逐崔伯陽以第五琦黨而逐賀蘭進明謂惡人臣交私亦可矣而張鎰以不事中要罷蕭華李峴郭子儀李光弼以忤輔國朝恩罷是黨於中貴人則無害而蒙宰相序進則為黨好惡如此豈足以君天下而服人心乎

李輔國雖暴且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陛下當為社稷計豈得徇匹夫之孝若迎居大內可以杜絕小人上不應會寢疾輔國矯詔將五百騎靈武迎上皇遷居甘露殿上皇驚幾墜始留侍衛縵厄老數十人流力士等於遠方輔國詣上請罪上曰卿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自是上皇日以不懌辟穀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但遣人起居

內寵辟堅合而為一人主不悟又委信之其終不至於篡弒逆亂者古無有也肅宗之事亦可以為監矣夫相考所為賢且德也子孫晞之鮮能及者非賢非德也子孫傲之鮮不過焉兩漢而下繼世之君往往極前即位孰有為天

子子親承大寶得問安侍養舉四海之養以奉其孝蓋其樂也肅宗之孝道無稱焉豈非自太宗失之歟高祖暮玄晚節末路不免兵甲震驚之禍而玄宗尤酷嗚呼悲夫輔國之言曰陛下當為社稷大計豈得徇匹夫之孝夫孝以奉父母為先然後上及於祖宗今父在也乃因其身休其心而杜稷是安此中人已下所能辨者肅宗不察蓋自馬嵬西行輔國已有是言今又去爾是知肅宗為人可誘以利故也當是時百刃曾遷盡去左右之火而居西內上皇辟穀成疾以至殞殞其異於趙武靈王沙丘之禍者希矣夫以討賊之故奪父之位其終至於如此使安慶緒史朝義而有知豈不令笑於九泉元結頌唐中興曰盛德曰大業

是過舉其始而未知其終也
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為魚朝恩沮而止
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為安史所有猶為是計不亦晚乎雖然以兵柄付郭子儀則善矣朝恩力沮其行亦何意哉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肅宗初意復兩京而已後東京為思明所取亦不甚介懷姑命光弼禦之欲速見小利又用閣尹廢棄勳臣坐失天下之半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嗚呼人君不以天下為度其能濟者未矣
史朝義思明長子也無寵思明欲殺之而立少子朝清或泄

其謀朝義憂懼其當臨流夜引兵而入思明踰垣而走射中臂禽之思明曰救我大早何不待我取長安遂絕殺之朝義即帝位

逆亂之人其事雖無成理其心固不為敗謀也不為敗謀則實不為敗事然不能如此者利欲之極也義理不極不為聖賢利欲不極不為盜賊利積而欲滋則雖百萬羣臣而無終日之計故安慶緒史朝義皆以親子迫而舉事曾不經宿也夫祿山思明狡黠有餘矣叛而偕稱坐席未嘗暖皆欲廢長而立少言出于口而刃及于腹矣及于臂經及于腹天之報施亦明矣東矣不可遺矣而亂臣賊子有相摩足相躡也夫豈未嘗知書不監往轍乎思明曰殺我大早何不待我克長安出武使長安不遂為唐所滅而死

于朝義亦何成之有

上元二年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人君不取表于天而取表于日者以父事天也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也故以為人君之表也若彗彗其夫則暗而不明臣子皆君父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其失日深禾嘗改也故至德元年即位用彌日食一既至是食之又既而加暗焉大星皆見陽精淪溺天事常象亦去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修省仰蒼變異之意必以天象人事不相涉也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歸建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是故日食有常度而春秋每食必書不嫌其詞費者以變異莫大乎日食戒人君不可忽天象

也以此防民閑元天寶自再食之不盡如鈞至德上元日食再既大星皆見而視之喪如也無乃不知天命而侮聖人之書歟

或言鴻臚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曼遣吏防守莊家上尋救出莊莊怨曼言其道禁中語矜功怨上嚴莊刺道州莊難江射謙伏誅

嚴莊死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貴之既用為司農卿已失刑矣今幸其自敗正在行辟未甚不可又實有過肅宗政刑之不可曉類如此若事無實則康謙不應稱死若事有實則劉曼不應被誣使事誠有驗功怨上之罪不輕於莊之背叛結連之罪乃聽其反執得自稱死而誅康謙味之誅書去每當編偏王道平亦異乎此矣

三年建巳月上皇崩

野史記明皇之崩其說甚異而唐書不載司馬氏考異亦復闕焉得非無徵恐人之不信乎然以當日之事考之張后於上皇無所憾者西內之遷乃后與李輔國同謀苟無深憾豈應至此故竊疑之上皇歸自成都肅宗故妃韋氏尚在張淑妃宜立而緩於立其間必有曲折或上皇悔昔日之舉而上亦未忘故情有復后位之意耶不然劫取朕舅以自近將何為也然則玄宗所謂吾嘗服大丹不可死及他日盜發陵寢見其腦骨破而縫若黃金所絡者豈鑿空相符而為此言使其無之肅宗不孝之罪猶得末減不然何以自白於千載乎噫嘻悲夫

后李輔國晚年有隙上疾篤后謂太子曰輔國通達聖皇

其甚天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辭太子出
后謂越王係曰汝能之乎對曰能乃選宦官勇力者二百人
授甲於長生殿後元振知之與輔國勒兵而入上在長生殿
輔國以太子之命逼后下殿幽於後宮左右驚散上崩輔國
殺后立代宗

張后以逼遷聖皇為李輔國罪則其同謀為惡無疑矣后
素欲廢太子故教以討賊知其必不能克欲因以斃之而
不虞元振之覺其情也后從帝起于艱難敢令不聞而力
興酒德二帝既不以道終又欲陷太子於大惡而立其所
愛其不尸戮也幸矣肅宗在位八年自李泌既去制教盡
出輔國之手帝所不可不疑十一耳及其久也惡之而不能
去知張后專權而無如之何父為中官悍婦所撻奪而不

得知已駭於亂兵而以驚怖死子制于兩大閹而不正其
始而謂之中興唐室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顧如是乎

代宗上

唐紀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不平及即位以輔國有殺張后
功不欲顯誅使盜夜殺之遣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不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心也公與私
特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懂乎上之為廣平王張
后深欲去之故上惡后而德輔國之衛已而殺后也是以
隱其死夫張后天下之母也閹人安得而殺之以震驚肅
宗為罪耶則是日舉兵非后也以將危太子為罪耶則太
子已在外告于宰相奉而立之可也且后正位中宮猶太
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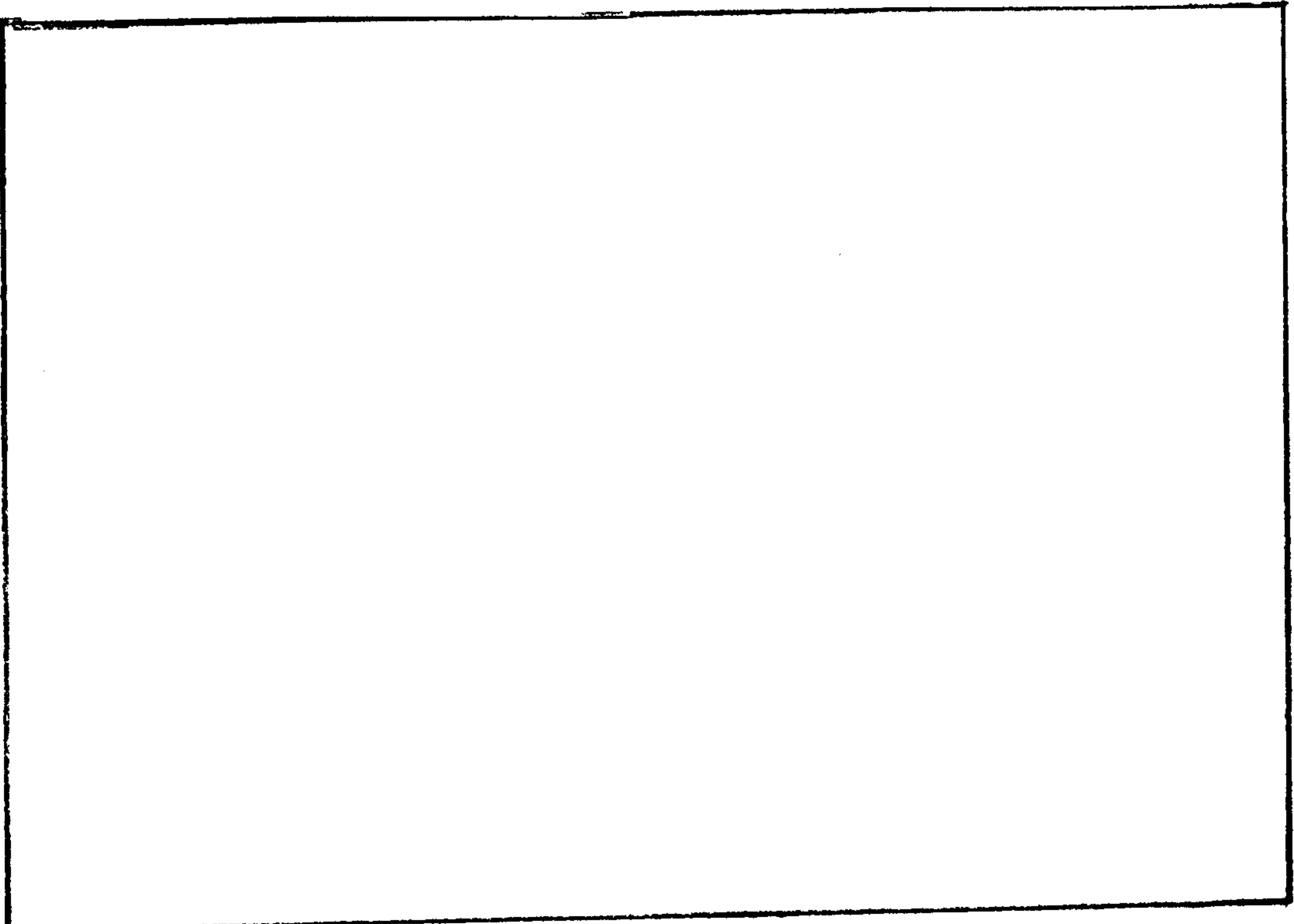
為太子累大矣而猶以自功庇覆之若其後平賊下而加
賻贈焉代宗之舉可以為禮也

李光弼禽袁晁浙東皆平晁之衆近二十萬

袁晁之起民從者如市其怨自元載徵負租之刻而不聊
生也至是再經春夏轉攻州縣所陷幾遍于浙江之東然
後討平其為賊被殺與良民之殺於賊者幾何人矣豈非
罔民而刑之乎而元載致寇朝廷不治他日主權為宰相
然則累斂之人何所憚耶貪其財忘其罪視赤子不以介
意草薙而禽獮之君人之德衰矣

禮部侍郎楊綰上言舉條目秀才開經義之科條舉五道
楊綰初議請令縣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行為薦焉之於
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自是彷彿鄉舉里選之遺也及上言

舉條則徒有問經對策之目而無縣察州升之文或省猶
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及綰為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
請豈有所不及歟抑憂謝之遠也夫問以經義已涉空言
然亦足以觀人士之師尚顧維所條其詳不可見耳宜為
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今隨所占經引先
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已見則附于後不
得誇誇辭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二百五十字至三百字止
如此則人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惟問以前代故
事有疑難無折衷者以五道為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
不得問以時事以杜其諛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
見其深淺矣若夫投牒自薦舉壞人才之本也廣取士之
門如漢武泛駕之比者自薦可也讀誦五經修孔孟業而



原缺

子不賞私勞而殺堅平漢高祖不賞私勞而誅丁公君子
 美之美其公心不以一身而廢天下之義也元振於代宗
 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覆宗社於是而權宗社一
 身之輕重則宜肆諸市朝仰謝九廟中謝諸將下謝百姓
 則代宗之心如天如日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此
 為念而專念其保己曰吾垂情於保己者何患人之不我
 保也夫蕃戎入寇元振不以開子儀請兵元振不忍見虜
 騎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為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
 可謂之保護乎要之帝心先盡於私故終迷是非之分耳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權寵無比英城於鄠
 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將其兵
 以書幣討焉易去則肅宗不能去輔國代宗用程元振然

後去之以貴常侍為難去則抑伉以太常博士一朝極論
 則元振不得固寵而安位代宗監此亦可以已矣又以兵
 柄盡授朝恩是明皇肅代父子祖孫皆以閹尹為可委腹
 心外廷所不及也至其既久根深蒂固權重勢雄其於人
 主如目瘤如肺癰如疾在膏肓誠不可去矣夫致僕固懷
 恩反者駱奉仙也惡郭子儀而讒之者魚朝恩也奉仙取
 信懷恩已不可回子儀再造唐室乃益崇寵朝恩以形迹
 之於敵臣體貌略不加焉子儀則終長者矣代宗君道如
 何哉
 劉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之敗李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
 所疾與晏皆罷
 代宗之相獨李峴為賢以忤宦官而罷去是教士大夫使

歸于此司也欲天下之亂不難矣劉晏亦附程元振何也此才士之所為也峴則賢士也賢者有所不為才者則不能爾矣夫晏既坐與元振交通而賜罷別峴宜以黜退元振而受賞今兩敗之于以見代宗之權不勝官官之勢陰盛陽微君德衰矣

郭子儀以大盜既平而所在聚兵耗盡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數罷河中節度

子儀忠謀為國反見黜削不明之君胡可與言哉是時河南諸鎮兵罷之易耳河北若不受命子儀必有以處之代宗一切不問而獨罷河中此乃魚朝恩計也朝恩屯兵中

渭橋與鄜縣名備吐蕃實以自衛若朝廷從子儀所請則渭橋鄜縣之兵必還禁旅不得外屯矣於是朝恩深憾之

曰爾欲罷所在聚兵我故不罷而獨罷爾所部以是為足以抑之也小人度君子無所不至不知於子儀何損焉朝

恩失倚則如豕無牙牛無角蔓無尾子儀蓋嘗居部曲散去略盡不聞之事則河中無兵夫何損焉代宗不察勳臣之忠用朝恩言殺禮君道缺矣

上之幸也李光弼忌程元振擁兵不至光弼治軍嚴諸將不敢仰視既久不朝其下無後稟畏懼成疾而薨

人臣之義無以有己東西南北惟命是從況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况衛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大則畏死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光弼為首其能免乎今天

子蒙塵而方伯之師星馳馳發擊退虜賊再安宗社元振雖欲請想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昔趙鞅入于晉陽本拒范中行也而春秋以叛書之君子曰人臣專士與君為市則是篡弒之萌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者乎光弼困於饒間遷延居外不肯釋兵卒以憂死蓋不知春秋叛趙鞅之義故耳光弼與郭子儀齊名取兵之道戰伐之能尚或過之而不能以功名自終古人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脫卸末路之難豈不信夫子儀以武舉進而其行事類知道者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

廣德二年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天寶十二年至此歲纔一星終戶九失其六口五失其四

雖河朔強梁民版不入正使有其半亦亡其半矣明皇四

十餘年生聚幾一十萬戶觀以楊太真李林甫二人敗之則十年之中所耗無慮十之六七成難壞易如此養民者人君職也有意於養事不克終猶不免於自殘殄之況無意於養之者乎民之生於肅代德宗之時蓋亦自生自死於天地間耳豈非失職之甚歟郭子儀請罷兵於前獨孤

及請休兵於後而聽者如不聞故知斯民之無司牧也

置百高坐於資聖西明兩寺內出仁王經一寶與講之以人為菩薩鬼神導以國簿百官迎從

佛書固有深微幽遠者不為襍糲而祈福也若仁王經則淺俗無取為甚而代宗好之宜其於忠言正論不能聽也在肅宗時嘗飯僧數百人晨夕誦佛宰相張鎰曰帝王當

修德以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者雖然其後乃以人為菩薩鬼神是直兒戲耳代宗資非英傑重以元載杜鴻漸王縉之徒皆僧人之奴隸也而並位宰相於是兒戲盛作天下日入於衰昏混亂不可救止千載之後撫其遺迹使人深嗟重歎而已矣

回紇吐蕃入寇圍涇陽郭子儀嚴備不戰遣人說回紇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豈在汝給我耳可得見乎子儀曰今眾寡不敵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遂與數騎免胄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豈於數言高疲力擊塵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夫其忠信非可一

日而為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乎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偽設而僥倖哉使其善義無素欲以矯誠虛信而冀犬羊之革心至則靡耳嗚呼誠之格物如此三代君臣德以誠成政以誠立教以誠帥其鼓舞不變至於麟鳳在郊龜龍遊沼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況於斯人乎況於夷狄乎王者之迹息聖人之道衰專以智力相糾持不復知誠之理人愛其情巧偽日滋風俗靡靡入於偷薄如武侯之刑罰無怨於李平郭公之片言取信於回紇寥寥千餘年蓋可一二數耳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貞也者包中正誠通而為義者也子儀其庶幾乎子儀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回紇請子儀先為誓子儀醉地曰

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陳前家族滅絕諸酋長大喜遂與定約而還吐蕃夜遁回紇追擊破之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藥葛羅要子儀為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聞之若重大嚴然不可犯者及味其旨乃無所誓焉所謂苟有負約身隕家滅者果何約乎既不失己又得虜情且無歎血結盟之羞更之雍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元載擅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短令百官奏事先白宰相刑部尚書顏真卿奏曰李林甫深疾言者卒成幸蜀之禍然猶不敢明公奏事皆先白已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載奏真

如誹謗貶峽州別駕妖言誹謗之罪雖非德政以之辱君猶或可爾故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若夫身為列卿言大臣欺蔽於其君而大臣目之為誹謗是以君自居也觀顏真卿之疏戒林甫覆轍恐代宗孤立至忠至切何誹謗之有而无載以誹謗罪之異於指鹿為馬者幾希昔趙奉璋以外郡刺史侍林甫二十餘罪林甫用諛諭是以妖言杖殺之林甫恣肆不待言而奉璋不無責焉以非言責之官也今顏公為天子近臣何事不可言者其忠義誠達自可當輔弼之任而代宗不悟其厚於君也而黜逐之以快讒慝之人嗚呼不明一至於此乎

卯寧節度使馬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用衆竟殺之

勇力之士非難得也勇力之士奉法畏義則國家之寶也肅宗時將軍王去榮挾私怨殺本縣令賈至至見案請誅之肅宗以其善用礮竟赦之使去榮礮足以廢祿山碎思明聖王之法猶所不許何者部民殺令長與邊將叛君父其惡一也肅宗曲意以屈公議冀去榮一礮之功而終不聞焉卒之破平逆亂者乃郭李諸將帥也然則徒為是過舉耳今段秀實一將之任其遠見正如賈至所論而馬璘又能從其說予以按諸肅宗豈不有愧於將將之道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二

代宗下

唐紀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獻物為壽共直錢二十四萬緡裘上言以為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民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監哉代宗何其無天下之度也古者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王畿所入足以供車服矣故不責諸侯貢焉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故不許天子求焉天子而好私財不於諸侯何自得之諸侯欲營私財不於百姓何自得之於是暴虐虐吏浚民膏血各自封殖其歸于君父者百之一耳不寧惟是必有貪多務廣之人意無紀極而借擬奪攘之權惟故君人者務昭儉德臨照百室百官象之若其分侈心不生而兵可寢刑可措矣常衮若以此啓代宗庶乎其聽歟乃謂節度使歛怨求媚夫代宗惟喜人媚已未嘗有愛養斯民之意宜衮言之不入也第世知元王秉政二十年不按賊吏而不循其本代宗既自受賂又通中人受賂於是宰相受賂則節鎮守令固將不令而化既肥其家且奉其上而四海困窮矣夫元王之不按賊吏好賄之術當然也若其按之貨寶得至乎代宗受此惡名千載不減一歲所得纔二十四萬緡不知天下富室有倍蓰什百於此者不以撫有四海為大而以二十四萬緡為多其意以國藏與私帑為別也監哉衮歟何其無天下之度耶

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宜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請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

給之高郵三上書力諫皆寢不報

人死而真無福無禍使其有也豈可祈禳所以知其不可祈禳者以人之生驗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蒙之禍無所於免故也生死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母次之肅宗以震驚是駕所當先也舍父念母無乃悖於人道乎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人則父母皆不知也英雄如曹操尚不知其生出之本末故知奄人之不知也自不知其父母安能使人孝而佛氏者乃不知其意也蓋其有蓋乎其無益乎且章敬寺魚朝恩合莊為之林出代宗之命則資太后宜福者朝恩之私耳宜禍者私財之私私力今乃毀曲江及華清宮為之曲以者國家之池苑也善清官者先帝之別館也而代宗一一順從豈不可遂高郵所

諫事理明白乃聽之兢兢焉夫惑於異端者其心不仁固無是非之擇也

始上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之去嘗問佛言報應果為有無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非人力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

代宗雖庸才其間報應之有無則亦要矣人之所為惑於佛者一以是故也代宗若問諸高郵之對必正矣彼元載王杜乃惑溺者而可問乎是故求道於瞽借聽於瞽所得益迷矣雖然三人之說淺近詎固非難見也顧代宗不能辨耳其言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若

夏殷周有天下之後世皆莫及其時未有佛也而三代之祖皆有大功盛德衣被生人豈福業茫昧之謂乎又曰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為害且如武氏殺唐子孫幾盡廢其國姓唐殺以亡猶曰不害乎安史子禍是誠報應乃五經所載臣弑君子弑父有以致之者抑嘗聞弑父弑君而免於刑戮者乎不寧惟是若非王師戮力四面攻討彼固從容傳繼豈至勢窘事迫而生內變乎僕固懷恩叛至再三然後病死豈稱兵出門而遽然乎回紇吐蕃大舉入寇不戰而退若非郭子儀馬燧李晟諸人善於行無彼肯無故而退乎方諸大盜之憑陵也宗社危若旣君臣遁逃計無所出所賴謀臣效策將帥忠賢能不退歲時災異大難今乃言非由人力而歸於宿植福業則

之甚乎如使宿植可憑曷若安史不逆僕固不叛回紇吐蕃不入寇之為神乎如或逆或叛或入寇焉若居京師不必命將出師以俟其息乎凡此皆謀慮運籌以救主難不過欲使其君修齊辭訟空寂不事事一則可以竊權二則可以抑動臣致執大焉後世稽古者及後代宗所行亦可以得師矣

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疑魚朝恩為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生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父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殺人冢此乃天譴也

刑施於死者不過發冢而斷棺匹夫而立墓有死必以死爭之況王公將相之重耶子儀縱不與魚軍容為仇斷之朝廷事下京兆而賊必可得則曲直固有在矣子儀乃一

切不聞直引咎自責安朝廷之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尚若果於求賊使上下震動變難雖不自已作而彼此懷疑事生於激將有意外之變忠順蹉跎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小太寧賊不得罪己之言一出天子釋憂衆情綏定魚朝恩欲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既無所施而指蹤穿窬之心亦必汗顏泚頰默自愧悔武侯有云難平者事也子儀所謂善平之者歟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上與李必語及齊王俊必請用此薛故事贈太子王位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此薛豈有此功乎曰卿使尚存朕必以為大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心制遺詔使曰承天皇帝

肅宗殺後代宗帝之皆失也謚之為帝猶謚之為太子皆非所當以為謚者也唐室父子兄弟擇利而擇豈有誠心由義者代宗曰使俊尚存必為大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心俊死久矣此言易發也夫廣平王居長肅宗建儲豈可舍而立俊俊無當立之勢何有太子之贈既不為太子何有皇帝之稱代宗固失矣李必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謚於其後裔恩數致隆則可矣

內出孟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幡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歲以為常

蘭盆起於佛之徒曰目連者念母之不見也佛教以此會為道薦云耳用於章敬已為不可又設七廟神座併祖宗而侮之不敬莫大焉七廟有主有室神所憑依何為而至

於章敬寺哉目連之於七月為此會也其母墮地獄嬰罹毒苦故以升濟之也今舉高祖太宗而下皆以為有罪而修蘭盆供以升濟之不敬莫甚焉夫幡之制形佛氏以象人故有頭腹手足其意使之代其身而事佛耳今書祖宗尊號於幡居則懸之行則揭之不敬莫加焉代宗於宗廟之奉未聞孝恭之節而徇閹丑詭諛因而黷于祖考一舉而犯三不敬豈為子孫之道哉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彼無天子命安敢見若受命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朝恩恠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朝恩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虞而不當故慮家庭不違

平孝則子道得矣處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而子儀處之何其盡已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弃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不聽害己之言輕身見魚朝恩而深以感動其心者也元載本欲離郭於魚而反以自間小人用智每每如此以邪而不正故耳夫子儀常匹馬免車而下吐蕃回紇十萬之衆施於朝恩亦何足道蓋厚德敦誠物致其極固無難易小大之辨也

杜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

詔鴻漸之貪也生既極人臣死又徵福於佛使福而可徵則鴻漸直得計矣于以知鴻漸雖好佛而不悟其要

直為因果浮言所移如誠悟其要則必如瞿曇弄國王之位割妻子之愛入山林毀衣服惡飲食苦形體以成其道也今生則出入將相受為鍾之奉而不能舍及老病死矣乃始為僧意謂死而受生復得善果豈非貪著祿家之極歟後世有賢者過鴻漸遂其性與之同及其終亦欲為此舉是亦不思而已矣佛氏以了生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矣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日及期不棄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自達磨以來蓋無一人見道者若其真見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必不肯前髮胡服而終後學曲士蓋晒其言也曾子獲疾適童子曰華而晬大夫之簣歟曾子曰然此李孫所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其子元至起而易之元曰夫子之遺命矣幸而

至於且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君子之貴於得正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軀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故剪爪隨酒糟或藏焉豈有生而弁冕死而斃首以是為達哉中國之麗于罪者則斃今以學佛之故而從此刑反謂之道不亦異乎夫曾子上智矣即非其簣不以疾病委頓而易之而杜鴻漸幸非斃首之徒死于宰相不以衾服斂藏而必斃之有志于道者其以鴻漸為法乎抑以曾子為師也

上惡魚朝恩擅權與元載謀因賜宴於禁中繼殺之昇尸還家賜錢以葬

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相繼掌兵其氣勢隆重青皇而歲不同真若不可去者然代宗去此三人而無肘腋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何耳方其喜之效郭李大勳不免於程魚之讒幾不自保而代宗信任寵待不可解也及其怒之用李峴計而元振逐與元載謀而朝恩繼如掃蕩環如奔涕唾如殺孤豚厲厲會無難者然則前代中常侍之患至於無可奈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時而足及不可為然後為之豈其俱集也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實論之皆不能盡善豈非不若慎之於初之為美與既龍之為教之後厚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御史陸瑛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三人皆杖死
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密而失身二也韋頌漏言而死亦宜矣陸瑛黨於元載者而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固喜少良言之而怒瑛瑛泄之也誠欲治載者以少良所訟召大臣侍從臺諫官集于朝堂雜究治之所言誣則少良當與眾同奏所言實則載當肆諸市朝豈有欲治其人而反殺言之者則誰復敢以大巨之惡上達乎雖然為朝廷計則如此為少良計思不出其位可也

田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緡動至數萬足皆

駑庸無用至者不絕朝廷苦之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回統
辭歸載馬價用車千餘乘

古者國有馬政況為天子審欲畜馬繫者開元故事具在
八坊監牧之地初不失也擇能其事者付之日滋月益何
患於乏既不修此乃市諸遠東所得非駿而徒耗民力夫
千乘之練無慮數十萬計其損不亦大乎代宗欲悅回統
而不恤百姓以與回統同取兩京見其勞績而百姓耕桑
輸納之勤則不以介意非知緩急之序矣夫為國固不可
關武備然非以馬之多少為存亡繫之北土馬之所生無
與國焉誠以數十萬練易致驍騎猶非所急何指人所衣
被之物而博駑庸不堪戰乘之馬智者不為也泥仁者乎
吐蕃入寇郭子儀遣渾瑊拒之史抗溫備推瑊節度官軍

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敗軍罪在我不在諸將今何策可雪耻
瑊曰今日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使瑊再擊之廣敗遁
去
違令致敗者史抗溫雅儒也而渾瑊以為己罪受命禦寇
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
勝歟使子儀曰我為元帥寧有過舉而欲討瑊瑊又曰不
棄節度豈我之咎而欲斬二將則偏裨心怒卒任意離別
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大而是已事
成則曰我之智謀事敗則曰人之負戾以武侯及郭公之
德度觀焉人之相越豈不遠哉司馬師劉弘尚且能之志
士可以得師矣

僧不空平贈司空肅國公諡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則與以是名如鳥之白鶴之不
黑也無其實而予以是名如大而呼為虺馬而呼為牛也
故孔子為政必先正名又曰名器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
言不順而事不成其極至於民無所指手足聖人重慎名
器如此而可忽乎今士大夫才不稱其服猶有鴉梁之謂
而况浮屠氏毀膚髮壞衣裳以刑人自居乃貴為台司官
至公輔胙之大國而又雜以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之號何其清也使其可以易地而更則以十一字之號而
號元載王縉可乎此特優伶戲劇之類而代宗顯行之其
為董正治官之累豈細哉豈非後來之監戒哉

陝州軍亂遂大將趙令珍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
上命忠臣按之陝軍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但令軍士投
所掠庫物一日獲萬緡賞其從兵
事有機會其來不可為其去不可追惟智者接而不失故
易以知幾為神舜以推幾為戒此固非李忠臣所能預亦
可為後人之法耳忠臣受命按陝軍之遂大將者代宗無
此政也而偶有之忠臣又適至陝州亂軍又甚畏忠臣而
不敢動則其推求首亂之人按法行戮而撫其餘師少
留待朝廷命帥至而後去豈不善哉乃憑藉聲勢而取其
貨財以與己眾是不能禦寇而為寇也忠義之烈入手而
弃之武人無識彼哉彼哉

回統書刺市人有司執之繫獄其酋長馳至研吏劫而去上
亦不問
代宗優厚回統如此其愛之耶抑畏之耶謂愛之者以夫

子崇高而愛千百我狄使戕吾赤子非也謂畏之者以由國帝王而畏千百我夷使傷吾命亦非也若以其脅助取二京之功不得已而容忍者當時既縱其大掠繼又與之厚賜雖侵犯邊境猶不絕和好而與之互市所以報之逾涯甚矣而何愛畏容忍一至於此耶居上以寬為主而無以濟之則失於縱弛解送而放龍納侮之患生故寬而栗者皋陶所以告其君寬而有制者成王所以訓其臣若代宗一於寬而已所謂以水濟水而不可食袞袞之專一而不可聽者也千百夷戎悍猾無禮於關門之外而君相屏息彼田承嗣朱滔李寶臣之徒固且隳然而笑然然而思勃然而起矣

田承嗣叛於魏州攻之未下元載王縉奏魏州驛實請禁

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佛之道以慈悲為行平等為法元王學佛者又何獨惡魏之人而欲困之哉若曰為國計則亦違乎佛教矣代宗所言乃人君之德載與縉不能出策略計田承嗣使君德被於魏人又請絕其飲食所資以困苦之于以見為佛學者例行逆施以善一身猶悖於理况代天正宰萬物乎李靈曜殺大將不受朝命詔李忠臣馬燧討之靈曜逆戰忠臣欲遁燧固執不可遂克之燧知忠臣暴戾讓以已功忠臣果專其功有與之爭功者忠臣擊殺之

君子尚德不矜功德出於性功出於才君子而有功必不發不伐不有而當之小人而有功必矜必伐必希重賞望貴仕觀人者觀其德之勉與不勉其功之居與不居則君

乎小人之分玉石判矣夫德與功皆非物也然仁義之人醉於面而益於背和順中積而英華外發若有物者故曰據於德功利之入意欲驕盈血氣盛滿一奪其稟賦如病者如餒者如有所失者故功名外物也君子所性不存焉解石有成猶風之濯熱雨之潤焦槁物有被而於已無存宜寄焉耳馬燧未必知此也全身避禍而護其功也雖然方諸有其功者賢矣勞諸事功者又庸矣孰視無功而為有功者豈直霄壤之間哉

田承嗣累表入朝竟不至上復命討之元載謝罪上亦無如之何悉復其官爵令不必朝

田承嗣死代宗不啻如喪我之數百年後其軍猶使人氣拂厲而髮衝冠代宗能堪之而元載身執國柄亦

復恬然何其君臣寬大長者一至此耶元載能然爾殺李少良逐類真卿出李必左遷楊綰疎遠郭子儀疑若勇矣而姑息回紇憐畏吐蕃於河北諸鎮莫敢誰何又何怯歟是故伊尹相湯伐夏湯曰今朕必往既克夏湯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棄其勇怯所施如此今元載王縉於所當治者則退縮承儒若奉父師若撫驕子惟恐傷之於所不當治者則震耀威武張皇刑辟快意肆志惟恐居後宜怯而勇宜勇而怯此小人之常態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安得伊尹之臣而相成湯之君子

元載王縉爭納賄賂上欲誅之恐左右滯沮謀於大將軍吳湊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圖為不軌上命湊收二人於朝

堂令劉晏鞠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語以陰事賜載自
盡妻子皆伏誅籍其家財胡椒至八百石縉初亦賜死繼貶
刺括州劉晏請之也

元載王縉固有罪可誅然殺載至於孥戮無乃過乎載縉
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
無難者若有不軌之圖不歸司寇獨與貴戚之握兵者謀
之其紊亂政事經邦不績一切開略直加以叛逆之罪不
復覆按并其妻子俱受極典一何峻哉以愚度之代宗固
怒載矣蓄其憾激其怒發其機者必中人也其時中人無
專權勢者前史亦無可稽據而曰中人何也曰殺程元振
者李峴而峴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而朝恩而父
在相位姦賊恣橫罪惡貫盈平時薰蒸時習於上之聞聽

者衆矣安知非朝恩之黨為朝恩報仇耶不然上方與吳
湊謀何為告變者繼至又問端皆自中出仍使中使詰責
而劉晏鞠之乎晏素附程元振固北軍之人魚氏之恨在
載而不在縉故晏克縉而取載也以是知朝恩有黨在內
伺帝意而陷之無疑矣雖然自載而論則有取死之道凡
元勳舊德清望名流一切疎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有議
己者或竄或殺招怨多矣其能免乎昔鄭申侯一國大志
專利不厭已足以殺其身况為天下宰者好賄焉可勝富
哉故史載其厚藏弟以胡椒八百斛明之嗚呼亦可謂愚
矣未論大賢若盧懷慎李元紘張嘉貞豈有此患乎
以楊綰為相館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
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鞠從甚盛即日省

之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郭公黎尹崔中丞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
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服化之心者非也謂子儀
有揚威跋踏之態者亦非也嗟夫躬行之效如此楊綰獨
以清儉一行已足以丕變侈靡之俗若使成德之士而佐
有道之君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綰之斯來動之斯和
者宜虛語哉

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弃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
元載之刑已重矣又誅及父祖此當施之安祿山武三思
者載何以得之代宗素寬厚愈為此枝克深害之事不與
其所行相類又不頒之外廷委之京兆直使中使往焉益
可以驗載之禍乃朝恩餘黨報之無疑矣夫刑非人主之

私也五刑五用順天討也實非人主之私也五服五章奉
天命也苟輕重過差則人心不服忤克深害者固中人常
態假手代宗而代宗不知焉任是責者豈非楊常二相歟
楊常衣薦湖州刺史頗真卿上即日召還為刑部尚書
魯公行義剛方節緊中諒更歷既久望實俱高可以為相
孰不謂宜而代宗不知用焉知人信難哉代宗信愛李泌
自為太子時及在位十有四載猶未能置諸左右今以楊
常一言召真卿不旋踵已為非常之遇矣
是時李正己據十五州田承嗣據七州李寶臣亦據七州梁
崇義據六州雖奉事朝廷而不用法令上寬仁一聽其所為
史稱代宗寬仁以愚觀之直愿而無立志樂因循而憚興
事耳於寬為近仁則不知也夫仁之道難言哉自世俗論

之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愛人者仁矣而孟子兼親賢言之夫豈柔原樂因循之謂乎惟恕亦然世之言恕者寬厚哀矜而已矣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寬厚哀矜直恕之用耳不足以盡恕也求仁必自恕始強恕必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始夫己所不欲而施於人者滔滔皆是也豈特代宗使代宗強恕而行其心必公必明其為善去惡必皆惟日不足然後可以稱仁也則烏有坐視羣姦侮慢朝廷割據境土而不以經意者哉

郭子儀入朝命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黃裳察其詐以詰之懷光服罪乃矯子儀命出之於外

李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其才之狡黠足以立功亦足以作

亂先為懷固懷恩將後乃歸郭公郭公德度威望如此而懷光乃生篡之心姦詐讒發立為杜黃裳所覺坐而受制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或曰懷光矯詔書與黃裳矯帥命何異曰矯元帥命以安軍府留後之任也矯天子詔書欲誅大將豈偏裨之事乎惜哉黃裳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今懷光將誅除異已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耶上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盤徑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俟其至當議之泌曰嗣恭畏權勢而不知大體且新立大功奈何以此罪之上意乃解

嶺南為哥舒晃竊據路嗣恭平之功亦大矣賞秩未加者將四年非代宗與李泌言其情孰知嗣恭以琉璃盤取怒

乎一琉璃盤與廣州執重克復廣州而不見知琉璃盤小則憾之不忘豈人君之心哉夫元載惟以總于貨寶不全其宗代宗見盈尺之盤所宜惕然自戒而猶不悟貨寶之惑人乃著而不去人君嗜好可不防乎嗣恭才吏也見載方秉權而又貪墨故媚寵之力甚於媚與使其讀書見劉義康取甘之事必知懼矣微郭侯為之解殆矣豈非人臣之至戒哉

子儀疑副使張墨輕已銜之孔目官吳雁從而構之子儀怒誣墨扇動軍眾誅之高郢力爭之子儀奏貶之既而僚佐多去之子儀悔之悉薦於朝以吳雁誤已逐之

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墨逐高郢為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悔悟盡改其事子儀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其子儀之謂乎欲知君子小人之辨以遂乘與改過觀之亦可盡其情矣

常袞言陛下欲用李泌為公卿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上命泌為澧州刺史

李泌白衣事肅宗於靈武已欲相之泌雖不受嘗行宰相之職代宗所見也至是又二十有三年而常袞尚謂其未周知人間利病蔽賢罔上不亦甚乎泌見尼於元載代宗不能主持至使寄館外藩今又徇袞巧言出之于靈武南土必亦將老矣代宗不自知其位尚幾何時也急親賢者夫豈若此之舒緩耶

德宗上

唐紀

羣臣議喪服常袞曰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羣臣常如之崔祐甫以遺詔去天下吏人三日釋服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莫非吏人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表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亂貶河南少尹故事宰相常有數人直事者署其名而奏之時郭子儀亦平章事表代署名祐甫既貶子儀入言其無罪上問卿卿奏可貶何也子儀對不知上以表欺罔大駭貶表潮州刺史以祐甫為相既而喪服竟用袞議

方喪三年短為二十七日矣崔祐甫猶以為多祐甫非不忠不孝者特狃於遺詔而又通吏人於百執事則過矣宰相而下自古未有以為吏人者此強辯也遺詔從薄臣子從厚不亦可乎迹其所以祐甫素惡常袞表欲立異設若袞初為祐甫之說則祐甫拒之必如袞議蓋徒以虛氣加袞而不核義理之當也使其所守可行則既相之後可以行矣而卒從袞議豈非理有難奪乎故商論不能降心屈意從善審是而紛然嘵嘵但欲求勝者此廷臣之通患惟克己君子斯不然矣

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一上曰費養養而違物性安用之縱於刑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是故禹平水土放龍蛇周公驅虜豹遠犀象夫象一食兼牛馬大而無用且又傷人唐世乃多畜養之以供玩好不知受貢遠致其害甚廣為之治道為之建屋為之儲糧為之衛送校人馴吏旁緣求索無所不至夫以周公遠之而唐室來之其輕人而

肯畜其矣太保訓武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珍禽奇獸不畜于國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法也黎幹與宦官劉忠翼善或告二人嘗勸代宗立韓王迥為太子並賜死

黎幹小人也當黜無疑而以諸想無實之言而殺之則非矣勸代宗奪嫡必有可按之迹若無可按豈得以疑似珍戮臣下乎且德宗已即位幹為兵部侍郎與忠翼有謀亦何能為此皆讒慝之言而德宗不察意者於幹有宿憾耶

庚子立皇子六人為王乙巳立皇弟二人為王兄弟與己皆先人遺體非子所得比也先帝之弟於己之子以諸父稱同日而封猶為不可乃先子而後弟上則不足以表同氣之重下則不足以立尊卑之別是過舉矣

歷代天下推酒收息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俗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與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為為強兵足用不可既有而弃之也推酒者禁舟車莞山澤古聖王所不為而後世以為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嚴取之悉甚於常賦一或弛廢立見闕置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應循吏亦用軍法亦賑水旱亦交四夷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為出無後廢妄費則貢助什一不啻足矣費出無度征求無藝貢助常法所不能及則必推之又推弄

之又箕堯之又堯舜皆於富家稅陌於大振多至於倍獲
加至於什百於是財竭下叛并國而去之是故知者體者
欲罷官推酒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於古制亦
裕民者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善矣也而梓利最急故知
盡罷之未若勿推而以予民之為善也

沈既濟言選曹之弊請五品以下及羣司長官各舉相進叙
吏兵部得參議六品以下或補佐之屬詳州府詳用吏兵部
得察舉或選用非公則加議職者成後任誰敢不勉則賢者
自進不肖者自退無不洽矣

銓選每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莫不以為善事而更有
行之者蓋皆智之不及難蓋以自不能無後而後人之不
能公也所以不能知人而廣人之亦不能無其後也

成法難意一技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
亦可救其其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
焉大則秦李匡臣叙進下則聽州府詳舉其徇私不稱則吏
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可革
之弊以周漢良法魏崔亮唐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
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在人人在則政舉矣其本
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蕭代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卜上雅不之信其代宗但
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古者大事必用卜龜為卜者為筮筮短龜長故洪範稽疑
一卜為主筮禪出詢命于元龜周公東征用寧王遺我大
寶龜諸侯有守龜大夫不藏龜其重如此易曰天生神物

聖人則之龜既可占吉凶聖人誠意天地鬼神所不能違
也況於善龜乎是故古有大事必用卜之法既不傳下
之者誠意又不至而各龜之不吉亦之無益也則過矣雖
然卜法之妙雖不傳而世未嘗廢也惟漢古而用凡冠昏
喪祭於之決日猶賢於後世用陰陽家說拘而多忌也以
葬論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論月者及為不
懷過之為不敬於其月三卜遠日以為期是則禮意矣豈
不簡而易用又無拘忌之患以入於不懷不敬之失乎德
宗不信陰陽家善矣山陵取七月當其善集而後復擇
日則失之於野幾於民庶惟惟之所為者若於其月十
日之為庶於禮也

楊炎以權筆為朔方節度使又以杜希全張光誠等建徽為
留後魏所為三人得自奏事仍詔之使伺軍過失

陸贄死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善乎其言也獲之
者豈智自私而心不廣故不能行其所無事楊炎亂權寧
是也寧而可用委以節鎮可也有如不可獨無他官而為
是紛紛何也既付以一官本無留後而以三人為之使寧
知此意是促其反側矣夫豈建侯樹屏之公道乎

上問負外郎關播為政之要對曰必求有道賢人與之共理
上曰比已下詔遣使詢訪庶幾可乎對曰是惟得文讀干進
之士耳有道賢人安肯隨牒舉選上悅

關播為揚州所薦觀遠臣以其所為去播亦君子人矣對
德宗為政之意首尾無失大哉言乎向使德宗問以孰為
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默而自稱播受寵花引為

宰相事其甚謹又薦李元平當李希烈希烈談笑而擒之則恐播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為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稱不以人廢言德宗勉焉可也然則隨牒舉選皆非賢人乎曰不然自非生知必進德修業以臻于成少也隨牒壯也不隨向也干祿今也不干斯人也必其德之進業之修何害其有道也古之時鄉舉里選故士從幼而貴已後世設科取士士有為養行志者莫得不由之以進不由之者上也由之而反身獨造者次也及其成功一也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

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退之節知賢而不舉是竊位也有疾而不去是賴寵也何以為賢當是時可以為相者李泌顏真卿也祐甫舍之而引楊炎使病而無害天子惜而留之猶之可耳今至於賜告廢務不上乞骸之請它人何責哉祐甫則不當廢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臯陶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此宰相之法歟

楊炎欲城原州詔涇州為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徙屯涇州拔荆榛立軍府今又投之塞外何罪至此乎劉文喜因眾心之怨據涇州叛上命李懷光討平之而原州竟不果城

楊炎感元載薦引之恩報其仇讎修其政事若子之於父然不亦過乎載之言曰原州居潘原推沙堡之間吐蕃弃而不居故豐尚存若城之二十日可畢移京西軍成之草肥水美軍食可自給漸開隴右進安西據吐蕃腹心則

朝廷可高枕矣會為田神功所沮不果城故炎欲卒其志以愚論之二人皆失也當是時吐蕃雖為唐患然入寇有時常使郭子儀馬燧李晟諸人保固吾圍何足慮者河北諸鎮驕不奉令所當先治載炎不此之慮顧與吐蕃爭合近圍遠置叛臣而禦夷狄豈緩急之序哉處置失當立致涇卒之變勞師費財然後克之而城竟不能為謀之不臧孰甚於此故推公心合公議不失時措之宜事猶難濟况率其私情紹述恩地而不為國計者哉

自上即位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內不自安遣使入奏會涇州魏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朝廷賞一善罰一惡風動四方遠於置郵而傳命也劉文喜叛亂當誅既已授首潘鎮寧有不聞者何必留其使人

觀而後去以生反側之心乎故不使之觀則諸鎮畏威其心皆然獨使平盧使人觀之是示以欲討之之意而促其反也於是李正己連結成德嚴兵保境而河北之難起矣然後知人主一頓一笑樞機之發不可不慎蓋為此也

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詞多怨望召補州兵欲拒朝命上密遣中使縊殺之然後下詔賜死天下以為冤

敵大臣者豈有實罪庾準言劉晏與朱泚書書必可驗也召兵拒命兵必可戮也遣公正御史往忠州鞠治如其不妻晏死何辭一聞讒言不復考按乃命中使密殺之非政刑矣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以服姦雄之心難矣故來瑒死於前而梁崇義僕

固懷恩以為辭劉晏死於後而田悅李正己以為懼山後之不以其罪也豈可謂我能殺之而不恤人之服不服哉晏既死後來言利者皆莫及

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一曰集衆務在得人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此不獨可施之轉運事也二曰戶口多則賦稅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為先此雖為守為令皆當力行者也三曰官多則民擾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自餘州縣不復置故雖天下吏員皆當減省不貴多也四曰論大事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此又合於孔子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無遠慮則必有近憂者也五曰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凡訟獄文移言上行下未有不以決遣為利

滯淹為害者也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專用理財則狹矣晏之是國其功豈王鉷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未免於誅死何也財者猶泉也其名曰布泉行不可雖利布不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方晏之總利權也史言衆頗疾之夫能為國足用非歸於己也衆何且而生疾是必有說矣以故善為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不以利利者對善而言昔於義者也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覺其子惟岳自為留後奏求旌節上不許初田承嗣薨寶臣請以其子田悅繼襲代宗許之至是悅屢為惟岳請上不許或諫曰不因而命之必為亂上曰向日因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命命不足以已亂也然則惟岳

必為亂命不命等耳竟不許

德宗所言皆是也不以小利妨大義不姑息目前而貽後患不為叛臣搖動而失朝廷之勢不用爵命弭亂而欲以威武整齊之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欲速故也

李正己累表請劉晏罪譏斥朝廷楊炎懼密論之云晏昔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之由是有誅炎之志

春秋之義殺大夫獨稱君者出於君之意也稱國者君與用事之大夫同謀也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取之矣君之殺之及與用事之大夫同謀殺之豈皆當其罪乎故孔子並書之以戒操生殺之權者必奉天討不可以私亂之也然則劉晏之誅楊炎為元載報仇德宗無預焉可以免稱

君之責矣曰不然君出令者也臣行君之令者也炎雖有誅晏之心若德宗昭察則炎之私安得行炎初誣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而罷其四使又託以奏事不實而貶刺忠州又誣以與朱泚通書召兵拒命而賜之死此三者豈炎擅為之必皆奏稟而賜可矣使德宗無意安得中使銜制

救至于忠州然則晏之死在炎則為報元載之仇在德宗則為憾獨孤之事正合春秋稱國以殺君臣皆有責焉者也而炎乃欲免己之責歸惡於君可乎孔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誠有過惡臣享之義猶當臣放于內而隱諱于外今乃反是炎之心悖矣其死也不亦宜乎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夫頃暫之誠不足以動孺子積之而著可以及豚魚觀其平居未可驗不憂不懼之實行乎危難然後見夷險如一之致此子儀之所自爲也人臣惟不能仗忠信故功大而見疑惟不能安義命故位高而取疾疑疾叢于厥身則又設僞以事上舜智以御下獲廉耻用威刑無所不至惟君是怨惟士大夫是怒其失愈遠則曷若直道而行之爲平易無虞如子儀未嘗失其富貴乎夫窮奢極侈小人處富貴之所爲也曾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竊恐其過矣

初蕭嵩家廟在曲江玄宗以嬉遊之地命徙之據炎無嚴郢廬祀令郢陷炎會炎管家廟於蕭嵩廟地且責嵩爲官解郢按之以爲有羨利於法監主自盜僭祀因請去廟地王氣故玄宗徙之炎有異志故建廟於其地炎坐取崖州司戶中使護送縊殺之

德宗欲誅楊炎者炎則有罪矣自貶官拜相專復恩讎視河北諸鎮連兵跋扈曾不建討平之策顧祖述元載遠城原州州不克城反致涇卒變亂行兩稅策租庸調之善政殺劉晏致外諸侯之不服挾私報仇歸怨於嵩以此罪炎炎無辭矣乃聽廬祀自盜之誣異意之謫遣中使縊之則殺之不以其罪矣炎其服乎故爲天下者曷足毀人賞人刑人當明白公正如權衡之於輕重不少低昂則物情愜適苟有一毫私意行乎其間雖數百年而不泯是故刑賞非難中理爲貴

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東鹿朱滔攻拔之惟岳懼掌書記邵真說惟岳入朝祐知其謀以告田悅使人讓之曰尚書何負於大夫而歸以反逆之罪欲自洗雪如斬邵真則相待如初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負之不義且魏博淄青共強食富足抗天下奈何遽爲二三之計乎惟岳乃斬真發兵圍東鹿兵又敗燒營而遁

以諸鎮相與言之畢華謂惟岳不可負田悅者是也以天下大義言之魏博之不可負比朝廷孰重權其重輕斷以大義斬畢華而從邵真轉禍爲福矣

難 華之計行邵真之身死惟岳與亡於是乎決是故聽言爲難

李惟岳既爲其將王武俊所殺朝廷謂天下不可平以張孝忠爲易定滄節度使王武俊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唐白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武俊素輕孝忠自以功在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已與日知同列又失趙定二州心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遂不奉詔

自諸侯言之國君臣有定分友者爲叛君王武俊殺李惟岳是也王朝所當誅而况行賞乎然惟岳不稟朝命擅有土宇詔諸道兵討之降者有賞則武俊非叛君乃殺賊也以恒冀實之宜矣乃吝惜節鉞削其一州又分其糧馬此則朝廷忽事之過也與以趙定列之藩維而不分其糧馬武俊新立功受知朝廷其勉於忠義之節必矣范陽魏博正爾連衡而武俊截然居中不與相悅合則田氏先亡朱爲之次不待逾年而決也惜哉事幾已至而應之未宜

使李必類直強李勉在朝而至然耶。

劉洽攻李納于濮州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遣其子弟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竟不可捨上乃囚其子弟納遂從與田悅合朝於始以李洸兼徐海沂都團練使海沂已為納所據洸竟無所得

舉大衆討不庭而宰相以私怒失事幾中官以妄言沮措置致可復者復失已臣者復叛則曷若不舉之為愈也使其不知是堂上拔城戶內禽將也使知而不治是目失上策尚何他人之計乎盧氏若不怒程程先見張鑑而亟從李洸之請則李盧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勿捨李納之說而囚其子弟則田悅等安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定矣故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詔借商人錢長安置然如被寇盜

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費莫大於兵善用兵者先富其民而實其府庫必不得已而舉猶當量事不愆素役不濫時則已察言失鮮車甲矣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慎擇賢方置之輔相脩明政事安養百姓持以十年諸鎮之守或死或老或傳其子弟或歸于將佐其費多矣然後出充羨之財命智勇之將見可而進必可以保大定功矣而德宗眩聰明逞智術欲速成而失其序當是時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餘戶稅數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籍兵七十六萬七千餘人是稅戶四穀斛三而養一兵他用不與焉枝甲荷戈者既不常飽量入以為出國非其國矣武功

者天子也制國用者家宰也兩河久無功府庫不及支數月借而稅率之事起而城府大驚家庫空秋書鄭奔其節者臣同責豈非此類乎君子於一言一行猶必稽其終而慮其弊况三軍五兵之運存亡係焉乃不為後圖使枵腹之人與力士鬪靡而已矣

李抱真馬燧有隙不相見由是文無成功李晟和解之燧單騎造抱真營釋憾結歡

喜怒者氣也不為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相為勝負者也純暴于氣則理幾絕純化之為難焉燧聞李晟一言平積時之憾蓋其客氣不勝而理義本明也燧非知學者尚能如此學士大夫師孔孟誦詩書以道德自任而行乎情塗由乎欲境日與理遠專以氣為用宜其不能復於善也前有廉頗藺相如後有馬燧李抱真可以為百世之師矣

盧龍司馬蔡廷玉言於朱泚曰滔多專擅不可付以兵滔怒請此殺之泚不從由是兄弟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悅其意貶廷玉柳州司戶

賞罰當功罪則姦雄服德宗當問蔡廷玉所言是耶非耶苟其是按於藩佐命以他官何不可之有苟其非則責以離間兄弟而顯黜之豈有不問是非姑行貶削以悅叛帥而可憐其心者乎且廷玉朱泚所主也假如滔悅則泚必愠矣悅其弟而愠其兄庸愈哉是皆非人君馭人羣之道也

朱泚以書遺朱泚欲與同反朝廷知之召泚於鳳翔留之

師上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乃曰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行上悅首末言杞曰陛下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則惟神筭上顧鎰曰才兼文武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

盧杞以美言而傾張鎰庸或難辨至自謂貌寢不為三軍所服則亦易見矣宰相坐乎廟朝師表百官統御諸將內則神策宿衛十餘萬眾外則藩方牧守知又幾人其所仰望豈但鳳翔一軍之比容貌寢陋既不足以服鳳翔則又何以服四海且是時惟兩相杞不自任則其傾張鎰亦非難度者而德宗惑溺不之覺也前史乃謂杞惡張鎰以忠直為上所重非矣上誠重忠直杞之計必不行惟其奸佞邪而惡忠直是以鎰去朝廷而入虎口也

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魯公之言直矣然盧杞不可與言者也而與之言又傷於直此所以取禍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魯公清忠直道再為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已矣羊躄七十致仕而歸得保身之明無屑去之嫌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相容之許而觸其所惡聞難言智矣田悅王武俊議奉朱滔為主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干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豈得常為叛臣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為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以為然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築壇

於軍中告天而受之

君子有言雖盜賊相聚禮樂未嘗亡必有統屬即禮也必相聽順即樂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顧為利欲所昏刑威所劫則淪胥以敗耳李子干之謀惡為叛臣豈非秉彘懿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惡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大耳節度使抗朝廷則為叛臣相與稱王其叛益甚矣諸侯拒王師則曰用兵無名稱王而用兵無名益大矣此徒以七國楚漢間論而不知時勢之不同也子干苟能惡叛臣之實而見君臣之大義破田悅王武俊之邪謀勸以順事朝廷勿得專土滔幸而聽功孰與甚不素而斥而殺其忠義之節如秋霜烈日終古不泯方之為大盜指蹤卒以無成徒穢簡冊者其相去不亦遠乎

李希烈攻陷汝州上問計於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戰而下顏真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內真其人也上命真卿宣慰希烈制下舉朝失色

聽言之道不以理接之則必以事觀之接以理非上智不能也觀以事雖中才可勉矣盧杞傾顏真卿而出之其言似是而無此理豈有凶悍叛逆之賊據土地擁甲兵戰勝攻克又挾強援而肯為一老臣緩頰所下者哉德宗不能以此推之則當問杞以真卿不歸者復有何策朕重失元老卿能保其不為希烈所害則可耳乃一切信從略不反復真卿出使彌年幽囚地獄至于見殺其事著矣蓋以建明不效枉陷忠賢而責杞乎亦復漠然如無有也為家者難與犬為人所攘尚且求之不置若其健賊才隸固不忍

奔諸盜賊德宗之心以小人為飲食視君子若戈矛而魯公以八十之年不知退休遂蹈大難死非其所豈不惜哉
淮寧都虞候周曾密謀襲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使事泄見殺周曾之計若成願真卿肯從之耶曰從之則何以異於羣叛真卿固不為也亦將勸以請帥于朝耳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於是怨聲盈於遠近

鳩羽為喙食之必死人知其毒也則未有食之者苛政重斂之毒民何啻於鳩羽為喙而有國者往往不知戒焉何也樂其便已而忘其害之在後也士智之君獨觀萬化之原故能制治保邦於未危亂之時豈復以利民取禍哉若夫中主無不好其發使之目窺見間隙必有以批卻導窺而中其欲如稅間架陌錢其事至陋而禍甚速人君避

之豈直當如鳩羽為喙而已然其流終不能絕也手實之法自室廬而及於金盃狗雞不甚於稅間架乎入官者以百為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錢陌乎前世以此喪邦後世以此理財謂人生可欺也豈非孟子所謂民賊乎

李勉遣唐法言救襄城上遣劉德信助之勉奏希烈精兵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陽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法言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反賊邀擊大敗之汴軍由是不振

人主雖不當親兵而不可不知用兵之道古之聖王未有不知用兵之道而能制世御俗者惟知用兵之道故擇賢將而付之其事任責成而已所謂推教授師講論以外乎

軍制之是也必從中覆者故暗狹劣者也惟漢光武智勇出諸將之上故其遙制必中事會違之輒敗光武之自知亦審矣雖太宗用英衛固亦聽其所為也德宗暗於大理狹於用人身在長安又安知襄葉間便且詔使一出遂使汴軍敗弱襄城不救李勉失守遙制之害如此豈前所謂怛中而不信人者德宗之謂矣

上發涇原兵救襄城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一無所賜詔京兆捕節惟糶食菜餼乘怒鼓噪遂趨京城令言自禁中馳出止之軍士不聽斬關而上上倉卒出幸奉天不知乘輿所之令言與亂兵迎奉天而奉天之
膏肓之病起於風寒暑濕者治本而不治標火見涇卒變生倉卒而不知其來久矣自大曆三年車載欲遠郭

子儀自邠州徙馬璘鎮涇原自河中徙于儀鎮邠寧四鎮北邊之兵以羈旅勞弊重於遷徙遂謀作亂賴留後段秀實處之有方眾不敢動遂遷于涇然非所欲也及楊炎紹述載志築原州城涇當為城具將士怒曰吾屬居邠州甫營耕桑地者即來屯涇拔荆榛立軍府今又投之塞外何罪至此於是劉文喜據州不受詔討之累月然後平涇

之心可知矣撫之不至結之不厚徒驅以威力無怨之人猶不可使況行怨民而又糶以糶食菜餼豈易自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德宗以智術取天下而不能極深研幾一軍蓄憾卒有八年昧於履霜

堅冰其矣離宮之厄桑道茂不幸而言中耳
朱泚以百農鄉段秀實失兵柄意其怏怏以兵劫之秀實

出度不免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乃見此此喜問計秀實說之奉迎乘輿此不悅他自召秀實議稱帝秀實愕然唾泚面大罵舉笏擊之泚俯匍脫走秀實獨善

楊子雲有言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君子曰事至於無可奈何則區區之命亦何足保段秀實是也秀實既在京師惟有死耳不死于家則泚必召之不得不見見則必為之用而去道日以遠矣秀實之志將有所圖也故少忍以待雖然無濟理也則必死為正不然將為李陵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恨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遊執轡以從人臣所當為秀實不知此而猶為司農卿見幾不敏惜哉抱忠貞材草草而死也

上在奉天杜希全等四將入援將至召將相議道所從出關播暉城曰漢谷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於城東北與城中相顧五分賊勢盧杞曰若出乾陵恐驚陵寢賊曰自此圍城斬乾陵松柏其驚多矣今城中危迫惟希全等來若得營據要地泚可破也杞曰陛下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令自漢谷進果為賊所邀四軍敗潰泚攻城益急

小人之言事似是非而虛杞曰僕使援兵出乾陵是自驚陵寢其言似孝陛下下行師豈比逆賊其言似忠杞曰大主不權輕重者之所樂聞也陵寢宗廟一耳賊據官闕汙辱宗廟而杞不以為念援兵假道陵下那有震怒而杞乃誣之又以險言劫奪渾瑊謂比上於賊苟得又主取偏制服異已雖危國工師安行而不顧也凡人在憂安所難為易為

當憂慮則志識易明德宗于時迫感其憂而於盧杞計不遺本節小名妨大德之言曾不能辨也夫見不同則言不合其趨一則計必行馮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亦如是耳

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數言盧杞毒邪吾見上當誅之杞懼言於上曰若使懷光乘勝取長安一舉可克今聽其入朝賜宴留連使賊得為備恐難圖矣上詔懷光直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解重圍而只天不得見天子意殊快快曰吾已為憂慮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懷光數千里忽眾勤王既走泚解重圍於潼關亦有問勞宴賜無將士通君臣之情而賞典行焉從盧杞之言德宗自欲召見有何不可而問勞之使不出賜之惠不

施賞資之典不行直使引軍擊賊雖富家待臧聚不至若是薄矣在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德宗不知將將之道夫豈特盧杞之罪哉處置一失朱泚未滅而懷光已叛故曰事苟善則雖敗可以為功苟不善則雖勝足以為敗

上曰朕本好推誠多被姦人賣弄今致患害反在推誠誠之為道固非德宗所知使老學宿師為之言亦豈易哉凡言至德者惟得其似猶以雪喻白以墨喻黑明其然矣而不能了其所以然故凡言誠者亦曰質朴然實而已矣至誠者天也天豈質朴純實而已乎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

之道也思至於是是謂以人合天然則誠固質朴純實而
以質朴純實為誠則不可聖人貞觀如天地貞明如日月
無一理之不盡無一善之不該無一事之不知無一治之
不立如是然後可以言誠學者不能至也則必開邪去偽
以存其心其心常存則理明義精於人之賢否必能知也
於事之是非必能斷也此思誠之效也夫豈惟然木塊然
土墜視哇口可亦唯否亦唯曰井有人焉亦將從之之謂
耶德宗之所謂推誠者推此而已故於所不當信而信之
由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易其言夫豈但德宗蓋人君之通
患也

李懷光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上不得已貶之

慶賞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當賞不

賞迫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迫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
在上而人畏愛之心它適矣德宗保養巨姦演於危亡而
不忍去若僥倖無議之者猶且使竊據高位而終不以危
亡之責歸之也及李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
等是為天子而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
朝廷旋即肆逆者非獨盧杞召之乃德宗有以來之矣夫
朝廷得失非外將所當預况恃功挾眾而請黜宰輔與兵
諫何異德宗早用陸贄言自罷杞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
自而起哉

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尊號陸
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擊喪亂之
時尤傷事體肅德衰兼皇與帝人主輕重不在名稱與其

增美稱以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抵天戒

嗟乎人之為諂者何其多而納忠者何其少也君父失守
宗社播越于外盜據京闕四郊多壘而奉天羣臣請更加
尊號以為不忠歟則方履危難何忍不忠直無識耳向使
陸贄從不及逆耳之言不聞諄諄請速行則滅亡之勢也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贄曰肅德衰兼皇與帝人主輕重
不在名稱德宗若深思而切問之贄必有格言舉其君於
堯舜禹湯之盛矣

赦天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權鐵之類悉停罷

方未幸奉天之時若有請罷墊陌等暴斂之事者方軍之

與人必指為孟浪之言謬悠之說矣奉天圍解陸贄益甚

一旦盡罷利入七八條反不聞不足之患則知向者言利

之臣乘時培克德宗悅其橫入之多而聽之也雖然先聽

之以致亂後罷之以致平猶賢於血入于牙不肯吐口者

此七八條在當時所謂暴斂流及後世遂為經常之賦民

日益窮亂日益滋德又下衰矣必欲裕百姓安邦國興教

化息爭奪以致隆平熙洽之治不遵先王取民之制未見

其可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

戰賞未行而遂私別庫則士卒怨望上疏力諫上命去其榜

而已

人嘗為虎豹所驚毒藥所傷者言之猶有怖色况復犯之

乎德宗以專欲致禍至於食蕪菁根求襦袴不得憂恐涕

洩事才宿昔耳慎而不啓慄而不發困於心傷於慮而不

作猶於色發於聲而不喻無安也無危也惟利是比無治也無亂也惟貨是黷自古入君不足用為善恭辭儼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懇懇至到盡事之之義不以其君難語而永矢弗告其誰能不起道光膠口之意哉故以德宗之僻益顯陸贄之賢也嗚呼贄可為人臣之式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二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德宗下

唐紀

蕭復上言不宜委宦官以兵權上不悅

心在天下則悅惡公所悅者與天下同其好所惡者與天下同其憎否則反是詩書所載由堯舜至于幽厲千歲之間禹嘗諫舜矣皋陶益稷嘗諫禹矣仲虺嘗諫湯矣傳說嘗諫武丁矣召公嘗諫武王矣周公嘗諫成王矣未有言帝不悅王不悅者顧曰舍己從人也汝無面從也從諫弗拂也改過不吝也朕之愆允若時也惟太甲背師保之訓尋即然艾克成哲王其厥庶幾爾如紂卒聽我藐藐如厲王則危亡立至是故聞諫而怒聞諂而喜者聖惠之分而倫令導諛以悅取容者治亂之決也史記以來凡記某人言某事直道逆指者必以不悅不聽不報係之甚則加罪其稱悅稱嘉納稱賞與之者蓋百一焉人君監古而反諸身以此一節思之所得亦多矣

復又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驥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眷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

蕭復可謂大臣矣請君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楊炎報仇怨盧杞事廢邪非德宗心合而志從二人安得進故炎杞雖可罪必德宗變更此志則如炎杞之徒不再用矣其本故也夫改非而從是者者誠難然太甲周成齊威漢武由此其選矣顧人主無意耳苟有意焉回心而鄉道猶反手轉足夫何難者然德宗非其人也蕭

復非不知之然身為宰相義當盡言故以去留與帝為約
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
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

復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作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
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除復山南十道宣慰使實跡之
也

以君子為股肱心膂則治必成以小人為股肱心膂則亂
必深天下之事未有能獨濟者也顧其所同異如何耳與
君子矣而小人間之亦或小治而終不絕也與小人矣而
君子參之亦未遽亂而終不免也惟一於君子一於小人
則和平疾疹界然判矣德宗為唐室基亂之主由與小人
一也蕭復言官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官官為一體也又

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為一心也夫公不可入
水薰不可變猶燥濕臭味各以其族無惑乎蕭復姜公輔
陸贄之見疎也雖然豈人之本心哉惟德宗吝於改過而
已矣吝者地道也若天則運而無積人君為天所子當法
天行健日新其德不當如地之吝蓄過而不改也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使發其兵尚結贊言
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為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來上
命陸贄喻懷光懷光固執不可尚結贊亦不進

唐室之不亡也幸哉吐蕃尚結贊詐有餘唐未嘗備兵
而自請入援收復京城以好辭却之而答其意既存中國
事體又絕戎夷後患豈不善哉而德宗許其來懷光恐其
至是皆不知尚結贊之心也主兵大臣懷光也尚結贊意

欲亂唐而助懷光見其擁兵不擊賊故必欲得其信誓以
啓交通之路為相見之辭耳使懷光而悟與虜合勢唐必
殆矣吐蕃既去上愛之以問陸贄贄對其善然亦不能
料尚結贊之詭謀也故曰唐之不亡者幸也

賜懷光鐵券懷光投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
之是使之反也

鐵券許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預以免死
許之是誘而致於戮也愚者以之肆難者以之疑無施而
可故雖高帝於功臣剖符作誓其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
宗廟而不免於殺韓信醢彭越斬英布又死其凡乎是故
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堯舜三王不易之道何疑鐵券為

懷光以韓遊瓊掌兵在奉天約之為懷遊瓊奏之上問策安

出對曰懷光物諸道兵恃眾為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
關滑等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眾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
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為亂上
曰罷懷光兵若朱泚何對曰泚不足憂也

李懷光反迹已露前其都統又何疑焉其慮其與朱泚合
者彼先既通謀而尚使有總制之權是為虎傅翼也乃曰
罷懷光兵如朱泚何其暗如此且李晟忠義孤軍不于朱
李之間德宗待之未有殊異懷光已叛猶眷眷焉蓋勇於
拒諫勇於聚斂勇於去君子而怯於從善怯於改過怯於
去小人固德宗之惡德也

懷光遣大詣邠州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會涇陽韓遊瓊說
昕曰李太尉已蹈禍機中丞可自求多福昕曰微賤賴李太

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詎為渾瑊書召吐蕃使稱通城
所遂不敢出遊瓌與諸將殺所

張昕武人固不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說之當更語之曰

李太尉能奉人以官不能以官與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

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為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

之兵是黨賊也及今自拔上足以助朝廷之勢下足以孤

懷光之心脫身逆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為名哉且

以為負者與負國孰重也如此則昕亦必了然矣

陸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然竟以數諫迂意盧杞雖貶上心

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親從而心不悅故恩遇雖隆未

得為相

陸公言盧杞姦邪在杞貶後杞在位時固不敢言也視杞

姦邪致亂而不言可謂忠乎白贄之言力矣但不并其姓

名耳初朱泚圍奉天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贄對以皆羣

臣之罪也而以股肱耳目為首泚既退上又問當今切務

贄曰羣臣所甚欲者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百辟所患

在於君臣道隔知事未必實實事未必知人各隱情以言

為諱昔趙武啣而為晉賢臣絳侯木啣而為漢元輔然

則以給者事或非信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矣凡此皆

指盧杞也贄疏既上懷光表至於是逐杞蓋贄之說明辨

有理帝亦無以拒之故也方諸詆訐毀譽者其效優矣贄

在翰林時在危厄所言十用六十帝歸長安贄登相位所

言十用三四而前史乃歎贄以直言迂上未得為相何其

陋哉事君言聽計行可矣豈係於相與不相若贄之賢固

當任輔佐若贄之心夫豈愛鍾鼎自人觀之則可云爾使
致身宰相而阿諛苟合一無規正又豈若淹留翰林論思
獻納之有小補也

上欲為長女唐安公主造塔厚葬安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

此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

常如何處贄力陳其無罪上意猶怒能公輔相

姜公輔以一言忤意而罷相使盧杞謀國垂幾幾不可去

人臣以此量玉何至屈身少貶以求用哉

垂云不以為負及稱其小用登相位稍陳諫諍以為

負而疾其求名嗚呼示之以好惡使天下知好惡遠者君

道也德宗之好惡如此何其疾哉

朱滔兵敗走恐范陽留守劉元因敗圖元將光武守其後

仗迎之時人多之

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為之雖失小信傷曲

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此滔之事誰不切齒扼腕幸滔敗

北劉惔當明君臣大義獎率將士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

其功豈不大乎夫不薄人於險乘人之危非所施於亂臣

賊子也惔於是味轉禍為福之幾矣洗心自新之道矣史

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孔子曰不知鄉人之善者

好之不善者惡之以其公也揆以公義劉惔在所宜惡非

好之也

夫以公道為君上行之必乘眾下用之必陷身

子曰可與共其可與權此句絕也唐陳之華備其及而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其義不與上相蒙存尼譽詩以明才
之思也何遠之有之意耳訓詁家乃贊之為一謂唐棟之
華一及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及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
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湯伐桀升自西道所當
從也先儒乃曰出其不意文王脫羑里固自若也先儒乃
曰陰修德政武王見紂不悛誓衆往伐非觀兵也先儒乃
曰此而示弱至如孔子與蒲人盟不逾衡而卒適備佛胎
召既欲往而卒不往若此之類皆以反經合道斷之由誤
讀論語也其流之失至於弑君篡國者以為逆取而順守
之陸執其師承不可考然所學甚正觀其陳軫重義破
反道之說此固鄒魯正傳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
守堅固議論端實歎為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唐太宗

其效不在魏文貞之下矣

車駕還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以復之晚
伏路左請罪

晟初得長安下令曰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見上又謝
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推功於王引各歸臣固哲人所
為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以一軍奮發而追蹤汾陽歟
彼細人者有尺寸之功自比嵩華惟恐人之議之也至於
罪矣過客則舉歸諸人惟恐人之有令聞廣譽為己之妨
也由是雖有功而世不許其功雖無罪而世必以為罪又
况有罪而無功者乎以西平之行觀焉何必讀書然後為
學信矣

李希烈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物賜卿真卿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
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耶遂縊殺之
真卿可謂能死矣自至希烈軍首尾歲餘未嘗有一言
之失一行之誤迫脅備至志節益明君子哉若人忠烈哉
若人希烈使至稱詔賜死死固決矣而詔曰不可不辨
故問其發長安之日知其賊使也然後呵叱而就縊不如
是則使指不自心事不盡此非有古人之事可法也而真
卿處之恬然略不失次君子自感慨殺身者為難容就義
者難貴公其庶乎

馬燧說下晉隰慈三州先是朝廷命康日知為晉隰慈節度
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命燧領之燧固讓於日知且言
因降而授恐後以為常上許之

馬燧鄰城人也以武力自奮而不知其嘗學與否也據其
行事則儒士所不逮者多矣舉三州之地讓諸康日知是
其一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燧之讓諸好名
也當是時河北諸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
盈城燧於是而讓三州所以勸也因示法焉使後有克獲
城邑者不生覬覦一舉而廉德在已愧心在人事體在朝
廷可謂賢者所為矣苟非其人非我所有猶將力取况我
所有其肯舍諸

代宗既誅魚朝恩不復使官官典兵上還長安頗忌宿將始
令官官分典禁旅以賞文場王希遷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
使

代宗政事盡可稱者惟殺三巨寇一貪相有光青史李

斷國程元振植根先朝魚朝恩亦非驟進仍迭掌樞樞
之難矣而代宗皆能去之自朝恩之後不復以神策委
人此又其制斷之善賢於祖考可為後法者也德宗乃舉
宿衛親兵盡付寶儀於是中人擅兵相授終以亡唐其禍
豈可與安史朱泚諸鎮同日而語哉吐蕃畏李晟馬燧渾
瑊而惡之是也德宗何為亦爾耶忘李晟而不忘李懷光
疾馬燧而不疾尚結贊憎蕭復美公輔而不憎盧杞白志
貞殆猶人有喪心之疾者迷鄉穢汗潔本立地而親下
何以為天下主也誠欲保全功臣不使顛覆者如光武處
鄧賈諸公而慎揀別將以次任使可矣計不出此乃舉周
廬虎賁分界官者蓋以官者為一體而不慮難疽之難瘳
瘤癭之難割膏肓之不可為是故察與明相似而不同察

察小慧猶燭然見此而不見彼見近而不見遠德宗是
也明者博照猶日方中堯舜湯武是也故人君貴明不貴
察惟知學聖人則明矣
或謂韓滉有異志上問李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
負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此人謗毀耳上曰卿非聞外
議乎泌曰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上曰朕方欲用卿
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為卿累泌退上章以百曰保滉上曰卿
雖與滉親在豈得不自愛乎泌曰臣知其實無異心願早下
臣章以解眾惑遂下泌章滉聞之感悅流涕即日貢米百萬
斛既而陳少遊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泌曰滉乃能化少遊對
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人君左右豈可無通達謀慮之臣哉韓滉受疑謂有異志

若非李泌力為申辨至于四五則主猜已成滉無以自白
而江東之亂起矣縱滉守節不貳亦必嗚嗚而死所損不
亦多乎德宗語泌曰朕方欲用卿卿雖與滉親舊人亦何
易可保此不獨以小人待滉亦不以君子待泌矣既而
又制之文勢離之使執志轉移者承此旨斯滉終不能免
故為人君謀慮必確然秉義不為勢誘利回乃能無失此
人臣之法戒也

盧杞遇赦上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白盧翰劉
從一曰盧杞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遷遷大都願相公
執奏翰等不從高遂奏杞不可復用補闕陳京趙需亦上疏
爭之未決京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
燕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京爭之益力以杞為澧州別駕

使人謂李泌曰朕已可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
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不逮也
前相罪逐後相或欲寬之或欲殺之未必公心也為己而
已矣寬之者將以為例也殺之者恐其復來也恐其復來
者盧杞殺楊炎之類是也將以為例者盧翰劉從一用盧
杞之類是也私心甚微見於行事則若揭日月故宰天下
司賞刑惟力行至公則天下服矣袁高諸人言杞甚力德
宗雖不從猶未怒也及陳京曰杞若復用則燕黨皆唾掌
而起上乃大怒則以杞黨自居意京譏已也非爭之者眾
則杞殆不可過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德宗非能從諫者其意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將
順之言是也而以高京為不逮則失言也顧當自累日外

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則可耳

馬遜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諸將相繼來降懷光知眾心不從已乃詐稱聚貨財飾車馬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偷安旬月

李懷光何勇於為逆而不果於為順也方長春之守未下決意釋甲而朝上念勤王之功亦必赦其死既明知眾心不從而歸國為是以給其下又得少安則順存逆亡之證益明而遲疑需待終不悛革小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類皆如此使懷光知高郢李鄴而取謀焉渾二公無以為伐矣

初懷光解奉天圍上以其子璿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

光頓兵不進璿密言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陛下待臣厚故不忍不言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進言非苟求其生臣父敗則臣俱死矣復有何策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更喻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及懷光死璿自殺

嗟乎李璿之死也知父之非義說之而不從知君之不可蓄欲事之而不得其告上曰臣父敗則死矣復有何策此以微言自歸冀上留而生之而上不喻也上雖不喻亦宜預詔馬遜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營勤王解圍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璿勿死璿亦可以不死矣

初李晟自成都還以營妓一人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返之由是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而止

西平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其任先進退宰相晟取營妓張延賞追而返之交失也無聲色之感則辱不及已此晟之失也晟有功於蜀雖取子女而去固將帥常態而況營妓延賞何預焉而必奪之此延賞之失也與其責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為重延賞之失為輕而晟不知自反至於成隙又陳延賞其他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欲必行矣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夫朝廷得夫非將帥所當預而宰相用舍繫吾一言豈不待尚結其間而德宗猜心已萌厥功名者可不慎乎

以給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憂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造久在外疾錢穀諸使用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未幾如舊法造遂罷

四憂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耳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之少實也如此者之人修佐王之業者必務引君於當道道果何物哉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己之道術不明君之邪僻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矣則未知崔造所學果出於此乎不出於此乎雖然其請罷諸使而使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租賦于京師則善政也饋車弊之初難遠

集四相在內未必協謀韓滉久執利權力行沮止故不能獨濟耳夫財賦出於縣而總於州使觀察使刺史任貢賦不造關之責何患乎不辦而多張使名衆建官吏苟非委以聚斂則安所用哉利聚於上怨與於下使漁賄賂費耗虧失其弊不可勝言迨所建明非特當時可行後世固可行也陳仙奇殺李希烈舉衆來降以為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殺仙奇為希烈報仇以少誠為淮西節度使

陳仙奇為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合而不討亦以留後與之功罪不明賞罰混淆非淮西之亂傳三姓四將故易曰君子慎始差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義城節度使李滋死其子克寧殺行軍司馬墨履祖事劉玄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功至克寧乃不敢違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必擇賢有德者繼之則命微子啓康叔封蔡仲胡訓各之詞及君陳畢公任分正東郊保釐之事未有一言將登才使之富國強兵者其善其在可考也誠以為民上當父母之任非賢有德者不能諸侯無小大皆賢有德亂何自生矣故謂都曰友邦欲其相勉於善而相禁其不善也人君知此義有肯輕以授守與之者李克寧已有亂心得劉玄佐糾持之而惡亦不伐其效可見故輕外任以甄有罪矣意之人非知治道者極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勸之仍請拜其母母喜置酒滉又言之玄佐曰父有此志但力未辦滉曰我力可及此父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填宮也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遣玄佐錢二十萬繕備行裝玄佐入朝

劉玄佐能逼李克寧之襲位而自緩於入朝荷也勇於治人而怯於自治者固常人之情也玄佐內有賢母教訓外有韓滉琢磨遂終身不失臣節滉比陳少遊賈至及溫王韶謀亂又勸劉玄佐入朝而德宗惑於流言以異意疑之非李泌力為解紛其差失事會悔可及耶

上命李晟與張延賞釋怨晟奉詔與延賞結為兄弟因宴飲盡歡表薦延賞為相然延賞者南陽人也廉蘭賈寇馬李六君子嘗有怨於延賞解送平希張延賞然怨何也延賞固小人而所計者入相之利害也宰相人臣之極地于以轉旋萬化慘舒百端而為人所前却延賞失之怨得之怨延賞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係我知與不知夫豈不取疑於人主乎非所和而和故其和不遂他日延賞議間之如故然則身若堅守初議之為正歟

陳仙奇既舉淮西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為吳少誠所殺兵遂叛歸上勅陝觀察使李泌防遏勿令濟河必擊之賊衆屢敗殺其士卒三分之二時劉玄佐入朝上命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二十人至汴州盡殺之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主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心也淮西叛戍李泌處之有餘力矣千百人破散之餘何必誘致而後可平德宗嘗為防秋兵所驚欲速平之至出詔書付藩鎮使為餌賊之具不亦自輕其言乎言而不信人知此心後有是類可復用乎賈林有言陛下性急此性不改

憂未艾也帝雖賞之終無佩章之益是以年滿進而德彌退也

齊映在諸相中頗敢言上浸不悅張延賞與映有隙言其非宰相器罷之

謂德宗不聽言乎崔造乃以敢言用謂德宗好聽言乎

齊映乃以敢言罷何者為是德宗誠言聞臣下議論但惡

忠直喜譏邪耳譏邪之人利口囁嚅辭繁理寡如裴延齡

韋渠牟盧杞之徒無足恠者陸敬輿李長源每有諫說亦

必周詳委曲至于再三至于五六荷也德宗不明不如此

是不足以開悟之耳然二人之言聽從者十纒居半以是

知帝所喜聞者獨譏邪之言石投水而必受也堯舜之間

都俞咈咈則已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大甲不義其訓伊尹

告之纒數十語則已思庸克終厥德惟大康維五子之歌

而不華紂辛聞祖伊之告而不悛天用勦絕其命此唐書

商周千餘年治亂之大較也故觀君之明暗猶聽言盡之

一言而辨者蓋智也及覆而後喻者次之乃而後回者

又次焉誠誠苦口至或以死諫而終莫肯省者乃後論矣

上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儉人不可後用謂用之

則齊士極克清大惑者莫若也取壞軍務以致播越者白

志貞也於最則必疑之思之終終退之於志貞則必思之

宥之終任使之權仆松梓扶植荆棘轉執權讓行於一時

可耳其如青史之不泯何夫法觀四海清悅千古為善之

不可不為而力為之者賢人之業也樹行連旌遠極來日

曰吾得志斯已矣若小人之志也

李真慕魏徵直諫故上有所問極言無隱而未嘗泄於人

君子有三立必有初向慕用乃克有成顏回曰舜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此立德者也諸葛武侯以管樂自許此立

功者也揚子雲準易作太玄準論語作法言此立言者也

所志在上其成則中其志在中其成則下其志若然無所

志隨心而行或幸而成或偶而得者有矣必不足以垂世

而名家談方圓不出於規矩故也小人亦然若裴述祿產

者也胡廣述張禹者也慕顯述趙高者也盧杞述李林甫

者也慕之不切則述之不力其述不力則其禍不極故君

子小人各有其術而行其志皆以忠勇自奮所宜遠

蹤跡矣近則英衛而乃慕魏徵以直諫權君權言無隱然

則是非將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廢老死而死何使

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故

九為士皆不可無志向而宰相尤不可無所取法觀其心

之景仰則其人之賢否世之治忽判矣

吐蕃尚結贊求和李晟曰此必詐也張延賞與晟有隙言和

親便上意亦欲與吐蕃共擊回紇計遂定遣渾瑊盟吐蕃於

平涼晟戒瑊曰不可不嚴為備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

之成故戒瑊以嚴備上命瑊推誠待虜既盟吐蕃伏兵大至

瑊僅走免唐兵大敗

陸贄可信者也而疑其有黨李晟可信者也而疑其權重

盧杞不可信者也而以為小心尚結贊之不可信者也而

與之和好陸德宗自謂平日失於推誠致患害而不思

其所信者非所當信也夫夷狄亦人耳上古聖人懷之以

德接之以禮叛亂侵寇則威之以刑固不逆示猜阻亦豈
渾淪溟濶略無防慮惟言是聽惟欲是從德宗張延賞
若以疑忌賢者之心而施諸尚結贊以愛信吐蕃之意而
施諸李晟豈有平涼之辱主相蒙恥終不能雪哉

延賞愈懼謝病

逆斷利害而其事未形固難施賞罰昨日言之今日而驗
亦可以悟矣而卒不悟夫何所蔽而然耶蕭復以一言責
盧杞姜公輔以一言諫厚葬遂而去之不俟汝執以彼兩
事之性較張延賞諸賢義師以至辱國其罪孰大而謂讓
不加為相如故則以其謀議本與我同若黜延賞猶自黜
焉耳漢高刻印遣鄺生聞子房言即促銷印從善如轉圜
其君也哉

直而信延賞之讒耳不勝其忿至曰苟得罷之無所不可
誠以是施之延賞豈不曰能惡人乎

上欲廢太子問於李泌泌切諫且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
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觀茲事

人臣之極位士大夫之至願也然有不肯為者其志殊焉
伯夷下惠皆百世師後之君子尚友而自比則有寧為清
而不為和者矣貪夫之言曰進退行藏惟義所在不可以
必退為高其言似也其志則知進而不知退者也孔子豈
不欲道之行然問陳則去燔肉不至則去愛女樂而不朝
則去待以季孟之間則去固未嘗以必進為是此進退仕
止之法也李泌誓不近天子左右言雖有激然必實存此
心以為是欺君臣之義如之何廢之以為非數君弗克終

相亦罔終去有多憂者居亂邦身皆主如仲尼則可不然
用剛必蹈禍用柔必招辱故與其進不若退與其仕不若
止也

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必曰天子以四海為
家全臣獨任宰相之重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天子寬
橫而可不言乎

正術邪論兩各有宗以宮內為家事自隋君臣始唐廢人
宗之李勣以是語高宗孫甫以是語明皇天子之事孰
有大於廢后黜宰相曰此非臣所當預乃陛下家事也
人主曰此固我家事豈外廷所宜預哉此是大臣徇主欲
人主肆邪心而亂亡起矣考之周禮大宰之職詔王建六
典持八柄治道其備至於王后世子則不食其膳服而已

上謂李泌曰自今軍旅糧儲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
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
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也上笑曰朕失辭
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三公以右為重存交脩之意焉
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
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為要不以多負為善也夫聖
王之法關盛衰唐虞三代歷聖賢之君亦衆矣獨以一相
治得人故耳如德宗所論是於尚書六曹之吏建一長
官而非相也必欲網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考慎其
人而置左右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
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宰
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諭廣求賢

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達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略之任人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如渾與張延賞議事多異延賞諷之曰相公舊德第即言也位可以渾曰吾頭可斷舌不可禁上好文雅而渾質直無所儀上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言無故事請以為常侍上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

張延賞之語柳夷曠者乃李林甫所以俟陳希列盧杞所以待關播者也人臣之義比有事主雖賤官卑秩有志直敢言之士猶將達之使自效于君況同列乎而以節語禁戒是相奴隸也述延賞為相無可紀述而誤國之罪則多柳渾以擇相責德宗以選畿邑之非人主之職言吐蕃不可與盟白志貞不當拜用皆有大臣風節上憲之者惡其

若夫庖膳養身魚梁獸骨酒醴醢醢膳養交惟級案服皮幣閣寺山堅嬪婦御叙絲采縫染之役悉屬家宰而天王正家之道則無一言及之宰相以道佐人主曾謂周公而察成王燕然以為後法乎齊桓公葵丘之會令諸侯曰無以妾為妻無易樹子所以備天子之明禁此則文武之澤而宰相所當輔弼於君者也故狄懷英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家事若首股肢義同一體臣位宰相安得不預乎而李長源宗述此意以啓德宗李以知齊相一匡天下孔子與之狄李二公為唐賢相皆得聖人之意者周禮大宰官屬必非周公所建無疑矣

李泌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上素怒回紇不許泌力陳利害上曰卿以和回紇為是則朕固非

耶必曰臣為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充肅代於天上

自非大聖人不能無過故人君必置輔諫爭之臣惟恐其不諫或有敗德闕政危亡之漸也夫豈自以為是而惡人之議其非也荀卿乃言聖人有聽從無諫者最錯亦曰至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親事法宮之中嗟乎一子之言未見於五經不出於孔孟何所受耶錯明申韓無足道者荀卿氏宗王術者也謂亦為此言其誤天下與來世豈有既哉夫苟合取容者妾婦之道有指此人而謂之曰何為妾婦歟則必脆然不悅其則以惡聲隨之謂其所行終身導人也終身誤人也是亦弱於富貴不能自死而已矣故人能無受爾汝之責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回紇既和親上表稱臣上大嘉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

對曰此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
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曰道固自冥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或主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為眾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玉不特惟惟為謀主則滅秦暴羽之事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授鉞鉞制則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也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取會生於氣歎所以然者

大勳勞於天下勤若周公使周公以勳勞自嘉既以勇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敘度量而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為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會而已不稱賞而又賞也夫師冢宰其所賞為也俾侯于東東建諸侯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

上曰人言盧杞效邪朕殊不覺必曰德宗用程元振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誦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必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蓋君相定命者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所以也

桑道茂之言論然則方士不可信乎德宗用程元振或中君子亦盡人事而已向若德宗不相盧杞緣於用兵不沒汲聚飲安得離宮之厄惟有此三者則慶曆手外必不免矣是故明皇用李林甫則有蜀道之行代宗用程元振則有山南之狩德宗用盧杞則有奉天之幸僖宗用田令孜則有成都之駐而不聞太憲武宜有焉豈不以昏明勤逸為辨歟

必薨必屢乞更命相薦賢重晉上未用及疾甚復薦之乃並拜相參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晉充位而已然為人重慎所言於上者未嘗泄於人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賢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必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誕故為世所輕宰相莫大乎薦賢然知人其難哉以魏文貞精慎猶失之

侯君集說餘人乎必如狄仁傑之薦張柬之薦李德裕乃無負矣李鄴侯短慮過人而以靈臺自代豈固擇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憲言深計燁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會贄而引參何也贄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以謀議於君前為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高益舉陶伊傳周公謀議具在其所行不出其辭言持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是直大言耳史謂鄴侯短慮為世所輕稽其施設鮮不效者獨於復府兵及招大食天竺之策為不售故言事易成事難者乎所以於其言無所肯數上思李懷光之功而子孫皆已誅乃以其外孫贈公為之後賜姓名李承緒而實襲之

李懷光胡人也其姓已不可詳既改之為李又以無八八嗣之是一家而三姓也德宗記人之功善矣若懷光者既嘗勤王而無叛逆為之置復可也今以惡與功相乘除功尚何有則繼絕之恩施過厚矣假曰寧過於厚必得其苗裔而官齊之而遠襲曹允之謬曹朝之失而忽於吾人滅鄆之戒是豈虞舜別生分類之道乎

以陸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詠皇帝訪問之遺軀抑推尊長源而然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材競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贄孟子所謂有安社稷臣以安社稷為悅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賢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從之未幾或奏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賢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賢上疏再三辯論上竟追前詔不行

稽之古訓則旁招俊入列于庶位傳說事高宗之道也考之故事則廣求賢人隨才授任者太宗命房杜之言也陸相所請纒施之臺省長官舉其大者耳其策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守乎德宗既已聽之文沮於議言雖再三辨理終不見納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其况宰相乎

上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裴延齡妄誕小人也駭物聽上不從

經制國用量入為出宰相職也戶部度支特行其事耳德宗與邪而奔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詭欺多疑而信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入其說惜乎陸相論之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姤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過矣論之詳去之力而猶不行焉奉身而退亦愈於它日諸疾之深禍釁之大而賢猶隱忍以居位是再失之也先是賢請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有沮之者必延齡也延齡惡此法之害已故也

賢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詭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人之所以異於夷狄禽獸者以有仁義之心也會獸者飲食搏噬而已夷狄尚力而有知焉

故幾於人既人矣則當以仁存心以義行事至其所以為人者今日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夷狄猶或不為也然英雄盜傑固非所圖而庸人害己周身之計鮮不出此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盡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與之學思既於其論權而得之矣今又以此見之其真沐泗之徒歟是故可為君子道難與克伐然欲者言也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賢求遷賢曰實相嘗奏擬上允有慈公之言公輔懼請為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以聞參言對上責參歸然於君貶公輔吉州別駕

九品者皆極矣宰相既為宰相矣而眷眷於遷秩陋哉姜子之為是也向者以謔言劇主蕭獻忠策校國危何其壯哉不獲乎上黜為右庶子若將終身焉可矣不矣於是詣賢求遷聞上怒未怠遂有黃冠之請躁動棟蠶幾無以自

處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能自免也然德宗亦可謂涼德矣公輔非有速國誤朝之罪一斤不復主不克終相亦罔終此之謂歟

用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充請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稅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代民田稅從之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

茶者坐人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鉞楊慎矜章堅以及劉晏皆置而不征猶為忠厚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

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已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或至於官盡推之商旅不得貨遷而必與官為市在私則終不能盡推推理惡少竊販之害興偶有敗獲或人猾吏相為囊橐獄迄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枝蔓致良民破產接村比里其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虞發泄不時至於朽敗與新敏相姦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舉而焚之或乃沉之殲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緡錢而已夫地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貨遷而薄其征禁也者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曰薄征其入于王府者亦不貲矣自盜奪正訟獄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上欲殺寶參陸贄力言其罪不至死更貶驩州上又命理其親黨又欲籍其家財贄皆諫止
世傳陸敬輿有憾於寶參擠而陷之其說甚確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言雖不足以盡人善聽言則得之矣陸公所言於德宗者反覆致詳而無失言其行事亦無過舉而謂以左遷宿怨是豈知敬輿者哉德宗欲殺參贄辯而生之又欲理其親黨贄諫而釋之又欲籍其家財贄論而止之審有憾焉而肯為是耶或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當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然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罰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最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乎

以中書侍郎趙憬為門下侍郎憬疑陸贄欲專大政排已置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

以趙憬傳考之有小善無大過不可以非君子目之也嘗獻審官六議一曰議相臣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貴才而備則不可得其言豈不當乎當其時中外所謂賢者非陸贄而誰憬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有疑於贄而與之有隙何也德宗之用贄也私命之曰惡重事勿對憬陳論贄不可曰臣所奏事惟憬得知陛下勞心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瑕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有濟非無私之德也由是觀之贄豈擅權而排憬者哉由中書過門下而自懷猜阻疑贄外已耳然則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蓋聞此理而口言之筆書之未曾反求諸心也心與理一未有見才而不疾見功而不足見賢而思齊見不善而能改者

賈耽陸贄盧邁趙憬為相百官曰事更讓不言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送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一日一易人誰不學而其見有深淺正邪之異人孰無才而其用有小大遠近之別以成周之盛聖賢輩出亦不使召異毛的並為冢宰必於其中擇一相以統百官也唐乃用四五人為之權鈞勢一迭相推避賢者不得有所施亦賢者得有所容夫豈治國之良計乎旬日一易筆亦何愈於一日一易一日一易筆亦何益於旬日一易均之狐裘蒙茸吾誰適從由是知人君之職任一相乃不可易之道特在乎識賢否耳

皇遣使說雲南王異牟尋遂拜吐蕃歸唐復南詔舊名
褒狄之離人昂國何與焉天子有道內治民安邊圉得人
雖四夷之勢連環于外不能為吾害苟為反是雖使一方
瓜分瓦解然一燭之火亦可燎原故凡從事於方外之績
者鮮不自及以太宗英武命制百蠻無不如所欲亦未有
離而不合服而不叛者也李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
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於是羣
阜遣使與吐蕃通好而異牟尋拜吐蕃向中國此後吐蕃為
邊患悉稀皆非其國盛衰自有數耶然後數十年唐室之
禍不起於吐蕃乃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自治以為強
於非我族類者善却却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則不強然
後邊陲之患不召於藩籬之外矣

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同州一畧水
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之猶不可得今安有之對曰
天生珍材固待聖君開元天寶何從得之

德宗之好諂而甘受佞人也雖面斥其祖而怒不坐蕭
復書員盧杞使之正言則以為輕已絕然而怒裴延齡之言
其悔慢不敬亦甚矣則安於聽之不以為辱焉嗚呼德自
幾其先安得使人之不蔑已耶

裴延齡曰短陸贄於上趙憬之入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密
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不
直贄罪為太子賓客

趙憬言於德宗嘗以任賢為急使其與陸贄異時必景仰
慕用之不足矣及同在相位非惟不知其賢且忘其引薦

疑其專擅反與裴延齡比而去之夫非甚惡其味於是夫
賢不肖之辨如此况懷懇懇於用賢乎而何為其然哉
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
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而嘗而履此知不可
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
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學以誦誦善以
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推利斷性以靜斷
仁以愛斷恕以寬斷鬼神以幽真斷是皆形影之似而
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在我者有蔽
而不盡則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蔽乎惟以性實為急而
不知賢者為誰正此類也既不能知賢則亦不能知不肖
此懷所以與延齡比也是故大學之道必先格物格然後
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心正心正然後身有善謹

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心正心正然後身有善謹
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日夜痛飲至是陸贄取忠州
別駕上怒未解中外以為罪且不測城守延贄門生疏論延
齡致贄無罪時朝夕相延齡城守曰若相延齡城守環白麻慟
哭於庭

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贄為有失城
益諫固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
漸防過邪佞必於其微陸相見疎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
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
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
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遂城而

後行之者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疎直質野之態耳雖然望於上茲熾於下論論一登正氣凜然陸克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其夫豈風流文雅委蛇醜藉者所能及哉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以資文場霍仙鳴為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親筆相此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奏曰故事惟封王命相用麻今以命相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自輔國以來陳曠制度朕今用爾不為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為私矣文場叩

頭謝上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祖宗成憲惟子孫不知也知則必信之矣知而不行則未如之何矣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德宗既知之自輔國以來曠壞制度德宗又知之則何為不改而命為護軍中尉也其言曰朕今用爾不為無私此其病也

有私不自克入之通患亞聖之資惟善是從欲萌動差隨即克之次則審輕重度大小然已之不得肆而必歸於理焉罪莫大於故德宗不令其私是吝也是遂非也是不後也是自莽也是樂其所以士也然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任竇霍而惜白麻答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乘其明而格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

終蔽蔽上之初用竇霍分典禁旅也陸贄奉以為謀議之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強諍之地皆不聞諫其受得不均其責矣

上自陸贄與尤不任宰相所取信者或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德宗以宰相不足任則為若以此五六人者為相以宰相可疑則安知此五六人之不予欺也慮其據相位為黨故不以為相則安知其今不已相朋結也其皆無諫獨以韋渠牟觀之然後知上所私厚以氣類合其時固不可諫事往矣矣何足效直可為後來火主之戒而已大主之尊如天日月星辰麗焉風雷雨露降焉高明廣矣莫可階及乃引取人所疵賤以滓穢太清其自屏也不亦多乎

光祿少卿張茂宗許尚義章公王未成昏而有其妻起後為左衛將軍左拾遺蔣又諫曰古有墨衰而從其章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太常博士章形裴堪亦上疏諫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

朝廷所為下所視效四方而化焉今乃教人以喪昏雖不立法而人固式之矣帝嘗天下婦之儀駙馬天下妍之表也而可以喪昏曾姓何貴焉昔魯文公即位二年八月使大夫如齊納幣齊秋罪之謂其喪未終而國昏也娶在三年之外喪未終而國昏猶且不可以其志哀也況身有衰絰如之何其易之夫當衰絰而服吉服豈其甚焉常人所不敢為而德宗拒諫甚力仍促昏期不以為異者豈情然不知理義哉良由習見易月之事麻直之短故也

是以聖王以身化人而輔以法制已則無禮儀人之服也
難矣

官中市外間物名為官市實奪之也

百姓憂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
倚法以削撥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又饒斂天子得而逐
之天子而親是數者不恤咨然不長非議納諫則無
如何矣匹夫交易賈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取廉者愧
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
哉

大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為黨
出城為道州刺史

人心之所服者而已矣其所敬者而已矣薛約以言

事流徙則未其所言是歟非歟果其非也陽城於約有
師弟子之分齊郊送之猶未得比諸樂布矣何罪而果其
是也則朝廷徒無罪之士人先生送無罪之弟陽城在德
宗而不在司業何乃并城逐之不義而又不義不義而
不為欲天下畏服亦亦左乎天下有公是恭奉焉堯存
不為欲天下畏服亦亦左乎天下有公是恭奉焉堯存
罪可其必使陽城亦罪之歟則我違道之好陽城亦當好
惡我徇情之毀譽人亦當毀譽其拂理不亦甚耶雖然德
宗為是蓋不為薛約考為陸贄則亦欲蓋而彰耳

渾瑊

德宗破朱泚及李懷光李晟馬燧渾瑊三人是賴稷稷臣
也忠烈業業戰伐之身蓋餘事矣然而積之清議則燧瑊

之譽不若西平之懿何也其為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
其耻乎燧與良器有隙瑊以奉詔為原望使平涼之愿終
唐不雪故二君忠烈雖無可譬若乃憂深思遠之明守正
不拔之操則方是遠矣是故以時論之時運不可留以事
論之事往無所係以人論之白駒過隙俄然而獨有是
非之理出乎人心者愈久而終在所以志士仁人一言一
動必以仁義為歸謀人國家不以功利為尚者豈有以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恣行誅殺有
據漢南之志士方姑息藩鎮無如之何

德宗有制斷四海之勢帝鋒銳銷矣一至於此猶不知
持志之方為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于人喜
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于大相以賢也流

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術若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
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成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己故
忠賢如李晟蕭復姜公輔陸贄陽城則惡之忌之疎之斥
之疎危如劉怳吳少誠李知古李萬榮于頔李錡之徒則
畏之下之撫之緩之若被術之悍馬若慈母之驕子若守
門之大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其德不流
其威不肅而天下侮玩之矣兼其氣而氣衰矣志不為主
故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
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源豈有此患
乎

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
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

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亂者何
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已不涉已者亦然李藩從下上
夾在諸公卿未有向背在諸中尉未有許違德宗視之猶
日方中也故不待聽言觀行但以其儀度安雅而知其非
為惡之人也使虛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稱不
遠矣故嘗論之見人見已皆如閱鑑中之象察情獨皆
如觀水中之影執古御今皆如用尺寸之度權衡合變皆
如持關石之準參照彼已皆如擊四平之報辨正狂曲皆
如陳一直之繩然後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明四海
考諸三王而不謬以俟百世而不惑者得此而南轅北
何以為君不得此而北面拜何以為君非格物格物何以
啓進此之途非強知求何以克其此之方哉自天子至

于匹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具少誠擊韓全義董敗之會少誠致書於董董者求私洗朝
廷亦厭用兵計赦之復其官爵全義至長安董之場獲其敗
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矣遣司馬崔放入對赦為全義謝
無功上曰全義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
天之生物均於生之而已美惡在物天無意厚於美而薄
於惡也故五穀松柏與臭草毒木同育乎雨露之滋鳳凰
麒麟與梟獍狼虎並安乎覆載之大若夫裁成輔相以補
其不全則在人矣是故或執畜之或雍斬之或靈異之或
驅放之然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治物尚爾况治人乎是
故遏惡而揚善先德而後刑內君子而外小人尊君父而
抑臣子貴中國而賤夷狄重農桑而抑末作隆經學而後

詞藝師王道而鄙霸術崇正理而絕異端追雅頌而放淫
溺皆所以調御一氣扶持皇極以全天地之功而盡三才
之道者也以內君子外小人一事論之見其為君子矣則
必保護之安存之如養禾稼者去其稂莠及其蟲賊則君
子得以盡其心見其為小人矣則必制取之防閑之如治
疾病者絕其本根廣其再作則小人不得肆其效能如是
則人主之職舉而治可望也德宗則不然以待小人之方
待君子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故蕭陸姜陽諸人以其毫釐
忤犯其罪彌天而於實文場韓全義則以罪為首為之
說委曲庇覆惟恐傷之其亦昧於己職其矣
李錡既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運結權貴恃此驕縱浙西布
衣崔善身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鹽鐵之弊與錡不法事上

命械送錡錡生瘞之
德宗殺崔善身與趙奉璋李少良之事類乎曰其類李林
甫怒奉璋言己玄宗不知也代宗怒少良漏言專為元
載也善身言官市進奉觸德宗深病德宗乃假手於錡使
肆其酷毒以快己與諸宦者之心不君其甚矣夫不正名人
臣所犯而加以惡名此乃姦人所為何有人君惡人議己
而激怒於僭亂之藩鎮致納忠之士死於戕賊如是而可
以為君子殺諫臣者必亡其國德宗幸而免幸非君子之
所傲也
翰林待詔王任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書俱侍太子叔文譎詭
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欲極
言官方之善眾稱賀退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

外事陛下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遂大愛幸與任相依附密結名士求速進者柳宗元劉禹錫等七八人為死友

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大本不正故終歸於邪耳君子之非成德者豈能言皆中倫行皆中慮顧其志在於善故終歸於不為惡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收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改也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叔文雖知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進身之禮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故列子書言懷寇嫁於衛嫁者後禮備然後行不則野合更鑽穴踰牆相去幾何矣叔文誠讀書知治道乃以奕秋小數持詔供養雜於伎藝卜祝之間是所謂不由其道者也柳宗元劉禹錫以是

觀之則豈至迷於所從陷身不義哉

永貞元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倉卒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官官或曰禁中議所立未定次公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緡和之議遂定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而付之王崩太保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所以顯之於眾也然則古之立君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者也顧命之書所以為萬世之法而後世之君貪有天下以終事為諱以後嗣為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順宗為太子二十年一旦雖病已有社子而官

者猶有它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也德宗在位歲久最為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向非次公能沮其謀幾有趙高之事矣

貪人必吝不可取而取之曰貪可與而不與之曰吝德宗好貨財親小人小人貨財固一物也既專意聚斂不復顧義理所在惟得是務不復以賢才為意惟利是從至其甚也或記其進奉之名而授以旄鉞或悅其進奉之言而貸其罪矣於金玉幣帛尚眷眷如此况天位之貴海宇之富肯使其子孫得之乎故惟貪為各相應之符也順宗自去

年九月風曆建正月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眷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焉建為皇太孫使攝行聽斷則有光于高祖養立之事豈不美哉身自抱疾子又病廢眷戀遲留計不早決賴天未喪唐鄭衛二公會逢其適得以片言遂定國是設有宦官如李輔國仇士良之姦凶專橫廢長立少先議于禁奧之中亦誰敢違故德順授受不係於太子壯長儲位久定也范氏之論非矣自禹傳子後世遂為成法明哲之君處死生傳代動為天下則言為天下道如顧命所載者偉矣然仲尼猶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况夫貪有其位吝于子孫則聖人何以言之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取京兆尹道王實通州長史

按司馬氏所續資治通鑑不取新唐史以其多矣也至順

宗實錄則取韓愈所撰者十居八九以其可信也今舉李

實一人觀之曰實為京兆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

歲雖旱而未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

木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為謠嘲之實奏其誹謗朝政

杖殺之至譴市里驩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

免此皆韓筆也而韓與實書曰愈來京師十五年所見公

卿不可勝數皆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有赤心憂國如

閣下者今年不雨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

不敢起穀價不敢賈百坊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

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推縮銷沮竟士魄喪影滅迹

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少也

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者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

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乎

愈尋為監察御史即上疏論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

並粟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遂貶山陽令夫李實一人

耳而韓公嘗之獎之如二人焉韓公斬至於古之立言者

以是教人曰無誘於勢利今書與史並行使人將何從故

嘗試評之此未免涉乎文士之通患也孔子曰吾之於人

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者也毀譽各當其實則人無干譽選毀之詐

三代之民如此故聖人之譽人也必因其已見之美雖不

自言其毀人若春秋所貶皆因其既然而罪如鑑之妍醜

夫何心哉今昌黎伯載實於史者不敢以非為是是其公

也而稱實於書者未免於以不肖為賢乃其私矣公與私

特在乎有求無求之間一有文華之士微其所為將以入

之今日譽之為伊傳周召既而不得所欲明日毀之為共

毀廉來搖毫揆藻曾不以為愧安知無作俑之自乎故言

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德宗末十年不赦至是始追忠州別駕陸贄等赴京師贄

未聞命而卒贄之秉政黜李吉甫於外既而為忠州刺史贄

門人以為憂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

德宗十年不赦美政也而所以不赦者獨為李降且儉是

則褊心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謂此類也雖然君子不失

口於人何況赦令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之斯行之矣言

而不行是人君自悔其言也為大臣所沮是侮人主之言

也皆不可也故赦而不行猶不若德宗惡人之幸赦而故

不赦之愈也夫刑禁人之望解釋逋負人之望蠲除何嘗

於焦枯之望雨澤哉故易以解卦明之曰雷雨作君子

以之赦宥焉但不可以為故事而妄下耳苟以為故事而

妄下則必文具而實不至水旱之逋負名曰蠲除而督之

不置也縉紳之刑名者曰解釋而拘之不舍也其蒙實惠

者直冠賊姦充耳然則可不慎乎李吉甫雖非端士然栖

筠之子稔聞典故矣故於陸贄殿中不敢廢宰相之禮比

之挾怨私觀時勢肆意陵藉不為朝廷惜事體不為尊者

有禮貌如李匪之徒相去遠矣于是陸贄與之交裴均與之言上則憲宗委之彼有以取之也故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史稱贄在忠州闔戶而與人

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但集方書而已嗚呼贄之為此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遷黜固不當通人事有述作藉用白著慎之至也雖然虐政虐世如武后朝以謀反一言毒痛四海又安問其罪之有無也

以給事中陸淳為太子侍讀更名質章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今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皇懼而出

孔子春秋既成門弟子無受其義者後乃有公羊穀梁氏作傳襄平左氏叙事而已歷秦迄漢至唐凡七百年而後趙匡陸淳啖助三家出焉其發明聖人之意為蓋有

功於春秋者春秋書紀侯來朝明君子不可主非所主也書滅項明事君者不當阿黨大夫也書宋人執鄭祭仲叔孫得臣祭明人主當以義自立不可為人所殺使也書公不與盟以明事之不義者以不與為幸也情冲與章執誼厚善為之掩惡於太子受其令而不辭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悖春秋之甚哉故窮經旨而不歸之義理則經必不

明索義理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太子曰講經義何為預他事此失言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文通學未治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

耳

章執誼初為王叔文所引用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時為異同遂成仇怨

華門圭竇之士知自修者猶必慎獨恐屋漏故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灼堯為天下宰乃陰惡而陽善實不肖而文賢德以欺世盜名其能不敗乎章執誼與裴延齡韋渠牟為輩流固無所責矣然知王叔文之不善有不可從則其良心未盡亡也良心未盡則

聖人固教之而不絕也是故欲掩其迹則身若不為道於公議則身若盡改既與為異以取怨於君子矣欲為同以不惡於小人天下無此理矣孔子曰小人間居為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肺肝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然自古如此者多矣為利回義疚之亦可少戒矣

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自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人君取象於日者以其明而已尤為鬼為蜮為欺為姦必於晦冥莫夜之時日之方中物無遁照雖使之為姦欺鬼蜮畏人見焉必不敢陳于前矣故明君臨下如日之方中昏君猶晦冥莫夜之時耳憲宗始初清明牙發一語謂使邪佞聞而畏膽便僻側媚喋無所施志士仁人洋洋然動其心忠臣義夫我我然纓其冠相與趨乎光明之且熙洽之會皇人元良萬邦必自豈不信夫

監修國史章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

古者史官出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於後世其則如自觀之制史官日隨仗而隨事記之猶為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以行其私姚崇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意欲迷眩千古本章執謂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而潤色焉耳苟數人者誠無私意何用為是紛紛以其請建之紛紛則其誣上行私之心欲蓋而益彰矣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白黑淆亂忠邪後義府敬宗執誣之惡至于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皆修而已矣四川節度使韋皋薨支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徵為給事中闢不從命遂以為西川節度使諫議大夫韋丹曰今釋闢不誅則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初闢位未能討也闢又求領三川上不許遂反上欲討之而議者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闢上從之於是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擬嚴之士拘擊之見猶印圈符契何適而不然惟明者斷之則如果日中天而重雲散東風普地而冰凍釋耳蜀越險固惟劉玄德諸葛公在焉雖曹操司馬懿不得窺其藩自餘未有不破者况劉闢倉黃竊據非素得士民之心志而公卿議者闕然以為難取獨諫議韋丹贊計於前翰林李吉甫啓沃於內而杜黃裳當國決策且薦將巨憲宗之意遂決嗚呼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所患有二又主無意

也有其意而無大臣助之二也就二者論之君求同德之臣為易得臣求有為之君為難逢德宗姑息藩鎮晚而益甚視其朝如無人焉憲宗一日當守賢相良將忠言嘉謀並出輦轂之下具僚之中不待招于四方而後得也故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惟患人主無大有為之志焉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何者可從杜黃裳對曰人主夙夜憂勤不自暇逸然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也煩細之事各有司存秦皇衛石程書魏明按尚書事隋文衛士傳餐非其道也黃裳之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事苟無其事而徒然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哉使官不可也

兼于無言無微無慎不可也然則當何為哉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必在左右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聞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念則思夫應遠慮夫榮辱慎而後出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吹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書有箴圖有規藝有諫矣所以黃裳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設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鷄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憚安味爽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此乃所以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衛石程書衛士傳等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略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

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黃裳非有隱也其所得如是而已向使李林甫盧杞承此旨必有邪謀入于左腹措其君於酖毒之地而盜其權柄矣

策試制舉之士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瓊瑤傑特之才不困於敷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李師道自為平盧節度副使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

以劉闢未平命師道為留後

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平盧種龍交位杜黃裳欲因其未定而分之良計也憲宗蓋與反復論辨其始終則黃裳必有處置空言哉乃遽以地授師道他日討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高崇文平蜀上謂杜黃裳曰卿之功也

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為避讓理固當然含章可貞無成有終者于坤卦六三之象故在禹則曰不自滿假在皋陶則曰予未有知在益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予小子且非克有正在謙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在禮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必自古人臣立

勳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能如是也而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臣何力之有焉者勳功名之正法非詭對也王潛不知此義上表自明杜黃裳不知此義被襟襟詭詭爾多矣

論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未受三聘之禮固不與湯言伐桀之事傳說未應百工之求固不與武丁論遜志之方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為之謀所謂師過而商不及皆不得中行者也君子之觀伊尹以其尊貴然與其憐然為出處之方其處也必無憂虞當世之命及其憐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臥草

廬中不求聞達及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無二用如此由是觀李渤辭後則不當與開朝許國則不當辭疾山居宜尚論景行有未詳乎

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尺朽而奔合抱之木不得稱為良匠以二卵而奔千城之將不可聞於鄰國杜黃裳頗通餽餽謝自其失也憲宗方欲張皇六師削平僭亂無令小以取大乎使邊素有子首之短末志貨殖者厚賜予之名田金幣充切其家而資其長筭黃裳之才業展矣惜哉以憲宗之明而使輔相有不獲自盡之嘆也

李吉甫為相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為

我言之均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
用得人

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任各得
其人雖唐虞不越其矣或乃量福迫而多疑阻則怙寵專
位惟恐人之軋已故諸翊疎斥之計日生于曾中忠賢者
能之士盡置之度外如林甫盧杞然終亦何益矣李吉甫
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志繼介之憾於裴均能
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難於受薦以
人才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選擇以防參商矛
盾之為己害也今吉甫一旦用均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
斷知人之明雖在裴均得人之譽均歸吉甫誠率是道而
不變其相業可少嘗耶

上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誇訕無事實朕欲誅其尤者三人
何如對曰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上善其言定將謂
宰相曰以太宗之聖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
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初欲誅諫官及聞李絳之
告乃命宰相以事當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
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之賢莫大於善易入昔
者舜之為帝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憲宗之志未必及
此然上有文皇從諫之效道有德宗復諫之失故其心易
於納善可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山東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許之李

諫上曰非卿所知既成昏頓出望外上令諷之入朝謝恩
遂奏詔

莫貴乎天子之女而唐世入主或以女嫁夷狄或以女嫁
叛臣是以女為餌人之具也李絳之諫所宜聽從憲宗反
以非卿所知推之則亦謂絳論雖正我方用權而已以女
餌人夫豈所以為權乎頔不朝謝得婦而來朝是其朝
在謝得婦而不在于諸侯朝天子也其辱大矣憲宗不以
為耻由祖考素輕其女其所由來矣矣故習不可不慎也
御史中丞盧坦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
夷違物進奏上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陛下之
大信也奈何弃大信而存小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正月赦令禁長吏進奏三月柳晟閻濟美故違約束自常

情觀之數臣冒法行險嘗試其君者也憲宗受而不罪然
則二臣非敢嘗試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李絳之意
宗溺於聚斂疎遠君子甘心小人最濬美可謂盡善矣使
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以民賦有常臣所進何所
從出遣清正御史往考覆之必有倚法以削之事則以其
物代兩道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戒今一切
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庸何愈顧以不欲失信為辭是春
一指而失有背為效飯而問齒法飾小名妨大德孔子之
所惡也

右僕射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
揖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
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虛坦面折裝均憲宗弗見也而坦被斥何也主均之官官
譖之也譖之之言不得聞矣憲宗聽而不與理坦家其歸
聞而弗得白故陸贄曰凡譖人者懼於公辨或去歲月已
久不可究尋或去事體有傷瀆為隱忍或去惡迹未露宜
假它事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責辱此皆德宗之
失不謂憲宗亦是故孔子曰浸潤之譖履受之愆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履受之愆不行焉可謂遠也
已矣

淮南節度使王諤厚進奉及賂官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
居易諫事遂寢

任官官喜進奉德宗之大弊終身之膏肓也憲宗遠慕貞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勿少出入乃祖左右

習聞熟見固以是為常事而不之恠歟夫官吏不滌之罪
莫汙於受賄百代不變之法也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以
通僞謝無清白稱遂罷相俾人君以一身表正萬邦乃納
藩鎮賄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尚何官吏之責哉必以為無
害則監臨受賄之法可廢苟一行一否又何以示天下之
至公以此言之庶有乎故嘗觀天地之德天德主施萬
物資始而清明粹精一毫不係也坤為各畜雜化貨萬物
其益無方而歸根養本皆反於土故清於物欲者其趨汙
達於理義者其志潔故人君當位乎天德也

嘗問裴均為理之要對曰先正其心
裴均正心之對可謂大臣之言矣然進德者有所行其
事故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回曰請問其

孔子乃告以四勿四勿者克己復禮之事也正心亦然使
憲宗能問曰心一也若何而有不正正之道如何均必
有復于主矣茫然以正心為務而無所用力則猶人知食
之可以飽而不能饜也又安所食乎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
連素紙藩曰如此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擇為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裴均嘗論華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能
爾觀均告憲宗為理正心之言則知均之方寸不為利回
不為義改矣政出於廟堂而諫官論之是相權我也勅出
於宰相而給事批之是輕我也諷則極甚則於憲宗

則斥逐諫殺隨之其防人言其於憲宗誠有德懷大度以
於弘中亦云

天下理亂為己責而不橫私其身如裴弘中者乎嗚呼其
賢矣昔司馬遷慕用晏嬰願為執鞭而不可得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愚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於德音後首進奉李絳自居易請却
之上今付度支既而有旨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
史臺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藥不對病雖憂瘳怡而膚
革充盈病固自存也任官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
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
之覆盂知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為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
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

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
祖甲不義一聽師保之訓克終允德成王信讒一悟周公
之忠無敢昏逾夫豈過而不改而復作哉雖二君天質
美茂良由伊尹周公治病有方耳由是觀之李白諸公斤
救之道抑未至歟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修貶臨賀尉親友無敢
送者操揚尉徐晦獨至監田與別後數日夷簡奏晦為監察
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
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不以夷險背恩風義之
事也夷簡方彈劾楊憑而不遷怒於晦非毛心以理者不
能較之二子夷簡難矣凡人鮮能不遷怒者以甲有罪必

非甲之父子兄弟姻戚黨與而惡之至或取反親貴友之
人以示向背從違之利害於是交際之道缺士夫之行惡
矣由是論之夷簡之賢豈易及哉

以吐突承瓘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
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奏曰陛下念承瓘勤勞富貴之
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豈可徇一時之情而取笑萬
代乎

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
祿高位於奄尹以報其勤勞先王無是也白居易於是失
言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蓋亦直舉太宗故事內侍者不
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自中宗明皇墮壞元
烈而甚於德宗將有弑君亡國之禍願盡剋此弊追復貞

觀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蔽未至於昏可為忠言
知其不遂開納耶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
廷以為不可召稹還西京至敷水驛有內侍破驛呼罵而入
以馬鞭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取江陵士曹

菁莪之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良玉不
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耳禮義以維之
名譽以崇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千霄者中
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柏亦不得遂

況常木乎以元微之論焉其資甚美未為小人之歸者憲
宗敗之也稹當帝初上疏論事其言忠直詞極章出李絳
之下一為中人所辱憲宗不念前日之謨言偏長官堅之

氣勢不理前事文從而重譴之是風告天下使知守正之
不利黨邪之得安也稹本欲自修希附名勝既經折挫不
克固守一變而從北司遂與賢人君子為敵雖抑沮裴度

以隴河北之績雖植下喬入幽祇自毀壞請言其故由憲
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請李絳曰居易
不遜須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今日罪之恐

天下籍口矣上悅待居易如初
成湯有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盤庚亦曰邦之不臧惟予
有佚罰况過誤出於己則聖賢之君深自克悔宜如何哉
憲宗求諫納忠號為英主而猶駭聞錯之一字况庸庸者
乎雖然始怒居易以直忤己終從李絳以忠相益去非從

是如反覆手使每每如斯貞觀之治實可致而致也
上問神仙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
史陛下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
憂無堯舜之憂

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日輕舉其言誕甚而人
多惑之何也曰貪故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
懼者死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乘彼白雲乘子帝鄉豈非
甚願顧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方
士詭譎相承秦皇漢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
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
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
術遜志于聖王之學也則不好浮屠及好黃老其勢固然

也誠使學為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
異端何自而入耶

李絳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不奉政令河湟數千里
淪於左衽朕思雪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宮
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尚書載帝王治亂備矣曾無一言及於謀利惟禹貢記貢
賦以修六府洪範列食貨以序八政非謀利也若夫稱不
殖貨利為盛德則有之矣詔乃具貝玉為丕刑則有之矣
謂萬民惟正之供則有之矣戒大臣倚法以刑則有之矣
散財發粟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有之矣其丁寧反復
相訓告相教誨者惟以勤以儉修德政用吉士守成憲去
儉邪為急曰如是則治則安則永年不如是則危則去則

墜命上下千載若合符契所以謂之大訓不可違焉者也
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
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乎四者誠備矣不臣者
必臣淪陷者必復非難事也四者有闕雖得三鎮取河皇
亦安能保哉以是語憲宗則汲汲聚財適為德政之累非
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且湯之於桀武王之於紂大小之勢
相絕遠矣商周有德而用賢則桀紂不得保天下況以天
子而臨藩鎮與夷狄乎苟以湯武為師不出十年何患治
功不立李絳用是開憲宗或可少蕪其惑耶

弓前庫使劉希光受賂事覺賜死事連吐突承璀敗淮南監
軍上問李絳曰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
是上曰此家奴耳卿以驅使之父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
之如一毛耳

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璀而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為易者李
絳白居易李元素李鄴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獨孤
郁裝均段平仲前後陳列其力帝皆不聽而自謂猶去一
毛斯毛之難拔不幾於劉更生所謂佞山乎今以他人事
涉遽能出之非帝惡承璀也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亦內
侍也受人金錢罪抵死承璀與其事縱不殺之豈不當配
流而猶得出監方鎮之軍刑法太頗然憲宗則以為重典
矣既以謝希光又以過外議不自覺其情之泄於言也去
一奄尹若驕兒隱齒欣然以語于人且其言又有失者曰
鄉以驅使之父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之輕如一毛未
授以禁兵出為制將曷重如之是以為恩私可乎師出無

功使叛臣益肆侮玩比之與受賂者通情豈可同日語也
才得降為監軍未幾又為左衛大將軍知內侍省矣以是
知憲宗實眷眷於承瓘不得已而暫出之當時不能自克
其私垂之簡冊使後人得以尋究見其心事豈不為英明
之累哉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

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於衰邦者也故殷遊
無度十旬弗反者少康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者商紂也
不撤天怒威殛游衍者厲王也又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
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寶也絳絲竹萬八千
人酒卮不離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飲無憂若禹則克
勤于邦若湯則慄慄危懼若太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

甲則無時豫怠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周
公纂之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
日耽樂如是者非民所從非天所順是人則有大過矣矣
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所未
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
後知虞夏商周之太平誠可樂矣夫憂其所當憂然後能
樂其所可樂若憂之不恤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
聖賢無疆之恤者所以為無疆之休也吉甫位為上相乃
以樂詔君陷於移提娑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賤
之甚乎

李吉甫勸上嚴刑上問李絳對曰王者尚德不尚刑上曰然
他日子願復勸上嚴刑上謂宰相曰願欲使朕失人心耳吉

用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吉甫與李絳陳言處事折屈於上前者五六矣苟所執有
理而折屈如此蓋辭位而去諸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
存之故隱忍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
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之誤使李絳而不獲乎上
如吉甫其肯強顏于位哉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盱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
退上口朕入禁中獨與宮人宦官處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
理之要殊不知倦

憲宗亦可謂欲自振者矣深宮之中與宦官聲色便儼
耳目口體之所安也拂其所願強其所為捐其所貴棄其
所能者外廷公卿之言諫爭之論也苟非力欲自振誰有
以此而易彼此昏君庸主所以甘心亂亡者也雖然憲宗
知之矣曷不思所以勝之乎博延道德術業老成儒學之
士使日直近殿聽朝之暇燕處其間或講明經旨或敷陳
史籍或陳述本朝故事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夫何宦御之
足患哉故有志之君必常親賢士大夫無志者反是

梁守謙為樞密使

寵待宦官莫甚於德宗而樞密之名司馬氏獨於元和元
年載知樞密院劉光琦今又見梁守謙為樞密使然則樞
密之名未詳其所始而建使號則必憲宗之命矣自恭顯
十常侍以來固已用事猶為中臣至唐末則樞密使與宰相
相同奏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強者權勝五代因以為二府
處勳舊之臣委以腹心使監察宰相官職參系其美其源

必自憲宗啓之必欲指古建官以邦禁歸之大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為善也

吐蕃寇涇州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相應今則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中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奔赴而無以相制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則軍聲振矣上從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官官所沮而止

李絳既請憲宗既使使者沮而神策軍不願分隸則遂已乎曰號令聚散出於朝廷僅以杜絳絳與之有餘矣神策軍之所以不願正而官者誠有憲宗方建官者則雖絳亦安能為力哉憲宗過劉光琦道使齊放吐突厥堆

曳撤碑樓何其快也至於分隸神策外扞西戎乃國計之大者反為官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為也若能推之足以

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時城為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徙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為受降城據虜要衝守邊利地奈何舍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以天德故城僻遠烽候不接虜易虜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慶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亦然上卒用吉甫策

吉甫在相位七年矣言辭用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修天德故城慶地二百里而不惜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矣不寧惟是絳謀謀者驗功名日昭君子怡焉上始疑其立黨振武之議盧坦周懷

義所見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為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無與協謀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相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凡於此也

天子之配曰后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嘗有萬乘主而不立后者乎以妃自儷豈不輕其身以妃助祭豈不輕其祖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勳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強盛之虞後官不得進之患也郭妃為人必方嚴守禮法者是

以憲宗畏之恐妨已之從欲雖欲宜禮也故嗟夫德之難於執中也自古有不得已而立后光武之於郭氏是也高宗之於武氏是也亦有以僭倣為后明皇之於趙麗妃是也若憲宗身居冢嗣娶汾陽愛孫正執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繼廢禮卒致郭妃晚厲弑殺之禍其所由來豈無漸乎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曰此羣小欲害善人之言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願陛下察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類類則合弗類則離合者越宇宙異天壤如出乎其時見乎其人端拜而議也離者父子

而異同肝膽而楚越合堂同席而情志否隔猶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故堯舜禹湯文武為類者也桀紂幽厲呂政桓靈高洋蕭寶卷陳叔寶隋楊廣為類者也伯益許敬宗李林甫為類者也類者若水流瀑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其附麗不以膠漆其約束不以繩索也生乎異世者既如彼則生乎同時者亦如此必矣宋開蕭寶卷隋楊廣而慕用舉尹旦與也亦未聞周成康王而景行飛廉慈來也君子固與君子為友朋小人固與小人相黨比人君必惡朋黨者推己及人而觀之則得失判矣將自與於君子乎將自同於小人乎將以朋黨名君子而惡之乎將與小人為一而不自知其朋黨乎朋黨之論不出於三代之前明王之世獨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者湯之所以數桀而伐之也多罪逋逃是信是使者武之所以數紂而殺之也若虞夏商周聖賢相與同聲者應同氣者求百僚師師九官謏謙三千之衆實惟一心未有譏其為朋黨者也然則立朋黨之論無乃所同非所當同所惡非所當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歟故嘗考古而申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或以學行或以氣節或以論議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或以邪慝或以恩知或以勢利窮則相踈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于其時臨其事者惑於真偽賢不肖之辨而聽夫牽合羅

織疑似之言謂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觀焉乃大相繆矣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十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係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耶抑君子耶而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武諸將半出南陽宣帝圖形於麒麟太宗延士於瀛州子以興起治功計安天下又安可以其衆多而指為朋黨也耶夫小人固憎君子然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瑕疵惟以朋黨名之則人君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之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網竭澤之喻焉凡其謂君子者曰同訕上曰同惑最甚則加以同心背叛人君而暗而惑而忌克欲不信得乎以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昇皇甫鏘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昇鏘順從然則同所非同惡所非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信矣憲宗英明未若太宗也太宗克己納諫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其心與理義不違則無光明後暗始勤終勑之失是故武丁與學修德道積于身然後傳說得以欽承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之命旁招俊又列于庶位不然說方且為黨魁逃罪之不暇矣嗚呼此朋黨之辨無偏無黨之法也

李絳以足疾辭位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為淮南監軍至是上召承瓘入先罷絳相

憲宗敬憚李絳不使吐突承瓘居中善矣而有未善者絳與承瓘輕重若是班乎以趙高李斯相俯仰以蕭傅恭顯相軒輊卒之內外勝負者胡亥漢元所為也憲宗何乃取則於二君耶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學則無進益之功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輔拂寧出發後而相忠賢若其知學明道則此志不惜終必不去相位承瓘必不離淮南雖成湯之德可勉而至也方行萬里信宿而畫昔特復歸乎故又且不逮其初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一定無進無退者然則人君得不以學為急乎

回紇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費廣未許李絳力諫以為何惜小費以生邊患

李深之之以足疾辭相位也豈真疾耶抑寄意於行之之難也坐乎廟朝與天子論道以興大化既不見庸奉身而退無所受事可也天子而婿夷狄雖有典故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終艱艱言之於是味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欲用之者諫官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八司馬有學者莫如陸淳可見於遺書使不早死必有遷善之美收之桑榆也劉柳文才豈獨當時鮮儼或謂憲宗用法太嚴而人才難得豈應以一肯終弃是不然夢與子

厚之附任文也蓋有變易儲貳之秘謀未及為而敗今觀其文反歸咎於人且終身以版文為賢可與興起治功者夢得之問大約曰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為畏途李厚之乞巧曰變情徇勢射利抵牾中心甚憎為彼所奇不知為叔文探聽密事謀議唱和日夜如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此可謂坦坦之衢耶抑非徇勢射利之巧耶夢得作玄都觀桃花詩然憲宗未嘗少後子厚至託諷諷婦人有始無卒者以詆憲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創艾乃以筆墨語言深自文飾主及君父以成小人之過則其免於大戮已為深幸擴廢沒齒非不幸也備公嘗謂李仲言之惡根於心無改悔之理惟願子大賢乃能不貳過語雖嚴而然以劉柳二子觀焉非志於

誠身欲寡尤悔者豈肯舍故趨新以臻先登之地哉

請將討淮西久未下韓愈上言以為必克然未可知者在陸下斷與不斷耳

優柔不斷者如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然然而斷如景帝殺亞夫東京鎬名士符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備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阻然則斷之為善亦豈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請討之上許之張弘靖以為兩校並與恐國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上不聽

治非可一日而成亂非可一日而去憲宗之心始銳而終怠者欲速故也張弘靖之請乃忠於國計豈非遠吉之比哉在逢吉則聽之在弘靖則違之銳與怠異也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聖人一言而洞千古之情可不信乎韋貴之罷相以請罷兵故也

韋貴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涇平之變由德宗欲速成太平之功也今宜先討吳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張弘靖同憲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可否度亦必以爲然矣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不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爲師者哉况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相而拜李逢吉與王涯其年皇甫鎛亦以聚斂得幸方決

流潰癘已御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頽廢歟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二年而無功乃罷兵併力取淮西古人有云武不可黷黷武無烈憲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氣用張弘靖韋貴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以文告之詞申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歛社聽命其有不服然後震武以懾威之蓋不止王承宗一鎮可平也發之甚銳罷之無名爲敵所輕傷威損重亦大矣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忍者隱忍也非殘忍也

翰林學士令狐楚以行制失辭罷爲中書舍人孔子曰爲命禋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望子產潤色之聖人言此者謂鄭雖小國其命令尚不

敢輕發以四人者各效所長然後盡善則有天下者可知矣唐置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專掌內外制詔之文其能者或以名家不能者或至傳笑名家者未必合制詔之體追三代之隆也賢於不能者耳不能而至於傳笑豈不辱國哉是故必如孔子之教不主於一人惟其無失爲貴才華之士不得擅其文樸學之人不得隱其質文質相濟義理有歸則絲綸之行遠而鼓動之效著矣武丁命相曰其代予言成周誥命皆周公爲之故貞觀制誥自中書出猶爲近古儻遵此法又參用詞人以合於修飾潤色之義雖有失亦寡矣

淮西自具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聽以便宜故人得盡其才舉天下之兵四年克之帶見下四用兵使逐將自出智謀張巡以是殺賊而必勝吳元濟以是拒師而難敗誠善術也而杜牧謂宰相議兵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將帥則未知其論之當歟否歟命將出師者宰相之任若夫兵形進退聚散奇正無常安得而預言之故責宰相不可不知兵是也而言以兵之成形付之將帥則又疑其未知用兵之道也

命六軍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土木浸興矣唐虞三代之君在位久者至於百年少者亦數十年祖甲縱欲乃在初載一經怨艾終身不復有過武丁祀豐于昵不聰致異祖已訓之乃不敢荒寧嘉靖毅邦成王過聽流言致疑周公既聞鳴鴉之篇重感風雷之變泣涕悔悟敬迓天威嗣守大訓以逮顧命此三君者皆非聖人之資也

而其克已蹈善自新厥德逸樂盤遊之行不設於身體名
配堯舜譽昆湯武何其美也漢唐惟孝文恭儉景帝遵法
光武未免封禪之侈太宗亦然憲武中興有始無卒曾不
能彷彿三代之懿是何也聖人則安而行之矣下乎聖人
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知所以思勉非學不能也學之
術其衆惟循大學之序思之勉之然後意必誠心必正身
必修持必久逸欲無自生而況於聲色貨財臺池苑囿之
樂乎人君以三代賢主自期監漢唐之失不願與之同也
則有取乎此言矣

上方委裴度用兵宰相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以為
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才之不能而嫉能者蓋全焉

鍾退就遠外使天子伸伐叛之志裴度展濟時之略可謂
君子矣不如是必為李逢吉之異議元稹之沮撓苟得去
之而已以取容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夷簡無是已
非人之心於逐楊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皇甫鏗隨使程昇數進奏
餘並拜相裴度崔羣極陳不可上不聽

憲宗之治幾於中興天乎人乎白以事觀之元和之初即
用杜黃裳繼以裴均李絳裴度納諫之明討亂之志凜凜
乎使天下畏服人也非天也然逢吉昇鏗已在班行向若
無杜裴諸公專任吉甫則在班行者乘隙緣隙升為卿相
且有建中之亂矣然則元和小康是天數適然人事參會
也雖然逢吉王涯才去昇鏗程進擢度于外崔羣亦不能

獨立河朔功烈不終帝以多慾墮于弑逆前日虛心克己
龜勉圖治之迹回首淪墮是故勅天之命惟時惟維者舜
所以自警也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者周公所以告成王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繼天為之子而知此道必能位
乎天德有始有卒矣

度復上疏力爭上以為朋黨不之省

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
汨之也乾九二之言龍德也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
置水於器不可以久投之宿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
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濇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
不存及其久也絕亦不已而天德全矣舜有天下選於眾
而相皋陶其用賢不二湯有天下選於眾而相伊尹其終

始惟一是天德也不知此道者其初以意氣相合資之與

非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所謂將功而

誅者乎于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遺者故漢景平七國則亞

上之晉武敗符堅則謝安退德宗還京師則陸贄逐憲宗

此皆其所以浮鷗夷子房所以從赤松魯仲連所以甘貧

賤李長源所以為隱遯者也方是時憲宗任宦官悅進奉

昇鏗結吐突承璀以羨餘得相其黨熾甚裴度與崔羣極
諫不聞憲宗有言反謂度為朋黨益信黨論乃人主與小
人相合之言而以誣陷君子者豈不為後世之大戒哉
方士柳泌言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章上以泌為台州刺史
求之諫官爭論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

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諫官言方士未有臨民者然則效漢武嫁之以女使佩六印貴震天下則可乎要當反復深切為帝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使帝開寤則台州刺史不以命必矣果能為人主增其年齡豈論一州維捐一道誠不足愛且州縣者天子之州縣非諫官所有也憲宗徒以強辯壓羣臣而不稽其理羣臣又不能陳天人之道性命之說格君感心泯默而退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無以自解悔亦何及矣豈非無窮之監哉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眾迎至京師

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德宗任宦官喜邪佞悅進奉姑息藩鎮憲宗幼在左右備見祖武其初用君子欲削平諸侯必曰此外治也而寵信吐突諸人又聚斂不厭必曰此內事也逮其中末君子亦漸踈遠獨無姑息藩鎮之弊耳迎致佛骨亦起於貞元六年詔出岐山佛指入置禁中出送諸寺傾都瞻禮施財無算憲宗常以為美觀也故亦踵而行之功德使曰三十年當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貞元六年至是三十年矣使其事驗憲宗曾不獲嘉報逾年而弒殞其為誕妄不足信彰彰著矣使而以功德名用浮屠氏之言且官者為之也具仁義禮智者謂之德有勳庸勞力者謂之功瞿曇之教殄滅彝倫敗壞天下反以功德自居為國者又從而信之此皆

由不學先王之道故習熟見聞謂當然也然則較憲宗平生行事蓋得失相半或亦得少而失多歟

裴度募兵募軍用兵上之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官上不許忠臣事君有規諫無諂諛謀篡述主德請付史官諛諛者所為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鄂用兵度實任之憲宗為之罷退宰臣黜除朝士亦眾矣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度至是功益高名益重流言易生而主心有疑之時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苟止於此未免身謀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當時所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斥救君子之所為舉人固不識也若指曰度被讒見踈獻使固寵者淺之乎其度中

立矣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閭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它處皆然蓋由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天寶初天下戶幾一十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異鍾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以閩粵之俗觀之計產而育子民迫於飢餓或至相食故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當是時蓋有以身為累者矣憲宗深居高拱生齒之虧益不得知也幸因李渤有言則宜赫然震怒興聚斂之臣罷言獻之令更革弊政擢用良守宰以修代天子民之職乃閩之漠然不復經意又使真言不敢居

位始勤終惰卒蹈不測古人曰國家間暇而般樂息傲是
自求禍也豈不信哉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羣曰用姚崇宋璟則
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願陛下以
開元初為法天寶末為戒皇甫鏞深恨之

皇甫鏞以林甫為非則當勿效其所為以為是則何恨於
崔羣之對既能懷恨是羞惡之心未亡也而不能自克必
以賄賂媚主乃律所謂知而故犯者矣孔子曰求也為季
氏宰無能改於其德乃賦粟倍它曰非我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孟子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
富桀也鐔躬犯此罪又故為之其刑孰加焉它曰崖州之
貶其猶為輕與乎

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鏞欲增孝德字崔羣曰言聖則孝德舉
矣鐔諍之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因事黜羣

甚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光武禁人稱己為聖
謙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世之侈心也受之已
非又自增加美言且怒臣下之有斬一何陋歟聖者無不
通之名豈有聖而不孝者亦豈有聖而無德者鐔錢穀小
人烏知理義而憲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夫不省己之有
無據人所稱即認為實是惑之大也使誠有之羣焉得而
損之使誠無之鐔焉得而與之良由志量不廣功業粗建
侈汰之心生故邪佞之言入使其知道明理則無此矣夫
或問人臣之義不當諂諛是也君父有德善教於下而

之亦不可耶曰事君者必以禹益伊傅周召為式此亦君
子者未嘗約譽於其君也詩人所謂歸美者為君能下
以成其政故臣子不敢認為己伐復歸之於君乃坤六二
之義也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臻于成也故不
以六君子之道事其君而獻諂諛諛諛焉是不敬其君者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四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五

穆宗

唐紀

正月丙午上即位二月丁丑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
僖儀雜戲觀之丁亥幸神策軍觀手搏雜戲羣臣多諫上不

憲宗不知帝王之學初即位喜對諸學士李絳白居易崔
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極論大學本末使帝服膺
奉而勿失者也既不得學力又安能擇人使教其子哉
穆宗踐祚年二十有五矣若憲宗知周公傳成王之道自
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十五年之久豈不
為賢主乎一旦居非民之上身在大喪極方在殯已與羣
臣吉服游戲無度若膏粱駉孺初無所知者不旋踵而即

世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克壽或五
六年或四三年其穆敬之類與是故善為國家遠慮者必
以輔導太子為急周公之於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
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所
謂輔導者非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于薰陶涵養而已
矣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聞寺嬪御之時少則
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蓋與近習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
夫久熟則生愛敬故也三代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後世
舉事無本知末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道
既疎保職又闕夫傳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欲之
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蓋人君居崇
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抵牾而莫敢仰視萬方承奉而

所求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可知矣故中常
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無滿假此自古治亂之所由
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
同以為戒要在得人以為知恤此者鮮矣夫僕臣正厥后
克聖左右侍御罔匪正人且夕承弼然後出入起居無違
權發號施令無不善後世不復知此乃謂人主就學所以
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特一端而已故觀自古帝王才質
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皆由其幼少無輔導
之方而勢位使然也大學之法以豫為先蓋人之方幼智
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又自
安習若固有之者後日雖有邪說移惑不能入也為之不
豫及其既長意慮偏奸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

宗下可得已蓋人心無常雖大聖人處富貴之極當隆盛
之際不忘警戒而况幼冲之質其可廢閑邪排違之道乎
凡此皆任道君子之言可為國家至急至切之務雖聖人
復起不能易也
上性後奉太后尤為華靡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故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至於後
靡越度則非所以為孝矣曾子曰夫所謂孝者諭父母於
道也又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諭父母於道所
謂尊親也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所謂弗辱也華衣服
美飲食盛聲樂嬉戲土木之奉多曰淫匪謂宴遊之費所
謂能養也若穆宗奉太后以侈靡猶不得為能養者何也
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夫以知養而

不敬猶不得為能養也以舜事父母觀焉孝冠千古而不聞耳目之娛口體之供以修靡為貴也使其有之豈不載於書者既以天下養矣身為聖人可謂弗辱矣然亦不格姦可謂論父母於道矣故孝以舜為至天子事親之法也

上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遊宴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乎

臯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湯戒諸侯曰無即怡淫殷邦方興沈酗于酒箕子以為憂君臣上下沉湎淫佚常武以為刺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內服百僚庶尹宗工罔敢崇飲周公以為誥凡姦邪之臣欲竊君權柄者必納之於逸樂丁公

者可謂忠矣公卿大夫宴樂相從而公著以為將勞聖慮者樂在上則憂必生于下下無憂則上必享其樂此仁人憂深思遠之言也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譏切其父恨之自是二人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李宗閔對策天子亦據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耶彼於吾父無素仇安得而怨之使言而是耶必思力善效忠以蓋前愆亦不當怨而不解也且譏切與發豕孰重郭汾陽不怒父豕見發安朝廷反側之心而文饒切恨父政被譏激士大夫分黨之患心之廣狹如此宜功名終始之殊也宗閔黨雖多小人使文饒平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負才智者必皆為吾用

以此佐王其業豈不宏且遠歟

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與鎮父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度支不給其糧賜弘正不得已遣歸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四十人競為修靡弘正釐魏鎮之貨以供之將士不平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都知兵馬使王庭湊遂殺之

天下所共利而爭之者財也已所得取而他用之猶足以召然非己所取而取之其能免乎田弘正於魏貨取非所當取也於鎮貨非所當他用也而皆犯之是牽於兄弟子姪之私情而不明人我取子之大義也忠義雖多以利而沒夫豈獨王庭湊之罪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官官為之請曰直臣有才可惜牛僧孺曰設法所以禽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

有德者寡有才者衆德成曰賢才贍曰能聖人不偏廢也尊之使之為異耳不為才者難制設法以制之也方且使之賴其力用隨而制之防其罪惡人亦安肯自盡哉僧孺所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祿山朱泚之才孰與共驩苗繇此四人堯用之舜誅之各有攸當也祿山與泚非法不能制乃二君縱使至是耳人主若從僧孺言於有才者動以法從事失人心禍亂之道也然則如之何用當其才不過其任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而已矣

兩河略定蕭悅段文昌以天下太平宜漸銷兵請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遂可其奏軍

士茂籍者衆皆爲盜

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贏服肱決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軍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與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蕭悅段文昌募銷偃之美名而不知施張之道既許以逃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

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穆宗聽之憤然則以憲宗奏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詔諸道兵討之諸節度既有監軍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小勝則自以爲功不勝則歸罪主將凡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雖以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當時名將也守踰年竟無成功

魚朝恩督九節度則無功吐突承璀督六鎮則無功伐蜀之役不置監軍而劉闢授首淮蔡之役不置監軍而吳元濟成禽上黨之役不置監軍而劉稹伏誅夫以裴度威望之重智略之高自相憲宗以來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又披烏重胤李光顏諸名將以討幽鎮夫何足去者而不能有尺寸功則以中制舉動建監軍而已嗚呼與亂同事欲

無敗得乎然則度不辭而當其任何也曰天子委之中外倚之大臣之義不以愛身而忘國事也郭尚父相州之行亦猶是耶

元稹然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司空留守東都

元微之以詩名其名出白居易上夫詩雖小技豈無知識者所能爲也託意於諷諫則可以觀其事君寓情於美刺則可以觀其達政若無識則其言皆理傷道雖有華藻不能獨勝而不爲人所賞重矣王庭湊逆亂之賊臣也裴晉公忠勳之元老也崔潭峻魏弘簡刀鋸之賤人也深結崔魏左右庭湊而沮抑晉公其所見如此則其詩雖凌駕七子而追攀四始亦何足貴歟不特稹也如柳子厚劉夢得何獨不然故君子以有識爲貴

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

昔漢武用法嚴而太子寬厚於是朝臣與官僚分黨與穆宗柔懦無憲宗英果之氣矣又况張皇六師削平僭叛尤非鄙夫懦士所樂故以天下厭兵英感儲副而憲宗不知其子之爲人所愚也所以善養太子者必使之親正入聞正言見正事邪僻側媚皆無自入以此善始猶懼不終始之不圖終於何有

裴度元稹皆罷相
先是和王傅于方說元稹遣客說王庭湊使出牛元翼仍賂吏兵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道以便給賜稹皆然之有

李崇者知其謀告裴度去方為積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
賞詣神策告之詔左僕射韓皋等鞠之皆無驗而二相俱
罷然則何說也積為宰相聽邪人計賂吏兵部偽出告身
不問其七獨此一事豈端揆所宜為其罷宜矣而併及裴
度則以主積中人愠其獨罷穆宗庸昏不能辨也夫事在
目前又有獄訟之核且不能辨况國門之外乎

牛僧孺為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在外八
年不遷以為李逢吉引僧孺為相以排已由是牛李之怨愈
深

李文饒資氣動百材略通敏而不知命惜哉飢餓流隸得
簞食豆羹則生不得則死然行乞於闕闕間竟不可得豈
非命哉而况宰相位亞人主舉千官百品中取二三人為

之苟非有命雖以仲尼之聖而位不至若其有命則市井
庸鄙之夫往往為之其為之者或終其身或才及旬月或
聞命而死或朝坐廟堂夕被囚竄或尊榮累世或家族幾
夷考其善惡雖係於人為要其極安能違必然之數歟彼
李宗閔牛僧孺合從締交以排擯已足則人為也而其所以
然則臧倉公伯寮之類孔孟歸之天命者也文饒不悟
但知畜怨其不能行所無事而為方寸之累大矣是故孔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君子之成名小人之對也張
說有大宰相時來則為之今以不速為生怨不亦淺陋之
極歟

敬宗

唐紀

李逢吉素忌李紳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為儲君逢吉

力也李紳輩皆欲立深王耳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未信
逢吉奏紳謀不利於上上猶再三覆問然後貶紳為端州司
馬百官詣中書賀逢吉猶以貶太輕上欲殺之獨韋處厚力
諫不可會上閱禁中文書得裴度李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上
乃嗟嘆雖未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為人臣而動搖東宮罪不容於死必事狀明白獄成而乎
然後致刑今逢吉鑿空生詞使真靈惑於內羣臣攻擊於
外加李紳之辟苟非韋處厚力為辨明則紳必死矣逢吉
以建儲為己功王守澄左右之敬宗既閱文書得裴度李
紳之疏則逢吉守澄黨比誣罔較然明白于是罷逢吉而
相紳置守澄於法豈不偉哉使紳誠有搖動之罪穆宗發
覺治之可也敬宗既為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諫紳

謀不利於己則欲殺之得紳請立己疏則嗟嘆之是以其
喜怒皆私己而發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讒賊之口也
紳既貶百官詣中書賀然則舉朝為逢吉黨獨處厚一人
忠於敬宗茲臣陷害忠良擅作威福如此而君不悟唐室
自是日益卑矣

蘇玄明與染工張韶善謀作亂置兵於紫草車以入至銀臺
明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在清思殿狼狽出幸少頃康藝
全等擊定之明日上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官者三十五人
法當死詔並杖之仍不改所任

門戶之役闈寺所謹也縱盜入宮幾及乘輿其死何疑焉
雖兩中尉諸內侍力欲庇之亦無以為辭矣赦其死已為
失刑又不改所任它日滅燭行弑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祖宗遺事不使太子與賢士大夫狎專昵官其禍至
於殺之生之發之立之如御蒼頭然亦不思甚矣其為後
世戒多矣

韋處厚諫上遊宴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不死諫以階
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言

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告敬宗之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荒耽

于色沈湎于酒人臣不在其位可也既獲親近安得不力

諫今日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沉湎可也是安得為忠乎不

然宴遊逸樂之可為與否特係乎子之長幼周公不為是

言也或者德載欲深感敬宗蓋不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

年不遐陛下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曠宗社什

託之重貽皇太后之憂臣不敢愛死而不言則亦足以動

聽矣

鄂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發怒命禽以入曳之於庭不知

乃中使也上怒擊發於獄羣臣諫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發

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

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

釋其罪

人君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齊洋隋廣則未有不可諫者顧

人臣觀望則愛身而緘口耳是故貪寵祿以負其君者常

多李逢吉非能忠也委曲開譬亦能感悟敬宗而免崔發

之死不特是也聽韋處厚而籍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樞

楚納李程而罷營毀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瑤臺之諷

而省李漢覽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笈之箴而答優詔

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般費沮建吉
一引而伸李紳米言有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弛而罷
東巡九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方之德宗拒諫豈不
優哉其失在於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敝化奢麗以蕩陵德
此豈獨敬宗之失乃穆宗過也故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
王之慮深矣

韋義節度使劉悟薨子從諫為悟遺表求知留後李絳以為

從諫未嘗典兵眾必不盡附今但速除一帥令兼程赴鎮賜

緡五十萬匹使之賞設必無違拒

李深之在憲宗朝第一人也資氣中正而輔以智謀故能

開元和中興之業然竊有未諭者深之撫馭藩鎮必以優

賞收軍士之情且以魏博論之既以田興為帥勢自帖矣

復出內緡百五十萬以賜之中間又欲以二十萬匹羈縻

回紇此又欲以五十萬匹賞設上黨豈事幾應接當如是

耶其後帥山南罷遣新募軍宜少優給乃有斬焉無乃可

以與可以無與之中固難執權耶

逢吉罷相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逢吉邪黨盈朝力沮裴度而為度言者亦眾敬宗卒能

辦察誣謗乃度入相出逢吉于外此亦肅代德穆之所難

也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羣小好遊戲妄賜予

而已而前史斥為昏狂則亦毀過其真矣然敬宗狎暱羣

小好遊戲妄賜予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弒何也

曰帝之習為不義自在東宮為日已久血氣未定即草富

貴之奉非稟資卓異不陷為者鮮矣雙固忠賢若伊尹教

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况在位日淺耶

文宗 唐紀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強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其美年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韋二公宜敷求名儒實之左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既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慎思之又明辨之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為則雖愚必明雖弱必強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責效於草跡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或曰此伊尹周公之所能自孟子後聖學不傳安得真儒而收正君之效耶曰道

未嘗不出於人心者固在士而有當世之志必以孔子孟為師學之為王者事也世無明王真儒猶得以善世之道私淑諸人而傳之後無真儒則天下賢實然莫知所適卑識淺論謀王斷國而其成就不足云矣此君子所以任道為重也

贈鐵使王播自准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綺以十萬計遂拜左僕射同平章事公千萬卿五百萬漢靈醜政也文宗即位裴韋二賢當國而王播入賄除宰相何也無乃以進奉為常事故歟進奉取官雖累朝常事在裴韋則不當以常事忽之視大弊而不能革使姦貪之人持金帛躋廊廟其瀆天職而滓上心多矣豈非裴韋之責耶

上策賢良方正中者二十二人劉蕡對策切直考官不敢取

劉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韋處厚也抑諫官御史不令擅權致陛下不得止其始二曰誠能挈國權以歸相則心無不遠三曰何不塞陰邪之路拜裴狎之臣一則譏及文宗二則譽隆宰輔三則力詆官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取當者也雖然此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蓋以棟國取賢屏君救弊為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官寺者因蕡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

則不出中具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官寺必曰晉公尚不敢治我是則黜直言之士增比司之氣其失豈小也哉蕡所陳異乎宋申錫李訓鄭注者但欲復之于門戶掃除非有草薶會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老子有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處富貴之極地自備色耳備聲口備味體備安而能清約儉素不以累心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矣以史考之能幾君哉文宗率其素稟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興起治道無疑矣而且夕承弼之人無伊傳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讀其書味其人未嘗不

掩卷而嘆息也

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以行未至而蠻退詔罷新軍絳悉遣之給以廩麥皆快快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薄激之眾怒大譟趨府絳方宴飲不為備遂為賊所害屠其家詔右丞温造為節度使造至凡新軍盡殺之囚叔元以事聞詔流康州李深之當憲宗時罷相而不去未為無眷眷於君之意歷穆與敬猶為僕射且與王播爭校儀注至為李逢吉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為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既周方鎮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麥則忽撫接之宜矣府有正兵比及作亂己方張宴坐受屠害則無備豫之素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處經遭變之多舛也等之禍皆楊叔元所為温造既能誅戮亂兵宜并叔元戮之具以事聞雖得貶無恨矣蓋殺新軍則有濫及舍楊叔元則為失刑無乃亦懼畏比司故耶是故為義不終謂之姑賢乎已者則可耳

上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告京兆尹王璠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上以為信甚怒守澄即欲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而止上捕申錫及諸連引於禁中鞠之大臣多上疏請付外覈實注等恐詐覺請止行戮申錫遂免死貶開州司馬

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未有能成事而不敗者宋申錫是已文宗之不可與為度度章

處厚知之審矣誅除宦官大事也申錫受任而不辭是不戒蕭望之之覆轍也然則宦官不可除君命不可從耶曰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眾朝廷治政事修擇其尤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其間固自有謹愿忠智之人就使之謀亦必賢於與甲莩夫之為踈也焉存亮無寵於敬宗而下染之變衛社最勤今又佐佑申錫免其屠害逮事既定致仕而歸此所謂謹愿忠智而可與謀者矣王璠懷姦故為不密以祈有合他日不免獨柳之禍自作孽不可追璠其是歟

李德裕朝夕且為相李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說宗閔曰德裕不由科第使之知舉必喜則可平宿憾矣宗閔問其次曰否則御史大夫宗閔可之棕詣德裕德裕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慘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

觀人者當觀其大槩譬如松柏有拳曲而無輻輳之狀譬如騏驎有蹶失而無驚蹇之資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對杜棕稱小子爾大夫之命驚喜泣下此凡庸鬼瑣不應得而得者之情態也德裕豈有是哉杜棕宗閔之黨也故造為此語以陋文鏡而史家不別乃撥取之司馬氏自以至公無私為心然於牛李二人則偏有左右故棕之猥說亦不削去若以文鏡為人之大槩觀焉無此事也必矣

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請他鎮既見朝政多門士夫請託

心之歸而益驕

平章曰如表正萬邦朝廷之道也朝廷治則無不為之效彼疆國悍藩亦入耳其心豈昧於是非善惡之分哉蓋將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為之禍與與其鄰友亦必窺伺而圖取之以自效於君父矣苟朝廷不治而勞心於人之不服雖以一時之力或得之而無以得其心必失之也以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然從諫亦可謂不善擇術矣為上之理也我則慕為忠義為上之亂也我則變為驕恃已無執德皆因於人是以盜賊自為也然則其所謂忠義者實素嘗知之徒聞其名耳使其真知豈視朝廷理亂而作輟其操乎故元為善者貴於真知不能真知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卷之五十五

杜牧讀三墳策為而朝議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為浪戰

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等事也伐魏之於自治其次第遠矣若徒以復十六衛開折衝果毅三百七十四府為自治之道則非聖王所先務自觀之治亦不專恃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也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間閭彫弊上嘆曰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表四上竟不受

人君而知不當自聖則不受尊號知二帝三王以一言為名而不敢謙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君子習為諂諛陷主於誇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未有生而自加謚也

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可耻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終身不受可為後世法矣官人以媚為正者也文宗有謙恭之心則官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動皆率道人有不化乎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

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則於道義將背矣而不自知李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既為宰相不健養君倘欲排徊京師強顏班列於義何處也素懷忿悻又存物欲兩不得伸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攘之計不能自已者何則此固功名富貴塗轍之所同也使文饒知道循義於以處與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

卷之三十三

曲江及昆明池

邪說小道宜不或驗然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則人孰喻其所為者故聖王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露之變天子震驚于門流血秦地有災食非虛語鄭注徒知其災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弊人力以厭當之此至易辨也文宗乃為作率禁衛疏浚池沼聽之不聰如此則震驚之及暗鳴之憤其能免耶

上從李訓謀杖殺陳弘志

陳弘志人以為弒憲宗者也然事狀初未明也文宗必欲治之執付廷尉鞠取款實然後肆諸市朝當時同情亦可併得事非私憤官豎亦無由起然豈不善哉而用李訓計黯暗殺之是快李訓之心非為憲宗討賊也

李訓所變按率狂險之士裴度鄭覃亦引居崇秩

李訓假爵祿以籠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裴度在外當孫詞而牢讓鄭覃在內當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受之義非大臣特立之道也在易之隨以貞為利隨而不貞隨之耻也

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仇士良等不克出奔士良大索其黨擒王涯等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訓謀大逆以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元問曰是涯手書乎曰是如此罪不容誅訓既走追者斬其首來遂以訓首引王涯賈餗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舒元興李孝本斬于獨柳之下注尋亦死

王涯賈餗與訓注比肩而不耻又附順奉承之如弗及斷以春秋當從黨惡之例削官遠竄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誣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單禁豈不望其一言為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濟則天子未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貶而去亦無憾矣乃依阿取容略不辨白遂使一人無所憑仗凶堅肆其慘毒朝綱國法掃地殆盡而單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

上與宰相論詩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不聞王者自為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善哉鄭覃之言詩也曰詩無若三百篇後世以此專門名家者多矣其能彷彿古詩者有幾古詩有一句一義者合三百篇則無所不備仲尼以是為盡乎人情事變矣世有好為詩者而不師法四始或乃指連章疊句纒易二三言

如樛木參斯桃天末苦口之類以為笑則其於詩蓋徑乎藩籬之外又豈視夫堂奧也未習相師徇末志本於是而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者波蕩後生非小害也其精能工妙之作高不越建安七子遠不踰屈宋騷詞則稽古之功極矣至又纂集古今詩人為之宗派以私意去取升降預其選者比之禪僧得眼其難如此然有姓字無聞而列于其間者故君子不以為是也以愚觀之作詩而臻其極殆亦操舟累丸承蜩履絺之技耳韓文公謂之餘事良有以也而唐世乃立為科目以取天下之士無亦壞敗人才之甚歟韋溫為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不聽遂辭侍讀

韋溫不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己有決見微知著矣有官守而不得其職有言責而不行其言於義皆當去惟不能去於是有害身苟免之行尸祿素餐之耻矣當文宗時張仲方韋溫正直有識斷李石不舉為同列惜哉

宰相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鄭覃以為不宜再用陳夷行曰是鄉以朋黨亂政尚何愛焉嗣復曰事貴得中遂以宗閔為杭州刺史

中之難執也自堯舜禹儆戒以相授受非至精至一窮極道心不足以得之而世儒多易其言如楊嗣復所謂事貴得中者譬之盜跖欲殺十人而勸之曰盍殺五人可耳紂欲剖比干而勸之曰盍剗刑之可耳以是為中不亦悖乎李宗閔果賢豈可前為宰相而後為一州果不肖則一州

有民有社有政有事奈何付之不肖者文宗雖天資清儉
奉身寡過而暗於識別所任宰相多小人而少君子故人
主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勇

太子永暴薨謚曰莊恪

太子以好遊宴驕小人遭譖毀不得其死安有莊恪之行
乎蓋楊妃既殺其母慮它日為己害乃密殺之而請加美
謚以掩其迹耳文宗於子始則不教陷之於惡終則不保
置之於死天性至親尚且如此由不學以明先王正心之
道也故君德有二以仁為首

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環走其下如狂上問知其
父流涕曰朕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官人張十
十等十四人責之曰構太子者皆爾曹也盡殺之上因是感

傷舊疾遂增

欲除太子者賢妃楊氏也劉楚材張十十之徒奉承妃意
而已文宗乃以陷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所謂目
睹秋毫而不自見其睫也漢武欲立少子親除其母恐其
臨朝生亂彼鈞弋非有死道也今楊氏則宜死矣非愚弄
其君而君可愚弄豈至是哉明與不明斷與不斷其效乃
爾耶

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上疾甚命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
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自已遂矯詔封成美為陳王立穎玉
瀨為皇太子弟上崩武宗即位

聖賢非有意於垂法其言動自足以範世後世必當師之
事不師古其中者偶合耳其不中者皆是也死生之際人

道之變也故正終正始為人君之大節按成王有疾甲子
洗頰水是不能沐浴矣相被冕服是不能振衣矣憑玉几
是支幹之劣矣召公卿大臣百執事詔之曰疾大漸病日
臻恐不獲訓語嗣事是氣息僅屬爾而其所命上及文武
中述其身以及其子而戒羣公詞意備盡無僭無亂精明
卓然用至翌日而崩孔子取其書為後王終始之法夫不
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
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應計何由得乘其間故曰禮之
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所謂正終正始者謹於禮而
已矣克謹於禮不以死生亂其志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
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無奢侈音樂之好退朝惟以書史
自娛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人君之大節懵懵焉不然當
疾病時自力御殿引召宰執侍臣諫官御史而出顧命面
命太子臨見羣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
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意欲其居正寢不死於婦
人宦豎之手其垂教之意深以遠矣

武宗

唐紀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蔭其子
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
良慚恚李德裕惡中敏黨楊嗣復出刺婺州

異哉宦官之任子也古之奄人取生而猜氣閉藏者為之
及有官刑因又任使焉非天之戮民則刀鋸之殘體也何
為而有子乃至於廣嗣續受延賞其自誣甚矣有國家者
閭閻不聞蓋扭於賜姓是猶用柞接擗割牛補羊了不相

涉多見其悖天理而亂人倫也李中敏判語雖近戲笑然
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為南
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伊尹為
世保衛周公旁作迂衡衡之為言平也據持衡之地則當
以伊周為法平心平怨平章百官然後天下無不得其平
者而自為黨首分別徒類何以禁人之朋黨耶

賜劉弘逸薛季稜死上復欲誅楊嗣復李珣二人李德裕力
諫上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薛志在陳王劉弘志
在安王陳王猶是宗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使之得志朕
那復有今日並流嶺南

有巨民必立之君猶男女之必為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
其未君之也人不得而知其既君之也則上下之分定矣

故堯自唐侯而立舜自耕稼而立禹自罪人之子而立啓
自世襲而立由是以往事變雖眾未有天下一日無君者
聖賢當之兢兢業業常以不克負荷為憂不敢以位為樂
也以位為樂者其享之必不終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夫
臣不能公心推奉替私立少啓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
者據非所據而欣然之情各有分屬歷數大寶如管籥中
宰相何嘗比數且文宗既以陳王成美為太子矣若非彌
留之際中官廢立天下固歸成美穎王何預焉使宰相於
文宗定嗣之後又生他意下度藩王此不忠之火者武宗
豈得以此青宰相也萬一陳王果有疾不可立而立帝弟
則天下固歸安王溶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乃曰向若安王

得志朕那有今日此豈非據非所據以位為樂者哉雖氣
習吳越有斷之才而局量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
一及成年未克壽子弗克立其為殺溶及成美之報不亦著
一明而可戒乎

右散騎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瑛奏為集賢學士德裕以
恩非已出因事左遷公權為太子詹事

薦進賢能協濟事功所以為國於我何有哉而李德裕必
欲恩自我出此非宰物之公術也夫政事除拜中書當謹
守而閉私邪之門引援招延宰相當首公而避交私之路
故善為相者曰恩欲歸已然使誰當世以為名言然則張
安世不受拜官者謝人不知其所得之自可謂公矣非耶
曰薦進賢能協濟事功而不受謝始可言公并逐賢能引

接阿好各得其欲而不受謝若不聞知者始為此文以眩
主聽而實則輸情素通賄賂附麗牢密其為交私大矣公
私之分微而顯誠之不可掩不必揭日月而行天不無不
知之獨人主不知耳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居易衰病其弟
中詞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為翰林學士

白居易清修忠諫自元和以來為名臣而敏中無聞焉李
德裕惡居易好敏中豈非以其附己不附己為辨乎居易
實不衰病而言其衰病沮上欲用之意敏中實無器識
而譽其器識伸己欲援之之心此非取信人主師表百僚
之道也他日見擢有器識者出力最多故曰言無實不祥
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太和公主至京師謝田鵠負恩和親無狀之罪

王者慕冠帶百蠻之名而威不能制德不能服則賂以金帛而和之一耻也與為兄弟而和之二耻也嫁以愛女而和之三耻也或乃以用兵為威此三耻為德皆非威德之實也無怠無荒用賢者難任人所謂德也修明政刑擇牧守固邊圉所謂威也豈必暴師萬里跡血屠城然後為威甘受屈辱以媚悅之然後為德哉三耻之中嫁女尤甚天子之女男女之好夫婦之義人倫之本曾是以為和戎之具耶太和公主和親無狀之言書諸史冊千載不滅後世觀之亦可以深鑒而不可復蹈矣

初文宗太和五年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且欲遣生羌燒十三橋搆西戎腹心可雪父耻宰相牛僧孺曰吐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彼若責我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詔歸其城執悉怛謀及所與借來者悉歸之吐蕃誅之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之非計上亦悔之罷僧孺相拜德裕兵部尚書至是李德裕復奏曰維州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自為吐蕃所陷瀘陵近甸肝食累朝臣奉揚國威維州孰臣信令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坐取千餘里舊地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而嫉臣者詔臣縛送降人使吐蕃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氏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維州緩而關中急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為嚮化在吐蕃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利也僧孺所言義也徇利忘義匹夫耻之况天子乎以是觀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司馬氏佑牛僧孺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為非焉竊謂其言之過矣夫維州本唐地也開元二十八年春劍南帥章仇兼瓊與維州別駕董承晏同結吐蕃安戎城中守者開門納唐兵使監察御史許遠守之是秋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詔發關中強騎救之吐蕃引去然則維州本唐有而安戎乃吐蕃城也至代宗廣

德二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於是西山諸州皆陷德宗貞元八年辜臯攻維州獲其大將九年西山八國內附臯處之於維保霸州十七年臯大破吐蕃拔七城五軍鎮焚百五十堡遂圍維州十八年吐蕃以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虜兵大敗而維州竟不下是知維州者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弃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弃之借使吐蕃據秦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僧孺所謂虜養馬許茹川下平涼坂萬騎綴田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于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此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己當國政必不為程元振召寇之事邊隅

得空然無備而使吐蕃不三日至咸陽事唐有天下西
北二虜入寇多矣苟非如元振之時亦皆有扞禦之略何
至為一維州而遂至宗社不守耶馬氏亦信其說謂以
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
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
謂之信也維州在西南數千里外而開元中發關中強騎
往救不可謂之緩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取我故地
乃義所當為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為言既以利
害為言又斥德裕為利取僧孺為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
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
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道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
悉怛謀贈以官扶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
辨也

夜召翰林學士韋琮以承旨崔鉉名授之令草制拜相大臣
無知者
一世之人才盛衰雖不齊必有賢德才智傑出眾人之上
者一國亦然為天下國家而得傑出之士相之無有不治
者用之不盡又以異焉者參之則所成就亦鹵莽零落而
已矣以唐觀焉太宗時無若魏文貞玄宗時無若宋廣平
肅代時無若李鄴侯德宗時無若陸宣公憲宗時無若裴
中立武宗時無若李文饒是宜專持政柄者也並時緩賢
翼而佐焉可耳苟用之又疑之使意見差殊之人從旁臨
察未有能成功者是故二帝三王論一相而已或曰信斯
言也則是尚同而無可否相濟之義也而可乎白人主當

辨君子小人不當致疑於君子譬之為政欲復古而行
牧既委一相矣又委夫開阡陌者又委夫搜經界者此所
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無亦廣求知并牧之人相與
彌縫是正補其不及裁節其過則九一而助之法行矣故
太宗信魏徵則不聽封倫憲宗任裴度則不用李逢吉此
得用賢之道御臣之方者也若玄宗喜韓休矣而參以蕭
嵩則休必退而嵩必留文宗喜鄭重矣而參以楊嗣復則
重必負而嗣復必勝是故任賢勿貳伯益所以戒舜也惟
和惟一伊尹所以稱湯也固不同心高宗所以命傅說也
武宗之任李德裕固專矣擇建同事而不與之謀是時方
用兵澤潞若崔鉉以為然以為不然史皆不載其語未幾
罷去則碌碌之才耳武宗又安用為此親擢意者特不欲

德裕引人恐為朋黨耳皆非人君公正之道也
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
靡娛其耳目使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
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
士良之術自便嬖論之未足多惟自其黨類觀之則有不
肯為者如良賀呂強趙整張承業所為士大夫或不逮也
以其異於黨類或賢於士大夫則士良之術乃便嬖之罪
人歟夫士良雖狡黠忠所以盡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
知其害者也己無踈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
盡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盡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趙高
恭顯十常侍覆轍在前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則其取禍
也

之勝御矣故士良之術自以為智實則愚也夫刀鋸之餘階閭之役非有仁義道德以澡濯其心崇飾奢侈煥悅人主耳目疑非大不可者然士良所言載在簡冊而讀者必惡其不忠猶欲誅戮於既死也為士大夫口詩書師孔孟或乃貴極將相如楊國忠之流乃陰法士良蠱君而盜其權則其得罪於天下後世又可勝誅耶

河東都將楊弁謀作亂上遣中使馮元實覘之元實受賂而還請與之節且陳其不可取之狀德裕折之詞屈因奏決不可知竟擊斬之盡誅亂卒

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眩德裕折服馮元實直以目前實事故小人辭屈向使王縉張延賞之徒聞之豈不立為罷兵雖辯析非朝廷之體苟姦邪肆欺而默默以失機又安得

為智乎故有不獲已者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實以大言虛喝情非苟然若無私交何至于是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于以施刑斯可罰一而懲百矣

以道士趙歸真為道門教授上好神仙歸真得幸德裕曰是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無煩耳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玄然其緣彼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為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

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有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繁之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世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言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至於矯誣神天陵藉宗祖破士家國殞斃身命無所不至而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意以道為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與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仿佛氏而不及者自杜光庭為之黃冠師資以養養口體迨避稅後士大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焚感入主故敬武皆餌丹躁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姿姿兼憲宗之柳必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禎軒輊集之徒安肯舍萬乘所問而去之哉武宗曰宮中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為也人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

仇士良之誅王涯等也其子孫皆歸劉從諫凡十二家至其子慎為郭誼所殺十二家亦無遺者

仇士良之殺王涯等親戚嬰孺既無子遺矣而復有此十餘家得至上黨何也于以見當時索捕雖嚴而容匿之者亦密人皆有不忍之心惡官豎無道故也天下莫密於人心以呂政大索而揮椎力士卒不可得士良又安能夷人之宗使無遺類乎此十餘家者既已獲脫所宜變易姓名散而四之以續如綫之緒而盡趣劉從諫則以從諫上表斥責士良伸理涯等既感其因以爲可恃也嘗無一人知藩鎮悍強理逆勢恃非能以而無變者與其巢于危幕無寧效杜根成劫世流離轉徙之爲安乎王涯賈餗自有才望特以不能與小人異趣龜勉苟容以生禍亂致凶豎肆行無辜死者以數千計宗廟幾覆天子氣塞噤以沒身是誰之過歟遺屬僅存滅而又滅天之示戒明且畏矣

德裕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有大功必告天地表五上

莫難強如忿心莫難制如忿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忿心莫難開如忿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格猶扞云耳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欲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注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爲病其源也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後張此正驕慾易生之時也稽諸版圖三鎮各擅其地而未朝河湟陷於

吐蕃而未復天子偏感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淫瀆豈惟驕然已肆彼怒念疑忌將紛然並作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略誠高絕一時而於道則萬分未得一焉者也

德裕怨牛僧孺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人朝僧孺宗閔執政加宰相縱之去以成今日之患且奏二人與從諫交通書疏上怒貶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

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己之不正如正君何己已正矣于以諫者猶有漫不省納者李德裕怨憾不平欲報所仇而未得其便乃於功成之後因行中傷之計其意有恃上

恩曰假有過甚必勉從我故公肆詆毀并孺閔于嶺海之隙璋孺之地然後爲快非惟武宗志已驕急德裕之量亦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周公戒康叔曰無作怨伯夷不念舊惡故希怨仲弓問仁子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文饒怨而收收而克數十

年如一日其德未嘗進也則其博聞強記著書立言之學皆外耳何力之有

上惡僧尼耗蠹欲去之趙歸真等勸之九毀四千六百餘寺歸俗僧十七餘萬尼又半之

一身正氣爲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之類也釋

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
豈不可而以待歸真彼十七餘萬僧其間固有英明沉溺
之才歸真何道以服之乎且佛敎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
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為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
舉天下而然其真然不惑者殆一二數以一二二人獨見欲
丕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以化之之迹善
革弊者不示以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
成萬物之道也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
惑其說又不利其體廢之資持之二千年則本根除掃餘
風亦除矣

上疾久未平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諸宦官密於禁中定
策立憲宗之子光王怡為皇太叔更名悅權為當軍國政事

三月甲子上崩

疾生倉卒難豫處後事者君子猶譏其辨之不早也武宗
寢疾凡七十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嘗有遠慮豈不能定
嗣於兩月之間蓋信方士言以疾為換骨故遲回希望日
失一日忽焉大漸而不自知也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
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蛇形能是者小則引年大
則輕舉或年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矣而未嘗
見其人也豈不可戒哉武宗立於仇士良非但不為士良
所制又能黜削之至於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召見
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為上相受深知六十
日之間亦不能力請入問起居面稟嗣事碌碌拱手一聽
宦官與李璠楊嗣復相去幾何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

此其餘固無責矣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卷第二十五

宣宗

唐紀

以右常侍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其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宅後古墻陷得錢盈疋母焚香祝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若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豈敢效人關節乎

賢哉鄭母及李景讓之為也築陷墻之貨草草主列矣其言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則雖誦六藝至公卿者有不逮焉貪鄙誇勝之人獲則已矣何有勞無勞之間獲則以為補矣何身災不災之恤景讓登歲歲受撻於母以任不教弟之責然不亡言於有司以免請屬之罪其視楊國忠置暄上第者為如何故鄭夫人之子李常侍之母皆賢遠於人可以激頹俗者也

上受三洞法錄於衡山道士劉玄靜十二月朔日食

宣宗盡反會昌所為蓋以不見禮於端陵故也而有不能反者即位之始即信方士受法錄是已在端陵朝興是事其趙歸真也方且殺之遽又效之心蔽於求長生陷溺而不可解是以謫見于天日為之食苟能仰思其故知至明之物而有侵翳昏暗之象何從致之以克正厥事則他日必免金丹之禍矣

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者德裕不用及其貶也柔立為右補闕上疏訟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

為人各有心私欲萬殊也故命一相以公道揆之為一相

之未免私徇也故人君以身率之若宰相行私必不能表正百官若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寬德裕于鯨波之南炎毒之地在德裕固有以取之而人終不服者為宣宗有私故也丁柔立行治不多見以為德裕仲寬一節觀之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不為德裕所用而終無怨情仍論達之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曾不能然是自為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謀又所生鄭太后本郭后侍兒有但慈故上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快快一日登樓欲自限上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謀不附于憲宗不合葬于景陵為郭太后故也

古之人重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善擊矩者居中央以視四旁上下則過與不過皆見焉父之妾猶父之僕與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與而儕諸父而可乎故聖人之教曰父母有愛妾沒身敬之不棄敬之者不陵瀆云耳非加尊奉與無異也成周而上無越禮亂制之事以私恩崇其所生始見於春秋孔子一貶冉取而不足至於屢貶大則譏天玉次則譏冢宰上則譏為之夫者下則譏為之子者以示嫡妾之不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切著明矣兩漢至唐得失並載史冊其有明哲之君不敢行儕亂之禮者或以封邑稱君或以太號稱妃未有議之者也全宣宗嫡母郭太后無恙聽政之

初遷奉太后侍兒比有宸極此何禮也鄭氏有宿怨是以寵廢失禮於嫡宣宗又用其言錫削太后儀數此又何禮也太后汾陽之孫憲宗正妃速事順祖母儀五朝今為庶子所陵其快快固宜宣宗所當恐懼自責思悅愉其意者乃親行執逆以快妾母之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況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遂不使合葬不得祔廟其與李孫意如絕昭公于兆域何以異矣是故按見行事革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殺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于君子而不辭也

改備邊庫為延資庫
宣宗盡反會昌之政蓋以素為武宗所不禮故也而有不能反者改備邊庫為延資庫是已武宗德裕之為備邊庫欲取河湟也至是吐蕃國亂紛爭三州六關先已來降特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等鎮應接而已非有戰師饋賞之費若會昌政事皆謬妄宜改則備邊分畜七部度支錢帛及受諸道進助最為不義宜不待旦而毀也今不毀其庫不散其積而徒更其名何也若以此意施於廢寺不亦善乎

孫樵上言百姓耕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十九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蘇息百七十萬戶也陛下柰何興之於已廢乎

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藐藐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

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七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珍滅羣倫敗人理雖以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况華屋精饌以養惰游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舉措之是非哉如此庶乎其有感矣

進耳今不俟可報而潼遠行羣盜已降王師滅之此乃司馬氏所謂信為大者惜哉韓信下齊不顧鄒生李靖伐突厥不恤唐儉此兵家祖詐僥倖一勝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愚以為非矣處已處人一也將帥仗國威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者必若蒲人之約尾生之期城下之盟乎僧孺之信然後君子有不守矣

雍王漢苑追諡靖懷太子
雍王位在第二上有鄧王宜為太子者也合生者不建而以儲君之名贈諸不當得之死者果何意歟立子以長郵不以過惡聞獨以母士無龍常在十六宅而諸弟皆居禁中故漢與滋得愛於上漢既死涇為滋兄所為滋弟其下

雍王漢苑追諡靖懷太子
雍王位在第二上有鄧王宜為太子者也合生者不建而以儲君之名贈諸不當得之死者果何意歟立子以長郵不以過惡聞獨以母士無龍常在十六宅而諸弟皆居禁中故漢與滋得愛於上漢既死涇為滋兄所為滋弟其下

猶有潤洽汙汶四王一紊其序豈不各起覬覦之心乎宣宗察慧整齊而暗於大理他日所愛者不得立所惡者反得立是徒設好惡之私心而自棄之也

上事鄭太后其謹不居別宮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以問安侍膳於別宮之遠也而左右就養朝夕服勤自太宗玄宗肅宗憲宗身雖違事皆無違孝之譽而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若心通正理移此心以奉郭太后則何以加諸無間然矣乃聽所生之譖不禮其嫡待之以震怒施之以弑殺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區焉妾母是孝所謂計未遺本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為孝乎

上問章澳曰外間謂內侍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

閉目搖手曰尚畏之策安出澳曰若詢外廷恐復生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綯密奏曰有罪勿捨有關勿補自然盡矣官者見其奏益惡朝士南北司如水火矣

章澳之言乃策之次者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討上黨惠監軍沮撓與樞密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救監軍不得預軍政二樞密然之於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為也宣宗乃曰比衣紫則相與為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劉弘逸薛季稜方奉陳王而仇士良魚弘志已立武宗是均貴官其心寧能一耶已付夔王與王歸長馬公孺王居方而元寶

王宗實乃推戴懿宗是衣紫之人奔走左右宣宗未嘗知其心此所以不能用章澳之策也令狐綯所陳亦善蓋面陳之而露諸奏牘致使比司見而切齒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十年春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曰若爾朕遂為閑人休不敢復言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宗廟有託不為婦人所窺聖哲思深而計遠之所為也宣宗閑人之喻一何異哉其意以為有太子則人心向己不專各有為後日慮已雖未閑猶閑人耳裴休既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文宗武宗為戒彌留之後已立者為人所廢當立者為人所排雖欲開一言不可得也此帝所目擊而

太子可不早定耶如此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嗚呼已為憲宗子既越四朝夫豈有天下之分者踐祚十年年及不感猶以大利為心靳於其子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器苟福促無人君偉然之度漢文帝曰朕自任衣冠念不及此故節用愛民惟恐不及其遺詔曰生必有死奚足甚悲苟道此於宣宗之前得無望洋向若而嘆耶

判戶部有關上欲以章澳補之澳辭上不悅澳告其親曰主上不與宰相會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坐出帥河陽

章澳受知宣宗厚矣借使上自用已夫亦何嫌而澳以私而不公寧忤旨外補亦可謂見得恩義者矣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為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為親非也百官必欲

由宰輔薦達宰輔必欲使恩歸於我非也惟其公而已天下人才之衆非宰輔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故列于庶位者宰輔之職也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之選非人主識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故用人惟己者人主之道也

魏謩為相議事於上前他相皆委曲謩獨正言上每嘆重之然竟為令狐綯所忌出帥西川

正直為詭邪所勝如此哉唐惟貞觀君子常勝裴寂不得與房玄齡並封倫不得與魏徵並宇文士及不得與王珪並此其所以致治也蕭嵩韓休並立休以正直受知矣竟為嵩悲詞所傾陸贄趙憬並立贄以正直受知矣竟為憬不言所傾李吉甫李絳並立絳以正直受知矣竟為吉甫

柔媚所傾鄭覃楊嗣復並立覃以正直受知矣竟為嗣復趨退所傾李德裕王涯並立德裕以正直受知矣竟為涯順旨所傾魏謩令狐綯並立謩以正直受知矣竟為綯委曲所傾如是者十蓋七八此中智之士所以甘同於小人冀獲其利至於變操守喪廉恥安行而不顧者也自人君論之好賢不堅惡惡不著任賢而貳去邪而疑豈非主道之甚病耶

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為課績朝廷因而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論列雖實不能革猶文為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無進奉也蓋以為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庫然因私獻以為公家費策之次也觀張潛疏則益信羨餘之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實之審如是將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其倚法以削朝廷何自而稽之羨餘之名存而甄獎之令在彼必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增削所致也悅其名不去其實病源曷瘳不若禁絕羨餘無得進奉則民瘼庶乎又少損矣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漂沒數萬家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

知漢將亡龐勛亂徐士芝巢起山東唐自是主則河南北淮南大水而徐泗為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地高明悠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前災異誠非淺之夫所經意或曰未必然或曰天道遠或曰縱或事應必他人當之於是置而不恤至於國家敗壞則亦無如之何矣唐之君臣知敬畏災異者絕少宣宗又致小廉其忽之也固宜安知其子孫之被之也

上長子鄧王溫無寵常居外宅愛第三子蒨王蒨為其非次故久不建儲及疾甚密以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王居方使立之三人皆上所厚也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出之為淮南監軍副使元實曰何不見至尊而後出乃道之至寢殿上已崩宗實叱責歸長等殺之迎立鄧王

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豫必公然後禍亂
不伴鄧王君長不聞過失宜早立也以無寵故常居外宅
必欲立滋盍亦及時而定既慮越次則溫立何疑焉猶豫
留時斷之弗早一旦疾亟私以愛子密屬所厚中人不與
大臣謀之自以為得所付矣曾續息之未定同列意異者
變置移易於叱吸之間然則向來之不豫不公亂長幼之
序果何為哉夫有一命之爵百金之產者必傳之子今富
有天下為心雖子亦靳與之比不得已然後出口如以囊
褚間物竊相付與不亦惑之甚哉王宗實非能以正義推
奉長君蓋素不為上所厚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王歸
長等意屬鄧王安知宗實不以愛王有愛而立之耶大抵
欲恩出於已則是非賢不宗得不相及故王宗實立懿宗
之事不可不辨也

懿宗

唐紀

二年一日兩樞密請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宰相杜
悰受宣三相起公慶出斜封文書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鄧
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欲以反法處之悰封而歸
之曰當於延英面請聖旨公慶笑悰謂兩樞密曰主上新立
當先仁愛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習以性成樞密不自愛乎
二人曰當白至尊非公無人及此慚悚而退三相請宣意悰
無語皆惶怖悰曰無慮既而開延英上其悅
司馬氏史學尤精而通鑑去取有難喻者如不信子房引
四皓多取杜悰事迹之類是也唐中葉已後人君嗣世柄
在宦官習以成風固不使宰相預謀豈於事定之後責其

同異也惟德宗信譏以疑似殺劉晏而開成之末內有
與故武宗怒楊李三相意不屬已然一聞李德裕辨折則
亦中解無必怒之意也况懿宗庸懦無寵不得立而得立
已出望表豈能於二年之久追記當時宰相不署監國之
奏乎正使有此亦必自形色辭與杜悰相反復豈悰附語
於三人遽能止之也方宣宗疾瘳王歸長等受密旨立
雙王王宗實亦元實知之徑至寢殿上已崩乃叱責三人
者迎鄧王而奉之文安得宦官請鄧王監國之奏審欲治
當時宰相是援立者自以為為功則此旨當出於王才兩實
揚公慶又何預焉是故以情理參之必無是事特杜氏私
錄載偽以取名耳不可不辨也

四年

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虞恭宗廟孝思
不足又瞻展陵寢奉先之意亦勤矣以懿宗行之載於史
籍想其時味其事則若不相似然何也禍亂起於嶺南不
思弭息之道方且耽宴游奉釋氏怠於政事所以嗣守洪
業者無其本矣顧乃僕僕數拜於墟墓間一日而徧十六
陵以是為恭不亦末乎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
存焉耳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能讀父
書而飲杯圈猶為既其文者若務本之道則不止是懿宗
當以耽宴遊之心而卿問學奉釋氏之意而尊賢禮賢意
情為憂勤事後費為節儉則雖不拜諸陵子孫之孝未失
也

五年三月舉出千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星名含與瑞星也

主大喜慶請宣示中外效諸史策從之

華即字也李言其氣華論其象氣後字李如華掃然天變之大者也春秋書星孛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也據歷古占家之言皆曰除舊布新無他說焉其光芒長大者其禍緩短而急者其禍促則未有以為瑞者也星孛而為瑞則日月薄蝕雷震風雹皆可以為瑞矣後十年龐勛亂于徐泗東方騷然亂甫定而懿宗崩又五年王仙芝黃巢相繼而起毒半天下比其戡定唐亦亡矣禍之未然而智者知之必思患以豫防愚夫淺人朝不謀夕何暇為來日計况十年之後乎是故諺亂名實以天變為嘉祥取說人主楊收曹確為相曾無格君數懼之戒反聽司天詔表其孔子所謂無忌憚而不畏天命者歟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五百人每行幸扈從十餘萬人賜予不可勝紀

天理人欲自微而著皆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聖王昭儉德以先天下其效至於賞盜而不竊路遺而不拾魚鱉為獸亦不可勝用強變悍狄亦不敢侵侮無求故也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於是酒池醢醢本於杯勺肉林暴珍本於炙臠益膏柱炬本於照燭文土繡木本於館宇優伶預政本於絲竹帑廡掃地本於好賜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四海困窮猶不足供矣故大禹以克勤克儉為賢伊尹以豫怠儉德為訓未有放慢奢汰而能永者也宣宗有子長立而不知教特以宴遊無度遂敗其業五子之歌所謂有一于此未有不亡官刑之儆所謂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者

宣徽後世哉

上以樂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員以待天下賢士雜流不可處也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

曹確之諫善矣而援太和故事請除樂工為州長史何其知一而不知二歟為民上者必擇仁明士大夫然後所部畏愛之今以樂工為長史其麾下優伶皆唾手而起民其謂何確之言曰文宗以樂工為王府率用拾遺竇洵直諫改長史夫文宗無聲色之好者也史稱其退朝惟以書史自娛而且有此失則知史不得人隱漏失書之事多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募兵八百人戍桂州六年不代

彥曾以軍幣空虛發兵費多更留一年戍卒屢乞代還不得遂作亂推龐勛為主沿江東下至淮南都押衙李湘言於勛度使令狐綯曰徐卒擅歸為亂以奇兵擊之可擒也若縱之至徐州為患必大綯以無救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為暴聽其自過可也

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為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為軍幣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江西湖南宣州軍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為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斂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險與信豈非為國之急務乎令

孤縋事宣宗十餘年再世輔弼雖爾身在外及蒞事變必
從權且向用李湘之言八百潰兵何足平者為倫安便已
忽略大謀唐有典刑豈容免責哉

勛攻彭城不移時克之囚彥曾殺戡等三人上未求節鉞
崔彥曾數百里之地為之牧長資賦嚴密宋濟以寬文
行刻害不濟以怨委任三將軍中懷然而不知府庫空虛
無以遣戍而不備又失大信於遠適久屯之士以此守常
難乎其善後矣况當變故乎其囚殺於賊蓋自取之也

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傾宮中珍玩為資送未幾拜同
平章事

懿宗固朕系韋保衡無知抑又甚焉右丞裴坦子娶宰相
楊收女資送其盛坦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

以賄賂保衡躬自蹈之又以寵為宰相是速自敗也是故

懿宗愛其女而納諸後汰不節以禮保衡溺其妻而沒於

富貴不制其欲皆不得其死天道虧盈固其常也

陝州觀察使崔堯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訐堯指庭樹

曰此尚有葉何以言旱杖之民怒逐之堯渴求飲以溺飲之

坐貶昭州司馬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苟自知其所宜為則無不勝任者

崔堯為民父母而不親民事猶朱而不赤墨而不黑是才

不器也則其以器韻自矜而遭部民汗辱自已求之耳

亦可為居其位不事其事者之訓矣

上荒宴委任宰相路巖巖奢靡受賂左右用事陳蟠更因召

請破邊城一家可贍軍一月上問咸為誰對曰路巖親

上因流蟠更於愛州

古云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懿宗為路巖而庇邊城

為邊城而流陳蟠更蟠更已之忠臣也邊城宰相之效吏

也其輕重類乎人主固不可不信委宰相在得其人則雖

昏荒暴虐如齊高洋者苟得一楊愔猶足以免其身已既

不親政事而以大柄授之匪人之人也又務營私而以心

腹託之臺榭於其貨賂上流官必借價公道羅塞紀綱紊

亂而不可支持之勢作矣

路巖韋保衡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遛不進不能盡其餘黨

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思州司馬

一康承訓討龐勛績茂焉當其時不聞逗遛之事勛既平

亦無餘黨不盡者朝廷已頒賞典矣而路韋二相復治之

史雖不詳其事以愚度之二人愠賄之不至也于時貨賄

公行嚴保衡為臧首承訓必自以有功當得故不通餽謝

既累月矣嚴保衡以為終不我與也赫然而怒誣以罪惡

觀其奏語曰又貪虜獲不時上功二人之情實於是乎在

夫誇人大功而怒其無貨納于重典而竄之遐荒快意一

時從自及也豈不為後來之戒哉

國子司業韋穀裕告郭淑妃陰事上大怒杖殺之

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產曰行無越思不學之人固

不知此矣韋穀裕身為師儒是由文學選宜亦讀聖人之

教何乃從事於告訐耶懿宗殺之淫刑甚矣淫刑人能譏

之穀裕出位而言又言非所宜言得無罪乎

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導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樓

腹拜流涕啜臆

異端之難破習俗之難回也重以賢祖宗倡之則庸子孫無責矣人莫懼於死元和迎佛骨未幾有晏駕之禍以此警之宜其悚然而止乃甘心焉至於膜拜流涕苟非悲悼感心何至於是以見懿宗年齒之近促矣

韋保衡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史之言如此以愚觀保衡非為劉于不禮於己也直以寵其妻故爾于琮亦尚主亦為相然前朝姑氏也是以保衡怙帝婿之愛不欲廣德主出同昌之上而劉瞻則以諫繁賢家取怨爾身居輔相國家安危生民休戚係焉其好惡喜惡乃皆為妻而發以此求全天理所不容也

僖宗

唐紀

以劉瞻為相瞻之賤也劉鄴有力焉至是懼延瞻置酒瞻歸

而憂

劉瞻之死其猶費律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恩之量歎劉鄴與韋路為賞瞻豈可與之同朝論其罪惡顯逐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開懷不疑以蹈不測此世俗以推慈無智為推誠者也然則死生無定命乎曰瞻之死與立乎巖壑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孔子於沽酒而脯猶且不食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乃飲仇人之酒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繼懿宗奢侈用兵之後連年水旱盜賊迭起

懿德之間天下已亂宰相韋保衡劉鄴趙隱雖不能大正

人主之終始蓋出於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不修中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與南北司交有所賴必欲贊私立少若涉淵水求濟難矣官官中宜無忠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龍祿了不預知至使僖宗以十二歲兒踰越四兄蠢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所謂焉用彼相者其謂隱保衡之謂耶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

管霖宰相皆贊

治世不必無螟蝗亂世必有之故古者修去蠹之政至於人力不克亂雲蔽日月所過赤地則兵起木亂之兆不可不畏也王莽末年如是矣僖宗時小人盈朝觀此大異反稱吉祥下拂人心上致天怒安而行之國之將亡詔

諛佞偽更唱迭和蓋人妖也尚何物性之察耶

四年十月鄭畋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復上疏論之

上不能決

自去年十二月三三相論用兵遣將至是一年上曾不知所從違廢置及其究也賢不月俱休而兩罷耳目所及尚且如此安能折衝於千里之外耶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以討賊之任付崔安潛張自勉李琢三人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中兵起漢有十常侍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果破賊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

如一人政獨且奈何哉唐亦必亡而已矣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勇冠諸軍兵馬使李盡忠等心附之會天同防禦使段文楚滅別軍食又用法峻軍士怨

怒盡忠帥牙兵攻執文楚請克用為留後克用命金軍士乃文楚食之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克用據雲中朝廷以國昌為大同節度使國昌得制警毀之與克用合兵攻陷遮虜等武哥鳳等軍

子為逆亂父請討之可也未有使其父討其子者正使石碯亦必假手於人不親其事也大同之命朝廷可謂不能推恕以處事矣激而生變又與討伐之師曷若審慮於始耶夫淺中暴恃之人則無所為而作亂若英雄豪傑必蓄智諷勇以待事變而不肯輕發也是役也段文楚激之於下朝廷激之於上固李氏父子欣逢之良便矣文楚前為豈管經略嘗罷三道戍兵取其衣糧自募土人禦蠻寇所募纔得六分之一而隱其餘直於是豈州為賊所破文楚親罹其害餘君不憊又施之大同戒削軍食以致怨怒州既為人所奪身又隨而殖醢故徧觀小人之聚斂者非能於天時地利之外不取諸人而能有也小則喪軀大則亡國故聖人切以為戒也

上以羣盜為憂王鐸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為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木之枝葉病必其根與心先朽人之四肢碎矣不為用則元氣不足以及之矣京師者諸夏之本也王鐸憂賊而不治其本雖三相並行諸道兵盡發不能已亂祗以滋之耳無亦力為上言官擅政綱紀紊亂將帥顧望不肯盡力若有開籍格去非心治自內興外患強矣不然與其無益焉若養身而退之為愈也

高駢請自大庾趨廣州擊黃巢黃巢必道走之救王鐸盛兵守昭桂梧州之險不許

高駢舊在嶺外立功知其地利乘其威名正可用之時所建白者良策也王鐸為都統近在荆南又應接之便也而朝廷不從則亦摧沈巨盧瑒昧於制勝之道且為宰相而不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比司哉凡人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朝廷不足稟畏其精銳亦自銷矣不復能振矣

劉巨容擊敗黃巢巢渡江東走或請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有撫將主事寧則得罪不若留賊為富貴之資巨容所言國家喜負人者殆見昏君暗朝之事而不知明良之遇巨主之契耳彼立功而致敗不克保終者往往有

以取之若謝安裴度之徒蓋亦稀矣夫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憂解后有成適足塞責而必望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快快之心此藏獲下陳之見耳若巨容留賊以為富貴之資是又以鷹犬自期也若審此數盡乃殄賊恩榮立至為唐勳巨顧不賢於養寇自封之醜耶一念不善縱賊挺禍他日無辜斃於奄君之手非不幸矣

國昌克用北入遼鞏居于陰山赫連鐸賂遼使取之克用知之與其豪傑飲酒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黃巢北來必為中原患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面立功不亦快乎人生誰能老死耶連鞏知其不留乃止是時黃巢方寇江左猶未入淮南李克用奇身陰山之後

相去五六千里中間州鎮不一而知巢之動靜則其經營之略耳目之遠為如何天下未嘗無才才無華夏之異金日磔李光弼皆有大功於王室者也而唐失之於克用向使早得而使之東南之寇何足平哉其與連鞞言者人為孫辭避禍非也實言其志耳惟實故達鞞信之詭詞為貌可暫而不可久非辱則殆及之矣

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歸罪於虜攜貶太子賓客攜飲藥死

常人統始而怠終若持志之士則老而益壯蓋志立則不衰可衰者血氣也故三軍眾矣而有可奪者謂帥也匹夫寡矣而有不可奪者謂志也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浚於北司義理不勝利欲為王其意謂媚

寵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故揚收雖叙宗於玄价終有賜死之刑盧攜雖無件於令孜終有飲藥之厄而交結匪人耽於寵祿者猶不以為戒也

巢兵尤憎官吏得即殺之

武王伐紂稱古人之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然則斯道也其來久矣奚為後予欲其後也如此時日曷喪惡其離也如此長吏民之父母又曰師帥仁義訓治之責備焉古之時有為縣令報仇者有為郡守雪恥者有從其征役饑凍而不忍去者有不忍其敗就戮而無二心者乘車戴冕至為人死疾其於虎狼地虺何以致之哉雖曰盜憎主人此非民之常情也民有常情愛之則懷惠之則歸耳而

暴官虐吏每以百姓扞頑為說推利困苦如忍弗及固不小大好草竊姦究於是天下之心冰解凍釋不可收拾為官吏者無逃生之路矣

張直方多納亡命匿公卿巢殺之
張直方為金吾大將軍而迎黃巢既臣之矣而又納亡命匿公卿是將圖巢歟抑有他志歟有他志者與巢何異將圖巢者若從駕而出圖功於外乎及覆如此為亂而已矣其見殺也宜矣

張濬嘗拜田令孜令孜召朝貴飲濬耻於眾中拜乃先謁之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既慮玷辱何憚更改今日於隱慶謝酒則又不可漸懼無所容
張濬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授糧於行在實王

敬武效忠於朝廷其與庸遠矣卒之功名不立何也急於自售行事反覆故也九宦官之收士大夫必屈服之或為門生或為父子以要其不叛張濬下拜既委質矣而畏人之知抑何異於揜耳盜鍾使其抑欲制心克忍克慎豈不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賢達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數哉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兵屯興平糧饋不繼還襲府城節度使鄭畋語士卒曰行軍苟能滅賊亦可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赴行在

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為者鄭畋是也畋為僖宗畫命將之策視諸相為賢矣及其當大政身任討賊乃不知居重取

輕而倒扶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饑色坐被襲逐何耻如之此用之者違其才而改不審己之過也

高駢好神仙信用方士呂用之熒惑百端有同兒戲方士眩人大抵如文成五利張果呂用之所言智者固不惑矣而漢武非愚人也及其惑也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而不知則方士眩人之言有不可不指摘庶後覺之易悟也九言天仙降格者若其果然則其服食器用宜非世間所有然後可信今竒恠其字而不含筆墨產險其詞而不離俗意或至書之縑綺藏之隱僻終無足異者其則震雷揚火御杯勺散肴核闐然如有聞乃不出於日晝之時皆在夜昏之後帷幙之中有人爲之迹非世所無之物也由是論之孝武之嵩呼與夫壇祠彤響及明皇空中告語

崔浩天人接對等事皆以自誣又以欺世至呂用之盜竦矣然高駢方日夕跨木鶴以俟其飛固不能辨天上之無銅劍與青石也愚智紛紛同爲謬悠可付一笑耳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攘袂大詬表詞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

高駢立功安南建績成都其才有足用者一旦桀驁犯上無忌則由在鎮海日請討黃巢朝廷處置失宜遂生侮玩之心耳是故處之得其道雖悔可以爲功處之失其道雖利反以爲害僖宗答詔責駢獨使鄭畋爲之何也以畋與駢素有隙也駢既失臣禮夫豈語言可下畋爲輔相無亦思制馭之道而順旨不辭因違其忿遂使王言有類相詬不亦辱乎陳敬瑄勝邛州九阡能黨皆不問未幾邛州申捕獲能叔

父行全家三十五人請準法孔目官唐溪曰此必有故詢其所以然累刺史求行全良田不得故恨之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斥使去

所謂亂者宜然而不然不宜然而然也宜然而不然故孔孟窮爲旅人不宜然而然故莽卓貴極卿相撥亂者反之而已人各當其分物各止其所則亂者治矣唐溪明足以照叢智足以守信廉足以提身若使處敬瑄之位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何自而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李克用進屯沙苑敗黃巢之卒授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制罷鐸兵柄令孜以建議幸蜀爲己功令宰相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召李克用雖楊復光之謀用其言而出墨勅則王鐸也是時克用初一小勝賊殊未愁而田令孜遽行私意還遣元帥但欲歸重北司其視國家危殆曾不槩於心故刑餘之人慘忍被害如此僖宗年漸長矣不知蒙塵之辱宗社之憂反以播遷歸功勅使嗚呼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雖然以憲宗英明籠一吐突承瓘自其爲太子時終身不能去於僖子何誅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河南數十州咸被其毒瘡地寒鄉其人儉嗇其受禍每輕四通五達之衢舟車商

賈之會士沃物阜民俗汰侈其受福每重江淮荆襄自代宗末漸罹兵革其後宋用王郢黃巢秦宗權相繼殘戮重以藩鎮擊兵及各有分地然後少止數十年間所積其可

以數計哉故善卜居者甘乎寂寞之濱善為業者不以富此為子孫累處亂世而能貧庶乎其可免矣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權盛心不能平敬瑄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當奏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何得以我疆土與人田令致恐其為亂因事師之師立不受詔舉兵以討敬瑄為名

陳敬瑄妄作勿論可也而楊師立何其激激是時天子在蜀若高仁厚受命而來為人臣者無以有已安得據城而拒之為師立者聞敬瑄之言表請入朝可也此仁厚立功

以州讓之可也智不出此乃為叛逆而死由以外物為重昧於取舍去就之義夫烏知兩臂重於天下哉

黃巢圍朱全忠於汴州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破巢走之營于城外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禮甚恭克用使酒語頗慢之酒罷湯彥洪與全忠謀圖驛而攻之克用懼免全忠誤認彥洪為克用而殺之克用明日移書責之全忠復書曰前女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湯彥洪為謀彥洪既依其辜惟公亮察克用還晉陽上表請討全忠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鬱不平

晉汴交惡失自克用始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新救其危解其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勤厚仰謝惻耳而克用不謹於禮無古者諸侯相見之儀乘

酒使氣以語侵凌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克用豈為得乎克用既得免宜為書與全忠曰汝者遠赴急難苟免曠敗敢圖高館館殺加勤而鼯鼠飲河過於杯句笑語卒獲昧乎古人之戒不知其郵有失温恭之道至煩督過深用愧懷將佐有言思雪憤恥各由涼德違取修怨方天子播越宗社危乃忠臣畢命之秋義士捐軀之日克用才雖鄙劣志思奮勵公若宥其脫略使得自新延首勤王之師願與同盟之後楊彥洪忠於所事諒匪私依黨加刑誅被重吾過敢布腹心惟公實圖利之即整比軍伍而去如此一舉而天下之舉歸晉陽矣乃不省已失力校紀者擊兵至死志不克伸惜哉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承平之態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兵殺之掠其資裝侍妾而還奏云為盜所殺

古人有言匹夫懷璧不可以越鄉易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王鐸犯此其及不亦宜乎鐸在相位不明是非乃同盧攜而沮鄭畋信裴溍招賊之謀在宋威欺罔之罪一年之間使賊大熾及為南面都統又不能式遏黃巢更生劉漢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刺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晚而蹈禍亦豈特驕奢汰侈之罪哉

李克用進逼京師天子幸鳳翔克用表請還營誅田令孜令孜劫上幸寶雞宰臣皆不知明日孔緯追及乘輿上使還鳳翔召百官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宰相蕭道以令孜在上側辭疾不往帥百官上表請誅令孜及其黨輩昭度

遣召朱致迎駕致亦惡令致遂與克用合追逼乘輿上幸與元致還鳳翔欲立襄王熅遣拒之致為百官立之使遣為冊文遣辭致自加侍中以請為太子太保遣稱疾歸永樂

天子蒙塵雖外諸侯猶當奔問官守况輔弼大臣任耳目股肱之寄者乎由令致自上為親王時有寵既即位擢為中尉付以政事于時蕭道未顯用也及乘輿播遷至古綿遣自工部侍郎拜相其可為不可為蓋於此有決乎如以國步顛危不克負荷則力辭不拜可也如以人臣之義事不辭難則死生以之可也今日之令致猶前日之令致豈前日可與參決萬微今日惡其在上下乎且已未嘗為上極言令致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悟而悻悻不從乎故召朱致雖曰奉迎車駕而車駕實由此危殆矣雖辭撰冊文不從朱致廢立之謀而亦受其官保之命矣處君臣之際如此乃辭疾歸永樂如他日何

王行瑜殺致王重榮殺熅車駕還鳳翔詔誅偽宰相蕭道鄭昌圖裴澈時朝士受熅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死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蕭道之罪固可以死方之鄭昌圖裴澈則有間焉宋氏謂宰相孔緯與道有隙劾其偽署而殺之緯遣何隨豈以上在寶雞遣緯召百官而遣辭疾不見豈是為憾耳雖然遣有拒朱致之言有罪狀田令致之奏有不撰冊冊業官歸永樂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其事有間矣杜讓能為餘人力爭而不為遣區別惜或以愚考之遣之死由田令致韋昭度非由孔緯也遣在鳳翔與百官罪狀令致并及昭

度請誅之至是被誅則田韋意也昭度結宦官得為相此譏能所以不能救歟

高駢將畢師鐸秦彥攻駢城陷囚之

高駢早有功伐據江淮膏壤走集之地財富兵強進可以師柏文變王室退可以保土宇修職真為強大諸侯而不失臣節誰能禦之顧惑一二方士至於滅士是故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不然衛懿公好鶴曹伯陽好田唐莊宗好優皆足以凶于家而害于國况神仙不死之說英主尚未能無惑高駢愚人也何以自脫哉

張全義據東都詔以為河南尹東都喪亂之後僅存環垣白

骨蔽地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擇十八人材氣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招懷流散勸之樹藝出無租稅歸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數年之後漸復舊制桑麻蔚然大縣勝兵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以乃奏置令佐以治之遂成富庶焉

破殘之餘撫民之效如張全義之在洛邑成汭之在江陵楊行密之在淮南其始至之日與十年之後戶口有百倍之增其事皆目前易為者夫人能為之而三人獨能成其功則有異矣使當時必其戶口之增田畝之闢租稅之入衆建官司分餉軍屯一切科斂皆不得免如承平時則雖十八縣皆以全義為令長沒世而無功也惟無是六者為民害民所以歸之比及奏置令佐強者勝兵則以富庶之

勢助眾同欲不得不然者然則荒餘之地久而不復惟深監六害而已矣

楊行密圍秦彦畢師鐸益急彦恐駢黨為內應殺駢并其子
牙甥姪無少長皆死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高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夜掩捕之老幼孕病無免者嬰
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號呼震天死者數千人有一婦人
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糧激成眾
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多殺不辜天地鬼神
豈容汝如此我必許于上帝使汝他日冤抑汗辱驚憂痛
恐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駢晚節一如婦人所言或謂此
豈非佛氏所謂輪迴果報者乎曰似之而非也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曾子曰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積善有慶是矣而曰餘慶積惡有殃是矣而
曰餘殃蓋積之既久則末流必多故有虞之子不肖而陳
齊身祿商辛之後有國而祿父再立可見殃慶之必餘也
若駢所得猶未足以償數千人之怨纔足見天道好還之
不差忒耳若夫輪迴之說謂死於此生於彼後世為人後
世為異物有免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則無是
理也駢惑用之使一方塗炭揚行密雖其巡屬起兵赴難
於義已得又能率士卒縞素向城哭三日雖非其誠于以
收揚人之心委秦彦以罪亦假仁之舉也
呂用之之歸揚行密也給去有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
日願獻之既而無之行密斬之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
於曾桂楷而釘之

畢師鐸破揚州即日杖殺諸葛殺殺之罪未及呂用之之
十一也而楊行密久留不殺何也用之之敗謀為高駢謀
不殺賊夫天下之惡一也用之既誤高駢存如舉城以授
行密行密亦當數其罪惡肆諸市朝以謝揚州受其私
己之意而容貸之及責餉不效然後施刑向使得金其勢
必將不死是行密喜怒生殺皆以利夫豈仗大義圖霸業
之道哉桐人桂楷世所謂祝詛厭禱巫蠱之類或見高駢
受誅必以為險彼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殺又誰詛厭之哉
然女子小人冒疾險恨或出無聊之計者鮮不以此自夷
而人主亦多惡之苟明乎理則不惑矣

三月戊戌朔日食既癸卯上崩皇弟吉王保長而廢皇弟屬
望觀軍容使楊復恭立保弟壽王傑與中尉劉季述迎於六
王宅

日有食之既人主晦昧之象也越六日僖宗崩然則僖宗
昏庸亦可比之日乎曰天下一家四海一國僖雖昏庸固
君父也雖然日有食之既而帝身崩非微戒可及天意若
曰唐德將終此其符耳甚哉官堅之喜亡人之國也如不
以亡人國為喜必以安其身為憂思安其身惟賢君可恃
君而不賢亂所由生何身之能保耶楊復恭劉季述至是
盡從中外之望推奉吉王以輯寧邦家而必贊私立少欲
思出於己雖偷安目前禍不旋踵是不獨喜亡人之國亦
喜自亡其身中人視此亦可審擇而慎處矣

昭宗上

唐紀

羅弘信擊樂從訓斬之與父彥植皆梟首

王鐸之禍樂從訓為之彥植知而不治又為之隱而以盜
奏乃同情也至是父子皆不免則好還之明驗也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人怒於下則天應於上未嘗差忒顧有父速
參差之不齊耳其可忽諸

楊行密擊趙錕擒之朱全忠與錕有舊求之表襲勸行密斬
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吾好寬襲每勸我
以殺此所以不壽歟

謀議在人斷其可否在己行密知殺之為非而從之是亦
好殺也安得以寬自居高霸等四將及其下數千人無罪
而殲之畫策者素襲也伏甲者行密也於趙錕亦然故襲
雖不壽而行密嗣子不延豈非好還之明效耶

將祀圖立故事中尉樞密皆袷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欄笏
至是今有司制法服禮官不可上曰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
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

僭亂之事未有不自微而著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
假人臯陶曰五服五章哉傳說曰惟衣裳在笥袷衫內侍
之常也易以賤服則恐其生怨無故而與之法服是假以
器而躋之於是有為師傅封王爵特未有稱帝者耳昭宗
所謂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此特辯慧小數禦人
以口給不知從權之夕習以為常又安可復取也故亂之
所生則衣服以為階

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濬
以功名為己任自比謝安裴度李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

曰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問以當今所急濬請強
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會朱全忠請討克用舉朝不可
濬力主之

正其身然後能格君其君正然後能定國治世者衆正之
積也張濬以謝安裴度自比是有意於佐時君平僭亂也
而先結楊復恭後附田令孜反覆二豎之間東山綠野豈
有是乎不自省已恨人之議之顧欲強兵以力取勝此呂
政項羽所不能行濬何獨能之唐室之勢至于懿僖亂則
甚矣而亡形未必成及昭宗辨急輕佻欲速見小利始任
張濬終任崔胤於是唐亡可決向使王搏杜讓能韓偓諸
人獲輔初政久於其位亦必維持國勢不至疾顛一相之
任其重如此

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奈何攻之孔緯曰陛下徇一時之體
張濬建萬世之利上龜勉從之曰付卿二人毋貽朕羞

昭宗即位至是三年外諸侯雖擅兵相攻未有問鼎者及
張濬伐河東不勝然後侵叛四起昭宗坐不安席非外諸
侯幸王室敗而然由朝廷不分曲直倒置是非有以召之
也李克用訴全忠曰他日必為國患全忠訴克用亦然兩
造之詞固未易析以其事觀之豈不明哉克用有興復大
功昭宗自言之矣苟非叛逆尚將十世宥之乃偏聽全忠
之訴力主張濬之謀僥倖成功天理人心皆不與也其敗
宜矣故辨別是非審錯曲直使各當於理乃治天下銷禍
亂之要術也

克用上表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虜勦黃巢興義王

存身是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為巨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鄭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詞今張濬既出師則難束手已集兵五十萬欲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關頓首丹陛許殺回於陛下之宸坐納制數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斧鑕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

克用之表詞義直矣禮則不恭曷不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憲仗威靈遠展微效故者率臣授鉞禁旅就行濟河而兼遠賜薄伐臣引咎自省蓋有端倪良以拓跋思恭擅取制置武全忠兼併徐鄆其受賞失在效尤遂攻雲州冀免誅責朝廷公道惟賞與誅賞之所加豈畏強太誅

之所及豈幸寡弱竊以虞舜事父大杖則走不敢與濬格鬪姑欲避其銳鋒躬率將佐前近京闕黨蒙開宥崇其精神方且輕騎叫關頓首丹陛許殺回於陛下之宸坐納制數於先帝之廟庭自拘司敗恭俟斧鑕如是則情文兩盡無可疵矣

夏四月有星孛于三台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赦天下天人之際精稜相濫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動乎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於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同流故也是以為君者必修大人之德以居天位先天而天不違則感之者順也後天而奉天時則應之者正也如是則日月星辰之行風雷霜雹之降雖有舛逆乖戾而不為咎矣昭宗三年星孛于三台入太微三台宰相也大微

帝庭也其象者矣甚吉戒切矣使君相仰而察俯而思各正厥事欲銷去之禍之來也庶可禦乎乃徒以赦令讓之惡人幸焉良民病焉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英雄好利之人各勵其芒氣以掃王室如孽之為矣

楊復恭專制朝政上惡之出監鳳翔軍中臣憑恃近君又有兵柄是以恣橫謂人無如已何然未有不目屠者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在前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之在後孰能免乎復恭總宿衛制朝政假子皆為藩方文養官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植根固矣家計立矣而昭宗一日罷之曾無難者然則向之所為特徒然耳曷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之為美歟此可為中人之永監矣

王建國彭州久不下民皆貧窟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王先成度諸將惟王宗侃賢乃說之招安流離禁軍士虜掠條列便利七條宗侃以白王建大喜從之明日威令赫然歸者如市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為賢才難知恐其遺也賢而見遺無與安邦國才而見遺無與立事功是故或取之耕或取之釣或取之築或取之市或取之商賈或取之屠肆或取之獄或取之讎或取之盜賊或取之夷狄或取之異教或取之走卒或取之胥吏或取之工技其廣如此然後賢才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才在上則下受其賜亂無自起矣觀王先成之言蓋王建與其將佐智慮所不及者一日得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

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所長而建不能文忌人勝已宜其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之人取賢才之道如彼其不拘而或者顧欲以詞藝任子兩途以得天下之士彼有實用而不能為文者地寒族冷而無由自奮者必待詞藝任子則所遺多矣

邢洛磁州留後李存孝以無龍於克用潛結王鎔朱全忠上表以三州歸朝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許之節不許會兵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張巡以此責尹子奇者也欲教事君先令順長陸贄以此語德宗者也不能事上何以使下張濤以此下王敬武者也李存孝雖非克用真子固為父子久矣一旦叛父請兵討之將何有於君昭宗囚其使却其

表下詔訓勵仍責鎮亦以不當結納之義一舉而克用心服鎮亦內愧存孝無所容而綱紀振矣今雖不許會師而賜之旌節是教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臣獨不可以叛君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建屢請誅田令致陳敬瑄朝廷不許建殺之上表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

公道在上其下服焉治世也清議在下其上惡焉亂世也清議者公道鬱而後有公道者清議達而後行是故賞罰若人主制世御俗之大柄不可以失焉者也田令致敗亂國家陳敬瑄敗亂藩鎮置于重典誰不謂然朝廷既不得而治之會王建有請當亟出詔書獎其為國督姦之志而許之豈不賢於建專殺而不請哉而猶且不許例授之以

招開匣出虎之譏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盧肅刺史蔡儔殺揚行密父祖家行密攻斬之左右請發其父祖家行密曰何為效之

父祖家見殺入子至痛之情也攻儔斬之怨可釋矣豈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為冠也向使不得儔而泄然尚不當效尤况已殺之乎行密於是知孝道輕重矣宜其能駕馭羣才而霸有一方也

李茂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辭語不遑上怒欲討之讓能力止上意益堅官軍大敗茂身進通京師上以讓能為解賜之死加茂身中書令

李茂自惡杜讓能在昭宗左右故為不遑以激怒之讓能能忍矣而昭宗不能也是以隨茂身計中向若答以優詔申諭理表朝廷帖然無計汝之計彼亦何辭與亂必不得已嚴備謹守召援於河東亦足以制之矣昔成王生於富貴坐于太平非有艱難備排于心而知處事之道曰必有忿焉不相時不度德不量力行其偏心奮其淺謀不旋踵而亡何他人之效歟

鄭祭好詆譖為敬後詩上以為有所蘊命以為相堂吏往告祭未信吏曰特出聖意祭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祭至祭後首曰敬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入當事任常苦不自知及臨富貴常苦不自喜小人敗國大抵坐此鄭祭則自知矣使其力辭不拜豈不遠過張壽朱朴崔胤之徒勢利誘之其中林焉冒利而忘義此固小

人常態也其言曰如人笑何若力辭不拜誰得而笑之故
為利為義一念之頃反覆手之殊雖君子不可不致慎於
此也

嘗言晉政重效以充貢賦饋遺甲天下朝廷以為忠官至司
徒爵郡王昌求為越王不得愠曰朝廷負我遂謀稱帝

人臣竭忠亦效至計宜勤勞適足以酬養秩祿督計而不
效勤勞而無成不特為秩祿羞且當請責焉稍有功庸即
覲賞報已非君子之存心況於飲氏財貨國爵乎夫竭萬
人生養之具而朝廷受其餌易一身富貴之榮而朝廷從
其欲怨出於民謗歸於上雖寵利恩私隨事而至然將付
以任之今夫秩祿逾分而不克堪而窮凶極惡任夫不可
任者夫人不與有禍無福必矣如不謂然君不以董奉

憲梁冀著書言之徒監之哉
上以郊畿多盜有諭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令宗室諸王將
兵巡警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罷之

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上策若大臣協計則禁衛將壯
外可以懾藩鎮內可以制中官矣此司不便可也而南牙
亦請罷之何也此必非陸希聲章昭度之謀直崔昭緯與
邠岐為腹心耳小人姦邪視人主昏明剛柔而作止者也

李克用有勞於王室則伐之杜讓能為國忠計則殺之李
順節出死力去大奄則戮之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
崔昭緯之於邠岐崔胤孔緯張濬之於武宣蓋懼此也諸
臣之罪固大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則臣不臣春
秋之義所以端本而清源也

克用上表稱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稱兵犯關請討之行瑜等
天懼茂貞上表請罪上令克用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昭宗謂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者據李紱罷相又同昭緯殺
殺此二役也行瑜信甚矣然李茂貞求招討使不得遣杜
讓能書陵蔑朝廷繼又上表譏請昭宗尋即稱兵脅誅等
相此三役也皆在行瑜之先然則不臣之狀茂貞為首矣

克用於邠岐同華非有父兄之然特為王室雪耻故仗義
而來昭宗不明又任術數陰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因辱
凶終蓋始乎此謀矣

克用既斬行瑜上表請乘勝遂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
貞復滅則沙陀大盛矣乃詔褒克用忠款而言不臣之狀行
瑜為首今日當休兵息民克用乃止

朝廷力足以禁暴誅亂固不藉勢於外諸侯不然固賴一
二賢藩為股肱之助昭宗胡不虛心泛觀諸方逆順之迹

功罪之狀當是時孰有賢於河東者斷自己心付以兵柄
使之討伐叛侮則朝廷之勢重矣乃用優浮輕校之心以
待輸忠效力之臣克用獻策至于再三略不省悟貴近

言則應之如響自此王室有難亦無顏面告于河東克用
亦不復入援矣或謂昭宗史見其顛頭危迫未有不動心
與嘆者推原其故乃皆自取亦不足悲也

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遣中使追及斬之中外稱快
天子內臣無外交朝于諸侯春秋昭昭之交私議論漢法誅
之况結強藩以為援劫脅朝廷禁制君父乎此義也愚心
容有不能知茲人則固不肯守所以然者計利害也王室

微方鎮盛政在奄寺陵駕縉紳不外有所倚何以保其身
安其位小人趨利避害自以為得矣使其永利而無害其
何善如之惟逆理也故所欲未遂所惡已及是故盧潛之
結高駢崔昭緯之結王行瑜李茂貞張濬崔胤之結朱全
忠雖燁燁俄頃間如槿花石火未充把玩而誅夷勳族有
不可勝受之酷然則向之求全者乃所以自滅也或曰杜
護能王搏皆賢者而亦不免何歟曰賢而事昏亂之朝固
有不免之理矣儻如韓偓司空圖者又豈有此患耶

我貞通京師延王戒丕請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累表請幸
華州上憚遠去遂從建請以府署為行宮建居龍興寺

諸侯失國而託之諸侯則有寓公之禮矣天子以四海為
家其巡守也諸侯避舍以待莫敢專焉蓋無適而不為主
也雖然此自綱紀不紊時言之耳若夫迫於強暴將欲避
之是北辰不居其所狼星將安批故春秋不以諸侯朝于
王所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焉唐室至是尾大中乾
形勢已去將無可為者必不得已外倚大援亦必擇其人
之可託與否晉陽興王之地李克用有大功於王室延王
咸不之言是也昭宗又昧於從違寧就韓建夫建乃與邠
岐連兵陳于闕前執戮宰相者也克用豈有是哉事幾再
失是昭宗自從其亡安得歸之天數耶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昭宗下

唐紀

韓建奏諸王謀劫車駕幸河中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勿典
兵預政慮上不聽引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從之又
奏罷殿後四軍於是天子親軍盡矣未幾發兵圍十六宅殺
十一王以謀反聞

昭宗初憤藩鎮欲剪平之而不能旌別姦貞嘗親受韓建
迫脅矣乃自投于掌握既罷諸王兵又罷天子宿衛譬如
百足之虫朝去其五夕去其十九然尸居雖欲有所可否
又安得行其免於凍餒未至弑殺者特時未至耳易曰吉
凶悔吝者生乎動也動一也不利者三舍河東之吉而從
華州之凶自視十一子為人所屠悔將何及嗚呼悲夫御

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扎瘥天關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况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
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易世之後末流之若
此也唐室至是豈非祖宗貽謀有未孫歟

初李克用表劉仁恭為幽州節度使及上幸華州克用與兵
於仁恭約共定關中仁恭不從囚其使者克用自將擊之遇
伏而敗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曰公仗鉞按兵理民立
法權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然人何足信
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
盟盤而無詞者誓

克用答仁恭有類杜弼移梁其言皆驗何道能然亦直求
其理而已鄭畋草責高駢詔則有忿心而肆其詈毀此所

以為辱歟克用前後表於君上交於鄰敵語于僚佐其語大抵實使昭宗善聽言亦可以得其為人而不失所從矣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以為陛下即位已十年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臣恐社稷終為賊臣所有上怒貶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宣示諫官

張道古謂上不知為君馭臣之道昭宗宜召而問焉必有啟發聰明而進其獨智者米而用之或足以圖存而救士苟無所陳猶當求賢博訪冀萬一之補未豈斤逐諫諍之時歟既斤逐之又以宣示諫官是禁使皆不得言譬如人手足不能舉履矣復塗塞其耳目則有死而已矣

車駕至長安欲藩鎮韓睦賜克用全忠詔和解之克用欲奉詔全忠不從

賈復以小故怒寇恂光武兩解之以其事不足治而二人皆賢將又光武威明足以制之也及張延賞李晟交惡德宗雖和之而延賞終芥蒂則以二人所爭輕重有偏而德宗陰南左右也昭宗以禍迫仇佞之資當祿去王室之日不分是非專事和解夫誰聽之全忠不聽小人常情也克用猶欲奉詔其心終君子惜乎昭宗失之也

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寧之求帥亦寧克用曰先已奏用蘇文建今復二三吾輩何以異於行瑜罕之退私於蓋萬萬為之言克用不應罕之甚鬱鬱及昭義帥薛志勤薨旬日無帥罕之引兵據之克用怒責之罕之遂降全忠

李克用以王行瑜邀君為戒耻效其所為是也而待李寧

之則不為無失邪寧既先奏除人澤州關守在後又斬而不與罕之已自取之此子房躡足陳平附耳漢高封韓信之時也幾會屢安坐我境土由量不廣也蓋寓為克用謀主而不力言何也寓懼與克用伴朝廷賜予鄰道賂遺與克用均以此佐人不見疑幸矣固難必其主之盡信已也王搏明遠有度彙時稱良相上與佳胤謀誅宦官搏恐其致亂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宦官擅權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粹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胤不悅乃令全忠表搏罪惡貶崖州司戶未行賜死

昭宗在位已十有三載其人才可知已矣矣王搏為相累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語曾未足以救昭宗之急促消姦變之亟生已為崔胤所擠置之死地然則搏雖以明達

有量稱其亦暗於度君而冒於居位矣當是時也非貴戚之卿與世受國恩者無潔身之義自餘去之可也故孔子曰天下無道則隱富且貴焉耳也

全忠以王鏐與克用交通討之鏐懼請和全忠結昏而遷成德為官張澤言於鏐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就朱公乘勝取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張澤為王鏐謀若智而愚舍河東之近附宣武之遠一愚也全忠克用之忠效附全忠之姦賊二愚也鎮晉既通好勳使反覆自棄信義三愚也說朱公兼取幽滄易定合河北之勢則於成德何利焉四愚也澤之意特以朱強李弱為向背耳以強弱為向背而不論義理非守國之善計也

上自華州還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中尉劉季述等會
上獵死中夜醉歸手殺侍女數人乃詣中書曰去上所為如
是豈可理天下乃召百官屠胤等請太子監國狀季述伏將
士於門外以狀入白帝遂幽帝于少陽院矯詔令太子嗣位
昭宗歸自華州忽不樂多縱酒喜怒無常者憤為中外
所制而無如之何也雖然亦不善處困矣在易之困曰困
其困而有亨之道也九五剝用上下皆揜於陰為所傷害
天下不來困莫甚焉苟有剛中之德致其誠意求在下之
賢必有應者故困厄于前而受福于後然則昭宗之困非
必不可拯也特德非剛中心無誠意下急焦焦昧徐說之
義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炎火
之上累卵在頽石之下尚何心於馳騁田獵樂飲而沈醉
也左右宦官素為仇敵伺釁日夕乃以曩怒促之能無少
陽之辱乎
進士李愚上韓建書曰公居近關重鎮坐視君父幽辱而志
勤主之舉僕所未諭也何不馳檄四方喻以逆順軍聲一振
元凶破膽矣建不能用而厚待之愚堅辭去
李愚自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宜其終為世用也惜其所
告非所當告耳韓建與郗岐馮陵帝室有年其事暴著天
下所忿疾愚豈不知使其能忠則無稱兵犯關消散禁衛
盡殺帝子之事而請車駕駐華州也當有匡復翼亮之功
矣前日肆其凶虐今日豈能率義乎故孔子曰不可與言
而與之言失言李愚於是為不智矣
上反正崔胤陸贄上言禍亂皆由中官典兵之令胤主左軍

辰主右軍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安矣上猶豫兩日召李繼昭
李繼晦李彥弼謀之皆曰未聞書生為軍主也上謂胤辰曰
將士意不屬文臣卿曹勿堅求
崔胤之言其心雖私其策則是家宰位六卿之長於天下
事無所不統況兵權有國之司命而可不預知乎昭宗因
其請即以付之可也然不當分於左右使之通掌不亦善
乎宰相獻言則猶豫不從而問之二武夫彼三武夫雖有
誅四大豎之功其本固北司之隸也夫豈足與謀乎亦豈
當與謀乎蓋昭宗天資優淺性中而不信入既與君子無
始終又與小人生疑阻一有變故則手足紛亂制命於他
人稍得閑暇則意氣踴躍慮事於分外使當承平猶不能
自免况危亂之日乎
全忠遺張存敬圍王珂於河中珂謂存敬曰吾於朱公有家
世事分請俟朱公至而降存敬以白全忠全忠馳赴之先哭
於重榮之墓甚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全忠曰若郎君如
此使僕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追握手獻歡既而潛
殺之
舍聖人無誠於善者矣勉而為之持久而不息亦可以入
於聖域也或作或輟則視其作輟之久近而分其君子小
人之效也俄而善俄而惡則惡不足以勝善善之消如雪
惡之炎如火其趨小人莫可禦矣朱全忠是也古之人始
為盜賊終為忠善固多有之全忠雖逞肆一時盜據名位
迹其行事蓋終始一賊耳其盡哀於王重榮而禮接王珂
最其事之美者技淚未乾而珂已見殺方諸曹孟德之哭

表紹而厚恤其家又遠不逮焉事之矣者尚爾自餘何可
勝言也特此心術而望長又得乎

程胤請盡誅宦官官屬耳頗聞之上乃令胤封疏以聞宦
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宮中調察盡得胤密謀上亦之
覺也

人主如昭宗可謂孤矣與宰相謀事而宦官屬耳使宰
相奏疏而內人屬目為天子子孫而孤立至此豈由祖宗
也彼既往古不及知矣後來為人祖宗為其子孫長慮深

計者宜以為戒矣前有覆轍而後不以為戒者不讀史也
故茲入欲迷主者眩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誘以二帝三王
之遺軌而不使之讀史曰漢唐以下何足道哉遠其末流

講詩則置國風講禮則置喪紀講書則置湯武之事維或
讀史在漢則讀文景宣帝光武明章而已在唐則讀自觀
開元永徽永和而已稍涉危亡可以警懼主心者則不進

也於是覆轍在前後重並轡而不得悟故博知往古者入
主之要務不可不學也

全忠聞韓建有勸天子幸鳳翔表乃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
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檄皆李巨川所為全忠斬巨
川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

韓建脅君父殺親王銷削宿衛乘執大焉全忠勤王宜正
其名而討之則霸業美矣逼而奪之易以地鎮聽其誑語

委罪幕僚全忠非不知也陽以詰責實喜其凌弱帝室雖
奪其地而後昇旌鉞彼太暉之虛固雄藩也建於焉終其
身無討伐之患然則全忠賊智若矣方建之請幸及論諸

王掌兵與殿後四軍利害辭理粲然類有修飾潤色之者
今乃知李巨川所為巨川信可殺矣謀而使之聽而用之
者誰與悖逆之人自古鮮有免於刑戮而建獨免小人之
幸非常理也

克用問幕府以聚眾克敵之略李襲吉曰富不在儲強不由
眾願大王宗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選
武臣制禮選文吏誅賞由我下無威福近密多正人無譖謗
則富強矣

立事必有謀主觀其謀主則功業之高卑見矣李克用所
咨決者蓋萬而已李襲吉所陳適因問而發盡用其言於
保河東何有蓋萬有失策者勸克用不朝是也當此時克
用請乘勢取鳳翔昭宗惑於貴近不從富宜入觀力陳茂

貞不誅必為後患之意不然將軍軍令有所不受蕩平
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奉介圭以見天子此許攸勸本初
董昭勸孟德奉迎之時也晉陽王業所興長安帝都所在

身輔朝政修明紀律以晉陽為私橐以長安為公家使蒲
陝連衡東寇不得西略非惟王至真居李氏之霸基安矣
釋此不為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

手執敵朴以鞭笞所向如志晉陽及及幾不自保此豈初
謀不遠故歟

韋貽範以母喪罷相詣李茂貞求起復上許之命韓偓草制
偓上疏論不可上命罷草茂貞自至中書怒曰汝邪朋黨宛然
如舊

昭宗用韓偓言不起復貽範若巨纜兩人而茂貞以朋黨

自之他日朱全忠惡趙崇序為輕薄之魁又怒裴樞序為輕浮之黨然則朋黨云者真小人憎君子之名也與已同則謂之忠信不與已同則謂之朋黨人君豈可輕聽此言而要加諸士大夫乎伊尹告太甲以逆心者為道孫志者為非道其取舍乃如此此人君聽言之要術也

小人逐利錙銖圭撮有決性命而爭之者况一品之貴萬鍾之富乎故雖蹈危垂亡之時其圖之益急大抵僥倖一得謂後日之患未必相及以此自寬焉耳獨韓偓以宰相為汙己不屑就焉他日寧以罪去在昭宗朝可謂賢者矣

上欲相韓偓偓辭而薦趙崇序亂怒使朱全忠見上請而逐之上與之泣別偓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主暗國危韓偓又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宰相人臣所願欲雖國潰於土未有無相之日而偓終不肯拜甘心斥逐其去雖晚志操可尚矣人誰不富貴免富貴於無道之時可也人誰不死免死於逆亂之手可也

揚行密將李神福擊杜洪洪求救於全忠全忠令荆南成汭武安馬殷武貞雷彥威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且欲侵江淮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李璘諫曰武陵長沙皆吾讎也豈得不為及觀之慮乎汭不聽行未至鄂州殷彥威乘虛襲陷江陵盡掠其人而去神福復大破汭於君山汭赴水死自是

荆鄂之間殆至無人

成汭為荊州辛勤牧養初至之日有民戶十七至是十有八年乃有實甲十萬人舟艦甚盛苟能輯睦四鄰慎保疆場增修德政他人安得而窺之若畏朱全忠之命龜勉出師者宜使偏裨助為聲勢可耳而乃輕用大眾自取亡滅迹其所以然狃於西伐歸峽之勝又貪地于雲夢也既勝且貪向者勵精為治撫集厭殘之智矍然皆蔽貪之為害如此不寧惟是史載汭末年民戶及萬而出師十萬人則所存無幾矣重戰輕防豈知兵者耶

田頌求屬池歛揚行密不與是也而不能察其下之索賂左右求賂於頌頌怒遂有叛志

于以見行密之政素不戢下非左右特施之於頌也然頌已據一州又求廣地以寸功要賞又何惡於人之有求於己不知自反遂取滅亡貪憤為之災也故雄雉之詩刺軍旅數起其斷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衰亂之世人人逐鹿知德行者少矣高昌成揚行密漁利頌稱其賢亦非庸武夫但不能室慾懲忿而陷於求忒之禍亦可為監哉

是時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巨凝與其弟荆南留後行明委輸不絕

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為之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惟無所利而為之文或不具而情乃善矣于是時唐室垂滅藩鎮奉上非有賞可冀有罰可懼而二趙勉勉輸貢是無所利

而為之者可不謂忠乎同時據境土力足以供王而不供者得不愧乎

崔嵬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及全忠有篡奪之志嵬懼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戎負不可無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會全忠欲遷都洛陽表嵬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誅之

假手於人以濟吾事事已獲濟善當與之有終非大故不可絕也不然當慎請其始寧事之不濟不可假非其人為末流之難勉也崔昌遐是已宰相時來則為既去位又何既於心哉而忿憾奮堅必行克伐之志當是時非仗全忠兵力何以能勝而全忠非可交者也人見昌遐深結營武疑其有輸忠社稷之意嵬非敢爾直惡奪堅疾及貞耳不

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十二衛為王室壯形勢哉是則我自謂能以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始終必傾虧崔嵬之事亦可監矣故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悔吝凶厲不足以言之必至傷敗然後已全忠逼上遷都華州上謂侍臣曰鄙語云乾于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衿左右莫能仰視

堯舜以天下為公選賢而付故亂不生三王與子子不能皆賢也於是亂生焉非與子之法使然由與子之人不善處也雖然祖宗遺以成憲又敷求賢哲眾建諸侯以夾輔之雖時有小亂旋復興復自非大無道如紂紂雖不亡可也三代而後有天下者趨一切之功以智力持之豈有仁

義之訓君子之助友邦之賴子孫智謀力強則多智多力者謀奪取之莫之能較則不可如何之勢至矣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其故傳賢之道不至於不可如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傳子之道其終至於不可如何樂有南巢之放紂有黃鉞之誅殷有頓首請罪之辱孺子嬰之幽于夾壁也山陽公之拘于許昌也曹髦之墮于車中也懷愍之步出銅駝也司馬德文之欣然書

詔也劉準之泣而彈指也魏子攸之鞭馬絕糗也皇泰王之布席焚香也唐昭宗之自比凍雀也宋友貞之哭對敬翔也唐莊宗之置酒石橋也皆居不可如何之勢也然則天數人歟曰以天言之歷數有歸以人言之惟德是輔為天下國家而荒于酒惑于色冒于貨賄濫于田賦侈于土木醜于遊宴黷于兵革惑于左道是之謂不修德不知修德必疎君子必近小人於是亂而危危而亡不可如何之勢成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是以古聖人立教不言天命惟曰敬德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周公以此戒成王成王將崩出誓言曰在後之嗣敬逆天威其命羣公曰敬保元子濟于艱難其不忘周公之訓而克踐如此是故敬之一字道之樞治之原也人君誠能講學明善修己以敬百世其國可也

帝謂將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玄暉以告全忠全忠方西討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圖之南人有言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孔子曰善夫不常其

德或承之羞不必占筮蓋必至之理也故易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昭宗年已長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躁動輕決之態曾不少懲困於心漸於慮而不休徵於色發於聲而不喻所以至於極亂必亡由主心不可為也當是時我躬不闕皇恤我後而與全忠爭德王之死所謂一朝之忿小人之情非惟全忠不遠曹操昭宗亦於山陽公亦遠矣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大等百八人夜叩宮門帝方醉遽起走史大追而弑之玄暉矯詔立輝王祚為太子即位全忠聞變陽驚號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奏誅友恭叔琮二人友恭臨刑大呼曰貴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豈有後乎

亂臣賊子自王莽而後發精變詐日以滋甚大抵欲蓋其迹而已然史冊書之至詳其方寸之微亦莫得掩矣可蓋也或曰後世固傳之矣彼以蓋當時耳不曰史固出於當時之人乎而亂臣賊子必為掩蓋之文字以見良心不云得為利益所蔽也全忠急於篡代挾帝自近使蔣玄暉二人圖之日夕以美言乃曰令我受惡名知弑君之為惡是良心也汲汲圖之為利欲所蔽也不能自克其蔽益甚則為全忠之流此孟子所以深陳舜跖之辨在一間而已可不慎哉為全忠計者既下韓建服李茂貞經理長安改紀朝政率天下方鎮以亦順之道唐君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所授亦不容釋矣如是雖未能遠過魏晉而免夫篡弑之惡謀討之罪豈不善乎史大手刃昭宗猶成濟鄧愈樂也致之大戮亦足少謝天下而全忠止殺朱氏二人其意自

以為討賊之事盡矣將誰欺欺天乎安恭臨死之誓其能免乎

昭宣帝

唐紀

夏四月庚子彗星出西北五月乙丑長竟天占者言君臣俱災宜謀殺以應之柳璨因是疏當時名士素所不快者獨孤擄等三十人盡殺之

計罪人以存義雖多無傷殺無罪以便私一夫不可柳璨假天象以除素所不快者一言而陷三十餘人餘怒所及猶不帝十數自以為計之得也嘗未十旬已罹其禍故曰人必自殺然後人殺之其事好還不可誣也唐五代繼之千弑日尋以人為媒以殺為優垂五十年然後定竟天之豈殆為是哉而占者謂君臣俱災致小人肆其凶賊夫豈天意故柳璨殞身於前全忠覆宗於後緣瞬息之頃天事常變可不畏哉

初禮部員外郎司空圖察官隱居景嶺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乃下詔以為傲代鈞名可放還山

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若乎柳璨徵之即至以鄙野自置遂得潔身前史乃謂圖懼璨而來則誤矣審有懼心必龜勉就列安能為墜笏失儀之狀迹近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處之所難也詳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可謂賢矣哉圖有詩行於世詩未必工也世之愛之則以其賢也若夫失節犯義不齒于士君子之列則雖吟咏比興上揖屈宋下友甫白何足補而

揚之哉

全忠急於篡位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謀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諸道元帥以示有新全忠大怒玄暉懼自至書春其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惟天子耶玄暉曰非敢背德但以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汝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

蔣玄暉等感於傳禪之名故欲先封大國次殊禮若全忠意者取傳國寶即日受禪可也是亦不識名實者也此以禮辭而去彼以禮辭而受去者非有所受者非有所讓者之謂傳禪若身拜高是也三代而後其非兵取

焉有傳禪者哉曹孟德最為雍容不逮者凡五六年間以次而升終不及取以逮其子然考其事可謂禮歟正使全忠今年進王爵明年受九錫又明年唐帝遜于位豈能盡其劫奪篡盜之情而玄暉乃曰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是以封國殊禮為義理之盡而服人心小人自以為中庸而無忌憚何世而不然也或曰均於讓奪玄暉失之緩則當如全忠之亟歟曰既之徒以分均為仁出後為義為盜一也全忠其臆傳東方者歟玄暉柳璨其誦詩別頌者歟是故取之而是則湯克夏即日放桀武勝殷即日殺受無疑情無留事也取之而非則如魏晉五朝隋唐五代皆先竊其柄繼弒其君乃篡其國故雖彌文委曲品節似之亦何異羊質而虎皮獲狙而周服此道之所不載也唐有

天下歷三十君為子所逼奪者三焉為婦所乘者三焉為賊所奪者五焉為妻所弒者一焉為官官所立者九焉為所殺者三焉為所廢者二焉為方士所敗者七焉為強且其治効則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是其鮮何也得之以兵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為美慕而行其淺者則文皇帝若夫躬履聖人之道希跡先王之治雖文皇帝亦未足與議也故雖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四夷賓服號稱太平傳祚二十享年三百而國家之禍乃最盛於前代焉古之稱有天下之盛者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今唐子孫受禍者多矣武氏殺之祿山殺之朱泚殺之韓建殺之朱溫殺之其敢於蹈躡豈無所自哉文皇帝兄

殺弟滅其十子非為天下除害也一身之計耳計一身而推刃同氣使無胤嗣此念酷烈天地鬼神其肯舍諸他日宗支五羅成毒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作始也簡其將軍也必巨乃天理之必然也是故古之王者必修身以齊家然後治國平天下身之不修願欲以威勢機詐禽制百千萬人使必我之服而不敢動其可哉文皇帝誠以堯舜文王為師則其道必始於父子夫婦兄弟之間不至於慚德愧行之多而其治必臻於教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家法陵遲為人魚肉之患矣故嘗試論之帝王之德與其治猶之玉也祖甲武丁成王宣王瑕瑜不相掩者也兩漢而下直珉耳又其下焉山石瓦礫耳是故生而知之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反之者斯可矣居乎夫位可無天德哉欲成天德

可不由聖學哉聖學不明於天下豈非有天下國家者之大病哉

太祖

後梁紀

帝與宗戚飲博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詈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

穿窬之盜必以夜行正晝穴椽必以貌詭積而至於竊國其矯飾蔽覆抑又甚焉所以然者畏人故也久而盜竊四心盡云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心不可亡而淪胥以敗皆由不能充其類而已朱溫為盜二十年卒竊唐室全昱初無諫止與其利也及見溫被袞冕稱皇帝則惕然驚駭

發於言色此所謂不亡之良心不期然而然者朱溫平生本末於是數語而盡矣然則全昱宜何處將受其富貴而滅族乎將辭其富貴以全家乎誠審度大小脩短之數無寧堅守所志歸耕碭山自附於武攸暨之義則溫之族固滅而朱之宗必全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蓄疑行險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為賊而參夷之罪勢必相及雖歸碭山安能免乎此可為有識無斷臨晉獲陷奔而莫之避者之戒也

蜀王約晉王各帝一方俟平朱溫乃興復唐室退居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唐末盡誅官官詔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為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為之場

唐既云矣克用猶守臣節誓終其身然則昭宗疑之不信全忠信非所信疑非所疑故劉向之言黜而王莽作蕭益之言棄而侯景來李克用之忠不見察而唐室鼎遷矣雖然王之與帝皆有天下之名以王為爵自漢失之苟稽其實亦豈可居乎此非克用之所喻也而安於爵列不敢重借其賢於當時方伯遠矣且克用守臣節故承業為晉盡力以報恩存勗僭帝號故承業為唐效死以明志奄豎尚能爾士大夫宜如何哉

唐帝之權位也令禮部尚書蘇循齋百官牋詣大梁帝即位循以有功日望為相帝薄其為人敬翔亦惡之言於上曰循唐之鷓巢不可立惟新之朝詔勒令致仕

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於梁與梁之篡國於唐何異朱

溫薄之薄其無節也敬翔鄙之鄙其無耻也循則誠然矣移責循之心以觀已將何所處舍己鷓巢而謂人鷓巢循肯服耶若循者特不能死於唐其奉牋進策非出已謀其罪比之溫翔猶曰薄乎云耳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以幽州城不固居于大安山其子守光逼其愛妾仁恭杖而斥之守光遂據幽州因其父自稱留後遣使請命以為節度使同平章事

賊之相比非因為黨與自其所見之同也劉守光囚父而奪位曾無畏懼又請命于梁則以朱溫戮君篡國必容己也溫既從其欲仍升之為宰相夫以狡黠之次豈不知瀆亂三綱之大不利乎蓋所見然耳曹操司馬懿皆盜賊之靡及既得之亦必假託仁義以善其後然子孫猶不得免

焉若朱溫者以盜濟盜故不旋踵而及其身矣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士卒多亡乃文其面

伊尹曰臣下不斥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以墨涅之呂刑

曰苗民淫為勦則稼跡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

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類受墨涅者膚疾

然雖刑而不害以字之面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

劉仁恭朱全忠加其籍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

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為也或曰有罪而文

之可乎曰昔人肉刑之議以為斷不可續死不可生推類

而言則墨不可沒矣為國者有刑有赦以罪而黥以赦而

釋而黥文固在何以赦為然則斯道也其可以為故常而

無改易耶

晉兵寇洛州

司馬氏自以謂正閭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則書諸

葛亮又寇是以魏為正矣梁晉交爭而書晉兵寇洛州是

以梁為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先王武

侯縱不為與復漢室其人品高賢固自冠冕三國乃以曹

氏壓之若河東雖出蒼黃然忠功義烈蓋唐末第一流而

又顯然片為梁寇地雖數倍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

不要義理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不相殺書梁

晉之事以此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於人心矣

晉王克用卒其子存勗立克用多養壯士為子寵暹如真皆

年長握兵心不服人情多向克用之弟克寧假子存勗說克

寧執存勗附于梁事泄存勗執克寧存勗流涕誅之存勗小

字亞字

昔人以外孫為郎後春申以其妹與李園呂不韋以侍妾

與秦太子皆欲奪人之國而覆其宗然陰計密行不使主

人覺也至漢唐乃好賜人以姓與夷狄叛逆之人顯通譜

牒其昧於別生分類甚矣末流乃有養異姓為假子寵遇

猶親出者小則至將相大則至帝王其與奪人養子何以

異耶人事如此則陰陽之氣從而謬亂天地之位從而倒

置其為將相帝王者或出於盜賊或出於蠻貊或出於俘

虜或出於童僕雖不旋踵殄滅然亦槍擡駭驚乎一時使

人網人絕因以大壞未豈可盡歸之天數耶立國立家者

固將世傳而不失而取異姓為子其曾不為身後之慮蓋

亦愚矣李克用百戰百克有土宇若非李存勗謀泄則

沙陀宗國特未可知由是知春秋書晉滅郕垂訓之義遠

矣以此防民不特宋武保字嶼於自底亡滅而徐溫郭威

又循其軌不知戒也若夫舍己之子以與它人取妻私子

立為胤嗣者其斯為下又奚責焉

梁兵之圍洛州也李嗣昭閉城拒守克用遣周德威救之梁

將李思安於城外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

夾寨克用臨終謂存勗曰嗣昭困於重圍俟葬畢汝與德威

謀救之且曰洛圍不解吾死不瞑目克用既薨洛圍益急存

勗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朱溫

所憚獨先王耳若簡精兵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起兵直抵

夾寨分道攻之梁兵大潰

昔衛宣未葬而衛朔即戎鄭襄卒未踰年而悼公伐許於

法宜書之而春秋以爵書謂其以吉服從金革也宋相未葬茲父出會得不書爵宜若無失而以子書謂其以墨衰應會盟也晉襄德秦師敗諸峭為人所侵伐不得已而應焉亦可免責矣春秋貶而稱人以狄待之何也甫逼葬期忘親背惠里衰經而從戎非子道乃狄道也魯昭公喪其母齊歸不改月而大蒐春秋直書其事蓋有以三年之感而不廢一日之蒐君不懷親臣不忘君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惟有門庭之寇存亡係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有二事而可為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取者與是類耳梁攻潞州圍之置夾寨以防奔突遇救後距晉陽不百里晉王克用亮潞州朝夕破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為執哀戚之常情念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為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河東霸基危而復安幹父用裕其責無負君子不識其以喪服從戎而美其合伯禽之事垂訓大矣哉

張顛惡嚴可求夜遣以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竟其詞皆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

死者人所必不免而人不能處者有三嚴焉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惑者不明懼者不決貪者不吝故佛氏以了死生為一大事元元皇皇求所謂悟徹無礙而嚴可求非有朝聞夕死之道者乃能處之恬然三嚴不作由是觀之為死而學者皆嚴蒙之民耳

徐溫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詞而決之皆中情理謂嚴可求曰吾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在法度禁強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

徐溫不知書而所見若出於書者子路所謂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者也無冠戎之事又乃得解衣而寢甘食而居溫之意有見於此此特一端耳厲王之監諒始皇之偶語漢武之盡視栢靈之黨鉅高洋之慘烈武后之羅織當是時斯人嗷嗷如在湯火莫不有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嘆瞻彼四方蹙蹙靡騁之憂然後知徐溫所言有類仁人君子愛人利物之心其賢於學古入官而以政殺人者相去什百矣

帝之未即位也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友寧戰死師範繼降帝待以客禮及即位以為右金吾上將軍友寧妻泣曰陛下化家為國宗族皆蒙榮寵妾獨死於師範今仇敵猶在妾誠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遂族之死者二百人

朱全忠以詐計凶威擊伐中原雖篡奪如志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掃滅無餘矣蓋管據史氏所載自溫去黃巢歸朝廷以至僭帝其親行及命將所屠殺者無慮六七十萬人以道言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高矣遠矣雖漢唐猶不可責以此也以理言之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出乎爾者反乎爾自衰亂之時篡弒之賊未有善終者也全忠淫於子婦聽其諸甥失信降將一日而族二百人則其爭地爭城慘毒所注從可知矣人之與人類也其道交相養能

兼養天下然後可以為人主而殘之如此其異於自殘也
幾希故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淮南將鍾泰章有功賞薄而未嘗言後逾年因醉與諸將忿
爭而及之或告都指揮使徐溫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為
滁州刺史

徐溫相人國鍾泰章為人將各得其道矣有功賞薄而不
言泰章無市井之心志功失賞而知過察溫無自賢之行
雖然較之溫賢於泰章尚也泰章晦默於先而虧失於後
溫忽遺於始而悔改於終此其所以異也

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助之守文兵敗
乃退

朱溫助守光以子囚其父悖天理甚矣然溫弑君篡國之
人也又何責焉劉守文攻幽州則討其囚父奪位之罪也
晉王兵以義動當拒守光所請助守文伐之一舉而父子
兄弟之道皆得今乃救援守光抑挫守文人之稱斯師也
謂之何哉其異於朱溫所為幾希矣

劉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忌內不自安會帝徵之知俊懼遂
奔岐

古者列國大夫有去國出奔之禮然必擇所從苟去一邦
之一邦徒欲偷安目前而其君不足以主己終亦必云而
已矣當是時與朱梁為水火者晉也岐蜀豈其疾哉況晉
君方明兵練國治違梁而他適孰如河東智不及此乃託
國於岐又不足恃而教身於蜀然則曷若初不叛梁之愈

哉

羅紹威病乞骸骨帝謂使者曰歸語而王如有不諱當
世世貴爾子孫

聖賢之君兢畏天命常有馭六馬涉淵冰之懼故曰慎一
日不其延乃能享國長世光武曰豈敢望十年乎朱溫
盜有神器僅據中土正不敢自保之時驕誇侈大以世世
貴爾子孫許羅紹威可謂全無紀極者矣此與始皇累數
其世至於無窮一同愚見故九人主與臣子以富貴非人
主能制富貴之命也係其人之當得與否而已人身中天
地而壽考非人身能制壽考之數也係其稟之有脩與短
而已慎惜祿秩必施之君子愛養氣體不立乎巖墻所謂
脩道之教也若曰我能富汝貴汝貧汝賤汝是猶曰我能

使壽考夭夭者壽然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豈妄耶
岐邠涇約晉兵合攻定難帥李仁福晉遣周德威會之仁福
嬰城固守會援兵至遂解去

晉王勇決固失之輕周德威老練善謀者也定難之行何
其不審耶晉之所圖莫重於梁次則幽州也李仁福動靜
在岐邠涇三鎮則有利害豈能為河東病晉王拘三鎮之
請為之遠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耶
不然遣上將出精甲討伐無功遇敵而退使每如是則持
國之道疎矣

梁兵怒於邠邠晉軍營於野河之北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
勢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不悅德威謂張承業曰今去賊一
水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則可破矣承業曰王怒子方

思之遂保高邑

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而無於用人高邑之役苟非張承業有以起其意周德威必死於敵則晉師豈不殆哉存昂資性如此莫之能改他日胡柳被竟違德威之謀遂失良將大喪士卒故君子有言心不外乃能統大衆智不驕乃能處大事晉王鑿智自私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燕王守光欲稱帝先諷鎮定尊己為尚父晉王怒欲伐之諸將曰是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而殺之乃與諸鎮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益驕遂即帝位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

晉諸將請尊守光以給其惡張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其心自詐謀而論則用兵之善自義而論則不若晉王欲伐之之為正石勒有言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而其取王浚則用張賓策卑躬諂禮其為狐媚大矣晉人之謀蓋此類也晉王仗義興師雖曰近正然必命上將動大衆而後可獨無河南之虞乎昔湯嘗事桀矣殺之以禮道之以善一不從再不從而終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為僭竊晉王宜遣使為言人倫不可悖天命不可干囚父殺兄而僭居大號天下其孰容之守光長惡迷復於是焉致討必師涉燕地而變生肘腋矣以此舉措豈不賢於承業諸人之計乎

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力疾北巡思雪其耻意多躁急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

朱全忠雖無道若用兵則雖李克用猶不得志其詔力信

可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以堂堂之陣困於晉之偏校或為間謀所走或為勑牧所擊平日狡桀略不復施何也全忠本羣盜也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殖平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粟或厲之智浸成昏暗不得不然也西京之高文景武東漢之光明章安蜀之玄德宋之劉裕庶乎免此患者必也儆戒如舜憂勤如禹慄慄如湯祗懼如武寅畏如太戊不敢荒寧如高宗不敢盤遊如西伯不敢昏逾如成王然後有始有卒既善其生又善其死可為帝王之法也

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豐備帝追思去歲李思安供饋之闕取柳州司戶告詞曰觀明遠之忠勤見思安之恃慢尋流崖州賜死

漢武嘗殺長吏之不辦者矣隋煬嘗以進食之豐儉為黜陟矣唐明嘗以百牙盤推賞矣今朱温亦以供饋進退刺史矣是數者其同情乎曰不同武帝英雄人也小體之養不存于心彼不辦而被誅者乃在帝巡遊無度不戒而視成耳隋煬則破家子肆意壞亂惟恐不及者也明皇則宴安太平侈心縱欲以示富貴者也若朱温好行凶德毀信廢忠以亂天常既兼驩共崇伯之惡貪于飲食侵欲崇侈不可盈厭又專縉雲饗餐之醜直巨盜耳苟不揆其情而姑論其事將與漢武同得失之辨奚可哉

帝度河攻晉蒲縣史建塘等引兵分道而出遇梁之樵芻者數人斷臂縱去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而遁濟之耕者

皆荷鋤奮挺逐之

天下之情悅則合合則固不悅者反暴在易地上有水為比地中有水為師夫地水相濟莫得而間之者法此以建國國有不附法此以容民民有不寧乎其在華曰順以悅故聚也其在允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是以古先聖王未有強拂百姓之事故其取之也易而得之也安舜征有苗啓征有扈湯征十一國以伐夏周致八百國以伐商敵境之人曰奚為後我望其拯已於水火之中若大旱之望雨也蓋華食壺漿以迎之唐末三代惟以堅甲利兵壯士健馬力爭麀戰勝者為雄民無定主所見者措克誅夷倖敵塗炭而已矣望其生愛戴之心如赤子之於父母豈可得也朱溫身衣赭袍名稱皇帝一日而

為村民者鋤荷鋤以逐之苟其行事有三三粗合乎義理亦不至是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以智力把持之極其效如此無亦勉勉於王者事耶

友珪引兵入至寢殿帝驚問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僕夫馮廷諤以劍犯帝帝旋柱而走者三遂刺帝腹刃出於背

唐昭宗雖懷急無常而惡不及民朱溫強劫而促殺之天道好還以召友珪之刀聞變起走繞柱三匝此昭宗窘迫之狀也而溫亦然謂有主之者耶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謂無主之者耶則福善禍淫不可誣也是故魯相劉劬揚廣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之徒苟得幸免無反爾之報是無天理矣全忠聚麀不戒衛宣燕固之禍已不足以免身文

况兼弑逆之罪而暴其民其平其晉友珪曰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亦猶柳璨自責為誤國賊嗚呼不至是不足以要亂臣賊子之終至於此矣則亂臣賊子亦宜以為戒矣或者乃謂全忠不仁而得天下子學子之言無微不亦異乎

均王

後梁紀

友珪起兵誅友珪即位於大梁去友珪鳳曆年號復稱乾元三年

按朱溫行事既不救其身亦安能延其祚然山陵附廟十有一年而後均王享國之日幾倍乃父是何也全忠弑奪而友珪討賊故也友珪寵私臆蕞動輒自取顛隳獨能討父之賊子道無負遂荷天祿向若求賢任才明其政刑

李亞子亦安得而取之以是知弑君奪國之罪天所不赦報仇雪耻之事理必當為任非其人雖溫恭儉約不為荒淫亦無救於滅亡之禍天道示人可謂明矣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宗輅類已宗傑才敏欲擇一立之宗行最幼母徐氏有寵功臣皆希言宗行相最貴蜀主不得已立之太子受冊再炕稱疾請老不許涕泣固請許之

王建乘中原多故據有一方按其行事策略固非岐汴所能下者至於立嗣大謀乃牽於女子之愛小人之計不得已而行所疑嗚呼此漢高祖唐太宗猶難之於建矣貴焉潘炕屢請立太子忠國之慮也太子已立而炕請老一者避徵福之嫌歟二者有不可於心歟使所立得人嫌亦何避殆必見宗行不克負荷之端故辭榮而去畏與其禍也

然則不直諫何也曰徐妃寵宗衍愛將相大臣希意迎合
炕不居使丹之地無羽翼之責亦安得伏青蒲而參鴻鶴

天雄軍校張彥反求援于晉晉王引大軍東下數張彥而誅
之軍中大服

晉王未入汴之前注措有失者不過數事至於破夾寨之
功斬張彥之舉尤為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不賞私勞自古
明君猶或難之魏為晉梗使汴強晉弱此晉王父子宿昔
所憾一旦張彥舉魏博歸河東然後晉師渡河之勢成而
汴人惕息奔命之不暇其有功大矣晉王責以大義戮其
首而撫其餘雖救孫昭子之殺堅牛漢高祖之戮丁公不
是過也使其知學聞道輔成其質豈不能混一字內為賢

主耶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為天子遂謀作亂事覺伏誅帝
由是疎忌宗室

古有一人行是事而致禍敗後猶當鑒况履轍相尋者乎
如友敬之以重瞳而作亂友貞之疑兄弟而亡宗是也使
重瞳必貴則項籍不滅故知舜之為舜非必以重瞳子也
此可以為情相貌圖非分者之戒若夫猜忌同氣其已然
之效抑又章章使友貞略嘗知之必不因噎而廢食此皆
末世恃負威詐謂可久存而以書史為不足信之過也於
友貞奚責焉前事之不忘乃後事之師耳故曰主人求多
聞學于古訓乃有獲

帝襲晉陽城幾陷者數四故將安金全得數百人夜出擊梁

軍梁軍引却會援兵至合擊大敗之晉王以策非已出不復
行賞

以緩急大小而論安金全之保晉陽猶在周德威救上黨
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顧以策非已出不復行
賞他日置酒石橋有諸君獨無一策相救之言禍蓋始諸
此矣莫重於宗國不以人能存之為功莫重於受命之壇
不以人勸存之為是雖英才雄略驅駕一時而夷狄輕軼
不耻敗亡之性終在而莫能改其不克有終也宜哉

晉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還晉陽省曹夫人者歲再三焉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晉王孝矣而終於危亡何也晉王之
孝亦定省末節耳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
面請所欲養口體市井之人或能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
其下能養晉王以優伶自為坐此失天下辱孰大焉至於
大馬皆能有養定省何足言也

初韓延徽為契丹謀主復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
王絨疾之延徽復詣契丹契丹主大喜及稱帝以為相
契丹沙陀無以異者然晉王世受唐恩功義著見所謂夷
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當是時中國人才不仕則已仕而
舍晉無足適矣韓延徽幸已出於幽谷集于喬木當憂見
讒者無亦晦而待察乃甘從契丹是故急於用而不慎所
歸才士之通患也於張礪亦云

張承業勸課農桑積金穀行法不寬貴戚王或須錢捕博
承業斬之王不悅承業曰惜此庫錢政以受先王顧託誓為
國家誅汴賊不然王自取之不過財盡人散耳曹夫人聞

之召王王謝曰吾必得罪於太夫人公為吾痛飲以分其過承業竟不肯飲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稱唐官終其身

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法矣效職一也竭忠二也奉公三也有守四也盡義五也為晉養民畜財軍不乏與職也受克用饋詔不敢違有忠也行法不寬書歲不以官物為私禮公也晉王屬以酒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食人之祿者愧之多矣使中常侍率此道焉有齊官之刺故郡之徒投河之窟千百輩盡誅之酷哉

吳徐知誥為淮南帥以宋齊立為謀王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立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

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絀絹匹直千錢者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強錢非耕桑所得而使農民輸錢政之苛虐莫此為甚於是有一二月賣新絲五月集新穀之誦善為國者必貴粟帛而賤貨寶其所貴者謂之新本其所賤者謂之抑末觀所後孰重孰急則民之貧富判矣然而雖盛明之世不能使農民免輸錢之患是何也用錢之路廣也是故自古為國者有共病取士以文詞用人以資格刺平人以為兵斃平人以俸利任子無數授田無限免庶人在官之役而胥吏得世其業使農民出錢以充租稅又從而重估覆折至于數倍此皆百姓之苦者也必欲稍蘇元元其惟貞觀租庸調之法為可行乎

晉王好引輕騎挑戰或諫之王笑曰非百戰何以定天下乎李存勗不自宴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尚智好武攻戰之事非定天下之道也漢高光唐太宗固以兵取方其用兵于外未有不假仁勉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隨即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亦可監哉

晉軍至胡柳陂梁兵亦至周德威曰賊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王宜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不從引兵先出德威從之晉軍敗德威父子皆死已而晉軍復振大破梁軍晉王還營吳德威曰是吾罪也李嗣源見晉軍敗遂北渡河至是復來王曰公以吾為死耶待之稍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當是時周德威請按兵

勿戰自以輕騎擾之使其營壘未立樵爨未具日莫疲乏然後可擊謀之既臧矣晉王不能少忍冒險徼利遂失良將大喪其師又於李嗣源生猜忌之心一舉蹙跌而河東之勢幾不自立故仲由問孔子行三軍當誰取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所與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勗犯焉聖人之訓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意王歿矣皆怙凶不安吳漢曰王有兄子在何憂蕭王不以是訝吳漢者誠以喪敗之際多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禁人之他議晉王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偏局固非席卷天下包舉宇內者也

吳越攻吳常州徐溫拒之吳越兵大敗徐知誥溫子也請乘

勝東龍蘇州温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今戰勝以懼之
我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豈不樂哉

五代之間出休兵息民之言者惟徐温而已温非怠於攻

一假休息之美名也故非所當攻取非所當取而勞民費

財王或驅所愛子弟以殉之則不如其已其已之是也若

夫失祖宗世守之地有父兄沒齒之仇而曰吾欲休兵息

民此孔子所謂似之而非者也春秋善解紛嘉釋怨謂不

義之兵收來之舉耳至於攘夷狄雪讎耻義所當為則

書非書書而猶不足未嘗以收求不義一槩蒙之不如

是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夷狄之不若矣

且管仲重厚恭恪徐温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及疾

其温或曰君當自取為言温正色曰妄言者斬乃以

王命也丹揚公溥監國王璵溥即位

徐温勢可以取國而不取若賢於迫奪者矣然父子專政

使其主口位不得有所施為雖隆以虛名而益其實利卒

成知諾之莫其愈幾希為温者宜如何歸大柄於楊隆演

殺生除拜不自己出示其國有君以訓于下不以軍國重

務私諸異姓之子措江淮於平治俟中原有道與而歸之

十國之賢孰出温右哉今名守臣節實用主柄乃董仲舒

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主之心者其所經營適為他

人積忠與智皆不足稱矣

蜀其屢勸晉稱帝將佐及藩鎮請者不已王許之張承業諫

曰王何不先滅朱氏然後求唐復而立之今遽即大位殊非

從來征伐之意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慟哭曰

誤老奴矣邑邑成疾不復起

蜀與吳勸晉王稱帝者欲分惡也將佐藩鎮勸進不已者

望功賞也若張承業之策則子房孔明之餘意也業公問

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

則大事不成孔子雖答為政然學道進德莫不然矣光武

為蕭王甫定河北是時更始猶在赤眉方強南有子陽北

有文伯隗囂在西劉永在東江湖海岱據土地盜名字者

又以十數而議者不譏光武即位之早者誠以民心思漢

而光武起自宗室功德兼茂故也或猶以謂未若盡戡多

難然後稱帝之為愈今晉王以夷狄賜姓通唐屬籍豈親

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勗戰克攻取

之才固為羣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

焉而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

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為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

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勗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養子名都使使多詆處直欲以為嗣

孽子都無寵奔晉晉王克用妻以女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

處直恐鎮亡而定孤潛遣人語都賄契丹犯塞以解鎮州之

圍都邀求為嗣處直許之都恐乃勒兵劫處直并妻妾幽之

西第殺其子孫并腹心將佐自為留後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王者一頓一笑尚不苟發况建侯嗣國之重哉先晉王之

婿雖王氏孽子然處直無嫡則繼之者非都而誰且處直

已許之為嗣矣今養子都乃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

文禮弑帥罪孰為大存勗既為王鑑討賊於處直當加卹

焉今不赦文禮而許都襲位實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為父戒天下之為子者父子君臣夫婦是謂三綱三綱軍政之本存焉自帝而賞王都軍政之本亡矣雖暫得之不旋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王郁說契丹取鎮州契丹悉眾而南王都求救於晉晉王救之王都迎謁於定州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及遂大破契丹古之行師者或整堂堂之陣以伐之或出其不意以侵之或輕行以襲之或環合以圍之或接兵刃以戰之或用詭詐以敗之苟得勝則已不假正其義此固霸者之事然施之亂臣賊子則聖人無貴焉晉王聽王都囚父取國既失於前今因其出迎下令易定明父子之義討劫奪之罪執都殺之以郁為帥則軍政脩明人心聳服契丹雖強將不戰而自退矣晉王先助劉守光今又助王都何有見於斬張彥而無見於此耶凡此類皆制勝之大幾也接而不失惟上智能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八

莊宗

後唐紀

晉王即帝位國號大唐以丘處董虛程為相二人無它能特以霸府元僚故用之

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本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耶將人主無知人之鑒而不能致之耶何數十年間棟橈鼎覆之相接也或曰天運無息地化無方日月之行寒暑之變萬物生出成實無歲不然何獨於人之賢才則如是之難得也曰小德小能皆可致也真才實賢所謂名世者非人主真有平治天下之意則山林而已矣其肯揮汗於甲騎之塵而褰裳於流血之波哉是故唐梁晉漢無良輔則以其君皆常人也

帝克鄆州梁主懼敬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殺也梁主從之帝令朱守殷守德勝戒之謹備守彥章幼時所役蒼頭也梁主問彥章以破敵之期對曰二日左右皆笑彥章兩日馳至滑州置酒高會未散陽起更衣引兵直趨德勝遂破之時受命過三日矣

敬翔佐朱溫無能改於其德及輔嗣世又不能扶持其亡直斷喪所室為有功耳真盜賊之指迷與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友貞疎遠動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自

一古頗聞倚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耶而六一居士作彦
章傳稱德勝之捷由彦章出奇處誇大之以為非天下偉
男子不能也夫彦章固善鬪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守殷蓋
晉王幼時蒼頭是奴僕而寵將夫人能破之矣及存勗命
李周固守楊劉則彦章以十萬眾百道並進而不能克周
非晉名將也尚足以禦彦章則彦章之才亦可見矣其所
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
故嘗論之兵有二道曰正曰奇王者之迹息正兵不復見
矣後世惟諸葛武侯得其遺意不行危不僥幸不急近功
不爭小利自餘如漢高帝唐太宗曹孟德最善用兵者然
皆以奇勝者也其事有近正者亦仗正為名耳其本根血
脉非出於惓惓之愛忠順之教節制之法無敵於天下之
實也惟其用奇而人不知其為奇或於奇正之形貿亂以
取敗此其所以為奇者信曰奇矣區區彥章何足道哉
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
去租稅日少倉廩不支半歲澤潞未下契丹欲入寇梁人謀
大舉帝深以為憂
芻糧數百萬非累年不能積倉廩不支半歲垂亡之勢也
然則朱守殷之罪安可不誅莊宗以官者之譖罷李建及
軍職而失忠壯之助以併優之悅用李存儒刺衛州而失
河北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守德勝而陷兩城
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蹙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
克梁者非晉必當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
乃諸將會議皆請與梁約和以可為境休兵息民更圖後

帝不悅獨問郭崇韜對曰梁以精兵授段凝凝非將才無足
畏者若長驅入汴必望風自潰不然今軍糧將盡若非決志
功何由成帝曰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遂濟河
遣魏國夫人及皇子歸與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
若其不濟當聚吾家而焚之
經營大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西漢之於關中光武之於
懷衛曹操之於兗州之類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全晉雖
以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強然晉且不
擇牧民御戎兼資之才但以兵力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
政暴賦趣辦目前自無一年之蓄而梁亦無金穀可因莊
宗崇韜決策擣汴則可矣曾未及善後之計也而帝所謂
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者一何交與漢唐之初其君臣
皆英才蓋世非僥倖而偶成固無為虜之道雖曹操劉備
亦皆有以自全必不至為人所虜若夫事敗成會者其人
可知矣又安得為丈夫莊宗之言蓋不敢決於克梁故與
妻子訣別而去嗚呼捐身與家以爭天下意誠何為將以
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特別殺呼盧一擲百萬之比非真
豪傑之所為不足道也或曰武王伐紂猶慮克與不克何
況於莊宗曰以壯士輕軼嘗試之舉而方聖人儆戒不忽
之慮則過矣
梁主謂皇甫麟曰季氏世雖理難降首吾不能自裁卿可斷
吾首遂弑之
朱友貞之死善矣然禮國君死杜稷友貞宜即太廟告土
而自殺然後合禮授刃臣下處人以所不當為豈不君臣

交失乎

帝欲發朱全忠墓斂棺焚尸張全義言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戮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斂以存聖恩帝從之

迹朱全忠暴戾唐室陵逼昭宗併弑二主殺一后及諸王毀唐室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與為比莊

宗雖非隴西狄道苗裔既賜姓通屬籍矣則入汴滅梁非特為先王之仇正欲與唐室據覆載不同之憤雲滄溟不

滌之耻也列數其罪謗告多方發冢斂棺焚尸而颺之汙

溺其官居吏棘其廟宇然後快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未有此舉良不為過庶足以垂後來亂賊之監非小補也

張全義懷全忠私遇甘於賊辱夫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

斥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妻齊金幣賂

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耶崇韜曰溫韜發唐山

陵始徧何得復居方鎮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

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守赦令則發陵之賊蒙寬

宥非所以正刑誅罪人則惟新之需有變渝非所以示信

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

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

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溫韜不賂伶官貨官姬必不以既赦為言也

以不矜伐滿假故歟漢高天度自三代而下莫與敵矣由

亭長為天子見監門戍卒如平日然猶曰今日所就孰與

仲多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齊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

服楚還轅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

怒猶未息也雖人之度量相越有遠近然事在勉强而已

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

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為之斯

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而入於不善如

丸之下阪水之赴壑孰能禦之莊宗之旋是已矣九五尊

位非覬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為喜而以履之為懼是以

能濟若其道心又何芥蒂之有故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

下而不與焉不與云者言若無物也此孟子所以有敵愾

之喻也莊宗十年戰爭屢瀕危殆僅乃克梁四方之未服

者方且圍視而內向乃行百里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

交失乎

帝欲發朱全忠墓斂棺焚尸張全義言其人已死刑無可加

屠戮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斂以存聖恩帝從之

迹朱全忠暴戾唐室陵逼昭宗併弑二主殺一后及諸王

毀唐室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與為比莊

宗雖非隴西狄道苗裔既賜姓通屬籍矣則入汴滅梁非

特為先王之仇正欲與唐室據覆載不同之憤雲滄溟不

滌之耻也列數其罪謗告多方發冢斂棺焚尸而颺之汙

溺其官居吏棘其廟宇然後快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

未有此舉良不為過庶足以垂後來亂賊之監非小補也

張全義懷全忠私遇甘於賊辱夫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

莊宗過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

斥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妻齊金幣賂

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耶崇韜曰溫韜發唐山

陵始徧何得復居方鎮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

以不矜伐滿假故歟漢高天度自三代而下莫與敵矣由

亭長為天子見監門戍卒如平日然猶曰今日所就孰與

仲多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齊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

服楚還轅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

怒猶未息也雖人之度量相越有遠近然事在勉强而已

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為斯善矣

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為之斯

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而入於不善如

丸之下阪水之赴壑孰能禦之莊宗之旋是已矣九五尊

位非覬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為喜而以履之為懼是以

能濟若其道心又何芥蒂之有故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

下而不與焉不與云者言若無物也此孟子所以有敵愾

之喻也莊宗十年戰爭屢瀕危殆僅乃克梁四方之未服

者方且圍視而內向乃行百里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

梁季貽賂成風今河南藩鎮多梁臣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為內外府州縣上供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虛竭內府山積軍士始有離心

崇韜欲服故梁藩鎮之心惟反其舊俗臨以清正彼方祇命之不暇復何為而生懼心獨不聞楊紹之化與陸贄之言乎身兼將相不以廉節表率中外而交通藩鎮顯受賂遺何以禁人主之求私財及中官伶官之貪欲無厭耶雖他日出助郊費終非宰相之體經國之方而致莊宗禍敗則此舉為多矣夫貢賦所入皆天子所有以供費用安有內府外府之別其名見於周官雖王氏亦不能巧為詞說

德宗瓊林大盈乃其著者與鹿臺西園何異莊宗之宦官非為姦計特舉所見而言之流弊之久習以為常此固明君賢相所當革也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發俸僥求多所摧抑甄別流品引拔浮華由是宦官謗之不已崇韜欲赴鎮以避之所親曰蛟龍失水制於蠖蟻上欲立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且太后惡劉夫人是以未果公若請立之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宦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

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君有違道則當諫而止之諫而不從則當辭而去之非悻悻求勝取必於君義當然也視君有過而不能諫又不能去乃多為容身之行陷君於不義是一意而多罪未有能免於戮辱者也崇韜希莊宗邪心請

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曾未幾時反以自旋向也力求赴鎮而出其禍必輕矣嗚呼豈不足為持祿迷邦之戒哉胡柳之役伶人周臣為梁所得帝入汴臣謁見帝甚喜臣曰臣所以生全皆梁故坊使陳俊內園我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報之帝許之郭崇韜曰今大功始就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之心踰年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臣矣使吾數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為我留意行之

昔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士對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莊宗其是類乎知溫諂為發陵賊而竟赦之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道也克者勝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克之克則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專身身及家由國之天下治與亂之原本也百萬之眾兵利甲堅勇將將之湯池可陷鐵障可摧強國可乎元帥可奪方寸之地無山谿之險封疆之界聽其恣肆起復惟欲所鄉而無如之何故曰暴威武者困於酒色之娛火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夫勇將之勇鼓之以氣是可能也克己復禮以理自勝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為人君者當以君子之大壯自勉則無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失矣

蜀主以張格為相初格得罪中書吏王魯某乘危第之及再相被殺之許寂白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某它人誰敢自保取禍之道也

侵辱必報人之常情聖人為之處其當曰以直報怨以直報怨為盡矣則犯而不校者無乃過乎曰犯有輕重怨有

大小莫大乎君父之怨莫輕乎言色之犯為言色之犯而
校焉多矣顏子則不校也忘君父之怨而不報焉多矣孔
子則必報也此輕重之權大小之辨也中書吏於故相有
伏事之禮乃敢乘危而窘之此不特言色之犯而已張格
再相責以禮義然而違之可也用意殺之過矣泯然不報
則又幾於矯枉過直設使魯柔罪足以死復復怨之名貸
而不治祇所以為不直惟不愆於義無愧於心可也

四月癸亥朔日食

日食天變之大者正陽之月尤古人所畏以當盛而微為
人君昏弱蔽虧之徵也日有食之推步之家或逆數而盡
倉或占來而必應是則曠度之常何預人事然前古豈不
以為大變在禮則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所致也在傳則

曰國無政不用善所感也在春秋則不言其所以食曰日
有食之而已有者天人交共之辭也終不歸之於常度蓋
以警乎人君其意若曰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輝光赫然而
乃晦暗虧傷字內修職以是思懼懼可知矣而自唐中葉
已後人君鮮有敬天之渝者至於五季固已日數冥濛衆
星爭耀而莊宗方且荒于遊畋耽于聲樂惑于女色冒于
貨寶查朝無一君子專與伶官為伍天雖眷顧示以可畏
莫覺莫悟俄頃而滅不亦宜哉

自春夏大旱至六月甲午雨九七十五日乃霽百川皆溢

按四月癸亥朔則六月無甲午日資治通鑑之置局也劉
恕通長曆不應有羨蓋小誤也何為小誤司馬氏六任冗
官皆以書為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

小人欲中傷之而光行義無可訾者乃唱為浮言謂書之
所以久不成錄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縉帛及御府果銀
金錢之賜耳既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
旨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復修成書其表有
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抵牾不
敢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
有由也光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為甘
就冗散繙集舊史盡願忠之志而險險細夫顧謂眷戀匪
效之入孟子曰如使子欲富何為辭十萬而受萬乎小人
以己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者便於
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光之故尚有謗口又况矯世拂俗
興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秋七月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河南令羅貫性強直
不避權豪伶官切齒共毀之帝忿怒未發會帝往山陵道路
泥濘橋多壞帝問主者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殺之郭
崇諂諛曰貫坐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
來橋道不修安得無罪貫竟死遠近冤之

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
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
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若莊宗五日不食學禮
者所難可不謂之賢君子乎白君子之行必類而稱焉太右
靈駕將發以道濘橋絕而殺賢縣令則與孝之事不稱矣
夫以七十日之兩江河川濘皆溢則道濘橋絕有非人力
所能及者且先以日食次以大旱繼以霖雨陰陽并逆可

懼甚矣乃以人力所不能及者暴誅賢令其事雖曰橋道不修其賈則絲伶官所惡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况為伶官諸毀而殺賢縣令乎然則莊宗不食五日饑足為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此亦宋襄一會唐二國之君而以不重傷不禽二毛為仁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初帝遣官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及伐蜀軍事皆決於郭崇韜從襲等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從襲等益不平

伐國之義為其不道也故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古之貪土關地者取其重寶猶且不可况意在賄賂乎崇韜仗鉞專征為蜀除害苟能清身律物三軍自戢盜賊

不作秦亂取漢問何自而入乃會于會稽于登夜父子豐殖不虞元帥之疾己不顧偏裨之側且不防查寺之譏口不監鄰艾之覆轍是直愚夫而已莊宗既食崇韜無能改於其德又以是相之哉于身敗于家而凶于國何必曰利豈不信夫

崇韜素疾宦官嘗謂繼及曰大王它日得天下宜盡去宦官宦官聞之切齒時成都雖下盜賊羣起崇韜以是未還帝遣官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及見禮又促延嗣怒從襲因譖崇韜欲為變且曰大王守身於虎口延嗣歸告皇后后泣訴於帝帝疑之會閣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寶無算何如是之微延嗣曰皆入於崇韜父子帝遂怒崇韜所以疾宦官非為其譏媚貪黷以亂政乎意李嗣源

勸帝除之則何異宦官之害羅貫也請立劉夫人為皇后則何異宦官之增嬪御也廣受藩鎮魏賂則何異宦官之求貨無厭也無瑕者可以戮人其身不正如正人何然則以崇韜所為雖盡誅宦官何救於亂亡况繼及雖為帝子未正儲位乃遽以它日之事告之又昧不出戶庭之戒落耳屬于垣之禍為己為人兩俱失之張濬未能取楊復恭已露作態之言王彥章方欲圍趙張先漏盡誅之語皆從自及是誰之過歟

以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帝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為朕誅之知祥曰不宜有此俟日察其無他志則遣還帝許之莊宗於崇韜非有大憾時以意在蜀實信護口耳知祥若力為辨解又盡誠以告崇韜使早班師自歸于帝庶使上

下之疑釋君臣之分全而皆不果為則窺見間隙有乘亂取蜀之志狡黠則長而忠實短矣

帝復遣馬彥珪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力請殺之帝不許乃自為教與繼及令誅崇韜彥珪至繼及不可從襲等巧陳利害繼及不得已召崇韜計事并其二子誅之

任闈以戶部尚書李惠以翰林學士並參繼及軍機崇韜之死所宜諫止而寂無傳焉音者崇韜權勢隆重不通眾情故二人有疾之之心而幸其禍歟雖然此小忿也親王摠師以皇后教而殺將相乃國家大事無寧忍抑小忿力勸繼及勿行危事不然以離間統副搖動士卒說崇韜斬從襲下令班師則參軍機之職舉矣惜哉

李嗣源為謠言所誣帝遣宋守殷祭之守殷私謂嗣源曰公

動業震主宜自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福禍之來無所可避委之於命耳

朱守殷自蒼頭奴至蕃漢馬步使有德勝敗之罪不治帝恩厚矣衛命出頭乃輸款國嫌二心已著嗣源宜以其語奏之則忠誠上格姦人必伏交私之刑矣苟不如此是不智也知之而不告嗣源幽隱所存為如何若曰心不負天地禍福委諸命此則明哲之事嗣源雖未必能然其言可取也

從馬直軍士王温等五人謀作亂禽斬之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有寵從謙以叔父事郭崇韜為睦王存又假子及二人得罪從謙數舉將士言其寃及王温作亂帝戲之曰汝既有我附崇韜存又又教王温反欲何為也從謙懼退謂諸故

曰主上以王温之故欲俟鄴都平盡坑若曹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季康子問如何而民敬孔子曰臨之以莊此非特季康子當然雖二帝三王亦莫不然故傳說戒高宗以啓寵納侮太保戒成王以狎侮小人凡伯刺厲王以無敢戲豫蓋既與小人暱比無間遇有所不可將以正裁之則傷恩將聽而勿問則損威莊宗以謔浪中從謙要害亦出於不得已耳而不知小人難養之情不孫生怨勢所必至故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無羨惡之心則不召其怨
嚴正則不召其不孫莊宗少所便習貴而不革
早墜厥命耽樂之從或四三年周公豈欺我哉
以軍食不足救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是時水旱之後民力已自不支又借稅以苦之是促其難叛也當其時為其民身被借稅之虐後世讀史者其仁人取固惻怛而增戒其小人取必唾手而取則明君宜思之曰百姓供常賦於豐年猶有受病者况饑饉之後而可借一年之稅乎借稅其與治同道與其亂同事歟考其所始則從違可否判矣

攻鄴未下從馬直軍士作亂劫大將李嗣源為首重駕東征前驅叛歸嗣源帝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入洛李相奏魏王軍將至車駕宜控汜水收散兵以俟之明日將發郭從謙帥所部作亂帝中流矢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少頃遂殂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殯之

莊宗初嗣父位決勝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訓教

各有理使朱温未死固必為所禽矣既違張承業忠謀誣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也聞之先覺曰人才器有限職任重者負荷為難烏獲而舉二百鈞亦必折脊絕膺而弗勝矣人君者職任之極也平日才器雄天下及居尊位若弗勝任者才器所局也若莊宗事聖哲之君止將相之任豈不有餘裕乎其天稟既如此又不知力學以充擴之而武是平生不快末命所屬三怨為重莊宗每克一怨即復一矢于先王之朝既納三矢幹蠱咸畢以為天下無他事矣肆志逸樂而已豈非才器有限不監歌器滿則覆歟雖然裂膚汗血沐雨櫛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田好女寵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去苟歸之於天則昔明而今暗

先戒而後肆豈亦天耶故莊宗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在皆
所自貽不可歸之天數也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諸將曰國家取大梁定巴蜀皆郭
公之謀而吾戰功也郭公無罪族滅行及我矣遂反及向延
嗣至鳳翔以莊宗命誅之

李紹琛者康延孝也延孝事梁有罪逃歸于晉國蓋輸大
梁情實使莊宗談笑而取汴於梁固賊臣於晉則殊勳不
在邪形任光之下也然小人惟強弱是視見梁將晉必
與遂決去就自以保身之計得矣而竟復反逆其言雖憤
郭崇韜之寬其意則以反為常無往而不如志也古人曰
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一人而三反何以自愛是故本為
保身適足自族身若為朱氏戮力效死之為義也

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鳳翔退至武
功李從勳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乃至渭水西都留守張
錢已斷浮梁循水浮渡腹心皆已竄匿從勳謂繼岌曰時事
已去王宜自圖繼岌流涕伏於床命僕夫縊殺之任圜代將
其眾而東

繼岌為帝長子任都統之重而進退死生惟奄人所制無
足責矣李從勳譏疾交間以誤魏王亦奄人常態不必言
矣惟任圜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是誰之過歟郭崇
韜死圜即代總軍政繼岌死圜即將其眾而東其周身之
智則賢於鍾會矣當變故時從容其間莫能救止而竊取
其柄得為忠乎陰謀如此七日無故死於安重誨之手蓋
天譴也李愚職事與圜同而寂無所施其罪亦不薄矣武

或曰 兩 宗五子繼岌 不知所

營大業與朱温下同 享國乃反 尚則 無以

也 德養人者也力 八智欺人者 智力加人

時 窮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 有不困者也

我 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 未有不安

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已下 矣假德以

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斷其所就之廣狹觀其假德之

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邇武皇燿土之忠已有主字之報

矣莊宗繼志之業已叨名位之極矣考其德政漫無紀

譬如人役其心思疲其筋骸與人競爭不遺餘力偶幸一

勝而又從事於酒色晝夜斷喪則元氣耗盡何以久生是

故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上下千載凡歷五姓二十餘主未

有一言右智力而廢仁義者其享國脩永後世莫及斯可

信王道之足師而霸術之不足願也歐陽氏乃言繼岌至

興平京兆留守張錢斷咸陽浮橋以拒之繼岌遂自殺向

使錢不斷橋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

錢之拒之其所繫豈小哉愚以為不然繼岌常才爾制於

李從勳莫能不可者也使其有立豈以皇后教殺郭崇韜

既聞絳霄大變竟整比六師遠道赴 難豈張錢斷橋所能

過乎以彼之才豈使東行 源老於行陳之敵也

以司馬氏考實雖載張 繼岌軍循水浮渡至

南為李

議位

建國號吏部

書李琪曰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符官安所託吾曹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者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

明宗改國號則莊宗為路人梓宮無所託吾曹不能自安李琪之言似也不改國號而葬莊宗使嗣源柩前即位前日諸臣遂可以此自安乎致身常伯位不卑矣國亡君弒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耶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賜死

張憲在莊宗朝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不預鄴都之亂及嗣源之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忠徇義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矣乃徇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初政之美固多其累莫此為大任是責者非安重誨乎任國望實未能及憲重誨已深忌之則憲之死無乃重誨所欲乎以忌疾殺無罪之賢士欲以自安天其許之哉

量留後官百人官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非真不徇怨則不能減後宮非深見查寺之害則不能損官官非無音樂之好則不能裁優伶非懲田獵之為民病則不能縱鷹犬非薄口體節奉養則不能省庖厨非知冗負有廢無益則不能罷有名無實之使非恤民力弊於轉輸則不能遣諸軍就食近畿非節公家之用廉取於民則不能除一稅省耗非戒橫斂斥私帑調度儉約則不能抑

守牧進奉此聖主常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東狄之人從容行之豈不為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愈忽於末路者其賢益可尚矣是故表而出之

帝自不知書四方奏事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置瑞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為之以備應對二人皆翰林學士也

天子宰相義理所極天下取正焉者也氣數清薄乃至目不識書者為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也不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而能治天下者無有也然石勒徐溫使人讀書及訟牒而處其是非往往中理唐明宗所行政事有太宗遺教能及者則其質之美也由是觀之

有其質不輔以學尚能為善使輔以學則為聖賢矣記問該淹語論辯給而不肯為善書自書人自人則讀書為無益之事耳明宗未置瑞明學士時所行善政已多矣又助以馮道趙鳳二人皆儒學遴選也繼令政事當加美於

物用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

二名不備諱禮也孔子之母名徵在故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其為後世法明矣而諱者獻佞愚者違禮必以孔子為未忠未孝曰雖聖人亦爾吾寧過於厚於是嫌名則諱詩書則諱臨文則諱二名則備諱而不思其義有不可也馬援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言是則私諱可自禁之而不能禁諱人也夫忠孝有小大略

是則私諱可自禁之而不能禁諱人也夫忠孝有小大略

一書五下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16 版反內

身發志孝之大者也蓋道格君忠之大者也敗德違訓失子之道而區區焉以避諱為孝之切誤朝迷國失臣之義而端端焉以避諱為忠之至所謂不能三年而察功總養其一指而失有背是謂狼疾之人不知務之甚也明宗自不知書況古訓乎乃能詔一名不連稱皆無所避是暗與孔子合知經學古者多所不逮可不謂賢乎既不知書又無臣下啓告之者乃能如是其賢蓋可尚矣是以表而出之

葬閔孝帝廟號莊宗

廟號猶諱皆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慕其民志則身弑國亡莊宗是也名之曰晉荒矣悼維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日與優伶戲類受其批而不耻安得謂之莊使聲與實

爽非當時儒學之臣之罪乎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朱膠綾軸錢貧者復受較牒不取告身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詞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觀執政議以為朝廷命官何惜小費乃賜告身

有國家者受天下財賦使用之一中理尚不當斬於告身之費何況匪效好賜橫被倡伶狗馬鷹鷂並食鷹鷂其則廢捐幣藏視猶糞土而誥命之出所以遺賢用才或推恩施瀟及幽壤乃會計數尺之綺不從官給先責其直是貿易之道也豈非國羞乎救斯失者劉岳落其端執政盡其說明宗行而不疑可以為後法矣

具馬軍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恃功不服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優詔不問固請奪一月俸由是

中外肅然

治化莫要乎躬率周公之能使人信王也以作乎先也其能使人敬王也以作恭先也若我而不先之徒以法令約之在位者於是乎外有事君之禮而內有替上之心矣徐知誥之為類乎有聞者惜乎其能暫而不能久也鄧禹受任無功降為右將軍孔明出師敗績自請貶二等郭子儀李光弼之徒咸率是道宜其功名之美也

出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後唐雖莊宗自亡之而亡之者三屬劉后及官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景進與郭從謙為最用事而從謙又負叛弒之罪則無以加矣所宜聲言莊宗禍敗之由親勸六軍取從謙及其徒戮于兩觀乃不及時

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異其所部之眾而不敢亟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弒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而綱紐縱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

江陵高季興請附於吳徐溫曰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泝流救之甚難臣人而不救不可也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附唐

徐溫辭高氏稱臣聽其附唐是也而受其貢物則非也貢者臣獻君之名辭其君臣之名享其能包之實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過也夫儀不及物謂之不享高氏輕具之心自此生矣

帝幸汴州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朱守殷疑懼判官

孫茂勸之反守殷遂棄城拒守帝四面進攻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命左右斬已棄城者開門降

朱守殷有罪三守德勝而陷沒一也郭從謙反按兵不救二也莊宗既就即入宮取嬪御珍寶歸其家三也明宗入洛宜亟誅之不待移日乃遲之遲而又久何也明宗前已受其歸藩之款既又納其促入之使為是故寵以平章事矣帝欲幸汴非有討伐之謀也乃守殷自疑感於羣議倉卒治反以取敗亡耳非明宗能討罪人伸大義也五代之君舍周世宗次則唐明宗周太祖有善可紀不為其美狄卒伍不足語也既當名號人固以禮義望之故有不合者必託其事以發議論垂勸戒焉

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明宗即位之後不事華侈無浮費故先除二稅省耗止絕刺史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也以夷狄之人臨中土殘弊之後尚能如此何況聰明睿智高出羣倫昭儉德以表正萬邦其效宜如何夫豈有暴守虐令以逋負為生財之源征而又征償而又償無有窮已者也

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歲餘帝謂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以無闕他日帝屢言重誨溫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

所仰乎君者以八柄由之也宰相佐王論其可否是非而已非使人君一不得施為必出於宰相也華溫琪為藩鎮

雖未有殊績亦不以罪惡聞入覲請留賢於專士者遠矣明宗欲與重鎮良未為過而安重誨力沮之豈為溫琪無所可用特以不出於己耳為宰相必使事皆出已而不論可否是非之所在小必喪身大必滅族然則李文饒所謂政事皆出中書者非歟曰此言多門之害也若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旨並行若武后天下謂之二聖若楊氏五家府縣承迎變於制敕若大家但居深宮外事一聽老如處分若斜封墨制紛然並出若總權握兵者各以便其從事如此之類非定于一所謂私斜之門不可不閉者也至於政事之廢與人才之進退固人主與宰相通知而審處求歸于至當特其卑有詳略之異豈曰君無所預准相所為乎重誨不學固不足責可為後人之龜鑑耳

吳攻楚為楚所敗虜其二將吳求和而歸之使宰相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將曰英國雖小願吳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早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云然

異哉德勳之為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為它人畫計若不願為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既在輔佐之地又立扞寇之功則吾君身後大憂蓋以啓告使有所憂俾不至於亂乎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所止矣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帝促王晏球攻城晏球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不若愛民養兵以俟之晏球日以私財養士自始攻至克城不戮一卒

王晏球非知經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冠也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之討三監宜若振槁然二年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為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十萬而坑之不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近功不廢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壓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舉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具徐知詢握兵據上流意輕知誥周廷望說知詢以實資結朝中勳舊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奔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留為統軍知誥自是始專政知詢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周廷望審為徐知詢深計當弼其違然而引以善道則中外歸心而齊王基業不為養子所取矣乃勸使行賂又自反覆于其兄弟間意亦未知詢諸勝負而兩布腹心焉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欲人不聞莫若不言廷望亦豈知其反覆之敗人又自敗乎故廷望邪計行而詢諾之得失始決讒人為惡可不畏哉

董璋反安重誨曰臣父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董璋反狀未彰安重誨割東川閬果為一鎮又益兵于綿遂繼又遣將戍閬州璋懼遂反然則含容不討豈當時事宜也明宗先討朱守殷繼討王都非一切含容者重誨此言蓋為符習王建立李從珂發其心所惡欲明宗殺之耳

然則豈東川事宜也明宗答之當矣雖然他日誅重誨非重誨有反逆之負特恃恩舊專威福讒疾交至而臣主俱傷當此時明宗欲討重誨之心既形諸言而重誨猶不悟貪權怙勢日甚一日心安得仁乎卿大夫不仁其不能自保必矣

安重誨以父專大權中外惡之懼表解機務願賜一鎮上不許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范延光勸上留之且曰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令中書議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機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心有芥蒂之疑夫婦將如路人父子將為仇敵况君臣乎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慶其能久而無變耶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為朝廷計道為重誨謀也雖然與其強留而君臣存形迹之嫌不若從安令所請優以外鎮之為全也范延光在唐為良臣明宗許之相乃不敢當其視與人同事擠之又下石焉者相去遠矣而五代史乃以與朱守殷為伍無乃失其倫耶

石敬瑭攻蜀父無功上憂之安重誨請自往督戰上許之即拜辭時上已疎重誨既行諧之者不已有詔召還

重誨之敗由不知相業也馳車而失其轡必墜于車下操舟而失其舵必覆于水中樞機之府控制四方者也出師而不進首歸乎運籌折衝之人矣矣必身親其事然後能濟使四征不遠功皆未集安得如許大臣往督之哉故知

宰相之職分者不以親行為是而以坐論為勝然則召穆公與武侯裴度之事非歟曰周宣救急朝夕命召公平准夷而其詩云徐方不回王曰遄歸言宰相不得久在外也討蜀之役豈後唐急務哉若武信身受顧託國政在己裴度則被傷拜相專為討賊其意不同矣安重誨遠不取監于房琯近不取戒于郭崇韜君情已疎方請出總師柝其迹類忠其識則愚大臣而愚已足殺身矧兼他罪乎

帝遣霍光鄰詣河中察重誨光鄰至以兵圍其第并其妻殺之奏至下詔以重誨離間兩川兵越為罪又戮其二子

郭安二公以故舊都將相皆不得其死然則故舊之分固難有終乎曰蕭曹房杜豈非故人係題之者何如爾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朋友之際尚以數瀆取疏

況於君臣崇貽重誨慢其失禮於君多矣較之兩公重誨為甚以一人殺莊宗二弟以防作患殺任圜以疑似殺皇子從璩又欲殺從珂排去孔循抑華溫琪力遏王建立廢符習奔胡福皆以私惡而非公論也特舊怙權取勝于上人主安能堪之然則非獨莊明寡恩蓋二公有以取之耳夫一貪一懷尚不能免苟或兼之其禍必有甚焉梁冀竇憲李林甫楊國忠之徒是也故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費之

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晉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為蓋其門人續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

文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述孔子之言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儀禮集名禮釋名禮義系燕鄉相見之經與曲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蓋於學記樂記間居焉若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甚偏以為大學中庸之公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傳學者傳習焉置之是矣古有經而無數連孔子刪定繫於春秋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子之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為二與四經為六歟抑合禮樂為一與四經為五歟於仲尼親筆所著之春秋而取對故所附益也周禮之學有本是六經名實益亂未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之意

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今國主雖以本行所出一文書善好此使人不迷於所習者矣故之可也禮記非也故曰天下學者其眾安得人人而效之可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之費不可勝計而獨斬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武安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廟及境內諸神相問竟不雨希聲卒六軍使迎鎮南帥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楚境之旱其殺高郁所致乎昔東海殺孝婦大旱者三年希聲不思其故修德行善以補前失反歸怨於靈神以無禮施之禍盈福謙鬼神之常理也殺不辜以取國曾宋三年身罹其殃理之反覆不可誣也著矣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
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崩川涸蟲賊傷稼皆不足
懼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
獲聞皆深可畏願陛下存其不足懼者而修其深可畏者優
詔獎之

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方之六可畏少遠
緩云耳必曰陰陽不調不足懼則變理之職可廢矣三辰
失行不足懼則羲和之官無用矣小人訛言不足懼則正
月之詩何所刺矣山崩川涸不足懼則梁山崩三川震不
必書矣蟲賊傷稼不足懼則炎火之界盜賊之生焉所介
意矣澄亦謂此或係乎天地常數未即為民害也故雖所
當懼而以不足懼言之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使澄

信以為不足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幸而言中耳言雖不足
以盡之亦足以取人澄所言乃常理而未有所難而意之如
是之明者使明宗善聽于以下相可也尚止優詔答之而
已乎

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盛甚已復用表請立從榮
為太子上泣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
耳不得已詔宰相議之

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解后得國春秋又高故其在位無
富貴者後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
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
雖不知書既親儒士又喜聽其講論經義以為開益智思
而於立子傳世之大節懵然不達此豈非馮道趙鳳稽古

無功不足以啟沃故耶致使其君身肉未冷而國家傾覆
不於宰相而誰責乎

帝疾大漸從榮聞宮中哭意帝已殂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
不得為嗣將兵陳於天津橋謂樞密使馮質等曰吾今日決
入公輩處事宜詳允禍福在頃刻耳質奏之帝小愈命李從
珂討斬之

有天下國家者必建太子明宗年既七十而諱言儲嗣是
不欲大業之歸其子也從榮習見梁唐以兵得國不知太
子之為君副而主器也乃食執兵柄畏君東宮是不欲承
大業於其父也國之大事莫大於傳繼宰相處人父子之
間當使各盡其道而馮趙二公一不預謀致使從榮稱兵
明宗投甲父子相殘一日而絕焉用彼相乎

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
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
民至在位年數雖豐兵革罕用校之五代祖為小康

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于漢唐之間蓋亦賢主
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
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褒賞廉吏嚴治賊黨故雖四方
未平而中土綏靖享壽豐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
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

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傅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
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歐陽氏有見於此而無見
於天象其言曰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
之變而占之有中不中不可以為常蓋有司之事也自秦

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故其作
五代史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自謂不得其異乎春秋也愚
竊以其言過矣秦漢學者固以牽合傳會失於未流若仲
尼之法豈可改也使仲尼書災異而道其所以然則與後
世之失同矣惟其遇災異而必書書之而不道其所以然
使人君有恐懼修省之心而不敢忽是其垂訓之大指也
雖然仲尼雖不道其所以然而稽之於經則事應具存故
雷電兩雪鍾巫謀兆隕石退鷄宋襄被辱雨而木冰君臣
繼執鸛鶴來巢昭公出奔惟漢儒牽合附會是以泥而不
通必明乎天人合一之理則知仲尼所書之意苟一槩以
為占候之學歸之有司則自古列聖敬畏天道皆為虛文
豈不淺陋可笑談人心之甚哉

其徐知諸賢有禪禪之志以長主無失德欲持嗣君宋齊立
以為然一日知諸臨鏡歎曰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微以
傳禪讓其主齊丘以宗先已疾之手書切諫知諸愕然由是
疎之

純乎小人其為不義也豈俟再思純乎君子其為義也豈
待終食惟不能純也則為義為不義有不力者矣荀或劉
穆之宋齊丘皆佐人奪國者也而幾會之際為人祈先豈
其智不及哉亦有所未敢耳以柳璨將立暉之凶惡猶不
敢於宋温九錫之事况智如荀劉宋三子固有所未敢也
敢之甚則為都危樂成濟史大諸人矣敏於敢則為蕭昭
魏舒敬翔周宗諸人矣此正君子小人純不純之辨也使
齊丘果以傳禪為不可他日何為請幽讓皇晚節又謀篡

國以是知其建正論責勸進者不肯署表非真能守義也
特以自失先幾不得為元功耳此蓋邪之情實也

閔帝 宋王 魏通 監無 後唐紀

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功名朱弘昭馮贊忌之潞王移檄
鄰道言弘昭等殺長立少傾覆社稷今入朝以討之潞王至
陝帝北度河馮道等入朝問之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
不預謀今當聽太后命道曰不若俟潞王處分乃謂中書舍
人盧道曰宜速草勸進文書道曰班迎可也道曰事當務實
道曰天子在外而遽以其位與人潞王若以大義見責何辭
以對愚曰舍人言是也五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廢與則不可乃任
人所問屋廬子食色與禮輕重之類也明宗不能立子朱

馮道開洛王鳳翔之師西來閔帝輕騎出走道等為相一
不預知若事當務實者曷亦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
黜速朱馮鎮級中外則難何由作今可與圖存者奔之猶
奔豎主棟不可以納者望之猶大旱雲霓實安在乎李愚
所謂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亦非也奔逃之謀固不預矣
使之至此誰之過歟然閔帝之言乃自知罪則猶賢於
瀛王莫頌以行也瀛王務實之言是給兒臂而得食獲鄰
女而得妻不必由禮者也

潞王 從珂 後唐紀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閔府庫金帛
不足於用遂宰京城民財據屋為率無問士庶及僦者預借
五月儲直

取國有五難。潞王兼之，獨以外兵偶變，遂乘勢東行，因以厚利啗之。又培克京師，伐伐根本，是於五難之中，重無愛。微難乎其濟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唐德宗承百有六十年之基業，獨緣借商稅，弄間架，得錢二百萬，遂召涇卒之變。潞王纒入洛，刺民，酬兵將，誰與處？雖然，自是而後，六軍販易，天子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為人所買。故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後義先利，雖奪之猶不厭也。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自經死。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略，故遺之歟？夫明宗非莊宗之子也。

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雖不為儲副，然明宗社稷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之股肱，朝無植幹，年在冲幼，胡能有定乎？故閔帝失邦，非其罪也。今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以死立志，不事潞王，雖王君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斬康義誠滅其族

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贛、孟漢瓊、康義誠為其迹。四人反覆交間而背叛，亦欲自全耳。而皆不能免。潞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弒君之罪，亦少懲茲賊快於人心。方諸符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唐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而不容者，豈不賢哉？帝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問望皆稱姚顛、盧文紀、崔居

儉帝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顛，遂拜文紀為相。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具然後人體成，卿佐賢然後國體立。潞王欲為天子而不知誰人可相，是猶人無手足而以上木續之也。且更相之意無乃厭馮道、李惠、劉昫之不足恃耶？蓋博訪而數求之，猶恐不可得，乃親信之言是用。取國五難，有人為首，觀其所相，則成敗決矣。

劉昫判三司鈎考，舊通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通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悅。三司吏怨之。

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為生財之術，無窮之源，則於胥吏何責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許災傷，或下赦令盡蠲之，而有司徵督如故，農氓不論乃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謠，蓋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則赦令行一時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永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政，陽為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負，非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各於與而嚴於取也。此百姓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潞王能蠲三百萬石，豈非衰亂之時，盛德之事哉？

具將榮再用平史官嘗詢其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何功之有？

有學而自足，則學不進；有德而自賢，則德不新；有功而自高，則成者毀矣。榮再用非有學有德之人也，而能不矜其

功雖曰不學吾必謂之學矣其越之俗信佛而重僧再用嘗與淮南水戰舟敗長稍手淨之得免家人飯僧千人再用悉取以犒軍曰濟我者士卒非僧也此在哲人為細事若武夫猛將能達者鮮矣再用此舉近於明理不伐其功庶乎能宅心者是亦古人所當尚友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兄事之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不陳其業吾不復事人矣從誨不能留

梁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為之臣求之十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奪諸道入貢皆幣而從誨四向稱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讓使高氏父子有剽劫之行無賴之名宜論之不及數抑智之弗察歟或者季興本朱氏奴

苟得無耻者固奴之常態不可教誨歟不然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辱之大者視而不諫曠闕多矣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與朝廷有隙帝以問近臣李崧崧曰河東必結契丹若中國與契丹和親則河東無能為矣帝密問薛文遇文遇曰以天子而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帝意遂變詎責崧琦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

石敬瑭之叛起自帝宿憾不平無合會之度醜言輕發滿疑間之情然止於如是則敬瑭亦無自而反事崧崧琦欲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悔借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服矣與契丹和親以絕河東之援乃下計非上策也明宗繼非所繼猶以慈愷愛民克終其身使潞王能君亦必自保何必外受夷狄耶雖然此

常理也潞王乃奪國弑君之人也雖以善為猶不克濟况內失民心外結藩怨豈能免乎是故潞王之成敗不繫於違崧琦之言聽文遇之計文遇之計若保事而實是崧琦之言若有益而實非或者見潞王之志以謂失在不用崧琦不可不察也

移敬瑭鎮鄆州敬瑭懼劉知遠曰明公據形勝之地稱兵傳檄帝業可成乘維翰曰公明宗愛婿公能屈節事契丹何惠無成敬瑭遂上表言帝養子不應承嗣請傳位許王帝怒制劉敬瑭官爵敬瑭稱臣於契丹請以父事之約事定之日獻虜龍一道及鴈門以北諸州契丹主大喜

劉知遠乘維翰皆石祖謀主從知遠之言則功速從維翰之言則效速此石氏國祚長短之本也敬瑭之罪在不助

開帝苟以開帝失國者則當一無所預而尊奉許王於是下不為衛州之事而歸奉國弑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得美矣此非知遠所及也敬瑭西夷之人姓氏無所從出其舉措雖不足責然美而進於中國欲為天下主不惟己當以禮義自九四方之應者固亦以禮義望我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其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契丹圍唐兵於晉安帝問策於羣臣龍敏請立李蒼華為契丹主分兵送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執政議竟不決蒼華者契丹王之兄也明宗時爭國來奔龍敏之策必可以解晉安之圍者也契丹主深入常恐此

北諸州邀其歸路雖許立石氏幾欲變計立趙德鈞况聞
唐奉其兄歸奪其國其政較而北夕不待且矣唐主既無
斷執政又不贊決固天亡之先據其魄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高祖

後晉紀

契丹主作冊書命故瑋為大晉皇帝

賈誼有言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足反
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謂國有人乎契丹雖強且大然
蠻夷也河東雖小且弱然中國也必若假以濟事後有大
宗頡利之禽猶不足以雪高祖稱臣之辱况冊命由之以
出國號由之以建是契丹已有天下不待入封立門御正
殿朝百官受貢計然後為中國主也可以為首而甘於下
處豈非人道之大變天理之反常乎孟子曰吾聞用夏變
夷未聞變於夷者昔楚子虔會諸侯于申春秋書之不殊
淮夷以預是會者皆夷狄也推夷狄為盟主相與朝事之
聽順其所為而不敢忤王法之所必誅聖人之所深惡春
秋書之示後世大戒彼諸侯耳其責猶如此况石敬瑭欲
為中國主而北面受命於契丹乎或曰此權時之宜姑藉
虜勢以立吾國須它日機會則為太宗之舉耳愚謂不然
權者權事之輕重而從違之者也莫大乎帝王莫重乎理
義古之人行一不義雖得天下而不為以義重於天下也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以義重於富貴也石氏君臣
父事契丹以立晉國是以富貴為重義理為輕已矣今日
之幾安得須它日之會乎况人命脩短豈能自必太宗得
報父命亦幸而已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禮者法也君子則
行法以俟命小人則行險以徼幸此石氏君臣是非之決
也

契丹主悉以唐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帝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以帝兄子重貴為太原尹河東帥

耶律德光雖夷狄亦可謂善於控御者矣乘石敬瑭之貪其力遂取十六州之地又聲言立趙德鈞致敬瑭維翰恐懼力請然後許之以固其約不殺唐兵悉以授帝以收士卒之心命桑維翰為宰相則國柄常歸乎主約之人收葬張敬達而戒帝無大故勿棄桑劉二三大臣則將相皆感其維持之恩立重貴于河東則石氏宗祀盡在契丹掌握矣敬瑭之卒年五十有一然晚節已不堪契丹陵辱之忿設復壽者安能必保信好之無虧哉然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也

唐主翠母妻子登樓自焚

安重誨嘗明宗時嘗請殺潞王從珂其機起於盃酒違言為從珂所毆從珂醒而悔謝重誨終街之及重誨既貴用事自帝二子皆敬重不少懈而從珂帥河中亦帶中章事故重誨深惡之使河中衙內將逐之而請以失守誅之此皆欲伸其宿怨與排遏王建立等一意非能為明宗防未然之患也而勵陽氏乃謂重誨先事而言忠不見信謀之

下藏至於赤族則非事理之實矣
吳徐知誥以李德誠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使我為此可乎其子丑祿強之不得已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

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

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金歸從中國令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周本自以吳室舊臣不肯勸進於齊乃持義不為子所奪夫為人子以廢君強其父是與廢父何異方諸都超則超猶得為孝世衰道微一至此極嗟乎

和凝為端明殿學士不通賓客耀州團練判官張誼致書曰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朝除左拾遺誼上言此夷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帝然之

攻已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祖有預防之憂善矣凝知誼賢而亟薦之非徒知之而已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贈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使高祖遂為此安能並行而不相悖然則備豫內修而聲形外見戎心未啓而我則先之此於稱臣稱子事之至難者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不之問也

吳主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肯署表齊王誥即位國號唐尊吳主為讓皇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不樂唐主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以齊丘為左丞相而不預政事齊丘曰不可不用老臣矣唐主謝之宋齊丘不以徐誥受禪為是當諫再三諫而不從則當去

豈得為異又相之乎其有愧於荀文若劉穆之遠矣二公之死蓋不獲已齊丘之生無羞惡也徐誥所以與齊丘以三十年交舊曲意包容蓋終長者而齊丘情偽悻悻多變真小人也其故為義而有利心為利而求義者二者不可得兼使小人每視前事而要其歸亦必惟義之從不為爾矣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五代中原四方孰非盜者然創業之人得之艱動往往勉於行善雖曰竊名字盜土宇美改其事乃有承平宴安庸常之主所不能及彼以四海之太荒忽怠傲而失之此以一旅之微儉勤克業而得之國家既立政事足稱一方之民安土樂俗則不可謂之盜矣歐陽公以王統與朱全忠而以盜目楊行密豈以其所就有大小耶

帝事契丹其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契丹主屢正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石氏稱臣于於夷狄安行而不耻者習慣如自然也前未有此何以言其習慣五代以來好養義子至以所役盜賊為之所役至賤盜賊至惡一旦推為天屬之親與己生無別則拜夷狄為君為父亦何難之有夫莫親於父子非可偽合故義子必從其父之姓石氏既父德光而不改姓耶律豈非以姓不可改耶姓不可改而稱父子以偽相有非敬瑄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亦豈忍以七年偷安之富貴易千古不義之疵毀哉孟子不去乎居中國去人倫如之何其可也

鄧尚書王權使契丹權曰吾安能向穹廬願帝怒

官

唐末五代臣弑君子弑父無姓之戒為中國主遂舉中國臣於夷狄孔子之所惡春秋之所治者廢不具矣然以石氏之臣致之請勿稱子則有劉光遠閉城拒命則有王審知挺身南歸則有郭從威勸之為備則有張誼耻於巨事則有安重榮不肯屈膝則有王權用是見理義出於人心雖世亂之極有不可滅者權之言非特陳情亦以譏帝也為晉祖者聲言權誦君避事之罪小則竄流大則誅殺夫然後足以一具僚之志稱事狄之禮今止於停任而已是則晉祖固有未亡之良心特為大欲所迫不獲已也不然何為聽張誼謹備之言慮契丹異日之患從濱州城跨德勝津選建廣晉彰德永清三帥乎夫利之所在小人所趨固不擇是非可否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敵國則從敵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石氏君相臣服契丹乃利在夷狄之時晉朝諸臣得預使乎之選豈非至榮爵列既升賄賜又厚主權不此之顧而以向穹廬下拜為耻甘心黜免而不悔是非羞惡之端皎然著明可謂孚矣

徐誥復姓李更名昇為李氏考其發哀斬髮居廬如初立唐宗廟以高祖太宗義祖為不祧之主亂臣賊子初未必有篡弑之心形勢既成譬之騎虎不得而下使之至此皆君父之過也楊行密得李氏子愛之而字不容乃以與徐溫溫既取兵其子之才皆不能出知誥之上遂為知誥所取據溫誥之初依附人以求富貴耳

而終乃移其國故假宰相以權楊氏之過也用異姓為子徐氏之失也其自滅宜矣徐誥既復姓為考妣發哀成服是也而必祖唐慕名失實與徐氏何異乎

梁太祖以來大政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書而已帝懲安重誨專橫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委宰相分院判事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唐以官者為之梁戒其禍更用士人雖備顧問參謀議於中不專行事權實重於宰相至郭崇韜安重誨復樞密之名而歐陽氏乃謂權始存於宰相恐考之未詳也其曰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隆而宰相失其職此言是也石晉廢樞密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判其事是名廢而

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去院事之稱而銷毀其印罷其司存文書府史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西京留守楊光遠上言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出維翰為彰德帥

石氏之帝維翰功力居多使維翰而小人也必陰結契丹以自重上則脅制其主使惟己之用而不用他人下則控勒士大夫使惟己之譽而不敢議己晉祖既受命契丹以維翰為相亦當謹守初約無大故不棄也今楊光遠乃以外臣論執政過失而罷其樞密使又上疏專言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而罷其平章事光遠無契丹之援而反重維翰有契丹之援而反輕予以見維翰志在興晉而無心於挾虜使其北向負恃深得虜意雖高祖亦不敢有所前

欲况光遠乎

帝訪馮道以軍謀對曰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為然

道所謂歷代必指梁以來梁至晉雖三朝經五六主矣此三朝五六主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夫安得可守之成規耶道相明宗不能為之定嗣以召鳳翔之師及相廢帝不能為之防患以致河東之變石祖聞其言而不思其事遽以為然蓋其君臣皆不知宰相之職業也故為君者以腹心委之樞密而為相者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署文書而已至是雖能樞密而大政密謀猶人主自決宰相不預聞也宰相無所不統而大政密謀不得預聞則興亡之際固不任責時君亦不以責之使姦邪之人得以養

處實憂然而不耻也向若石祖聞道言而思成規之效或必警矣

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帝曰晉重義契丹以義救我我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副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辱解厚幣臣何節之有

晉高祖之言可謂實矣以一身之故不敢有飾言而安彥威乃以帝為蒼生之何其諛諛歟古之聖王謹華夷之辨者正恐其猾夏禍亂浸淫不可勝治也如取其為蒼生則召陵城濮之績不應見於春秋而被髮左衽之憂不應歸功於管仲矣考晉事之始稱臣稱子割十六州為路然後契丹立之方是時高祖未有中國之分其存亡得喪蒼生何預焉及出帝立景延廣欲叛契丹李崧曰當為社稷

計則猶可云耳

西京留守楊光遠入朝徙為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信者帝王之大寶唐廢帝篡弒得國未有治之者亦少矣

矣獨以失信於晉陽遂取亡滅君子以信易生重相王之

失聖人以信易食君子貢之間春秋善齊命燕誓盟取荀

息之死嘉蕭魚之會蓋嘗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

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石祖遭潞王失信之疑其

於契丹以守信為重既許范延光以不死曰若降而殺汝

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可謂確矣而楊光遠擅殺之使延

光臨禍以鐵券為言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帝當

數以專殺戮而尸之為延光報仇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

曾不能然後寵以王爵易處大藩他日又龍臺安降虜之

亦吞契丹以攻晉晉祖於知人用法兩失之矣然則范延

光之死不獨以重載招禍蓋高祖不當從光遠之請使延

光居其治下也延光之反光遠為大將攻之歲餘不能下

高祖以計降之此固光遠所歎其欲圖延光也又矣而高

祖不之覺使隨其計中又不為之報仇是亦高祖殺之也

無以享國之言五年而復吁可畏哉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耻臣契丹上表請擊之帝不許遂舉兵

反兵敗為其所殺

安重榮耻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與師則叛而已矣故

其心似忠而非忠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寧訓

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

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漢中之見不足尚也

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在晉陽嘗牧馬犯僧田僧

答之至是召其僧慰喻贈遺衆心大悅

安重誨不忘從珂之歐張格不忘魯柔之竊亦能免其身

石勒釋憾於李楊劉知遠平怨於僧人終以濟其大業夫

四人成賊豈專為此一事史之記之也亦欲使人由此以

觀四人之器局一事如此他事從可知矣據崇高之地有

容載之勢而芥帶不忘睚眦必報懼者衆矣其誰肯輸情

素布四體為之用乎使石勒知遠忿然快意天何難哉然

寧忍而不為則以所圖者大也勉於普德尚能爾沈君子

以天下為度者乎

馮道李穀薦杜重威之能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

晉祖心腹契丹為後世患而謀於用入為楊光遠而出彖

維翰為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翰

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效則政不堅

它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

相以知人善任使為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

二人者實憂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具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温恭好書禮士問舍吏令畜積

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

境內稅三年

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鄰之交史氏乃謂

自武穆王鏐常重欲以事晉後下至魚鷄郊敵必家至而

日取每啓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立于庭凡一

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等數皆已則以次唱而答之少者

猶積數千多至百餘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盡錙銖而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復境內三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如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享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弘復稅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斂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

高祖祖為人辯察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官者劉襲之不智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及人之子何者推類故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彼不能推故也是故韋玄成讓爵帝以之感淮陽張伏正色光武使之傳備嗣李勣出於羣盜太宗失於託孤潘崇為人不堪楚成謀於敬子彼趙高胡亥之事亦昭昭矣其乃疑士人而

官者是信官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孝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為長久計乎帝寢疾一日馮道獨對命幼子重睿拜之又令官官抱置道懷意欲道輔立之帝殂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

晉獻公殺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而立其所愛屬於荀息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以忠貞不濟則死之考其事之是非息從君於昏者也其守信不二非可復之言也而春秋以死節許之者立輕諾苟從反覆失信之教也晉高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蓋登時明言之乃含糊不對高祖必謂道已喻意矣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為如何初高祖見諸子于契丹主契丹主指重貴曰此可也

其時雖為擇留守晉陽者然契丹主固已有立之之意矣高祖舍重貴而託重榮是不欲再世受命于契丹也馮道昔之將以自結于重耳其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者非情實也春秋之義國君與大夫盟則以為耻而為之諱況天子而為夷狄所立辱孰甚焉視君屈辱無橫耻之心則將安於篡弒易位之朝坦然不疑而三綱絕矣而臨川王氏眉山蘇氏皆盛稱馮道曾不少訾則不知其意之所存也

齊王

後晉紀

大臣議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臣帝從之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延廣復答以不遜語

即事而論景延廣任土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是亦劉知遠郭崇威王勳王權諸人所見彼數人者適不用而

延廣適當權其觀延廣激怒契丹若與晉有深仇致虜兵以亡之者其實則以晉父事虜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帥有異意君德荒穢民力困竭乃與虜鬪何能善終狹中淺謀朝之忿士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於此狄矣

追封敬儒為宋王

五代史於晉高祖書封子重貴為齊王於出帝書封皇伯敬儒為宋王而曰豈無意哉自以謂深有意也其折而辨之曰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而書皇伯者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為後而立以

正則不待絕其所生而爵之以欺天下也所謂子者未有
不由父而生故為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
理之自然何必諱哉聖人又以爲人後者所承蓋故如其
服以斬然恩有屬於義故降其服以替服外物也可以降
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自三代以來用之而晉氏不用蓋亦習見閭閻鄙俚苟偷
竊取欺偽諱之事也豈可以人理責哉其意甚決其詞
甚貴而不自知其理之失也出繼之子固有所生有所後
矣既有所後則不得號其所生曰父母故以伯父母若叔
父母稱之天生萬物皆一本也豈有二本者乎不得已而
以兄弟之子爲子述天理而時措之則父母之稱歸於所
後而變於所生矣禮云爲其父母報者以不可云爲其伯
父母叔父母報也云爲其伯父母叔父母報則無以辨其
爲人後矣此立言之勢非許其稱父母也如許其稱父母
是聖人立二本之教率天下而墨道也臣不可有二心於
君而子可有二心於父乎夫苟偷竊取與孩襁褓而自欺
曰我之所生其子亦諱其所從生而欺其九族曰今父真
我父吾固無兩父者此則閭閻鄙俚之習矣學士大夫之
家非苟偷竊取不自欺曰我之所生我以無子之故此取
諸兄或弟也其子亦曰我固有所生今爲人後不得領私
親矣如此無欺無偽不如閭閻鄙俚之習豈不簡易明白
可爲通制而公行曷嘗諱哉不此之論而徒取閭閻鄙俚
之習以例夫取兄弟之子以爲後者謂皆有苟竊欺偽之
行則過矣又曰服外物也故可以加可以降而父母之名

不可改夫服稱情而爲輕重者也衰斬功總披於身雖曰
在外而辨踊哭泣發於心豈亦外耶使爲人後之人不得
已而爲所後服衰麻而情實不至爲所生服替齊而情實
過之其爲苟竊欺偽又有甚於閭閻鄙俚之習矣爲彼則
不可爲此則可乎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
生之恩以伸所後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
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此乃自三代以
來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同用豈特晉出帝哉晉氏之失乃
不在此按史宋王敬儒者敬瑭之兄也信義並進睿果六
子而冠以重字者敬瑭之子也重貴者敬儒之子高祖子
之爲子也則未知高祖未有子之時已子重貴乎抑四子
已死睿果未生而子之平文不知敬儒惟重貴一子乎或
重貴有兄及弟乎使高祖未有子或四子已列睿果未生
敬儒又自有長子則重貴爲高祖子何不可耶必也高祖
既有子而敬儒無子則高祖當以重貴歸之而重貴不得
貪所繼而忘其本也雖然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而君子猶
謂苟無兄弟而繼祖之宗復絕則雖長子亦當繼祖此可
以義起者石祖盡出諸子見耶律德光德光指重貴爲可
以此攻之必敬瑭未有子之時取諸其兄後雖有子相繼
早世睿果又幼故勢不得歸之歟敬儒之有子無子及重
貴爲長爲次皆無所考證史亦不知敬儒於高祖爲親踈
又疑敬儒當高祖世不得封及出帝然後封之此亦非難
喻者高祖不封敬儒必以屬踈而未及也出帝封之固爲
所生之親耳重果天高祖疾革命抱重睿實馮道懷中乃

亂兒也高祖為帝之初重貴已堪留守北京年亦長矣
 又歷高祖在位七年高祖乃欲背契丹所指而立鄙亂之
 重者以當君父之契丹此馮道所以難於負荷也原道之
 心豈為不以重貴為高祖子則不得立特從契丹之所謂
 可者而已亦非有意諱其所生而欺天下也若曰重貴在
 重貴安得立其立不以正猶之可也有如無重貴則重貴
 之立固以正矣封敬儒為宋主是臣之臣之不可也則稱
 高祖曰皇考而母李太后於宮中又稱宋王曰皇父而用
 追王之禮冊皇父為皇帝而母安太妃於別宮此漢哀及
 段猶冷喪得罪於當年與來世者歐陽公必欲以私意是
 之安能易禮加斬報服之正法哉夫天人無二道心迹
 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於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
 人於論為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迹使其弊中有聞
 則其論不至若是便而使天下之為父子者不定也
 唐李道發於背謂齊王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
 法宜戒之
 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祖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今
 無疾而餌藥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待取也然坐此致斃
 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
 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
 異端之學或割除親愛或遺棄萬事必心槁形於寂寞之
 濱若無欲者而空輕舉其後身其欲莫大焉君子不可不
 慎也

夏四月朔日食

五代史司天考言史官所記日月五星之變至於氣浸形
 象出沒銷散其說難據至於日又有冠珥環暈縷紐有抱
 戴後背氣或十日之中變七八而背氣尤多夫以春秋
 災異衆矣孔子悉書之尤謹於日然二百四十二年之文
 寧無冠珥等象乃未嘗及獨以食為異焉而後世尤正
 陽之朔正陽之朔而日食其君鮮不及禍者故杜預釋正
 月之朔隱未作曰四月正陽之月隱陰氣也天福八年夏
 四月晉出帝即位未幾失德未形而有陰隱掩陽之徵天
 之告戒亦著矣帝苟鑒唐莊宗近事或少警乎
 立皇后馮氏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為娶馮氏女重
 胤早卒馮夫人寡居帝遂納之
 出帝之少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父之不能通大

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禮文之繁碎與其制度所謂當
 年不能究其業終身不能極其數固難通也若其大義施
 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王震當引譬目前之事以證先
 聖之教則雖市人有或可曉何出帝如是之懵乎此乃王
 震腐儒學不知要徒尚文義叢脞轉轉迷塞人之知見故
 使將家子尤難於悟入震則然矣馮道非武人於馮后之
 事曾無一言以警君昏視其恣淫猶常事然蓋其心習於
 順從為固寵安身之計雖朝為君臣莫為仇敵無所不可
 則馮后之事道固不以為異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
 與哉

閻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
 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番楚乃釋之

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施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旨故引投鼠忌器之論二世見當以重法之禍以敬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王氏及此義為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為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為上而不施其意非為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若以制異己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闕無道之職猶能為鄭元弼正論而自屈談經佐王乃祖韓非商鞅之術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猶尊信之何哉

唐給事中蕭儼以直言貶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它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今日反見防耶晟懼遠罷之

服過為難受責如流秦穆之所以自警孔子之所以深取之也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過馮延巳之徒謀之不臧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儼直以幾危社稷責之過矣晟乃能內愧又加懼心不以儼言為憾因而擠之又下石焉不亦賢乎或問服過為難受責如流者皆可與耶曰人心不同有虛而受之有泛而聽之有外示容納中實拒之虛而受之克己改過誠君子也泛而聽之為能為有焉能為無愿而不立者也外示容納以收聽言之名二以察異同之趣中實拒之則其僻見邪志自有所主而不肯與人論辨恐人之窺之而諫之此大姦大惡之人也若槩以受責如流許之則竟舜之所愛畏而難之者也帝居喪暮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令奏三絃琵琶

瑟和以菴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百官奏請聽樂帝不許失禮之君蓋有未甚而用首者矣世帝逾年聽樂又避其名辭羣臣之請孟子所謂王猶足用為善者而當時百官無一人規諫及因而勸之是舉朝皆逢惡者國欲不亡得乎世國者未必皆力為不善為臣下所迷誤多矣納叔母為妻而不諫宅大憂鼓樂而不諫它日桑維翰諫其侈費固不聽也侈費之事得與彼二者班乎

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帝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以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慎事自守而已

宰相運動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仲威李守貞張從恩張彥澤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才否既一舉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謀議不得預聞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耳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乎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寧力於上心解松之意使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亦豈遠亡乎由是觀之維翰於宰相運動固有餘裕而知人善任則不足矣

楊光遠與契丹合兵入寇契丹敗去帝命李守貞討光遠於青州契丹援兵不至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光遠不

許崇節大謀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
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乃命李中真以便宜
從事中真毅光遠起復承勳為汝州防禦使承勳後為契丹
備而食之

楊光遠始者不肯臣事契丹似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
向來之請乃託以為名其情實友矣承勳及二弟迫其父
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光遠為李守貞所殺而
己受汝州防禦之命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度及禍
故為劫降之計歟操心如此亦豈能免非契丹能戰之蓋
自取也

帝之澶州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歎曰中國疲弊自守
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必以保境不戰
為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由無歲不
戰耳向使河北諸鎮厚蓄其力相為犄角虜來則禦去則
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勢耶律德光豈能得志於中
國知遠非徒以此處晉室事宜其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
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疎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
也

契丹大敗于陽城諸將請追之杜威李守貞曰不若全軍而
退
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果劉黑闥宋金剛之捷
皆乘其奔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
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或遏或不遏惟其可而

已契丹陽城之敗勢如崩山下馬者不復能上德光乘橐
駝而走其非偽道而有覆明矣所宜蒐簡精銳分道而躡
之待其勢窘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
良圖也雖然杜威李守貞方有異志欲襲晉祖之事苟知
此策尚不肯為況不知乎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勸帝復請和帝遣使奉表稱臣謝過
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
和朝廷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王入大梁謂李崧曰向若
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當時及後世聞契丹不戰之言鮮不道咎不再使之失夫
豈契丹真情哉夷狄貪而無親惟利是就彼初立石氏時
已納趙德鈞之言其後又受楊光遠之款又聽趙延壽之

計使石氏既亡而中國不可取則又用前術付之一人而
享其利耳既已得汴謀為好語以欺眾謂過不在我此夷
狄詭詐之智也未幾對趙延壽曰吾五年不解甲豈為他
人其情如何或者輕忽士大夫之正議廢格經書之大訓
反譽美狄謂非中國所及信而不疑順而不逆有令必聽
有欲必從不戒石晉滅亡之禍亦獨何哉

二月朔日食
出帝在位五年日比歲四食天象告戒勸矣考之五代史
出帝時有大蝗大旱大雨霖河決溢之災蓋悉書之而日
食變異之大者乃不一書曰春秋天人備述乎述本紀書
人而不書天蓋聖人之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
知者人而已又曰司天掌日月星辰四時二十四氣七十

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為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為占占者非常之兆也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信不可一日而差蓋有國之所重也此說蓋不知天人一理占術一道也使占家昧於推步之數曆家昧於變動之象則安能臻其妙乎蝗旱霖雨豈人力所為既書之以為災則天象變動其異尤大安得不以為懼耶儒者博極羣書據經持論將以明斯道沃人主而不明天人合一之理不達仲尼所書日食之意則於晉出帝又何責焉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燾書請舉城內附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為內應燾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奏瀛莫棄此可取馮王李崧以為然大發兵赴之

君人者聽聰視明則四海雖遠可不出戶而知之矣聰明奈何耳目無蔽也無蔽奈何所任得人也書曰：股肱耳目是寄耳目於輔相也又曰爾無昵于小人唯耳目之官是寄耳目於臣僕也又曰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寄耳目於諸侯也貴而輔相次而臣僕衆而諸侯莫不得公忠通達之人而無諂諛蒙蔽之患則何幽之不聞何隱之不見乎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為相先信趙延壽思歸又信劉延祚內附遂興大衆為虜所致向使秦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偷度情偽不輕舉措以取敗士然則專國者李崧也任崧者出帝也當用者不用當信者不信自塗其耳目至於路仆又誰咎哉

杜重威妻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

遠者容或不知耳目所接宜得法戒矣覆轍在前躬而蹈非其不靈有所蔽也出帝之蔽謂何愛其姊施及其人故有罪不治有請必從驕將握兵有罪不治有請必從此固及逆之端堅冰之戒也陽城之役重威初不欲戰為諸將所迫既幸而勝又不肯追虜其心異矣秦維翰請因其擅離本鎮而廢之庶無後患可謂著龜之見矣及其使公主請益兵盡取禁軍而去乃康義誠之策出帝猶不悟夫高祖社稷與姊兄一言孰重大臣斥救與私戚懇請孰切信愛之極至使宗廟為墟豈其心固欲如是哉蔽而不自知也夫公主與帝非同母其心固為杜氏况有高祖故事乎高祖以姑之夫而取唐則杜重威豈不欲以姊之夫而代晉與其為帝之姊為節度使之妻曷若為帝之后

為天下之母此乃杜郎夫婦之志也

開封尹秦維翰請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鷂不見又詣執事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曰晉民不血食矣

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焉惜其言之不達而晉之士也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境土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均力敵猶且見圍况為之下乎以古事考之莫不然也

杜威之降契丹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將兵先入大梁遇辭至平棘謂從者曰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契丹之再入寇也皇甫遇與慕容彥超覘虜于榆林店力戰被圍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為虜所困引兵

救之張從恩曰若虜眾大至盡吾軍不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當死生以之高上朱景庸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前契丹望見即解去當是時遇以數千當虜數萬自午至暮而不折北亦可謂勇矣五代史稱杜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對遂以次署名麾其下解甲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而司馬氏編年通鑑乃云方杜威之降遇不預謀及契丹使之將又辭不受遇一人爾如五代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當誰之信使無考異以折衷則遇亦

威耳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張彥澤降契丹契丹主遣彥澤倍道疾驅先取大梁城中大擾彥澤召桑維翰維翰知不免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反今維翰死之何也維翰見彥澤責以負恩是夕見殺

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耳治亂皆有本原古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永世况始之不以正乎石敬瑭劉知遠皆起晉陽以知遠觀之所對者新勝之契丹也晉王危亡之比然知遠崛起自奮亦克有立則知國僑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拊摩豺虎與之共守大羊終見嚼齧必至之理也是則維翰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維翰非取怒契丹者固可預通情款求庇其身而初不相聞死於

張彥澤之手故曰志在興晉而不為身謀亦足為賢矣契丹主怒張彥澤則執斬於市仍命剖其心以祭所殺士大夫市人破腦取髓膏肉食之

歐陽子曰視彥澤重威之施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見晉人之憤懣怒於二人非一日也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其謀亂之君各賢其臣歟愚謂是則然矣然彥澤之見任而得權自石敬瑭時敬瑭與之連姻又嘉其有軍功故使為藩鎮執書記張武諫官刑部九五六人極諫力論終不能回春待之意以養成其亂由石氏雖尚軍功而不知軍政也君子有言三綱軍政之本聖人作表教寓軍政於三綱其陣法隱然如天建地設最重而不可破非魚雁偃月之比也兵家上策先自治後治人君子君臣上下

禮者皆而大亂大戢亂皆禮之廢也春秋書宰嚭歸罪當獻則子氏也而不葬此軍政行乎夫婦之間者也室叔母為妻則夫婦之義亡矣隱公得國不書即位州呼殺君不稱公子此軍政行乎父子之間者也以蠻夷為父則父子之倫廢矣天王崩而不書葬魯武氏子來聘而不書會葬此軍政行乎君臣之間者也為中國主而百于契丹則君臣之道亂矣三者既失雖日行善政月施良法亦不足以救大本之顛又况政法不立如在重威彥澤之類乎是故力足以扛鼎揭旗勇足以拒虎曳象總雖戮之士連百萬之眾曰勝而勝曰取而取若無敵於天下者而三綱不立軍政無本終不能濟以古而監何代不然契丹雖盡屠其國延廣扼吭而死

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處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古之待夷狄者或限隔之或驅斥之或禮貌之猶不能絕其侵陵暴侮之患而資其力倚其勢交通餽餉便便唯謹宗廟社稷之敬有不逮焉伯父叔舅之眷有不及焉夷狄天性貪而無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維桑和之于前延廣激之於後皆所以召之也故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後之謀人國者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高祖

後漢紀

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為此善于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為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劉知遠不救固為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權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劉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五代史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曹操挾持獻帝剝削漢室以建大魏司馬氏猶謂其取之羣盜非漢之篡臣漢有天下四百年曹操之罪尚蒙末減石晉之宗社深播爰葉如燕巢危幕使知遠慷慨赴難固不能推契丹之勢雖不出兵其奮然自立乃在石氏滅亡之後於是責其無君臣之義則全忠嗣源敬瑭郭威其罪為如何此責人已甚之過也若夫漢不自建年號而用天福十二年略去開運之紀則非矣削

開運者誠有憾於出帝也用天福者亦不忘於高祖也雖然其義則無虧斥之可也歐陽氏因是而及人君即位稱元年者常事耳非古所重謂一為元者特古語非有法也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改元有國之重事者出於曲學之說也則陋甚矣備易其言也脩國書六均是恭也而有勝有負勝者所用即敗者之非也小數尚爾况孔子宇宙在其手而萬化生其身乎是故以之為以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地以人之不同人之為人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地以人之不同人之為人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地以人之不同人之為人一也

次春係于元年之下發明人君之大用則古未有言此義者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仁者人君之大用即所謂元也元與仁古文蓋一字易置其體乃小異耳元有始意故乾坤之元萬物所資而人君治國正心為本也萬物資焉其仁普矣心無不正其仁不可勝用矣由元而動慎終如始帝王之德也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昏庸之主也此治亂興廢之分而謂稱元為常事未嘗有法出於曲學之說豈非陋乎是故識元之所以為元然後春秋之權度在我不能體元則其心不仁心不仁則事不義春秋之所治也是故學者以春秋為傳心之要典問其目於君子君子曰王正月者心之體也及邾宋盟妾心也克段賊心也歸仲子貶邪心也祭伯來二心也盜師卒而不日慢

心也仁則無是矣後世以美號絕元既失之遠又有中元後元或一君而屢元是未有能深探其用先正其心者故其行事善少惡多其惡也純乎不仁其善也亦偶中耳學者何獨不然故為人君止於仁孔門高第未有不問仁而傳聖學者必以仁為符節也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衛宣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室三綱絕矣遂召五胡之亂

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

及五代更據中國猶七八傳其甚則契丹主服赭袍坐崇

元殿百官行入閣禮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修德而建士

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深

扶人理應美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

也劉知遠蓋出于沙陀及周世宗作然後如初升而瞻

氛漸卷矣

契丹主歸其國謂晉人曰吾以射獵為樂在此令人悒悒今

得歸死無恨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必其道首出庶物然後能成位

乎其中三代而上是也春秋已後莫盛於漢唐道雖不足

而其才智則高出英雄之表而勉行仁義乃能光啓大業

以垂裕厥後未有夷狄而君中國者非固限隔踈弁之其

性習風氣與中國非類故也以五胡強盛更括自古帝王

所都之地或一再傳或三四世則已掃滅無遺種矣此非

特人事乃天理也或曰元魏乃北狄其都洛最久亦天理

歟曰是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能相并則拓跋氏

豈能免索虜之誚故以二帝三王及漢唐享國長世而懿夫夷狄之乘間竊入不放踵而掃滅則見天理之有內外正氣之不可干而中國之君亦可自強於為善不使小雅盡廢而夷狄得之也

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

錢一失也今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

三失也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暗敗而思過者矣使無此

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上首

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為謀者計出帝之相負而廢之

治李崱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杜重威李守貞張

彥澤皆若殘暴而殺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劉知遠委以

扶立重襄載暴禁姦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

是過而楚莊王之罪益著矣今乃恃強滅人社稷貪其位

而不能居取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魁使遲留

歲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三失之足咎乎夫

夷狄之性貪而無親強則為虎弱則為鼠抑鋒止鉞擇義

而行乃王者之師也方契丹入寇交戰于河北屢欲退走

非敢以必勝自處也及得汴乃謂李崱曰向若晉使再來

南北無戰矣又謂汴人曰我無意此來景延廣召我耳此

皆以空言惑眾而收其心而愚者信之至謂中國有不及

焉嗚呼夫豈偶然哉

初契丹留蕭翰為汴州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及聞

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

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及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立
從益為帝淑妃泣曰是禍吾家也翰既去淑妃遣使奉表迎
帝仍出居私第帝至洛陽殺之淑妃且死曰吾兒為契丹所
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溲明宗陵
乎

奪國者必殺其主與其子孫以為一人心防後患寧我負
人無人負我也然鮮有不旋中其禍特父近之不齊耳李
從益者宜死於石敬瑭而敬瑭能全之其於劉知遠則賜
代矣形勢銷微無十夫之翼且迫於蕭翰藉手非有復業
之謀也知遠何憾而殺之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宜連
袂之不長也寒食以麥飯溲陵何禮也此歐陽公所謂野
祭而焚紙錢禮樂幾何而不壞者也天下之理莫大於人

倫人倫有五莫重於三綱唐末五代三綱淪滅盡矣何有
於禮樂然而寒食野祭與伊川披髮而祭於野者似而不
同先達謂亦因乎俗而不言於理者比諸時祭致簡焉可
耳後世禮廢有監荆藉草而飲食則望墓為壇雖非經禮
未甚有害也以紙為錢自明皇用玉璣而行之至出帝已
二百餘歲矣苟以為異者人生而僕帽帶靴皆祖狄服死
而鼓馨螺鏡皆用戎樂九冠氏喪祭射御食饗其合於古
之正禮者幾希至於樂則八器僅存施諸郊廟而已朝廷
官府士大夫所用悉胡部也其視野於焚紙錢幾希傳者
當隆盛之時遇賢明之君是公卿之位視禮樂廢壞及前
代之弊事莫能更革而於出帝亂亡之君舉措之失深嗟
而重嘆之何歟故孔子曰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

制建宗廟高帝光武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
廟

漢高祖之姓劉史氏不知其所起而言其先沙陀部人也
夷狄無姓處月者西突厥之小部也朱耶者處月之別部
也皆其號也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
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高宗永徽二年朱耶孤
注見于史至憲宗時朱耶盡忠及子執宜見于史自號沙
陀以朱耶為姓然則唐莊宗明宗石晉劉漢皆無姓之主
也姓無所從出與其姓李姓石姓劉猶不若自號為朱耶
之不失其本也是故漢高遠祖高光雖晞前趙不實其非
禮立四親廟則高曾祖考之入居太原已久非偽為也馮

道所謂事當務實者此類可矣

楚王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崇書以廢長立少激
怒之希崇在朗州希崇常謂希廣動靜以告之約為內應
馬殷嫡長子曰希振有賢譽而希聲以母愛越次得立其
弟曰希範希範希廣希崇夫希聲既可以先希振則希廣
亦得以先希範而希崇亦可以叛希廣此自然之勢也父
死子繼兄終弟及有國家者之大節殷既不達高郁又不
得善其忠而死張少敵拓跋恒諫而皆不聽則馬氏之亡
無日矣漢高祖定東帝黜趙王延祚四百年傳世二十有
一故立嗣以嫡無嫡則長長均則德禍亂何自而生哉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
及圍鄴都張璠將兵助杜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

死雖曰敬靈之卒何罪而戮今以死為期耳及金湯力盡重
威出降帝誅璉等將校數十人以重威為大傳兼中書令
司馬氏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
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失此三者何以守
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漢唐之興掃除暴亂而施德于民是以長世今漢高之興
豈為掃除暴亂其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仁
累行之政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永年之道况重以三失乎
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既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
殺矣無亦赦其違命拒守而數其覆亡晉室肆諸市朝布
告中外則無殺降之過而足以示除惡之戒不亦善乎

隱帝

後漢紀

侯益厚賂執政得兼中書令行開封尹盛毀王景崇景宗聞
之內不自安

王景崇受命經略關西已而自叛連趙思綰推河中李守
貞為秦王所以然者漢祖及二三大臣之罪也夫景崇巧
佞人也事唐明宗晉高祖後求用干蕭翰又事許王從益
最後事漢而叛於隱帝時雖五代取國藉之武夫至於反
覆之甚者則興國之君亦宜有所去取然大抵皆不能也
漢祖於亂臣魁首如杜重威李守貞皆不以時致刑小者
如王景崇之無固志而委以密謀使伺察藩鎮楊邠等又
貪受賂遺信侯益之詆毀致景崇之煽逆至命大將出重
兵彌年而後克則威柄倒持而國祚易矣是故天下之亂
未有不自君相召之者也

以楊邠為相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強乃為
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以二蘇除官太濫為眾所非
由是歎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露一命者
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
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視天下學士大夫

輕則束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其則投之黃河為此說者
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楊邠史弘肇皆吏卒之
黠亦安知經史所言與儒者所施直惡書生文士爾邠以
廩實兵強為賢於禮樂弘肇以長槍大劍為可定國家納
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嬖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
豈書生文士之所為乎邠晚節頗通搢紳知史傳有用謀
吏傳為然何及矣邠為相矯二蘇除官之濫報於選拜史

謂自漢興至亡士大夫有不露一命者二蘇之濫與邠之

謂自漢興至亡士大夫有不露一命者二蘇之濫與邠之
靳均失也然濫猶或得人靳則皆不得矣且自漢興至亡
繞四載以是為久者安得謂之久也

河中丞與鳳翔三鎮拒命朝廷命將討之無功以郭威為西
南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馮道曰守貞
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
威從之由是眾心始附於威

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賞致云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馮
二公豈不知也威素摠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
自居何遽為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
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實於言意之
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顧已趨

利者莫如馮王若當漢祖朝誠未去是隱帝幼冲政柄二
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堪威下道老於販國固知奇貨之可
居矣

蜀主以張業主處回執政日事多廢蔽始置獻納函

張業宰相也王處回樞密使也皆以專權貪縱賣官受賄

二人之子亦然業既被誅處回罷免於是蜀相懲蒙蔽開

言路以視亡國之主尚能如此況興國之君乎然則前世

有設官掌誣而立之法曰其事得言其事不得言先責以

保誠加以拘留俟見其無大忤犯乃下釋罪之令是豈先

王立誅木置設無伏小人之箴聞然我嘗我則皇自敬
德之意哉

李守貞求救於唐唐主命四將將兵救之軍于沂州之境時

唐士卒莫有聞志河河道遠勢不相及乃退唐主遣帝書謝

過請通商收放守貞朝廷不報

取人以集事投人以援已兩必有說無說是無義無義必

難濟矣李守貞事晉而叛晉降契丹而叛契丹歸漢而叛

漢則其投南唐也持何說以自立漢祖雖非一統海內然

中原主也南唐未嘗相通誠欲相通非禮不可今出兵境

上牽制漢人及不能進乃始遣書謝過而為河中請則其

援守貞也持何說以為辭夫一人三反守貞之敗亡不占

而決南唐苟有開拓中原之意者販縉屠狗之人或可使

將去魏逃楚之士或可與謀而守貞則不可也其國之不

競也宜哉

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

位兼將相有與出迎威怒辭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
白文珂代之

歐陽氏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

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

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成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心

而所為如此蓋習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

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紀綱壞亂之極

而至於此歟是以晉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

也

歐陽子之論出於履霜堅冰可謂不謬矣然五季之亂所

謂江海橫流之勢惟微杜漸於誰責而可乎朱全忠急欲

篡位不能俟九錫於旬時明宗潞王之入汴洛皆因亂兵

撫掌而得之石晉假力戎狄不由階級直拜天子劉知遠

乘中原虛位折筮渡河始入無人之境思亂之人是不待

政瞻烏之士自不及瞬蓋四五十年間同一堅冰尚何法

制紀綱壞不壞之足論耶莫尊於君不可變置莫重於國

不可廢從五季更代如奕其然則郭威以樞密使頭子易

節度使如易成卒何足怪者比之安重誨殺任圜魏王繼

岌殺郭崇韜猶為不暴云耳且謂威是時未有無君之心

無乃於推見至隱之識有不足歟

郭威至大梁帝欲特賞之辭曰籌畫出於廟堂兵糧資於藩

鎮臣安敢獨有其功請徧賞之於是朝廷執政大臣諸道節

度使並加恩

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

蓋不待他日即位而巳收中外之心矣後唐晉漢諸主先得而後班賂周太祖先賂而後取國故易姓之日中外帖然雖五季習亂亦威服之有術也而歐陽子謂當是時威未有無若之心可乎

朝議以郭威鎮鄴都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可乎帝卒從弘肇議以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

宰相樞密使臨制四海之權也都督留守節度使方隅之任也唐管命宰相兼一道節度使已失命官之意然方隅警急如裴度總師猶之可也非宰相而為節度使帶平章

事又何義乎如曰平章事虛名耳姑以重節鎮之勢猶之可也今郭威出鎮鄴都而身為樞密使又何義乎蘇逢吉雖非君子然以內制外為順以外制內為非乃經國之論也國有異政則變風作政無二門則上下治故善致理者

欲令政事皆出中書五代輕宰相而重樞密使是政出於二矣又命樞密使鎮臨別都是政出於三矣又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是政出於四矣廢君易國反覆如奕棋不亦宜乎曾未期年鄴兵渡河宿衛莫禦公卿相繼迎拜豈非以外制內之驗乎

大風拔木發屋帝乃司天監趙延又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莫如修德帝又問如何為修德延又請讀百觀政要而法之趙延又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百觀必

有先務隱帝懼而思思而問延人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為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中原一百六州之地且為漢有周亦焉能取之大風拔木非小變也成王當之則轉災為福隱帝當之則變存為去天人之際夫豈遠乎

十一月朔日食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表乎曰稱皇帝據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也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入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理固自若也是時太白晝見急兵之告也大風拔木蒙亂之象也比歲日食君德虧

缺之應也俗務如此儻如孝子慈孫見父祖威怒懼而敬德欲銷平之亦必可免矣

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百姓輸稅足矣倉庫虧耗雀鼠食之有司之責也亦使百姓償焉歟既重矣然稱曰雀鼠之耗尚為有名王章乃使十倍而償謂之省耗則非所以為名也十則曰士百則曰百十則曰千萬則曰萬減其數以八十為百既非實矣然入之於公出之於民皆以八十尚為均一王章乃於出者

特以其三謂之省陌則非所以為均也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稅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矣

取其頭子者故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何王章以此佐國用
不之於一時信號為能然國之所以興而遂亡身之所以
貴而遂殺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謂時不可少我
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孔謙為莊宗刻剝而明宗誅之張
延朗為明宗括取而石祖誅之王章為漢氏摺撫而孽倖
誅之方其用事得志豈不自謂不可一日而少我哉其後
至者未有不殺之以快眾憤收人心故知公議之不以為
多也而聚斂者曾不知戒焉故嘗觀禍福循環莫不以類
而明且速者有七種曰聚斂曰酷刑曰好兵曰侈汰曰淫
亂曰讒險曰害賢此皆出於不學不知前車之覆者也王
章尤不喜文士而害之者乃孽倖小人非文士也是故背
理反道威福自恣如李林甫一夕屢從眠家人莫知其處
所以避怨仇防刺客者至矣它日斷其棺扶其含襦其服
章葬以桐棺籍其家財而流其子孫者不出於張九齡而
出於楊國忠此疑所不當疑忌所不當忌之報姦邪同一
軌也亦可為後世之戒哉

郭威至封丘人情凶懼太后泣曰吾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
也

初李濤為宰相請出楊邠郭威于外鎮太后曰勳舊之臣
豈可輕聽人言而去之至是威反故太后悔不用濤言及
世宗謀相於張昭昭亦舉此事謂濤先見未形以愚觀之
恐皆不然楊邠胥吏也郭威軍卒也夫豈廟堂之器乎濤
直以其不孚人望欲出之豈預知威之必代漢哉借使當
時出二人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亦安能遽賢於楊郭使

隱帝雖曰生廢倖不用而禍亂不作豈不與郭威以
郭所謂及害大鎮正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
知大鎮之可以奪國而樞密使未必能篡位耶是故漢之
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言之用不用也

帝出戰敗走為追兵所弒

晉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使嬖人胥童夷陽五
殺駒伯苦成叔溫季戶諸朝侯皆厲公為樂書所弒其燕
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大夫比殺公之外嬖而燕
伯懼遂出奔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所
不召而射馮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
怒殺公之使四人公出奔齊十二年而後得復是三公者
見於春秋春秋不以罪弒逐之臣於厲公則稱國以殺於
燕簡衛獻則以自奔為文非與夫弒逐者也臣而弒逐其
罪易見不待貶矣君而見弒見逐豈無以取之乎故輕輔
弼善氣卿與小臣謀之與賤人圖之事成則失身而見弒
晉厲公是也事不成則失位而出奔燕簡衛獻是也事不
成則報之輕事成則怨之毒春秋備書之以警夫為君者
漢隱不知刑事之有此也其及不亦宜乎

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拜之道受拜徐曰待中此行不
易

王祥不拜司馬昭馮道不答郭威拜其情同乎昭封王將
代魏矣魏諸公欲拜之先納臣節也王祥長揖示不為謁
首也若道者既管為威畫策至是威事已成道帥百官迎
之而受其拜外為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使見之者

皆曰太師隆重不為侍中降禮如此而威固不責之曰是輸誠於我者吾取其大而略其細可也其曰侍中此行不易蓋意已相悉無可言者姑相勞苦而已然則道之情狀見矣

梟劉銖首於市而赦其家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然讎反復爾有極乎

劉銖之屠郭氏受命於李業非隱帝使然也郭威不報厚矣其未得為直乎

楚王希廣為其兄希尊所殺希廣臨刑猶誦佛書

違謀貪利以弟先兄信誦行賂以邀君寵事幾之會至而不能斷臣下之情變而不能察此固溺於佛說者之所為也是故佛氏之說施於精藍之中束其徒以惑世取人財

以自養則能矣若以處父子君臣之際猶推舟於陸沒世不行尋常資章甫以適越窮千里而不售則亦迷謬顛倒

斂手就斃而已矣

郭威奏太后以高祖子貳承大統遣馮道詣徐州奉迎會契丹入寇太后敕威擊之威至潭州將士怨大謀入曰天子須待中自為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因擁威南行贊已至宋州矣威遣贊書去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道解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二十年舊相今事危公何以為計道默然遂歸太后詰威贊為湘陰公以威監國百官士表勸進

郭威既入京師雖未篡位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腹心已久宜謂之曰公為衆情未孚者當謹奉劉氏若

欲自為何必區區為飾今日藉手而明日殺之則猶足以全宋王克其無罪而死矣乃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資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而王代史家人傳乃謂威入京師意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等殊無意乃不得已下拜而意色皆沮未敢自立因白太后擇建漢嗣而遣道迎贊道揣威無立贊意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今謬語矣眉山蘇轍去信斯言也是道能以不答拜折威奪國之心而使威為漢立嗣道審為漢者或面折廷爭或勸譬諫止以大義動之豈不賢於不答拜之力乎此之不為而甘心於鞍馬涉宋數百里間行未及還而郭公即位故愚以道承命而行聞召而返以去來宿留資威之速取斷其賣國之深情不自知其言之當與否也

致遠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太祖

後周紀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用腹心處之乃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留守天雄鎮軍如故仍以侍衛司赴鎮法制簡直者治世也其為繁密者亂世也唐末步鎮之兵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然則都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都指揮使其更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則後唐明宗之制也謂之侍衛親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為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更弘肇為之乃與宰相樞密使共執國政又於之置獄而朝廷大事決焉

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衛之兵且就廢缺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指揮使既重且尊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建置之始方其盛時稱為三牙鷹周廬環京邑階級之維持伍籍之衆多士馬之雄強器服之鮮麗誠足以壯觀四方戢心八蠻及其久也軍政浸壞秦養虎庸可為儀而不用用而其都長之名位猥衆遷資秩請俸祿而已矣國家顛危一無所賴焉雖政之舉息在人然因仍積累至於繁悉曲密本欲使之相制無敢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此唐太宗十六衛乃關內關外之良民也三代王者六軍乃畿內井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武王勝紂以我軍三百乘纔二萬一千人其親衛者虎賁三百人

也成王崩太保命仲相南宮毛俾於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而入立之虎賁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陳儀器行即位之禮也執戈劉鉞矚矚立於門陞垂堂者十人焉莫嚴乎受終莫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子以見先王制兵簡而備直而盡資之以輔治而不恃之以圖存與後世異也遠矣然則親軍殿前指揮使都指揮使紛紛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制自漢唐猶不爾况三代乎必欲考古而命官分職豈無統一之要乎

帝悉出漢宮寶器碎之曰為帝王安用是漢隱日與壁寵嬪戲珍玩不離側宜以為監自今珍玩之物毋得入宮

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夫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川幽險絕迹之

處上有好焉必貴而賈之則其價有不可量數者較之文帝所惜中人十家之產豈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敬瑭歲輸契丹金帛三十萬可謂多矣設有未名之寶希世之珍千里之馬傾國之色繼踵而至安知一物不直一歲之輸此錢非降于天出于地比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常之外加以橫斂賈以羨餘暴人貪夫以鞭笞校鈇行乎百姓財聚於上民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成湯所以不殖貨利盤庚所以不肩好貨中庸所以賤貨而貴德也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于漢隱偶合帝主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為上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夫碎寶玉器禁珍玩物人君之所難禁以表而出之

王彥超秦克徐州殺鞏延美等

初劉贊被徵使都押牙鞏延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延美聞贊不得立奉贊妃據州拒守俟河東援兵帝遣王彥超帥徐州以除刺史招二人二人不下乃攻城克而殺之歐陽氏嘉二人為贊守孤城知其不濟而以死為重又疑其死狀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謂二人者當贊未遇害時為贊固守是為不負其託以死繼之可也贊既見殺又無子而二人猶閉城將何為哉然比之見利而趨者則賢矣

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言人臣當盡節帝以是賢之故即位首用為相

孟子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

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然則國之亡與未亡亦遺俗流風是賴矣秦之為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其亡也有然而無思漢之為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皆前主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習也始以諸侯叛天子少也偏裨篡主帥陵夷至于唐晉漢周昨日為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漫無所傳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即軍中擇所欲者授之其弊遂至於河決魚爛不可殫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隸劉知遠麾下以至於為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即有異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示以微指蓋見李嗣源者

敬瑄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為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昧於見幾者矣仲尼書天王使來錫公命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屈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之利也春秋為尊君而作履霜堅冰畏末流滅天理之若此也唐肅代即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帥所謂來錫命也聖人垂訓遠矣其可忽哉

唐伐楚楚王希崇遣拓跋恒奉牋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

拓跋恒陳少長之序知禍亂之原言既不用杜門不出蓋賢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不聞希崇抑而使之其不以為恥耶則向者杜門何意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

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稱疾未嘗去官至是不能自免乎夫馬氏兄弟傳國武穆之命也然當以次立希聲乃越其兄希廣又越其兄希崇又篡其兄皆恒所目擊使其見微則當希聲殺高郁之時或當希範謝丁思覬之際退而耕於野則無辱矣

秦寧節度使慕容彦超潛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反跡已露奏請入朝帝即許之復辭不至

彥超嘗嘗世嘗有死罪劉知遠力請得免及隱帝末彥超鎮秦寧聞勤王之詔方食投箸而起難此以死報恩之時也乃不能力戰一敗而亡漢既臣服于周又欲叛之卒以亡滅貪琳凶狡無足言者然致其如此則周太祖之過也周太祖待彥超甚厚彥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過何也

彥超於漢宜為之死者而不肯死仍據其土宇太祖得國當以敗師謀主之罪絕其朝真罷其鎮守若不從命即致討焉方且呼之以弟撫之以詔加之以中書令申遣近臣往諭指意且稱其為主為時有終有始所謂啓籠納侮速其叛者故曰彥超之罪不待言而太祖與有失焉

唐以馮延巳為相大理卿蕭儼惡其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議者欲殺之延巳奏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經赦令宜從寬典儼由是得免

惡直醜玉小人之情也志怨釋憾君子之事也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非誠也誠也然則在所與乎在所與乎亦與之而已矣自非聖人未有誠於善者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今小人為善則毀之曰是皆載偽不足信也則非大舜與人為善之意也是故聖人開善之路關攻過之門勵耻格之規重怨艾之益皆所以納人於善也夫詐於為善方之力於為惡者孰賢已方力於為惡而見人之矯揉矜莊者必斥之為鄉原是惡直醜正小人之情而未嘗識夫鄉原者也一鄉皆稱原人謂天同流合汙掩然媚於世者其與矯揉矜莊正相反也是故馮延巳唐之小人而不報蕭儼則君子也瑕瑜不相掩謂此類也

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

人為諂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途之人猶知之豈以位去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乎堯舜卒伍一旦為帝王而以異代陪臣

臨天下之大聖豈特趨利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為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為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繫繫於此然則學乎學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教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容訴

所貴乎治世者上下之分嚴而民志定也以達情之故撤去階級使百姓陵父母之官蔑刺史之權自赴于天子此所謂以善為之而召亂之道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皆得自赴于天子是天子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千百州縣之職元首叢脞而庶事廢矣然則奈何曰擇官節簡法令輕徭賦抑姦猾則民之有冤無告者寡矣故自古善為治者必禁越訴失越訴者敢於陵犯不顧階級非豪宗強姓則侮文狡吏相為表裏善於文致欺惑朝聽者也其力能自達於朝廷使變移是非顛倒獄訟必如其志則非善良貧下敬畏三尺者之所能也百姓得訴長吏而去之則守令得訴按察使而廢之藩鎮得訴宰相而黜之上浸不已於是有訴人主於蠻夷如楊光遠者矣然而越訴之門竟莫肯閉是何也宰相不擇守令按察使使肆於民上以供吾征求則以越訴悅百姓之心曰吾旁通幽隱下酌民言彼百姓之有冤無告者皆得聞于吾君之聽而不恤其亂名犯分無所顧忌之為大害也故以越訴為是則令甲不

當禁以為非則赦令不當許許之非也禁之是也惟官得其人法今易守士民之所病者豈惟越許自息第第之許亦可無矣周太祖之令必親見其害亦思過半矣

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牛皮一物也五代中法五變每變每食至於為民大害然後李穀建議周祖輩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比之初制為輕亦可行矣夫農民之家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矣不幸而牛死如喪其子弟一然緣縵之類將不給而鹵莽是念飢寒是憂所宜矜恤方且使之輸角革筋于公府吏胥旁緣取求難阻於是一皮之直為錢纒數千而所費乃相倍從農民何以堪此輩瘞埋之隱匿之則又有鄰保舉發私藏之罪其罰尤重不幸而牛疫遂至於破家而絕產矣農以食為天以牛為力而畜牛之害乃如此嗟夫且禁殺牛者為其妨農務也故其法或至於死命士市肉一斤徒二年雖情罪不侔猶足見勸農之篤矣殺牛之禁既如此私藏角革筋之禁又如此食牛肉之禁又如此而郡縣調效乃有常數非時征求復無準則動以百千萬計郡下之邑邑下之保伍苟非殺牛何以得之立法不禁而始終本末不相坐毒遍於畝間者執其於此哉輸官給

直遠矣難行李穀之言猶慮其綱目之疎也使有田三頃歲納一皮亦未為民病也

鎮寧節度使榮妻承入朝樞密使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會峻在河上榮復以請帝乃許之峻聞亟歸固求領藩命兼半盧節度使

君無子有子而不賢皆大臣之憂也有賢子矣將四海是賴任國事者其何願如之史稱王峻以天下為己任天下之任孰重於君有賢子君而有賢子則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此伊尹周公所以安商周子房孔明所以定劉漢者也今峻乃忌晉王之英欲隔其至路以身之去留爭之則何意哉峻本樂童通事五代貴要解后致身宰輔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為為大臣而惡人主之子如梁冀

李林甫之徒之戒耳

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術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帝曰不可倉卒俟朕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帝見馮道等泣曰七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無君如此誰能堪之殿商州司馬未幾而卒

周太祖初即位峻為樞密使帝以蘇逢吉之弟賜之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穀者也辭而不受嗚呼能持此心而不樂豈有商州之責乎宰相薦人為宰相未可謂失顧顏陳舉豈未聞於當時吾以私好代所私惡又取必於君君從則喜不從則對此安重誨所以殺身者而峻不知監焉豈有見於逢吉之近而無見於重誨之遠耶峻在梁時已稱幼穉重誨之事蓋目擊者而不以為然何也且辭坐之時

一書 丹 黃參日 卷全書第 8 版文內

祿位未盈而奏對不遜之時志意已滿故也雖然峻本歌
童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為為宰相而以私好惡為公賞
罰使人主必從之如元載楊炎之徒之戒耳

天雄節度使王殷恃功專橫留為京城巡檢每出入從者數
百人時帝體不平眾心忌之帝下制誣殷以謀反殺之

三殷王峻佐太祖初起其功相埒峻悻慢甚而免誅殷被
讒忌而見殺太祖之用刑頗矣史稱殺事母孝母所不可
未嘗敢行及為刺史政事有失母責之殺即取杖授婢僕

自答於母前母亡晉高祖奪其喪殺固辭此雖士大夫有
不能者而殷本軍卒也而能之亦可謂賢矣事母以愛事

君以敬其心一也能敬畏其母而不能敬畏其君不善推
其心也意氣威武重施於家庭而爵位形勢易犯於名分

不思故也漢明帝雖期門羽林之士皆使從學授以孝經
其慮遠矣

帝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多藏金玉
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

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
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古人葬埋之意謂死者無終極而家國有廢興故藏之深
封之固不事外飾為無窮之計雖然二帝三王之制不可

見矣其可見而推之者有仲尼之言仲尼既得合葬其母
於父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

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墓謂北城墳謂積土而封之先儒曰
封之者周制也然則自殷以上葬者不封周雖封之其制

庫下非如後世以崇高廣大為勝也禮有以大為貴者仁
封與焉亦謂自庶人至於天子則天子之封為大此尊卑
之殺也故周官冢人以為爵等為其封之度然考之禮則封

上之狀有若堂者有若防者有若斧者有若履履屋者其
子之墳如斧釋者曰馬驢封也先儒云馬驢封三斬板板

廣二尺長六尺斬者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
耳季子葬其子揜坎其高可隱先儒云隱揜也平立而手

據亦高四尺耳以是攷之孔子之葬其母孔門之葬其師
季子之葬其子其封不過四尺周尺之詳自鄭氏不聞然

古說皆謂短於後世所用在七八寸之間是則四尺者未
登後世三尺可謂庫矣姑足以異於平壤而已丘者王公

之墳名也封者諸臣墳名也以馬驢四尺之制等而上之
至於天子不能踰九尺亦可謂庫矣姑足以別於臣庶而

已漢懲秦弊然高祖長陵高九丈其制於律者刻煥高四
丈視秦則為約視古不亦泰乎東漢盛之原陵六丈唐太

宗因之以葬高祖然而丘高六丈倍古猶五倍有餘故白
虎通有三仞之說仞八尺也三仞纔一丈有四尺苟約以

周尺則一丈八尺前却間耳亦庶乎其幾於禮意矣然武
曰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使後人知其處

故作壽陵不為山陵故令流水與丘壠同故厚葬而自敗
者呂政是也制為薄葬而亦敗者其子敗之唐太宗是也

薄葬而無禍者已既遠見子克遵承漢文是也葬而不知
其處誠善矣然貴為天子孰有不行光武所謂古帝王之

事如劉向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無所考識聖

事如劉向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無所考識聖

事如劉向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無所考識聖

人立制莫非中道可以為法其平日儉素之德信於天下必不使盜賊妄意地中之藏雖高大其丘亦無後患况不為乎後世人主奉身著汰雖能儉葬人猶疑之乃高為山陵厚為齋送建官邑從百姓出游衣冠幽置殯官備以官司也以其不任與平居無異是瘞金珠埋貝玉而標示其所也其愚豈不甚乎然臣以是為忠子以是為孝至於發掘暴露其則侵辱無所不至豈所以為忠孝哉不封不樹太古而不可式盡力於地上又無益於死者然則柩何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封之足以識父遠此中道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制有差而皆以儉為本可也周太祖暨溫韜之禍下薄葬之令其賢遠矣而史不載高陵豐約之詳以見世宗承考之實惜哉

世宗

後周紀

北漢主合契丹大舉入寇上欲自禦之羣臣皆諫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有吞天下之志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道曰未嘗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嘗陛下能為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人臣事君於其善而沮之必於其惡而逢之馮道歷事十主七姓四代未嘗直言正諫獨於世宗河東之行沮之甚力若以兒子畜之者此何意也豈更事父慮患深恐其君輕以取敗耶抑謂周室新造嗣君初立人心未固未可用以征伐耶或見劉崇志銳重以契丹難與為敵耶將以兩語激世宗之心使勇於親行耶不然世宗英武之姿皆非

李亞子石敬瑭劉知遠所能及幸其果敢奮發所當勉勉贊襄乃徒以大言蓋之不論事理可否之所在果何意也且兵法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被莊宗潞王晉出帝漢隱帝晚節末路皆坐而受攻是以為人所奪若世宗不出事誠未可知則周室之勝敗存亡道亦何嘗介於心哉去一君事一君迎降勸進而已矣此則道所謂歷代成規自能謹守者也前九君未有知其姦者惟世宗能審於義理納王溥之說而不用道言一戰勝崇遂定基祚聽言能斷豈非人君之要哉

帝與北漢主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率眾先遁既聞周師大捷復還帝欲誅之以肅軍政猶豫未決訪於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望敵先逃死未塞責帝稱善即收愛

後周紀

十一

能等七十餘人責而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事有當行而眾心未可知固宜咨訪以觀其異同不然或反以致害世宗欲斬樊愛能等是也若諸將皆謂不可帝將徐有所處亦不遽行張永德所對既合帝意則唱有和動有應所以驟變而無咎也歐陽氏有言勝者所用敗者之奔五代之將與兵視易人主如更戍卒小不副所欲則又改圖蓋始資其力以得之又寵賴之恩竭慢生友為所控固常勢也世宗一加裁制於俄頃之間革五十年之弊政曾不以為難故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使世宗聞聲而心悸聽馬聲而肉掉當劉崇入寇則擊囊衣而避及樊愛能復還則啜沫而賞之安能濟乎

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清儉寬弘
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
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
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氏論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予讀
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天下
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司馬氏曰范質稱馮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質人無間言臣
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
則首諸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莫為君
臣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
庸足稱乎

馮瀛王之為人歐陽司馬論之盡矣而臨川王氏稱其知
道眉山蘇氏稱其盛德與歐陽司馬所斷大異不可不辨
也所謂道者否否其有超乎日用之外即父而慈即子而
孝即君而仁即臣而忠斯是矣君臣父子各失其宜而道
云道云此莊周瞿曇之所言非堯舜仲尼之所行也以行
與言二以迹與心判談高語微而為由商之事稱王說帝
而修兵財之政王氏之學蓋如此宜其有取於馮公之不
以興亡屑意而以為知道也君者百姓之首也故曰農非
元后何戴民者君之體也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是命舜
舜命禹皆以此言而元后為先孔子作春秋將而見獲必
書師敗績與大夫敵也君將不言帥師君獲不言師敗
績君重於師也然則堯舜孔子皆以君為重其次之大夫

與眾敵乃經世之大常也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
輕意乃異此者以時君糜爛其民無愛養之心也故推原
邦本而言之曰民為貴得其民然後能守其國也堯舜孔
子正名定分以法萬世故推原作民父母而先元后有元
右然後天下定于一也此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者也
五代之亂至於夷狄制諸夏德光居京師人理盡矣人而
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則夷狄禽獸耳方是時當以君為
重乎當以民為貴乎德光見中原殘壞嘗問道曰天下百
姓如此何以救之道曰雖佛再生亦不能救惟陛下下可耳人
皆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蘇氏取
道以此蘇氏嘗學春秋而昧乎君重於師之義區區立論
為道解紛亦可見其不知王道之權衡矣後世僭偽之臣

妄下赦令有忍死為民之語其黨為之唱誘以謂能全都
城百姓之命不足深罪此所謂反理詭道恣為暴行而無
忌憚蓋有啓之者矣夫百姓食君之土受君之德父子祖
孫免於虐政虐世之苦豈可一日忘其所自而乃君士不
憤國破不耻推戴他人忍而安之人理至此則雖空天下
而無人舉生齒而盡死亦何預僭偽者事而敢樓取免於
夷滅之幸以為己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此類
是也而以盛德許之不亦悖哉蘇氏曰士不幸立乎暴君
驕將之間奔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
瀆何異以此明道為不得已而方諸晏子處莊公之弒不
亡不死道實如之蓋了不相侔也亂邦不居非君不事聖
人之訓為道者寧食薇蕨友麋鹿足以為潔身之賢自經

清澆言是之謂哉凡此皆近似而非之論也司馬氏又載
范質稱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而人無間言夫然無間
言在五季間何足以是譽道無乃資以自誦欲蓋而彰乎
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敢簡閱羸老者多遇敵不降則走帝
知其弊謂得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
士一奈何漢民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
勸乃大簡諸軍升其精銳并其羸老

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
既得柄制輕重之權又簡汰羸老簡外積銳且曰兵務精
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甲士奈何漢民膏澤養無用之
物豈健懦不分眾何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非其留
心邦本營熟計之安知一甲士費百農夫之養也推之

所養而較其病與不病可得言矣兵也吏也異端之徒也
遊手之人也皆仰食於農者也然則農之家一而食焉者
幾人歟欲農之富以肥其父母妻子瞻其昏妻送死養生
及其戚姻族黨而無憾難矣農而窮悒欲邦基之固難矣
邦基不固欲大賢之安難矣以仁守節則所損益可知也
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欠抵死認自今
斛給耗一斗

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
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為耗用直多
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
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紀誰
實使之以法令從事曾無惻隱之心豈為國撫民之道

也不寧惟是凡輸錢者亦輸運之之直陸曰步費水白舟
費又有貫朽之費錢非農民所有既苦之輸矣而重苦之
欲農之無怨而不窮也難矣不宜取而取者皆耗糜費
是也當興而未嘗興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興之善矣
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洛正時可謂
省耗猶放通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錄除官之日署舉者姓名若食
穢敗官連坐

保任天下之至難也自仲尼大聖猶曰與其深也不保其
往也其於宰予猶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夫惟
精金百鍊而不變良玉烈火而不燥中人以上千萬人無
一二焉中人因不易得矣中人以上下消消是世道彌難處

困窮臨勢利林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以上則見
草而悅耳中人者一出焉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
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林迫甚矣不忍而敢
之心決此人生之大常物情之必至又況財貨賂賂中人
以下必不能無欲而百官庶品中人以上十居八九今使
兩省官薦堪今錄之人而任其無貪墨之行天下之至難
也誠知其人今不為是安知其它日之不淪也勉任之乎
則不實必任之乎則難保雖立連坐之法可以信其色然
而不能責其未然後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以美故其初
可行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嚴為之防耳則竊入窺
之其弊甚甚然則奈何曰知人堯舜猶難之何翰林兩省
之敢必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為輔相則有成材

之具得人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吾所取此非一日之功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親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失之也莫不由君暗臣邪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為而已

世宗自謂未知治要而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此固已得其要矣王朴所陳者策也其論及諸臣所對皆不憚惜哉或亦無足稱故耶為君難為臣不易非孔子之言也自堯舜以來傳之矣昏君亂臣皆以易為之

者也如知其難君不至於昏臣不至於亂故以易為之則有忽慢之事以難為之則有克艱之道其目固多詩書備矣孔子特舉其綱耳王朴所謂反其所為者撥亂之要術也太康父也少康宜述焉厲王父也宣王宜述焉武帝考也昭帝宜承焉德宗祖也憲宗宜念焉而皆不然者亂不可襲也襲亂則宗廟社稷且不可保何孝之有故夫不襲者雖人有賢否治有精粗皆以撥亂而反之正也有撥亂之意必用撥亂之臣君臣協謀猶反手然其成效近驗於世宗見之不可誣已惟不能為則事在目前猶或不信况前古耶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之命禁捨身斷手足者煉指之類勿惑流俗

若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寺皆宜廢不為有敕額而可不廢僧皆宜廢不為有專長之命而可去髮殘身爛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父無君則其庸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其蔓茂柯何者務本乎是時見僧四萬餘人四分之一為癯疾猶有五萬衆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不能贍一兵而此僧尼合六萬人凡仰食幾農夫矣世宗未之思耶

帝以縣官又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始上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鉦鐸之類聽留自餘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隱匿及五斤者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亦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司馬氏曰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

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為人所難者能然若世宗欲禁銷錢而毀銅像是也銅像人之所敬畏尚且毀之錢之不可銷也必矣韓愈拜京兆尹神策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乎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車轉入於它國歸於蠻夷其害豈特為器而已而不聞世宗禁之則不以貨泉貿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貿遠方之

寶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嚴法制墮壞直錢日
 少偽錢日多以不貲之價廉有限之錢雖萬物為銅陰陽
 為器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
 可養生人之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
 中國之錢真可流於地上矣雖然世宗所處有未盡者寺
 觀鐘磬鉦鐸之類不必存也此屬西夷之樂耳夷人吉凶
 皆奏之若中國者言事何用鉦鐸凶事安用夷樂若其自
 用則佛固外死生離世俗亦無事於此直毀之可也世宗
 曰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
 此乃高明辯達以實破空之正術非誠欲割截身體如佛
 之幻說也而司馬氏以仁許之曰不愛其身而愛民世固
 有自愛其身而不愛萬民者不可謂仁矣今以愛民之故
 而不愛其身亦安得為仁仁者愛己以及人愛人以及物
 推其所為若天斯昭昭之多而無窮也不愛其身而愛民
 則仁何所本仁無所本是猶萬物始生而不資於乾坤之
 元倒行而逆施之則冬雷夏霜蟄虫不伏草木盡死而已
 矣

樞密使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
 重何日時之拘往哭盡哀

自唐初五代之末不惑於陰陽小數者惟唐太宗德宗周
 世宗於君臣死生之際卓然自斷然德宗有始無卒而世
 宗其國不久不知其晚節之變否也惑於小數者必暗於
 大理歲道非便者小數也君臣義重者大理也世事是非
 對代無不如是觀所從違則人之志業本末不可逃矣

帝親征唐僊其屢敗惟亡道其臣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上
 責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而商宜知禮義與朕止隔一水未嘗
 遣一介修好而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德明戰栗
 不敢言

世宗邢臺人承國於統君比之漢晉唐梁最為近正其憤
 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道切真中原之主可以巨
 事者也李璟困而後懷執志未一世宗以捨華事夷稱斷
 其罪唐之君臣無以自白所謂大哉王言矣韓子曰夷而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孟子曰吾聞
 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南唐欲
 圖中原而泛海結契丹為援又為李守貞慕容超二叛
 出師謀國如此欲復存得乎

唐主使李德明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六州之地歲輸金帛百
 萬以求罷兵上不許德明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宋齊丘以
 為無益陳覺李徵古諸種明言其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
 異代割據非我之叛臣也然拒境不通則當討伐以行一
 統之義割地降號則當撫接以收四國之心李德明請其
 主輸江北于周乃所以存國非賣國也宋齊丘以割地為
 無益直大言耳豈有善後之策乎事有名同而實異者若
 朱异受侯景金寶建德諸將受王世充金是謂賣國若六
 國割地以予秦石晉割地以予契丹是謂無益

以周行逢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矯前
 人之弊凡馬氏橫賦貪吏悉去之有徐仲雅馬氏天策府學
 士也自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為節度判官仲雅

辭疾行逢固召之面授文牒終不受

周行逢雖點卒然其為政有足稱者徐仲雅自以楚臣見其兄弟爭國廢殺相尋奔官而去則當行逢改統軍府又蒙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屈求之五代諸國蓋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貴為上公疏封王爵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哉

帝徵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遺還山謠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知人實難陳搏之蘊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為隱者方士而已飛升黃白之間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而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梁武見達磨對面而不識

也雖然持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自為者既與呂洞賓之徒相期於汗漫之遊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

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黃白之間也象數之學至邵康節而大備康節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長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而下而不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第曰推其源

流遠有端緒而已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然而不得與儒者同流學貴於得正而不差如此

光祿卿致仕柴守禮恃勢恣橫帝既為太祖嗣無人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不問

出帝稱所生為皇伯歐陽公不名曰人世宗稱親父為元

舅歐陽公謂之合義一何戾歟世宗知其姓出於柴氏而

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奈何為郭太祖立後封以大國如殷之祀周之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已則復姓曰柴尊守禮為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為寧受屈法之過以伸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

名為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為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道之重至以天下為敵徒此乃與權者矣

以王祚為賴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質客溥

當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他犬不足為起

莫尊於父王祚不以其子為宰相之故而使侍立於客前父坐子立禮之正也然莫貴於宰相非百官所當坐而視其立者也雖伸父子之分於家庭而朝廷之禮乃由此而替然則宜奈何父所客者朋友也等輩也而其子不在相

位也則如祚所行可也其稱子為他犬者亦非也曹孟德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真他犬耳此以詆訕他人已非長者之言豈有目其子為畜牲者乎不惟賤其子適自辱其身而世俗通用之蓋未之思也

攻楚州四旬不下帝自督諸將乃克之所部十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補狹者宜廓以寬臥急促者宜導以舒緩世宗之短李穀

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之
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武威雖暢而德信
未洽以楚州小城力闢而不肯下至於甘心盡死亦異於
雪竄之望時兩之師矣故圖大業者無成不若有成而速
成不若緩成也

唐主舉國內附江北悉平

韓熙載之江南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剛而熙載之
言不應熙載文士一時高論文士之當豈李穀沈毅有器
略之比哉是則然矣而自五朝至五代都江南者終不能
比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有常勢而經營
大業者有常理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撫風沐雨惡衣菲
食躬擻甲冑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

今問日彰敬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
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五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
矣其間有好大喜功超河踐華者曾不旋踵又已失之此
無他諸君武侯所謂欲以不危而定之故也已則安坐享
帝王之奉而使將士冒白刃關境土亦以異乎漢唐創業
者其不得也且矣或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
不然項藉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陵步卒三
千力扼虎射命中當單于數十萬乃荆楚人也宋高祖西
取秦東取燕所向亡敵皆江南人也

唐宋齊丘多樹朋黨專固朝權陳覺李喬古爭附之覺嘗奉
使于周還矯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
當為我斬之唐主乃上言久拒主師比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

大驚曰朕豈教人殺忠臣乎唐主欲誅齊丘等復稟於帝
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吝

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
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明揚忠貞喻使勿殺姪世
宗之於嚴續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晉楚子納孔寧
儀行父于陳孔子罪之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去故子
產對曰若寡君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
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吾所當
預故也契丹立石晉論之曰乘維翰劉知遠趙榮非有大
故不可弄也維翰有功於汝宜以為相矣之經翰外為揚
光遠所勦內為劉處讓所排解維翰離案路亦不聞
契丹之來責也惟陰圖其國則腹心之任必有其寄使為

彼內主惟我所欲故衛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
一得也我請昆弟往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三禮從國子
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滅邢又有甚者楚相許德勳語
唐人曰今勿以吾介意後來駒卓犖乃可圖耳韓非為
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若非李斯忌之非下獄死則韓
巫士矣周世宗欲平江南者以兵家詭謀論之遣禮至可
也結許德勳以待事會可也秦桑維翰勿聽其變罷罷可也
納孔寧儀行父使再敗壞之可也乃能憐信明義伸嚴續
之被誣而於齊立死生無所可否素學書老而暗合春秋
之法雖曰未學君子必謂之學矣
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愛有子獨
懸而父不為之解者安貴其於償也

種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患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盡
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得其耗或取其息
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貸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
吏詭貸而徼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
約予為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歛為事大旱而稅不蠲水
澇而稅不蠲蝗蝻蝻賦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
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
貸於公者其責償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斤救
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
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為最漕運給耗慮陪輸也保任令錄
防貪穢也文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齋弊也立
兩稅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
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村置團耆絕公阜侵漁也罷課戶
俸戶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
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
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因與將相食四連日
大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當親冒矢石為百
姓除害豈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耕夫織婦置廷中其留
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故
嘗試論之莫尊於君所言必應所欲必得據無所不可之
勢而不知其有不可焉則以不可為可率意而行之
故可以崇欲沉酗俾晝作夜可以冒女好色婦言是用可
以淫于原獸十旬弗返可以殉貨愛幣盤歛無厭可以廣
土貪地糜爛百姓可以峻法嚴刑斬刈天下可以窮極土

木千門萬戶可以萬八千人執樂歌舞可以移山轉海力
役不息可以害賢憎忠割心抉舌名之妖言陷諸鈞黨可
以亢嘉保佞崇長信使引其黨類傳其子孫行之一時無
不如志此人君之勢也雖然所樂未畢殃禍已及蓋易而
為之昊天不與故也有不為是知戒慎矣而猶不免焉者
豈無因而然哉人君之職在養民立之公卿大夫師長下
至賤官小吏軍師旅伍莫非為民非有他也不知以民為
本務於是而有后妃之族子弟之國宗戚之里權貴之臣動
勞之將宦賢之家胥吏之人黥籍之兵伶伎之徒釋老之
衆給使之役工商之賤游手之類皆仰食於農如鋤耨鉅
文相尋乎地上取之不已又陵藉而困苦之而養民之職
曠闕損矣養民之職廢而殘民之罪行則愛民之報不施
而失民之禍必至此三代所以享國久長後世莫能及者
也昔者孔門高第惟顏子一人見於論語者有兩問一問
為仁二問為邦聖人之答之也異乎與諸子言者其言為
仁則指示天下歸仁之全其言為邦則兼舉虞夏商周之
事是顏子於舜禹湯武若是班矣而其本則在於仁而已
舜而不仁不能相禹禹而不仁不能相湯湯而不仁不能
能學于伊尹而後臣之武王不仁不能任周公以伐紂
興周之重也一德立則百善從之於是后為元后臣為元
臣而天地覆載之功全矣揚子曰學之為王者事者也故
為士者求仁得仁而已為君者止於仁而已相君君者務
引之當道志於仁而已雖然聖學無傳焉如其有傳則傳
之者其心必仁存諸心者仁則形諸事者義仁人衆多且

在人上所行皆仁義也天下其有不治乎人而不仁皆在人上所行皆不仁不義也天下其有不亂乎是故豪世之君子不患道之不行而患學之不傳不患士之不能力行而患其無所知識所謂識而傳之孰急於仁矣承蜩履絲操舟斲輪之賤猶有進乎技疑於神之妙絕聖弃智咸倫反理之教猶有盡精微離文字之旨而於孔孟所傳則徒貫之以誦記華之以詞藻分之以章句析之以偏旁斷之以粗迹而不知其有堅可鑽有高可仰有幾可研有深可鉤有贖可探有隱可索有原可取有安可居也是舉世挾策讀書而實貿然如摘埴而擊步不仁之禍方諸洪水猶加烈焉故人不可以不學心不可以不仁求仁而得仁自天子至於庶人其為先務一也是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孟軻若合符節之道而聞而知之所以為後覺者也
恭帝 後周紀

致學讀史管見卷第三十

昔文宣胡公奉 詔作春秋傳天下傳之以為百世不刊之書自二家分晉而後迄于五季則未有論述致學管見蓋以繼文宣之遺志其於君臣之義多夏之分天子小人之別天理人欲之辨辭嚴義密莫不以經為斷與學者必通二書而讀之然後知其後先述作粹然成一家言太史公父子瞻乎下風也震孫服膺是書有年矣每惜江湖間獨欠此本假守宛陵公餘細加讎校亟刻真邦

齋與學士大夫考之於嘗
范太史唐鑑伊川先生以為兩漢
以來無此議論紫陽夫子通鑑
綱目尤足以補司馬以之所未及
是必書者實皆工為發明而相
為羽翼後之讀史者苟能參錯
融貫則數千載之是非邪正善
惡治亂興亡之故如權衡天度瞭
然如月次舉而措之事業載於言
論其與聖賢惇謬者幾希敢借
書以俟識者訂為寶藉
月壬辰海海劉震孫謹啟



史鉞卷之一

文淵閣修書總纂大臣山東李紱撰刑案司金事安璧編

松塢門 余苑劉 校

翠巖後 余苑劉 詩刊

君道第一聖君

天開困敗陰陽筆判而分歲此攝提人物無為而化巢窟穴土飲血茹毛人蘊五行一秀生為萬物之靈為上聖為大賢經綸天地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參天地之化育究仁義之本原六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人作而萬物觀天地泰而品物亨幾康強直足以延休命之中一德格天足以孚天心之眷若上秉乾體元而當宇無日不憂勤于萬幾庶務不自安此三皇五帝三王聖德神功光明俊偉為萬世法程後有作者無能及矣

天昊伏羲氏仰則觀象於天文俯則觀法於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發天地之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養犧牲作庖厨制嫁娶以記紀官而肇興人文

炎帝神農氏為耒耜以教民稼穡日中為市以通天下貨財為醫藥以火紀官而扶持人命

黃帝軒轅氏習干戈以征不韋造舟車以濟不通作律歷明禮樂以雲紀官而率脩教化

少昊金天氏迎日推策以為紀官

顓頊高陽氏戰時象夫而命以民事
帝嚳高辛氏曆日月而推納之紹天位而立紀綱以成三皇之治

帝堯陶唐氏名放勳諱文思光澤天下允恭克讓允被四表克明俊德以睦九族之親平章百姓以致昭明之効協和萬邦以成雍熙之化命羲和欽若昊天步占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而明之以析因夷隲濟道有序如此至於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以合天下之善江漢波設謗木以來天下之諫訪懼室問下民以通天下之情王階三尺茅茨不剪以儉持身不虐無告不發困窮其仁如天察虞舜之賢正四凶之罪其智如神故庶績熙而萬邦寧堯舜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在位七十年遜而授之於舜

帝舜有虞氏名重華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有大智之資而好問察遜言由仁義行業業而致孝致友而為善堯聞之聰明將遜以位歷試諸難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日昃時

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陟帝位也制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類上帝而祀六宗徧于群神明目遠聰察遠能濳德洽民心恩被動植詢四岳咨十有二牧舉才子八元八愷比壘可封四夷來王恭己無為文德誕敷而有苗格功成作樂曰韶鳳凰來儀薦禹於天在位五十年南巡崩于蒼梧之野後有作者虞舜弗可及也

夏后氏禹姓文命惟時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視天下猶己溺之躬乘四載涉歷九州隨山刊木濬川胼手胝足不憚勤勞疏三江導九河六府三事允治告厥成功帝曰地平天成天之曆數在爾躬嘉乃丕績授以天下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懷任土作貢下之奉上有定法因戶制賦土之取下無過求野

無遺賢萬邦咸寧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胡南服教訖于四海

殷王成湯子姓名履天錫勇智聖敏日躋不遜聲色不殖貨財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子惠因窮表正萬邦績禹舊服維時貞桀滅德作威天命殛之伊尹佐湯用應天順人之師有度秉鉞無敵竭之敵用之堦負奠殷代虐以寬兆民允德允亮之國莫不來王德愆之官功愆之賞佑賢輔德顯忠遂良三宅三俊內外兼備且垂裕後昆也

周文王名昌姬姓急於脩德緩於立功克澤厥心緝熙敬止有聰明睿智之德無畔援滋羨之私躬卑服之儉絕遊畋之好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待聞而合法式不待誅而自入善道以心勸而德應其容和而穆穆厥德不回純一

不已至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其備於身者與天無間視民如傷而二老來歸震尚質成營鑿臺而庶民子來人心歸天命屬且夷明養晦以服事殷文王之德至矣武王名發以大公望為師周公且為輔召公奭畢公高皆左右王脩文王緒業時商紂無道奮龍受之威任鷹揚之佐獻其孟津誓師牧野三千之臣惟同一心八百之國不期而會救民於水火綏厥士女之情壘壘之迎方集倒戈之敵旋見一戎大定四海永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任事惟能尊信明德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有無競之德不顯成康之功永懿德之士以保時夏之治卷豐水之財而貽燕翼之謀虛己問於箕子箕子治以天道作洪範取以仁義守以仁義傳以仁義其武王之謂乎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而為君世德攸行表正萬邦而建極可畏君可愛民若淵水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知天意之難誣而常懼知小民之難保而常憂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守包桑之戒為陰雨之防保克禦之謀謹無迨之誥是宜膺上天之曆數承先王之天統君臨保位子惠黎民致治於雍熙庶法於奕世

商王大甲以冲刃之資繼已成之業而縱欲敗度伊尹多方訓迪圖惟善終才及三年思庸之心一動悔過之念已切自怨自艾厥仁遷義知小人之依保惠于庶民不敢侮于鰥寡始焉背師保之訓庸固念開終焉修先王之業從諫弗拂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大甲之立桑穀共生于朝伊陟佐之君臣恐懼脩德遂消天災觀其嚴恭寅畏天命從法度以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周公論其享國長久稱為中宗盤庚自耿邑而遷亳都民惑於浮言咨嗟怨上盤庚作書三篇開心見誠回曲宛轉傍喻曲譬以口舌代斧鉞使臣民易激上之情轉懷土之思為樂遷之意恭承明命永奠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載觀舊都之規模慶幸宜何如哉高宗居喪三年想甘盤之舊學恭默思道格于幽冥帝賚良弼以形旁求得傅說於版築爰立作相不待敷言試功以天下之大萬乘之尊委託於胥靡賤士非王之心同乎天地說之德通乎神明慶會若是哉於是君臣交孚切劘治道講明帝學施之政事舉合夫宜賞不濫而刑不濫荆楚之伐鬼方之克皆叛

而平綱紀正邦畿定制民知所止壯商邑之基致濶旂之盛商
邦嘉靖赫厥聲而濯厥靈存垂裕於後昆中興功烈極盛矣夫
周成王名誦以幼冲之資象積累之業周公且以叔父之尊攝
行王政三監流言周公以大義滅親廓清內難經營各邑式化
商民制禮作樂郁郁乎文作無逸勉王勤政立政首用人敬
之戒以天道之顯公劉成以民事之原於阿成以求賢七月陳
王業之艱難勉王知夫農事其防邪道正持盈守成後世言安
民之主必以成王為首稱

康王名釗克遵洪業旌別淑慝彰善癉惡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成周不建無窮之基子孫有無窮之聞成康之際天
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宣王名靜承厲王之後遇旱暵之灾而能側身脩行以銷天譴

任賢使能以興衰撥亂有山甫以補衮職之闕有申伯以蕃四
國之難命召公出平淮夷吉甫北伐殲獫狁方叔南征蠻荆復文
武之境主會諸侯於東都周室中興矣夫何末路急公生不信
賢臣而小人進用君子耻之祁父刺司馬之失職白駒傷賢者
之不晉黃鳥悲賢者之不憂國祚復衰

太祖高皇帝劉邦字季起布衣提三尺劍定三秦命魏取代
仆趙魯燕東擊齊南滅楚不五年而成帝業其天資寬仁豁達
大度所為暗合於先王如舉關中有行能者為三之用董公說
為義帝發喪為秦民約法三章以順人心當食吐哺納子房之
策拔足揮洗捐酈生之說起陳平於亡命而為謀主拔韓信於
行陣而拜大將命祠官尊上帝在軍有死命吏效之英雄陳
力羣策車與又知人善任使好謀能聽天下已定命蕭何次律

令韓信申軍法與張良以兵家張本定章程拔孫通制禮
賈造新語人才雖不如古往往過人下至唐山夫人以女子作
樂章比商周之頌自謂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填國家給饋
餉不如蕭何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此三人皆人傑吾用之
以取天下規模遠矣惜其氣稟雖學無學以磨治無真儒以啓
沃故於人道之大綱有未盡者以功業論其父兄以爵祿富貴
驕其臣子晚年溺於戚姬欲易太子國本幾危其後趙王不得
其死而惠帝竟以駭殺離寬仁愛人然知有倫處不事詩書禮
文制度大略襲秦所以漢治終不能復古

惠帝名盈仁柔之資內脩親親外禮宰相優厚齊憚趙隱恩故
蕭何當時海內得歸戰爭之苦君臣拱手俱欲無為是以天下
晏然刑罰不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不幸漕呂后騁技至德仇

陷戚姬勒死趙王而使帝昆弟之誼騷渴愛魯元納甥女以為
后而使帝夫婦之倫亂因張后無子殺後宮美人取其子以為
嗣使帝父子之親不白惜哉

文帝名恒由代王入正大統躬節儉思安百姓宮室苑囿車
騎服御不務備飾省露臺百金之費衣弋絺革履屨惟蒲席夫
人衣不曳地霸陵瓦器不飾金鉄因山為墳欲厚風俗止盜夫
之拜除誹謗之法欲恤民隱除肉刑減田租舉賢良耕籍田却
千里馬匈奴三入三拒之不窮兵遠伐南粵尉佗稱帝以德懷
之佗稱臣自伏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及賜金錢權河
南守吳公為廷尉化行告訖之俗吏安其官民樂其業蓄積歲
增戶口蕃息禁網疎闊刑罰大省幾致刑措天下殷富粟斗十
石為鳥大夫自是為漢七十八年天嘗至古非腐臆如小兒狀

致治之幾後世鮮及嗚呼仁哉然獄周勃發薄昭遷淮南三事
害恭寵鄧通賞賜鉅萬一事害儉昔人所謂大醇小疵稽古禮
文之事未遑所以興賈誼之慨

厚帝名啓導守成業掃除煩苛蠲民租減答法與民休息移風
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倉庫盈餘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惜其無寵廢正后無罪廢太子信讒誣申屠嘉戮丞錯周亞夫
斥張釋之天資刻薄以許力御下背理傷道之事間出焉獨節
儉不妄費膏民以致富爲克導洪業耳

武備名徹椎才大畧卓然能熟百家表章六經舉俊茂興大學
脩郊祀定曆教協音律禮百神號令文章煥然可述若董仲舒
孔寬右建石慶沒黜韓安國鄭當時司馬遷相如東方朔枚臯
嚴助朱買臣卜式桑弘羊衛青霍去病蘇武輩不可殫數然英

壯之氣莫之能禦大興上木窮兵黷武耗費國用疲敝民力天
災迭見不知脩省而乃信惑奇怪矯誣上天躬祀竈祀太乙五
時如東萊泰山遣方士求仙藥好大夸功喜桑孔禍及黎氓喜
衛霍禍及邊鄙喜張趙禍及大臣喜江充禍及太子晚節血氣
衰乃下輪臺之詔力本務農而躋已噬矣大槩相不擇人不加
貴重少有罪戾大者腰斬小者獄誅皆謂之秦之轍而帝則疏
通言路好賢不倦後嗣得人藉累世寬仁所以不至如秦之速
亡也

昭帝名弗陵以童稚之年能任霍光之忠辨上官燕蓋之詐始
元元鳳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疾苦議罷鹽鐵
確酷之事使得伊周之佐天假其年庶幾成康矣
宣帝名詢起自閭閻知民疾苦即位之初厲精爲治內親輔政

天下又安求直言省中亦能宮館貧民減鹽價嚴內禁信賞
必罰綜核名實嚴事之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樞機周密品式
格具詳論經理稱制臨決五經就緒禮樂彬彬威服北夷單于
稽首然法制過詳道德不足其詐難出用恭顯管者之禍貴
許史啓外戚之禍誅楊韓啓誅大臣之禍原於擇術不精學中
韓維霸道以致之也西京之亡基於宣帝文景養民之意至是
盡消靡焉功爲中興罪則魁首

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膺受命之符興復漢室英武度世德化
三者兼備于時罷置公孫述銅馬赤眉之徒乘時竊據紛紛然
帝慨然發憤延攬英雄以悅民心故二十八將咸會風雲奮揚
智勇以成佐命之功芟刈群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赫然
中興廟謨雄斷恢廓大度尚符高祖草創之時恢振遠略天下

大定偃武脩文講經論道深遠民情解除苛法內外匪懈任官
惟賢愛身儉約無声色玩好之娛行己端莊備學校禮文之事
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其中側席幽人夢想賢士物色嚴光茅
土卓茂成節義之風政理適宜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治教清明
鑒高帝之嫚儒武帝之奢侈宣帝之雜霸元成之優游所以規
模懲創法度彰明然廢邪后移太子殺韓歆斥韓譚貶馬援封
子密用讖言行封禪信赤伏拜王梁爲仁明之累耳又以更事
責三公使大臣不得以盡心以謠言易守宰使守令不得以盡
職中興之美未盡焉

明帝名莊恭儉聰明脩治禮樂臨雍拜老崇尚儒雅化被蠻夷
無倖曲之私無矜大之色權臣不得請託外戚不得封拜惜有
明察之略而大寬弘之量楚獄逮及千數而刑罰臨發兵數出

無成而在其開遠求天竺浮書啓萬世異端之禍於建武永平之治少損矣

唐帝名烜聰明豁達寬厚慈詳詔諸儒以定五經惟胎卷以育黎庶解楚獄而罷遠征裂都邑以封宗壞文之以禮樂行之以忠恕平徑簡賦勸課崇慈明慎選舉進柔良而退姦猾順時令而理冤獄除禁錮之酷糾擅殺之罪公卿大夫咸用文士虎賁衛士匈奴子弟入學習然過於寬慈外戚竊橫實后無子諸陷貴人動搖東宮廢長立幼帝不惟不辨一切從順東漢之衰自此基矣

先主昭烈皇帝劉備字玄德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崎嶇戎馬間如神龍之在波澤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為客於劉表其弱勢孤氣不少挫

志不少懾鎮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于危而言不失道急休英雄更結同志推沮勅敵因敗為功孔明佐之自此樂昭烈枉駕慨然從之好同魚水治兵講武分兵屯田木牛流馬皆出巧思推演八陣奇賞天下奇才又有關羽張飛為爪牙法正為謀主許靖麋竺簡雍為賓支蔣琬有杜稷之器馬超無文武之資黃忠勇冠三軍龐統冠冕南州董和黃權李嚴董益器戮力上下同心由其天資高克已力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遊弘益多矣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形迹謂後主禪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賢德可以服人言可師法使昭烈有年孔明不死漢祚豈易量哉

唐高祖皇帝李淵承亡隋之弊舉晉陽之兵帶卷長驅奄有閩

關破薛仁昊平楊文幹肅宗六年而海內咸服聖王之功而高祖不能論功定儲以至構陷墻之禍使高祖如古公之明建成有大伯之讓太宗有子藏之節禍亂何由而生哉三者皆失之矣且舉事之初設詐問衆殺人利己唯裴寂之邪而受宮女聽劉文静之說而臣突厥以此貽謀何以為訓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猶夏之事高祖以此基也

太宗皇帝名世民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聰明英武結納英豪除暴救焚比迹湯武突厥之渠係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郡縣設府衛之法以制兵立租庸調之法以撫民省內外官以待賢好用善謀樂聞直諫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然有天下之志又有天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效而不得與先王並稱者法今此先王未純也禮樂之具田制之法

庠序之教未備也蒞政之始首復浮屠志伐高麗不忘黷武誅張蘊古李君羨而濫刑徙上皇於大安初父以臣虜殺兄及弟滅其十子卒駭君親而奪其位他日亂弟之婦與之生子又欲立以為妻其瀆人倫可勝算哉程子曰唐有天下數百年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故後世子孫皆不免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遲有五代之亂後世以太宗為聖明之主不可法也

玄宗皇帝名隆基相父起兵定內難謀斷超人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物停不急之務罷祥瑞之奏焚錦綉於前殿廢織工於錦坊飭厲如此又得姚崇李林甫宋璟守文韓休峭直張九齡端嚴相次為相使海內富庶四夷賓服天寶以後侈心一動窮奢溺愛恣諛諛諛墮石殃也士以為嘉瑞殺三子

天亂也宰相以刑受賞大旱曰乾封之祥淫雨曰禾稼無損
納妖妃閨門大醜也恬不為悔以游娛為良謀以聲色為重務
姦諛並進以林甫國忠為周召以祿山張舒翰為方虎羅虬結
於心腹豺狼匿於藩垣一旦變生所忽其起藩維廟堂執燬而
心醉猛將望塵而束手腥羶汙於伊洛流血染於河漢乘輿播
遷生民塗炭為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足恃治之不可
保如是夫

憲宗皇帝名純聰明果斷承前代姑息之餘天下方鎮十五縣
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慨然憤發志平僭叛黃裳請裁制方鎮
納其言而任裴度與兵討蔡確然無疑何斷決之明卒能取靈
夏清劔南誅滑西俘澤路平淮右復齊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
皆狼顧鼠拱納首獻地稽顙入朝唐威復振足稱中興惜晚節

不終信任皇甫湜程異興利剝民後心既生乃崇宮室溺信佛
老怠於防微變生肘腋使詭說得志遂成逆謀世難則能用忠
良時平則悅邪佞用忠良者欲成己事故能平天下悅邪佞者
欲快己私故致殺身

武宗皇帝名炎英敏特達任李德裕而退牛僧孺李宗閔克上
黨猶拾芥取大原如反掌遂成功烈然浮屠之除未幾而道家
之錄隨受豈真見不惑哉好惡如此宜天不永年也

宋太祖皇帝趙匡胤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雖由
衆心推戴視漢周其遠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
方列國次第削平此非人力邪觀其解藩鎮兵權繩臧吏重法
以塞禍亂之原州郡司牧下官幕職躬自引對勸農興學惜罰
薄飲與世休息迄於太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聲明文物之治

道德仁義之風可謂規模宏遠矣

太宗皇帝名炅篤前人之烈成未集之勛洪進納士錢氏入朝
劉繼元之通寇歸命闕庭於是并包四海混一六合子河漢之
勝破旗表之騰烏白池之捷挫夏人之氣中外寧謐備武備文
禮樂文章煥然可述其沉謀雄斷儉勤約諫憫農恤刑崇德尚
義遇災知懼過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忿兵罷而能戢惜上負
柱后遺訓太祖大漸事有可疑涪陵武功死有餘憾豈盡出太
宗本心哉實趙普陰贊之也難逃後世之譏焉

真宗皇帝名恒守已成之業政從簡易作七條以賜文武臣僚
分三等以察官吏能否承平日久物阜民安任賢使能政備事
舉澶淵却狄之後十九年偃武備文惜謬信丁謂之讒言聚庄
寇準輕聽王欽若之怪誕偽降天書貽笑萬方有虧聖德

仁宗皇帝名顥恭儉仁恕敬天重民賢俊滿朝忠言進用常服
浣濯之衣不極膏粱之味親決疑獄歲活千人吏詔用刑終身
不序吏治若媮媚而政無貪殘刑法似蹤弛而獄皆平允國豈
無變悖而不傷治體朝雖有小人而不勝善類君臣一德庶享
側陋之仁君

英宗皇帝名曙以聰明仁孝之資膺曆數在躬之命耽玩經史
不樂宴游服食儉素悅服人心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處
事詳刑出人意表惜天命不遠神器弗終

孝宗皇帝名昀體大舜受堯之道述下武繼文之聲置恢復局
覽華夷圖建國用使開都督府其復中原吊遺黎之志昭然可
見惜無賢相佐助之以經營北方之議幸當時士大夫尊尚程
氏之學善類多所引進朱張呂氏四方師宗南使至此必問朱

先生安否值金世宗賢明通好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
少休民生人君能盡孝道帝其至乎

太祖皇帝奇溘温氏名鐵木真沈深有謀略用兵如神任木
華黎為將相先征西夏次取燕南山東河北五十餘城還師于

燕金人獻子女玉帛繼克山西河南滅國六十勳績懋焉

太宗皇帝名窩濶台用耶律楚材為相與宋合兵滅金全有中
原輕徭薄賦德望寬弘仁愛及物事無過舉刑必詳明國富民
安刑平事理恢廓先烈遠矣

憲宗皇帝名蒙哥先後平大理安南高麗面鸞威震諸國所至
全城秋毫無犯剛明沉毅沈斷寡言不樂宴遊服御儉素后妃
亦下諭制秩有家規裁抑權臣政必親決凡詔旨皆自起草詳
審而行行必當理御臣下雖嚴而有恩故人樂為之用

世祖皇帝名忽必烈以安童為相伯顏典兵許衡贊佐朝政
秉忠為太保王磐贊默姚樞掌詞垣建國號定朝儀行鈔法正
律曆設官制備典禮混一區宇會同華夷德量寬弘知人善任
使信用儒術愛養黎元賑災恤饑惟恐不及立經陳紀用夏變
夷度越前古

成宗皇帝名鐵木耳承世祖太平之業垂拱化成罷不急之征
徭蘭州河清三日水旱免租役地震省刑賜高年帛罷白雲宗
汰僧尼收僧租親行釋奠禮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
善於守成不幸末年寢疾不能視朝國家政事內決於宮闈外
決於大臣其不至廢墜者去世祖未遠成憲有定也

武宗皇帝名海山敦崇儒雅罷白蓮宗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
宣王水旱無征蠲租立平准行用庫例換昏鈔立常平倉以權

物價豐年糶粟麥凶歲減價糶米富有之業慨然欲改法圖治
然封爵過多選授之官衆錫賚之費重恩薄然仁孝慈

慶優禮大臣足稱守成之君
仁宗皇帝名愛育黎民力穡
奴性周程張邵司馬宋張昂許九
開設科舉罷白雲宗早災免地稅貧民已賑人性仁孝恭儉
慈詳敦禮崇文服御極素恬淡無欲不舉遊政事太后終身不
違顏色待宗室勲戚恩禮有加為治孜孜一遵世祖成憲

英宗皇帝名碩德八剌仁宗不豫憂形于色露禱北及祈以身
代服喪過哀致禮儒臣開筵聽講日食外已敬天勤民天性剛
明彰善報惡信賞必罰嘗謂丞相拜住以祖宗樹風沐雨創業
艱難君臣同心共保天爵然果於誅戮殺臣也先帖木兒等畏

罪該構大變丞相拜住同遇害云
泰定帝名也孫鐵木兒即位之初首誅姦逆以復先難開經筵
講說經書擇師傅訓迪王子脩祠祀罪冗官汰衛兵減厩馬節
濫賞遣使巡行詢問民瘼賑荒蠲租省刑罷役敦崇儒雅彬彬
文物確守成規風俗熙皞而天不永年惜哉

明宗皇帝名和世疎初封周王鎮雲南泰定帝崩懷王圖帖穆
爾自金陵徙江陵遣使迎兄周王于北次王統察都之地暴崩
于行在弟懷王立

文宗皇帝名圖穆帖爾兄周王未至燕都暴崩于和寧文宗即
位天性仁孝度量恢弘崇尚儒流考索典禮開奎章閣以聽講
輯經世大典以成典章汰冗官罷土木禮樂文物彬彬可述

史記卷之一

史鈔卷之二

君道第三 庸君

三代而下能統臣民主社稷天下共而尊者謂之君能守法度班號令天下莫敢違者謂之王王道衰微強大之國能率諸侯以尊王室者謂之霸戰國之世君德衰微王綱解經權臣跋扈宦寺專權諸侯專任大夫擅政各器荼亂典禮乖違或稽考之不詳錯施而妄舉或奮發而不力退縮而疑畏或持守之不堅廢弛而變更其為治則闕而難備紊亂而難理乖離分析而不可復合委靡頹敗而不可復振然猶不失夫君位者藉文武大臣所以維持之力也非所謂漂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危乎若短棹之鼓巨濤者乎

周禮名假王宗新異送見月光五色貫于紫微井水溢諸王不知脩省以理朝綱乃巡狩無度返濟于漢人以膠舟渡之膠液舟壞王與祭公俱溺死何其愚哉

穆王名滿盤遊無度乘八駿西巡樂而忘歸徐夷作亂王初命徐子主東方諸侯而徐子偕稱偃王造父御王歸告楚伐徐自是荒服不至蠻夷稱雄始此

平王名宜曰先是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于洛王室微弱身為鄉士而敢於叛君位居黃屋而自將伐鄭繻葛一戰首足倒懸政令不行諸侯相吞秦晉齊楚始大詩自黍離列于國風與諸侯等也孔子脩春秋始此蓋萬變之權衡事機之樞紐而古今治忽之斷例也

威烈王名午二十三年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慶為諸侯周室衰弱王政不綱天子徒擁虛器春秋而後莫此為甚故司馬

光備資治通鑑始此亦以王綱之所繫典禮之所存而天下國家之大本大經在焉

秦二世皇帝名胡亥誣殺長兄儲竊神器繫刑重役誅戮任情罪惡貫盈天下離叛招宦官之愚弄貽赤子之操戈身死國亡甚矣強暴之不足恃也

漢元帝名爽以昏懦為君初政頗善群小相掎陷害良直任用外戚史高宦官恭顯專擅朝政諸殺名臣雖召用儒生委之以政資薛韋匡繼居相位而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無所建明孝宣之業衰矣

成帝名驁善脩容儀臨朝淵默尊嚴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耽于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權擯棄忠言災異迭見言之可為於

哀帝名欣嗜孝成之世權柄外移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天性昏悞拒絕正諫溺信姦諛宜享國不永

平帝衍幼冲之年身遭不造新都作宰不伊不周安安鳩毒禍起蕭牆炎精不復然矣

和帝名肇慨然獨斷終除大憝使朝廷肅清官闈宣學尊信儒術克納讜言已而宦官外戚迭為消長猶有骨鯁忠烈之士如袁安輩面折廷諍以摧姦鋒終莫能救

安帝名祐雖稱尊身御而權歸鄧氏災異迭見閹宦專政志士窮棲至於計金授官移民逃寇亦惟家之幸矣

順帝名保繼統之初天下想其風采黃瓊李固登用東京之士盛焉然委政宦官行誠寒心張綱嘆為惡之滿朝埋輪都亭欲除封家長枕之害竟不能用賢人君子莫扶漢祚之衰

神帝名俱以幼冲受制梁冀繼遭廢逐李固杜喬抗言直力反被策免

桓帝名志梁冀雖除五侯七貴賢人君子心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靈帝名宏孝和以隆貴威擅權僭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淆是非顛倒可謂亂矣而猶不絕如縶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而折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立私論以救其敗故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於觸犯斧鉞視死如歸苟有賢君振作之漢祚未可量也惜桓靈昏虐保養數回有逾骨

肉殄殲忠直其於寇讎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鮮衣紹掛雞乘輿播遷宗社為之丘墟庶民淪於塗炭矣哀哉痛哉

顯明帝名熹特強識遠慮大臣料簡功能非絕淨偽命將行師決斷英武納忠聽諫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於彌晉之際德政不脩驕侈大過祭禘空竭受制權姦遂至侵凌至于易姓

廢帝名昶陵厲公名芳高貴鄉公名髦粵自明帝沉毅好斷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君人之量偉矣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惜哉

惠帝名衷昏愚不慧不辨菽麥權在群下政出多門忠賢路遠讒諛得志東奔西逸受制他人不保身體食餅中毒不知禍端

懷帝名熾聰敏尚文天年不永譬之重寶委於通衢無人守護安得不亡且禍生閨闈成於宗室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實朝為伊周夕為桀跖戎羯稱制二帝失尊朝無碩德鄰

之善人學者以莊老為宗談者以虛誕為尚處身以放曷為

任進以苟得為貴守文之主猶恐非亂况慮懷臨之哉且我彼之剖裂中土衣冠之淪沒泥塗靈醢生民流血成川遺骸盈野哀哉痛哉

元帝名奭本牛氏之子冒典午之裔性資英武崇德尚賢以宗室疎屬遜居江表士民思晉畏囊來歸王導有克復神州之念祖述有誓清中原之志雍丘之役黃河以南悉還晉土逃方練兵積穀以謀進討而盜兵之請道及沮之人謀不協坐失事機史臣稱帝恭儉之德雖尤推武之量不足自是君臣宴安以江左為狃駕之地無廓清中原之期大業未振禍亂內興惜哉

明帝名紹聰慧好文尤工武藝王敦雖欲睥睨神器幸帝之深謀推斷掃清大穢天不求年

成帝名衡頗務簡約推武之度雖慚前王恭儉之德足進往烈值蘇峻叛逆逼遷石頭賴溫嶠陶侃庾亮諸子力足以抗賊謀足以平亂江左少安

廢帝名岳踐祚不求無足稱者
穆帝名聃襁褓中托褚后之化中外無事十有餘年
哀帝名丕廢帝名奕桓溫專政無所建明
文帝名昱神謀恬暢無濟世大略拱手桓溫而已
武帝名昌明天誘其衷桓溫自殞謝安足以鎮雅俗王彪足以正紀綱大破苻秦威震復振羯胡歛迹江左真安羣賢繼歿道子元顯秉政君臣沈湎于酒色晉祚於是而傾危
安帝名德宗不辨寒暑桓玄篡位劉裕劉毅舉兵誅玄乘輿反正而裕亦包藏禍心以窺王室
恭帝名義隆仁厚恭儉勤於為政百官久於其職守宰以六

恭為斷三十年間宴安無事情其內無戰狀之臣外乏爪牙之士以萬里長城之人死於讒人之口朝廷大事諱於白面書生不自量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末年狐疑不決卒及弒道之禍豈非又有餘而武不足耶

武帝名駿殺邵而立勅除逆亂師直而壯成功固宜而乃荒淫酒色驕奢無度十二年殂得保首領於瀟下亦幸矣

廢帝名業凶悖尤甚黃孝武之陵發貴人之塚眾惡所蕪不亡何待

明帝名彧猜疑忌諱多加誅戮以神器付李氏子八年而殂蕭道成專政立蒼梧王是驕恣嗜殺道成弒之立順帝名準

廢帝名暕華曹宋齊政嚴明有新外長無難內朝多戔為政頗良十二年殂大孫昭業立是為廢帝簡林王愨郗內作猜忌

外生為西昌侯鸞所殺立新安王昭文為廢帝海陵尸位而已王鸞弒之而自立是為明帝高祖兄子也疑忌橫生數行誅戮殺高祖子孫無遺太子寶卷立為廢帝更昏悞無度親信嬖臣而被弒自武帝以來連遭廢弒明帝自以得於不義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自安終無濟也

簡文帝名綱幼而聰慧多聞識達富贍文藻不幸遭家不造即位為侯景所制湘東王繹自稱假黃鉞督諸軍岳陽王譽與繹相攻降于西魏立譽為梁王景弒之立豫章王棟為元帝陳

霸先立晉安王方智為敬帝武帝德澤不施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京鎮不抹君父之危而窺間乘便立和帝元帝於君父兄弟中家為殘忍是以雖剪凶匪克復故業不思經國親講

子等至喪師覆族身為俘囚亂臣賊子無父無君正止人心不與亦天地之所不容誅也

文帝名椿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在位七年殂安成王項立為宣帝十四年殂文帝恭儉政事可謂無幾而值齊之衰而啓上逢周之毀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邪夫區區之陳晉天下五分之一瘳瘳危懼尚不能保况後主荒淫無度以趣之納身皆井夫何怪哉

高宗皇帝名洽初即位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政頗庶幾親授太宗帝範長孫無忌褚遂良輔佐一旦立武昭儀殺無忌遂良政在中宮二十年溺愛社席不戒後霜之漸蒸父妾為妾莫念聚麀之耻縱女后為政卒招晨札之凶屠滅宗室毒流播紳非賴狄仁傑張柬之等戮力調護誅二張以復中宗之位唐之社稷絕矣

中宗皇帝名哲妻蕭不振徒擁虛器久罹憂辱備嘗艱苦一日復辟荒淫不悛不監呂氏之禍而縱妖妃之淫遂成大逆之謀豈天縱其德而絕之耶彼自絕于天耳

睿宗皇帝名旦雖以中人之才深鑒前代之失立嗣以功猶斷大事釀成其妹之惡幾成逆謀何足稱也

肅宗皇帝名亨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兩京收復父子同歡

代宗皇帝名豫分命將帥剪除兇醜使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其功不細然二君武不足以大賢明不足以燭理向無子儀之忠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因回紇則天下已非唐有以肅宗之危冀國不立紀綱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感於張后不能

危冀國不立紀綱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感於張后不能

危冀國不立紀綱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感於張后不能

危冀國不立紀綱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感於張后不能

危冀國不立紀綱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感於張后不能

危冀國不立紀綱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感於張后不能

危冀國不立紀綱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感於張后不能

其子武可知矣代宗早建大功仁而不武委靡不斷護國之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愍憤以死懷恩招引外寇幾再亡國明知矣不思經遠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竊據者因用為牧守士卒殺主者因授以旌鉞使強暴縱橫下陵上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以復振者皆二君之所啓也

德宗皇帝名适。憤積世之弊。開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資性沉於猜忌。舉動陷於刻薄。初相崔祐甫。務崇寬大。有貞觀風。及盧杞秉權。事事苛刻。由是強明自任。耻屈正論。受欺誣。疑蕭復為輕。已謂姜公輔為實。直納楊炎以重欽。盡失人心。故關外之寇未平。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困辱奉天。播遷山南。公卿拜于賊庭。鋒鏑集于黃屋。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宣力於外。故能誅元兇。復宗祏。自後消剛為柔。利方為圓。晚節

媮懦矣

穆宗皇帝名恒。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牛李互黨。藩鎮復叛。授佐非才。為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於原野。網中之魚自脫於深淵。由是再失河朔。元和之功於茲墜矣

敬宗皇帝名湛。初政用賢。納諫可方。漢昭稍長。福急荒淫。狎昵群小。鞭笞宮臣。致劉克明。蘇佐明之逆。謀昏愚失德。自殞其身。文宗皇帝名涵。為宦者所立。恭儉無非。欲為精求治道。真觀遺政。勤於政理。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李德裕秉政。中僧孺沮之。惑於左道。溺信清虛。邪正並容。不知辨察。宦官之禍。延蔓滋深。以宋申錫之賢。無能為父受其害。李訓鄭注及虜小人。以一朝誦許之謀。剪累世腰固之黨。遂至流血禁庭。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頭就戮。朝野皆露之事。古今所羞。天子陽藉。縱酒飲

恨吞聲。自比報讎。言之可為於邑

宣宗皇帝名怡。少歷艱難。長年踐祚。人情誠偽。靡不周知。究心民事。精勤治道。賞罰俱當。故四海樂業。殊方順軌。然以察為明。無復仁恩。由是而唐脈盡耗矣

懿宗皇帝名漑。器本中庸。流於近習。所習者巷陌所昵者桑門。驕奢無度。淫樂不悛。變亂尊權。呼之為父。賊汙宮庭。兩幸梁益。幸佛寺。迎佛骨。脩崇佛果。罷竭民財。民怨神怒。國亡決矣。藩臣跋扈。禍非一日。如癘病之人。養以糜粥。尚不濟。飲以毒酒。其能濟乎

僖宗皇帝名儼。天命已去。人心久離。盜徧寰區。草生城闕。漂泊幽辱。寄命宦臣。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韓全暉。為魁。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深根固蒂。疾成膏肓。不可救藥。悲夫

昭宗皇帝名晔。俱為宦官所立。不勝其耻。力思剪滌。任用非行。始則張濬覆軍。次則克用跋扈。復恭亡命。文道不臣。致兵交關。廷矢及御膳。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劫遷。崔昌胤召朱全忠。連圍困者二年。御膳不給。王侯飢寒。然後全暉就誅。黨惡殄滅。而唐亦隨亡矣

後唐明宗胡人。遷信烈也。為李克用養子。名嗣源。莊宗滅梁。嗣源功多。莊宗殂。嗣源年已六十。性不猜忌。與物無競。初無取國之心。為眾所推。嘗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數。復登其華。少用校之五代。其庶幾焉。惜其戲殺從璩。無父子之恩。誣殺重誦。乖君臣之義。非不學所致歟

後周世宗柴氏。名榮。周祖妻兄之子。而繼位。知世弊起於威

令不行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遂變弱為強因敗成功飛勝逐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兵習戰乃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枹鼓之餘治律明理審政明法任賢養民中道而卒獨最稱為五代之君惜無勸學之臣欠格心事業人道有虧符氏為李崇訓之婦取以為后柴守禮為本生之父不迎致奉養且用法大酷殺戮無辜有累盛德

神宗名頊雖厲精求治不事遊畋克儉克勤將有所為然熙寧之政誤於王安石行青苗保甲保馬助役供輸之法黜老成排群議惡正直悅輕浮呂惠卿之徒朋邪黨輔毒害生民消耗國脉安與西北之兵安西喪師永樂敗績天下騷動肇靖康之禍亂借哉

徽宗皇帝名佶性資聰敏博覽群書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無曹馬之篡其失國也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人狎昵姦佞蔡京以猥薄巧佞濟其驕奢林靈素以恠誕虛無資其放蕩朱勔以崇飾游觀竭夫民力君臣逆豫廢弛朝剛童貫用事又集兵勤遠給餉速亂遂至亡國身與石重貴同科皆由玩物喪志縱欲敗度而然可不成哉

高宗皇帝名構恭儉仁孝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國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中興厥

復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始或於汪萬終制于秦檜能趙鼎張浚而罪首飛燕忘親偷安忍耻貽誤後世悲夫

光宗皇帝名惇幼有令聞用儒術治天下統緒攬朝綱用賢屏姦寬刑薄賦有可觀者不幸宮闈悍妬奄寺專權驚憂成疾孝道有虧天位遂不正矣

寧宗皇帝名擴恭儉守文初年以舊學輔導之恩召用黃裳羅點再召朱熹待講政事脩舉中更佐曾當國負定策勛內蓄姦邪指正為偽外挑強階流毒淮甸佐貴之首雖梟國體之虧莫補彌遠擅外權揚后竊內柄拱默不能自強惜哉

理宗皇帝名貴誠為彌遠所立束手受制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耻顧乃貪地棄盟事與隨起其連禍結境土自感由夫冲年縱欲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事靡定自即位黜安石而尊周程表章朱呂丕變士風崇宗道學使後世知理學足以復古帝王之治其功不少矣廟號曰理宜哉

度宗皇帝名堅賈似道不學無術專權挾私夸功結怨欺天用上賣國召兵喪師費財疆土日蹙帝承大統授手權姦而荒于酒色國事茫然衰益甚矣

宋 高宗皇帝名構恭儉仁孝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國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中興厥

史鈔卷之三

君道第四 亡國

嗚乎九五之位厥惟艱哉其興也由夫君德之盛上格天心而有天下其亡也由夫君德之衰上逆天心而失天下豈一日哉由來遠矣成周由先公先王積德累仁以區區數十邑馭夫七強國之間者二三十年不絕如線迨至暴秦始滅漢唐宋亦由開國之君寬仁厚德綿綿不絕歷數百年以延國祚至於孤秦六朝五代不二三世鼎祚變遷蓋以取之不以其道守之不以夫仁天心厭禍人謀弗滅非不幸也宜也其哉君德之不可不脩天心之不可以悟善惡之報猶如反掌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之謂也

自魏王名廷是時王室衰諸侯強并弱猶知尊周者以禮之在

人心習於耳目決於骨髓雖有陵慢之心則畏夫禮而不敢發雖有離散之心則畏夫義而不敢行不然秦楚之強猶虎狼不能一朝容也豈俟夫五十九年而不舉哉

王子嬰為趙高所立知高謀逆乃先事誅之秦之強天下無敵也王剪將四十萬滅楚家恬將三十萬伐匈奴章邯董翳司馬欣將兵又不下三十萬而項羽一舉坑其二十萬合陳勝吳廣劉邦之兵不如秦之多兵甲不如秦之利而滅秦指顧間者由人謀之不臧也使二世不讓位項羽豈肯流涕而屈辱於羽哉天心厭亂假手於劉項不義之徒

漢勉強從莽十八年一日白水中興莽土崩而瓦解非人之能為謂非天乎遊天者如是

漢高帝名協為諸葛卓所立曾操謀卓專政者二十有五年終帝之世雖蓄不臣之心而不收輕發者畏名義也視魏莽之竊璽移鼎豈不大有徑庭名義之重勝如兵革如是夫

後帝禪當昭烈以一旅之眾豈足與魏吳鼎立也一則人心思漢二則諸葛善謀昭烈武侯俱亡安樂又延數載漢家之德漸於人心如是其遠者以此夫

魏元帝名奐司馬氏三世專政而廢帝帝奮自出討殞命嗣南嗣位者孱弱藉孤曹爽驕熾熾熾安輕伏禍由內壘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歸命侯孫皓殊無經國遠謀承祖父餘陰驕慢殘虐浮於桀紂托陸遜父子抗曹劉之勢數年陸氏既亡國事隨之亡矣非人謀之不臧歟

西晉愍帝名業奔播之餘徒守虛器而天下之勢有若土崩瓦解無熊羆之將材遇虎狼之虜勢將何以支之哉其汙辱殺身者宜矣

東晉恭帝名德文自海西公以來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內鮮不噬吞幸保宗社百年賴王道謝安陶侃卡闔諸公之力諸公既歿道子元顯焉能挾哉

順帝名準蕭道成謀逆久矣賴袁粲據忠以遏之羈孤榮榮朝不保夕粲死國滅可哀也夫

和帝名寶融骨肉操戈寇讎假手逆天之罪焉得而逃禍亂侵陵猶如反掌矣是怪哉

廢帝名守智元帝殘忍雖剪侯景而陳霸先踵迹覬覦守智幼中安能抗強臣於一哉

後主名叔寶雖通書文辭以井蛙之見任非其人而事邪鬼不近忠直而近狎昵不恤百姓而恤大馬小人晝夜酣歌拋置國事兵犯闕庭猶眷戀寵姬捐身符井以丐餘生非不幸也宜也

隋煬帝名廣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悅慕秦皇漢武之為窮奢極欲兵連四夷賦重政煩盜賊遽起巡遊不息以樂酒宴惡聞直言喜自鑿蔽當父病革漸悉父妾弑父殺兄一日殺猶子七人晚年身死人手撤床寶以畏屍受禍之烈前代希有

唐高祖名昀為朱全忠所策立束手受制唐由文武宜憐倍昭皆受策於宦臣全忠雖誅宦臣而道謀等其謂非又生一秦桧後唐諸王名從珂少從明宗征戰因已關馮道班迎備下天

位鳩殺閔帝而明宗之婿石敬瑭殺從珂始也戕民以賣國然也民散而國亡天道禍淫猶如反掌覆車之轍可不戒哉

後晉出帝名重貴舍桑維翰之謀信景延廣之策內政弗脩外挑強虜使流民塗野草胡騎突宮庭生為降虜死為爵魂非不幸也

後漢隱帝名承祐雖有南面之尊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邪謀妄誅叛將禍疊隨之理勢然也父子相繼四年而亡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此者也

後周恭帝名宗訓以幼冲之年無積累之德天命已去人心攸歸于宋啓太平之隆其成又明之景運豈偶然哉

宋欽宗皇帝名桓雖無失德善之良謀聽信諛諛之言拒絕忠諫之路六賊可討而不討宗雖李綱當任而不任致萬葉於危

囚俾九廟於劫燼犬羊腥穢於中原父子委身於絕漠自古亡國未有若此之甚也

宋少帝名焘際天運傾頽權臣叛將望風迎降母后三宮身身俘虜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劉昫盡碎無計保全效義撼忠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於是為不爽也

元順帝名妥懽帖穆爾初政清明敦崇儒雅天心上厭災異相仍赤子弄兵南北隔絕不思經國遠謀逞欲奇技淫巧寵信讒倖妄誅元劬腹心之疾甚於噬臍委置宮庭脫身沙漠實關天運何辜於人

君道第五 暴虐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自古創業之君未有不由勤儉寬仁而興者亡國之君未有不由貪淫暴虐而喪者作善降之百祥不善

降之百殃福善禍淫昭然不昧夏周之興皆由積德秦隋之滅肇自不仁不知國步之艱難不恤民生之疾苦俾儉任之在位而土木之繁興或重賦而嚴刑或窮兵而黷武不以宴安鴆毒為戒不以兢惕藥石為憂肆欲任情作威滅德以天命為不足畏以生民為不足惜坐受其弊茫無所知天命靡常殷鑒不遠為人君者可不觀感而脩省戰兢而惕厲者哉

王後梁名桀承大禹累世勤儉之德以位大統以託兆民政當字育黔黎奠安宗社恃匹夫之臂力等九有於埃塵貪虐荒淫暴戾頑狠為傾宮瑤臺以娛嬉意作肉山酒池而殺龍逢恭行天討非湯之過於懲德何有哉

王受德名紂材力過人資賦敏捷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沉涵冒也誦聖監刑酌林酒池匪門瓊室以恣淫欲焚炙忠良

奪易孀婦以為鬼魅天命成周肅將天討一戎衣而天下定會八百國而人心歸三分有二非一日也

周厲王名胡暴虐無道周維世利重罪謫言道路以目不齒社稷之安惟惑讒諛之說眾叛親離身死國亂悲夫

周幽王名宮涅暴虐荒淫而不脩山崩川竭而不肯信號石父之謹而廢申后太子寵褒蔡女而招犬戎取國人之怨憎致諸侯之離叛身亡妾虜夫何怪哉

秦始皇帝嬴政古稱暴虐無道無逾始皇當六世之餘烈振長吏而取守內吞二周而亡諸侯然後六合為定乃罷侯置守以破封建之法焚滅典籍以廢先王之道頭會箕歛以竭天下之財與阿房驪山長城之役以困天下之力威振中國吳敢誰何自恃無慮變意針謀禍幽之皇帝王之業可傳之萬世

而於綱常之道殞絕而不知明知母之通於呂不韋而有如不韋而幽其母是無父也并六國而滅周是無君也罷少子胡亥而逐殺適子扶蘇父子之恩絕矣以為天下之勢難合患在六國遂裂其土中國不足慮患在四夷而郡桂林城積石降百粵而却匈奴可以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為億萬世子孫無窮之基詎知斬木揭竿之眾紛起而破章邯百萬之師敗縉屠狗之徒一呼而閉門不守置阿房於焦土化鑿與為輓車秦以七世而滅天下民以朞月而亡秦天下之弱勝秦之強天下誠可畏而強秦不足恃也

君道第六

君臣之分猶天地然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故天地定位君臣則之夫何季世君臣之分不明莫甚於此

禍相繼欺凌孤危濬極鼎祚六朝肇禍五季張仍或壞亂兵而誅宗室者託號靖內難或干天統而竊大位者假名受內禪德不足以格天威不足以服人雖盜窺神器於一時而弗承令緒於奔世四十年間五胡雲擾藩鎮爭雄骨肉吞殘父子屠戮強臣因之而跋扈赤子由是而弄兵崇社為之丘墟生民苦於塗炭反掌之報如響之應聲實謂所謂可為痛哭流涕長天息者也

魏王莽弑平帝立孺子攝尊位遂行篡奪始由外戚折節力行以要虛譽鄉黨稱孝稱仁輔政勤勞謙恭下士智者莫照其效負乘南面奮威挾詐窮兇極惡毒流中外十有八年諛佞之臣靡然阿附上書稱頌五十萬人其罪逆擢髮不能盡炕龍絕氣紫色龜聲不過為聖主驅除民心思漢劉氏一呼莽就戮矣以其狂悖狡子逆與安史同惡為萬世亂賊之魁亦由哀帝行乖禮義自失人心倒持太阿而授之莽也

魏曹操字孟德父為宦者曹騰養子乘漢季衰亂而與張繡走二袁破呂布降劉表殺張超叱咤風生指顧雷掃用軍行師變化神奇知人善察欺罔不行技于禁於行陣取張遼於亡虜畫講武策夜思經傳雅性節儉信賞必罰四方獻奉輿張共之然挾天子殺伏后勦皇子戮貴人害孔融殺崔琰誅荀彧左右侍衛莫匪曹氏之人生殺除拜不出漢主之手者十九年晚用乘輿稱警蹕偃然與至尊無二吾誰欺欺天子迹其平生夜卧圓枕啜野葛飲鴆酒深恐極詐不可殫言天姿恭茂標悍猾賊父苦無君之心然終卒頭羊鼎曾不染指畏名義耳臨終區處

家斷至分

史鉞 卷三

子甚不仁哉曹不篡漢為魏文帝雅好文學博聞強識論經
理侃侃忘疲吳蜀爭疆文帝假兵息民不事征戰規模可取當
其篡漢安比舜禹開後世亂賊時之為世首惡迹魏晉亡
與司馬氏相終始黃雀利於螳螂挾彈者又在後天理不爽
如是夫

司馬懿字仲達曹操徵辟始陽疾而辭終畏威而就勉臣曹
氏自負奇謀神出鬼歿受遺二主佐命三朝弱寡欺孤恣行誅
戮何安王凌楚王彪及諸曹勳滅無遺威同莽卓師昭兄弟弑
君立幼潛蓄異謀炎遂某魏為武帝承魏驕奢存心儉約宏略
天度聽約謹言劉毅皇甫陶嵇紹許奇俱進用民恬俗熙家給
人足仗羊祜王濬杜預之謀江湘來同混一疆宇吏奉法而民
樂生儲綱之才禮度不立致邪小人輔政竊權災異頻仍政

迭出平吳之後不數年純綱板蕩宗社丘墟皆由累世不德正
以報曹氏受制之禍迹帝之心自恃宴安耽溺酒色開基之始
不為遠而崇尚浮華敗壞禮法劉淵當除而不除惠帝當廢而
不廢遂使傾覆洪基雖則善始而乖令終中原淆亂戎狄腥羶
古今之烈禍也

武帝劉裕少有大志晉自渡江君弱臣強禍亂相仍桓玄構
逆裕起兵草薶奮臂一呼遂梟靈寶奉迎乘興拜造王室乃治
兵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蓋循珍滅偏師西
上譙縱授首銳卒北征姚泓而縛汎掃伊洛脩奉園陵震驚獮
衆發舒華夏惜舉千里之秦付之嬰孺引兵還志在冀近一
舉足而赫連氏歸踵入關中原不復定焉恨也然清蘭寡欲嚴
整有度被服不素游宴絕希嬪御寡少不蓄私藏孝于父母幼

主當朝母后無專政足稱良君惜委棄大功躬行篡逆廢君殺
主罪邁桓玄曾未逾時遂罹大故

高皇帝蕭道成際宋中興危殆表諸諸人偽謀匡國建立宗
藩為忠貞之臣既立順帝北面稱臣規勸禪代尋行弑逆殄滅
劉宗崇深為梟計百出積惡初蓄其能久長然篡位之初以
身率下服食儉約曰使我治天下十年使金土同價天不永年
勳業弗竟繼述之賢明帝忍酷猜忌殺高武子孫殆盡其篡殺
之報歟

武皇帝蕭衍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天性沉重優待
齊宗簡擇廉吏好尚儒雅致治雍熙遭元龜衰微王公牧守襁
屬而歸晚節末路禍起蕭蕭亂成戎羯衣冠塗炭民物度劉由
其借朱丹之辭負河南之地棄國龍教人且崇尚緇派變夏
為夷朕去衣冕加以戎衣宗廟去牲不復血食其後臣弑君子
叛父正德邵陵柳仲禮肅正表表君正元景仲莊鐵紛然而叛
豈特侯景哉子孫坐視不救得非浮屠之教棄君臣絕父子之禍
其烈如此有國家者不蓋梁武而崇釋教其禍不爽可不戒哉

武帝蕭衍先本自單微遭時屯剝選將練兵勦除元惡乘間
立功遂移梁祚處身儉素不尚驕奢即位未旬禮樂刑政百無
一舉蹈梁武遺迹出佛牙設無遮會効胡人膜拜幸寺舍身詒
謀之道即此可知初年獨運奇謀臨危制勝與王僧辯合志討
賊而陰圖僧辯不三載而殂黃蘆河衣豈待賀若弼韓禽虎之
來而魄兆已先見矣

文帝楊堅以叔房之弟受命孤不能匡主庇民乘時竊
鼎平王謙戮屠逆出於天不藉劉宗弼韓禽虎遂淫朝而承

正統躬節儉均賞賜察吏治通民情恤國窮親臨政事律士傳
餐舍厚賞實百姓繁庶衣食充足突厥鞬鞞林邑高昌女國咸
入貢稱臣可謂盛矣然不學猜忌任人殺而信讒使廢太子勇
殺秦王俊滅父子之恩受制獨孤后單騎夜出亂夫婦之道囚
勇而委政阿慶非兄弟之倫殺李君才虞世則絕君臣之義女
為帝后不從父言不殊王莽子孫視如路人何異梁武功臣劬
舊無保始終國祚宜其不永

後周太祖朱溫黃巢降將賜名全忠王鐸崇獎過分既受同華
節鉞不因立功朝廷又與宣武重鎮寵過而驕貪心未歇志欲
侵陵遂行篡弒考其所為直巨盜耳篡國之後刑虐不悛賊殺
無辜不念聚斂之耻釀成友珪之禍其子壽之如批上肉與安
史無異回視前日殺迫之慘天之報之足稱其施可畏也夫天

朱三由降盜擁旌麾小人負乘貪欲無厭迫天子害朝正太后
諸王弒君奪國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王莽後一人而已併
史者於唐亡後直書朱溫削其國號一如賊莽庶幾快于人心
後唐莊宗李存勗父克用沙陀微種奄有河東平黃巢功王于
晉上源之變訟于朝廷不能自直遂與朱溫相攻糾紛不能盡
忠朝廷不失臣節忠義功烈為第一流莊宗以弱為強御將用

兵恩威交濟頤指氣使莫不尽力遂服真定取漁陽燕魏博并
山東策馬渡河梁冠珍滅天下震動諸侯降梁踞肆者駭愕狼
顧偏師西指劔閣失守惜其志小氣迫猶然自矜任使便倖俄
至殞身使能繼父志復唐宗社立其後裔乃棄張承業之忠言
聽吳蜀之佞說借居大位為善不終無異借取其欲速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者乎

後晉高祖石敬瑭沙陀人唐明宗之婿與從河同事明宗以禁
裔之親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請於契丹賂以土地取人之國以
中國之君屈身夷狄玩好珍異旁午道塗小不如意譙責繼之
殊無報色古人行一不義沒一不辜得天下不為光附夷狄以
伐中國從而取之乎作史者書晉於契丹之事曰晉上尊號於
契丹書契丹於晉之事曰契丹加晉王尊號所以著中國夷狄
首足倒懸之極其惡契丹而賤敬瑭也甚矣

後周高祖劉知遠沙陀人雖精兵要地為胡騎比還中原無
王不動聲色南而稱君諸郡爭相表附中國正氣少延然非掃
亂除暴之才無積行累仁之德得之偶然無所憑藉況其始入
洛陽遣使殺從從益及入大梁制盜賊賊無多少皆死所為若此
其能父事夫根踈者不固蓋薄者易危後嗣乏才享國不永朝

榮夕替道昭昭父子相承四年而滅自古之享國未有如是
之促也
後周太祖郭威兩弒其君篡取天位得國之初罷貢獻珍食碎
寶器詔百官上封事立新法罷營田謁孔子祠拜墓亂離之
際善政可書有王峻贊軍事范質守法度李穀通上意享國雖
淺施為可稱惜其文身從夷偃居大寶曾無作容自云古豈有

花項天子其自處甚明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
危而發雖履天子之籍而宗支覆矣奚用操心之險哉五季之
世如中夜晦冥孤山窮谷之間鼯鼠鳴鴉狐狸鬼魅何物不有
為君者或盜賊或黥卒或丐養自書契以來禍敗之酷滅亡之
速莫甚於斯深可痛悼

史鑑卷之三

史鈔卷之四

臣道第一列國

成周開國天封諸侯其勛爵曰公侯伯子男其主壁曰桓信躬
 殺蒲首一命至于九命由五十里至于千里同姓曰伯父叔父
 異姓曰伯舅叔舅是為宗子維城藩垣屏翰朝聘燕享各有其
 時燕市凶荒各致其禮明尊卑上下之分敬孝友睦姻之情與
 國同休垂範無疆迨周昭南巡帝業浸衰平王東遷王室微弱
 侯藩爭強挾天子以令諸侯併小國以增疆域綱淪法斃禮壞
 樂崩擅弄干戈邀求功賞於是戰國之名有霸主之號六卿
 分晉三家專魯田完篡齊贏秦吞周此孔子懼而脩春秋也周
 平王以後為春秋之時其列國與周同姓曰魯衛晉鄭曹燕
 吳與周異姓曰宋齊秦楚陳此其大者餘國小若杞許滕薛邾
 呂江黃不可殫述十二列國中有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五
 霸事迹論春秋諸國之始終有未及戰國而先亡者有既及戰
 國而後亡者各舉其槩威烈王以後為戰國之世則秦楚燕齊
 趙魏韓七大國而已秦楚燕為春秋之舊田齊趙魏韓則為新
 國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三晉為齊
 楚之藩蔽齊楚為三晉之本根形勢相資表裏相附以三晉而
 攻齊是自絕其本根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徹其藩蔽也安
 有徹藩蔽以媚盜而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呂姬姓太伯仲雍之所封也古公三子長太伯次虞仲其妃大
 姜生少子季歷而生昌有聖瑞犬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
 傳昌乃如荊蠻斷髮文身以讓季歷而傳昌世無賢者至吳王
 闔廬始大子夫差無道不納伍子胥之諫為越王勾踐所滅

魯周公子伯禽所封也十三世至隱公為春秋之始隱公弟桓
 公子莊公有庶弟三人曰孟孫叔孫季孫世執國政歷閉公僖
 公文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為春秋之終定公用孔
 子陳三家而強公室繆公尊子思而不用子孫公為楚考烈王
 所滅
 晉武王弟康叔所封世無賢君靈公知孔子而不用後為秦二
 世所滅
 齊成王弟唐叔虞所封後世至文侯仇佐周平王伐犬戎有功
 賜桓邑彤弓彤矢策命為方伯春秋之世文公重耳霸諸侯賜
 為方伯然其避三舍而勝楚退一舍而降原其信若足稱也而
 未免有專封之罪河陽之符請隧之舉借周之迹不可掩自是
 迭為霸主至頃公智范中行韓趙魏六卿強盛哀公之世韓趙
 魏分晉地為諸侯
 魯武王弟曹侯振鐸所封春秋中為宋所滅
 鄭周宣王庶弟桓公友所封子武公莊公並為周司徒至君乙
 為韓哀侯所滅
 蔡仲所封周公殺蔡叔其子胡率德改行復封焉春秋之末
 為楚惠王所滅
 齊召公奭所封至文公約六國伐秦迨昭王僭稱王用樂毅下
 齊七十餘城太子丹為秦始皇所滅
 魯畢公高所封 周叔武所封
 魏黃帝之後 魯黃帝之後 魯神農之後
 肥禹之後 陳虞舜之後胡公滿所封春秋時有公子完奔于齊陳為楚所

完大于齊名為田齊

商湯之後微子所封春秋時襄公茲父之智略不如桓文強暴不如秦楚而與師之際乃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區區以姑息為仁義而不能發喪師之威孟之會見辱於楚泓之戰卒殞其身皆自取之也後為齊楚魏所滅

齊太公呂尚所封春秋時桓公小白撥為盟主託天子以為尊倚王室以為重於是四方諸侯畏其名義莫不效順推其用心考其行事所謂名義者皆假義以濟其威所謂尊者皆托君以行其志徒備救邢青白身于楚其義若足稱不免專討之罪葵丘之會踐土之盟普周之心非出於偽歟方列國連衡而抗王命舉天下不知尊周而桓公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明弁冕直履之禮正冠履倒植之勢使郊郭之鼎不可問三代之傳器

不可移似亦可取惜其規模淺狹止為霸齊之舉非有尊王明義之誠心不乘鄭人之譽不渝曹沫之盟非信也特假信以懷諸侯遷邢于夷儀封衛于楚丘非仁也特假仁以專予奪至兵車之會四乘車之會十六竊義之美不足以文其不義之過沽仁之名不足以蓋其不仁之實是以孔子雖稱如其仁而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無一語及之者其意深矣後為大夫田和所滅和陳公子完之後事桓公為工正至因僭稱威王宣王時孟軻至不用公族靖郭君田嬰之子號孟嘗君傾貲結客稱鷄鳴狗盜之雄挾詐懷姦脫兇噬狼吞之厄僅一馮驩彈鋏取容私行小惠以收恩孽民爾餘無可稱至王建為始皇所滅趙有造父御周穆王封趙城春秋時趙夙世為晉卿至烈侯籍分晉地為諸侯至武靈王僭稱王公子勝號平原君招延賓客

玳瑁為簪以堅白同異為能僅一毛遂眩玉求售以狂言誑楚得合趙從成九鼎大呂之盟至幽繆王為始皇所滅

魏文王子畢公高所封國絕有畢萬專魯邑于魏文侯斯分晉地為諸侯以卜子夏由子方為師惠王登僭稱王孟軻至不用公子無忌號信陵君譎而不正乎無聞僅一侯嬴教以竊奪晉鄙兵符僥倖存趙爾至王假為始皇所滅

韓武王子韓侯所封國絕後世韓武子世為晉卿景侯慶分晉地為諸侯至宣惠王僭稱王四世至王安為始皇所滅

趙出於顓頊子祝融為高辛火正有季連者辛姓成王封鬻熊之子繹於丹陽後有熊渠者僭稱王至莊王用伍舉孫從孫救教遂霸諸侯其始也滅庸以自豈已而伐鄭伐陳使王孫滿問鼎以窺周其不仁甚矣有黃歇者號春申君荀卿至而不能用

李蒙絕貴躡珠履而揚名玩色貪奢納妖姬而殞命自稱仕俠不稱能賢至哀王為始皇所滅

秦顯項之裔曰伯翳舜賜姓嬴氏至非子為周孝王封於秦繆公用百里奚非戎以廣國伐晉伐鄭脆而悔過自毀孝公用尚鞅變井田開阡陌托徒木而行信令內務耕織以備戰守外連衡以闢諸侯孝公沒累蒙故業推於諸侯至始皇滅六國稱皇帝不二世而亡

項梁故楚將丁秦季大亂梁起兵於吳梁死兄子羽繼領其兵與漢沛公共立楚懷王孫心為義帝而自稱西楚霸王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封王侯政由已出用范增為謀主稱亞父然為人慳悍猜賊恃匹夫之勇嗜鳴叱咤坐大稱雄陳平用范增不用羽詐坑秦降卒燒殺鄉子冠軍屠咸陽燒宮室劫殺

子嬰極始皇家放殺所立義而秦民失望王侯畔已乃欲以區區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而籠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
孫權破虜將軍堅之子策之弟由富春徙歸策死權代領其衆駐兵武昌與劉備為鄰任周瑜魯肅為將數與于赤璧表為票騎將軍領荊州牧後即皇帝位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長沙桓王堅勇智剛果以孤遠之任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洛川汎掃陵寢有足多者策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湖地千里真英才也然輕躁好殺卒殞其身權承父兄之烈任計尚奇才追幻踐有周瑜魯肅張子布陸遜諸葛瑾步騭呂範朱然程普黃蓋甘寧凌統諸公師友忠賢成前志赤壁之捷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有荆揚薄于南海傳祚累世宜矣惜見義不明守節不堅降于曹操受命領荊州受封為吳王不討賊而助之不仗義為不義使吳蜀締好可以抗魏而與蜀仇禽其關羽坐視蜀亡而不救吳亦從之亡矣是權亦漢之賊也

臣道第二聖賢

道之大原出於天人之上智謂之聖天生丞民莫不賦之以五常之德人明至道必盡夫萬善之原得君師之位者制治立教之是善為人民之師者著書立言以垂世孔子不得君師之位而明性道之宗濬洛關閩諸子上溯洙泗之淵源折衷群言開闢至道為萬世之法程坦然而無疑衍而伸之無餘蘊大成至聖文宣王孔丘字仲尼為地攝禮常設禮容為季氏史料學平畜蓄息轍四力弟子益進為中都宰四方則之由大司空進大司徒攝相事七日談政大夫少正卯相定公會齊

侯邾谷却罷夷狄之樂與倡優侏儒之戲乃歸齊所侵汶陽鄆龜陰之地又隨三都以強公室死於陳蔡命駕而歸序書刪詩定禮製周易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弟子三千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顏回子淵有王佐之才聞一知十封充國復聖公閔子騫性至孝封琅琊公冉耕伯生封東平公冉雍仲弓封下邳公宰我子我封臨淄公端木賜子貢封魯陽公冉求子有封彭城公仲由季路封河內公言偃子遊封丹陽公卜商子夏封河東公顏回早夭傳孔子之道者曾參子輿作大學傳一貫之道封邾國宗聖公參傳孔子之孫伋字子思作中庸封沂國述聖公孔子之父叔梁紇封啓聖王子鯉伯魚封泗水侯子思殺傳子鄒國聖公孟軻子車勿被慈母仇氏三遷之教遊於齊梁不用歸與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作書七篇談仁義而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黜霸功養浩然之氣而距揚墨孟軻死而聖人之道不傳故曰禹能拯天下之溺軻能拯人心之溺故軻之功不在禹下唐吏部侍郎馬縉伯韓愈之上繼絕學明性道之原抵排異端攘斥佛老死徙不回而宋道元公周惇頤茂叔生於春陵應五星聚奎之運博學力行早聞聖道自厲名節傳孟軻不傳之緒著大極圖通書黃庭堅稱其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學者稱曰濬溪先生康節先生邵雍堯夫河南人自負雅才賦性刻厲遇李之才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卦象乃探賸索隱妙悟神契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氣運陰陽之消長衍伏羲先天之旨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天性高邁清而不激和而不流程頤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知慮絕人

公張載子厚關西人少喜談兵中訪釋老及求六經尊禮貴德
樂天知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本以孔孟為法著正蒙曰為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西銘推
明理以存義程頤以為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原道之祖也於
二程為表叔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名光字君實河南人職掌
台衡兩宮虛己孝友恭儉忠信正直身殉社稷居處有法動作
有禮淡然無欲學無不通闢正塗而任道不回詎邪說而極詆
新法作潛席以明易象修通鑑以著興亡有旋乾轉坤之功廣
致君澤民之術人稱涑水先生寺丞豫國節公程頤伯淳洛陽
人資性過人充養之有道和粹之道益于面肯愈厲之容不形
聲色從周茂叔聞性命道德之說嘗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自
謂窮神知化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弟頤曰先生得不傳之道自

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秘閣洛國正
公程頤正叔書無不讀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
指而達六經動止語默一師聖人篤志力行必至夫道若易春
秋傳平生行誼彷彿明道學者稱伊川先生龍圖閣學上文靖
公揚時中立將樂人師二程秉性剛直賦性聰明職居諫垣論
事激切官遷蔡酒道貫天下極斥王安石蔡卞之姦苦排割三
鎮和議之誤東南學者稱龜山先生豫章先生羅從彦仲素
南劍人授業楊時得程氏道學正統絕意仕進潛心力行任重
詣極延平先生李侗意中授業仲素委乘勁特氣節安適充養
完粹甫穆夷愉動靜語默泰然詳說則淵源大歸文公
朱熹元晦授業延平以輔治為當為以師道為己任奏對以正
心誠意為本修身以克己復禮為先登第五十年仕外凡九考

立朝四十六日五經四書發明與義折衷詳言集群聖之大成
立萬世之師表微春秋書法修通鑑綱目稱悔菴考亭先生云
殿撰宣公張武敏夫早有公輔之器穎悟夙成仁義忠孝之資
以聖賢自期天性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自吝以正禮俗厚倫
紀為先闢異端毀淫祠開道甚早由司諫連典三部與朱熹呂
祖謙講明聖學著論孟圖說經世紀年諸葛武侯傳涑水言仁
等書稱南軒先生著作成公曰祖謙伯恭心平氣和旁稽載籍
不立崖異士類歸心氣宇溫淳動中矩法講畫開物成務之理
推廣任重道遠之心著論書記大事記易書說辨志錄明經制
之學稱東萊先生秘閣文正公胡安國康侯師二程著春秋傳
獻時政論長子徽猷閣名臣子明仲號致堂著讀史管見次子
奇承學 少子宏 師揚時著知言從子正字憲 號籍溪

朱熹師之 程門弟子呂大鈞和叔天臨與叔劉絢李綱謝良
佐顯道游酢定夫張繹思叔尹焯芳明侯仲良師聖賢定皆有
著述載于程氏遺書集成輯釋等書
朱門弟子蔡元定西山著洪範解大衍說詳律呂新書陰陽律
歷子沈九峯著尚書傳黃幹百御勉齋喜子婿著儀禮傳李端
弘齋張洽敬齋著春秋傳地理公華表陳澧著齊李方子果齋
黃澗輔齋著四書集錄詩童子問劉子澄清之靜春先生
元中書左丞魯國文正公許憐仲平讓孟人從姚樞得程朱氏
書沉潛玩味造詣淵深凡經史子籍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
水利靡不通慨然以道自任初見世祖任師保之職安童拜相
擢樞左丞中書大政多所建明與太保劉秉忠定朝儀修律歷
考官制革胡俗胡禮致政歸閒就其子師可懷孟守祿卷四方

學子考德問道隨行高下訓迪有方武人異端無不感悟王賢稱曰先生神明扶持道學為深題其齋曰齊

翰林學士文正公吳澄幼清臨川人天資穎異經傳貫通用力聖賢之學以遺逸徵拜祭酒集賢翰林之職受命即辭不樂仕進參政元明善親執弟子禮右丞董士選禮幣招延于家塾脫略記問辭章之習專以義禮為精弟子難疑若問隨感而通平生著述有五經纂言考定周禮五官補冬官司空之職儀禮傳十四篇釐正二戴記八篇稱草廬先生

史鉞卷之四

史鉞卷之五

臣道第三 賢臣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以二帝三王之聖必咨四岳十二牧之臣以分理庶事故治國而民安以揆宅百官致平事理大臣者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以身管攝乎造化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以身關繫乎安危當言路者必進忠言任民社者必興教化豈徒欲其富貴安榮求便其私哉蓋所當為措天下之安也戰國之世宋鄭至弱也無華元子產奚足以立國齊晉雖強無管仲狐偃不能成霸功漢唐而降俱藉賢臣佐理堯舜君民致雍熙太平之治所謂廟堂柱石朝廷羽儀以危為安轉禍為福者也

風后

力牧為將相

天樞作甲子

容成造歷

謙首作算數

伶倫造十二律

梁援作十二鍾以和五

音六相共輔黃帝端拱無為之治

重為木正曰句芒

該為金正曰蓐收

脩熙為水正曰玄冥

句龍為土正

火正曰祝融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七官輔顓頊而致治

羲和

羲仲 羲叔

和叔

五官步占天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示以折因夷隲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狸

謂之八元

蒼舒

隕訖

持敏

大臨

龍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謂之八愷

台後名棄母姜源履巨人迹而有娠棄山林馬牛避弗踐長而

業農播種百穀以滋民生

契帝嚳之子母簡狄吞玄鳥卵而有胎為司徒職而教人倫

倫攸序
皇陶職士師以明五刑惟明克允且陳統統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之謨
變典樂而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匪學其工而然事孔備

龍職納言 益職虞師而山澤以時納言而帝命惟允

伯夷典秩宗而神人威格唐虞之世君明臣良吁俞都弗於一

堂之上故海隅蒼生共為帝臣內則比屋可封外則四夷來王

而天下治 固傳論代晉廢為版築高宗恭默思道皇帝資

良弼乃審象旁求得說爰正作相朝夕納誨不待敷奏其言明

試以功脫刑人之衣被公衮之服以天下之大委於新進之末

以萬乘之尊屈於版築之賤君臣相孚切劘治道講明帝學施

之政事無不合宜號稱中興

微子名啓紂之庶兄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抱祭器奔周武王

滅商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

箕子以諫紂被囚武王釋之虛己問以天道箕子為陳大禹洪

範九疇封于朝鮮而不臣

周公旦武王之弟以成王幼冲攝行王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哺以待士唯恐失之其居攝者權也豈得已哉奈何三監流

言惑亂王室內挾綠父外連淮夷以窺國勢周公不顧謗議推

其忠誠出師東征誅三監以清內難上下之情未孚乃作鴟鴞

之詩以自明周大夫亦為九豎狼跋諸詩以美公德天意亦周

雷動以威以彰公德公乃經營洛邑式化商民制禮作樂復辟

於王作無逸之書勉王治己立政勸王用人七月之詩陳稼穡

召公奭為太保作旅獒之書戒王不貴異物所寶惟賢告老而

去周公留之同心輔政嘗巡行鄉邑聽訟於甘棠之下人懷其

惠作詩詠之古今大臣知尊君之道其惟周召二公歟

齊管仲夷吾相桓公而號召天下其意若曰大義不可不明尊

君之念不可廢諸侯之合則曰戴天下志欲之讓則曰安中國

伐楚之師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葵丘之會不敢自專而上

致王人用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似有可取然規模淺狹徒為

霸功非實有尊王之誠心不過竊義之美沽仁之名孔子雖曰

如其仁而麟經不書其名者聖意深矣

晉狐偃子犯出定襄以知義伐原以示信作執秩以正官大蒐

以示禮出穀成釋宋圍以成霸

齊武子士會趙衰荀林父顛頡魏犢俱竭忠盡誠尊王攘狄以

扶周家

延陵季札賢而讓國材而出使審音而知樂視政而知人宗

德而尚義
吳伍員子胥復父讎而亡楚國懷死諫以冒吳誅屬鏃之劍不
存鳩夷之名不朽
晉叔向羊舌肸黃諸葛謀善術辭令建兵而不施以要齊盟權
甲而停車以服魯眾
齊公孫僑一善善為辭令作兵賦鑄刑書不與宣子玉環以乘
與濟人於漆浦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穆襄以來鄭無歲
不被兵子產受之以禮自固晉秦之暴不加焉
齊晏平仲相景公繫於刑踊責履賤告於公而省刑諫讓星以

脩德辭更宅與益邑以節儉力行推仁於三族恩及於國人善僕御為大夫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晨退楚國之眾

趙閻相如秦以城與趙易璧無意償城相如索之曰臣頭海璧俱碎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缶豪氣凌雲使趙重於九鼎大器

趙管仲連高節士也田單攻狄三月不克仲連曰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也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勝單厲氣巡城遂克狄燕將保聊城單攻之歲餘不下仲連射矢書說之聊城乃下齊王欲爵之仲連逃海上秦攻趙魏王恐欲尊秦為帝仲連曰若欲帝秦連有蹈東海而死矣其高節遠謀真天下士也李白詩云獨立千載間清風西蘭雪可謂善知仲連矣

元功十八人鄒侯蕭何平陽侯曹參宣平張敖絳侯周勃舞陽樊噲曲陽鄼商魯侯奚涓汝陰夏侯穎陰淮嬰陽陵傅寬信武斬綽安國王陵棘津陳武清河王吸廣平薛歐汾陰周昌陽郡丁復曲成侯蟲達

漢丞相鄒侯蕭何從高帝入咸陽收律令圖書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與民之疾苦為治天下之本守閔中定法令立宗廟廢社稷宮室縣邑鎮撫百姓為足天下之術為韓信為大將破魏虜趙降燕收齊滅羽城下為圖天下之要漢楚爭雄失軍則發卒補之食則轉漕給之為取天下之資然不崇節儉以示軌儀乃營造宮闕營孝武土木之工不作法制以固邦基乃買田地賤賞貧為苟簡偷安之謀是以不得與周召太公而爭烈

丞相平陽侯曹參為將有野戰略地之功為相崇清淨無為之治徒遵蕭何約束制作之事無所增益惟務偷安乃詭言惠帝不及高帝日飲醇酎使漢家制度卒至末備情哉

少傅留侯張良智謀知道報仇強秦弱秦將毀其軍結項伯而脫鴻門躡足以回齊封借箸以籌國生之失還軍湖上示天下無後心燒絕棧道示項王無還意請封雍齒息諸將之爭勸都關中建全城之固來三人而破強楚招四藩而定惠帝乃棄功名如弊屣其賢矣哉

酈食其貴沛公居見長者其氣已壯說沛公收秦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柱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形制其謀已強說田廣田間罷兵歸漢其辯尤敏竟為韓信所忌以戕其身信可謂殘忍人也食其之智安在哉

陸賈使南越說尉佗聽命稱臣著新語勸帝行仁義成西漢之厚之風有出使之才救時之術勸陳平結交周勃誅呂安劉在保國之謀諸呂用事不能力爭謝病免禍有保身之智

婁敬說高帝定都關中以建全城之安此計之得者說高帝以長公主與匈奴和親而呂后不免嫚書之辱文帝不免蕭關之寇此計之失者

叔孫通知高帝寵任武臣與弟子諸儒創朝儀知高帝欲易太子以死爭而正嫡知惠帝仁孝請建原廟獻含桃是通世務與時變化識權知變之士

梁王太傅賈誼有王佐之才議論慷慨可方三代名臣以文帝聰明之資必能有為故輔以堯舜之道惜帝溺於絳侯之寵不能決意用誼遂踈斥之雖不顯進用而暗行其策誼雖不進用

於一時而其策可傳於萬世何幸者哉

天子家令晁錯有濟時之策不幸死於讒人之口其請選練將士以制匈奴募民實邊以省屯戍當弱諸侯以尊京師其賢良之策著書三十篇皆當時急務請削吳楚七國之地以尊朝廷而表益因隙仇而誅誅錯錯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竟罹讒禍鄧公進言於景帝大悟而錯誅無救矣可不為善人惜哉

廷尉張釋之善論諫能持法貞亮君子也首言秦失漢興之由帝稱善虎圍齧夫以口辨拜上林令釋之諫止梁王朝不下車釋之追止為廷尉帝欲殺東渭橋犯蹕釋之以為當罰金帝欲族盜高廟玉環釋之以為當棄市非特立獨行灼然有見之文夫能然歟

馮唐面攻文帝雖得廉頗不能用以為尚守中軍以重市租盡學士卒以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享賓客匈奴畏之而以家人子不知足請任符上功差六級文帝下之吏削其爵是法大明賞大輕罰大重雖頗牧復生不能用歟

諫議大夫汲黯質直剛毅文雖不足而節有餘古杜稷臣也視火河內矯發倉粟賑民有恤民之心謂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不可比隆唐虞請與匈奴和親以罷兵有直諫之節面質公孫弘懷詐飾智張湯深文巧詆田蚡衛青真然外戚平揖不屈有剛正之義守東海淮陽政化大行有牧民之術居外郡戒李息不言張湯姦詐亂國有憂國之忠其才與功雖不及諸朝臣至於淮南王欲叛不思朝臣獨畏汲黯非社稷之臣乎

賈山慷慨激發善論諫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請文帝尊養老之禮求輔弼之臣無與士射獵以墮事無縱民私鑄

以失主柄言雖激切文帝不加罰賢矣哉

鄒陽宦游於梁以謔見擒獄中上書自明以為人主當監忠邪遠讒佞斥左右之言而用四方豪傑之士辭若不遜而抗直明切足嘉曰荆軻慕義白虹貫日而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策太白食昂昭王疑之下和獄玉楚王刑之李斯盡忠胡亥刑之明臣忠而主信曰燕人惡蘇秦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駭駭中山人惡白圭於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穽成販牛齊侯任以國政明君臣遇合而浮辭不移可謂正直之士矣

夜乘方正辨博為吳王濞郎中王有逆謀求極諫不用終見擒客於梁孝王聽羊勝公孫詭之邪謀乘以剛直卒無所津惜其壯時不見進用武帝以蒲輪迎之已老何及哉

戶牖侯陳平捐金以踈亞父躡足以封齊王勸遊雲蓋而擒韓信問說閻氏而解平城凡六出奇計答文帝問決獄錢穀云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附百姓撫四夷得大道然多陰謀非正道典屬國蘇武自古虜使之才曰辨曰勇曰節然辨可能勇可能而大節難也武抗節不屈出萬死一生卒全忠義豈特辨足以折驕倨勇足以挫強禦而已三代而下一人焉爵以列侯酬以萬戶何多哉秩不過二千石錢不過二百萬於功臣豈不薄哉

孝宣興感圖形於麟閣晚矣

江都相董仲舒承滅學卓然特立究春秋之淵微明王道之終始陳天人之策正誼明道之言西漢一人而已惜武帝喜翁後慕神仙寵公孫弘之誦諛張湯杜周之苛刻主父偃吾丘壽王之變詐而不專任仲舒黜為江都淮南二驕主之相雖有王佐

之才不究用可慨也夫

式初不知書而天資仁厚朴忠發言操行然與古合其推田宅財物與弟義也匈奴多事願輸財助邊忠也渾邪等降孫官之費持錢三十萬以給官宰緹氏民便之為齊王相會這嘉及請與子男死之賜爵關內侯為人如此彼以文華夸世者曷若忠厚之輔治哉

倪寬以通經好古名而守正不阿無間也為張湯奏讞獄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是深文巧詆寬不能正反文其非武帝窮兵黷武寬不能諫從而導之其待於經亦未矣然為民牧能勸農桑開溝隄雖無匡君之術而於救民之道亦庶幾云

張騫擊空通西域而為孫大外康居月氏大夏諸國皆內附遂斷匈奴之右臂以致單于孤特遠道有功制敵而又感信初使

月氏騫留十年持節不屈為人強大蠻夷愛之議者曰騫通大宛致汗血馬漢威求索至驅百萬眾羅襲中國為騫怨之不然中國之患莫大於四夷四夷之強無逾北狄騫能分其勢至於費中國求駿馬武帝之侈心也何預騫哉

終軍奇士辨博能文其慷慨奮發徒步入關棄繻不受欲以功名富貴其志可知上祠雍得白麟一角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軍言野獸併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視無外也此應當有夷狄蒙化後匈奴渾邪王果降有識矣當使匈奴盡精厲氣盡言西於單于之前上奇之南越與漢和親請長緞出使致致閩王有才矣不幸遇呂嘉之難莫盡其設施惜哉

東方朔人議其言不純而行不純德依隱玩世詭時不逢為滑稽之雄不然朔雖恢諧多端機德似隱而納規進諫多可取迹

其陞戰於前數董偃之罪敷陳恭階關壽王之議嘉孝文之儉德唐虞之治不難自古滑稽若淳子見止威王長夜之飲優孟規楚莊葬馬之失優旃諫秦皇與死之後故新磨規莊宗田獵之過因恢諧藥時病安可盡少之哉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子禹輔漢其忠矣乎漢武之世名臣衆多光於其間不過小心謹慎無諸子之長終受遺詔安社稷功卓出諸子何哉光能秉義挺忠粹然莫奪勛冠群臣宜也其任漢室之守擁昭帝之微推燕益上官之謀覽賢良文學之議順民心而議鹽鐵以成始元元鳳之治昌邑昏蒙從宜廢之孝宣明斷從而立之舉漢祚於累卵之危措於太山之安雖伊周何如其忠大矣雖忠矣而不學無術昧於幾微以昭宣之明不歸政卒致陰妻邪謀立女為后身歿未幾宗族夷滅非貪權

固位之過歟甚矣不可不學也

侍中金日磾武帝命霍光輔幼主光自謂不如日磾宜有大過人者故其傳可稱者不過禽河羅之首拜甘泉之像而已光能任漢室之寄夙廢立之分擁昭立宣位居師保功擬伊周豈日磾比哉然日磾所守光不及者日磾在朝承詔輔政則固過之有功封侯屢却之光則權重位高終不能退日磾之子戲宮人則殺之帝欲納其女則辭之光之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悅以從之上欲任日磾之子光引約止之而光之子孫受封不辭是日磾之功不及光而忠謹篤故過之也光死族滅日磾七世內侍其有自哉

史鏡卷之五

臣道第四賢臣

侍中張安世以篤行用為右將軍以定策孝宣功次於霍光小心畏忌典樞機謹慎周密內外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疾聞詔乃驚有所薦舉人謝輒拒之有郎功高當調不待言而遷之故帝嘉其慎密外尊憚霍光而內親安世禮隆於光所以累世貴寵比於外戚然處身過儉而內治產業殖貨富於霍光於清白之節則少虧也

杜延年忠足以事君才足以臨民承武帝奢侈之後勸霍光脩孝文政以節儉寬和舉賢良能推監獄預定策立孝宣其忠如此為北地太守選為良吏捕擊豪強郡中清靜其才如此丙吉稱其在己右然得賞賚賂遺數十萬清節稍虧子欽深博有謀

崇論宏議拯天下安危利害陳女戒於建始之初為太常教言得失不事權貴可謂善繼善承者也

龔勝龔舍相友善著各節好學明經一時剛潔之士勝為諫議大夫言制度大奢刑罰大深賦歛大重時董賢得幸附之者取封爵勝獨言其過丞相王嘉坐罪勝正其議王莽居攝告老歸家舍拜太守免歸葬招勝不受遣使至卧疾不起以印綬加身推去其大節過人遠矣

丞相韋賢與兄子女成質朴謙遜篤志力學明經拜相封侯可謂盛矣而賢以經授帝與謀立宣如元成之陽狂遂將默侯白効固為當時所推而其相天子不過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而已至責以名實皆持祿固位被訶諛之譏惜哉丞相魏相有三識兵略遵故實達時令而已時凶奴寇邊帝欲

擊之相諫曰兵義者王兵應者勝兵忿者敗兵貪者破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遂止又言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遂陳賢臣賈誼鼎錯董仲舒所言與治二十三事上從其策又采易陰陽明堂月令四時之治謂天子之義必取法天地而觀先聖高祖用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吳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宜選明經通陰陽者各主一時以和陰陽然原相所以輔佐孝宣中興之稱職者皆奉行故事之効歟

丞相丙吉於宣帝有保全之恩倡立之宏議如狄懷英者終不自伐帝知而加封爵又固讓不已而受之其德量深厚無有也君相位寬大好禮遜務掩惡揚善掾吏有罪不稱輒予告不按驗公府不按吏自吉始取吏醉酒汗車茵亦不斥因得知避塞

警急郡長吏能否勉勞之出逢清道群鬪者死傷不問過半喘問之以為三公調和陰陽職所當憂疾篤上問所代稱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故事廷尉于定國執法詳平太保陳萬年事後母孝其知人如此宜其子孫絕而復續也

司馬相如以辭賦稱為文豪當時無比考其辭意序述田獵之樂與夫封禪告功皆啓導人主窮極侈靡好大之事其末乃歸于節儉如終日奏鄭衛之音曲終而進雅樂其故何哉居官不事事非忠以色自累非智使西南夷罷於邊役非仁夸耀鄉里非義是文有餘而行不足

司馬遷子長貫穿經傳細繹古今自黃帝迄漢武二千五百年原始要終見盛觀衰作本紀明帝王之迹表以次年代之序書以述禮樂律歷兵戎祀事世家載股肱之任列傳紀立功之臣

文直而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贈而不華質而不俚三代以降載筆之任無出其右然究其是非自相抵牾於聖人論大道光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退處事而進姦雄述貨殖崇勢利而蓋貧賤項羽之暴虐槩於帝紀陳涉之叛卒槩於世家孫叔敖鄭子產有輔相之才槩於循吏至於網羅天下訪求舊聞蓋古之變成一家之言使學者有所統一有補於世云

王褒與司馬相如揚雄皆起西蜀作為詞章富麗溫雅褒嘗刺使作中和樂職詩以章風化之廣彼應宣帝之詔作聖主得賢臣頌以明君臣之相須其後數奏賦頌以諫人君田獵博奕之虞其文皆有補於世豈虛詞溢美之比哉

夏侯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洪範傳號稱名儒然以厥罰常陰言臣下有謀其事經驗而不免夫億則屢中嘗見出道上語雖可傳而不免幾事不密時孝宣欲褒顯武帝功烈為立廟祭勝曰不宜雖守正不阿未免陷於縲纆豈通儒哉

趙廣漢之守潁川首誅大姓原褚郡中震懼又令強宗大姓相仇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尹京兆善為鈞距以得事情盜賊惟俠吏受賕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謀共劫人語竟即捕之亭長戲言莫不先知為政事厲強壯見事風生發姦過伏如神明然雖能吏而不免扶姦終以此敗疑蘇賢榮蓄之件已以法論之且誣丞相以殺婢之過相脅制卒真誅戮能致吏民數萬代死者威制豪強收恩小民爾

尹翁歸自謂文武兼備所施設則剛明為市吏雖霍光之族莫敢犯為都督郵則長吏被罪莫有怨為郡守廷尉于定國莫敢干以私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否姦邪各記籍收取黠吏豪

民按罪以一警百首論大猾許仲卿奔市為右扶風選用嚴平接待以禮縣有名籍如治東海緩於小弱急於豪強雖任刑法而溫良謙退不驕歿後天子下詔褒揚而重賜其子况云韓延壽為吏尚禮義敦教化聘賢士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治學官守潁川以禮讓變告訐之俗守東都置正五長教孝弟姦人莫敢入吏或相欺引咎自責人自愧悔守左馮翊閉閣思過息詞訟推誠待人不忍為欺而為蕭望之案其放官錢濫及誅戮非宣帝明察之過歟子長公

張敞子高非惟有吏才而善論諫昌邑王不法諫不從昌邑果廢霍光奪其子禹復為大司馬敞以議世卿為諫霍氏果敗太后出獵敞諫而止治縣棠設賞格令相捕斬大賊解散尹京兆召偷盜者長喻以法意而盜息治冀州捕格賊首而盜息京兆

久任而稱治史稱其履忠進言條款可觀善矣而乃走馬章臺為婦作無眉不免輕情枉法論殺掾繁舜不免挾私所以非師傳之器

王遵文武自將健于吏職所在必發其剛果守安定一月間治張輔姦賊百萬為護羌校尉以千騎奔突羌人萬眾為益州刺史疾驅九折坂以示其忠為東平相以勇氣折王之驕止其過為司隸校尉奏匡衡不白石顯姦邪為京兆廣設方略誅鋤盜賊守東平以身當金隄河渠之衝而安眾心然為吏詭譎不惟失於殘忍所以屢廢又坐廢也王鳳徐明三老輩爭薦之其亦安集人民者邪

雋不疑見直指使者暴勝曰凡為吏大剛則折大柔則廢恩威交孚然後樹功揚名其尹京兆捕偽稱衛太子實諸法帝嘉之

曰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謂不及漢家三輔得賢如此

子定國其父于公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孀君守節而養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縊死姑女告婦迫姑死繫獄誣伏于公爭不得婦死枯旱三年于公白郡守祭婦墓遂雨于公自言治獄有陰德後必當與其子定國果由御史大夫拜相國人稱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疏廣疏受為太子太傅廣年老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不去有後悔乞骸骨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與族人賓客相娛樂或勸廣為子孫立產業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其知止足者矣

蓋寬饒次山專厲剛直不要之以中是以殺身為中大夫行風俗也多稱舉貶黜為司隸校尉刺舉無回避奏張安不其權為衛司馬戒許伯之侈第劾檀卿之沐猴然其言好奸犯上意強以不用難聽之語非雍容有禮為吏刻深喜陷害人故終坐獄自殺非剛直之大過歟

黃霸守潁川詔下選良吏分部宣布使郵亭鄉官各察以贖孤窮勸民為善防姦邪謹耕桑恤鰥寡節財用盜賊屏息獄無重囚鳳凰神雀來集及守京師政聲無聞與望大損其才長於細務而不諳大體治尚寬厚而少剛嚴遠求相功各損於治郡宰相之任務存體要霸以吏才處之故傳之循吏云

龔遂守渤海時多盜賊民迫飢遂悉罷捕賊吏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器者為盜賊賊聞之咸棄兵持田器賣買牛賣刀

買犢開倉賑恤勸課農桑百姓富實獄訟止息賢矣哉

蕭望之長清議論通達抗節剛正初見霍光責以不行周公吐哺之禮建言夏日雨電譏霍氏專權以開利傷化折張敞贖罪之譏以夷狄背盟止公主臣降為孫以春秋不伐喪遣使吊四匈奴而單于稱臣且請待單于不臣之禮又請出恭顯而待以賢明之選為御史大夫議三公非其人為大傅以經術授太子宣帝寢疾命望之受遺詔輔政元帝即位數言治亂陳王事多所弼正幸罹讒謗而頗其身有輔佐之能未得保身之哲也何並子庶為陵令劾奏太后之親侍中王莽卿殺人罪殺之守潁川奏廷尉弟鍾威受千金贓之罪誅崔陽輕俠趙季李穎漁食閭里縱橫郡中既亡而追捕之又治勇猛曉文法吏十人負王法者之罪非勤敏善嚴而不殘也於尹翁歸者也

匡衡通經術而無大臣之節嘗言時俗薄惡請弘道德而率天下以傳昭儀定陶王過寵請明后妃嫡庶以齊家又請無改孝宣政事成帝即位無所建明請究六經之旨歸而通貫天人數陳便宜雖經術有餘而相業不足石顯專權不敢匡正反曲事之成帝欲蓋前非乃追條前惡為王導所劾後因地震免為庶人可謂有經術而無大成廉潔剛方之節也

薛宣初為長安令治有各守臨淮政教大行守陳留賊盜禁止為左馮翊揚淑謝游會稽不避宣責以書檄解印而去擢御史大夫代張禹為相居位煩碎不知大體遂見冊免蓋宣雖有吏才而無宰相之器自古才難如此

朱博初為檄陽雲陽平陵三縣令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剽劫刑行部駐輿突道四五百人罷夫如神刺井州卒遺移病後為

吏用豪傑大夫守左馬竄發起盜賊吏皆戰慄為廷尉決獄如流然居官多武誦綱維少愛利敢誅殺尤惡諸生及拜相阿附傳太后及弟傳喜如何武傳喜之忠鯁罷歸傳請奪其侯爵以順太后懷姦罔上卒以自殺又誰咎哉

翟方進子威初為丞相司直劾司諫陳慶不以禮見丞相劾方進廢事貴臣時起昌陵貴戚子弟為姦刺方進按大姦賊數千萬為京兆擊搏憂強位丞相舉奏殺守九卿無所回縱器能有餘燕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而內行脩飾然多懷怨挾私無宰相宏大之量然以天象視變賜策自裁宜也何武由諫議大夫遷揚州刺史二千石有罪時舉奏行部先即學宮見諸生問得失次問墾田次見郡守為人仁厚喜進士為楚內史厚兩龔為市守厚兩唐每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

何素厲其嫺而不薦王莽求大常而不舉群臣舉莽為大司馬武堅執不可及拜大司空而舉奏苛碎不合衆心卒以策免後為莽所誣陷自殺惜哉

王嘉由大中大夫守九江河南遷御史大夫為丞相封新甫侯為人嚴毅有威重哀帝欲變動朝政嘉力諫之會董賢被寵嘉極諫止以此忤賢連繫獄不食而死後追謚忠侯

召信臣守南陽躬勸農耕開渠灌漑民蓄有年致民節儉其化大行戶口增盜賊息獄訟衰民稱召父後為少府奏罷禁離官省樂府黃門倡優之戲及非法飲食節首貴數十萬有大臣之節豈專為循吏哉

申公魯人年八十餘王臧薦安車召至問以治亂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帝然

文翁性仁愛好教化守蜀郡變以儒雅選小吏詣京師受業博士乃起學館於市中以教子弟補郡縣之吏使蜀地化為齊魯天下立學自文翁始

直不疑為郎有同舍誤持其同舍金去同舍即意不疑不疑償金後同舍歸金亡金即人慙

主父偃上書得幸一歲四遷拜為郎中大夫衛青之薦也嚴安徐樂亦以上書得幸為郎

石建石慶為御史大夫拜丞相時國家多事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丞相慶醉而巳

嚴助吳丘壽王朱買臣枚舉終軍並以上書進用與大臣辨論大臣數屈

王成爲縣東門外有吳王陽將關內侯

鄭弘字樺卿為南陽太守著治蹟拜御史大夫又字巨公守滎陽滎陽鹿夾轎後為太尉

梁丘賀明易經以功書後麒麟閣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人顯門春秋為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范昆張德慕勝之主賀俱以絺衣直指使者持節按部威振州郡

楊樵子雲少好學博覽識作大玄以準易作法言以準論語作訓纂以法史其辭賦與屈原宋玉司馬相如並驅爭先惜未聞聖賢之道易與論語奚可以準之哉多見其不知量也當漢世官僅至執戟郎不得列大夫之職而王莽竊位得陞大夫嗚呼維之天資絕倫學問該博使得孔子為之依歸正其諫而羣其偏而漢一人而已此朱子所以貶之也

劉向更生博通諸經擢諫大夫校書天祿閣著說苑列女傳上

既言王氏專政封彭城伯
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吏民信向
光武徵為尚書典定舊制又為司直行大司馬事鎮守京都

史鉞卷之六

史鉞卷之七

臣道第五 賢臣

大傳褒德侯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與人無競鄉故雖行能
不同而皆愛慕嘗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
親愛不忍為欺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河南為首守令
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都丞客入
涕泣從之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以為大傳
褒德侯誠所謂名冠天下受天下重賞也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光武問得失伋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
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守潁川迫帝城帝勞之曰河潤九里京
師蒙福

張湛守滎陽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劉昆初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叩頭火尋滅守弘農虎負子渡
河而去帝嘉之徵為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
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曰偶然耳帝曰長者之言
也命書諸策

郭賀為荊州刺史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范流救行
部去檣幃以章有德同守九江恬澹無為百姓安業地多虎
暴民設檻穿而滋多均曰江淮有虎猶北方有雞豚今為民害
各在殘吏張捕非也務選賢員進忠蓋可夫檻穿除削課無復
虎害帝聞嘉賀任以樞機拜尚書令

廉范叔度守蜀郡民物豐盛邑守備側甚民夜作以防火災范
教刺先令儲水防虞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

昔無補今有格

朱輔刺益州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王化所未被正朔所未加白狼擊木等百餘國皆納貢拜臣王書最作詩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

陳龍章帝時政尚嚴切寵拜尚書令朕事繁重欲從寬厚上書求濟以寬言為政猶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宜蕩滌苛法以濟民生空質至德以奉天心帝納其言事從寬厚

第五倫為京兆掾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狂上疏言光武承王莽之餘為政嚴猛泰以酷急亡國莽亦以苛法自滅上善之倫雖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言每依寬厚云

馬廖太后從兄官衛尉患災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劍刺王好劍殿中多劍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言雖如戲有切事實太后納之

韋彪為大鴻臚陳事者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吏事寢疏各在州郡下朝臣議彪曰國家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先夫人才行少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其要在選二千石二千石而用賢貢舉得人矣

楊終上疏請罷邊兵陳寵上疏請除苛法楊終復言請議定五經章帝嘉納舉行

宋弘字仲子為大司空以清行著聞封平侯光武妹湖陽公主新寡慕弘威儀帝問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

杜詩字公君漢南陽太守人語曰前有公父後有杜母

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尊以德望為理政有三異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雉鳴童子有仁心三異也雉鳴河南尹表安以聞上異之

朱暉字臨淮有善政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坐法家君帝幸死召為尚書僕射尚書張林請自煮鹽備均輸法暉固執不可其公正強直如此

班彪隗囂間以承運迭興之事彪曰周之廢興與漢異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末流有從橫之事漢承秦制改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有誓年之柄又著王命論云堯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神器有命不可以致力而求漢承堯禪據火德有赤帝之符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胄可安處哉

勇如信布強如項籍成如王莽卒淵鑊伏質紫醢分裂况公不及數子欲開姦天位乎其讜言宏論足以對姦臣之志雄哉

樊准為尚書郎獨帝時儒風寢衰準上疏曰人君不可不學光武受命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多徵名儒讎命論難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益少競論浮麗忘舊之忠習談說之辭臣請下詔博求幽隱籠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太后納其言可謂知為治之本矣

仲長統當安帝之世太尉徐防以災異策免長統上疏曰光武愷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故不任三公事歸榮閣由北王公格真然政有不治必加譴責而推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

聖人皇為災皆戚宦所致爰護三公欲均其勳立國家績如生

民難矣若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可分此罪使時能用其言安得使李固杜喬陳蕃黃武諸公受禍而漢祚亦隨之而亡也悲夫

楊震伯起孤貧力學通博覽諸儒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所舉荊州秀才王密守昌邑夜懷金十斤道經白暮夜無知者震曰大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性公廉子孫疏食步行或請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學乎時宦者及安帝乳母王聖用事請託於震不從其構譏謗策收印綬遂殺投葬之日名士來會大烏高吏餘墓前俯仰流涕天之不祐善人如是悲夫

袁安字邵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為三公朝廷倚賴為重地廣民增蠻夷賓服丁鴻曾恭韓稜皆一世名德稱為治平黃瓊以舉事徵李固遺之書曰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政多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士其實難副俗論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讓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官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言事上採用之時梁冀被誅瓊居相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尊仰李固邵之子聰敏好學涉遠求師究竟墳籍時稱大儒每到大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守泰山杜喬奏固政為天下第一為將作大匠太后委政所言多從黃門宦官為惡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梁冀深忌嫉之策免詎與賊劉輔通繫下獄死焉

杜喬嘗為直指使行部表賢良忠勤收貪汙及後與李固並拜太尉同心輔政固廢死中外喪氣群臣側足而惟喬特然正色不撓朝野屬望後以地震策免梁冀誣與賊通請選賢太后不許冀復附已喬不取收賊黨中固俱亡漢祚由此珍瘳哀哉

王龔知名當代好賢薦上引進黃憲陳蕃荀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宗師之為明陵相泣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時人謂之八龍第六子爽字慈明名望尤重入稱其里曰高陽同郡韓韶亦尚義發粟以賑濟流民

陳寔仲弓居鄉平心率物有爭訟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人曰寔為刑罰所加勿為陳君所短嘗訪荀淑長子元方將事季子季方駿乘孫長文幼抱車中淑入子便穢孫幼抱膝上

太史奏德星見有賢人聚寔寔為大丘長同里鍾皓陳宜荀淑俱有德稱頌川四長

崔寔初舉獨行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政論言宜帝嚴刑峻法破姦邪之膽海內清肅效優孝文元帝政寬威權隨奪漢禍遂基夫刑罰者治亂之藥古德教者與平之梁灼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以刑罰治平是以樂石供養司馬水曰崔寔之論矯一時之枉非百世通論愚謂世有君子小人待君子必以德教待小人必以刑罰用之在審其宜

劉寵守會稽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人治微為將作大匠山陰老叟各賈百錢送之曰明府在官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故來扶送寵曰政何能及公言人選一錢受之後拜大司空賜策許其河南以許宦官得罪後拜太尉立朝正直人不敢干

以私

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年未冠荀淑異之曰吾之師表謂表聞曰子國有類子聞曰吾叔度邪戴長才高居傲見憲必正谷其母曰汝從牛醫見來邪良曰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難得而測陳蕃曰不見黃生鄙吝復萌郭泰曰表閣之器譬諸泛濫澗而易挹叔度汪王若干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氣象溫厚圭角渾然卓卓乎鴻鵠在燕之羣初舉孝廉辟公府後為汝南太守王龔所辟到京師還四十八而終如此輩人不用夫世漢作可知矣

劉寬為東海相歷典三郡溫厚仁恕倉卒中無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以蒲鞭答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慰以懷里之言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從化尚書令賢而有德者也

竇武當竇太后臨朝武為城門校尉定策立靈帝與陳蕃胡廣錄尚書事戮力王室白太后謀誅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大石猶豫節知之脅尚書作詔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捕收武武不受詔用將羽林兵千人圍武武自殺收族姍賓客族誅之遷太后於南宮焉乎幾事不密則害成中宦之流毒如此有國者可不監諸

陳蕃竇太后之立蕃有力焉后臨朝政無大小委於蕃微名賢李膺杜密共參朝政天下想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甫朋比專權濁亂四海會有日食之變蕃謂竇武曰昔蕭望之困於石顯今曹節惡猶石顯白太后誅之謀泄反被王甫收蕃送北寺獄殺之

李膺與陳蕃陳琳俱與才異行由郎中拜司隸校尉小黃門

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不法畏膺威嚴逃歸兄家合柱中膺知而率吏卒破柱取朔附獄殺之由是黃門常侍奔氣不敢出時朝綱已傾膺獨持風裁士被其容接名登龍門河內張成善風角子殺人膺收殺之成交誦官令其弟中備告膺膺入學游七諸郡生徒為部部請朝廷亂風俗詔逮捕太尉陳蕃曰所穿皆人譽忠臣不肯署帶怒虎下膺等皆門北守獄連及杜密陳翔陳寔范滂輩二百餘人陳蕃亦免膺武上疏言膺等被殺伊呂之佐虛為姦臣賊子之誣帝意稍解放歸禁錮終身膺雖廢錮士夫希慕更相標榜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號陳蕃用事復舉膺等陳蕃與膺等復發侯覽曹節調有司奏諸部鄒鈞鄒上勿問何謂鈞鄒節曰鄒人欲為不軌又問不軌對曰欲圖社稷因其奏或謂膺且去膺曰事不難難不逃刑臣節

也去將安之諸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焉乎正人邪人不兩立無如漢季正人雖多不足以勝邪人者謂非天斲天不祐漢故基此禍後之有國家者宜深鑒於斯

鄭泰林宗博學善論議陳留符融一見嗟異介河南尹李膺相見曰林宗聰識通朗高雅密博華夏罕儔與定交名震京師還鄉送車數千輛與膺同舟人稱神仙范滂曰林宗隱不違朝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仇者以不行署為主簿泰謂之留宿泰聞鄒人之死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

知瞻焉爰止于誰之屋爾泰識高量洪才優慮遠雖好成不久倫而不為危言詭行故濁世不及禍謂非有道之士拔類出萃者乎

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生茲不辰適丁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

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回其瀾嗚呼生揚清激濁御李膺侯林宗傳范滂名登龍門同仙舟就下坐與月旦評

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

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父穰蔡衍羊陟為八顧

張儉程超岑晳范滂劉表陳朔孔昱檀敷為八及

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番鄉王章為八厨私相品題自立禍的而挾彈捺弓者已睥睨於左右天地一網罟高飛竟何益卒之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自取之也

范滂孟博少為清節為州里所服為清詔使察其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賊汗者望風解印綬去守汝南以滂為微赴獄就訊三木囊頭暴於階下曰身死之日埋於

首陽山下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初就捕母與訣曰汝得與

季柱齊名死亦何憾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不為惡聞者流涕賢哉此母安得有此子悲夫

張儉因鄙人亡命因迫望門投止咸重其名行破家相容所經歷伏誅十數連坐徧州郡宗戚殘滅郡邑傷殘與魯國孔褒攜

褒弟融匿之事泄收褒融送獄融曰歲儉者融當坐褒曰儉來求我非弟之過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竟坐褒罪

鄙禍解儉還為衛尉而終孔氏一門母子兄弟孝慈友弟直古所稀不愧聖人之後

史弼為平原相詔下舉劾郡國連奏百數弼獨無所上詔書

迫切從事責白青州六郡其五有鄙平原獨無弼曰先王疆理

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氣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

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鄰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史弼誠君子人也能以身任禍非特立獨行卓然有見者能如是乎

賈彪為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其制罪同殺人城南

有盜殺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驗掾史欲引南彪怒曰

賊殺殺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致其罪賊聞之亦

面縛自首由是養子者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子曰賈非

慈仁者乎

曹鸞為永昌太守上書曰夫鄙人者或者年淵德或衣冠英賢

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災異水

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詔鸞下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

鄙人門生故吏父兄在位者悉免官禁錮及五屬鸞可謂廉

慨烈丈夫義理所在雖死不回於是可見東漢節義之風有如

此者諺謂面諛者能無愧乎

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其嚴毅剛方典常乘駟馬京師語曰行

行且止避駟馬御史

張綱守廣時梁冀專權綱當按部理其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

狸

蔣琬賈禕董允俱仕蜀漢為侍中尚書能負社稷之重稱貞亮

死節之臣繼諸葛以輔政

龐統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徐恕謂先主曰士元為鳳雛非百里

之才與諸葛同被徵

史弼為平原相詔下舉劾郡國連奏百數弼獨無所上詔書

史鑑卷之八

臣道第六

孟昶為兖州刺史魏明帝舉才德兼備昶為昶為人謹厚名其子姪曰渾深默沉戒以書曰欲汝等顯名思義能屈而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變態之原禍福之機人或毀己當退情於身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

晉江統為太子洗馬時戎狄亂華統以為宜絕其原作徙戎論曰戎狄之性貪婪凶悍不仁弱則畏服強則侵叛其強也漢高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其弱也元成之微單于入朝有道之主牧夷狄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為寇其弊不加遠征期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邑壘

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并御蜀兵此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今者當之已受其微關中帝王所居戎狄不宜在此因其衰微遷之畿服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為禍滋蔓暴害不測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惠比中國以綏四方計為長也朝廷不用竟貽戎狄之禍主辱國亡哀哉痛哉王導初以安東司馬輔元帝於建業說以謙恭待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收用賢俊辟祿倍百餘人刀協下壺陳願庾亮甘卓周訪陶侃劉琨周顛黃祖紀瞻顧榮桓楚等皆一時文武全才初桓彝見元帝微弱嘆曰帝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見導曰江左有管夷吾無復憂矣於中興有根本之功方元帝居藩導知其可輔陳以祖從之傾心推奉其功一也西都覆沒四方勸進王敦導明然更議所立願導固爭異議遂沮

其功二也及輔朝政不以江左衰弱而為偷安之計乃且大立規模廣運羽翼先用顧榮賀循以來眾士盡收過江名流以佐謀畫故桓彝見其亟談將士而輟憂周顛聞其志克神州而收淚其功三也是以賢士覽進百姓歸心荆揚安安戶口殷實以正色直諫匡扶人君仗大義公忠謀其族保保江左立國百年謂非中興根本之大功歟惜其見事不明負周顛於地下為不足也

祖逖少有大志渡江見帝為祭酒逖請將兵以復中原帝無北伐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度江擊楫誓曰不能復中原有如大江逖募得五千人鎮雍丘擊後趙加鎮西將軍與將士同甘苦撫納新附河南多叛歸逖石勒患之百計求通好後以戴淵為征西將軍

鎮合肥逖以淵無弘識而相統攝意快快感憤而卒自是王敦聞逖卒無忌趙冠亦猖狂中原不復廓清者由元帝之單弱無氣之過也

劉琨與祖逖同寢半夜聞雞聲逖覺現曰非惡聲也因起舞琨與逖齊名自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懷愍時為并州刺史琨由軍長史叛降石勒送州刺史段匹磾時在薊城遣人邀琨琨率眾奔薊與匹磾敵血同盟冀冀或晉室有欲襲取薊者遣書請琨為內應為選卒所得而鹿實不知也竟為匹磾所殺

淵初為劉琨所遣使江東母不欲歸絕裾而去既至不復得北歸終身以為恨與元帝為布衣交立明帝為太子王敦惡而欲廢之極力調護拜驃騎將軍與王導共誅王敦又與庾亮共起兵討蘇峻斬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六女玄齡才無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始清收其詳明出納為
凡臣不加彥博處煩洽劇務舉臣不如戴崑耶君不為堯
舜以諫諍為己任臣不知微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
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

褚遂良初為諫議大夫太宗問曰起居注所書可觀乎對曰史
官書人君言動過惡庶幾不敢為非未聞自觀也上曰朕有不
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俯即割洎曰借使
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為元龜二
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群小不受讒言朕守而勿失亦能史氏
不能書吾惡也太宗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同輔太子高宗即位
召無忌遂良李勣于志寧遂良曰此召必為中宮上意已決逆
之必死太宗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殺元舅功臣遂良受顧

命不以死爭何以見先帝勳稱疾不入無忌入上曰皇后無子
武昭儀有子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曰皇后名家先帝臨崩
曰朕使兒往婦今以付卿皇后無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
日又言遂良曰必欲易后請擇令族武氏經事先帝天下耳目
安可蔽也臣請當死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
怒引出之昭儀曰何不撲殺此獠貶潭州都督死嗚呼太宗有
知人之明遂良有忠君之實惜高宗闇昧溺愛養成內禍幾覆
唐宗為人君者所宜深鑒

蕭瑀事太宗忠直清謹太宗問瑀以京國父長之策瑀曰三代
封建而父長秦孤立而遠亡上以為然有封建之議上與群臣
論周秦情願瑀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又六國無罪始皇滅
之得天下亦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

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所以殊也取之或逆
守之不可不順太宗可謂知所本矣

溫彥博字大臨警悟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詰命若成誦
然進止詳華時人拭目觀之爭相稱羨

虞世南兄世基字懋世博學善草隸孔奐曰南金之貴獨在斯
人世南字伯施文章贍博太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帝曰虞
世南在行秘書也暗誦列女傳太宗稱五絕上聖德論

祖孝孫為太常少卿作唐雅樂太宗曰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
史大夫杜淹曰齊亡作半出曲陳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
何謂不關隆替魏徵曰禮云禮云玉帛六乎哉樂六樂云鐘鼓
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聲音溫公曰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
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

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奈何以禮樂無益於治亂
乎

皇甫德參諫脩洛陽宮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
怒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裁察
上曰朕罪斯人誰敢復言賜絹二十四匹

張玄素論事有回天之力諫脩洛陽宮襲亡隋之敝賜綵二百
匹

岑文本字景仁十四詣司隸理父寃命作蓮花賦合其聲賞
焉周學賓王上疏言時政得六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
百姓苦樂百姓治安唯在制吏縣令選用得人陛下可以端拱
無為矣朝廷雖重內官而輕州縣所以百姓不安
太宗曰長孫無忌善辭令物極速矣斷事理古人不過而

姚崇由許州刺史為兵部尚書宋璟由洛州長史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協心戮力華中宗啟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綱紀備舉有貞觀永徽之風次宗即位每事咨訪應若如響奏十事曰行仁政罷邊兵嚴法律返宦寺絕外貢重官職肅朝儀納忠諫罷佛老營造抑外戚山東大蝗崇將州縣捕之

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行授任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直諫上敬憚之而屈從突厥默啜久為邊患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聖得其首奪木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心生僥倖痛抑其賞授以郎爵靈聖痛哭而死姚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剛直過崇志操雖殊輔治和協二人進見上為之起去臨軒送之得君如此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賞邊臣而天

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有先見矣韓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居相位甚久時望上或宮中宴樂及後死遊獵小有過差輒問韓休知否言訖諫疏已至上嘗覽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曰僕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奉事常願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嘗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史鑑卷之八

史鑑卷之九

臣道第七賢臣

張九齡子壽與韓休並相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宥之九齡曰祿山有反相不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著千秋金鑑錄述前世興廢上欲相李林甫九齡言恐為社稷之憂上卒相林甫而羅九齡祿山反上思九齡之言遣使曲江祭之厚恤其家朝廷安危繫宰相賢否使韓休九齡不罷立有天寶之禍乎

楊綰與常衮並為侍郎同平章事綰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減聲樂五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其盛即削省之中丞崔亮毀其第上方倚綰革弊政而綰卒上悼之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楊綰之速其矣德化之及於人也如此

常衮為相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官爵之濫衮思革其弊社絕僥倖奏請不允代宗欲大用李泌常衮曰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用之衮言善矣若黃霸為相損於治郡者是矣

崔祐甫代常衮為相欲收時望纔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曰人或議卿所用多涉親故對曰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慎苟未之識豈謂其才李正己獻錢三十萬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祐甫請遣使賞賜青油將士正己慙服請道亦知朝廷輕財太平之治可望

陸贄剛直忠貞宣忠輔國知無不言前後奏疏累數十萬言切

中時致君澤民安邦安國人心悅服朝野交懽職掌詞垣上所親信事無大小必與謀議號為內相然數直諫忤上意極言
唐犯姦邪上雖貌從中心不悅又贊拜相極陳裝延齡措克欽
延齡日請贊上信延齡不直贊竟坐譴貶死時論嗟惜知唐
室之不競基于此矣

陽城徵為諫議大夫入想望風采曰必死諫諍職下城日夜痛
飲醉愈作卑臣論議之及貶贊上怒甚無敢扶者城慨然率同
列論陸贄無罪裝延齡延齡上怒欲罪城料軍張萬福賀朝廷
有直臣時將相延齡城曰若相延齡取白麻壞之改國子司業
杜黃裳時藩鎮強盛黃裳勸上振舉紀綱裁制藩鎮於是用兵
討蜀威行兩河又言王者上承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
不可暇逸移格移心黃裳建議征蜀又指授高崇文方略皆中

武元衡為門下侍郎夏竦既平藩鎮揚息鎮海即度使李錡求
入朝已而稱疾元衡請下詔徵之許窮遂反左一執錡斬之吳
元濟反淮西上以兵事委元衡李師道使人刺元衡
裴度嘗與元濟反淮西度繼武元衡總兵征討李愬以李祐之
計雪夜至蔡城擒元濟繼送京師不戮一人屯鞠場待度度還
朝以同平章事進首國公度德量寬弘智謀深遠在相位知無
不言及皇甫之請而罷無意世事治園池為綠野堂子午橋酬
詠詩酒與物無競以四朝將相威重四夷四夷見唐使必問度
安否以身係國家安危如郭子儀者二十年
韓愈退之憲宗之世迎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二月歷送諸寺愈
官刑部侍郎上表乞以此骨投諸水必能作禍福宜加臣身貶

潮州刺史有鯨魚為民害為文驅之復文章陸六朝而弊齊然
復古撥衰反正以道自任其功不在孟子下

李絳嘗憲宗時欲革河北藩鎮之權絳言王武俊父子相承四
十年范陽陰相鄰功未可輕議淮西秦無節後何事征討俱中
其謀然與李吉甫多構怨二人並指絳與直數爭論吉甫善
逢迎絳請發錢百五十萬賞魏博之來歸者勝於發十五萬兵
之費皆策之善者絳由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性嚴直數與李吉
甫爭論上前吉甫將意逢迎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構隙吉
甫言天下太平宜為樂絳曰漢文時兵不血刃不刃家給人足
賈誼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大戎腥羶近接涇隴加
之水旱倉廩空虛膏肓之時尚假為樂吉甫言人臣不當強諫
使君悅臣安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不義豈

得為忠吉甫言陛下威刑未震絳曰王者尚德不尚刑豈可舍
成康又景而效秦皇父子觀於德裕僧孺李絳宗閔之論君子
小人判然而明雖庸人孺子皆知之况明君子乎
裴均為相憲宗推心委之均亦竭誠輔佐君臣相孚上問均為
理之要何先均曰先正其心均器局峻整憂心公平人不敢干
以私雖故人求進用止資給優厚未售一資云
李德裕嘗教宗即位昵比群小游幸無常德裕獻丹辰六箴曰
青衣正服罷獻納諫辨邪防微又奏出師征吐蕃之利牛僧孺
均之二人結怨德裕政日久頗徇愛憎人多怨之德裕秉政
引白敏中為學士及失勢敏中排之貶崖州司戶卒
宗退問變下殿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若輩之罪爪牙溥手出

血藥不能對太祖重之以為真宰相太宗亦稱賢相現相情名器持廉節惜人周世宗一死爾

王溥與范質同相同罷家無餘貲惟旅書為卷

魏仁浦亦舊相或輕其不由科第進世宗曰自以文武才略為輔相豈盡出科第邪

趙普以一掌書記三遷為宰相開國元勳普若第一言聽計從

內外無間雷德驥言其資財帶擊其齒南唐吳越私遣普金帝

置不問其寵過如此夫何太祖輔托傳弟及子而大斷之際太

宗入侍散遣宮人語不可聞普受遺命載在盟書而乃背食前

言阿附逆意宋后死不咸喪皆陵武功不得其死觀太祖已謀

陛下宜容再諍是向言獻上負太祖罔極之恩下資太宗滔天

之罪死有餘辜視王陵長孫無忌褚遂良狄仁傑輩不可同日

語矣

曹儀弟曰儼况每慎俱弟進士太祖嘉儀操行欲相之為趙普

所沮太祖入冠帶見儀因儀能辨偽蜀乾德年號稱宰相須用

讀書人諸弟俱官起居諫議參政補闕之職

呂蒙正為宰相質厚簡不結黨與遇事敢言嘗曰倖門如鼠

穴不可塞之但當去其甚者又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夫人之情偽君子豈不知第當涵容則眾事皆濟觀於朝士指

斥此子亦參政之語置之不問非宰相寬宏之量能若是乎

張齊賢以十策獻太祖曰下并汾富民封建崇學聖賢天學籍

由選良吏懲姦盜刑太祖命太宗可收為相其守荆州夜遣兵

擊破契丹其策甚矣居官忠於君居家孝於母非偉人歟

呂端有器量而性實大難壞不以得喪介意趙普稱其奏事

得嘉賓家嘗喜遇挫折未嘗懼其輔相之器清靜簡易能識大

體能致人君飛大憲必經詳酌奏開可謂深結主知者也

李穆初知開封剖决精微姦邪屏跡豪右無容莫敢干以私故

大用性至孝操履純正母喪奪情以哀毀卒上臨哭曰後國之

良臣方倚用而遽歿非斯人不幸乃朕之不幸非賢而有德者

歟

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稟范滂以澄清為志參知政事致治雍熙

蘇易簡職司翰苑參政中書學問該博政事優長其在翰林上

待若賓友母薛氏賢上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母曰幼束以禮

讓長訓以詩書上曰令之孟母

賈黃中守昇州視府舍蔽李氏珠寶數十楮皆未著籍表上之

太宗曰非黃中廉恪則國之寶汙法害人賜錢二十萬

林學士循默守位

姚坦為益王府副善王作假山宴樂坦曰但見血山王問故坦

曰見里胥督稅捕民鞭笞見血非血山而何太宗亦為假山問

之遂止王之宮人誣奏坦檢束王成疾上怒擇官人杖之召坦

諭勞太宗可謂善教子而任官者矣

李沆為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使人主知民間疾苦不為尊色

土木之好嘗曰為相無補但不行四方利事又曰論語言節用

愛人使民以時為相者能行不故王且稱其為聖人

王旦為相務鎮靜性冲澹自奉儉薄寇準王欽若有

知人之明執政十年任遇至事無過差惜夫欽若誕奏天書

且心知其非勉舉行以諫則已同之欲去則上待之厚禮

不樂毀其器則髮細服議者謂且得君安於勢位而不能以

正自終云

寇準為相太子元佐不法太宗欲廢之問準準曰必得聖旨果有巫蠱之迹又謀立太子準曰不可謀於中官遂立真宗而奏事切直太宗怒起攀衣請決契丹入寇力勸親征和議成議廢弊母過三十萬上自澶淵還得準必存欬若恨之數毀準曰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恥準以陛下為孤注小人之妬賢如此丁謂以準輕已乃肆為譏諷用計貶準四遷至雷州謂亦貶崖州過雷準遣人以禮迎之為予正人君子常見陷於小人丁謂欬若果是也

畢士安與寇準並相上曰準剛而使氣奈何士安曰北戎跳梁正宜用準士安清儉厲名節及卒上謂準曰士安君子人也飭節直行有古人之風其君臣相孚如此

尚敏中初與呂蒙正並相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準喜宴遊張齊賢放蕩不檢惟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由河東再入相

張詠初知杭州歲饑寬糴禁再知益民鼓舞相慶其前後多惠政教化大行少個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勇於為義真宗稱其才任將帥嘗為十州宣撫關異端毀淫祀以正自持

楊億為學士性耿介坦夷重交游崇名節而論善惡大明人多怨之文章敏速與劉筠齊名會契丹書其宗欲更改億不從求罷立劉后又不草制王欽若請之一夕亡去再徵為太常少卿筠為學士丁謂復相草制筠不奉詔後為御史中丞二人剛介如此

錢若水少入禁山見陳搏搏謂之曰急流中勇退人也拜樞密

副使未四十致仕

種放隱居南山聚徒教授真宗召為司諫拜工部侍郎晚節飾輿服市良田特論薄之

王曾為人謹厚三場俱第一入參大政正色獨立為相七年外戚多被裁抑忤太后意出知兗州遷大名北使過必飾其從不敢疾民為立生祠前後輔政十年言天下利害嘗而中理性純儉人罕見其喜無敢干以私上篆其碑曰旌賢之碑真偉度君子人也

呂夷簡居相位仁宗母李宸妃卒太后不成喪夷簡請發喪成服葬以后禮仁宗後覺廢發指改欬始釋然前後在中書二十餘年韓琦范仲淹文彥博龍籍梁適曾公亮皆所引薦嘗奏令參政宋綬編中書總例雖庸夫執之可隆相業其剛明廉直如此

李迪與丁謂並相謂擠寇準進林特迪怒詔謂以手板擊之謂怨怒迪欲致之死賊衛州中使至賴客鄧餘保護或語謂曰迪若敗死如公謂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太后崩復相與子東之早年告老人比之二疏正人不為邪人所容如此

張知白為相常情名器無毫髮私以盛滿為戒雖貴頗清約如寒士

龐籍凡再相再任郡樂恬澹不嗜榮利召自定州求致仕益力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意力厚奈何欲去之堅籍曰力衰厭棄而去豈知止足者表上許之

晏殊同叔七歲試童科擢昇王教授與仁宗講學慶曆朝職未歷州縣入副樞密論張者不可為樞密使忤太后意出知應天

府興學校俾范仲淹等教導居相位西夏寇邊請罷重以
厚圖授諸將雖早貴清儉如寒士自少至老篤厚稱人之善如
已出范仲淹孔道輔歐陽脩俱以其門官弼楊察其評也仁宗
篆碑首曰舊學之碑者類要一百卷

杜衍居相位務裁抑僥倖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中丞王拱辰
劾衍婚蘇舜欽祠神恣譴衍相七十日而罪成徐致仕家故饒
財悉分施族姻貧者歸老無屋寓居驛舍清儉如此

魯宗道性剛正疾惡遇事敢言不為小謹上厭其敦諫進曰臣
職司諫議敢獻煩煩上悅書魯直曰魯直入參政府太后問魯
武后何如對曰唐之罪人太后幸慈恩寺欲前華宗道曰魯有
三從前行不可貴戚莫不畏憚目為魚頭公言骨鯁也

范仲淹少厲大節慷慨有志於天下不擇利害為趨舍西夏元

昊反仲淹為陝西經畧副使其禦敵務待重不急近功築城奪
要害地韓琦欲與賊戰仲淹以為難好水川果敗初呂夷簡嘗
黜仲淹西兵起仲淹復用二人相權戮力平賊入參大政上以
太平責仲淹韓琦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好施予置義田以贍
宗族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邪夢之民畫像立生祠卒也范首數
百舉哀佛寺飯僧三日而去非知仁勇三者之兼有者乎
蔡齊為學士楊大妃受太后命保養上躬太后崩遺詔尊為太
后臨朝齊力爭不可遂止
丁度參知政事性純質無姬妾告諸子曰王且為相十五年猶
布衣汝曹宜自力吾無請也
宋庠為相練達故事始說政也好別是非可否由此斥退及在
相位乃浮沉自安然以忠厚見稱

章得象為相入謝上曰往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識唯
卿忠清無所附未嘗有干請性簡澹性重先在翰林太后遣人
至院得以正色不交一言上由是重之

孫奭為侍講仁宗或左右瞻視奭拱立不講每講禮經必莊爾
上為之悚然改容

孔道輔為中丞使契丹優人以先聖為戲道輔絕然斥其非其
主使主客謝之郭后之廢道輔舉范仲淹等十人伏閣下言不
可廢言之不已出為郡守先為寧州推官真武像有蛇穿其前
郡將而下道輔持笏蛇首而去一郡皆驚

包拯初知諫院劾外戚張堯佐尹開封令行禁止事親孝天性
嚴肅不作私書絕私謁未嘗以色辭悅人謂其笑比黃河清
然其德更奇刻亦務為寬厚嘗官待制人稱包待制

史鉞卷之十

臣道第八 賢臣

韓琦為相英宗即位得疾曹太后臨朝左右持說西宮成煢琦極言切諫調護如初英宗疾愈琦請太后還政遂命撤煢英宗疾甚琦請立太子頴王頊神宗即位王安石進用琦懇求罷判相州安石變法琦在相州言青苗錢不便上不從即命散給之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居郡八年而薨上篆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琦天資忠厚辭氣雍容人未嘗見其憂喜輕財好施家無餘貲其待士無貴賤禮之如一苟公論所予雖素所不悅必用之於事惟視義如何不私於已其度世猶郭子儀裴度子四人忠孝粹然絕無私意

富弼自汝州入見神宗問治道弼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則姦人得以附會其惡又問北事曰二十年未可用兵同平章

事王安石參政弼言新法不可累表求去薦文彥博上曰安石何如弼默然弼卒遺表曰忠諫路絕詭譎日聞宮臣不可將兵與利之臣為國生事西事可憂宜詔其改心效順弼早有公輔之器名聞夷狄使至必問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君不忘朝廷薦王質王素余靖吳奎皆知名士德政與韓琦相方云封鄭文忠公

文彥博與富弼並相上曰古之命相或夢或卜今命二相豈不賢於夢卜哉彥博為人疑簡端重契丹使至見之曰天下異人哲宗之初平章軍國重事存宰臣之上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朝因赴都堂議事居洛與富弼結耆英會雖端謹而顧盼有威事四朝更二府為將相五十年英傑之與聞于四夷封潞文忠

公

歐陽脩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善訓居兩府七年與大臣主國論好別是非多怨誅英宗曰脩性直不避衆怨疾五季文弊慨然學古上宗韓愈大變士習受詔脩舊書五代史法嚴而辭約用春秋法師其意不師其辭文章政事拔萃超群今之韓愈也封楚文忠公

蘇洵與二子賦職至京師謁歐陽脩上權言衡論機策授文安主簿纂脩禮書安石名日盛洵著辨姦論曰口誦孔老之言身殫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王衍盧杞合為一人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幹人之情也今也不然衣夷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豈其情也哉斯人不用吾言為過孰知禍之至此不然天不將被其禍而吾獲知人之名悲夫洵歿安石用事其言大驗洵不永其年不究其才使得時得位必有大過人者號老泉

司馬光位重保衡學傳道統德全仁義功蓋乾坤不與安石同朝則可與伊傅周召房杜姚宋同芳不朽矣天不祐宋如此於書無不讀文辭宏深有西漢風博極群書不喜佛老呂誨為御史中丞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數其十事司馬光稱先見不如此如呂誨安石初執政誨已劾之誠哉明矣

范鎮知諫院仁宗未定儲副而請者三上章十九待罪百日須髮為白為翰林學士言新法不便辨蘇軾詆毀私贖辨孔文仲對策直言被罪極言青苗重斂困民不從懇求致事

吳奎參政中書有輔立先帝之功

唐介參政中書與安石爭新法憤悶發疽而在

趙抃知諫院爭新法安石怒曰坐不讀書非曰皇極經世何書

可讀入參大政言不聽出知杭州日所為事必焚香告天不

告不為知越州旱蝗米貴禁增米價抃任其增價米商輻湊價

因以賤歷官所至琴鶴自隨謚曰清獻

王安國常非其兄安石所為哭於影堂誓曾布誤感安石為

翰林學士嘗吹笛安石曰請學士放鄭聲安國曰願相公遠使人

見其疾言厲色無窘情容世俗紛華淡然無好識慮深敏苟便

於國不計私利害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御

前儀博取衆善以為善所守毅然不可奪詔議肉刑堅不從其

忠直如此此

呂大防與范純仁同心輔政為人朴厚忠直不可干以私不市

恩嫁怨政府八年始終如一

范純仁為相漢守吳處厚言蔡確作詩誹謗臺諫請誅確純仁

堅不可又欲賤確嶺南純仁曰此路荆棘八十年奈何開之吾

輩恐不免章惇用事賤削純仁寬簡勤儉任子恩先於疏族等

後幼子五孫皆未官其謙讓清謹如此

劉安世為中書舍人面折廷爭號殿上虎為章蔡所忌犬后亦

憚之由黨禍賤謫歷循梅高斯雷化竇七郡皆死地安世絕欲

養性處之恬淡竟得北還

傅堯俞為中書侍郎皇太后曰傳侍郎清直一節金玉君子也

劉摯冠頰俱為僕射賤黜而終于黨禍

王存為吏部尚書不為詭激而遇事有守司馬光曰並馳萬馬

中能駐足者王存

韓惟為門下侍郎

蘇軾博學通經從歐陽備學古文為安石所惡不大用為翰林

學士被章惇譖貶嶺南

蘇轍門下侍郎軾之弟軾著論語尚書周易解註詩春秋刪

論史記為古史

范祖禹翰林學士平居恂恂不言人過遇事別白是非不少借

每進講列古義參時事言簡而當蘇軾稱其為講官第一為章惇

所斥死化州

陳瓘瑩中為左正言劾章惇設國劫向宗良兄弟藉太后希寵

劾蔡京廣布腹心愚弄朝廷言王安石日錄辭多詆訕貶庶州

著尊堯集辨安石之詛神考為堯蔡京章惇待權厚而權不

阿附之諸公為權斥姦不避死曰彼舉爾所知吾為仁由已號

了翁

江公望為左司諫與王縉並以風節著嘗曰榻前一磚地乃臣

子對君父極言天下事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庶可

免矣

任伯雨為右正言劾章惇半歲百八疏

鄒浩為吏部侍郎以黨例黜揚時稱其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

遇事接物如虛舟而堅挺如精金美玉不可磨滅

龔夬為殿中侍御史劾蔡卞曰妄謂盡得安石之學以欺朝廷

參預朝政望重黜之

豐稜為司諫例黜召還徽宗惡其剛直曰詆毀神考豐稜第一

張舜民其次

張舜民為右諫議大夫在職七日上六十餘章曰以庸將而御
老師役飢民而爭曠地

揚時中立為諫議大夫駁陳時政得失遷工部侍郎兼侍講陳
說古今治亂號龜山先生

胡銓邦衡為編脩官秦檜主和議銓上疏曰陛下下一屈膝則宗
廟社稷盡汙夷狄天下衣冠盡為左衽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

犬豕使拜則佛然怒堂堂天朝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願斬
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葦街然後責虜使之無禮祭輿問

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寧
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殿新州金人以千金購書見之大驚

檜死召還官省致殿學士邦衡雖無攻城略地之功而有匡主
庇民之策王庭珪民瞻作詩送行殿新州十九年晚歸任敷文

閣學士
陳康伯為相高宗曰卿靜重明敏語不妄發真宰相也金人入

寇康伯曰陛下幸闔越大事去矣中使持御批云虜未退且散
百官康伯焚之孝宗呼丞相而不名曰康伯有器量從容不迫

可比謝安上書碑首曰旌忠顯德之碑
陳俊卿為吏部尚書曰君臣之分雖嚴情不可不通上曰朕有

過鄉宜盡言入參大政勸上親起自帥使倭備肅紀綱講軍務寬
民力時兵官不見執政俊卿請召見與語察其才智由是兵政

復歸中書與虞允文並相允文欲遣使至金求陵寢地俊卿不
可竟不復得地曾謂上計其變併盤結士爭附之俊卿言觀

招權納賄上遂疎觀後鄉其賢矣乎

唐允文金亮入寇允文為中書舍人至采石犒師虜將渡江諸
將欲遁允文曰國家養兵三十年顧不能一戰乎舟師少却允
文拊軍師時俊背曰爾以膽略聞今在陣後女子爾俊進海舟
衝敵舟敗退射敵騎焚其舟亮怒斬其將劉漢臣金人弑亮允
文之策也

黃中為給事中多封還詔書為群小所惡諫官尹樞詆中為張
浚之黨為兵部尚書知無不言未滿歲告老朱熹上書願為第
子其為人可知矣

王十朋由侍御史改吏部侍郎劾史浩議和之罪
龍茂良參政中書時龍茂良喜慶臣曾觀茂良不避道茂良自
上治政言其擅朝貶而卒

謝諤為工部尚書言差役顧役宜並行又言役當從民使官司
不得干預號良齋

周必太子充中詞科輔孝光寧三朝宰相博學多文相業隆盛
退居十五年封益文忠公

留正為丞相劾武臣姜特立之招權納賄不聽去相位不許寧
宗即位以五更致仕再相五十日韓侂胄以內批罷之及禁偽
學以正引用為黨再貶

葛州為相期年而罷光宗附廟議者謂周留正為忠請以郊配
享

趙汝愚參知政事定策立寧宗皇帝為丞相韓侂胄忌汝愚建節
恨汝愚抑之謀諸汝愚汝愚性疎直不悟其奸汝愚為政務裁

抑僥倖求進者多怨之侂胄秉政群邪和附誣汝愚謀危社稷

抑僥倖求進者多怨之侂胄秉政群邪和附誣汝愚謀危社稷

謫零陵至衡陽疾服藥而卒

章穎由司諫陞禮部尚書彈劾弗順光宗稱為好諫官告老歸田以壽考終

黃裳元宗時為姑王甥善工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備業須求天下第一人乃可問為誰以朱熹對由是被

召

彭龜年為直講孝宗疾三上書光宗請問疾即頭出血熹寧宗召朱熹陳傅良為吏部侍郎力攻韓侂胄言臣與侂胄不兩立

補外郡而卒

陳傅良為中書舍人韓侂胄以御批罷朱熹傅良與劉光祖乞留之光祖名在黨籍其擬浩城學記云世方以道為偽而學為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益謹其所先入以

待夫豪傑之與為諫官所劾

揚萬里廷秀博學通經不得登從班諸賢擯斥余端禮京鐸力

薦固辭以賢文閣待制致仕士大夫高之孝宗御書誠齋二字

註易傳嫉侂胄擅權憤疾而終謚曰文節

司馬光曰公著王岩叟傅堯俞趙瞻孫固范百禄胡宗愈司馬

康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觀韓川孫汝

呂陶范純禮趙鼎若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

呂希純姚勛吳安詩王汾張耒臧補之賈易程頤蔡觀宋光庭

孫覺趙尚李之純杜周蘇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凡四十六人

為元祐黨人

任伯兩陳瓊龔夬馬消陳祐李深張庭堅江公望鄒浩王觀豐

稷陳次升謝文耀張舜民凡十四人以論詆誣罪貶竄

讀有與陳咸朱博為友時語曰蕭朱結綬出處同也

范巨卿張元伯友善約後一年相見及期元伯殺雞相候母曰

二年之別千里之遠何信之審邪元伯曰巨卿信士至期果至

元伯死無妻不發母曰得非待巨卿乎果至輜車遂行

冠帽曹獲切交與光武解之為刎頸交

張詠初冠準定為布衣交交準大拜勉使進學

柳宗死劉夢得同貶宗元得柳憲得得播宗元曰憲得有老母

播州非人所居請以柳易播

史記卷之十一

臣道第九賢臣

耶律楚材字晉卿契丹之裔博究群書天文地理律曆術數釋老醫卜靡不通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元太祖指楚材語太宗曰此人天授軍國庶政悉委之東印有一角獸作人言問楚材曰此瑞獸名角端好生惡死帝即日班師條便宜十八事又奏十路課稅法用士人掌之汴梁城困大將請屠其頑民楚材奏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議裂地封勛感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金帛或謂楚材為相貪財后令人視之唯琴書遺文而已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若楚材不出出之材也非太祖之聖焉能察楚材之賢哉

楊惟中從皇子伐宋得各士圖書送燕都立周濂溪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授經俾通聖賢之道慨然以道自任化成天下相

業恢弘河南總管劉福貪殘酷虐惟中召至擬擊之數日福死

河南大治宣撫陝西郭千戶殺人之夫而取其妻惟中戮之以

徇關中肅然

趙復字仁甫元兵伐宋俘德安之民趙復得復於俘籍奇其材

復夜逸求死樞挽之北行錄其所記程朱諸書以教學者北方

通經自復始不仕稱江漢先生

月乃台字正卿僉書樞密以道自任有旨料民丁中原正卿奏

業儒通經不料免丁著於儒籍恩德及人其曾孫焉祖常伯庸

登科執政仁者有後其信然歟

李俊民用章金進士官翰林應奉得程朱之學金亡隱嵩山蓬

從荆先生受邵子皇極數劉秉忠自謂不及慮宗以安車徵之

虛心訪問告老而歸謚莊靜先生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十三位百僚上帝欲誅阿里不哥之黨平人安童曰大難甫定挾私殺人何以懷附帝深重之為右丞相召許衡為左丞輔之後從北平王鎮北邊十年歸德相位立尚書省安童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用賢相不聽宰封東平忠憲王

廉希憲世祖嘗謂師承以龍召入講孟子性善仁義稱為廉孟子亦善射校藝帝前三發三中又稱文武全才宣撫京兆甦民

復抑豪強從名儒許衡咨治道入中書振紀綱効名實汰冗濫抑僥倖與利除害翕然稱治方士請煉大丹希憲以秦漢故事

奏罷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為臣忠為子孝是也鎮江陵求官致珍玩悉拒不受選學賢重義輕財家無

餘貲帝賜白金五千兩子六人字恪恂忱恒惇皆貴顯

史天澤繼兄天倪職為萬戶多戰功世祖召問治道言當省部

設監司退貪殘頒俸祿為右丞相李璫叛濟南天澤以計生擒

璫斬之詔從伯顏伐宋以疾免奏勿殺掠謙和不伐臨節論事

毅然不同讀書通大義史鑑尤精為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

怨八子皆顯官

董文炳從伯顏伐宋駐鎮江與張世傑戰宋兵敗世傑走海中

文炳趨臨安會伯顏二王南走宋主遂降伯顏領師事委文炳

謂學士李槃曰國可滅史不可滅臣收史籍乃收宋史諸注記

歸國史院拜中書右丞謚忠獻子士元士選

姚樞公茂自少力學嘗程朱之書如伯亮山祖敷陳帝王之道

從征大理言不殺明且世祖臨城為旗書止殺之令民賴

以全樞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歷中書左
丞翰林承旨謚文子燁平章政事

許衡事載道統

竇默字聲少從婦翁習醫後與姚樞行齊上里之學見世祖
問治道以三綱五常對又問欲得士如魏徵者默曰須諫諍
剛毅不屈許衡其人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史天澤其人為翰林
學士面斥王文統貪橫為禍天下帝曰誰可相者曰無如
許衡默性樂易平居不輕議人品溫然儒素論國計而折廷爭
人方諸汲黯贈魏國文正

王磐文炳力學經史文辭宏放無涯東平嚴實迎為師拜翰林
學士出為宣撫入為太常少卿時官闕未建臣庶雜還磐上疏
令宣徽院籍百官姓名以次傳入自是議制始立阿合馬致重

幣求碑文磐不予薦宋道李謙孟祺皆名臣號鹿菴封洛文忠
公

王鶚百一為翰林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性樂易文章不事
雕飾以理為先侍講經筵必敷陳古今興廢有開風教人君喜
聞而樂從風化移易謚文康

商挺孟卿東平嚴實聘為子師受命將兵大破阿不哥之黨拜
中書參政為詩歌畫山水工漢隸書封文定公子倚德待
集賢學士工畫工詩

劉秉忠仲晦少從釋氏名悅書記入觀世祖侍左右書無不讀
遂於易邵子經世書天文地理律曆音韻歷代不遺上苦教千言
皆開國要務然不取素服衣冠不佩帶文飾謀定往後
大計聖明御極萬物維新尚方服冠正衣冠加顯秩即日拜

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政事以竇默女妻之既受命以天
下為己任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薦人才冬稱職自幼好學老
不衰位極人臣平居蔬食無異昔時封文貞公

劉因天資絕人讀書過目成誦評周程張邵朱呂之書曰周至
精也邵至大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太盡其精而貫之以正性
不苟合不妄交家甚貧非義一介不取徵為贊善大夫陞集賢
學士歐陽玄贊之曰麒麟鳳凰世不常有一鳴而六典作一出
而春秋成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號
靜脩先生封容城文靖公

郝經伯常為翰林學士使宋賈似道陰謀館于真州宋平得歸
而卒為人尚氣節為學思致用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其文豐
蔚家藏善議論詩多可誦

完澤生別燕氏為右丞相華桑哥弊政請免積逋錢穀封與元
忠憲王

哈刺哈孫幹刺納兒氏為人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重
儒術以勛臣後掌宿衛拜大宗正用法平允為湖廣平章討平
群盜為左丞相斥言利之徒以節用愛民為務大事引儒臣議
奏建孔子廟學選名儒為學官定南郊禮左丞劉深征八百媳
婦無功奏正其罪言治道必先守令定賊罪十二章武宗立安
西王誅皆籍其謀以讒罷相鎮北邊

程鉅夫累官至集賢直學士請興建國學授訪遺逸世祖欲以
為御史中丞遷侍御史奉詔求賢江南極言桑哥奸狀六奏不
允遷閩海憲使與學明教授民畏愛之陞湖廣平章貪污吏贖
金詳翰林承旨以亢旱星變陳罪狀五事號雪樓封楚文憲公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趙孟頫子昂宗室子程組夫薦由兵部郎中遷集賢直學士為
諷人嫉求外職同知濟南府召備世祖實錄又書金字藏經陞
翰林承旨書通晉魏詩宗盛唐號松雪謚文敏

阿沙不花為右丞相佐武宗誅奸臣阿忽合見武宗容色子孫
諫曰八珍之味不知御馮金之身不知愛惟酒色是耽兩宗伐
狄人鮮不類作左右賀得直臣封順寧忠烈王

和尚玉耳別里伯牙吾台氏武宗即位危疑之際彌綸之功為
多拜中書平章致仕居濮上築先聖燕居祠堂於歷山聚書萬
卷延名師教子弟置田百畝給之賜額歷山書院封衛國公

姚燧少從游於許衡累官江西憲使陞參政擢翰林承旨學以
真知實踐為事文闕瑣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春容盛大有
國漢風名臣勳蹟皆心所書高麗王求燧詩文贈金王幣帛名

張養浩有行義勤學業拜御史上疏萬言言皆切直遷禮部侍
郎知貢舉陞陝西侍御史改禮部尚書未六十致仕作廟堂風
憲牧民三事忠告封文忠公

李孟道復通經史善論古今治亂仁宗方幼徵孟為東宮師講
論性命道德仁義綱常多所裨益入參大政損益廢務悉中利
病然抑絕僥倖群小不樂孟遂逃去再召授中書平章以國事

為己任言人君之柄在於刑賞死生者復官陰濫爵者悉遣
罷僧道官又言貴賤有節賜予有節請為限制補益居多自視
若不及賜爵秦國公御書秋公二字賜鈔十萬貫知延祐元年

貢舉英宗立茲臣鉄木迭兒諛諂之收其制命降集賢直學士

而卒御史辨其誣詔復前官封魏文忠公

張珪淮陽王弘範之子累官平章政事教坊使轉咬住除禮部
尚書珪曰伶人為宗伯耻之乃止皇太后以右相鉄木兒為大

師珪言不可忤太后旨杖珪後拜大司徒封蔡國
察罕西域人以偉穎悟博覽強記入參大政遷平章晚歸德安

白雲山仁宗稱白雲先生
鄧文原善之官浙西會憲移江東多所平反為國子祭酒內嚴
而外如家貧而行廉卒贈江浙參政學問該博文章雅雅益文

多出其手謚文憲
郭貫由翰林學士拜中書左丞博學能文精於篆籀撰寶碑刻
出其手

元明善授初入翰林集賢出為湖廣參政早以文章自豪謚文
敏

拜任安童之孫拜大司徒進左丞相刑曹情可矜者寬恕之貪
暴不法必不容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天

相宗畏天下事太識見有未盡度年少不克負荷無以報聖心
有言佛教可治天下帝問拜住對曰清靜寂滅自治可也若治

天下舍仁義則綱常亂矣鉄木迭兒過惡彰拜住以聞帝奪
其官住其碑奸黨鉄失等懼夜以衛兵入帳中殺拜住遂弒英

宗拜住為相厲精為治振立紀綱術學感不辜排難封東平
忠獻王

鐵木迭兒由御史中丞拜中書平章朝議欲盡殺朝臣從帝定帝

上都者儼抗論言此皆循常例從行殺之非罪衆類以免儼者春秋備忘四十卷

虞集伯生官國學翰林集賢至奎章閣大學士內不任臺省外不任州郡欲丐一郡自效而文宗不允日近清光備顧問講論治道裨益居多文祖歐蘇詩宗李杜漢隸真楷尤精號邵菴封仁壽郡文靖公

朕朕幼岐嶷異常兒伯父伯顏謀逆佐父馬札兒台以大義滅親誅之事定以功為右丞相復料舉備時祀開馬禁城鹽額蠲負通開經筵中外翕然稱賢相兵起江淮詔朕脫總兵南征至高郵城將破御史及奸臣哈刺諸脫脫老師費財安置淮安死大平賀允中為相請僧有妻子勒歸俗給教官俸賜交官坐脩都水監治黃河舉隱士後以議罷復相而國事非矣被劾安置

上番自殺 星吉為御史大夫持風裁移湖廣平章責威順王不法王謝罪改過鞠胡僧淫侈之罪又移江西守江州城已陷募兵克復池州與賊戰兵敗賊輿星吉寘室中七日不食死 應惠山海牙官御史彈劾無所避移江西右丞賊陷龍興入為福建右丞卒

馬祖常伯庸雅古氏力學舉進士至御史中丞立朝多所建明議將家子驕脆有孤任使庶民有慨激張常建武學武舉以備非常王文章字瞻而精嚴自成一家詩文貞

懷峻子山康里氏博通群書正心脩身之學得之許衡風神凝遠制行峻潔遇事發憤翰林承旨以聖賢格言為文宗講誦侍經筵取郭忠恕此于圖以進言紂不聽諫而亡又言宋徽宗

帝賜銀五錠善真行草書片紙之存人爭寶之不啻金玉謚文忠

黃晉晉卿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兼知經筵天資介特位官清白月俸弗給蠲助費升朝挺立不依不附文辭謹嚴精至一歐陽玄原功官至翰林承旨湖廣右丞致仕性度雍容弘毅每處己儉約若官廉平三任成均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備寶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制誥多出其手文章道德卓然名世號圭齋封楚國文公

張起巖慶臣官至承旨其為御史守綱紀出為庶訪使搏擊豪強不少貸文章典實豐贖為遼宋金三史總裁許有任可用官至中書左丞在朝久事有不便能明辨力爭不知有死生利害

宋本誠夫官至國子祭酒兼經筵事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無私篤於友義官雖顯達猶儉屋以居善為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微辭

李好文惟中官至河南平章多惠政文章雄偉俊邁經學尤高揭傒斯曼碩少貧讀書刻苦入翰林朝廷之事臺閣之儀靡不閑習告老南還起為三史總裁平生清儉至老不易立朝雖苦故地而急於薦士奏罷豐城淘金戶三百文章叙事嚴整語簡而當詩清雅麗密與虞伯生楊仲弘范梈齊名朝廷制作多出其手謚文安

吳當伯尚文正公章慶之孫官翰林直學士江南兵起大臣薦為江西憲使借餘政火亦其部尚書黃昭招徠江西寇時孫

為江西憲使借餘政火亦其部尚書黃昭招徠江西寇時孫

為江西憲使借餘政火亦其部尚書黃昭招徠江西寇時孫

天總兵撫建謂南人不宜總兵奏罷之龍興陷常戴黃冠者
服杜門不出著書續文陳氏強致之昇京載舟送江州拘留一
年不屈而卒考定周禮儀禮禮記三經文章典雅詩清俊法老
社
張翥仲舉官至翰林承旨字羅帖木兒犯闕命書草詔別奪廣
廓帖木兒官爵翥曰臂可斷筆不能操以潞國公河南平章致
仕長於詩文亦工號蛻菴

史鉞卷之十一

史鉞卷之十二

臣道第十武臣

夫兵者凶器也戰危事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論將曰
功而已次以德儒家之論將曰德為先功次之論守城野
戰有益於國是也何謂德愛人利物盡忠於君是也古者文武
一道股肱大臣出則為將入則為相伊尹太公皆盛德士也功
特餘事耳上焉者功德兼備次則德優於功與其功有餘而德
不足不若功不足而德有餘蓋功之成不成在天德之備不備
在人天者不可必在人者可以必功有餘而德不足則成威
弄權必多過舉上則人君忌之下則庶士怨之能全忠者鮮矣
使其功不足而德有餘則守禮循法必多善行上則人主信之
下則士卒附之如是何患焉三代而下為將者計功不計德任
將者擇利不擇行文武之道於是分裂而仁義詩禮之帥十無
二三三代之將孝於親而忠於君勇於義而中於禮崇廉耻遜
讓之風杜非爭凌犯之舉知柔知剛知弱知強可以養心可以
備身可以利國可以便民可以保功可以全名可以居安可以
臨危可以守常可以應變進退去就辭受取舍無施不可而期
於合理不專詭詐果敢馳騁行陣而已
商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桀不能用而湯雪不俊佐成湯伐桀以
聖賢之資任將帥之事其用兵也以安民為心以安社稷為心
非喜戰爭也非貪勢利也非幸功名也以至仁伐不仁以大義
伐不義

周太公呂望應非熊之兆舉鷹揚之師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
八百國專行仁義亦寓以權謀若六韜司馬法之所陳本末先

後自有序也故功大名顯存歿俱榮福及當軍慶流後嗣卓乎
不可及矣

孫武之書十三篇兵法具備武之操術有餘於權謀不足於仁
義能克敵制勝為進取之圖不能利國使民為長久之計可為
春秋諸侯之將不可以為三代王者之佐也

范蠡用兵智足以應變才足以任重懷堅確不移之志持悠久
不倦之誠能為衆人所不能為卓然有立不可及及當越王之
敗國為至危君為至辱臣佐若治國撫士練兵深謀密計以驕
敵人觀禮待時而動不僥倖於一勝必與於萬全以存越與霸
業而復仇雠尊周室而令諸侯又能明哲保身知進退存亡之
幾者

田穰直用兵假權謀之術以濟功者直權自燕齊人微權輕百

姓不信於是誘莊賈監軍因其後期斬之以徇又斬使者僕車
之右駟馬之左駟借人之死以立己威滅君之令以申己令此
乘國危君弱自樹於一時者也豈足以為法哉必如衛青不誅
蘇建請于天子者守經常之道以尊主者為是也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消滅臏之賢刑而黥之臏知能料敵不
能慮其身謀能強國不能衛其足何工於為人而拙於為己禍
出不意見賣於友者君子取友之必謹也臏遭極刑隱忍不死
陰售其術卒以強齊折衝趙魏以滅電視法斬木出奇斬龐涓
以復仇此志士之重其死也龐涓棄才而害人稔怨而滅身甚
哉怨毒之不可以加於人也

吳起著書二篇華法萬世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百戰百勝
關地四面結五千里可謂智運軍務勇敵三軍坐於邊陲而守

必國立於行陣而戰必勝者矣然考其行事情息暴烈薄德寡
恩故所至怨謗隨之事無而親不克終事楚而見殺非有才無
行之不能自全也

樂毅之於燕舉於隣國之使受以上將之禮構諸侯以伐強齊
指揮呼吸之間臨淄震湯而不守雲撤席卷攻其堅城所餘莒
即墨耳而積年不拔非欲連兵自王如齊人之言乎何惠王召
之背燕而降趙戰國之世士無素守臣無全節投隙抵隙見利
而動今日坐國謀議明日操戈相迫強則為逆弱則出為為臣
不忠為君失信謹說一搖禍機箭激謂非失君臣之義乎

田單之用兵以少覆衆以弱取強方燕之入齊王走夫莒通都
大邑望風走靡單以區區即墨嬰其鋒而守之猶捧塊土以塞
大河危如累卵卒能乘弊而奮誅夷追奔逐亡再造齊國求其
故不過縱反間立神師用火牛三事而已皆僥倖一時非制勝
之本也後攻敵三月不克問計魯連連曰昔在即墨將軍有死
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所以破燕今得志而驕有生之樂無死之
心所以不勝乃厲氣循立於矢下不援抱鼓之急敵人乃下魯
連其知兵乎

趙奢之用兵先據北山以解閭與之圍取必千將以塞田單之
間可謂名將而其子括讀其書以言兵事天下莫能當而奢不
之許曰兵死地而括易之若為將必敗其母上書訟其不可將
兵括果敗如父料如母言奢之賢母亦知矣兵事可易觀之哉
庶幾為趙將伐齊破燕成攻城野戰之功固相如從會渾池以
口舌之勞位類之右頗不能兩立欲辱之相如退避曰先國家
之急而私讎附祖負前謝罪為刎頸之交國賴以安天下賢之

之

禮義人之所同言合禮行當義無不心悅誠服柔能制剛能
御禍誠能感誼正可格邪謙可抑驕庶可激貪然可止辨靜可
鎮動此理之常所以犯而不校庶幾顏子不見喜愠比方衛玠
為賢也

李牧為將重國體愛民命戰其鋒蓄士氣時出而用之不戰而
屈人之兵所謂不戰而屈人殺不而可為法於天下後世其居
鴈門享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故至入保敵捕者斬以此
人無失亡邊得田畜進不水各人以為法進而爭退不避罪
主以為誦而不辨所以大破匈奴安邦定國彼貪小功以為邀
近效者豈足以圖遠略哉

白起坑趙卒長平四十萬不仁哉區區柱軒之死焚爛而殖醜
之何足以償斯人之冤快斯人之憤乎此不足論然起死有遺

恨在天下則不仁在秦則有功何應侯忌而齊之長平之勝威
震諸侯韓魏大恐遣間說應侯而罷其兵使萬全之功廢於垂
成機會一失不可復得故再舉而起難之知其必敗昭王強之
而不應遷之有餘言卒致亡命其惡檢罪盈宜其受禍然應侯
之心亦險哉如公孫之於吳起郭開之於李牧皆應侯之流也
天不助秦有如此者

王剪攻燕趙皆定其地料楚非六十萬人不可取明矣然伐楚
也請美田宅甚夥或疑之剪曰王忌而不信以國事委我不請
田宅以自堅坐而疑我矣戰國以來道德禮義消亡君不君臣
不臣以智術相籠以權勢相制君逐臣臣背君以為常事所以
朝為將相暮為匈奴朝為朝郎暮就斧鑕過秦極矣至於蜀主
之於諸葛孫權之於周瑜外托君臣內懷骨肉言行計從禍福

共之兩盡其道也

蒙恬為將勉事所難斂怨召禍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築城
備胡固善延袤萬里可平三尺童子知不可也始皇昏暴妄意
為之恬諂佞曲從竭四方之力殘萬眾之命欲為求安之謀其
可哉又欲涿城優旃調曰難為蔭室孰謂其智不優旃若哉不
遇趙高之禍涿城決矣一死宜哉

韓信長樂之禍古今共惜謂不智耶隱忍跨下以就功名勇而
能怯者至快快怨望者與會伍智安在哉謂不忠耶距武涉崩
通之說感解衣推食之恩不忘君矣至握陳豨手圍內應忠安
在哉蓋其智與忠非純也方破楚請為假王會固陵負約邀地
非赤心以事君天下既定南面稱孤權勢足以為亂高祖雖大
度肯置而不問乎故告變之書上而雲夢之計舉矣信於此時

能責躬引咎杜門謝事優游恬淡猶可全晚節而保令終乃於
網羅之中欲投風塵之際卒及夫禍智與忠不足論也

周勃為將取蒙慶擊章邯定三秦畧楚地多戰鬪之勞為太尉
以一節入北軍倡左袒之師誅諸呂而安劉氏有安社稷之功
非沉享有謀之士而文帝竟使之下獄真少恩哉

王陵受母訓背楚事漢可謂智矣諫呂氏母王諸呂卒安劉宗
可謂勇矣此其節之大者若戰勝攻取特餘事耳豈取縉署狗
輩可及與真特立獨行大丈夫也

樊噲當項羽入關勢暴於秦沛公會鴻門事危於趙范增舉玦
而謀已成項莊舞劍而禍將及噲擁盾直入不震不驚擢項羽
之強鋒脫高祖於虎口其聲胡陵破章邯李由趙首項籍得郢
六十其功大矣然當呂氏謀趙王如意高祖欲斬之幸官軍變

駕免於誅戮而早終不然必預呂氏之禍

周亞夫堅壁細柳以軍容見天子之真深望也

楚之師得將軍之體爭粟太子不宜發諫后兄王信不宜侯論

匈奴降王不宜封守正不阿得宰相之體卒以憂死雖帝過

於嚴急而亞夫挾愛主之威事君無禮自貽伊戚何足怪哉

韓安國智略過人足以當世取舍事梁孝王是楚及孝王使為

將安國持重故吳楚不敢過有將帥之才坐法抵罪獄吏辱之

後用不以為仇有長者之風與王恢論匈奴反言擊之便安國

以為勿擊恢無成功而自設有過人智略惜不能引用庶士而

貪其財惜哉

李廣勇略天下無雙為邊吏二千石匈奴畏之號飛將軍才氣

大過人矣自結髮與匈奴七十戰終無尺寸功以封侯何哉然

御軍無節制軍行無部曲行陣不擊力斗幕府省文書自便雖

然廣雖無節制而勇略過人武帝不得盡用雖為將陰令大將

軍使不得當單于所以其才之不盡也

韓青凡七出擊匈奴斬首虜數萬級取河南地為朔方郡粟翁

將軍

遣去病凡六出擊匈奴斬首虜復多於青漢興諸將無出其右

拜將封侯姻聯外戚得時得君未聞薦一賢士蘇青為言青曰

抑賢人主之柄若唐裴行儉郭子儀所薦辟居多皆至將相天

下稱之曷嘗有竊柄之譏哉此衛霍出自寒微不知尊賢禮士

宜矣

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虜七百騎接且戰且

引日數十合衆寡之數既殊主客之形亦異陵雖善將安得而

不敗哉陵世為將兵敗而死宜然乃偷生降虜戮及宗親禍貽

朋友何為者哉

趙充國以老臣任邊將經營圖畫至謹至重阻用兵深入之議

畫屯田便宜之策以為勝之未有得福敗則或為禍此在我所

係甚重故發也不可以輕長轡遠馭素以歲月初皆其遷緩

坐失事機終焉士卒不勞而寇戎自破真得中國御夷狄之術

而從中與各將屯田足食可為萬世備邊之良法

辛慶忌雖無設施亦無非其顯功不過從常惠之戰以著名迹

不過見於邊郡之守至於為左右將軍屢經邊任亦無戰勝克

敵之奇功如頗牧衛霍王鳳稱其名略威重可居柱石之任何

武稱其謀慮深遠宜在爪牙之官蓋慶忌名臣之後通兵事仁

勇得眾使臨敵與勝必成大功遭世昇平夷狄內附兵革久廢

故無顯功然忠節不可及帝欲誅朱雲慶忌叩頭流血免猶

張馬高賀陽城之直言慶忌之謂也

傅介子當樓蘭為匈奴間候遮漢殺使悖逆之理取離中國為

日固久而未有以制之介子奮發衝命出使不領師旅而斬其

首還垂闕下以驚動諸夷取封侯之賞雖一時之奇功非所以

為漢計小國有罪當陳兵明致其罰而乃誘以金帛詐而殺之

與刺客姦人無異可羞也夫

陳湯為郵支單于囚殺漢使傷感損重天子震怒欲誅恐勞民

動衆久而未發湯與甘延壽矯制發兵決策深入其國屠三城

斬郵支首併闕氏名王千五百人以示萬里明犯漢者可謂能

雪中國之耻而成駿功劉向稱其可方方叔吉甫而石顯外其

矯制不賞惜夫

馮奉世常事之... 禍可勝言... 奮發... 其城... 沮之... 班超... 附五千... 更士... 養易... 大過... 於邊... 察常... 不免... 鄧禹... 復帝... 行有... 赴如... 不妄... 貴寵... 亦相... 寇恂... 之請... 至於... 之長...

馮奉世常事之... 禍可勝言... 奮發... 其城... 沮之... 班超... 附五千... 更士... 養易... 大過... 於邊... 察常... 不免... 鄧禹... 復帝... 行有... 赴如... 不妄... 貴寵... 亦相... 寇恂... 之請... 至於... 之長...

馮奉世常事之... 禍可勝言... 奮發... 其城... 沮之... 班超... 附五千... 更士... 養易... 大過... 於邊... 察常... 不免... 鄧禹... 復帝... 行有... 赴如... 不妄... 貴寵... 亦相... 寇恂... 之請... 至於... 之長...

陶其曲明矣... 全名節也... 馮異性謙... 所止舍... 各有紀... 也披荆... 非常之... 異皇皇... 疑而有... 者乎... 賈後有... 入身... 用舍... 甲兵... 用而無... 亂之端... 委蛇... 史... 卷... 之... 十二

陶其曲明矣... 全名節也... 馮異性謙... 所止舍... 各有紀... 也披荆... 非常之... 異皇皇... 疑而有... 者乎... 賈後有... 入身... 用舍... 甲兵... 用而無... 亂之端... 委蛇... 史... 卷... 之... 十二

陶其曲明矣... 全名節也... 馮異性謙... 所止舍... 各有紀... 也披荆... 非常之... 異皇皇... 疑而有... 者乎... 賈後有... 入身... 用舍... 甲兵... 用而無... 亂之端... 委蛇... 史... 卷... 之... 十二

史鈔卷之十三

臣道第十一 武臣

吳漢勇鷙有謀勇勳敵平蜀之舉功為最優在外諸將征伐見陳不利或惶懼失度漢意氣自若光武有臨事不懼國之語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得於司馬法云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在軍抗以立行遂而果者歟所以自建武世常居上將帝終始倚之古之賢將知柔知剛知弱知強出臨關鉞凛然人望而畏入居廟堂退然若無為者漢是也

岑彭為將殲赤大功伐蜀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沿道兼行三千餘里勢若風雨所向瓦解公孫以杖擊地稱之為神平蜀在食頃耳刺客殺之豈真地名彭亡有証而數之默定乎由夫行陣

無倫時之偶然耳大抵大將臨戎貴於持重如周亞夫趙充國皆良規也夫人之敢死貴審所處戰死行陣守死城郭任國死社稷死得其所若彭之死特輕敵賈禍耳深可為戒

耿弇為將光武謂其功比韓信昔韓信見高祖論項羽其強易弱謂三秦可傳檄而定弇見光武請北收上谷兵定彭龍於滎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高祖之漢中光武之春陵國至小兵至弱群推之鳴張建擊遠城諸邑未

知雌雄二將俱期必克非徒言之行之迄用有成無一不驗非大智過人弁初建策光武不能必弇獨必之乎郡邑城未嘗少推非大智歟
耿恭守疏勒以一孤城旬奴數萬攻圍之連月踰年心力困盡以致懸山為井者譽為神所余更士二十六人而卒全智勇不

為漢耶誰能為之夫論人之行事不貴其易而貴其難不貴其暫而貴其久恭之危蹙困苦遠在萬里無人之境而區區之誠堅於金石非幸之於君微譽於人非希業於當時求聞於後世以義重於生故舍生取義有死無貳非曠世特立大丈夫能然乎蘇武是也

王霸之討周建建與蘇茂合兵攻馬武武奔呼求救霸閉營固守示不相援已而將士斷髮請戰因以精騎夾攻而茂建敗走乃王剪伐燕田單守即墨之法夫兵無常強亦無常弱兵無常勇亦無常怯強弱勇怯之權制命在將以恩威賞罰而使人必開以利害諭以禍福鼓以號令感以誠意使凡出者扼腕頓足以前生為榮退生為辱如此則弱可強怯可勇銳鋒所向孰能當之

感宮馬武從光武誅暴亂受封爵感會風雲勒功帝藉天下既定囊弓臥鼓而鷹揚虎噬之志翼然不已智勇之士各思展謀奮力撫劍抵掌請征匈奴將喋血幕南收功無窮而光武以止聖之資啓中興之運悼斯民之塗炭親拯拯而撫摩之遣馮異戒以不畧地屠城岑彭告以發兵頭髮皓白務息黔黎登固漢業抗章北伐詔引黃石柔弱之說夫將帥不武則國弱帝王黷武則民殘兩得之矣

馬援方建武初天下雌雄未定援遨遊龍蜀之間與隗囂共起又與公孫述同里聞皆得以封侯將軍之位常人孰不利之援一見光武曰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帝王自有真命脫然相從不復反顧其輕去離蜀事光武增也欲取邊地以馬革裹屍勇也西破羌戎南平交趾功烈盛矣而不知止據轍屨錄以

求功卒取夫敗惜哉

蔡邕無大功名不過北平漁陽西距隴蜀先登坻上攻之霍陽而已然小心廉恪克已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物身衣草布夫人無彩飾光武以是重焉生榮死哀思慕不已曰安得復國奉公如蔡征虜子非有德曷致此哉昔者文武一道股肱大臣出將入相伊呂皆盛德之士功特餘事耳若楊素賀若弼侯君集非無功也其德行何足道哉邕之取重於時君士卒者以其有德也

寶蓋當水元之間女后專政雷本貴戚其子將畧非所長以得罪權誅求擊匈奴以追死命所將差故遊擊之師不及向之十一而心奔皆落之表敵馬北轉之曲淵泉頓之區落度老上之龍廷勒功與然光昭萬代何難以匈奴之強衛霍馳騁焉之

不足至於衰弱寶蓋取而有餘者為可為之時乘可乘之勢力半而功倍時不可為為之勢未可乘乘之用力多見功寡宜也憲何足道哉

虞詡東都儒將於國有勞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愧者為朝歌長殺賊數百其中何能無免此二十年家門不增一尺獲罪於天也夫白起為將有大功杜郵之禍引劍將頸曰我何罪於天至此趙長平降卒四十萬人我許而坑之季廣結髮戰匈奴白首不封侯語曰吾為隴西守羞嘗反吾誘而降者八百餘人詐而殺之恨者如此夫三子濫殺不辜而能悔罪惜其追咎者晚矣

皇甫規議論器器然傑出於一時及為度遼將軍乃薦張象自代請為之副不惟其能自以其位授之不惟授之以

札

位且身下之戮力協濟軍務而無猜嫌非今人所不能也夫為將者多負氣以自高揆才以自任務各權而不以與人擅功名恐人斬已若龐涓之忌孫臏王渾之嫉王濬彼何人哉規之罪人也

皇甫嵩提數萬新募之士卒指顧而清群孽再舉而定王國圍陳倉不與戰遂收全勝古名將不過也時董卓為副既被委兵而懷姦逆命或勸嵩誅之以尊誅為嫌不敢發卓挾權懷憾或說嵩奉天子仗義討嵩嵩不從甘委虎口幸免吞噬而威名掃地矣卓之亂逆天下共誅之孫堅猶舉義嵩荷重任權卓猶拉朽畏怖窘辱祈哀乞憐可耻矣使卓流毒海宇卒亡漢祚皆由嵩優柔不剛長惡縱毒以致然歟

張遼以步卒破孫權一萬眾決策於未戰之前蓋權所將皆吳卒利水戰而短於攻城野戰且恃眾輕敵所以取敗夫合死之守孤絕無援力戰則死遼以驍勇倡先伺敵不意致死所以為勝初遼與樂進李典並將操出教與護軍薛悌約臨期閱之則曰張李出戰樂守城薛無與戰遼遵之捷由樂薛二人怯張李二人勇隨才所宜所以克敵遼雖勇冠一時非操指授不能也

司馬懿號為知兵始討孟達於上庸復征公孫文懿於遼東長驅征討所向克捷及諸葛對壘相持堅壁厚守以巾幗終不出人以為怯蓋懿料亮以驕軍千里餽糧勞而難久故持重以老其師蓄銳待時亮幸而死不然隨其計中諸葛亮司馬懿皆人傑也懿節末路亮以忠順勤勞終始如懿以專權恃勢見利忘

義視孔明猶臆鼻之與鱗為不可同夫類也

鄧艾仕魏踐履中外訓兵力農所至可紀善終如始足稱名臣
偶以平蜀之功遂貽滅身之禍何耶觀其策馬長驅深入役不
踰時戰不終日破累世固之國功非尋常使崇謙退之風
守恭順之節戒專取之欲防僭越之嫌請命天子振旅而歸則
功成名遂怨何由生難何由及乃輕舉妄發而莫候鍾會與艾
同西征承制封拜不問無同列也焉不招怨乎

關羽揮蓋策馬刺顏良萬眾中絕倫逸群號萬人敵可謂勇矣
卒至敗亡蓋由輕信竇謀貪利忘遠矜已傲物犯眾怒失人心
孫權還荊州羽逐其長吏為子請昏又罵其使權切齒刻骨而
羽恃勇慮不及遠信呂蒙之詭計陸遜之甘言虛內外功襄陽
未下而工陵已降道盡途窮父子就戮且為主將不懷人以恩

靡士芳死既怨且懼兵一動二子從之眾叛親離投死無所
可悲也夫

張飛與關羽誼猶弟兄同事先主驍勇絕倫號萬人敵釋髮願
於俘虜破張郃於危難然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護擯健兒刑
罰大過致張達范強之怨望罹殞身之禍勇何足恃哉

張魯初舉賢良操行廉潔統領將士威化大行先詔論東羌擊
南匈奴烏桓休屠俱叛統及軍門負區壁講習自若以計破賊
退虜遷度遼將軍降服東羌却其賂遺臺甫規自謂才不及魯
舉魯代將而為王寓所讚陷以黨錮終老于家天不祐賢如此
非不欲平治天下乎

段熲習騎射尚游俠輕財尚義好古學舉孝廉擊鮮卑破西羌
征東羌百戰百勝塞旗斬將俘獲首虜牛羊駝馬四五十萬而

服御淡素與士卒同甘苦其功烈莫大以日食自効有司舉
收印綬賜球奏誅王甫并鎮就獄飲鴆而死主關臣姦禍延功
臣漢所以亡也

朱雋為將平交趾討黃巾破趙洪奇謀偉策出人意表豈功盛
烈超絕古今且尚義輕財脫會稽太守於危拜將封侯保令名
以終可謂奇男子矣

徐晃從曹操破邯鄲降易陽平馬超敗關羽操稱其長驅突陣
全勝破圍軍令嚴明行五整肅功踰孫武穰苴有周亞夫之風
蓋晃御軍有法常遠在侯先為不可勝故戰無不利不為於奪
常曰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真才德兼備者歟

李典為將德量寬弘智謀深遠從曹操擊高喬通水道劉備侵
鄴夏侯惇拒之備燒屯去惇追之典曰無故而退必伏兵得果

敗典固守其部曲宗族三千餘家請徙魏郡孫權圍合肥張遼
欲出戰與典素不睦恐不從典曰國家大事何可挾私怨忘公
義與遼破走孫權典好學崇儒不競功敬賢待士恂恂若不及
人稱長者其馮異之儔歟

諸葛亮遇先主三顧禮勤一言道合於是開心見誠陳力就列
仗義收兵因權略地結吳抗魏擁蜀稱漢眾疲散而當強敵處
僻陋而啟雄圖三分之業自亮成之生而蜀興歿而蜀亡係命
於已非有英雄之才而能然乎以節制泊兵以信義行師以漢
室興亡為己任以生民塗炭為己責擒孟獲而不誅志綏遠人
拔祁山而不質志混寰宇至於用法公平為政明信李嚴廖立
被罪無怨身死之日岷嶽野祭遺愛在人貞仁人君子乎感矣
已之遇厲匪躬之節受遺輔幼精誠貫金石大義感於神明

內撥朝綱外專戎律上下無怨... 稱其王佐之才無以加也

魏延可謂鐵中錚錚為先主語距曹操而吞其十萬之眾又欲得萬人間道入長安與諸葛亮會潼關志氣豪邁若有為者借

勇而無義斜谷之役新喪元帥義當協和將士先國難而後私離乃肆其偏心與揚義交阻爭睚眦之怨踏叛逆之誅怒激一時

時尚流三族孔明既歿諸將皆無出延右使容忍謙遜何患功名不立哉

吳周瑜當曹操伐吳威震寰宇群臣爭議迎降瑜獨定大計度操部水軍百萬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願得精兵三萬

破之以片言決與王之策以偏方抗天下之師卒走強敵開拓荆土非明斷能然乎至其議縱劉備不資其地又欲西取巴

蜀而并張魯此據襄陽以蹴曹操雄圖出人意料使究其志未易量也雖天壽其壽中路險歿其一舉而鼎分三國功名之奇

垂於無窮焉乎盛矣

劉備初見孫權一見宴語便立帝王大畧建議伐劉表觀荆楚之鮮宣言說劉備共為倚角之勢又曹操南來莫不披靡

排斥群議為周瑜任事一戰定霸實謀也魯肅遂掩其名其失者勸權割土地與劉備百戰一失卒為弱敵向使如周瑜之謀

吳魏當南北中分無鼎立之勢何肅之巧於料操而拙於知備所以不及周瑜也

呂蒙為吳將初未知名孫權喜其穎悟勸其就學蒙篤志不倦後聰明進智謀傑出誘降郝普襲取關羽歎畫謀策權稱其可次周而勝魯肅美其能克已有國士之量三國人才如諸

葛亮孫或周瑜陸遜皆學識博洽議論弘偉家之少特異故有膽而已使其不學亦曾等伍耳豈足立功名不朽哉夫學之一事人患不為為之必得蒙之謂也

陸遜知兵勢識傳記其為將號多智畧周瑜魯肅之亞初鎮陸口密隣關羽謀故草率之羽隨其計因取南郡劉備復取荊州

遜相距八月卒長成算以收請功備敗走諸將欲追之遜決策還坊魏人乘弊已而果然你有一方抗衡二國屢勝少敗曹操

劉備俱失之輕舉而敗遜佐權專固保疆境以自封殖不勞民動眾勦事所難為國長策所以不敗三國之良將也

陸抗奇謀遠畧有祖父之風步關之誅威如敵國又與羊祜講信脩睦務敦信義以寧疆場晉雖強盛不輕南伐抗之經畫不

高中原上疏直勸晉進取之規以蓄士民之力觀鮮伺隙燕兔悔吝可謂知彼知己審強弱竭盡用力之利病及病且死復論

西延建平宜增精兵固守後王濬東下果如抗言三國中分兵最永世諸將繼歿抗獨後亡天假數年晉人豈得而至哉

羊祜初督荊州墾田殖穀以實軍儲據險築城以嚴邊備不數近功不貪小利務以恩信懷柔初附每與吳人交克日乃戰

不為掩襲不進誦謀飲以醇酒使不泄言軍行吳境劉毅計所得還之化行江漢吳人悅服及卒晉人號慟吳士亦垂泣建碑

立廟祭享不絕仁德所感如此力排群議決大策舉杜預王濬以平吳皆祜之謀世言為將無用仁義專以殘忍暴烈詭詐反覆為事何足道哉

杜預平吳之功羊祜發之張華贊之杜預成之初請師期帝意未果表陳大策指授群臣徑造秣陵役不藉藉而平吳之功

敵制勝晉之韓白乎得君得時得權得機四者兼會何難建立
功成之後從容無事。聖恩。德。和。以。左。傳。辭。自。名。異。乎。貧。推。者。利。
者。世。稱。儒。將。名。德。俱。優。賢。矣。哉。

王濬之伐吳。駕舟師順流而東。千軍。萬。眾。不。容。髮。
直。搗。其。壘。乘。勝。納。降。得。為。將。之。宜。盡。用。兵。之。術。大。功。赫。赫。孰。能。
掩。之。正。運。福。心。橫。加。誘。誘。得。以。章。自。明。埋。固。宜。耳。凱。還。之。後。進。
見。之。際。叙。其。功。勞。陳。其。冤。怒。不。辭。而。出。失。朝。廷。之。禮。非。臣。
子。之。儀。焉。得。而。無。罪。哉。晉。君。亦。非。也。當。明。其。是。非。正。其。賞。罰。何。
至。加。以。重。罪。國。憲。朝。綱。紊。亂。如。此。可。勝。嘆。哉。

馬隆涼州之役。依八陣。而作偏箱車。地廣。用。鹿。角。車。為。營。路。狹。
為。木。屋。施。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轉。戰。千。里。遂。以。
克。敵。李。靖。謂。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合。力。一。則。有。拒。一。則。束。

部伍三者。選用得法。矣。夫先王用兵。本以仁義。惜人力。重人。
命。戰。以。車。為。陣。止。以。為。營。器。甲。糗。糧。於。此。乎。載。人。得。休。息。以。佚。
待。勞。不。求。大。勝。亦。無。大。敗。進。則。速。奔。退。則。固。守。以。萬。萬。全。非。若。
後。世。以。諸。計。之。術。而。取。辦。無。仁。義。之。心。哉。

周勳負所弛之資。為鄉曲患。與猛獸長蛟同為三害。既而悔悟。
遷。善。遂。踐。顯。位。卒。為。忠。臣。西。征。母。老。難。行。處。曰。既。事。君。父。母。安。
得。而。子。梁。王。欲。逞。宿。憾。授。兵。五。千。使。當。先。驅。而。絕。後。方。戰。終。日。
斬。首。萬。計。矢。盡。無。救。左。右。勸。退。處。曰。此。效。命。之。日。何。退。之。為。諸。
君。負。信。勢。必。大。振。大。臣。以。身。殉。國。力。戰。而。歿。朝。廷。優。其。任。職。致。
身。見。危。授。命。執。德。不。回。天。處。始。貽。忠。里。閭。庸。人。羞。偶。終。焉。忠。國。
舉。世。難。能。非。崇。德。徒。義。道。而。能。改。乎。

隨。侃。為。大。都。督。擊。破。賊。張。昌。杜。欽。討。斬。王。機。嚴。峻。及。與。溫。續。更。

亮斬峻。機。鑒。神。明。初。守。廣。州。朝。暮。自。進。百。發。請。方。致。力。中。外。道。
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後。都。督。荆。州。梁。雍。諸。軍。閩。外。多。事。千。緒。萬。
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接。引。疏。遠。一。無。停。吝。云。當。借。
分。陰。勤。志。如。此。絕。若。莊。淨。華。之。言。投。參。佐。蒲。博。之。具。奉。饋。力。作。
者。雖。微。物。必。喜。持。稱。為。戲。者。小。過。必。徵。百。姓。力。農。家。給。人。足。在。
軍。四。十。一。年。人。稱。諸。葛。行。事。得。失。雖。相。半。未。為。盡。純。勤。勞。之。節。

古人無過
周訪擊斬江州華軼。及嗣將張彥。討平江。汚賊杜曾。斬之。有大。
勛。才。名。威。望。數。陶。侃。等。而。賦。性。謙。虛。未。嘗。自。伐。或。問。故。曰。朝。廷。
威。靈。將。士。用。命。何。功。之。有。使。人。臣。如。此。豈。有。僭。逆。哉。凡。人。有。大。
功。必。內。懷。僭。假。之。心。外。逞。驕。矜。之。色。少。不。如。欲。快。快。隨。之。若。王。
敦。恃。功。心。懷。跋。扈。馴。致。犯。關。探。交。陷。于。大。逆。魏。信。陵。君。殺。晉。鄙。

掠趙破秦。王郊迎之。唐曰。事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人。
德。於。我。我。不。可。忘。我。有。德。於。人。不。可。不。忘。君。殺。晉。鄙。掠。却。却。破。
秦。兵。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見。趙。王。頭。君。忘。之。真。長。考。之。言。訪。得。
之。矣。

史鏡卷之十三

史鏡卷之十三

史鑑卷之十四

臣道第十二 武臣

謝玄為將，符堅擁百萬之眾，長驅而南，謂可斷江流，克敵易於振擣。一旦指授飛方，軍首陣動，玄以八千之卒，蹂踏而殲夷之。鼠竄兔伏，僅以身免。昔之俘囚降虜，爭起而覺其國，堅之此舉，猶富家之子，傾囊竭橐，揮萬金與市井，搏徒擲以決勝負。無大得敗，喪萬金，玄之籌策，適天方祚，晉玄舉揚越，輕散之卒，拒秦涼百萬精銳之師，事雖偶然，其亦英偉傑特，周瑜之亞歟。王猛螭蟠布衣，冀符堅之一言，君臣相得，感會風雲，縱橫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為將則循名責實，行法則信賞必罰，國富兵強，戰勝攻取，犬羊之秦，致升平之治，人方之諸葛，其勸堅勿為晉圖，而卒賊晉，鮮卑之必為患，而卒亡秦，夫秦虎視一世，土地甲兵，十百於晉，重以堅之英偉，誰與為敵，慕容垂籠中之鳥耳，猛於永訣，深以為慮，後果如所言，何其明且審耶。而後斗筲之輩，報睚眦之怨，設怨謗之言，使樊世期被戮，視胤力之贈，搆慕容之子，出奔，此其短也。

檀道濟西平姚秦，北却元魏，真一代之驍將，卒以威名過重，見忌於時，文帝猥聽義康之謀，無故召而殺之，自是魏有鐵馬長江之志，謂吳子輩不足憚，頻舉南發，遂至瓜步，延敵覺境，雖悔何追，使文帝如光武，道濟如子亮，明良相逢，豈至此哉。道濟以威重殞身，三略之書，有補於世，為將者不可不究其義，用以立功，用以保身，子房有之矣。道濟其未之知歟。

王鎮惡當京武乘，蟬圖關中，鎮惡為軍鋒，自河入渭，汴流而進，風馳電掣，遂克長安，可謂一時之傑，千載之功，文帝不能推誠

委任，共濟大業，返顧江左，引兵遽還，留鎮惡副其子，後真又與沈田子為後，言啟其嫌隙，卒為夷滅，鎮惡及禍，而關中復失，夫人君選將求天下，豪傑以任之，然負蓋世之才，者必見忌於眾，懷蕪人之累，者必見嫉於人，重以權利之相，據勢位之相，軋譏毀之所，由生，怨憤之所，由積，有不可勝慮，而不可勝言者，使鎮惡推功而不居，武帝推誠而委任，則君臣兩得矣。

韋叡督兵伐魏，一戰而敗之，魏用鍾離兵百萬，精騎萬餘，連城四十里，叡結車為陣，射以強弩，貫揚大眼，臂馮道，振裝大艦，如水軍，因風縱火，焚其營，柵，魏師大敗，死者十萬，斬首如之，俘數十萬，曠世盛舉，可方周瑜，謝玄，以南方之長，乘北方之短，善用兵者也。夫伐國圖功，不用其長，以乘彼短，又不伺敵之間，慮善而後動，謂之浪戰，其能取勝，亦幸而已矣。

崔浩博通經史，公家陰陽曉兵法，多奇謀，自比張良，伐赫連昌，大獲擊，蠕蠕虜數百萬，擊滅薛永宗，渭北賊無一不勝，誠一代之傑然。處犬羊之國，事虎狼之君，恃才席寵，專制朝權，不知進退，昧於事機，用冉閔，郗標之言，刊立國史，以彰直筆，謗口一騰，罪罟四布，僚屬胥史，駢頸就誅，貪求虛名，養成宗禍，其謀畧成，功可方子房，其明哲保身，則不可同日語矣。

慕容恪，魏之子也，深沉有大度，容貌魁偉，善經綸，世務，魏授之以兵，臨機多奇策，鎮遼東，著威望，高句驪，憚之，魏卒輔，魏累戰有功，傳寢疾，厲以大事，憚之，世總攝朝權，初晉問，魏死曰：中原可圖，桓溫曰：恪存所憂，方大誅慕容根，中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而虛襟待物，咨詢善才，盡心孝養，為將不為威嚴，專尚恩信，務大略不拘小節，防禦甚嚴，終無喪敗。

王僧辯學問該博明左氏傳雖學不穿甲而有凌雲之志侯景
反督兵討之大破景兵入據石城景走湘賊陸納破衡永僧辯
討之賊大敗湘州遂平初與陳霸先同事梁同建軍功霸先欲
構逆謀忌僧辯軋已以罪誅之烏乎忠義之士每見嫉於亂逆
之人可為世道慨

于謹負經濟之才值艱難之運首建都關中之策復陳江陵之
謀擊敗陳神兵殺降蠕蠕斬梁主勛業既隆寵任彌篤而事上
益恭處已益遜單騎出入深戒滿盈常恐傾覆卒以明法為國
元老全節始終人無間言教訓諸子務在謙退後嗣蕃衍顯榮
周魏之臣鮮能及者抑謙謹之效歟

韋孝寬為行軍元帥齊神武傾國西入連營四十里苦戰凡六
旬士卒殺傷十之四五城終不援自言生為男子不為降將軍
鎖其子策至城下臨以白刃協其降孝寬慷慨激烈人皆感動
守死不回方齊師來攻起土山鑿地道攻具四面並進孝寬
應變咸拒破之其全勝獨克出韓安國之守梁張許之守
唯陽之右真良將也

斛律光多智謀有膂力周賊入寇擊敗之破韋孝寬志武椎狀
威加敵國齊之關張也不幸立於昏昧之朝與群不肖共事謀
語毀於內謠言聞於外禍若發機一旦屠戮周武聞之赦其境
內再舉東討遂以平齊嘆曰此人若在何能至此夫國必自伐
然後人伐之無罪而殺忠賢鮮不敗亂能覆邦家可畏哉
長孫晟負膂力有將才其圖突厥調劫厥兵強而位下處離
數多而勢弱阿婆首鼠惟強是與交遠而攻近離強而舍弱使
其首尾嫌猜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衅討之可一舉空其國隋

文帝用其計遣使出聘突厥諸部果疑掘圖將四十萬騎入款
玷厥引兵還還既又阿婆內朝染干外從自是北重哀矣突狄
之性暴而喜勇忍而好殺貪而嗜利無上下之禮昧君臣之義
自相攻伐禍不及中國因間討之戾莫是矣

楊素少而倜儻不拘小節文武全才議論英發謀略淵深重膺
關寄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汎舟東下則金陵失險擁騎北伐則
沙漠清墟考績策勛無出其右若守以忠信行以仁義古名將
無以加恃其縱橫專事智詐阿諛事上巧詆害人營造離宮導
君奢侈發易安銅指內傾危卒使社稷立墟海宇板蕩其御軍
雖嚴將戰輒求人過斬之流血滿前言笑自若殘忍暴酷若是
以才勝德真小人之雄者也

宇文憲性頗敏有度量文帝欲任諸子出鎮憲請行年才冠
於撫綏留心政術聽訟如流齊人入寇敗之拔河陰二城攻克
晉州破洛汝克并州馭兵有法摧鋒陷陣為士卒先齊人憚其
勇略討齊信都一鼓而拔禽任城王諧廣寧王孝衍莫大之功
謙遜不伐以孝交著稱真良將也

韓擒虎其平陳也渡江如獲坦途險阻曾無礙滯王濬平吳循
假舟師之利順流東下擒虎直以精騎五百為諸軍先龍采石
而陷金陵何其神哉其智非過於魏武其力劣於符堅良以陳
政昏亂群小擅朝上下乖離士無鬪志諸軍並出敵受牽制故
得乘時取勝使并寶如孫權將臣如周瑜擒虎孤軍深入救死
不暇所遇之時適然耳非良法也
賀若弼自負可為大將觀其器小而志銳有才無德效鷲噬之
用可收狗功失駕馭之權必為戎首弼之進用高頻所薦平陳

之後深自矜伐求為內史又求僕射及相揚素願遂望下獄
帝數之曰子有三心大猛嫉妬心自是非人之心無上之心因
疎斥之不用煬帝之世卒以誅死豈忠良之臣哉孟子曰益成
括小有才未聞君子之道足以自殺其軀而已矣邪之謂歟
史萬歲討南陵夷蠻詭入朝萬歲納其金寶言之而後復
叛窮治其事得實高祖責曰為金放賊重勞士馬豈朕意耶因
欲誅之高平進諫而免後竟得罪其貪至是乎身為上將享厚
祿率三軍之眾征萬里之夷功成名遂何求不得反貪貨賂欺
君縱叛一何愚哉馴致刑戮也

趙王孝恭討輔公祏將發水化血大為不祥上皆失色孝恭
自如曰公祏禍惡貫盈今仗威靈以問罪杯中血水乃賊撥首
之祥孝恭可謂能治其心矣使心無主惑於妖怪則軍氣沮喪

安能克敵哉劉裕追盧循麾竿折旂沈水畏懼裕曰往年旂竿
折而勝賊攻柵而進遂敗盧循李晟討朱泚焚惑守歲晟曰天
子暴露人臣當力死勤難安知天道邪竟破朱泚夫人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妖不勝德非心治於內者能然乎

李靖才兼文武唐室初造受命為將兵鋒所向戰無堅陣取蕭
銑如拾遺推公祏如振槁海內既定賈餘勇以征四夷北平突
厥西破土谷渾長驅深入莫敢誰何酋豪心殫膽落救死不暇
使唐之威令雷動風行際天所覆悉為臣妾一何盛哉與太宗
問答前代之興廢古人之得失中國之事宜四夷之情實其家
奇正分合之術率騎營陣之法粲然畢舉是知太宗之有大為
之君靖為不世出之將整軍振旅建大事功者豈偶然哉
李勣從太宗平竇建德王世充復專聞征伐四方克突厥而破

高麗勳烈赫然與李靖等帝嘉其忠烈不背李密以為純臣
可託大事剪髮療其疾解衣覆其醉遂以孤幼都督淵立太
子異圖報效高宗宮性易奪事繁安危遂良無忌死爭帝備豫
取諫勸曰此陛下家事何必問人遂立武氏斷削唐室幾至淪
胥若是蓋勳善將而已托三尺之孤臨大節不可奪非勳
所能太宗諒於委寄惜哉

尉遲恭驍勇絕群躍馬刺椎信勒兵誅隱太子可謂虎臣國之
爪牙矣後侍宴慶善宮怒班居下任城王道宗解諭之擊道宗
目幾眇太宗責之曰朕常怪漢高帝功臣少有全者今視卿所
為非高祖之過恭始懼自戢終不及禍太宗可謂能駕馭英雄
恭則能折節悔悟後之為將者可不戒哉
蘇定方凡滅異域三國皆生執其主可謂良將矣然非因時乘

勢能爾邪唐與制兵以府養馬以監兵精馬良天下無敵重以
太宗神武驅策英豪而任用頡利控弦百萬驚然輕視中國不
數年擒至闕下雷掃風除部落為虛既而西平高昌焉耆東破
高麗百濟天戈所指必勝必克兵力之雄遠出秦漢後嗣席其
餘蔭得以坐制四夷英偉之徒既老且死而諸將倖然爭奪榮
取我捷於塞外如劉仁軌裴行儉郭待封李恪王方翼薛仁貴
程務挺者十數輩非特定方而已其家貴於知強弱虛實為上
也

薛仁貴方太宗之伐高麗仁貴恃其驍悍欲立戰功乃著白衣
自擡頭持戟腰鞬兩弓疾呼而馳所向披靡帝見而異之賞賚
除授既優且渥謂不喜得深東喜得勇將太宗其善駕馭英雄
乎果以上箭定天山為虜虎臣非仁貴之勇而有此乃太宗能

用之也夫勇如仁貴而不遇其主者何限李廣之於文帝魏延之於諸葛皆知而不用用而不盡其才人之處世有與與不幸也

裴行儉擒鄧支而降遮旬誘伏念而縛温博兵略優矣其知人之明御下之恩非賢者不能也夫大將知人取難用人不當必喪師而誤國行儉所引裨將如程務振王方翼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皆為名臣何其明邪嚴猛剛暴武士常能至或賊殺無辜用以快意者有之行儉不然朝廷賜駿馬珍鞍令史私馳之馬駁鞍壞懼罪而逃行儉招還不加罪又宴蕃酋將士出外域珍寶章更碎瑪瑙盤叩頭流血行儉曰爾非故也色不少吝何德邪宜其得人心服

將軍西破突厥烏質勒為諸蕃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既而邊州建請屯置堡盡如其策后嘉其練知兵事權參知政事復為安東都護拜歷邊任自碣石逾四鎮綿地萬里山川夷阻障塞之要皆能記之使居中運籌於用兵行師寧有遺策而罔功乎可謂文武全才矣

張仁愿為朔方總管以拂雲祠在河北地形雄勝控扼樞會突厥犯邊必待於祠而入寇因默啜西伐乘虛築受降城六旬三城就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墩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損歲費減鎮兵以此知守險設備如陸贄所謂備封疆守要害整蹙戍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悉練卒劉昫所謂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閉險使不得還撤為美計務快戰則勝少而敗多也

王峻明經為桂州都督吐蕃寇臨洮峻擊之俘獲如積突厥默啜被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峻料以三策遷置淮為河南後又討平蘭池叛胡賜以宮人不受曰臣之事君猶父子詎有常近聞掖而臣子敢當乎峻氣貌偉特特謂能虎而知君臣大義其賢矣哉

郭元振少有大志為大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有哀服叩門求助葬五喪元振舉而與之無少吝一不贊名氏上疏言吐蕃乞和之利突厥吐蕃寇涼州元振涼州都督操練士卒擊關屯田撫綏夷夏款塞請和烏質勒死其子婆娑謀襲元振元振堅壁不動翌日吊哭其哀為治喪事婆娑感慕入貢其謀遂淵深行義仁恕有文事武備者元振兼之矣

忠嗣獨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國力以幸功名議取石堡城謂所得不酬所失帝決意攻取忠嗣勉強出軍李光弼論以啓說受禍之語乃曰吾固嘗得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嘗為國豈忍以萬人命易一官哉終以此忤權要至貶而不顧自古將帥未有能操是心者其謀國也忠愛士卒也仁而以身任其禍後哥舒翰攻石堡城士卒死亡略盡忠嗣又言安祿山必反李林甫惡之抵以死罪而祿山作悖哉

郭子儀之才見於平安史僕固之亂却吐蕃四紇之侵非造王室創業魏然至其位兼將相權傾中外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較中書令二十四考主無疑心人無間言盛名高節善始善終大事有四一與李光弼初甚不相能及祿山反子儀領節度詔光弼分兵東出光弼請曰一死固守乞免妻子子儀持其

手曰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邪詎平巨盜一也
發倖擅朝屢遭譏謗奪其兵柄天下洶洶不平子儀朝聞命夕
引道別無顧望二也在邠州秦州縣官不報僚佐以宰相不知
體為言子儀曰武臣奏事上多委曲從之疑之也今不從斯厚
待我何怪哉三也破吐蕃靈州魚朝恩嘗約備具元載使人告
以軍容將不利於公其甲甲願從子儀以家童十數往會朝
恩愧而稱爲長者四也非識量宏遠者乎至如單騎挺身論回
紇破吐蕃之兵收靈臺之捷出於一時之幸會非萬世之常法
此乃神明指授豈人力所能及哉

李光弼爲副元帥善謀能戰賞信罰明士卒爭奪攘袂徇國收
史思明安大清降李日賊以少覆衆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視
威震華夷戰功爲第一暮年擁兵爲自固之計吐蕃之入寇天

子幸陝促兵入援則遷延不至遂歸徐州以收租賦爲辭故田
神功等不復畏懼因以愧恨而卒方魚朝恩程元振用事雖能
疎問大臣而代宗寬仁待光弼至厚矣無意外不測之禍光弼
唐之元帥再造王室一旦改其臣節視國難而不救違王命而
不赴宜乎部曲不受約束以憂憤而終非不幸也宜也方諸子
儀有間哉

李抱真爲澤潞留後籍民三丁擇一蠲其租稅給以弓矢令閑
自習射歲終大按按籍第能否賞罰三年皆爲精兵得六十二
萬不廩於官而府庫實繕甲練兵遂惟山東昭義部兵爲諸軍
冠其後田悅朱滔李希烈朱泚李懷光相繼叛關河南北悉爲
盜區獨抱真以數州橫絕其中莫敢擾鋒鋒侮唐太宗治府兵
深得古意五代始制點刺府兵廢而不能頓復點卒不可盡廢

如昭文步兵不可參而行乎列辟庶尹皆能取抱真爲法何畏
夷狄之侵何憂盜賊之發何致學欽遠輸以困夫民哉
馬燧英雄忠義先計而後戰憐師以審田悅決策平李懷光名
蓋一時可謂盛矣然其受命征討與抱真交惡致大功不成二
叛假竊復信尚結贊之詞與燧等會盟平涼卒使大臣奔辱燧
危宗社亦其所由皆燧之罪史謂燧者天下以爲可責故責之
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廢功深得春秋褒貶之旨如李晟和
解二帥而論之以利害逆科虜情而審其請詭高識遠慮賢於
燧多矣

史鑑卷之十四

史記卷之十五

臣道第十三 武臣

李晟方德宗狩奉天朱泚陷京師晟即日治嚴孝忠欲止其行
 晟曰天子播越人臣當自舍一息義武欲止吾當以子為質力
 與孝忠約昏所過無蘇無犯李懷光陰與賊未東河北三叛約
 自王武俊李納陷鄆李希烈陷汴晟提孤軍抗群盜以忠義感
 人樂效死聞其家為賊所質曰陛下安在而恤家乎既克都
 城令諸軍曰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驚驚當吊民之意乃秋毫
 無犯市不易肆謁帝三橋跪陳臣侷瓜牙不能指日破賊致乘
 輿再狩乃臣之咎請死伏道左行是事出是言三王之佐莫能
 及也非仁義根於心大有過人者能然乎世之人得尺寸之權
 即傷人害物立憲變之功即要君犯上者視晟豈可同日語哉

李愬性不喜殺不尚氣其平淮也得賊將李祐李忠義不誅用
 為腹心以擒吳元濟入城降萬衆不戮一人夫白起降趙卒四
 十萬一旦坑之李廣擊匈奴出塞失道而還大將軍衛青欲得
 曲折上書報天子責廣之幕府上簿廣因憤之引刀自頸而愬
 平蔡州立奇功乃屯兵鞠場以憂讒謁裴度曰此方孽上下分
 久矣請因示之三將行事相反蓋世言為將者多喜殺尚氣喜
 殺則不仁尚氣則無禮白起李廣是也史臣贊烈平蔡之功不
 及此二事若僕固懷恩平燕趙之亂李懷光解奉天之圍皆希
 世之功而不仁無禮以格禍端迹烈之行事非根於仁義乎
 滿城初德宗遭賊攻圍之急誠恐書十餘自御史大夫賞對
 五百戶而下募兵得死士當賊城使量功授詔不足則書
 衣以授其不吝爵賞得以專城懷光敗朱泚泚拒却衆自謂

城必不失懷光既失臣節城獨收成功與李晟等全其親盟生
 蕃不辨勇詐奔竄苟免常人斯不為而城為一豈其長於成生
 短於料敵歟去晟遠矣城不著部知書謹不伐世方之金日
 蟬治藩始終持重猜間不入君子賢

王彥章奮自行伍目不知書忠義之性與志俱生嘗曰豹死留
 皮人死留名與晉數困莊宗於河上未帝委任之謀未亡也以
 主聽不聰奸邪擅政臣抑不得逞莊宗入梁欲降而用之彥章
 慷慨不願以死自誓高臣受梁深恩非死莫報豈有朝事梁而
 而暮事晉者何面目見太平之人乎非哉斯言足以立萬世之
 臣節若馮道以學古名儒事五朝六姓朝為仇敵安其位受其
 任能無愧乎

郭崇勳為人忠賢許國也忠決策南向八日而破梁受命因討

七旬而舉蜀勛業盛矣卒及於難實自取之然而嘗有意於避
 權而遲回顧戀不能速決聽騎虎者勢不得下之語結中官以
 固寵而說諸交攻嫌隙既成又欲好兵立功為久安計是匹夫
 懷璧之罪而益千金之資也

石守信周之宿衛將宋太祖代周守信與王審琦高懷德張令
 鐸張光翰趙彥徽王全寶劉光義米信杜彥珪進由重進
 王仁贍董遵晦沈義倫潘美党進石熙載楊業等皆有推戴功
 職居藩鎮手握重兵太祖召守信等宴樂酒酣諷以釋去兵權
 出守大藩為子孫市田宅多置歌童舞女日飲酒相惟且約為
 婚姻諸將叩頭謝恩各授外職罷兵柄為平太祖之德至矣其
 亦光武優待雲臺功臣之意而加於厚云諸將與太祖故等衷
 非寇讎比也

曹斌初從王全斌平蜀諸將多屠戮彬獨禁止之奉命伐南唐
暮月未下彬與諸將誓戒毋殺一人唐主出降府庫令人檢
視彬一不問兩總樞機五君節鎮功高而志下守清白如寒素
衣止祿紵三子璋琮瓌皆貴而繼領節鎮人方之鄧禹雲
郭進為將御軍甚嚴嘗選御馬直三十人隸進麾下進斬其怯
戰者十餘人其控扼西山逾十年無西顧之憂太祖為治弟比
於諸王云

曹瑋為將沉勇有謀習兵法令嚴明善用間諜魏唐情實故戰
勝攻取將兵四十年未嘗失利其鎮天雄契丹使過戒其下曰
曹公在此毋縱騎驅馳其威尊嚴如此

韓琦范仲淹當西夏趙元昊反琦與范仲淹為陝西經略使有
謀善善機變其格敵務持重不急近功不拘小節專以德化綏

懷遠人而人自敬憚時人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又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十萬
甲兵不比大范可欺也琦出將入相名重華夷才兼文武猶慮
郭子儀裴度云

狄青由黔卒為將每戰被髮以銅為面具賊望之如神無不披
靡尹洙薦之韓琦范仲淹授以左氏傳及秦漢軍事懷智高友
授荆湖宣撫之節討之賊兵大敗斬首萬數千智高遁入大理
殺之函首送京師以功名終或以梁公家及告身以獻青厚贈
而還之謚武襄青為人不驕不伐而多智多才其不附華貴與
郭崇韜異賢矣哉

李綱當高宗初為僕射上言首言罷講和次言都閣中又言取
材東南募兵西北諸將皆曰伯彥勸上遊敵東南綱言不可

人持節請能綱博學多智謀忠義入氣凜然貫天日御軍
有法先後奏疏累數百皆有神國家高宗不究其用惜哉謚忠
定

神師道世為山西名將充京畿制置使全兵至率師入援白母
劉三鎮地寧增歲幣待姚古兵至虜糧竭必還姚平仲沮之城
遂陷以年老罷許翰奏時多故不宜使虎臣居散地不報師中
師道之弟勇兵還師道以兵逐勇出境後援太原與勇力戰死
姚平仲姚古之子以兵入援而古後期神姚世鎮山西兩家子
弟不相下退居山中九十而終姚友仲為京城統制圍城中最
為有功

宗澤有文武材為東京留守虜至募戰士造戰車擐形勝立壁
為壘數擊敗虜東京稍安命金將王策用其謀知虜之虛實招
兵合百萬請上還京居二十疏為汪黃所沮憂憤病疽卒臨終
語不及家事連呼過河者三遺表力請亟還京關敢忘尸諫自
奉險素祿入以賑貧之養孤遺澤將士半去都人請命其子
穎繼父領兵不允以杜充待之酷而無謀諸將不安憂謀士
比皆從盜人謂澤在化盜為兵充代則兵變為盜用人之大其過
如此

張浚初為川陝宣撫富平兵敗居關金人入寇復召與趙鼎並
相進用正人表裏相推乃命岳飛平楊公韓世忠克淮陽劉光
世取壽春岳飛焚蔡劉豫入寇大敗之軍威大震秦檜專主和
議諸罷浚檜死復官起廢然之後風采毅然衛士見之以手加
額為樞密使封魏國公金虜移檄索割地歲幣史浩主和浚力
言不可督師江淮講論軍務檄築城堡繕理器械虜不敢犯

士勇謹思奮金人大恐湯思退諫言官劾汝諫寔罪之尋卒
趙鼎為荆蜀總將行言曰張浚有補天之力出使川陝得專
陟小人手趨之一不得意則攻許無不至誣及母姦臣無浚功
當此重寄恐是非紛紛後與浚並相鼎好薦浚諫爭入奏上移
竹鼎曰良岳花石之擾亡國今復蹈前轍與浚同心戮力扶持
皇綱而獲見諸於小人或復或罷使中興之功無成傷哉為人
君者宜鑒之哉

韓世忠初為統制勇冠三軍立大功數十拜少保上署其旗曰
忠勇敗金兵於鎮江後元木再敗金兵儀鎮盡擒其突將統
麟世忠慄慄過人為中興名將第一其制軍器如後院連鎖
甲掠陣斧剋敵弓皆其遺法和議成退居杜門隱於釋教封斷
忠武王

劉錡為東京留守虜兵六十萬攻順昌精兵三千被重甲五人
為五貫以蓋索統鐵浮屠翼以揚子馬各長藤軍騎以短兵奮
擊大敗之再至陳州虜望其旗幟而退
張俊為將討江淮盜李成復三郡而降成稱為名將然附會秦
檜疾岳飛君子譏之不齒

岳飛少負氣節好左氏傳孫吳兵法引弓百斤應募忠義用兵
以寡敵眾前後大小百戰未嘗敗績兵八百破金人五萬桂嶺
八千破十萬背嵬五百破兀木十萬平李成擒楊么上賜金絲
袍金帶衣甲署旗曰精忠秦檜主和諷上詔飛班師飛拜曰臣
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非臣不稱職誤國者秦檜也兀木後書抵
檜必殺岳飛張俊養之檜誣飛謀反并其子雲殺之而中興之
功不復成矣孝宗有志恢復思岳飛求其後官之封鄂武穆王

無補矣然忠義之義貫于天地葬西湖墓不枝皆南向異如此
云

吳玠為西蜀安撫沉毅尚氣節邊境無虞官開府議武安王
子玠弟璘御兵有法士樂為用鎮蜀二十年恩威交著拜大傅
封新安郡武順王子玠襲

黃俊少勤涉書史善騎射從元太祖為元帥累立戰功圍真定
攻汴梁歸德力戰死俊忠實自許不為夷險少移臨陣勇義異
衆立矢石間怡然無懼善戰而不妄殺人軍政寬明人樂為用
履實以所部八州三十萬衆歸元太祖行尚書事諸將每欲屠
城實戒以不殺城破以金縷贖俘囚賑饑餒封魯國益武惠子
孫世為顯官東平賢士多所薦云

木津黎亂刺兒氏為人勇毅多智懷臂善射挽二石弓事太祖
以忠勇稱與博爾木博爾忽赤老温號殺里班由律華言四傑
也開國元勳無出其右封魯國忠武王

伯頽蒙古八隣人以中書左丞伐宋呂師夔實似道路不許似
道夏貴大敗明年再舉阿刺罕為右軍自建康趨獨松嶺董文
炳為左軍循海往伯頽中道水陸並進次嘉興宋相賈餘慶奉
使國爾降表至伯頽以宋后幼主至燕都世祖崩百官總己以
聽明年魏深喜善斷將百萬衆如將一人人仰之如神破宋不
殺一人裝唯衣食口不言功封淮安忠武人方之曹彬云

阿木兀良沉幾有智略臨陣勇決氣蓋萬人伐宋平淮功多上
賞封淮南王
阿里海牙畏吾人事世祖取襄陽平武昌長沙所至不殺發廩
賑荒以功封楚武定

紐麟剛竹帶人偉貌長身勇力多謀略領兵平蠻拜都元帥
李直於彌氏世為西夏國主為益都淄濰高唐代宗有功拜荆
湖左丞征交趾封滕忠敏公

張弘範伐宋為前鋒攻揚州斬首萬級張世傑焦山之戰弘範
傍衝之宋師敗從董文炳趨臨安授江東宣慰征廣東宋舟師
聚崖山弘範入大洋相拒李恒舟師亦至合攻宋舟大潰陸秀
夫抱幼王赴水死世傑南走風壞舟死於海勒功磨崖還朝而
卒封武略淮陽王

察罕帖木兒額川沈丘人探馬赤軍因亂仗義起兵有功為汝
寧達魯花赤汝穎賊李武建德破潼關察罕拔之陝西左丞守
羅帖木兒跋扈與察罕相攻尋遣其子禿麻帖木兒貢銀燕京
察罕總兵討山東下陳平由豐隆又圍益都田豐王士誠復叛

陰遣人刺殺察罕
禿麻帖木兒代父總兵為中書平章攻益都擒六百人斬首八
百級益都破田豐伏誅詔旌其忠烈立廟死所謚忠襄王禿麻
拜右丞相烏乎當元代之季位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禿麻效
義出於草澤之人真偉然特立大丈夫也同時有信陽羅山人
李思齊共起義兵思齊以功知汝寧府陞四川右丞思齊末變
臣節愧察罕多矣

王英邦傑性剛果有大節膂力過人善騎射襲父千戶職善用
雙刀人稱雙刀王多戰功平丘大老擒劉貴推蔡五九降張思
齊陞海北宣尉年九十退老焉益都憤毛貴叛逆不食而終詔
旌異之曰不食還粟餓死於泉有夷齊之風臣之清者也
史鑑卷之十五

史鑑卷之十六

史道第十四文臣

司馬遷作史記傳儒林歷代因之蓋文章之士禮樂之英華
明聖賢之義理言出夫情性之真事覈夫古今之實如雲漢之
昭垂不能不為章于天如山川之融結不能不成象于地出而
顯者黼黻經綸帝制議禮制度考古援今與而隱者探賾義理
涵泳性情著書立言發善貶惡且文章關係氣運氣運盛文亦
盛衰則俱衰六經而下先秦兩漢盛矣六朝一變而委靡唐開
元大曆復盛五季又復中隳宋變晉乾道復盛本厚而未盛器
大而聲宋元氏延祐大曆混一朔商文風振古聲音之道與政
相通謂非繼光世之英華關天地之盛衰者乎聖人之文載夫
隨者謂之經功者謂之史二禮是也他如荀子夏商房焦

總論王弼何晏施雋孟喜淳丘貨傳書者伏生夏侯勝歐陽生
夏侯建黃霸孔安國傳詩者申公轅固毛萇后蒼韓嬰齊魯
熊稷生白公傳春秋者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嚴彭祖顏安樂
何礼者高堂生戴勝戴德是也漢宣帝命蕭望之等講五經同
異於石渠閣帝又命丁鴻樓望成封都賀遠班固等議五
經於白虎觀帝又命正五經文字伊籍為古文篆隸三體
書之刻于大學唐太宗命孔穎達等撰五經疏曰正義與鄭眾
鄭玄注並傳不過章句訓詁而已聖賢微言與義文理錯舛終
莫辨正直至宋程頤朱熹始發揚傳義沈攸傳書傳義撰詩傳
胡安國撰春秋傳張洽謂之唯周禮一經漢河間獻王購得之
失冬官司空一篇劉歆補以考工記元帝川吳澄考定周禮五
官取地官司徒所雜邦土者補冬官司空又取二戴記冠昏諸

禮記禮傳十七篇刪削二載記之未純者為禮記八篇註
 未就而卒受業於澄之長孫遂撰三禮考註二十七卷藏
 之于家朱熹又撰四書集註章句考定古六經列註擊替為
 衍義獨周易一經揚雄撰太玄以准易司馬光作潛虛以擬玄
 邵雍作皇極經世書蔡元定作易啓蒙五經述就正矣史則創
 自春秋而下司馬遷作史記變春秋編年為本紀世家表書列
 傳劉向揚雄稱其序事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文直而事核不虛
 美隱惡顯固繼遷作西漢書范曄作東漢書陳壽作三國志唐
 太宗製晉史沈約作宋史蕭子顯作齊書魏思賢作梁書傅縡
 作陳書魏徵作隋書曹壽作南史歐陽修作唐書五代史歐
 陽玄揭傒斯作宋遼金三史宋濂王禕作元史繼春秋編年司
 馬光資治通鑑朱熹綱目也聖人之文如天地之無不覆載日

月之無不臨照雨露之無不潤澤風霆之無不誅擊日用云為
 動靜語默各有當然之理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賢人
 之文上則著日月星辰之象下則推禮樂制度之原述山川草
 木之宜述人物古今之變經綸帝制黜廢皇猷發潛德誅姦諛
 厚人倫美教化戰國之世王道下衰聖人不作異端橫擡士
 橫議邪說暴行又作周柱下史李耳作道德五千言曰老子鄭
 人列禦寇著書曰列子家人莊周著書曰莊子其辭詭誕怪誕
 楚人荀况著書曰荀子雜而不純又有申子韓非子談刑名管子
 晏子主霸術他若揚雄之書曰揚子王通之書曰文中子又有
 文子抱朴子鳩冠子元龜子淮南子管子劉子公孫龍子尹文
 子商子鄧析子子華子孔叢子齊子墨子之類無補於世春
 秋之世屈原懷忠君愛國之心羅雅俊說諛之謗作為離騷楚

辭以發憤憤而作者宋玉也漢初董仲舒漢天人之說賈誼
 上治安之書則明諷刺正風俗而時不用若司馬相如揚雄之
 詞賦則夸張盛美非正大之論也文章則王褒劉向創其始至
 李唐張說蘇頌擅撰許筆之名未聞性道唐開天策府若杜如
 晦房玄齡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
 時疎勛子志寧蘇世長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
 薛收凡十八人號瀛洲七士惟許敬宗小人耳至韓愈擬然特出
 文體一變法度亦嚴蘇亦自家抵牾魏符上稽秦漢和之者柳
 宗元皇甫湜李翱張籍李翰也歷五代後弊歐陽脩與尹洙倡
 為古文上宗韓愈和之者蘇洵及二子歐陽王安石曾鞏黃庭
 堅陳無已秦觀張耒晁無咎也南宋則有周必太楊萬里謝翱
 歐陽守道劉辰翁益有元好問元有劉因郝經程鉅夫姚燾虞

蒙開後節文原表補元明善郭景賢劉賡虞集馬祖常張起石等
 宋曹神歐陽玄揭傒斯許文益黃潛柳貫龍仁夫劉岳申劉誥
 許有壬宋本李好文李孝光張翥陳旅或掌台衡或官禁苑或
 掌文臺或教成均與唐宋諸子並驅爭先偉矣詩則倡自韋孟
 四言蘇武李陵變為五言而張衡仍法雅騷建安中曹植王粲
 陳琳劉楨孔融徐幹阮瑀應瑒音韻鏗鏘有蘇李遺意他若阮
 籍左思陸機陸雲顏延之嵇康謝朓靈運惠連沈約陰鏗何遜
 庾信鮑照張載張協而下則綺章麗句掃合低昂流連光景樂
 淫哀傷唯陶潛之詞古淡超然出塵流唐初楊炯玉勃盧賡駱
 賈王變六朝綺靡之體陳伯玉宋之詞蘇頌張說崔融李嶠沈
 佺期杜審言又變開元之盛李向以天縱之才淵源之學不事
 雕琢長辭短歌春容典雅杜用讀書萬卷下筆如神備衆體臻

魏如歌行律選各極其工稱一時詩史後有作者無能及之和
 之者王維孟浩岑參高適諸君其詩至李頎李益物有調高古
 氣宇雄遠誠治世之音天啓貞元有盧綸李端錢起郎君曹皇
 甫曾司空曙戴倫耿緯夏侯審祖詠吉中孚韓翃李甫用劉長
 卿首發元補白君易緯愈柳宗元劉禹錫孟郊王建張籍盧全
 李賀各自名家刊落陳俗奇怪橫驚爭馳至大和杜牧
 姚合賈島李商隱溫庭筠許渾則又一變矣五代不足論宋歐
 陽脩王安石梅堯臣蘇軾蘇轍黃庭堅陳無已陸游又成一家
 非復漢唐之音矣惟宋真宗咸平諸作義理淵深音調高古文天
 祥則忠肝義膽形於言辭元初風氣渾厚文運之盛高軼漢唐
 劉因盧摯倡之虞集表補元明善鄧文原趙孟頫楊載范梈馬
 相常清李嗣隆李嗣源都刺張瑄劉統吳當董真學惟才長辭短
 行膾炙人口雋永不忘元季又有萬頌周鼎辛敬揚士弘劉葵
 劉永之稱江西志于光緒英華萃於百年猗歟盛哉
 字學則自倉頡為科斗蟲魚鳥迹籀篆之形周史籀作大篆秦
 李斯作小篆岐陽之鼓鄒嶧山之碑卓絕千古程邈隸書蔡邕
 石經大倫史游索靖變體作急就章鍾繇之真張芝之草超然
 絕倫王羲之父子為行草妙絕古今唐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
 薛稷柳公權李陽冰李邕張旭韓擇木蔡有隣僧智永懷素顏
 真卿各成一家縱橫變化妍美神奇宋米黻蘇軾蔡襄黃庭堅
 亦自清絕金王子端善法懷素元趙孟頫故儼解于恒嶮峻周
 伯琦虞集范梈內體書法不愧古人各極其精夫矣至矣
 臣道第十五高節

賈名如棄履拾芥節義者天下之大聞剛毅不屈者已重而
 物輕也畏懦消沮者已輕而物重也不以貧賤累其心而知緼
 袍之為貴不以利祿移其志則知非事有可樂不為利歎不為
 威惕雖天下勿顧白刃可蹈凜如秋霜屹如砥柱故志道德者
 功名不足累其心志功名者富貴不足累其心不然則患得患
 失無所不至觀箕山之迹尚存嚴瀨之名不朽然世不數數見
 也彼伺候於公卿之門而奔走於形勢之途足趨趨而口蹶蹶
 者為何如哉
 巢父堯時隱者構木為巢堯欲遜位許由告巢父巢父曰非吾
 友也不樂洗耳清冷拭目而去堯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
 驅牛不飲而還爵之以天下勿顧非高尚其事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齊齊不立夷曰父命逃去齊
 亦逃隱于首陽山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孔子
 稱為古之賢人孟子稱聖之清視慕茲珍奪者為何如也
 段干木不受魏文侯之徵踰垣而逃文侯過其閭必式一則守
 道不回一則尊賢重道
 嚴光子陵漢光武之故人帝即位光隱身不見物色訪之披羊
 裘釣澤中召至除諫議大夫辭歸富春非光之德不能致光武
 之重非光武之量豈足遂先生之高君臣俱賢矣
 周黨王良王成受徵伏而不謁范滂其假寒驕悍釣水沽名
 帝曰古有不實之臣各行其志賜帛四十匹罷之
 徐稚妻肱衣閭韋著著其德其有德德安卑微之不至
 魏桓帝徵之桓曰干沒所以行志龍可捐乎既馬可減乎權愛
 可去乎或曰不可桓曰志不行焉用仕非隱者以求其志乎

逢萌見王氏車轎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挂冠東門知幾其神子
梅福亦以王氏棄妻子不知所之

管寧幸欲避地遼東三十年累徵不至

陶潛淵明為彭澤令郡督郵至吏白束帶見之潛曰豈足為五
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及劉裕篡晉潛不仕宋惟書甲子以詩
酒自娛賦歸去來辭號靖節處士

陳博累召辭歸華山賜號希夷先生

林逋君復名至離歸孤山賜以粟帛錫號和靖處士

臣道第十六忠義

孔子曰殺身以求仁孟子曰舍生而取義是禮義者忠君之大
本也然忠臣烈士不見於治朝必著于亂世故曰疾風知勁草
世亂識忠臣深可悲矣忠者盡己之稱治世之忠若臯陶陳亮

報之謨以裨補闕漏維持王象亂世之忠若張巡之死守封疆
以奮揚激烈扶植綱常嗚呼人誰無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

泰山可移節不可屈非浩然之氣養之有素烏能臨大節而不
可奪哉夫忠烈之臣豈不知天命之去國事之非而冒白刃以

死者其意以為委質為臣有死無貳天運難挽此心宜堅視世
之含垢忍耻以竊祿偷生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者飛走不若也

開龍逢見夏桀淫虐不道而極諫桀殺之

此干見商紂暴虐不道諫紂殺之而刳其心

伍員由楚奔吳吳破越越請成負諫不從吳王夫差賜劍而死
程嬰公孫杵臼為趙朔之客大夫屠岸賈滅朔之族有遺腹子

武質索之二人給以他兒殺之杵臼死于難武長復仇滅賈嬰
亦自殺杵臼不忘君與不負友

諫諍智伯之臣也趙襄子殺智伯諫為後世所法
殺之或責讓諫曰以愧後世為人臣懷二心者

田橫齊公子秦亂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島高祖即位召之曰橫

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必誅橫與二客至洛陽自剄五百人聞
之皆自殺何其忠義之激於人心如是哉

蘇武受命持節使匈奴單于拘而降之不辱使牧羝海上十九
年武嘗雪咽糞漢使至取歸畫像麒麟閣

馮勝王莽遣使書迎之稱疾卧不起以印綬加其身不食而死
荀彧嫉曹操欲革漢命欲藥而死

程紹晉成都王穎及與惠帝戰紹以身衛帝而被殺
下堂因蘇峻反力戰敗父子同死

張巡沈攸之同謀誅蕭道成父子俱死

顏景卿起兵討安祿山死節常山
張巡許遠同守睢陽兵孤援絕食盡偕南霽雲雷萬春三十六
人俱遇害

顏真卿起兵平原討安祿山後李希烈反奉命諭之遂遇害
段秀實朱泚反秀實誅泚不克以笏擊泚罵而死

劉翽京兆人官建州以開國致仕因家焉居官廉明為政慈惠
或收寇或央獄或賑貧或極難活人無數義心仁公所至人則

曰活我劉公至也其後孫劉頌收咽喉寇有功元諡忠簡孫劉純
收邵寇賜朝封忠烈從孫劉給死真定諡忠顯給子劉子羽死

諡忠定子羽子劉琪諡忠肅世稱蘇少五忠劉氏

李若水呂好問馬伸張所吳給吳傑朱夢詒徐仁張叔夜何鼎

吳華何夢華張克誠賈質俱死金難

楊利文苑建康通判

史抗安撫代州父子三人戰死

楊坤死真定鈐轄

李洵死崇陽令

李鼎靖孫逢嫉張邦昌不食死

中山守陳澧真定守李選經略使唐重凝寧守向子韶提刑郭

永河中守郭仲連經略使郭忠孝城陷不為遇害

少保右丞相文天祥百戰勤王三會三逸兵敗繫獄七年被

殺

丞相陸秀夫抱幼主赴海死

少保張世傑力戰死于海舟

池州守趙鼎發城陷不屈死

湖南安撫李芾自殺

丞相江萬里制置謝枋得不食死

兩劍守江萬里被殺

淮南左丞余闕守安慶七年閩門死節

江州守李黼被殺

丞相福壽死節建康

平章泰不花與海寇方國珍戰海中死

高郵守李齊死于張士誠之難

荆門守聶炳廣東宣慰周冕四川提學蕭鑑臨武尹劉晔孫信

豐尹李蕙袁州錄事龍元同死于紅巾

江西僉事伯顏死磁州

臣道第十七剛直

上有聖明之君下有剛直之臣好諫者人之常情納諫者君之

令德人君不逆忠言忠言於是乎進人君樂聞諫論諫論於是

乎仲蓋忠言逆耳利於事苦口毒藥利於病且臣極諫非難明

君納諫為難也若拚櫬之不備強項之受賞君臣之間兩盡其

道視曲學以阿世尸位而素餐者豈不大有徑庭若聲色詭詭

足以拒人於千里之外而諛諂面諛之人至矣况剴諫如商

紂哉以鴟夷如夫差者乎

任座言魏文侯得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何謂仁也文侯賢之

周舍直諫趙簡子稱其諤諤

汲黯言漢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帝言汲黯之懇

蓋寬饒言方今以刑名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

朱雲繫獄檻借上方斬馬劍斬佞臣張禹

董宣為洛陽令殺公主蒼頭強項不拜

張綱嫉梁冀跋扈埋車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桓典為御史彈劾還避權貴京師語曰行行且止避驃馬御史

蘇章為常州刺史按故人清河太守臧先設酒甚歡守曰人有

一天我有二天章曰飲酒私恩明日舉行公法

司徒韓歆指陳光武歲凶失德

龔州刺史朱穆案宦官蔡用玉棺剖棺戮屍

司隸校尉鮑永幼帝叔趙王良不法

魏徵好犯顏直諫太宗盛怒徵神色不移奏陛下比貞觀不克

終十條上曰以人為鏡可明得失徵效朕亡一鑑

韓休為人峭直上或宴游問休知否言訖諫疏已至

高平公權為御史大夫莫敢犯

陳倉尉劉仁執拘殺都尉管寧不法帝嘉其剛直

柳渾剛直宰相張延賞戒之渾曰頭可斷舌不可禁

劉賁對策直言臣官專權下第李邵曰劉賁下第我輩登科第無辱類

馬知節斥王欽若曰讀盡劄子莫瞞官家

姚坦之諫宋益王作假山但見血山安得假山謂竭民膏血也

史鑑卷之十六

史鑑卷之十七

臣道第十八 廉潔

君子小人之分天理人欲之判君子尚者仁義道德小人所尚聲色貨財仁義道德足以濟世安民聲色貨財足以殞身亡家孔子疏食飲水顏子陋巷單瓢樂在其中仲由衣敝緼袍而不耻孟子食前方丈得志不為理欲義利二者不可以兩立也紂以鹿臺聚財鉅橋盜粟而亡國王愷石崇以粉黛蠟薪珊瑚錦障而亡家是以夫子罕言利孟子言仁義不言利然能知理欲義利之判者幾何人哉

楊震除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所舉昌邑令王密夜懷金十斤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

羊續守南陽府丞獻生魚續受而懸之丞再獻續出前魚以示

之

時苗嘗壽春初至以黃牛牝駕車歲餘生犢去官留犢曰是此牛所生者

褚瑤宰烏傷任滿單舟歸庶子楊衡索土瓦抽竹與之曰東南之美唯竹貞而有節且耐歲寒

鍾離意為尚書令交趾守張恢坐贓伏法詔賜群臣意得珠不拜曰孔子飲渴於盜泉之水曾子回車於勝母之問惡其名也故不拜贓物帝曰清乎賜錢二十萬

吳隱之刺廣州地有貪泉云飲者懷貪隱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縱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

范丹宰萊蕪居官廉潔民謠曰甌中生鹿范史雲釜中生魚范

萊蕪

趙仁軌守齊州隣有桑柘落其家拾還之去官父老曰公居官水火不交不敢以酒錢請酌以水仁軌飲之

劉寵守會稽稱廉平微為將作大匠五六更各持百錢以送曰明府下車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故來扶送寵曰吾何政能及公言勤苦父老選一大錢受之

裴度微時至一廟見一玉帶遺案上聞無人守之以俟尋有婦至求帶還之無留難後遇相者曰公當大拜面有陰德文見果入為相

竇萬鈞於廟中得一囊視之玉帶白金萬鈞守之有婦携二兒至曰夫有罪求玉帶白金賄富路今失之夫亡矣母子寧死為鈞還之果生五子俱貴顯

范仲淹幼孤隨母適鄒平朱氏讀書長白山中食貧冷粥一盂晝為四塊斷葷茹朝暮食之忽見白鼠出入戶穴掘穴得金仍掩之不取一物後知青州寺田祿僧求資助命啓鼠穴金具存

包拯知端州端產硯解官不取一硯
余靖安撫廣西官滿不帶南州一物
趙抃每之官止携一琴一鶴不取一物謚曰清獻

賈黃中守昇州府舍封一室啓之得李氏珠簪數十篋皆未著籍表上之宋太宗曰非黃中廉淡則亡國之寶害人賜錢三十萬

臣道第十九 酷吏

舜命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惟刑之恤聖人惟以好生不殺存心酷吏專以嚴刑峻法加意夫人命至重禹下車而泣罪人其

祝網恩及禽獸文王視民如傷以炮烙為媚婦之戲者是何心哉必當致其忠愛求其簡字曰審克者以公而滅私曰閱實者以情而定罪雖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而況為鍛鍊羅織之法者傷天地之和氣亂先王之典章不察情之重輕不審事之過

謬深文巧詆濫及於非辜吹毛求疵罔有于辭也刑罰不中使民無所措手足濫刑以逞則國家隨受其殃甚哉酷吏之慘也商鞅事秦孝公變法為什五刑連坐不告姦腰斬告姦與斬敵同賞匿姦與降敵同罪私闘輕重被刑事未利急負者舉為收擊太子犯法刑其師傅步過六尺者罰弃灰於道者刑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後罪亡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一驗坐之嘆曰為法自弊亦至此哉

李斯相秦言諸生學古非今心非恭議於是下令焚詩書百家之語坑犯禁五百之儒腰斬咸陽禍夷三族二帝三王以仁厚而國祚延長秦用酷吏而國祚短促酷吏之禍可畏如此哉

張湯趙禹定律深文峻法自罹憲章
杜周義縱王溫舒皆深文峻法自罹憲章

索元禮周興來俊臣萬國俊吉頊侯思止王義弘等肆為殘虐峻法嚴刑撰羅織經天枷有定百脉突起吼死猪愁火雍等刑甚於狼虎視人命如草芥用刑如飲食請君入甕以自膺之何怪也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君之任臣托以國柄安危係之彼彼以重爵賜以厚祿俾之安富尊榮臣之事君受其爵祿尊榮之故竭其忠誠補其闕略俾之國泰民

臣道第二十 諛佞

臣道第十九 酷吏

安夫何巧佞之臣嬖阿苟容含垢忍恥備比備備緣文
秦美新稱頌功德以售教邪以濟諛佞以竊祿偷生有靦面目
自儕大豕自比倡優夫權臣竊柄尚未敢肆然無忌必曰諛佞
之人陰贊默助養成亂逆之禍是巧佞奔趨之徒宜聖人之拒
絕也投之有臭夫何怪哉

谷永博學通經材茂能高以方正直言數陳口食地震之災異
請絕群小之私免不正之詔母聽後宮之請請除掖庭之獄寢
初陵之作其意切直後附正鳳陰欲自托災異數見更為游說
以濟姦邪先後不同貞小人之尤也

張禹早通經術位登師傳代王商為相其見尊寵然多置腹田
財物嗜音樂為宴遊年老請陵廟出游之道為榮家求器器官
王氏專權上天示變更數上言取決於禹禹諫曰春秋災異之

意深遠難見不敢譏切王氏以啓篡竝之禍其經學有餘而行
不足人稱西漢之亡以禹而朱雲所以乞斬其頭果非過也

孔光博學通經明習禮制貴為師保相輔知上欲尊寵賢下
早拜謁時王莽謀逆士之高潔者不引去則繼以死如龔勝
鮑宣何武之流光進不能死節退不能引去反與馬宮稱莽功
德比周公養成漢禍諛佞成風奚用經學為也

桓榮為太子少傅無所建明阿附苟容陳其車馬印綬夸耀於
人曰稽古之力及為五更益加尊禮無非諂諛固祿保位何足
道哉周

胡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諺曰萬事不理
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溫柔謹慈孫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
忠直之風天下以此傳之

宇文士及諛佞太宗太宗曰古云佞乃知是汝
江總齊梁及陳世執朝政阿諛苟容馴致亡國
李吉甫為宰相不知輔正直諫諛宗天下太平宜為宴樂文
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李絳斥之憲宗曰吉甫專為悅
媚李絳真宰相也

馮道累朝師保淳沆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其榮遇溫公曰
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
曾無愧怍何足道哉

王欽若為相傾巧矯誕每奏事必懷發奏出一二而匿其餘退
稱上旨行之馬知節詰之曰懷中奏何不盡出其大惡道真宗
誕絳天書貽笑千古

丁謂與欽若劉承珪陳彭年林特交通蹤跡時號五鬼絳準言
於真宗曰丁謂小人不可輔少主由是死準竟陷準於非辜
坐擢移山陵貶崖州司戶

張士遜為相依阿取容人目為和鼓
陳亮叟為相強力明辨多任智數
盧多遜為相巧辯取容

王隨為相虛庸邪諂無所建明
劉沆為相阿附諂諛取合上意
韓絳為相阿附王安石遵守新法人稱傳法沙門

鄧綰為中丞上書諫安石比伊呂
常秩為正言諫附安石
曾布阿附安石以圖國政

臣道第二十一

書曰任賢務二去邪勿疑在人主能辨之也忠良之臣以直言
極諫逆君之耳致君之憤姦邪之臣以甘言媚語惑君之心要
君之寵甚者杜絕言路羅蔽聰明播弄朝綱交置國法口蜜腹
劍面陰鬼色陰贊和議以禍富貴以監助封賞極朝廷摧傾人
主馴致誤國誤民誤天下殞身亡家夷宗滅族而不止也人主
且墮其計苦不自知非惟昏庸之君受其欺罔聰明之主亦受
制御信之如著龜倚之若心腹是猶嘉禾之生蠹蟲玩日愒時
底于朽死悲夫

李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妃嬪伺候上旨城府深密口密
腹劍老姦巨猾無逃其術

楊國忠善親伺上意愛惡逢迎公卿以下順指氣使莫不震懼
楊山之亂死於諫

盧杞藍面鬼色有口辯性陰狡起勢立威引進裴延齡國惡相

裴延齡詭詐欺罔啖上以利欲譴短陸贄陽城斥其姦邪

李宗閔牛僧孺李逢吉先後執政進用張文蔚等十六人附麗
名八關十六子排擠李德裕構成朋黨德裕曰正人指邪人為

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以乘間而入
王安石初參大政變舊章行新法以收利權呂誨劾其大姦似

忠大詐似信矯蹇慢上陰賊害物辭論其合王衍盧杞為一
人

呂惠卿王安石薦之曰學行非唯今人罕比前世儒者亦未易
擬及得勢恣安石軋已攻擊其短御史劾其欺君結鄰肆姦作
偽

蔡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初附安石行新法起大獄以陷忠
良懷擠安石反覆無常

蔡京與弟卞章等相與劾時海宇承平蔡京居海京勸
上奢侈專掌國權子攸儻儻係行禁絕侍從假妻出入宮

掖父子險譎無知誰害忠良此元祐黨籍與斥名臣大學生陳
東請誅六賊謂京童貫王黼梁師成等皆宋助當豐亨豫大之

運以驕奢淫佚為榮窮極土木之工而良馬花石之役興崇信
道教而冊號道君聚斂無厭海內怨騷童貫之密議約金國

以攻遼京被劾叩頭祈哀無復熱恥六賊雖遭誅死海宇為之
沸騰國家之亡由此妖孽奇勝悍賊人臣於此足為深戒

黃潛善汪伯彥二人並相專權自恣詭害忠良阿諛苟容羅蔽
聽聽李綱宗澤排沮百端

秦檜陰陽巧佞阿附苟容受張浚趙鼎所薦反目相擠力主議
和諱言邊事羅蔽聖聽專執朝權跋扈不臣鉗制君父起一德

裕天之閣妾比阿衡竄趙鼎殺岳飛壞中興恢復之計天地大
義之不立使高宗抱恨於終天父子罪惡貫盈姻戚咸遭誅戮

不足以償民怨
韓侂胄專權黷貨竊學兵權誤國欺君排擊善類僭擬天子朝
廷側足函首金人何補國事

史彌遠父子專權廢置天子竊取王封子孫滿朝大肆姦惡人
比王莽司馬炎朝廷終不悟

賈似道少落魄游俠專秉國柄妄稱師臣任用儉邪擯斥忠直
欺君賣國輕敵喪師雖欲補

臣道第二十一

國家將興必生命世之臣國家將亡必生叛逆之賊雖天心之
厭亂亦人謀之弗臧孔子脩春秋明夫綱常正夫名分誅姦諷
發潛德述天統正人心俾亂臣賊子知所懼也夫天統至重不
可以妄干天威至嚴不可以苟有聖人之德天之曆數在躬下
上天之威天之刑罰貽厥後亂逆之徒潛運逆謀妄竊國柄或
欺人之孤假以世柄事干戈相屠戮交置社稷禍延生民人心
難回天怒降罰事無一成遺臭千古

徐偃王嬴姓徐子徐夷作亂周穆王命主東方諸侯徐子自以
為天瑞偃稱偃王作亂朝三十六國王命楚伐徐偃王走彭城
而死

彭越故楚將歸漢為相國滅項羽封梁王陳豨約謀反高祖掩
越歸而誅之

陳豨為相國封陽夏侯韓信勸之畔豨遂反高帝擊而斬之
豨布封淮南王見韓信彭越死懼禍及謀反高祖擊之走江南
被殺

盧縮為相國與高祖同年月日生以反被誅

董卓以何進袁紹之召性資殘忍廢制朝廷廢主遷都焚燒宮
闕州郡稱兵征討卓死而天下大亂所謂無君而斷臂灼爛而
焚株者矣

王敦驕恣恃功陰懷異志總攬兵權睥睨神器潛謀篡逆竟干
天誅

蘇峻踵迹王敦專權自恣舉兵犯闕志在不臣終遭夷戮

桓溫因殷浩之敗手操重兵執漢主而敗秦兵自恃奇勳陰懷
異志有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之語受九錫之榮欲

行伊霍之事擅自廢立立大威權公議莫敢不副所望建節入
朝京都洵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天心厭禍不求其斃子玄長
惡不俊竟成叛逆人心思晉蒙塵雲興劉裕奮起草野一鼓而
進大勝玄兵殄滅其族快哉快哉

侯景初事高歡知其跋扈堪敵景有慕容紹宗果然不臣叛降
西魏不逞所欲復附于梁梁武帝無謀輕納降叛父覆背義構
逆舉兵圍逼臺城梁帝困厄武皇暴崩簡文被廢昧於先見莫
海並臆陳霸先王僧辯共起兵討景景敗死而梁滅於陳善惡
之報旋於影響

安祿山史思明本營州雜胡部落散酋身歸唐狡黠勇烈
職戎行討虜喪師各奔死籍守封疆以軍令九齡知其反相玄
原旨昧溺愛不明非惟寵以尊官縱之潰亂宮壘養成內禍大

聖祖諱漁陽整鼓震驚函關險隘不守致萬乘蒙塵元廟焚毀
生民塗炭軒冕泥途使郭李不生社稷已非唐矣犬羊種類父
子相屠非人力所能為實天心之厭禍也

李希烈反蒸州自稱天下都元帥兩河用兵府庫空乏括民錢
增賦稅稅間架除陌錢且不給入寇襄城發涇原等道球之節
度使姚令言將兵過東師搗軍弗及作亂德宗奔奉天朱泚乘
亂友希烈僭稱大楚皇帝命顏真卿諭之為希烈所殺准西將

陳仙奇又殺希烈以降朱泚此為太烈李希烈反亂兵奉泚為主
僭稱大秦皇帝德宗奔奉天李晟渾瑊擊泚斬之

僕固懷恩因破朱泚有功謀反郭子儀討誅之此初仗義反為
惡逆天道宜爾容邪

真元祿世將准西不庭五十年中亟襲度領兵平蔡裨將李愬

用賊將李祐計入蔡州擒元濟檻送京師為平唐之中世藩
鎮跋扈者多未有如淮西之負固一旦平復謂非天乎

黃巢初業進士不第而謀逆哀集無賴南北交馳所至創殘生
靈荼毒滿鎮雖眾皆巢之流李克用克之唐宗已不振矣

趙元昊累世不臣負固跋扈或順或逆反覆無常雖納欵稱臣
歲賜金幣累萬疲弊中國流禍生靈僭稱大夏皇帝與宋始終

吳曦世將西蜀世為忠貞韓侂胄青督出使激讎謀而不奉正
朔借振乘輿揚巨源設謀告文丙舉任誅曦遂平西蜀

史記卷之十七

史記卷之十八

臣道第二十三

天昭寶位必傳正統於聖人地闢瑞京必授輿圖於明主天地
有時而閉君臣無統而非禮樂崩頹綱常廢墜俾封疆之失守
致胡羯以亂華中原汙大羊之腥黎庶遭虎狼之毒染髮左
衽之習於雕題交趾之風親之為父子逆之為寇讎宗之為君
臣悖之為仇敵儕人倫於物類奪軒冕於泥塗雖不能圓合於
朔南而未免瓜分於土宇其興也由汙合而追隨其亡也遂互
吞而殄絕豈天心之厭禍抑人謀之弗成其族之大者各舉大
器其間乘時而起者又弒篡而得之篡奪相承滅絕倫理其得
之也以非道其失之也亦以非道天理不誣信矣哉

雜擧者不可勝言

前趙劉淵以匈奴遺種首倡禍階奄有河汾蓋起之衆輻湊
之助王爾蓋皆北面稱臣是為前趙劉聰弒主自立逞其兵
力兼兩都執尊二帝腥羶帝宅汙染神鄉斬戮忠諫矯誣上
天專行無道身死未幾禍不旋踵至於殺其子屠其族戮其尸
禍及父墳火延宗廟天報若此良可畏夫雖以疎狹等助逆虜
濁亂中華遭斬準之難與師討賊遠在鴻名揚父隴阪則陳安
授首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豪也又乘高候之捷驟
勝而驕一戰而誅生為禽虜雖其輕易取禍亦以凶虐天其益
諸淵聰曜三世二十六載石勒取之
後趙石勒以胡羯統率諸胡蹂躪茲以是為後趙爰創都

主孔莖為瓜牙徐光為等畫東會荀歸北取王洽西走劉表北
舉充豫如拾地芥劉曜時威長驅伊洛欲并山東勸張舉一麾
曜憤然就縛遂奄中區擁指都而抗王室增氣常釋介
胃開庠序鄰敵畏威而納款絕域承風而獻貢亦一時之凶豪
然肉未寒妻子不保虎以悍灰之資濟負狡之志殺孤奪位恃
詐凌人暴虐窮奢敗德亡度宮室盛興自謂非天崩地陷抱子
弄孫以無憂及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干戈縻爛其革不息墳上
未乾禍亂遂起檢惡致滅其天道夫石勒爵位二十二年為并
陔所取後并於慕容氏

前燕始於慕容皝慕容皝放蕩諸夏民強負歸之拊植勞績
取其後擊以贊國事以義舉為陽號為討其逆義海遼西方
慶封抽宋顛裝開為股肱封奕宋該皇甫文泰愷以文蓋才傷
在相要矣左車胡母翼孔纂以舊德清望為賓客制敵多藉
下以惠務費重穀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異故能恢一方之業
創累世之基元帝之興厥獨能尊主倡義遣使勸進使中國之
義明於天下賢於戎狄遠矣慕容皝體貌非常沉毅自處頗懷
奇略時朝綱不振群雄用立據已成之資乘上崩之會乃詐段
遼并宇文倭朝命慕容皝文武頗優加之機斷因石代內亂乘機
稱王不俟朝命慕容皝文武頗優加之機斷因石代內亂乘機
長驅勸精銳之兵掃群敵之人遂走王午服張平敗段龍龕并
閔威聲如破竹以定幽并齊乘茲機會遂竊鴻名睥之立也
各實往之內情國事卷上受民外開封疆威行鄰國政有可稱
各實往之內情國事卷上受民外開封疆威行鄰國政有可稱

百官失德盜賊充斥符號長驅如風掃葉俯仰之間坐為俘虜
孰至睥二世四十五載符堅滅之
後燕慕容垂美才茂功不容於世肯坂君親投符堅得以前
士淮南之役不乘虛亦少償所遇始去燕無人如失父母及還
趨之如歸市數月間掉馬垂從容後故葉實以浮譽復升峻文
御俗簡墻內潰朝敵外侵不能負荷先業閉門延敵坐而待攻
無故逃遁暮年國定子孫親賊如仇進退失據卒殞其身盛以
孺子孤弱自投離人終歸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
可謂壯矣不幸遇盜而亡熙田婦人亡身喪國垂至熙四世二
十四年為慕容雲所取旋歸於馮跋

兩燕慕容德以燕室至親國危未肯其節君存邊陲其位然東
雅交難遠客路肩全齊遂歸微號爭橫秦魏志靜荆吳崇儒納
諫政有足稱超襲基承業不恤政刑政游是好杜忠良進譴佞
兵卒能助成離馴至僂身喪國德至超二世十一載降於劉裕
前秦符洪徘徊於頭有虎據中原之志健襲其業殺殺姦推遷
竊大號取關中却桓溫遂為強國垂心政事優老崇儒約法寬
刑卑宮簿賦人稱來蘇符堅弒主殺兄篡魏歷首舉王猛委
以政事自此玄德之有孔明惟傾中外勛成莫離兵強國富坐
致昇平有符融權翼薛讚鄧羗張蚝忠良諒直效智陳謨乃平
燕定蜀禽代吞涼并八九奈何貪欲無厭志王猛之戒長驅
寇晉拒群臣之諫自言戰勝攻取百萬之師一敗塗地身死入
手種類殄絕人道助順天理惡盈不承亂自立尋即傾敗登集
兵厲志不能成功符秦自健至晉四世四十二年為姚期所滅
後秦姚弋仲以西苑酋帥立於石之朝屢有勇見保其天年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卷之四

戒諸子我死汝即歸晉... 豪邁不容攻秦見殺... 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 敵荷成先業英髦盡節... 蜀夷隴右靜河西俗阜年豐... 世不能收羅英傑治國訓其乃率臣民... 為國師此大失德... 侵晉師直下長安天道好還也... 為劉裕所滅... 後蜀李特據益州歷維期壽凡六世本巴西氏種以流民入蜀... 夏赫連勃勃本匈奴劉衛辰之子叛秦據胡方歷昌定凡三世

二十六年拓跋魏滅之... 後涼三河呂光據姑威歷纂隆凡三世十三載秦姚興滅之... 西秦乞伏國仁鮮卑氏據隴右歷乾歸威麟麟末凡四世四十六載夏赫連滅之... 北燕馮跋據昌黎歷弘凡二世二十八年拓跋魏滅之... 南涼秃髮烏孤據廣武歷利鹿終檀凡三世十九載秦乞伏熾盤滅之... 北涼沮渠蒙遜據張掖歷叢叢凡二世三十九載拓跋魏滅之... 前涼張軌據涼州歷宣宣歷重華權權祚玄規天錫凡九世七十六載秦苻堅滅之... 西涼李暠據河右歷士業凡三世二十四載北涼沮渠蒙遜滅之

夷狄十有六國皆自相吞滅... 呼自古夷狄更迭亂華之禍莫甚於晉... 勛然二人者功存恢拓志在纂若為晉之... 安江左不復混一中原可哀也已

臣道第二十四外藩

自有天地以來有山川人物已有夷狄與生俱生種種不絕中國氣運之盛則夷狄衰中國氣運之衰則夷狄盛黃帝之制其教戰為蚩尤山戎獫狁三苗重鵠設也五胡之後復有拓跋魏北齊後周混一于隋唐訖宋有遼金西夏交趾高麗皆據偏方借竊帝王之號以亂我中華雖有聖人不能絕其禍根為可慨耳

之心什翼犍初為代王威震塞荒改都立號子寔早卒庶子遂殺犍寔子珪幼母質氏抱奔賀蘭長徙盛樂國號魏帝改元寔為道武接納文士簡擇守長立大學置博士生自威略震繼營官室正綏封端徑術平量度有王德彪崇鄧彥海董謐董定律曆官制朝儀規模美矣然殺人夫納其婦禍起蕭牆墮身非命明元龍雀兼資文武禮愛儒生與崔浩謀議國事大武聰明雄斷奮勇出征北却蠕蠕西破赫連昌南走王仲德不好珍奇食無二品後宮衣不兼采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然性殘忍以人為戲積尸如山備起肘腋身不能保遺毒所鍾再行弑逆文成繼立境內虛耗時消息辭以鎮文廟文惟斷更清道經大啓南服而好... 聖妃婦人之手孝文風著令聞勤於政事征伐多克實於愛

從善如流哀矜百姓刻期之禮至敬至誠英圖識之昔禮比干之墓虛心求治責己省行德廉吏黜貪夫嘉史官直書無諱國惡從巡無擾雅好讀書人性儉約服浣濯之衣罷編補之工宮人咸習機杼治行之美諸君莫不惜愛人倫之道備愛不明馮氏既出復入淫穢腥聞太子恂發而悔過不察致死太后既非已任嘗鳩頭粗不忍考詰又服其喪素亂天倫惜哉宣武弱冠不能決斷委任小人濁亂國事孝武幼冲靈后專制德彰聞殫財造寺盜賊存增靈后既鳴明帝立乳臭之兒余朱榮舉兵誅后弒幼主迎莊帝勤於政事寬民詞理寬獄志方統而大姦伺自余朱兆弒之立節閔帝人稱明主刻日太平高歡起兵誅兆立廢帝而歡專擅朝權帝遜位武成志除姦孽高歡厚字文出奔棄位歡改立善見魏為二矣自道武至孝武十二

五十八九年分東西魏實為周齊

東魏孝靜遷都于鄴政出高歡篤孝文學尚教敗亡十有七年為齊高洋所滅

西魏自孝武奔長安政歸宇文泰因窮中蹇而恣情縱慾為不道宇文弒之立文帝雖稱剛斷而權柄久移至廢帝恭帝四世二十三載周宇文覺滅之

北齊高歡因魏氏喪亂余朱殘酷有匡主正國之心四十啓之邀迎君不見聽指身于所不得已載歸朝而君之志可念矣遷葬後主祭有人而政由己出有病逐君之醜鞠躬拜氣執香步從事主甚恭君臣相安十有餘年視宇文黑獺廢弒之惡彼善於此高澄初為世子以好色之故幾陷父於刑刃罪不容誅及其嗣嗣不承先志肆為悖逆幽辱其主如拘冠離未幾廢弒之

乃禍起不測高洋因仍篡業大禍久移曾未其年遂遷魏魏是為齊文宣繼甲治兵親臨行陣屢受艱危多致冠捷宇文泰至陝見軍容整肅嘆曰高歡不死不戢而後以功業自矜肆酒縱淫通宵歌舞露臥散髮胡服博粉無道極浮于獨夫恣行屠戮幽弟地牢越歲殺之滅魏宗室無復人幸保其終子毀嗣位孝昭廢之自立留心政術開明簿領輕徭節賦廣求民瘼內無私恩外收人望封先代數儒風徵賢才求忠讜國富兵強將圖進取天不假年惜行篡奪於始殺濟南王於終輕許長廣王湘以傳位立姪百年為太子而頌百年有虧孝交湛立為武成風度高爽文武官各盡其謀然狎愛庸委以朝權帷幪之間淫侈二度燕陵李婁又殺其子無復人理後主妥稟中庸易於汗染昵近聲色罕接朝臣不親政事號無愁天子委任排才賦歛煩苛徭役頗重民窮財匱兵革增增增發竊盜大業行之幼主嫁滅亡之禍假手於周齊起高洋至幼主六世二十有八年併于後周

後周起於宇文泰因元魏擾亂孝武西奔挾天子而令之披草萊立朝廷君國之立微矣卒能收威定霸以弱為強南侵江漢西擊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瀋又得蘇綽之長才備當代之文物擢黜魏晉憲章古昔依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為牧守作九命以叙官爵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唯宇文氏可親然泰既篤孝武又黜廢帝不過亂臣賊子耳視質六渾有愧焉善終善爾考宇文泰高歡以百戰辛勳化家為國皆戎狄英豪地醜德齊挾主立威莫能相尚然質六渾和質又不逮周悔過之心差勝宇文黑獺論詐文物遺棄廢弒之罪實浮推其輕重高歡無幾

國政六年而殂有子八人不立而立其弟太宗隆準龍顏素
謀計性暴殘忍抑服旁近制以兵威滅遼後氣勢愈盛虎視中
原假以平州張毅之叛渝關啓衅遣兵伐宋一戰而陷汴京帝
后妃嬪金寶圖菁子女器用皆擊而北括罕兀术恃開國功桀
黠難制居位拱默而已熙宗以武元嫡孫太宗鍾愛情其淫虐
晚益暴厲宗族大臣危懼不安相與結約伺間謀逆宗使宇文
虛中佐其開科舉以制情不善終收王昂性好讀書過目不
忘延婁文儒講論典禮康江南衣冠文物遷都汴京以法馭下
酷於用刑篡君殺母累年興兵自米石一收憤悶而殂

世宗夏寬仁大度歷事兩朝心厭干戈荼毒南北講和三十年
兵刃寢弛戶口殷繁庫充實北方稱小堯舜傳之章宗璟崇
尚文儒論經史書不自負信任大臣借朝政咨於內侍江淵

趙宸妃裁夫朝夕宴侍不親國事鄭王叛於內邊鮮開於外蒙
古興兵國勢危矣世宗子衛王即位蒙古兵益盛奄有山東兩
河頻年盜起京城兩圍有統石烈執中之變豐王珣以世宗長
孫既親且賢立為宣宗驅馳兵革無有寧時太白經天災異迭
見遭家多難欲憤而崩子義宗繼立於擾攘之際雖能勸農漢
賦尊德任賢然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徙遼蔡州計
窮糧絕力乏不能支閉閣自經傳國九世一百一十七年而亡
西夏古涼州李氏居之靈興靈西平王靜海軍節度使子光毅
光毅子繼筠繼捧繼遷繼遷勇悍有謀叛宋太宗賜姓名趙保
忠使圖繼遷父之繼遷降賜名保吉兄弟變詐叛服不常真宗
時繼遷子德明襲封西平王仁宗時德明卒子元昊襲位執權
忌滿漢文書常諫勿臣中國德明不允元昊後叛醜殺其母

稱大夏皇帝并諸羌十四州居興州依賀蘭山阻河為國據
西邊被稱臣冊夏主名諱實或賜銀綸茶綵元昊子諱維祿祚
子秉常累交兵復和而納貢哲宗時初叛而復和南渡後金兵
備絕無聞

號南平王又改安南五代末國王吳昌文受南漢靜海
節度使安南都護昌文卒其將吳越坪爭立有丁部領與子璉
破處坪自領交州號萬勝王宋封交趾王太宗時璉卒其下黎
桓廢瑋稱交州番後真宗封南平王桓卒子龍鉞嗣弟龍廷弒
之自立宋封之賜名至忠至忠卒弟明安明烈爭立其下李公
蘊殺之自稱留後入貢封王仁宗時子德政嗣德高友德政
請助征德政卒子日尊嗣神宗時日尊卒子乾德嗣王安石出
師征之大舉寇邊鄴達討之乾德降高宗時乾德子陽煥立其

後曰祚曰龍翰 曰吳昌文父死子繼先有閩人陳京至國
為婿得政暨子承繼執國柄奪吳岳之國傳子威是傳子曰
改名曰桓臣于元氏大明永樂五年其臣黎季犛篡其主自稱
大虞國主子 稱皇帝命英國公滅之改為布政司
高麗若開州號開成府其王曰治稱賢主國俗尚儒釋官制倣
中國後其主曰徽享國三十八年仁恕賢明子曰宣王運賢而
明好文學內行脩飭賈入市書繫服焚香對之南宋猶通好後
因附金備絕以樂浪為東京百濟金川為西京統郡百一十八
縣三百九十洲島三千東二千餘南五百里依山為宮山
曰神窩多茅茨少陶瓦恃鴨綠水為險固

臣道第二十五 借偽

朝廷失治故君弱而臣強世運浸衰故下陵而上替陸梁者類
狼吞而虎噬窺瞰者效鼠竊而狗偷烏合必徒莫延禍亂乘六
朝之叛逆糜爛方隅假五季之吞并分疆域于時日較真漢
衆星競曜偏方下土竊號僭名山川隔絕風氣不通天運循環
無往不復人事反復有開必先迫李唐假天威而平定四方至
趙宋興義舉而削平諸鎮刈羣雄於鼎立合八表為一家敦尚
夫和樂詩書誕敷夫仁義道德綱常之道遂明君臣之分始正
時當有定理亦公然○唐十五借國○林公弘稱楚帝據江西
○夏賢德稱王據河北○魏李密稱公據滎陽○秦薛舉據
○隋西子仁景稱帝○定陽劉武周稱大原○梁蕭銑稱帝
○李軌稱帝據河西○鄭元璽充稱帝據洛陽○涼

沈法興稱王據江陵○吳李子通稱帝據江淮○楚朱粲稱王
○漢劉黑闥稱王據洛州○燕高開道稱主○宋輔公祐稱王
俱為唐所滅○五代十國○前蜀王建據成都四十八州子衍
二世後唐滅之○吳揚行密據淮南二十八州子渥被弒隆演
立弟溥稱帝四世徐知誥滅之○閩王審知據福州子璘稱
帝曦三世南唐滅之○楚馬殷據潭三州子希範希範希廣希
範希崇六世徐知誥滅之○後蜀孟知祥據金陵三十五州蜀
子昶二世○南唐徐知誥復姓李名昇據金陵三十五州子璟
奉周正初子煜三世○南漢劉隱據廣府稱帝子份被弒子
房銀繼立五世○北漢劉崇據高平之弟隱帝亡據大原十二
州齊王傳鈞繼元四世○南平高季興據荆南三州子從晦保
羅宗昌繼中五世○南平高季興據荆南三州子從晦保

灌弘佐弘宗被弒弘做五世降于宋

臣道第二十六 夷狄

春秋有道守在四夷夷狄為患久矣夏時苗民逆命大禹征之
大禹居鹵蠻相侵遂遷于岐幽王襄王俱受戎難賴齊桓晉
文匡扶王室蒙恬李牧備守邊陲漢之謀臣俱建奇策劉歆樊
噲賈誼晁錯主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所見不同其
要兩科而已播紳之流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一時權
變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由漢以下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
武而克敵者有卑下而事之者有威武而臣畜之者誠仲異矣
強弱相及其詳可知劉敬約和親而賂匈奴異以安邊孝惠高
后雖而不違單于反加驕倨文帝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其賂
隨匈奴數倍約東帝赫赫然發憤獨御戎服偕六郡才力之士馳

射上林講習戰陣顧阿馮唐簡擇將帥慨然思古名臣此和親
無益之功仲舒自擊前事欲守舊規頗增其幣以快其意天
聖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武帝雖征伐克捷七馬物故相償匈奴
奴人民來降單于亦留漢使相報然若此安肯以愛子質乎
此不合當時之言也夫邊陲不選智略之臣備障燧之備厲攻
守之具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後則飲於民遠行貨賂割削百姓
以奉寇讎信其言守空約而饒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宣帝承
孝武奮擊之威值匈奴衰弱之運威德相加單于臣服邊境無
虞牛馬布野三世無事成帝愆戈王莽篡漢邊隙始開晉室中
衰五胡雲擾腥羶之氣繼汗中原者二百餘年壤亂極矣物極
必反太宗大震天威威震突厥會諸胡引諸胡入中國使殊俗醜
類與公卿大夫交結於朝廷苟欲冠帶而夷誇視天下而不知

亂華甚矣中國幾何不胥為夷虜玄宗兆祿山之禍幾移唐社
迨及僖昭之世朱邪沙陀之種秉政典兵篡奪相承一百餘年
宋德隆盛衣冠復古徽宗不謀國事法佚驕奢寵任姦邪擯斥
忠良以招虜禍兩宮俘虜九廟立墟荼毒生靈不勝哀悼古先
聖王以禽獸待夷狄外而不內踈而不親米則懲而御之去則
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羈縻而不絕者此制夷
狄之常道也

臣道第二十七外戚

古之人君聰明睿智者必知夫人必審夫事事當夫理人當夫
才夫阿不可以倒持朝綱不可以少紊戒履霜坐冰之漸謹積
薪厝火之虞則政事必備禍亂不作外戚者王室之至親或女
為帝后或身為公主輔車相依順指氣使分則君臣誼猶骨

肉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其惡以共理天
則維持國家外則弭翰藩垣如齊桓夾輔周室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衛青領三十六將軍攘除匈奴寧謐邊境實武輔相幼君
力扶衰運進用忠良繼之以死馬援遇知光武剪除賊莽佐運
中興房玄齡肇興唐室魏徵匡扶皇綱長孫無忌隆建不其憂
勤王室恭承顧命極諫忘身郭子儀廓清中原刻平叛虜保身
明哲繫國安危曹彬開國建邦分茅胙土丹書鐵券垂裕後昆
夫何季世主暗臣姦朝綱失馭權歸外戚禍起蕭牆申侯挾怨
以召大戎祿產恃恩然范劉氏上官桀心懷異志潘起逆謀新
莽世竊朝權竟移漢祚梁冀當竊奢過度宗族誅夷三思國
忠凶惡不悛子孫珍絕皆天心之厭禍抑人謀之弗諫肆欲無
厭操心不軌失君臣之大體虧骨肉之深恩嗟夫朝廷政權不

可一日失也朝廷失之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必在奄人不在奄
人必在藩鎮在朝廷則治在外戚則亂魏文帝云舅后之家但
當養之以恩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不得不售漢文不防閑
薄昭及其有罪而誅之與其有罪而誅焉若節寵為尚君臣之
道兩盡之矣觀祿山之禍根於貴妃董卓之禍肇夫梁冀是藩
鎮之推盛也外戚也奄人也藩鎮也禍相根株也故曰政權不
在朝廷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奄人不在奄人則在藩鎮豈
徒然歟

臣道第二十八中興

君德不脩馴致滅亡之禍將才孔武克成恢復之功雖人心之
厭亂而天道之好還若非積德累仁安得與王致治周厲王無
道兆亂淮漢新方召申庸英武有為湯平江漢哀平祚短賊藪
專權竊移漢鼎藉白水真人之靈擊雲臺諸將之雲興芟刈群
雄恢復疆宇唐玄宗不謹包桑之計致祿山得逞跋扈之心漁
陽鼙鼓之東侵兩京車駕之西幸賴郭李之舉義伴安史之就
誅宋徽宗不謀經國致金虜直犯兩京二龍北狩而不還一馬
渡江而孤注荷李綱宗澤勤王倡勇張韓劉岳竭力據忠烏乎
興亡治亂事勢無常治極必亂亂極思治理勢然也雖閔夫天
運亦係於人謀宣王由先世積德累仁光武亦由文景之仁厚
恭儉肅宗本夫太宗之厚澤深仁高宗根於太祖真仁之盛德
大業垂裕後昆變禍為福積善餘慶理信有徵人謀弗滅天心
不應天人之際可不審哉

臣道第二十九女禍

腹心之疾非顯眩之藥非深請之禍非神武之兵弗克撥會

不可以少失禍根不可以久留天定固勝夫人人獲亦能勝天
漢呂氏之禍王陵諤諤而切諫平勃唯唯而勉從唐武氏之禍
長孫遂良仁傑痛切而力匡李勣阿諛而曲徇武氏本王后之
尊國母之貴嘗獻陰謀以定天下招四皓以保儲君不幸惠帝
無年后專朝政背高帝白馬盟約東欲王諸呂當時而折廷爭
僅王陵一人波流風靡阿附者平勃俱不也此使吕后背約之
初陵既不可平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后將懷然若高帝
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退縮不敢未可知平勃唯然從之安
其邪志遂其凶謀揭開禍蒙遺毒厥後其罪大矣自此推歸呂
氏漢祚之危如一髮引千鈞使劉寄不可劫吕禄不可給紀通
之符節不可矯北軍弗納而吕類之謀行漢其殆矣論平勃安
劉之功僅可贖向時王諸呂之罪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夫

呂后崩塵威姬鳩死如意駭歎幼君幽廢少主擅王吕氏誅鋤
劉宗居位借籍有天地以來非常之變不可言焉唐武后為唐
壽婦廢子自立懼天下不服欲鉗以威乃脩告訐之法為羅織
之刑侯思正周興來俊臣索元禮相繼引用澤勿磨牙噬紳縷
若狗豚然朝廷之士駢首就捕雖狄仁傑魏元心之賢亦幾不
免於是改旗幟易服色立宗廟革唐為周屠害心良毒痛四海
五王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己輩提衝兵誅二張中
宗復辟武后拜黜而社稷歸唐迹高宗親受太宗遺旨命長孫
無忌褚遂良李勣輔托一旦欲策武氏無忌遂良苦諫疑問
世勣世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使無忌遂
良不可世勣又不可事必當已世勣釀成奇禍罪不容誅後
來興復之功狄仁傑實倡之張柬之等遂成之仁傑先武氏歿

雖未及如志而廬陵王來居東宮唐之正朔已復其魄此可見
矣夫武后以一婦人竊天下大號溢二十年不至敗者無他必
姚元崇狄仁傑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外德賢之術可取
耳然武后以太宗才人十四入宮侍左右十有二年太宗崩年
二十六已入寺兒髮為尼復乘間蠱惑嗣帝進位昭儀月餘亦
入後殿亂證已萌得志之時恣行殘忍雖已生之女以傾陷主
母殺已生之子以備干天位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子后殺已生
如獵狐兔略無斬色足而可忍則骨碎二姬幽廢嗣君誅鋤宗
屬勦害大臣夫何難者迹其凶虐神人共憤千古腥聞實天地
非常之妖孽中宗不復三思不共戴天之讎而忘五王回天安
國之德縱熒素之煽黨信妖女之撓權淫穢彰聞尊寵三思而
武氏再得志矣包羞茹息養成禍胎非相王父子之廓清慘於
新室賊莽之禍玄宗親平內難不謹包桑覆轍之戒三子無罪
一日殺之十年子婦一朝奪之父子夫婦之倫壞矣變於環飲
鳩以為其寵盲胡卷虎以為患離祖結於心腹射狼道於藩籬
一旦兵起邊隅腥羶汙于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捕漂生民
塗炭倘無郭李唐祚危殆哉此治國之道必以正綱常為本
家不齊而國治天下平者鮮矣

史鑑卷之十八

史鑑卷之十九

臣道第三十

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難蔽之為害深也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聽信於小人以繼蔽也為人君者知創業之艱難故其防也深慮事也遠立法也密凡事也明後世人君雖有出群之才必當簡擇賢臣共理正事奄宦之流豈可假以威權哉蓋近而易為蔽也其微利辨給足以蔽人主之聰明其險詐欺誣足以竊人主之權柄其流弊至於脅置天子變亂成革根拔朝廷謀陷善類其禍可勝言哉夫奄宦之職隸於天官豈幸備宮禁掃除之後掌門開啓閉之期焉可與聞國政哉然中人之才亦有善者如巷伯之嫉惡寺人披之事君鄭眾之辭貴宮強之直諫李昇之救患馬存亮之預

亂復復光之討賊嚴遵業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皆可稱美然百無一二元惡大憝無逾趙高威聽始身愚弄二世疎斥元勳倚法為姦指鹿為馬以遂逆謀石顯弘恭諂事元帝誣陷師臣又典樞要巧惠深賊單超徐璜具瑗左理唐衡挾誅梁冀竊取侯封王甫曹節操持大柄誅戮名臣妄與黨禍難逃天誅假手袁紹連及張讓段珪趙忠輩二千餘人喋血關門疆尸禁陌理勢宜然六朝雖亂奄寺無聞太宗深監前非宦官無過四品玄宗陳廢舊章高力士知內侍省王毛仲挾貴驕奢肅宗寵李輔國內典兵政劫遷上皇諸廢太子代宗變魚朝恩程元振竊弄刑賞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僕仲來填朝過議賜死吐蕃入寇匿不以聞李光弼受債積身郭子儀積勞不報五龍僕固懷恩術究復叛德宗始以權權中生猜忌忘李晟澤

城之功視其兵柄付之宦文場霍仙鳴大阿倒持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弘志之逆謀敬宗仰毗群小劉克明蘇佐明構變文武宣懿傳昭六帝皆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田令孜楊復恭仇士良劉季述皆全職為逆魁首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深根固蒂成膏肓不可拔蔡文宗憤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無所為反受其害况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誦詐之謀剪累世膠固之黨遂至喋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夫連頸就誅閨門屠戮天子陽虎縱飲吞聲自俯獻報不亦悲夫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搔首自謂畏之况懿昭之驕侈苟且也越獵是好政事一以付之賊汗宮庭兩幸梁益皆令致所為昭宗始欲雪恥而所任非人所行非道張勳廢軍克用踐履復泰亡命於山南落宋文通不臣之心終

則身交關夷矢及御衣漂泊沙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召朱全忠以征討連兵圍城再經寒暑御膳不足王侯飢寒然後全晦就誅乘輿東出剪滅其鄰唐鼎遂遷趙宋之初任用賢臣才兼文武徽宗久處安晏近孽孽童貫梁師成內專國政外掌兵權位冠朝臣勅封王爵獲重賚將喪國亡家不勝哀悼嗚呼袁紹行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繼其後而朱泚篡唐雖一時據忿而國隨以亡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矣

臣道第三十一

君子小人猶陰陽晝夜不兩立君子為國家之元氣小人為國家之蠹蟲元氣調則四序和平蠹蟲生則萬物凋耗君子立朝則國家致隆平之治小人任位則國家光禍亂之基有國家

皆所當深辨黨之禍實基小人光武中興首敷經術延儒
徒開廢學校脩明禮樂明帝道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論道以
成三代之風和帝以後貴戚擅權倖用事是非顛倒然猶不
亡者上則有公卿大夫表安陳蕃李固楊秉杜喬諸公而折廷
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韋布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邵諸
子鳩衆論以抹其敗矯繫成風放言成俗士有不談時事則云
夫牧豎皆得以叫呼之是故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惜乎黨錮
諸君子生茲不辰適丁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大勢如
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而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迴其瀾嗚
呼吹生揚清激濁御李膺侯林宗侍范滂在龍門同仙舟就
下座與月旦平一
耐之號私相品題
之禍連朋友

及無事諸君子其自取夫若夫黃叔度之氣象温厚圭角渾然
卓卓乎鴻鵠在燕雀之群郭有道陳太丘之識量深遠處心平
正善矣哉唐憲宗寵任皇甫鎛程屏裴度取與小人同列求退
上以度為朋黨度曰君子小人志趣若同勢必相合君子為徒
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同黨李德裕李宗閔牛僧儒並用事
邪正不侔遂成朋黨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裕曰
致理之要在辨羣臣之邪正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
為邪正人一心事君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所用
皆朋黨之人由執心不定故茲邪乘間而入故宗游戲無度狎
暱群小八閔十二子交相附麗酒酣燭滅遂成逆謀小人之朋
可畏也宋初五星聚奎篤生賢哲或謂熒元氣以匡扶國家或
得授道統以維持綱常若韓琦富弼杜衍范仲淹文彥博歐陽

脩司馬光呂公著諸公位登台鼎論道經邦共成慶曆元祐
治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呂祖謙張栻諸公身任儒
宗傳道授業繼往聖開來學共致雍熙夫何天津啼鶴氣兆
矣王安石以曲學偏見得時得君收攬利權變亂國法矯詐慢
上陰賊害物而章惇邢恕蔡京蔡卞之徒黨附效軌讒害忠良
興起黨獄高宗南遷秦檜韓侂胄用事專權黷亂國政君排
擊善及構偽學黨禁孝宗知尊崇儒惟引進善類南使至北必
問朱先生安否夫桓靈以幼冲之年政在外戚宦官不由已出
而哲微聰明之主乃惑志效邪陷害良善何其謀哉亡國之禍
自已求之何幸於人東漢之亡猶幸以名節之遺風漸於人人
亂臣賊子盤桓希冀而不敢發者畏名義也宋雖南遷亦幸道
學之遺教化及夷狄少延國祚百五十年善人君子有益國家

如此吁君子何負於國家而罹黨禍小人何憐於君子而博
名黨禍之與小人之幸小人之進君子之憂而不知黨禍者乃
國家之禍基君子者為小人之仇敵國家之治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國家之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之進也難而退則易
小人之進也易而退則難於是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實關夫國
家之治亂也元氣蠹蟲之喻可不深省之哉
子道第一
萬物本夫天人本乎祖民猶同胞同此屈伸之一氣况喘息呼
吸之氣根于親者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父之於子於乳
哺鞠育養痾疾痛舉幼吾身心誠求之惟恐其不成人稍長教
之禮讓詩書惟恐其不成人子之事親知冬温夏清皆定
晨省之為奉承之恭甘旨盡養衣服盡娛之為口體之孝必善

繼其志而不敢墮善述其事而不敢廢懲忿窒欲恐貽親憂臨
深獲憐恐貽親慮事生送死各盡其情若處莊而事君忠泣官
故而交友信此孝子之道也孝道寧有紀極耶任夫誠敬而已
老萊子七十之年雙親其愛若五色爛爛之服為嬰兒戲以悅

親心

閔損孝養繼母人不間於父母兄弟之言

仲由少貧為親負米百里及貴白欲為親負米不可得也

曾參養親不奉口體專養其志

蔡順分棧以養其親取重於賊道以食米牛蹄母喪失火順伏
棺而哭火飛西家

毛義家貧不仕孝養於親及奉檄喜動顏色

黃昏事父至孝落則扇梳冬則溫席

慕容客至殺鷄待母以草蔬奉客取重於郭林宗

陸績少懷橘以奉母取重於袁術

韓伯翁痛母老無力受杖而泣

丁蘭刻木以祀母妻以針刺母而出之

趙咨盜夜劫恐驚母以物追與之盜却不納

蔡邕母病三年衣不解帶母喪廬墓有馴兔連理木之祥

王祥事繼母至孝欲生魚祥解衣剖冰求解魚躍又有黃雀入
幕作羹

姜詩母好生魚江水妻取水不及彼出庭忽躡泉日躍雙鯉

孟宗母病冬思笋宗泣林而笋抽

宋瓊母病冬月思瓜求之果得

解叔譙母病欲丁公麻為藥一老遺之并授漬酒法

郭巨貧而母老子常分母食巨埋其兒三尺得黃金一釜云天
賜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董永家貧養父傭工父死就主人贖身錢一萬營葬道遇一婦
求配詣主家織纈三百匹償訖婦辭曰我織女也天助君償債

爾

張禮母老歲荒遇盜欲殺之禮乞具母膳就死第爭代兄盜舍
之遺以鹽米

梁壽父疾求紫石英國中產怪物醫云即紫石英也

張士毅父疾頭鯉魚冬月有獺銜魚至父喪廬墓虎狼馴伏

王肅社日母亡遇社衣號里為輟社

吳隱之母喪哀毀康伯隣居康母聞而輟食

王良父死非命德墓墓相悲號發著樹樹為之枯

劉涓子平陰報母暴終潛歸抱母一慟而絕妻亦哀死

劉孝忠母疾割股父目失明孝忠舐之七日復明視

朱壽昌七歲失母刺血寫經五十年求之復得母喪泣幾喪明

顏文姜姑思泉水地多斥鹵婦每旦度山五里汲泉一夕室前
湧泉而出

顏烏喪父當力役咸陽躬負畚鍤有烏千數銜土助葬口皆流
血

霍去病得父於平陽載與俱歸

陳思道廬墓致虎豹白兔之馴

龐儉少失父浚井得錢十萬買賣老翁頭詢之乃其父也

查道後母疾思魚冰凍中得魚以奉親

史城卷之十九

史鑑卷之二十

弟道第二

嘗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又曰孝交于兄弟故兄弟之治不出
孝弟義之實亦曰從兄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良知良能
也所思者天顯而恭敬之念生徐行後長而遵順之義起進之
于和樂且跡極之于死生孔懷眷念之首尾相顧鴻鴈之行序
不乖禽獸猶然况於人乎

同太伯仲雍大王之二子知太王欲立幼子季歷逃之荊蠻孔
子曰太伯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父命立齊夷逃去齊亦逃國人立其中
子君子曰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求仁得仁古賢
人也

先有功玄宗立置花鄂相輝之樓兄弟同歡
姜肱兄弟孝友常共卧起

孔融匿張儉兄弟爭抵罪

張公藝九世同居唯能含忍

揚播昆季如父子百口緦服同舉疑無間言

田真兄弟三人同居柴荆茂盛及分異荆樹憔悴兄弟復合荆
茂如初

趙孝弟禮賊欲食之兄弟爭死賊獲舍之

房景伯弟崇之景先事兄如父

季知本弟知隱孝友雜積盜過其間義而不犯

崔鄴四世同居襲朝廷嘉之

王覽母朱氏遇兄祥不慈覽代其責

岑文本弟文昭多交輕薄太宗欲罪之文本曰母鍾愛此弟無
此弟臣無母也帝怒之

司馬光事兄伯康如嚴父

范純仁事兄如父

徐承珪兄弟三百口同居四十年有連理木同實瓠之瑞

樊景溫兄弟異居樗樹五枝相合感而復聚

榮恕明兄弟各居榆樹兩木相合聚如初

友道第三

朋友五倫之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以善而
相責以德而相輔功餘琢磨之益忠告善道之誠取友必端人
擇交必審而可樂交久而愈密云則入坐云則坐留

平公之於亥屠亦云至矣用上敬下未若堯之交舜一鄉之善
天下之善亦薄矣未若誦詩讀書尚友夫古人此伐木之誼也

樂而相樂麗澤之易而汲汲於講習事親非友不足以盡孝事
君非友不足以盡忠之子之好雜佩以報非友不足以成夫婦

遠且有踐兄弟無遠非友不足以成兄弟吾友從事以期於輔
仁變弓射羿落羿下石者友道之變也

管仲與鮑叔牙二人交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管寧與華歆避難三十年坐卧同席

雷義與陳重情于兄弟時人語曰自謂膠漆堅不如陳與雷

程嬰公孫杵臼同存趙氏遺孤二人先後同死

吳季札知徐君欲其寶劍死挂其墓樹

王吉貢禹為莫逆交出處必偕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

趙汝愚留正王簡周必大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似章
 顏鄭湜談鑰林大中黃輔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俊梁
 道揚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淵李祥揚簡趙汝
 謙趙汝談陳規范仲輔汪逵孫元郊表燮陳武田澹張體仁黃
 度蔡幼學黃繼周南景宗勝李直王厚之孟浩趙登百炎震揚
 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皇甫斌范
 仲壬張致達五十九人為偽學常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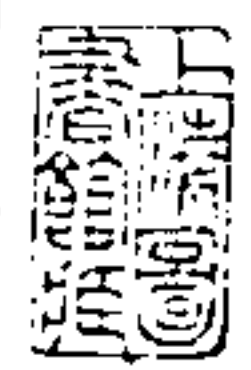
真德秀中博學宏詞科擢作胃誅鉅金和德方言道好為權宜
 將德行政為實務又請絕其歲幣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辭奏
 五事為禮部侍郎又奏初政五事及參大政數月而卒德秀師
 黃幹進大學衍義文忠號西山

魏了翁亦宗朱氏之學子甫華號鶴山拜樞相謚文靖

景泰丙子良月京兆
 劉氏翠巖精舍新刊

史鉞卷之二十

讀史商語序



崑山王駕部泚士自南都還示予讀史商語俾一畢其愚蓋君在郎署時曹務頗簡意不欲以江山之勝博弈讌遊之歡而虛耗其日力也於是日偕其同志以讀史為事自秦漢而下訖於五代之季必先求之正史而參以司馬氏之資治通鑑錯綜其說而折衷之日有記月有編其考據詳而核其持論確而平其剖析簡而辨予既受而卒業竊喜學術久壞之日猶及見士大夫能留意經世之學為世鍼砭而稍起凋刻無用剽竊無根之沉痾豈非衰晚之厚幸歟乃為叙之

曰古今之變聖人之所不能違也而史於是焉重固得失之林而法戒之所從出也史蓋莫備於周既經秦火而其書不盡傳漢初藏於民間者相繼復出於時老生宿儒往往出傳而筆授若春秋一經而公羊穀梁左氏專門之學凡三家並行於世非周監二代一何文之郁々若是盛哉遷固以降何代無史氏何國無史書至天下分為南北而史益踳駁然至於今而猶得論其世者固賴夫史之各有傳也是故勝國之緒餘而興王必垂於紀錄前人之否臧而後嗣亟為之叙次懼夫跡之湮而遂至於無可

考耳此誠王者所以垂憲百代之深
意也顧其時代漸遠卷帙浸繁即使
家有其書或不暇於徧觀又况其書
尤不易得也哉通鑑之書會粹衆史
而更定為紀年一編縱橫貫穿一覽
瞭然而學者欲知古今之變亦賴以
有考矣其後儒者爭務標竒而高談

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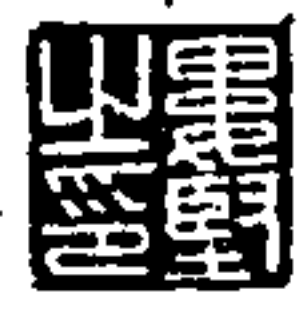
性命以為多學而識仲尼所非吾第
求得其本而萬事理矣一倡羣和至
於今日益趨苟簡成敗無考於前而
是非紛出於臆獨於經義更好為新
竒背經叛聖幾乎不知所云而世且
目無鹽以西子識者憂之雖有資性
警敏頗知涉獵古今者而其力固有

未暇也不過以資其譚言潤其手筆
而已而實無可施用之則必至於
債事蓋頃已微見其兆矣豈不可歎
也哉予慵且篤每顧影自慙所幸不
為世用得歲其拙然數為年少有志
者言之且以為勗今者商語之編一
出向之沈痼其有瘳乎願復念士人

要序

之習必由科舉而程試之文必由主
司安知世無大人先生傷今文敝而
惕然有生心害政之憂言之於
朝仍還經義五題之舊使其一日之
力無憂於不給而考文章者必先於
論策之文觀其識四六之文觀其學
而經義則但以理為權衡不必於繡

其擊斝也庶幾豪傑之士爭自奮勵
濯磨為有用之學而文詞之高雅亦
可以無媿於前代不亦勸學之盛事
歟則斯編也雖謂之才士之嚆矢可
也萬曆己未孟夏同郡友人婁堅叙



婁序

叙

予在白門五二三友生有
讀史之約每十日出所課
共參詳之間有所論說自
算詞復句多至二三百言
或襍以諧謔以為笑樂諸

君子往二三辨色而赴至夜
分不去然為職守所絀無
暇遠覽僅及涑水之書而
心惟余世矣以讀禮多暇
時漢獵正史釋史以廣
異聞余昔羨之弗能也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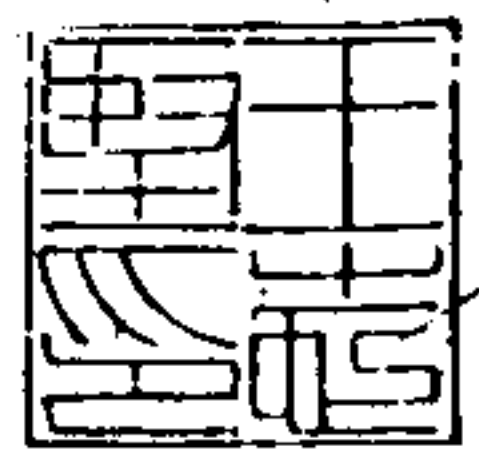
歸山中藥裹之餘回念舊
遊恍似黃公酒壚而向所
論說一編在故麓中讀之
如晤故人意有所未暢取
他書參訂如以奕法先後
得如汗卷題曰讀史商語

商語云者願與同志如諸
君子者共商之也古之好
持論者莫如宋人皆迂刻
不情或取以立教而不顧
肯世之所宜近世有李卓
吾者好取前人成案而翻

之一洗頭巾蒙氣而偏駁
處亦復不少余是偏頗鑒
之然議論古人本學堂伎
倆余之矯偏者恐仍不免
於偏要且是非予奪不作
名義觀不作滅敗觀等廢

興於局碁罵奸雄如僕隸
視世所謂可爭可艷者不
異陽談空華昔陳同甫自
言讀曹孟德論胸中多事
乃爾余比編廼似胸中不
欲有一事者此一段或不

媿就正有道耳或曰上不
及春秋下不及趙宋何居
曰吾以竟舊業而不覺言
之贅也自茲而外吾鑰吾
口矣戊午仲春三日書於
山房之非齋王志堅識



讀史商語卷一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沈諸梁既定楚使寧爲令尹寬爲司馬而老於葉張
孟談佐趙滅智氏納地釋事而耕於負親之丘與范
蠡之去越而三皆精於老氏之術者也

智伯生平未嘗用人一言拒長武子於伐齊則勝拒
智國絺疵於待韓魏則敗其勝也此其所以終敗也
○魯欲將吳起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
曾參絕之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遂奔魏夫曾

讀史商語

卷一

子在魯魯人不用也而譖人者得借其言以沮起使
曾子爲政未必不用起魯之用人如此其衰宜矣
李克論相則取魏成曰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及論
吳起則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
甚哉克之善論人也一廉而好賢一貪而好色其人
若薰蕕而魏兩得其用真知人也夫
衛嗣君之言曰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
法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其言辨矣嗣君立之二
年衛貶號曰君法立誅必之效安在乎

孟子對齊梁語溫公獨載不嗜殺人之說考其時乃蘇秦初為合從時也魏於六國最近秦秦師出則魏首櫻之六國之救未至而國已殘故魏之屢獻地於秦者正畏殺人也襄王素不以虐名而其所處之時又如此孟子何取於不嗜殺人之說而稱之蓋孟子之言為當時大勢發也自古未有求一天下而以殺者有之自戰國始當孟子時秦人蓋駸駸乎有一機矣然而非理之常也故六國既滅而秦禍隨之卒能有天下者乃素稱長者之漢祖夫秦之嗜殺特為漢

讀史商語 卷十一

祖驅馳耳孟子之言所謂雖百世可知也若夫襄王之不足與有為孟子一見決矣何足與語哉何足與語哉

蘇秦之策實有大利于東諸侯而惜乎其不能久也蓋從約成之明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矣魏近秦受其害最速猶為有說齊去秦最遠最利合從而首犯之天下之愚莫有過焉者也

齊潛王之亡寧死不往燕人之召者畫邑人王蠋也首倡市人殺淖齒求潛王子者王孫賈之母也守孤

城卒挫強敵者臨淄市椽田單也向之立其廷與共富貴者不知何往而布衣小吏婦女乃能自奮以急國難可感也夫

關與之役廉頗以為難救而趙奢請行卒勝之非其才弗若也頗是時已為上將事須萬全趙奢新進未有名非冒險無以出奇譬如弈碁者大勢已勝只善保所有足矣若勝負未定必須爭劫亦其所處之地使然也

秦之與六國戰也其重兵大率在外所恃者地利耳

讀史商語 卷十一

夫空國而逐利用兵之大戒也而秦屢犯之方白起之伐趙也王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當是時使韓魏有知兵之士一軍直走關中一軍伏險以邀起此亦一奇也而當時竟無其人惜哉其後章邯與趙相持而沛公之師方洋入關矣幸固不可

以屢僥也

世言四公子以養士得其用予竊非之夫士何可養也四公子之中惟信陵知士有禮其待侯生毛公薛公至自為執轡或徒步從之遊其所豎立出三君遠

甚若平原孟嘗輩之於士則真養之而已毛遂馮驩未嘗以二君爲知己其他益可知已

史記載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始皇善通鑑亦用其語按秦昭襄王五十一年異人歸秦五十六年孝文王立又明年爲莊襄王元年又三年始皇立時年十三計始皇在趙僅兩歲耳不知太子丹何以與之善也

君王后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已忘之矣后已死建用后勝卒亡齊按君

讀史商語

卷一

四

王后以事秦爲得策四十年不與諸侯合從迨五國亡則齊爲之續此勢之必然者爾時雖有賢佐其若之何亡齊者君王后非建也

茅焦趨鼎以悟秦王使王母子如初世或多其強諫余以爲謬於理而悖於事者莫焦若也秦王雖暴其遷母于雍亦未可盡非爲一國之主至母后通外人生二子縱子無絕母之理然爲太后者尚覲顏宮中稱一國之母則亦何以令國人乎當此之時惟有微詞動王使知子無絕母之理迎之別宮無失人子之

禮可耳至謂車裂假父囊朴二弟則尤爲悖謬如焦之言當時必尊毒爲太上王裂地以封二奸生之子而後可乎自古未聞有以母之奸夫爲父以母奸生之子爲弟者獨有一焦而已秦之爲國也茂裂禮義去夷虜無幾故聞此等語而不以爲惟使廷有知禮之臣則焦之誅當不旋踵而世以其能折暴主且關係母子賞其直而不非其謬亦未之思也已

余讀史至鉅鹿之戰未嘗不抖擻欲奮急欲浮大白不止也秦兵之雄於山東久矣開關一出如山壓卵

讀史商語

卷一

五

數十年來未有能與之抗者諸侯軍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當時情狀可見矣非喑鳴咤叱之項王其孰與挫此勁敵者乎自此一戰而諸侯鬱積懼怯之氣頓然一洗此亡秦之大關鍵也蘇明允欲羽無救趙而直入關不知章邯之兵氣未挫關中豈易入哉○呂太后爲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是令帝妻其甥也霍光納其少女於宣帝爲后是令上官太后婦其姨也勢之所在不顧倫理雖謂之夷虜可也天下大勢之所趨將然未然之間智者可以先見其

微當齊王建之將入秦也即墨大夫說曰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按此語則當時六國人心大略可見秦惡未稔而劉項之藁本已具矣

鴻門之役范增銳欲殺沛公而羽入項伯之言弗用也曰人有大功而殺之不祥似也未幾而漢王遠定

讀史商語

卷一

七

三秦則項王亦可以有辭矣使羽卷甲而趨關中乘其未定碎之易易耳乃聞張良之言而遂無西意夫田榮之與沛公孰能關中之與三齊孰險此何等事而緩急倒置乃爾亞父于此時竟嘿嘿耶

賈誼上書有云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又云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又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又曰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按文帝崩時年四十六而去誼言尚十餘年人臣事明主言事不諱可耳至盛年天子而屢言其當早死

此何說也

賈誼陳政事疏有云且帝之身自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使帝后盛服則民間有短衣不掩脛者矣誼之所謂舛吾所謂太平之風也

漢之稅大率三十而取一較什一之法已寬三之二文帝用晁錯策募民入粟備邊其言曰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帝計三年詔除田租嗣此終帝之世後至景帝初仍用田租然三十取一之法終漢之世未之有改

讀史商語

卷一

七

文帝之節儉自是千古一人然諸帝侈佚者尚多三十取一不知何以能足用也

蘇子瞻晁錯論責其不自將而欲居守以爲見殺之由揆之事理實不然錯議論有餘至於用兵非其所長一也亞夫之將出文帝遺命當時自不能易二也讒人罔極錯在帝旁猶得屏而譖殺之况在外乎恐朝出而夕有屬鏤之賜矣三也總之古人成事者往往置生死于度外錯之死其父知之錯亦自知之矣

後人惟橫一求全之念此所以不能如古人也

晁錯之誅後人皆知出於袁盎而不知其本於竇嬰
史記錯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上令公卿
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隙已吳楚反
錯欲按治盎交通吳王受金錢狀盎夜見竇嬰願至
上前口對嬰入言上上乃召盎用其言誅錯乃以嬰
爲大將軍出兵吳楚平以功封魏其侯蓋安坐而分
亞夫之功然則盎得行其譖皆嬰爲之嬰之所以其
心於錯者不惟修前日之怨亦以自取封也其素所
讀史商語 卷一

存心如此他日之死豈武安之過哉

袁盎小人之托於正者也而其所遇亦多幸文帝時
時發讜言至于短絳侯因淮南王之死欲案誅張蒼
馮敬已令人窺其微矣一遇景帝奮其佞舌殺任事
之臣以快其私生平底裏不已大露乎其使吳也從
反亦死不從亦死歸而策不效帝悟鄧公之言亦死
乃幸而皆免後議梁事得罪於狂王彼豈真能持正
論哉恃有帝在耳然卒被刺以死以譖言得生以正
言得死盎雖死得死所矣是何小人之多幸也

同一侵廟垣也晁錯則庇之臨江王則誅之景帝爲
愛姬子除礙手之人亦忍矣哉

吾於景帝梁王之事而得三賢臣焉出勝詭於王宮
者韓安國也說王長君爲言於上者鄒陽也悉燒梁
獄詞者田叔也獄詞不燒于梁而燒于霸昌廐王長
君之說叔與聞之也安國尚矣鄒似竇田似專爲人
主母子兄弟間調不可調之事雖竇與專可也

吳王濞傳言亞夫至漢陽問父客鄧都尉爲畫策引
兵壁昌邑以梁委吳輕兵塞吳饒道從之亞夫傳又

言帝命亞夫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
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一史而自相矛
盾孟堅已自不免矣

有其人非而其言是者田蚡議救東越曰越人相攻
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往救是也有其事非
而其言是者王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恢首爲馬邑
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讐是也有其意非而
其言是者蚡奉邑食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
水災蚡言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是也

蚡雖驕橫亦一能臣也

汲黯嘗罵張湯曰公自此無種矣然湯子安世封侯傳至其孫純歷王莽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詣闕光武更封爲武始侯永初三年嗣侯吉無子國除凡八傳二百餘年異姓諸侯歷兩京不絕者僅湯之後耳天之報施固未必一一不爽然湯奏事務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內行修交通賓客飲食于故人子弟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及死家產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其人亦何可盡非也哉

讀史商語

卷一

武帝時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天子使朱買臣等難弘弘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許之按漢都長安西北諸邊乃其要害至於西南夷則真屬可已平津數語可謂深中肯綮者矣史言弘每朝會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此又言其數諫弘豈真不諫哉事英主開陳其端使自擇乃其所諫耳後之譏弘者皆不足以知弘者也

衛青戰略史不詳載但言其捕斬之數而已然當時

出塞如李廣輩皆名將不能有功獨青每戰輒勝此豈偶然者淮南王欲使人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之則青之爲將大略可見矣青起自人奴貴極人臣能賢汲黯非獨有將才也而太史公率多貶詞皆非直筆

田蚡以十月族灌夫十二月晦殺魏其侯明年三月蚡亦死史載其死時巫見魏其灌夫共筮之後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君在族矣然則蚡之死於病幸也其身死而其族全矣蚡族

讀史商語

卷一

七

灌夫亦當以族報何不少俟之仲孺粗獷作鬼亦不宿留哀哉

魏其武安之事廷臣惟汲黯是魏其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魏其後不能堅然上欲并斬當時蚡罵安國爲首鼠卒不以黯爲非也直道自可行依違者果何益哉

班史酷吏傳十三人其得壽終者趙禹尹齊楊僕尹賞四人而已齊僕皆坐法財得不誅禹晚節治加緩名爲平非終爲酷者惟賞至死猶以酷訓其子子用

其說皆至大官然本傳所載賞所殺皆探九大猾亦未嘗妄殺也郅都田延年皆有大節可紀班史入此傳中甚無謂其他或以公廉或不畏強禦皆有不可及處其酷而且貪者獨王溫舒耳同時而夷五族其得報亦異焉噫孰謂無天道哉

韓安國一時名臣廷議田竇事而首鼠兩端爲田蚡所罵何其醜也蓋安國坐法失官蚡用事安國以五百金遺蚡以此得召廷議時不能不依違其間蚡直以安國爲掌握中人耳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武帝嘗病卒起幸甘泉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明年縱坐棄市上官桀爲未央廡令上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耶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畢泣數行下上以爲愛已由是親近此二事極相類而桀之佞舌急淚尤爲可惡乃獨以得幸帝於是乎不知人矣

余於武帝之取朝鮮而嘆失刑者屢焉公孫遂本受命正兩將軍兩將軍自相異同樓船未有反狀遂聽

一面之辭而擅執之誅之當矣苟彘謀執楊僕不爲無罪然未執以前僕敗而彘勝旣執僕而朝鮮亦隨定此誰之功也楊僕之死可以賄贖彘獨不可以功贖乎至於衛山本受命諭降右渠右渠雖稱降而持兵渡涓水使人諭之復引歸山此其非真降可知已此而殺之然則必受其僞降至于喪師而後可乎定一國置四郡兩將軍一誅一贖爲庶人兩使者前後誅獨取朝鮮之賣主者三三人侯之帝之舉動于是乎不服人矣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武帝征南越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至太初三年見侯裁四人夫當時列侯皆統袴子弟縱令從軍國家亦不得其用一拂上意至以酎金小過盡奪之其乃祖父出萬死一生以博蕞爾之土一旦掃地帝真少恩哉迨宣帝時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百三十六人皆賜金復其家可謂克蓋前愆矣

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雋不

疑教以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永終天祿後戾太子之亂丞相欲斬司直田仁勝之止之有詔切責惶恐自殺勝之不祿反坐不殺固時為之豈非多殺之報至此方熟故耶然不疑為吏錄囚徒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則不疑亦非全用恩者大率漢之吏多以擊斷為能者也

平準之法作於桑弘羊其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

讀史商議

卷一

十四

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是時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按此法雖非取民之正然實能不病民亦救時之善策也後之效之者徒足厲民而於國用未必有補此用法者之過耳奈何并罪弘羊乎

武帝彌留謂霍光行周公之事光頓首曰臣不如金日磾夫光不如日磾世未有言之者自今觀之日磾

以少主即位辭捕反之功不受封而光於爵位未嘗少讓日磾不肯納女武帝而光聽婦人之言必欲奇貴其少女日磾能殺弄兒而光不能教禹使之嗣大位其後禹以反誅而捕反者乃日磾之弟子安上也光真不如日磾誰曰不然

武帝時使御史以軍興捕盜殺二千石以下濟南王賀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後賀子孫以外戚盛卒篡漢然亦誅鋤畧盡活人為德可耳一念不

讀史商議

卷一

十五

忘子孫計雖取貴顯而禍亦隨之是以君子戒居德也
蘇子卿樹奇節于絕域及其歸不過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上官桀等代為不平以為大將軍光罪而子卿若不聞也桀敗坐免官宣帝時張安世薦之復起亦不過為典屬國朔望稱祭酒而已以二十年不辱命之臣在昭宣兩朝一躓一起而終不踰故官豈武之才不任重歟抑當時朝廷不重節義歟不重節義固漢之陋而子卿不以節義自張勝於後之所謂節

義者萬萬矣

常惠與蘇武同使匈奴不降爲所留後武之得歸惠實使之然世知有武不知有惠同時又有馬宏亦沒虜中不降與武同歸而世人亦不之知古人之賢而名泯滅不傳者豈少哉

自古無會議之說昭帝時郡國所舉賢良文學請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桑弘羊持不可於是始有鹽鐵之議然始於六年二月至七月卒從賢良文學之議罷榷酤官弘羊當時猶貴用事然終不能絀新進之說

讀史商語

卷一

十一

一時大公之風猶然可想後世所謂會議者難言之矣

霍氏自昭帝時子弟親黨根據朝廷宣帝立不自引退光且死惟請封兄孫山爲列侯及帝自厭其所爲一旦盡奪其要職無難也張安世自以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聞安世年老復徵爲左曹太僕霍氏戀內帝故外之張氏請外帝獨內之智愚相去遠矣

昌邑王行無道張敞以大僕丞上書諫霍氏有反形

敞以山陽太守上封事宣帝好神仙用方士言敞以京兆尹疏諫丞相以鴟雀爲瑞敞又上言先後皆切中如敞者真有用之才也

甚哉趙韓之死相似也爲丞相所案即有丞相爲御史大夫所案即有御史大夫冀欲免死而不知其死之愈速也其實廣漢延壽之罪未必真相與望之之罪未必妄但勢之所在承望風旨者上下其手以媚之耳趙韓固自取而相與望之弄權殺士爲不可追矣望之以延壽代已爲馮翊名出其上忌而殺之尤

讀史商語

卷一

十一

爲不法他日死於仰藥所以報也延壽之死吏民送之者數千人而望之死無聞焉治馮翊者果孰勝耶○蕭望之一時名臣也然其生平舉動可議者最多沮奉世陷延壽傲丙吉短張敞爲馮翊放散官錢爲御史大夫使吏買賣私所附益十萬三千大臣得罪而子爲訟冤有一強人意者乎借曰其直道足重也直道者必難進易退望之以師傅下獄免爲庶人不少月而已在上前直道果安在耶

宣帝留心吏治守相皆久不調有異能者賜爵至關

內侯尹翁歸廉貧賜其子黃金百斤以供祭祀可謂知道化之要矣恨其崇信虛文以鳳凰神爵為瑞張敞所奏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可謂切中時弊矣至使膠東相王成詐增戶口以徼賞本課實政而反得虛名悲夫

楊惲受父財及後母財千萬皆以分施居官廉潔及失侯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總是一片雄心銷磨不盡耳彼佐成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此其言甚妄而宣帝下其章附以私書要斬之真過矣

李廣以私怨殺霸陵尉上書自陳謝上報曰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敞滅殺絮舜天子欲令敞得自便利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得亡命去旋即家召敞敞至上書曰舜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便歸財家謂臣五日京兆臣竊以舜無狀在法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雖伏明法死

無所恨天子引見拜為冀州刺史當時君臣間真如家人父子人臣生其時不捐軀殉國者非夫也

嚴延年為吏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此雖非中道猶可言也又曰眾人意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出者詭殺之此何為者哉原其意不過欲使人不可測耳然其如法何後饋遺丞義本親厚之而義自恐中傷上書言延年十罪自殺以明不欺延年卒坐誅噫使人不測者其效乃如此乎

元帝師傅二疎尚矣孔霸在帝時雖受關內侯褒成君爵號然不好權勢帝欲用為御史大夫霸辭出於至誠帝無以強也如此人石顯輩雖欲殺之其可得邪蕭望之周堪張猛戀戀一官朝下之獄夕召則夕至夕免為庶人朝召則朝至卒取殺身而不悔視之有愧矣

馮奉世矯制破莎車為蕭望之所沮陳湯甘延壽以矯制破郅支為匡衡所沮二臣非惡矯制也嫉有功也延壽以不娶石顯姊為所惡衡之意非徒嫉有功

亦兼以媚顯也望之以腐濟福衡以腐濟奸皆相品之最下者也

史言孔光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許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按不希指苟合所以附會公論也不敢強諫爭所以迎合上意也既不敢強諫矣又安得章主過計其所言皆不可對人者也計其所薦皆不滿人意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者也自匿其醜而托之乎慎密忠厚迹光之所爲只欲成就久而安三字耳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可謂言人之所難言然其中有云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族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向以宗室而言此則明明與之爭權其言公而其心似私矣雖昏主本自難悟未必非此有以使之也

人臣進言視其君之所急則片言居要若泛然煩稱雖洋洋可聽無益也匡衡上疏於元帝時有戒於太

察戒於壅蔽戒於太暴戒於無斷戒於後時戒於遺

忘等語於成帝時有事天之容承親之禮臨衆之儀

饗下之顏等語按元帝優柔養奸安用如許泛說彼

豈能自審其所當戒哉至於成帝史稱其善修容儀

臨朝淵嘿此正其所短衡之疏無乃以水濟水乎

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皆親與之謀議不旋

踵而殺之若急爲奸人報讐者谷永杜欽托身權門

雖危言激論上怒不測而王氏卒能安之爲主上如

此其危爲權門如此其安雖欲臣下不爲王氏不可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得也

山陽王以撾鼓爲上所材史丹進曰若乃器人於絲

竹鞀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此

語以解上惑甚善若究而論之衡之相業可數而知

也權在石顯則媚之權不在則劾之以名儒居相位

而盜取封邑四百頃彼惠微者不知何許人使稍有

血性恐不屑與伍也

西漢末將帥之才未有過陳湯者也觀其料烏孫圍

段會宗事不失時日使之謀國豈非緩急可恃者哉

不幸而遇石顯匡衡既不得封侯且欲因事誅之遂以坐廢至爲解萬年作奏請爲初陵徙民起邑冀得美田宅譽王莽驅天下有用之才甘心爲不善皆衡之罪也傳所稱媚嫉之臣其衡之謂乎

張禹有疾成帝自臨問親拜床下漢時去古未遠猶有當其爲師則弗臣之意獨恨其所尊乃狗彘也但知爲子壻求美官請平陵肥牛亭地而已至于問鼎大奸近在肘腋乃自爲子孫計謬稱經義以爲不足慮舉劉氏二百年社稷拱手而授之王氏不在他日

讀史評議 卷一 十一
而在禹之一言矣噫自古以名儒居大位而悞國長奸如張禹孔光者其罪可勝道哉

谷永在成帝朝屢建讜言其救劉輔請却伊邪莫演降論梁王奸事不當窮究皆鑿鑿正論至於毛舉乘輿之疵明斥後宮之過彈射狐狸之奸可謂侃然敢言矣獨其黨于王氏明明推戴謂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絕無廉恥帝亦知之不甚親信也人臣昌言一有所以然雖有忠言至計不直一文矣可不慎哉
綏和二年二月熒惑守心郎麗賁言大臣宜當之上

賜冊責讓丞相翟方進方進自殺上秘之賜乘輿秘器親臨吊焉三月帝崩帝欲老溫柔鄉多進媚藥乃欲方進代其死此事豈可代耶王莽之篡翟義爲劉氏唱義可謂賢矣然其父以冤死義雖不舉兵未爲失也

元帝時用韋玄成議毀郡國廟及昭靈后等諸寢園奉祠歲餘帝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詔匡衡議欲復之衡言不可帝疾久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又告謝毀廟大率言如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

讀史評議 卷一 十一
臣衡當受其殃皇帝宜蒙祐福已而帝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惟郡國廟遂廢帝崩衡奏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衡生平如卯讀此事最有識力通鑑不載其告廟文失之太畧

史言傳太后從弟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歸故郡傳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師丹執奏卒不

得遺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按傅太后雖暴欲自用然哀帝亦不為所制朱博以丞相受太后指奏免傅喜帝赫然召致廷尉博自殺其言逼於太后者當時王氏之言也

奸人之將有為也非一日而能其勢必將乍伸乍屈方其屈也使早為之所則為未蔓之芟不然則反為既剪之焰王氏輔政有目羽翼已成而不能不屈于哀帝之初蓋王氏驕盛帝少而聞之已而王根王况罪狀暴著莽亦以議傅太后號不合罷去使當時大

讀史商語 卷一

臣盡發其諸不法事誅其尤驕橫者而免其餘則莽一廢侯耳安能有所肆哉惜一時大臣無知人之明為莽所惑如楊宣輩方為之訟寃而不知取反使莽負天下之重望一出而惟其所為卒遷天下雖莽之奸而當時大臣亦處之無術惜哉

予讀馮氏諸傳心竊悲之其人世篤忠義有才能然卒不食其報或得禍焉奉世有功為蕭望之所沮野王有行能為石顯王鳳所沮馮婕妤當能為傅太后所陷叅有賢行以婕妤同產坐死馮氏坐死者十七

人此猶曰遇非其主也馮衍在廉丹軍中即勸之奉劉氏已從更始歸光武光武於鮑永業已用之獨衍以坎墮終嘗竊議之豈其先有陰慝歟抑何其累世多不幸也

中山馮太后之獄張由發之丁亥史立典考之後王莽追直其事並徙合浦母將隆但與玄立連名奏事莽修舊隙亦與俱徙按隆在哀帝時能忤董賢忤傅太后固一時直臣也馮后之誣夫人知之隆何不一言而與之連奏然則謂莽此事盡快人意也亦可

讀史商語 卷一

○鮑宣上哀帝疏言羣臣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嘿尸祿為智可謂切中當時之弊矣獨其所薦為賢者而孔光與焉王嘉封還益封董賢詔書上書極諫可謂凜然大臣矣迨下廷尉而所指為賢者光亦與焉蓋光名儒平居依附名義又以忤傅太后免當時之人悞以為賢有由然也然而為賢劾嘉者即光也嘉死而帝亦旋用光遂極力媚賢不敢與抗禮亦自謂其名已成而不顧本相之盡露矣噫自古小人盜名欺世而終自敗露如光者豈少哉

甚哉哀帝之疵政巧為莽地也德趙后任丁傅廢傳喜寵董賢陷中山太后此數者皆天下之所側目以為不平者也莽一用而悉反之天下之人皆向莽矣不獨此也當時士大夫習為苟容其號為骨鯁之臣獨有王嘉鄭崇鮑宣母將隆四人嘉崇以忤賢死宣以忤孔光廢隆與名中山獄莽得借以擠之自是天下斃手之人略盡矣甚哉哀帝之巧為莽地也

天下之事往往使豪傑為之而庸愚不肖之徒享之武帝兼誅四夷諸將總兵攻戰何其勞也迨宣帝時

匈奴入朝然西域諸國猶未盡服也元壽二年匈奴

單于及烏孫大昆彌皆來朝漢以為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

十六人單于見上恠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

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起拜賀漢得賢臣噫使武宣二帝衛霍趙充國諸臣任其勞而哀帝董賢受

其朝賀令人恨恨董賢以安陵之姿得幸於上富貴之可矣賜以東園

秘器珠襦玉匣令將作為賢起冢內為便房剛栢題

奏外為微道周垣數里何其不祥也嗟乎賢一呆豎子享天下之奉歛天下之怨寵臣不弊軒此其時矣王嘉鄭崇一時熊羆之臣也曾不再計而死之是時天下之事有大于賢萬萬者千金俊鶻不以搏狡兔而以殉腐鼠真可惜也

不祥哉息夫躬之為人也因董賢而封亦因董賢而免誣東平王呪詛而封亦以呪詛而死天道好還未有明白章著如斯者也通鑑但言其免就國而不詳就國後呪詛詔獄一段非所以寒奸人之膽也

人知東漢亾於黨人之禍不知西漢已有之矣王莽

因呂寬之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敬武長公主紅陽侯王立平阿侯王仁郡國豪傑及漢忠

直臣不附莽皆誣以罪而殺之何武鮑宣王商子安辛慶忌三子通遵茂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蓋莽擽

一子以盡除諸人計亦巧矣自古起大獄驅除異議之人實此賊為作俑自此而東漢唐宋遂為奸人空

國之要訣噫黨之一字士大夫其忍出諸口哉其忍

出諸口哉

哀帝崩太皇太后詔舉可大司馬者孔光等皆舉莽獨何武公孫祿相與謀以爲往時惠昭之世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使於是武舉公孫祿祿亦舉武太后自用莽武等所持論甚正但兩人互相舉則謬甚矣當時莽羽翼已成廷臣欲與之抗雖自處至正猶懼不勝况明明比周以求大位乎武于時號稱賢者而謬戾乃爾見殺于莽宜也祿在漢廷能持正論及莽即位應召與議

讀史商語

卷十

夫

發直言請誅劉秀等其亦不足敬也已

是非邪正之間惟賢者能辨之氓之蚩蚩多從風而靡世以從之者衆謂是公論不知謬以千里矣王莽之世能卓然不悞者惟逢萌翟義龔勝薛方郭欽蔣詡陳咸粟融禽慶蘇章曹竟宣秉胡剛數人而已請加賞安漢公者八千餘人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爲符瑞之說以取貴者又不知幾何人由今觀之果孰爲是耶

漢之義唐之徐敬業皆千古忠義士也方天下之

人靡然無宗國之思獨奮身起而爲難事雖不成足以愧天下之事賊者宇宙間其可少此等人乎顧討叛者先當正其名義之自號柱天大將軍敬業之建三府吾不能無議也豈其旣敗而人附會之耶

王莽一生所爲無不依傍古聖賢而爲之役屬者亦必援引古聖賢以稱之殺其子則曰行管蔡之誅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則曰文王郤虞芮治河則曰上繼禹功居攝踐祚則曰如周公故事翟義起兵則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今翟義亦

讀史商語

卷十

夫

挾劉信而亂作井田則曰敢有非井田聖制者投諸四方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殺劉棻王尋丁隆則傳致其屍于幽州三危羽山漢兵且至則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其他九州則用禹貢五等則師周禮多作不義而強取古人之近似者爲護身符六經語孟中不知有幾許護身符在也噫世之爲不善而托之古人者何以異於莽哉

哀帝初欲推尊傳太后丁姬莽以議不合免及平帝以中山王嗣莽輔政乃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

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先是穉侯金日磾子賞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以無子國絕莽以曾孫當及安上孫欽紹其封欽謂當宜為其父祖立廟而使大夫主賞祭甄邯劾奏欽誣祖不孝下獄自殺邯益封千戶更封安上曾孫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家以明為人後之誼又發傳太后及丁姬冢更以木棺去珠玉衣葬丁姬廢妾之次周棘其處以為世戒隳壞共皇廟始建議推尊所注者論褒段猶皆徒冷浦為

讀史商語

卷一

十一

人後者為之子此實正論然不曰兄弟之子猶子乎使人受封而不過家則不得比於兄弟之子矣傳太后妄自尊大自取發冢蹊田奪牛殆是之謂褒猶之議本以希旨然哀帝時不聞驟貴合浦之徒可謂空受其辱矣後世主推尊之說而暴貴者豈褒猶之後身耶

天之於亂臣賊子不惟殄其後已也又令自相誅滅莽妻生四子就國時殺獲為安漢公時殺宇即真後以亂其侍者殺臨安又病死初幸侍者生子興匡以

其不明留新都國至是始迎為公女為平帝后改號黃皇室主欲嫁之因發病不肯起孫宗自畫像被天子衣冠刻三印發覺自殺宗姊妨為王與夫人坐呪詛姑與興自殺兄子光坐殺人自殺莽之圖有天下不過欲傳之子孫今其子孫等皆不安其生乃爾雖有天下安所用之

王莽革命遣五威將王奇等班符命於天下東出至玄菟樂浪高句麗夫餘南出隴徼外歷益州改句町王為侯西出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至匈奴庭

讀史商語

卷一

十一

授單于印去璽言章凡此皆漢氏臣屬之輿圖也憶昔高祖創基武宣二帝百計匡攘猶多未服至哀帝而諸國臣服以一昏庸之主享祖宗未有之盛方擁其狡童受單于拜賀是誠何德以堪此其為有力者負之而趨宜矣聖人戒盛滿至人禍無故之利有以哉

西漢風俗重權勢而輕節義王莽一妄庸人竊弄神器來朝無非之者僅一翟義稍自奮而將颺顏為莽用相與共誅滅之人心幾定矣使莽盡用漢法略

去元成之弊政收其賢者以自輔不幾於逆取順守乎計不出此而種種迂濶紛更不已王田私屬大小錢行而農商失業食貨俱廢矣五均六筦行而百姓不安其生諸有奴婢者率口出錢而天下愈愁矣十五單于拜而匈奴不復款塞北邊空虛矣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叛殺但欽以次瓦解矣民間饑寒吏皆不得祿而濫用府庫金誘四夷酋長改王爲侯而盜賊煩多矣遣王匡廉丹討賊所過放縱東方謂寧逢赤眉不逢太師矣迹其所爲若急急焉驅天下之

讀史商語

卷十

十一

人使之思漢者然豈非天奪其鬼乎

劉向素譏切王氏而子歆以推戴莽爲國師歆以讖文改名劉秀實冀莽敗而已代之有漢其後與王涉謀劫莽降漢事覺自殺本欲改名以得帝不知適以取死可以爲冀幸非分者之戒

隗囂嘗應更始之召矣遇光武則旅距非其昧于擇主也更始之無能爲夫人知之而其將相亦非長才囂之來蓋冀幸非分耳囂草莽之雄非肯爲人下者也

事勢倥偬雖大豪傑當之容有悞計惟博采衆議則自有能辨之者光武遇王郎之亂欲因信都兵送還長安曹孟德失兖州聽袁紹說欲遣家居鄴當時不知何以謬計乃爾微邳彤程昱之言則凡上肉耳豈能成一事哉蘇子瞻謂邳彤漢之元臣然則昱亦魏之元臣也

讀史商語

卷十

十一

光武將北殉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又欲乘燬并關中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按光武以更始之命收河北而躬與之貳故入關之寄不輕授人禹首建大議於諸將中親信無兩故輟帷幄特授之然禹謀臣獨將非其所長也時諸將中可遣者尚有人帝此舉知人蓋遜高祖矣

鄧禹之計赤眉也初欲持重以俟賊自弊其意未嘗不是但不能出方略而虛靡時日久而無功至帝遣馮異代之自慚無功數以饑卒徼賊則并不能守其策矣總之禹謀臣大將非其任也

王郎之亂彭寵功實在諸將之上朱浮笑爲遼東白

豕實不足以服其心一見帝便引王莽殺甄豐事一片殺機何其狠也浮實致寵反又不能拒寵侯霸所謂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可謂切中乃世祖惜其才而用之何其幸哉有罪而用於世祖卒無罪而誅於顯宗二帝雖皆誤而以酬浮則甚當伎心者聞之可以寒心矣

光武在河北諸將言更始或稱為聖公或直呼更始惟馮異與李軼書稱為長安其詞微而有體劉續既為更始所害諸將對光武不欲稱其官但呼為伯升

讀史商榷

卷十

七

此一時權詞耳范史因之始終稱伯升遂沒其齊武王之號殊為失體

更始對羣臣問虜掠得幾何焦度欲從齊高帝求官撰詞數百言誦習踰時後見帝忘之但言度啟公度無食二語史皆載之以為笑柄由今觀之乃真語實語耳

吳漢攻南陽諸城所過多侵暴鄧奉怒漢掠其鄉里遂發兵反後攻公孫述入成都縱兵大掠漢之不戢下乃爾然光武詔舉可大司馬者羣臣所推首稱漢

而朱祐以禁制士卒為軍士所怨功名不如人為將之道難言之矣

祭遵無子其兄午為娶妾送之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及薨光武厚為之禮每朝會必思之然竟除其國不為立後可謂君臣皆失矣

鄧禹傳稱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考之功臣中如寇恂賈復吳漢姚期皆因禹得進用知其當時所薦達多矣禹之功出馮寇之下

讀史商榷

卷十

七

而名居其上諸將不以為過者幃幄之謀有以深服乎諸將也

諸將之奉更始為劉氏耳更始既不克終而世祖正位則劉氏有主矣馮衍固守不降方聲言更始尚在遣人誘降涅城此豈真為故主耶使果為故主則審其已死死之可也以眾歸世祖角巾故里終身不仕可也乃戀戀闕廷數進言于見猜之主以冀一用何前後之相背乎嘗引陳軫挑妻之喻似矣不知罵人可也夫死而隨嫁其所罵之人且以一罵自賢果

賢婦乎哉乃知向之不降正其欲以一罵而結後夫之心耳衍在光武朝終身廢置可謂如見其肺肝然不盡由讒間也

世祖詔百僚上書不得言聖明帝詔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如世祖父子可謂度越千古矣

張純朱浮奏言禮為人子事太宗降其私親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為元帝後乃尊宣帝曰中宗始祠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按世祖雖曰中興其實創業也當追尊其先不當拘為人後之制惜其時無通儒不足以語此

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馬伏波自許語也不知一生受病亦在此夫時平主聖當崇揖讓之節功成名立應知止足之義帝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問攻戰而不對其意可知矣高密膠東真可法也援獨以矍鑠技癢不休交趾之後請之匈奴匈奴之後

請之武陵所謂畫蛇添足帝固已厭而疑之矣意苻之謗援自開之不盡帝之過也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言詞嫻雅援見之自失况知其意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卒當從汝稟學勃未二十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及援遇讒勃上書訟寃他人兒佳何遽而自失已為通侯而其人尚為縣令將哀矜之不暇而卑侮之乎援一腔忮心自少至老固宜其無罪而得謗也

讀史商語

卷一

三

馬援征武陵蠻宋均為監軍援薨軍士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帥而降均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賜以金帛宋均傳所載如此西南夷傳亦稱蠻精夫單程等饑困乞降宋均受之其非必死之寇明矣援之必欲進兵其意不過貪功名耳均受降止於金帛援意必欲得增邑

進官而後可而不自知其將死也貪功名一念使人不顧人性命甚且不顧自己性命其爲害不亦甚哉○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國噫快意哉斯舉也后妃至於殘殺子孫私王外戚爰立非種尚可以辱先帝之廟乎爲之子孫者綱常爲重斷以大義而廢之是也唐之武才人罪浮呂氏惜其子孫皆暗于大體不能爲此亦有唐一大缺典也

袁宏漢紀載佛法入中國云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

讀東商語

卷十

三

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通鑑用其語按佛教中無修煉精神之說佛法大指在破識顯性精神之於識猶隔一重修之以圖作佛不幾于磨磚作鏡乎大率佛法精微廣大惟其精微故古來名儒號爲留心性命之學者實未窺一斑惟其廣大故庸人惡人亦或托其有爲之迹而儒者又得指爲佛法之病嗟乎難言之矣

廣陵王荆之獄樊儵請誅之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

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耶帝於親親之誼可謂厚矣至於楚王英事乃殺虞延封燕廣窮治黨與吳郡太守尹興以名在楚王錄中乃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何以獨張皇乃爾蓋荆不道止一身而英陰疏天下名士帝之所深忌也然寒朗一言帝意旋解乃自幸洛陽獄理出千餘人明主可與忠言信夫

北海王睦嘗遣中大夫詣京師問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

讀東商語

卷十

三

敢不以實對睦曰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明帝賢主也至使兄弟之間自危乃爾吾以是知廣陵楚漢陽三王之獄其文致羅織多矣

馬后裁抑外戚可謂賢矣然是時廖爲衛尉光執金吾防車騎將軍且將兵后不之止也交結三輔衣冠動用錢布以千萬計羊米以數百計后亦不之禁也言事者以大旱由不封外戚無恥罔上耿恭出萬死

守孤城不爲漢恥一言忤防而監營謁者承旨劾之下獄免官后亦不之察也其與他外戚異者僅僅遲其封侯耳唐文德皇后議其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可謂明達之論矣最可惡者后在而羣臣無言馬氏罪者后崩而有司奏其罪免就國不惟有司涼燠頓異而帝之寵辱亦若因母氏之存亡爲異者雖馬氏兄弟有自取之罪而后與帝處之皆有未至耳

章帝幸河內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

讀史商語

卷一

四

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稅粟瓢飲耳又北巡詔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戕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嗟嗟昔者主上之所禁乃今者臣下之所犯讀此亦可省矣

竇后以梁貴人子爲子先殺宋氏二貴人廢其子慶後并殺梁氏二貴人及其父以一子故殘四姬破兩姓廢一太子亦慘矣後卒殺諸竇者乃和帝也佐帝

爲進外戚故事者即慶也和帝之子殤代之有天下者即慶之子也使竇后視慶如子則慶賢者也亦視之如母耳安得此禍乎

明帝之於東海王和帝之於清河王皆在嫌疑之際而獨能推心友愛終始不替可謂兩賢也已

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范史取其言以爲論不知君德莫難於明不可以察察爲過明帝之世惟楚獄不免張皇其他無過舉也章帝亦賢主但不能約制悍后使之廢長立幼母后賢明不能將順其美

讀史商語

卷一

四

尊寵諸馬以成其過后崩未幾旋因人言而廢之竇憲之惡十倍馬氏第五倫鄭弘屢言之卒不廢也明帝之世馬氏未嘗居要職兩者相較相去不已遠乎○班超以單車使萬里之外因人兵食攻服諸國隨機輒應三十餘年未嘗少悞揚漢威德至於西海自古以來一人耳至其歸功郭恂遣還李邑幾乎學道君子矣如此勞臣雖十世宥之可也其孫殺一淫縱之公主誅之固已過矣并其同產皆棄市漢真少恩哉

何敞上封事曰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爲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爲憂也此語曲盡具臣情態可謂照妖鏡矣

竇氏之盛也當時廷臣能持正論抗之者袁安任隗魯恭韓稜朱暉樂恢何敞鄧壽周榮丁鴻張酺其死於狂焰者恢壽兩人而已安隗尤數犯之然以其行高未有以害也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于憲

讀史商語

卷一

聖

爲韓稜所劾論爲城旦獻媚權門僅僅牛酒而猶不免陷法蓋當時風俗猶朴大權猶未旁落也噫後世所謂權臣者求其如憲可得乎
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法治竇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寵貴羣臣阿附惟恐不及至此鄒夫人於文母今威嚴既行皆言當死臣伏見陽夏侯環每存忠善檢勅賓客未嘗犯法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環獨得全噫人之不附暄者必不乘危酺之謂矣

章帝嘗從張酺受尚書及即位出爲東郡太守酺自嘗親近意不自得上疏願留優詔敦遣帝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酺視事十五年終帝之世未嘗遷官漢於帝師厚與之禮而各與之官乃爾

宋均爲九江太守民祠唐后二山巫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姬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不能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女於是遂絕此從河伯娶婦事翻案然嚴而不殘可謂出藍

讀史商語

卷一

聖

手
復讐之說雖聖經所許然總之非治世事也東京俗尚復讐至有爲友復讐如鄧曄所謂手而不憂者蘇謙爲李嵩考死其子不韋發嵩父冢斷其頭以祭父又標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此豈經所謂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乎段熲爲嵩修郤劫張賢收不韋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此豈經所謂復讐不除害者乎不韋之事士大夫多譏之而郭有道著論以爲賢於

伍員亦過矣

和帝既知梁貴人枉歿之狀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
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
多言者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
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其勿復
議按竇后雖有罪較之呂氏尚隔霄壤廷臣在太后
時噤不發一語於其亾也乃欲以子貶母不亦無恥
可羞甚乎時三公中張酺最賢而爲此議大不可解
○竇氏既敗諸因憲得官者皆罷任尚爲憲爪牙獨

讀史商語

卷十一

四

得免且代班超豈以才故耶抑別有術也然卒隳超
之功失西域後爲鄧騭將兵與滇零戰敗績卒以忤
鄧遵發其贓坐棄市鄧騭子嘗受尚馬騭髡其子以
免尚之忤遵恃騭耳然卒無救於死善附麗者果何
益哉

竇憲用事廷臣顯與之忤者不下數人和帝不與之
圖憲而獨用宦者鄭眾卒開內寺擅權之端其後順
帝之立以孫程等梁冀之誅以單超等而天下大權
悉歸中人漢事遂不可爲履霜堅冰皆和帝爲之漸

也

嶺南舊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
送和帝時臨武長唐羗上書曰伏見交趾七郡獻生
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
路至於觸犯死亡之害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
帝下詔罷之觀此則知一騎紅塵不始於妃子矣按
古稱荔枝一日色變三日香變三日味變今自嶺南
至洛陽不下萬里雖置郵而傳之不能必其不變而
勞生害馬爲毒滋甚東漢自和帝以前皆賢君也誰

讀史商語

卷十一

四

爲此厲民之事者乎

東漢三公名尊之而實不任以事其亂政害民多出
於外戚近習一遇災異則策免三公至有自殺者仲
長統謂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真實事也然當
是時亦不聞有不願爲三公者畢竟此道之爲羶途
也

鄧太后婦人之有才智者也殺杜根絕鄧康屬籍幾
於悍矣顧能約束外家減省供奉初不爲閭后所容
卒復其家虞詡得罪鄧騭卒能用之此數者皆善政

也雖其久不歸政非母后所宜然觀安帝之所為則后之獨攬天下亦未為無意也鄧騭等惟殺袁敞事得罪公議餘非有大惡也且能達賢及其得罪乃與竇氏等君子不能不惜之矣

李郃傳言北鄉侯時郃為司徒陰與少府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功不顯明年坐災異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不受此事通鑑都不載但言順帝初郃以阿黨策免而已郃嘗以

讀史商語

卷十

史

鄧騭故曲護任尚當閻氏用事時恐不能克定大計翟酺所上有何證據温公削之的為有見而范史列郃傳於方術亦似以其人為不足稱者其所以曲為之諱者得非以其有令子耶

順帝之在西鐘下當時力諍守闕連日不去因而免官削國者來歷一人而已詔書嚴切首變其說者薛皓也其殺諷劉瑋問丘弘陳光趙代施延朱伉等各稍自引起則去皓無幾耳帝立以歷為衛尉後官至車騎將軍罷諷弘先卒拜其子為郎張延光代皆見

拔用後至公卿噫觀諸人之諫與後之歷官則真君子之不如巧宦居可睹矣

方梁松之貴也不自知其死於明帝也方梁貴人之子為太子梁竦等自相賀也不自知其死於竇后也人皆以外戚貴重此獨得禍焉未有以償梁氏也償之以七侯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盛滿二十七年則已汰矣至此惟有覆宗絕祀耳固知塞上之失馬者非寓言也

讀史商語

卷十

史

皇甫規素悉羌事數自疏請效命邊陲如云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又云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此其前後語皆可味大率謀議當用老成驅馳當用少壯後世節鉞大臣皆六七十老人其不能有為可知矣

楊震鄧氏之故吏也李固梁氏之故吏也鄧氏少過故震始終無異同而樊豐等以為譖端梁氏罪大故固在商之世但効忠告當冀之時力反其所為至殺

身而不悔二公之所爲皆是也其所遇皆不幸也
梁冀之在東漢幾成一王莽矣然當時事有可異者
帝遣張綱等八人分行州郡而綱首劾冀兄弟言雖
不用弗罪也一可異也八使行而所舉第一人即冀
所惡之李固其餘所劾奏多冀及宦者親黨固即召
用所劾奏皆正罪二可異也冀怨綱以張嬰寇亂揚
徐間乃用綱爲太守綱諭降之單車入其壘置酒爲
樂散遣部衆任其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孫欲
爲吏者皆引召之朝廷論功當封冀過之綱在郡卒

讀史商語

卷一

梁

張嬰等爲制服行喪送至犍爲負土成墳詔拜其子
續爲郎中賜錢百萬綱之事皆可指爲罪案冀修怨
僅僅不封而已身卒而官其子則猶之封也三可異
也噫後世之朝論能如是乎然則古之曲朝今謂之
聖世可也古之奸臣今謂之賢相可也

東漢郭弘習小杜律太守冠恂以弘爲決曹豫斷獄
三十年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其後子孫皆傳法
律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
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吳雄亦

以明法律斷獄平位至司徒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
法名家一念持平慶延於世其章章乃爾有謂法官
無後阜陶不祀其後裔至黥布猶不免被刑皆誕說
也

崔實政論曰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
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
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肅清天
下密如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
遂爲漢室基禍之注按此一段寬嚴之辨蓋本於子

讀史商語

卷一

梁

產雖非至論亦可謂救弊之藥至於論二帝處殊爲
未當宣元之相去在明與暗不在寬嚴也使宣帝稍
從寬大則趙蓋韓楊可以無死中興之治尤覺粹美
元帝寬於恭顯未嘗不嚴於蕭望之周堪張猛也以
彼其暗使更加之以嚴其爲害不尤烈乎

梁冀素與度遼將軍陳龜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
功譽坐徵還以种嵩代之按嵩即前爲益州刺史糾
發劉君世獻冀黃金文蛇爲冀所陷坐免官者也冀
惡龜而更以所惡代之冀亦能不念舊惡哉

桓帝誅梁冀收其財貨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五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此時昏主在上宦官用事然冀家財不入內帑苑囿不益內苑故猶然盛世事也

鮮卑寇遼東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為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此事處之極當梁冀當國時有此使遇匡衡必不免矣

讀史商榷 卷十一

五十一

○桓帝時宦官恣肆極矣然朱穆發趙忠父尸徵請廷尉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請闕上書帝赦之皇甫規論功當封宦官求貨不答坐繫廷尉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訟之赦歸家楊秉條奏中臣子弟為牧守者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帝從之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貪暴秉奏檻車徵參於道自殺秉因劾覽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續奏左棺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罪惡棺稱皆自殺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請廷尉瑗請獄謝上還侯印詔

貶為都鄉侯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祐李膺馮緄初以窮治宦官輸作左校旋以應奉言免之膺未幾拜司隸校尉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畏膺逃還匿兄舍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付獄受詞畢即殺之讓訴於帝帝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按此數事則中官嘗屢屈於外廷矣然余以為成中官之勢而貽外廷之禍者此數事也生殺予奪人主之操柄此數事者實不出於帝意而外廷若迫之使不得不從此庸主之所深

讀史商榷

卷十一

五十一

不堪而奸人得乘隙以徼一決者也未幾而黨議起矣岑暉父為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而暉列名黨人為郭林宗李元禮所稱自今觀之父貪財子貪名貪命其不義均耳陳蕃為光祿勳范滂遷光祿勳主事執公儀詰之蕃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蕃乃謝焉夫畏公儀應不作官欲作官須守公儀如此舉動吾不敢謂是也

皇甫嵩朱儁將帥之雄也方董卓違朝命不釋兵嵩
從子鄴勸嵩圖之不聽卓既秉政徵嵩梁衍勸嵩擁
兵迎駕奉令討逆又不聽李傕之亂徵儁入朝陶謙
等推儁為帥同討傕等奉迎天子亦不聽卒甘心入
賊掌握中范氏云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狼
狽虎口為智士笑非虛也原其故蓋緣當時士大夫
矜重名節以人臣而違朝命若以為必不可之事耳
可與立未可與權其二子之謂乎

杜密去官歸家每謂守令多所陳托同郡劉勝亦告

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

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位

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

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

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

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按密所言誠善矣然士大

夫居鄉為偽杜密恐不如為真劉勝也

讀史商語卷之二

讀史商語卷之二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定策論功古未有也有之自梁冀兄弟胡廣趙戒袁
湯始竇武何人也亦效其所為盧植所謂同宗相後
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可橫叨天功以為
已力真確論也後王甫讓陳蕃首以此為罪甫雖非
人然所以責武者固當矣

顧厨俊及身在禁籍能使天下甘為之死而不悔可
謂賢矣然如岑暉者本勸成瑨殺人事發則逃之使

瑨獨受其禍貪生負義市井之人有所不為劉表坐

擁荊州既不守臣節又不能略地胡毋班為董卓譬

解袁紹為紹所殺此其人皆不足稱而皆哀然列名

然則其餘諸人豈盡賢者哉天下之負虛名者大率

皆無實用者也吾因是而知袁閔申屠蟠益不可及

矣

張儉之亡命也人重其名行破家容之伏重誅者以

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丈夫死而死耳何至以

一人性命累及無辜乃爾及黨禁解徵為衛尉儉見

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年八十四卒侯覽輩欲甘心於儉者皆已蕩為灰煙儉獨能為漢家碩果以全節終亦宇宙間不可無之人品也

王暢為南陽太守疾其多貴戚豪族有犯或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功曹張敞諫曰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敞後與胡騰共匿竇武孫輔得免其人大略可想也

段熲將略東漢之錚錚者也晚節甘心為宦者鷹犬朱雀閹書宦官幽殺太后捕繫太學生千餘人又以讀東商語 卷上 十一

前司隸校尉劉猛不為窮治以他事罪之蘇不韋為父報讐殺李嵩熲以私嵩故收不韋并其家六十餘人殺之王甫惡勃海王惺誣與鄭颯等謀逆逼惺自殺并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傅相以下悉伏誅其殘酷不道如此可謂生平掃地盡矣甚哉鼎有實之不可不慎所之也

竊惟王甫之奸不難殺竇武幽太后又附之以段熲然一陽球執而戮之若承蠲然蓋嘗求其說球中常侍程璜壻也得無有內援故歟他日呂強抗疏為蔡

邕段熲訟冤邕即忤曹節球代之報怨銳欲殺之者也而強並言之亦可以微見球之此舉不盡出於天理矣後球終以謀誅曹節璜泄其事被殺幾見有瓶缶而不碎於井者乎

蜀曰孝愍帝魏曰獻帝通鑑帝魏故稱獻帝綱目帝蜀乃亦稱獻帝何也

袁紹之在冀州此韓馥掌中物耳辛平等之說馥遜位侮弄愚夫不異小兒馥之臣如耿武閔純李歷趙浮程渙皆勸馥圖紹而馥自遣子送印綬與紹何其

讀東商語 卷上 十一

幸也甫入冀而武純皆見殺馥亦卒不全又何其忍也大率功名爵土皆須費一番辛苦然後享之有味苟得之太易則失之亦不難紹之敗固已肇於此矣○劉焉以益州有天子氣求為州牧後擅殺漢中太守蘇固犍為太守任岐校尉賈龍作乘輿車具千餘帝使其子璋諭焉焉留不遣焉死璋立未久出兵攻劉表徵為卿不至然則焉父子雖漢臣其實漢賊耳世儒以昭烈之取蜀為不義不盡考本末也何進之召諸將圖誅宦官也袁紹實為之畫策董卓

初至鮑信勸紹乘其疲襲之又不從及卓議廢立紹乃強項以鬪暴賊幸而不死始召募山東以誅卓卒亦不能勝大率本初生平更無一着不悞者安望其成大事哉

獻帝出奔沮授說袁紹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曰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荀彧勸曹操奉主上以從人望亦曰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有識者之論可謂合若符契操今日奉帝至許明日詔責紹矣紹班在操下矣至此方以詔書不便欲移天子自

讀史商語
卷二
四
近不已晚乎

漢之將亡主德雖衰而號令猶行於海內故董卓一悍賊耳得假詔令以號召賢者袁紹爲人心所歸不能與諸侯并力疾走行在乃聽逢紀之說而急圖冀州此何異舍腹心而顧尺寸之膚哉故紹雖強亦亡卒有天下者挾天子之操也唐之將亡節鎮恣肆天子伺其強弱以爲予奪當時惟強大是畏耳故韓建李茂貞皆嘗挾天子適足以自困李克用不能急圖拓地而再犯京師克用終困而卒有天下者益務強

大之朱温也噫批郢導窾直解牛然乎哉

魏武之取袁紹最有深意當紹之方強公若弗聞焉而先取呂布劉備南顧而無足以掣吾者然後以其全力破紹紹亡不急定河北而南征劉表使譚尚自相爭爭形成而公師又北纔一月之間耳冀州旣平尚熙在虜人謂公當急在劉表公以爲袁氏於民夷有恩勢必招引烏丸動搖河北乃出塞窮討尚熙死而冀乃安其先後應機不爽呼吸卒能削平中原有以也惟初之攻徐與卒之於吳蜀緩急失次不能無

讀史商語
卷二
五
悞徐之事賴荀彧之言吳蜀之事賈詡劉曄言之而皆不用豈尺有所短哉

曹操之始有兖州基未固也遽興忿兵以攻徐至自誓以必死令妻子歸張邈父嵩之死徐民何罪而所過屠滅此與盜賊何異已而以兖州召呂布者即邈也賴荀彧之謀全其三城強寇未殄而又欲攻徐果爾則徐未下而兖破操其殆哉讀文若數語知操之成事皆文若力也

曹操之初起可與之抗者袁紹呂布使兩人早連和

紹攻其北布襲其南易舉耳公孫瓚自守虜也紹不取挾天子之操而取營樓積粟之瓚使操得以其間破呂布布亡而袁術劉表非操所忌遂得一意圖紹矣紹之臣惟田豐曾勸紹襲許而不見用餘無聞焉操之有天下紹實使之也

高順謂呂布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悞悞豈可數乎劉備謂劉表曰事會之來豈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味順之言令人慎事始味玄德之言冷以期後效

讀史商議

卷七

七

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民附賢才樂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此孔明對先主之言也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此子敬對吳主之言也當時天下大勢二子一眼看徹便有成局於胷中到底不過如其局而止兩國之臣孔明無論矣其次

即子敬若呂蒙諸人未免落夾矣

孫權論周瑜魯肅呂蒙微短肅而優周呂然乎曰非也肅始勸權結先主以拒操繼以荊州借之繼又與蜀分荊州無非欲連衡以圖操自是不易之計未嘗悞也瑜之功在拒操然首爲拒操之畫者肅瑜不得而擅其功也至欲留先主於吳分關張各置一方此計大謬先主君臣皆人豪也一旦幽其主部曲其諸將權能制其命乎操聞權以荊州借備方作書筆落於地然則孫劉有繫操之喜可知矣瑜之以肅自代

讀史商議

卷七

七

彼亦自知其計之不審而連衡爲吳之利也肅死蒙代之而吳蜀之交始離雖得志於蜀而稱臣於魏倘不用劉曄之言而襲吳吳其殆矣使吳蜀同心一軍出秦川一軍取徐吾恐魏人食之不下咽也蒙謂守徐難守長江易豈知蜀亡而長江之守亦豈易哉惜乎權計不及此也

韓嵩勸劉琮歸曹此忠於爲琮謀者也魯肅勸孫權拒曹此忠於爲權謀者也琮拒曹則必死歸曹不失富貴權拒曹則可以爲帝王歸曹則求爲匹夫而不

可得裴松之是張昭之計惜孫權不能爲賓融此兒童之見也

周公瑾能使程普心醉呂蒙以一厨下兒遂欲會兵攻其寧此其人豈可與並論者權謂子明可以次於公瑾如此擬人無乃失類乎所以然者得荊州之利近而可見失援之害幸免而難知也權於三雄之中最無大略其末年事可見矣

人有藏其五十金者恐人竊取之乃榜曰此處無銀五十兩然而事蓋有類於此者曹操征烏桓次無終

讀史商語

卷上

八

阻水不通田疇教以出北平舊道掩其不備操乃引軍還署大木表於水側路旁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以爲大軍真去也操乃令疇爲導以襲之果勝之退軍可耳榜之道旁者何爲此與無銀之說何異然卒以愚虜則虜真愚也已

劉琮謀聞其兄琦而自取荊州然嗣立之日而曹兵已至即以州降計其有荊州不過數日耳北齊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使安德得之子孫

不肖一至於此貽之以安鹿門此語真不吾欺也

曹操初得兗州以邊讓譏已殺之讓素有才名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等因爲亂後乃能容劉備釋禰衡張繡殺其愛子陳琳罵其祖父皆待之有加經一跌者長一智雖古英雄亦爾矣

河間民田銀蘇伯反討平之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爲十時國淵統留事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曹操問之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

讀史商語

卷上

九

耻之據此一段乃知兩漢史所載征討斬獲動以萬計者不盡實也

賢矣哉田疇之爲人也帝拜爲騎都尉而不受袁紹授以將軍印而不受曹操授以侯印至再三而亦不受此其人非亂世樊籠之所能囿也中間爲操畫策破烏桓爲本郡冠蓋報讐聊試其奇耳非操得而用之也三國之士管幼安其最矣其次則疇其人也建安中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節儉和洽言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

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詭激之行則容隱偽矣按史稱洽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然其言乃爾可謂中行之士矣後琰譏死玠亦被譖魏武盛怒洽再三申救乃得免噫如洽者真不輕爲異同者哉

讀史商議

卷五

十一

知之知人之明固互有短長哉

郭嘉傳孫策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襲許衆皆懼嘉曰策輕而無備若刺客一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爲許貢客所殺夫料人必死於刺且又時刻不爽此理之所無策本傳言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而此直云臨江明乎譽嘉者之飾詞耳

建安十四年魏公令曰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以及子植兄弟過於三世矣十六年分所讓三

縣封三子植據豹皆爲列侯丕於公爲長子皆不及而十五年丕爲司徒趙溫所辟公表溫選舉不實公之抑文帝而愛植無乃太著乎此適足以爲之禍耳○張遼屯合肥魏文帝給其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勅遼母至尊從出迎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爲起第舍待爲遼母作殿古人君之任將務恤其私如此人臣第宅而名爲殿亦僅見於此

讀史商議

卷五

十一

與禁有舊請禁降禁以圍而後降遂殺之太祖聞而嘆曰稀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耶夫稀已詣太祖是太祖赦之矣稀何得復降禁禁又安得擅殺之乎陳志於此不免踈謬

余讀魏武帝事而竊悲之魏武雖非文王其人而行實文王之事也催汜之亂天下寧復有漢而魏武亦非漢大臣有社稷封疆之責者徒手起義百戰而得一州倡大義奉故主於贅旒之餘以後削平中原二紀之中猶能奉漢謂非文王之事可乎使天假之

年得以餘力混一吳蜀或混一於其子孫當是時猶以名尊漢則張承業所謂讓之益堅享之益固雖使高祖太宗而在誰得而居王上者庶幾近之魏武既不幸死而其子不足以守此中懷高洋不如父兄之慮急急然易姓使王者之局變而為篡而其後益不肖并其篡業為有力者負之而趨良可惜也唐高祖之起亦奉恭帝未幾而自立此其名與魏武孰勝唐之所以異於曹氏者太宗力也直高祖幸而魏武不幸耳而論者惡其心而誅之太深直與司馬懿輩同視之亦過矣

許靖與從弟劭並知名而私情不協蔣濟著論歸曲於劭按史稱文休避亂自會稽泛海入交州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飢寒以此推之濟之言固不謬也

觀曹子桓典論自叙射獵擊劍彈碁之勝其人淺鄙無味直一統袴少年之有才致者耳曹公真見其不堪負荷故每每抑之而欲立植而植亦輕佻不足與有為倉舒夙慧又早夭不得已以丕為嗣實大非公

意也惜乎以中原全盛之力吳蜀有釁而不能乘修隙家庭疎斥骨肉而不知三馬同槽之禍已醞釀於蕭牆魏業之隳實自不始噫老瞞有知能不切齒於地下哉

劉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美琰疑其與後主私呼五百搥胡以履搏面而後棄之胡具以告下琰獄有司議曰卒非搥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大臣之妻留之宮中至經月此其事原不美捷妻而得棄市此何等法乎考其時孔明猶在而蜀事已如此亦可恠也

司馬懿之事曹操凡建大計者再焉一日乘蜀中未定進兵臨之一曰遣人勸孫權圖荊州以解樊圍一用一不用而利害判然懿之才其勝曹孟德遠矣滿寵勸楊彪考掠如法而後見魏武徐解之顧雍鞫呂壹和顏色問狀臨出謂曰君意得無有所欲道壹叩頭無辭此二事皆有深意彪者魏武所忌疑臣下陰為之地壹者孫權所暱又嘗舉白雍寵之不假借正所以活彪雍之和平詳慎亦所以明壹之不寃也

裴松註兩譏之古人應機苦心處每爲俗儒所議令人恨恨

吾觀黃初初年事未嘗不嘆其悞也夫吳蜀之利在乎唇齒相倚魏之利在乎觀釁而動而已吳中司馬懿之計取荊州以失權於蜀而蜀亦不勝其忿起而復之此天亡之也劉曄請渡江襲吳此實至計使曹公在必辦之吳亡而蜀不得獨完矣文帝不足以了此乃聽其文降而加以王爵寵以九錫及其得志於蜀而方將責其待子何其愚也權旣不應舉兵而臨

讀史南語

卷二

四

之者再夫不攻其瑕而攻其堅其悞可勝道哉夫吳蜀之悞也幾至於亡而魏之悞也可以一天下而坐失之令人撫卷三嘆

魏文帝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意乎其令百官各處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又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之後世又曰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文帝於人

君品在下中獨此三事卓然可法

先主之伐吳也諸葛瑾遺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後先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權知其忠得免按子瑜使蜀與弟亮無私覲其避嫌如此至於冒大嫌而與先主牋其意深見此舉之不利耳惜乎先主之不悟也或曰子瑜言之而孔明不言何歟曰古人告君其道多端當時忠言至計不爲人所知者多矣豈可以史書所不載遂以爲真不言乎

讀史南語

卷二

五

先主聞魏伐吳遺陸遜書曰賊今已在江漢吾將復東噫使果欲東當潛師襲之安肯先使之知此語殆不可以欺遜也劉裕伐南燕姚興使人謂之曰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裕直折之曰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卒不敢出師不意先主之計下與姚興等也

夫兵詭道也險途也自古用兵未有不出奇冒險而能有功者諸葛孔明用兵病在不能出奇間道兵家之勝策也而不能用於攻城用兵之下計也而顧犯之

當時魏明一則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再則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張郃亦曰比臣到亮已走矣孔明之無功夫人能料之豈待仲達乎陳壽稱孔明爲管蕭之亞又曰用兵非其所長此皆確論世謂壽挾私致貶其殆不然

劉表自作書與孫策禰衡曰爲欲使孫策帳下小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昭在當時其爲人所重如此然考其事曹操嘗徵侍子昭勸應之操破荊州東下昭勸迎之甘寧謀伐黃祖昭則阻之幾誤大計者

讀史商語

卷二

七

三焉蓋昭平世三公之才謀議非其所長也孫氏兄弟以名尊之而謀事則用周魯可謂知用人者矣至其正色立朝招不來麾不去令人主有所嚴憚雖謂之社稷臣可也

董昭上疏曰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爲首乃以趨勢游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嘆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已者則嘆之盈言不附者則作爲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耶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

耳人何患其不已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噫末世之名譽大率從吞藥柔調中來也何足重乎何足

平

孫權於三國時享國最久兩雄旣亡宜其得志於天下然自稱帝以後竟無一事愜人意者俘民於海外報使於遼東何其迂也隱蕃之狂也而信之呂壹之奸也而用之何其昏也陸遜以功見疑張昭以直見忤虞翻以戇見竄張溫以名見廢吾榮朱據等以諫見殺何其悞也創業之君不能割衽席之愛絕萋菲

讀史商語

卷二

七

之譖卒使國本潛奪何其悖也已而悔之欲召和而卒制於逆女又何其憊也豈其老而不自克歟抑志量狹小稱帝之後昌披自恣也吾甚惜之矣

曹操之初起名位不尊處羣雄之間百戰而勝之名雖漢臣其實與開創之君等耳中原旣定文明繼體而稱帝雖不無失德然非有危亡之勢也司馬氏父子享曹氏之爵祿因曹氏之威福一旦奮穿窬之智陰結佞臣劉放孫資潛移帝意而受顧命大權在握芟除異已廢一主弑一主竟因而遷鼎焉雖曰天之

假手以報曹氏然效尤者得無已甚乎明帝嘗問王
導前世所以得天下導為陳創業之始帝以面覆床
曰如公言晉祚安得長噫懿父子所為不過欲得天
下為子孫計孰知其事乃子孫所不忍聞也哉

史於何平叔諸人詆之無所不至試平心而論果直
筆也乎哉晏等共推曹爽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
又白遷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尊之內欲令尚書奏
事先來白已由今觀之尊曹氏為是子尊司馬氏為
是乎不幸爽非其人以至於敗平叔諸人死而曹氏

讀史商議

卷二

九

之社亦屋矣時移局換操筆舌而從事者皆司馬氏
之臣誰復能直其事者諸人之得謗所自來也惟傅
咸疏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眾職各得其才
燦然之美於斯可觀咸晉之賢臣其言必不妄此皆
史家抹殺不盡處讀書者不於此處着眼則古人之
受冤者多矣

史載懿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弩將射
懿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
發使微謙則懿危矣自後觀之懿何其智不知當時

去死無幾耳使爽得而誅懿何丁輩事業豈不爛然
史冊耶

杜恕疏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
司隸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囑大將軍者司馬懿也恕
未幾為程喜所劾論死以父功免為庶人陳志曲為
時諱晉書杜預傳始明言之程喜者蓋司馬氏之鷹
犬也嘗恠高貴鄉公之時舉朝無一非司馬氏之人
不知平時積漸不知費幾香掃除矣噫有國家者慎
無代奸人掃除也哉

讀史商議

卷二

九

陳思王上文帝疏曰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
者是矣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
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故取齊者
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帝優詔答之
而不用禪代之際文帝有知當復愧思王否

公甫文伯死婦人為之自殺者二八其母聞之不哭
也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為
殺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
母言之則賢母也從婦言之不免為妬婦也言一也

言者異則人心變矣曹植曹罔於魏明曹爽時皆上言封建同姓之利其言則似也然卒不行此所謂從婦言之者乎

人皆知平蜀之功出於鄧艾不知平吳亦其功也艾嘗請令淮南北人屯田陳蔡之間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嗣是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噫以艾之功而不免於死鍾會之罪可勝誅乎

王凌當司馬氏之時知齊王不任天位欲迎立楚王

讀史商語

卷二

五

彪蓋魏之忠臣也不幸而敗當罵賊而死乃史載其面縛出迎自謂折柬可致冀從老猾掌中乞命果爾不亦憊乎然凌死不三月懿亦死史云死於王凌之祟是何其生憊而死勇也然則面縛出迎殆晉人曲筆耳

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胡虜不可不深備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司馬師皆從之按此則已在江統徙戎論之先矣然不數十年而諸胡作亂蓋積年之寇非一朝所能除師雖用其言之

未必能究如後世一人建議覆奏允行而弊如故者皆此類也

曹操以伏完故殺伏后司馬師以張緝故殺張后何其受報之巧也司馬氏一傳而太后楊爲其婦所廢再傳而后賈爲趙王倫所殺三傳而后羊屢廢屢復卒爲劉曜后則不獨償債且益以子錢矣吁可畏哉○余讀諸葛元遜事而深悲之吳自孫權稱帝志驕氣衰羣臣持祿保位無志在疆場者恪後出據大位慨然有馳驅之志事雖不成其志未可非也其著論

讀史商語

卷二

五

云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太息者也可謂深中吳人膏肓吳亡而恪之言驗矣所可恨者身輔少主離本朝而履敵庭使峻得因羣臣之不樂而潛圖之然恪自爲謀則疎耳其於爲國謀未嘗不忠也文欽諸葛誕之降使恪在也司馬氏亦危矣哉孫綝死而朝臣乞爲恪立碑則當時公論可知已吳事之不可爲蓋自峻害恪始也

司馬昭遣賈充至淮南見諸葛誕諷以禪代誕曰卿

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歸語昭詔徵誕誕遂遣人降吳卒以敗死誕事不成命也對賈充數語凜然有生氣既死麾下數百人至死無一降者田橫以後無此義士也人謂諸葛兄弟三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夫誕即狗也乃曹氏防家之狗無柰盜已在內不能咋盜反為盜所殺耳主家者予盜乎予狗乎

司馬氏之有天下也天子之哉懿一舉而殺曹爽王凌師一舉而殺李豐母丘儉威已振矣猶未見德也

讀史商語

卷上

三十一

壽春之役昭一舉而平三叛方且寵文鴛使葬其父赦淮南士民為誕所脅略者分吳兵家室在江南者於近郡自是而天下歸心矣凡魏之臣子懷忠義而起抗之者非張其威則助之見德司馬氏之有天下非天與之哉曰非與之司馬氏也乃奪之曹氏也三國之主皆以絕人之才百戰以爭天下而卒莫能一司馬昭父子其非曹孟德之匹明矣乃能混一天下豈獨時異哉蓋亦有道焉張悌之言曰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處承之刑繁役

重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民心歸之亦已久矣噫此司馬氏取天下根本也昭他日知鍾會必反而卒用之彼亦深信夫人心在已必不肯從會反耳濟大事未有不以人心為本者也自古取天下至司馬氏幾於盜矣豈知盜亦有道耶方鄧艾之進江油也鍾會攻劍閣不克引退及劉禪降諭姜維使降于會會遽張大以為功所謂因人成事者耳乃與衛瓘共擠艾欲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亦險矣哉然艾未死而會先見殺矣會死而艾檻車赴洛未有死法也瓘自以為陷艾恐其為變而擅殺之是又橫於會矣艾嘗欲斬田續瓘使追艾并殺其子瓘嘗斥榮晦晦他日亦擅殺瓘并其子孫九人噫孰謂報應之說非乎

讀史商語

卷上

三十一

劉禪時黃皓用事士大夫多附之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及禪亡正棄妻子單身隨之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噫何世無賢者哉羊祜謀伐吳令王濬作船木柁蔽江而下隋文帝伐

陳亦然兵事貴密而此不然蓋明知孫陳失衆益所以離其人心耳

諸葛誕王儀嵇康之死禮所謂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靚與哀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是也紹之仕是亦不可以已乎雖蕩陰之死君子以爲傷勇矣

齊王冏素重嵇紹每下階迎之劉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耶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卿不足迎

讀史商語

卷二

七

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喬之輕紹是矣然紹父見殺於司馬氏而親事之不此之責而責其用人車馬何也豈在當時有所難言耶

邵陵公之遷金墉也范粲素服拜送遂稱疾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不出邑里凡三十六年終於所寢之車噫如粲者可謂真忠如粲之子可謂真孝矣彼身受王爵而稱有魏貞士者吾誰欺欺天乎

以曹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太后

司馬孚也以高貴鄉公之出爲欲弑太后引春秋書襄王不能事母事奏太后亦司馬孚也孚於禪代之事實爲謀主而佯爲不忘故主者自稱有魏貞士可謂無耻矣溫公爲孚之裔書孚事往往不欲盡言讀者識其微意可也

或言羊祜祖墓當出天子祜遽斷其脉余每讀六朝史書帝王子孫爲人魚肉至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如叔子之識出曹孟德司馬仲達上遠矣

傳玄爲司隸校尉每有劾奏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如此鄭重決無過當可以爲居言路者之法

讀史商語

卷二

七

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噫此豪傑任事之苦心亦鄙夫持祿之濫套君子於此亦視其事業而可矣

孫皓在吳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歲歲言各年十五六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吳平武帝詔選皓宮人五千人入宮皓之採擇所謂爲大盜積也然創業之

君至選用亡國不祥之女多至五千人何在廷不聞一言諫止晉之立國可知已

唐太宗於晉武帝本紀親為之論其云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又云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自今觀之即移以論太宗可也

阮籍居喪飲酒何曾欲擯諸四裔可謂守禮之士矣然曾日食萬錢是何禮法也曾傳稱其生平無嬖幸與妻相見如嚴賓再拜止酒既畢便出一歲中如是

讀史商榷

卷三

十一

者不過再三然何遵乃其庶出之子所謂禮法者乃作偽之藪耳此嗣宗所謂禪中虱也

賈充之出鎮也羊叔子嘗密啟留之晉書叔子傳不載別見於充傳豈為賢者諱耶充雖奸邪然有佐命功任愷與充爭權而謀出之原不出於公心伐吳之謀充實為之沮叔子不忌其異已而啟留之此正賢者心事耳及荀勗進計納女太子遂開典午亂亡之釁此事在後當叔子之時豈能預見及此余以為此政不足諱也

謝夫人初為武帝才人惠帝將納妃武帝慮其未知房帷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夫人求還西宮遂生愨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愨懷與諸皇子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武帝亦英主至於父子之間公然聚麀絕不知耻五胡未亂天下而夷俗已始於朝廷矣

楊珧以一門二后表請遜位乞藏表石函異日得以免禍然珧與駿及弟濟以外戚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又與荀馮輩共譏濟王斥羊琇

讀史商榷

卷三

十一

此豈能遠禍者駢斬都市固其宜耳傳論引括母會昆悲其識同曩烈罰異昔人可謂失之矣

當賈充貴盛時任愷更純謀出之可謂正人矣然考其始末愷本怨充出令傳太子又忌其女為齊王妃故謀遠之及為充所間失職遂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一食萬錢後竟以不得志而死純於座間罵充甚壯旋上表自劾其辭殊哀二人者非能賢於充也勢相軋故致爭耳

石崇傳載苞分諸子獨不及崇曰此兒雖小後能自

得又載崇爲荊州刺史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意崇之致富與苞之所謂能自得者乃爾乎

晉武帝時太子不慧廷臣意屬齊王攸而荀勗馮統楊珧獨陰勸帝出王已而帝竟遣王就國羣臣力諫不從羊琇向雄以言不用憤恚而卒攸亦憤恚發病歐血薨齊王之出於帝爲失計於王不過藩臣之常而已憤然而死此何以故至於諫不從而死者不尤可笑乎王之心不過欲爲帝耳舉朝之臣不過欲擁王爲帝以取富貴耳其實與荀馮輩之欲出王立昏主戴孽后所爭亦不多也

讀史商語

卷二

七

楊氏二后一勸立賈后一勸無廢賈后已而弑楊后滅其族者即賈后也可以爲徇私悞國者之戒賈謚二十四友二陸石崇潘岳歐陽建劉琨皆在焉甚矣士之不宜近名也陸機傳稱機與賈謚親善以進趣獲譏又云豫誅謚功賜爵關中侯果爾機蓋反覆人耳

賈后以婦廢姑使之稱妾已絕膳而殺之惠帝若不聞此豈復可以理哉使同馬氏諸王或其大臣唱義

而起廢帝殺后謀於衆而置君焉然後盡去其疵政此亦宇內一快也乃竟無一人焉議及此者使如許罪人不以弑逆誅而以殺太子誅不誅於正法計罪之人而誅於黨逆后謀殺太子之趙王倫使人不能無恨

二陸之先吳之大臣也宗國覆敗爲之子孫者埋名不仕可也曾未幾何時而兄弟已在洛視張子房陶元亮爲何如哉其保身之智姑不必論

王沈事高貴卿公呼爲文籍丈人可謂尊禮之優矣

讀史商語

卷二

七

其欲討司馬昭也沈走往告之賣主以取富貴何其無人心也沈之子浚襲父爵希賈后意害太子其後擁強兵據要地坐視司馬氏之亂而不救欲自稱尊而卒爲石勒所殺司馬氏之宜有此臣也沈之宜有此子也蓋天實爲之矣

余觀晉八王之亂而嘆天所以報賊臣之慘也瑋殺亮賈后殺瑋倫殺賈后罔殺倫又殺罔越殺又虓殺顛模殺顯李豐殺騰劉粲殺模其人皆持權擁兵可以有爲於天下未幾就戮無異羊豕而嗣其後者還

復蹈其覆轍惠帝死於鴆懷愍死於胡僅存一琅邪王稱帝一隅而古今人皆目爲牛氏子此雖未可信然自此迄於亡亦遂無一帝可人意者自古奸雄之巧未有如司馬氏之甚者也事清忌之主陰盜太阿剪除異已而主反以爲功使天下之人陰戴私門以爲固然而其主不覺彼亦知其子孫之不振一至是乎噫此輩心地閱此可以冰冷矣
息夫人與楚子生二子而不言王衍縱妻娶歛而口不言錢此真所謂不言而躬行者也

讀史商語

卷上

三

始爲鐵鎖橫江者吾彥也吳既不守此舉直爲千古笑柄矣然而彥固當時名將使晉師不先爲之所則龍驤之舟亦難飛度彥計未爲誤也大率兵事無巧拙出人之所不備雖拙亦巧反是雖巧亦拙槩以成敗笑人豈定論乎

山簡鎮襄陽嗜酒不恤政事表順陽內史劉璠得衆心恐百姓劫璠爲主詔徵璠爲校尉南州由是遂亂今人以習家池事爲美談不知山公當日乃爾狼狽蹋歌兒童殆譏也非頌也

惠帝以永康元年立羊氏爲后永嘉五年爲劉曜所納至太興二年曜立爲后距爲惠帝后之時凡二十年以十五歲計之至此亦三十五歲矣然史云曜甚寵之頗干與政事一年邁失節之婦不知曜何以寵之乃爾曜問曰我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竊疑史家文飾以甚司馬氏之醜當時未必有是語也

讀史商語

卷上

三

劉越石以一州介強敵之間所恃者區區忠義足以動衆耳當是時枕戈嘗膽可也乃豪侈自雄以音律得幸者官爲縣令護軍令狐盛一言遂置之死此雖桀紂之暴不是過也現殺盛盛子泥殺現父母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劉聰一淫暴胡人耳然觀其爲劉后起鷄儀殿陳元達切諫至自鎖於樹其臣下殊有骨鯁之風劉后手疏數語雖古明達后妃無以過也而聰亦卒納昌言以義自克屠洛小種稱雄一時其來亦有自矣

西漢末諸陵皆被發霸陵獨完光武詔稱之以爲薄葬之故然史載晉愍帝時盜發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詔收其餘以實內府然則霸陵竟被發且當時葬原不薄也但帛入土中經兩漢三國而尚可用疑無此理不知史書何以有此說

史載祖逖在京口賓客義從多爲竊盜攻剽富室逖撫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解救之温公通鑑但言其糾合驍健而已應是爲賢者諱也按逖少時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

讀史商語

卷二

十一

穀帛以調貧乏在軍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務施不畜貲產子弟耕耨負擔採薪此豈如石季倫劫商爲多藏計者殆欲聚壯士冀得其死力爲興後計耳○晉書載劉琨爲段匹磾所執王敦密使匹磾殺琨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告我是殺我耳匹磾果稱詔殺琨按敦有異志忌晉臣之盡忠者情則有之然琨據有方州不能有爲至是爲匹磾所執檻中之虎亦安足忌况又未必虎乎通鑑不取此事甚當

渡江之初中州人士用事周玘怨望幾欲作亂且死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儉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勰與徐馥起兵以討王導刁協爲名則導爲周氏所切齒可知乃周續謀應徐馥導即舉玘之兄子筵討之筵亦卒能成功周札見殺於敦朝議欲停其追贈導卒予之其心無適莫乃爾導之能輯和衆心以安國家真不可及也

甘卓初與陳敏作亂已而與顧榮共圖敏既得自板又獲討賊名何其幸也王敦之亂使卓與譙王承合

讀史商語

卷二

十一

計襲武昌覆其根本則中興之功當莫與二而乃還師襄陽希圖自固不知敦既得志襄陽豈卓有哉此非李梁之說能誤卓殆陳敏之鬼陰奪其鬼耳晉之南遷也其君旣庸庸無爲而北方藩鎮之臣如劉琨王浚邵續輩非自守無術則不軌是圖其真能忠義外可以圖恢復內可制逆敦者僅得一祖逖然其遣之也旣不給兵聽其自募旣收河南而忽以戴淵統之蓋恢復二字帝與王導皆不樂聞故也殷羨爲長沙相在郡貪殘浚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

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容之時浩有時譽故爾然生子如浩政是天之所以報羨耳再傳而涓厥族赤焉貪殘者果何如哉

石虎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阿鐵者太子遠也未幾而遂見殺矣又未幾而宣亦見殺并殺其子矣好殺之人即父子之間有不得而終保者非直其性然亦天所以報之也

楊月修歷言自古亡國之女不宜寵狎然亦不盡然

卷三

三

魏道武慕容后寶之季女也明元姚后與之女也然二主皆無禍用修所列驪姬夏姬息媯符秦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之陳夫人中有不足紀者又有雖亡國而不因乎其人者惟石勒於劉曜女乃真亡其國而用修不及何耶

邠情事天師道而其子超奉佛情好聚斂超獨好施與超之為人可謂賢於其父然情恬而忠超競而逆恐佛法之所收在情不在超也 邠超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為起屋宇作

器服畜僮豎費百金而不吝然以父位在謝安下恒懷憤憤遂與謝氏不穆噫人之性行乃有自相矛盾如此者

或問殷浩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得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糞然觀浩被廢荅桓温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此絕不類臭腐一官者何向者持論之易易也

桓温伐秦而不渡壩水伐燕不能用邠超之言直走鄴都劉裕破秦破燕矣而卒莫之付其意不在中原

卷上

三

故也不過欲借北伐之威徼九錫圖禪代耳使其經畧中原已定而後遷鼎焉顧不尤善乎盖兩人雖有絕異之資而年皆向衰自分精力不足以了此大局矣

慕容垂歸秦王猛輩無不勸堅殺之者已慕容暉等入秦適有彗星之變太史令張孟勸殺暉等堅皆不聽後果叛秦復燕然則殺之是乎曰殺之非也而堅之所以待垂等尤非之非也燕之亡評實為之盖慕容氏之蠱賊也垂請弑之誠不為過堅不聽用為范

陽太守且盡官其諸玉以邊郡此何說也垂與冲有
梟健之資又故王公也堅以冲為弄兒并垂之夫人
而私之此又何說也以其人豪傑也而思與共功名
至於亂其室則直俘囚視之矣豈有以俘囚待人而
得其豪傑之報者乎伐晉之舉羣臣皆言不可而垂
獨贊成之則平日之所蓄可知矣使堅當日殺評廢
暉推心腹於垂父子而待之以禮其治國又無釁則
燕之子孫世為秦臣可也

讀史商語

卷二

秦

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可謂奇中矣然其所謂消天
變者不過誅慕容氏余竊不然之使垂冲誅而秦禍
消則天象又安在乎堅之言曰惟修德可以穰災苟
能內求諸已何懼外患惜乎僅能言之耳其言雖聖
賢無以易也

慕輿根嘗勸恪廢暉自立恪不誅也反譖評恪於可
足渾后及暉請帥禁兵誅之后將從之矣暉曰二公
國之親賢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恪之不
誅根忠矣然根之奸既露勢必圖恪以自免暉年十

一而能察其譖其明智幾過於漢昭此特恪所遇之
幸耳不然則公子翬魯隱公之故事也

漢高斬丁公官季布乃既定天下之後存此一法耳
苻堅伐晉始破襄陽於晉未有損也朱序力戰則官
之李伯緒輸欵則斬之已而遣序說謝石等不知序
忠於晉安肯為吾說降晉臣且石等果降不畏為伯
緒之續乎已而序果以情輸石矣肥水之戰兵乍交
而序從陳後大呼亂眾矣所謂慕虛名而受實禍者
其苻堅之謂乎

讀史商語

卷二

秦

王猛勸苻堅勿圖晉曰上下安和權翼諫伐晉亦曰
君臣輯睦此善於覘國者也晉之所以歷眾強而後
亡者恃此耳內有道士元顯外有王恭殷仲堪其亡
也忽焉有國家者慎之哉

肥水之戰說者以為秦之敗由於退兵不知古人用
兵以佯北出奇者多矣奚遽而敗苻氏之師一退而
不可止只為擁眾太多耳子玉過三百乘則敗漢高
之才韓信以為不過將十萬明乎將兵之難在多自
古擁眾太多未有不敗者曹孟德之於吳隋唐之於

高麗皆是也以趾高氣盈之苻堅而將百萬不敗何待哉

苻堅之得國也以秦主生好殺失衆堅弑而得之後遂幾欲廢殺臣下有反者得則赦之其尤可笑者乞伏步頽反於隴西即命其兄子國仁還討之擁百萬之衆豈無一將可使而必使國仁已而國仁果與步頽偕反甚矣堅之好名而暗於事也

泰山賊王始聚衆數萬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鎮討擒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始

讀史商議

卷十

表

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殺其妻怒曰君正坐此口柰何尚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不亡之國朕則崩矣終不改號噫世之無其實而冒其名者何以異於是

慕容氏之子孫其才矣乎如恪如垂無論矣其他皆足以自立故一燕亡而三燕起非才孰能之然其自相屠戮之慘亦未有甚焉者也孰立而不能容翰卒殺之暉立而不能容垂卒亡之垂與永兩國也覆以爲一德與寶一國也叛而爲兩麟叛垂賣寶卒死於

德會叛寶殺隆卒死於詳永殺瑤卒死於垂盛殺奇殺崇殺澄卒死於賊熙殺元殺定殺淵殺信殺虔殺昭卒死於高雲詳殺會卒死於麟其他寶死於蘭汗冲死於韓延忠死於刁雲超死於劉裕又仕魏百餘家爲魏主珪所殺蓋國亡而子孫之存者亦寡矣噫以宗易國吾無取焉爾

時局轉移之間雖豪傑不能測其所至所恃者無失其是而已若以利害輕易所向未有不兩失所據者劉牢之爲元顯而叛王恭已又欲假桓玄以除元

讀史商議

卷十

表

顯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其於利害何審也然而一人三反識者已知其無以自立矣噫世之審於利害而反覆無常者大率牢之之故智耳

蘇子由謂宋武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細考當日亦未必然此時環秦而伺者如赫連如拓跋皆夷豪也欲安關中且盡攘此輩非大豪傑爲之三十年不可宋武起布衣至此功名已極而年亦邁矣即使留關中度必不能延年以與諸人爭則精力不足也古之用衆者因其勢而驅之

漢高東向而爭天下因思歸之士也帝當日從征將士無不欲東使強之居關中誰與同心任事者則爪牙不足也有此兩不足又迫之以禪代宜其狼狽而歸耳使如子由之策不五年武帝殂恐關中終爲他人有而江南又不知歸何人究竟兩失所據而已

宋武未克關中夏王勃勃則曰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崔浩則曰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秦地終當爲國家之有可

讀史商語

卷二

學

坐而守也卒之各如其言二子者真工於謀國者也○魏太宗以疾病用崔浩策立子燾爲太子使居正殿臨朝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羣臣時奏所疑帝曰此非吾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時帝年三十遽能如是可謂知大體矣唐宣宗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後唐明宗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二帝春秋皆已高其言如此亦陋矣哉古弼奏事魏太武太武方與劉樹碁不省弼捧樹頭掣下床奉殿之帝放碁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

罪帝校獵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所獲麋鹿詔發車牛運之弼執不與帝皆不之罪議征涼州弼與李順受金錢持議涼州乏水草不可征又受楊文德黃金致文德亡入宋事覺帝以其正直有功皆弗之罪前二事古之賢君或能之後二事雖號爲賢君亦弗能也

眉山氏謂漢昭烈棄荊州而走巴蜀宜其不能有爲余嘗舉其說友人欽愚公曰只棄荊州三字便不中理當時昭烈君臣實欲跨有荆益故身與孔明經略

讀史商語

卷二

學

西蜀而一時諸將無出壯繆上者故舉以委之其後卒不能守此天也可言棄哉此語極中的今日偶讀北史知崔浩已有此說蘇氏蓋祖之浩智士懸斷成敗歷歷不爽然此語終不足以服孔明也援筆記之以識吾亡友之說

霍光廢昌邑王廢之已爾徐羨之廢廬陵則殺廬陵廢營陽則殺營陽且與傅亮手握朝權而使謝晦檀道濟擁重兵於外卒之宜都一入殺羨之亮使道濟討晦取之如孤雛然向之所以自爲計者適所以速

其死耳雖然三人固非不忠於宋者也亮之言曰受先帝布衣之眷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晦之言曰臣等若志欲執權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泝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皆實語也帝惡其偏殺之可耳并殺其子弟及兄弟之子亮獨以江陵之誠免其子過矣宜其不以令終也

崔浩魏之元臣也爲史不諱國惡罪不應死魏主殺之已過因而夷其五族亦慘矣然浩之取死亦自有讀史商語 卷二 聖

說自古史官以直筆受誅者有矣至於國史刊石則未之前聞也人君不觀史古制也人主且不令見豈有榜之通衢者乎浩談說天文懸斷兵機洞如觀火而不能自知已之生死是目睫之論也

以故蓋景仁欲養成其罪以爲已功耳然天子移大臣自近密函往來五年而王不自疑亦足以証王之無他腸矣湛死而王亦繼之不已過乎景仁甫得揚州即被病以死史以爲死於湛之崇而帝以處彭城者處劭與徐王輩謀議往返則猶然景仁之故智不知劭豈如義康者當斷不斷卒取大禍悲夫噫人臣至欲間人主骨肉以圖富貴如湛與景仁者其罪可勝道哉

宋文帝有疑議必訪何承天承天性褊促每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帝知之應遣先戒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文帝於古帝王品在中上今觀此語雖舜禹不是過也通鑑不載此段不知何意

孔熙先以反誅文帝使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噫大哉王言宜爲君也哉

論者于謝靈運多目爲詩人而已此殆非也觀其仕

宦所在托山水詩咏自娛其意絕不在一官此非無
意者靈運謝玄之孫也易代之後當時人心已無思
晉者既不能有所爲而覩顏仕宋又非其意其胷中
有一段不可告語之事故其踪跡似狂似放大類嵇
阮之在魏晉間而本傳以爲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
是惟以文義見接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此豈知靈
運者文帝嘗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噫靈運
何心肯作晉書耶而當時亦若有覺其意而疑之者
卒以不免先後爲詩以魯仲連張子房龔勝李業自
讀史商語 卷二 四

顏竣素不爲父延之所喜如曰吾生平不喜見要人
今不幸見汝竣嘗晏起怒曰恭敬樽節福之基也驕
狠傲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
不可長其能久乎由今觀之竣亦何可蓋非常武帝
起兵而疾發不能見將佐惟竣出入卧内擁王於膝
親視起居帝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
教書檄昏曉哭臨若出一人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
危疾及帝即位奢淫自恣竣數懇切諫爭無所回避
以至忤旨誣以與竟陵汪誕通謀而殺之帝負竣耳
讀史商語 卷二 四

况則其生平懷抱犬露已靈運心事與陶靖節同而
應迹大異世人知靖節而不知靈運人固不易知也
哉

臧質在盱眙以孤城當強虜遺書罵之虜主怒至爲
鐵床以待之卒不能拔而去可不謂壯士哉至於僥
幸非分稱兵犯闕兵敗而逃此時天地雖寬何所自
容然猶自沈於水出其鼻以冀一生向使爲魏所殺
則姓名至今猶香矣等死耳不死於鐵床而死於水
何其劣也

向者同患難之休裕以智數解救之休仁亦在所不免矣或之一片殺機實自休仁挑之而至此亦還中其禍尚書下省之夕始罵上得天下誰之力耶晚矣蓋休仁之勸殺諸王固所以佞或亦自除碍手之人或報之固為少恩然使或先休仁死亦決非少主臣也

或既殺吳喜發詔曰吳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百姓聞吳河東來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拜代如此尋喜心迹豈可奉守文之主道國家可乘

讀東商語 卷二 聖

之會耶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執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又報王景文詔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元人主今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否夫高貴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填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間巨細一揆耳或之生平人理殆絕然其出語之妙乃爾

泰始六年徵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爲黃門侍郎越騎

校尉道成懼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道成以聞帝使道成復本任七年復徵道成或勸勿就道成曰諸卿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他人此一道成也一年之間忽辭忽就此何以故蓋前此或雖失德然諸王猶布列已而休裕休仁休若相繼誅死而或病亦寢劇矣所餘者兇愚之幼嗣與素以凡劣聞之休範此非道成所慮道成之就乃就帝位非就官也若謂剪除諸弟無與他人則吳喜同時見殺道成何以不懼然

則或之剪除諸弟適足以成道成之篡而已

晉宋之篡也皆實有大功於故主羣下亦已歸心當時大勢自當爲帝耳蕭道成之於宋其功無可稱也直是二三昏暴相繼以屠戮爲事親賢盡喪而袁粲沈攸之皆不幸而無功故道成得承之此位然使道成終守臣節則起而圖之者亦必立至王儉所謂公若小復推遷豈惟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直此時實語也蓋至此而奸雄輩不獨趨利亦兼避禍篡局又一變矣

讀東商語 卷二 聖

魏晉之受禪也皆奉其故主俾以令終至劉裕而屠戮司馬氏惟恐不盡實天地間第一罪人也迨其後裔一死於徐傅再死於文帝三死於元兇劭四死於武帝五死於子業六死於明帝七死於昱八死於蕭道成而裕之子孫在江南者靡有子遺僅僅劉昶寄命拓拔然其子孫亦微矣天之報施固自不爽哉余觀劉昶事而嘆其遇之多幸也昶以親王鎮徐州不爲廢帝所容棄母妻携妾吳氏間行降魏此其人得容於魏足矣乃連尚三公主昶不難棄妻魏何取

讀史商語

卷二

四

而以三女委之也蕭齊之初詔昶與諸將南伐無功而還不奪官足矣旋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專主其事已而封齊郡公加宋王已而以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在南北朝前後以王鎮徐州山池竝存昶更修繕還處其中此亦奇矣呵罵僮僕侮弄諸王至聲徹御聽而帝不罪作墓於彭城與三主同塋異穴發石累之墳崩殺十餘人後復移改公私費害而帝亦不之罪帝引武興王楊集始與同晏詔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汪

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於此帝以所製文集示昶曰時弊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一笑耳若不敢以人臣待之者及薨帝爲舉哀給溫明祕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皆非人臣所常有昶人才亦平平不知孝文何取而重之乃爾劉氏子孫皆屠戮無餘而昶獨享此隆遇此亦事之不可曉者也

讀史商語

卷三

四

魏孝文行養老之禮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帝拜如禮乞言元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明根曰至孝通靈至順感幽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夫老成進言當視人主之所不足孝文之所不足豈孝乎且三老言之五更又言之何其無味也可謂以水濟水負此盛典多矣傳隆議趙稱事曰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錐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碯稔侯何得流名百代此言是也然究而論之經有受誅不受誅之分若在

祖父母亦宜微有分別石碣日碑之子所謂受誅者也魏獻文帝及唐寶后所謂不受誅者也孝文曲盡孝道於馮玄宗寵愛武妃得無非心之所安乎

魏馮太后內行不正憾獻文帝殺其奸夫李奕而害之孝文立又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絕其食三日可謂無道之極矣帝既親政別為一宮奉之而嚴治其左右可也乃過為崇奉使恣行無忌至與宋使者劉纘通又時時奉以行幸后欲葬方山不耐山陵詔有司營建豈帝終身不知獻文之所以死乎帝於生母

讀史商議

卷二

五十一

李氏族疎薄特甚而於殺其父并欲殺其身謀危社稷之祖母曲盡孝道何也孟子謂凱風為親之過小恐為庶民之家形迹曖昧者言之耳魯莊公之事春秋譏之詩刺之矣吾以為秦始皇未必非而魏孝文未必是也

拓跋氏以胡人入主中土然其一二善政至有中國令主所遠不及者如以高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致治中國之尊賢養

老有如是者乎如命牧守均給天下之田丁男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皆以時還受又男夫給桑田五十畝終身不還出官人不執機杼者又出官人以賜北鎮人貧無妻者又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鈐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縉布絲纈非供國用者以其大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皂隸六鎮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瘡皆有差又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以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中國之愛

讀史商議

卷二

五十二

養百姓有如是者乎孔子謂夷狄之有君信哉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請於上曰臣出自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敬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敬坐定敬顧命左右移吾床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按此敬之賢無論矣如僧真者亦自難得今統絳兒以阿堵得一官便揚揚自足自以為士大夫矣

劉毅嘗從庾悅求子鵝炙不得毅得志表解悅都督

將軍悅不得志疽發背卒劉穆之家貧從妻兄家乞食多見辱嘗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穆之爲丹陽尹召至令厨人以金枰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宗慤鄉人庾業與客對膳方丈別爲慤設粟飯菜菹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後業爲慤長史慤待之甚厚三人之度量不啻霄壤後毅被殺穆之不永年獨慤以功名壽考終噫人宜何從哉

并州先生書爾朱榮傳後謂人言魏收受金比榮于

韓彭韓信固不易言若彭越則榮所不屑按以信越比榮甚無謂北史榮傳子文略嘗遺魏收金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謂承韋大彭也此極有理金石錄引此亦作韋彭魏書及北史收傳作韓彭乃傳寫之誤

讀史商語卷之二

讀史商語卷三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梁武帝嘗謂蕭子恪子範曰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按建武中西昌侯鸞將謀廢立知蕭衍以父順之死怨齊武引與同謀衍亦欲助西昌傾齊武之嗣爲謀召隨王子隆殺之然則建武之事武帝實爲之子恪等之生直幸耳至此乃盡歸之明帝子恪等可欺天下後世亦可欺乎帝之起兵自欲爲帝借雪兄冤爲名乃云爲子恪等報讐何其無恥也吳均嘗撰齊春秋稱帝爲齊明佐命帝惡其實錄使人詰問數十條均支離無對勅焚其書噫所謂欲蓋而彌章者非耶人之慘刻不仁未有如蕭鸞之甚者也道成之卵而翼之也過於所生一旦因主器之失德拊其背而奪之位亦已甚矣又舉二祖諸子而盡殞之天下有以怨報德如此者乎道成殺劉氏子孫而卒之殺其子孫者乃所卵翼之鸞鸞殺二祖諸子而其所卵翼之遙光亦叛其子梟獍之屬固以類聚哉

齊世祖臨終謂鬱林王曰五年中一委宰相五年外勿復委人不知高宗之篡不待五年也高宗臨終以昌隆事戒東昏侯曰作事不可在人後不知東昏殺戮愈決而荆襄之義師愈疾矣身後事雖豪傑有不能知况非豪傑者乎雖然世祖之言使中主用之自足以治高宗之言即英主用之未有不亂者也

齊明帝元年右僕射劉朗之坐不贍給兄子致隨母改嫁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帝盡殺高武諸子不知於鄉論當何如也

南史

卷五

南史載梁武帝與謝朓善以第二女適朓子謨帝為雍州女暫隨母向州及帝即位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卑欲使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謹謨不堪歎恨為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蒙矜嘆而婦終不得還時以為沈約早與朓善為制此書云帝見識之陋如此欲望作佛不亦遠乎

劉瑀與何偃有隙同時疽發背瑀疾已篤聞偃死懼躍叫呼亦卒世人於人我之間多有類此者可發一笑

劉瑀為御史中丞彈蕭慧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此語今讀之甚平常何以為人所畏豈非以其真實耶彈章如此足矣不必慢罵醜詆而後快也

朝廷之衰未有不由於臣下之自相軋害者魏至孝文可謂太平之世矣幼主立而六輔在列未有隙也于烈怨咸陽王出之于外使其子忠諧諸王于上烈得留而諸王自此疎遠次第誅死嗣是趙修高肇于忠元以相繼擅權爾朱一入河陰之變王公以下駢首就戮而拓跋氏亦不再振雖其間變態不一究其原則自于忠父子一念起耳噫人臣其念之哉

南史

卷五

卷五

梁武初欲納潘妃以王茂言而止已而納余妃頗妨政事范雲王茂同諫皆賜錢然而七月生子之吳淑媛已在後宮雲茂不得而爭也宋齊之初雖屠滅故主卒不聞掩有其官嬪者有之自帝始永興溧陽之醜孰謂非帝自取之哉

淮南子曰獸胎不續鳥卵不覓蕭齊時謠言鸞生子子九于覓一子不覓關沖亂覓卵之不育者也今俗

語呼爲彈又或作蛋皆誤

梁武帝嘗與沈約疏粟事約少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又嘗與約等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問劉峻峻疏十餘事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帝他日講佛經至多聞無功及嫉妬爲煩惱不知亦一自反否

賀琛嘗疏言時事梁武帝降勅詰責帝無人君之度不必言矣然琛疏言天下守宰罕有廉白良由風俗侈靡使然道導以節儉乃使稱琛多受賂賂家產既

讀史商語

卷三

四

豐買主第爲宅此豈能爲節儉者乎侯景攻城琛被創未死求見王克勸開門納賊此其人亦非真能言者也時有郭祖深者與襯上封事言頗切直殆勝于琛而溫公不取

南史循吏傳載吉翰監徐兗二州典籤欲活一囚因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且令去明日召典籤謂曰卿意欲宥此囚昨于齋坐見其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命原因生命收典籤付獄殺之噫此可以爲循吏乎

南史何敬容傳稱其爲相通餉饋無賄則略不交語末又言捨宅爲寺及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不知何以自相矛盾乃爾

梁武聽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役人及戰士凡二十萬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是歲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綠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此十餘萬人之命誰殺

讀史商語

卷三

五

之耶省得祭祀幾牲口禁織官仙人鳥獸之形不知功德能消此業障否也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遺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爐銅必精鍊無得殺雜今私錢之禁甚嚴而民間所行者十九皆私錢若用此法而官稍稍稅之猶爲不失體但主計者不敢輕變成法耳然守法而不行曷若變法而行乎

異哉梁武帝諸子弟之所爲而帝所以處之者尤可異焉豫章王綜其子也臨賀王正德其所子之弟子

也皆背梁降魏臨川王宏其弟也至伏壯士求弑帝
又與帝女永興公主通與謀弑逆許事成立爲皇后
不亦大逆無道之尤者乎乃帝於正德卒復其位于
綜則封其子以子禮葬之于臨川永興事竟秘之獨
昭明太子厭勝事在疑似之間則終不能自白以至
死其子應爲嗣卒銜其事不立豈帝之慈悲用于叛
逆之賊而獨遺于賢子耶豈于綜諱其爲東昏子故
必欲子之而永興事甚醜帝不欲章之且以博敦睦
天倫之名耶余謂武帝雖非盛德之主然亦有一二

讀史南語

卷三

本

長者事乃其骨肉所遭皆梟獍之屬不知何以獲此
慘報豈陰伎而僞慈其罪更甚歟宏通永興公主正
德與妹長樂主生二子正史載之而通鑑皆不取不
知何也

齊神武魏武之流亞也當拓跋全盛之時以不戢軍
士一事而識其將亂爾未入洛神武實啟之已而旋
與之貳卒能摧強爲弱試問六朝諸雄有得與之匹
者乎然而有遺憾焉神武嘗議遷都于鄴帝不欲而
止此大悞也夫神武當日直當挾天子行事耳奈何

以帝意爲行止哉既異地而居又不能盡去朝士之
異志者使斛斯椿之徒在帝左右豈能無變乎及與
帝有隙又不能密圖之而使宇文氏得迎帝是明明
以好局面讓人矣

宇文泰之始有關中也王基勸歡及其未定擊滅之
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基
之言即劉曄之故智實奇策也歡是時不甚忌泰姑
爲大言以自張而其後終身不能取臨終悔却山之
戰不用陳元康之言夫却山之戰兩魏俱病豈能有
讀史南語 卷三 本

加於泰哉不思基言而思元康亦未曙於勢矣
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歡請
治之歡曰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
誘江東復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
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紀綱不相假借恐督將盡
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又令軍
士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
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
稍雖按不刺爾猶亡寇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

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及其末年高澄請以崔暹爲御史中尉宋游道爲尚書左丞前後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咸陽王坦并州刺史朱渾道元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羨等罪狀子如坐削官爵坦還第元羨等皆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歡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噫顛倒豪傑殺活自由如神武者真神武哉魯褒作錢神論蕭綜作錢愚論噫錢非能神以神之

讀史商語

卷三

九

也亦非能愚人愚之也以目前事論但見其神不見其愚

齊文襄嘗納高陽王庶妹意崔暹必直諫及諮事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暹懷刺陞前文襄問此用何爲對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崔季舒語人曰暹常忿吾佞及其台作乃過于吾文宣立多不道暹屢諫常山王湛謂曰今太后不敢言吾兄弟杜口僕射獨能犯顏內外深相感愧通鑑所載如此初讀甚疑之以爲不應兩載如此及讀北史暹傳載其諫止文

襄立王昭儀等事頗著強直獨于后妃傳載陞刺事北史多自相矛盾恐未必實溫公于暹乃削其美而取其佞非與人爲善之意也

崔暹嘗薦邢邵于文襄邵因而毀暹文襄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又云自出身從官常日晏乃歸侵晚則與兄弟晚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辨玄理夜久乃還寢一生不問家產文襄殂司馬子如等

讀史商語

卷三

九

構成其罪文宣使人搜其家甚貧得神武文襄與書千餘紙皆軍國大事暹本傳所載如此當時士大夫如暹者亦少矣暹之妹高仲密之妻爲文襄所私仲密叛神武欲誅暹文襄救之得免文襄欲圖文宣暹密全之周旋于三世之間與子如等諸勳貴爲仇卒能以智自全此其才智過人詭遇之事不可謂無然其立身本末如此豈非賢者哉季舒事文襄其被遇得禍與暹同後以直諫爲後主所殺亦非肯爲佞者據史盡照語而考其人之本末幾何而不失人也

○佛法之有布施表不貪也至於捨身出家則施之極不貪之至矣梁武帝初鎮樊城登樓貪丁氏女美而納之不顧其有夫已貪其主之國盜而有之恐故主之索之也殺之并殺明帝子孫殆盡已又貪故主之妃嬪有色者如石如潘如余如吳并其腹中之子而自子之已又貪魏之壽陽作堰以規取之殺十餘萬人已又貪已之帝位并不欲其子有之誣以厭勝殺其賢子廢其孫而以授不肖之子已又貪齊之河南地而納其叛將已又貪齊之還其貞陽而欲以景

讀史商語

卷主

卷主

卷主

易之其生平所為如此貪乎否耶乃數數捨身佛寺亦弗思其義也已

自古以來逆臣叛子安忍無親者有矣未有如梁元帝之甚者也侯景孤軍犯關勢不能久援兵四集衆必瓦解使元帝與邵陵東西夾攻未有不濟者邵陵既一挫不復振而元帝持兵觀望都無下意豈惟無下意方且以間圖譽圖繪圖紀推其意不過謂即破景而武帝簡文尚在帝位非其有即父兄亡而弟姪未盡帝位猶不安不如緩之使景害武帝簡文而已

盡圖弟姪之礙手者為稱帝之完局而已王僧辯發江陵以嗣君為請繹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辭乃密諭朱買臣買臣為殺少帝兄弟是其心猶快快于景之不盡殺也自古及今有如此忍心害理之人乎稱帝未幾而覆亡隨之則其所不能盡圖之啓也每見亡國敗家事輒為悲之獨于江陵之禍為之撫掌

薛孝通勸賀拔岳據有關中周文帝因之以成霸業其子道衡決平陳之策隋文帝因之以混一南北道

讀史商語

卷主

卷主

衡子收勸唐文皇據虎牢以拒竇建德唐之大業亦基於此父子孫三世為三代決大計此自古所無也○斛斯椿初事爾朱榮榮死歸汝南王悅又背悅歸爾朱兆已而知爾朱將敗襲殺世隆彥伯傳其首并囚度律天光送齊神武已而又與武帝謀伐神武此反覆無行之人也然武帝嘗給以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牛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此其人亦非小人也○沙苑之戰齊神武與諸將議進趣斛律羨舉請不

與戰徑趨咸陽拔其根本神武欲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異同遂戰大軍敗績由今觀之羌舉實是奇策而不見用景言最爲無理此人素有異志疑其欲留泰以自爲地非出本心以神武之智而爲其所惑亦大謬也已

昔人有云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然古之豪傑往往犯之爾朱榮之女爲敬宗后高歡納爲小妻歡死爾朱氏爲彭城太妃洋欲蒸之不從手刃殺之洋以爲臣可施之君子亦可施之於父耳湛立逼通洋后李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氏至有身湛以爲子可施之於父弟亦可施之于兄耳至于湛后胡氏與和士開通湛死而多畜僧人以自侍則又不待人之逼矣噫一報還報可畏哉

爾朱榮入洛欲悉誅百官慕容紹宗諫爾朱兆欲以鎮兵委高歡紹宗又諫一時諸將於大計能不謬者獨有此人神武之知紹宗知之以此耳

馮熙伐高麗攻遼東城且陷熙命將士無得先登俟剗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城中得嚴備不克而還高緯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緯勅且

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過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古來奇事未嘗無對

王僧辯爲湘東王將以一州之力破侯景復建康可不謂功哉雖殺人之姪伐人之兄多作不義然非其罪也一不用命而斫之幾死僧辯雖有言釋肯聽之手使其始終爲釋亦自成其是乃憚于強齊舍方智而納立貞陽則可笑甚矣夫齊人直欲臣梁耳不在所立之貞陽不貞陽也霸先以一介往而遽許盟矣僧辯何畏之甚哉畏釋則爲釋作不義畏齊則爲齊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作不義自謂可以無死而不知是固其所以死也

甚哉陳高祖之篡之無謂也元年十月即位三年六月殂一子先死一子在魏歸而禘殺之稱帝不二年而子孫殄盡是亦不可以已乎使帝不貪大位則宗祀可全使昌不貪父位而歸亦不失作長安布衣也

○爾朱兆旣以鎮兵委歡猶自追之輕馬渡水與歡坐幕下授歡刀引頸使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爲旁人所問大家何忍出此言嘗讀此以爲那得此

副急淚及觀斛律孝卿請高緯親勞將士爲之撰詞且曰宜愴流涕以感激人心緯臨衆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不覺嘆曰副急淚爲乃祖占盡矣

獨孤信奔梁三年梁武遣還時魏已分東西信父母在山東梁武問所往答以事君無二遂至長安宇文泰寵之先後得父母凶問皆不聽行服後爲宇文護所殺信言事君無二似也顧當時以誰爲君若以武帝爲君則已被弑若以元氏之子孫爲君則東西等耳父母之所在而歸之于臣節未失也若以高歡逐

讀史商語

卷三

十四

主義不入其國則泰獨非弑武帝者乎棄父棄母而盡忠于未定君臣之宇文卒以身殉信之去就不亦悞乎

齊文宣以肉爲斷慈遂不復食肉禁民間取蝦蟹蜆蛤之類文宣酷虐醉則殺人支解燔灼無所不至又非禮殺二王不知亦復斷慈否

北史后妃傳載齊文宣將無禮于彭城太妃太妃不從遂遇禍文宣本紀又言帝至彭城王浹宅謂其母爾朱曰憶汝辱我母壻時向何由可耐手自刃殺之

文宣本紀云崔暹死後帝問暹妻頗憶暹否李曰結髮義深頗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殺之暹傳則云文宣以文襄女樂安公主降暹子達拏後帝問主達拏於汝何似曰甚相敬惟阿家憎兒文宣召暹妻殺之齊滅達拏殺主以報讐一書自相矛盾如此

齊文宣問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文宣於是盡殺諸元先後所殺三千人幽韶於地牢絕食陷衣袖而死韶之勸殺諸元獨不自爲計

讀史商語

卷三

十五

耶豈文宣已有此意韶以此逢之冀其免已耶然而卒不免可謂枉了做小人矣

齊武成欲殺河間王孝琬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蘭陵王孝瑾破周師於芒山後主謂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竟以此賜死其乃祖櫛風沐雨出萬死一生以得國子孫一得位遂使同株共本之人不得稱叔稱家豈如衡門之下自有兒肥弟瘦讓棗推梨者乎以帝王貽子孫不如貽之以貧

賤耳

齊武成二子同以五月五日生長南陽王綽爲韓長鸞誣以反坐死次即後主卒亡其國委宛餘編載五月五日生而貴顯文學孝行者數人不知仍有此不祥者

西魏泉企年十二鄉人皇平等請爲縣令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宛委餘編載古人年少仕宦者獨不及此

○周文帝以芒山之戰賴李穆免于難寵之甚厚穆蓋周宗臣也及隋文帝爲相尉遲迥將舉兵遣使招

讀史商語

卷三

七

穆穆鎖其使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之穆曰周德旣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獻隋文十三環金帶又執迥子誼送京師密表勸進隋文嘉之拜太師贊拜不名子孫在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甚矣穆之巧于規時也未幾穆子渾爲宇文述所譖誣以反坐誅無少長皆徙嶺表去迥先後一聞耳穆知兄子植非保家主勸兄遠除之而獨不自除渾豈其智有所短歟

○突厥木干可汗擊柔然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

燼奔魏木干恃其強請盡誅叔子等於魏太師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泰意不過欲結木干以傾齊耳然以魏之強不能庇此餘燼耶一舉而殺三千人亦異乎信陵君之鳩矣此宇文之祚所以不長也

范縝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杜弼亦嘗與邢邵論此邵曰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獨則因質生光

讀史商語

卷三

七

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溫公不喜佛法故於通鑑獨取范說未爲通論然神之滅不滅人當自驗政不必取喻外物也范晔嘗謂死爲滅欲著無鬼論及以反誅與徐湛之書云當相訟地下論者當於此處驗之

周武帝詔後宮惟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滅之古來帝王嬪御之少無踰于帝者如此賢君僅年三十六天道固不可問也

王軌嘗與周武帝言太子不克負荷將帝鬚曰好老
公但恨後嗣弱耳宇文孝伯亦嘗言之天元既立問
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為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
孝伯因言軌將鬚事帝使人殺軌并賜孝伯死胡氏
註云宇文孝伯何為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耶然終
于不免也讀至此竊疑之檢之北史後周書孝伯傳
皆言帝追憾被杖乃問譯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
軌譯又說軌將帝鬚事通鑑本用二史由烏丸軌宇
文孝伯為一句但倒置孝伯軌名又節法及字譯又
讀東南譜 卷主 未
二字胡氏誤以烏丸軌為一句宇文孝伯連下讀遂
有此議未免疑誤後人故表而出之
古來婦人之妬未有如獨孤后者也不惟妬其夫也
且妬他人高頰愛妾生子譜以面欺諸王朝士有妾
孕者必勸帝斥之是也不惟妬他人也且妬其子太
子勇多庶子則廢之晉王廣惟與蕭妃居處後庭生
子皆不育則立之是也此嫗有才智生平贊決文帝
語多可聽帝故畏之卒之動搖國本以至于亡妬與
懼內足以亡國予於楊氏見之

賀若敦以對臺使有怨言被殺臨死謂其子弼曰吾
志平江南今不果汝必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
思引錐刺弼舌出血以戒之後平陳之役弼功居多
然亦以怨望誅死伐國何等事也弼卒能成父志獨
所謂謹言者乃不克從防口之難也乃甚于伐國哉
○隋文帝謂羣臣曰前世帝王溺于嬖幸廢立之所
由生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
代多諸內寵孽子忿爭為亡國之道耶夫兄弟之爭
豈在同母不同母不必遠舉他人即文帝之于整瓚
皆同母弟也而憎嫉特甚瓚以鳩死整死在前而帝
猶追恨之獨爽為獨孤后所養愛之特異則又非同
產也帝何不一反觀耶其後太子勇之廢即其親母
廢之不由嬖幸秦王俊為妃所毒則阿翁懼內之末
流也秀以厭勝廢諒以反誅皆其同母兄為之忿爭
亡國孽子何與焉文帝無姬侍直是為悍后所劫耳
乃自詫盛德事以為過於前代帝王寧不自羞耶
隋文帝嘗言世間貧家兄弟多相愛由相假藉達官
兄弟相憎爭名利故也又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

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又曰
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
蟲所損食耳此三言者皆確論也

陳蔡景歷妻兄名劉裕隋梁士彥子名操字孟德不
知何以於帝王名字都不避諱唐德宗嘗以苗晉諸
子同帝王名惡之使見此不知又當何如

隋文帝時袁充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長上大悅告
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夫日景加長古
未之有假使有之而因以加工課督豈所謂化國之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日舒以長者乎帝之不學無術深可發笑

趙高勸李斯立二世說以爲相久結怨於天下又與
太子有隙不如立少子爲長久計宇文述說楊素其
言不差一字已試之陳言猶足以爲奇策此無他患
失之念鄙夫所最重此言有以深入其肺腑故也然
兩人之禍敗亦畧相似患失者果何益哉

孔熙先欲誘范曄同反與之博故爲拙行宇文述說
楊約謀廢太子與共博每陽不勝所齎金寶盡輸之
唐太宗謀舉大事欲因裴寂關說高祖亦出私錢數

百萬使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誘致小人無捷於
此法者矣

首爲廣謀奪宗之策者宇文述張衡也代之移文帝
意者楊素也使文帝與勇俱不良死者亦述與衡也
已而以楚分野有大喪徙素爲楚公以厭之矣已而
張衡以罪廢使人覘其所爲以謗訕賜盡矣其始終
恩寵不衰中經喪師而曲全之者獨有一述乃弑煬
帝者即述之子也素子玄感亦以反誅亂臣賊子自
相屠戮孰謂非天使之哉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李密爲楊玄感謀以直走遼東爲上策取關中爲中
策取東都爲下策何其智也及其自爲之卒頓兵洛
陽久之而敗當時柴孝和說以西襲長安即密所謂
中策也徐洪客說以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
即密所謂上策也而皆不能用人固有能言之而不
能行之者成事固不易哉

隋文之伐陳也使高頴問方略於李德林及陳平授
德林柱國封郡公已宣勅或說高頴曰今歸功德林
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之乃

止朝廷賞功豈可以諸將忿恚而廢德林之功固非
頰之所能掩頰之功又豈必攘美於德林甚矣人言
之陋也頰嘗于帝前論功能讓賀若弼其識量似優
至此不免惑於人由其中不忘名故耳隋之諸臣吾
獨賢頰然亦不克令終則此之故哉

煬帝遣宇文述征高麗詔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
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
至軍壘間無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按韋孝寬討
尉遲迥有疾卧帳中遣婦人傳命此隋初年事帝不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近取制勝之孝寬而遠引不祥之項籍何也

高祖將入關慮劉武周引突厥入寇使劉文靜往見
始畢可汗請兵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
公金玉繒帛歸突厥此一時不得已之計然胡騎爲
患中國之端已兆於此矣其後肅代諸帝無不以此
言媚虜其流之弊至於石晉竟割土地而奉之作法
之不善吾不能不歸咎於高祖

唐之有天下也吾得兩功臣焉曰郭孝恪薛收方秦
王與世充相持而建德救之諸將請避其鋒使從其

策則建德益張世充復熾天下戰方始耳孝恪等獨
勸王據險拒之不浹旬而兩雄就擒混一之形成矣
昔人謂曹孟德急於取吳緩於取蜀遂至終身不能
取使文皇不用二臣之策幾何而不爲操哉

蕭銑竇建德之起所謂倉卒間人欲爲帝耳非唐亂
臣賊子也銑力未屈而降其言曰若必待力屈則百
姓蒙患其情有可憐者建德據有一方頗有一二善
事獲淮安王同安長公主館而禮之此二人者俾以
歸命侯終其身不亦可乎高祖於隋之逆臣如宇文
士及王世充皆不加誅而必殺此兩人何也劉黑闥
再叛則以殺建德故大率高祖生平舉動無一不誤
者非有聖子不過一賊耳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竇建德草澤一盜耳宇文化及在魏縣攻拔之先謁
蕭后然後執化及等召隋文武共臨斬之得隋宮人
千數悉放去唐高祖隋之大臣也當其爲臣時已私
其晉陽宮人宇文士及來降而引以爲親臣吾不敢
謂建德非而高祖是也

余觀隱太子之事而不能不致恨於高祖之憤憤也

高祖自起義師以至有天下有一毫非文皇力乎以天子之介子手闢宇宙天下豪傑皆心附之此時而欲退就臣列雖大聖賢亦不能也使斷自上心以主器命之明以立賢之意布告天下則建成元吉自無覬望而文皇賢者其必能保全兄弟明矣乃惑於嬖妾佞幸之言當斷不斷使文皇進不能有天下退有功高不賞之懼六月四日之事其實勢之所不容已使不以辰羸爲累雖謂管蔡之誅可也然嗣是而文皇子孫於骨肉間無世不有喋血之禍矣噫三代以後如文皇者真千古一帝也然不無使人有遺憾而而所以致禍之由則高祖實爲之耳

六月四日之事司馬溫公以爲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按建成已盡出房杜諸臣欲因出餞使人拉殺太宗以暴卒聞不發則已發則太宗死矣又誰爲應之者太宗百戰之餘豈不知先發制人此語殆非誠言或史家飾說耳溫公醇德信以爲然非知事機者也

李世勣初歸唐悉籍其郡縣甲兵令李密上之高祖

讀史商語

卷三

毒

稱爲純臣及太宗謀誅隱太子問於世勣世勣辭太宗重之至留以輔太子兩主之有取於勣未嘗悞也然而卒陷嗣君於不義釀奪晨之禍非高祖太宗之拙而勣之巧也遇明主則以忠義售知遇庸君則以奸佞苟祿甚矣勣之巧也然卒之殺其子孫者乃勣所議立之武后人雖巧其能如天何

張亮事李密以告反得幸事太宗又告侯君集反卒亦爲人告反坐死故術不可不慎也
李百藥少多病故以百藥爲名杜伏威之歸唐也百藥勸之中途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大利瀕死已而宿病皆愈伏威既入朝尊寵好神仙術餌雲母被毒暴卒使伏威有知應悔不自飲石灰酒而以雲母噉百藥耳夫死之與生豈人之所能爲哉

讀魏鄭公傳其議論雖愷直然亦時有浮冗處爲後世泛常條陳疏開一法門如馬周則無此病矣文皇評諸臣皆抑揚其詞獨周無貶詞既卒思得少翁術致見之君臣相得有獨異於衆者使天假之年所樹更未可量惜哉

讀史商語

卷三

毒

太宗嘗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註於名下以備黜陟此語直是太宗致治之本然當時都督刺史多用親王功臣甚至以虢州多麋鹿可以遊獵用頡利為刺史使頡利果行不知御屏於名下當何所書也

李靖破突厥擒頡利蕭瑀劾靖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責而貫之已而上欲伐吐谷渾欲得靖為將為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總管高甌生後軍期靖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滅死徒邊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以靖之賢太宗之明尚不免此人臣處功名之際亦難矣哉

太和中鳳翔司錄參軍李彥芳上家藏高祖太宗賜其祖靖手詔數函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古君臣相與乃爾能得人死力宜也太史令傅奕不信佛法其請除佛法疏云不忠不孝

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布施萬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語皆淺陋奕所謂佛齋公老嫗之佛耳而高祖用其言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此却是正理史又載胡僧呪術及以羚羊角碎偽佛齒二事則尤不緊要佛法戒殺不聞用呪殺人佛齒作塔有如舍利不聞以碎物為奇奕可謂能勝胡僧矣於佛法故無與也溫公取此蓋溫公之見與奕等耳

貞觀中太宗欲復古封建法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長孫無忌等上表固讓有云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此數言真可謂中的柳子厚封建論所謂封建非聖人意實本此○權萬紀始以敢言得幸於太宗毀房玄齡王珪請殺張蘊古魏徵嘗諫其不可用已而萬紀奸狀自露帝已黜之矣已又以為齊王祐長史因暴王過失王殺萬紀而反許以為直孔子惡之而太宗惑之卒殺其子宜哉

貞觀十六年治書侍御史唐臨追劾密明公贈司空

封德彝武德中上皇因楊文幹之亂欲廢隱太子而立太宗德彝固諫其事秘薨後乃知之詔黜其贈官改謚曰謬削所食實封按德彝卒於貞觀初年至此十餘年上皇崩亦數年臨何不早言之至此乃追發其事使人主與朽骨爲讐大非盛舉也臨治獄能不寬此等舉動使人不快

貞觀十九年詔謚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隨近五戶供灑掃帝留意忠良至推恩古人以爲臣子風然一聞魏徵以諫草示史官

讀史商語

卷三

未

遽仆其碑停叔玉婚此何以故也

太宗征高麗攻安市不下羣臣請移攻烏骨城直取平壤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不可乘危徼幸從之卒無成功而還無忌謂天子不可乘危自是至理然只宜言之於廟議時旣在軍中恐無不危而取勝之理太宗嘗謂無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至此乃用其謬說不可曉也

太宗還自遼東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

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嘗惟太宗此舉若命道宗世勦革以數萬之師未必不克不然靖雖老卧而護軍扣囊底餘智猶足以了此事不此之務而無端技癢於一戰卒見挫于小醜可歎也

大凡人之所長必有沾沾自喜之念自喜之極而至於氣盈則并其所長而喪之太宗欲征高麗不命諸將而自行是不欲以所長讓臣下也過鄴爲文祭魏太祖曰臨敵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

讀史商語

卷三

未

才不足是不欲以所長讓古人也得高麗降人論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又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則氣盈之極真一健兒耳此其所以卒不克勝也歟

承軋旣廢太宗以晉王仁懦吳王恪英果類已欲立之長孫無忌固爭乃止此雖自爲計然以嫡庶爲名固正論也高宗立借房遺愛事舞文殺恪此何爲者無恐一旦當國而弄權至此使次于其位其流毒更

不知何如然殺無忌者即其所爰立之甥天之報之固巧矣太宗以恪為類已必有以取之而其子孫又多賢使當時果立之豈不勝於高宗

賜姓李世勣死其孫敬業起兵誅武后后追削勣官

發冢斷棺復姓徐勣之子思文不與敬業之謀密表

上聞敬業得之謂曰叔黨於武氏宜姓武囚於軍中

敬業敗后得之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不奪也以為地

官尚書未幾或告思文初與敬業通謀乃流於嶺南

讀史商語 卷三

復姓徐兩世之間乍與乍奪或榮或辱而終復其本

殊可笑也

宇文述將死因司宮魏氏請帝殺其子智及望不破

門戶李勣寢疾誠弟弼子孫非類者皆搃殺然後以

聞二人之智蓋預知其子孫之必敗也獨不思天生

破宗之子所以報其祖父也此豈祖父之所能殺也

哉煬帝於述最有恩而述之子弒之李勣勸立武后

而后族之天之所以報惡人殆將使之自相屠戮也

宇文之後殲焉而徐氏猶存一脉于夷中則為敬業

延忠義之後耳或云李商隱亦勣裔也

高宗立武后詔曰事同政君按王政君雖在宣帝宮

然帝命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凡五人於中得政君送

太子宮其未嘗幸於帝明矣高宗詔當是許李輩所

為借以文過耳然王氏卒移漢祚為新室文母武氏

亦篡唐為周前後事頗有類焉此詔若為語識云

許敬宗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

耶按來護兒為將有功為刺史有善政煬帝久在江

都直諫忤旨已而帝被弒父子同死者十人獨恒濟

讀史商語 卷三

以幼獲免在唐俱以學行相繼為相濟諫立武后貶

刺史突厥入寇死之此政忠義之有種耳何足為訝

世南兒無學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亦非有辱於

其父獨世基為佞於隋而世南為唐良臣許善心死

難於隋而子敬宗為唐奸臣此則深可訝者不知敬

宗亦一思之否也

武氏之始廷臣力遏其萌者無忌遂良之外惟韓瑗

李義琰上官儀耳或貶或死固自其分而義琰子事

武后為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獄儀之孫女

為昭儀與武三思通若此時之天意故抑忠直而伸權勢者可嘆也

高宗嘗讓楊弘武曰爾在戎司授官多非其才何耶對曰臣妻剛悍此其所屬不敢違以諷帝用后言也帝笑不罪噫孰謂諷諫易入乎

褚遂良市地不如直為監察御史韋思謙所劾罷為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吊之答曰吾狷直觸機輒發暇郵身乎蘇子瞻嘗謂遂良譖殺劉洎事為許李曲筆此豈亦其類耶

讀史商語

卷三

褚遂良再貶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胤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請濮王住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卒與無忌等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獨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眾事咸無廢缺力小任重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遂良於議立武后時誓以死爭逮竄逐之餘乃作如此乞憐語何其憊也且人臣為國本有所爭執自是分所當為至自以為功則醜甚矣遂良賢者於此不免落夾

吾故表而出之以寓責備之意至無忌之欲立晉王全是為富貴計一朝當國而殺吳王貶道宗紛紛流毒其得以直言死也真小人之有幸者哉

蘇定方破曼都法司請誅之定方曰臣許以不死故曼都出降願苟其死上曰朕屈法以全卿之信裴行儉之降阿史那伏念也裴炎疾其功奏言伏念為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廻紇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嘆曰但恐殺降無復來者此二事皆在高宗之世蓋昏主之良心易啟而伎臣之私念難忘也炎於武氏朝首罹其毒沒其家無甌石之儲然有此忍心事死亦宜耳

讀史商語

卷三

魏元忠嘗上封事言大非川之敗不即誅薛仁貴為失刑按大非川之敗由郭待封違仁貴節制已而仁貴與待封俱除名免待封非耳免仁貴未為過也後仁貴擊突厥虜問唐大將為誰應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給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仁貴因奮擊大破之向用元忠之言誰為收後勦者

李義府惡劉仁軌因其運糧失船命監察御史袁異式鞫之異式諷仁軌引決仁軌不肯乃具獄以聞異式將行仍自掣其鎖上命除名以白衣從軍及仁軌爲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仁軌瀝觴告之曰若念疇昔之事有如此觴已而薦爲司元大夫又仁軌鎮洮河每有奏請爲李敬玄所抑怨之知敬玄非將帥才奏爲洮河道大總管果與吐蕃戰而敗合二事觀之果忘情報怨者乎仁軌蓋巧宦之徒也

予讀史至武曩而恨是人之爲女子也其得罪於三

讀史商語

卷三

讀

綱自是古今第一罪人至于知人之明求才之切任使之當納諫之勇漢唐以來令主如之蓋亦少矣使其爲唐之子孫當使貞觀開元讓美即使其爲唐宰相因嗣主之弱而篡唐其爲治如是亦勝於楊堅萬萬矣

李勣之勸立武氏也裴炎之白武氏謀廢中宗也其流禍均也然而炎之罪甚焉武氏之在高宗初一挾媚婦人耳永徽而後其爪牙大露矣不能制而押之顧反傳之翼耶夫且擇人而食之矣然後諫其王武

氏誅宗室何所見之晚乎大率勣以智而佐其庸炎以愚而行其疎世以炎首被武氏之禍不追其悞國之罪獨勣受罵無已亦弗權輕重也已

武后初修怨於其兄元慶元爽皆貶死乃奏以姊子賀蘭敏之爲士韞嗣敏之復得罪死然後召承嗣於貶所後雖富貴之非真有心以爲嗣也大率武氏之初擅政也實見二子皆不堪其任自恃才智足以有爲以女子而擅天下恐人之議其後不得不多殺以立威除李氏泣武氏無非以爲自安之計承嗣三思不勝其妄想求爲太子而后亦佯若許之冀得其死力其實皆弄之耳

讀史商語

卷三

讀

王莽誘拜呼左犁汗王咸咸子登助爲單于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其下入寇武后詔武延秀聘默啜女爲妃默啜怒曰吾以女嫁唐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且吾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囚延秀等發兵入寇此二事先後略同當時臣下甘心爲王氏武氏所用絕無故主之思甚且代之剪戮故主子孫聞單

于此語不知何以施面目

沈既濟請於國史改武后稱太后勿稱上省天后紀
合中宗紀每年書帝在房陵如春秋公在虢侯之例
次書太后行其事別爲后立傳入后妃類其論甚偉
唐之子孫皆庸愚而其臣下亦無贊行之者可謂缺
典

魏元忠在天后朝有忠直名屢爲羣小所陷瀕死而
不改天后崩武三思等憚之矯天后制慰諭元忠賜
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泣宗朝多失政元忠爲相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袁楚客遺書責之元忠愧謝
而已元忠所以先後兩截者固血氣之盛衰爲之然
未始不因時轉移彼見天后明察猶能容正直中宗
之時小人用事犯之者必死故爲此自全之計然卒
以子升爲太子重俊所脅爲宗楚客等所劾貶死於
道哀哉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至五臟皆出然開元
中猶受封爵卒以壽終死生之際固非人之所能爲
哉

李湛義府之子也張柬之引掌禁兵與謀誅二張太

后謂之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耶吾於汝父子不薄
乃有今日湛慚不能對又謂崔玄暉曰他人皆因人
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耶對曰此乃所以報陛
下之大德二人之品何啻天壤

武后時或目之爲牝朝以予觀之何以多君子也即
以一事論之張昌宗欲陷魏元忠使張說爲證當時
有願叩閣力爭與說同死者宋璟也有謂朝聞道夕
死可矣者張廷珪也有謂無汙青史爲子孫累者劉
知幾也及命宰相與武懿宗再鞫有抗疏理之者朱

讀史商語

卷三

三

敬則也有以布衣上疏者蘇安恒也元忠旣飛爲高
要尉復奏申理者王峻也錢元忠於郊外者崔貞慎
等八人也易之指貞慎爲同反后命鞠之據實以聞
至忤旨而不變者馬懷素也自古聖明之世不無冤
死之人何嘗有捨死營救如此其衆者哉后能盡人
之用故君子布列而公論卒不大絀即一事推之其
他所補益不見於傳記者多矣天之生賢正欲其用
於難爲之時耳迂儒持論謂梁公不應事女主豈非
井蛙之見乎

天后時酷吏構大獄嚴善思爲御史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劉允濟爲酷吏所陷善思力訟其寃得免此其平反之功幾不下於徐有功矣新舊史皆入方技傳而舊史於平活多人事皆不載可謂疎矣

天后自以女主擅制慮天下圖之過以一切繩天下招引殘刻之徒以誅戮示威然亦隨殺之如騫味道丘神勣王弘義侯思止傅游藝周興來俊臣來子珣索元禮萬國俊卒無一免者其空言無用獻頌取媚

讀史商語

卷三

表

如陳子昂者雖數召見而終不用惟一二忠直如狄仁傑魏元忠徐有功雖遭傾陷卒得保全此人非女子豈非英主乎

五王之事張敬夫謂當廢中宗更立君朱仲晦謂唐子孫存者皆暗弱不足立是也弇州先生曰非獨暗弱皆非太宗後也此語甚誤太子承乾吳王恪曹王明皆有後人爲將相者當時太宗子孫自在但流竄之餘雜於傭保又無傑然出衆如漢宣者如仲晦所慮耳謂皆非太宗後何也至謂當盡誅諸武如呂氏

例此張東之薛季昶所已言獨桓彥範不欲廣殺致此大悞豈待弇州始發之也先生論古往往卓然此一段全不足採

中宗時每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吏部嘗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宰相近屬再思曰吾輩誠負天下唐史載之以見神龍之亂然曰要官則散曹未必皆然曰執政則舉朝未必皆然再思自以爲負天下其心猶有不盡死者蘇眉山論宋事曰舉天下固然之事所謂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

讀史商語

卷三

表

俟請囑味斯言則所囑者不獨要官能囑者不獨執政而當時囑人者亦決不自以爲負天下然則謂宋神宗之朝弊甚於神龍可也一解不如一解恐後之視宋亦復如宋之視唐悲夫

林甫太祖後也勉夷簡宗閔高祖後也適之峴太宗後也程石回亦疎屬皆位宰相而禕與臯載義皆太宗後爲大將有功自林甫宗閔而外皆賢者之流一姓而至將相者十三人唐之子孫何其振振也

李戡唐宗室子舉進士就試禮部吏唱名乃入戡恥

之徑還隱陽羨民有鬪爭皆詰戡不之官著書自娛與本朝陳真晟皆異人也

唐宰相之賢必言房杜然房杜之子竟以罪誅姚在位二子即以賄聞宋諸子皆以貪縱敗而如蕭如裴如張至累世宰相然其德業皆不稱盛德有後亦在有無之間耳

開元中以馬懷素褚無量爲侍讀更日番入以耆老聽腰輿入殿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自漢以後天子尊禮儒臣僅見此事懷素在武后朝救魏元

讀史商語

卷三

四

忠劾李迥秀無量在中宗朝不附祝欽明皇后亞獻之說其人遠勝張禹輩足當此曠典矣

讀王摩詰集想見其人似不食人間煙火者獨小說載其因岐王着伶人衣見九公主彈琵琶公主爲屬有司得領解此事甚穢今以唐書考之維舉進士在開元初此時玄宗方檢制諸王公主公主所稟至不辦車馬殊非得肆志之時備考睿宗十一女玄宗二十九女皆無殊寵非有太平安樂其人不知所謂九公主者何人也帝於諸弟厚不應岐王反乞恩於公

主而臣下交通之禁自嚴駙馬都尉裴虛已私與岐

王通徒嶺表張說私造岐王亦坐貶當是時豈容王與公主相比而昵一寒士有司亦誰肯聽其指麾者乎惟舊史稱維以詩名開元天寶間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門無不拂席迎之寧薛二王待以師友此小

說附會之本然據文乃玄宗末年摩詰名成諸貴人欲得爲重客耳論者亦考其世可矣吾友王永啟齋中列古人閒適有文者二十餘人獨不及摩詰曰吾

惡其鑽公主也余謂永啟如摩詰者不足當一解首

讀史商語

卷三

四

耶人言可盡信乎永啟大笑今日讀唐書書此他日以示永啟

韋安石在武后朝數面折二張武三思睿宗時太平公主欲危玄宗使人邀安石辭不往帝嘗密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之謀耳公主憾之玄宗即位姜晦言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安石時爲宰相不能匡正貶沔州別駕晦又奏安石檢校定陵盜隱官物安石憤恚卒夫中宗遺詔乃太平

公主上官昭容所為其用相王叅與政事非為社稷也自為富貴耳安石事武后不附二張三思事中宗不附相王事睿宗不附太平此真大臣事姜皎以請托不行嗾其弟劾之玄宗信讒沒其大節使之冤死玄宗之不明自即位之初而已然矣

姚崇為相無居第寓居罔極寺其清德不下於懷慎然其子彛異頗受餽遺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受胡人賂惜哉檢身易檢子弟門客難為大臣者可不慎歟

讀史商語

卷三

聖

玄宗欲討吐蕃張說言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上曰俟吾與王君奐議之說退曰君奐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奐入朝果請深入討之開元十五年正月破吐蕃於青海君奐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拜其父壽為少府監九月吐蕃攻陷瓜州執君奐父進攻王門軍使人謂君奐曰將軍常以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奐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閏月君奐為回紇承宗族子護輸所殺夫張說之言

真安邊之策君奐貪立功名啟人主開邊之志一言之間不知戕幾許士卒孰知父子相繼得官亦相繼被殺不出一歲之間哀哉

開元二十三年上御五鳳樓醮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於樓下以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牛皆為虎豹犀象之狀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夫守令理人之官使帥音樂較勝負是明使之為奢也至是而以為罪不亦晚乎

讀史商語

卷三

聖

王忠嗣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而已不可疲中國以邀功名其論攻石堡城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噫真仁人之言哉李林甫誣忠嗣欲擁兵以奉太子當是時忠嗣幾死矣然僅得貶林甫所傾陷未有不立碎者然能殺韋堅楊慎矜等而不能殺忠嗣豈非仁人之報耶

倪若水爲汴州刺史玄宗所遣宦官取鴉鵲雛鵝等所至煩擾若水疏諫上手勅褒答可謂名臣矣及觀其送班景倩入爲京朝官羨以爲登仙恨不爲其騶僕何鄙也若水汴州一疏千古猶芬而景倩無一事可稱若水未幾入爲戶部侍郎亦不聞有一事登仙之慕竟何爲乎

李勣勸立武后曰此陛下家事李林甫附武惠妃殺太子瑛等亦曰此陛下家事德宗欲廢太子謂泌曰此朕家事何與於卿而功爭泌曰天子以四海爲家

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噫李勣一言覆邦至後世人主猶惑之非鄴侯孰與破此者乎

開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稱賀按是年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同日賜死帝之仁及天下乃不庇其子乎惜當時無一人言之者

太子瑛等以是年四月賜死而武惠妃以十二月薨

正史明言瑛等爲崇溫公不信鬼神通鑑所記凡涉此等皆削之此非通論也

李適之承乾之孫也數爲承乾論辨追贈恒山愍王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詔復其官爵此二事皆不當至於復二張則去中宗無幾矣

李林甫之才智真不世出之雄也弄英主如小兒御奸雄如奴隸然觀其出則金吾靜街居則重關複壁一夕屢徙床雖家人莫知其處其子岫嘗指役夫曰大人久處鈞軸讐怨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

林甫不樂如此亦良苦矣平居引用爪牙以張其勢稍相軋則除之而獨無奈其所不足慮之陳希烈楊國忠且死流涕謂國忠曰林甫死矣公必爲相以後事累公噫亦可憐矣身沒未幾而以謀反告者即國忠也證成之者其壻楊齊宣也生平誤國之罪盡漏天誅而卒其所以敗者乃了無影響之反謀已好在人人亦以在報之可畏哉可畏哉

漢時田租至輕又時時捐之或捐其半自漢以後茲事寥寥惟大業二年免天下租賦開元二十七年至

天寶十四載免百姓田租凡五場帝玄宗方窮極侈汰而獨能作此曠事此亦一奇也

後魏崔亮為停年格唐裴光庭為循資格皆為當時所非光庭卒孫琬欲予以下謚不知此雖非良法亦一時救弊之策未可非也顧古之徇私干營者格足以制之後之徇私干營者即在格之中雖使二公復生不知能復出一策救之否後人事事不如古獨徇私干營奇勝耳

玄宗嘗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復敢議之者又嘗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此豎似有忠諫之言然當時奸相莫過於林甫大帥莫過於祿山皆因力士以取將相羽翼既成而後抑之晚矣如力士者真所謂婦寺之忠也

武后以女主昵二張然張同休等坐職則特勅二張與之同鞠宋璟奏昌宗罪則遣之請臺雖不克正法

然鼠輩膽落矣玄宗亦英主也用高力士則太子以下至呼之為翁為爺用王鉞則其子陵侮帝婿出公主為具食寵楊氏則其奴揮鞭及公主衣如此數事有愧於武后多矣

元魏胡太后嘗幸左藏令羣臣隨力取之至有負重傷腰足者隋文帝時有司言府藏皆滿無所容於是更闢左藏院以受之其亡也倉粟足支五十年東都至以絹帛為汲綆玄宗時屢奏帑藏充牣古今罕儔引百官觀之賜帛凡再然隋唐是時皆曾下詔捐租則亦非橫取之可知也同此天下也昔胡以富今胡以貧此其故安在豈非所謂病在中飽者哉言之可為浩嘆

自古帝王皆信呪詛之說奸人欲修隙於人誣為呪詛無不得遂者自古至今以呪詛冤死者多矣其尤可恨者玄宗時棣王琰有二孺人爭寵其一使巫書符置琰履中琰與監院宦者有隙密奏琰呪詛上掩而獲之琰稱實不知上使鞠之果孺人所為上猶疑之囚琰絕朝請憂憤而薨此其冤不更甚於戾太子

昭明太子乎呪詛厭勝婦人女子容或有之然其不能為禍福易知也豈有堂堂天子百神護呵一履中之符能為之禍者乃一聞其事殺之惟恐不速若真有同於弑逆者良可發一笑也武帝玄宗皆英主梁武捨身再三亦復不達乃爾噫誰能發此千古一大覆者乎

天寶之亂養成之者李林甫然使林甫不死亂不至是也祿山畏林甫必不敢亂即亂而林甫之才足以辦之但恐祿山汗位宗隆測林甫亦非北面事人之

犬耳唐事之壞皆由楊國忠激成祿山使之速反仗哥舒翰拒賊而陰媒孽之潼關失守而創為幸蜀之

說唐之不亡天也使林甫之後不繼之以國忠唐之壞何遽至是乎

楊國忠典選就第唱補帷女兄弟觀之士之醜野蹇偃者呼其名輒笑於堂聲徹諸外不知當時選人中何以無郤克其人他日帝嘆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豈有忠臣肯仕於此時者乎

天寶用事之臣相則有李林甫將則有王忠嗣哥舒

翰高仙芝封常清言利之臣則有韋堅楊慎矜王鉷然皆不克終於帝之世林甫死而追論謀反忠嗣以謀立太子貶死翰為國忠迫之戰降賊仙芝常清兵敗為中使譖死韋堅以謀立太子誅慎矜以蓄識誅鉷以弟鐸反誅忠嗣賢者其冤固當別論其餘諸臣雖養亂喪師死有餘辜而帝所以殺之皆不足以服其心者也玄宗之諄諄如此欲無亡國得乎

祿山陷兩都不能追躡天子太子所在掠取金帛子女以實范陽此其無能為可知若朝廷處置得宜不

過數月之功耳而無柰應之節節皆悞也當哥舒翰守潼關郭子儀李光弼請引兵北取范陽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

用悞一及肅宗在鳳翔李泌請以西北之兵除其巢則賊無所歸又不用悞二安慶緒在鄴不用李郭為帥而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東都再陷悞三朝義餘燼不用子儀副雍王乃用僕固懷恩遂捐河北與賊悞四玄宗代宗之悞一肅宗之悞再自此而後藩鎮之禍遂與唐相終始矣

張文潛取李郭之說衍成一說謂唐之君臣無及此者可

李郭侯請用西北之兵先取范陽肅宗以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及上皇還京師李輔國劫遷之西內肅宗畏張后不朝果戀晨昏否耶庸主無遠圖不過急欲得都城使得都城而捐關東予賊彼亦甘之矣房瑄勸玄宗以親王領諸道祿山聞之嘆曰吾不得天下矣此妄說也當時諸王實未嘗出鎮僅永王璘一出即以反敗矣由今論之祿山之難諸王何功而謂祿山畏之耶劉晏嘗與瑄書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其論甚當賀蘭進明之譖意自私耳其言未嘗不中理綰負虛名喜賓客其徒造為此說以張大瑄後人不考因而信之甚矣虛名之能悞人也此事新舊史不載獨見于司空圖詩註程北山楊用修皆取之未之深究也

祿山之亂李郭請以朔方兵覆其巢穴而馬燧在范陽亦說賈循斬向潤客牛廷珣傾其根本使西不得入關退無所據循許之會事泄循遇害燧走匿得免天下豪傑所見略同當時定亂之策無出此者李郭

既不見用而燧謀不成此天厭唐室而欲成其亂也舊史載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遇蓋當時異人也而新史削去幸蜀之役唱自楊國忠此亡國之言也非肅宗在朔方中原將士有所係心誰為唐出死力破賊者雖李郭諸良將亦何能為此實唐社稷再造之期首創大議者建寧王倓也倓於倉卒中知去河隴就朔方料裴冕無貳心賊未暇徇地皆切中事情又聞上從李泌之諫喜極而泣使用為元帥有功因人望所歸而立之豈不遠勝代宗惜郭僕以長幼之分屬之廣平未幾而中讒以死退英主而進昏庸唐之末造有由然矣雖然郭侯之言固正論也

李愷好殖產時人譏其有地癖崔無詖因楊國忠進使其不死祿山之難一守財虜一宰相門客耳蓋棺事定一事一節可輕棄人哉

張均張垆以受祿山官應死肅宗請之上皇不可帝叩頭再拜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不能活均垆何面目覩說於九泉上皇曰張垆為汝長流嶺表

一、子、貴、參、日、江、上、書、第、〇、反、文、內

張均必不可活汝更勿救帝泣而從命均兄弟死固當然能保護肅宗以議功之典活之未爲不可且肅宗昔日之危豈非上皇聽信林甫乎聞肅宗之言而曾無愧色何其顏之厚也使玄宗有自知之明還駕之後軍國事一切不與聞可耳

胡三省註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句引上皇爲太子太平公主忌之楊后方娠上皇密語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說挾劑而入上皇自煮之夢有甲而戈者環鼎三煮盡覆事爲張說保肅宗之證按保肅宗者張均兄弟史稱張說父子者語誤耳如註所引事何恩之有

讀史商語卷之三

讀史商語卷之四

珠塢山農王志堅輯

史言李輔國用事李揆山東甲族見輔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按揆立朝以直道聞其言皇后尊號議立太子忤張后言羽林騎士不宜代金吾警夜忤輔國不應一人而兩截乃爾史言宜未可信

節度使王仲昇以宋州刺史劉展剛強自用姓名應謠言密請除爲江淮都統俟其釋兵誅之展覺其意悉舉宋州兵趣廣陵奔廬都景山發兵拒之展敗之橫於江淮間安史之亂不及江淮至是始罹荼毒逾年乃平由後言之展死有餘辜由前言之展一無罪之人仲昇忌其威名耳仲昇後爲史朝義將謝欽讓所虜屈服得全賊平歸又與程元振比譖殺來瑱諸藩鎮得藉以撼朝廷所謂不祥之人也哉

房次律士之空言無用者也然其胷中豁豁幾不可測惡賀蘭進明而進許叔冀以制之此豈直迂愚無當而已哉昔人以次律比殷深源張魏公余謂房不如殷張不如房以其機心愈毒也

玄宗少年時能創大義誅逆后及爲天子手致太平五十餘年豈非英主哉及其末路一飛龍廐小兒劫而遷之平生近侍貶斥殆盡至於斷革辟殺以至厭代何其憊也然輔國之敢於爲此者以其握兵耳而內侍將兵實始於玄宗雖謂自取之也可

史思明降上以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勸上以烏承恩爲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之事泄思明殺承恩按承恩嘗爲信都太守常山父老請迎之以拒賊承恩辭不可後以郡降思明此人豈可任事者阿史那承慶故與思明等夷使殺思明而授以鐵券則又一思明耳不知光弼何見而出此

甚哉代宗之不能正其始也張后欲誅李輔國謀之太子不可謀之越王係許之輔國以兵入殺係并弑后是夜肅宗崩代宗立尊輔國爲尚父進司空中書令追廢張后爲庶人已而潛解輔國行軍司馬進博陸郡王遣盜殺之然猶贈太傅張后雖有罪於代宗母也肅宗無遺命而輒廢之是以子廢母也輔國劫

上皇弑張后負大罪於天下既奪之權何不顯戮之明告其罪於天下以寒此輩之膽而令盜殺之乎以子廢母以宦官爲尚父此孔子所謂各不正言不順者也自此而後唐諸帝遂世爲此輩爰立門生之號定矣

李輔國之罷也解其官已耳程元振之敗也削其爵已耳獨魚朝恩之誅代宗與元載謀之再三既定計上曰善爲之勿反受禍蓋程李雖典兵其勢猶未甚張自朝恩領神策軍又舉在陝兵益之又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遊普潤益之朝恩於是有難制之勢使德宗有鑒於此猶可爲童牛之拮乃以猜忌宿將故復授竇文場等遂牢固而不可拔亡唐者代宗德宗非昭宗也

睿宗爲武氏所立中宗復辟弗害也廣武王承宏爲吐蕃所立代宗平京師弗害也二帝皆昏主然處此實盛德事也

李泌不爲元載所容上出泌爲江西判官載誅上召泌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泌曰陛下知羣臣有

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載非如中人輩之握兵也又非如河北諸鎮合從以抗上也帝欲誅則誅之耳安所俟八年哉代宗在位十六年內則有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外則有元載王縉載本因輔國進已又與帝謀誅輔國而繼爲奸帝明知其罪而不發必待養成而後誅載誅而帝亦厭代矣此管敬仲之所以惡優與不敏也○代宗崩議羣臣喪服常袞以爲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羣臣亦當如之崔祐甫以爲道詔天下吏人三日除服無朝臣庶人之別由今觀之二人所執是非易辨也奏貶祐甫袞代郭子儀等署名出於中書故事豈可以爲罪乎貶袞已過矣即以祐甫代袞爲相此何理也即位之初進退宰相如此德宗之爲君可見一斑矣大率袞近正祐甫近通袞承元王之後宜用正雖公而人不見德祐甫承楊常之後宜用通雖未必不私而人顧樂之兩人皆賢者而所遇有幸不幸焉祐甫始進殊不正當時廷臣無言之者旣相而薦黨元載之楊炎吾不能無議

云理財一事自古難之蓋儒生之說無當於實用而一經心計之臣則又輒以刻剝病民此在平時猶難之若乃亂離之世所入不足以供所出能於是時經理其間使國家獲利而民不病則自古以來惟劉晏一人而已肅代之世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爲藩鎮所據府庫耗竭中國多故戎狄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耗不貲皆倚辦於晏數年間不聞有病國害民一事可謂難矣楊炎爲元載修怨譖以勸立獨孤妃爲后德宗信而殺之不亦誣哉不數年以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稅間架除陌錢卒至於亂還思肅代之時未嘗不用兵何曾有此恐此時不得不思晏也劉晏嘗以厚貲致四方珍甘與本道分貢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而晏輒先之饋謝四方名士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然所居修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旣死錄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元載之獄賴晏平反王縉得無死如此

人尚不免於冤死何哉則以其傷於巧也有無妄之功挾晏之巧而廉恕又不如晏者不知造物者當何以報之矣

唐制天下金帛皆貯左藏第五琦患將帥求取無節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楊炎為相請盡出歸有司上從之德宗昏主楊炎奸相然其舉動如此為弗可及矣

元載嘗建議城原州以制吐蕃不果楊炎素德載既相請用其策怒涇原節度使段秀實沮之徵為司農卿以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是役也可謂鍛鳳之羽而傅虎之翼矣其後一死於泚一附於泚此雖非人之所能料然人臣挾私意以進退人亦安往而不誤哉

人臣之賢不肖誠有疑似而不可知者至以成敗得失論之則較然章著雖至愚亦能辨之矣盧杞之相德宗自始至末曾有一言一事之不悞者乎李洧請領徐海沂三州不許則三州為李納有矣王武俊殺李惟岳不得節度則與朱滔田悅比而自稱王矣忌

張鑑出之鳳翔鑑見害而鳳翔叛矣惡顏真卿出之淮西真卿見害而希烈反自若矣保朱泚不反而泚果反矣譖崔寧逼泚殺之而中外稱冤矣尤可恨者兵過陵下何以謂之震驚使孤危之援軍潰而自退破賊入朝何以謂之留連使勤王之功臣忿而附賊杞之悞種種如此而猶不覺其奸既廢而猶思用之如此昏主真古今以來一人而已

方德宗用兵兩河時陸贄言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陷寇黠虜覩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未審陛下何以禦之蓋涇卒未亂贄已預見其必然矣帝重桑道茂之先見而不重贄之先見何哉

異哉李鄴侯之為人所遇者亂世也所事者昏主也又猜主也所與比肩者逆豎也奸相也所當之事則劇賊悍帥與人主父子兄弟之間所不可調停之事也然而格言讜論宗社賴之賢者賴之不與人為難而卒能以智自全古來智士無其匹也唐史以家傳出於其子繁繁又無行多掩其美而獨以神仙為譏

四五四

最爲無識賴溫公表章之繁雖素不檢然名臣子以方畧捕盜非有大罪舒元與以宿憾殺之尤爲可恨元與他日之赤族恐不免爲繁所笑矣

顏真卿既爲李希烈所留張薦請以希烈母及妻祖母妻妹寘境上以易真卿疏入盧杞持之不報恨當時無助之請者通鑑不載此事薦三使絕域占對詳辨朱泚反詭姓名匿城中著史道先生傳德宗欲再用杞上疏極論其人可想也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

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

晟者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然則向之借商錢稅間架除陌錢得無可已乎向之以糲飯菜餒餉涇卒得無已甚乎當時主計之臣殆罪不容誅矣

唐宰相之誤國者曰李林甫盧杞而吾以爲有一人焉兼二人之罪而有之特幸而未成張延賞是也尚結贊之請盟李晟柳渾韓遊瓌皆以爲不可而延賞力主許之延賞非真以爲可直欲成晟之罪耳平涼

之役使渾瑊不免遊瓌不以邠寧軍趣柏泉李元諒李觀不列兵伏險則吐蕃復入長安矣此與杞之譖懷光使之附賊者何異延賞與李叔明有隙叔明之子昇私侍郤國公主發而殺之可矣必曰公主爲厭勝計以動搖東宮使非鄴侯以身家保之則順宗几上肉耳此與林甫之危肅宗者何異由今觀之三人之罪有間而當其造意之時不爾也豈可嚴盧李而寬延賞乎

李少良陸珽劾元載詔張延賞問狀稱疾不敢鞠少

良等得罪死令狐彰與李帖互相訐奏延賞時爲河

南尹畏彰留帖表不使通帖亦坐死史稱延賞窮於伎何其巧於伎善人而拙於伎奸惡也

馬燧敗田悅於洹水悅走魏州其將李長春拒門不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得入已而悅與冀趙連和燧之力非不能取魏也亦非真與抱真隙也直是不欲盡賊耳當時諸將智謀實無出燧上者祿山未反而知天下將有事既反謀覆其巢穴與回紇使接而知懷恩之將亂皆過人遠甚獨其見朝廷賞罰不明

有鳥盡弓藏之慮其破賊常留有餘不盡之技吐蕃嘗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吾馬饑公若渡河我無種矣此雖用間然實燧意中事也李晟智而忠馬燧智而巧渾瑊智不如人而謹勝之此三人大畧也李輔國元載之罪鄴侯無一言及之獨於張延賞之危順宗則直發其奸又請復所滅州縣官明與延賞忤鄴侯之受知於三宗非有異也又非畏李元而輕延賞也蓋肅代昏而懦鄴侯雖言之一時必不能決而奸狀暴著昏者亦有時而明不如俟其自悟德宗昏而復明白言之猶有一隙之明不言則一誤永誤矣此鄴侯之智所以不可及也

德宗以陝州之耻不肯與回紇和鄴侯諫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臣晏勞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葉護邀臣至其營肅宗不許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為之防也陛下富於春秋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須陛下那當此之時臣不敢

言其它若可汗留陛下於營中歡飲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鄴侯意在和回紇以攻吐蕃故及此然實正理也當時代宗事不遠少華輩何不依故事而乃徑造之真孟浪矣使是役以子儀副雍王則豈有此事乎

陽城張建封鄴侯所薦也可謂有知人之明矣獨臨終而薦董晉竇參不滿人意晉為相無可見不久罷去及為宣武節度單車入亂軍擒鄧惟恭極類鄴侯入號事其智畧有足多者常曰欲知宰相能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可謂至言使久在位豈非名宰相乎竇參史言其專權納賂然未相時頗有一二強直事其死也乃出於宦官恐亦非僉人也

唐中葉而後以爵為賞諸將至封郡王者不可勝數吳少誠以荆南牙門將度梁崇義必叛密畫計李希烈以聞封通義王烏承恩為史思明所殺弟承玘逃歸封昌化王此二事尤為濫恩當時如李郭等皆屢戰有大功然後得為王少誠等得之易易乃爾亦可

讀史商語

卷四

十一

讀史商語

卷四

十一

以見朝政之謬矣

汾陽王宅爲法雄寺北平王宅爲春城園扶風王亭館亦籍入官唐自天寶以後宇宙再造皆將帥之力也骨肉未寒而籍入其家不亦異乎北平子爲中官所逼取困窮以死諸子無室廬自托而上曾不一省何惟乎諸將解體而河北之寇畢世不平也

古云殷憂啟聖多難興邦亦有不盡然者吾觀肅宗自爲太子爲奸人所危靈武之役於干戈中草創朝廷代宗與李泌參議政事與郭子儀收兩京不惟歷

讀史商語

卷四

三

練深而且有師友之益德宗以元帥討史朝義爲回紇所辱奉天之時困於圍城豈不可謂殷憂多難乎乃愚迷下劣曾不少進德宗懲奉天之窘專意聚斂末年遂無一事稍可人意者可謂下愚不移也已

叔文之黨史書詆之備至即禹錫宗元自辨不過謂爲叔文所悞而已然其實叔文亦未有顯罪也以史考之順宗初立貶李實赦逋負罷進奉追逐臣此皆善政之可紀者其他不聞有過舉也而其尤要在罷中官典兵據實而論叔文何罪焉叔文之罪在順宗

抱危疾身輔政內禪之舉不出其意以故憲宗惡之

以范希朝韓泰代掌神策軍而中人惡之拒韋臯三川之請而臯首攻之然後裴均嚴綬素爲中人鷹犬者和之以至一敗不振試平心論之主上有疾遽戴太子而汲汲內禪此爲國家乎抑爲富貴乎德中人之戴已父肉未寒而殺其用事之臣旌父之過以成中人之勢吾不能爲憲宗解也唐至此而中人藩鎮之勢橫矣然未有加於大臣大臣見逐於中人藩鎮伯叔文始唐末之事此實造端論者豈可助中人藩

讀史商語

卷四

三

鎮稱快哉叔文等旣爲天下所棄禹錫宗元有所難言而竊不免復起之望欲當事者以爲從寬之其實并叔文亦非有罪也史書所謂謀議唱和汲汲如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以爲伊周管葛復出憫然謂天下無人皆以虛詞裝點罪狀明乎作惡之詞也而讀者不察類爲矮人之觀惟文宗每與鄭覃言順宗實錄不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此語在當時的爲可據而陸務觀因李德裕祭韋執誼文疑順宗實錄不實雲麓漫抄言范文正嘗有此說近來弇州先生

焦太史亦同之此一段公案為人所疑久矣余因前人語而反覆之敢以質之持平者

東坡嘗議柳子厚為呂溫墓誌言溫卒道衡二州人哭之為誕妄又言溫為裴延齡壻豈有正人肯為延齡壻者按子厚所稱有無未可知然溫在二州有善政則正史亦言之婚姻之家未必皆臭味相投崔無誠為蕭至忠壻不害其為忠義也坡公此論無乃作惡太甚乎

杜黃裳為河南尹召河南尉盧坦謂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厚遇坦如坦所言則吏治皆可廢乎坦為小官不得以此自表異黃裳因而取之要之非通論也

新唐書杜黃裳傳言憲宗討劉闢黃裳建言宜專委高崇文勿置監軍宦者劉貞亮傳又云高崇文討劉闢為監軍崇文傳言闢以李康來求雪崇文責其失守斬之貞亮傳又云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舊史惟

黃裳崇文傳同此貞亮傳無監軍事初讀頗恠新史刺謬及觀白氏長慶集論吐突承璀狀云高崇文討劉闢以劉貞亮為都監意黃裳曾建言而當時未之用也此語在憲宗朝定不妄景文用之極是但不應并存舊史以悞觀者耳至於斬李康事又不知何所本然周寶嘗以李康之斬為高駢家事此語亦在當時恐不出貞亮也

憲宗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得乘間弄威福上曰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耶吉甫當時何不對曰德宗時亦有宰相再三執奏如陸贄者然不久即斥去臣下忠直者本自難得加以摧折無恠乎唯諾者之多也使李絳在必辦之矣吉甫素不能諫諍宜乎其默默也

使憲宗不怠於為治又假之以年能平河北乎曰不能何以知之曰以當時之事知之淮西三州之地耳四旁皆州縣無黨援相助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

年然後克之夫河北之事與淮西難易不啻相萬也豈易言哉曰非謂用兵而取之也憲宗厭代不期年而王承元劉總相繼歸命使以處弘正者處承元而用劉總所以處盧龍者則河北定矣曰似矣然非長久可恃之道也河北之叛不盡出於將帥皆士卒爲之也觀承元之去成德諸將號哭不從承元至徧拜諸將而後行田布再入魏博將士劫之使用河朔故事不從竟不能用一人而死則當時河北之人心大畧可見矣弘正承元之後復有弘正承元則可不則不爲下所推即爲下所殺耳且憲宗未嘗不誤也討趙而屈則赦之再討而再屈則又赦之如此舉動河北之人固已窺之何畏而不反然則處河北當何如曰弘正等雖歸命於善後之策未講也善後之策無如劉總使用其策則盧龍可平行之旣安則弘正承元亦必效之河北庶乎可有也

人臣立朝於人我是非間甚不可以成心與也李吉甫拜相感泣謂裴垪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

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也垪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畧盡然則宰相以進賢爲事與垪之爲賢吉甫亦旣知之矣乃因牛僧孺李宗閔對策指陳時政泣訴於上致僧孺等久不調并考官楊於陵韋貫之覆策學士裴垪王涯皆罷之此於思進賢初念何相背謬也其後二李遂成深讐各立黨與以相排擯互有申壓而其禍卒移之國家然其原起於吉甫一念耳由今觀之是非人我果安在耶

憲宗用吐突承璀將兵諫者不一人而李鄴與焉後承璀監鄴軍互相敬憚承璀薦鄴爲相鄴耻之固辭位鄴之賢無論矣即承璀此事恐後之大臣中不多得也

憲宗出吐突承璀上疏爲承璀訟寃者李涉也與茅彙爲友李逢吉令彙陷武昭與彙偕流者亦李涉也豈即作詩贈盜者乎其言行之相背耶

白居易在憲宗朝言牛僧孺等直言不宜斥外王鐔以進奉求平章不可許吐突承璀不宜爲將李師道田季安名爲進兵實與承宗通不可信穆宗討幽鎮

居易言王師無功由節將太衆請用李光顏裴度二帥東西夾攻罷諸道軍不可用者魏博兵尤不可用宜令田布速退尤切中事機使當時用其言幽鎮或有他隙可乘田布不死河朔不至盡陷也如樂天者真有用之才也哉

劉濟貪節度之位違弟澹約而授其子以爲父子親於兄弟不知殺之者乃其子總也總爲子則弑其父爲弟則殺其兄此豈知有君臣之義者其歸命朝廷直自知罪大懼爲將士所圖耳獨惜其去鎮時奏分

讀史商語

卷四

本

所屬爲三道擇麾下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勢分則易制伉健之徒別開功名之途則無與爲亂此其爲一方善後之策甚善當時田弘正張茂昭雖能束身歸國實未嘗有此遠慮惜宰相無人盡違其策以致朱滔之燼再燄終唐之世盧龍竟不沾王化也惜哉

李師道之反賈直言冒刃諫者二輿輓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以獻劉悟欲殺監軍直言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效李司空耶此軍中安知無如公

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悟薨子從諫匿喪欲以悟表求知留後直言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匪細祇以張汶之故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是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乃發喪噫直言事三帥終始一節真不負直言之名一不用再用其禍福亦昭然較著矣

孔戣元稹皆嘗奏罷明州歲貢蚶蛤戣奏在憲宗時稹奏在穆宗時豈其罷而復貢耶通鑑載戣事而遺稹當是以人抑之耳

讀史商語

卷四

本

韓退之上表欲燒佛骨天下聞而畏之既至潮以表謝自陳狂慙之罪與潮之遠惡其詞哀苦因自言文章之美宜論述功德勸帝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願奏薄技窮思畢精以贖前過覺生平挺直之氣一朝頓盡吾未見剛者孔子真不吾欺哉
○元和中進士試禮部者鉤校苛切水炭脂炬飡具皆人自將唱名乃得入舒元興上書言宰相公卿皆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此語最知大體今科場之苛切更有甚於此者不知元興

見之當何如也

李愿初爲夏綏銀宥節度使徙武寧鳳翔又徙宣武性奢侈賞勞旣薄又峻威刑軍亂踰城走其家死焉貶隋州刺史復拜河中節度使荒侈如故軍政愈弛結納權近官貨隨賂遺輒盡尋卒其生平如此無論非高隱且仕宦至死恐一生未嘗至盤谷也不知昌黎之文何以云然豈君子偕老之類乎

元稹於憲宗初年上教太子召宰相講庶政次對羣臣復正牙奏事等事爲御史彈劾十餘事又坐與內

侍爭貶官其直節卓然一時及穆宗朝乃因崔潭峻

薦得知制誥與魏弘簡相結求爲宰相而沮裴度何

其謬也豈非功名之念重一經摧折遂選懦而不自

振耶夫以稹之才當憲宗之世一貶至十五年不復向用苟非聖賢能無改節乎吾不能不致憾於憲宗矣

穆宗時以兩河畧定密詔天下鎮兵歲限十之一爲逃死謂之銷兵籍卒聚爲盜悉爲藩鎮收用者蕭俛也劉總藉幽薊豪銳不檢朱克融等送京師願得官

自効皆抑不與還遣之鎮不數月克融作亂者崔植也考其生平俛猶潔不苟之士植則強直議論之人也宰相須有才識爲天下消未然之禍如二人者行雖高議論雖有餘何救其誤國哉

唐之臣下得罪者出爲藩鎮刺史或分司東都甚者遠惡州司馬司戶極矣宋之臣下得罪者出領郡或提舉宮觀甚者以虛銜安置不得僉書公事極矣唐時士大夫多家東都宋時隨地有寓公皆依祿爲養耳計仕於其時自牽絲以往蓋無日不稟於縣官此

極有深意自國家以科舉取士士竭一生之力以博

一官有故而去多非少年度必不能復效齊民作活

以虛名稟之此亦田子方養老馬之意也國家不能

養士使士分服官之力以爲自養計亦安用此士爲哉

李夷簡劾楊憑奸贓不法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徐晦獨至藍田慰餞權德輿稱之於朝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每讀此嘆一事而得三賢然史又載楊憑得罪王仲舒

獨屢存之貶峽州刺史豈即夷簡所為耶仲舒嘗諫用裴延齡為觀察使多善政夷簡能容晦而不能容仲舒何也

錢徽為江州刺史州有牛田錢百萬本給刺史宴飲贈餉徽以貸貧民租葦宙為永州刺史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市糧賑民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水旱民賦不入嘆曰我當減燕樂他用可乎為出錢二十萬代之嘗恠當時士大夫所在置酒倡樂不知何從取辦觀此二事可想見矣士生其

間欲作循吏不亦易乎

文宗患王守澄等專橫與宋申錫謀除之申錫泄其語守澄知之令神策都虞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守澄奏之上命守澄捕申錫等於禁中鞠之夫著所告都無影響且不告於他人而告於神策之屬其故不已昭然乎乃使守澄鞠之何也及廷臣屢請付外覆按守澄乃奏請止行貶斥於是貶湊為巢縣公申錫開州司馬夫申錫果謀立漳王其罪何止於貶不然又何以貶也此事與京房王章大類每讀

至此使人忿忿

文宗讀書至閹弒吳子餘祭問闕何人耶許康佐畏中官不敢對帝後問李訓訓對因為帝言君不近刑臣之義訓非其人耳其對帝未為謬也如康佐畏中人而使入主不辨經義此豈人臣之義哉唐書列之儒學傳若重其明哲者此何義也

訓注之用當時力言其奸者惟李德裕耳陰與之結冀得其力者二李也帝初官訓鄭肅力爭為喻止之者王涯也始漏宋申錫語以免注繼而誣德裕與漳王圖不軌為訓注報讐者王璠也證德裕無罪因而罷相者路隨也德裕被逐二李亦繼之二王則舉族為殉隨之免相乃免死璠之代相者乃代死也比匪者亦何利焉

李贊皇論甘露之變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注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反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按此即元載用崔昭結皇甫溫周皓以圖魚朝恩之意實良策也然亦安知非此輩鑑朝恩覆轍厚

防諸將使不得與南衙交通故注計無所施耶噫觀
宋中錫訓注事乃知元載亦一能人也

李贊皇之相業唐季無兩矣州先生以此裴晉公而
稍昂之其論當矣至其爲人論者猶致不滿以爲不
能釋憾解讐不知此固有之然亦不盡然也仇士良
以武宗之立非宰相意勸帝誅楊嗣復李珣戶書杜
悰見德裕救之三人皆牛黨也使以私怨行之立釐
粉耳乃與同列上奏引劉晏宋中錫事爲戒至於伏
地不起楊李得全僧孺二李能之乎二李之惡極矣
賤之未可謂私白敏中令狐絢皆二李黨贊皇引用
不疑而卒受其禍憾自不釋仇自不解耳非贊皇之
罪也

劉湛附彭城王與殷景仁相讐諸附湛者相戒無過
景仁獨庾炳之往來兩人之門皆得其歡心而密輸
忠於朝廷方兩人之勢如水火豈有一人而皆得其
歡者此理之所無所以然者固炳之奸亦湛之愚耳
惟白香山處朋黨之世與元稹劉禹錫善而舉世不
得以黨目之雖不爲李贊皇所喜而亦不爲所忤則

以其中懷淡然而非世味之所能累也思其人令人有
願爲執鞭之想

穆宗大漸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
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太子雖少
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豈有
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
讀此數語不愧爲汾陽王孫矣如此賢明之后而宣
宗修生母之怨使不得善其終不合葬不祔廟真梟
獍之屬也白敏中爲宰相不能爭反罪正言之王皞
長君之惡罪不容誅迨懿宗朝而皞議卒伸畢竟公
論不容泯滅也

會昌中處置回鶻一事最中機宜初啞沒斯內附審
其非叛將也而受之已而遣使齎詔訪問太和公主
兼察啞沒斯情實及烏介可汗以公主屯天德軍境
上上表借振武城上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諭以宜
率部衆漸復舊疆借城前代無有此比回鶻嗣是侵
擾求索無已然猶賜詔諭可汗諭公主再三烏介不
去帥衆逼振武然後出兵擊之可汗走石雄迎太和

公主歸蓋回鶻已破公主爲黠戛斯所得烏介立奪
公主挾之度磧借名以爲寇於中國耳此而不擊何
以靜邊然而諭之再三不得已而用兵不失故與國
之體可謂恩威兼濟者矣宣宗之詔曰會昌中虜廷
喪亂可汗奔亡屬奸臣當軸遽加殄滅噫以苦心爲
罪案以賢輔爲奸臣使人撫卷長嘆

人主之心不可有先入之見柴於其中宣宗非聰明
敏察之主哉獨其爲生母所惑誤讐嫡母以爲殺其
父視穆宗以下皆其深讐而修怨於武宗尤甚欲討

弑父之賊而身自弑其母李德裕功在社稷廢而殺

之而用白敏中令狐絢是殺騏驎乘跛驢也好摘發
隱伏以爲智而大奸在肘腋閉目搖手而畏之非特
畏之直是德其立已而已方士之藥其害章章效而
尤之不顧也彌留之際不立長子不見大臣獨以第
三子屬內侍而定策國老之勢成謂之明主果明主
乎哉

憲宗崩令狐楚爲山陵使部吏盜官物又不給工人
備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爲羨餘獻之罷爲觀察使宣

宗即位問宰相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
六宮避去惟山陵使攀靈駕不去誰也對以楚求其
子絢召對悅之後遂以爲相夫刻減工直大罪也風
雨不去小節也取其小節忘其大罪宣宗亦過矣楚
嘗附李逢吉逐裴度忌武儒衡其相也皇甫鏞薦之
而楚所薦者蕭俛也據實而論賢耶否耶

宣宗嘗謂韋澳曰朕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
俗卿爲撰一書澳取十道四方志細次題爲處分語
帝用之聞者驚服夫四方利病人主誠與大臣侍從

留意講求奚患不周知若令臣下代撰記憶以圖驚
人何其無味也政如空腹秀才記一兩段類書自詫
有學問寧免識者之笑

人主以一偏之見取人未有不失之者宣宗以令狐
楚故用其子絢以牛僧孺故用其子叢絢之爲相也
縱子納賄旣被發而猶爲之辨鎮淮南不能用李湘
之言討叛卒反遣人慰勞給芻米養成徐州之亂喪
師於泗州又遣人說龐勛許爲請節叢爲蜀帥南詔
借蜀王廳留止叢欲許之蠻兵未至豫焚城外民居

卒爲亂賊所逐其明效大驗乃爾使贊皇公有知得無齒冷地下乎

狄仁傑舉其子韋貫之舉其弟高元裕舉其兄皆以稱職聞唐時猶有古意貫之爲監察御史舉弟繻自代事出庶寮尤奇

韋綬爲翰林學士德宗幸其院綬方寢或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乃以韋妃蜀襖袍覆而去君臣之間恩遇如此然綬以在禁廷憂畏得疾戒其子溫不得任近職不知所憂畏者何事也

讀史商語

卷四

素

劉禹錫謂張九齡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開元良臣而卒無嗣然九齡碑誌及宰相世系表皆稱有子禹錫去九齡不遠不應繆戾乃爾疑九齡實無子碑誌所載乃嗣子未可知也但世間忮心者不皆無子真忮者又不怕無子耳噫善地未必佳醜地未必惡自元和初至於會昌長安貴人不啻滄桑幾變彼武元衡王涯賈餗者豈瘴癘能殺之哉而唐天子服金石求長生生愈不長至此亦四易位矣獨再起再斥之禹錫猶然無恙於江湖之上禹錫之所得不知

與長安貴人孰多何必造爲是說恐喝忮人冀其援已也

通鑑載懿宗欲以請鄆王監國秦殺當時宰相無名者杜棕力救得免容齋隨筆以爲懿宗即位宰相四人至此三人已罷去惟蔣伸尚在畢誠杜重權乃懿宗所用不應亦在當誅之列疑此事爲虛此論甚當考棕生平別無善狀鎮淮南時歲饑民流漕渠遺米自給取陂澤芟蒲實皆盡棕更表爲瑞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洎宴適如此人亦決不能回主怒救同官者也

讀史商語

卷四

素

蕭倣諫懿宗疏云佛者棄位出家剖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非帝王所宜慕也胡註以爲佛滅度後諸天諸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後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滅後之殊勝此語甚悞大率佛書稱滅及滅度者非謂身後謂生滅妄想滅盡一真湛然如所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是也倣意謂佛教以空寂爲殊勝帝王不宜留心耳大率儒者患在不解佛書而好以已見附會之此亦其一也

懿宗時士大夫深疾宦官建州進士葉京嘗與宣武軍晏識監軍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於塗馬上相揖謗議誼然遂沈廢終身然楊收與中尉楊玄价叙同宗相結遂得為相杜宣猷為宦者祭墓得觀察使不聞有非之者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士大夫持論往往然耳

韓弘韓充之帥宣武也一誅將士好亂者一并其家逐之皆不過二百人而一鎮不復為亂終其任此御亂軍法也軍士之亂豈其盡人而然蓋有為之唱者去其唱者其餘自定矣徐州軍逐溫璋使以二韓法治之當亦易定耳命王式為帥帥忠武義成兩鎮兵以入殺銀刀都將等至數千人不已過乎未幾而龐勛以戍卒叛歸勅赦其罪叛卒不信招集銀刀竄匿者為亂連數道之兵而後能破之黃巢嗣是起而土崩之勢成天下事處之一失策而其禍有不可言者此是矣

李景莊之母嘗因墻墮得錢盈船祝曰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

掩而築之可謂賢母矣然以景莊不第屢捷景讓冀其為弟關說其貪功名之念蓋有甚於貪錢者景讓雖屢受捷不敢效人求關節可謂孝子矣然勸宣宗遷穆宗以下四主出太廟其貪自己之功名蓋有甚於貪弟之功名者噫是母也宜其有是子也

玉泉子載路巖事謂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巖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仇隙附麗之徒釣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辭其實未也按巖附會韋保衡以公往薨故殺太醫貶劉瞻鄭畋親使邊咸其家可佐軍興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豈可謂無罪尤可恨者奏請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此惡人之無識者豈盡雷同者為之耶玉泉子嘗以劉瞻為不足譚此又為巖解嘲明是當時不公之論也

玉晨鐘韻上空虛畫戟祥烟擁帝居極目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認中書鄭畋為學士時金鑾坡上南望詩也陸務觀譏其熱中揆地今以史考之畋為學士草罷劉瞻制曰安數畝之宮仍非已有却四方之饋

惟畏人知路巖韋保衡惡之貶梧州刺史以此觀之
政非急於功名人也詩人托興或別有在且急於作
相者必不形諸詩務觀可謂失言矣

彭樂爲高歡將追宇文泰泰謂之曰癡男子今日無
我明日豈有汝耶樂乃還慕容紹宗追侯景景使人
謂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劉巨容敗黃
巢巢渡江或勸巨容窮追曰國家喜負人不若留賊
以爲富貴之資此三人者皆同一見其後樂以反誅
紹宗溺水死巨容爲田令孜所殺富貴果常在耶

讀史商語

卷四

三

王筠自云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
諷常爲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
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
並自抄錄未嘗假人手柳仲郢手抄六經司馬遷班
固范曄史皆一抄魏晉及南北朝史再又類所抄他
書凡三十篇號柳氏自備旁錄仙佛書甚衆皆楷小
精真無行字古人之爲學如此自印板書行學者類
多鹵莽無此專精之學矣

李鄴爲淮南節度使吐突承璀監其軍鄴性剛嚴與

承璀互相敬憚承璀歸引鄴爲相鄴耻由宦官進至
京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辭不見明年固
辭相位罷鄴之孫谿昭宗朝拜相崔昭緯使劉崇魯
劾罷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明年復拜相昭緯召
邠岐兵赴闕王行瑜言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
未許是日行瑜等殺谿於都亭驛噫引之而不屑就
陷之而不知避李氏祖孫不亦異乎

史稱黃巢敗降於高駢駢欲誘致之恐昭義等諸軍
分其功乃悉奏遣之巢勢復振此一段未得情實不
免爲駢所欺駢實不足以辦賊其奏遣諸軍即劉巨

讀史商語

卷四

三

容之意恐賊盡已不得自擅耳駢之始雖立戰功然
未嘗見大敵幸而取勝其技實平平顧好爲大言當
時盲宰相惑之以爲緩急可恃然駢實自知至此不
過欲保境內作偏霸之局而已身爲都統曾無尺寸
功又散遣諸軍幸國顛沛以圖割據駢之罪不知與
巢孰重輕也死之日裹以故氈與子弟七人一坎而
瘞僅餘一孫不克葬暴卒豈非太宗之過歟

黃巢之亂諸將不能支李克用兵至而巢遁旣而

大梁朱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復引兵破巢還師至汴而全忠夜掩殺之此何理哉使僖宗稍自振因克用表下詔暴全忠罪詔鄰道助克用討之全忠方救亡之不暇豈能有所肆哉乃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優詔和解之自是克用怨朝廷不肯為用而全忠知國家無奈我何遂一意吞併矣獨惟克用之強可以得志於全忠一請不得至再至三則自行其意可也方全忠之困於秦宗權何不遽兵之夫王重榮王珂之親何如殺身之仇李茂貞韓建之才何如全忠之可忌稱兵犯闕與誅不義諸侯其名孰美惡同一非帝命也舍此而為彼吾不得其解已而全忠得淄青兵能自奮克用且自救不暇矣讀此可為頓足

唐末諸將惟高仁厚最賢其破阡能敗韓秀昇取楊師立皆有方畧且不好殺使居方鎮當是一時賢將惜其托身非人為陳敬瑄所用而卒為所圖令人扼腕

初讀崔昭緯之害杜讓能排李谿與谿之銳於作相嘆曰揆地之相軋由來久矣但此時宰相處庸主強

藩逆闖之間進不能有所建立退有性命之憂有何好而害人以為之况乎昌害以為之及觀韋貽範為相多受人賂許以官及母憂去位日為債家所譟遣人詣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起復不覺笑曰原來只為此耳噫如鄭縈者豈不賢乎哉

方全忠有事交鄆李克用假道魏博以救之使羅弘信許之則交鄆不舉交鄆不舉則全忠之勢未盛也乃信其謬為恭敬也為之力障晉師交鄆亡則次及河北耳然魏亦勁敵全忠沫陽一噉而盡也自紹威

引汴師夷滅牙軍八千餘家魏遂不振而諸侯亦更無能抗全忠者矣洪容齋嘗恠全忠起於汴非有地利而能吞噬中原不知全忠之結魏正其巧於得地利也噫全忠之有天下也以魏後唐之滅梁也亦以魏人巧固不如天巧哉

全忠之歸唐也王重榮生之未幾而取河中卒殲其族其再困於黃巢也李克用救之未幾而謀殺之其又困於秦宗權也朱宣朱瑾救之未幾而攻覆之并其妻而辱之如此人而羅弘信以其厚已不早與河

北合從使得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世之愚未有如弘信者也

王行瑜跋扈諷朝廷加號尚父及爲李克用所攻登城泣語甚哀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尚父之號翻爲笑端噫郭汾陽號尚父李輔國王行瑜亦號尚父人重官耶官重人耶

唐末羣雄並起其人皆庸才使朱溫得以狙獍之雄盜弄神器然亦未始無術也當時可與溫抗者惟李克用耳而不知大勢自兵興以後藩鎮之勢常抗天

子朝廷惟視其強盛則與之克用不知攻取以自廣爲王重榮則犯關爲王珂則又犯關疲頓兵力而河東無一成一旅之益溫則不然自免於宗權之難惟汲汲焉吞併以圖廣大取洛孟取蔡取徐取兗取鄆取河中而河東僅黑子著面能自完足矣一得天子則議禪代焉誰復有能制之者使克用早以其兵力蠶食河北以自廣溫方自救不暇而况敢篡位乎然則克用非溫敵乎曰非也溫自爲羣盜時即有窺伺大物之意克用初不欲叛唐不過欲爲藩鎮之雄

其嘗抗王師彼習見河北故事撫之則順命奪之則衡命以爲此藩臣之常耳再犯闕庭彼直以爲桓文之舉無他腸也溫既篡王建遺書請各帝一方克用復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又嘗謂其子曰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威鎮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文誰能禁我顧我家世忠孝誓死不爲此皆實語也克用可以取天下而不爲其後人卒能滅梁宜哉

克用可以挾天子而不爲吾嘗取其說矣然自謂誰能禁我則未究其害也溫之篡唐大河南北無足爲難者河東欲抗而無其力吳蜀能抗而無其心故梁得以僞位終其身耳使克用遽挾天子關東諸侯無一非其敵吾恐朝篡而兵夕至城下李茂貞韓建之覆轍具在也克用能一朝居乎然則爲克用者何如曰乘汴人未定而急覆之退還河東益治兵以伺諸侯之釁雖謂之真桓文可也

李茂貞嘗上昭宗表云今朝廷但觀強弱不計是非約衰殘而行法隨壯盛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績

然他事猶可也。駕在鳳翔，以茂貞子侃尚平原公主，及歸，令朱全忠與茂貞書，取之。茂貞遽歸之。公主下降，可視人盛衰，以為去留耶？此千古笑柄也。

劉守文之討守光，討囚父之賊，非討其弟也。兵乍交而遽呼於陣曰：「勿殺吾弟，不已過乎？」然而其志亦可憐矣。守光得守文而殺之，不旋踵，是何其立心之大異也。死等耳。死於弟與荷校而死於晉王之廟者，容愈乎？噫，方仁恭之歸晉也，幽州一亡，將耳使之。一旦有幽州者，晉也。俄事全忠而背晉，俄以圖魏也。而弁背全忠，此豈復存人心哉？身囚於逆子，殺其賢子而與逆子同死於晉，則固幽州為之累耳。天之報仁恭，固不爽也。

懿僖之間，南詔何悖，驚不恭甚也。僭號犯諱，請公主和親，稱弟不稱臣，諸道之援卒四至，而成都時岌岌焉。及王建有蜀，斬山行章，斬三王之漏軍事者而南詔不敢窺塞。唐以天下之力守蜀，而不足建以蜀守蜀，而有餘何相去之懸也。則當時將帥之罪耳。吾以才而知邊將得人，不在乎竭天下之力以奉之也。

人之強力銳氣，全不足恃。即此一人之身，蓋有前後兩截。判然不侔者，以朱全忠之狡悍在兵間三十年，所見大敵多矣。奮其盜賊之智，摧強為弱，以至羣雄略盡，稱帝中原，身率五十萬眾，以臨太原。即使兩軍相對，勝敗出於意外，猶當整眾以退。善敗者不亡可也。史建塘等以數百騎為奇兵，以撓之，遂至大駭。燒營夜遁，修之耕者得以鉏鋌逐之。此何以故？即全忠老諳其軍中更無一人知兵者乎？蓋鐘鳴漏盡，氣衰志怯，非復向者之全忠而誅殺無常。羣臣亦更無敢

以軍事諫者矣。噫，人以其強力銳氣為可常也乎哉？○王建為田令孜養子，卒殺令孜。建後所得諸將，更其名為養子者多至數十人。豈名姓一改遂為真父子耶？然養子中宗佶以忤唐襲死，宗滌以賢見忌而死，其他以罪死者尚多元膺。乃其真子亦以忤襲死。建於父子之情可知。已最可笑者，宗弼嘗泄建語於顧彥暉，其人易知也。建獨親之，卒賣其國於唐。噫，令孜有知能不笑建於地下耶？

張承業謂晉王曰：「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仇。」

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噫大哉斯言自古以來惟文王能行之惟荀文若能言之而承業遽見及此其賢乎哉承業在唐不過一監軍且嘗詔斬之及唐之亡士大夫無能有宗國之思者而承業議立其後不受莊宗官爵但稱唐官以終莊宗稱帝一疾不復起唐之純臣未有過承業者也

劉鄩在檀皆嘗用奇兵襲晉陽而皆不勝一有備

無釁故也及張文禮以鎮州叛晉遣使求援非用奇一大機會哉敬翔謂若不乘此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是也而趙張輩以爲強寇迫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文禮不知救文禮正所以拒晉也他日晉人一用奇而入東平再用奇而入汴豈拒之不力之罪哉

莊宗既破梁段凝等上言僞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與巖等同斬於市凝以賂

巖等代王彥章莊宗入汴望風迎降纔得不死便爾開口黜僞梁要人獨不思自己爲僞梁何等人乎而莊宗聞其言亦了不之惟當時國事可知矣

莊宗以李嗣源策入汴牽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父子共之同光二年嗣源表其子從珂爲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帝怒曰軍政在我嗣源安得爲其子請斥從珂使戍石門前欲與之共天下後并一官而吝之不亦過乎嗣源之生心也諸將士之解體也固不待崇韜友諫之死不待欲盡誅魏卒之日矣

段凝降唐賜姓名李紹欽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盖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夫疑爲梁將不效莊宗入汴凝所將精兵猶五萬率以降此莊宗所親見莊宗又素知兵者奸人乃敢於欺罔乃爾况乎人之賢不肖不如用兵之彰著人主之知人又非若莊宗之知兵者乎其欺罔也不亦宜哉

國家紀綱法度苟一壞之其陵夷之勢有莫可底止者唐末兵驕將帥廢置出自軍中節使視其士伍不異驕子而僚佐之苟得無耻者又陰收士心冀其戴

已每易一帥至傾府庫爲賞已而中人以禁軍之勢爰立天子亦傾府庫爲賞則夷陵自下而上至同光長興清泰之世以天子爲奇貨數爲流言以要賞急則賣之於敵而又以取賞嗜其甚矣高平之戰世宗稍稍振厲而天遽奪之亂源尚在非宋祖其孰與社此宿蠹者乎

安重誨謀去潞王不克得罪死其後潞王果反歐陽公以爲使明宗有知有愧於重誨是不然潞王雖卒

然其初非有罪也且重誨豈真爲明宗計哉彼見

當時天子惟強有力者爲之明宗春秋高嗣子弱方

且竊弄威福一手握朝權其謀害潞王不過剪除碍手之人耳從厚明宗親子也惡而出之從璨明宗姪也忌而殺之此豈亦預知其反耶惟潞王他日之反偶如其言而重誨死又不以其罪故歐公從而與之原情而論殆非然也

明宗末羣臣議立太子秦王從榮謂宰相曰諸公欲立吾爲太子是欲奪吾兵耳彼見夫當時天子非握兵不可得也然從榮帝長子王淑妃孟漢瓊非大奸

一旦有故度不能舍秦王而外求君自爲元帥益驕縱與廷臣爲仇主上不豫急急焉欲以兵入朝卒爲漢瓊等誣以反而殺之是使從榮不得爲天子且殺其身者此兵也其父以兵得天子其子以兵殺其身曷足怪乎

明宗之兵變於魏諸將未知去就元行欽獨以反聞又殺其子從璟莊宗崩逃去卒被執見殺歐陽公嘉其節而譏其逃余謂以反聞是也殺其子過矣從璟之行莊宗實使之而明宗之成敗初不係乎從璟之

死坐行欽嘗爲明宗養子獨不可活其子乎噫行欽

嘗事劉守光守光囚父殺兄皆行欽爲之此其人豈可以大義責乎譬之於狗得食則爲之噬耳然亦異乎立其朝而不事事者矣

安重誨在明宗朝知潞王必爲它日之禍銳欲除之似矣第爲重誨計當爲帝言潞王年長數將兵有功方今天下大勢在握兵陛下魏博之事是矣異日恐不利於冢嗣宜令王解兵明宗未必不悟乃劫楊彥溫令叛因以爲潞王罪比帝欲生致彥溫又劫藥彥

稠令殺之以滅口此豈人臣事乎顧是時彥溫雖死
彥稠猶在帝試詰所以違詔之故則重誨之橫立暗
然卒於不察雖不誅潞王亦不罪重誨則明宗之不
明奸人有以窺之他日秦王之禍孰謂非帝之自開
其隙乎

王晏球爲梁將禦唐無功莊宗入汴乃降及爲明宗
取王都破契丹援兵如拉朽然自中國多故將帥得
志於虜未有如晏球者也契丹旣退諸將欲乘勝取
都晏球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用兵汎十月軍中不
戮一人當晏球降唐人孰知其將略如此乎自古無
必勝之將惟在朝廷用之何如耳

楊行密之初起甚微弱耳孫儒以五十萬之衆臨之
卒被擒梁兵來大敗之朱溫自來又敗之已而田頰
安仁義叛於肘腋皆次第削平此其才智豈淺淺者
使在中原與朱李對壘未知鹿死誰手惜天不假之
年耳葛從周雁師古梁名將也皆蟻於吳王茂章爲
吳攻梁則勝爲梁攻吳則敗則將將者之方略可知
已歐陽公謂吳之勝梁適與其機會夫機何以屢會

也何待行密之薄哉

劉贊幼時其父玘衣以青布衫襦飯蔬食於床下而
自食肉曰食肉君之祿也爾欲之可勤學問吾肉非
爾食也夫教子學問可耳何必以衣食款之贊後舉
進士爲秦王重榮傳忤重榮重榮以兵入朝指日畧
期誅府寮忤意者重榮死朱弘昭欲盡誅贊等馮道
救之得免然猶徒惡地終身當是時雖布衣蔬食而
食於床下將甘心焉使玘尚在亦應悔其教子之悞
矣自國家以科舉取士人皆以學問得官爲究竟父
教其子兄勉其弟不出乎此而曾不自知其悞豈知
干祿之外自有所謂學問者乎

呂琦在清泰中知石敬瑭必引契丹爲患而請與和
親此其識見過人遠甚而廢帝又雅知琦爲賢者乃
入薛文遇之說詎責琦等至以強項責琦何耶蓋清
泰主鬪將也從明宗結髮與契丹戰彼以爲兵將之
力自能辦虜趙德鈞杜晏球近事具在也不知當時
之可憂者不在虜而在將士之不可用士卒志在要
賞諸將小者觀望大者冀倖非分是故契丹兵一至

為潞王用者僅一張敬達餘人誰復可用者嘗恠當時琦等何不明言兵將難用陛下鳳翔之事昭然可見漢唐盛時皆與虜和親不足為辱萬一有事文遇之肉恐不足食潞王聞之亦未必不悟潞王既盛怒琦等惟有拜謝而已豈時勢所趨雖智者亦不能為之謀耶

石晉之召契丹退可救死進可取天下不顧他日之禍而為之固矣顧虜貪而易動如唐諸帝啗之以子女玉帛已足以致其死力矣何至割一鎮以予之劉知遠謂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真有見之言惜乎其不用也二祖比肩而起而其識見相去不啻遠矣

甚哉趙德鈞父子之貪而愚也擁重兵居大鎮乘兩主之釁陰賂契丹求立為天子其寃也并自己之幽州而失之潞王謂苟却胡寇雖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述律后謂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

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何面目復求生乎其言皆切中德鈞之病矣父既不得帝而死其子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伐晉契丹主因而用之為出死力破晉帝不可得猶求為太子蓋其父子有天子癖至死不忘有如此者不知當時皇帝雖賤亦天地人民之主也豈容無功不忠癡漢一日而踞其位耶

班孟堅有言商鞅挾三策以鑽孝公此鑽之鼻祖也就唐末言之有鑽宦官藩鎮得宰相者有鑽卒伍得節鎮者迨其後又有鑽宦官卒伍得皇帝者於是又有人焉鑽蠻夷得皇帝則石敬瑭是已自此鑽法一開而宋齊丘以此教其主趙德鈞父子世守之楊光遠杜重威皆極力為之然皆不效而敬瑭之妻子稱臣稱妾掃地殆盡噫鑽之門愈奇而見效愈難受禍愈酷善鑽者亦何利乎

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為六軍副使主誅從反者景延廣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錄以為客將既即位擢為節度使帝病以子重睿屬馮道延廣陰許立出帝以此自功其後卒敗契丹之盟晉氏覆

反反小

焉敬塘之免延廣冀得其用耳孰使其子不克爲
帝并使其嗣子不克有其國者皆延廣爲之也天生
延廣爲石氏之禍而又使敬塘自活之篡弑之報不
亦巧哉

五代之君其得國皆不以正然或有大功於先或承
中國無主或出於軍士之推戴亦自有說至石敬瑭
則不然其初非有功業可紀也潞王之反方將助之
盡殺閔帝之從者使帝自經非能有故主之思也其
後不見容於清泰主召契丹入中國割地稱臣開中

讀史商語

卷四

史

國未有之禍真千古大罪人也得之不正自顧敢然
畏首畏尾以苟旦夕之安竟獲免其身亦幸矣考其
諸子重英重胤先爲清泰主所誅重信重義爲反者
所殺重睿與孫延煦延寶皆從出帝沒於契丹二后
至稱婦稱妾於虜主古來亡國敗家其禍未有慘於
石氏者吁敬塘有知能不悔哉能不悔哉

史書所載宦官有妻如高力士李輔國王承休事皆
可異至東漢樂巴初爲宦者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
擢拜郎中歷官以忠節稱子賀官至太守元魏中官

高菩薩與馮后私亂尤爲可恠

陶穀本李崧所引用崧爲蘇逢吉所惡穀因而譖之
誣以謀反殺之他日李昉詰穀穀曰君於李侍中近
遠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夫陷人於
死此有何好而揚揚然爲人言之哉穀之意不過欲
人畏已而已可謂良心喪盡者矣宋人雜記載其冒
姓事極醜又言其墓被發骸骨無存者以彼其人想
當然耳

郭威之入汴已非人臣矣豈有人臣抗天子稱兵犯

關其君死焉而尚可退就臣列者乎李太后猶臨朝
議所立遣威出師討契丹何其愚也澶州之事自是
勢所必然耳贊不用董喬之言而走晉陽崇不聽李
驥之言而據孟津其父子相濟以愚是何能有成哉
然而自古人君之有天下未有易焉如威者也以易
得之終以易失之其得之也以黃旗被體其失之也
黃袍出之軍中安知後之得者不笑前人之未工耶
○世宗將有事於燕晉慮南方有變北伐之師勢不
得不還故先取淮南去腹心之疾諭令修守備以安

其心然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則四方不足定矣取三關兵不血刃述律欲以漢地還之漢人當是時中國之勢幾振矣不幸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取蜀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於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此論出於陸務觀最為有見王朴獻世宗策云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此說無當豈兵機不容泄姑為此謬說

耶

讀史商語

卷四

李

南漢主劉鋹謂羣臣皆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故政事一委宦者其欲用羣臣皆先困之後王師至龔澄樞李托勸令燒府庫宮殿悉貯寶貨嬪御於海船將入海樂範竊其舟以逃皆宦者也鋹降於宋此其敗亡始末顯然然此見實不獨鋹有之帝王中號為英武而中懷此見者多矣如唐之玄宗憲宗皆是也

高郁勸馬殷修貢京師因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鑄鉛鐵錢令民自造茶以

通商旅而取其筭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王衍禁蜀中物無得入中國有入必以濫惡謂之入草物唐莊宗聞之怒曰王衍得免為入草人乎噫國家之利固在通而不在壅也

讀史商語卷之四 終

讀史商語

卷四

李

讀通鑑論卷一
衡陽王夫之撰
論三十

後學子吳讓之署

同治四年湘鄉曾
氏乘于金陵節署

讀通鑑論卷一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秦始皇

兩端爭勝而徒為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
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
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為而為之故其
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
推以為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為尊人之公也
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
於草野之罔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疆弱相噬而

讀通鑑論卷一

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
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為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
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七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
則分之為郡分之為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
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為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
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恆為士農之
子恆為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
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
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
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

天子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為亨利雖聖人其能
違哉遺舉之不慎而守令殘民世德之不終而諸侯亂紀
兩俱有害而民於守令之資殘有所藉於黜陟以蘇其困
故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於商周而若東遷以
後交兵毒民異政殊俗橫斂繁刑艾剛其民迄之數百年
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郡縣者非天
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為天下計利害不如封建
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
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世其位者
習其道法所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備於三

續通鑑論卷一

二

王道著於孔子人得而習之賢而秀者皆可以獎之以君
子之位而長民聖人之心於今為烈選舉不慎而賊民之
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況聖人未可為郡縣咎也若夫
國祚之不長為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
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
天下之大公哉

孔鮒臧書陳餘危之鮒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為友秦
非吾友吾何危哉嗚呼能為無用之學以廣其心而遊於
亂世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乎詩曰靡粟出卜自何能殺
殺者在我而已何用卜為屈其道而與天下靡利在而害

亦伏以其道而與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競君子之道儲
天下之用而不求用於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為無用
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秉道以自安慎交以遠物存
黃農虞夏於盜賊禽獸之中奚不可殺而安用卜為莊周
懲亂世而欲為散木言無用矣而無以儲天下之大用握
粟憂深而逃羿殺其有細人之情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
其正易簡以消天下之險阻非聖人之徒其孰與歸
商始興而太甲放周始興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蘇自
殺漢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則建成死於刃宋則德昭不
令其終汜乎建文之變而精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則

續通鑑論卷一

三

天命以之不康湯武且不能弭後代勿論已然而胡亥殺
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終安其位則伊尹周公之與趙高
相去不但若霄壤也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於
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託國於趙高之手雖中
主不足以存况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
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託孤之舊臣則
兵連禍結而尤為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
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

二世

陳嬰之不自立也周市之不王魏也其情均也而周市賢

矣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義之所不敢出害不敢自之
而遠居尊以為天下不義之魁負且乘致寇至灼然易見
而人不能知非不知也無志義以持其心流俗之蠱之者
進矣陳嬰非幸而有其母亦殆矣哉市之一言所謂大浸
稽天而不溺疾雷破山而不震者乎陳餘自矜儒者而不
能守義以自王周市雖死而如生陳餘碌碌以死又何稱
焉

李斯之對二世曰明主滅仁義之塗絕諫爭之辯犖然行
恣睢之心盡古今賢不肖無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
忌嗚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嘗學於荀卿氏矣亦嘗與始皇

讀通鑑論卷一 四

謀天下而天下并矣豈其飛廉惡來之所不忍言者而言
之不思斯之心其固以為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即始皇之
驕恃能受此言而不譴乎斯抑謂天下後世之不以己為
戎首而無所恤乎無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
夫死亦何不可畏也失不可患而亦何必於失也前所以
自進者非其道繼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後所以自保者非
其術退所以自置者無其方則失果可患而死果可畏欲
無畏無患以不言其所不忍言又奚得乎天下無必死之
塗而亦無可從幸之得正志於早而後無所迫則不忍不
敢之心以全早不能圖度於正迫其後失有形死有機雖

欲不為此言而不得不待上蔡東門之歎肺肝先已自裂
斯豈果無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辨人於早不若自
辨於早也

人者有不忍人之心而眾怒之不可犯眾怨之不可任亦
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為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
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
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
而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
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
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諍爭絕桎梏則雖日

讀通鑑論卷一 五

勞於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游驕樂可晏享而不
輟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為兩得之術哉任法
則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無一切之
術以自恣睢雖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洗滌於萬民之上
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盡瘁也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
學深思也然日樂奉名法者何也儉以耳目勤以耳目而
心思從其康逸也賢者且然況令狐絢張居正之挾權勢
者哉使讀李斯之言知其為導諛勸淫之術也能勿覲然
而汗下與
懷王之立非項氏之意也范增之說以為從民望而已臣

主之而立而其心不相釋項氏成而懷王固不能有楚懷王念此至悉故一乘項梁之敗而尊上將軍之權以授宋義義適遇其際而獲懷王之心故與計事而大悅非悅其滅秦之計悅其奪項之計也宋義壁於安陽而項羽斬之非憤其救趙之遲憤其奪已之速義之壁安陽而不進也非欲乘秦趙之敵欲得當以收項羽之兵也其遣子相齊而送之無鹽也非不恤士卒之飢寒以自侈為懷王樹外援於齊而因以自固也宋義死諸將惘然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羽之情見矣義之情亦見矣懷王之不能終安於項氏情亦見矣救趙則命宋義入關則命沛公梁死羽孤

讀通鑑論卷一

六

為偏裨於宋義旌牙之下為懷王謀項者之計得矣而抑無以服楚人之心幸而秦之君二世也其相趙高也其將章邯王離也無有能乘臣主之隙以閒楚耳不然雖沛公且無以自持況義之淺謀羽之徒勇者乎於是而知君臣之非獨以名為義也天之所秩性之所安情之所順非是則不能以終日范增立楚之說董公縞素之謀不足與於興亡久矣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成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而剝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

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聖人且難之況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況受納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齋粉也然而必弑胡亥以徵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熟於計者未有謂為且然者矣禍福之外有無藉之欲焉

讀通鑑論卷一

七

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譎焉俄頃之間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為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袂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視躬慎微而求馭之之術不墮其阱中者鮮矣孰謂秦之法密能勝天下也項梁有機陽逮漸獄掾曹咎書抵司馬欣而事得免其他請託公行貨賄相屬而不見於史者不知凡幾也項梁楚大將軍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獄掾馳書而難解則其他位尊而權重者抑孰與禦之法愈密吏權愈重死刑愈繁賄賂愈章塗飾以免罪咎而天子之權倒持於掾史南陽諸劉屢殺人而王莽不能

一 卷之二十一 反文句

問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設大辟於此設薄刑於彼細極於牛毛而東西可以相窺見知故縱蔓延相逮而上下相倚以匿姦閭位之主竊非分而寤寢不安藉是以箱天下而爲天下之所箝固其宜也受天命正萬邦德足以威而無疚媿者勿效爾爲也竟斯嚴備斯定吞舟漏網而不敢再觸梁笱何也法定於一王而獄吏無能移也

西陽王夫之譏

漢高帝

有天下者而有私財業業然守之以爲罔而官天地府萬物之大用皆若與己不相親而任其盈虛鹿麋鉅臺之恩後世開册之英君皆席以爲常而貽謀不靖非僅生長深宮習奄人汗陋者之過也滅人之國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則據之以爲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宮而五代之積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輦而之於南畿嗚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儉者因之以卑其志

趣赫然若上天之寶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懷握之金貨而已矣禍切剝牀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爲盜資夫亦何樂有此哉漢王入秦宮而有豔心見不及此樊噲曰將欲爲富家翁邪英達之君而見不及噲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畧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至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畧定於此矣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斤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飢寒以死周有大資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無積

宗之慘民亦無凍餒流奪之傷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請尙知懲乎

韓信數項羽之失曰有功當封爵者印削傲怒不能予繇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爲將而不與聞天下之畧且以不保其終者皆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賞亦豈必其足榮哉榮以其難得而已人主輕之天下獵之人主重之天下榮之宋藝祖許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則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於必得之不足歆也羽不惜屈己以下人而斬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

通鑑論卷一

二

乎漢高天下既定之後侈於封矣反者數起武帝奪之而六寓始安承六王之做人思爲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爲管蔡之親不相保而況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已乃爲天子君臣相賢而期報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抑信之爲此言也欲以脅高帝而市之也故齊地甫定卽請王齊信之懷來見矣挾市心以市主且窺見其心貨已讎而有餘怨雲夢之俘未央之斬伏於請王齊之日而幾動於登壇之數語刀械發於志欲之妄動未有爽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爲人主者可自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語況乎人主之固不可

以是心市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明保泰居盈之道得之矣奚必踐姑許之言而褻天之景命哉若夫項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說不如陳平之言之允也陳平曰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盡不知人有蔽之者也項瑣姻亞踞膺仕持大權而士惡得不蔽雖然亦有繇爾羽以詐興者也事懷王而弑之屬宋義而戕之漢高入關而抑之田榮之眾來附而斬艾掠奪之積枝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懷己輕殘殺者大怨在側而怨不可狎左顧右盼亦唯是兄弟姻黨之足恃爲援則使輕予人以權已且爲

通鑑論卷一

三

懷王己且爲宋義惴惴慄慄戈戟交於夢寐抑惡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無救也爲漢王之腹心者項伯也其兄弟也追而迫之劉者呂馬童也其故人也從之於大敗之餘者三十餘騎而兄弟姻亞不與焉懷應求援而終以孤立非利印不與者基己而賊之其親戚之叛已久矣不疚於天則天無不祐不媿於人則人皆可馭正義以行乎聖道而居天下之廣居無所偏黨而賞罰可以致慎而無所徇得失之幾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親賢行誘餌賤名器以徇游士貪夫之競躁固項羽之所不屑爲者也名義云者因名以立義爲可繇不可知之民言也不知義

矣為之名以使之顧而思抑且欲其顧而思而不但名也
況君子之以立民極而大白於天下者哉謂董公說高帝
為義帝發喪為漢之所以興者率天下後世而趨於偽必
此言夫忠孝非人所得而勸也如其勸之動其不敢不忍
之心而已心生而後有事事立而後有禮禮行而後有名
名者三累之下天下為之名而忠孝者不欲自居高帝無
哀義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彭城之敗幾死幾亡而
編素之名不能為之救則塗飾耳目以故主復讎之名無
當於漢之興明矣雖然以此正項籍之罪使天下恥戴之
為君長也則有餘何也籍者半氏之世臣也援立義帝者

讀通鑑論卷一

四

項梁之以令諸侯者也劉氏世不臣於楚其屈而君懷王
也項氏制之耳高帝初無君懷王之心則可不哀懷王之
死為天下而討弑君之賊非人弑己君而有守官之責者
也故發喪之後高帝亦終不挾此以令天下而數羽之罪
不嫌以背約不王己於秦為首則董公之說亦權用之一
時而高帝亦終不以信諸心嗚呼貌為君子者日言心而
以名為心日言義而以名為義告子惡得不以義為外而
欲戕賊之乎秦滅六國互相嚙而強者勝耳若其罪莫甚
於珍周楚幸不亡於秦而楚且為秦非其世臣非其遺胄
抑何必戴楚以為君戴楚者項氏之私義也漢亦何用引

項氏之義以為己義乎此義不明但有名而即附諸義焉
李嗣源夷裔也名為唐而唐之李昇不知其為誰氏之子
也名為唐而又唐之有名而無義名為義而義不生於心
論史者之亂義久矣中國立極之主祖考世戴之君明明
赫赫在人心而不昧臣子自有獨喻之忱行其不敢不忍
者而豈但以名哉

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唯貪功之人乎酈生說下齊齊已
受命而漢東北之慮紓項羽右臂之援絕矣黥布盜也一
從漢背楚而終不可叛況諸田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於
漢也亡疑乃韓信一啟貪功之心從蒯徹之說疾擊已降

讀通鑑論卷一

五

而酈生烹懸下之軍喋血盈野諸田卒以殄其宗慘矣哉
貪功之念發於隱微而血已漂鹵也龍且亦猶是也軍於
高密客說以深壁勿戰令齊王招散民反漢而歸己漢客
兵不容於久聞而必潰敗以全三軍奠楚勢而保齊豈不
賢於浪戰以死亡乎且則曰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雖
其後勝敗不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信以其毒毒齊而
齊民駢死田氏以亡且以其毒自毒而濰水涌流楚軍大
覆田氏不救舉人之宗社人民存亡生死之大而不滿忤
人之谿壑毒螫人而蠶蠶亦死信幸破齊以自請王齊而
未央之誅已伏於此且亦以其身斃於濰水之上然則貪

功而毒人亦自備其項領而速之斯也悲哉愚不可廖已
李左車下全燕而燕不叛隨何收九江而黥布無疑善用
人者亦何利有貪功之人以賊天下而多其戮哉漢雖有
齊而力已疲楚復救齊之兵而項王大懼使人不黜而能
定天下未之有也

韓信下魏破代而漢王收其兵與張耳破趙而漢王又奪
其兵何以使信帖然聽命而抑不解體以颺去哉此漢王
之所以不可及也制之者氣也非徒氣也其措置予奪之
審有以大服之也結之者情也非徒情也無所偏任無所
聽受可使信坦然見其心也吾之所為無不可使信知之

讀通鑑論卷一

六

矣信固知己之終為漢王倚任而不在軍之去留也故其
視軍之屬漢也無以異於己無疑無怨何所斬而生其枝
甚乎假使奪信軍而授之他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奪其軍
以防之項王一印之利而信叛三軍之重豈徒一印之予
奪乎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敗以剛用之而速亡
有所偏聽怙黨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於其人能制之
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
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漢王甫破項羽還至定陶即馳奪韓信軍天下自此甯矣
大敵已平信且攤疆兵也何為故無所挾以為名而抗不

聽命既奪之後弗能怨也如姑緩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
事有名可據信兵不可奪矣奪之速而安以奠宗社以息
父老子弟以斂天地之殺機而持征伐之權於一王乃以
順天休命而人得以生且信始不從蒯徹之言與漢為難
者項未亡也參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徹狂惑之計耳昔者
韓嘗以此持天下之縱橫然吞於秦而不收其覆軌矣信
反於齊則張耳掘其西彭越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為天
下蝨賊信知其不可而拒徹計之深也項王滅漢王倦歸
於關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徹之說信豈須臾忘哉
卞莊子小死大斃一舉而兩得之術俟時而發發不旋踵

讀通鑑論卷一

七

矣其曰不忍背漢者姑以謝徹耳削王而侯國小而無兵
尚欲因陳豨以發難攤三齊之勁旅西嚮而虎視向誰忌
哉或曰宋太祖之奪藩鎮也類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
信高懷德之儔也割地而王據屢勝之兵非陳橋攤戴之
主也故宋祖懲羹吹齋而自弱漢高拔本塞源以已亂迹
同而事異其權不在形迹之間也

漢王初卽皇帝位未封子弟功臣而首以長沙王吳芮
粵王無諸此之謂大畧二子者非有功於滅項者也追原
破秦之功而封之以天下之功為功而不功其功此之謂
大公楚漢爭於北而南方無事久於安則亂易起立王以

鎮撫之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以項羽宰天下不公爲罪而討之反其道而首錄不顯之績此之謂不遺遺得向於中行若此者內斷之心非留侯所得與況蕭何陳平之小智乎豈周天下者事出於人所不慮若迂遠而實協於人心此之謂不測

秦項已滅兵罷歸家何其罷歸之易而歸以即乎安古者兵皆出於農無無家者也罷斯歸矣漢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齊趙之師不戰其地不擾其人無閭井之怨歸斯安矣後世召募失業之民欲歸而無所歸則戰爭初息而遺歸之也難善師古者旁通而善用之則漢抑有民相聚

讀通鑑論卷一

八

山澤不書名數者復其故爵田宅教訓而優恤之之詔是

可爲後世師者也無所侵傷於民而禁其仇殺非有官爵田里而爲之授以隙地寬假以徭役而命爲稍食之胥卒以此散有餘之卒熟計而安存之奚患亡術哉高帝甫一天下而早爲之所國不糜農不困兵有所歸下令於流水之源而條委就理不測之有大畧也得乎

以大義服天下者以誠而已矣未聞其以術也奉義爲術而義始賊義者心之制也非天下之名也心所勿安而忍爲之以標其名天下乃以義爲拂人之心而不和順於理夫高帝當窘迫之時豈果以丁公爲可殺而必殺之哉當

讀通鑑論卷十

九

誅丁公之日又豈果能忘丁公之免己而不以爲德哉欲懲人臣之叛其主而先叛其生我之恩且憚然曰是天下之公義也則借義以爲利而吾心之惻隱亡矣夫義有天下之大義焉有吾心之精義焉精者純用其天良之喜怒哀思怨以爲德威刑賞而不雜以利者也使天下知爲臣不忠者之必誅而畏即於刑乃使吾心違其恩怨之本懷矯焉自誣以收其利然則義爲賊仁之斧而利之圖也乎故赦季布而用之善矣足以勸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廢而勿用可也斬之則導天下以忘恩矣恩可忘也苟非刑戮以隨其後則君父罔極之恩孰不可忘也嗚呼此三代以下以義爲名爲利而恃其天良之大慝也

留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溫公曰明哲保身子房有焉未足以盡于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韓爲韓報讎身方事漢而暴白其終始爲韓之心無疑於高帝之如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於雄猜天子之前且曰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視漢之爵祿爲鴻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榮辱不知有利害豈嘗逆億信之必夷越之必醜而履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貞而心之潔矣是以舉太子以託之而始終不疚嗚呼惟其誠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即不幸

而見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內懷忠而外姑為佞也曹操之
基亦也徐庶懷先主之知終始不與謀議而操無能害況
高帝之可以埋感者乎若夫未忘故主而匿情委曲以避
患謝靈運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孰聽之哉

中國夷狄之禍自冒頓始冒頓之闖入句注保太原自韓
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韓之故封而徙於太原其欲甘心於
漢久矣請都馬邑近塞而易與胡通數使之胡求和陽為
漢和而陰自為降地畜不逞以假手於冒頓不待往降之
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非韓信則冒頓不逞非石敬瑭則

續修四庫全書

十

邪律氏不橫求如郭子儀與吐蕃回紇有香火緣而無貳
心者今古無兩人然則以狡焉不逞之疆帥置之邊徼未
有不決隄焚林以殘割內地者也飢鷹猶犬不畜之樊圈
而軼之颺飛學走之地冀免禍於目前而首禍於千古甚
哉高帝之偷也

魯兩生責叔孫通興禮樂於死者未葬傷者未起之時非
也將以為休息生養而後興禮樂焉則抑管子衣食足而
後禮義興之邪說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者
禮之幹也禮者信之資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國唯此
大禮之序大樂之和不容息而已死者何以必葬傷者何

以必葬之微愛之心不容昧焉且敬焉而序有必順愛焉
而利有必浹動之於無形僻之微而發起其莊肅樂易之
情則民知非苟於得生者之可以生苟於得利者之可以
利相恤相親不相背棄而後生養以遂故晏子曰唯禮可
以已亂然則立國之始所以順民之氣而勸之休養者非
禮樂何以哉譬之樹然生養休息者枝葉之榮也有序而
和者根本之潤也今使種樹者曰待枝葉之榮而後培其
本根豈有能榮枝葉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駕甫脫而息
賈革之射修禮祀之典成象武之樂受命已未制作未備
而周公成其德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秦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一

苛嚴漢初之簡畧相激相反而天下且成乎鄙倍舉其大
綱以風起於崩壞之餘亦何遠不可而非直無不可也非
是則生人之心生人之理日頽靡而之於泯亡矣唯叔孫
通之事十主而面諛者未可語此耳則苟且以背於禮樂
之大原遂終古而不與於三王之盛使兩生者出而以先
王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精意舉大綱以與高帝相更始
如其不用而後退未晚也乃必期以百年而聽目前之滅
裂將百年以內人心不靖風化未起汲汲於生養死葬之
圖則德色父而諄語姑亦誰與震動容與其天良而使無
背死不葬捐傷不恤也哉衛鞅之立亂已極矣子曰禮樂

不與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務本教也漢初亂雖始
定高帝非輒比也輒可與而謂高帝不可兩生者非聖人
之徒與何其與孔子之言相刺謬也於是而兩生之所謂
禮樂者可知矣謂其文也非其實也大序至和之實不可
一日絕於天壤而天地之產中和之應以瑞相祐者則
有待以備乎文章聲容之盛末之逮耳然草創者不爽其
大綱而後起者可精又奚必人之嫻於習而物之給於用
邪故兩生者非不知權也不知本也

讀通鑑論卷一

之也蔬果之饋集於千金之室非必其能富之也釋老之
宮飾金碧而奏笙鐘媚者俯伏以請命非必服膺於其教
也莊麗動之耳愚愚民以其榮觀心折魂勞而戢其異志
抑何爲而不然哉特古帝王用之之懷異耳古之帝王昭
德威以柔天下亦既灼見民情之所自戢而納之於信順
已奏九成於闕丘因以使之知天崇宗廟於七世因以使
之知孝建兩觀以縣法因以使之知治營靈臺以候氣因
以使之知時立兩階於九級因以使之知讓卽其欲動之
心迪之於至德之域視之有以耀其目聽之有以盈其耳
登之降之進之退之有以詒其安然後人知大美之集集

於仁壽禮樂之中退而有以自極非權以誘天下也至德
之榮觀本有如是之洋溢也賢者得其精意愚不自者矜
其聲容壯麗之威至矣哉而特不如何者徒以宮室相誇
而已不責何之弗修禮樂以崇德威而責其弗儉徒以儉
也儉於欲亦儉於德肅道成之鄙吝遂可與大禹並稱乎
國無貴人民不足以興國無富人民不足以殖任子貴於
國而國愈偷買人富於國而國愈貧任子不能使之弗貴
而制其貴之權買人不能使之弗富而奪其富之權高帝
初定天下禁買人衣錦綺操兵乘馬可謂知政本矣嗚呼
買人者暴君汗吏所亟進而寵之者也暴君非買人無以

讀通鑑論卷一

供其聲色之玩汗吏非買人無以供其不急之求假之以
顏色而聽其輝煌復何忌哉買人之富也貧人以自富者
也牟利易則用財也輕志小而不知裁智昏而不恤其安
欺貧儒以矜夸而國安得不貧民安得而不靡高帝生長
民間而習其利害重挫之而民氣蘇然且至孝文之世后
服帝飾如買生所譏則抑末崇本之未易言久矣
婁敬之小智足以動人主而其禍天下也烈矣遷六國後
及豪傑名家居關中以爲強本而弱末似也遣女嫁匈奴
生子必爲太子諱以禮節無敢抗禮而漸以稱臣以爲用
夏而變夷似也眩於一時之利害者無不動也乃姑弗與

言逆生民之性就其說以折之敬之說惡足以逞哉富豪大族之所以強者因其地也諸田非勃海魚鹽之利不足以強屈昭景非雲夢澤藪之資不足以強世家非姻亞之盛朋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屬不足以強棄其田里違其宗黨奪其所便拂其所習驅旅寓食於關中土著之閒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氣餒沮喪曹子桓云客子常畏人諒矣改畏人者尚能自強以為國疆邪固不如休息餘民而生聚之也故貧民尚可徙也舍其瘠土而移其瘠俗可使強也豪傑大族摧折凋殘而日以衰聚失業怨咨之民於強敵之下弱則靡而悍則懟豈有幸乎而當時之為虐甚

通鑑論卷一

十四

矣匈奴之有餘者猛悍也其不足者智巧也非但其天性然其習然也性受於所生之氣習成於幼弱之時天子以女配夷臣民狃而不以為辱夷且往來於內地而內地之女子婦於胡者多矣胡雖雜母之氣而狎其言語駢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益其所不足以佐其所有餘故劉淵石勒高歡宇文黑獺之流其狡獪乃浚揆懿而駕其上則禮節者徒以長其文茲之具因以屈中國而臣之也有餘而進臣中國哉凡斯二者皆敬之邪佞以此破之將孰置喙而徙民之不仁和親之無恥又不待辨而折者也陳希之反常山郡亡其二十城周昌請誅其守尉高帝曰

是力不足亡罪守尉視城之亡而不效其死力昌之請誅正也雖然有辨寇自內發激之以反反而不覺覺而匿不以聞不為之備不亟求援則其誅勿赦也無疑寇自外發非其所激非所及覺覺而兵已壓境備而不給待援不至其窘也無疑故立法者無一成之法而斟酌以盡理斯不損於國而無憾於人陳希之反非常山之所能制而能早覺者也故周昌之按法不如高帝之原情雖然止於勿誅而已矣其人不可復用也所謂近死之心不可復陽也叔孫通之諫易太子也曰臣願伏誅以頸血汗地烈矣哉夫抑有以使之然者高帝之明可以理喻也呂后之權足

通鑑論卷一

十五

恃也留侯四皓之屬為之羽翼而詭隨者憚高帝而不敢競也通知必不死即死而猶有功何憚而不爭嗚呼以面諛事十餘主之通而犯顏骨梗也可使如此上有明君下有賢士大夫佞者可忠柔者可強天下豈患無人材哉匪上知與下愚未有不待獎而成者也

惠帝

曹參因蕭何之法而治非必其治也唯其時之不得不因也高帝初崩母后持權於上惠帝孱弱而不自振非因也抑將何為哉魯兩生曰禮樂百年而後興唯惠帝之時言此為宜爾周公之定禮也流言未靖東郊未定商奄未殄

不逸及也參非周公之德而值其時乃欲矯革創之失以
改易一代之典則人心不甯而亂即於此起易於益之初
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元吉而後无咎利者非其利也
風淫於上而雷迅於下其吉難矣夫飭大法正大經安上
治民移風易俗有本焉有末焉有質焉有文焉立綱修紀
撥亂反正使人知有上下之辨吉凶之則者其本也緣飾
以飾其文章歸於允協者其末也末者非一日之積也文
者非一端之飾也豫立而不可一日緩者其本質也俟時
而相因以益者其末文也高帝之時不可特也而兩生之
說非矣無以植其本則後起者無藉也而錮人心風俗於

讀通鑑論卷一

夫

簡畧慢易之中待之百年而民俗益偷雖有其志而無其
徵雖有其主而無其臣故迄乎武帝僅得董仲舒之疏編
而曲學阿世之公孫宏者且進也不足以爲矣此高帝
不夙兩生不出之過也惠帝曹參之時不可不因也有刑
之遺文六國之遺老雖有存者可與釐定蕭何之法叔孫
通之禮以折衷三代昭示來茲而母后悍權姦張內難且
作更張未幾而禍發於中勢將捐創制顯庸爲變端天下
抑且以修明制作爲戒其弊也詩書道地俗學苟容人心
趨靡肆偷日數漸漬以益流爲偷薄所必然矣嗚呼方正
學死而讀書之種絕於天下則漢之猶有賈董臧絀以存

古道於百一者非曹參有以養之乎故唯曹參者可以因
也時也前此而爲高帝當敦其質後此而爲文景必致其
文時也兩生傲而不出文景讓而不違違乎時違乎道矣
語曰明王有道守在四夷制治保邦之道至矣書曰迪惟
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以德也非競以兵也詩曰邦畿千里
惟民所止民所止也非兵所聚也易萃之象曰除戎器戒
不虞萃聚二陽於四五而分四陰於上下陽文德也陰武
功也近九五者陽而屏陰於外內文教而後不虞以戒矣
漢聚勁兵於南北軍而兵積強於天子之肘腋以是爲競
王室鞏邦畿戒不虞之計焉然天子豈能自將之哉必委

讀通鑑論卷一

七

之人而人不易信則委之外或委之中官以爲暱我而可
無虞者乃呂祿掌北軍呂產掌南軍呂后死且令據兵衛
宮以遂其狂逞而劉氏幾移於呂其後竇某何進與中官
迭相握符而恣誅殺以脅天子者喋血相仍即其未亂也
人王之廢立國事之措置一聽命於大將軍而丞若其
府史使利器不操於其手則三公九卿持清議於
上而孰敢恣睢以逞乎天下散處而可以指臂使者也兵
者衛四夷而聽命於帥者也近在肘腋而或擊之矣周勃
危得而成竇武危失而敗人主贅立於上而莫必其操縱
則亦危矣唐當天寶之前無握禁兵於輦轂者故撲二張

諸武如縛維之易借曰不競然且安史犯關而旋踵以平
貞元以後魚朝恩吐突承璀王守澄劉季述所挾以驕而
廢上弑君如吹枯而振槁其所恃者豈非天子所欲聚以
自競之兵乎垂及五代郭氏據於前趙氏奪於後不出郊
關而天下以移究所以禦夷裔而除盜賊者又不藉此也
則天子未能有兵聚兵以授人之亂而已邊徼之備不修
州郡之儲不宿耀武於法宮明堂之側舍德而欲以觀兵
棄器而欲以銜勇天子之服天下豈以左矛右戟遙震遐
方而使蠻乎唯兵在外而守在夷也則內賊奄宦遠遠而
不相及利不足以相啖威不足以相灼恍然畏天下之議

續通鑑論卷一

文

其後而無挾以手即有逆臣猝起以犯順亦互相牽曳而
終以潰敗推而大之舜禹之舞干而三苗效順亦惟不與
天下競勇而德威自震皆此道焉耳矣嗚呼聚兵於王室
以糜天下於轉輸祇以召亂而弗能救亡豈非有天下者
之炯戒哉

文帝

誠以安君之謂忠直以正友之謂信忠信為周君子周而
上下睦天下爾矣周勃平諸呂迎立文帝而有德色非有
罔上行私之愆也不學無術而忘其驕耳袁盎與俱北面
事君尊卑雖殊固有同寅之義規而正之勃豈遽沾而不

改藉其不改而後廷折之勃過不揜而文帝之精亦釋矣
乃弗規弗折而告文帝曰丞相驕陛下謙讓臣主失德斯
言出而豐忌生勃之禍早伏而不可解險矣哉帝之謙非
失德也尊有功而禮大臣亦何非太甲成王之盛心而導
之以猜刻此之謂不忠諫其心之無他弗與規正而行其
讒聞此之謂不信蓋之險詖推刃量錯而奪之權於勃先
之矣小人之可畏如此夫乃抑有姦不如盜者淺而蹂躪
迫而不知大體擊於目即騰於口貽禍臣主追悔而弗及
非益類而害與盜等故人主之宜遠躁人猶其遠姦人也
則親親尊賢之道其全矣乎

續通鑑論卷二

文

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君子而後有終非君子而謙未有能
終者也故搗也鳴也勞也而終之以侵伐雖吉无不利而
固非以君子之道終矣君子之謙誠也雖帝王不能不下
邱民以守位雖聖人不能不下芻蕘以取善理之誠然者
殫心於此而誠致之天下見為謙而非有謙也而後可以
有終故讓誠也任亦誠也堯為天下求賢授之舜而不私
丹朱與禹之授啟湯之授太甲武王之授成王一也皆誠
也舜受於堯啟受於禹與泰伯之去句吳伯夷之逃孤竹
一也皆誠也若夫據謙為柄而搗之而鳴之而勞之則姑
以此謝天下而不自居於盈則早已有填壓天下之心而

禍機伏而必發故他日侵伐而无不利黃老之術離誠而
川為久矣取其鳴謙之辭驗其侵伐之事心跡違初終賢
即將何以自解哉故非君子未有能終其謙者也有司請
建太子文帝詔曰楚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諸
父昆弟之懿親宜無所施其偽者而以觀其後吳濞楚戊
淮南長無一全其軀命者尺布斗粟之謠取疚於天下而
不救然則詔之所云以欲翁固張之術處於謙以利用其
忍亦險矣哉且夫言者機之所自動也吳楚淮南聞斯語
而欲動其妄心則雖欲撲之而不得故曰火生於木而焚
生火之木自生而自剋也文帝亦何利焉至於侵伐而天

讀通鑑論卷一

手

下亦殆矣君子立誠以修辭言其所可行行焉而無所避
使天下洞見其心而鬼神爭之兵革之萌銷於心而機不
復作則或任焉而無所用謙或讓焉而固誠也非有偽而
託於鳴者也何侵伐之利哉

漢興至文帝而天下大定賈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
與禮樂斯其時矣魯兩生百年而後興之說謬矣雖然抑
豈如誼之請遠興之而遂足以興邪武帝固興之矣唐元
宗欲興之矣拓拔氏宇文氏及宋之蔡京亦皆欲興之矣
文帝從誼之請而一旦有事於制作不保其無以異於彼
也於是而興與不興交錯以凋喪禮樂而先王中和之極

遂斬於中夏夫誼而誠欲興也當文帝之世用文帝之賢
尊之以中和之德正之於非僻之萌養之以學問之功廣
之以仁義之化使涵泳於義理之深則天時之不可逆而
正朔必改人事之不可簡而服色官名之必定至德之不
可敷而禮樂之必興恍惕而不安於其心若倦於遊而思
返其故抑且有大美之容至和之音髣髴於耳目之間而
迫欲遇之則以文從質以事從心審律呂於鈇象之間考
登降於周旋之際一出其性之所安學之所裕以革故而
鼎新不待歷歲年而燦然明備矣誼之不勸以學而勸以
事則亦詔相工瞽之末節方且行焉而跛倚聞焉而倦臥

讀通鑑論卷一

手

情文不相生焉足以興故文帝之謙讓誠有歉於此也固
帝反求而不察自誼者也禮樂不待興於百年抑不可遽
興於一日無他惟其學而已矣或曰成王幼沖德未成而
周公亟定宗禮何也曰周公之自定之也非成王之能也
迨其後成王日就月將而緝熙於光明乃以用周公之所
制而不愆誼固非周公藉令其能如周公而帝以黃老之
心行中和之矩範自願其不類而思去之又奚能以終日
乎

文帝罷衛將軍軍不欲使兵之穴集於京師也罷太尉官
屬丞相不欲兵柄輕有屬也合將與相而一之故匈奴侵

上郡而灌嬰以丞相出將以是為三代文武同塗之遺制
與抑論之罷衛軍罷太尉未嘗不宜也天子者不待擲兵
以為威假待之以為威則固不可更授其制於一人乃若
合將相於一而即相以將則固不可灌嬰者可將者也非
可相者也其可相者則又非可將者也故三代之制不可
行於後世者有二農不可兵兵不可農相不可將將不可
相也且夫古之將相合一者列國之事爾楚之令尹楚之
帥也晉之將中軍晉之相也所以然者何也列國無議禮
制度考文之事無百揆四門大麓之典其執政者不必有
變陰陽與教化殺刑賞之任而其為帥也亦鄰國之不韙

讀通論卷一

圭

相遇於中原以一矢相加遺而猶有禮焉非如後世之有
天下者與夷狄盜賊爭社稷之存亡也其謂之將相者今
一郡之倅判而已又其小者一縣之簿尉而已若天子則
吉甫山甫方叔南仲各任其任而不相攝然則三代且不
然而況後世統萬方之治亂司邊徼之安危者乎益相可
使之御將而不可使為將將可與相並衡而不可與六卿
並設宋之以樞密司兵而聽於相庶幾近之矣以樞密總
天下之戎務而兵有專治以宰相司樞密之得失而不委
以專征討酌以做三代之遺意而因時為節宣斯得之與
關位督師而天下速斃嗚呼殆矣夫

帝食其之死文帝傷淮南王長之志赦而弗治亦未為失
也漢廷之大臣無有敢請治之者國無人矣張釋之為廷
尉雖在食其已死之後而追請正刑侯雖子之刑抑非事
遠而不可問姑市其直於太子梁王之行馳道而緘口於
淮南則其直也蓋見可知難之直畏強禦而行於所可伸
者也天子諷於情而廷臣挫於勢故其後王莽欲反而謂
漢廷諸臣如吹枯振落之易其敢侮於諸侯久矣張釋之
其尤乎

讀通論卷一

圭

以一人之譽而召季布以一人之毀而遣季布天下將窺
其淺深雖然何病人主威福之大權豈以天下莫能窺為
不測哉布之倅倅於罷去而仰詰人主以取快其不足以
為御史大夫明矣使酒難近之實自露而不可掩矣文帝
之失輕於召布也非輕於罷布也慎用大臣而不吝於改
過聞人之言遲之一月而察其非諛默然良久而曰河東
吾股肱郡故特召君所以養臣子之恥也非慙也如其慙
邪抑以輕於召布而媿其知人之不夙也
賈誼陸贄蘇軾之三子者迹相類也贄與軾自以為類也
人之稱之者亦以為類也贄蓋希誼矣而不能為誼然有
愈於誼者矣軾且希贄矣而不能為贄況乎其猶欲希誼
也奚以明其然邪誼之說豫教太子以端本獎廉隅以善

俗費弗逮焉而不但此傳梁懷王王墜馬斃誼不食死費弗能也所以知其不能者與竇參為難之情勝於憂國也顧誼之為學猶而不純幾與費等而任智任法思以制例奴制諸侯其三表五餌之術嬰稚之巧也其仰吳楚而益齊私所親而不慮貽他日莫大之憂是僕妾之智也費之所勿道也故輔少主嬰孤城仗節守義以不喪其貞者費不如誼而出入紛錯之中調御輕重之勢斟酌張弛以出險而經遠也誼不如費是何也誼年少憤盈之氣未履艱屯而性之貞者畧恆疏則本有餘而末不足斯誼與費輕重之衡有相低昂者矣若夫軾者惡足以頡頏二子乎酒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誼

肉也佚遊也情奪其性者久矣寵祿也禍福也利勝其命者深矣志役於雕蟲之技以聳天下而矜其慧學不出於揣摩之術以熒天下而儻其能習於其父儀秦軾斯之邪說遂欲以攬天下而生事於平康之世文飾以經術而自曰吾誼矣詭測夫利害而自曰吾費矣迷失其心而聽其徒之推戴且曰吾孟子矣俄而取道於異端抑曰吾老聃矣吾瞿曇矣若此者誼之所不屑抑費之所不屑也絳灌之非誼曰擅權粉亂於誼為誣於軾允當之矣藉授以幼主危邦惡足以知其所終哉乃欲推而上之列於誼與費之間宋玉所云相者舉肥也王安石之於誼似矣而誼正

誼之於方正學似矣而正學醇正學凌誼而上之且不能以戢禍亂而幾為咎首然則世無所求於己己未豫圖其變端居臆度而欲取四海而經營之未有能濟者也充誼之志當正學之世盡抒其所蘊見諸施行殆可與齊黃並驅乎費且不能而軾之淫邪也勿論已故抗言天下者人主弗用而不足惜惟費也能因事納忠則明君所銜勒而使馳驅者也

文帝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固自以為利民也夫能鑄者之非貧民貧民之不能鑄明矣姦富者益以富樸貧者益以貧多其錢以斂布帛菽粟糝漆魚鹽果菘居贏以持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誼

貧民之緩急而貧者何弗日以貧邪耕而食桑苧而衣澆池而魚鼈罔牢而牛豕伐木藝竹而材貧者力以致之而獲無幾富者雖多其隸傭而什取其六七焉以視鑄錢之利相千萬而無算即或貸力於貧民而雇值之資亦僅耳抑且仰求而後可分其波潤焉是驅人聽豪右之役也故先王以虞衡司山澤之產而節之使不敢溢於取盈非吝天地之產限人巧使為上私利也利者公之在下而制之在上非制之於上而可云公也推此義也鹽之聽民自煮茶之聽民自煎工勿問焉亦名美而實大為蕩穉於天下或曰鹽可也茶之利猶夫耕之粟而奚為

不可曰古之耕也以助今之耕也以貢助以百畝為經貢
以千畝為率法地於兼井而仍存其故茶之於民也非賴
以生而禁其制於粟而不制於茶即有斷山之勞而亦均
於遠近故法林之稅二十而五先王不以爲苛惡在一王
之上食地之力可任我民之舍稼穡以多所營而不爲之
裁制邪抑末以勸耕獎樸而禁姦煮海種山之不可聽民
自擅而況錢之利坐收逸獲以長豪黠而奔走貧民爲國
姦蠹者乎金銀鉛錫之礦其利倍蓰於鑄錢而爲爭奪之
費端乃或爲之說曰聽民之自採以利民弄兵戕殺而不
爲禁人亦何樂乎有君

續通鑑論卷一

美

鑄錢輕重之準以何爲利曰此利也不可以利言也而利
莫有外焉矣如以利則榆莢纒纒尙矣穀雜鉛錫者尙矣
然而行未久而日賤速做壞而不可以藏故曰此利也不
可以利言也且夫五穀絲苧材木魚鹽蔬果之可爲利以
利於人之生而貴之也金玉珠寶之僅見而受美於天也
故先王取之以權萬物之聚散然亦曰以是爲質可以致
厚生之利而通之非果以爲質而人弗得不寶也然既僅
有僅見而因天地自然之質也銅者天地之產繁有而人
習賤之者也白人制之範以爲錢遂與金玉珠寶爭貴而
制粟帛材蔬之生死然且不精不重則何弗速做壞而爲

天下之所輕其唯重以精乎則天物不替而人功不偷猶
可以久其利於天下故長國家者知天人輕重之故而勿
務一時詭得之獲一錢之費以八九之物力人功成之利
亦未有既也即使一錢之費如一錢焉而無用之銅化爲
有用通計初終而多其貨於人則以饒益生民而利國
之利亦溥矣一錢之費用十之八九則盜鑄無利而止錢
一出於上而財聽命於上之發斂與萬物互相通以出入
而有國者終享其利故曰不以利言而利莫有外也則五
銖之輕不如開元之重穀雜鉛錫不如金背漆背之情通
計之而登耗盈虛之數見非淺人所易知也以苟且儉俗

續通鑑論卷二

毛

之情與天地之德產爭美利未有能勝者也
淮南王長反形已具丞相御史奏當棄市正也所謂人臣
無將將則必誅者也文帝赦而徙之與蔡叔郭鄰之罰等
臣子法伸而天子之恩紀不漸長憤恚不食而死怙終賊
刑免於討足矣袁盎請斬丞相御史儉人之心不可窮詰
有如此者或者其欲以恩私外市諸侯而背天子挾莊助
外交之心以冀非望未可知也抑或憎妒大臣之軋己而
欲因事驅逐以立威於廷而擢人位未可知也文帝避殺
弟之名置盎不譴而參用其說盎之無憚以逞而欺景帝
迫釁錯而陷之死終執兩端與吳漢交市而言之不衷也

顯矣蓋故俠也俠者之心故不可致詰者也有天下而聽

任俠人其能不亂者鮮矣
嗚呼自漢以後治之不古也有自矣太甲高宗成王之姿
非必其帙文帝而上之然而伊尹之訓傳說之命周公之
告曰無安厥位惟危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曰所其無逸
未嘗貶道以誘之易從也豈其如賈生之言曰使爲治勞
志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欲立經
陳紀爲萬世法斯其爲言去李斯之言也無幾何也以法
術制天下而情以恬嬉則其法雖異於秦之法而無本以
立威於末勞天下而以自豫能以是一朝居乎使天下而

讀通鑑論卷一

天

可徒以法治而術制焉裁其衣服而風俗卽壹修其文辭
而廉恥卽敦削奪諸侯而政卽咸統於上則夏商法在而
桀紂又何以亡夫文帝而幸非縱欲偷樂之主也其未免
於田獵鐘鼓之好而姑以自逸未有以易之耳得醇儒以
沃乃心浸灌以道義之朕建中和而興王道諸侯奚而不
服風俗奚而不移廉恥奚而不崇而先導諛以冀讎其說
文帝幸不爲胡亥耳文帝而胡亥誼雖欲自異於李斯也
不能乃後世或猶稱之曰善誘其君以興治下惡得有臣
上惡得有君哉
賈生之論教太子本論也雖然尤有本焉士庶之子杯酒

之耽博弈之好奪其欲而教之且反唇曰夫子未出於正
矣況天子之子淫聲曼色交於前婦人宦寺羅於側欲有
與導淫有與宣爲君父者忘志慮之勞憚身體之苦逐鐘
鼓馳驅之樂徒設嚴師以閑之於步履拜揖之間使其聽
也一偶人之威儀耳成帝穆穆皇皇而淫荒以滋亂況其
聞風志蕩徒怨君父之我奪而思快於一旦乎成王幼而
武王崩無所取儀型也則周公詠幽風陳王業之艱難作
無逸舉前王之乾惕遙立一文武以爲之鵠亦惟文武之
果可以爲鵠而後周公非徒設以冀其觀感如其以逸樂
爲德以法術爲治以聲音笑貌爲道以師保傅之諄諄爲

讀通鑑論卷一

天

教此俗儒之徒以苦人而父子師友之間相蒙以偽曾不
如文帝之身治黃老術而以授其子之足使信從也故賈
生之論非立教之本論也
等賢而上之則有聖人等貴而上之則有天子故師一善
者希聖之積也故公卿大夫者尊王之積也此陛尊廉遠
堂高之說也郡縣之天下夷五等而天子孤高於上舉羣
臣而等夷之賈生所以有戮辱太迫大臣無恥之歎焉嗚
呼秦政變法而天下之士廉恥泯喪者五六矣漢僅存之
唐宋僅延之而訖不能延之洪武興思以復之而終不可
復誠如是其笞辱而不怍矣奚望其上憂君國之休戚下

畏小民之怨嗔乎身為士大夫俄加諸膝俄墜諸淵習於
河厭懸於桎梏衣以受隸投之凌踐既使之隱忍而幸
於得生則清議之譏非在沒世而非即唾其面詎呪之作
在窮簷而不敢至乎其前又笑不可之有哉雖然為士夫
夫亦有以致之矣肅何出獄而仍相周勃出獄而仍侯不
能禁上之不以囚隸加己而何不可禁己之無侯以相也
北寺之獄廷杖之辱死諍之臣弗避焉忠也免於獄不死
於杖沾沾然自以為榮而他日復端笏垂紳於堂壁是亦
不可以已乎如鄒爾瞻之復為九卿也於虧體辱親之罪
免避焉人主曰是嘗與囚隸同捷繫而不以為恥者也是

通鑑論卷一

三

惡足改容而禮乎上弗獎之下安受之下既安之上愈賤
之仁宗之寬厚李祭酒之剛直且荷投而不能引退斯則
賈生所宜痛哭者也
子之於父母可寵可辱而不可殺身者父母之身也故寵
辱聽命而不慙至於殺則父母之自戕其生父不可以為
父子不能免焉子不可以為子也臣之於君可貴可賤可
生可殺而不可辱刑賞者天之所以命人主也貴賤生死
君即逆而吾固順乎天至於辱則君自處於非禮君不可
以為君臣不知媿而順承之臣不可以為臣也故有盤水
加劔聞命自池而不可掉抑臣之異於子天之秩也人性

之順者不可逆健者不可屈也賈生之言以動文帝而當
時之大臣抑有聞而媿焉者乎微直當時後世之詔獄廷
杖而尚被章服以立人之朝者抑有媿焉者乎使詔獄廷
杖而有人自裁者人君之辱士大夫尚可懲也高忠憲曰
辱大臣是辱國也大哉言乎故沈水而逮問之禍息魏忠
賢且革其內戚況人主哉

漢初封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遠民之視聽猶習於封
建之舊而怨秦之孤故勢有所不得遽革也秦政李斯以
破封建為萬世罪而賈誼以諸侯王之大為漢痛哭亦何
以異於孤秦而論者若將諒刑秦而揖進賈生以坐論數

通鑑論卷一

三

十年之間是非之易如水火甚矣夫論史者之惜惜也誼
之言曰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以為是殆二代之遺制也與
三代之眾建而儉於百里非先王故儉之也故有之國不
可奪有涯之宇不可擴也且齊魯之封微之詩與春秋傳
皆踰五百里亦未嘗狹其地而為之防也割諸王之地而
眾建之富貴驕淫之子童心未改皆使之南面君人坐待
其陷於非辟以易為禡爵此陽子陰奪之術於骨肉若仇
讎之相逼而相縻以術誼之志亦奚以異於嬴政李斯而
秦陽也誼陰也而誼嚮矣漢之割地以王諸侯承三代之
餘不容驟易然而終不能復者七國亂於前秦革於後將

滅之餘餘一燄其勢終窮可以無煩賈生之痛哭卽爲漢
謀亦唯是帶同王室修文德以靜待其自定無事恍然以
驚也乍見封建之廢而恍然驚乍見諸侯之大而恍然驚
庸人之情不參古今之理勢而唯目前之駭未有不賊仁
害義而啟禍者言何容易哉至其論淮南之封侯而憂白
公子胥屬諸荆軻之事則周公之封蔡仲也曰爾尙益前
人之愆將亦憂蔡仲刺刃以衝成王之胥乎於是而誼之
刻薄寡恩不可拚矣淮南之終叛也皆以爲誼言之中也
誼昌言於廷曰安且爲白公子胥而安能無以白公子胥
爲志哉然則淮南之叛誼導之矣淮南王長之廢國法也

讀通鑑論卷一

其子受封親親之仁也淮南終得國而長猶然文帝之弟
安猶然文帝之從子白公子胥也乎哉不引而親之顧雅
爲讎而慮之以殺機往者以殺機報爲天子司天下之生
殺口取天下而慮其讎茂不讎矣甚哉誼之不聞道而祇
爲術也
賈誼畏諸侯之禍議益梁與淮陽二國之封互江河之界
以制東方何其言之自相背盤也誼曰秦日夜苦心勞力
以除六國今高拱以成六國之勢則其師秦之智以混一
天下不可拚矣乃欲增益梁淮陽而使橫互於江河之間
今日之梁淮陽卽他日之吳楚也吳楚制而梁淮陽益驕

而使橫互於江河之間以塞漢東鄉之戶孰能禦之哉己
之昆弟則親之信之父之昆弟則疑之制之逆於天理者
其報必速吾之子孫能弗以梁淮陽爲蠶蠶而讎之乎夫
封建之不可復也勢也雖然習久而變者必以其漸秦惟
暴裂之一朝而怨滿天下漢畧師三代以建侯王而其勢
必不能久延無亦徐俟天之不可回人之不思返而後因
之七國之變未形遽起而崩之則亦一秦也封建之在漢
初鐙炬之光欲滅而姑一耀其燄智者因天仁者安土俟
之而已誼操之已蹙而所爲謀者抑不出封建之殘局特
一異其迹以緩目前爾絲此言之則誼亦知事之必不可

讀通鑑論卷一

以百年而姑以憂貽子孫也封建之盡革天地之大變也
非仁智不足以與於斯而誼何爲焉
鼂錯徙民實邊之策偉矣寓兵於農之法後世不可行於
腹裏而可行於塞徼天氣殊而生質異地氣殊而習尙異
故滇黔西粵之民自足以捍蠻苗而無踰嶺以窺內地之
患非果蠻苗弱而北狄強也土著者制其吭則深入而畏
邊民之搗其虛也雖然有未易者焉沿邊之地肥磽不齊
徙而授以瘠壤不逃且死者寡吏失其人綏撫無術必反
而爲北狄用此二患者輕於言徙必逢其咎而實邊之議
遂爲永戒錯之言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始事

之不可不密也地誠饒矣雖有山谿之險且置之為甌脫而移寒於內無憂也我所不得居亦彼所不能據也若夫吏人之得失在人而不在法然法善以待人則人之失者鮮矣後世之吏於遊者非羸貧無援之乙科則有過遷補之茸吏未有能入而為臺諫郎官者未有擢而為監司郡守者以日暮途窮衰頹之心而僅延簪紱之氣能望其憂民體國而固吾圉哉若擇甲科之選移守令課最之賢者以為之吏寬其法制俾盡其材以拊循而激勸之輕徭賦以安之通商賈教樹畜以富之廣學宮之選以榮之寵智能家雋之士以勵之則其必不為北狄用以乘中國之變

讀通鑑論卷二

論

者可以保之百年遊日以疆而坐待狄之自敝故曰錯之言偉矣特其曰絕匈奴不與和親其冬來南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此則未易言也非經營於數十年之久未能效也羈縻以和親而徐修實邊之策或不待大治而自不敢南犯其不悔禍而冒昧以逞與大治之無慮其不克矣入粟而拜爵免罪錯之計亦未失也其未為失計也非謂爵可輕而罪得以貨免也謂其可以奪金錢之貴而授之粟也輕齋折色有三易為官易收吏易守民易輸三易以趨苟簡之利便而金奪其粟之貴則簡使民勞於輸官勞於收吏勞於守而勿徇其便此參數十世而能純成其

利非俗吏之所知也雖然人粟六百石而拜爵上造一家之主伯亞旅力耕而得六百石之贏餘者幾何無亦強豪挾利以多占役人以佃而收其半也無亦富商大賈以金錢籠致而得者也如是則重農而農益輕貴粟而金益貴處三代以下欲抑強豪富賈也難而限田又不可猝行則莫若分別自種與佃耕而差等以為賦役之制人所自占為自耕者有力不得過三百畝審其子姓丁夫之數以為自耕之實過是者皆佃耕之科輕自耕之賦而佃耕者倍之以互相損益而協於什一之數水旱則盡蠲自耕之稅而佃耕者非極荒不得輒減若其果能躬親勤力分任丁

讀通鑑論卷二

論

壯多墾厚收饒有贏餘乃聽輸粟入邊拜爵免罪而富商大賈居金錢以斂粟及強豪濫占佃耕厚斂多畜者不得與如此則奪金之貴而還之粟可十年而得也充錯之說補錯之未逮任牧民於良吏嚴拜爵免罪之制於畫一乃不窒礙而行遠不然輸粟之令且變而為輕齋折色天下益汲汲於金錢徒以亂刑賞之大經為敗亡之政而已矣肉刑之不可復易知也如必曰古先聖王之大法以止天下之惡未可泯也則亦君果至仁吏果至恕井田復封建定學校興禮三王而樂六代然後復肉刑之辟未晏也不然徒取愚賤之小民折割殘毀以唯吾制是行而曰古先

聖王之立法也則自欺以誣天下情孰甚焉抑使教養道盡禮樂復興一如帝王之世而肉刑猶未可復也何也民之仁也則以百年必世而猶必三代遺風未斷之日也風未移俗未易犯者繁有而毀支折體之人積焉天之所不祐也且也古未有笞杖而肉刑不見重今既行笞杖而肉刑駭矣故以曹操之忍而不敢嘗試況不為操者乎張蒼之律曰大辟論滅等已論而復有笞罪皆棄市嚴矣雖然固書所謂情終賊刑者也故詳刑者師文帝之詔張蒼之令可也

漢有殺人自告而得減免之律其將導人以無欺也與所

讀通鑑論卷一

美

惡於欺者終不覺而憐其愚也夫既已殺人矣則所殺者之父兄弟能訟之所能捕獲之其惡必露勢不可得而終匿也而惡用自告為小人為惡而擯蔽於君子之前與昌言於大廷而無作報也孰為猶有恥乎自度律許減免而覬覦漏網者從而滅之則明張其殺人之膽而惡乃滔天匿而不告者鼠也告而無諱者虎也教鼠為虎欲使天下無欺而成其無忌憚之心將何以懲故許自告者所以開過誤自新之路而非可以待凶人凶人而自匿民彝其猶有未教不較嗟乎

什一之賦三代之制也孟子曰重之則小桀輕之則小貉

言三代之制也天子之畿千里諸侯之大者或曰百里或曰五百里其小者不能五十里有疆場之守有甲兵之役有幣帛饗殮牢餼之禮有宗廟社稷牲幣之典有百官有司府史胥徒祿食之眾其制不可勝舉聘義所云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是已故二十取一而不足然而有土地中地下地之差有一易再易萊田之等則名什一而折衷其率亦二十而取一也自秦而降罷侯置守矣漢初封建其提封之廣蓋有倍蓰於古王畿者而其官屬典禮又極簡畧率天下以守邊而中邦無會盟侵伐之事若郡有守縣有令非其伯叔甥舅之交而饋問各以其私社稷粗立

讀通鑑論卷一

美

而祀典不繁一郡之地廣於公侯之國而掾史郵徼曾不足以當一鄉一遂之長合天下以贍九卿羣司之內臣而不逮周禮六官之半是古取之一圻而用豐今取之九州而用儉其他國家之經費百不得一也什一而征將以厚藏而導人主之宣欲乎不然亦奚用此厚斂為也文帝十三年除田租稅景帝元年復收半租三十而稅一施及光武之世兵革既解復損十一之稅如景帝之制誠有餘而可以裕民也封建不可復行於後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勢在必革也

漢文短喪而孝道衰於天下乃其繇來有漸也先王權衡

恩義之情意相洽以晦而若強天下以難從也禮曰事親
故喪三年事君方喪三年方也者言乎其非致也嗣君之
喪致喪也外而諸侯內而公卿大夫方喪也苟其為方喪
則郊可掘社稷五祀可祭會盟征伐可從事於臣也奚病
弟子之喪師也草居則絰出則否以意通之然則臣為君
喪有事焉而攝吉以行可矣昏禮之辭曰三族之不虞君
不與焉則冠昏且得行矣天地社稷越縉而行事則祭固
不廢矣文帝之詔曰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
德蓋秦有天下尊君已侈禁天下以嚴制天下之飲食絕
其祭祀失先王之精義而溢分以為物情之難堪非三代

禮通鑑卷一

美

之舊也抑文帝之詔統吏民而壹之則無差等也禮有之
諸侯為天子斬衰惟諸侯也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斬
衰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是從服也非近臣則
殺矣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國君云者對在國之民而言
於天子則畿內之民也不施及天下明矣統天下之臣民
禁其嫁娶祠社飲酒食肉皆秦之苛法也秦統而重之文
帝統而輕之皆味分殊之等而禮遂以亡唯夫嗣君者雖
天子固子也達於庶人性之無可敦一也同姓之諸侯王
爵則古諸侯也白漢以下無民事焉無兵事焉尤其可仲
者也宰輔以下至於外吏之卑者一也皆臣也吉內雜用

推布帶繩屨之禮而通焉特非泣祀則降采而素焉可矣
郡縣之天下無內外之殊通庶人三月之制施及天下可
矣唯是諒闇之禮舉兵戎刑賞之大政皆總已以聽於冢
宰抑有難行於今者非但冢宰之難其人而備亂為憂也
古之天子所治者千里之畿爾四夷之守藩衛任之疆臣
內擯諸侯得而問罪焉外內相制而諸侯之生死于奪非
朝廷所得意為恩威則冢宰亦不得以意亂之郡縣之天
下統四海之治總萬方之賦兼四裔之守監司守令刑賞
聽命而莫有恆經是非交錯恩威互致冢宰孰敢以一身
任之非但無伊周之德也與百僚同拔於貢舉資格之中

禮通鑑卷一

美

望自不足以相泣也故欲行商周之制仲孝子之情定天
下之志體先王之精意而無有弊非窮理盡性以適時措
之宜者未易言也沿三代之遺文於殘闕之後矯羸政之
過而不內反諸心外揆之時達於事之無不可遂則文帝
之短喪遂以施行於萬世而有志者莫挽不亦悲乎夫文
帝猶有古之遺意也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
纖七日未葬以前固皆斬衰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虞祔卒
哭將已期矣期而小祥古有受服焉大功小功者受服之
變也纖禫服也雖短之猶未失古之意而促已甚文帝以
己亥崩乙巳葬合而計之四十三日耳景帝速葬而速除

不懷甚矣以日易月非文帝之制也愈趨而愈下也

文帝崩年四十有六閔三年而吳王濞反濞之令曰寡人年六十有二則其長於文帝也十有三年當文帝崩濞年五十有九亦幾老矣詐病不覲反形已著賈誼鼂錯日晝策而變之文帝豈不知濞之不可銷弭哉賜以几杖而啟釁無端更十年而濞即不死亦以衰矣趙楚四齊庸劣無大志濞不先舉弗能自動故文帝籌之已熟而持之已定文帝幸不即崩坐待七國之瓦解而折筆以收之是誼與錯之變文帝已變之而文帝之所持非誼與錯所能測也吉凶之消長在天動靜之得失在人天者人之所可待而

讀通鑑論卷二

學

人者天之所必應也物長而窮則必消人靜而審則可動故天常有遞消遞長之機以平天下之險阻而恆苦人之不相待智者知天之消長以爲動靜而恆苦於躁者之不可測其中之所持若文帝者可與知時矣可與知時殆乎知天矣知天者知天之幾也夫天有貞一之理焉有相乘之幾焉知天之理者善動以化物知天之幾者居靜以不傷物而物亦不能傷之以理可化者君子之德也以幾遠害者黃老之道也降此無道矣庸人不測恃其一罅之知物方未動激之以動激之以動而自詫爲先覺動不可止毒遂中於天下而流血成渠國幸存而害亦憺矣嗚呼謀人

家國者可不慎哉自非桀紂必有懷來有一罅之知者慎密以俟之毋輕於言而天下之禍可以息

讀通鑑論卷二

學

讀通鑑論卷二終

讀通鑑論卷三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景帝

甚哉名義之重也生乎人之心而為鉞鈍劔刃以刺人於
隱者也故名以生質而義不在外苟違乎此疑在肘腋而
先戰乎心夫欲有所為而無可信之人必危有可信之人
而固不敢信必敗吳太子之諫王濞曰王以反為名此兵
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以此疑田祿伯不遺循江淮入武
關而坐困於下邑其不信祿伯而因以敗也則太子任其
失藉令假祿伯以兵而祿伯且反也亦未可知是兩窮之

讀通鑑論卷三

術而姑保其可疑太子固曰王以反為名兵難以借人名
不正義不直浮鼓其忿欲以逞其中之銚刃常不去於肺
肝是以無名無義而欲有為於天下即以攻無道而不克
況以之犯順哉故自疑者必疑人信人者必自信也自不
可信人不可可疑之而驟功信之而禍亦起待堅以不疑
而亡於慕容垂安慶緒以不疑而亡於史思明吳太子之
言固天理顯露之一幾以震小人而禱之惡能強哉惡能
強哉

文帝且崩戒景帝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則文帝
未嘗須臾忘制吳也故几杖之賜欲以銷其雄心而待其

自傲非玩也中有所恃則可靜以待動而不為禍先無已
則固何以勝之矣柔而不陷於弱本立為耳趙錯者為知
此迫而無以應則請止自將而身居守有亞夫之可恃而
不知任也身之不保宜矣哉故柔而玩競而不知自彊之
術兩者異出而同歸於敗

周亞夫請以梁委吳絕其食道景帝許之梁求救而亞夫
不聽上詔亞夫救梁而亞夫不奉詔於是而亞夫之情可
見景帝之情亦可見矣委梁於吳以傲吳而即以傲梁梁
之存亡於漢無大損益而今日之梁為他日之吳楚則傲
梁於吳而恃以永安亞夫以是獲景帝之心不奉詔而不

讀通鑑論卷三

七

疑景帝之使救也亦聊以謝梁而緩太后之責也故可弗
奉詔而不疑也嗚呼景帝之心忍矣而要所以致之者太
后之私成之也帝初立年三十有二太子榮已長而太后
欲傳位於梁王景帝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探太后之旨
而姑為之言也寶嬰正辭而太后怒則景帝之甚梁久矣
亞夫委之敵而弗救與帝有密約矣不然兄弟垂危詔人
往援不應而不罪景帝能審固持重如此其定哉后愈私
之帝愈甚之梁其不為叔段公子假者幸也故兄弟之際
非父母所得而與親者自親愛者自愛信者自信猜者自
猜至中人於不相激而使賢者得自伸其恩義則以養子

孫於和平坦易之中而無隱恤以相傾太后婦人不足以知此爲君子者尙其鑒諸

國無人而不可與立彝倫斃也韓安國泣請於梁王而羊勝公孫詭伏誅田叔悉燒獄辭而梁王之罪解以誠信行於家國骨肉之閒彝倫危而得安漢之人才所以卓起乎後世也鄒陽見王信而讎其說策士之小慧耳假天性合離之權於閨房陽之智與勝詭等自詫其巧而不知適成乎亂安國也叔也守貞以全仁孝之大者也非佞人之得有功也

算資十而得官景帝減而爲四爭之於銖兩之閒亦惡足以善風俗乎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貲盈十萬乃得爲吏劭所云古者何古也殆秦人之法也舉富人子而官之以謂其家足而可無貪畏刑罰而自保然則畏人之酌飲而延醉者以當筵乎富而可爲吏吏而益富富而可貽其吏於子孫毀廉恥奔貨賄薄親戚獵貧弱幸而有賞遂居人上民之不相率以攘奪者無幾也自非嬴氏爲君商鞅爲政未有念及此以爲得計者也嗚呼亦有自來矣世之亂也一策行而取卿相一戰勝而有封邑故

草野貧寒之子忘軀命遊於刀鋸鼎鑊之下以弋獲官邑於是而如倭者之得食焉快貪饕而忘哽噎於是天下苦

讀通鑑論卷三

三

之六主厭之而矯之以任富人之子以是爲愈於彼也雖然豈必無以資天下之廉恥而需此哉矯枉者之枉甚於所矯而天下之枉不可復伸爲君子者清品類慎交遊遠挾策趨風之賤士以使人主知所重輕焉何至貽朝廷以非薄賢習嚮側陋之心問居藏而揖進之哉

班固叙漢初之富庶詳矣蓋承六國之後天下合而爲一兵革息官吏省饋享畧置郵簡合天下而僅奉一人以王而府天下粟帛貨賄流通關徼弛而不滯上下之有餘宜矣嗚呼後之天下猶漢也而何爲憂貧孔棘而上下交征之無已也班固推本所由富庶原於節儉而曰高帝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雖弛其禁然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爲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山川園池市井租稅自天子至於封君皆取其入爲私奉養不領於經費知言也夫尤要者則自困辱商賈始商賈之屬侈以罔民而奪之也自七國始也七國者各君其國各有其土有餘不足各產其鄉遷其地而弗能爲良戰爭頻而戈甲旌旄之用繁賂遺豐而珠璣象貝之用亟養游士務聲華而游宴珍錯之味侈益之以驕奢之主後宮之飾狗馬鷹鹿絺服珠玩之日新而非其國之所有於是而賈人者越國度險羅致以給其所需人主大臣且屈意

讀通鑑論卷三

四

下之以遂其所欲得而賈人遂以無忌憚於天下故窮耳目之玩遂且暮之求者莫若獎借賈人之利而貧寒之士亦資之以需滿賈人日以尊榮而其罔利以削人之衣食賜與而賒取者天下之利天子之權倒柄授之而天下貧恃以不貧且其富也不勞則其用也不恤相競以奢而殄天物以歸糜爛弗困弗辱而愚民榮之師師相效乃至家無斗筲而衣絲食粢極於道殫而不悔故生民者農而戕民者賈無道之世淪胥而不救上下交棘而兵戎起焉非此之懲國固未足以立也高帝之令班固之言洵乎其知本計也人主移於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於賈而廉恥喪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五

許衡自以為儒者也而謂士大夫欲無貪也無如賈也楊維禎顧瑛遂以豪逞而敗三吳之俗濠泗之遷受興王之罰而後天下甯移風易俗古今一也

武帝

董仲舒請使列侯郡守歲貢士二人賢者賞所貢不肖者有罰以是為三代鄉舉里選之遺法也若無遺議焉夫為政之患聞古人之效而悅之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時會欲姑試之而不合則又為之法以制之於是法亂弊滋而古道遂終絕於天下郡縣之與封建殊猶裘與葛之不相浴矣古之鄉三年而賓興貢士唯鄉大夫之所擇封建之時

會然也成周之制六卿之長非諸侯人相則周召畢榮毛劉尹單也所貢之士位止於下大夫則雖賓興而側陋顯庸者亡有且王畿千里侯國抑愈狹矣地逼勢親鄉黨之得失是非且夕而與朝右相聞以易知易見之人才供庶事庶官之穴職職否顯而功罪微賓興者聊以示王者之無棄材耳非舉社稷生民之安危生死而貢之賓興之士也郡縣之天下統中夏於一王郡國之遠者去京師數千里郡守之治郡三載而遷地遠則賄賂行而無所憚數遷則雖賢者亦僅採流俗之論識晉謁之士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遠進於其前且國無世卿廷無定位士苟聞名於天

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六

下日陟日遷而股肱心膂之任屬焉希一薦以徼非望之福矯偽之士何憚不百欺百讎以迎郡守一日之知其誠偽消雜甚矣於是而懸賞罰之法以督之使慎何易言慎哉知人則哲堯所難也故蘇頌而僉曰試可者勿罪生不與同鄉學不與同師文行之華實孝友之真偽不與從事相覺察偶然一日之知舉刑賞以隨其後賞之濫而罰者免以帝堯之難責之中材庸詎可哉其弊也必樂得脂韋括囊之士容身畏尾持祿以幸無尤又其甚者舉主且為交託營護而擿發者且有投鼠忌器之嫌則庸駑競乘而大姦營窟所必至矣聞一鄉之有月旦矣未聞天下之有

公論也一鄉之稱且有鄉原四海之譽先集偽士故封建選舉之法不可行於郡縣易曰變通者時也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國疆秦以後之朝野而豫建萬年之制哉且其後漢固行之矣而背公死黨之害成至唐宋而不容不變故任大臣以薦賢因以開諸科目可矣限之以必薦而以賞罰隨其後一切之法必倣者也封建也學校也鄉舉里選也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則墮矣用今日之才任今日之事所損益可知已而仲舒曰三王之盛易為堯舜之名可及談何容易哉

讀通鑑論卷三

七

學授之教行之數十年而鄉舉行焉所舉不當者罰之罰其不教也非罰其不知人也仲舒之策首重太學庶知本矣不推太學以建庠序於郡國而責貢士於不教之餘是以失也經天下而歸於一正必同條而其貫雜則雖矩範先王之步趨而迷其真惟同條而其貫統天下而經之則必乘時以精義而大業以成仲舒之策曰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此非三代之法也然而三代之精義存矣何也六藝之科孔子之術合三代之粹而闡其藏者也故王安石以經義取士踵仲舒而見諸行事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安石之經學不醜矣然不能禁後世之醜

而此其後世之非經元祐改安石之法而並此革之不知通也溫體仁行保薦以亂之重武科以亢之楊嗣昌設社塾以消之於是乎士氣偷矣民逞而生民之禍遂極皆仲舒之罪人也況孔子乎若夫割裂鞏視而無實也司教者之過也雖然以視放言綺語市心惡習晚徑竇以徼詭遇者不猶愈乎習其讀粗知其義雖甚小人且以是為夜氣之雨露教亦深矣

讀通鑑論卷三

八

下者固然之理也天地之情形見於山川而情寓焉水之所繞山之所蟠合為一區民氣即能以相感中國之形北阻沙漠西北界河湟西隔大川南窮炎海自合浦而北至於碣石皆海之所環也形勢合則風氣相為嘯吸風氣相為嘯吸則人之生質相為倚類生質相為倚類則性情相屬而感以必通南越固海內之壤也五嶺者培塿高下之極也未能踰夫大行殺函劍閣阨之險也若夫東甌之接吳會閩越之連餘干九股掌之相屬也其民雞犬相聞田疇相入市買相易昏姻相通而畫之以為化外則生類之性睽而天地之氣闔矣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帝王

之至仁大義存乎變而安曰天地所以隔內外不亦儼乎
顧其所著書侈言窮荒八殫九州之大乃今又欲分割天
地於山海圍聚之中將叛之人其辭愆當亦內媿於心矣
夫窮內而務外有國之大戒謂夫東越大海西絕流沙也
書曰宅南交則交阯且為堯封而越居其內越者大禹之
苗裔先王所以封懿親者也非荒遠之謂也新造之士賦
不可均如安所云貢酎不輸大內一卒不給上事誠有之
矣且城郭兵防建官立學之費仰資於縣官以利計之不
無小損然使盜我邊鄙害我穡事置兵屯戍甚則與師禦
之通計百年之利小悛而大傷明王之所賤而抑豈仁人

讀通鑑論卷三

九

之所忍乎君子之於禽獸也以犬馬之近人則勒之勒之
馴之撫之而登其用顧使山圍海遠天合地屬之人民先
王聲教所及者悍然於彝倫之外弗能格焉代天子民者
其容忍棄之哉武帝平甌閩開南越於今為文教之郡邑
而宋置河朔燕雲之民畫塘水三關以絕之使漸染夷風
於是天地文明之氣日移而南天且欲漢之功而厭宋之
偷矣安挾私以訐武帝言雖辯明者所弗聽也
言有迹近而實異者不可不察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
力行何如耳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
唐虞之治乎於以責武帝之崇儒以虛名而亡實相似也

然而異焉者申公之言儒者立誠之辭也汲黯之言異端
賊道之說也黯之自為治也一以黃老為師託病卧閤
而任丞史曹參之餘智耳而抑佐以傲忽之氣其曰柰何
欲效唐虞則是直以唐虞為不必效而廢禮樂文章苟且
與民相安而已內多欲則仁義不能行固也乃匹夫欲室
其欲而無仁義以為之主則愈窒而發愈驟况萬乘之主
導其欲者之無方乎故患仁義之不行而無禮以養躬無
樂以養心耳如其日漸月摩涵濡於仁義之腴以莊敬束
其筋骸益以澁固以析豫滌其志氣益以清和則其於欲
也如月受日光明日生而不見魄之闇也何憂乎欲之敗

讀通鑑論卷三

十

度而不可制與故救多欲之失者唯仁義之行而黃老之
道以滅裂仁義批穢堯舜偷息於守雌之不擾是欲救
火者不以水而豫撤其屋宿曠野以自詫無災也黯挾其
左道非侮堯舜其君以從己而毀先王僅存之懿典曰
仁義者乃唐虞三代已衰之德孟子曰言則非先王之道
又曰吾君不能謂之賊黯之謂與武帝之不終於崇儒以
敷治而終惑於方士以求僊黯實有以啟之也莊助稱黯
輔少主黃老不能奪恃其氣而已劉安憚黯而輕公孫宏
安固黃老之徒畏其所崇尚而輕儒耳非果有以信黯之
大節而察宏之陋也主少國疑唯行仁義者可以已亂周

公凡凡於有踐之箋豆沖人安焉充黃老之操況兮其可左右亦何所不至哉豈其何堪此任也

太史公言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司馬溫公則曰傲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傲李廣鮮不覆亡二者皆一偏之論也以武定天下者有將兵有將將爲將者有攻有守有將眾有將寡不識之正行伍擊刁斗治軍簿守兵之將也廣之簡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將也東伍嚴整斥堠詳密將眾之道也刁斗不警文書省約將寡之道也嚴謹以攻則敵窺見其進止而無功簡易以守則敵乘其罅隙而相薄將眾以簡易則指臂不相使而易潰將寡

讀通鑑論卷三

十一

以嚴謹則拘牽自困而取敗故廣與不識各得其一長而存乎將將者爾將兵者不一術將將者兼用之非可一律論也人主將將者也大將者將兵而兼將將者也三代而下農不可爲兵則所將之兵類非孝子順孫抑非簡以馭之使之樂從固無以制其死命則治軍雖嚴而必簡易以爲之本非春秋列國馳驟不出於畛軌追奔不踰於疆域賦農以充卒夕解甲而旦相往來可以準繩相糾而但無疏濶即可罔罔之比也故嚴於守而簡於攻閑其縱而去其苦有微權焉此豈可奉一法以爲衡而固執之哉班超以簡而制三十六國之命子勇用之而威亦立諸葛孔明

以嚴而司馬懿不敢攻姜維師之而終以敗古今異術攻守異勢鄰國與夷狄盜賊異敵太史公之右廣而左不識爲漢之出塞擊匈奴言也溫公之論其猶坐堂皇持文墨以爲制閫外之見與

王恢言全代之時北有疆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尙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匈奴不敢輕侵夫恢抑知代之所以安而漢之所以困乎恢言以不恐之故非也漢窮海內之力與匈奴爭而勝敗相質夷狄貪驚而不恥敗何易言恐也全代之安者代弗繫天下之重輕也匈奴卽有代而南有趙東有燕不能震動使之瓦解燕趙起而爲敵方新勢且

讀通鑑論卷三

十二

孤立而不能安枕於代而覬覦之情以沮天下旣一於漢則一方受兵而天下搖率天下之力以與競匈奴坐以致天下之兵一不勝而知中國兵力止此也惡得如全代之時曾莫測七國之淺深西漢都關中而匈奴迫甘泉東漢都雒陽而上谷雲中被其患唐復都長安而突厥回紇吐蕃乘西塘以入宋都汴契丹攻瀋魏卒使女直舉河北以入汴元昊雖屢勝而請和天子之所在鄭重以守之彼卽晚是爲中國全力之所注因殫其全力以一遇幸覆敗之天下若棟折而椽自崩且京師者金帛子女之所輳也其衆而甘心者非旦夕矣絲此推之代之所以捍匈奴而

有餘者唯無可欲而不繫中國之安危故不爭也南蠻之悍雖不及控弦介馬之猛烈其凶頑發而不畏死亦何憚而不為乃閒嘗竊發終不出於其域非其欲有所厭也得滇黔邕桂而於中國無損天子遙制於數千里之外養不測之威則據非所安而夢魂早為之震盪中國之人心亦恬然俟其懈以制之而不告勞亦不失守以土崩演粵可以制南燕代可以制北其理一也女直蒙古之都燕所以遠南方也中國之全力在於南天子孤守於北何為者乎代以一國制匈奴則有餘秦以天下則不足漢唐任之邊臣而苟全天子都燕一失而不復收其效大可睹矣威

讀通鑑論卷三

以養而重事以靜而豫如是者之謂大畧

主父偃徐樂嚴安皆天下之儉人也而其初上書以徵武帝之知皆切利害而不悖於道然則言固不足以取人矣乎夫人未有樂為不道之言者也則夫人亦未有樂為不道之行者也士之未遇與民相邇與天下之公論相習習而欲當於人心則其言善矣言之善也而人主不得不為之動迫其已得當於人主而人主之所好而為者不在是上而朝廷下而郡邑士大夫之所求合於當世者又不在是遂與人主之私好士大夫懷祿結主之風尚相習習而欲合乎時之所趨則其行邪而言亦隨之故不忠天下之

無善言也患夫天下之為善言者行之不顧也不患言之善而人主不動也患夫天下之動上也以謬謬於俄頃而下之動於上也目擊其易心傾神往而不能自守也中人者情生其性而性不制其情移其情者在上之所好俗之所尚而已使天下而有道徐樂嚴安主父偃亦奚不可與後先而疏附哉故文之有四友惟文王有之也若夫窮居而以天下為心不求當於天下之論遇主而以所言為守不數變以求遂其私此龍德也非可輕責之天下者也徐樂土崩瓦解之說非古今成敗之通軌也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勢以異瓦解者無與施其補葺而坐視其盡土

讀通鑑論卷三

高

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盡起不數年而社稷夷宗枝斬亡不以漸蓋瓦解也棟本不固積本不安東西南北分裂以墜俄頃分潰而更無餘瓦天下視其亡而無有為之救者蓋當其瓦合之時已無有相決而相維之勢矣隋元亦猶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於秦漢之屢危而後受篡於魏唐之京師三陷天子四出而後見奪於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閩四廣而後終沈於海此則土崩也或支庶猶起於遐方或孤臣猶守其邱壘城陷而野有可避之窟宇社移而下有逃祿之遺忠益所以立固結之基者雖極深厚而齧蝕亦懸日月而深

無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數百年而繼以瓦解瓦解已盡而天下始崩際瓦解之時天之害氣人之死亡彝倫之戕賊於是而極其圯壞而更造之君相甚重矣固有志者所不容不以敘倫撥亂自責也

主父偃之初上書曰蒙恬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暴兵露師死者不可勝計蕞芻輓粟百姓靡敝天下始畔秦立論嚴矣迫其為郎中破親幸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廣中國滅胡之本遂力請於武帝排眾議繕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漕運山東民勞國虛同此一人同此一事不數年而蒙恬之功罪何南之興廢自相攻

背如此其甚由是言之辨姦者豈難知哉聽之勿驟參酌之勿忘而已曠矣武帝兩聽而不疑其為江充所惑以戕父子之恩宜矣哉

分藩國推恩封王之子弟為列侯決於主父偃而始於賈誼誼之說至是而始備時為之也常誼之時侯王疆天下初定吳楚皆深鷙驕悍而不聽天子之裁制未能遠行也武帝承七國敗亡之餘諸侯之氣已熾假單車臨齊而齊王自殺則諸王救過不遑而以分封子弟為安樂偃之說乃以乘時而有功因此而知封建之必革而不可復也勢已積而俟之一朝也高帝之大封同姓成周之餘波也武

帝之眾建王侯而小之唐宋之先聲也一主父偃安能為哉天假之人習之浸衰浸微以盡泯治天下者以天下之祿位公天下之賢者何遽非先王之遺意乎司馬氏懲曹魏之孤欲反古而召五胡之亂豈其智不如偃哉不明於時故也

公孫宏請誅郭解而游俠之害不滋於天下偉矣哉游俠之興也上不能養民而游俠養之也秦滅王侯獎貨殖民乍失侯王之主而無歸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俠遂橫於天下雖然遊彌甚者失彌速微公孫宏其能久哉若夫荀悅三游之說等學問志節之士於儀秦劇郭之流誣民啟

亂師申商之小智而沿漢末嫉害黨錮諸賢之餘習爾曹操師之以殺孔融奪漢室朱溫師之以殲清流移唐祚流波曼衍小人以之亂國是而禍延宗社韓侂胄之禁偽學張居正沈一貫之毀書院皆承其支流餘裔以橫行者也雖然郭解族而游俠不復然於後世若夫學問志節之士上失教君子起而教之人之不渝背於禽獸者賴此也前

禍雖烈後起復盛天視之在人心豈悅輩小人所能終掙之乎游行之讖祇見其不知量而已矣
汲黯責公孫宏布被為詐宏之詐豈在布被乎黯不斥其大而適其小細矣黯非翹細過以許人者黯之學術專於

老其其食美其衣老氏之教也以曾史為柱石以名教為蹄筋為善而不欲近名大白而欲不辱故歸之言曰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宏位三公祿甚多布被為詐堯舜富有四海而茅茨土階歸固以為詐而不足效也宏起諸生四十而貧賤安於布被則布被已耳宏之詐豈在此乎黯沈酣於黃老欲任情以遠名而見以為詐焉耳

淮南王安著書二十篇稱引天人之際亦云博矣而所謀與兵者率兒戲之策所與借者又童昏之衡山王賜及太子遷爾叛謀不成兵不得舉自到於宮庭其愚可哂其狂不可瘳矣成皋之口何易塞三川之險何易據知無能與

通鑑論卷三

七

衛青敵而欲微幸於刺客安即反其能當青乎即刺青其能當霍去病乎公孫宏雖不住為柱石臣而豈易說者起貧賤為漢三公何求於淮南而攻以九族試雄主大將之歐刀邪內所恃者徒巧亡實之嚴助外所挾者輕僂亡賴之左吳趙賢朱驕首鼠兩端之伍被懷異志於肘腋而不知安之愚至於如此固高煦宸濠之所不屑為而安以文詞得後世之名由此言之文不足以辨人之智愚若此乎而非然也取安之書而讀之原本老氏之言而雜之以辯士之游辭老氏者挾術以制陰陽之命而不知其無如陰陽何也所挾者術則可以窺見氣機盈虛之變餘而乘之

以逞志乃既已逆動靜之大經而無如陰陽何矣則其自以為窺造化而盜其藏而天下無不可為者一如嬰兒之以廷擊黃帝且自雄也率其道使人誕而喪所守狂逞而不思其居安是之學其自殺也不亦宜乎夫老氏者教人以出於吉凶生死之外而不知其與凶為徒也讀劉安之書可以鑒矣

張湯治獄為酷吏魁而其決於誅伍被也則非酷也法之允也被者反覆傾危之姦人持兩端以買禍者也不誅之又且詭遇於漢廷主父偃江充之姦被任之有餘矣被之始諫安也非果禁安使勿反稱引漢德為他日免脫計耳

通鑑論卷三

八

已而為安畫反謀矣俄而又以謀反蹤跡告矣宮中荆棘之諫侯無異心民無怨氣之語蓋亦事後自陳規救其死之游辭而誰與聽之哉與人謀逆而又首告縱舍勿誅則讒賊相踵亂不可得而弭矣故湯之持法非過而被之誅死允宜也嗚呼為伍被者不足道君子不幸陷於逆亂之延可去也則亟去之耳不然伴狂痼疾以避之又不然直詞以折之弗能折則遠引自外而不與聞身可全則可無死如其死也亦義命之無可避者安之而已過此則無術矣謀生愈亟則逢禍愈烈兩端不備則一途靡據故曰有道則知無道則愚誠於愚者有全生無用術以求生有義

死無與亂以借死者也

遐荒之地有可收為冠帶之倫則以廣天地之德而立人極也非道之所可廢且抑以紓邊民之寇攘而使之安雖然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強也天欲開之聖人成之聖人不作則假手於時君及智力之士以啟其漸以一時之利害言之則病天下通古今而計之則利大而聖道以宏天者合往古來今而成純者也禹之治九州東則島夷西則因桓南暨於交北盡碣石而竟舜垂衣裳之德訖於遐荒禹乘治水之功因天下之動而勞之以是聲教暨四海此聖人善因人以成天也漢武撫已平之天下民思休息而北

讀通鑑論卷三

九

討匈奴南誅歐越復有事西夷馳情宛夏身毒月氏之絕域天下靜而武帝動則一時之害及於民而怨讟起雖然抑豈非天賜之乎玉門以西水西流而不可合於中國天地之勢即大地之情也張騫恃其才力強通之固為亂天地之紀而河西固雖涼之餘矣若夫馳也再也邛夔也越雋也滇也則與我邊鄙之民犬牙相入聲息相通物產相資而非有駸戾其頑不可嚮邇者也武帝之始聞善馬而遠求耳騫以此而逢其欲亦未念及牂柯之可闢在內地也然因是而貴筑昆明垂及於今而為冠帶之國此豈武帝張騫之意計所及哉故曰天賜之也君臣父子之倫詩

書禮樂之化聖人豈不欲普天率土而沐浴之乎時之未至不能先焉迫其氣之已動則以不命之君臣役難堪之百姓而即其失也以為得即其罪也以為功誠有不可測者矣天之所啟人為效之非人之能也聖人之所勸人弗守之則罪在人而不在天江浙閩楚文教日興迄於南海之濱瀛雲之壤理學節義文章事功之選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漢律之也石碣瑯割土於契丹宋人棄地於女直冀州堯舜之餘民□為□□即奉□□歸一統而□□□□□□□□以亂天下非天也人喪之也將孰□為以靡風沙維靡之宇使□□若□□□哉

讀通鑑論卷三

平

武帝游宴後宮閱馬嶺御滿側金日磾於數十人之中獨不敢竊視武帝以此知日磾重用之而受託孤之命非細行也蓋日磾非習於君子之教而規行矩步以閑非禮者也不期而謹於瞻視焉不期而敬其敬畏焉不期而非所視者勿視焉勿曰細行也神不守於中則耳目移於外而心不知讓千乘之國而變色於筮豆卻千金之璧而失聲於破甑才足以解粉勇足以卻敵而介然之頃莫能自制其耳目豈細故哉君子莊纘以養目琇瑩以養耳和鸞佩玉以養肢體兢兢乎難之而恐不勝於俄頃貞生死任大江而無憂惑此而已矣武帝之知人卓矣哉諸葛公年計

七而昭烈倚為腹心關羽張飛所莫測也武帝舉日磾於降胡左右貴戚所莫測也知人之哲非人所易測久矣諸葛公之感昭烈豈僅以三分鼎足之數語哉神氣之閒有不言而相喻者在也乃既有言矣則昭烈之知益審而關張之疑益迷日磾之受知非有言也故武帝之知深矣衛霍之見知猶眾人之常也心持於黍米而可以動天地自非耳食道聽之庸流豈待言而後相知哉

武帝之勞民甚矣而其救飢民也為得虛倉廩以振之寵富民之假貸者以救之不給則通其變而徙荒民於朔方新秦者七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給予產業民喜於得生而

漢書通鑑卷三

三

輕去其鄉以安新邑遺財以贖此策最錯嘗言之矣錯非其時而為民擾武帝乘其時而為民利故善於因天而轉禍為福國雖虛民以生邊害以紓可不謂術之兩利而無傷者乎史譏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然則疾視民之死亡而坐擁府庫者為賢哉司馬遷之史諉史也無所不謗也以名譽動人而取文士且也躋潘岳於陸機擬延年於謝客非大利大害之司也而軒輊失衡公論猶粗焉況以名譽動人而取將帥乎將者民之死生國之存亡所係者也流俗何知而為之流涕士大夫何知而為之扼腕沒沒以國家存亡安危之任而萬人之揚詡不能救一朝之喪敗

故以李廣之不得專征與單于相當為憾者流俗之贊鼓士大夫之臭味安危不繫其心而漫有云者也廣出塞而未嘗有功則曰數奇無可如何而姑為之辭爾其死而知與不知皆為垂涕廣之好名市惠以動人於此見矣三軍之事進退之機操之一心事成而謀不泄悠悠者惡足以知之廣之得此譽也家無餘財也與士大夫相與而善為慷慨之談也嗚呼以笑貌相得以惠相感士大夫流俗之褒譏僅此耳可與試於一生一死之際與天爭存亡與人爭勝敗乎衛青之令出東道避單于之鋒非青之私也陰受武帝之戒而慮其敗也方其出塞武帝欲無用而固請以

漢書通鑑卷三

三

行士大夫之口噴噴焉武帝亦聊以謝之而始勿任之其知廣深矣不然有良將而不用趙黜廉頗而亡燕疑樂毅而憤而武帝何以收絕幕之功忌偏裨而掣之陳餘以達李左車而喪趙武侯以沮魏延而無功而衛青何以奏冀顏之捷則置廣於不用之地姑以掣匈奴將將之善術非士大夫流俗之所測固矣東出而迷道廣之為將樂可知矣廣死之日聞使天下為廣流涕而弗使天下為漢之社稷百萬之生靈痛哭焉不已愈乎廣之為將弟子壯往之氣也與尸之囚武帝戒之久矣岳飛之能取中原與否非所敢知也其獲譽於士大夫之口感動於流俗之心正

其不能勝任之在此也受命秉鉞以驅命與勁敵爭死生
權機之制豈談笑慰藉苞苴牘竿之小智以得悠悠之歡
慕者所可任哉

忠佞不並立立人之廷者讒不必憂譏不可避而必為國
除蠱賊以安社稷斯國之衛也雖然食其祿不避其難居
其職不委其責去而隱屏而在外則亦終遠小人而不與
為緣爾非取於必勝以自快也所惡於佞者惡其病國而
己不可挽也非與為仇讎而必欲得位以與勝也汲黯之
惡張湯允矣君任之以諷議則攻擊之無餘以報君之知
既無言責而出守外郡則却效忠於淮陽而臣道以盡復

讀通鑑論卷三

三

固請為中郎補過拾遺以冀與湯爭榮辱何為者邪引國
家之公是公非為一己之私恨干求持權以幾必勝氣矜
焉耳以言乎自靖則未也或曰屈原放而不忘蕭艾之怨
非乎曰屈原楚之宗臣也張儀斬尚之用楚國危亡之界
也而黯豈其倫哉婢婢然屬李息以攻排而必快其志氣
矜焉耳非君子之道也

張湯治囚導官見魯謁居之弟陰為之而佯不省姦人詭
秘之術也而謁居弟以之而怨湯湯以之而死詐者卒死
於詐鬼神不可欺而人不可術御也禍生非所能測矣姦
人挾此術以讎姦而終以自覆也固然曾君子而為之乎

周顛弗擇而以施之王導遂與湯同受其禍愚矣哉王敦
之罪不加於導身為大臣何嫌何疑不引以自任而用姦
人之詐乎陽與陰取欲翁固張顛沈溺於老氏之教而不
知其陷張湯之回適為此術者小以滅身大以傾國是以
君子惡夫術之似智而賊智也節之初六曰不出戶庭无
咎密也密者慎之謂也非隱其實顧反用之以示不測之
謂也秘而詭雖無邪而犯神人之忌可不戒哉

樂成侯丁義薦樂大夫許竊而義棄市小人不恥不仁不
畏不義小懲而大誡小人之福也懲一人而天下誠國家
之福也義之薦大非武帝獎之弗薦也弗與懲之繼義而

讀通鑑論卷三

三

薦者相踵矣義既誅大臣弗敢薦方士者畏誅而自不敢
嘗試也義誅而公孫卿之寵不復如文成五利之烜赫其
後求僊之志亦息矣無有從史之者也故刑賞明而僉王
敗武帝淫侈無度而終不亡賴此也夫

鬼神日流行於兩閒而以恍惚無象搖天下之耳目而疑
之立教者不能矯謂之無精意莫傳淺陋者遂託焉佛老
之教雖誠也然其始教未嘗倚乎鬼神乃其流裔一注於
鬼神而並恃其虛無寂滅之初心豈徒佛老然哉君子之
道流而誣者亦有之魏晉以下佛老盛而鬼神之說託佛
老以行非佛老也巫之依附於佛老者也東漢以前佛未

入中國老未淫巫者鬼神之說依附於先王之禮樂詩書以惑天下儒之駁者屈君子之道以證之故駁儒之妄同於緇黃之末徒天下之愚不肖者有所憑藉於道而妖遂繇人以興而不可息漢之初為符瑞其後為讖緯駁儒以此誘愚不肖而使信先王之道嗚呼陋矣武帝之淫祠以求長生方士言之巫言之耳兒寬儒者也其言王道也琅琅乎大言之無慙矣巧附會緣飾以贊封禪之舉與公孫卿之流相為表裏武帝利賴其說采儒術以文其淫誕先王之道一同於後世緇黃之徒而滅裂極矣沿及於讖緯則尤與蓮教之託浮屠以鼓亂者均出一軌嗚呼儒者先

續通鑑論卷十一

五

裂其防以啟妄佛老之慧者且應笑其狂惑而賤之漢儒之毀道徇俗以陵夷聖教其罪復奚道哉蓋鬼神者君子不能謂其無而不可與天下明其有有於無之中而非無有於無之中而又奚能指有以為有哉不能謂其無六經有微辭焉郊廟有精意焉故妄者可託也天下之喻微辭察精意以知幽明之故者鮮矣無已則聞聽佛老之徒徇愚不肖而誘之俾淫妄者一以佛老為壑而先王之道猶卓然有其貞勝則魏晉以下儒者不言鬼神迄於宋而道復大明佛老之淫祀張聖道之藩籬自固不猶愈乎治河之道易知而無能行盤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

古今之通弊盡此矣中國之形如箕西極之山箕之膺也南北交夾連山以趨於海箕之兩脅也其中為汙下平行達於淮泗之浦箕之腹與舌也近山者土潤而黏以堅汙下而平行者土燥而輕以脆蓋墳散沙塵自高迤下而積以虛楊河出山而徑其中隨所衝決而皆無滯若有情焉豫審其易歸於海之地而唯使以趨耳當堯之時未出山而先阻故倚北山之麓奪濟潔以入海其地堅也是以垂之千餘年至周定王之世而始決因其倚山也禹乘之而分二渠疏九河紆豫徐之災河偶順而禹適乘之有天幸焉非禹可必之萬世者也南岸本弱也日蝕日薄而必決

續通鑑論卷十一

五

至決而南而不可復北神禹生於周漢之餘且將如之何哉漢武之塞瓠子而可塞也其去決也未久北河尚凌而可強之使從也不百年而終不可挽矣則梁楚淮泗之野固河所必趨之地雖或強之終必不從至於宋而王安石尙欲回使北流其愚不可謬矣徐豫竟南之境是天所使受河之歸者也河之赴海也必有所奪以行而後安流而不溢所奪者必大川也滌也濟也漳也皆北方之大川也白河陰而東南迤於徐北迤於汶水皆散而無大川以專受其奪則唯意橫流而地皆可奪矣顧其地沙鹵磽脆不宜於稻梁抑無全錫梗柎竹筒桑麻之利而其人嗜利懷

姦狡者日富而拙者日瘠蓋中國之陋壞也然則河既南
而不可復北而南山之麓順汝蔡以東帶滄霍而迤於江
浦抑河所必不能斷蝕之者後世弗庸治也棄數邑之汙
壤并州縣而遷之滅居者之賦制遷者之產於國家所損
者無幾而治河之勞永弛矣然而不可行者在廷惜田賦
之虛籍憚建置之暫費而土著之豪肩貨賄戀田廬以疾
呼而相撓也蓋諸藪也濠泗之野牧豕之地也為萬世之
利任其為河可也故苟無貪水利之心河可無治如其大
有為也因河之所衝相其汙下多為渠以分醜之而盡毀
其隄神禹再興無以易此抑必待祀濫之時河自於徐泗

讀通鑑論卷三

七

曠衍之浦濫滌而有山川之勢於以施功尤自然之獲矣
如其未也姑捐利以釋河勿治而徐侯之後世其猶愈乎
瓠子宣防數十年之塗飾為戲而已矣

旅之象曰先王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離明也且止也明
而慎可以止矣而必求明於無已則留獄經歲動天下而
其害烈矣漢武帝任杜周為廷尉一章之獄連逮證佐數
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奔走會獄所逮問者幾千
餘萬人嗚呼民之憔悴亦至此哉緣其始問欲求明慎也
非同惡者不能盡首惡之凶非見知者不能折彼此之辯
非破枉者不能白實受之冤三者具而可以明慎自旌矣

居明慎之功謝虛加之責而天下絡繹於緘縻明慎不知
止而留獄酷矣哉且夫證佐不具而有失出入之弊不
能保也雖然其失出也則罪疑而可輕者也即其失入也
亦必非矜慎自好者之無纖過而陷大刑者也若夫賅吏
豪民之殃民也民既受其殃矣朝廷苟有以暴明其罪心
已快矣奚必廷指之而後快其所廢削於弱民者已失而
固無望其復得安居休息而凋殘之餘尚可以蘇復驅之
千里之勞延之歲月之久迫之追呼之擾困之旅食之艱
甚則拘之於犴獄施之以五木是飲堇幸生而又食之以
附前哀我憚人何不幸而遇此明慎之執法邪故臺諫之

讀通鑑論卷三

七

任風聞奏劾巡察之任訪逮豪猾事狀明而不煩證佐其
得無謂之旨與法密而天下受其荼毒明慎而不知止不
如其不明而不慎也

治姦以迫則姦愈匿而盜其尤者也盜之初覺也未有不
駭而急竄者也當其為盜之日未有不豫謀一可匿之穴
以伏者也求之愈急則匿益固匿之者亦恐其連坐而固
匿之則雖秦政之威不能獲項伯於張良之家況一有司
而任數不可詰之隸卒乎迨其漸久而上之求之也舒則
盜不能久處崇閉之中匿者亦倦而厭之則有復歸田里
翔翔都市而無忌者於是而獲之易於罔豕夫不才之有

司以盜之賊民病國為憂哉畏以是為罪謫耳武帝之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則欲吏之弗匿盜不上聞而以禁其竊發也必不可得矣秦之亡於盜也吏匿故也故高帝三章之法唯曰盜者抵罪而責之不急盜者人之所眾惡者也使人不敢惡盜而惡逐盜之法盜惡得而不昌善治盜者無限以時日無寬以赦後獲之為功而不獲無罪人將唯盜是求而無所憚盜乃惡得而不絕嗚呼上失其道而盜起雖屢獲伏法仁者猶為之惻然況憑一往之怒立一切之法以成乎不可弭之勢哉漢武有喪邦之道焉此其一矣

善者非以賞故善也王者以賞勸善志士蒙其賞而猶恥之小人則懷賞以飾善而偽滋生而賞滋濫乃流俗復有陰德之說謂可勸天下以善而挾善以求福於鬼神俗之偷也不可救藥矣陰德之說後世浮屠竊之以誘天下之愚不肖冀止其惡然充其說至於活一昆蟲施一簞豆而豫望無窮之利迨其死無可徵之幸而又期之他生驅愚民脅君子而道遂喪於人心東漢以上浮屠未入中國而先為此說者史氏也則王賀陰德之說是也賀逐盜而多所縱舍法之平也不可枉人臣之職也人之無罪也不可殺並生之情也而賀曰吾所活者萬人後世其興乎市沾

沾之恩而懷私利之心王莽之詐賀倡之矣故王氏之族終以滅而為萬世亂賊之渠魁以受春秋之鈇鉞史氏以陰德稱之小人懷患壞人心敗風俗流為浮屠之淫辭遂以終古而不息近世有吳江袁黃者以此惑天下而愚者惑焉夫亦知王賀之挾善微天而終赤其族乎

漢發七科謫充戍士征胡法已苛矣乃猶有正俗重農之意焉吏有罪一也使為吏者惜官箴而重自愛也亡命二也使民有罪自伏而不逃亡以詭避也贅婿三也使民不舍其父母而從妻以逆陰陽之紀也賈人四也故有市籍五也父母有市籍六也大父母有市籍七也農人力而耕

之賈人詭而獲之以役農人而驕士大夫壞風俗傷貧弱莫此甚焉重其役者猶周制賈出車牛乘馬之賦以抑末而崇本也漢去古未遠政雖苛暴不忘賤貨利重天倫敦本業之道焉至於唐承五胡十六國之習始驅農民以為兵讀杜甫石壕吏之詩為之隕涕漢即不可法成周之遺制甲兵之資取之於商賈萬世可行之法乎
情之所發才之所利皆於理有當焉而特有所止以戒其流則才情皆以廣道之用止才情之流者性之貞也故先王之情深矣其才大矣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而一順乎道武帝曰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

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有是心爲是言而豈不賢乎戒後世以爲情立大法謹大防以爲才固通志成務者所不廢也然而終以喪德而危天下者才利而遂無所擇情動而因溢於他也因是而慕神僊營宮室侈行遊若將見爲游可有餘之資可以唯吾意而無傷而淫侈妖巫之氣暗引之而流無他才無所詘而忘其詘於道情無所定而不知定以性也固其得於天者偏於長而即有所短而方其崇儒訪道董仲舒兒寬之流言道言性抑皆性道之郭郭而昧其精覈無能傲所不逮而引之深思以自樂其天也雖然武帝之能

讀通鑑論卷三

三

及此也故昭帝霍光承之可以布寬大之政而無改道之嫌宋神宗唯不知此而司馬君實被三年改政之譏爲小人假紹述以行私之口實則武帝之爲此言也其賢矣乎劉屈氂之攻戾太子也非果感於周公誅管蔡之言而行辟也武帝曰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其詞緩未有督責屈氂之意則陳大義以責太子而徐爲解散也豈繫無術而必出於死戰此其心欲爲昌邑王地耳太子誅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結李廣利徇姻亞而樹庶孽屈氂之慝非一日之積矣然而屈氂旋誅姦人戕天性以徼非望未有能幸免者矣顧孰使險如屈氂而爲相也則武帝

狎寵姬任廣利而爲之左右也用人假耳目於私昵而不保其子悲夫

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班固譏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較甚而不可拚如謂其孤軍支虜而無援則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衛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獲辭也陵之族也則嫁其禍於李緒迫其後李廣利征匈奴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亦將委罪於緒乎如曰陵受單于之制不得不迫奔轉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令陵有兩袒之心單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乎遷之爲陵文過若不及而抑稱道李廣於不絕以獎

讀通鑑論卷三

三

其世業遷之書爲背公死黨之言而惡足信哉爲將而降降而爲之效死以戰雖欲浣滌其污而已緇之素不可復白大節喪則餘無可浣也關羽之復歸於昭烈幸也假令白馬之戰不敵顏良而死則終爲反面事讎之匹夫而又奚辭焉李陵曰思一得當以報漢媿蘇武而爲之辭也其背道也固非遷之所得而文焉者也忠邪亦易辨矣而心迹相疑當其前者亦易惑焉武帝所託孤者三人而上官桀爲戎首與霍光金日磾若緇素之別乃自其得當於帝者推之其迹顯其心見矣光出入殿門進止有常度日磾在上左右日不忤視者數十年非以

逢帝之欲而為爾也以自敦其行而不失為履之貞也桀
謝馬瘦之責而日間上不安日夜憂懼意不在馬言未卒
泣數行下桀非與國休戚之臣廢令之職在馬而已其泣
也何為而泣也慎以自靖者君子之徒也佞以悅人者小
人之徒也君子知有己故投之天下之大而唯見己之不
可失小人畏罪微寵迎人之喜怒哀樂而自忘其躬於此
審之忠邪之不相雜久矣唯我為子故盡孝唯我為臣故
盡忠顧七尺之躬耳目在體而心函於內忠臣孝子非以
是奉君父而但踐其身心之則光與日禪天性近之而特
未學耳桀烏足與齒哉武帝以待光日禪者待桀不知桀
也且不知光日禪也知人之難唯以台視人而不即其人
之自立其身者視之也

讀通鑑論卷三

聖

讀通鑑論卷三終

讀通鑑論卷四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議

漢昭帝

金日磾降夷也而可為大臣德威勝也武帝遺詔封日磾
及霍光上官桀為列侯日磾不受封光亦不敢受日磾病
垂死而後強以印綬加其身日磾不死光且憚之況桀乎
桀之逆日磾亡而光受其欺也霍光妻子之驕縱至弑后
謀逆以亡其家無日磾鎮撫之也光之不終於受封見之
矣日磾沒而光施施自得拜侯封而若不及早已食上官
桀之餌而為其所狎利一時之榮寵喪其族於十年之後
屬心鮮不亡矣光之咎非但不學無術也利賴之情淺
雖有憐人與其煽妻逆子惡得而乘之若日磾者又豈嘗
學而有他術哉

讀通鑑論卷四

一

策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嗚呼安所得亡國之言而稱
之邪虜君懦將痿痺之謀臣所用以恣般樂忘傲而冀天
幸者也楚不滅庸莒舒不敢問鼎吳不取州來破越勝
楚不敢爭盟冒頓不滅東胡不敢犯漢女直不滅遼蒙古
不滅金不敢亡宋夷狄非能猝彊者也其猝彊者則又其
將衰而無容懼者也劉淵之鷺不再世而即絕元昊之凶
有甯夏而不敢踰環慶之塞惟其驟起也若夫若燭火在

積薪之下日吞其儔類浸以熒熒而中國不知如或知之
覆以自慰曰此吾之利也乃地浸廣人浸眾戰數勝膽已
張遂一發而不可遏火蘊於積薪之下燄既騰上焦頭爛
額而無所施救矣趙充國藉稱夙將而曰烏桓數犯塞
匈奴擊之於漢便此宋人借金滅遼借元滅金之禍本也
充國之不以此誤漢其餘幾矣霍光聽范明友追匈奴便
擊烏桓匈奴絲是恐不能復出兵蹙矣哉

人與人相於信義而已矣信義之施人與人之相於而已
矣未聞以信義施之虎狼與蠶蠻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
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義以與楚盟秉信義

讀通鑑論卷四

二

以與楚戰兵敗身傷而為中國羞於楚且然況其與狄為
徒而螫嘬及人者乎樓蘭王陽事漢而陰為匈奴間傅介
子奉詔以責而服罪夷狄不知有恥何惜於一服未幾而
匈奴之使在其國矣信其服而推誠以待之必受其詐疑
其不服而興大帥以討之既勞師絕域以疲中國且挾匈
奴以相抗兵挫於堅城之下殆猶夫宋公之自衄於泓也
傅介子誘其主而斬之以奪其魄而寒匈奴之膽詎不偉
哉故曰□□者蠱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
不信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於之道非以施之□□者也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其言甚危其義甚正

若有敢死之氣而不畏疆禦或曰光行權而延年守天下
之大經為萬世防延年安得此不虞之譽哉其後霍氏為
皇后謀大逆以視光所行為何如延年何以噤不復鳴邪
光之必有所顧忌而不怨延年宣帝有畏於霍氏必心利
延年之說而不責延年皆慮之熟矣犯天下之至險
而固非險也則乘之以沽直作威而庸人遂敬憚之既熟
慮誅戮之不加而抑為庸人之所敬憚延年之計得矣前
乎上官桀之亂後乎霍禹之逆使延年一許其姦而刀鋸
且加乎身固延年所弗敢問也矯詭之士每翹君與大臣
危疑不自信之過言之無諱以立名而早計不達其禍此
所謂言辟而辨行偽而堅者也有所擊必有所避觀其避
以知其擊君子豈為其所罔哉

讀通鑑論卷四

三

宣帝

爵賞者人君馭下之柄而非但以馭下也即以正位而凝
命也辭受者人臣自靖之節而非但以自靖也即以安上
而遠咎也故賞有所不行爵有所不受而國家以雷艸味
之始君與開國之臣為天下而已亂迨其中葉外寇內姦
不逞於宗社而殃及兆民大臣代君行討底定以綏之而
天下蒙安斯二者君爵之而非私下受之而無慙霍光豈
其然哉昌邑之廢光之不幸也始者廢長立少不擇而立

昌邑光之罪也始不慎而輕以天下授不肖已而矧非常之舉以臣廢君而行震世之威若夫迎立宣帝固以親以賢行其所無事者非其論功之地也宣帝紀定策功加封光以二萬戶侯者五人關內侯者八人宣帝之為此失君道矣己為武帝曾孫遭家不造以賢而立乎其位所固有也震矜以為非望之福德戴己者而酬之然則覲非望者可縣爵賞以賀天下之歸而天位亦危矣爵賞行而宣帝之立亦不正矣以爵賞賀而得之者也光不引咎以謝嚴延年之責晏然受之而不辭他日且為霍山請五等之榮則光之廢主乃以邀功而賀賞又何怪其妻之鳩后而子

讀通鑑論卷四

四

之謀逆乎則抑何異司馬昭蕭道成之因以篡苗傅劉正彥之敢於行險以徼幸乎論者曰光不學無術學何為者也非攬古今之成敗而審趨避之術也諸葛公有云非澹泊無以明志又云學須靜也惟澹與靜以養廉恥之心以明取舍之節以昭忠孝之志純一於天性終遠於利名故可貴可賤可履虎尾而不噬可乘高墉而射隼居震世之功而不媿於屋漏無他無欲故靜皎然白其志於天下流俗不能移妻子不能亂君以順天休命而無私臣以致命遂志而不困光之不學未能學乎此也非此之學而學於術以巧為避就曹操蓋嘗自言老而好學矣曾不如金日

禪之顯愍暗合乎道也

宣帝欲尊武帝為世宗薦盛樂過矣然其過也所謂君子之過失於厚也夏侯勝訟言許之如將加諸鈇鉞者子貢曰惡許以為直者殆是謂乎春秋之法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春秋以正亂臣賊子之罪垂諸萬世者也桓宣弒立而微其辭尊則君親則祖未有不自敬愛其尊親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論者也宣帝者武帝之曾孫也假令有人數夏侯勝乃祖乃父之惡於勝前而勝晏然樂聽之其與禽獸奚擇哉而勝以加諸其君而無忌是證父攘羊之直也而天理滅矣苟其曰武帝之奢縱而澤不及民萬世之公論

讀通鑑論卷四

五

不可泯也則異代以後何患無按事迹而嚴功罪者懸不以配帝而揜圯族之惡吾弗從與以效尤可爾留直道以待後人全恩禮以盡臣道各有攸宜倒行則亂惡武帝之無恩於天下而已顧無禮於上宣帝按不道之誅不亦宜乎
霍光死而魏相與此後世大臣興廢而國政變更人材進退之始也霍光非盡不可與言者也嚴延年廷劾之而勿罪由延年所與其廢立者而不阿悍妻行弒欲自舉發特廷再而不能自勝耳上書者以副封先達領尚書者而後奏光亦懲昌邑之失而正少主之視聽特未深知宣帝之

明而持之太過耳相當光之時奏記於光俾去副封可也
昌言於廷俾宣帝救光去之可也為人臣者言苟當於紀
綱之大難有所不避況光之猶可與言而無挾以不相聽
從者乎待光之死而後言之相之心不純乎忠而後世類
故相以樹新黨者相實爲之倡是殆授興革之權於大臣
而人主幸大臣之死以行己意上下睽朋黨興國事數變
至於宋而宰相易天子爲之改元因是而權臣有感於此
則戀位以免禍樹黨以支亡迭虛迭盈而國爲之敝斯其
爲害三代亡有也高文景武之世亦亡有也故曰自相始
也抑相之進也言正而心誠迹貞而行詭所因者許廣漢

讀通鑑論卷四

木

也聽起伏於外戚而莫能自遂也司馬溫公奉宣仁太后
改新法而章惇刑怨猶指宮闈以爲口實況緣外戚以取
相乎君子之慎始進也枉尺而直尋不爲也春秋之世不
因大夫而立功名者顏曾冉閔而已漢之不因外戚後世
之不因宦寺者鮮矣此風俗邪正國事治亂之大辨也
路溫舒之言緩刑不如鄭昌之言定律也宣帝下寬大之
詔而言刑者益滄上有以召之也律令繁而獄吏得所緣
飾以文其濫雖天子日清問之而民固受罔以死律之設
也多門於彼於此而皆可坐意爲重輕賄爲出入堅執其
一說而固不可奪於是吏與有司爭法有司與廷尉爭法

廷尉與天子爭法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巧而彊者持之
天子雖明廷尉雖慎卒無以勝一獄吏之姦而脫無辜於
阱即令遣使歲省而欽恤之抑惟大凶巨猾因緣請屬以
逃於法於貧弱之冤民亡益也唯如鄭昌之說斬然定律
而不可移則一人制之於上而酷與賄之弊絕於四海此
昌之說所以爲萬世祥刑之經也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
之犯也無方以有限之法盡無方之惡是誠有所不能該
矣於是而律外有例例外有奏準之令皆求以盡無方之
惡而勝天下之殘於是律之旁出也日增而猶患其未備
夫先王以有限之法治無方之罪者豈不審於此哉以爲

讀通鑑論卷四

七

國之蠶民之賊風俗之蜚蠹去其甚者如此律焉足矣即
是可以已天下之亂矣若意外無方之惡世不恆有苟不
比於律亦可姑俟其惡之已稔而後誅固不忍取同生並
育之民逆億揣度刻畫其不軌而豫謀操燧也律簡則刑
清刑清則罪允罪允則民知畏忌如是焉足矣抑先王之
將納民於軌物而弭其無方之姦頑者尤自有教化以先
之愛養以成之而不專恃乎此則雖欲詳備之而有所不
用非其智慮弗及而待後起之增益也乃後之儒者惡惡
已甚不審而流於申韓無知之民苟快洩一時之忿稱頌
其撻發之神明而不知其行自及也嗚呼可悲矣夫

霍光之禍萌於驂乘司馬溫公曰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
固也雖然驂乘於初謁高廟之時非歸政之日也而禍已
伏雖避去且有疑其諛者而讒賊開起同朝離貳子弟不
謹資融所以不免而奚救於禍夫驂乘之始宣帝之疑畏
胡為而使然邪張安世亦與於廢立而宣帝亡猜無他聲
音笑貌之閒神若相逼而光不知帝亦情奪意動而不知
所以然邪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豈徒子之於父母哉上之
使民朋友之相結賓主之相酬言未宣事未接而早有以
移民之情惟神與氣不可強制之俄頃而獲人心者也詩
云溫溫恭人惟德之棊德之用大矣而溫恭為之基溫恭

通鑑論卷四

八

者仁之榮也仁榮內達而德資以行豈淺鮮哉子曰切切
惻惻怡怡如也可謂士矣非便辟之謂也其氣靜者貌不
期而恭其遠者色不期而溫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寬
以居
順嗚呼
任恃其氣
溢是以君子
而與與則雖
夫周孔不可及
五敬子乎敬其身以遠暴慢心御氣而道御心有惴惴之

小心斯有溫溫之恭德雖有雄猜之主枝害之小人亦意
消而情得故君子所自治者身也非色莊以求合於物也
量不宏志不持求不為霍光而不可得豈易言哉
流俗之毀譽其可徇乎趙廣漢度矯刻數之吏也懷私怨
以殺榮畜而動搖宰相國有此臣以剝喪國脈而壞民風
俗也不可復救乃下獄而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流俗
趨小喜而味大體蠶涌相煽以羣迷誠亂世之風哉小民
之無知也貧疾富弱疾強忘人之益而樂其禍古者謂之
罷民夫富且強者之不恤貧弱而以氣凌之誠有罪矣乃
驕以橫求以伎互相妨而相怨其惡惟均循吏拊其弱而

通鑑論卷四

九

教其強勉貧者以自存而富者之勢自戢豈無道哉然治
定俗移而民不見德酷吏起而樂持之以示威福驚擊富
強而貧弱不自力之罷民為之一快廣漢得是術也任無
藉之少年遇事蓋起敢於殺戮以取罷民之祝頌於是而
民且以貧弱為安榮而不知其幸災樂禍偷以即於疲傭
而不救其死亡其黠者抑習為陰憎伺人之過而斲齧之
相讎相殺不至於大亂而不止愚民何知焉酷吏之餌酷
吏之阱也而鼓動競起若恃之以為父母非父母也是其
喉以噬人之猛犬而已矣宣帝以刻覈稱而首誅廣漢刻
覈之吏論者猶或免之甚矣流俗之惑人千年而未已亦

至此乎包拯用而識者憂其致亂君子之遠識非庸人之所能測久矣

蕭望之之不終也宜哉宣帝欲任之爲宰相而試以吏事出爲左馮翊遂憤然謝病帝使金安上諭其意乃就望之而有恥之心也聞安上之諭可媿死矣世之衰也名爲君子者外矜廉潔而內貪榮寵位高則就之位下則辭之夫爵祿者天之秩而人君制之者也恃其經術奏議之長擇尊榮以爲己所固得充此志也臨大節而不以死易生不以賤易貴以衛社稷也能乎處己卑而高視祿位攬非所得以爲己據誠患失之鄙夫則亦何所不可哉其或以伉

讀通鑑論卷四

十

直見也徒畏名義以氣矜自雄耳非心所固恥而不爲者也人主輕之小人持之而終不免於禍不亦宜乎武帝以此薄汲黯而終不用黯得以令終武帝可謂善取矣宣帝溫諭以驕望之非望之之福也

居心之厚薄亦資識與力以相輔識淺則利害之感深力弱則畏避之情甚夫苟利害惑於無端而畏避已甚則刻薄殘忍加於君臣父子而不恤張敞非昌邑之故臣也宣帝有忌於昌邑使敞覘之敞設端以誘王俾盡其狂愚之詞告之帝而釋其忌復授以侯封卒以令終敞之厚也徐鉉李煜之大臣也國破身降宋太宗使覘煜而以怨望之

情告煜以之死鉉之於煜以視敞於昌邑誰爲當生死衛之者而太宗之寬仁抑不如宣帝之多猜鉉卽稍示意旨使煜遜詞而已藉以入告夫豈必逢太宗之怒則雖爲降臣猶有人之心焉鉉遂躬爲操刃之戎首而忍之獨何心乎無他敞能知人臣事君之義導主以忠厚而明主必深諒之其識勝也且其於寵辱禍福之際身所畏忌其力定也而鉉辱且愚險阻至而懼所擇乃其究也終以此見薄於太宗而不得用小人之違心以殉物也亦何益乎有見於此而持之則雖非忠臣孝子而名義之際有餘地以自全無見於此而不克自持則君父可捐以殉人於色笑若

讀通鑑論卷四

十一

鉉者貴之以張敞之爲而不能況其進此者乎故君之舉臣士之交友識闇而力柔者絕之可也一旦操白刃而相櫛皆此儔也

尹翁歸卒家無餘財宣帝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於朱邑亦然非徒其財也榮莫至矣故重祿者非士所希望以報忠者也而勸士者在此刻畫人以清節而不恤其供祭祀養父母畜妻子之計幸而得廉士也則亦刻覈寡恩苛細以傷民氣之福夫而流爲酷吏然且不能多得而漁獵小民以取富者藉口以無忌而不慙唐宋以前詔祿賜子之豐念此者至悉猶先王之遺意也至於蒙古私利而

削祿洪武之初無能改焉祿不給於終歲賞不踰於百金得百軒輓而天下不足以治況三百年而僅一軒輓乎城垂陷君垂危而問飼猪彼將曰救死而不贍復奚恤哉漢人學古而不得其道矯為奇行而不經適以喪志若韋元成避嗣父爵詐為狂疾語笑昏亂何為者也所貴乎道者身也辱其身而致於狂亂復何以載道哉箕子之伴狂何時也虜仲斷髮文身過矣蓋逃於句吳而從其俗以安非故為之也然而虧禮辱親且貽後嗣以僭王猾夏之巨惡矣且古之諸侯非漢諸侯之比也國人戴之諸大夫拔之非示以必不可君則不可得而辭也若夫元成者避兒

讀通鑑論卷四

十一

而不受爵以義固守請於天子再三辭而可不相強奚用此穢亂辱身之為以驚世哉丞相史責之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乃能垂榮於後摘其垂榮之私意而勉之以文義元成聞此能勿媿乎士守不辱之節不幸而至於死且嶽立海騰以昭天下之大義從容辭讓之事誰為不得已者而喪其常度拂其恆性亦愚矣哉韋氏世治經術而元成以愚學以啟愚也不善學者復以益其愚則漢人專經保殘之學陷之於尋丈之間也

趙充國之策羌也制狡夷初起之定算也夷狡而初起其鋒銛利謀勝而不憂其敗謀勝而不憂其敗則致死而不

可獲敗之不憂則不足以持久而易潰其徒寡其積不富其黨援不堅而中國之吏士畏之不甚是數者利於守而不利於攻不易之道也狡夷之初起亦微矣而中國恆為之傲有震而矜之者而人心搖有輕而蔑之者而國謀不定彼豈足以傲我哉嘗試與爭而一不勝則脅降我兵卒掠奪我芻糧闌據我險要而彼勢日猖黨而援之者益信其必與而交以固盛兵以往潰敗以歸而我吏士之心遂若疾雷之浩加而喪其魄故充國持重以臨之使其貧寡之情形灼然於吾吏士之心目彼且求一戰而不可得地促而糧日竭兵連而勢日衰黨與疑而心日離能用是謀

讀通鑑論卷四

十一

而堅持之不十年而如堅冰之自解於春日矣雖然一人謀之已定而繼之者難也夷無恥者困則必降降而不難於復叛充國未老必且有以懲艾而解散之而辛武賢之徒不能故羌禍不絕於漢世然非充國也羌之禍漢小則為宋之元昊大則為拓拔之六鎮也而拓拔氏以亡矣宣帝之詔充國曰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數歲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嗚呼此鄙陋之臣以惑庸主而激無窮之害者也幸充國之堅持而不為動不然漢其危矣為國者外患內訌不得已而用兵謂之不得已則不可得而速已矣謂之不得已則欲已之亦惟以不已者已之而已矣

何也誠不可得而已也舉四海耕三餘九之積用之一隅民雖勞亦不得不勞國雖虛亦不得不虛鄙陋之臣以其稱鹽數米於灶廚之意計而爲國謀庸主遂信以爲憂國者而害自此生司農怠於輓輸忌邊帥之以軍興相迫麻傲之有司畏後事之責猾胥疲民一倡百和鼓其欲速之辭而害自此成茫昧微功之將帥承朝廷吝惜之指翹老成之深智沈勇以爲耗國毒民乃進蕩平之速效而害自此烈矣充國之至金城也以神爵元年之六月其振旅而旋以二年之五月持之一年而羌以瓦解則所云欲以數歲而勝敵者蓋老成熟慮之辭抑恐事不必速集而鄙陋

讀通鑑論卷四

十四

之庸臣且執前言以相責耳非果有數歲之費以病國勞民顯矣甚矣國無老臣而庸主陋臣之自誤也憚數歲之勞速期事之速效一蹶不振數十年兵連禍結而不可解國果虛民果困盜賊從中起而遂至於亡以田夫販豎數米量鹽之智捐天下而陸沈之哀哉
宣帝重二千石之任而循吏有餘美龔遂黃霸尹翁歸趙廣漢張敞韓延壽皆藉藉焉迹其治之得失廣漢敞霸皆任術而託迹於道廣漢敞以虔矯任刑殺而霸多僞飾寬嚴異而求名太急之情一也延壽以禮讓養民庶幾於君子之道而爲之已甚者亦飾也翁歸雖察而執法不煩龔

運雖細而治亂以緩較數子之聞其愈矣乎要此數子者唯廣漢專乎俗吏之爲而得流俗之譽爲最其餘皆緣飾以先王之禮教而世儒以爲漢治近古職此絲也夫流俗之好尚政教相隨以濫禮文之緣飾精意易以相蒙兩者各有小善之效而後先王移風易俗緣情定禮之合德承息於天下救之者其惟簡乎故夫子言南面臨民之道而甚重夫簡以法術之不可任民譽之不可干中和涵養之化不可以旦夕求也如廣漢者弗足道矣繼廣漢而興爲包拯海瑞者尤弗足道矣至於霸延壽翁歸循其迹而爲之何善不如三代而或以侈敗或以僞譏何爲其致一時

讀通鑑論卷四

十五

之感歎反出廣漢下乎雖然亡其實而猶踐其迹俾先王之顯道不絕於天下以視廣漢與敞之所爲猶菟稗與五穀不可以熟不熟計功也褊躁以徇流俗之好惡效在一時而害中於人心數百年而不復亦烈矣哉
蕭望之曰恩足以服孝子諠足以動諸侯故春秋大士句之不伐喪遂欲輔匈奴之微弱救其災患使貴中國之仁義亦矣可哉恩足以服孝子非可以服夷狄者也諠足以動諸侯非可以動夷狄者也梁武拯侯景於窮歸而死於臺城宋徽結女直於初起而囚於五國輔其弱而強之強而弗可制也救其患而安之安而不可復搖也漢之於匈

奴豈晉之於齊均為昏姻盟會之友邦哉望之之說春秋也失之矣

蘇威以五教督民而民怨黃霸以興化條奏郡國上計而民頌之蓋霸以資誘吏而威以罰督民故恩怨殊焉而其為治道之蠹一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道不拾遺傳記有言之以張大聖人之化者矣而詩書所載孔門所述未嘗及焉故稱盛治之民曰士慤女憧言乎其樸誠而不詭於文也故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之不可望庶人猶大夫之不待刑也聖人之訓炳如日星矣孔子沒大義乖微言絕諸子之言激昂好為已甚殆猶佛老之徒侈功德

讀通鑑論卷四

六

於無邊而天地日月且為之移易也夫聖人之化豈期之天下哉堯有不令之子舜有不恭之弟周公有不道之兄孔子有不朽不雕之弟子艸野無知而從容中道於道路有是理哉以法制之以刑束之以利誘之民且塗飾以自免是相率為偽君子之所惡也漢之儒者辭淫而義詭流及於在位襲之以為政霸之邪也有自來矣君子之道如天地之生物各肖其質而使安其分斯以為盡人物之性而已矣

耿壽昌常平之法利民之善術也後世無能行之者宋人倣之而遂流為青苗故曰非法之難而人之難也三代封

建之天下諸侯各有其國其地狹其民寡其事簡則欲行常平之法也易然而未嘗行者以生生之計寬民於有餘民自得節宜焉不必上之計之也上計之而民視以為法視以為法則憚而不樂於行而黠者又因緣假借以維其姦故三代之制裕民而使自為計耳雖提封萬井之國亦不能總計數十年之豐歉而早為之制也郡縣之天下財賦廣而五方之民情各異其能以一切之治為治乎然則常平之制不可行與曰常平者利民之善術何為而不可行也因其地酌其民之情良有司制之鄉之賢士大夫身任而固守之可以百年而無弊而非天子所可以齊一天

讀通鑑論卷四

十七

下者也壽昌行之而利亦以通河東上黨太原陘農之粟於京師而已矣

宣帝臨終屬輔政於蕭望之其後望之被譖以死而天下冤之夫望之者固所謂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也望之於宣帝之世建議屢矣要皆非人之是是人之非矯以與人立異得非其果得失非其固失也匈奴內潰羣臣議滅之望之則曰不當乘亂而幸災呼韓邪入朝丞相御史欲位之王侯之下望之則曰待以不臣謙亨之福韓延壽良吏也忘其名而計其小過以陷之死內吉賢相也別倨慢無禮而以老侮之且不但已也出補平原太守則自陳而請

爾試之左馮翊則謝病而不赴迹其所為蓋攬權自居翹人過以必伸激水火於廷而怙位以自尊者也若此者其懷祿不舍之情早為小人之所挾持而拂眾矯名抑為君子所不信身之不保而安能保六尺之孤哉見善若驚見不善如讎君子猶謂其量之有涯而不可以任大況其所謂善者不必善所謂不善者非不善乎宣帝之任之也將以其經術與挾經術而行其偏矯之情以王安石之廉介而禍及天下而望之益之以侈抑以其議論與則華而不實辯而窒固君子之所惡也主父偃徐樂豈無議論之近正而望之抑矣以異蓋宣帝之為君也恃才而喜自用樂

讀通鑑論卷四

十八

聞人過以示察者也故於望之有臭味之合焉以私好而託家國之大其不傾者鮮矣

元帝

朋黨之興始於元帝之世流風所染千載不息士得虛名獲實禍而國受其敗可哀也夫蕭望之周堪張猛劉更生固雅意欲為君子者也其攻史高宏恭石顯以弼主於正固君子之道也夫君子者豈徒由其道而遂以勝天下之邪哉君子所秉以匡君而靖國者蹇蹇之躬可生可死可貴可賤可行非常之事可定眾論之歸而不倚人以為援若夫進賢以衛主而公其善於天下則進之在己而舉錯

一歸之君且必待之身安交定之餘而不急試之危疑之日然且避其名而弗居以使賢士大夫感知過於君君而勉思報禮身已安交已定道已行小人已遠則善士之進自拔以其黨而不肖者不敢飾說以干於身為君子於國為大臣恃此道也今蕭周二子者奉遺詔秉國政輔柔弱之主甫期年耳元帝浮慕之而未嘗知之使二子果以抑羣小清政本為遠圖身任之以死繼之其孰敢不震疊焉乃其所為有異是者鄭朋欲附之望之受之周堪聽之華龍聞其風而欲附焉□□□□□□□□□□□□□□□□而楊興諸葛豐之徒皆仰望而欲攀倚以此思之則此數子

讀通鑑論卷四

十九

者必縣朝廷之祿位以引躁進喜事之人而望其援訟其直以擊器顯身為大臣國是不決乃借資於浮薄之徒或激或叛以成不可解之禍嗚呼四子者果捐軀以報上獨立不懼而奚以此聞聲附和之宵人為哉縣汲引以誘人利則從害則叛固其常也況乎風相煽譌相傳一時之氣儉小民之視聽且駭而況辱主孤立於羣小之間乎故朋黨之興必有取類以相附而貽小人之口實使為君子者遠爵賞之權混交遊之迹不欲便佞之推戴不假新進以攻排無瑕可求孤立自任則敗類惡得而乘之狄仁傑且以制諸武之凶李沆終不受梅詢曾致堯之惑大臣之道

當如此矣四子而能然也元帝雖孱恭顯雖橫亦孰與相
激而令宣帝之業墮於一朝乎申屠嘉之困鄧通困之而
已韓魏公之逐內豎逐之而已何所藉於羣不逞而為之
羽翼司馬溫公任二蘇以抑王安石而秦觀張耒以狹邪
匪人緣之以忝清流之選故終紉於紹述之黨楊左廣結
臺諫以抗魏忠賢而汪文言以無賴貨郎竊附以召禍浮
薄之徒一得當於君子而使酒狂歌呼盧譎傲以嗣蕭艾
蘭茝之音其氣殖其醜綠為君子者可勿豫戒之哉

元帝詔四科舉士即以此第郎官之殿最一日質樸二曰
敦厚三曰遜讓四曰有行益辱主佞臣懲蕭周張劉之骨

讀通鑑論卷四

十一

鯁而以柔情銷天下之氣節也自是以後漢無剛正之士
遂舉社稷以奉人而自詡其敦厚樸讓之多福宣帝曰亂
我國家者必太子也其言驗矣雖然有自來矣極重必反
者勢也文景武昭之世賢不肖雜進而質樸未亡君子無
赫赫之名而小人亦無難見之惡氣矜如汲黯名勝如賈
誼人主甚器其材而終不顯至於逞風采以徼人主之知
動天下之色如主父偃徐樂終軍東方朔以泊刑名聚斂
之臣皆旋用而旋棄迨宣帝切於求治以文法為尚而天
下翕然從之於是而沽名銜直之士矯為人所不能以自
旋氣儼足以凌人主而人主厭其苛嚴非但貴戚宦寺之

疾之也魏相以之赤霍氏之族蕭望之以之持丙吉之短
張敞以之攻黃霸之私勢已成乎極重則其反而相獎以
詭隨也天下且樂其易與而況乎人主之與戚宦哉屈伸
之理一彼一此情偽之遷一虛一盈故人主馭天下之人
材不輕示人以好惡而酌道之平誠慎之也畏其流而尤
畏其反也

趙充國持重以破羌功莫盛矣二十餘年而羌人復反吾
故曰難乎其為繼也當充國時求戰不得坐而自困之羌
心灰而不敢競者閱二十年而皆已衰老後起之胡雛未
嘗躬受挫抑將曰漢但能自守而不能有加於我前人無

讀通鑑論卷四

十一

能為而受其困我別有以制漢而漢窮矣藉令充國未老
天子終以西事任之抑必有銳師以繼之於挫折之餘而
辛武賢之徒弗能也外忌充國之功而內實私幸之以偷
安故馮奉世曰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有輕邊吏之心
三姐驕狂而驟起實有由來矣於是而奉世之決於進討
功不可泯韋元成鄧宏之固陋罪抑不可揜矣羌之初起
也持重以困之而自敝萬全之道也過此而三姐踵亂非
先零比矣一起一敗而不能無疑畏焉已燼之炷狂燄一
熾而膏不給勝則前敗則降習先零故事而無致死之心
是其必當勦除也明甚故奉世決於大舉合六萬人以搗

之於初起蓋與充國之策異術而同功奉世不可師充國之守充國不可用奉世之攻因時度敵而善其操縱其道一也夫羌地巨河湟南接秦隴於長安爲肘腋力雖小而驕之則大種雖散而使之相并則合使其得志以逞非但唐之回紇宋之元昊已也迨乎東漢幸而都維耳使都長安庸臣師元成鄭宏之說茸闕以召侮羌且逼王畿城下而莫懲漢其亡於羌乎奉世翦之於始張奐段熲夷滅之於後羌乃不能爲中國腹心之患其後雖姚弋仲之桀雄不乘劉石之餘而不敢起垂至於今二千年秦隴河岷階文之閒巖險甌脫而防閑不設則二漢之猷遠矣焉奉世

讀通鑑論卷四

王

首建大議以申天討善體充國之意而通其變民到于今受其賜非元成等偷安一時之所能知也

貢禹匡衡之言其不醇者蓋亦鮮矣禹曰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自娛樂而已衡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又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又曰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正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又曰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又曰佞巧之姦

因時而動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讀其文釋其義想見其學非公孫宏兒寬之勳舊聞而無心得者所及亦且非韋元成薛廣德之擇焉而不精者所可與匹儔也論者謂元帝柔而少斷禹與衡不以爲言而但就帝之長孜孜以恭謹節儉相獎爲禹衡之罪過矣元帝所以優游不斷者惟其心之不清幾之不慎而中不適有主也則其所爲恭謹節儉亦唯其名而無其實天子之尊富卽省之又省而以溺其志者尙多燕閒游息之下史高石顯豈無導侈之爲而特未甚耳不然何知其邪而不能去乎由是言之使無禹衡之正稱

讀通鑑論卷四

王

詩禮精嚴之旨以防其流則以帝之柔而益以驕淫安所得十六年之安內無寇攘而外收絕域之功乎君子出所學以事主與激於時事之非而彊諫之臣異以諫爲道者攻時之弊而不恤矯枉之偏以學事主者規之以中正之常經則可正本以達其義類而裁成剛柔一偏之病主卽不悟猶可以保其大綱而不亂故以孔子之聖告荏弱之哀公唯規之以人道政本之大端而不屑取奔越之禍豫爲之防夫豈不達於時變哉以道豫立而變自消也且衡之言曰近忠正遠邪佞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固已盡元帝之所短而特不爲矯枉之論導

之驚擊耳夫可喻者則微言而喻矣不可喻者則痛哭流涕以談而固不喻也是以君子之言有體有要而不詭於大常補偏救弊之術二子有所不尚夫亦猶行君子之道乎論者徒見蕭望之周堪之死不以罪咎元帝而因以咎禹衡乃石顯之姦惡不及於天下而海內晏安則儒者誰容涵養之功亦豈可誣哉漢之中亡也成哀之奢縱成之非元帝優柔致之也又奚可以張禹孔光之罪罪二子也邪說之行於天下必託於君子之道釋氏之言心性亦君子之言也老氏之言道德亦君子之言也天下以其為君子之雅言遂謂其有當於治與道而信之故六經之支說

請通鑑論卷四

五

皆以破道而有餘焦延壽京房之於易是已易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取其象之一端大略而言屯蒙以下之策老少雜而非三百六十者多矣期之日三百六十有五而有餘分不盡如乾坤之策也聖人觀天地人物之變而達其會通以為是竹其大綱耳亦猶二篇之策萬一千五百二十以象萬物而物固不可以萬計也故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周流六虛不可為典要二子者乃欲限六十四卦之爻以各當一日無以處餘四卦不得已而以震兌坎離居分至之位則不知二分二至在六十卦之外而為之網維邪抑二分二至一日而二卦以異於餘卦邪東震西

兌南離北坎者位也二分二至之日時也時經而位緯二子取而錯亂之也何居故延壽者筮史日者之流以小術測陰陽之迹似不足以知天化而敘治理房是之學乃敢以與人宗社哉其為術也立典要以為方體於是而有八宮世應之說抑自乾至剝而窮又不得已而措晉大有於其末垂至於今驚技之卜師相因以斷吉凶之大故而不能明言其所以然之理徒以惑民而徼幸然則延壽與房雖欲辭為妖妄之魁也而不得何也非天理之自然則皆妖也房以是欲與石顯五鹿充宗競貞邪於天人之際吾未見妖之足勝邪也邪者獲罪於人妖者獲罪於天妖尤

請通鑑論卷四

五

烈矣或曰房之按日以候氣分卦以徵事所言其亦與當時之得失禍福合何也曰石顯之邪而君德以昏國是以亂眾耳眾目具知之矣事既已然取而求其所以然者而實固非也勢已成形已見謂天之象數亦然亦惡從而辨之故日月之有災眚歲時之有水旱禽蟲艸木之有妖孽人民之有疴沴山川之有崩沸吾知其不祥而有國者弗可不恐懼以修省耳銖繫而分之刻畫而求之幸而七獲之妖人以是取顯名致厚利而惑天下王制所謂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其宜膺天刑久矣房內挾此以與邪臣競自殺其軀而邪益張宜矣哉何也託君子之道誣

聖人之教矯造化之神三者皆獲罪於天而不可追者也
京房考課之法迂謬而不可舉行即使偶試而效焉其不
可也固然何也法者非一時非一人非一地者也房曰末
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毀譽之不當者多也
然而天下之公論存焉雖甚拂人之性亦不能謂堯暴而
跖仁也舍此而一以功業程之此申韓之陋術而益之以
拘迫不肖者塗飾治具以文其貪庸不逮則鞭策下吏桎
梏民庶以副其期會災不在天異不在物而民已窮國已
敝矣先後異時也文質相救而互以相成一人之身老少
異狀況天下乎剛柔異人也不及者不可強有餘者不可

讀通鑑論卷四

主

裁清任各有當而欲執其中則交困也南北異地也以北
之役役南人而南人之脆者死以南之賦賦北土而北土
之瘠也盡以南之文責北士則學校日勞鞭扑以北之武
任南兵則邊疆不救危亡其間損乃以益殺乃以生簡乃
以備一視爲吏者居心之仁暴憂國之誠僞而唯考課其
一切之功能此王莽所以亂天下者房爲之開先矣塾師
之教童子也有定課而童子益愚耕夫之馭牛也有定程
而牛以做楛四海九州疆智柔和於房一人之意見截鶴
脛以續鳧其不亡也何待焉蓋房之爲術以小智立一成
之象數天地之化且受其割裂聖人之教且恣其削補道

無不同也而房無不方大亂之道也侮五行而祿二儀者
也鄭玄周堪從而善之元帝欲試行之蓋其補綴排設之
淫辭有以熒之爾取天地人物古今王霸學術治功斷其
長擯其短令整齊瓜分如弈者之局廚人之餉也此愚所
以聞邵子之言而疑也而况房哉

漢之亡非元帝之咎也帝弱而寡斷然而無所傷於天下
石顯僅逞於異己而惡不及於民國之元氣未斲焉故曰
非元帝之咎也王氏元后之族也王鳳爲大將軍錄尚書
事爲篡弑之階然非元帝之寵后族而早任之帝崩成帝
乃假鳳以大權而帝無遺命故曰非元帝之咎也雖然其

讀通鑑論卷四

主

所自來抑豈非元帝隱伏之咎肇於不測哉帝以成帝耽
燕樂爲不能勝大位而欲立山陽王識之早也重易國儲
聞史丹之諫而止亦正也然知成帝之不克負荷而不擇
賢臣以輔正之幸傳昭儀而遲回於山陽遺重疾而忽忽
不定聞史丹之諫知命之已促而徒有善輔之言無託孤
之遺命以聽哲婦孺子之自求親信而王鳳進矣成帝之
在東宮也既爲元帝之所憎而孤危甚搖搖於廢立之間
者將十年匡衡史丹亦但以大義規元帝而非必與成帝
爲腹心所竊竊然憂翁翁然私語而計者徒王鳳耳元后
寵衰而憂禍之及所與竊竊然憂翁翁然私語而計者亦

鳳兄弟耳人情出危險之中而思故時之同患者未有不深信而厚倚之故成帝一立而顧瞻在廷無有如鳳之親己者豈復憂他日之攘己乎嗚呼於見而知叔孫舍之不賞私勞以殺豎牛卓乎其不可及已天位者天所位也人君者人所歸也為主器之長子膺祖宗之德澤非稱非奪天人所不能違而翁嘗以相保响沫以相憐私愛過計貪天功為己力此其人亦何足任而戴之不忘乎唐元宗知張說之姦懷其潛邸之恩而不能遠以召均均之逆況楊復恭之以家奴而門生天子乎嗚呼自非攘功擅權之小人孰敢以大寶之攸歸自任為己績者趙汝愚不欲行內

讀通鑑論卷四

十一

禪之賞可法也而猶存其迹也丙吉護宣帝於獄而終不自白故能相天子以成中興之業然則漢文卻周勃之私言世廟罷新都之政柄不得謂之刻覈而寡恩成帝之祿祿何足以語此哉元帝不能顧命史丹而使鳳得以私勞惑庸主亦其暱愛山陽而憤然不恤之咎與故曰隱伏之咎肇於不測也

讀通鑑論卷四終

讀通鑑論卷五

船山遺書

衡陽王夫之譏

成帝

讀杜欽進諫之章與其奏記王鳳之書及論王章之事竟以王氏之篡歸禍始於欽之黨姦非平情之論也成帝之無道也足以亡國王鳳初起猶修飾而有類於社稷之臣其視張放瀆于長史育之導欲以宣淫者不若也五侯之專莽之篡豈欽之所能前知哉士志於有為而際昏庸之主思有所造於國家不得自達於上不獲已而見大臣之可與言者因之以效納約自牖而遇主於巷所謂救失火

讀通鑑論卷五

十一

而不暇問主人者也故以陳蕃之剛正而依竇武以行其志能早知自別以遠嫌者鮮矣至於鳳已成乎專偏心知其誤而卒不能自拔欽固有無可如何者而其情亦可愍矣故君子之愛身也甚於愛天下忘身以憂天下則禍未發於天下而先伏於吾之所憂也外戚也宦寺也女主也一失其身雖有扶危定傾之雅志不得自救其陷溺未有身自溺而能拯人之溺者也孔子行乎季孫而魯幾治非孔子固弗敢也聖人之大用中材所不敢效也雖然聖人豈有不測之術哉齊人服卬費墮季斯一受女樂而即決於行無所疑滯而必不與之推移則一旦釋然忘前此之

功業而迫然以去無他純乎道而無私焉耳聖人不可學而可學者此也鳳之專王氏之盛成帝之終不足與有爲威福下移形勢已成欽胡爲其荏苒而不去也能去則去雖因季斯而不損其聖事已不可而尙惜其位則欽雖持義之正而不免於黨奸雖然若欽者固未易言去也諫鳳不聽而去之且無名而爲其所忌故非聖人不能去不能去而不可不早慎擇所從哉君子度德以自處女主也外戚也宦寺也即可與有爲而必遠之夙人道之大戒也賈捐之楊興妻師德張說一失其身而後世之譏評無爲之原情以貸者皆欽之類也可勿戒乎

漢通鑑論卷五

二

亡西漢者元后之罪通於天矣論者徒見其吝嗇不予流涕漢廟用漢伏臘而憐之婦人小不忍之仁惡足以蓋其亡漢之大惡哉今有殺人者流涕袒免而撫其口曰吾弗忍也而孰聽之漢懲呂氏之禍不舉國柄而授之外戚久矣霍氏之持權武帝拔霍光於下僚與降胡廢吏等非緣后族也其既也則以廢閣立明安社稷之功也宣帝之於史氏元帝之於許氏以恩澤侯而已矣成帝年已二十元帝未有屬王氏之遺命焉王鳳起自衛尉一旦而持天下之柄孰爲之邪五侯並日而封楊興駟勝爭之而不得苟參以異父弟強成帝以封侯帝不聽而猶寵以侍中劉向

諫而不聽王章爭而見殺垂涕不食以激成帝之誅章劉向抗疏不已成帝歎息悲傷卒受制而不能決鳳死而音代音死而商代商死而根代根死而莽代一以世及之法取漢之天下而使相嗣以興非后之內主於宮中亦豈能蔓引綿延之如此哉且夫王氏之橫未嘗不可撲也成帝察其奢僭不軌而音商立根藉棠負斧鑕以待罪王立結滄于長之姦露成帝下有司按治而立殺其子以滅口計其爲人非能險鷲於呂之產祿武之三思懿宗也乃呂氏私其族而終以國事付平勃武氏私其姪而終以國事付狄婁元后則籠劉氏之宗社於其鞶帨而以授之私親遠

漢通鑑論卷五

三

乎哀帝之立姑退莽以脅哀帝而蠱在廷之心縱董賢之不逞乘其敗以進莽使恣行其蠱主之毒晏然處之而不一詰攝則使之攝矣假則使之假矣豈徒莽之姦足以恣行無忌哉老妖不死日蝕月訛以殄漢而必亡之久矣故曰罪通於天也婦人之道柔道也反其德而爲剛雖惡易折大畜之五曰豮豕之牙吉豕可豮也而呂武以之周勃狄仁傑積之而吉矣始之初曰羸豕孚蹢躅羸云者不壯而柔者也以柔而結人心者也而躡躅之凶不可禁元后以之雖劉向痛哭以陳言成帝悲傷而懼禍而無如后之涕泣者何也莽已篡漢已滅姑以一泣逃天下後世之誅

而誰信之不然莽之篡毒無有於其子后果有思漢之心
於其能戴之沒世而生榮死哀以相報哉女禍之烈莫如
丁氏而論者猶寬之躑躅之手且以乎後世而免於史氏
誅亦險矣哉

成哀之世天地宗廟之祀條廢條興以兒嬉而玩鬼神甚
矣其廢而復興也或以天子之病或以繼嗣之不立小人
微福之術固不足道其廢也始於百禹而成於匡衡所持
者三代之典禮也宗廟遠有毀而無立者義也誠所不至
不敢黷焉義所以盡仁也儒者之言禮文而已矣以文而
毀猶之乎以文而立夫漢之嗣君於其所不廢之祀而能

漢通鑑卷五

四

以誠格之乎執是以論舉凡天地祖宗之祀皆可毀矣而
何但七世以上與五時之郊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宮室
之侈如楨之眾服膳之奢樂之淫刑之濫官之冗賦之重
一能汰其所餘以合於三代而後議郊廟之毀未晚也且
三代之新祀於七世豈徒然乎抑創法者自開國之君守
約以待子孫之易盡其情而無偽非祖宗立之而後王毀
之也自漢以降百為不師古禮樂之精意混焉而獨於祫
廟致嚴於祖宗之廢興何其徇末而斷其本也況古之祫
也於大禘而合食則雖廢而不忘後世無禘而徒祫幾於
忘其所自出然則廢五時以伸上帝之孤尊古之可法者

也制以七世而毀廟古之未可遽法者也君子之言禮非
但以其文也

進言者極其辭而必有所避就非但以遠嫌而杜小人之
口實也道存焉矣嫌已遠而小人無閒以指摘則君之聽
不熒而言乃為功於宗社劉向憂王氏之勢盛而移漢見
之遠慮之切向死而漢亡所繫亦大矣哉而於進言有未
得者故成帝雖感而終不能庸小人之黨且有挾以上搖
主聽而下惑人心其言曰王氏劉氏且不立立宜接近宗
室斯豈向所宜言者乎以事言之劉氏之賢無有踰於向
者樞筦之任不歸王氏必歸向矣未有斥人之效而自任

漢通鑑卷五

五

者也且劉氏王氏豈頡頏而並論以爭衰王者頡頏而並
論婦人勃谿之說也且假之以頡頏之名而王氏張彼將
曰天下非彼則我也況乎呂氏之禍與吳楚淮南燕廣陵
互相盈虛則外戚反唇而相讐豈患無辭哉以道言之選
賢任能以匡扶社稷者天下之公也堯之舉禹皋禹之任
稷契湯之託伊尹高宗之立傅說文王之任闕散皆非懿
親也周道親親而周召以庸管蔡以誅師尙父邑姜之父
且以佐變伐而位太師王氏誠不可任博求之天下豈繁
無賢而必曰接近宗室舉大義而私之一家又豈五帝三
王之道哉向於是而失言矣以為獨任則不可有自請之

情以爲博選宗室之賢則歆之黨逆向且不能保之於子
而況他乎成帝惜而不終羣姦聞而不憚未必非向之言
有以召之也故進言者匪道是循徒以致寇而可不慎哉
漢諸王之以禽獸行廢者不一漢廷無有能據道以處此
者而谷永能言之其曰帝王不窺人私而春秋爲尊者諱
此義行迄乎東漢穢德不章永之言其利溥矣夫人之有
恥自恥者也恥心蕩而刑殺不能止故知刑殺者非可以
善風俗已禍亂者也漢之於此既無家法以正之於先而
縱苛察之吏告計之小人揚之於後無他忌侯王之彊日
思翦艾以圖安而統袴膏梁卒投於阱而無從辨嗚呼甚
如是矣惡得不拱手而授之賊臣哉以刑制淫而固不可
制假暗昧以鋤彊而祇以自弱谷永者王氏之私人也而
慮能及此故知永者附權臣非有移鼎之心寵利未忘規
一時之進取而已漢能用之亦何遽不爲贊治之臣乎
老之戒在得主於老而所需於天下者微矣得矣足以籠
其心哉子孫之情長而道義之氣餒引子孫之得爲己得
於是瀕死而不忘張禹之初與王根異也猶有生人之氣
也慮及子孫而行口走肉遂禍人之宗社冒萬世之羞朱
雲欲以齒劍而不慙夫人爲不善而貽怨於子孫誠不可
爲也身之無過質之鬼神而不疚則亦奚患哉且夫禍福

讀通鑑論卷五

六

亦何常之有假令王氏早敗而按同惡之誅禹之子孫又
能保其富貴乎故禍福者天也失得者人也老而憂子孫
引天之吉凶以私之沒世其愚不可療矣成帝不輯折檻
以旌朱雲則所以待禹者亦可知矣禹且不自保而況其
子孫
谷永非杜欽之比也永雖無黨王篡漢之遠圖而資王氏
以榮寵因爲之羽翼焉與欽之誤合於小人欲悔而不能
也其情異矣顧於此得人君聽言之道焉永王氏之私人
也其心王氏之心也若其言則固成帝膏肓之藥石可以
起漢於死而生之也夫王氏之固結而不解帝忌之而不
能黜豈非以躬耽淫侈畏昌邑之罰而內護趙李外庇張
放滔于長之私心有所憑縮而倒授以權哉寵驕如之妾
飲食倖臣之家加賦重斂以縱游而失百姓之心是持宗
社以遺人之道也使帝感永之言悔過自艾正己齊家而
憂社稷賢臣進庶務理民情悅以戴漢而不忘權姦之謀
自日以寢而豈必誅戮放廢以傷母氏之心乎故曰君子
不以人廢言永之諫不行雖忘軀憂國之臣與姦賊爭死
生而無救於禍敗則讀永書者勿問其心可也
何武欲分宰相之權而建三公自成帝垂及東漢行之二
百餘年至曹操而始革丞相秦官也三公殷周之制也古

讀通鑑論卷五

七

者合文武為一塗故分論道之職為三秦以相治史以尉
治兵文武分而合三公之官於一相漢置相而闕政專歸
於大將軍承秦之分而相無戎政之權大將軍總經緯之
任故何武有戒心焉分置三公以大司馬參司空司徒之
閒冀以分王氏之權乃名乍易而實不可更莽之終以大
司馬篡也亦其流極重而不可挽也然而武之法行之終
代而不易者以防微杜漸之術固人主之所樂用也若以
古今之通勢而言之則三代以後文與武固不可合矣猶
田之不可復井刑之不可復肉矣殷周之有天下也以戎
功其相天子者皆將帥伊尹周公始皆六軍之長也以將

通鑑論卷五

八

帥任國政武為尙而特緣飾之以文是取武臣而文之非
取文臣而武之也列國之卿各以軍帥為執政敦詩書說
禮樂文之於既武之後秉周制也所以必然者三代寓兵
於農兵不悍而治民之吏即可以治兵其折衝而敵愾者
一彼一此疆場之事甲未釋而幣玉通非有曠夷大盜爭
存亡於鋒刃之下者也而秦漢以下不然則欲以三公制
封疆原野之生死孰勝其任而國不為之敵哉則漢初之
分丞相將軍為兩塗事隨勢遷而法必變遵何武之說不
足以治郡縣之天下固矣特漢初之專大政以大將軍而
丞相僅承其意指如田千秋楊敞韋元成匡衡名為公輔

奉權臣以行法則授天下於外戚武臣之手而禍必滋故
武之說可以救一時之欵重而惜乎其言之晚也相不可
分也將相不可合也漢以後之天下以漢以後之法治之
子曰所損益可知也
成哀之世所可任為大臣者王嘉而已矣師丹之視翟方
進尋丈之間耳皆以其身試權姦之好惡而不能出其樊
籠即有所欲言而必資以自達也師丹之劾董宏何武之
援王莽屈於時之所尙而不得不為之羽翼無他王傳二
女主交相起伏漢已無君與大臣久矣方進之附隨于長
也欲與王氏忤而長固王后之姊子也長之不類尤出諸

通鑑論卷五

九

王之上資之以與諸王抗而方進之欲不死也奚能熒惑
之變駕言移禍於宰相王氏之嫉深雖微熒惑方進其能
免乎武與丹浮沈於積陰之間一彼一此小有所效而俱
為女主效媚媚之功其不被顯戮幸爾嗚呼至於成哀之
季而無可為矣君子慎所趨以自全辭大位而不居其庶
幾乎一受其事則非如王嘉之必死以自靖而負咎於天
人也必不可浣莊生曰遊羿之彀中謂此時也遊其彀中
而死焉君子之徒也遊其彀中而免焉小人之徒也遊其
彀中避死而得死焉刑戮之民也慎之哉
哀帝

人之能爲大不韙者非其能無所懼也唯其能無所恥也故血氣之勇不可任而猶可器使唯無所恥者國家用之而必亡成帝欲用孔光爲丞相刻侯印書贊而帝崩是日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汲汲然惟恐緩而改圖一如乞者之於墻間唯恐其餒之不餘而連長跽以請也張放者幸臣也帝崩且思慕哭泣而死而光矯凶爲吉犯天下之惡怒然且卒無惡怒之者光豈能不懼哉真然無恥而人固容之也始爲廷尉則戒王莽之指鴆殺許后若無所懼也而實無可懼也莽爲內主天下無有難之者也既則議爲傅太后築別宮力請逐傅邊歸故郡抗定陶

讀通鑑論卷五

王之議尊其立廟京師若無所懼也而非無所懼也內主有人羣臣相保故師丹獲不測之禍而光自若也恥心蕩然而可清可濁無不可爲以得寵而避辱王嘉瀕死猶對獄吏曰賢孔光而不能進亦惡知光之謂其迷國罔上陷嘉於死機深不測也哉而嘉云然者其兩端詭合以誘嘉抑可知已拜謁迎送執臣主之禮於董賢者光也莽既乘權去賢如傲屣者光也拱手以天下授之賊臣幸早死而不與佐命之賢者光也莽既誅猶無有聲言其惡以殄其世者光也嗚呼人苟自盡喪其恥則弑父與君而罪不及亦險矣哉有國者不辨之於早徒忌驚悍之彊臣而容厚

讀通鑑論卷五

顏之鄙夫國未有不喪者也故管子曰廉恥國之維也限田之說董仲舒言之武帝之世尙可行也而不可久師丹乃欲試之哀帝垂亡之日卒以成王莽之妖妄而終不可行武帝之世可行者去三代未遠天下怨秦之破法毒民而幸改以復古且豪彊之兼井者猶未盛而盤據之情尙淺然不可久者暫行之而弱者終不能有其田彊者終不能禁其兼也至於哀帝之世積習已久彊者怙之而弱者亦且安之矣必欲限之徒以擾之而已矣治天下以道未聞以法也道也者導之也上導之而下遵以爲路也封建之天下天子僅有其千里之畿且縣內之卿士大夫分以爲祿田也諸侯僅有其國也且大夫士分以爲祿田也大夫僅有其采邑且家臣還食其中也士僅有代耕之祿也則農民亦有其百畝也皆相若也天子不獨富農民不獨貧相倣相差而各守其疇其富者必其貴者也且非能自富而受之天子受之先祖者也上以各足之道導天下而天下安之降及於秦封建廢而富貴擅於一人其擅之也以智力屈天下也智力屈天下而擅天下智力屈一郡而擅一郡智力屈一鄉而擅一鄉莫之教而心自生習自成乃欲芟夷天下之智力均之於柔愚而獨自擅於九州之上雖日殺戮而祇以益怨彊豪且詭激以脅愚柔之小

民而使困於田於是限之而可行也則天下可徒以一切之法治而王莽之化速於堯舜矣限也者均也均也者公也天子無大公之德以立於人上獨滅裂小民而使之公是仁義中正為帝王極措天下之具而躬行藏恕為迂遠之過計矣況乎賦役繁有司酷里行橫後世愿樸之農民得田而如重禍之加乎身則傭豪之十取其五而奴隸耕者農民且甘心焉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也輕其役薄其賦懲有司之貪寬司農之考民不畏有田而強豪無挾以相并則不待限而兼并自有所止若竄情之民有田而不能自業以歸於力有餘者則斯人之自取雖聖人亦

論通鑑論卷五

十一

無如之何也

成哀之世漢豈復有君臣哉婦人而已矣彭宣何武唐林皆所謂錚錚者也而所爭者僅一傅喜之去留而已哀帝之初傅氏與王氏爭而傅氏勝哀帝之亡王氏與傅氏爭而王氏勝勝者乘權而不勝者憤二氏之榮枯舉朝野而相激以相訟悲夫當傅遷之傾邪而推喜以抑遷亦何異乎王根王立之驕橫而推莽邪其言曰喜傅氏賢子議論不合而退白寮莫不恨之傅氏之賢子何當於天下之安危劉宗之存亡而白寮何所容其恨又何異乎王莽王仁之就國而天下多冤王氏者傅喜幸而未敗爾莽之廢吏

民叩關而訟冤賢良對策而交獎偽謙所誘人心翁歸而賢者不免且較喜而彌甚喜之賢其孰信之以四海之大豈繁無人可託孤寄命者唯區區王傅二姬之愛憎是爭嗚呼率天下而奔走於閨房之嘖笑流俗之溺流而不反如是哉故聖王之治以正俗為先以辨男女內外之分為本權移於婦人而天下沈迷而莫能自拔孰為為之而至此極元后之陰狡成帝之昏愚豈徒召漢室之亡哉數十年中原無丈夫之氣而王莽之亂暴骨如山矣

論通鑑論卷五

十一

昌言母后之不宜與政豈徒以象數徵吉凶哉天地之經治亂之理人道之別於禽獸者在此也婦人司動而陰乘陽陽從陰履霜而冰堅豕孚而躑躅天下有之天下必亡國有之國必破家有之家必傾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而泯厚生正德利用之道以之而蔑故曰尋之言言人之言而別於禽獸也婦者所畜也母者所養也失其道則母之禍亦烈矣豈徒婦哉夫國有君子國可不亡尋昌言之無誅而不能救漢之亡又何也尋非其人也陰之干陽其變非一女子之干丈夫也鬼之干人也皆陰之干陽也尋知乾之剛陰之靜矣鬼亦陰也靜以聽治於人者也

顧識不及此聽甘忠可夏賀良之邪說惑上以妖終以
貶此燉煌為天下笑則亦以陰干陽等於婦人之煽處爾
載鬼一車而欲懲負塗之家奚其可故陰陽動靜之理大
矣其變繁矣其辨嚴矣立人之道以自扶世教無一而可
苟焉者也

治河之策賈讓為千古之龜鑑而平當之數言決矣嘗言
經義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此鯨所以殫禹所
以興而以漢之聖不能與橫流之水爭勝者也讓言古
之立國者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殷所以世有河
患而盤庚奮然依山以避災無他唯無總於貨寶而已細

人之情怙田廬之利貪瀕河之士動天下以從其欲貽沈
沒於子孫而偷享其利既古今之通弊矣而後世之謀臣
要君勞民以墮塞逆五行之敘者其不肖之情有二焉其
所謂賢者竭民力積一簣以障滔天而暫遏之瀕河之民
且歌謠而禱祀焉遂以功顯於廷名溢於野故好事者踵
起以嘗試而不絕其不肖者則公帑之出納浩煩而無稽
易為侵平民夫之債備乘威以指使而乾沒任意享其利
而利其災河濱之士大夫與其愚民及其姦胥交起以贊
之為危詞痛哭以動上聽守自漢以來千五百年奔走
天下於河言滿公中噴滿故府疲豫兗徐三州之民供一

河之險察而一旦潰敗焉為魚鼈而得各墮塞之不固也
可悲矣夫古今之異者南之殊流耳其理勢則一也鯨
讓之言而推其利病之原非河之病民而民之就河貪利
以觸其害耳貪退灘 有其土而國有其賦鋒端之
蜜截舌而甘之者不恤也使能通百年之算念天下之廣
猶是民也徙之而於國無傷其愈於墮塞疲役之貧勞困
斃與潰決之漂蕩淹溺也孰為利害哉數千年而不出鯨
之言賈讓之策縣巨燭於廣庭而昧者猶墮地以趨也不
亦悲乎

谷承請諱諸侯王之獸行以全人道之恥讓之正者也耿
育請拊趙昭儀殺皇子之惡以隱成帝之惑讓之不正者
也二說相似而貞邪分精義以立法不可不辨水之正者
凱風之不怨也育之不正者小弁之怨也注如之變妾操
刃以絕祖宗之充胃而曲為之覆天子之子不死於妖嬖
者其餘幾何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故書文姜遜於齊
哀姜遜於邾以昭大義而不以逐母為嫌昭儀之惡宗廟
所不容況非嫡后君母而可縱之乎甚哉育之言諄也曰
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以致
位是成帝戕父子之恩以為未然之迂圖其孰信之育若

曰昭儀不殺皇子則哀帝不得而立以蠱帝心而縱妖嬖是哀帝本不與於篡弒之謀而育陷之使入也春秋嚴黨賊之誅哀帝不能免而育之罪不可道矣解光問罪之爰書不伸趙氏宮官之大罰不正宮闈肆毒於社稷而莫之問故元后黨王莽以弒平帝廢孺子而無所顧忌胡三省者乃謂其合春秋為尊者諱之義邪說張而賈繼春責之以離其庇李選侍之姦清議不明非一時一事之臧否已也

鮑宣七亡七死之章陳漢必亡之券以儆哀帝正本之論也王莽之姦姦而愚非有操懿之才其於國又未有劉裕

東漢論卷五

末

之功輕移於衽席之上而莫之禁莽其何以得此哉唯民心先潰於死亡而莽以私恩市之也藉非成帝之耽女寵哀帝之厭頑童縱其為吏賊民而蠱民以寇攘莽亦上官樂崔禹之納爾而漢祚奚其亡張放滔于長王氏之先驅也傅遷董賢王氏之勸駕也曹爽何晏司馬懿之嚆矢也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之前茅也蔡京童貫史彌遠賈似道女直蒙古之佞鬼也而非君之溺於寵樂以忘民之死也不成不然孔光揚雄之流亦嘗與聞名教而宗室羣臣以及四海之民豈能以片餌誘嬰兒而帆棄其母乎故宣陳救死亡之言如拯水火愈於判向之欲批橫流而

頃諸其下也雖然宣之言猶有病焉後世言事之臣增闡主之疑而投姦臣以傾如之口實皆此繇也宣言慎選舉大委任以儆官邪而免民於死亡是矣勿亦姑言賢者之當任以聽人主之自擇待有問焉而後可臚列傳喜何武孔光彭宣龔勝之賢以告未晚也今乃不然若天子之左右一唯其所建置而君不得以司取舍之權眾不得以參疇咨之議則偏上有嫌而朋黨之誘興且喜武諸人皆大臣也自不能邀人主之知而安其位宣能以疏遠片言取必於同昏之廷乎知不可得而故言之授姦人以背憎之資石介遇明主而激黨禍況庸君佞倖權姦交亂之天下

東漢論卷五

七

哉進言者不知其道徒以得後世之稱而無益於時皆此一時之氣矜為之也又況宣所稱者龔勝而外吾未見有大臣之操焉孔光巨姦而與於清流宣失言矣盈廷之士氣漢室之孤忠唯一王嘉而不能訟其屈抑然則鮑宣者亦一時氣激之士而未足以勝匡主庇民之任者乎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不興者慮其興之辭也三歲而不興逮其興而燎原之燄發於俄頃矣哀帝崩元后一聞之即日駕之未央宮馳召王莽詔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申黃門期門兵皆屬莽此高帝馳入趙壁奪韓信張耳軍之威權后以一老嫗斷然行之雷迅風烈而無疑畏其提

搆劉氏之天下授之王氏在指顧之間耳非伏之三歲爪
牙具而羽翼成安能爾哉甚矣悍婦之威英雄所不能決
帝王所不能持而指麾輕於鴻毛至此極也司馬懿之殺
曹爽劉裕之克劉毅朱溫之爭李克用大聲疾呼深慮陰
謀顏頰流汗喋血以爭而僅得者元后優息談笑而坐收
之故莽有伏戎藏於不蕪蔓艸之中無有險阻之形而不
可測也三歲伏而一旦與有國者可不戒哉

何武以忤王莽而死可以爲社稷之臣乎未也武與公孫
祿謀去呂權上官幾危社稷不宜外戚大臣持權此漢室
存亡之紐也乃當其時內而元后爲伏莽之戎外而孔光

讀通鑑論卷五

十一

爲冀戴之姦武僅以孤立之勢撲始然之火既處於不敵
之數矣國之安危身之生死徒藉於一言而言非可恃也
所恃者浩然之氣勝之耳公孫祿豈可終保者哉而與之
且相稱說武舉祿祿即舉武標榜以示私授巨姦以朋黨
必先餒而德足以勝之祿惟詭隨乃以幸免武不
細隨矣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心不可負鬼神
小人出沒於寵辱之中而欲援已傾之天下以
肯欲息其饑而德愈烈非直亡身國因以喪悲夫
牛立官皆見稱於班固宜未可與當並論也當臨受侯
封臥病不起以固辭之知世不可爲鬱邑以死可謂知恥

矣當之在位丁傅持權而史稱帝雖寵任丁傅而政自己
出異於王氏則當逡巡以死而不忝無寶之封於自守之
道未失也若宣者位司空爲漢室輔王莽殺兩后誅異己
腹心爪牙交布朝廷而元后爲國賊之內主此正宣肝腦
塗地激天下忠烈之氣以救一綫之危者而爲全軀保妻
子之謀謝不能以引退尙足爲人臣子乎護勝邠漢且猶
在梅福之下所任異也而況宣位三公之重哉宣者與董
賢孔光並居台輔而不慙者也其生平可知矣班固曰見
險而止率天下以疾視君父之死亡而不恤必此言夫
平帝

讀通鑑論卷五

十九

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明年正月益州貢白雉羣臣陳莽
功德號安漢公天下卽移於莽以全盛無缺之天下未浹
歲而遷何其速也上有閻主而未卽亡故桓靈相踵而不
絕下有權姦而未卽亡故曹操終於魏王司馬懿殺曹爽
奪魏權歷師昭迄炎而始篡天下者待一人以安危而一
人又待天下以興廢者也唯至於天下之風俗波流簞鼓
而不可遏國家之勢乃如大隄之決不終且潰以無餘故
莽之篡如是其速者合天下奉之以篡莽且不自意其能
然而早已然也莽之初起人卽仰之矣折於丁傅而訟之
者滿公車矣元后拔之廢置之中而天下翕然戴之矣固

不知莽之何以得此於天下而天下糜爛而無餘如疫癘之中人無能免也環四海以狂奔汜濫滔天而孰從挽之哉夫失天下之人心者成哀之淫悖為之而熾天下之風俗者不在此官元之季士大夫以鄙夫之心挾儒術以飾其貧頑故莽自以為周公則周公矣自以為舜則舜矣周公矣舜矣無惑乎其相驚如狂而蔽之也當偽之初起也匡衡貢禹不度德不相時舍本逐末與明堂辟雍倣周官飾學校於衰淫之世孔光繼起為偽之魁而割諸人鼓吹以播其淫響而且經術之變溢為五行災祥之說陽九百六之數易姓受命之符甘忠可雖死而言傳天下翕然

讀通鑑論卷五

下

信天命而廢人事乃至走傳王母之壽而禁不能止故莽可以白雉黃龍哀章銅匱惑天下而愚民畏天以媚莽則劉向實為之俑而京房李尋益導之以浸灌人心使疾化於妖也子曰無為小人儒儒而小人則天下無君子故龔勝邴漢梅福之貞而無能以死衛社稷非畏禍也畏公議之以悖道違天加己也小人而儒則有所緣飾以無忌憚故孔光諸姦施施於明堂辟廡之上而不慙莽之將授首於漢兵且以孔子自擬愚昧以為萬世笑而不疑傳曰國有道聽於人國無道聽於神古之聖人絕地天通以立經世之大法而後儒稱大稱鬼以疑天下雖世主以矯之

使王而人氣迷於恍惚有無之中以自亂即令上無閭主下無姦邪人免於飢寒死亡而大亂必起風俗淫則禍生於不測亦孰察其所自始哉漢之偽儒詭其文而味其真其淫於異端也巫史也其效亦既章章矣近世小人之竊儒者不淫於鬼而淫於釋釋者鬼之精者也以良知為門庭以無忌憚為蹊徑以壘廉恥捐君親為大公無我故上鮮失德下無權姦而萍散波靡不數月而奉宗社以貽人較漢之亡為尤亟焉小人無憚之儒害風俗以陸沈天下禍烈於蛇龍猛獸而幸逸其誅有心者能勿伸斧鉞於定論乎

讀通鑑論卷五

下

君子之道以經世者唯小人之不可竊者而已即不必允協於先生之常道而可以經世亦唯小人之所不可竊者而已君子經世之道有質有文其文者情之已深自然而昭其美者也抑忠信已泮於天下天佑而人順之固可以緣飾而增其華者也是則皆質之餘而君子不恃之以為經世之本於是而小人竊之情隱而不可見天命人心不能自顯則竊而效之亦遂以為君子之道在於此而無慙然則小人之所可竊者非君子之尚明矣封建井田內刑三代久安長治用此三者然而小人無能竊也何也三者皆因天因人以趣時而立本者也千八百國各制其國而

漢之王侯僅食租稅五刑之屬三千而漢高約法三章田
賦之視十一而漢文二十稅一復盡免之小人無能竊也
何也雖非君子之常道然率其情而不恤其文小人且惡
其害已而不欲效也非文也七月之詩勸農之事也而王
莽竊之命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以勸農桑似矣
養生送死嫁娶宮室器服之有制禮之等也而王莽竊之
定制度吏民之品似矣若此類君子之道蓋有出於是者
而小人不損其欲不勞其力不妨其惡持空文立苛禁一
且以君子之道自居而無難則以此思之君子經世之大
猷不在此明矣何也農桑者小民所自勸也非待法而驅

讀通鑑論卷五

五

也制度者士大夫適焉庶人所弗能喻惟國無異政家無
殊俗行之以自然耳非一切之法限之不得而繼之以刑
者也然而竊做之而即似雖不效而可以自欺遂以施施
於天下曰吾既以行君子之道矣故文者先王不容已而
世有損益初不使後世效之者也承百王之敝而仍有首
出庶物之功名乃能立高明闕遠之崖宇而小人望之如
天之不可企及無他誠而已矣誠則未有可竊者也
天下相師於僞不但僞以迹也竝其心亦移而誠於僞故
小人之誠不如其無誠也誠者虛位也知仁勇實以行乎
虛者也故善言誠者必曰誠仁誠知誠勇而不但言誠陵

陽嚴詡當王莽之世以孝行爲官任潁川守謂掾史爲師
友有過不責郡事大亂王莽徵爲美俗使者詡去郡時據
地而哭謂己以柔徵必代以剛吏哀潁川之士類必罹於
法此其响沫之仁蓋亦非僞託其迹也始於欲得人之歡
心而與人相睚爲之熟習之久流於輒媚者浸淫已深而
不自覺蓋習於莽之僞俗曰蒸月變其羞惡是非之心迷
復而不返乃試思其泣也涕淚何從而隕則詰之以僞而
詡不服欲謂之非僞而詡其能自信乎嗚呼僞以迹而公
論自伸於迹露之日僞以誠而舉天下以如狂莫有能自
信其哀樂喜怒者於是而天理民彝漸滅盡矣故天下數

讀通鑑論卷五

五

萬蚩蚩之眾奔走以訟莽稱莽而翕然不異夫豈盡無其
情而俱爲利誘威脅哉僞中於心腎肺腸則且有前刀鋸
後鼎鑊而不恤者蔡邕之歎董卓姚崇之泣武曌發於中
而不能自己甚哉誠於僞之害人心膏肓之病非藥石之
所能攻也
陳涉吳廣敗死而後胡亥亡劉崇翟義劉快敗死而後王
莽亡楊元感敗死而後楊廣亡徐壽輝韓山童敗死而後
蒙古亡犯天下之險以首事未有不先自敗者也亂士不
恤其死亡貞士知死亡而不畏其死亡也乃暴君篡主相
滅之先徵也先死以殉之可矣勝廣元感壽輝山童皆挾

微幸之心以求逞其志非其能犯難以死爭天下者也天將亡秦隋蒙古而適承其動機也二劉翟義不忍國讎而奮不顧身以與逆賊爭存亡之命非天也其志然而義尤烈矣義知事不成而忘其死智不逮子房而勇倍之矣當莽之際天下如狂而奔赴之孔光劉歆之徒援經術以尊諛上天之神廣舜之聖周公之忠且為羣不逞所誣而不能自義正名其賊以號召天下於魘魅之中故南陽諸劉一起而莽之首早隕於漸臺然則勝廣元感山童壽輝高天質其死以亡秦隋而義也崇也快也自輸其肝腦以拯天之衰而伸莽之誅者也不走而死義尤烈哉

漢通鑑論卷五

十四

王莽

王莽未滅而劉歆先殺歆未死而族先滅袁哉劉向之澤不保其子孫而從學之門人與俱燼也甄豐也王舜也皆推戴莽以分膏潤者也鬼奪其魄而豐以亂誅舜以悖死於是而知鬼神之道焉推戴已成而心不自甯此心之動鬼神助之也二氣之良能所見幾而不可揜也故皆不得其死而歆之罰為尤酷焉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歆小人也蒙父向之餘烈自命於儒林以竊先王之道君子之器其可乘乎貌君子而實依匪類者罰必重於小人聖人之學天子之位天之所臨皆不可竊者也使

天下以竊者為君子而王道斬聖教夷矣

嚴尤之諫伐匈奴為王莽謀之則得爾而後世亟稱之為定論非也莽之召亂自伐匈奴始欺天罔人而疲敝中國禍必於此而發尤不敢言莽不可伐匈奴而言匈奴不可伐避莽之忌而諱之豈果如蠶燕之幸不至前無事求諸水艸之藪以撲之哉秦之毒天下而亡阿房也驪山也行遊無度而誅殺不懲也非築城治障斥遠匈奴之害也漢武之疲敝天下建章也柏梁也禱祠祈僊而馳驅海嶽也貪一馬而興萬里之師也非瑤幕南之玉庭以翦艾匈奴之害也秦得天下於力戰民未休息而築戍之役暴興則

漢通鑑論卷五

十五

民怨起漢承文景休息之餘中國無事而乘之以除外備之巨猾故武帝之功至宣元而收垂及哀平而單于之臣服不試莽之得天下更恃於秦而亟用其不知兵之赤子是其為秦之續也必劇於秦尤心知之而不敢訟言耳豈可以為定論而廢漢武之功哉兵者毒天下者也聖王所不忍用也自非鱗介爪牙與我殊類而干我藩垣絕我人極不容已於用也則天下可以無兵故莽之聚兵轉饒以困匈奴為久遠計者未嘗非策而嚴尤之欲深入霆擊也亦轉計之謬焉者莽非其人莽之世非其時故用莽之術而召天下之亂自非莽也尤之策與趙普之棄燕雲也均

偷安一時而禍在奔世矣

西漢之亡也，龔勝、薛方、郭欽、蔣詡、陳咸，皎然不辱行迹，相
侔而未可等也。薛方詭辭，以免何以處夫嚴光、周黨際盛
世而隱者乎？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可孫而不可誣。謂王
莽為唐虞，則唐虞矣。謀諸心，出諸口，亦何以自安乎？莽
之逆以偽而不足，以延苟有識者，無不知也。知之則必避
之矣。避臣莽之誅於他日，抑避忤莽之禍於當時。方之工
於術也，其得與龔勝齒哉？視紀、遂兩唐而慧焉者，爾欽、詡
則可謂自好矣。咸謝病，不應辭，亦孫矣。而悉收漢之律令
書文，壁藏之，豈徒以俟漢氏中興之求哉？誠有不忍者矣。

讀通鑑論卷五

五

子之慕親也，愛其手澤，臣之戀主也，閱其典章，典章者，即
先王神爽之所在也。故以知威有不忍之心也。嗚呼！勝以
死自靖，咸以生存漢，惻怛之生心一也。微二子，吾孰與歸
天下相習於怪，無不怪也。邳惲引天文，麻敷上書，王莽令
就臣位，復立漢室，可不謂怪乎？以莽之慘，無不可殺者，而
惲免於死，莽誣天而以天誣人，故忌天而不加刑，惲故持
之盈而發之無懼耳。惲以此故，智閉門不納光武，而蒙賞
世皆驚其奇，而偉其志操，而不知為君子所必斥為怪，而
不欲語者也。怪，上不懲，天下不平，使明主戮之，而天下猶
信之，大經不正，庶民習於邪惡，流俗之論，以怪為奇，若此

類者眾矣

讀通鑑論卷五

五

讀通鑑論卷五終

讀通鑑論卷六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後漢更始

為名而有所推奉者其志不堅人為名而尊己者其立不固項梁之立懷王新市平林之立更始是已天下憤楚之亡而望劉氏之再興人之同情也而非項梁與張卬王鳳朱鮪之情也懷王更始不思其反受其推戴而尸乎其位名豈足以終繫天下而戢桀鶩者私利之心乎懷王任宋義抑項羽而禍發於項氏更始終恃諸將而無與捍赤眉之鋒徇不堅之志立不固之基疑之信之無往而非召禍

讀通鑑論卷六

十一

之門嗚呼其危也非一旦一夕之故也而士之處斯世也難矣彼以名而立君而我弗事焉則世且責我以名義順而與之則今日之輪枕且為他日黨賊之地苟或所以退不保其身進不全其節也嬴氏之暴楚之亡莽之篡漢之中絕苟有心者孰不憤焉而斟酌於從違在閒不容髮之頃一往之志義未審而仆其生平無他不揣其實而為名所動也慎之哉力均則度義義均則度德力可恃也義可恃也至於德而非可以自恃矣伯升果有天下之志與更始力相上下而義相匹則以德相勝而天下惡能去己諸將之欲立更始

無亦姑聽之而待其自斃如其不斃則天且授之人且歸之而惡能與爭如其斃則姑順諸將之欲自全於禍福之外避養以待時故高帝受巴蜀漢中之封而待三秦之怨三齊之反以屈項羽而羽終屠伯升不知出此姪姪然與張卬朱鮪爭夫天下之大寶豈有可自爭而自得者乎其見害於諸將也不揆而犯難也李軼且捥腕而思害焉況他人乎

王莽既誅更始定都雒陽赤眉帥樊崇將渠帥二十餘人入見安危存亡之大機也於此失之而更始之亡決矣定天下之紛亂者規模有可素定而未可全定也莽之未誅

讀通鑑論卷六

二

漢之力全注於莽莽平羣盜方興而未戢固其所不豫謀者一旦而莽誅矣釋其重憂而相慶以大定粹然授以赤眉而不容其躊躇以審處豫謀所不及矣莽未誅赤眉者莽之赤眉也莽已誅赤眉者漢之赤眉也以新造之邦代莽而受赤眉之巨難周章失措而不知所裁及其算失事敗而後知前此之疏當其時氣乍盈而易弛機至速而難留善已亂者俄頃定之而永靖將謂其有不測之智勇而不知非然也神不偏注於所重而固有餘力以待變也故擧大敵舉大事謀大功斂精專氣以求成者之非難而大敵已滅大事已決大功已就正天人交相責而艱難萃於

一人之身也則中材以下者所不及謀而大有為者亦不
拔之基以應萬變之遷流權不可設而道則不窮也更始
君臣惡足以及此哉其遣使諭降赤眉也亦愛其不降耳
不知不降之不足愛而降之之愛更大然則無前定之道
無抑姑置赤眉而急自治未能如聖哲之坐制於俄頃也
則無如緩之以俟其定將天自有不測之吉凶人自有猝
然之離合可降也而後降之可討也而後討之夫亦可謂
因天乘時而順俟天命矣其始也無餘力以待之其繼也
又弗能姑置焉更始之亡所以決於樊崇之入見也
光武之拒更始與昭烈之逐劉璋一也論者苛求昭烈而

讀通鑑論卷六

三

舍光武失其平矣劉焉之於昭烈分不相臨光武則固受
更始大司馬之命矣更始起於漢室已亡之後人戴之以
嗣漢之宗社劉焉當獻帝之世坐視宗邦之陵夷方且據
土而自尊則焉父子有可逐之罪而更始無之如曰更始
不能安位而存漢則璋之弱又豈足以保三巴而不授之
曹操乎然則以忠信堅貞之義相責而昭烈有辭光武無
辭矣乃光武之不與篡逆同罰也則固有說更始之立非
光武兄弟之志也張印朱鮪動搖人心而不能遏則奉更
始而君之受其銖鉞之賜皆出於弗獲已而姑以自全君
臣之義生於人心者也天下方亂君臣未定無適主之分

讀通鑑論 卷六

義同與討賊之師勢均德齊而志不屬故更始不任為光
武之君拒之而心固不疚義非外也信諸心者無大疚焉
斯可矣唯然則光武可逸不忠之罰昭烈可釋不信之咎
皆非可執一切之信義以相糾者也而於昭烈乎何誅
更始不足以有為史極言之抑有溢惡之辭欲矜光武之
盛而掩其自立之非故不窮更始之惡則疑光武之有慙
德也乃若更始之亡也則舍雒陽而西都長安也當是時
眉在濮陽城頭子路力子都在河濟間力子都後漢書
注云姓諸力黃帝佐銅馬大彤等賊在燕趙李憲
在淮南天下所岌岌未定者東方也而遽避勞趨逸欲難

讀通鑑論卷六

四

關以自固則天下深見其不可恃而競扼其虛顧欲長保
故宮之富貴以自封殖是猶狐兔倚窟以安而韓盧騰躡
於外甫一出而必不免於獲也王莽誅關中無事隗囂委
宗族而從己於斯時也得一重臣如寇恂者鎮撫長安而
安集之為雒陽之根本而都雒以彈壓山東光武卽解體
於河北其能遠收河內下河東而無所顧畏邪赤眉已降
之餘不能馳騁任志如踐無人之境必矣蓋更始所任為
大臣者類皆羣盜之長貪長安之富盛而藉口於復高帝
之舊業以為廓清其錚錚小異如朱鮪劉嘉鮑永之流亦
不勝盈廷論說之論則塞顯富之戶耽燕雀之嬉固其宜

五四七

也光武之於崛起之中而任之既無盜賊之習氣及天下甫定復不以任三公而別用深識之士虛建西都而定宅雒陽以靖東方之寇皆懲更始之失而反其道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更始之失光武之資也

匈奴之禍至元成之世而太息矣東漢之初因盧芳而大為中國害非徒王莽之激之抑更始挑之也更始尸位於關中赤眉橫行於曹濮蕭王異志於河北公孫述割據於巴蜀斯時也豈有德有威足以及匈奴而輕以一介之使循故事以求匈奴之順已召其侮而投之以媿詞自取之矣故嚴尤之諫為王莽言也伐之不可和之不能夷狄焉

知仁義勢而已矣更始之勢曾莽之不若而欲匈奴修呼韓邪之已事不度德不量力貽數十年邊關之禍陳遵者洵妄人也易世而後微實憲耿秉之矯矯漢其危矣

光武
昆陽之戰光武威震天下王業之興肇此矣王邑王尋之師號稱百萬以臨瓦合之漢兵存亡生死之界也諸將欲散歸諸城光武決迎敵之志諸將不從臨敵而撓傾覆隨之光武心喻其吉凶而難以曉譬於羣劣則固慨慷以爭痛哭以求必聽之時也乃微笑而起俟其請而弗迫與之言萬一諸將不再問而遽焉駭散能弗與之俱糜爛乎嗚

呼此大有為者所以異於一往之氣矜者也尋邑之眾且歷其項背諸將欲散而弗及光武知之矣知其欲散而弗及而又迫與之爭以引其喧囂之口相長而益餒其氣則不爭而得爭之而必不得者也而且不僅然也藉令敵兵不即壓境以相迫諸將驚潰而敵躡之王邑無謀嚴尤不決兵雖勇而無紀外盛而中朽則諸將潰敗之餘敵兵驕懈我乃從中起以乘之夫豈無術以處此而特不如今此之易耳諸將自亡而光武固不可亡項梁死而高帝自與其明驗已一笑之下綽有餘地而何暇與碌碌者爭短長邪而尤不僅然也得失者人也存亡者天也業以其身任

漢室之興廢則尋邑果可以長驅諸將無能以再振事之成敗身之生死委之於天而非人之所能強苟無其存其亡一笑而聽諸時會之量則情先靡於軀命雖慷慨痛哭與諸將競亦居然一諸將之情也以偶然億中之一策懷憤而求逞尤取敗之道而何愈於諸將之紛紜乎天下之大死生之故興廢之幾非曠然超於其外者不能入其中而轉其軸故武王之詩曰勿貳爾心慎謀於未舉事之前坦然忘機於已舉事之後天錫帝王以智而必錫之以勇勇者非氣矜也泊然於生死存亡而不失其度者也光武之笑起而不與諸將爭前卻大有為者之過人遠也尤在

此矣

懷王遣高帝入關而高帝之王業定更始遣光武徇河北而光武之王業定大有爲者之初起不欲躬爲戎首抑必藉人以興迨其威名已著而追隨於行隊之間則得失與喪之樞不任己而因人稍欲持權而禍已發於肘腋朱義之所以死於項羽伯升之所以死於李軼朱鮪也然則項羽禁高帝不令入關更始聽朱鮪而拒劉賜之請不委河北於光武羽與更始可以終保大位而無與爭乎曰不能也禽之相制以氣人之相役以道項羽有韓信陳平而不能禁其不去更始有隗囂而不能服無以役之也藉令置

讀通鑑論卷六

七

高帝光武於股掌之上用之不能殺之不可羽與更始且自困於無術三齊甫受封而旋叛彭越陳餘英布黜黜桀薦以需時王郎竊起於河北赤眉反戈而西嚮羽與更始終無以固其位而徒召亂於無已爾朱兆且不能得之於高歡况二帝之涵育者深乎故以范增朱鮪爲忠謀者愚也無救於敗而徒亂天下也無御豪傑定四海之道而操疑忌以困人其亡愈速矣

王者代天而行賞罰參之以權謀則逆天而天下不服非但論功行賞按罪制刑於臣民也武王封武庚於東國不

得不封也天也周公相成王誅武庚不得不誅也天也三

代以上諸侯有道天下歸之則爲天子天子無道天下叛

之退爲諸侯武庚宜侯者也不得不封武庚宜安侯服而欲復干天命不得不誅既代天以賞罰則洞然與四海公其袞鉞而無所委曲於操縱以爲駕馭之術蘇洵氏唯不知此故以權術測王者之舉動而成乎小人之邪說王郎遺杜威納降威爲郎請萬戶侯封光武曰願得全身可矣劉恭爲盆子乞降恭問所以待盆子者帝曰待以不死耳大哉王言奉天以行賞罰而意智不與焉斯乃允以繼天而爲之子王郎者妖人也妖人倡亂不可不誅以其降而姑貸之終拒其降而斬之以懲天下之妖妄而天下定益

讀通鑑論卷六

八

子者愚而爲人立者也愚且賤而欲干天位也可誅非其志而聽命於人也可宥待以不死而授之散秩以養之義正而仁亦裕矣所尤難者光武決於一言而更無委曲之辭以誘之明白洞達與天下昭刑賞之正故曰大哉王言體天無私而爲之子也爲權術之說者則不然心惡之而姑許之謂可以輯羣雄之心使劉永之儔相仍而革面獨不見唐高祖之待李密其後竟如之何也狙詐興而天下相長以僞故終唐之世藩鎮倏叛倏服以與上相市而兵不可戢然則權者非權也僞以長亂而已矣湯誥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誠帝心也豈憂天下之有不

服哉何所意畏而與人相為臨僉乎故言權術以籠天下者妾婦之智而已矣

馮異招李軼於雒陽軼報曰千載一會思成斷金異斬武勃軼閉門不救是宜受其款而雒陽可速下也光武則宜露其書使朱鮪殺軼軼本與伯升俱起諂事諸將忌伯升而譖殺之光武欲得而甘心久矣軼死而雒陽之圍經年始拔事有圖勞而不貪近功以申大義者此是也乃殺伯升者朱鮪之本志軼特徇鮪而從之者兩帝之於鮪也使岑彭說之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降官爵可保河水在吾不食言鮪降而拜將軍封列侯傳封累世同怨而異報

讀通鑑論卷六

九

達於理者之制恩怨非常情之所可測也如此雖然亦惡有不可測哉伯升初起始發於李軼迎光武而與建謀則軼固光武兄弟所倚為腹心也更始立朱鮪張印暴貴軼遠背而即於彼因勢而遷者小人之恆也亦何至反戈推刃而無餘情哉及光武初定河北始有入關之志更始委三十萬之重兵於軼守雒陽而李松甫敗於赤眉軼又窺長安之不固而思附光武覲然納斷金之言而不慙光武曰季文多詐不能得其要領特假手於鮪以殺之而討猶未伸非可以鮪例之也鮪起於平林先光武以舉事與伯升未有交也奉更始而為更始謀殺伯升者亦范增之勳

忠耳更始之諸將類皆賊也而鮪獨異殺伯升雷光武而不遺知有更始而不恤其他諸將挾功而欲自王更始弗能違也鮪獨守高帝之約辭膠東之封受命守雒百戰以與寇相爭死生之命及長安破更始降於赤眉雒陽孤立無援且堅壁固守以殺伯升為慙而不降故通更始之廷所可與有為者唯鮪一人而已於事君之義立身之恥殆庶幾焉藉令光武以怨軼者怨鮪而拒戮之則以私怨而廢天下之公且將獎人臣之操異志以介從違而何以勸忠乎子曰以直報怨直者理而已矣於軼何可忘而於鮪何容芥蒂也

讀通鑑論卷六

十

效卓茂之為可以化今之人乎曰何為其不可也效卓茂之為遂可以化人乎曰何為其可也所以然者何也素履无咎居心無偽而抑於大節不失焉則行之也和順而無矯物之情篤實而不期功名之立動之以天而物弗能違矣非然則嚴詡之以亂潁川者所謂鄉原德之賊也王莽之當國上下相率以偽效茂之迹以誇德化者非直一嚴詡也莽皆樂推之以誘天下彼亦樂附莽而成其利達莽居攝而茂以病免名不厭於當時而莽無求焉自拔於流俗而居約以自汙敦實行而遠虛名茂自此遠矣且其論邠民之言曰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

義知相敬事也。曠愚賤之昏瞽而示以天理流行之賢夫，豈託迹寬仁以干譽者之所能及此乎？茂唯有此雖無噉噉之名而志終不降，雖違物情之順而不爽天性之貞，自非然者恭而諂寬而弛，樸而鄙無得於心不全其大徒飾為從容平易之容，石建以之獵顯名厚實而不保其子之令終，天不可罔人固不可重欺也。故欲學茂者無但求之事為之迹也。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之亡而後降正也。然既已事主不終納款以免戰爭攻守之禍，豈更有无妄之福可容其覲望乎？鮑永以立功而受封，雖可受之而無疚，要亦聽新主之

讀通鑑論卷六

上

自為予奪耳。馮衍曰：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苟知此矣，在貧如富，在賤如貴，悠游卒歲，俟命而無求，豈不成乎？大丈夫哉！而怏怏失志，移怒忿於妻子，抒怨懟於文辭，然則昔之阻孤城抗大敵而不降者，正爾一不挑之節為夫死更嫁之地，衍之生平敗於此矣。光武終廢而不用，不亦宜乎？

光武之處彭寵，不謂之刻薄而寡恩，不得矣。王郎之亂，激耿況與寵之力不及此。天下粗定，置寵若忘，而以年少驕躁之朱浮位於其上，寵惡能不怨邪？泄浮之奏以激寵，使速反而殛之，誠不知光武之何心意者。寵之初發突騎助

光武討王郎，寵無固志，特為吳漢王梁所脅誘而助。況寇恂從與之，以此有隙焉，而雖功亦非乎？夫天下競起疑王，疑帝豈易測之於風塵之下？既有功於己，而拯其急，則固未可忘也。光武能忍於反側子而不能忍於寵也，何邪？乃寵之不得其終也，亦有以自取矣。耿況之始歸光武，亦寇恂決之也。乃既決於聽恂矣，則遣其子弁親將而來稱帝之議，弁無所避而密陳之，故寇恂雖見委任而不能揜況父子之輸忠寵弗然也。從漢與梁之策，即遣漢與梁任之，資以兵眾而成漢與梁之豐功，寵無與焉。漢與梁馳驅於中原而已，晏坐於漁陽，何其不白樹立倒柄以授人邪？寵

讀通鑑論卷六

上

之愚不應至是，則寵有猶豫之情可知矣。光武而與則漢與梁為己效功，光武而敗則漢與梁任其咎而已。猶難郡以處於事外，嗚呼！處亂世，難重兵，勢不可以無事，非儒生策士徘徊顧慮之時也。慮未可以委身，則賢融雖後至而

豈可以託迹則得喪死生決於一念，若其姑與之而

自處犯英主之大忌，受羣言之交搆，未有能免。曰：需于泥，致寇至，敬慎且危，而況悍妻羣小之交。世之去就決之以義而已，義定而守之以信，則凶以无咎。需者事之賊，非欲其躁也，無兩端以窺伺之。生寵之不免，非旦夕之故矣。雖然，略其心紀其績以不

忘患難之初心則物自順焉光武之刻薄寡恩也不得以寵之詐愚而謝其咎也

光武之得天下較高帝而尤難矣建武二年已定都於雒陽而天下之亂方興帝所得資以有為者獨河北耳而彭寵抑叛於幽州五校尚橫於內黃關以西鄧禹雖入長安赤眉環繞其外禹弗能制焉鄧宛堵鄉新野固農近在咽喉之閒寇叛接跡而相為牽制不異更始之在長安時也劉永張步董憲蘇茂橫互東方為陳汝肩隄之患隗囂公孫述姑置而可徐定者勿論焉其視高帝出關以後僅一項羽夷滅之而天下即定難易之差豈不遠哉或曰項羽

諸葛論卷六

事

勁敵也赤眉五校劉永張步董憲蘇茂董訢蘇况隗囂皆非羽倫則光武易夫寇豈有常哉項羽之疆也而可使弱弱者亦何不可使疆也曹操慮袁紹之難平而卒與爭衡者周瑜之一隅符堅蕩慕容姚氏之積寇而一敗不支於謝元之一旅時之所興勢之所湊人為之效其羽翼天為之長其聰明燎原之火一燭未滅而莽已焚林誰可量邪且合力而與爭者一塗精專志定無旁撓焉而惡得不易分勢而四應者雜起左伏右起無罣日焉而惡得不難使以高帝滎陽之相持而遇光武叢生之敵乘閒擣虛而掣其後羽不待約而人為之犄角高帝不能支矣則甚矣光

武之難而光武之神武不可測也乃微窺其所以制勝而蕩平之者豈有他哉以靜制動以道制權以謀制力以緩制狎以寬制猛而已帝之言曰吾治天下以柔道行之非徒治天下也其取天下也亦是而已矣柔者非弱之謂也反本自治順人心以不犯陰陽之忌也孟子曰行法以俟命光武其庶幾乎高帝之興羣天下而起亡秦競智競力名義無所仇人心無所惑也光武則乘思漢之民心以興而元也盆子也孺子嬰也承也嘉也俱為漢室之胃未見其分之有所定也苟有分義以相指則智力不足以相屈故更始亡而故將猶挾以逞志然則光武所以屈羣策羣

諸葛論卷六

事

力而獨伸焉者舍道其何以哉天下方割裂而聚鬪而光武以道勝焉即位未久修郊廟享宗祖定制度行爵賞舉伏湛徵卓茂勉寇恂以綏河內命馮異使撫關中一以從容鎮靜結已服之人心而不迫於爭戰然而桀鷲彊梁之徒皆自困而瓦解是則使高帝當之未必其能者定如此也而光武之規模遠矣嗚呼使得天下者皆如高帝之興而無光武之大猷承之於後則天下後世且疑湯武之誓諾為虛文而唯智力之可以起收四海曹操何所憚而不為天子石虎朱溫亦何能寒海內之心而不冰戴之哉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獨焉而宋太祖其次也不無

小疵而大已醇矣

赤眉之棄長安西走安定非鄧禹之力能驅之也食盡而旁掠固不以安定為終焉之計而必返乎長安鄧禹不乘其有可潰之勢躡其後以蹙之而入長安晏坐以待其歸河決癰潰容可禦乎於是退之雲陽士氣已餒而還攻之於堅城之下其敗宜矣故善用兵者知時而已赤眉食盡引兵東歸時異乎昔則唯扼之於險而可制其死命禹乃違光武之令就關內而與爭何昔之怯而今之忿也然光武終能過之於宜陽而盡降之曾不恤歸師勿掠之戒塞決河而斂潰癰則又何也嚴陳以待求戰不得求走不能

讀通鑑論卷下

五

弗犯其鋒稍遲之而氣即餒矣帝以持重而挫其方決之勢禹以持重而失之方潰之初相時之變定幾於頃刻非智之所能知勇之所能勝岳鵬舉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心不忘而時自應於其會此未可以一成之論論之也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繇也則惡用史為光武之始徇河北銅馬諸賊幾數百萬及破之也潰散者有矣而受其降者數十萬人斯時也光武之眾未集猶資之以為用也已而劉茂集眾十餘萬而降之於京密朱鮪之眾且三十萬而降之於維陽吳漢王梁

讀通鑑論 卷六

擊檀鄉於漳水降其眾十餘萬於鄴東五校之眾五萬人降之於滎陽餘賊之難立孫登者五萬人降之於河北赤眉先後降者無算其東歸之餘尚十餘萬人降之於宜陽吳漢降青犢馮異降延岑張邯之眾蓋延降劉永之餘王常降青犢四萬餘人耿弇降張步之卒十餘萬蓋先後所受降者指窮於數戰勝矣威立矣乃幾千萬不逞之徒聽我羈絡又將何以處之邪高帝之興也恆患寡而亟奪人之軍光武則兵有餘而撫之也不易此光武之定天下所以難於高帝也夫民易動而難靜而亂世之民為甚當其捨耒而操戈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而要皆游惰驕桀者

讀通鑑論卷下

六

也迫乎相習於戎馬之間掠食而飽掠婦而妻馳驟喧呶行歌坐傲則雖有不得已之情而亦忘之矣盡編之於伍而耕夫之粟不給於養也織婦之布不給於衣也縣官宵夜以持籌不給於饋餼也盡勒之歸農而田疇已蕪矣四肢已惰矣恣睢狂蕩不能受屈於父兄鄉黨之前矣故一聚一散傾耳以聽四方之動而隨風以起誠無如此已動而不復靜之民氣何矣而光武處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人用存焉史不詳其所以安輯而鎮撫之者何若則班固苟悅徒為藻輓之文而無意於天下之略也後起者其何徵焉無已而求之遺文以髮鬚其大端則徵伏

五五三

其擢卓茂獎重厚之吏以調御其囂張之氣使情歸而自得其心全民無懷怨怒以擯之不齒吏不吝教導以納之矩矱日漸月靡而消其形迹數百萬人之浮情害氣以一念斂之而有餘矣蓋其觀文臣武之意早昭著於戰爭未息之日潛移默易相喻於不言當其從戎之日已早有歸休之志而授以田疇廬墓之樂惡亦有不帖然也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何也前而高帝後而唐宋皆未有如光武之世胥天下以稱兵數盈千萬者也通其意思其變函之以量貞之以理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光武報隗囂書稱字以與頡頏用敵國禮失御囂之道矣

讀通鑑論卷下

七

是以失囂囂者異於狂狡之徒猶知名義者也始起西州歃血告於漢祖之神靈知漢未絕於天願為中興之元功耳更始疑欲殺之亦奔歸秦隴而恥與張印謝祿同逆達其情獎之以義正名之為君臣而成其初志囂將以為得知己而願委身焉名義者囂所素奉之名也待以敵國而置之名義之外以相籠絡且謂更始之始尊我而終忘我今猶是也奚以委身而相信哉文帝之下尉佗也佗本無感漢之心下之而驕氣以平非可與囂比者也懷疑未決而又重授以疑雖慷慨論列如馬援無能蠲其猜忮矣上下相親天下之勢乃固故三代之王者不與諸侯爭臣

民立國數百年其亡也猶修天子之事守而不殄其宗社漢承秦而罷侯置守守非世守而臣民亦迭易矣然郡吏之於守引君臣之義效其忠貞死則服之免官而代為之恥曲全其名重恤其孤幼乃至變起兵戎而以死衛之如楚郡劉平遇龐萌之亂伏太守孫萌身上號泣請代身被七創傾血以飲萌如此類者盡東漢之世不一而足蓋吏之於守其相親而不貳也天子不以沽恩附勢為疑廷臣不以固結朋黨為非是以上下親而迭相維繫以統於天子故盜賊興而不能如黃巢方臘之僭夷狄競而不能成永嘉靖康之禍三代封建之遺意施於郡縣者未數也延

讀通鑑論卷下

六

及後世黨議興而惟恐人之不離告訐起而惟恐部民之不犯其上將以解散臣民而使專尊天子而不知一離而不可復合惡能以一人為羈絡於清宮而徧縻九州之風馬牛哉導民以義而民猶趨利以忘恩導民以親而民猶背公以瓦解如之何更獎以刻薄犯順之為也三代以下唯漢絕而復興後世弗及焉有以夫
言一發而不可收習相沿而不能革無聖人出則須其自已而後已班彪之說隗囂竇融之決志以從光武皆以符命為徵應與融處亂世而身名以全皆所謂豪傑之士也

徒流風日遠舍理言天而窺天以數賢者不能自拔而疑
信參焉劉劭造樓楊之識以惑眾張豐寶肘石之璽以自
送皆錄之以釀亂而亡其身光武之明且恐非此而無以
動天下刻畫五行割裂六藝者二百餘年迨魏晉而始衰
害固如是之烈也孔子贊周易以前民用道而已矣陰陽
柔剛仁義之外無道也至於漢乃有道外之數以亂道更
千年而濂雒闡其微以距邪說邵康節猶以其授於陳搏
穆修者曰三聖之顯道以測皇王之升降非君子之所知
也其殆京房夏賀良之餘燼乘風而一煽者乎

讀通鑑論卷六

九

然發其所疑而示之以信豈有不測之明威哉無不可其
見之心而已竇融在河西懷疑不決好事者且以尉佗之
說進此融所秘而不敢以告者也光武賜書開兩端以適
發之而河西震服凡光武之誦羣雄者胥此道也蓋有所
隱而不敢宣者畏人之知抑料人雖知我而無能禁我也
更相與隱之則彼且畏我之舍殺機以暗相制不則謂其
疑己而無如己何矣曉然曰予既已知汝必有之情矣而
終不以爲罪且亦不禁汝之勿然而吾固無所懼也則相
諒以明恩而無姑相隱忍之情以示備此非權術之爲也
恃在己而不幸人之弗相害洞然知合離得失之數仰聽

之天俯任之人術也而道在其中此光武之奇而不詭於
正者與

起於學士大夫習經術終陟大位者三光武也昭烈也梁
武帝也故其設施與英雄之起於艸澤者有異而光武遠
矣昭烈習於儒而淫於中韓歷事變而權術蕩其心武侯
年少而急於勳業是以刑名亂之梁武篡而反念所學名
義無以自容不獲已而聞浮屠之法有心亡罪滅之旨可
以自覆故託以自飾其惡愚矣然而士大夫釋服入見者
面無毀容則終身不錄終不忍使大倫絕滅於天下人道
猶藉以僅存固愈於蕭道成之唯利是尚也光武則可謂

讀通鑑論卷六

十

勿忘其能矣天下未定戰爭方亟汲汲然式古典修禮樂
寬以居仁以行而緣飾學問以充其美見龍之德在飛不
舍三代以下稱盛治莫有過焉故曰光武遠矣嗚呼古無
不學之天子後世乃有不學之相臣以不學之相臣輔艸
澤之天子治之不古自高帝始非但秦也秦以亡而漢以
興亡者爲後戒而興者且爲後法人紀之存不亦難乎
王元說隗囂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其亡也宜矣天下
方亂士思立功名而民思息肩於鋒刃能爲之主者眾所
待也人方待我而我待人乎待者害之府也無已則儒生
懷道術以需時而行者待求治之主不則武夫以方剛之

胥力欲有所效者待有為之君是兩者可待也若夫欲創非常之業目不營乎四海心不周乎萬民力不足以屈羣策羣力而御之謀不能先天下而建廓清之首功乃端坐苟安待人之起而投其隙所待者而賢於我則我且俛首而受制所待者與己齊力而或不己若則幸雖制彼而無以服天下之心鵲蚌漁人之術其猶鼠之俟夜乎而何以為天下雄也雖重兵據險地謀臣武士亦足以用但立一待人之心而即已自處於坐困之塗延頸企之仰窺天俯視地四顧海內而幸其蠶起亂人而已亂人者未有不亡者也

嚴光之不事光武以視沮溺丈人而尤隘矣沮溺丈人知道不行弗獲已而廢君臣之義者也故子曰隱者也隱之為言藏道自居而非無可藏者也光武定王莽之亂繼漢正統修禮樂式古典其或未醇亦待賢者以道贊襄之而光何視為滔滔之天下而亟違之倘以曾與帝同學而不屑為之臣耶禹皋陶何為胥北面事堯而安於臣舜耶若周黨者則愈僻矣召而至三徵而就車偃蹇伏而不拜忿驚之氣施於君臣禮法之下范升劾其不敬罪矣辭焉黨聞春秋報讎之說非君非父之慘稱兵以與人相仇殺黨其北宮黝之徒與黝固無嚴諸侯黨亦無嚴天子也賜帛

而罷之恥孰甚焉帝覆載以容之而黨貌乎小矣王良應召而受祿雖無殊猷而恭儉以居大位於君子之道尚不遠矣故君子者以仕為道者也非□□盜賊未有以匹夫而抗天子者也范希文曰燕之上九子陵有焉非其時而憑高以為尚則比之无首而已矣惡足法哉

來歙使隗囂憤然為危激之辭實責囂欲刺之而囂不能加害史稱歙有信義言行不違往來游說皆可覆按故西州士大夫敬愛而免之信義之於人大矣哉士處紛爭之世往來傳命而失信義者有二而亂人不與焉習於說術者以為為機誠於雄猜狙詐之前則且視為迂拙而見詘

以巧取巧以辯取辯機發於不測而易以動人而不知有辨之慧敵多方之詐固不勝而適逢其怒也又或胸無主而眩於物者兩雄相猜其中未易測也而所爭所欲和與戰合與離兩端而已欲翁固張萌為望而厚為責有溢美溢惡之辭焉乃無定情而驚其誇說因而信之遂與傳之而固不可覆按也則未有欺而欺者多矣欺已露而追悔無及也是兩者失信失義而抑取憎於人者多矣故莊周非知道者而其言游說則盡矣勿傳其溢詞而信義可以不失歙其明於此而持之固乎履虎尾而不啞素以往而已矣

建官之法與選舉用異而體合難言之矣省官將以息民而士之待用者滯於進而無以勸人於善不省則一行之士可自試以交獎於才能然而役多民勞苦於不給且也議論滋多文法滋繁責分而權不一任事者難而事多牽制以疑沮吏省而法簡則墨吏暴人權自恣無以相察而胥吏豪彊易避就以讎其姦故一興一廢一繁一簡之際難言之也天下有定理而無法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進賢遠姦而已矣無定法者一興一廢一繁一簡之閒因乎時而不可執也亂之初息不患士之不勤於功名也而患其競一夫有技擊之能一士有口舌刀筆

讀通鑑論卷六

五

之長嘗以試之紛糾之際而幸讎效者接踵焉而又多與以進取之塗蕩其心志則捐父母棄墳墓舍田疇以冒進者不息唯官省而難容乃退安於靜處而爵祿貴廉恥興焉且也民當墊隘之餘偷安以自免之情勝其有犯不軌者類皆暴橫恣睢惡顯而易見不則疲敝亡賴而不知避就者未容有深姦奇巧詭於法而難於覺察者焉則網疏吏寡而治之也有餘抑百務艸創而姑與天下以休息雖有不舉且可俟之生遂之餘則郡縣闊遠而事爲不詳正以綏不聞而使之大定此則省官之法善矣若夫天下已定人席於安矣政教弛而待張矣於斯時也士無詭出歧

塗以俸功名之路溫飽安居而遂忘於進則衣冠之胄俊秀之子亦且嚮志於庠序而自限於農圃非多爲之員廣爲之科以引掖之於君子之塗則樸率之風流爲鄙倍而詩書禮樂不足以興方起之才且彊暴不足以逞而匿爲巧詐豪民日以弊固而玩法自便則百里一亭千里一邑長吏疏掾督缺而耳目易窮乃官習於簡略而事日以積教化之詳衣衾之備官不給而無以齊民事不夙而無以待變是則非官以慎選而不能盡天下之才省吏以息民而無以理萬民之治吝爵吝權之害豈淺於濫冗哉故曰理有定而法無定因乎其時而已光武建武六年河北初

讀通鑑論卷六

五

定江淮初平關中初靖承王莽割裂郡縣改置百官苛細之後抑當四海紛紜蛇龍競起之餘微幸功名之情中於人心而未易滌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斯其時乎斯其時乎要之非不易之法也寶融之責隗囂曰兵起以來城郭皆爲邱墟生民轉於溝壑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孤幼將復流離言之可爲酸鼻仁人之言其利溥如此哉說人罷兵歸附而以彊弱論我居彊而孰甘其弱激之已耳以天命論天視聽自民視聽置民不言而託之杳茫之符瑞妄人不難僞作以惑眾而亂益滋唯融之爲言也如此焉雖不能聽而已愴於

心心憤而氣奪矣秦隴之民間之固將怨而不樂為之
死漢之荷戈以趨負糧以饋者亦知上之非忍毒我而禍
自彼發不容已也其利溥矣然而融之為此言也則非以
是為制器之柄而離秦隴之心使去籍也何以知其然也
使融而操此以為術則言之不能如是之深切而融全河
西以歸命實踐此言以免民於死非徒言也竇氏之裔與
漢終始一念之永百年之澤矣

治之敝也任法而不任人夫法者豈天子一人能持之以
徧察臣工乎勢且仍委之人而使之操法於是舍大臣而
任小臣舍舊臣而任新進舍敦厚寬恕之士而任微幸樂

論通鑑論卷六

美

禍之小人其言非無徵也其於法不患不相傳致也於是
而國事大亂江馮請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陳元爭之光
武聽元而黜馮之邪說可謂知治矣臣下之相容弊所自
生也臣下之相訐害所自極也如馮之言陪隸告其君長
子弟訟其父兄洵然三綱淪五典毀其不亡也幾何哉大
臣者日坐論於天子之側者也用人行政之得失天子日
與酬辨而奚患不知然而疑之也有故則天子不親政而
疏遠大臣使不得日進平前於是大臣不能復待天子之
命而自行其意天子既疏遠而有不及知猶畏鬼魅者之
畏暗也且無以保大臣之必不為姦而督察遂不容已相

疾苛嚴之小人乃以撓國政而離上下之心其所訐者未
嘗不中也勢遂下移而不可止藉令天子修坐論之禮勤
內朝外朝之間互相諮訪以析大政之疑大臣日侍黼展
無隙以下比而固黨則臺諫之設上以糾君德之愆下以
達萬方之隱初不委以毛鷲攻擊之為然而面欺擅命之
慮大臣固有所不敢逞又焉用督察為哉況大臣者非一
且而加諸上位也天子親政則其為侍從者日與之親其
任方面者以其質試之功能驗之於殿最而延訪之則擇
之已夙而豈待既登公輔之後乎唯念以廢政驕以傲人
則大臣之得失不審於是特糾虔之法以為不勞而治也

論通鑑論卷六

美

於是法密而心離小人進而君子危不可挽矣
乘亂以起兵者類不得其死而隗囂獨保首領以終焉之
所為蓋非犯陰陽之忌而深天下之怨者不亦宜乎藉其
子純弗叛以逃雖世其家可也豈之所以不終事漢者懲
於更始之敗而蕙以失之也以身託人而何容易哉則固
不容不慎慎而過焉遂成乎蕙於是而毀家存漢之心不
能固守而成乎逆然而兵不越隴而毒未及於天下鄭興
馬援申屠剛夫之而不留來歙刺之而不殺隱然有名義
在其心而不忘其異於公孫述張步董憲之流遠矣惜哉
其不奉教於竇融耳卑屈而臣於公孫述則勢蹙而無聊

一第 1.1.1.1 丹 黃 參 日 臣 2.1.1.1 第 6 反 三 句

之爲也其怙終而不聽光武之招則媿於馬寶而忍笑其
不風也慈而成乎愚而固不安於戕忍詭隨之爲乃以善
其死而免於顯戮天維顯思自求自取之謂也

任爲將帥而明於治道者古今鮮矣而光武獨多得之來
歛刺傷口占遺表不及軍事而亟薦段襄曰理國以得賢
爲本此豈武臣之所及哉歛也祭遵也寇恂也吳漢也皆
出可爲能吏入可爲大臣者也然而光武終不任將帥以
宰輔諸將亦各安於秣給而不欲與於鼎鉉嗚呼意深遠
矣故三代以下君臣交盡其美唯東漢爲盛焉

苟爲欲治之君樂其臣之敢言者有矣而敢言之士不數

進非徒上無能容之也言出而君怒怒旋踵而可息矣左
右大臣得爲居閒而解之藉其終怒不釋乃以直臣而觸
暴君貶竄誅死而義可以自安且自伸也唯上之怒有已
時而在旁之怨不息乘閒進毀且翹小過以敗人名節則
身與名俱喪逮及子孫族黨交遊而皆受其禍則雖有骨
鯁之臣亦遲回而怯於一言故能容敢言者非難而能安
敢言者爲難也光武以支庶之餘起於南陽與其人士周
旋辛苦百戰以定天下其專用南陽人而失天下之賢雋
雖私而抑不忘故舊之道也且南陽將吏功成爵定亦未
聞驕倨侈汰以亂大法夫豈必斥遠而防制之乃郭伋以

疏遠之臣外任州郡慷慨而談無所避忌曰當簡天下賢
俊不宜專用南陽故舊孤立不懼赫奔之闕閱以昌言於
廷然而帝不怒也且自鄧禹以降勛貴盈廷未有忿疾之
者故固早知其不足畏而言之無尤誠若是士惡有不言
言惡有不放哉諸將之賢也帝有以鎮撫之也獎遠臣以
忠鯁而化近臣於公坦帝之恩威於是而不可及矣宋祖
懷不平於趙普而雷德驥猶以鼎鑪見責曲折以全直臣
而天子不能行其意彼言之也適然帝聽之也適然南陽
助舊聞之也適然嗚呼是可望之三代以下哉

建武十二年天下已定所未下者公孫述耳三方競進蹙

之於成都述繼日匱氣日衰人心日離王元且負述而歸
我此其勿庸勞師亟戰而可坐收也較然矣觸其致死之
心微幸而猶圖一逞未易當也吳漢逼成都而取敗必然
之勢矣光武料之於千里之外而不爽非有不測之智也
知其大者而已故善審勢者取彼與我而置之心目之外
然後籠舉而規恢之則細微之變必察耳目驚於可見之
形而內生其心則智役於事中而變生於意外詩云不出
于煩出于煩者其明哲無以加焉昆陽之拒尋邑邯鄲之
蹙王郎光武固嘗以亟戰得之矣彼一時也吳漢效之而
惡得不敗

公孫述之廷不可仕也雖然述非王莽比矣不得已而姑與周旋以待時不亦可乎李業王皓王嘉遽以死殉之過矣述之初據蜀也猶未稱帝威亦未淫也察其割據之雄心慮相汚陷夫豈無自全之術哉乃因循於田里家室之中事至而無餘地居危亂之邦無道以遠害畏溺而先自投於淵介于石而見幾者若此乎譙元薦附以免則尤可醜矣處亂世而多財辱人賤行以祈生殆所謂負且乘致寇至者與哀平之季廉恥道喪一變而激為弔詭蜀人尤甚焉匹夫匹婦之諒惡足與龔勝絮其孤芳哉

讀通鑑論卷六

无

之競無以異於為人父者利其子之爭也光武之詔任延曰善事上官勿失名譽其言若朱君人之道而意自深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考異曰延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然則尊卑陵夷相矯相許以興訟獄而沮成事抑豈天子之福乎夫欲使上官之履正而奉公也但擇其人而任之夫既使居上位矣天子無能納諸道而制其進退乃恃下吏之駭戾以翹其過而為異同於是乎相勸以傲而事之廢興民之利病法之輕重人得操之以行其意其究也下吏抗上官而庶民抗下吏怨讟生飛語與毀譽無恆訟獄騰起天子亦

何恃以齊天下使綱在綱有條而不紊乎陰陽之氣不和則災沴生臣民之心不和則兵戎起其驩不和於舜禹管蔡不和於周召如是而可以為忠臣乎光武歎息曰卿言是也為延之說所搖與抑姑以取其一節之尤直而善成其和衷與以為治理之定論則非矣

道非直器也而非器則道無所麗以行故能守先王之道者君子所效法而師焉者也能守道之器者君子所登進而資焉者也王莽之亂法物凋喪公孫述賓賓然亟修之其平也益州傳送其器樂器葆車輿輦漢廷始復西京之盛於此言之述未可盡貶也述之起也非亂賊其於漢

讀通鑑論卷六

乎

也抑非若隗囂之已北面而又叛也於一隅之地存禮樂於殘缺備法物以昭等威李業費貽王皓王嘉何為視若戎狄亂賊而拒以死邪自述而言無定天下之略無安天下之功飾其器樹其道徇其末忘其本坐以待亡則誠愚矣自天下而言羣競於智名勇功幾與負爪戴角者同其競矣則述存什一於千百俾後王有所考而資以成一代之治理不可謂無功焉馬援儻之士也斥述為井蛙後世因援之鄙述而幾令與孟知祥王建齒不亦誣乎漢道中圯而述儲文物以待光武五代塗炭而李氏儲文藝以待宋太宗功俱未可沒也宋失汴梁而鐘律遂亡乃者南

都隨而送毀使當世而有公孫述也可勿執李費二王之碑以拒之也

高帝初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無待察其情而壹之以上刑蓋天下方亂民狎於鋒刃挾讎爭利以相殺者不可卒弭壹之以死而無容覆勘約法寬而獨於此必嚴焉以止殺也王嘉當元哀之世輕殊死刑百一十五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建武中梁統惡其輕請如舊章甚矣刑之難言也殺人一也而所緣殺之者異有積忿深毒懷貪競勢乘便利而殺之者有兩相為敵一彼一此非我殺彼則彼殺我偶勝而殺之者有一朝之忿雖無殺心

讀通鑑論卷六

三

拳勇有餘要害偶中而遂成乎殺者斯三者原情定罪豈可槩之而無殊乎然而為之法曰察其所自殺而輕重之則辨民伏其巧辯訟魁曲為證佐賊吏援以游移而法大亂甚矣法之難言也夫法一而已矣一故不可干也以齊天下而使欽畏者也故殺人者死斷乎不可詞費而啟姦也乃若所以欽恤民情而使死無餘憾者則存乎用法之人耳請問下民者莫要乎擇刑官而任之以求情之道書曰刑故無小赦過無大故與過之分豈徒幕外彎弓不知幕中有人而死於射之謂乎橫逆相加操殺己之心以來而幸勝以免於推刃究其所以激成而迫於勢者亦過之

類也猝然之忿怒強弱殊於形體要害不知規避不幸而成乎殺者亦過之類也一王懸法於上而不開以減死之科刑官消息於心而盡其情理之別則果於殺人者從刑故之條而不幸殺人者慎赦過之典法不泯而刑以詳存乎其人而非可豫為制也夫法既一矣而任用刑者之矜恕則法其不行矣而抑有道焉凡斷刑於死者必決於天子之廷於是

讀通鑑論卷六

三

失入之罰以儆有司之廢法既任吏之寬恤而又嚴失出以議其後則自非仁人輕位祿而全側隱者不能無惕於中而輕貸人以破法夫有司者豈無故而縱有罪以自麗於罰乎非其請託則其薦賄廷議持衡而二患懲則法外之仁可以聽賢有司之求瘼而何忍一人死復繼之以一人乎若曰殺人而可不死也人將相戕而不已也而亡慮也雖減死而五木加之狂狴拘之流放徒隸以終其身自非積忿深毒懷貪競勢之凶人亦孰樂有此而昧於一逞也乎治盜之法莫善於緩急者未有不終之以緩者也且盜之方發而畏捕也強則相拒弱則驚竄伏匿而莫測其所在緩之而拒之氣餒矣不能久匿而復往來於其邑里族黨矣一夫之力擒之而有餘矣吏不畏其難獲而被罪也人孰無惡盜之情而奚縱之惟求之已急也迫之以重禁之

以置吏畏不獲而破罪而不敢發覺夫然後展轉浸淫而大盜以起民以之死而國因以亡光武之法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牧守令長畏快選法不敢捕者皆不以為罪祇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匿蔽者乃罪之此不易之良法而愚者弗能行久矣

張純朱浮議宗廟之制謂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請除泰陵節侯以下四親廟以先帝四廟代之光武抑情從議以昭穆禰元帝而祠其親於章陵異於後世之苟私其親者而要未合於禮之中也為人子者必有所受命而後出為人後內則受命於父以往外則受命於所後之父母

讀通鑑論卷八

而來若哀帝之於成帝是已故尊定陶為皇而自絕於成帝非也若內無所稟外無所承唯己之意與人之叛己而繼人之統此唯天子之族子以宗社為重可以不辭而要不得與受命出後者均何也父子之恩義非可以己之利與臣民之推戴而薄其所生誣所後者以無命為有命也況乎光武之興自以武功討篡逆而復宗廟其生也與元帝之崩不相連而可厚誣乎哉成哀平不成乎君者也廢焉可也元帝於昭穆為諸父而未有失德勿毀而列於世得矣以為己所後而禰之不可也光武之功德足以顯親南頓令而上雖非積累之澤而原本身之所自來則視組

計以上而五親尊者自尊也親者曰親也人子不敢以非所得而加諸親故組紺之祀得用天子之禮樂而特不道王則南頓以上四世之廟不可除而但無容加以皇稱而已後世之禮勢殊道異難執先代之相似者以為法而貴通其意光武之事三代所未有也七廟之制不必刻畫以求肯成周節侯以下與元帝以上並祀而溢於七廟之數亦奚不可所難者唯祫祭耳然使各以其昭穆君先臣後從太祖而合食禮原義起豈與哀帝之厚定陶歐陽修之崇漢王張孚敬之帝興獻同其紊大分而傷彝倫乎若純與浮之言大宗則尤謬矣大宗者非天子之謂也禮曰別

讀通鑑論卷八

子為祖繼別為宗宗者百世不遷而天子之位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乃至本支絕而旁親立國中斬而支庶與初非世次相承而不可越故天子始興而母弟為大宗尊者嗣位親者嗣宗宗者一姓之獨尊也位者天下之同尊也天子之非大宗明矣大宗無後就大宗之支子以次而嗣遞相衍以百世而昭穆不亂故以宗為重而絕其私親天子不與於宗子之中者也嗣位也非嗣宗也不拘於昭穆之次孫可以嗣祖叔父可以嗣從子者也使漢而立大宗焉抑唯高帝之支子相承不絕天下雖亡而宗不絕非王莽所得篡而光武亦弗能嗣焉純與浮不考於周禮合宗與

位而一之於局且恃而況漢乎疏漏寡聞任氣以矯時王之制其與歐陽修張孚敬之說異矣而同歸矣

王氏之禍烈矣光武承之百戰而劉宗始延懲往以貽後顧命太子而垂家法夫豈無社稷之臣而唯陰識陰與之是求識雖賢何知其不為莽之恭識雖不偽能保後之外戚皆如識乎飲董而幸生復飲以治葛卒使竇梁鄧何相踵以亡漢光武之明而昏於往鑒如是者何也帝之易太子也意所偏私而不能自克盈廷不敢爭而從與之者自郅暉之佞外無人焉若張湛者且潔身引退以寓其不滿之意矣東海雖賢郭況雖富而自逸光武不能以自信周

讀通鑑論卷六

聖

旋東海而優郭氏皆曲意以求安非果有鳴鳩之仁也於是日慮明帝之不固而倚陰氏以為之援故他日疾作而使陰與受顧命領侍中且欲以為大司馬而舉國授之嗚呼人苟於天倫之際有私愛而任私恩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鮮不違道而開敗國亡家之隙可不慎哉卒之帝崩而山陽王荆果假郭況以稱亂則帝之託陰氏以固太子之黨亦非過慮也雖然慮亦過慮亦過慮以免一時之患而貽數世之危固不如其弗慮也

漢之通西域也日斷匈奴右臂君諱其貪利喜功之心臣匿其微功幸賞之實而為之辭爾夫西域豈足以為匈奴

右臂哉班固曰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眾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與之進退此當時實微理勢之言也抑考張騫傳介子班超之

伏西域也所將不過數十人屯田之卒不過數百人而殺其王破其國翺翺寢處其地而莫之敢讎若是者曾可以為漢而制匈奴乎可以黨匈奴而病漢乎且匈奴之犯漢也自遼左以至朔方橫互數千里皆可闌入抑何事南繞玉門萬里而窺河西則武帝張騫之誣也較著光武閉關而絕之曰東西南北自在也灼見其不足為有無而決之矣夷狄而為中國害其防之也勢可不恤而慮不可不周

讀通鑑論卷六

美

如無能害而微其利則雖無勞焉而禍且伏雖無患焉而勢已不堪明者審此而已矣宋一亡於金再亡於元皆此物也用夷攻夷適足以為黠夷笑王□□之愚其流毒慘矣哉

光武之於功臣恩至渥也位以崇身以安名以不損而獨於馬援寡恩焉抑援自取之乎宜力以造人之國家而卒逢罪譴者或忌其強或惡其不孫而援非也為光武所厭而已矣老氏非知道者而身世之際有見焉其言曰功成名遂身退蓋亦察於陰陽屈伸之數以善進退之言也平陽下榻北禦匈奴南定交阯援未可以已乎武昭之亂帝

其言不聽其請往援固譏而行天下已定功名已著全體前以報親安祿位以戴君奚必馬革裹尸而後為快哉光武於是而知其不自貴也不自貴者明主之所厭也夫亦曰苟非貪俘獲之利何為老於戎馬而不知戒乎明珠之謗有自來矣老而無厭役人之甲兵以逞其志誠足厭也故身死名辱家世幾為不保違四時衰王之數拂寒暑進退之經好戰樂殺而忘其正命是謂逆天之道老氏之言豈欺我哉易之為教立本矣抑必趣時趣之為義精矣有進而趣時未往而先倦非趣也有退而趣時已過而猶勞非趣也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援

讀通鑑論卷六

卷

之謂與

事難而易處之則敗事易而難圖之亦敗易其難者敗而知其難將改圖而可有功難其易者非急悔而姑置焉易者將成乎難而禍不息矣武陵蠻之叛也劉尚之全軍債焉馬成繼往而無功焉馬援持之於壺頭而兵之死者大半援亦殞焉及乎援已死兵已疲戰不可退不能若有旦夕殲潰之勢而宗均以邑長折簡而收之羣蠻帖服振旅以還何其易也其易也豈待今日而始易哉當劉尚馬援之日早已無難懼伏而貪功嗜殺者不知耳使非均也以疲勞之眾與蠻固爭蠻冒死以再覆我軍雖飢困而勢已

十倍矣嗚呼一隅之亂坐困而收之不勞而徐定庸臣張皇其勢以搖朝廷之耳目冒焉與不逞之虜爭命一潰再潰助其釁以燎原而遂成乎大亂社稷邱墟生民□□厲階之人死不償責矣

漢昭南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極之毀自此始矣非但其挾戎心以乘我也抑與之居而漸與之安風俗以蠱婚姻以亂服食以淫五帝三王之天下流洗解散而元后父母之大寶移於□類習焉而不見其可恥也聞有所利而不見其可畏也技擊詐謀有時不逮响沫狎蝶或以示恩而且見其足以臨我愚民玩之黠民資之乃至一時之賢豪

讀通鑑論卷六

美

委順而趨新焉迨及於千歲以後而忘其為誰氏之族矣臧宮馬武請北伐光武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柰之何延之於蕭牆之內也明帝英敏有餘而蘊藉不足光武選師儒而養以六經之教得其理矣然而張佚桓榮未足以稱此豈當時無開起之彗傑守先王之道以待學者可以為王者師乎抑有其人而光武未之能庸也奚以知佚榮之不稱也帝欲使陰識傳太子張佚正色而爭之是矣帝遂移太傅之命以授佚自非聖人以天自處而無疑與夫身為懿親休戚與俱而無容辭未有可受命者也佚乃自博士超擢居之而不

意可以為... 師桓榮受少傅之車馬印綬... 諸生施施然曰... 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謀道之憂若聞新言也有不汗面者乎而足以為帝王師乎嗚呼師道之難也於蒙之象見之人心之險莫險於利祿之得失惟以良止之德遏欲以靜正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而後夏楚收威行於胷子身教立誠心喻德威著塞蒙心之貪戾而相沐以仁讓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身之不正何以養人哉榮與佚區區抱一經以自潤欲以動太子之敬信俾忘勢讓善而宜人詎可得乎賴明帝之不為成帝也非然榮與佚之情亦奚以愈於張禹邪故曰能自得

讀通鑑論卷六

完

師者王光武之豫教太子之尊師而所得僅若此王道之所以不興與以祖妣配地祇於北郊漢之亂典也光武以呂后幾危劉氏改配薄后亂之亂者也呂氏之德不足以配地矣薄后遂勝任而無歉平開國之君配天而無歉者非以其能取天下貽子孫也宇內大亂庶民不康三綱淪五典數天莫能復其性暴政奪人居食兵戎絕其生齒地莫能遂其養王者首出誅惡削僭以兵治而期於無兵以刑治而期於無刑飢者食寒者衣散之四方者逸以居於是而得有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以相親而相遜代天以奠兆民而相

天地之不足則臣子推崇之以配天以是為與天通理也母后一姓之妣也配祖於宗廟而私恩伸矣位非其位也君授之也德非其德也元后為民父母母道亦君所任非后所任也呂后不足以配地薄后其能堪此乎故曰亂也象之不仁舜不得不以為弟丹朱之不肯堯不得不以為子天倫者受之於天非人所得而予奪者也夫婦之道受命於父母而大昏行焉出以其道而自夫制焉為人子孫而逆操其進退已不道而奚以治幽明哉文姜之逆也而春秋書曰夫人僖公致成風以抑哀姜而春秋書曰用致呂后之罪聽後世之公論非子孫所得黜也薄后非高帝

讀通鑑論卷六

早

之伉儷非子孫所得命也告祠高廟退呂進薄幸先君之無知唯己意以取必焉舜不能使瞽瞍之不子象而光武能使高帝之不妻呂后哉慕容垂追廢可足渾氏崔鶻譏其以子廢母致其子寶弒母而無忌人君垂家法以貽子孫順天理而人情自順大義自正如謂光武借此以儆宮闈乃東漢之禍卒成於后族徒為逆亂而又奚裨邪故曰亂之亂者也

讀通鑑論卷六終

禮通鑑論卷七

衡陽王夫之撰

明帝

明帝即位之元年率百官朝於先帝之陵上食奏樂郡國計吏以次占其穀價及民疾苦遂為定制迨後靈帝時蔡邕從駕上陵見其威儀察其本意歎明帝至孝惻隱之不易奪而古不墓祭之未盡也邕於是乎知通矣夫云古不墓祭所謂古者自周而言之蓋殷禮也孔子於防墓之崩泫然流涕曰古不修墓其云古者亦殷禮也孔子殷人也而用殷禮示不忘故也然而泫然流涕則聖人之情亦見矣

禮通鑑論卷七

矣殷道尚鬼貴神而賤形禮魂而藏魄故求神以聲坐尸以獻是亦一道也而其弊也流於墨氏之薄葬若通幽明一致而言之過墓而生哀豈非夫人不自已之情哉且夫謂神既離形而形非神墓可無求亦曰魂氣無不之也夫既無不之矣則亦何獨墓之非其所之也朝踐於堂事尸於室祝祭於祔於彼乎於此乎孝子之求親也無定在則墓亦何非其所在始死之設重也瓦缶也既虞而作主也桑栗也土木之與人異類而不親而孝子事之如父母焉以為神必依有形者以麗而不舍也豈繁形之所藏曾瓦缶桑栗之不若哉墓者委形之歲也孫者委形之化也以

為非其靈爽之故則皆非故矣以為形之所委則皆其形之遺矣事尸之禮以孫為形之遺而事之如生乃於其形之藏而棄之於朽壤乎夫物各依於其類不得其真則以類求之形之與神魂之與魄相不舍以沒世則神如有依不違此也審矣孝者生於人子之心者也神之來格者思之所成也過墓而有哀愴之情孝生於心而神即於此成焉且也是形也為人子者寒而溫之暑而清之疾痛痲癢而抑搔之事之生平一旦而朽壤置之曰有尊形者在焉其情愴其道過高而亡實莊也墨也皆嘗以此為教而賊人惻隱之良雖為殷道自匪殷人何為效之哉子曰其

禮通鑑論卷七

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損益於禮之中而不傷仁義百世之後王者有作前聖不得而限之矣故曰喪與其易也備成執古禮以求合抑情以就之易之屬也情有所不忍雖古所未有而必伸戚之屬也守章句以師古者又何譏焉
明帝永平三年以左馮翊郭丹為司徒郡守入為三公循西漢之制也而尤不待內遷而速拔之以升其後邢穆鮑昱皆以太守踐三公之位其重吏事也甚矣是道也以獎郡守使勸進於治理重其權而使安於其職則得也若以善三公之選則有不貴於此者何也道者事之綱也天下

者郡之積也即事而治之目與綱並舉而不可有遺即道而統之舉其綱而不得復察其目此郡守三公詳簡之味也以郡守纖悉必察之能贊君道而攝大綱則瑣細而為其大者多矣五方之政剛柔之性異於天饒瘠之產異於地一郡之利病施於百里以外則利其病而病其利郡守之得民也去其郡之病以興其利而民心悅矣遂以槩之於天下是強山國以舟澤國以車徒為病而或足以斃也然則郡守果賢固未可坐論清宮而平章四海況乎名之所自成實之所自損黃霸之賢且以鴉雀之欺為鼎足差況不能如霸者而遽以宗社託之乎是則且郡守而夕三

讀通鑑論卷七

三

公廟堂無廣大從容之化其弊也飾文崇法以傷和平正直之福非細故也明帝勤吏事而不足與於治道未可為後世擇相法也宗均去檻穽而九江之虎患息其故易知也人與虎爭而人固不勝矣檻穽者人所與虎爭之具也有所恃而輕與虎遇蹈危而不覺虎與人兩斃之術也均之今日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謂其繁有而不可使無也常存一多虎於心目而無恃以不恐則自遠其害推此道也以治民之姦可矣故其論治謂文法廉吏不足以止姦亦以雞豚視姦而姦者詘與天下息機而天下之機息也文法

之吏恃文法以與姦競而固不勝廉吏恃廉以弗懼姦而姦巧以傷之惟其有恃也而遂謂姦之不足防也夫大綱略細法訟魁猾胥不得至於公廷矣奚以病吾民哉均之所挾持者固遠矣劉先主諸葛武侯倚申韓而蜀終不競包拯海瑞之肅疾尤其不足論者已

楚王英始事浮屠而以反自殺笮融課民盛飾以事浮屠而以劫掠死於鋒刃梁武帝捨身事浮屠而以挑禍樂殺亡其國邪說暗移人心召禍至烈如此哉浮屠之教以慈愍為用以寂靜為體以貪嗔癡為大戒而英融梁武好動嗜殺含怒不息迷乎成敗以召禍若與其教相反而禍發

讀通鑑論卷七

四

不爽何也夫人之心不移於迹而移於其情量之本也情量一侈反而激之制於此者大潰於彼潰而不可復收矣浮屠之說窮大失居謂可旋天轉地而在其意量之中則惟意所規無不可以得志習其術者侈其心而無名義之可守且其為教也名為慈而實忍也髮膚可忍也妻子可忍也君父可忍也情所不容已而急絕之則憤然一決而無所恤矣又其為說也禁人之欲而無所擇於是謂一飲一食一衣一宿但耽著而無非食染也至於窮極無厭毒流天下而其為食染亦與寸絲粒米之貪同其罪報而無差別則既不能不衣食以為物累又何憚於窮極之貪饕

而不可為乎... 毀一同而理... 悖無非夢幻泡影一悟而悉歸於空故學其學者未有不駢戾以快於一逞者也桎梏一脫任翔於劍鋒虎吻以自如一真法界放屠刀出淫坊而即獲法身操之極而繼以縱必然之勢也英何憚而不反融何恤而不掠衍何忌而不納叛怒鄰以驅民於鋒刃哉趙閱道張子韶陸子靜之不終於忘幸也王欽若張商英黃潛善則已禍人家國矣

讓國之義伯夷泰伯為昭矣子臧季札循是以為節而漢

論衡卷七

五

人多效之丁鴻逃爵鮑駿責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允矣而猶未盡也漢之列侯非商周之諸侯也古之諸侯有其國君其民制其治蓋與天子迭為進退者也君道也漢之列侯食租衣稅而無宗社人民之守臣道也君制義臣從義從天子之義非己所得制也古之諸侯受之始祖天子易位而國自如漢之列侯受之天子天子失天下則不得復有其封國非己所得私也何敢以天子之爵祿唯己意而讓之也且君子之讓國非徒讓其祿也叔齊之賢王季文王之德故伯夷泰伯以保國康民興王制治之道德勳名讓之若祿則己所不屑而可以非分之得汚

弟為愛弟乎鴻弟盛而賢也不必侯而可以功名自見也如其不能則亦溫飽以終身而已矣祿食者簞食豆羹之類也讓者小而受者媿商周之義惡可效之後世乎讀古人書欲學之而不因時以立義鮮不失矣子曰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受列侯之封分祿以與弟斯得矣侯豈鴻所得讓者哉

史有溢詞流俗羨焉君子之所不取紀明帝之世百姓殷富曰粟斛三十錢使果然也謀國者失其道而民且有餓死之憂矣一夫之耕中歲之獲得五十斛止矣古之斛今之石也終歲勤勞而僅得千五百錢之利口分租稅徭役出於此

論衡卷七

六

婦子食於此養老養疾死葬婚嫁給於此鹽酪耕具取於此固不足以自活民猶肯竭力以耕乎所謂米斛三十錢者盡天下而皆然乎抑偶一郡國之然而託傳之也使盡天下而皆然尚當平糶收之以實邊徼以禦水旱而不聽民之狼戾然而必非天下之盡然也則此極其賤而彼猶踴貴當國者宜以次輸移而平之詎使粟死金生成兩賈之苦乎故善為國者粟常使不多餘於民以啟其輕粟之心而使農日賤農日賤則游民商賈日驕故曰粟貴傷末粟賤傷農傷末之與傷農得失何擇焉太賤之後必有餓殍明帝之世不聞民有餓死之害是以知史之為溢詞也

雖然亦不有郡國若此者矣故曰謀國者失其道也

廣陵王荆楚王英淮陽王延以逆謀或誅或削夫三王者誠狂悖矣乃觀北海王睦遣中大夫入覲大夫欲稱其賢而歎曰子危我哉大夫其對以孤聲色狗馬是娛是好乃為相愛則明帝之疑忌殘忍夫亦有以致之也且三王者未有如淩興居之弄兵狂逞也緩之無德教之無道愚昧無以自安而姦人乘之以告計則亦惡知當日之獄辭非附會而增益之哉楚獄興而虞延以死延以舜之待象者望帝意至深厚也而不保其生寒朗曰公卿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則臣民之為寒心者多矣作圖議事淫祀豈不

讀通鑑論卷七

七

可教而必極無將之辟以加之則諸王之寢棘履冰如睦所云者善不敢為而天性之恩幾於絕矣西京之亡非諸劉亡之也漢之復興諸劉興之也乃獨於兄弟之閒致其猜毒而不相舍間睦之言亦可為之流涕矣身沒而外戚復張有以也夫

班超之於西域戲焉耳矣以三十六人橫行諸國取其君欲殺則殺欲禽則禽古今未有奇智神勇而能此者蓋此諸國者地狹而兵弱主愚而民散不必智且勇而制之有餘也萬里之外孱弱之夷苟且自王實不能踰中國一亭長其叛也不足以益匈奴之勢其服也不足以立中夏之

威而敗弱凌以虎亂其喙息以詫奇功超不復有人之心而今古豈稱之不益動妄人以為妄乎發穴而攻螻蛄人沼而捕鯽魚曰智之奇勇之神也有識者笑之久矣光武閉玉門絕西域班固贊其盛德超固之弟也嘗讀固之遺文其往來報超於西域之書述實憲殷勤之意而羨其遠略則超與固非意異而不相謀也其立言也如彼其兄弟相獎誣上微幸以取功名也如此弄文墨趨危險者之無定情亦至此乎班氏之傾危自叔皮而已然流及婦人而辯有餘其才也不如其無才也

讀通鑑論卷七

八

陳湯幸鄧支之捷傳介子微樓蘭之功漢廷議者欲絀而勿錄可矣介子湯無所受命私行以微幸既已遂其所圖而又獎之則妄微生事之風長而邊釁日開若第五倫之欲棄耿恭也則無謂矣恭之屯車師也實憲奏遣之明帝命之金蒲城者漢所授恭使守者也車師叛匈奴驕圍之經年誘以重利脅以必死而恭不降車師之屯其當與否非事後所可歸咎於恭也恭所守者先帝之命所持者漢廷之節死而不易其心斯不亦忠臣之操乎車師可勿屯而恭必不可棄明矣倫獨非人臣子與而視忠於君者如芒刺之欲去體何也鮑昱之議是已然猶未及於先帝之

命也山陵無草益疾而委其銜命之臣於原野思對君父以奇其惡怒於孤臣倫之心路人知之矣倫之操行獨異無孝友和順之天良自其薄待從兄以立名而已然是詎足為天子之大臣乎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道者剛柔質文之謂也剛柔質文皆道之用也相資以相成而相勝以相節則極重而必改相制而抑以相生消息之用存乎其間非即有安危存亡之大則俟之三年而非需滯於是而孝子之心遂國事亦不以相激而又墮於偏明帝之明察誠有過者而天下初定民不知法則其嚴也乃使後人可得而寬者也章帝初立

讀通鑑論卷七

九

鮑昱陳寵急播先君之過第五倫起而持之視明帝若胡亥之慘而已為漢高章帝聽而速改焉將不得復為人子矣人君當嗣位之初其聽言也尤不容不慎也臣下各懷其志於先君之世而或不得逞先君沒積憤懣以求伸遂若魚之脫於鉤而唯其洋洋以自得斯情也名為謀國而實挾怨對君父之心幸其死以鳴豫者也為人子者奈何其殉之且君而尚寬弛與則人臣未有不悅矣君而尚嚴察與則人臣未有不怨矣故察吏治精考覈修刑典皆臣下之所大不利焉者幸先君之沒屬望於新君解散法紀以遂其優游噴有煩言無所顧忌立心若此而殉之以干

臣民之譽過聽之病成乎忘親而可不慎哉明帝之過於明察也非法外而加虐劉如胡亥之為也盡法而無欽恤之心耳其法是其情則過其情過其法固是也即令大獄之典罹於囚隸者有迫待矜釋者焉章帝自得以意為節宜姑即事而貸之漸使向寬以待他日則先帝之失不章嗣君之孝不損而臣民之禁忌樂育亦從容調變以適於中無或驟釋其銜勒以趨於痿痺俾姦宄探朝廷之意旨以罔戒於吞舟今陳寵之言曰蕩滌煩苛之法帝之詔曰進柔良理冤獄皆唯亟反明帝以表異君若臣相勸於縱弛一激一反國事幾何而不亂哉故剛柔文質道原並建

讀通鑑論卷七

十

而大中即寓其間因其剛而柔存焉因其文而質立焉有道者之所尚也懷忿懣而遽更張之如攻仇讎如救暴亂大快於一時求逞而不知其弊也又相反而流以為天下蠱為此說者佞人也明主之所放流者也此道不明唐宋以降為君子者矯先君之枉以為忠孝他日人更矯之一激一隨法紀亂朋黨興國因以敝然後知三年無改之論聖人以示子道也而君道亦莫過焉矣稱母后之賢至明德馬后而古今無異詞讀其詔若將使人涕下者后益好名而巧於言者也建初二年大旱言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姦人邪說言之而罔所媿忌亦至此

哉夫人不從上之言而窺上之心以爲從久矣言者
媿思有致之者也章帝屢欲封諸舅后屢卻之受封已定
復有萬年長恨之語人皆以謂封諸馬者章帝強爲之非
后意也乃后沒未幾奏馬防兄弟奢侈踰僭悉免就國且
有死於考掠者同此有司而與大旱請封之奏邈不相蒙
也姦人反覆以窺上意則昔之請封爲后之所欲後之効
治爲章帝之所積憤而欲逞明矣是以知帝之強封諸舅
陽違后旨而實不獲已以徇母之私也車騎之盛丁甯戒
責而操國之兵柄討羌以爲封侯地第五倫爭之而不克
兵柄在握大功旣建復飾恭儉以要譽此王莽之故智后

讀通鑑論卷七

十一

所屬望於諸馬者將在是乎東京外戚之害遂終漢世而
國繇以亡自馬氏始后爲之也故言不足以徵心譽不足
以考實馬后好名而名成工於言而言傳允矣其爲哲婦
矣哲婦之尤當時不覺後世且不知焉以欺世而有餘可
不畏哉

論守令之賢曰清慎勤三者修而守令之道盡矣乎夫三
者報政以優令名以立求守令之賢未有能置焉者也雖
然持之以爲標準而矜之以爲風裁則民之傷者多而俗
以詭國亦以不康矜其清則待物也必刻矜其慎則察物
也必細矜其勤則求物也必煩夫君子之清清以和君子

之慎慎以簡君子之勤勤以敬其事而無位外之矜於己
不泥非盡天下而使嚴於簞豆也於令不妄非拘文法而
求盡於一切也於心不逸非顛倒雞鳴之衣裳以使人從
我而不息也君子修此三者以宜民而善俗用宰天下可
矣然而課政或有所不逮而譽望減焉名實之相詭久矣
第五倫言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務爲嚴苦吏民愁怨
議者反以爲能謂此也使豫與協不銜其曲廉小謹勤勞
之跡豈有子之以能名者欲矯行以立官坊而不學則三
者之蔽民愁而俗詭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弦歌興而允
爲民父母豈僅恃三者哉

讀通鑑論卷七

十二

納諫之道亦不易矣君無爵賞以勸之則言者不進以爵
賞勸之言者抑不擇而進故納諫難也抑有道於此士之
有見於道而思以匡君者非以言讎爵賞也期於行而已
矣故明君行士之言卽所以報士而爵賞不與焉子曰君
子不以言舉人此之謂與且夫進言者繩君之愆而匡之
則言雖未工而知其爲忠直之士心識其人而以爵賞繼
其後其失焉者鮮矣若夫所言者求羣臣之得失而抑揚
之取政事之沿革而敷陳之其言允洵可行矣而人之賢
不肖未可知也此而以爵賞酬焉則佞人雜進而矣保其
終哉抑其言是矣其人非不肖矣因其言之不諱而置之

左右使旦夕納海馬土... 欲終其敢言之名於是吹求在位者無已而手... 廢興以為言資將有事止於此而言且引之以無窮非... 而斥之姦非賢而獎之賢事不可廢而欲已之事不可興... 而欲行之荒唐苛細之論皆以塞言之責而國是亂故言... 者可使言也未可使盡言也可使盡言也不可使引伸為... 無已之言也斟酌之權在乎主心樂聞諫而不導人以口... 給符賞之酬其可輕乎哉章帝於直言極諫之士補外吏... 而試其為非無以酬之而不引之以無涯之辯官守在而... 賢不肯抑可徵焉庶幾得之

讀通鑑論卷七

世

與賢者在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立嫡者家天下一定... 之法也雖然嫡子不必賢則無以君天下而保其宗福故... 必有豫教之道以維持而不即於咎太甲顛覆典刑而終... 遷仁義以伊尹也乃夫人氣質之不齊則固有左伊尹右... 周公而不能革其惡者和嶠困於晉惠帝之愚而教且窮... 故漢元晉武守立適之法卒以亡國則知適子之不可教... 而易之以安宗社亦詎不可古之人何弗慮而守一成之... 例以不通其變乎君子所垂法以與萬世同守者大經而... 已天下雖危宗社雖亡亦可聽之天命而安之何也擇子... 之說行則後世曠寵嬖而易元良為亡國敗家之本皆託

之以濟其私君子不敢以一時之利害啓無窮之亂明道... 盡而固可無憂也光武以郭后失寵而廢太子疆奉臣莫... 敢爭者幸而明帝之賢得以擯光武之過而法之不臧禍... 發於異世故章帝廢慶立肇而羣臣亦無敢爭焉嗚呼肇... 之賢不肖且勿論也章帝崩肇甫十歲而嗣大位欲不倒... 太阿以授之婦人而不能終漢之世冲質蠶吾解瀆皆以... 童昏嗣立權臣哲婦貪幼少之尸位以唯其所為而東漢... 無一日之治此其禍章帝始之而實光武貽之也故立適... 與豫教並行而君父之道盡過此以往天也非人之所能... 為也而又奚容億計哉

讀通鑑論卷七

古

不測之恩威無常經謀略之士所務也謂足以震人於非... 所期而莫敢不服雖然豈足恃哉張紆守隴西羌人反其... 酋號吾首亂入寇追而生得之紆釋之遣歸已而迷吾寇... 金城塞紆與戰敗之迷吾將人眾詣臨羌納降紆以毒酒... 殺之戰而獲則釋之降而來則殺之紆以是為不測之恩... 威也於是而羌禍之延於秦隴者幾百年而後定一生一... 殺不可測者如是也彼將何據以為順逆之從哉戰而禽... 禽而釋何憚乎不戰勝可以逞敗猶可以生也降而來來... 而殺何利乎降降而必死不如戰而得生其不決計相尋... 於死鬪者鮮矣故恩威者必有準者在已可白而在物

可信也感其恩者不逾畏其威者不可犯乃以服天下而莫敢不服何勿輕言不測哉

西漢之衰自元帝始未盡然也東漢之衰自章帝始人莫之察也元帝之失以柔而章帝滋甚王氏之禍非元帝啓之帝崩而王氏始張竇憲之橫章帝實使之然矣第五倫言之而不聽貴主訟之怒形於言不須臾而解周紆忤竇篤而送詔獄鄒宏以死諫知其忠問其疾而終不能用若此者與元帝之處蕭張宏石者無以異而元帝之柔柔以已也章帝之柔柔以宮闈外戚也章帝滋甚矣託仁厚而溺於牀第終漢之世顧越於婦家以進姦雄而隕大命帝

讀通鑑論卷七

主

惡能辭其咎哉曹子桓曰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爲長者於婦人姻婭之間脂韋嗚唳以解乾綱惡在其爲長者哉范滂稱帝之承馬后也盡心孝道乃合初終以觀之帝亦惡能孝邪馬后崩未幾而馬氏被譴有考擊以死者矣是其始之欲封諸舅后辭而不得也非厚舅氏也而柔於馬后之前而曲順其不言之隱也其終之廢馬氏於一旦也非忘母恩也竇氏欲奪其權而柔於哲婦之前而替母黨以崇妻黨也於母氏柔也於諸父昆弟柔也於牀闈柔也於戚里柔也於臣民柔也於罪咎柔也雖於忠直之士柔也亦無異於以柔待頑讒者也柄下移而外戚宦寺皆恩以

選和安二帝無成帝之淫昏而漢終不振章帝之失豈在元帝下哉

明帝車駕屢出厯充并冀豫徐荆之域章帝踵之天下不聞以病告然天下亦惡能不病哉供億有禁窺探有禁踐蹂有禁能禁者乘輿也不能盡禁者從官也不可必禁者軍旅也臺隸也天下惡能不病也天子時出巡游則吏畏覺察而飾治治可舉矣乃使果有循吏於此舉大綱而緩細目從容以恭平治而廢者未能卒興且無以酬天子之省視於是巧宦以逃責者抑將緣飾其末而置其本以徒擾吏民天下惡能不病也光武之明以立法二帝之賢以

讀通鑑論卷七

夫

繼治豈繁不念此而樂爲馳驅以病民者何也光武承亂而興天下盜賊蠡起已亦絲之以成大業故重有疑焉冀以躬親閱厯補罅整紛而銷姦桀之心以是爲建威銷萌之大計焉耳乃國用耗於芻糧小民狎其舉動羌禍一起軍興不給張伯路一呼於草澤數年而不解蔓延相踵垂及黃巾之起而漢遂亡盜賊橫行以喪天下前此未有而自漢始之然則厚疑天下而恃目擊足履以釋憂徒爲召憂之媒亦何益乎有虞氏五載一巡守歲不給於道途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歷三傳而昭王以死四傳而穆王以荒封建之世天子之治止

千里之畿則有暇以及遠五服之君各專刑賞之柄則遠
制而不能然凡非虞舜成王而利不償害況以一人統天
下而耳目易窮自非廓然大公推誠以聽監司郡縣之治
未有能消天下之險阻者也又況樂酒從禽遊觀無度如
順桓二帝之資以為口實哉

和帝

議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誰為此言者以貽禍於無窮
矣鄧訓力破浮議保護諸胡免於羌難羣胡悅從訓乃專
力以攻迷唐而迷唐遠竄智矣哉楚莊吞舒蓼而後滅陳
破鄭敗晉於邲夫差棲越於會稽而後大敗齊師魯晉於

讀通鑑論卷七

七

黃池冒頓破東胡而後困高帝於平城苻堅吞慕容捲河
西而後大舉以寇晉蒙古滅金滅夏西收欽察畏吾兒南
收六詔而後舉襄樊以亡宋夷狄之起也恆先并其醜類
而後及於中國中國偷庸之士猶且曰夷狄相攻吾利也
地益廣人益眾合眾小而成一大猶疥癬之毒聚為一癰
也屢勝之氣益壯習於攻擊之術益熟得利而其願益奢
我且軒駒自得以為虎鬪於穴而不暇及於牧廐也禍一
發而不可收矣善制夷者力足以相及則撫其弱抑其彊
以恩樹援以威制暴計之上也力不足以相及問其相攻
也而憂之修城堡繕甲兵積芻糧任將訓卒以防其突出

策之次也聽其歸嚮以增其盛幸不我及以緩且夕之禍
坐弊之術也其尤烈者激之獎之助之以收兼弱拾殘之
餘利不知戎心之熟視我吭而思扼之也悲夫庸人一言
而□千□有如是夫

南單于降漢光武置之西河塞內迨和帝之世寶憲出塞
五千里大破北匈奴北單于逃亡其餘種於除鞬請立袁
安任隗欲乘朔漠之定令南單于反北庭驅逐於除鞬而
安其故慮此萬世之長策也於除鞬不得立而漢亡一敵
送南匈奴反北庭統一匈奴而南單于抑且以為恩乃若
陽以施大德於南虜而陰以除中國腹心之齒戎心不啓

讀通鑑論卷七

大

戎氣不驕夷風不淫於諸夏判然內外之防無改於頭曼
以前之舊劉淵石勒之禍惡從而起哉夷狄闌居塞內狎
玩中國而窺開乘弱以恣寇攘必矣其寇攘也抑必資中
國之姦宄以為羽翼而後足以逞使與民雜居而禍烈矣
尤不但此也民之易動於廣悍惰淫苟簡喙息而畏禮法
之檢束亦太化之流所易決而難防也古之聖王憂之切
故正其氏族別其婚姻域其都鄙制其風俗維持之使若
其性而民之愚也未能安於嚮化而利行之也廉恥存風
俗正雖有不利而固不忍於禽行以不容於鄉黨□□入
而雜處焉必且與之相市易矣必將與之相交遊矣浸乃

與之結昏媾矣其食其寢處其男女蓋有與愚不肖之民甘醉飽便馳逐而相得者矣彼惡知五帝三王之前民之蹄躡棄捐與禽獸伍而莫保其存亡之命者固若此也則且詫為新奇大利於人情而非毀五帝三王之為贊疵然而疆力不若也安忍儼利不若也則君之宗之樂奉而率從之而不知元后父母之必就吾同類而戴以德乘時之一人矣女奚之醜也必擇其酸醕而去之惡其引旨酒而酸之也慈父之教也必禁其淫朋而絕之惡其引樸子而胥淫也禍莫重於相引而相害者為輕害知禦引不知避也於是而知袁安任隗之識遠矣其言曰光武招懷

讀通鑑論卷七

九

南單于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計之算并禦北狄夫光武豈可謂之權哉倒置重輕而滅五帝三王之大經也孝和之世袁安任隗丁鴻為三公何故韓稜為尚書皆智勇深沈可與安國家者也竇憲之黨謀危社稷帝陰知而欲除之莫能接大臣與謀不得已而委之鄭眾宦寺之亡漢自此始非和帝寵刑人疏賢士大夫之咎也微鄭眾帝其危矣揆所自始其開自光武乎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權大臣不相親也授尚書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故竇憲緣之制和帝不得與內外臣僚相親而唯與閹宦居非憲能創錮蔽之法以鉗天子與大臣也其家法有傳矣

三公堅持劾之議而不能違憲之討虜權輕則固莫能上也尚書鄧禹抗竇憲而自殺則誅賞待命於權臣也西漢之亡也張禹孔光懸命於王氏之手而宗社移矣光武弗知懲焉厚其疑於非所疑者使沖人孤立於上而權臣制之不委心膂於刑人將誰委乎明主一懷疑而亂以十世疑之滅德甚矣哉創業之主而委任大臣非僅為己計也英敏百餘攬大政於一心而濟之以勤可獨任矣大臣或有二端之欺己而遂厚致其疑然其疑君子也必不信小人君子且疑而小人愈懼此豈可以望深宮頤養中材以下之子孫乎公輔無權中主不勝其勢而代言之臣

讀通鑑論卷七

十

重代言之臣秩卑不得與坐論而親展坐則秉筆之宦寺持權禍亂之興莫挽其流矣天下皆可疑胡獨不疑君子孫之智不逮而懸於宴安也乎當其始也大臣與宦寺猶相與為二也朝綱立而士節未墜則習尚猶端而邪正不相為借若袁安任隗丁鴻者雖憂時莫能自效而必不攀鄭眾以有為事不求可功不求成自靖以聽天而不假枉尋以直尺故鄭眾雖有成勞而尚存檢押迨及君臣道隔宦寺勢成大臣之欲匡君而衛國者且紹介之以行其志而後宦寺益張而無所忌楊一清因張永以誅劉瑾楊漣且不得不左袒王安以抑魏忠賢則忠端之大臣不能絕

以有為又惡德禁小人之媚奄腐哉 尚拱張居
廢其一際於馮保之榮落上失其道下莫能自主禍始於
東漢而流毒萬年不亦憚乎

朋黨之興其始於竇憲之誅乎霍氏之敗也止其族類之
同惡者而不及其餘王莽篡而伏誅王闔其族子而免他
勿論已竇憲之即法也竇篤竇景郭璜鄧疊之同惡誅之
可也宋繇以大臣而與比罷之可也班固之怙勢而橫竄
之可也盡舉其宗族賓客名之以黨收捕考治之黨之名
立而黨禍遂延於後世君子以之窮治小人小人即以之
反噬君子一廢一興刑賞聽人情之報復而人主莫能尸

讀通鑑論卷七

手

焉漢唐以還危亡不救皆此之繇也可不悲乎子曰唯上
知與下愚不移然則中材之可移者多矣無所慕而好善
無所懲而惡不善中心安仁者天下之一人也出而欲仕
仕而欲速非能擇惡而遠之抑非必擇善而忌之也人主
不能正於上大臣不能持於下投姦邪以奔走天下之柄
使陷於惡無抑內媿於心乎捐廉恥迷禍敗微一旦之利
祿以蹈於水火仁人所哀矜而不以得情為喜者也錮之
以黨而蹙之以窮年實繁有徒亦且聚族延頸待闕事之
非而乘之復起迨其後也憤毒積而善類之死生懸於其
手而惟其斬艾國亡人而人亡國自臣子之迭相衰王釀

之而君亦且無如之何此抑可為痛哭者矣邪黨之依附
者戚里也宦寺也宮闈也乃陳蕃之死以竇武亦戚里也
司馬呂范之貶以 亦宮闈也楊左之殺以王安亦宦
寺也彼小人者亦何不可借戚里宮闈宦寺之名以加君
子哉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枉者直則直用之奚
黨之有乎舜之所誅者其驩耳而告司徒曰敬敷五教在
寬中材之士不絕其利祿之徑而又滌除其僉佞之名亦
何為不濯磨以自新邪張酺曰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
不及言憲懷伊呂之忠比鄧夫人於文母嚴威既行皆言
當死不顧其前後以此思之君失道於上大臣失制於前

讀通鑑論卷七

手

使人心搖搖靡定行不顧言言不顧心如飲之狂藥而責
其狂狂可惡而飲之藥者能勿疚乎君子當思有以處之
矣定國者一人非天下之自能定也憤姦邪之馳騁快誅
強於一朝博流俗之踴躍其反也還以自戕而戕國捶鐵
者戒其反覆任人之宗社會愛鐵之不若而亟反亟覆以
折之也
章帝命曹褒制漢禮不參羣議斷自上裁而褒雜引五經
旁及讖緯以成之和帝之加元服亦既用之矣張酺奏褒
擅制破亂聖術而廢之褒所定禮遂不傳於世亦可惜矣
褒之引讖緯以定彝典其說今聞見於鄭元如號上帝以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史評類 卷七 反內

之類誠爾矣若其雜引五經以參同異者初未嘗
失而一以專家保殘之學屈公義以伸其私說其不能通
於吉凶哀樂之大用也庸愈乎秦廢三代之彝典制氏戴
氏后氏僅傳其一曲而不可通之於他未可執也且即其
存者而猶有不可執者焉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
也因者仁義之蘊中和之藏彝倫之敘耳夏殷周治法相
仍而猶隨時以損益況郡縣之天下迥異於三代者哉即
以彝倫之不易者言之父子均也而漢唐無自出之帝不
可強立王侯無社稷之守長子之喪不當上視君父君臣
均也而令之於守掾屬之於守令國相長史之於侯王生

讀通鑑論卷七

七

殺廢置統於天子令其之誼自異於三代侯國之臣兄弟
均也侯王無國公卿不世孝秀登朝士農迭爲興廢宗子
不得獨尊支庶不得終賤夫婦均也同姓而婚姻不通乃
同一姓而所出者異周齊楚鄭之各有王氏非本支也周
宗之支周魯滕邢孟仲臧南固同姓也禁異出而不禁同
祖非其本矣秦獎節婦而出妻再適不齒於人倫舅姑視
父母以正家綱而答拜之儀且適驕其悍婦然則彝倫之
損益得五經之精意而無嫌於損益多矣他如觀聘之禮
田獵之制相見之儀饋贈之節郡縣行之而情固不浹事
固不治是必通變以審天則窮理以察物宜曲體乎幽明

之故曰酌乎哀樂之原使賢者可就不可就者
以辨禽獸而建中和之極用錫萬民固必參五經之
微言以出入會通而善其損益雖或有過焉可俟後之作
者繼起而改之可勿慮也若夫專家之學守其故常執聞
見而迷其精意亦惡足尙哉喪之禮吾知其必有疵也雖
然吾知其必有得也應劭蔡邕之所傳語而不詳永嘉之
後夷禮雜附而天道人事終於昏翳惜哉使喪之禮而傳
也辨其失存其得考其異驗其同後之人猶有徵焉張酺
以迂執之說致其湮沒是亦古今之大缺陷矣自宋以後
律呂毀而九宮之淫樂興冠冕廢而袍韠之服濫九獻

讀通鑑論卷七

七

而而酌酒之野祭行乃至郭守敬以介然之類明廢麻元
而棄天紀徑以爲直便以爲利人之且淪於□□也悲夫
東漢不任三公三公因不足任上失御而下遂偷也劉方
張奮亦有名譽自致大位矣乃於和帝之世因仍章帝之
柔緩弗能有補所詭爲敢言者爲梁氏報怨吹求竇氏以
迎帝之私情而已亂先帝夫婦之倫逢嗣君寡恩之惡舍
舊趨新犯神人之怨恫而樹援於后族是尙足爲天子之
大臣乎帝手詔曰恩不忍離義不忍虧三公讀此而不媿
以死非人也夫富貴后生存之日實景橫逆何弗一言匡
救而必待后之死乃踐蹂之如斯其謂邪竇替梁興而東

漢遂大亂三公為宮闈妨爭之吠犬而廉恥掃地
之不肖抑漢以論道之職為養尊處優之餘食養形保
不相其而無以勸之也則光武作法之涼不能謝咎矣
班超之告任尚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徒
補邊屯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此後世將兵之善術
也然繇此而言兵者難矣嚴之則兵心離而無與效死寬
之則恣其驕暴而以病民故曰難也三代即民即兵井甸
之賦師還而仍為鄉鄰將雖寬而兵自不為民害故師之
象曰容民畜眾寬而無損也後世之兵出於召募類皆貪
酒嗜色博博淫酗之民容者所不能容畜者所不易畜也

讀通鑑論卷七

五

其不禁而兵為民害久矣然而三代之兵不敢暴於其國
而諸侯相競於侵伐則出疆而斬木堙井俘虜掠奪有所
不禁後世所與出塞之士彌望而皆茅葦逐盜之兵所克
皆為內地守法而不內侵則飢渴暴露生之不保而況有
所利乎然則三代兵不毒民但不毒乎國中而自有餘逞
故後世之言兵者倍為難也無已則唯達其貪饕淫蕩之
情重其饜餽椎牛酤酒優裕有餘而後可持法而嚴以馭
之而民其不病矣乎乃將之嚴也尤惡其矜名而邀士大
夫之譽也有恤民之心而矜惠民之名法浮於情而足以
召怨無恤民之實而徒銜清市德新州壯士以要盈廷之

薦刻求兵之以驅命報斗符之粟欲其弗為獸散也其可
得乎故獲市井小民之歌頌者必潰之將也得學士大夫
之稱說者必敗之將也多其兵而寡其食必亡之國也以
名求將而不以功授將帥殿最之權於清議者必亂之政
也厚以養之簡以御之弗與民雜處而殊之屯聚之於邊
陲而與民相忘以安之庶幾乎民無所施其恩怨士大夫
無所容其毀譽為將者坦然任意以斟酌其恩威而後兵
可得而用也故曰難也

讀通鑑論卷七

五

者也非文辭章句度數沿革之小有合離偏見小聞所未
聞而見為異者也六經當秦火之餘非漢儒則愈亡逸不
可謂無功而專家以相競不可謂無罪善求益者樂取其
所不及以徵所已及麗澤並行競流以相度越而匯於大
川朋友講習之功所為取諸兌也見善而遷如風之下流
如雷之相應而十朋之龜弗克違所為取諸益也漢之諸
儒各有師傳所傳者皆聖人之道所散見也而習氣相沿
保其專家以相攻擊非其所授受者謂之異端天子聽其
說而為之禁不已陋與徐防位三公天子所與論道者也
道論定而為天下則乃首所建白禁博士弟子之意說坐

以不修家法之罪離析聖道鋼蔽後起之聰明精義而
浮文昌道之不亡也幾何哉宋承其弊蘇王二氏之學
為廢興而誠淫以逞延及於今經義取士各有師承
腐士拾殘瀆以為密藏曾不知心為何用性為何體三
起於何族五霸興於何世畫地為獄微經不解非是者謂
之破裂文體因而狂迷之士請以雌黃帖括沈埋烟霧之
老生從祀先師世教衰正學毀求斯人之弗化為□物也
惡可得哉

善言天者驗於人未聞善言人者之驗於天也宜於事之
謂理順於物之謂理化天也事物人也無以知天於事

讀通鑑論卷七

毛

物知之爾知事物者心也心者性之靈天之則也漢儒言
治理之得失一取驗於七政五行之災祥順逆合者偶合
也不合者挾私意以相附會而邪妄違天無所不至矣和
帝之世正陽之月日有食之有司無以塞咎舉而歸之兄
弟諸王留京師之應嗚呼天其欲使人主絕毛裏之恩茂
鞠子之哀忍伎以逞陽剛之威箴乎亡周者六國疆秦魯
衛終安其分亡漢者前有王莽後有袁曹孫氏而先主猶
延其祀亡魏者司馬亡晉者劉裕亡唐者朱溫又降而孤
立無援□類乘而滅之兄弟何尤焉當和帝時宗支外
戚張此正所謂陰逼天位離火下燔明夷之世也而願責

之天子僅有之兄弟讀和帝之詔有人之心者不禁其潛
然泣下矣安人選妖誣之辭援天以制人主賊仁戕義而
削社稷之衛乃至此哉夫日食有常度而值其下者蒙其
咎抑惟懲愆思過以避陰陽之沴反諸心微諸事察諸物
無往而不用其修省惡可以一端測哉雖億中不足取也
況其安焉者乎

安帝 陽帝附

司馬遷有言伯夷雖賢得孔子而名益著吾於泰伯亦云
三代以下不乏賢者而無與著賢不著而民不興行世無
有師聖人樂善之心者也漢清河王慶其賢矣夫慶之廢

讀通鑑論卷七

末

章帝之私也慶廢而安於廢母以誣死而不怨怡然與和
帝相友愛而篤其敬寶后沒和帝崇梁氏之禮慶垂涕念
母欲求作祠堂而守禮不敢言和帝崩立強裸之子於民
間而無所窺望庶幾乎知命而安土以敦仁者乎當東漢
時兄弟以相讓為誼劉愷丁鴻皆聞東海王疆之風以起
然而逃匿頗沛效伯夷泰伯而徇其迹則謂之好名非苛
也慶從容於章和之世悍后之旁優游輦轂徐就藩封執
臣禮而處之若忘德彌隱志彌深禮彌謹行彌庸其不膺
至德之稱天下後世無有師聖人樂善之心為心者也慶
之所為亦可謂民無得而稱矣東海王之安於廢也母氏

固存而不失其尊養也然且山陽王荆假之以稱亂無抑
強有可乘之閒而荆乘之安帝以赤子卧天下之上而無
有難慶以起者慶有以弭之也非強之所能逮也唐宋王
成器委順於元宗之世其近之矣乃元宗以戡亂之大功
雖嗣睿宗而若其自致成器固不敢干非若慶之以私愛
相妨而坐廢成器雖不爭豈能望慶之項背乎三代以下
未嘗無賢也人不知也殤帝天慶子祐終嗣天位人所不
知天佑之矣

延平之詔曰郡縣欲獲豐穰之譽多張墾田競增戶口不
媿於天不畏於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罪庶幾乎仁者之怒

續通鑑論卷七

堯

矣墾田之不足為守令功不待再思而知也田蕪而思墾
之民之不能一夕安寢而忘焉者而特力不足耳其能墾
與吏雖竄不能奪也其不能墾矣吏雖勤不能勸也病而
不甘食者慈父不能得之於子無亦防其強食而噎焉耳
必欲勸之墾也則無如任其墾而姑不以聞之縣官也張
墾田而民愈不敢墾欺天罔人毒流原野而田終以蕪國
終以貧此孝宣之世竊循吏之名者禍之所延而貪君利
之糾以罰而害其弭乎若夫戶口之增其為欺謾也尤甚
春秋戰國之世列國爭民以相傾則以小惠誘鄰國之民
而歸己國遂以疆非四海平康之道也郡縣之天下生齒

止於其數人非茂草灌木蹶然而生實於此者虛於彼
鴻偶有所集哀鳴更苦非可藉為土著也曷抑問所從來
而知增者之為耗乎不然抑將析人父子兄弟而賦及老
維虐莫甚焉貪君以為利酷吏以為名讀延平之詔知章
和之世守令之賊民以邀賞者多矣張伯路之援棘矜而
起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未有不亂者也鄧后之視馬后也為尤賢馬后
賢以名鄧后較有實矣厚清河王慶而立其子詔有司檢
救鄧氏家門非過遺鄧隲兄弟還第皆實也宜乎其賢無
以愈也然而聽政十年國用不足至於鸞爵張伯路起於

續通鑑論卷七

辛

內羌叛於外三輔流亡天下大困非后致之而孰使然邪
蓋后之得賢名者小物之儉約小節之退讓而已此里婦
之炫其修謹者也所見所聞不出閭閻其擇賢辨不肖審
是非度利害一唯瑣瑣姻亞之是庸故任尙屢敗而不黜
一得罪於鄧氏而死不旋踵徒民蹙地唯鄧隲之意而人
不能爭其尤忤害者杜根成翊世進歸政之諫而撲殺於
廷則擅國暱私糜國於無名之費以空國計人不得而知
者多矣張禹尹勤梁鮪徐防張敞李脩司馬苞馬英皆以
庸劣之才取容鄧氏而致三公袁敞錚錚而早不能容則
崇佞替忠上下相蒙以釀亂而不自覺者多矣嗚呼后之

始立以賢名后之終總大政以賢著于愚賤之譽而蠶隱於中蝕木不覺陰始疑而履霜亦孰知堅冰之至哉故樊
□賢者非良史之辭也事□□者非□□之節也司馬溫公歷鑒於漢唐而戴□□□以行其志佞者爲之說曰母改子道豈非過乎

利之所在害之所興抑之已極其縱必甚故屈伸相感而利生情偽相感而害起屈伸利害之相爲往復而防之於早以無不利智者知之明也而庸愚不知知者則立法以遠害不知則徇利以致凶利害之樞機在此矣永元之後降羌布在郡縣爲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迎段熲

讀通鑑論卷七

幸

之役徵發羌騎諸羌犇潰因結聚入寇而隴右三輔并益皆殘殺破敗內亂乘之漢因以衰制之不早火鬱極而燎原屈伸必然之數也中國之智以小慧制戎狄戎狄之智以大險覆中國中國之得勢而驕則巧以漁其財力戎狄之得勢而逞則很以恣其殺掠此小勝而大不勝之固然也役其力聽役矣侵其財聽侵矣債帥墨吏猾胥豪民施施自得而不知腰領妻孥之早已在其鋒刃羈絡閒矣制吏民而使勿虐之者下策也貪猾者幸快其須臾之意欲刑罰非所畏也或且獻其佞說曰何事苦吾民以獎異類如汲黯之言矣方可役財可侵大險之伏不敵小慧貪猾

者何知近取股掌而弗利之邪迨及鬱極而燔蒙其利者死骨已朽而後生食報於毒亦痛矣哉故王者之於戎狄暴則懲之順則遠之各安其所我不爾侵而後爾不我虐旅葵之戒白雉之卻聖人之慮非中主具臣所測也

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賞者封國受爵之錫命也刑者五刑大辟之卽市也夫有恆經王有恆政順天以不違其溫肅之氣王道之精微也而夷狄盜賊之主逞喜怒而不爲之節則干天而傷民然其爲義止此而已進忠賢者引之若不及賞軍功者勸之使復效秋冬不舉萬一盜先朝露王者之心惻矣賢者功臣之心亦沮矣若夫聽訟斷獄易固

讀通鑑論卷七

幸

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留獄者法之所爲大擾也留以俟秋冬而在者直者交困於心而不能釋怨且繇是而深而變計滋起矣且其留而待時也將拘禁之與微纒叢棘之苦劇於笞杖逮連證佐浸以賄而游移其初心若縱之與自知不免幾何而不逋也故夫子取子路之無宿諾諾不宿獄不留矣唯大辟抵罪已定囚之以待秋冬緩死而不拂天之和氣肉刑未除剗別宮墨有事刀鋸不可展溫和之化王者之慎慎以此爾夫豈流刑使卽三居扑刑旋施教誠縱證佐於南畝省簿書於掾史之謂哉月令非三代之書然其曰孟夏斷薄刑孟夏正陽之月也可以斷刑則

春夏之餘月可知矣魯恭之言有得有失言治理者不可不辨若阿阿之仁緩之乃以賊之以是為順天而愛民豈理也哉哀矜清問則四時皆春不徒以其文也

和安之世漢所任將者任向也軍安得不覆亂安得不極也向嚴急而不知兵見於班超之說而猶不以此章帝以來歷三世而國事屢變竇憲盛向則為憲之爪牙鄧騭與向則為騭之心膂憲敗賓客皆坐而向自若西域叛亂北邊喪師漢法嚴矣而向自若向者一後世之債帥也平襄之敗死者八千餘人羌遂大盛而不可制向鞠朔漢陽者三載坐視羌人之暴罰謫弗及復以待御史將兵於上黨

漢通鑑論卷七

七

遷中郎將屯於三輔保祿位怙兵權而不懼向何以得此哉其輦金帛以曲媚宮闈戚里者可知矣然則其嚴急也乃以漁獵吏士而為結納之資也三輔殘國帑空并涼益土死不收徒不復羌人力盡而瓦解向乃起而與鄧遵爭功以死天殛之也向之誅也賊贖千萬以上懲與騭所為護向以稔其惡者在此矣債帥之興其始於東漢乎而鄧騭之為漢蠹賊可知矣□□聽政而内外交寇其所繇來亦可知矣

盜賊之興始於王莽之世莽篡天下相師以寇攘而抑劉崇翟義以草澤起義先之未足開盜賊窺天之徑也張伯

路一起而濱海九郡陷沒孫恩竇建德黃巢方臘李自成踵興而四海鼓動張伯路實為之嚆矢焉三代之盛大權在天子也已而在諸侯矣已而在大夫矣已而在陪臣矣浸以下移而在庶人矣郡縣之天下諸侯無士大夫不世天子與庶人密邇自宰執以至守令所為尊者榮富而已其他未有尊也十姓百家相雄長而莫能制豐凶不能必之於天貪廉不能必之於吏風會移之怨毒乘之歛然狂起抑將何法以弭之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謂上下之分相絕而無能陵也易國而郡縣易侯而守令矣安守令也有體嚴守令也有道守令之仁暴天子之所操也其次廷

漢通鑑論卷七

七

臣之所衡也其次省方之使所糾也非百姓之所可與持也賊吏興上下蔽天子大臣弗能廉察激民之重怨而假民以告訐之權制守令之黜陟誅賞是進庶人而分天子之魁柄不肖之吏弱者偷合於民彊者相仇而競豪民視守令如雞豚可豢也可圍也可訐也斯可殺也而何弗可稱兵以脅天子也盜之所以死此而又興彼也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下不辨民志不定乘君子之器者無大別於小人侯王豈有種哉人可稟岸以制守令之榮辱生死則人可侯王而抑可天子矣察吏不嚴於上而聽民之訟

上搖動人心而猶謂能達庶人之情非審於天網人紀者莫知其弊也陵夷天險而授之升立國者尙知所懲乎國帑屢空軍興不足不獲已而加賦於民病民矣而猶未甚也以官鬻錢穀而減其俸民病乃篤鄧后婦人米鹽銖桑之計也後人師之視爲兩利之術狂愚不可瘳矣萬不獲已而加賦也抑必有則吏方苦其不易徵未有能因而盜者也懶不飢不可使捕鷹不飢不可使逐誘取其錢穀於前而聽其取償於民吝子之以生計而委之以自掠雖欲懲貪詞先訥澀矣不能使徒步布衣草屨糲食凍老餒幼以爲國效功也則烏能禁飢鷹餒餒之攫而無厭哉乃

讀通鑑論卷七

七

人主且曰吾未嘗加賦以病民民如之何而不急公上下交怨而國必亡矣三代之世方百里之國君卿大夫士世食其祿下逮於胥史者數百人饗殮幣帛車乘芻糧奔走於四方而有餘一郡之大或兼數圻祿於朝者幾何人官於其地者幾何人守衛繕修公私交際所資於民者幾何事令之天下其薄取也視古而什之二三耳而古之民足今之民貧古之國有餘今之國不足下不在民上不在君居其閒者爲獮爲鷹又使飢而教之攫金死於一門而粟賤於四海則終歲耕耘幸無水旱而道殣相望必矣無野人莫養君子上節宣野人之餘以養賢而使觀人菜頤以

惟攫取之巧拙爲貧富哉鬻官爵以賤之減俸以貧之吏既賤而終不肯貧廉恥墜貧囊相迫避加賦之名蹈股削之實愚者之虐虐於暴君曾不自知其殃民民亦不知也怨不知所自起而益亟矣

漢之疆也北卻匈奴西收三十六國未數十年羌人一梗於河湟其志止於掠奪未有窺覬漢鼎之心也而轉徙五郡流離其民僮仆載道如狐豚之避猛虎悲哉誰爲謀國者而疆場相質至此極也任尙債帥也鄧隲執袴也□□也□□尸於上執袴擅於廷債帥老於邊三者合而亡國之道備焉幸而不亡民之死也誰恤之哉天下未有

讀通鑑論卷七

七

制命而執袴債帥不與者也未有□□擬於上而干戈之慘不流於天下者也故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氣相召禍相應而龐參之邪說始乘之以槩縮消生人之氣可不戒哉

鄧后爲鄧氏近親開邸第教學而躬自試之史稱之以爲美談漢武開博望苑而太子弄兵唐高開天策府選文士而宮門喋血天子之子且以召難況后族乎諺有之曰□□□□□□俗子通文則健訟詩書者君子所以調性情而忠孝小人所以啓小慧而悖逆者也故曰民可使繇之不可使知之不然三代王者豈以仁義禮樂咨予斯人

而內不及於宮闈外不私於姻黨何為也哉鄧后之約節子弟也屢矣其辭若足觀者乃豫章唐相告其太守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則后之寵私親以秦朝綱可知矣假之兵權復假之以文教先王經緯天下之大用一授之匪人國尚執與立也言治者知兵權之不可旁落而不知文教之不可下移未知治道之綱也一道德同風俗教出於上之謂也

有其始之則已之也難是以君子慎乎其始之也西域通塞初無當於中國與匈奴之疆弱乃自張騫始之班超繼之中國震而矜之曰吾以斷匈奴之右臂於是匈奴亦因

漢通鑑論卷七

七

而曰是可以為吾右臂也迨安帝之世羌寇起隴西隔絕涼州幾棄匈奴於是因車師攻殺後部司馬又殺燉煌長史索班蓋至是而西域不可棄矣公卿乃始欲閉玉門絕西域置河西隴右剝牀及膚之禍於不恤班勇力爭其不可勇之策賢於其父超矣非勇之果賢也時異而勢不容已也乃超之出無撓之者而重撓勇勇策不用漢師不出匈奴寇抄不息沈氏因之而亂害極於鄴隲之庸煥而禍始於張騫之挑引故曰有其始之則已之也難也鄒於晉楚非果繫重輕而楚爭之晉因爭之晉爭之楚益爭之疲天下之兵力百餘年而兩皆無據高歡宇文泰之玉璧朱

友貞李存勗之楊劉一旦而以存亡繫之非其存亡之果繫也力盡於此而餘地皆虛徒使其土之民人蹂躪而殆無遺種皆始之者貽之孰有能包舉興亡勝敗之大而游心於餘地者乎易曰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凡見可據者皆非據也游士炫其謀武人張其功後欲已之而不能故君子必慎乎其始之也

穎川杜根上書鄧后歸政安帝后怒撲殺之得蘇逃宜城山中為酒家保積十五年死乃出或問以何不投知故而自苦根言發露禍及親故智哉根乎何也親故之能託生死者不易得也非謂夫叛而執之也為根之知交者應

漢通鑑論卷七

七

不至此也好義之心苟不敵其私利之情則其氣先餒好義之心與私利之情相半即不相半而不能忘其神必亂氣餒神亂耳目不能自主周旋卻顧示人以可疑則愈密而愈疏故義利交戰於胸者必交受其禍今有人於此而人或投之鄰里鄉黨不問焉者以適然聽之也唯大勇者為能以適然處變不然則如酒家之本不覺而固適然者也非此而必不能矣嗚呼士不幸而處亂世不屈於邪而抑未可以死緩急固時有矣而可不慎所依乎好苛禮而不簡者恤小利而形於色者多疑而好謀者貌愿謹而勤小物者弔死問疾而多為容者皆不可依者也

處士之微而不受命者多矣或志過亢而不知時者也或名高而藏其拙者也或覲公孤師保之尊而躐級以不屑小官者也吾於薛包獨有取焉包以至行聞盡孝友飭門內之修而已自盡以求仁而無矯異驚人之節初未嘗規畫天人謂己有以利天下也漢徵之而拜侍中非其事也固非其志也包曰吾以盡吾門內之修天子知我徵我以風示天下而德不孤矣吾未嘗有匡濟之心而何用仕為奚以知其然也以包之所為皆循循乎父子兄弟之間非襄楷郎顛樊英窺測天人舍己而求諸人者比也而漢之授以侍中抑非其道侍中者出入諷議之臣也當安帝之

讀通鑑論卷七

堯

世外羌戎內盜賊外戚阿母宦寺交相煽搆此大人搏掎幹運見功之地而包之志略固不及此非天下有不可為之時而非包敦篤修能所堪之任也則漢任之固不以其道矣善處包者使分司徒之教職而任之庠序則得矣不則使治一郡以興教化撫貧弱敷其潔己愛物之德治績懋焉如之何以侍中任之邪包之以死乞免度己量時之道允協矣豈志亢名高薄小位而覬公孤者類哉龍有潛也有見也有亢也孔子知不可而為聖人之亢也伊呂之興大人之見也包之終隱君子之潛也潛者非必他日之見也道在潛終身潛焉可矣

安帝之不德豈至如昌邑王賀之荒悖哉立十五年矣鄧后寵平原王翼欲廢帝而立之杜根請帝親政而撲殺之視天位如置碁任其喜怒后之惡烈於呂武矣伊尹之放太甲未嘗他有援立示必反之也昌邑王之不可一日為君霍光之不幸而又幸得宣帝之賢也且昌邑既廢始求宣帝於民間未嘗豫拔宣帝而後廢昌邑也鄧后以婦人而輔以碌碌之鄧騭予奪在手唯意所授瀆大倫玩神器君子所必誅勿赦也鄧后死王聖李閔乘權而亂政繇安帝之不君可謂后之先識而志安社稷乎乃抑稽聖閔之得以熹帝而逞者誰使然也十五載見郊見廟之天子不

讀通鑑論卷七

畢

能自保大臣弗能救也小臣越位孤鳴而置之死也舍保母宦寺而誰依邪易位之慘辱與死接踵自非上哲反己自彊以潛消內變則免己於死而固其位奚暇擇阿母宦寺之非而不以為恩哉宦寺之終亡漢李閔江京始之也而竇鄧后之反激以延進之也建元中守相坐賊禁錮二世劉愷以謂惡惡止其身春秋之義請除其禁持平之論也抑書曰刑亂國用重典從重以挽極重之勢施之亂國亦詎不可哉人之貪墨無厭罪罟不恤者豈其性然抑其習之浸淫者不能自拔也身為王臣已離飢寒之苦而漁獵不已愚之不瘳何至於此

田疇珠玉飾第宅侈婚嫁潤及子孫姻亞族黨稱弗絕則相尚以迷雖身受歐刀而忘之矣妻妾子女環繞以相索始於獻笑中於垂泣終則怨譎交加而無一日得安於其室則自非卓然自立者且求微繆叢棘之不加於身勿置他日之繫項伏鎖以偷免於旦夕也一行爲吏身爲子孫之僕隸驅使死辱而莫能逃乃伏法以還彼且握爵銜憲施施自得不復憶祖父之慘傷嗚呼屏柔者內偏於淫威甚於國憲亦大可矜也已故貪墨者其人也所以貪墨者其子孫也按本塞源施以禁錮之罰俾得謝入室之徧謫亦詎不可哉爲子孫者雖攤肥募立而士類弗齒卽

讀通鑑論卷七

聖

甚不肖忘情仕進然世胄恥與爲婚姻人士羞與爲朋侶守令可持法以相接治仇怨可抗顏以相報復則子孫先怵妻妾內憂庸謹之夫亦可藉手以寡怨於百姓則非但弭生民之誦賊且以旌別善類曲全中材而風俗亦繇之易矣惡惡止其身非此之謂也三代世祿士不憂貧雖貪而無爲子孫計者先世之澤不可自一人而斬也治天下之綱紀非徒以其名也其實在其名雖易綱紀存焉其實在其名存獨爭其名奚益哉宰相之任唐虞之百揆合於一周之三分於三其致治者非分合之爲之若正於上而任得其人也其合也位次於天子其分也職別

於專司然而難分必有統之者以合其分要因乎上所重而天下之權歸之天子乎以一心而躬親重任唯待贊襄則一也自漢以後名數易而權數移移之有得有失論者舉而歸功過於名夫豈其名哉操之者之失其實則末緣以治也西漢置丞相而無實權移於大將軍故昌邑之廢楊敞委隨而生死莫能自必東漢立三公而無實權移於尚書故陳忠因災異策免三公上書力爭言選舉誅賞不當一絲尚書兩漢之異丞相合而三公分然其權之上移於將軍下移於尚書同也晉之中書監猶尚書也唐之三省猶三公也宋以參知分宰相之權南宋立左右相而移

讀通鑑論卷七

聖

權於平章永樂以降名爲分任九卿而權歸內閣或分或合或置或罷互相爲監而互相爲因若其所以或治或亂者非此也不擇則望輕心不孚則事礙天子不躬親而旁撓之者非外戚則宦寺也使大將軍而以德選則任大將軍可矣使尚書中書而以德進則任兩省可矣丞相三公其名也唐虞殷周不相師也懲權姦而分任於參知下移於內閣惡在參知內閣之不足以擅權而懷姦也上移於大將軍而僅以寵外戚下移於內閣而實以授宦寺豈其名之去之哉實去之耳天子不躬親而日與居者婢妾之與奄腐不此之防徒以虛名爭崇卑分合之得失亦未

矣爲公輔爭名不如爭實其爭實也爭權不如爭道非勵精親政而慎選有德皆末也榮或守心而翟方進賜死地震而陳褒策免其時獨無天子乎

周之進士也雖云鄉舉里選而必貢自諸侯與卿大夫非諸侯與卿大夫未有能達於天子者也已而大夫執政士之仕也必於大夫非大夫未有能達於諸侯者也漢之辟召自州郡公府非州郡未有能達於三公者也非三公未有能達於天子者也魏晉之選舉中正司九品之升降非中正未有能達於吏部者也隋設進士科而唐以下因之益以明經學究童子諸科與太學上舍之選舉校歲貢之

讀通鑑論卷七

聖

士逮及任子揀吏皆特達而登仕籍士無不可自建於天子而猶有依附權門失身匪類墮其名節者此尙何所委咎哉周末之政在大夫也聖門之賢亢志陋巷顏閔而已冉有之失身季氏子路之失身孔裡夫豈有康衢之可繇而趨邪徑哉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無畝畝之隰則畝田雖確而不能已於蕭藜故自隋以上清直端潔之士限以地迫以時失身於薦辟之匪人而不免於公論之彈射士之不幸也古之不今若也楊伯起之剛方而譖之者以鄧氏故吏爲其罪鄧騭辟震而震不能辭時使然也崔瑗之持正欲說閻顯立濟陰王不能見顯因陳禪以進說禪

不代達猶以顯累終身被斥瑗受顯之辟召而不能辭時使然也夫二子皆有求路不可奪之節而浮雲之翳白日減輝自非螭龍屈蟻學顏閔而終潛德遭世末流亦將如之何哉後世貢舉法行舉主門生雖有不相忘之雅而一峯之於南陽念菴之於江陵抗疏劾之而不以爲嫌然且有別託蹊徑以呈身邪黨者使當晉漢以上其不爲郗慮賈充之躬任弒逆者幾何也覽伯起子玉之始終爲之深悼而士可以不恤其身哉

讀通鑑論卷七

聖

人之至不仁而欲賴以爲寵人之至不祥而欲附以爲援天下之至愚成天下之大惡終陷天下之大刑其能免乎人主卽至愚且忍未有不欲其子爲天子者也其或有所廢者必有所立類皆私嬖妾寵庶孽而要亦授於其子安帝僅一子爾旁無嬖庶年甫十歲性猶婉順而惑於官寺忍棄之鐘下而不恤己之無苗裔此誠古今之至不仁者矣奄人之崇惡也毒螫善類攻異己以行私爾卽至傷及元良如伊戾趙高之爲亦陰有攀附仍不舍其君之子而但違於一時王聖江京樊豐之瑣瑣懷忿於王男邴吉而怨及國本吾君僅有一子而敢摧折以瀕於死亡此誠天下之至不祥者矣而耿寶無知喪心失志徇至不祥之人行至不仁之事或古今至愚至忍之安帝賴其寵祿而附

險毒之奄妾以為援帝死未寒寶先死於閻顯之手與聖
豐而俱噓嗚呼不可與為父子者必不可與為君臣不可
與為君臣者必不可與為朋友寶也顯也京也豐也歧首
之蛇還自相噬而閻后亦因以斃按順帝雖納別舉之陳
后無崩其死於見迫
可知史諱言之耳不仁之尤不祥之甚未有能終日者
也劉授劉熹馮石之為三公緘默不言辱人賤行身逸鉄
鉞而恥心蕩然矣

讀通鑑論卷七

聖

讀通鑑論卷七終

讀通鑑論卷八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議

後漢順帝

情天下之不治者曰有君無臣誠有不世出之君矣豈患
無臣哉所謂有君者君在中材以下可與為善而庸譎之
臣無能成其美而過其惡也則順帝是已帝之廢居西鐘
下也順以全生羣姦不忌非不智也安帝崩不得上殿親
臨悲號不食非不仁也孫程等拯之危亡之中而登天位
一上殿爭功而免官就封不使終持國政非不斷也諒虞
翻之諫遂張防聽李固之言出阿母任左雄之策清吏治

讀通鑑論卷八

非不明也樊英黃瓊郎顛公車接軫納翟酺之說廣拓學
宮非不知務也使得丙吉之量宋璟張九齡之節韓琦之
忠姚崇杜黃裳之才清本源振綱紀以納之於高明宏遠
之途漢其復振矣乎而桓焉朱寵朱儉之流皆衰病瓦全
無生人之氣塗飾小康自寡其過不能取百年治亂之大
端謹持其幾而左雄虞翻因事納忠之小器遂為當時之
傑區區一屬參為時望所歸乃悍妻殺子於室而不能禁
本已先缺而求物之正必不能者盈庭物望遠爾歸之則
其時在位之人才槩可知已帝德不終而漢衰不復良有
以也夫豈天於季漢之世吝於生才哉才焉而不適於用

用焉而不盡其才者多矣而其故有二摧之激之成於女
謁宦賢僉人之持權者則一也女謁宦賢僉人互相起伏
此敗彼興而要不出於其局其摧焉而不克振者仰雖憂
國俯抑恤己清謹自持苟祈免於清議天下方倚之爲重
而不知其不足有爲也則桓焉朱俵之流是已近世葉福清賈江夏
以其激焉而爲已甚者又有二焉一則憤嫉積於中而抑
采艸野怨譴之聲以求快於愚賤事本易而難之禍未至
大而張之有聞則起有言必諍授中主以沽直之譏而小
人反挾大體以相難則李固陳球之徒是也近世諫臣大抵如是
則傷宿蠹之未消恥新猷之未展謂中主必不可與有爲

讀通鑑論卷八

季世必不可以復挽傲岸物表清孤自獎而坐失可爲之
機則黃憲徐穉陳寔閔之徒是也唐宋以下激而爭者無其人矣
詳於小而略於大怒湍之水不可以行巨舟激而去者決
於棄世而忍於憂天環堵之光不可以照廣野嗚呼若是
者皆非不可康濟之才而不終其用絲來久矣豈一旦一
夕之故哉故雖有可與爲善之君而終無與宏獎而利成
之也悲夫大權移於女謁宦賢僉人則主雖明臣雖直相
摧相激以貽宗社生民之禍不可謂無君抑不可謂無臣
而終不可謂有臣也此今古敗亡之所以不救也
言有似是而實非者馬融之對策是已行其說不足以救

弊而導其說則足以蠱人心毀仁義而壞風俗融憂民之
不足而言曰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
終者掩藏矣漢之季世豔后尸政寺人阿母窮奢極侈以
蠱國私人墨吏橫行郡國以吮民民之貧也豈婚葬之糜
之哉融避不言而嫁其罪於小民區區未殄滅之孝慈邪
說誣民充塞仁義其他日附權門而獻頌攤絳帳而縱慾
皆此念爲之也婚葬者人事始終之大故記言曰先王重
用民財而重用之於禮其以獎仁厚崇廉恥之精意豈編
夫陋人之所知哉昔者殷之且亡也昏姻之禮廢浮僻之
行逞茅束死膚可以誘女而文王憂之關雎之詩曰琴瑟

讀通鑑論卷八

友之鐘鼓樂之盛禮樂以宜淑女也肅離之車禮如桃李
豈不節而樂以淫乎崇閨門之廉隅防野合之濫觴故雖
毋標盈筐而不憂其失時以失時者無損於歸妹之愆期
而懲剗羊無血承筐無實之無攸利也若夫喪祭則豈君
之忍禁其民民之忍背死以求財之足者乎家貧而厚葬
非禮也喻賢者以俯就使無以不備物爲哀而傷其生也
士之祿入亦薄矣而士喪禮之所記衣食綉絞嬰茵抗席
殷奠三虞之盛不以貧而殺焉唯夫嬴政之後窮天下以
役驪山故漢文裁之以儉以紓生人之急然天子之儉也
自不至於土親膚而傷人子之心若士民則固弗禁也墨

民無父而桐棺之制戕仁寡恩以煽民於利孟子斥之為
禽獸矣罔極之恩終天之一日此而不川吾情何所用吾
情者融不生於空桑而欲被網人子之惻隱各餘財以畜
妻子融也其能免於泉鏡之誅乎嗚呼此說行而禽獸食
人人將相食其伊於胡底也昏及時而乘禮則贅壻不知
恥而年未及期者且配非其類以啓淫亂葬欲速而趨簡
則且在堂而夕在野委骸荒崖而野火狐狸灼鬻其未冷
之骨其極也競相索而鬻色以自肥惑術士之言而焚割
枯骸以邀富貴利心一逞何有終極不知先王斟酌質文
而輕財賄以全天性之至教為不可及也融也固名教之

四

罪魁無足數於人類者也其何誅焉

善用天下者恆畜有餘以待天下而國有餘威民有餘情
府有餘財兵有餘力叛者有餘畏順者有餘安不善用之
小警而大震之以天下之力爭一隅之勝負雖其勝也以
天下而僅勝一隅非武也疲天下而搖之民怨其上非情
也民狎於兵而玩兵非所以安之也區隣之亂九真交趾
之小釁而在廷者欲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討廷無人矣
微李固之深識任祝良張喬以單車而收萬里之功漢其
危哉唯遣吏循撫而不加之兵將使九真交趾之人曰吾
之於中國猶螽蚋之嘍也置我於不足較而姑使賢二千

石以綏我也不軌不順而僅與二單車之使抗吾其如中
國何哉將使中國之人坦然亡疑而私相語曰九真交趾
所輸贏之嘍也一使者單車折之而已款服矣天下固自
定也無有能搖之者也使桀驚思逞之人無所施其技擊
之勇無所施其機變之巧知弄兵而矜智勇曾不如單車
一使之從容而折萬里之衝也將使單車一使之威伸於
萬里則浸假大臣殫謀於廷大將奮揚於外抑不知其蕩
滌之功何若而天子之德威赫赫如是則即有權姦亦無
敢生其心以嘗試故九真交趾戢耳以聽命而天下晏然
嗚呼梟雄之初起未必即敢小視天下而睥睨之也殫天

五

下之力與爭勝敗於一旦而梟雄之膽乃張中國之情日
宗天寶之亂始於雲南之喪師宋盡心力於西夏而女真
測其孱弱一良吏制之有餘者合天下震驚以不足以瓦
注者以金注未有不自亂者也播州之巢穴初空奢蘭之
連兵遠起朝鮮之救兵甫旋遼瀋之嚴關早失廷無人而
貪功者撓之無餘威無餘祥矣悲哉

梁商之策匈奴曰良騎夜合交鋒決勝夷狄所長中國所
短乘城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長夷狄之短馬續從其教
令而右賢王力屈而降此萬世之計謨也佛狸之疆而不
能拔野貽完顏亮之衆而不能渡采石其衰可待躁者不

能待而自敗耳故楊□王□之罪死不償責也若夫
除之於盛極將衰之際則又有異焉守位者人也聚人者
財也金粟足以相贖而後守可以繼彼雖衰而猶承極盛
之餘則彼且倚金粟之餘以困我與之相守而固不敵則
潰敗也必矣主者利於守客者利於攻主客無定在因其
時而遷負蕩平天下之大略者尙其審此哉

張綱單騎詣賊壘諭張嬰而降之言弭盜者侈爲美談楊
鶴陳奇瑜熊文燦遙慕其風而禍及宗社嗚呼孰知綱之
爲此爲梁冀驅之死地迫於弗獲已而姑以謝一時之責
者乎綱卒未幾而嬰復據郡以反滕撫斬之而後絕綱何

讀通鑑論卷八

六

嘗能弭東南之盜哉且嬰降而馬勉華孟相繼以蠶起滕
撫追勦淨盡而江湖始甯則撫盜之爲盜固審矣胥吾民
也小不忍於守令之不若稱兵以抗君父又從而撫之勝
則自帝自王而唯其意敗則卑詞薦賄而且冒爵賞之加
一勝一敗皆有餘地以自矜而不失其尊富桀猾者何所
忌而不盜也南宋之諺曰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且逆
計他日之官爵而冒以逞勸之盜而孰能弗盜邪夫失業
之民隨桀猾所誘脅盡俘殺之也誠有所不忍殲其渠魁
而籍其黨與以爲邊關之戍卒則矜全其死命已不傷吾
仁矣而使仍居其故地則豈徒渠帥哉失業之民一染指

於潢池而鄉黨不齒田廬不保欲使之負未而爲戢順之
民亦終不可得是謂以撫求其永綏哉改紀暴政慎擇良
吏而飭之以寬恤以安未亂之民而已亂者非可旦夕使
順也弭盜者慎勿輕言撫哉均之撫也祝良張喬用之交
趾而定張綱用之廣陵而盜益猖其術同而效異者則又
有說蠻夷之寇邊鄙進爲寇而退自有其田廬之可居姻
亞鄉閭之可與處則斂戢以退而固不失其所撫之斯順
矣生中土爲編氓一行爲盜反而無以自容使游泳於非
逆非順之交翱翔而終思矯誦抑且弭之豢之寵而榮之
望其悔過自懲而不萌異志豈能得哉張綱者以緩梁冀

讀通鑑論卷八

七

一時之禍而不暇爲國謀也何足效哉
順帝崩沖帝殤質帝弒李固兩欲立清河王蒜而不克終
與蒜而俱斃夫固而安能必立蒜也伊尹周公相湯武以
取天下位極尊任極重而所戴以立者太甲成王皆適冢
空立而無容異議者是以不順之徒毀室之黨撓之而不
敗若非此而俾天子之立決於一人之意旨則此一人者
伊尹周公所不敢任而李固安能必也天子之立決於一
人之意旨以爲擇賢而戴之忠者曰吾所擇者賢也姦者
亦曰吾所擇者賢也賢無定名隨毀譽而移焉忠姦在角

履權之輕重為憑藉而姦者常勝固之言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唯天子有天下可以與人而後人唯其所擇而授之以天下身為人臣而可云為天下得人乎固之言不順矣漢之亡也母后外戚宦豎操立主之權以待國柄而亂之其所立者感立己者之德而捐社稷以徇之夫其漸積使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諸呂誅惠帝子廢舍齊王而迎立代王者周勃也昭帝無後昌邑廢迎立宣帝於民間者霍光也夫二子所擇者賢而二子無姦心則得矣然此豈可以為後世法哉且勃立文帝而帝目送之曰鞅鞅非少主臣光立宣帝而驂乘之日帝若芒刺則二子

漢通鑑論卷八

九

危而漢以安非然者跋扈之言出諸口而鴆毒已入其咽故為人臣而以為天下得人為己任雖伊尹周公弗敢任焉而況李固乎自禹以後傳子之法定無子而以次相繼為母后者不敢擇也為大臣者不敢擇也庶支無覬覦之心外戚奄人無扳援之望則雖得之不令而亦唯天所授非臣子所敢以意為從違故劉子業之囚淫而沈慶之有死而不敢廢忠者無所容其忠姦者無所容其姦然後權臣不能操天位之取舍以與人主市宋仁宗之立英宗高宗之立孝宗人主自擇之此則可謂為天下得人爾先君無前定之命嗣子無豫建之實則如楊廷和之迎與邸順

次而無敢擇焉可也廷和行其所無事而世宗日以門生天子待朕亦鞅鞅芒刺之謂矣然廷和危而天下安固欲為天下得人而有擇焉惡足以敵梁冀之結奄人挾母后以讎其邪心哉漢法不善而固無能自審於人臣之義固爭愈力則桓帝之感冀愈深而冀之惡愈稔卒與蒜而俱斃也哀哉

讀崔寔之政論而世變可知矣譬德教除殘為梁肉治疾中韓之緒論仁義之論賊也其後荀悅鍾繇申言之而曹孟德諸葛武侯劉先主決行之於上君子之道訓刑名之術進激於一時之詭隨而啓百年嚴酷之政亦烈矣哉司

漢通鑑論卷八

九

馬溫公曰慢則糾之以猛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斯不易之常道是言也出於左氏疑非夫子之言也夫嚴猶可也未聞猛之可以無傷者相時而為寬猛則矯枉過正行之不利而傷物者多矣能審時而利用之者其唯聖人乎非激於俗而毗於好惡者之所得與也若夫不易之常道而豈若此哉寬之為失非民之害馭吏以寬而民之殘也乃甚漢之季世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傾險者豈民之遠敢爾哉外戚奄人作威福以鉗天下而任貪人於郡邑使虐剝赤子而民日在繁霜積雪之下哀我憚人而何忍言猛乎嚴者治吏之經也寬者養民

之緯也並行不悖而非以時爲進退者也今欲矯衰世之
窳益之以猛瑣瑣之姻亞此救救之富人且日假威以
蹙其貧弱然而不激爲盜賊也不能猶且追咎之曰未嘗
束民以猛也憔悴之餘摧折無幾矣故嚴以治吏寬以養
民無擇於時而並行焉庶得之矣而猶未也以漢季言之
外戚奄人之族黨肆行無憚是信刑罰之所不赦也乃誅
殛以快一時之眾志陽球用之矣范滂張儉嘗用之矣卒
以激乎大亂而不可止然則德教不興而刑罰過峻即以
施之殃民病國之姦而勢且中潰寔乃曰德教除殘猶以
梁肉治疾豈知道者之言乎上之自爲正也無德其導民

讀通鑑論卷八

十

也無教寬則國敝而禍緩猛則國競而禍急言治者不反
諸本而治其末言出而害氣中於百年申韓與王道爭衡
而尤勝鄙哉寔也其以戕賊天下無窮矣且夫治病者而
恃藥石爲壯而有餘偶中乎外邪者言也然且中病而止
必資梁肉以繼其後若夫衰老羸弱而病在府藏者禁其
梁肉而攻以藥石未有不死者也當世之季葉元氣已滲
洩而無幾是衰老羸弱之比也而寔尙欲操砭石擣五毒
以攻其標病乎智如孟德賢如武侯而此之不審天其欲
以此時刈子遺之餘民乎夫崔寔者殆百草欲衰而鳴鳩
爲之先鳴乎

張奭卻亮豪之金馬而羌人畏服焉將者能不受賊以
受斃於賊者鮮矣豈特中國之盜賊哉敵國之相攻疆夷
之相信而未嘗不薦賄以餌邊將故或以孤軍懸處危地
而繫固自安朝廷誇其堅悍有制寇之勞乃不知香火之
誓饋問之往還日相酬酢而人莫之覺也其事甚秘其文
飾甚密迨其後知受其餌欲求自拔而莫之能免夫爲將
者類非潔清自好獨行之士其能如奭之卓立以建大功
者無幾也而朝廷何以制之哉中樞不受賄以論功司農
不後時以吝饗天子不吝賞以酬勞庶有瘳乎唐高祖不
與突厥通則師不可興石敬瑭不與契丹爲緣則反不能

讀通鑑論卷八

十一

速即不爾者鬻國而貪盜賊夷狄之苞苴爲武人相傳之
衣蓋能無敗亡乎
子曰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謂夫疑可與言而固不可者
也故其咎也失言而已未足以裁及其身若夫虎方噬而
持其爪蛇方螫而禁其齒非至愚者不爲然而崔琦獻箴
于梁冀之怒乃曰將軍欲使馬鹿易形乎其自貽死也更
誰咎哉夫冀仰不知有天上不知有君旁不知有四海之
人內不知有己弑君專殺薦肩虎視而亡賴是可箴也是
虎可持之無唾蛇可禁之無螫也琦果有忠憤之心暴揚
於庭而與之俱碎漢廷猶有人焉而以責備賢者之微詞

施之狂狡何為者也冀之為莫如此而已矣藉其為王莽與則延琦而進之與温言而功使忠已琦且為楊雄劉歆身全而陷惡益深矣故若冀車者弗能誅之望望然而去之可爾以身殉言而無益於救且不足以為忠直也則謂之至愚也奚辭

桓帝之誅梁冀也一具瑗制之而如擒鼠於囊冀亡賴子耳誅之也其易如此然而舉國無人帝不得已就唐衡而問中人李固杜喬死君孤立於上以聽狂童之驕橫若胡廣之儔固不足道乃舉國而無深識定力之士亦至此哉嗚呼劉瑾之誅也非張永不能魏忠賢之誅也發其惡者

讀通鑑論卷八

十一

一國子生而已豈盡其威劫之乎懸利以熏士大夫之心而如霜原之艸藉藉佗佗而無生氣國不亡也何恃哉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故乘高墉以射隼而無不獲誠篤其忠貞乎奚待單超等之鋤冀而後揚王庭以呼號也能勿媿焉否也

徐穉姜肱袁閔韋著李鬱魏桓微而不至非忘世也知亂之未訖也桓之言曰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廢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此知本之論也梁冀之橫也人知病冀而已矣冀誅而天下遂若沈疴之去體黃瓊為太尉陳蕃為尚書合范滂按察冀州無知者想新政嗚呼

冀之生死為足繫漢之存亡哉冀之誅殆痲瘡之得汗而解也伏邪在桓帝之膏肓而內豎之以鴆而攻砒也天下無能知者瓊與蕃且不知而況蚩蚩之望影以對語者乎以桓帝為君而漢無可復為之理勢其本撓其末乍正而傾愈疾故權姦之殲非必國之福也况乎帝之誅冀為鄧香之妻報其登屋之怒而非以其貪濁枉殺之凶於而國哉然則陳蕃之薦五處士為不知時而妄動乎曰此未可以責蕃也蕃既立乎其位矣苟可以為焉則庶幾於一當軌正人於君側君其有悅心乎亦臣子不容已之情也然而固不能也故五子者愛道以全身斯可尚也

讀通鑑論卷八

十一

亂政不一至於貴官而未有不亡者也國紀盡民之生理亦盡也古之天子雖極尊也而與公侯卿大夫士受秩於天者均故車服禮秩有所增加而無所殊異天子之獨備者大裘玉輅八佾宮縣而已其餘且下而與大夫士同昭其為一體也故貴士大夫以自貴尊士大夫以自尊統士大夫而上有同於天子重天之秩而國紀以昭秦漢以下卿士大夫車服禮秩絕於天子矣而猶不使之絕也舉之以行進之以言敘之以功時復有東帛安車之徵訪之以道上下有其大辨君子小人有其大閑以為居此位者非其人而不可觀抑且使天下徼幸之徒望崖而返卿大夫

士且有巍然不可扳躋之等臨其上以爲天子者其峻如
天而莫之敢陵賣官之令行則富者探囊而得狡者稱貸
以營旦市井而夕廟堂然則天子者亦何不可以意計營
求於天而倖獲之也而立國之紀埽地而無餘古之詔祿
下逮於府史胥徒而皆浹日以代耕民耕以養吏而上制
之上斂民以養吏而民不怨吏知己之養一出於民而不
敢復漁獵於民且士唯其不謀利而貧也是以貴而既得
所養矣抑謀其喪祭冠昏之資而士以安故以天子而養
士不以士養天子天子制民之財以養士而士不求養於
民彼之揭金粟以奉一人之欲非其義也且非徒邀其榮
也失之於天子而得之於民賈道行而希三倍之利上弗
能禁焉且貪人之取償於倍利者禁之殺之而終不厭縱
千百賈於郡邑以取償於貧弱民之生理不盡者亡有也
國無紀民無生黠者踰垣而冀非望弱者泣隅而幸災禍
故曰國未有不亡者也禍始於桓靈毒潰於獻帝日甚日
滋求如前漢之末王莽篡而人思漢不可復得矣石虎高
洋之國貧而用汰不肩也唐僖宗之猥賤宋徽宗之驕奢
皇甫鏞裴垍之牟利蔡京賈似道之散法不肩也孰其繼
桓靈而自亡者也
中人監軍自馮緄之請始也夫緄亦惡知蟻穴之決而汜

讀通鑑論卷八

古

濫迄於千載乎緄之請也以將帥出師宦官多陷以折耗
軍資而誣抵乎罪使與焉則以籍其口而無辭以相傾然
未幾而緄竟以軍還盜復起免官則其爲此也何救於禍
而徒決裂防閑使內豎操闔外之權魚朝恩童貫盧受張
鉅憲小以敗而大以亡緄之貽害烈矣哉漢至此已無可
爲矣無往而非宦官之挾持也南北軍之唯其頤指所僅
存者疆場之軍政皇甫規張奐幾伸幾詘於宦官之手而
猶自行其權藉於帥中緄更引而受之以利器蹇碩之爲
八校尉魁也熟嘗其肯綮而取必於人主以威中外循故
事以行之而道然矣夫漢事不可爲矣竭其忠貞繼之以
死亦何懼於謗譖不然引身而退耳防之愈密縱之愈甚
業已假監軍之權而生死成敗且唯其意旨他日者忠臣
元老欲去之而不得緄胡弗思而懼禍之情長以倒行至
是乎推禍原而定罪首緄不得辭矣
漢之末造必亡之勢也而兵彊天下張奐皇甫規段熲皆
奮起自命爲虎臣北虜西羌斬馘至百萬級窮山搜谷殄
滅幾無遺種彊莫尙矣乃以習於戰而人有憤盈之志不
數十年矢石交集於中原其幾先動於此乎桓靈之世士
大夫而欲有爲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紀必
不可正者也郡縣之貪虐必不可問者也士大夫而欲有

讀通鑑論卷八

五

為唯難兵以戮力於邊徼其次則驅寇盜賊於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揜人情以歸往固主權閣抑資之以安若而肆志故雖或忌之或譖之而終不能陷之於重辟於是天下知唯此為功名之徑而禍之所及者鮮也士人夫樂習之凡民亦競尚之於是而盜日起兵日興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孫劉之世故國恆以弱喪而漢以疆亡夫羌虜之於漢末其害已淺矣驅之迫之蹙而殺之而生類幾絕非以紓邊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於不傾而雜艾之若此其酷人長樂殺之氣無虜可殺而自相為殺自相殺則自相做矣自相做則僅存之醜類徐起而乘之故垂

讀通鑑論卷八

十一

百年三國兵息而五胡之禍起佳兵不祥遂舉曠古以來高疆卓立之中夏趨於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漢末之疆疆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論世者之所深悲也仇香不致陳元不孝之罰感而化之香蓋知元之可化而不驟加之罰也非盡人之不孝者皆可以化元之道化之也天下有道生養遂風俗醇無不順之子弟非其惻隱之性篤而羞惡之心不可泯也人率其子弟之常而已獨逆焉則無以自容於鄉閭乃天下而無道矣羞惡之心不泯以亡者不數數矣仇香曰吾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元不孝而於此奚取焉取其欲自錚錚於鄉閭

而羞惡之心有存焉者也夫孝者人之性也仁之所繇發也舍其不忍之真而求之於羞惡亦已末矣雖然苟其有羞惡之心則戢其狂愚徐俟天良之復而惻隱亦旋以生情四支暱妻子侵以自媮於是而生人之氣乃絕故易曰小人恥不仁不仁豈恥不恥之能辨存亡者哉芥然而甘於猥賤憤然而生其悍戾不見不仁之可恥而後天性終迷以不復故人之無良莫甚於有胸無心而不自攝者也而後教化之道窮仇香知此矣以其無情心也知其有恥以其有恆度也知其不迷急取其羞惡之心而重用之以徐俟惻隱之生焉故元終以孝聞雖有聖人不能如

讀通鑑論卷八

十一

無恥心者何也弑父與君皆介然蹴起忘亂賊之名為可惡者也情四支暱妻子勢窮而逆施故先王之德教非不如香而設不孝之誅無如此無恥者何也殺之而已矣巨姦之蠹國殃民而自伏其法不足以為大快於國之存亡無當也左悺自殺具瑗貶侯覽黜非桓帝之能誅之非楊秉之能取必於桓帝而誅之罪已踰涯自滅焉耳矣三凶去而宦官之勢益張黨錮之獄且起曾何救於漢之危亡哉外戚滅宦官與大臣無事焉天子欲行其意以誅僭偏而大臣不與宦官除君側之姦事已顯著而後撻其罪以請誅未有傾心而聽者故曰人不足與適也唯大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能之者有以能之者也無堅識定力為天子除患則雖日陳堯舜之道而固視之如夢嚙漢之大臣道不足而與宦豎爭存亡亦晚矣快一時之人情去三凶而若拔牛之一毛不救其亡固矣

桓靈之世君道漸滅而臣之諫之也亟探本以立論者唯荀爽乎當其時荼毒生民而椽杙正氣者無如宦官之甚乃宦官之於人主亦何親而過信之且其聲音笑貌之無可悅者夫人而知厭惡之矣而人主矐之若乳子之依母也何故非豔妻哲婦之居閒則宦官之不敵士大夫久矣內寵盛而後宦官與密邇於宮闈而相倚以重溺君於晏

讀通鑑論卷八

十一

寢而視聽以衰付詔令刑賞之權於宦官而牀第之歡始得晏閒於娛樂非然則聲音采色肥甘輕煖人主自可給其欲而何藉此嘖笑可憎之刑人為邪爽之對策直斥而切言之女謁遠奄權自失矣故曰探本立論也

黨錮諸賢或曰忠以忘身大節也或曰激以召禍畸行也言畸行者獎容容之福以墮士氣言大節者較為長矣而猶非定論也人臣捐身以事主苟有裨於社稷死之無可辟矣聞主不庸讒臣交構無所裨於社稷而捐身以犯難亦自靖之忱也雖然太上者直糾君心之非而拂之以正其次視大權之所倒持巨姦之為禍本而不與之俱生猶

忠臣之效也然一姦去而一姦興莫之勝擊也若夫瑣瑣之小人憑藉權姦而售其惡者不勝誅也不足誅也君志移權姦去則屏息以潛伏而蕭條竄匿亦惡用多殺以傷和哉然其流毒於天下取惡於士大夫則瑣瑣者易激人怒而使不平賢者知之則以為不勝誅不足誅者也乃諸賢之無所擇而怒無所恤而過用其刑殺但與此曹爭勝負不已細乎李膺杜密天子之大臣也匡君之邪而不屈其節也膺嘗輪作左掾矣非以擊大姦而刑所擊者一無藉之羊元羣而已既已誦於時而被罔則悔向之攻末而忘本以爭皇極之安傾夫豈無道焉所與伉直之流搏殺

讀通鑑論卷八

十一

以快斯須者一野王令張朔耳富賈張汎耳小黃門趙津耳下邳令徐宣耳妄人張成耳是何足預社稷之安危而憤盈以與讐殺者邪侯覽也張讓也蟠踞於桓帝之肘腋而無能一言相及也殺人者死而誅及全家大辟有時而隨案即殺赦自上頌而殺人赦後若此之為倒授巨姦以反噬之名而卒莫能以片語隻詞揚王庭以祛禍本然則諸君子與姦人爭興廢而非為君與社稷捐軀命以爭存亡乎擊姦之力弱而一鼓之氣易衰其不敵凶惡而身與國俱斃無他舍本攻末而細已甚也直擊嚴嵩而椒山之死以正專劫魏闈而應山之死以光黨錮諸賢其不得與

二君子 焉無他岑 睡張儉之流有以累之也與

靈帝 桓帝淫於色而繼嗣不立漢之大事孰有切於此者嘗武
任社稷之重陳蕃以番番元老佐之而不謀及此桓帝崩
大位未定乃就劉儵而問宗室之賢者何其晚也況天位
之重元后之德豈區區一劉儵寡昧之識片言可決邪持
建置天子之大權唯其意以為取舍得則為霍光失則為
梁冀矣武以光之不學冀之不軌者為道社稷幾何而不
危欲自免於赤族之禍詎將能乎哉武也一城門校尉也
非受託孤之命如霍光之於武也所憑藉以唯意而立君

論衡卷八

五

者太后耳宮闈外戚之禍梁氏之覆車不遠宦官安得不
挾以為名哉夫武也既不能及桓帝之時諫帝以立儲之
大義抑不於帝崩之後集廷臣於朝堂辨昭穆別親疏序
長幼審賢否以與大臣公聽上天之命儵以為賢而賢之
武謂可立而立之天子之尊若其分田圃以授亞旅而使
治則立之唯已廢之唯已朱瑀惡得不大呼曰武將廢帝
為大逆而靈帝能弗信哉漢之亡也亡於置君而置君者
先族武不蚤死吾不保其終也獲誅奄之名以使天下冤
之猶武之幸也夫
忠直有識之言亦無難聽也庸主具臣不能聽毀而家亡

而國也誰其哀之實武以椒房之親任立君之事踵梁冀
之所為雖心行之無邪與梁冀異而所為者亦與冀奚別
錄定策功封開喜侯靈帝亦按冀之故事而以施之武盧
植說之曰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宜辭
大賞以全身名斯亦皎然如白日之光昆蟲皆喻於昏旦
而武不能用悲夫其自取覆亡也夫欲秉國均匡社稷誅
宦豈肅官常也豈不侯而不足以立功即庸臣之私利計
之榮其身澤其子孫抑豈今日不侯而終掩抑其大勳貽
子孫以負賤哉則盧植之說引而上之可以躋善世不伐
之龍德推而下之亦計功謀利者之勿迫求於一旦而致

論衡卷八

五

傾仆之善術也而武不能且欲引陳蕃以受無名之賞蕃
固知其不可受也惜乎不知武之不足與共為社稷之臣
也
實武陳蕃殺而漢之亡必不可支矣陳蕃老矣而誅權賢
安社稷扶進君子之心不為少衰惜乎不知擇而託於實
氏也然則實武其非賢乎曰武非必不賢而所為者抑賢
者之道雖然武即賢而固不可託且吾不能保武之以賢
終也故重為蓄惜也武之可信為賢者以其欲抑宦寺以
獎王室且引李膺杜密尹勳劉瑜而登進之然此豈可決
其必賢哉單超之殺梁冀也何黃瓊矣用陳蕃矣徵徐

姜肱袁固李曇章著矣天下固嘗想望其風采而屬望以
澄清然則有所誅逐有所登進時弊以服人姦人用之
俄頃而固不可信蕃已老竇武方內倚太后外受定策之
賞而蕃又惡能保其終乎漢之將亡也天子之廢立操於
宮闈外戚宦寺迭相爭勝孫程廢而梁氏興梁冀誅而單
超起漢安得有天子哉而蕃所託者猶然外戚也則授宦
者以梁冀復起之名既無以正天誅而服受戮者之心且
天下亦疑外戚宦寺之互相起滅而不適有正故張奐亦
爲王甫曹節所惑欲自祓濯而終不免蕃之託武非所託
也明甚然且以老成之識昧焉而不察者時之所趨舍是

讀通鑑論卷八

主

而無能爲也嗚呼以三族之膏血爭賢姦之興廢社稷之
存亡者豈易言哉不幸而無如砥之周道率繇之以行志
則亦埋怨於江潭山谷之間齋恨以沒焉耳毫釐之辨不
審而事以大潰賢人君子駢首以死社稷旋踵而傾若以
膏沃火欲滅之而益增其燄蕃之志可哀而其所爲亦左
矣是以君子重惜之也

夫人情亦惟其不相欺耳苟其相欺無往而不欺法之密
也尤欺之所藉也漢靈之世以州郡相黨制婚姻之家及
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五之禁選用艱難而州郡
之貪暴益無所忌司馬溫公述叔向之言國將亡必多制

若夫開國之始立密法以防欺未卽亡焉而天下之害積
矣今之爲制非教官及倉巡驛遞不親民者皆有同省之
禁此漢靈之遺法也司馬溫公曰適足爲笑誠然有可笑
者名爲一省而相去千里者多矣名爲異省而雞犬相聞
者多矣同省而聲聞不接異省而婚媾相連豈天限地絕
一分省而遂不相及哉此適足爲笑者也或爲婚姻或相
對治情相狎過相匿所必慮也而又奚必婚姻對治之相
臨乎展轉以請託更相匿而互相報夫豈無私語密緘之
足任已非婚姻已非對治矣藉手以告曰吾無私也而交
迎請屬之無所憚此又適足爲笑者也夫防之嚴而適以

讀通鑑論卷八

主

長欺既良然矣若夫捐禁而鄉郡可守尤有利焉自賢者
而言之南北之殊風澤國土國之殊壤民異利士異教遙
相治而見爲利者或害教以正者或偏審土之宜以益民
視習之趨以正士則利果利而教果教矣自不肖者而言
之酷以墨者之無忌也突爲其寇讐而翩然拚飛於千里
之外無能如何也卽罷斥以歸休而身得安子孫得免無
餘慮矣居其土與其人俱當官則吏也歸里則鄉曲也刑
罰科斂之加非以其正而鄉人可報之於數十年之後則
惴惴焉一夫勝予不肖之情哉焉害亦有所懲矣夫王者
合天下以爲一家揭猜疑以求民之莫而行士之志法愈

疏困愈正不可欺者一王之法天理之公人心之良也而恃區區之禁制也乎三代之隆也士各仕於其國而民益親亡漢之裨政柰之何其效之

嗚呼世愈移而士趨日異亦惡知其所歸哉靈帝好文學之士能為文賦者待制鴻都門下樂松等以顯而蔡邕露章謂其游意篇章聊代博奕甚賤之也自隋煬帝以迄於宋千年而以此取士貴重崇高若天下之賢者無踰於文賦之一途漢所賤而隋唐宋所貴士不得不貴焉世之趨而日下亦至此乎夫文賦亦非必為道之所賤也其源始於楚辭忠愛積而悻惻生以搖蕩性情而伸其隱志君子

讀通鑑論卷八

五

所樂尚焉流及於司馬相如揚雄而諷諫亦行乎其間六代之衰操觚者始取青如白移宮換羽而為不實之華然而雅鄭相雜其不諱於貞者亦不絕於世夫蔡邕者亦嘗從事矣而斥之為優俳將無過乎要而論之樂而不淫誹而不傷麗而不蕩則涵泳性情而蕩滌志氣者成德成材以後滿於中而豐於外者之所為而以之取士於始進導幼學以浮華內遺德行外略經術則以導天下之淫而有餘故豈可自為也而不樂松等之輒為之且以戒靈帝之以拔人才於不次也繇是言之士趨亦何嘗有異哉上用之也別耳於是而王安石之經義雖亦末耳而不傷其

本庶幾乎華實兼茂之道也元祐革新法而竝此革之過矣若王鑿錢福之淺陋陶望齡湯賓尹之卑陋則未流沙靡而非作者之涼也經義者非徒干祿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極道者也文賦者非幼學之習也志正學充傷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而志士崇業以單心亦可於此而審所從矣

論為子為臣之變至於趙苞而無可言矣何也若苞者無可為計雖君子亦不能為之計也無往而非通天之罪矣以苞之死戰為能死於官守苞與手刃其親者均也為此論者無人之心以苞當求所以生母之方不得已而降於

讀通鑑論卷八

五

鮮卑分符為天子守邑而北面臣虜終身陷焉亦不可謂有人之心也故至於苞而求不喪其心之道窮矣此誰使之然哉苞自處於窮以必喪其心故曰無往而非通天之罪也為人子者豈以口腹事親乎抑豈敢以己之榮施及其母為愉快乎故子曰老者安之求所以安之方雖勞不辟雖死不輟而況於苞之安其母者甚易乎苞東武城人也所守則遠西也母所居者中國之樂土苞所守者鮮卑憑陵蹂踐之郊也胡為乎甫到官而即迎母以居柳城之絕塞哉苞於此已不復有人之心矣以口腹與禽蟲之愛也以榮寵與市井之得金錢而借親以侈華美者之情

也強寇在肘腋之間孤城處斗絕之地奉養老婦人以微幸於鋒鏑之下苞之罪通於天奚待破賊以致母死之日邪故曰正其本萬事理一念之不若而成乎昏昧母子併命於危城苞雖死其可以道中心之刑辟哉或者其愚也則君子弗獲已而姑爲之計當羯賊出母示苞之日自悔其迎母之咎早伏劍以死委戰守之事於僚吏母之存亡城之安危不計也則猶可無餘惡也雖然晚矣苞死而母必不可得生城必不可得存也

蔡邕意氣之士也始而以危言召禍終而以黨賊逢誅皆意氣之爲也何言之曰合刑賞之大權於一人者天子也

讀通鑑論卷八

五

兼進賢退不肖之道以密贊於坐論者大臣也而羣工異是姦人之在君側弗容不擊矣擊之而吾言用姦人退賢者之道自伸焉吾言不用姦人且反噬於我我躬不閱而無容以累君子使猶安焉其猶有人乎君側也君子用而不任弗容不爲白其忠矣白之而吾言用君子進姦人之勢且沮焉吾言不用姦人不得以奪此與彼之名加之於我而猶有所憚焉邕苟疾夫張顛偉璋趙玘蓋升之爲國意也則專其力以擊之可耳若以郭禧橋元劉寵之忠而勸之以延訪也則抑述其德以贊君之敬禮已耳而一章之中抑彼伸此若將取在廷之多士而惟其所更張者爲

國謀邪爲君子謀邪則抑其一往之意氣以排異己而伸交好者之言耳庸有聽之者哉漢之末造士論操命討之權口筆司榮枯之令汝南甘陵太學之風波一起而成乎大亂非姦人之陷之實有以自致焉同於我者爲懿親異於我者爲仇讐唯意所持衡而氣爲之凌轢則邕他日者幸董卓之殺奄人而忘其專橫亦此意氣爲之矣橋元劉寵之不爲邕所累幸也而君子以相形而永廢朝廷以偏擊而一空漠亦惡得不亡哉

鮮卑持趙苞之母以脅苞苞不顧而戰以殺其母無人心也賊劫橋元之幼子登樓求貨元促令攻賊以殺其子

讀通鑑論卷八

五

亦無人之心也母之與子若是其均重乎非也使苞之子爲鮮卑所持以脅苞苞不顧而擊鮮卑則忠臣之效矣不以私愛忘君父之託也而苞則其母也賊所脅元以求者貨耳貨與子孰親而吝貨以殺其子乎或曰元非以貨也賊劫質以脅人法之所不可容也夫一區區登樓之賊殺之不足爲國安縱之不足爲國危法者司隸河南尹之法非元之法也而元何怙法以忘其天性之恩邪史氏之言曰元上言凡有劫質者皆竝殺之不得贖以財貨由是劫質遂絕史之誣也樂道之以爲溢美之言以覆元絕恩之咎也友兄恭弟慈父順妻苟有劫其親以求貨者法雖立

孰忍忍置之而不恤雖嚴刑禁之而不從則謂劫質亦絕者非果有之為誣而已矣充橋元之操藉其為趙苞也又奚不可也哉

封建廢而權下移天子之下至於庶人無堂陛之差也於是乎庶人可凌躡乎天子而盜賊起羸政之暴王莽之逆盜始橫焉然未嘗敢與久安長治之天子抗也至漢之季公孫舉張嬰許生始稱兵僭號而無所憚積以成乎張角之亂盜賊輒起於承平之代者數千年而不息秦之盜曰悲六國之亡莽之盜曰思漢室之舊盜者必有託也然後可假為之名以聳天下而翕然以從至於角而無所託矣

漢書卷八

天

宦寺之毒郡縣之虐未可以為名也於是而詭託之於道角曰吾之道黃帝老子之道也乃至韓山童徐壽輝曰吾之道瞿曇之道也微二氏之支流亦未足以惑天下而趨之若流甚哉二氏之殃民亦豈其初念哉而下流必至於此故孟子曰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豈過計哉雖然二氏之邪淫而終以亂也非徒二氏倡之也為儒者之言先之以狂惑而二氏之徒效之也君子之言人倫物理也則人倫物理而已矣二氏之言虛無寂滅也則虛無寂滅而已矣無所為禩祥瑞應劫運往來之說也何休鄭元之治經術京房襄楷郎顛張衡之論治道始以鬼魅妖孽之影響亂

六籍而上動天子下鼓學士曰此聖人之本天以治人也於是二氏之徒歆其利而後曰吾師老子亦言之矣吾師聖書亦言之矣羣然興為怪誕之語以誘人之信從而後盜賊藉之以起儒者倡之二氏和之妖人挾之罪魁戎首將誰歸哉齊桓晉文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盜賊挾聖人以惑百姓天子之權下移於庶人所挾者亦移焉而盜賊汎濫乎數千年而不息禍亦烈矣端本之治治佛老而猶非本也儒而言災祥言運會妖之始也三代之聖人殺而勿赦者而後之君子從而尊之以加一倍之小術測興亡使與通書正蒙相雜以立教關邪者容勿辯乎

漢書卷八

天

用兵之道服而舍之自三代之王者以迄五霸皆以此而綏天下唯其為友邦也王者以理相治霸者以威相制理伸威勝而志得滅之不義屠之不仁舍其服而天下自不敢復競封建圯以庶人而稱兵抗天子豈此謂哉朱儁曰秦項之際民無定主賞附以勸來者此後世之權術不可與三代並論故以曹操之猜而關羽之降非其誠款操猶聽其來去而不加害或者乃欲於盜賊敗困之餘乞降而受之其不然審矣敗而誅之不可勝誅而姑予以生使知懼而感我之不殺或猶知悔也且非可施於渠帥者也矧其魁赦其餘黨自我貸之固不可予以降之名也予以降

之名抑將授以降之賞猶然尊高於眾人之上而人胡不盜以黃巾之徧天下也不數年而定漢雖亡不亡於黃巾之手則朱儁之所持者定矣不可以三代之法處秦項之際況可以處逆民之弄兵以抗國而毒民者乎庸臣懦將釀無窮之禍有識者勿爲所亂也

孫堅之欲誅董卓也張廷珪之欲殺安祿山也論者惜其不果而終以長亂張讓等爲蠹賊於中李林甫楊國忠相繼股削於國微卓而漢必亡微祿山而唐必亂夫豈二賢之果足以移天而沸海乎何進不召卓而卓何逞元宗不寵祿山而祿山何藉逆未善而以疑殺人且不勝其殺矣

讀通鑑論卷八

三

是故後事之論懲其末而弗戒其本智者所弗尙也先主勸曹操殺呂布而爲操勁敵者先主也孫堅之沈鷲而懷遠圖夫豈出卓下哉張溫弗假以威福而使卓相制非無意計焉不幸而卓惡成未可以咎溫之不豫矣漢之將亡有可爲社稷臣者乎朱儁盧植王允未足以當之唯傅燮乎討黃巾而有功趙忠欲致之而予以侯封燮不受也當其時有軍功而拒宦寺非直賞不及焉還以受罪故盧植辱於檻車王允幾於論死皇甫嵩奪其印綬燮拒忠而忠弗能挫憚其名而弗敢害燮之德威讐權奄而制之也大矣燮之拒忠也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

守正而不競安命而不爲已甚之辭坦夷以任天而但盡其在己自以雅量沖懷適然於寵辱之交而小人莫能窺其際其在漢陽也曰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人之祿又欲避其難乎方且自遜以引身之不早而不待引亢爽之氣以自激其必死之心夫如是豈小人之所可屈又豈小人之所可傷哉若燮者託以六尺之孤正色從容而鎮危亂植也備也允也智勇形而中藏淺固不足以測燮之涯量矣故知燮非徒節義之士也允矣其可爲社稷之臣矣

讀通鑑論卷八

三

王芬欲乘靈帝北巡以兵誅諸常侍廢帝立合肥侯使其成也亦董卓也天下且亟起而誅之其亡且速於董卓卓擁彊兵專征討有何進之召爲內主廢辨立協在大位未定之初協慧而欲立之者又靈帝之志也然且不旋踵而關東興問罪之師矣芬以斗筲文吏猝起一旦劫二十二年安位之天子廢之而立疏族力弱於卓名逆於卓人之問罪也豈徒如卓而已乎況其輕躁狂動而必不能成也乎曹操料其敗以止其廢立之妄非其智之過人也皎然非非禍福之殊途有心有目無不能辨也夫芬之狂何以迷而不覺也哉陳蕃之子逸從史之而襄楷以其術惑之也故有積憤者不可與圖萬全之術挾技術者不可與謀

休咎之常陳逸有不戴天之恨身與俱碎而不恤其志可也而不可從也若襄楷者昂首窺天而生覬覦君子之遠之也夙矣此擇交定謀者之不可不知也

何進輔政而引袁隗同錄尚書事隗之望重矣位尊矣權盛矣紹及術與進同謀誅宦官而隗不能任進召董卓曹操陳琳鄭泰盧植皆知必亂而隗不能止董卓廢置農立陳留以議示隗而隗報如議猶然尸位而為大臣廉恥之心蕩然矣然且終死於卓之手而滅其家故夫有恥者非以智也而智莫智於知恥知恥而後知有己知有己而後知物之輕知物之輕而後知人之不可與居而事之不可

讀通鑑卷八

七

以不斷故利有所不專位有所不受功有所不分禍有所不避不知恥而避禍是夜行見水而謂之石不濡其足不止也以疲老荏弱之情內不能知子弟之桀驁外不知姦賊之雄猜自倚族望之隆優游而圖免而可謂有生人之氣乎東漢之有袁氏與有楊氏也皆德望之巨室世為公輔而隗與彪終以貪位而捐其恥心叔孫豹曰世祿也非不朽也信夫不朽有三唯有恥者能之隗與彪其朽久矣輕重之勢若不可返返之幾正在是也而人弗能知也宦寺之禍彌延於東漢至於靈帝而蔑以加矣黨人力抗之而死竇武欲誅之而死陽球力擊之而死後孰敢以身蹈

水火而姑為嘗試者然天下之盜蠹起指數之而挾以為名四海窮民受其子弟賓黨濫大官大邑以肢削無餘者皆詛呪而望其速亡誅殺禁錮之子孫宗族不與其戮天日而願與並命者日含憤以求一旦之報士大夫苟非其黨不獲已而俯出其下者畜惡怒以俟天誅之期桀紂幽厲以聖帝明王之冢裔正位為天下君而卒至隕滅況此無賴之刑人其能長此而無患乎故極重而必返夫人而可與知也夫既夫人而可與知則一旦撲之如烈風吹將盡之鎗甚速而易必矣陳琳曰此猶鼓洪鑪燎毛髮曹操曰誅其元惡一獄吏足矣而何進若持方寸之刃以擬猛

讀通鑑卷八

七

虎其呼將助也不擇人其撓敗也無決志袁紹以豪傑自命為進謀主且憂危展轉而無能為計而遣鮑信募泰山之甲丁原舉孟津之火甚且召董卓以犯宮闕進之心膽失據而紹無能輔也曹操笑而袁紹憂其智計之優劣於斯見矣所以然者進以外戚攻宦官人懲竇氏之禍無為傾心一也進之所恃者何后舉動待后而後敢行以婦人而敵宦官智計不及而多為之蠱二也袁隗身為大臣而疲庸尸位無能以社稷自任三也鄭泰盧植初起於田間任淺望輕弗能為益楊彪黃琬無以大殊於袁隗四也袁紹兄弟包藏禍心乘時構亂而無戮力王室之誠五也曹

操識之明持之定而志懷叵測聽王室之亂居靜以待動
視何進之迷而但以一笑當之六也皇甫嵩蓋勳顧名義
而不欲狂逞進躁迫而不倚以爲腹心七也具此七敗之
形勢以誅宦者而固非其所堪雖欲禍之不中於宗社其
將能乎夫內懷奪柄之心外無正人之助若何進者不足
論已已往之覆轍爲將來鑒凡皇天之所弗予志士仁人
之所弗予天下之民受制於威受餌於利人心所不戴以
爲尊親而苛暴淫虐日削月靡孤人子寡人妻積以歲月
而淫逞不收若此者其滅其亡皆旦夕之閒河決魚爛而
不勞餘力智者靜以俟天勇者決以自任勿爲張皇迫遽

讀通鑑論卷八

五

而驚爲回天轉日之難也存乎其入而已矣彼曹操者固
嘗晏坐而笑之矣况其秉道以匡夫不爲操者乎
史紀董卓之辟蔡邕邕稱疾不就卓怒曰我能族人豈懼
而應命此殆惜邕之才爲之辭以文其過非果然也卓之
始執國柄亟於名而借賢者以動天下蓋汲汲焉除公卿
子弟爲郎以代宦官弔祭陳寶復黨人爵位徵申屠蟠推
進黃琬楊彪荀爽爲三公分任韓馥劉岱孔伷張邈爲州
郡力返桓靈宦豎之政竊譽以動天下蔡邕首被徵豈其
禮辭不就而遽欲族之哉故以知卓之未必有此言也且

使卓而言此矣亦其粗獷不擇一時興發之詞而亦何足
懼哉申屠蟠不至晏然而以壽終矣袁紹橫刀揖出推節
上東門而弗能迫殺之矣盧植力沮宏農王之廢而止於
免官迥然以去矣鄭泰沮用兵之議異辭而解矣朱儁黃
琬不欲遷都而皆全身以退矣邕以疾辭未至如數子之
決裂而何爲其族邪狂夫之言一怒而無餘卓之暴市井
亡賴之謫言也而何足懼邪邕之始爲議郎也程璜之毒
陽球之酷可以指顧殺人而邕不懼累及叔質幾同駢首
以死而不懼何其壯也至是而餒矣亡命江海者十二年
固貞人志士義命自居之安土也宦官之怨憤積而快志

讀通鑑論卷八

五

於一朝光鉗之危辱深而圖安於晚歲非懼禍也誠以卓
能矯宦官之惡而庶幾於知己也於是而其氣餒矣以身
殉卓貽玷千古氣一餒而卽於死亡復誰與恤其當年之
壯志哉君子之立身期於潔己其出而事君也期於精國
恩怨去就非有定也禍在宮闈則宮闈吾所亟違也禍在
闈宦則闈宦吾所亟違也禍在權姦則權姦吾所亟違也
推而至於僭竊之盜賊攘奪之夷狄皆冰炭之乍投而沸
薰猶之逆風而辨也所疾惡者在此而又在彼矣氣運移
而貞邪忽易違之於此而卽之於彼是逃虎而抱蛇舍砒
而含鴆也能終始數易而不染者其唯執志如一而大明

於義之無方者乎而邕不能也始終之怨毒宜豎而已此外而藝弒之巨憝不辨矣非不辨也已私未忘而寵辱之情移於衰老也則一往之勁直烏足以定人之生平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介於石貞之至也不終日見幾而無執一之從違乃以保其貞也邕勿論矣欲養浩然之氣日新其義而研之以幾其尚以邕為戒乎

申屠蟠微而不至論者謂之知幾幾者事之徵吉凶之先見者也漢之亡天下之亂董卓之不可與一日居有目者皆見有耳者皆聞自非蔡邕之衰老僭迷孰不知者而何謂之幾邪乃若蟠之不可及也則持志定而安土之仁不

讀通鑑論卷八

三

失也卓之徵名賢也蔡邕畏之矣荀爽畏之矣人勸蟠以行蟠笑而不荅人不可與語也志不自內也夷然坦然而險阻消蟠豈中無主而能然哉故知其志定而安土之仁不失也士苟貞志砥行以自尚於物無徇焉於物無侮焉則虎狼失其暴蝮蛇失其毒天下之穰穰而計禍福者皆足付一笑而已故莊子曰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而不熱豈有神變不測者存乎貧而安犯而不投子孫不累其心避就不容其巧當世之安危生民之疾苦心念之而不嘗試與謀文章譽望聽之後世而不取於自旋其止如山其涵如水通古今參萬變以自純則物所不得而辱

矣此安土之仁所謂即體以為用者也蟠庶幾矣何以知之以其笑而不荅知之也而漢人猶謂之曰知幾者邕與爽其僅謂之不知幾也與

讀通鑑論卷八

三

讀通鑑論卷八終

讀通鑑論卷九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議

獻帝

有詭譎鷙悍之才在下位而速覲非望者其滅亡必速故
王莽董卓李密朱泚俱不旋踵而殄又其下者則為張角
黃巢方臘之妄以自殲而已矣其得大位雖奪雖僭而猶
可以為數十年人民之君長傳之子孫無道而後亡則必
其始起也未嘗有窺竊神器之心而奮志戮力以天下之
禍亂為己任至於功立威震上無駕馭之主然後萌不軌
之心以不終其臣節而獵大寶得天下而不可以一日居

未有或爽者也關東之起兵以誅董卓也自袁紹始紹之
抗卓也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其志可知已及其集山東
之兵聲震天下董卓畏縮而劫帝西遷以避之使乘其播
遷易潰之勢速進而撲之卓其能稽天討乎乃諸州郡之
長連屯於河內酸棗躊躇而不進其異懦無略者勿論也
袁紹與術始志銳不可當而猶然棲遲若此無他早懷覲
覲之志內顧卓而外疑羣公且幸漢之亡於卓而已得以
遲也於斯時也蹶起以與卓爭死生曹操孫堅而已操曰
董卓未亡之時一戰而天下定使一戰而天下定操其能
獨有天下乎既敗於滎陽且勸張邈等勿得遲疑不進失

天下望而遲等不用操乃還軍當斯時操固未有擅天下
之心可知也以操為早有擅天下之心者因後事而歸惡
焉爾孫堅之始起斬許生而功已著參張溫之軍事討邊
章而名已立非不可傑立而稱雄也奮起誅卓先羣帥而
進屯陽人卓憚之而與和親乃曰不爽汝三族懸示四海
吾死不瞑目獨以孤軍進至雒陽掃除宗廟修塞諸陵不
自居功而還軍魯陽當斯時也可不謂皎然於青天白日
之下而無慚乎故天下皆舉兵向卓而能以軀命與卓爭
生死者堅而已矣其次則操而已矣豈袁紹等之力不逮
操與堅哉操與堅知有討賊而不知有他非紹術挾姦心

讀通鑑論卷九

以養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
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堅得其一堅之子孫且後操而亡堅
之正猶愈於操之速易其心者多矣故天下非可以一念
興而疾思弋獲者也漢高之入關中思亡秦而王關中耳
項羽弑義帝而後有一天下之心劫業之永天所佑也董
卓死李郭亂袁紹擅河北而忘帝室袁術竊劉表僭獻帝
莫能取而後曹操之篡志生曹操挾天子夷袁紹降劉琮
而後孫權之割據定是操之攘漢袁紹貽之堅之子孫僭
號於江南曹操貽之也謂操與堅懷代漢之心於起兵誅
卓之日論者已甚之說豈諒人情揆天理知興廢成敗之

定數者乎以詭譎之智勢悍之勇乘閒抵巇崛起一朝而
即思天位妄人之尤者爾而何足以臨臣民貽子孫邪孟
子曰五霸假之也假之云者非己所誠有假借古人之名
義信以為道之謂非心不然而故竊其迹也無其學無其
德則假矣名與義生於乍然之心者固非偽也王莽之於
周公張弼之於老聃不可謂之假也當曹操不受驍騎校
尉之職東歸合眾進戰滎陽而孫堅起兵長沙進屯魯陽
拒卓和親之日而坐以窺竊神器之罪則張弼黃巢方臘
可以勦業貽子孫而安祿山朱泚苗傅劉正彥尤優為之
矣誅非其罪而徒以長姦深文之害世教烈矣哉

讀通鑑論卷九

三

蔡邕之愚不亡身而不止愚而寡所言動者困窮而止愚
而欲與人家國神人之大則人怒神恫而必殺其軀邕之
應董卓召而歷三臺此何時也帝后弑天子廢大臣誅夷
劫帝而遷宗廟燒陵寢發人民駢死於原野邕乃建議奪
孝和以後四帝之廟號舉三代興革之典禮於國危如綫
之日從容而自衒其學術何其愚也而不但愚也漢之宗
社岌岌矣諸廟之血食將斬矣夫苟痛其血食之將斬諱
先祖之惡而揚其美以昭積功累仁之允為元后也猶恐
虛名之無補乃亟取和帝之涼德不足稱宗者而播揚之
是使姦雄得據名以追咎曰是皆不可以君天下者而漢

世宜矣此則人怨神恫陷大惡而不造者也以情理推之
邕豈但愚而已哉邕之見鉗而亡命靈帝使之然也四帝
可宗則靈帝亦可宗矣邕蓋欲修怨於靈帝而豫窒其辨
宗之路邕於是而無君之心均於董卓王允誅之不亦宜
乎董卓曰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邕固曰劉氏之祖
考不足復尊其情一也故曰邕非但愚也雖然神其可欺
神其可憫乎則亦愚而已矣

讀通鑑論卷九

四

不受操知之矣故但自仰西向之志而不待為慮計於是
而知操之視紹其優劣相去之遠也操非果忠於主者而
名義所在昭然繫天下之從違固不敢犯也未有犯天下
之公義而可以屈羣雄動眾庶者也或曰復紹之議亦惡
乎非義哉春秋之法君弑而為弑君者所立則正其為篡
梁冀弑質帝而桓立董卓弑宏農王而獻立獻不正乎其
為君則關東諸將欲不奉獻為主而立虞惡乎不可曰執
春秋之法以議桓帝之不正其始得矣帝方以列侯求婚
於梁氏趨國門而承其隙未嘗無覬覦之心焉則與與
乎弑者同乎賊使有仗大義以誅冀者桓帝服罪而廢焉

宜也且順桓之際漢方無事而不亟於求君也若獻帝之
立年方九歲何進之難徒步郊野漢不可一日而無君帝
自以明了動卓之欽仰委農廢振己以立未能誓死以固
辭幼而不審無大臣以匡之而卓之凶饒且固曰劉氏種
不復甞則舍己以延一綫之祀是亦義也而況其在幼冲
乎袁紹遷董卓之怨以怒帝其為悖逆也明甚操知之審
而曰我自西向知帝之可以繫人心劉虞雖賢無能遙起
而奪之也桓帝之誅冀以嬖寵之怨而不忌其弑主之逆
董卓之誅則已正名之為賊矣以賊討卓則宏農之大讐
已復獻帝可無慙於踐阼矣視晉景魯定而尤正焉而何

容苛責之也

讀通鑑論卷九

五

所謂雄桀者雖懷不測之情而固可以名義馭也明主起
而馭之功業立而其人之大節亦終賴以全惟貪利樂禍
不恤名義者為不可馭之使調良明主與為彭越盧芳以
自罹於誅而已不然則亂天下以為人先驅身殫家亡而
國與俱敝曹操可馭者也袁紹不可馭者也起兵誅卓之
時操與孫堅戮力以與卓爭生死而紹晏坐於河內孫堅
攻復雒陽乘勝以攻卓在旦晚之間也而紹若罔聞關東
諸將連屯以偕處未有讐也而紹首禍而奪韓馥之冀州
先諸將而內訌者無賴之公孫瓚也而紹誘之以首難然

則昔之從與何進以誅宦官知進之無能為而欲乘之以
偏漢爾進不死紹固不容之而陳爾又豈得終有天下乎
鮑信曰袁紹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孫堅曰同舉義兵將
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將誰與戮力雖有漢高光
武欲收紹而使效奔走必不得也李密之所以終死於叛
賊也自其後事而觀之則曹操之篡成罪烈於紹而操豈
紹比哉諸將方爭據地以相噬操所用力以攻者黑山白
繞也兖州黃巾也未嘗一矢加於同事之諸侯其據兖州
自稱刺史雖無殊於紹而得州於黃巾非得州於劉岱也
擊走金尚者王允之賞罰無經有以召之也然則獻帝而

讀通鑑論卷九

六

能中興操固可以北面受賞而不獲罪於朝廷而不軌之
志戢矣紹據兵河北以與操爭天下而操乃據兖州以成
爭天下之勢紹導之操乃應之紹先之操乃乘之微紹之
逆操不先動雖操之雄桀智計長於紹哉抑操猶知名義
之不可自我而干而紹不知也然則雖遇高光之主紹亦
為彭越盧芳而終不可馭身死家滅而徒為人先驅貪利
樂禍習與性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孫堅之因袁術也猶先主之因公孫瓚也固未可深責者
也漢高帝嘗因項梁矣唐高祖下李密而推之矣以項氏
世為楚將而密以蒲山公之後為天下所矜也天下之初

亂也人猶重虛名以為所歸故仲師道衰老無能為而金人猶憚之袁氏四世五公之名烜赫宇內孫堅崛起不能不藉焉彼公孫瓚之區區徒憐眾張耳昭烈且為之下而況術乎夫堅豈有術於心中者哉賊未討功未成以長沙疏遠之守為客將於中原始孫術以立大勳而速背之則術必懷慧壽以撓堅之為進與卓為敵而退受術之掣劉虞懷忠義而死於公孫瓚職此蘇也使堅不死得自達於長安肯從術以逆終而為亂賊之爪牙乎劉表之收荆州也卓之命也眾皆討卓而表不從表有可討之罪焉因袁術之隙而為之討表實自討也若堅者雖不保其終之

讀通鑑論卷九

七

戴漢而固未有瑕也與術比而始從之惡足以病堅哉管甯在遼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勿見或以甯為全身之善術豈知甯者哉王烈為商賈以自穢而逃公孫度長史之辟命斯則全身之術而甯不為也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廢者學也舜禹不以三苗為憂而急於傳精一周公不以商奄為憂而慎於踐籩豆見之功業者雖廢而短存之人心風俗者雖狹而長一日行之習之而天地之心昭垂於一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達於一人其用之也隱而搏抗清剛粹美之氣於兩開陰以為功於造化君子自

竭其才以盡人道之極致者唯此為務焉有明王起而國之效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獨握天樞以爭剝復功亦大矣蘇此言之則漢末三國之天下非劉孫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苟悅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隋持之也甯之自命大矣豈僅以此為禍福所不及而利用手邴原持清議而甯戒之日潛龍以不見成德不見而德成有密用也區區當世之得失其所矜而不忍責略而不足論者也白日之耀非鎧燭之光也甯誠潛而有龍德矣豈僅自全身而已乎

讀通鑑論卷九

八

存乎首謀誅卓者袁紹是固有異志焉而不可任者也曹操獨進滎陽雖敗河志可旌孫堅首破卓而復東都冀除宗廟修治陵園雖死而其子策可用也急召而錄其功以相輔於內催汜失主而氣奪安敢側目以視允乎區區一宋翼王宏催汜且憚之而不敢加害於允而況操與策也允之倚翼與宏皆其所私者也操與策非其所能用者也而又以驕氣乘之不亡何待焉或曰操非可倚以安者允而召操則與何進之召卓也何以異此又非也進不能誅宦官而倚卓進客而卓主矣允之誅卓無假於操而威大振操雖委賞之以功旌之以能緩之以德東之以法操且

熟計天下而思自處故王芬之謀劉虞之議必規避之而不敢以身爲逆當此之時眾未盛成未張允以談笑滅賊之功臨其上而駕御之操抑豈敢蹈卓之覆軌乎策方少英銳之氣誘掖之以建忠勳也尤易而奚患召之爲後害哉允非其人也智盡於密謀而量不足以包英雄而馴擾之加以驕逸而忘無窮之隱禍其周章失紀而死於逆臣不能免矣東召孫曹而西屬涼州之兵於皇甫嵩則二袁劉表公孫瓚不足以逞二袁劉表公孫瓚不逞而曹操亦無藉以啓跋扈之心天下可定也况李傕郭汜之區區者乎

讀通鑑論卷九

九

馬日磾趙岐之和解關東也誰遣之於時李傕郭汜引兵向關神拂戰死天子步出宣平門王允宋翼王宏駢死闕下宮門之外皆仇敵也而暇念及於袁劉公孫不輯於千里之外邪故知非獻帝遣之惟汜遣之也關東諸將之起以誅卓起惟汜卓之部曲也其引兵犯闕以報卓之讐爲解呂布東走而惟汜安能不憂誅卓之師浸加於己哉欲求款於關東而恐其見拒則姑以天子之詔爲和解之迂說亦其雖爲卓報仇而於關東則均爲王臣無異志也此不款和而妙爲款和者也劉表則自刺史而牧矣曹操上書而優而使之歸矣徵朱儁爲太僕矣皆惟汜以求免於

關東之善術也嗚呼日磾岐爲漢之大臣而受賊之羈絡以聽其隨指其頑鄙而不知恥亦至是哉夫與賊同立於朝所難者不能自拔耳二子者幸而得銜命以出是溫嶠假手以圖王敦之機會也紹術瓚表雖懷異志而朱儁曹操劉虞孫策夫豈不可激厲入援以解天子之困危而命之曰和解則以和解畢事曾不知有問及中朝者二子將何辭以答也故遣日磾岐者惟汜也奔走於諸將之間覲獻以嚙噬者爲惟汜效也爲天下賤不亦宜乎

讀通鑑論卷九

十

之也謙別將掩襲曹嵩而殺之謙可謝過曰不知然使執殺嵩者歸之於操使變割而甘心焉則操亦無名以逞乃視嵩之死若獵人之射麋鹿分食其肉而不問所從來亦何以已暴人之怒哉且操之擊謙也以報私讐而未嘗無可託之公義也李傕郭汜稱兵向闕殺大臣脅天子人得而誅者也謙首唱誅逆之謀奉朱儁以伐逆而戴主惟汜以大僕餌儁以牧餌謙其力弱而畏我也可見矣知其弱懼其餌儁雖志義不終而謙自可奮興以致討乃聽王朗之謀遂寵於賊臣而受州牧之命則欲辭黨逆之誅而無所追操執此以告天下而天下孰爲讓者乎蓋謙之爲

謙也貪利賴寵規矧睫而迷禍福者也然則曹嵩之輔重謙固垂涎而假手於別將耳吮鋒端之蜜罽及生靈者數十萬人貪人之毒可畏也夫

國家積敗亡之道以底於亂狡焉懷不軌之志思獵得之者眾矣而尚有所忌也天子不成乎其為君大臣不成乎其為臣授天下以必不可支之形而後不軌者公然軋奪而無所忌關東起兵以誅卓而無效死以衛社稷之心然固未敢逞其攘奪也至於卓既伏誅王允有專功之心而不與關東其功名可收以為用者勿能用可制之不為賊者弗能制而關東之心解矣允以無輔而亡李催郭汜以

漢通鑑卷九

十一

無憚而訂允死而天下之心遂為之裂盡李郭殺大臣脅人主關東疾視而不問馬日磾趙岐之庸鄙受一凶之意旨以和解行而實為逆賊結連衡之奸然後關東始堅信漢之必亡於是而曹操上書之情非復榮陽之志矣孫堅即不死而不保其終策以孤立之少年走劉繇逐王朗殺許貢跳躑於江東矣張邈陶謙呂布劉備互相攻而不戢矣二袁之思移漢鼎以歸己又顯著其跡矣環視一獻帝而置之若存若亡之間以無難終其臂而奪之嗚呼遲之十餘年而分崩之勢始成天下何嘗亡漢而漢自亡尚孰與憐之而興下泉苞稂之患者乎王允非定亂之人也馬

日磾趙岐則手授天下於羣雄者也漢之終亡終於此也亂天下者託於名以逞其志故君子立誠以居正而不競以名則託於名者之偽露以敗而君子伸亂天下者並其名而去之不思則能顧名以立事者雖非其誠而志欲伸無可為名者莫能勝也管蔡內挾孺子外挾武庚以為名非無名也自不可敵周公之誠也項羽立義帝而弑之並其名而去之矣漢高為帝發喪名而已矣而天下戴之以誅羽之不義使義帝而存漢高之能終事之也吾不敢信然而以討項羽則有餘故胡氏曰與其名存而實亡愈於名實之俱亡此三代以下之天下名為之維持也大矣袁

漢通鑑卷九

十一

紹不用沮授之策聽陷于瓊而不迎天子於危困之中授曰必有先之者而曹操果聽荀彧迎帝以制諸侯夫無君之心操非殊於紹也而名在操故操可以制紹而紹不能勝操操之勝也名而已矣雖然名未易言也名而可以徒假與則紹亦何憚而不假道于瓊曰今迎天子動則表關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故曹操遷許以後外而袁紹取太尉之命內而孔融陳王畿之制董承劉備伏完金禕交起而思誅夷之入見殿中汗流浹背以幾幸於免與紹之恣睢河北唯意欲為而莫制者難易之勢相懸絕也苟不恤其名而唯利是圖則道于瓊之言安知其不長於荀彧

哉假令衣帶詔行曹操授首於董承伏完金神之
或之謀豈不適為瓊笑而非然也出天子於棘籬
中猶得奉宗廟者二十餘年不但以折羣雄之僭
即忠義之士懷憤欲起而人情之法就尙且疑且
信而不決於從也瓊之情唯利是圖受天下之惡
名而不恤紹是之從欲不亡也得乎名與利相違
者也實與名末相違而始相合也舉世驚於名而
忠孝之誠薄舉世趨於利以舍名而君臣父子之
秩敘遂永絕於人心故名者延夫人未絕之秉彝
於三代之下者也夫子於衛輒父子之際他務未
遑而必先正名蓋有不得已焉耳

讀通鑑論卷九

三

劉先主之刺豫州因陶謙也其兼領徐州亦因陶謙也二
袁曹操皆受命於靈帝之末呂布劉表亦拜爵王廷而出
者唯先主未受命也而不得不困人以興始因公孫瓚繼
因陶謙周旋於兩不足有爲者之左右而名不登於天府
是以屢出而屢敗孔北海知之已夙而何爲不歸於王廷
北海之疏也敗於呂布而歸許然後受命而作牧望乃著
於天下以義揆之則受陶謙之命兼領二州其始不正故
終不足以動天下而興漢亦始謀之不臧哉及其爲左將
軍受詔誅操而出奔乃北奔於袁紹託非其人矣而非過
也何也既已受命誅操則許都之命制自操者義不得而

受也結孫權而分荆奪劉璋以收益可以不受命矣可不
受命而制自己故雖不足以興漢而終奄有益州以成鼎
足之形使其於陶謙授徐之日早歸命宗邦誅催汜以安
獻帝紹與操其孰能禦之而計不及此孔北海亦莫之贊
焉徒與袁術呂布一彼一此爭衡於徐豫之間惜哉
張巡守睢陽食盡而食人爲天子守以抗逆賊卒全江淮
千里之命君子猶或非之臧洪怨袁紹之不救張超困守
孤城殺愛妾以食將士陷其民男女相枕而死者七八千
人何爲者哉張邈兄弟黨呂布以奪曹操之兗州於其時
天子方蒙塵而寄命於賊手超無能恤彼其於袁曹均耳

讀通鑑論卷九

十四

洪以私恩爲一曲之義奮不顧身而一郡之生齒爲之併
命殆所謂任俠者與於義未也而食人之罪不可追矣天
下至不仁之事其始爲之者未必不託於義以生其安忍
之心洪爲之巡效之而保其忠於是而朱粲之徒相因以
起浸及末世凶歲之頑民至父子兄弟夫妻相噬而心不
賊而人之視蛇蛙也無以異又何有於君臣之分義哉若
巡者知不可守自刎以徇城可也若洪則姑降紹焉而未
至喪其大節憤興而憎毒至不仁而何義之足云孟子曰
仁義充塞人將相食夫楊墨固皆於道有所執者孟子慮
其將食人而亟拒之臧洪之義不足與於楊墨而禍烈焉

言其罪而誅之豈或貸哉

董承潛召曹操入朝操至而廷奏韓述楊奉之罪誅罪賞功於褒死節而漢粗安惜哉承之行此也晚而王允失之於先也當斯時也漢之大臣死亡已殆盡矣天子徒步以奔而威已殫矣從官采梠餓死而士大夫之氣已奪矣故董昭謀遷帝於許尚懼眾心之不厭而卒無有一言相抗者若當董卓初誅之日廷猶有老成之臣人猶堅戴漢之心劉虞懷忠於北陲孫堅立功於雒陽相制相持而允之忠勳非董承從亂之比操亦何敢遽睥睨神器效董卓之狂愚乎王允坐失之董承不得已而試為之為之已晚而

讀通鑑論卷九

五

無救於漢之亡然而天下亦自此而粗定觀於此而益為允惜誠可惜而已矣

范增之欲殺沛公孫堅之欲殺董卓為曹操謀者之欲殺劉豫州王衍之欲殺石勒張九齡之欲殺安祿山自事後而觀之其言驗矣乃更始殺伯升而國終亡司馬氏殺牛金而家終易故郭嘉之說曹操勿徒受害賢之名而曹操笑曰君得之矣有識者之言非凡情可測也人之欲大有為也在己而已矣未有幸天下之不肖而已可攘賢而自大者也苟可以大有為則雖有英雄無能為我難也苟未可以有為則天之家傑者不再生也待獺以敗魚

待鴟以敗雀此封建之天下為然爾起於紛亂之世而欲成大業非能屈天下之英雄不足以建非常之業忌英雄而殺之偷勝天下之庸流以為之雄長則氣先衰而忽有開起之英豪乘之於意外則神沮志亂而無以自持若此者曹操之所不屑為而況明主之以道勝而容保無疆者乎盡己而不憂天下之我勝君子之道而英雄繇之不能歸於君子之道而足為英雄者未之有也

讀通鑑論卷九

末

之塞未能北向以爭權其約之以共滅曹氏者袁紹也紹亦何愈於操哉紹與操自靈帝以來皆有兵戎之任而表出自黨錮固雖容諷議之士爾荆土雖安人不習戰紹之倚表而表不能為紹用表非戡亂之才何待杜襲而知之表亦自知之矣躊躇四顧於袁曹之間義無適從也勢無適勝也以詩書禮樂之虛文示閒暇無爭而消人之忌表之為表如此而已矣中人以下自全之策也不為禍先而僅保其境無袁曹顯著之逆無公孫瓚樂殺之恩故天下紛紛而荆州自若迨乎身死而子孫舉士以降操表非不慮此而亦無如之何者也杜襲之語繁欽曰全身以待時

變所待者曹操耳欽與王粲則遊官爵醜樂之歡於曹丕者也夫豈能鄙表而不屑與居者哉諸葛公僑居其土而云此中足士大夫遨遊亦唯表之足以安之也天下無主而徒以責之表乎

呂布不死天下無可定亂之機昭烈勸曹操速殺之此操所以心折於昭烈也當時之競起者眾矣孫堅以戡亂為志者也劉焉妄人也而偷以自容劉表文士也而無能自立袁紹雖疏而有略其規恢較大矣狂愚而逞者袁術而猶飾偽以自尊頑悍而樂殺者公孫瓚而猶據土以自全若夫倏彼倏此唯其意之可翼發日暮狂馳而不能自信

漢通鑑論卷九

七

唯呂布獨也而有驍勁之力以助其惡喉之斯前矣激之斯起矣觸之斯開矣蹂躪於中夏而靡所底止天下未甯而布先殪其自取之必然也呂布殪而天下之亂始有乍息之時亂人不亡亂靡有定必矣嗚呼布之惡無他無恆而已人至於無恆而止矣不自信而人孰信之不自度而安能度人不思自全則視天下之糜爛皆無足恤也故君子於無恆之人遠之唯恐不速絕之唯恐不早可誅之則勿恤其小惠小勇小信小忠之區區而必誅之而後可以名不辱而身不危與無恆者處有家而家毀有身而身危乃至父子兄弟夫婦之不能相保論交者通此義以知擇

三人行亦必慎之哉

漢武昭之世鹽鐵論興文學賢良競欲割鹽利以歸民為寬大之政言有似是而非仁義之實者此類是也夫割利以與民為窮民言也即在瀕海瀕池之民苟其貧弱亦惡能食利於鹽以自潤所利者豪民大賈而已未聞割利以授之豪民大賈而可云仁義也鹽猶粟也人不可一日無者而有異粟則徧海內而生勤者獲之惰者賈之鹽則或懸絕於千里之外而必待命於商賈上司其輕重則雖苛而猶有制一聽之豪民大賈居贏乘虛其以厚取於民者無制而民不得不償故割利以與豪民大賈而民益困王

漢通鑑論卷九

六

者官山府海以利天下之用而有制以不重困於民上下交利之善術也而奚為徇寬大之名以交困國民邪與其重征於力農之民何如取給於天地之產鹽政移於下農民困於郊國計虛於上財不理民非不禁動浮言以談仁義者亦可廢然返矣衛覬曰鹽國之大寶也置鹽官賣鹽以其直市犂牛給民勤耕積粟行之關中而民以綏疆敵以折施及後世司馬懿拒守於秦蜀之交諸葛屢置而懿常裕皆此為之本也觀之為功於曹氏與秦祇均而觀尤大矣

韓嵩智而狡者也劉表舊與袁紹通而曹操方爽天子以

為雄長紹之敵操也人皆知之故杜襲繁欽王粲之徒
曰夕思歸操以取功名嵩亦猶是而已矣嵩之勸表以歸
操明言袁曹之勝敗而論者謂其奉戴漢室過矣嵩之欲
詣許也迫而固持之以緩其與表約曰守天子之命義不
得為將軍死先為自免之計以玩弄表於股掌之上堅辭
不行而待表之相強得志以歸面折表而表不能殺亦陳
珪之故智而嵩持之也尤堅表愚而人去之操巧而人歸
之以中二千石廣陵守遂珪之志以待中零陵守遂嵩之
志珪與嵩之計得而呂布劉表之危亡繫之矣二子者險
人之尤也豈得以歸漢為忠而予之

漢書論卷九

十九

董承受衣帶詔與先主謀誅曹操乘操屯官渡拒袁紹之
日先主起兵徐州勢孤而連和於袁紹勿論待人者不足
以興即令乘閒而誅操紹方進而奪漢之權先主董承其
能制紹使無效操之尤而彌甚乎不能也然則此舉也亦
輕發而不思其反矣董承者與亂相終始無定慮而好逞
其意計者也前之召操與今之連紹出一軌而不懲弗責
矣先主亦慮不及此而輕為去就何以為英雄哉夫先主
之於此則固有其情矣其初起也因公孫瓚因陶謙雖為
州牧而權藉已微固不能與袁曹之典兵於靈帝之世與
於誅賊之舉者齒故旋起旋墮而姑託於操及其受左將

軍之命躬膺天子之寵任而又承密詔以首事先主於是
平始得乘權而正告天下以興師曹操之必篡心知之矣
袁紹之為逆亦心知之矣脫於操之股掌東臨徐豫孤倡
義問以鼓人心乘機而興不能更待紹不可連而連之姑
使與操相持已因得以收兵略地為東向之舉而有餘以
制羣雄先主之志如此而已初未嘗倚紹以破操而幸紹
之能戴漢以復興也董承種輯亦恐足以知其懷來哉故
許先主以純臣而先主不受也其於獻帝特不如光武之
於更始而豈信其可終輔之以盪羣凶乎故連和於紹而
不終未嘗恃紹也操即滅紹即勝先主亦且出於事外而

漢書論卷九

二十

不屑為紹用先主之東操心悔之而不懼紹遺應之而不
堅亦已知之矣他日稱尊於益州此為權輿特其待操之
策而後自立焉故不得罪於名教而後世以正統加之亦
可勿媿焉
曹操東攻先主田豐說紹乘閒舉兵以襲其後紹以子疾
辭豐而不行紹雖年老智衰禽憤愛重豈至以嬰兒病失
大計者且身即不行命大將統重兵以臨之亦詎不可而
紹不爾者紹之情非豐所知也操東與先主相距而紹乘
之操軍必驚駭潰歸而先主追躡之操且授首先主誅操
入許而攤帝紹之逆不足以逞而連與先主爭權故今日

弗進亦猶昔者擁兵冀州視王允之誅卓而不爲之援其謀一也豈徒紹哉先主亦固有此情矣紹之興兵而南眾未集兵未進雖承密詔與董承約抑可姑藏少待也待紹之進黎陽圍白馬操戰屢北軍糧且置土山地道交攻而不容退乃徐起徐豫之兵亟向許以拒曹之歸操且必爲紹禽而先主遽發以先紹者亦慮操爲紹禽而已攤天子之空質則紹且梟張於外而逼我孤危將爲王允之續矣惟先紹而舉則大功自己以建而紹之威不張紹以此制先主先主亦以此制紹其機一也夫先主豈徒思誅操而縱紹以橫者乎兩相制兩相持而曹操之計得矣急攻先

讀通鑑論卷九

主

主而緩應紹知其陽相用而陰相忌可無俟其合而迫應其分先主惡得而不敗紹惡得而不亡此其機與紹緘之於心非董承之所察而田豐欲以口舌爭之不亦愚乎張魯妖矣而卒以免於死亡非其德之堪也聽閻圃之諫拒羣下之請不稱漢王衛身之智足以保身宜矣嗚呼亂世之王公輕於平世之守令亂世之將相賤於平世之尉丞顧影而自笑夢覺而自驚人指之而嗤其項背鬼瞰之而奪其精魂然而汲汲焉上下相蒙以相尊愚矣哉陳嬰周市之所弗爲張魯能弗爲張魯之所不爲而呂光杜伏威劉豫明玉珍汲汲焉相尊以益其驕駢首就戮而悔

之無及以死亡易一日之虛尊且自矜也人之愚未有如是之甚者也

袁紹之自言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起兵之初其志早定是以董卓死長安大亂中州鼎沸而席冀州也自若紹之亡決於此矣夫欲有事於天下者莫患乎其有恃也已恃之矣謀臣將帥恃之矣兵卒亦恃之矣所恃者險也而離乎險則喪其恃而智力窮坎之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不可久據而上六出乎險矣智非所施力非所使徽纆之繫叢棘之置非人困之矣山國之人出乎山而窮於原澤國之人離乎澤而窮於陸

讀通鑑論卷九

主

失所恃而非所習則如蝸牛之失其廬而死於蟻故袁紹終其身未嘗敢跬步而涉河非徒紹之不敢其將帥士卒睨平原廣野川陸相錯而目眩心煢莫知所措也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在山而用山之智力在澤而用澤之智力已無固恃人亦且無恃心而無不可恃此爭天下者之善術而操猶未能也西至於赤壁東至於濡須臨長江之浩濶而氣奪矣則猶山陸之材而非無不可者也何也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術也非道也術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納則天下之智力其不爲所用者多矣其終疆而奪漢者居四戰之

其特恃力而無河山之可恃以生其驕怠也然則諸葛
勸先主據益州天府之國亦恃險矣而得以存又何也先
主之時豫充雍徐已全為操之所有而荆揚又孫氏三世
之所綏定舍益州而無託焉非果以夔門劍閣之險肥沃
鹽米之藪為可恃而恃之也李特脫劍閣而歎曰劉禪有
此而不知自存夫特亦介晉之亂耳使其非然則亦趙韙
李順而已董璋王建皆乘亂也豈三巴巖險之足以偷安
兩世哉

荀悅仲長統立言於紛亂之世以測治理皆矯末漢之失
也而統為愈悅之言專以繩下而操之已亟申韓之術也

讀通鑑論卷九

三

曹操終用之以成乎嚴迫之政而國隨亡統則專責之上
而戒惰淫以清政教之原故曰統為愈也悅之言曰教化
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
君子之途是也顧其所云正俗者聽言責事舉名察實則
固防天下之胥為小人而督之也故曰申韓之術也統切
切焉以緝私嗜駢邪慾宣淫同惡為戒誠戒此矣越軌改
制之俗上無與倡而下惡淫蕩哉漢之亡也積順桓靈帝
三君之不道而天下相效以相怨非法制督責之所可救
而悅何僅責之於末也雖然統知懲常時之弊而歸責於
君亦不待深識而知其然者也而推論存亡迭代治亂周

復舉而歸之天道則將使曹氏思篡之情亦援天以自信
而長其逆故當紛亂之世未易立言也憤前事之失為之
易偏避當時之忌徇之不覺非超然自拔於危亂之延其
言未有不失者也悅為侍中矣統為尚書郎矣而且得有
言乎哉

諸葛公之始告先主也曰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
軍以向宛雒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其後先主命
關羽出襄樊而自入蜀先主沒公自出祁山以圖關中其
略定於此矣是其所為謀者皆資形勢以為制勝之路也
蜀漢之保有宗社者數十年在此而卒不能與曹氏爭中

讀通鑑論卷九

三

原者亦在此矣以形勢言出宛雒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
兵也欲昭烈自率大眾出秦川而命將向宛雒失輕重矣
關羽之覆於呂蒙固意外之變也然使無呂蒙之中撓羽
即前而與操相當羽其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餘
以敵操而固不足矣宛雒之師挫則秦川之氣竭而惡能
應天下之變乎乃公之言此也以宛雒為疑兵使彼拒我
於宛雒而乘閒以取關中此又用兵者偶然制勝之一策
聲東擊西搖惑之以相牽制乘倉猝相當之頃一用之而
得志耳未可守此以為長策規之於數年之前而恃以行
之於數年之後者也敵一測之而事敗矣謀天下之大而

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善取天下者規模定于大
全而奇正因乎時勢故曹操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馭之
無所不可操之所以自許為英雄而公乃執一可以求必
可非操之敵矣且形勢者不可恃者也荆州之兵利於水
一踰楚塞出宛雒而氣餒於平陸益州之兵利於山一踰
劍閣出秦川而情搖於廣野恃形勢而形勢之外無恃焉
得則僅保其疆域失則祇成乎坐困以有恃而應無方姜
維之敗所必然也當先主飄零屢挫託足無地之日據益
州以為資可也從此而畫宛雒秦川之兩策不可也陳壽
曰將略非其所長豈盡誣乎

讀通鑑論卷九

美

身任天下之重舍悖信而趨事會君子之所賤抑英雄之
所恥也功隳名辱而身以死亡必矣欲合孫氏於昭烈以
其圖中原者魯肅也欲合昭烈於孫氏以其拒曹操者諸
葛孔明也二子者守之終身而不易子敬以借荆資先主
被仲謀之責而不辭諸葛欲諫先主之東伐難於盡諫而
歎法正之死蓋吳則周瑜呂蒙亂子敬之謀蜀則關羽張
飛破諸葛之策使相信之主未免相疑然二子者終守西
平劉表東乞援兵之片言以為金石之固於心而不能自
白變故繁興之日微二子而人道圯矣且以大計言之周
瑜關羽競一時之利或得或喪而要適以益曹操之凶魯

為之謀長慮遠顧非瑜與羽微利之淺圖所可測久矣兵
之初起也羣雄互角而操挾天子四面應之而皆碎此無
異故呂布條彼條此而為眾所同嫉袁術則與袁紹離矣
袁紹則與公孫瓚競矣袁譚袁尚則兄弟相讎殺矣韓遂
則與馬超相疑矣劉表雖通袁紹視紹之敗而不恤矣皆
自相滅以投曹氏之滅之也今所僅存者孫劉而又相尋
於干戈其不內潰以折入於曹操也不能則魯葛定交合
力以與操爭存亡一時之大計無有出於此者晉文合宋
齊以敗楚樂毅結趙魏以破齊漢高連韓彭英布而摧項
已事之師二子者籌之熟而執之固瑜與羽交起而亂之

讀通鑑論卷九

美

不亦悲乎
仲謀之聽子敬不如其信瑜蒙先主之任孔明而終不違
關張之客氣天下之終歸於曹氏也誰使之然也或曰操
漢賊也權亦漢賊也拒操而睦權非義也夫苟充類至盡
以言義則紛爭之世無一人之不可誅矣權逆未成視操
之握死獻帝於其掌中則有間矣韓信請王齊之日寶融
操遲疑之志亦業必其皎皎忠貞如張睢陽文信國而後
可與其事使覈其隱微以求冰霜之操則昭烈不與孔北
海同死而北奔袁紹抑豈以純忠至孝立大節者乎故孫
劉之不可不合二子之見義為己審也其信也近於義而

可終身守者也先主沒諸葛遺修好於吳所惜者肅先亡耳不然倘其有濟也乃其無濟矣二子之悖信固以存人道於變故繁興之世者也

赤壁之戰操之必敗瑜之必勝非一端也舍騎而舟既棄長而爭短矣操之兵眾則騎瑜之兵寡寡則奮故韓信以能多將自詫而謂漢高之不己若也此其一也操乘破袁紹之勢以下荆吳操之破紹非戰而勝也固守以老紹之師而乘其傲也以此施之於吳則左矣吳憑江而守矢石不及舉全吳以饋一軍而糧運於無慮之地愈守則兵愈增糧愈足而人氣愈壯欲老吳而先自老又其一也北

續通鑑卷九

主

來之軍二十萬劉表新降之眾幾半之而恃之以為水軍之用新附之志不堅而懷土思散以各歸其故地者近而易表之眾又素未有遠征之志者也重以戴先主之德懷劉琦之恩故黃蓋之火一熱而人皆駭散荆士思歸之士先之矣此又其一也積此數敗而瑜之明足以見之即微火攻持之數月而操亦為官渡之紹矣知此而兵之所忌與敵之足畏與否也皆可預料而定也

黃權王累嚴顏劉巴之欲拒先主也智在一曲而不可謂智忠在一曲而不可謂忠奚以明其然也張松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因張魯以取蜀誰能禦之諸欲拒先主者曾

有能保蜀而不為操所奪乎亡有術也鍾繇之兵已向張魯危在旦夕而璋以柔懦待之奪於曹必矣與其奪於曹無如奪於先主則四子者料先主之必見奪以為智知其一曲而不知其大全也非智也四子之於劉焉豈屬耳非君臣也焉雖受命作牧而漢之危亡風波百沸焉勿問焉割土自擅志士之所不屑事者也先主雖不保為漢室之忠輔而猶勤勤於定亂視焉而愈也多矣戴非其主而怙之相依為逆而失名義之大非忠也然則張松法正其賢乎而愈非也璋初迎昭烈二子者遽欲於會襲之忍矣哉君子於此勸璋以州授先主而保全之則得矣其他皆不忠不智之徒也

續通鑑卷九

主

論治者言得言失古今所共也而得不言其所自得失不言其所自失故讀滿冊府而聽之者無能以取益張紘將死遺牋吳主曰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斯言抉得失之機於居心用情之際聞之者而能悟焉反求之寸心而聽言用人立政之失焉者鮮矣夫人之情不耽逸豫天下無不可進之善不喜諛悅天下無不可納之忠然而中人之於此恆諱之也樂逸豫矣而曰圖難者之迂遠而無益也喜諛悅矣而曰責善者之失理而非法也反諸其心而果然乎哉儉安喜諛一婦人孺子之

恩而遠大之欲去之諱其偷安喜諛之情則利害迫於身而不知避其迹剛愎者其情在苟急取其柔情而砭之於隱然後振起其生人之氣而國治有本非汎言得失者令人迷其受病之源而聽之若忘也奮恥自強而矧其情之所流雖聖王之修身立政又何以加焉

荀彧拒董昭九錫之議為曹操所恨飲藥而卒司馬溫公許之以忠過矣乃論者譏其為操謀篡而以正論自詭又豈持平之論哉彧之智算無遺策而其知操也尤習之已熟而深悉之遠其九錫之議必為操所不容矣姑託於正論以自解冒虛名蹈實禍智者不為愚者亦不為也而彧

何若是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苟非良心之特亡已盡者未有不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於此亦可以徵人性之善雖特亡而不喪如之何深求而重抑之彧之失在委身於操而多為之謀耳雖然初起而即委身於操與華歆王朗之為漢臣而改面戴操者抑有異矣楊彪世為公輔而不能亡身以憂國邴原以名節自命而不能辭召以潔身蜀漢之臣惟武侯不可苛求焉其他則皆幸先主為劉氏之允而非其果能與漢存亡者也然則彧所媿者管甯耳當紛紜之世舍甯而無以自全乃彧固

以才智見而非甯之流亞久矣季路冉有聚斂則從伐顛與則為之謀旅泰山則不救而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至於大惡當前而後天良之存者不昧禍未成而在再以為之謀聖人且信其不與於篡弑善惡固有不相揜矣且彧之為操謀也莫著於滅袁紹紹之為漢賊也不下於操為操謀紹猶為紹而謀操也漢之賊滅其一而未嘗不快則彧為操謀功與罪正相埒矣若其稱霸王之圖以歛探則懷才亟見恐非是而不為操所用也則彧之為操謀也亦未可深學也試平情以論之則彧者操之謀臣也操之謀臣至於篡逆而心怵焉其不甯左掣右曳以亡其身其天良之不昧者也并此而以為詭焉則極矣

春秋之法諸侯失國則名之賤之也失國而又降焉賤甚矣此三代封建之侯國則然受之先王傳之先祖天子自不得而輕滅焉為臣子者有死而無降義存焉耳劉彧之牧益州漢命之命之以牧未嘗命之以世焉死焉偷立乎其位益州豈焉所可傳子而璋有宗社之責哉先主國其都璋曰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思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以璋故也何心能安猶長者之言也論者曰劉璋暗弱者弱於彧爭暗者暗於變詐而豈果昏庸之甚乎其不斷者不能早授州於先主而多此戰爭耳韓魏之

於袁紹璋之於先主自知不逮而引退以避之皆可謂保身之智矣其屬吏悻悻以爭氣矜之雄以毒天下何足尚哉

吳蜀之好不終關羽以死荆州以失曹操以乘二國之離無忌而急於篡關羽安能逃其責哉羽守江陵數與魯肅生疑貳於是而諸葛之志不宣而肅亦苦矣肅以歡好撫羽豈私羽而畏昭烈乎其欲並力以抗操匪舌是出而羽不諒故以知肅心之獨苦也羽爭三郡貪忿之兵也肅猶與相見而秉義以正告之羽無辭以荅而悻悻不忘豈盡不知肅之志氣與其苦心乎昭烈之敗於長坂羽軍獨全

諸葛論卷九

三

曹操臨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遺而諸葛公東使魯肅西結遂定兩國之交資孫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於亮劉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於是以忌諸葛者忌肅因之忌吳而葛魯之成謀遂為之滅裂而不可復收然而肅之心未遽忿羽而墮其始志也以義折羽以從容平孫權之怒尚冀吳蜀之可合而與諸葛相爭以制操耳身遽死而授之呂蒙權之伎無與平之羽之忿無與制之諸葛不能力爭之隱無與體之而成謀盡毀矣肅之死也羽之敗也操之幸先主之孤也悲夫

金禪耿紀韋晃欲挾天子伐魏使其克焉足以存漢乎不

能也幸而不敗又幸而殺操爾朱兆之死拓拔氏乃以奔竄而見奪於宇文非但如董卓之誅獻帝一日不能安於長安也故董卓之計非計而伏完為甚至於金禪而尤甚矣雖然至於金禪耿紀韋晃之時更無可以全漢之策而忠臣志士捐三族以與國俱碎雖必不成義憤之不容已亦烈矣哉於是而孫權之罪不容誅也懷憤嫉於先主而請降於操操無忌矣關羽出襄鄧向宛維而懷忿以與孫氏爭操知之而坐待其敗普天之下為漢臣者唯三子之不恤死而誓與獻帝俱殉社稷耳其他皆貪忿以逞者忠臣志士無可俟之機而又何擇焉

諸葛論卷九

三

關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而卒至於敗亡昭烈之驕之也私之也非將將之道也故韓信之稱高帝曰陛下能將將能將將而取天下有餘矣先主之入蜀也率武侯張趙以行而留羽守江陵以羽之可信而有勇夫與吳在離合之閒而恃篤信乎我以矜勇者可使居二國之閒乎定孫劉之交者武侯也有事於曹而不得復開數於吳為先主計莫如留武侯率雲與飛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鄧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餘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終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見可任而不知其伎吳怒吳激孫權之降操而魯肅之計不伸也然則先主豈特不能將羽哉

且信武侯而終無能用也疑武侯之交固於吳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故高帝自言能用子房者以曹參之故舊百戰之功而帷幄之籌唯子房得與焉不私其舊不驕其勇韓彭且折況參輩乎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明矣諸葛子瑜奉使而不敢盡兄弟之私臨崩而有君自取之言是有武侯而不能用徒以信羽者驕羽而遂絕問罪曹氏之津失豈在羽哉先主自貽之矣

三國

國之亡有自以亡也至於亡而所自亡之失昭然眾見之矣後起者因鑒之懲之而立法以弭之然所戒在此而所失在彼前之覆轍雖不復蹈要不足以自存漢亡於宦官外戚之交橫曹氏初立即制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黃初三年又制后家不得輔政皆鑒漢所自亡而懲之也然不再世而國又奪於權臣立國無深仁厚澤之基而豫教不修子孫昏暴撲火於原而燄發於炷竈雖厚戒之無救也

自其亡而言之漢之亡也中絕復興暴君相繼久而後失之魏之亡也不五世無桀紂之主而速滅以國祚計之漢為永矣乃自順帝以後數十年間毒流天下賢士駢首以就死窮民空國以背溺盜賊接跡而蔓延魏之亡也禍不加於士毒不流於民盜不聘於郊以民生計之魏之民為幸矣故嚴椒房之禁削掃除之權國即亡而害及士民者淺仁人之澤不易之良法也乃昏主則曰外戚宦官內侍禁闔未嘗與民相接惡從而廢削之日其侈靡不節開行小惠以下施於貧乏何至激而為盜其剝民以致盜者士大夫之貪暴為之也夫惡知監司守令之毒民有所自哉

執符之子刑餘之人知諛而已知賄而已非諛非官也非賄弗諛也非剝民之膚弗賄也則毒流四海填委溝壑而田窮之民無所控告猶栩栩然曰吾未嘗有損於民士大夫吮之以為利而嫁禍於我以為名相激相詆挾上以誅逐清流而天下箝口結舌視其敗而無敢言漢唐宋之浸敗而浸亡皆此繇也其能禁此矣則雖有奪攘之禍而民不被其災故司馬纂曹潛移於上而天下不知勿曰防之於此失之於彼魏之立法無裨於敗亡也

魏從陳羣之議置州郡中正以九品進退人才行之百年至隋而始易其於選舉之道所失亦多矣人之得以其姓名與於中正之品藻者鮮也非名譽弗聞也非華族弗與

延譽也故晉宋以後雖有英才勤勞於國而非華族之有名譽者謂之寒人不得與於薦紳之選其於公天爵於天下而獎斯人以同善之道殊相背戾而帝王公天下之心混矣然且行之六代而未嘗不收人才之用則抑有道焉人之皆可為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使為善者習也習之於人大矣耳限於所聞則奪其天聰目限於所見則奪其天明父兄熏之於能言能動之始鄉黨姻亞導之於知好知惡之年一移其耳目心思而泰山不見雷霆不聞非不欲見與聞也投以所未見未聞則驚為不可至而忽為不

足容心也故曰習與性成成性而嚴師益友不能勸勉醜賞重罰不能匡正矣是以古之為法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非絕農人之子於天性之外也雖欲引之於善而臆難久蔽不信上之有日且必以白晝乘燭為取明之具聖人亦無如此習焉何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可使知矣欲滌除而拂拭之違人之習殆於拂人之性而惡能哉則斬取之華胄之子清流之士以品騰而進退之亦未甚為過也父母者乾坤也即以命人之性者也師友交遊者臭味也即以發人之情者也見聞行習者造化也即以移人之氣體者也知此則於是以求材焉有所

溢有所漏然而鮮矣唐之舉進士也不以一日之詩賦而以名望之吹噓雖改九品中正之制猶其遺意焉宋以後糊名易書以求之於聲寂影絕之內而此意殆絕然而學技之造士也夙而倡優隸卒之子弟必禁錮之則固天之所限而人莫能或亂者伊尹之耕傅說之築膠鬲之賈託以隱耳豈草野偃侮市井錐刀之中德色父而詎許母者有令人哉
以先主紹漢而繫之正統者為漢惜也存高帝誅暴秦光武討逆莽之功德君臨已久而不忍其亡也若先主則惡足以當此哉光武之始起也即正討莽之義而誓死以挫

王邑王尋百萬之眾於昆陽及更始之必不可為君而後自立正大而無慙於祖考也而先主異是其始起也依公孫瓚依陶謙以與人爭戰既不與於誅卓之謀抑未嘗念袁紹曹操之且篡而思撲之以存劉氏董承受衣帶之詔奉之起兵乃分荆得益而忘之矣曹操王魏已亦王漢中矣曹丕稱帝已亦帝矣獻帝未死而發其喪蓋亦利曹丕之弑而已可為名矣費詩陳大義以諫而左遷矣是豈誓與賊俱生而力為高帝爭血食者哉承統以後為人子則亡吾國者吾不其戴天之讎也以符登之孤弱猶足以一逞而先主無一矢之加於曹氏卽位三月急舉伐吳之師孫權一驃騎將軍荆州牧耳未敢代漢以王而急修關羽之怨淫兵以逞豈祖宗百世之讎不敵一將之私忿乎先主之志見矣乘時以自王而已矣故為漢而存先主者史氏之厚也若先主則固不可以當此也羿篡四十載而夏復興莽篡十五年而漢復續先主而能枕戈寢塊以與曹不爭生死統雖中絕其又何傷尸大號於一隅既殂而後諸葛有祁山之舉非先主之能急此也司馬溫公曰不能紀其世數非也世數雖足以紀先主其能為漢帝之子孫乎

談君臣之交者競曰先主之於諸葛伐吳之舉諸葛公曰

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公之志能盡行於先主乎悲哉公之大節苦心不見諒於當時而徒以志決身殲遺恨終古宗澤咏杜甫之詩而悲惋以死有以也夫公之心必欲存漢者也必欲滅曹者也不交吳則內掣於吳而北伐不振此心也獨子敬知之耳孫權尙可相諒而先主之志異也夫先主亦始欲自強終欲自王雄心不滅與關羽相得耳故其信公也不如信羽而且不如孫權之信子瑜也疑公交吳之深而並疑其與子瑜之合使公果與子瑜合而有裨於漢之社稷固可勿疑也而況其用吳之深心勿容妄揣也哉先主不死吳禍不息祁山之軍不得而出也

迨魏亭敗矣先主如突國之精銳盡於夷陵老將如趙雲與公志合者亡矣公疲敝之餘民承恩暗之冲主以向北方而事無可為矣公故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唯忘身以遂志而成敗固不能自必也嚮令先主以篤信羽者信公聽趙雲之言輟東征之駕乘曹丕初篡人心未固之時連吳好以問中原力尙全氣尙銳雖漢運已衰何至使英雄之血不洒於許雒而徒流於猱亭乎公曰漢賊不兩立悲哉其言之也若先主則固非有宗社存亡之戚也強之哭者不涕公其如先主何哉張良遇高帝而志仲宗澤遇高宗而志沮公也子房也汝霖也懷深情而不易以告人

也而成敗異公懷心而不能言誠千秋之遺憾與

楊國之諫諸葛公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大哉言矣
公謝之其沒也哀之而不能從亦必有故矣公之言曰備
靜可以致遠則非好為煩苛以競長而自敝者也先主之
初微矣雖有英雄之姿而無袁曹之權藉屢挫屢奔而客
處於荆州望不隆而士之歸之也寡及其分荆據益曹氏
之勢已盛曹操又能用人而盡其才人爭歸之蜀所得收
以爲己用者江湘巴蜀之士耳楚之士輕蜀之士踈雖
若費禕蔣懿之舉動當時而能如鍾繇杜畿崔炎陳羣高
柔賈逵陳矯者亡有也軍不治而唯公治之民不理而唯

漢通鑑論卷十

六

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財不足而唯公足之任李嚴
而廢亂其紀任馬謖而謖敗其功公不得已而察察於繼
微以爲訂謨大猷之累豈得已乎夫大有爲於天下者必
下有人而上有君而公之託身先主也非信先主之可爲
少康光武也恥與荀彧郭嘉見役於曹氏以先主方授衣
帶之詔義所從而依之也上非再造之君下無分猷之
士孤行其志焉耳向令隴統法正不即於渣亡徐庶崔州
平未成乖散先主推心置腹使關羽之傲李嚴之險無得
聞焉領袖羣才各效其用公亦何用此營營爲也公之泣
楊也蓋自悼也

漢魏吳之各自帝也在三年之中蓋天下之稱兵者已盡
而三國相爭之氣已衰也曹操知其子之不能混一天下
不亦自知一篲漢而父子之鋒鋌盡矣先主固念曹氏之
不可搖而退息乎嚴險孫權觀望曹劉之勝敗既知其情
之各自帝而息相吞之心交不足懼則亦何弗擺江東以
自帝邪權所難者先主之掘其肘腋耳先主殂於永安權
乃拒魏而自尊樂得鄧芝通好以安處於江東繇此觀之
此三君者皆非有好戰樂殺之情而所求未得所處未安
弗獲已而相爲扞格也曹氏之戰亟矣處中原而挾其主
其敵多其安危之勢迫故孫氏之降知其非誠而受之敵

漢通鑑論卷十

七

且盡勢且安甘苦自知而殺戮爲慘亦深念之矣孫氏則
赤壁之外無大戰也先主則收蜀爭荆而姑且息也是以
三君者猶可傳之後裔而不與公孫袁呂同殄其血充上
天之大命集於有德雖無其德而抑無樂殺之心則亦予
之以安全天地之心以仁爲復豈不信哉丕之逆也權之
狡也先主之懷也皆保固爾後而不降天罰以其知止而
能息民也逆與狡違道甚矣而惟懷尤甚先主甫即位而
興伐吳之師毒民以逞傷天地之心故以漢之宗支而不
敵篡逆之二國先主殂武侯秉政務農殖穀釋吳怨以息
民然後天下粗安蜀漢之祚武侯延之也非先主之所克

勝也

蜀漢之義正魏之勢彊吳介其間皆不敵也而角立不相下吳有人焉足與諸葛頡頏魏得士雖多無有及之者也立國之始宰相為安危之大司而吳之舍張昭而用顧維雖者允為天子之大臣者也屈於時而相偏安之國爾曹氏始用崔奕毛玠以操切治臣民而法粗立王道息申韓進人心不固而國祚不長有自來也諸葛之相先主也淡泊靜尚矣而與先主皆染申韓之習則且與曹氏德齊而莫能相尚三代以下之材求有如顧維者鮮矣寡言慎動用人惟其能而無適莫恤民之利病密言於上而不銜

讀通鑑論卷十

八

其恩威黜小利小功罷邊將便宜之策以圖其遠大有曹參之簡靖而不弛其度有宋璟之靜正而不耀其廉求其德之相若者曠世而下唯李沆為近之而維以處兵爭之世事雄猜之主雖為愈矣故曰允為天子之大臣也雖既秉國陸遜益濟之以寬仁自漢末以來數十年無屠掠之慘抑無苛繁之政生養休息唯江東也獨惜乎吳無漢之正魏之疆而終於一隅耳不然以平定天下而有餘矣魏之亡自曹丕遺詔命司馬懿輔政始懿之初起為文學掾豈夙有奪魏之心哉魏無人延懿而授之耳懿之視操弗能若也操之威力割二袁俘呂布下劉表北掃烏桓而

讀通鑑論 卷一〇

懿無其功操迎天子於危亂之中復立漢之社稷而懿無其名魏有人懿不能奪也魏之無人曹丕自失之也而非但不之失也不之詔曹真陳羣與懿同輔政者甚無謂也子叡已長羣下想望其風采大臣各守其職司而何用輔政者為其命羣與懿也以防曹真而相禁制也然則雖非曹爽之狂愚真亦不能為魏藩衛久矣以羣懿防真合真與懿羣而防者曹植兄弟也故魏之亡亡於孟德偏愛植而植恩奪適之日兄弟相猜拱手以授之他人非一旦一夕之故矣漢高意移於趙王唐高情貳於建成宋祖受母命而亂與子之法開國之初所恆有也而曹氏獨以貽覆

讀通鑑論卷十

九

宗之禍天不佑僭人而使並峙於時以生猜制夫之道也藉其不然豈雖開於骨肉必不假秉政握兵之異姓持權以箱束懿親漢室而姦邪不興於外豈有患哉魏之自取滅亡天人之不臧者天也者以遙相應見為可恃恃以夾攻內應者必敗勿謂我為賊也皆不可恃以冒進者也其為義也忠臣志且其果懷忠憤者一二人耳也皆微利無恆相聚而不相攝者也若其為賊也則妄人之分之圖假我以惑眾而亡實者耳如之何其恃邪彭綺亂人也借為魏討吳以為

六二七

名而實賊也其心恃我之援而已歛然而與虐民罔利而欲恃以為應援彼敗而我之鋒亦挫矣彼可恃也奚用我為彼不可恃矣而抑安能為我之恃乎侯景不足以難魏適以亡梁攤大眾扼爭地者且然況烏合之一旅哉岳侯恃兩河忠義以伐金使無金牌之撤亦莫保其不與俱潰也孫資諫曹叡之應彭綺明於料敵矣

諸葛公出師北伐表上後主以親賢遠小人為戒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後主失國之繇早見於數十年之前公於此無可如何而唯以死謝寸心耳賢臣之進大臣之責也非徒以言而必有進之之實公於郭攸之費禕董允向寵亦

請進論卷十

十

既進之無遺力矣然能進而不能必庸主之親之庸主見賢而日欲垂猶賢主見小人而喉欲噦也無可如何也雖然尚可使之在列也至於小人之親而愈無可如何矣卑其秩削其權不得有為焉止矣愈抑之庸主愈狎之愈禁之庸主愈私之斂迹於禮法之下而噂沓於帷帟之中庸主曰此不容於執政而固可哀矜者也綢繆不舍信其無疵可摘而蠱毒潛中於肝鬢之微嗚呼其將如之何哉故賢臣不能使親而猶可進小人可使弗進而不能使弗親非有伊尹放桐非常之舉周公且困於流言况當篡奪相仍之世而先主抑有君自取之之亂命形格勢禁公其如

小人何哉歷舉興亡之繇著其大端而已何者為小不能加郭費董向之歷指其人而無諱也指其名而不得而況能制之使勿親哉以一死謝寸心於未死之開始無決裂焉足矣公之遺憾豈徒在漢賊之兩立也乎

曹孟德推心以待智謀之士而士之長於畧者相踵而興孟德智有所窮則荀彧郭嘉荀攸高柔之徒左右之以算無遺策迫於于桓之世賈詡辛毗劉廙孫資皆坐照千里之外而持之也定故以于桓之鄙敵之汰抗仲謀孔明之智勇而克保其磐固孔明之北伐也屢出而無功以為司馬懿之力能拒之而早決大計於一省者則孫資也漢兵

請進論卷十

十

初出三輔震驚大發兵以迎擊於漢中庸詎非應敵之道乃使其果然而魏事去矣漢以初出之全力求敵以戰其氣銳魏空關中之守即險以爭其勢危皆敗道也一敗潰而漢乘之長安不守漢且出關以搗宛維是高帝破項之故轍也魏惡得而不危資籌之審矣即見兵據要害敵即盛而險不可踰據秦川沃野之粟坐食而制之雖孔明之志銳而謀深無如此漠然不應者何也資片言定之於前而拒諸葛挫姜維收效於數十年之後司馬懿終始所守者此謀也魏足智謀之士昏主用之而不危故能用入者可以無敵於天下

魏延請從子午谷直搗長安正兵也諸葛繞山而西山
山趨秦隴奇兵也高帝舍棧道而出陳倉以奇取三秦三
秦之勢散拊其背而震驚之而魏異是非堂堂之陣直前
而攻其堅則雖得秦隴而長安之守自有餘魏所必守者
長安耳長安不拔漢固無如魏何而迂回西出攻之於散
地魏且以爲是乘閒攻瑕有畏而不敢直前則敵氣愈壯
而我且疲於屢戰矣夏侯楙可乘矣魏見漢兵累歲不出
而志懈卒然相臨救援未及小得志焉彌旬淹月援益集
守益固即欲拔一名都也且不可得而況魏之全勢哉故
陳壽謂應變將畧非武侯所具誠有謂已而公謀之數年

讀通鑑論卷十

主

奮起一朝豈其不審於此哉果畏其危也則何如無出而
免於疲民邪夫公固有全局於胸中知魏之不可且夕亡
而後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復也其出師以北伐攻也特
以爲守焉耳以攻爲守而不可示其意於人故無以服魏
延之心而貽之怨怒秦隴者非長安之要地乃西蜀之門
戶也天水南安安定地險而民疆誠收之以爲外蔽則武
都陰平在懷抱之中魏不能越劍閣以收蜀之北復不能
繞階文以搗蜀之西則蜀可鞏固以存而待時以進公之
定算在此矣公沒蜀衰魏果由陰平以襲漢夫乃知公之
定算名爲攻而實爲守計也公之始爲先主謀曰天下有

變命將出宛雒自嚮秦川惟直指長安則與宛雒之師相
應若西出隴右則與宛雒相去千里之外首尾斷絕而不
相知以是知祁山之師非公初意主聞而敵疆改圖以爲
保蜀之計耳公蓋有不得已焉者特未可一一與魏延輩
語也

武侯之任人一失於馬謖再失於李嚴誠哉知人之難也
聞者不足以知而明察者即以明察爲所蔽安者不足以
知而端方者即以端方爲所蔽明察則有短而必見端方
則有瑕而必不容士之智畧果毅者短長相聞瑕瑜相雜
多不能純察之密待之嚴則無以自全而或見棄節加意

讀通鑑論卷十

主

收錄而固不任之矣於是而飾其行以無過飾其言以無
尤者周旋委曲以免摘言果辨行果堅而就知其不可大
任者正在於此似密似慎外飾而中枵惡足任哉故先主
過實之論不能遠馬謖而任以三軍陳震鱗甲之言不能
退李嚴而倚以大計則唯武侯端嚴精密二子即乘之以
蔽而受其蔽也於是而曹孟德之能用人見矣以治天下
則不足以爭天下則有餘蔽於道而不蔽於才不能燭司
馬懿之姦而苟或郭嘉鍾繇買詭惟所任而無不稱矣
城濮之戰晉文不恃齊秦也恃齊秦則必令齊掠陳蔡而
南以牽之於東秦出武關下鄢郢以撓之滎陽之戰高帝

不恃彭黥也恃黥布則當令布率九江之兵沿淮而襲之
恃彭越則越勝而進越敗而退也善用者不恃人此之
謂大畧吳人敗曹休於石亭諸葛出陳倉之師上言曰賊
滅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其無功宜矣
恃吳勝而乘之吳且退矣失所恃而心先沮氣先折也蜀
定吳交以制魏此諸葛之成謀計之善者也雖然吳交之
必定亦唯東顧無憂可決於進爾及進而所恃者終在己
也我果奮勇以大挫魏於秦川而舉長安吳且恃我以疾
趨淮汝不恃吳而吳固可恃也已未有必勝之形而恃人
以逞交相恃交相誤六國之合從所以不能動秦之毫末

讀通鑑論卷十

十四

其左驗已石亭之役賈逵以虛聲怖吳而吳退吳望蜀之
乘之蜀不能應也陳倉之役張郃以偏師拒蜀而蜀沮蜀
望吳之牽之吳不能應也兩國異心謀臣異計東西相距
聲響之利鈍不相及聞風而馳風定而止恃人者不敗足
矣未有能成者也德必有鄰修德者不恃鄰學必會友為
學者不恃友得道多助創業者不恃助不恃也乃可恃也
故曰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魏制諸侯入繼大統者不得講考為皇稱妣為后是也帝
后之尊天之所秩非天子所得擅以加諸其親則大統正
而天位定也其曰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則葉

義而戕仁矣所後者以承統而致其尊因以致其親義也
所生者以嗣統而屈其尊不能屈其親仁也親者與心生
以生其心性之不可揜者也故古之制服為人後者為所
生父母期不問與所生相去親疏即與所後者在六世祖
免之外而必期且必正名之曰所生父母未嘗槩置諸伯
叔之列也抑此猶為為人後者言之若宋英宗之後仁宗
孝宗之後高宗固以為子而子之則所後所生父母之名
各正而所生者並屈其親若夫前君之生也未嘗告宗廟
詔臣民而正其為後嗣子之嗣也未嘗修寢門視膳之儀
立國儲君副之位臣民推戴而大位歸焉則亦如光武之

讀通鑑論卷十

十五

於南頓位號不可僭而天倫不可忘何得遽謂之私親而
族人視之也哉天下所重者統也人子所不可背者親也
為天下而不敢干其統則天下之義重而已之恩輕雖有
天下而不可沒其生我之恩則天下儼履而親為重導諛
者獻追尊之僭矯異者沒父母之名折衷以順天理之固
然豈一偏之說所可亂哉

國政之因革一張一弛而已風俗之變遷一質一文而已
上欲改政而下爭之爭之而固不勝下欲改俗而上抑之
抑之而愈激以流故節宣而得其平者未易易也東漢之
中葉士以名節相尚而交遊品題互相持以成乎黨論天

下奔走如驚而莫之能止桓靈側聽奄豎極致其罪習以摧折之而天下固慕其風而不以為忌曹孟德心知摧折者之固為亂政而標榜者之亦非善俗也於是進崔[炎]毛玠陳羣鍾繇之徒任法課能矯之以趨於刑名而漢末之風暫息者數十年[炎]玠殺孟德歿持之力窮而前之激者適以揚矣太和之世諸葛誕鄧粲浸起而矯孟德綜實之習結納互相題表未嘗師漢末之為而若或師之且矧方固崇虛墮實尤不能如李杜范張之崇名節以勵俗乃遂以終魏之世迄於晉而不為衰止然則孟德之綜核名實也適以鑿已決之水於頌史而助其流溢已耳故

讀通鑑論卷十

十一

曰抑之而愈以流也名之不勝實文之不勝質也久矣然古先聖人兩俱不廢以平天下之情獎之以名者以勸其實也導之以文者以全其質也人之有情不一矣既與物交則樂與物而相取名所不至雖為之而不樂於終此慈父不能得之於子嚴師不能得之於徒明君不能得之於臣民者也故因名以勸實因文以全質而天下歡忻鼓舞於敦實崇質之中以不蕩其心此而可杜塞之以域民於中也以為拂民之情而固不可也情者性之依也拂其情拂其性矣性者天之安也拂其性拂其天矣志鬱而勃然

以欲興則氣亦蠱輪屯結而待隙以外洩迨其一激一反再反而盡棄其質以浮蕩於虛名利者爭託焉偽者爭託焉激之已極無所擇而唯其所汎濫夏侯[元]何晏以之亡魏王衍王戎以之亡晉五胡起江東僅存且蔓引以迄於陳隋而不息非崇質尚實者之激而豈至此哉桓靈激之矣奄豎激之矣死亡接踵而激猶未甚桓靈奄豎不能揜其名也孟德[炎]玠並其名而揜之而後詭出於[元]虛橫流於奔競莫能禁也以傅咸卞壺陶侃之公忠端亮折之而不勝董昭欲以區區之辨論使曹叡持法以禁之其將能乎聖王不作禮崩樂壞政暴法煩祇以增風俗之浮蕩而已矣

讀通鑑論卷十

十一

魏伐遼東蜀征南中一也皆用兵謀國之一道也與隋煬之伐高麗唐[元]之伐雲南異矣隋唐當天下之方甯貪功而圖遠涉萬里以徼幸敗亡之釁不得而辭焉諸葛公之慎司馬懿之智舍大敵而勤遠畧其所用心者未易測矣兩敵相持勢相若而不相下固未得晏然處也而既不相為下矣先動而躁則受其傷弗容不靜以俟也靜以俟則封疆之吏習於固守六軍之士習於休息會計之臣習於因循需之需之時不可徼而兵先弛技擊奔命忘生趨死之情日以翱翔作好而墮其氣則靜退之禍必伏於不覺

一日有事張皇失措驚憂胸縮而國固不足以存況望其起而制人收長驅越險之功哉魏之東征蜀之南伐皆所以習將士於戰而養其勇也先主殂蜀未可以圖中原孟德父子繼亡魏未可以并吳蜀兵不欲其久安而忘致死之心諸葛之畧司馬之智其密用也非人之所能測也或曰習士於戰有訓練之法而奚以遠伐為嗚呼此坐而談兵誤人家國之言耳步伐也擊刺也束伍也部分也訓練而習熟者也兩軍相當飛矢雨集白刃拂項趨於死以爭必勝氣也非徒法也有其法不作其氣無輕生之情而日試於旌旗金鼓之間雖容以進退戲而已矣習之愈久而

讀史論卷十

七

士愈無致死之心不亡何待焉訓練者戰餘而教之也非數十年之中目不見敵徒修其文具之謂也武侯遺令魏延斷後為將琬費禕地也李福來請公已授蜀於琬禕而必不可使任蜀者魏延也延權亞於公而雄猜難御琬未嘗與軍旅之任而威望不墜延先入而挾辱主琬固不能與爭延居然持蜀於掌腕矣唯大軍退而延不得孤立於外楊儀先入而延不得為主於中雖憤激而成乎亂一夫之制耳延之亂也不北降魏而南攻儀論者謂其無叛心雖然豈可保哉延以偏將孤軍主帥死而乞活於魏則亦司馬懿之屬吏而已矣南轅而不北駕不欲

為懿下也使其操全蜀之兵制朝權而唯其意成則據臂以奪漢不成將舉三巴以附魏司馬懿不得折筆而馭之其降其否亦惡可諒哉楊儀稱小之器耳其曰吾若舉軍就魏當落度如此是則即為懿屈而不慙者令先歸而延與姜維持其後蔣琬談笑而廢之非延匹也於是而武侯之計周矣故二將訐而於國無損不然將爭於內敵必乘之司馬懿之智豈不能閒二亂人以捲蜀而何為斂兵以退也

讀史論卷十

七

武侯之言曰淡泊可以明志誠淡泊矣可以質鬼神可以信君父可以對僚友可以示百姓無特建鼓以亟鳴矣且夫持大權建大功為物望所歸而懷不軌之志者未有不封殖以厚儲於家者也以示豆區之恩以收百金之士以餌腹心之蠹以結藩鎮之歡胥於財而取給季氏富於周公而魯昭莫能制焉曹馬劉蕭皆祖此術也誠淡泊矣競利名者之所不趨而子孫亦習於儒素不問其威望之重輕而固知其白水盟心衡門歸老之夙圖矣乃武侯且表於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粟以負陛下若志晦不章憂讓畏讓之疏遠小臣屑屑而自明者嗚呼於是而知公之志苦而事難矣後主者未有知者也所猶能持守以信公者先主之

遺命而已先主曰子不可輔君自取之斯言而入愚昧之心公非剖心出血以示之豈能無疑哉身在漢兄弟分在魏吳三國之重望集於一門關張不審挾故舊以妬其登庸先主之疑蓋終身而不釋施及嗣子之童昏內而百揆外而六軍不避嫌疑而持之固含情不吐誰與諒其志者然則後主之決於任公屈於勢而不能相信以道明矣公乃諄諄然取桑田粟帛竭底蘊以告無求於當世其孤幽之忠貞危疑若此而欲北定中原復已亡之社稷也不亦難乎於是而知先主之知人而能任不及仲謀遠矣仲謀之於子瑜也陸遜也顧譙也張昭也委任之不如先主之

讀通鑑論卷十

十一

於公而信之也篤豈不賢哉先主習於申韓而以教子其操術也與曹操同其宅心也亦彷彿焉自非司馬懿之深姦則必被掣曳而不能盡展其志畧故曰公志苦而事難也不然公志自明而奚假以言明邪

得直諫之士易得憂國之臣難識所不及誠所不逮無死衛社稷之心不足與於憂國之任久矣若夫直諫者主德之失章章見矣古之爲言也仁慈恭儉之得奢縱苛暴之失亦章章見矣習古之說而以證今之得失不必深思熟慮殷憂鬱勃引休戚於躬受而斟酌以求亦亦可奮起有言而直聲動天下矣魏主獻之後一傳而齊王芳廢再傳

而高貴鄉公死三傳而常道鄉公奪青龍景初之際禍胎已伏蓋岌岌焉無有慮此爲獻言者豈魏之無直臣哉獻之營土木多內寵求神僊察細務濫刑賞也舊臣則有陳羣辛毗蔣濟大僚則有高堂隆高柔楊阜杜恕陳矯衛覲王肅孫禮衛臻小臣則有董尋張茂極言無諱不避喪亡之謗詛至於叩棺待死以求伸獻雖包容勿罪而諸臣之觸威以抒忠也果有身首不恤之忱漢武唐宗不能多得於羣臣者而魏主之廷森森林立以相繩糾然而貼危不救旋踵國亡繇是觀之直諫之臣易得而憂國之臣未易有也高堂隆因鵲巢之變陳他姓制御之說問陳矯以司

讀通鑑論卷十

十一

馬公爲社稷之臣而矯答以未知然則魏之且移於司馬氏禍在旦夕魏廷之士或不知也知而不言也隆與矯知之而不深也言之而不力也當其時懿未有植根深固之黨未有榮人辱人生人殺人之威福而無能盡底蘊以爲魏主告無他心不存乎社稷浮沈之識因之不定未能剖心刻骨爲曹氏徘徊四顧而求冀其宗祏也逮乎魏主殂劉放孫資延大姦於肘掖之後雖灼見魏之必亡而已無及矣以社稷爲憂者如操舟於洪濤巨浸脈察其磧岸狀渦之險易目不旁瞬而心喻之則折旋於數十里之外而避危以就安也適其所泊而止豈舟工之智若神禹哉

心豈於是而生死守之爾若夫維揚崇華劍人士山之氣
欲勞民與夫暴怒刑殺聽小臣毀大臣躬親細務而陛下
不君此皆見之聞之古有明訓而依道義以長言之則不
必有體國之忠而但有敢言之氣固可無所畏避而唯其
敷陳者也抑豈足恃為宗社生民之託哉

陳華上封事諫魏主輒削其草楊阜觸人主之威以直諫
與人言未嘗不道袁宏贊羣之忠而譏阜之播揚君惡夫
阜激而太過誠然矣以羣之削草為忠臣之極致又奚得
哉宏曰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之親謂之孝非知道
之言也君父均也而事之之道異禮曰事親有隱無犯事

漢通鑑論卷十

王

君有犯無隱隱者知其惡而諱之也有隱以全恩無隱以
明義道之準也君之有過也諫之而速改改過之美莫大
焉稱其前之過以表其後之改固以揚其美之大者也諫
而不聽君過成矣即不言而臣民固已知之矣導諫之臣
方且為之飾非為是弭在廷之口而諫者更為之掩覆於
是而導諫之臣益無所忌而唯其欲為且已諫而不聽庶
幾人之繼進也小臣疏遠望近臣之從違以為語默近臣
養君之隱而蔽下之知則疏遠欲言之士且徘徊疑沮而
以柔巽揄揚為風尚勸忠之道喪於唯諾之習孤鳴無和
雖造膝而為痛哭亦無如怙過之主何矣韓愈氏非知道

著擬文王之詩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文王而為此言
也則飛廉惡來且援為口實以惑紂而信比干之死為當
其辜矣亦何憚而不殛其斲脛炮烙之慘乎若羣者以全
身於暴主之側孔光溫樹之故智也謂之曰忠而同君父
於一我袁宏惡知忠臣之極致哉

魏主叡之詔曰漢承秦亂廢無禘禮曹氏世承出自有虞
以舜配天以舜妃配地其亢地於天離妣於祖亂乾坤高
卑之位固不足道矣妄自祖虞而以廢禘讓漢尤不知禘
者也自漢以下禘之必廢也無疑也三代而上君天下者
數姓而已天子之支庶分封為侯各受命而有社稷其後

漢通鑑論卷十

王

一族衰微則一族之裔孫以德而復陟帝位無有不繇諸
侯祖天子而崛起者也推創業之主而上之始受命而有
社稷者其始祖也商之契周之稷是也又推而上之則固
有天下者也而高辛是也是為始祖所自出之帝也世有
社稷而為君代相承而譜牒具存雖歷數十世而雲仍不
絕則所自出之帝雖遠亦猶父子之相授淵源不昧而後
此之有天下者仍還其前此有天下之故業以示帝位之
尊不越神明之胄非是者不得而干焉此封建未墜之天
下道固然也秦雖無德而猶柏翳之裔受封西土可以繼
三代而王使追所自出之帝而禘焉得矣至於漢興雖曰

帝堯之苗裔而不可考也陶唐之子孫受侯封者國久滅而宗社皆亡帝堯之不祀久已忽諸高帝起田間爲亭長自以滅秦夷項之功而有天下徵家世於若存若亡之餘懸擬一古帝爲祖將誰欺欺天乎自漢以下之不禘豈不允哉漢曰祖堯也王莽曹氏曰祖舜也唐曰祖皋陶也老聃也攀援不可致詰之聖賢以自張大者也澤所已斬道所不嗣誠所不至以名屬之以文修之漠乎其不相及久矣當其側微不知其有所祖也序其譜系不知其必爲祖也且遠引而祖之仁人孝子之事其先如是而已哉郭崇韜垂涕汾陽之墓梁師成追訟眉山之誣爲姍笑而已魏

主獻其何以異於是

任人任法皆言治也而言治者曰任法不如任人雖然任人而廢法則下以合離爲毀譽上以好惡爲取舍廢職業徇虛名逞私意皆其弊也於是任法者起而摘之曰是治道之益也非法而何以齊之故申韓之說與王道而爭勝乃以法言之周官之法亦密矣然皆使服其官者習其事未嘗懸黜陟以擬其後蓋擇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非立法以課人必使與科條相應非是者罰也法誠立矣服其官任其事不容廢矣而有過於法之所期者焉有適如其法之所期者焉有不及乎法之所期者焉才之有偏勝也

時之有盈訕也事之有緩急也九州之風土各有利病也等天下而理之均難易而責之齊險易豐凶而限之可爲也而憚於爲不可爲也而強爲途飾以應上之所求天下之不亂也幾何矣上之所求於公卿百執郡邑之長者有其綱也安民也裕國也興賢而遠惡也固本而待變也此大綱也大綱圯而民怨於下事廢於官虛譽雖騰莫能掉也苟有法以授之人不得以玩而政自舉矣故曰擇人而授以法非立法以課人也論官常者曰清也慎也勤也而清其本矣弗慎弗勤而能清也詘於繁而可以居要充其至可以爲社稷臣矣弗清而不慎不勤其罪易見而爲惡

也淺弗清矣而慎以勤焉察察孽孽以規利而避害夫乃爲天下之巨姦考課以黜陟之節其得而多得之於勤慎以墮其清況其所謂勤者非勤而慎者非慎乎是所謂孽孽爲利贖之徒矣清議者似無益於人國者也而國無是不足以立恐其亡實而後以法飭之周官周禮關雎麟趾之精意所持也京房術數之小人何足以知此哉盧毓劉邵師之以惑魏主不能行焉必也雖不能行而後世功利刑名之徒猶師其說張居正之毒所以延及百年而不息也

魏主獻授司馬懿以輔政而懿終篡也宜哉法紀立人心

固大臣各得其人則臥赤子於天下之上而可不亂何庸
當危病持柩之時委一二人錫以輔政之名倒魁柄而授
之邪周公之輔成王也王幼而未有知識且公之至德曠
古一人而武王之信公也以兩聖而相知也然使無輔政
之名則二叔亦無以構難而冲人晏然矣漢武之任霍
金上官也上官逆霍氏不終矣輔政之名由此而立而抑
安足師乎先主之任諸葛而諸葛受命當分爭之世而後
主不足有為也兩俱弗獲已而各盡其心耳先主不能舍
後主而別有所立則不能不一委之諸葛以壹後主之心
若夫魏主廢無子而非有適長之不可易也宗室之子唯

讀通鑑論卷十

主

其所擇以為後當其養芳與詢為子之日豈無賢而可嗣
者慎簡而豫教之迨其將殂芳之為子已三歲矣可否孰
知而教訓可夙何弗擇之於先教之於後令可君國而勿
墜而使劉放孫資得乘其篤疾以晉姦雄於負展哉為天
下得人者得一人爾得其人而宰輔百執無不得焉已既
無子唯其意而使一人以為君不審其勝任與否而又別
委人以輔之則胡不竟授以天下而免於篡弒乎漢之自
旁支入繼者皆昏庸之器母后權姦之為之也非若廢之
自擇而養之也彼憤憤以死無意於宗社而委之婦人者
無責耳矣而魏主廢何為者也宋仁宗之授英宗高宗之

授孝宗一旦嗣立而太阿在握有二君之慎豈至忍死以
待巨姦而付以童昏也哉故宋二宗之立嗣允為後世法
也輔政者危亡之本惡得託周公之義以召禍於永世哉
史稱何晏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傅嘏譏晏
外靜內躁皆司馬氏之徒黨邪醜正加之不令之名耳晏
之逐異己而樹援也所以解散私門之黨而厚植人才於
曹氏也盧毓傅嘏懷龍祿慮子孫豈可引為社稷臣者乎
藉令曹爽不用晏言父事司馬懿而唯言莫違爽可不死
且為戴莽之劉歆若逮其篡謀之已成而後與立異劉毅
司馬休之之所以或死或亡而不亦晚乎爽之不足與有

讀通鑑論卷十

主

為也魏主廢之不知人而輕託之也乃業以宗臣受顧命
矣晏與畢軌鄧粲李勝不與爽為徒而將誰與哉或曰圖
存社稷者智深勇沈而謀之以漸晏一旦厥起而與相持
激懿以不相下之勢而魏因以亡夫曹芳以暗弱之冲人
孤立於上敵且有忍死待君相見無憾之語舉國望風而
集者無敢踰司馬氏之閭闕救焚拯溺而可從容以待乎
懿之不可託也且勿論其中懷之叵測也握通國之兵為
功於閭外下新城平遼東卻諸葛撫關中將吏士民爭趨
以效尺寸既赫然矣惡有舉社稷之重付孺子於大將之
手而能保其終者哉王敦無邊徼之功故溫嶠得制之於

其病相溫有枋頭之敗故王謝得持之以從容奪孤豚於
猛虎之口雅士無所容其靜鎮智者無所用其機謀力與
相爭而不勝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當是時同姓猜疏而
無權一二直諫之臣如高堂隆辛毗者又皆喪亡曹氏一
綫之存亡僅一何晏而猶責之已甚抑將責劉越石之不
早附劉淵文未瑞之不亟降蒙古乎嗚呼惜名節者謂之
浮華懷遠慮者謂之鈔巧三國志成於晉代固司馬氏之
書也後人因之掩抑孤忠而以持祿容身望風依附之逆
黨爲良圖公論沒人心盡矣

讀通鑑論卷十

十一

非策矣魏興上庸非魏所恃爲巖險而其贅餘之地也縱
克之矣能東下襄樊北收宛維乎不能也何也魏興上庸
漢中東進之餘險士卒所憑以阻突騎之衝突而依險自
固則出險而魂神已惘固不能踰關限以與人相搏也且
舟師之順流而下也逸矣無與過之而戒心弛一離乎水
而衰氣不足以生必敗之道也先主與吳共爭於水而且
潰況欲以水爲勢而與車騎爭於原陸乎魏且履實地資
宿飽坐而制之於丹清之淵如蛾赴燄十撲而九亡矣劉
裕之源河渭以入關中王鎮惡等以步騎馳擊而舟師爲
其繼非恃舟師以爭人於陸也姚泓恃拓拔氏爲之守拓

拔氏不爲沮守而泓弛其防故獲利焉非獨倚舟師之利
攻人於千里之外也諸葛之出祁山以守爲攻即以攻爲
守知習於險者之不利於夷且自固以待時變特不欲顯
言之以息眾志耳琬移屯而東西防遂弛鄧艾陰平之禍
自琬始矣琬疾動而不能行司馬懿方謀篡而未暇故蜀
猶以全不然此一舉而蜀亡不旋踵矣

讀通鑑論卷十

十一

而死守之心固二也兵無室家則情不固有室家則爲行
伍之累以屯安其室家出而戰歸而息三也兵從事於耕
則樂與民親而殘民之心息卽境外之民亦不欲凌轢而
噬齧之敵境之民且親附而爲我用四也兵可久屯聚於
邊徼東伍部分不離其素甲冑器仗以暇而修卒有調發
符且下而夕就道敵莫能測其動靜之機五也勝則進不
勝則退有所止不至駭散而內訌六也有此六利者而粟
米芻藁之取給以不重困編氓之輸運屯田之利溥矣哉
諸葛公之於祁山也亦是道也姜維不能踵之是以亡焉
雖然有其地有其時矣許昌之屯乘黃巾之亂民皆流亡

野多曠土也兩淮之屯魏吳交爭之地棄為甌脫田皆蕪廢也五丈原之屯秦隴階文之閒地廣人稀羌胡據山澤而棄平土數百里而皆艸萊也非是者可屯之地崎零散布於民田之閒而分兵以屯之則一散而不可猝收矣奪民熟壤以聚屯民怨而敗速矣此屯之必以其地也屯之於戰爭之時壓敵境而營疆場以守為本以戰為心而以耕為餘力則釋耒耜援戈矛兩不相妨以相廢若在四海蕩平之後分散士卒雜處民間使食利於耕而以戰守為役則雖有訓練鉗束之法日漸月靡於全軀保室樸鈍偷安之習而天下於是乎無兵故唯東祿鄧艾諸葛可以行

讀通鑑論卷十

辛

焉而後此之祖以安插天下之兵是弭兵養懦之術也故陵夷衰微而無與衛國此屯之必以其時也法有名同而實異事同而效異如此者多矣謀國者不可不審也史稱管甯高潔而熙熙和易因事而導人以善善於傳君子之心矣世之亂也權詐興於上偷薄染於下君不可事民不能使而君子仁天下之道幾窮窮於時因窮於心則將視天下無一可為善之人而拒絕唯恐不夙此焦先孫登朱桃椎之類所以道窮而仁亦窮也夫君子之視天下人猶是人也性猶是性也知其惡之所自惡知其善之所自隱其惡也非其固然其隱也則如宿艸霜凋而根莖自

凋也無事不可因無因不可導無導不可善喻其習氣之橫流即乘其天良之未喪何不可與以同善哉此則益然之仁充滿於中時雨灌注而宿艸榮矣惜乎時無可事之君而甯僅以此終非然將與伊傅而比隆矣嗚呼不得之於君可得之於友而友不可得矣不得之於父老可得之於童蒙而童蒙不可得矣此則君子之抱志以沒身而深其悲悶者也友之不得君錮之鄉黨之不得薦紳斃之童蒙之不得父老蔽之故甯之仁終不能善魏之俗君也薦紳也父老也君子之無可如何者也吾盡吾仁焉而道窮於時不窮於己亦奚

讀通鑑論卷十

辛

忍為焦先孫登朱桃椎之孤傲哉形可以徵神乎曰未嘗不可也神者天德之函於地者也形者地德之成乎天者也相函相成而不相舍神之靈形受之形之靈神傳之非神孤濕其靈於虛而形頑處也譬之笙竽然器洪而聲洪器纖而聲纖矣譬之孟水然器方而水方器圓而水圓矣造化者以其神之靈搏造形質而氣以舒斂焉榮隨氣而華隨氣而黯衛隨氣而理隨氣而亂內而藏府之精粗外而筋骸之勁脆動靜語默各如其量而因以發用則明於察形者可以徵神固矣管輅之評鄧處何晏而言皆屢中知此而已矣然則神可以化形乎

曰奚為其不可也其始也天化之天之道也其後也人化
之人之道也天之道亨之毒之用其偶然故微惡偏全參
差而不齊人之道薰之陶之用其能然則惡可使嫩偏可
使全變化而反通人莫難於御其神而形其易焉者昧者
不知曰一受其成型而與之終古其不知道也久矣孟子
曰居移氣養移體榮衛隨養以移而內而藏府外而筋骸
隨之以移況動止語默因心而縱斂因習而率循者哉鄧
颺之躁徵於形之躁也不可驟息而息之以靜者颺可得
而主也何晏之幽徵於形之幽也不可驟張而張之以明
者晏可得而主也豈有他哉一旦而知躁與幽之為不善

讀通鑑論卷一

手

操之縱之懲艾於俄頃習之制之熏成於漸次則二子者
金錫圭璧之章再見而驚非其故輅又安能測之哉乃若
二子者終成乎幽躁而使輅言之終驗其蔽一也一者何
也曰驕也老莊者驕天下而有餘者也絕學以無憂與天
而為徒而後形之不善一受其成型而廢人道之能然故
禍至而不知其所自召也地承天而受化形順神而數移
故管輅之術君子節取焉而不怙之以為固然人之有道
也風雨可使從欲元氣可使受治況在躬之榮衛藏府筋
骸與從心之動止語默哉
王凌可以為魏之忠臣乎蓋欲為司馬懿而不得者也為

懿不得而懿愈張矣齊王芳魏主叡之所立也懿殺曹爽
而制芳於股掌其惡在懿其失在叡而芳何尤焉使霍光
而有操懿之心漢昭亦無如之何而可責之芳乎凌誠忠
於魏而思存其社稷正懿閉門拒主專殺宗臣覬覦九錫
之罪抗表而人討事雖不成猶足以鼓忠義之氣而懿不
能駕禍於楚王以錮曹氏之宗支使斂迹而坐聽其篡奪
而凌欲廢無過之主以別立君此其故智梁隋之季多效
之者而終以盜鈴則使凌得志楚王彪特其揜耳之資操
此心也惡足以惑人心而使效順哉名義者邪正存亡之
大司也無義不可以為名無名不可以為義忠臣效死以

讀通鑑論卷一

手

爭之姦雄依附而抑必挾之以曹操之不軌也王芬欲立
合肥侯以誅宦官而操審其必敗勿從也袁紹欲立劉虞
以誅董卓而操惡其徒亂勿從也名正而義因以立豈特
操之智遠過於凌乎天下未解體於弱主而已先首禍心
之所不安裁之所必逮也劉虞賢矣袁紹弗能惑也合肥
侯聽曹操而安楚王彪聽王凌而死非獨自殺且以啟禍
於宗室胥入司馬之阱中亦烈矣哉嗚呼亂人假義而授
人以名義乃永墮而禍生愈速如是而許之以忠也則沈
攸之陳霸先皆忠矣王凌之心路人知之無以異於司馬
氏而益以愚者也

曹操之篡也迎天子於危亡之中而措之安土二袁呂布
劉表劉焉羣起以思移漢祚獻帝弗能制而操以力勝而
得之劉裕之篡誠桓元夷盧循東滅慕容超西俘姚泓收
復中國五十餘年已覆之土宇而修晉已墟之陵廟安帝
愚暗不能自存也若夫二蕭陳霸先功不逮操裕而篡焉
則不成乎其為君而不延其世由此言之雖篡有天下而
豈易哉司馬懿之於魏掾佐而已拒諸葛於秦川僅以
不敗未嘗有尺寸之功於天下也受魏主獻登牀之託橫
前曹爽遂制廢君脅羣臣獵相國九錫之命終使其子孫
繼世而登天位成一統之業其興也不可遏而抑必有道

通鑑論卷一

七

焉非天下之可妄求而得也曹氏之馭北民延人而授之
也久矣漢之延祀四百紹三代之久長而天下戴之不衰
者高帝之寬光武之柔得民而合天也漢衰而法弛人皆
恣肆以自得曹操以刻薄寡恩之姿德漢失而以申韓之
法鉗網天下崔_炎毛_玠鍾_繇陳_羣爭附之以峻削嚴迫相
尚士困於廷而衣冠不能自安民困於野而寢處不能自
容故終魏之世兵旅亟興而無敢為葦葦之寇乃蘊怒於
心思得一解網羅以優游卒歲也其情亟矣司馬懿執政
而用賢恤民務從寬大以結天下之心於是而自指紳以
迄編氓乃知有生人之樂處空谷者聞人聲而駭然樂盈

之汰人且歌泣以願為之死況懿父子之謀險而小惠已
周也乎王凌之子廣曰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可謂知言
矣故曰得乎邱民為天子逆若司馬解法網以媚天下天
且假之以息民則乘苛急傷民之後大有為之君起而蘇
之其為天祐人助有不永享福祚者乎三國鼎立曹劉先
亡吳乃繼之孫氏不師申韓之報也曹操不足道諸葛公
有道者也而學於申韓不知其失何也

通鑑論卷一

七

實則其賢亦僅矣故蔣琬死費禕刺而蜀漢無人雖然嘗
讀常璩華陽國志其人之彬彬可稱者不乏張魯妖盜而
有閭閻劉焉驕怠而有黃權王累劉巴皆國士也先主所
用類皆東州之產耄老喪亡而固不能繼蜀非乏才無有
為主效尺寸者於是知先主君臣之圖此也疏矣勤於耕
戰察於名法而於長養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講也蔣
費亡而僅一姜維維亦北土也舍維而國無與託敗亡之
日諸葛氏僅以族殉蜀士之登朝參謀議者僅一姦佞賣
國之譙周國尚孰與立哉管仲用於齊桓公死而齊無人
商鞅用於秦始皇死而秦無人無以養之也寬柔溫厚之

德衰人皆踴躍以循吏之矩矱雖有英特之士推其生氣以卽於瓦合尙奚恃哉諸葛公之志操偉矣而學則申韓也文王守百里之西土作人以貽百年之用焉飛魚躍各適其性以盡其能夫豈申韓之陋所與知哉

何晏夏侯元李豐之死皆司馬氏欲篡而殺之也而史歙時論之譏非以文致其可殺之罪千秋安得有定論哉當時人士所推而後世稱道弗絕者傅嘏也王景也王祥也鄭小同也數子者以全身保家爲智以隨時委順爲賢以靜言處錚爲道役於亂臣而不忤視國之亡君之死漠然而不動於心將孔子所謂賊德之鄉原始是乎風尙旣然

讀通鑑論卷一

十一

禍福亦異天下之圖安而思利者固必褻裳而從之祿位以全家世以盛而立人之道幾於息矣嗚呼此無道之世所以崩風壞俗而不可挽也雖然有未可以過責數子者存焉魏之得天下也不以道其守天下也不以仁其進天下之士也不以禮利陷之法制之奴虜使之士生其時不能秉耒而食葛屨而履霜也無管甯之操則抑與之波流保其家世已耳故景與祥皆垂裔百年而享其名位兢兢門內之行自求無過不求有益於當時士之不幸天所弗求全也狂狷望於網羅容容獲其厚福是或一道也不可

以漢唐宋數百年載天履地栽培長育之人才忘軀捐妻

子以扶綱常者責之也施及宋齊以降君屢易而士大夫之族望自若也皆此焉耳歐陽永叔傷五代無死節之臣而不念所事之何君也亦過矣王彥章之忠匹夫之諒而已矣况余闕乎

請葛誕之起兵討司馬昭也疑賢於王凌毋邱儉而實未見其愈也儉與誕皆以夏侯元之死不自安而微幸以爭權使其克捷其不爲劉裕之誅桓元不能保也且誕之討昭何爲也哉無抑不欲魏社之移於司馬氏矣乎魏而亡亡於司馬亡於吳無以異也吳豈爲魏惜君臣之義誅權姦以安其宗社者哉誕遣其子觀稱臣於吳以起兵則昭

讀通鑑論卷一

十一

未篡而已先叛以叛臨篡者未形而叛者已著其志悖其名逆授司馬昭以討叛之名而惡得不敗邪使其成也司馬昭之族甫糜曹氏之社早屋矣悲夫借敵兵以討賊者之亡人家國也快一朝之忿而流禍無窮誕實作俑司馬楚之劉景蕭寶實相繼以逞而可許之爲忠乎人知馮道之惡而不知譙周之爲尤惡也道鄙夫也國已破君已易貪生情利祿弗獲已而數易其心而周異是國尙可存君尙立乎其位爲異說以解散人心而後終之以降處心積慮唯恐劉宗之不滅惜矣哉讀周仇國論而不恨焉者非人臣也姜維之力戰屢敗而不止民皆怨之然

其志苦矣民憚於勞而不知君父之危所賴以啟其情心而振其生氣者士大夫之公論耳其論曰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顯然以秦子魏以韓燕視蜀坐待其吞噓唯面縛輿櫬之一途耳夫漢之不可復與天也蜀之不可敵魏勢也無可如何者也故諸葛身殲而志決臣子之道食其祿終其事志不可奪烈於三軍之帥且使人心不靡於邪說兵力不銷於荒情延之一日而忠臣志士之氣永於千秋周而無人之心哉無亦括囊以聽委之天而弗助其虐之為咎尚淺乎夫民之不息誠不容已於閔恤矣譬之父母積疾僕妾勞於將養則亦酒食以勞之

漢通鑑論卷十

史九

和煦以拊之使鼓舞而忘怨已耳若恤僕妾之疲廢藥食而聽其酣寢有人之心者以是為惻隱哉當周之時黃皓陳祗盡庸主而不顧百姓之疾苦誠念民也則亦斥姦佞勸節儉飭守令以寬廉使民進而戰餽退而休息可也周塞目箝口未聞一讜言之獻徒過責姜維以餌愚民媚奄宦為司馬昭先驅以下蜀國亡主辱己乃全其利祿非取悅於民也取悅於魏也周之罪通於天矣服上刑者唯周而馮道末滅矣

王沈刺豫州下教陳長吏得失者給穀五百斛言刺史寬猛者給穀千斛規己寬猛之宜而賜之穀猶之可爾陳長

吏之得失而賜之穀險士猶民競起而誣訐其守令禍可勝言哉蓋沈者司馬氏之私人也司馬氏以好士恤民之虛名收辨士而要民譽每下不情之令行溢賞以誘天下而沈為之役故其教令如是之濫未容深責也陳厥緒君入白沈曰拘介之士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慕利而妄舉矧哉言乎可推以盡明主用人聽言之道矣拒諫者古今之所謂大惡也亟取人言而貪廣聽之名其惡隱而難知乃公孫瓚因之以亡曹主父偃因之以亂漢宋之中葉上書言因革者積滿公府而政令數易朋黨爭衡熙豐元紹之間勢如亂絲而國隨以敝近者民本輕達賤士乘以希

漢通鑑論卷十

史九

榮姦相資之肆惡一夫遽登省掖而天下亟亡嗚呼以賞勸言之害較拒諫而尤烈抑如此哉然則瑣曠之塞與明聽之達聖人兼用以應天下抑何道也曰善聽言者必其善於擇人者也人而善與言雖未得有善者存矣人而不善與言雖得有不善者存矣唐虞之廷或吁或咈交相弼違者唯其為禹皋稷契也夫禹皋稷契視君之失若疾疾之攻於心視民之病若水火之迫於肌而視言入而受祿也若穢惡之加於鼻也何俟於賞以勸之邪故君子之聽言先舉其人而後采其言必不以利祿辱賢者之操而導不肖者以猖狂無忌也察吏有常法劾吏有常職不獲已

而登斥茲訟枉之言然非害切於國民而痛切其肌膚則
告計之宵人耳誅之可矣一與一廢一張一弛進臣民而
其可否既已無疑矣而猶爲異說焉斥之可矣言雖甚
當不投以官其效雖登必進以禮大臣坐論日侍於燕閒
諫諍有官各責以言職非是者雖或兼谷並包而必厚防
其生事啓釁之傷自匪僉人惡有舍閨門子弟之職置四
民耕讀之恆棄官守慎修之紀且揣夕摩作爲傲傲炎炎
之論以動人主而僥幸顯名之與厚實哉舜之耕稼陶漁
而取人爲善人無所利於耕稼陶漁之夫而言之不善者
鮮矣其爲帝也以耕稼陶漁之聽聽天下之言則唯禹皋

讀通鑑論卷一

四

稷契無私利之心如深山之野人而後決於從也故其戒
禹曰無稽之言勿聽而豈以利祿誘曉曉之士使以訐爲
直乎嚮口舌以希利賴者小人也塾師也禍福唯其妄測
文義唯其割裂得利焉而情盡矣此求治者所必遠爲學
者所必拒也人君正己以涖下節嗜欲遠宦寺勤學問公
好惡則小人之利病國事之得失觸之而自知非不待言
也抑非恃人言而遂足以治也賞之而政刑亂朋黨興廉
恥喪風俗靡自非姦雄之媚眾以竊國幾何事此而不亡
此治亂之樞機不可不審也
後主失德而亡非失險也恃險也恃則未有不失者也君

恃之而東德將恃之而棄謀士卒恃之而棄勇伏弩飛石
恃以卻敵危石叢薄恃以全身無致死之心一失其恃則
匍伏奔竄之恐後掘之於蹊徑而凌峭壁以下攻則首尾
不相顧而潰故謂後主信巫言而失陰平之守以亡國非
也陰平守而互數百里之山厓谿谷皆可度越陰平一旅
亦費旄而已李特過劔閣而歎劉禪之不能守艸竊之智
乘晉亂以苟延爾譙縱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厥然而起熾
然而滅恃險愈甚其亡愈速矣然則諸葛公曰益州天府
之國其言非乎彼一時也先主擁寡弱之資而無尺土舍
益州而無自立之地乃其規畫之全局則西出秦川東嚮

讀通鑑論卷一

五

秦雒皆與魏爭於平原而非倚險以固存也迨乎關羽啟
難於吳先主忿爭而敗吳交不固仲謀已老宛雒之師不
能復出公乃率孤旅以嚮秦川事難而心苦矣况蔣琬據
涪城姜維據漢樂顛當守戶而天日莫窺不亡奚待焉漢
高起自漢中旋下三秦急出成皋是以瀕危而終勝光武
定都雒陽曹操中據兗州皆以無險爲險也周公營雒至
計存焉而或爲之說曰無德易以亡聖人既無私天下之
心抑豈欲其子孫之速亡乎周遷雒而不絕之系其亡尤
難於夏殷亡之難易不在險之有無明矣
司馬昭進爵爲王荀顛欲相率而拜王祥曰王公相去一

謂安有天子三公可拜人者驟聞其言未有不以為獄
立屹屹可以為社稷臣者馮道之勞郭威曰侍中此行不
易亦猶是也炎篡而祥為太保於晉威篡而道為中書令
於周則其亢矯以立名而取合於新主大畧可知矣昭謂
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深祥所逆揣而知其必然也
於大臣之節則太保之重任終授之已也無疑歷數姓而
終受瀛王之爵道固遠承衣盍於祥也不吝於篡而吝於
一拜不難於北面為臣而難折節於未篡之先天下後世
不得以助逆之名相加萬一篡奪不成如桓元可以避責
全身免於佐命之討計亦狡矣以此推之汲黯揖衛青而

曰使大將軍有揖客豈不重乎黯之情亦見矣欲以此求
重於權臣而可謂之社稷臣乎司馬昭郭威雖逆而固非
朱溫之暴可以理奪者也使汲黯而遇梁冀王祥馮道而
遇朱溫抑豈能爾哉若夫社稷臣者以死衛主而從容以
處期不自喪其臣節如謝安之於桓溫狄仁傑之於武氏
亦豈矯矯自矜以要權姦之知遇乎

讀通鑑論卷十終

讀通鑑論卷十一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晉 素始元年起

魏削宗室而權臣篡晉封同姓而骨肉殘故法者非所以
守天下也而懷愍陷沒琅邪復立國於江東者幾百年則
晉為愈矣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恆數苟
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
晉上雖逆而下固安無乃不可乎然而三代王者建親賢
之輔必欲享國長久而無能奪豈私計哉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非其利病生死之知擇也則君子之為天不君以

別人於禽獸者亦非但恤其病而使之利全其生而使無
死也原於天之仁則不可無父子原於天之義則不可無
君臣均是而戴之為君尊親於父則且易一主夕易一
主稽首匍伏以勢為從違而不知恥生人之道蔑矣以是
而利不如其病之以是而生不如其死之也先王重不忍
於斯民非姑息之仁以全軀保妻子導天下於魚蠱之聚
者慮此深矣然則晉保社稷於百年而魏速淪亡於三世
其於君天下之道得失較然矣晉武之不終也惠帝之不
慧也懷愍之不足以圖存元帝之不可大有為也然其後
王敦蘇峻桓溫相踵以謀逆桓元且移天步以自踞然而

逆之又久非安帝之不知飢飽而劉裕功勳赫奕莫能奪也謂非大封同姓之有以維繫之乎宋文帝寵任諸弟使理國政牧方州慮亦及此而明帝誅夷之以無遺蕭道成乃乘虛而攘之嗣是而掇天位者如拾墜葉臣不以易主爲愆民不以改姓爲異垂及唐宋雖權臣不作而盜賊夷狄進矣然則以八王之禍咎晉氏之非抑將以射肩請降咎文昭武穆之不當裂土而封乎法不可以守天下而賢於無法亦規諸至仁大義之原而已

諫必有專官乎古之明王工瞽庶人皆可進言於天子故周官無諫職以廣聽也諫之有官自漢設諫議大夫始晉

讀通鑑論卷十一

三

初立國以傅元皇甫陶爲之唐之補闕拾遺宋之司諫皆放此而立也諫有專官而人臣之得進言於君僅矣雖然古今之時異而廣聽之與慎聽也不得不殊進言之迹同而受益之與防邪也亦各有道未可以一槩論也古之民樸矣農工商賈各世其業士之遊於庠序者亦各有常學不能侈聞見飾文詞以動當世迨及戰國教衰而人自爲學揣摩當世之務者競尙其說縱之以言則偏私逞而是非亂則必擇其忠直而達治理者任之而後無稽之言不敢破聖道素綱紀以榮主聽則專官之任亦未可謂盡非時使然也諫官專立職專諫矣然非專諫於其官而禁外

此者之諫也不淫聽於辨言而不塞聰於偏聽苟得忠直知治者司其是非之正則懷忠樂進者相感以興乃若聽之之道羣言競奏而忠佞相蔽存乎君之辨之不徒在言者也諫者以諫君也邇聲色殖貨利狎官戚通女謁忘政事廢學問崇佛老侈宮室私行遊媿威儀若此者諫官任之大小羣臣下逮於庶人苟有言焉則固天子所宜側席而聽者也卽言之過而罔可無尤也外此人與政其亟矣然而人之賢不肖銓衡任之政之因革所司任之雖君道之所必詳而清諸其源則是非著而議論一爭於其流則議論繁而朋黨興貞邪利害各從其私意辨言邪說將自

讀通鑑論卷十一

三

此以起固不可不慎防之而廣聽適以召姦尤明主所深懼也以要言之言而譏非乎我者雖激雖迂而不可忽也言而褒貶於人辨說乎事者辨雖詳辭雖切而未可信也士之受規於朋友者且然而況君天下者乎然則選忠直知治者任諫職於上而主意昭宣風尙端直則羣言博采而終弗使主父偃息夫躬之流矜文采以讎其姦邪慎之也卽所以廣之也又何必執周官之不設諫臣以下訪芻蕘哉近者分諫職於臺省聽亦廣矣而六科司抄發之任十三道司督察之權糾劾移於下而君德非所獨任故詭隨忿戾迭相進退而國是大亂則廣之適以廢之黨人交

爭勢臣掣肘將諫官之設以諫下而非諫君乎拂其立諫之經而予以譖言之徑乃至僉人游士獻邪說以為用人行政之蠹賊不專不慎覆軌已昭後世尙知鑒哉

晉始建國立七世之廟除五帝之座罷園丘方澤之祀合之於郊皆宗王肅而廢鄭元也於是而知王肅之學醇正於鄭元遠矣後世經學傳鄭氏肅之正義沒而不傳則賈公彥孔穎達之怙專師而晦道也周之祀典粗緝以上不廢也而限天子之廟於五世合兩世室而始為七元之託於義而賊仁也周禮合樂於園丘方澤者非祭也所以順陰陽合律呂而正樂也而謂郊之外有園丘方澤之大祀

通鑑論卷十一

四

元之淫於樂以亂禮也其尤妖誣而不經者為上帝之名曰糴寶魄又立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叶光紀之名為四方之帝有若父名而賓字之者適足以資通人之一晒而以此釋經以之議禮誣神媒天黷祀惑民元之罪不容貸矣託之於星術而實傳之於讖緯夫且誣為孔氏之書王肅氏起而辨之晉武因而紬之於是禁星氣讖緯之學以嚴邪說之防肅之功大矣哉惜乎世遠俗流師承道圯而肅學不傳也如其傳則程朱興起尙有所資以闢鄭氏之淫辭與三代以下用兵以道而從容以收大功者其唯羊叔子乎

祖述之在鮮邱宗澤之在東京竝立一方以圖遠畧與叔子等乃逃卒而其弟稱兵以犯順澤卒而部眾瓦解以為盜皆求功已急而不圖其安未嘗學於叔子之道以弭三軍之驕氣驕則未有能成而不亂者也或曰叔子之時晉盛而吳衰擁盛勢以鎮之則敵亡可以坐待而逃與澤抗方張之虜未可以理折則時異而不可相師矣曰叔子之可以理服而逃澤不能者遇陸抗耳若夫敵國之氓信其仁厚而願歸附之則逃與澤之鄰壤猶晉宋之遺黎而叔子則晉吳異主義不相下者也使逃與澤以此臨之不愈效乎夫陸抗亦智深謀遠不與叔子爭一日之利耳使其

通鑑論卷十一

五

狂逞如石勒女直之為則其亡愈速是遇陸抗者兩蕃蓬敵之難而非易制於石勒女直也石勒雖驍而志不及於江淮且未幾而國內大亂甚於孫皓之猶安處也女直雖競而幹離不撻懶兀末各懷猜忌豕突鹿奔無有能如陸抗之持重以相制者使二子以道御兵以信撫民以緩制敵垂之數十年趙有冉閔之亂金有完顏亮之變以順臨逆以靜待動易於反掌矣叔子之功亦收之身後者也何至於子弟為梟獍以伏誅部曲竄荏葦而憤起哉故曰逃與澤求之已急而未圖其安也逃有鮮邱之可據而郭默邵續之流皆相倚以戴晉澤有東京之可恃而兩河忠義

皆相待以效功與爲憤興而不與爲固結二子之志義尙
矣情乎其不講於叔子之道也

川人與行政兩者相扶以治舉一廢一而害必生焉魏晉
其驗已雖無佞人而亟行苛政以鉗東天下而使亂不起
然而人心早離樂於易主而國速亡政不苛而用佞人其
政之近道足以羈縻天下使不叛然而國是亂朋黨交爭
而國速以亂曹孟德懲漢末之緩弛而以申韓爲法臣民
皆重足以立司馬氏乘之以寬惠收人心君弑國亡無有
起衛之者然而魏氏所任之人自謀臣而外如崔^炎毛^玠
辛^毗陳^羣陳^矯高^堂隆^之流雖未聞君子之道而鯁直清

讀通鑑論卷一

六

嚴不屑爲招權納賄驕奢柔諂狠鄙之行故綱紀粗立垂
及於篡而女謁宵小不得流毒於朝廷則其效也晉武之
初立正郊廟行通喪封宗室罷禁錮立諫官徵廢逸禁讖
緯增吏俸崇寬^宏雅正之治術故民藉以安內亂外逼國
已糜爛而人心猶繫之然其所用者賈充任愷馮扇荀勗
何曾石苞王愷石崇潘岳之流皆寡廉鮮恥貪冒驕奢之
鄙夫卽以張華陸機錚錚自見而與邪波流陷於亂賊而
愍不畏死雖有二傅和嶠之尤直而不敢羣小之翕譏是
以彊宗妒后互亂而氏羯乘之以猖狂小人濁亂國無與
立非但王衍輩清談誤之也是用人行政交相扶以圖治

失其一則一之僅存者不足以救古今亂亡之軌所以相
尋而不舍也以要言之用人其尤亟乎人而苟爲治人也
則治法因之以建而苛刻縱弛之患兩亡矣魏之用人抑
苟免於邪佞爾無有能立久長之本建^宏遠之規者也孟
德之智所知者有涯能別於忠佞之分而不能虛衷以致
高明宏通之士爭亂之餘智術興道德墜名世之風邈矣
僅一管^圍而德不足以相致也晉承魏之安處時非無賢
而獎之不以其道進之不以其誠天下頽靡而以老莊爲
藏身之固其法雖立文具而已使二代之君德修而勤於
求治天下羣趨於正而豈患法之不立乎宋太祖太宗之

讀通鑑論卷一

七

所以垂統久長而天下懷其德於既亡之餘庶幾尙已
杜預欲短太子之喪而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安得
此野人之言而稱之哉今有人焉心不忘乎敬父而坐則
倨以待情不恕乎愛兄而怒則矜其臂亦將曰存諸內而
已乎內外交相維交相養者也旣飾其外必求其內所以
求君子之盡其誠欲動其內必飭其外所以導天下而生
其心也今使衰麻其衣疏糲其食倚廬其寢處然而馳情
於淫侈以忘其哀慕者鮮矣耳目制之心不得而動也藉
令錦其衣肉其食藻井綺疏金樞玉戶其寢處雖有哀慕
之誠不蕩而忘者鮮矣耳目移而心爲之蕩也故先王之

制喪禮達賢者之內於外以安其內而制中材之外以感其內故曰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夫鳥獸之嗷嗷以念死內非不哀而外無所飾則未幾而忘之矣野人之內存而外不著見者亦如是而已矣杜預之於學也亦博矣以其博又其不仁六經之旨且以之亂諒闇者梁菴也有梁無柱茅茨垂地之廬也而誣之曰心喪叔向之譏景王曰有三年之喪二謂之有喪矣非謂存諸內者之徒感也而誣之曰不誠除喪而譏其燕樂之已早預之存諸內者誣聖欺天絕人而禽之猶曰君子之於禮存諸內而已乎故曰以禮制心有存而禮制之其外無別則內之存與不

漢通鑑論卷十一

八

存又奚以辨哉邪說逞人道息凡今之人皆曰臣忠子孝兄弟弟恭求其心而已而心之不可問者多矣不仁哉杜預之言以賊天下有餘也

嵇紹可以仕晉乎曰不可仕晉而可為之死乎曰仕而難可弗死也仕則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父受誅子讎焉非法也父不受誅子不讎焉非心也此猶為一王之下君臣分定天子制法有司奉行而有受誅不受誅者言也嵇康之在魏與司馬昭俱比肩而事主康非昭之所得殺而殺之亦平人之相賊殺而已且康之死也以非湯武而見憚於昭是晉之終篡康且遺恨於泉下而紹戴之以為君然

則昭其湯武而康其飛廉惡來矣乎紹於是不孝之罪通於天矣沈充以逆伏誅而子勁為晉效死蔡仲之命曰爾尚益前人之愆沈勁克當之矣紹蓋前人之美而以父母之身糜爛而殉怨不其天之亂賊愚哉其不仁也湯陰之血何不洒於魏社為屋之日何不洒於叔夜赴市之琴而洒於司馬氏之衣也

魏晉之際有貞士曰范粲較管甯陶潛而尤烈而稱道絕於後世士之潛沒而志不章者古今不知凡幾也甯以行誼著潛以文采傳粲無他表見而孤心隱矣乃其亢志堅忍則二子者未之逮焉送魏主芳而哀動左右三十六年

漢通鑑論卷十一

九

佯狂不言卒於車中子喬侍疾足不出邑里父子之志行誠末世之砥柱矣文采行誼無所表見志不存焉耳甯之不若此也甯未仕漢而粲已受祿於魏也潛之不若此也知晉之將亡而去之不親見篡奪之慘也故二子無妨以文行表見而粲獨不可難哉其子之賢也晉賜祿以養疾賜帛以治喪而不受嵇紹聞之尚為仇讎之子孫捐父母之身人之賢愚相去有若此哉粲之所為難能也非但難能也其仁矣乎

晉詔諸王大國置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所依倣之名曰周制也古之諸侯皆自有兵周弗能奪而非子之也

其自周始建之國各使有兵彼有而此不得獨無也郡縣
之天下兵皆統於天子州郡不能自有其人民獨假王侯
以兵授以相競之資何爲也哉夫晉豈果循周制以追三
代之久安長治也乎懲魏之虧替宗室而使權臣乘之耳
乃魏之削諸侯者疑同姓也晉之授兵宗室以制天下者
疑天下也疑同姓而天下乘之疑天下而同姓乘之力防
其所疑而禍發於所不疑其得禍也異而受禍於疑則同
也嗚呼以疑而能不召亂亡之禍者無有天下皆以爲疑
已矣而孰親之其假以防疑者且幸己之不見疑而窺其
疏以乘之無可親而但相乘於是而庸人之疑終古而不

讀通鑑論卷十一

十一

釋道不足於己則先自疑於心心不自保而天下舉無可
信兄弟也臣僚也編氓也皆可疑者也以一人之疑敵天
下而謂智計之可恃以防其愚不可瘳其禍不可救矣親
親而以疑則親非其親尊賢而以疑則賢非其賢愛眾而
以疑則眾非其眾夫何疑哉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
欲而已矣交君子以道給小人之欲孤遊於六合而荆棘
不生無有聖賢而無豪傑之度者也

天下惡有無故殺人而可以已亂者哉齊王攸欲殺劉淵
王渾曰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其說是也舍殺而無以馭
之也淵之所以終亂晉而殘之也不殺淵而淵反則晉王

渾殺淵而胡叛則抑且晉齊王舍本循末兩俱有咎而孰
能任之曹魏之居匈奴於內地使若淵者得以竊中國文
事武備之緒餘濟其姦而啟雄心其禍久矣淵即死若聰
若曜若猛若宣挾怨以求逞能且殺一人夕殺一人皆無
罪而翦之乎契丹之所以深女直之怨而激之起豈有幸
哉夫晉承魏失固未可急驅除之矣王濟欲任淵以平吳
縱虎自衛之術也李憲欲發匈奴五部假淵將軍之號征
樹機能此策之善者而孔恂諫止之何也恂誠憂淵之巨
測抑必有術以制之而但色變於談虎哉涼者中國之贅
餘也河湟之閒夷狄之所便也淵西征而蕩平樹機能之

讀通鑑論卷十一

十一

墟卽割其地以安之而淵之心戢矣淵卽不戢五部之心
亦戢矣馭得其道則且不敢竊河西而據之卽其不然我
據蕭關以距之其極遠也亦但如元昊而止耳孰如近在
汾晉之閒使我不軌之士民發狻猊虎河決魚爛於腹心
乎故知李憲之謀非但以平樹機能也實以斥淵而遠之
也此弭禍於將然之善術也一疑之一畏之無可如何而
姑置之淵且自危且自矜尤且自信也是召之以必反之
道也嗚呼晉之失政賄賂已耳交游已耳王渾父子得賄
而保淵孔恂楊珧不得賄而基淵故李憲之深識不庸非
淵之能亡晉也晉自亡耳

爲長故聽言者不惟其人惟其言而已矣咸剛直而疾惡
已甚見開曹之吏或怠傲而廢功或舞文以牟利憤然曰
焉用此爲而以費農夫之粟空國家之帑哉其言非不快
於一時之心而褊衷以宰天下又惡能宰哉古者方
五十里之國卿大夫士府史胥徒具羣聚以上食於公下
食於民而不憂其乏天下之大庶官僅供其職而曰公私
不足此務嫗之智不出算豆之閒故曰褊衷以宰天下天
不弗能宰也古之建官以治事治民固也而君子野人天
秩之以其才敘之以其類率野人以養君子帖然奉之而

漢通鑑論卷十一

十一

不漸豈人爲哉王者以公天下爲心以扶進人才於君子
之途爲道故一事而分任之十姓百家而卽立之長以牧
之農人力耕而食之無媿君不孤貴而養之必周乃使一
藝一經一能一力者皆與於君子之列而相獎以廉恥雖
有美稗不盡田而芟刈使扶良苗以長但勿令奪苗之滋
可矣官省而人之能與於選者其途隘力不任耕志不安
賤之士未繇分天之祿以自表異則且淫而爲姦富激而
爲盜賊君子之塗窮而小人之歧路百出風俗弛濫於下
國尙孰與立哉惟用人之塗廣而登進之數多則雖有詭
遇於倖門者而惜廉隅慎出處之士亦自優游以俟而已

不因窮以沒世如其省官而員數減則入仕也難入仕難
則持選舉之權者益重數十人而爭一軌苟有捷徑之可
趨雖自好者不能定情以堅忍而秉銓苟非其人則自尊
如帝操吉凶也如鬼託澄汰以爲壟斷而所裁抑者類修
潔之士所汲引者皆躁佞之夫士氣萎官邪興流沔而無
所立卽使傅咸併之且不能挽頽波以從綱紀况莫保司
銓之得盡如咸乎故君子甚患夫剛直者之倖倖以忿疾
當世而欲以刻覈重抑天下之心也况其言曰公私不足
併官以務農則尤悖甚爲吏者幾何人而廢天下幾何之
頃畝有天下而汲汲憂貧奪天所貴重之君子使爲農圃

漢通鑑論卷十一

十一

之小人以充府庫非商鞅之徒孰忍爲此哉治天下有道
非但足食而遂足以立也荀勗曰清心省事庶幾經國之
因猷詎可以其人而廢之
賈充之力阻伐吳也不知其何心或受吳賂而爲之閒或
忌羊杜二王之有功而奪其寵皆未可知抑以充之積姦
之情度之不但然也曹操討董卓勦黃巾平袁紹戰功赫
然而因以篡漢司馬懿拒諸葛平遼東司馬昭滅蜀漢兵
權在握而因以篡魏充知吳之必亡而欲留之以爲己功
其蓄不軌之志已久特畏難而未敢發耳乃平吳之謀始
於羊祜祜卒舉杜預以終其事充既弗能先焉承其後以

分功而不足以逞惟阻其行以俟武帝之沒己秉國權而後曰吳今日乃可圖矣則諸將之功皆歸於己而已爲操慈也無難此其情杜預張華固已知之憚武帝之寵充而未敢言爾觀其納女於太子知惠帝之愚而以甥舅畜之曹操之妻獻帝楊堅之妻周主皆此術也其謀秘其姦伏時無有摘發之者而史亦畧之千載之下有心有目灼見其情夫豈無故以撓大猷也哉嗚呼晉感充之弑君以戴己而不早爲之防求其免於亂也難矣所幸充死七年而武帝始崩賈謐庸才且非血充不足以爲司馬昭耳不然高貴鄉公之刃豈有憚而不施之司馬氏乎一女子猶足以

讀通鑑論卷十一

十四

以亡晉充而在當何如也項羽非侯生之君也漢高以其誑羽而遠之若蛇虺石守信高懷德之流未嘗任弑君之惡也宋太祖以其戴己而防之若仇敵變詐凶狠不知有名義者君不可以爲臣士不可以爲友孫秀酒南嚮之涕諸葛靚懷漆身之忠晉弗能用焉其不再傳而大亂有以也夫

秦滅六國而銷兵晉平吳而罷州郡兵未幾而大亂以亡秦誓稱武王克殷放牛歸馬畔甲橐弓示天下弗用秦晉與周將無同道而成敗迥異何也紂之無道虐加於民而諸侯或西嚮歸周或東留事紂未嘗日尋干戈競起爲亂

也天下之志相背以靜而弄兵樂禍之民不興及乎紂虐革周政行而皆仍故服無與揚之不待撲之也戰國之爭逮乎秦項凡數百年至漢初而始定三國之爭逮乎隋末凡數百年至唐初而始定安史之亂延乎五代凡百餘年至太平興國而始定靖康之禍延乎蒙古凡二百餘年至洪武而始定其間非無暫息之日若可以定者然而支蔓不絕旋踵復興非但上有暴君國有姦雄抑亦人心風俗一動而不可猝靜虔矯習成殺機易發上欲撲之而不可撲也夫秦與晉惡能攝天下之心與氣而斂之一朝故陳勝有輟耕之歎石勒有東門之嘯爭乘虛而思起此兵

讀通鑑論卷十一

十五

之不可急弭者機在下也且夫周之興也文王受鈇鉞而專征方有事於密阮崇黎而早已勤修文德勤聖學演周易造髦士養國老采南國之風革其淫亂兒童嬉遊而振芣苢女子修事以采蘋蘩未嘗投戈而始論道息馬而始講藝也優而柔之以調天地和平之氣而於兵戎之事特不得已而姑試之上弗之貴而下且賤之聖人之所以潛移人心而陶冶其性者如此其至也而後戎衣甫著而弓矢旋戩天下以爲寶獲我心可凜雪以見榮於文治秦之并六國滅宗周晉之篡魏而吞吳也謀唯恐其不險力唯恐其不競日進陰鷲殘忍之夫皇皇以圖弋獲而又崇侈

奔欲以敗人倫之檢押其與於成功其富貴者抑奢淫以敗天下之忌無以滌天下之淫邪而畜其疆於於艸澤幸而兵解難夷遂欲使之屈首以奉長吏之法未有能降心抑志以順從者也上無豫教而欲飾治安於旦夕召侮而已矣此兵之不可急弭教在上也陶璜山濤力排罷兵之議從事後而言之驗矣然抑豈於天下甫離水火之日尋兵不已而日取其民納之馳驟擊刺之中乎蓋亦求諸其本矣故聖人作而亂不難已商周是也道之馴也聖人不作待其敝之已極人皆厭苦而思偃武帝王乃因而撫之則漢唐以後之一統是也幾之復也庶幾商周之治者其

讀通鑑論卷十一

十一

唯光武乎寇盜方橫而獎道敦禮任賢愛民以潛消民氣之戾於擾攘之中兵不待弭而自戢然而黎陽之屯固不敢藉口於放牛歸馬以自擬於周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夫士苟有當世之畧一言而可弭無窮之禍雖非在位庶幾見用而天下蒙其休何為其祕之哉而孰知其固不可也言之不切而人習以為迂遠之談而不聽言之切而見用矣天下測其所以然而且以其智力與上相扞格如其不用也則適以啟姦邪而導之以極其凶忒矣漢魏之際羌胡鮮卑雜居塞內漸為民患徙之出塞萬世之利也雖不在秉國大臣之位固且憂憤

積中而不容已於切言之即不用矣後世且服其早識而謂晉有人焉此郭欽江統所以慷慨言之無所隱而論之詳也故傳之史策而後世誦之不衰乃欽之言曰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夷狄之庭其後劉淵父子石勒皆踐其言而晉遂亡嗚呼豈非郭欽之言教殺升木乎劉宣張賓之謀皆師欽之智而灼見晉之可襲取者非一日也言之不用而徒導人以亂矣藉晉用之因而下徙戎之令羣胡知其畏己而已有可乘之勢於方徙之際潰爛以逞又將奚以制之使弭耳以聽邪故使欽而在坐論之列與君

讀通鑑論卷十一

十一

若相密謀之內庭則極言之而不嫌言即不用猶不致啟戎心以增益其惡惡有忘屬垣之耳揚於大庭曰人將若何以加我將若何以使我莫敵我其終無如何哉非其位也謀不得而盡也姑緘默以俟其變可也雖義激於中而不敢快於一發誠慎之也孔子曰吾其為東周乎所以為者不言也聖人且慎於未可有為之日況偶有所知者乎西晉之亡亡於齊王攸之見疑而廢以死也攸而存楊氏不得以擅國賈氏不得以逞姦八王不得以生亂故舉朝爭之爭晉存亡之介也雖然盈廷而爭者未得所以存晉之道也攸之不安於國武帝初無猜忌之心苟勗馮統聞

之耳。勗與統賈充之私人，非但佞以容身，懷鬻國異姓之心久矣。忌攸者，非徒忌攸實，忌晉也。攸之賢固足以託國，然豈果有周公之德哉？卽微攸而晉固可存，漢唐宋之延祚數百年亦未嘗有親賢總己以制天下於一人而卒不可亂無他，無姦臣之在側而已。劉放孫資在魏主之奧窔，而司馬氏援之以攘臂；勗與統之於賈謐，楊駿未知其誰屬而要其市司馬氏之宗社於人，則早作夜思以謀逞志者也。攸卽廢晉不必亡，勗就不除晉無存理。修賈充之餘怨，則陰擯張華、排博士之忠言而顯斥曹志，苟有圖存晉室者，小不惜官爵，大不惜軀命，揚於王廷，揭勗統之姦，進之裔夷，則不待交章訟攸而攸固以安抑，不待措攸於磐石之安而晉固以存。今乃舉尊卑疏戚之口合訟攸而強帝持天下以任攸，苟勗固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墮其術中而猶競以爭尚口，乃窮攸之困，晉社之危，諸臣致之矣。夫一時徇名依附之眾，不足言也。李憲、劉毅、傅咸忠直爲當時之領袖而不能取前讒後賊爲宗社效，驅除晉之廷不可謂有人矣。植君子則小人自遠，則以進賢爲本，斥姦爲末，此自姦邪未逞之日言也。不逐小人則君子不安，則以斥姦爲本，進賢爲末，此爲姦邪已盤踞於內之日言也。二者互相爲本末而君子知擇焉，乃以

明於人臣之義而爲社稷所賴，非然則相激以益其亂而已矣。

讀通鑑論卷十二

衡陽王夫之議

惠帝

惠帝之愚古今無匹國因以亡乃唐順宗之瘖而無知米光宗之制於悍妻而不知有父其愈於惠帝無幾而唐未不亡有人焉耳四顧晉廷之士有可託以天下者乎齊王攸之得物情也其能為慕容恪與否不敢信也傅咸劉毅誅諍之士可任以耳目而未可任以心膂非能持大體者也張華謀畧之士可與立功而未可與守正非能秉大節者也託國於數子之手不能救惠帝之危況荀勗馮紇賈

謚楊駿之驕佞挾戈矛以互競者乎傅咸劉毅能危言以規武帝之失矣賈充之姦與同朝而不能發其惡張華秉國朝野差能安靜而楊后之廢且請以趙飛燕之罪罪之依賈謚浮慕之推重而弗能止其邪華不能辭亡晉之辜矣或曰狄仁傑廁身淫后姦賊之側與周旋而不恥論者以存唐之功歸之惡知華之非有密用特不幸而未成耳曰仁傑驟貴於武后之朝當高宗之世未嘗位大臣秉國政權固輕矣故不能不假權於武后以濟大難華被武帝之深知與平吳之大計以開國元老出典方州入管機要為天下所傾仰僅託淫邪之黨塗飾治迹而可稱大臣之

職哉體先嚮望先失志先奪求有為於後幹旋於已亂之餘其將能乎謂盈晉之廷無一人焉非已甚之辭也夫晉之人士蕩檢踰閑驕淫悞靡而名教毀裂者非一日之故也魏政之綜核苛求於事功而畧於節義天下已不知有名義晉承之以寬弛而廉隅益以蕩然孔融死而士氣灰殆康死而清議絕名教為天下所諱言同流合汚而固不以為恥其以世事為心者則毛舉庶務以博忠貞幹理之譽張華傅咸劉毅之類是已不然則崇尙虛浮逃於得失之外以免害則阮籍王衍樂廣之流是已兩者交競而立國之大體植身之大節置之若遺國之存亡亦孰與深維而豫防之哉故與賈充偕而不慙與楊駿比而不忘如是則雖得中主難持以永世況惠帝之愚無與匹者乎董養升太學之堂而歎曰天人之理既絕大亂將作誠哉其言之也

惠帝之七年索頭猗屯西畧諸夷三十餘國拓拔氏入主中國之口口也夷狄居塞內乘中國之虛竊為主於中國而避遠之地虛於是更有夷狄乘之而為主於所虛之地夫夷狄所恃以勝中國者朔漠荒遠之鄉耐飢寒勤畜牧習射獵以與禽獸爭生死故羸獷悍厲足以奪中國膏粱養之氣而既入中國沈迷於膏粱養以棄其故則乘

其虛以居其地者又且羅獲悍厲而奪之故劉石慕容姚
苻赫連迭相乘而迭相襲猗也之裔乃養其銳於西北徐
起而收之奄有羣胡之所有而享國以長必然之勢也契
丹入燕雲而金人乘之於東金人有河北而蒙古乘之於
北知奪人而不知見奪之即在此矣嗚呼其養銳也久則
其得勢也盛其得勢也盛則其所竊也深自拓拔氏之興
假中國之禮樂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爲中國之
民且進而爲士大夫以自旌其闕閤矣高門大姓十五而
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雜無與辨之矣漢魏徙戎於
塞內空朔漠以延新起之夷相應相仍如蟹之登陸陵

讀通鑑論卷十一

三

藉藉以繼進天地之紀亂而不可復理乾坤其將口乎謀
之不臧莫知其口之所極將孰尤而可哉
流民之名自晉李特始春秋所書戎狄皆非塞外荒遠控
弦食肉之族也其所據橫互交午於中國之谿山林谷遷
徙無恆後世爲流民爲山寇皆是也澤潞以東井陘以南
夾乎太行王屋赤白狄也夾淮之賊淮夷也商雒浙鄧房
均戎蠻陸渾也羸巫施黔濮人也漢川秦鞏姜戎也潛霍
英六光黃隨均羣舒也宣歙嚴處烏夷也其後以郡縣阻
繞羈縻而附之版圖之餘而人餘於地無以居之地餘於
人因而不治遂以不務耕桑無有定業而爲流民相沿數

千年而不息細惟禹之奠下土也刊山通道敷其文命聲
教訖乎四海盡九州之山椒水曲而胥爲大夏延及三代
納之政教之中而制其貢賦蓋以治之者緩之也殷周斥
之爲戎狄簡其禮薄其貢而侵陵始作後世附之郡縣版
圖之餘畧其頃畝蠲其征役而爲流民爲寇盜乃益猖狂
而遂所以然者非但驕之而使狠也其屬繫於郡縣者率
數百里而爲不征不繇不教不治之鄉其土廣其壤肥鹵
非以耕滅裂以耘而可以獲有溪泉而不爲之陂池有澤
藪而土曠人稀爲虎兇蛇虺所盤踞於是乎苟幸豐年之
多獲而一遇凶歲則無以自食一有征調則若責己以不

讀通鑑論卷十一

四

堪而怨咨離散其鈍者不以行乞爲恥其黠者則以蕩佚
爲姦遵義平越建而播州之夷禍平天柱嘉禾新田建而
武靖郴桂之寇賊消然則階文秦徽英六隨黃漢雒淮浦
羸郎之可郡可縣者移人之餘就地之曠分畫其田疇收
教其子弟定其情達其志使農有恆產士有恆心國有恆
賦勞費於一時而利興於千載大有爲之君相裁成天地
以左右民用夏變夷迪民安土非經世之大猷乎而何弗
之講明王作名世與其向此之圖哉
知事幾察物情者可與謀國乎未可也抑不可以謀身故
張華終死而晉以大亂華之決策平吳何其明也執政於

淫昏之廷而庶務粗舉民猶安之何其審也拒劉卞之說不欲為陳蕃之為以冀免於禍抑不可不謂工於全身然而身卒殞國卒危者何也智有餘而義不足也華之言曰權賊滿朝威柄不一知此矣而受待中之位以管機要何為乎又曰吾無阿衡之任夫既任不在己矣而與賈氏周旋終始何心乎華嘗為賈充所忌而置之外如其欲全身而免於罪戾則及此而引去可也賈模賈氏之黨也知賈氏之亡晉而以憂死華且從容晏處託翰墨記問以自娛固自信其智足以游羿彀中而恃之以無懼不濁不濁之閒天下有餘地焉以聽巧者之優游乎天下有自謀其身

東通鑑卷二十一

五

處於無餘之地而可與謀國者乎故晉之亡非賈謐能亡之華亡之也何也君昏后虐讒言高張寇賊伏莽天下所縣望者唯一華耳劉卞進扶立太子之說非不知人而妄投亦舍華而更無可與言者華無能為矣然後志士灰心而狂夫乘釁棟折榱崩則瓦解而室傾豈更有望哉且華之居勢非陳蕃比也蕃依竇武以圖社稷武不得宦官之腹心為之內應華則賈模裴頠以賈氏之姻族為內援以相輔其成也可八九得然而不能者華於賈氏廢姑殺其母之日委順其閒則氣不可復振氣已荅而能有為者未之有也蓋華者離義為智而不知不義者之未有能智者

也是非之外無禍福焉義利之外無昏明焉懷祿不舍淫沈於其閒則更不如小人之傾倒於邪而皆可偷以全身是以孔光胡廣得以瓦全而華不免若其能敗人之國家則一也是以君子於其死也不閔之

士有詞翰之美而樂以之自見遂以累其生平而喪之陸機其左鑿已機之身名兩隕瀕死而悔發為華亭鶴唳之悲惟其陷身於司馬穎不能自拔而勢不容中止也其受穎之囑緘而不能自拔惟受穎辯理得免之恩而不忍負也機之為司馬倫撰禪詔也無可賞其死人免之於鈇鉞之下肉其白骨而遽料其敗速去之以避未然之禍此亦

東通鑑卷二十一

六

殆無人理矣故機之死不死於為穎將兵之日而死於為倫撰詔之時其死已晚矣雖然機豈愚悖而甘為賊鴿乎謝朝華披夕秀以詞翰之美樂見於當世則倫且資其諛頌以為榮蓋有求免而不得者其不能堅拒之而仗節以死固也雖然不死則賊不賊則死以瑣瑣之文名迫之於必死必賊之地詞翰之美為累也若斯虎豹之文來藉遂將託於不材之枵而後以終天年乎而抑奚必其然邪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上以奉天而不違下以盡己而不失則其視文也莫有重焉樂以之自見則輕矣樂以自見而輕以酬人之求則

人不擇而借之以爲美爲人借而以美乎人是翡翠珠璣以飾婦人也倚門者得借豈徒象服是宜之之子哉嗚呼苟有文焉人思借之矣遑恤其道之所宜與志之所守乎班固之典引幸也揚雄之美新不幸也漢明之欲借固與王莽之欲借揚雄一也李白永王東巡之歌永王借之也陸游平原園林之記韓侂胄借之也不幸也蔡邕之於郭有道蘇軾之於司馬溫公幸也然苟借焉幸不幸存乎人而焉能自必哉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以承天盡己而匡天下之邪淫者也守己嚴待物以正勿以詭人勿以悅人爲天下侮奚足爲累而效不才之構爲

讀通鑑論卷十一

七

有必不可仕之時則保身尙矣外患已深國危如綫亟得君而事之身非所恤也權臣擅於下孤主立於上扶弱圖存功雖不立而志不可忘苟非因權臣而進身非所恤也皆可仕也必不可任而以保身爲尙者其唯無天子之世乎所謂無天子者非人遂失鹿天位未定之謂也擇主而奉之以已亂而定君臣之分故張良歸高帝鄧禹追光武允矣卽不然而爲范增之從項羽郭嘉荀攸之依曹操猶足以自見焉唯至於晉惠帝之時有天子而無之人欲爲天子而不相下羣不知有天子而若可以無天子者於斯時也順逆無常理成敗無定勢疆臣林立枯愚以逆逆者

逆順者亦逆也敗者敗成者亦敗也欲因之以事孤危之天子而不能卽欲掖之以爲天子而亦必不得生人殺人而皆操天子之權夫然後納身於狂蕩凶狡之中寄命於轉盼不保之地果矣其爲大惑而自貽以死亡也王戎之免幸也王衍陸機潘岳之死自賊者也顧榮張翰戴淵賀循裴裴而急去之非過高絕人之智也未有無天子而可仕者也

讀通鑑論卷十一

八

晉有天下初并蜀吳二方之民習於割據之餘未有以殺之也而中朝內亂故趙廞李特張昌石冰乘之以興乃特之子孫竊蜀者數十年而江南早定劉宏之功茂矣哉故以知國有干城雖亂而弗難定也雖然豈獨宏之功哉其地有人而後可以相資而理李特之亂蜀土風靡而從之盡三巴之士僅一范滂之范長生而已吳則賀循華譚周玘顧榮皆潔身退處而爲州郡所倚重民亂而士不與俱則民且茶然而自廢張昌石冰之首不難誅已而陶侃得以行其志於不疑嗚呼此非晉能得之其所繇來者舊矣孫氏之不足與言治理也而未嘗立一權謀名法之標準則江介之士民猶且優游而養其志諸葛公賢於孫氏遠矣乃尙名法以鉗束其下人皆自困於名法之中而急於事功以爲賢則涵泳從容之意不復存於風俗安所得高

視遠覽以睨於貞邪逆順之大者哉諸葛之張也不如孫氏之弛也孫氏不知道而道未亡諸葛道其所道而道遂喪自其隆中養志之日以管樂自比則亦管樂而已矣齊之所以速亂而燕旋傲也管樂者自其功而言中商者自其學而言也申商法行而民有賊心君子所以重為諸葛惜也

劉淵雖挾桀敖不逞之材然其始志亦豈遽爾哉觀其譏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則亦自期於隨陸絳灌之中而已矣其既歸五部聞司馬穎之敗尙欲為之擊鮮卑烏桓則猶未必遽背晉而思滅之也司馬穎延而挑之劉宣等

續通鑑論卷十一

九

推而噉之始以流毒天下而覆晉室乃匈奴自款塞以來蕃育於西河有年矣淵匪茹而逞不再世而子孫宗族及其種類駢死於斬準無子遺焉則淵毒天下還以自毒淵亦何利有穎之挑宣之噉以糜爛冒頓以來數十傳之苗裔部落於崇朝也司馬穎一潰其防而河決魚爛滅其宗而赤淵之族亦惜矣哉而推禍原所啟則王浚之結務勿塵先之也司馬氏自誑於室固未嘗假外援而召之亂也浚狡有餘而力不足乃始結鮮卑而開千餘年之釁穎懼鮮卑乃晉淵以敵之交相用夷穎不救死而浚伏其誅流毒天下者殃必及身及身者殃之券也禍延百世者殃之

餘也不敬瑋之妻子殲於契丹而無遺種豈或爽哉故王浚者千古凶人之魁也而效之者何相踵以自滅也

死而不得其所者謂之刑戮之民其嵇紹之謂與紹之不可死而死非但逆先人之志節以殉讎賊之子孫也惠帝北征徵紹詣行在豈惠帝之闇能知紹而任之乎司馬越召之耳同也又也穎也嵩也越也安忍無親而為至不仁一也偶然而假託於正奉士木偶人之屏主以逞君子逆風猶將避其腥焉紹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妄言耳樂為司馬越之厮役而忘其死也不知有父者惡知有君名之可假勢之可依奉要領以從之非刑戮之民而誰邪

續通鑑論卷十一

十

秦準謂紹曰卿有佳馬乎導之以免於刑戮而不悟妄人之妄以自斃而已矣宋高宗免於北行而延祀於杭州幸也琅邪王免於劉石之禍而延祀於建康非幸也當穎出騰越交誑之日引身而去歸國以圖存卓矣哉王之歸王導勸之也導之察殘也審王之從諫也決王與導之相得自此始要其所以能然者有本矣八王異爭之日晉室紛紜輻輳人困於其中而無術以自免乃王未歸國之先一若無所短長浮沈於去就者導以望族薄仕東海而邪正順逆之交一無所表見嗚呼斯所以不可及也老子曰靜為躁君非至論也乃

所謂靜者於天下妄動之日端凝以觀物變潛與經綸而
屬意於可發之幾彼躁動者固不知我靜中之動而我自
悠然有餘地矣天地亦廣矣物變有所始必有所終矣事
之可爲者無有禁我以弗爲所難者身處於葛藟虺虺之
中而酒食相糜赤紱相繫於是而戈矛相尋不覺矣靜者
自悠然天宇之內用吾才成吾事者無涯焉安能役役與
人爭滌澗於漩澗之中乎澄神定志於須臾而幾自審言
之有當者從之自決矣此王與導之得意忘言而莫逆於
心者也是術也老莊以之處亂世而思濟者也得則馳騁
天下之至剛不得抑可以緣督而不近於刑琅邪之全宗

讀通鑑論卷十一

十一

社於江東而導昌其家世矣雖然此以處爭亂雲擾之
日而姑試可也既安既定而猶用之則不足以有爲而成
德業王與導終始以之斯又晉之所以絕望於中原也孔
子思小子之簡而必有以裁之非精研乎動靜之幾與時
偕行者不足以與於斯

晉保江東以存中國之統劉宏之力也宏任陶侃誅張昌
平陳敏而江東復爲完土侃長以其才而宏大以其量唯
宏能用侃侃固在宏幷幪之中也夫宏又豈徒以其量勝
哉宏無往而不持以正者也司馬越之討馬越假詔使宏
攻越宏不爲馬越攻越亦不爲越攻馬越而但移書以責其罷

兵正也出逆而越亦不順也惡張方之凶悖不得已擇於
二者之間而受越節度亦正也受越節度終不非嚮以犯
關誅馬亦正也張光者馬之私人討陳敏有功不以馬故
而抑之亦正也天下方亂而一之以正行乎其當行止
乎其當止不爲慷慨任事之容不操偏倚委重之心千
載而下如見其嶽立海涵之氣象焉使晉能舉國而任之
雖亂而可以不亡惜乎其不能獨任而宏亦早世以終也
微宏則周玘顧榮賀循無所憚而保其貞微宏則陶侃無
所託以盡其才微宏則琅邪南遷王導亦無資以立國晉
不能用宏而宏能用晉嗚呼當危亂之世鎮之以靜慮之

讀通鑑論卷十一

十一

以密守之以大正而後可以爲社稷之臣挾才而急於去
就者益其亡爾有土可憑有人可用而偏心詭億以召亂
曰吾以行權權其可與未可與立者道乎

惡有天子中毒以死而不能推其行弑之人者哉惠帝之
爲司馬越鳩也無疑越弑君而當時天下不能窮其姦因
以傳疑於後世而主名不立當其時司馬模司馬騰皆唯
恐無隙而不足以逞者然而晉中外爲諱之而模與騰不
能藉以爲名史臣於百世之後因無所據以正越弑逆之
罪何也天下晉幸惠帝之死也惠帝死而亂猶甚國猶亡
惠帝不死則琅邪雖欲存一綫於江東也不可得矣惠帝

必不可為天子者也武帝護之而不易儲武帝病矣然司馬氏之子孫特不如惠帝之甚耳無一而不可以亡天下者則將孰易而可哉惠帝之必亡也使晉有社稷之臣行伊霍之事而庶其定乎司馬越固亦有此心矣然而不能者司馬倫已嘗試焉而為天下僇司馬穎司馬馮皆將為之而先伏其辜越而行伊霍之事則馮與穎所不敢為者而身任其咎以召天下之兵越慮之熟矣無如此土木之闇主何不得已而聽人之斃之越之情亦苦矣貴戚之卿有易位之責而越不能養昏汶之主以速即於亡而抑不可顧懷帝之向可有為而非惠帝之死弗能立也快出於

讀通鑑論卷十二

三

倒行之一計而叛懷帝以立己無私焉故天下且如釋重負而想望圖存之機故一時人心翕然胥為隱諱以免越宮官之辟後世亦存為疑案而不推行鳩之人夫人苟處不得已之勢而志非逆者則天討不加而清議不相摘發弗能事也弗能廢也社稷且岌岌焉為天下任惡天下所矜而容之者也懷帝立五年而越無篡心其專殺而畏寇則司馬氏驕昏之習也不足深責也
孟子言保國之道急世臣重巨室蓋惡游士之徒亂人國也夫游士者即不亂人國而抑不足以繫國之重輕民望所不歸也主其地習其教然後人心翕然而附之陳敏之

亂且卓反正而告敏單曰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宏豐耳今皆異矣汝等何為顧榮羽扇一麾而數萬人潰散琅邪王鎮建業榮與紀瞻拜於道左而江東之業遂定夫此數子者皆孫氏有國以來所培植之世族也率江東而定八王已亂之天下抗五胡窺吞之雄心立國百年而允定孟子之言於斯為烈矣嗚呼地皆有有人也民皆有望也用人者追求之驟起喜事之人而暮老成物望之士求民之歸也難矣光武所與興者南陽崛起之流輩而其收河北以為根本則唯得耿弇寇恂吳漢而大業定劉焉倚東州兵為腹心以凌駕蜀人而內亂馴至於先主所與

讀通鑑論卷十二

古

者皆平原初起之爪牙故兩世而不收蜀一士之用其亡也民且去之若遺也劉宏王導知此而以樹建業百年之基就其地得其人定天下之大畧也允矣
懷帝
晉武分諸王使典兵晉不競矣彼皆膏粱紈袴之子也教練不親束伍不禁瓦合而徒炫其單容足以亂爾而不足以競父穎馮越之交相殘殺固然而前積然而燬未嘗有經旬之戰守而橫尸萬計其以民命為戲久矣不足以競而欲相競於是乎不得不借夷狄以為疆劉淵之起司馬穎召之也石勒之起苟晞用之也拓拔氏之起劉琨資之

也皆不足以競不獲已而藉之以競而晉遂亡中國之禍遂千餘年而不息使競在中國而無待於彼不示以弱而絕其相陵之萌則七國之反赤眉黃巾之亂袁曹公孫韓馬之爭中國亦嘗鼎沸矣既折既摧而還歸於定亦惡至此哉武帝無百年之算授兵於諸子司馬穎之頑愚延異類以逞不足誅也若夫劉琨者懷忠憤以志匡中國而亦何爲爾邪琨進索虜將以討劉淵也拒一夷而進一夷事卒不成徒延拓拔猗盧於陜北不亦慎乎夫琨不能驅市人以敵大寇也誠難然君子之自靖以忠於所事亦爲其所可爲而已矣智索力窮則歸命朝廷如魏勝辛棄疾斯

讀通鑑論卷十一

五

亦可矣未有急一時而忘無窮之禍者也蓋琨亦功名之士耳志在功名而不聞君子之道則功不遂名不貞而爲後世僂自貽之矣前有不慮之君後有不慮之臣相仍以亂天下國速亡夷夏之防永裂嗚呼將誰咎哉司馬越出屯於項非無策也其敗則越非濟險之人外爲苟晞所乘而內任王衍以債事耳劉聰石勒繞雒陽而南侵襄鄧使晉君臣兵庶食絕援孤盡雜而困其必蹙以待盡也無疑重兵屯於外則聰勒進而越擬其後必不敢憑陵而遠通三川故苟晞內訌越死眾無主王衍不敢任事而後聰始決起以犯王都越之山屯不足以爲越罪明矣

雒陽之孤危越不能辭其責其失也在秉國之日不能推誠任賢輯和東南以互相夾輔一出而無有可倚者山簡縱酒自恣而忘君父苟晞挾私爭權而內相攻奪張駿所遣北宮純之一旅且屢戰而疲矣懷帝又惡越必欲滅越而不恤自斲之還以自斲越之處勢如此亦安得不鬱鬱以死而以潰哉夫越非無心者而特昧於從違耳一秉政而唯王衍庾敳謝鯁郭象胡毋輔之虛浮之徒進以是爲可靖兵戎之氣乎一旦而欲建非常之功跳出孤危反兵內援必不可得者然其曰臣出幸而破賊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亦何遠非死地求生之長算哉嚮令劉宏不

讀通鑑論卷十一

六

死使任山簡之任劉琨不北學於王浚張軌不遠絕於涼州東連琅邪視聰勒所嚮而自外擊之晉且可以不亡其不能者越非其人非策之不善者若夫越之不奉懷帝以出而置之危地則罪也元宗往蜀太子在靈武而安史不能安於長安誠使懷帝親將以禦狄於外苟晞雖騎山簡雖慢自不敢充鉄鉞而坐視琅邪輸江東之粟龜士馬以急攻聰勒其能入據空城以受四方之敵乎越出而帝固備備以居藉藉以斃越之罪大矣雖然或亦國君死社稷之說誤之也若君臣同死孤城而置天下於膜外雖獵衛主之名亦將焉用此哉

民愚無知席安飽以為勢陵蔑孤弱士大夫弗能止焉與之俱流而歎其仁恕之心忘出反之報自貽死亡以為國病禍發不可禦矣夷狄非我□□者也茲賊我而捕誅之則多殺而不傷吾仁如其困窮而依我遠之防之猶必矜而全其生非可乘約肆淫役之殘之而規為利也漢縱兵吏殘蹂西羌而羌禍不解夷狄且然況中國之流民乎夫其闌入吾土不耕而食以病吾民禍人視之其忿憤也必深上無能養也無能安也隳墳墓離親戚仰面於人以求免於凍餒又豈其情之得已哉役則役焉矣賊則賊焉矣不敵我十姓百家之相為朋比矣愚民於是而以侮之為

前通鑑論卷十一

七

得計士大夫於是而以制之為得勢有司於是籍東驅除之為保我士民之功一王之天下無分土天地之生非異類而摧殘之若仇讎傷和氣乖人理激怨怒則害於而家凶於而國皆自取之焉耳西晉之末蜀已覆於前矣劉宏薨山簡闇荆湘之士民虐苦流民而若馮素者且持保固鄉里之邪說惑狂愚殘忍之荀眺欲盡誅之四五萬家一時俱起杜弼挾之以作亂天道之必然人情之必致也嗚呼眺欲盡誅之獨非人乎事即成而何忍況其祇以自賊也迨其已反則又或咎之曰殺之之不速也不仁者不可與言有如是夫

劉聰陷維陽執懷帝百官無一死者嗚呼若此之流而可責以仗節死義之道乎維陽之困危也周馥請幸壽春而不聽苟晞請幸會垣而不果迨其後欲出而不能悲哉帝將遷而公卿止之為之辭曰效死以守社稷也乃若其情則有二焉弗能固守而依於所遷則遷壽春而周馥為公輔矣遷會垣則苟晞為公輔矣從遷之臣弗能據尊榮也此一情也久宦於維而治室廬置田園具器服聯姻戚將欲往而徘徊四顧弗能捐割此又一情也故盤庚曰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總其心於田廬器服之中仰不知有君俯不知有驅命故曰若此之流惡可責以仗節死義乎十

前通鑑論卷十一

六

金之產卒逢寇亂不忍捐其雞豚讐缶而肝腦塗地妻子為俘汴京士庶攤李綱以譴呼者此情而已矣元宗將奔蜀楊國忠列炬請焚府庫帝曰爾此以與賊勿使掠奪百姓其輕視貨貝之精度越尋常遠矣是以唐終不亡也劉琨送石勒之母以招勒而勒不服高齊送宇文護之母而護旋攻之不拘以為質而欲以仁義動狡悍之寇不已愚乎曰此未足以謂琨也執人之父母脅之以降不降則殺之以快意此夷狄盜賊之行有心者其忍效之乎送之歸雖不足以懷之而彼亦無辭以決於致死曹嵩死而徐州屠陶謙愚矣琨非愚也琨所以不能制勒者懷愍弱琅

邪孤王浚其之其勢不振現雖抗慨而舊為賈謐司馬越所污染威望不足以動人抑且沈毅不如劉宏精敏不如陶侃勤是以睥睨之知非亡敵而孰其聽之使現而能如郭子儀也則香火之誓動回紇而有餘回紇豈果畏鬼神恤信義哉有以制之而又持名義以臨之蔑不勝焉仁義有素而聲靈無拂則此一舉也足以折勒之狡而制其死命故曰仁者無敵現未全乎仁也非仁過而愚也若拘人之父母以脅其子非人之所為也固現之所不忍而不屑者也

讀通鑑論卷二

九

王導乘江東之政陳頌勸其改西晉之制明賞信罰綜名責實以舉大義論者遵之而惜導之不從然使導亟從類言大反前軌任名法以懲創久弛之人心江東之存亡未可知也語曰琴瑟之不調必改而更張之非知治之言也絃之不調因其故而為節其緩急耳非責之絃而亟易其故也不調之絃失之緩矣病其緩而急張之大絃急小絃絕而況可調乎晉代更民之相尚以虛浮而樂於弛也久矣一旦操之已蹙下將何以堪之且當其時所可資以共理者周頌庾亮顧榮質循之流皆雒中舊用之士習於通脫元虛之風未嘗慣習羈絡者驟使奔走於章程不能祇承而固皆引去於是皮矯束溼之人拔自寒流以各逞其

讀通鑑論卷二

九

競躁吏不習民不安士心瓦解亂生於內而不可遏矣夫下宣陶侃固端嚴勸懲之士也導固引壺於朝端任侃於方岳矣潛移默化豈在一旦一夕哉宋嘗病其紀綱之寬政事之廢矣王安石迫於改更而人心始怨元祐紹聖建中靖國屢懲屢改而宋乃亡鍛鐵者急於反則折編人憾前國之不令矯枉而又之於枉不可以治無事之天下而況國步方蹙人心未固之時乎且不但此也漢末尚聲譽而曹操矯之以嚴魏氏急名實而司馬矯之以寬彼皆樂趨前人之過形君人之非以快人心而使樂附於己當導之世王敦嘗用此術矣其後桓溫又用此術矣所以進趨利徼功之人而與為逆也導唯無此不軌之志故即因為革從容調御而不自暴其能夫導豈無額之心哉桓彝品藻之曰管夷吾則其不讓王衍諸人之湯沐以靡天下可知也又惡知其不服膺陳頌之諫而特不露其鋒鉞爾有當世之畧者好惡不激張弛不迫備人不知求快一時而怪其弗能為也愚者何足與深言邪

王彌勸劉曜都雒陽不從彌以是輕曜而背之彌盜魁之習耳惡足以測狡夷之長算哉石勒視劉曜而尤狡張賓之惡非彌所能測也勒在葛陂孔叢請夜攻壽春據之以困江東勒笑之而從張賓北歸據鄴勒橫行天下豈憚憚

於紀瞻者然而知瞻可勝而江淮之終不可據以為安勒之智也江淮之春有霖雨常也紀瞻與相持不以雨為困而勒困於此可以知地氣可以知天情矣三代以上淑氣聚於北而南為蠻夷漢高帝起於豐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氣移於南郡縣封建易於人而南北移於天天人合符之幾也天氣南徙而匈奴始疆漸與幽并冀離之地氣相得故三代以上華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後在大河非其地而關入之地之所不立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是故拓拔氏遷於雒而六鎮據其穴以殘之延及於齊周而元氏之族亦守緒遷於蔡而完顏氏之族熾耶律亡而其

續通鑑卷十一

主

支庶猶全於漠北蒙古亡而其苗裔種姓君長塞外者且數百年舍其地之所可安以犯天紀則未有能延者枳穉貉鴝之性黠者自喻之味者弗知也王彌孔萇之所以愚而徒資曜勒之笑也夫江淮以南米粟魚鹽金錫丹木蔬果絲枲之資彼豈不知其利而欲存餘地以自全其類也則去之若鶩然則天固珍惜此土以延□□禮樂之慧命明矣天固惜之□且知之而人弗能自保也悲夫□□之敗類罪通於天矣雖然□而有曜勒之識也則自知此非其土而勿固貪之為利以自殄其世也劉聰之臣有劉殷者論史者或稱以為賢殷飾女以進於

聰而問其寵不足比數於人類者也故其言曰事君當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論者以為賢則且為諂佞者排摘忠直之口實殷雖不足比數於人類而不可以不辨事父母而幾諫者既以不忍傷恩為重矣且于日侍父母之側諫雖不切而婉婉以繼進父母雖復亦無如其旦夕不相舍者何而終必從之非君之進見有時言不伸而君且置之者也父母之過無安危存亡決於俄頃之大機旦過而夕改無過矣君操宗社生民之大命言出而天下震驚行出而臣工披靡一失而貽九州億萬姓百年死亡之禍待之宛轉徐圖雖他日聽之而悔無及矣父母

續通鑑卷十一

主

之過即有導諫之者注朋而已矣奴妾而已矣其勢不張其徒不盛其飾非贊惑之智不能凌我而出其上微言而告父母以所未覺彼未能結黨強辯以折我君而不善則聚天下之僻而辯巧而悍者稱大人假理勢以抗我而孤忠固憂其不勝微言如訥奪之者喧慙而氣且為奪矣凡此數者諫父母易而諫君難處其難而柔顏抑氣操瓦全之心以若吐若茹而伺君之顏色此懷祿固寵之便計其為小人之道也無疑況乎君臣義合非有不可離之去就哉劉聰因暴嗜殺殷以是為保其富貴之計則得矣以獻女媚人之禽心而姑取譽於天下其術巧矣本不足與深

論而邪說一倡若蘇軾諫臣論之類師其說以為詭遇之術君臣之義廢忠佞之防裂矣

愍帝

愍帝之西入長安必亡之勢也劉聰雖去雒陽石勒雖去江淮而聰在平陽勒在鄴雒陽已毀襄鄧已殘勒一踰河而即至雒聰一踰河而即犯關中長安孤懸於一隅互南北而中絕二虜夾之旋發而旋至張軌遠在河西孤軍無輔李特又割據巴蜀而西南之臂斷天下所僅全者江東耳而汝雒荒殘則聲勢不足以相及賈疋索綝麴允崛起乍合之旅不足以繫九鼎明矣周顛等之中道而逝非慈

讀通鑑論卷十一

十一

杜而背義也知其亡在旦夕而江東之猶可為後圖也長安自漢以來蕪曠而不可為奧區久矣聰勒之不急犯而據之也以其地之不足恃也名之為天子之都而後劉聰欲固獲之矣帝不入關長安未即亡也當其時石勒已舍淮襄而北矣雒陽雖生蔓草而陳汝蔡鄧猶憑楚塞以為固東則連壽泗而與江東通其津梁西則連關陝而與雒涼繫其絡脈此率然之勢首尾交應之形也使愍帝不舍中州而權定都於陳許宛汝之間二虜之不敢即犯筆較明矣足繼懷土而挾之以西人無能與爭而但思遁散則不亡何待焉故嗣興於喪亂之餘者非果英武之姿不可

應處危地以微幸非怯也所繫者重一危而天下遂傾也夫

所獲而後知中夏之無人不足憚也待堅白將以趨澠水高緯親行以收晉陽皆以自述其亡況素不知兵徒以名義推奉之愍帝乎智者知此而已而愚以躁者乃挾天子為孤注而謂人畏沮不量力不度勢徒敗人國家豈有救哉然則肅宗難朔方一隅之地與天下相隔絕何為而成收復之功邪曰祿山悍而愚已據長安意得而無遠志輕去幽燕而喪其根本是朝露將晞者也故一隅攻之而已足聰與勒各據狡兔之窟以相凌壓方興而未戢豈孤立

讀通鑑論卷十一

十一

之勢所可敵哉勢因乎時理因乎勢智者知此非可一槩以言成敗也

職官賤而士去其廷封賞濫而兵逃其汛天子之權輕物無與勸而忠貞幹理者羞與匪人為伍其情中渙此成敗之樞機持之不謹則瓦解而莫能止陳碩諫琅邪以金紫飾士卒符策委僕隸非所以正綱紀其言得矣雖然天下方亂人心愈競死亡相枕益不厭其榮寵之情天子蒙塵夷盜充斥乃躁人得志以求名位之時也重抑之力裁之項羽剗印而韓信陳平開行亟去張元吳吳斥於韓范而導西夏以倡狂即才不如韓陳狡不加張吳乃以効於我

而不足以附夷狄盜賊而有餘守類之說抑無以斂躁動
之人心而使順於已然則術其窮乎曰此非立法於寬嚴
之兩塗所可定也天子者化之原也大臣者物之所效也
天子大臣急於功則人以功為尚矣急於位則人以位為
榮矣儉者先自儉也讓者先自讓也非可繩人而卑約之
者也其為崛起而圖王則緩稱王緩稱帝而眾志不爭其
為承亂以興復則緩於監國緩於繼統而人心不競漢高
之戰成阜也項羽一日未平則一日猶與韓彭張吳齒故
信請王終奪之而不敢怨光武聽耿弇而早自立故赤
眉已降而天下之亂方興帷幕翼戴之臣驟起而膺三公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孟

之位其下愈貴己愈踞其上而益尊其上益尊其下愈振
援而上以競貴更始之廷人銜王爵則關內侯騎都尉之
充盈不可禁也嗚呼得而成失而敗成而生敗而死宗族
縣於刀俎烏鳶晚其肉骨奮志以與天爭成敗與人爭生
死此志皎然與天下見之則必有塵視軒冕銖視金玉之
心而後可鼓舞天下於功名之路諸葛公曰惟淡泊可以
明志君與大臣之志明則天下臣民之志定豈特綜核裁
抑以立綱紀哉倚於寬倚於嚴其失均其收均矣

愍帝詔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分督陝
東西諸軍令保帥西兵詣長安睿發江東造雒陽此危急

存亡相須以濟之時也琅邪方定江東不從北伐視君父
之危若罔聞姑置之而自保其境信有罪矣雖然以純忠
盛德之專責琅邪而琅邪無辭若其不能則愍帝此詔戲
而已矣帝之於二王也名不足以相統義不足以相長道
不足以相若其為皇太子非天下之必歸心而買正等之
所奉也其為天子也非諸王之所共戴趙允索綝之所振
也琅邪承八王之後幸不為倫穎馮越之爭繇王導諸人
有規時自靖之智而琅邪之度量宏遠也曾是一紙之詔
丞相分陝之虛名遂足以鼓舞而折筆使之者哉名為愍
帝之詔實則索綝趙允之令而已以琅邪為君以王導諸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孟

人為輔而恬然唯綝與允之令以奔走恐後乎綝與允有
效忠之心而不知道也度德量力相時者道也使二子雖
愍帝於長安而不舍秦王之號與二王齒且虛大位以俟
有功而論定則猶可弗使孤危以免帝於俘虜二子亦自
救其死以立勳名而二子方施施然貪佐命之功而不自
度也是以其亡無與救也元帝聞長安之破司馬氏已無
餘矣南陽王僻處而日就於危不足賴也然後徐即王位
以嗣大統讀劉琨勸進之表上下哀籲求君之心切矣然
周嵩猶勸其勿亟急得人心者徐俟天命非淺人所可與
知也

好諛者大惡在躬而猶以為善大辱加身而猶以為榮大
禍臨前而猶以為福君子以之喪德小人以之速亡可不
戒哉石勒之橫行天下殺王彌如圈豚背劉聰如反掌天
下聞其名猶為心惕而一為卑諂之辭以媚王浚浚遂信
之而不疑唐高祖之起晉陽疾下西京坐收汾晉而安輯
之豈為人下者一為屈巽之辭以誘李密密遂信之而不
疑浚死於勒密禽於唐在指顧之間不知避也浚之凶悖
迷此也宜矣密起兵敗竄艱難辛苦已備嘗矣而一聞諛
言如狂醉而不覺天下之足以喪德亡身者耽酒嗜色不
與焉而好諛為最元祐諸君子且為蔡京所惑勿僅以責

讀通鑑論卷十二

老

之驕悖黠姦之浚與密也

建大業者必有所與俱起之人未可忘也乃厚信而專任
之則亂自此起元帝之得延祚於江東王氏贊之也而卒
致王敦之禍則使王敦都督江湖軍事其禍源矣王氏雖
有冀戴之功而北拒石勒於壽春者紀瞻以江東之眾捍
之於淮右相從渡江之人未有尺寸之效也若夫韜圖江
湘冀上流以固建業者則劉琨矣琨之所任以有功則陶
侃矣平陳敏除杜弢皆侃也侃功甫奏而急遣王敦奪其
權而踞其上左遷侃於廣州以快敦之志使侃欲効忠京
邑而敦已扼其吭而不得前何其悖也侃之得成功於荆

湘者劉宏推誠不疑有以大服其心爾至是而侃不可保
矣迨其後有登天之夢而蘇峻之亂躊躇不進固將曰專
任侃而侃且為敦而不知其不然也敦殺其兄而不恤侃
則輸忱劉宏而不貳其貞邪亦既較然矣侃之不得為純
忠帝啟之敦又首亂以倡之而侃終不忍為敦之為疑之
制之王氏之私豈晉之利哉俱起之臣雖無大權而固相
親暱新附者雖權藉盛而要領非其所操腹心非其所測
故蕭曹與高帝俱興而參帷幄定危疑則授之張良陳平
握重兵鎮重地則授之韓信彭越新附者喜於見信而俱
起者安焉韓信曰陛下善於將將此之謂也元帝懷翼戴

讀通鑑論卷十二

末

之恩疑才臣而疏遠之幸王導之猶有忌而敦之凶頑不
足以餌人心使歸己不然司馬氏其能與王氏分天下乎
有陶侃而不知任帝之不足有為內亂作而外侮終不能
禦也不亦宜乎

受諫之難也非徒受之之難而致人使諫之尤難也位尊
矣人將附之而恐逆之然附尊位者非知諫者也權重矣
人將畏之而早已惴之然畏重權者非能諫者也位尊而
能屈以待下權重而能遜以容人以致諫矣而固未可
也所尤患者才智有餘而勤於幹理於是乎懷忠欲抒者
夙夜有欲諫之心而當前以沮遂以杜天下之忠直而日

但見人之不我若則危亡且至而不知夫人之有才或與
 吾等而有所長則有所短矣且人之有才而或出吾下見
 吾之長則自有長焉而疑其短矣夫言之得計之善固有
 其理顯著人各與知而才智有餘者或顧不察者矣且有
 才不逮智不若偶然一得而允合於善者矣抑有謀之協
 慮之深而辭不足以達意者矣尤有彼亦一善此亦一善
 在我者揮斥而見長在彼者遲回而見絀者矣然而君子
 所樂聞者非必待賢智多聞之能為我師者也正此才智
 出己之下而專思一理順人情而得事之中者也彼且聞
 我之恢恢有餘獻其所長而恐摘以所短則惴惴自好之
 士不欲受迂闊淺鄙之譏以資我之笑玩而抑慮我之蒐
 幽摘微以窮己於所未逮則夙夜之懷忠必不能勝當前
 之恐縮我即受之而被猶欲焉恐其不當此教人使諫之
 難君子之所慮而隱惡揚善樂取於人之所以聖與隗瑾
 之告張寔曰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受成而
 已宜少損聰明以延訪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允矣其知
 道之言乎

讀通鑑論卷十二終

讀通鑑論卷十三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東晉元帝自北至陳凡僭偽諸國事俱附六代編年下論之

扶危定傾以得人心為本務國破君亡天下嗚嗚然願得
 主而事之人心為易得矣而未易也非但其慰安之者非
 其道也天下方嗚嗚然而願得主抑必天下之固嗚嗚矣
 如其遠自信曰天下固嗚嗚然願得我而為主則天下之
 情解矣非其情之所迫求而後應者則賢者且不能伸其
 忠孝之願下此者擁戴之勳名不歸焉於是乎解散躊躇
 曰彼且自立乎其位而責我之効功以相保則雖名分正

讀通鑑論卷十三

威望立而天下之奔走也不迫乃始下獎勸聯絡之詔以
 糜天下之歸己而天下不應我以獎勸聯絡之情辭糜天
 下而天下惡得不驕故當國破君亡之餘不待天下之迫
 而迫自立者非外逼以亡則內爭以叛此豈挾機偽讓之
 足以動天下哉無宗國之痛而乘亂以興則欲為謙讓也
 不能其情疑其氣鬱則其事躁而不以禮必矣愍帝之立
 賈疋等拔之以立而遂自立則琅邪之在江東南陽之在
 秦隴雖不與爭而坐視其亡而不救匪直二王也劉琨慕
 容庖之在北張寔之在西陶侃之在南皆坐視其亡而不
 恤長安破愍帝俘司馬子孫殘於盡矣琅邪擁眾而居江

左例平內寇安靖東土未有舍琅邪而可別爲君者然而
開長安之變官屬上尊號而不許固請而不從流涕而權
卽晉王之位已而劉琨屢表陳痛哭之辭慕容廆段匹碑
且合辭以勸進豫州荀組冀州邵續青州曹凝雷州王遜
合南北以協請江東人望紀瞻之流皆敦迫焉然後踐阼
而改元於是而元帝之位定矣無求於天下而天下求之
則人不吝有異志而允安東晉之基成乎一年之需待此
人情天理之極致其讓也卽國之所以立也然且有未及
待者張寔也寔之戴晉也堅而擇主也審南陽王保無待
而立寔舍之而屬望乎江東寔表至帝已先立而寔之志

讀通鑑論卷十三

二

反爲之貳稱建興年號而不舉太興之正朔寔豈不願得
君而事之哉亦惡其不待己求而迫自君也卽此而人心
向背之幾可知矣爲人臣子抑奉君親之痛而有浮慕弋
獲之心天下測其隱而鄙之是天理之在秉彝者不容纖
芥之差乎彼且不自知而合離之情理自迥別也因是而
推戴無功者生其枝忌翼贊有力者挾以驕陵皆末流之
必然矣遠人擅命以自尊權姦懷逆而思逞國欲存也其
可得乎

元帝之立也王氏逼王室而與亢尊非但王敦之凶悍也
王導之志亦僭矣帝乃樹刁協劉隗於左右以分其權而

自固然而卒以取禍者非帝之不立樹人以自輔隗協之
不立離黨以翼主也其所以尊主而抑彊宗者非其道也
承傾危以立國倚眾志以圖存則爲勢已孤或外有挾尊
親之宗藩或內有挾功名之將相口陵日夷而伏篡弑之
機此正君子獨立以靖宗社之時而廢軀非其所恤然君
之所急與吾之所以事君者在是則專心致志以彌縫之
而恐不逮卽有刑賞之失政教之弛風俗之敝且置之以
待主權既尊國紀既立之後而必不可迫爲張弛改易前
政以解臣民之心使權姦得挾以爲辭而誘天下以歸己
協與隗未足以知此氣矜而已矣恃其剛決之才標名義

讀通鑑論卷十三

三

以爲名而鉗束天下一言之非一事之失張皇而摘之於
是乎盈廷之怨起而王氏之黨益堅非臣民之叛上而卽
彼也乍拂其情者激之也孟子曰不得罪於巨室非謂唯
巨室之是聽也不得罪於臣民巨室弗能加之罪也沈靜
以收人心而起衰救敝之人作且從容以俟人心之定則
權臣自戢而外侮以消況名法綜核爲物情所駭者其可
迫求之以拂眾怒也乎方正學未之逮也隗與協又何足
以及此

宗國淪亡孤臣遠處而求自靖之道豈有他哉直致之而
已矣可爲者爲之爲之而成天成之也爲之而敗吾之志

初不避敗也如行鳥道者前無所畏後無所卻傍無可逃
唯遵路以往而已爾旁睨焉而欲假一徑以行吾志甚則
禍及天下不甚則喪其身為無名之死而已劉琨之託於
段匹磾是也非我類者心不可得而知迹不可得而尋頃
刻之變不可得而測與處一日而萬端之詭詐伏於談笑
而孰其知之琨乃以孤立之身游於豺狼之窟欲志之伸
也必不可得即欲以頸血濺劉聰石勒報晉之宗社也抑
必不能是以君子深惜其愚也以琨之忠身死族夷抱志
長埋於荒遠且如此矣下此者陷於逆而為天下僇亦終
以不保其血充功則無功也死則必死也何樂乎其為此

讀通鑑論卷十三

四

也故曰直致之而已矣

忌裨將之有功惡人之獎之恐為人用背己以去且將軋
己而上之此武人之恆態也陳川之將李頭力戰有功祖
逖厚遇之頭感逖願為之屬川疑忌而殺頭以降石勒於
是而汴晉之間大亂而不能定嗚呼此將將者之所以難
也知武人之情而不逆其所忌者則知權矣非但畏彼之
怨怒而曲徇之也道固存焉權即正也三軍之士智者勇
者勤敏而效死者多矣智勇以效死而踰於主帥者有矣
而既已隸於人而受命則綱紀存焉綱紀者人君之以統
天下元戎之以統羣帥羣帥之以統偏裨者也夫既已使

之統而又以不測之恩威唯一時之功罪以行賞罰則雖
得其立而綱紀先亂綱紀亂則將帥無以統偏裨元戎無
以統將帥失其因仍絡貫之條理而天子且無以統元戎
故韓信下燕趙平三齊豈一手一足之烈哉其智勇效死
以成信之功者多矣然而漢高知信而止以李左車之賢
智信方北而受教而高帝未嘗拔之以受一邑之封信曰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之謂與既已為其偏裨則名
義存焉其智勇效死而或為主將之所抑因之以徐懲其
主將可也非能率吾意而亟行之也好惡雖當而有所不
可任刑賞雖公而不敢輕鳩合數十萬人而為之長一一

讀通鑑論卷十三

五

察其能否以用其恩威力窮而爭以起逖之使頭願為之
用以背陳川者任情以行好惡自謂至公而不知綱紀為
維繫人心之樞紐也夫逖慷慨英多而未達大體即不隕
折吾不敢信其匡復之功可成稱周公者曰訢訢休休見
善不喜見惡不怒英君哲相規模遠豈易及哉
忠臣志士善保其忠貞者尤不可以無識苟無其識則易
動而不謀其終謂荀彧之黨曹操以篡漢者已甚之辭也
不揣其終而相沿以往變故日深而弗能自拔或以是死
而不能避不避之名急於行志而識不遠也當漢帝困於
羣凶之日唯曹操能迎而安之悠悠天下舍操其何適焉

操之不可終任人其知之而轉念之圖惟昏於初念其爲
習也不能決兩端於俄頃迎刃以解而姑爲嘗試且自謂
他日之可有變計乃不知其終不能也是以能早決以潔
其身者之謂大智高瞻其當之矣慕容廆之始戴晉也既
定遼東欲以贖爲將軍撫心而告之曰孤欲與君共濟世
難冀戴至室廆慷慨而言之瞻漠然而應之鬱鬱以死終
不爲屈疑爲已甚矣夫瞻秉戴主之忠而廆有可因以效
忠之歸姑聽而觀其後也未晚然而瞻固知其不可恃也
廆之不可恃以終戴晉也豈難知哉抱忠而欲亟試之則
一念遲回忘廆之能用己而已不能用廆也則且如荀彧

讀通鑑論卷十三

六

之不決以敗其名節矣處空谷而聞足音則躍然而喜惡
知夫是音之非熊羆獯豸之相擾也懷忠而憤宗國之傾
沒聞有義聲者欣然而就之其不爲亂賊所陷者鮮矣高
瞻之智決於俄頃粲然若黑白之不相淆迎刃而解捷於
桴鼓死於不屈之前而不死於自救末繇力窮志沮之日
嗚呼可不謂賢哉劉琨所不逮也況荀彧乎
祖逖立威河南石勒求與通好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可
謂善謀矣兩軍相距而絕其市非能果絕之也豈徒兵民
之沒於利而趨者雖殺之而不止哉吾且有時而需彼境
之物用而陰購之矣絕市者能絕吾之不往而不能絕彼

之不來也吾之往市者非一白而即能致於彼畜之牧之
舟車數百里而輸之未至於疆場而早已洩故雖不能必
絕而多所絕若彼之來也授受於疆場一夕而竟千金之
易而自我以逮吏士編氓無不仰給焉惡可絕也於是而
吾之金錢與其輕齎之貨賄盡輦以歸敵而但得其日就
消亡之物則敵日富而我日貧金錢暗耗而不知欲三年
之無價也不能而民貧怨起矣且絕市者曰變開謀也開
謀之往來恆於歧徑乃名爲絕市而必不能禁下之私通
則歧徑四闢而開謀之往來無忌互市通而關津有吏焉
以譏其出入交易有期焉以限其往復軍民之志欲得而

讀通鑑論卷十三

七

私徑蕪則開謀之出入阻矣且開謀者非必畜不軌之志
以走險者也私市通歧徑四出人知官禁之疏而漸與敵
狎則因而玩死以讎姦者多矣一之於互市市之外無相
狎之門自非深姦巨慝忘死以僥幸者孰敢嘗試焉以通
之者絕之逃之慮此密矣此兩軍相距贖財用杜姦人之
善術用兵者不可不知也
王導之不得爲純臣也殺周顛而不可拚論者摘之允矣
然謂王敦篡而導北面爲佐命之臣以導生平揆之抑必
其所不忍且王敦之凶忍賊殺其兄而不忘藉其篡立導
德望素出其上必不能終保其死導即愚豈曾此之不察

哉乃導之洪深兩端不足以為晉之純臣也則有繇矣蓋
導者以庇其宗族為重而累其名節者也王氏之族自導
而外未有賢者而驕橫不軌之徒則多有之乃其合族以
隨帝渡江患難相依而不離於此而無協比之心焉固非
人之情矣然而忠臣之衛主君子之保家則有道焉愛之
以其情也親之以其道也因其賢不肖而用舍之以其才
也盡已所可為而國家之刑賞非已所得而私也當其時
紀瞻下帝陶侃郗鑒之儔林立於江左而以上流兵柄授
之於王敦導豈有不逞之謀哉恤其宗族而不欲抑之焉
耳將謂管叔之逆周公且不忍防之於早乎乃管叔者非

論通鑑論卷三十一

八

但周公之兄也周公非但以己兄之故而使之監殷也管
叔者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俱為天子之
懿親而以己之賢疑彼之不肖而早制之於是乎不可而
導豈其然哉天下者司馬氏之天下非王氏之天下也惜
其闕閱之素盛念其辛苦之共嘗以人之天下而慰己之
情未有不陷於患者而其究也乃至親統六師名為賊而
推之刃又何足以救名義而全天性哉嗚呼豈徒如導者
繫國家安危之大故人臣貞邪之大辨哉凡人之親愛其
宗族也亦各有道矣己所得為無_一推也上而君降而
友又降而凡今之人與凡天下之_二非吾所得私者不得

以自私則抑不得以私其諸父昆弟妄欲者何厭之有哉
教以正迪以自立之方士習為士農習為農黠者戢之弱
者振之非徒無傷於天下而抑可以保躍治之子弟而子
之安則可以上告祖考而無憾矣徇族黨好惡之私己雖
正而必陷於邪辱身不孝之罪又奚追哉

明帝

明帝不天中原其復矣乎天假五胡以亂中夏氣數之窮
也帝乃早世王敦之橫元帝憐憐而崩帝以幼冲當多難
舉動儼然出人意表可不謂神武哉王敦謀篡而諷朝廷
徵己使帝疑畏憂戚不欲徵而待其黨之相迫則敦之橫

論通鑑論卷三十一

九

逞矣帝坦然手詔徵之若人主徵大臣之故事無所疑畏
而敦固心折不敢入也敦欲以王導為司徒聽之也導本
可為司徒無所疑也抑以此獎導為君子使浣濯其同逆
之恥以乃心王室而解散羣臣阿比王氏之戾氣於是而
導之志移敦之黨孤奄奄且死而以篡為下計區區為難
者錢鳳輩亡賴之徒而已殄滅之如摧枯矣導貽王含之
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甯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
不然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之情可
見從王氏者之情可見天下之大勢明帝之大畧從可知
矣折大疑者處之以信莫大危者予之以安天假明帝以

年以之收北方離合不定之人心而乘再閉之亂吹枯折
槁以復衣冠禮樂之中夏知其無難也帝早沒而不可爲
矣悲夫

君子之過不害其爲君子唯異於小人之文過而已王敦
得兵犯關王導在再而無所匡正周顛戴淵之死導實與
出其獲疾於名教也無可飾也故自言曰如導之徒心思
外濟蓋劉隗刁協不擇逆順違其私志欲族誅王氏而導
勢迫於家門之阻獲不容已於詭隨此亦情之可原而弗
容隱飾以欺天下者也及敦死而其黨伏誅譙王承戴淵
周顛以死事褒贈豈非導悔過自反以謝周戴於地下之

讀通鑑論卷十三

十

日乎而導猶且狎開門延寇之周札違下壺都鑿之譙議
而曰札與譙王周戴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導若曰札可
盡人臣之節則吾之於節亦未失也假札以文己之過而
導乃終絕於君子之塗矣都公愛子死而不哭下令力疾
戰而喪元二君子者無諸己非諸人危言以定褒貶非導
之所能也而引咎知非以無異說於論定之後夫豈不可
枯慮而欲益彌章不學於君子之道雖智弗庸也

成帝

小主立而大臣尸輔政之名雖周公之聖不能已二叔之
亂況其下焉者乎庾亮不專於己而引西陽王羨王導下

壺都鑿溫嶠與俱受託孤之遺詔避漢季賈梁之顯責亮
其愈矣雖然惡有俱爲人臣徒崇此數人者持百尹之進
退而可以服天下哉陶侃之貳祖約蘇峻之逆所必然矣
夫主少則國政亦必有所裁大臣不居輔政之任而惡乎
可而有道於此則固無事立輔政之名授之以獨馭之權
而疑天下無他唯官常數定官聯相屬法紀豫立而行其
所無事焉耳三公論道而使涖庶事則下侵六卿百執不
相越而不守其官則交爭故六卿百執之可否三公酌之
而三公唯參可否不制六卿百執以行其意則盈廷多士
若出一人州牧軍帥適如其恆天子雖幼中外自輯以協

讀通鑑論卷十三

十一

於治而惡用輔政者代天子而制命邪夫古之天子未嘗
任獨斷也虛靜以慎守前王之法雖聰明神武若無有焉
此之謂無爲而治守典章以使百工各欽其職非不爲而
固無爲也誠無爲矣則有天子而若無有天子而若無則
無天子而若有主雖幼百尹皆贊治之人而惡用標輔政
之名以疑天下哉是以三代之聖王定家法朝章於天下
初定之口而行之百世主少國疑之變皆已操持之矣故
三代千八百年非無冲人踐阼而大臣無獨攬之威福若
夫周公之輔政則在六官未建宗禮未定之日武王末受
命而不違不得已而使公獨任之也雖然讀鷓鴣之詩而

周之危公之難亦可見矣有聖主興慮後世不能必長君
令嗣之承統也像定奔世之規置天子於有無之外以虛
靜而統天下則不恃有貴戚舊臣以夾輔既無竇梁擅國
之禍而亦不如庾亮之避其名而啟羣爭不然主幼而國
無所受裁雖欲無輔政者不可得也

遺於內者必決於外蘇峻反歷陽而入建業祖約據壽春
以通石勒然而勒不乘之以入犯者非勒無狡焉之志也
劉曜破石虎於蒲坂進圍金墉勒方急曜而不暇及也咸
和三年九月斬蘇峻十二月勒執曜於雒陽使遲之一年
峻約始破則約迫而導勒以東晉其糜矣故壽秋之相攻

東晉書卷十三

三

或為中國之利利以一時耳而據之以為利相攻久而相
滅滅而併於一害乃不救何利之有乎池之竭矣不云自
漸外迫而內難起也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內亂而外患乘
也昧者乃曰外甯必有內憂謂以外患警內而內憂可弭
則抑有內憂而可弭外之侵陵邪嚮令曜勒不逼江東不
孤若峻約之流又何敢輒生其心勒曜之相攻而未相併
幸也謀國者不敢恃也

東晉之臣可勝大臣之任者其唯郗公乎下令忠貞之士
朝廷之望也以收人心易風俗而安社稷則未之敢許晉
之敗敗於上下縱弛名貴老而賢惟貪冒淫逸之是崇王

衍謝鯤固無辭其責矣乃江左初立胡寇外偏叛臣內訌
人士之心習於放佚而憚於拘維未易一旦革也下令執
法紀以糾之使人心震懼而知有名教誠不可無此中流
之砥柱然充其所為以懲創而無已則乍強以所不習而
人思解散便給之小人日飾以進抑不保人心之永固而
國勢之能安也王敦之反刁協劉隗之操切激之蘇峻之
反庾亮之任法激之障狂瀾而墜之鯨鯢之所以弗成也
故先王憂人心之易弛而流也勞來之以德教而不切嚴
之以事功移易之以禮樂而不督責之以刑名臨之象曰
咸臨吉无不利非其感也不可以臨也殷末之俗淫而二

東晉書卷十三

三

南之化游之於芣苢安之於標梅大弛者反之以大張大
張必窮而終之以大弛名為王道而實為申商不覆人之
家國者無幾也故下令厲色立朝以警羣臣之蕩佚不可
無也而任之以統馭六寓屠社稷之安定百官之志則固
未可也夫揚於王廷暮夜之戎可勿恤乎

劉曜圍雒陽撤金墉之圍陳於雒西一戰而被禽以亡其
敗也欲博而不恤士卒輕撤圍以西狂醉以自陷也非不
聽諫者以隄勒於成臯之失計也使曜深溝高壘斷勒入
雒之路內外不相應勒一往之銳氣且折而弗能解金墉
之圍曠日持久上下有情歸之氣求歸不得亦實建德之

見禽於東京而已假令囉分兵以扼成臯禦人於百里之外所遣拒勒之將固非勒敵必先挫而潰則圍雒之軍心盡解其收決矣勒曰盛兵成臯上策阻雒水次也坐守雒陽成禽耳此勒畏懼壁壁以老已姑爲此言以安眾耳非果然也囉撤圍而陳於雒西望蒲坂以爲遲步勒曰可賀我矣此則勒之果所欣幸耳千里懸軍攻人於圍城之下兵之大忌也撤圍分軍以拒人於險險非我有而軍心不固陳友諒解南昌之圍而死於鄱湖軍一分而不可合一動而不可止勒之智足以測此姑爲反語以安眾心或遂信其質然勒且笑人於地下矣

讀通鑑論卷十三

十四

蘇峻之亂建業殘敝廷議遷都王導獨持不可江左百年之基導一言以定之審乎難易之數也梁元帝憚建業之凋殘據江陵之富庶而速以亡然則曹操棄雒陽遷獻帝於許其一時之姦謀以許爲兗州之域而挾天子爲己私非果厭雒陽之敝也乃緣此而不能終一天下亦有繇矣所謂難易之數者宮闈燬敗邑里蕭條人民離散粟貨罄乏乍然見之以爲至難而未可賊攝者也乃夫人驚懼之情移時而定矣定則復思安其居而瞻其生不待上之贖之也故鴻鴈之詩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莫之援也莫之憂則民各有心豈必勞來安集之殷勤而加以勞來安集

則益勸矣此似難而實易者也若夫固然其難者則已動而不可復靜之人心是己人莫不歆於一時之利用而競趨之絲粟鹽酪酒漿雞豚廬舍帷帘之便利婦人稚子之所歆而人情之莫能奪者也此凋敝而移之彼雖徒如歸焉彼凋敝而又移之他君民朝野日唯延頸四望睨樂土而苟安窮年累歲志在游移而無定情其不愈窮愈蹙以之於絕地也無幾矣楚遷陳而困遷壽而危遷吳而亡非徒地形之不利也趨利偷安之情如同河而西之必不可得也導之言曰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知人情物理消長往復之幾而防眾心之流以止之於早規之已大持之已定

讀通鑑論卷十三

十五

豈有難知之數哉庸人未之察耳
庾亮徵蘇峻而激之反天下怨之固不能辭其咎矣雖然其志有可原者也亮受輔政之命而不自擅也尊王導於己上而引郗鑒下蓋溫嶠以其濟艱難竇武之所不逮非直異於梁冀楊駿已也晉之東遷王氏執國而敦倡爲逆執兵柄者皆有侵上之志而不可信陶侃登天之夢天下疑焉祖約之恃蘇峻之姦尤其不可指盜以入室者也是爲侃所怨以激約峻之速逆特其識量不充未足以乘高墉而解羣恃耳如必委曲以延不軌之姦究於沖人之側則禍遲而大亮免於激成之責而孔光延王莽褚淵推

道成之罪其可逃乎亮以衛國無術而任罪司馬溫公乃欲明正典刑以窮其罪則何以處夫延王敦殺周戴以偏天子之王導乎溫嶠人傑也亮敗竄而嶠傲之不哀必有以矣峻雖反主雖危而終不大難者郗鑿溫嶠也以死殉國者卞帝也皆亮所引與同衛社稷者也抑權臣扶幼主亮與諸君子有同心特謀大而智小志正而術疏耳原其情酌其罰何遽以典刑加之溫公曰晉室無政任是責者非王導乎導豈能効功罪以伸求全之法者卞敦觀望逆黨憚兵不赴導且不能加誅有諸己不能非諸人况庾亮

續通鑑論卷十三

去

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治統之亂□□竊之□□竊之□□竊之不可以永世而全身其幸而數傳者則必有日月失軌五星逆行冬雷夏雪山崩地坼雹飛水溢草木為妖禽蟲為孽之異天地不能保其清甯人民不能全其壽命以應之不爽道統之竊沐猴而冠教祿而升木尸名以徼利為□□□之羽翼以文致之為聖賢而恣為妖妄方且施施然謂守先王之道以化成天下而受罰於天不旋踵而亡嗚呼至於竊聖人之教以籠□□而禍亂極矣論者不察猶侈言之謂盜賊為君子之事君子不得不予之此浮

屠之徒但崇敬土木念誦梵語者即許以佛種而無所擇於淫坊酒肆以護門牆貪利養者猥賤之術而為君子者效之不亦慎乎石勒起明堂辟靡崇臺拓拔因修禮樂立明堂皆是也敗類之備講道統以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於天故勒之子姓駢戮於冉閔元氏之苗裔至高齊而無噍類天之不可欺也如是其赫赫哉雖然敗類之備講道統於□□盜賊而使竊者豈其能竊先王之主教乎味其精意道其大綱但於宮室器物登降進止之容造作纖曲之法以為先王治定功成之大美在是私心穿鑿矜異而不成章財可用民可勞則擬之一旦而為已成故□□盜

續通鑑論卷十三

去

賊易於竊而樂竊之以自大則明堂辟靡靈臺是已明堂之說見於孟子辟靡靈臺詠於周詩以實考之則明堂者天子肆觀諸侯於太廟即廟前當展之堂也辟靡者雖水之側水所環遶之別宮為習樂之所也靈臺則游觀之臺與囿沼相閒者也皆無當於王者之治教明矣漢儒師公玉帶之邪說而張皇之以為王者法天範地布月令造俊髦必於此而明王道乃為敬零四出曲徑崇臺怪異不經之制以神之此固與□□盜賊妖妄之情合而升狻冠猴者鬻之以希榮利固其宜矣夫使先王之果於此三宮而興教化也然亦偶有便於此也一學宮而序序校異矣一

大樂而夏漢武異矣一大禮而忠質文異矣若夫百王不
易千聖同原者其大綱則明倫也察物也其實政則敷教
也施仁也其精意則祗台也躋敬也不顯之臨無射之保
也此則聖人之道統非可竊者也收類之儒惡能以此媚
□盜賊而使自擬先王哉勞民力殫國帑以贖聖而釋
然自大則獲罪於天天災之人奪之聖人之教明明赫赫
豈有爽乎論者猶曰君子予之不亦違天而毀人極也哉
公山洩導吳枉道使魯有備慕容翰止段蘭之追慕容皝
而恐亡其國皆良心發見於特亡之餘不容泯者然其視
參兄之臂而姑徐徐也何別哉夫人欲自免於不忠不孝

讀通鑑論卷十三

六

也唯初心之足恃而已矣狄仁傑之事逆后而可善其終
未嘗與於篡唐之謀抑未與李勣諸人同受宗社之託也
宋齊愈手書張邦昌之名而無痛哭不甯之色則斬於市
而非李綱之過君父之大順逆之分如黑白之昭著於前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已移足於不仁之泥淖畏其陷染
而姑自蹉跎終不可得而洒然故極仁道之精微有所未
逮雖有過焉而君子諒之未嘗不可改也設仁不仁之顯
途而去順即逆雖有乍見之惻隱君子弗聽所從者不仁
終不可與於仁也若翰者身爲叛人已自立於不仁之中
矣雖欲自拔徒不信於段氏而危其身抑必終爲孰所忌

而死百悔叢心又何補哉

成帝以幼冲嗣立委政王導拜導及其妻曹氏魏晉君臣
之際陵夷至此石勒曰曹孟德司馬仲達狐媚以取天下
誠有謂也古禮之見於今者燕射之禮君皆蒼拜爲諸侯
於大夫言也諸侯於大夫不得視天子於諸侯猶大夫於
陪臣不得視諸侯於大夫等殺之差天秩之矣天子於諸
侯禮不槩見僅存者覲禮一篇侯氏肉袒稽首天子不蒼
分至嚴矣天子之不驕倨以臨臣下者唯當宁立而不坐
天揖同姓時揖異姓土揖庶姓而不聽其趨踰此三代之
以禮待臣而異於暴秦之已亢者也惡有屈一人之至尊

讀通鑑論卷十三

九

拜其下而及其婦人哉禮者過不及之準也抑之極則矯
而爲揚之甚勢之必反也垂及於女直蒙古之世鞭笞之
桎梏之奴虜斥詬之於是而有者斯可惡之惡聲施於詔
令廷杖鎖擊之酷政行於殿廷三綱裂人道毀相反相激
害亦孔烈哉三代之後必欲取法焉舍趙宋待臣之禮其
誰與歸

張駿能撫其眾威服西域有兼秦雖之志疏請北伐莫必
其無自利之心也而其言曰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
心日遠日忘則悲哉其言之矣嬰兒之失其母也使婢妾
飼之受其狎侮未嘗不泣也已而聽之矣已而安之矣已

而語之以母而不信矣過墓而若有若無且歸而亟依婢
妾矣夫人至忘其母而不知悲則僅留之家老垂死而有
餘哀亦將誰與言之而誰聽之乎於是而人心之迷終不
可復復者其唯天地之心乎宇文氏鮮卑之運已窮天乃
默移之而授之楊氏以進李氏而中國故楊氏之篡君
子不得謂之賊於宇文氏則逆於中國則順非楊氏之能
以中國為心而天下之戴楊氏以一天下也天地之心默
形之也消落之故老弗及見焉而如之何弗悲

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矣而志不得遂弔古者
所為深悲不已也然有致命者志亦奚不可遂哉文王安

續通鑑論卷十三

三

天下之志困矣而武王周公遂之猶文王也上帝臨汝勿
貳爾心致命之謂也巴西龔氏兄弟不屈於李特為特所
殺其子龔壯積年不除喪思以報特特死因李壽殺李期
與其腹心滅李雄之裔而讎以復勸壽稱藩於晉事雖不
成而父叔之志以白於天下壽既僭位徵壯為太師壯終
不就贈遺一無所受壽亦弗能忌焉豈其心執其義守其
恆雖困而亨金紱豈能亂葛藟豈能縈哉夫志者執持而
不遷之心也生於此死於此身沒而子孫之精氣相承以
不闕壯之志即父叔之志也死而無不可遂也所可悲者
嵇康之有嵇紹耳然而天之以亨困而不亨其不用者未

善假也壯懷報讎之心以說壽而壽不疑借己以快其私
說壽以歸晉壽雖不從而壽不以為侮卻壽之爵祿金帛
而壽不以為亢抗章責壽之負約而不稱藩而壽不以為
恨志無往不伸而龔氏兩世之忠孝與蜀山而並峙若紹
也濺血湯陰徒為仇讎之篡主死則朱紱酒食為其葛藟
而惡望其亨哉有志而不遂有先人之志而不遂之非所
據而據焉身之不保而人賤之矣此則可為抱志以先亡
者悲也

顏舍可謂知道之士矣郭璞欲為之筮舍曰修己而天不
與者命也此猶人之所易知也又曰守道而人不知者性

續通鑑論卷十三

三

也淵乎哉其言之非知性而能存者不足以與於斯矣夫
人能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必矣欲人之知吾之性
也實難非吾之性異於人彼不能知也彼不自知其性抑
將知何者為性而知吾性之然哉不知仁以為從井救人
而已不知義以為長彼之長而已性固人所不知而急於
求人之知性則非性也夫郭璞有所測知於理數之化迹
而迫於求人知之是以死於其術苟其知性為人所不可
測則懷道以居貞何至浮沈囚人之側弗能止其狂悖而
祇以自戕無他有所測知而亟欲白之揣摩天命而忘其
性之中含者也庸人之所欲知而亟問之鬼神象數者貧

富窮通壽夭已耳皆化迹也仁之惻隱痛癢喻於心義之
善惡喜怒藏於志動以俄頃辨於針芥而其發也橫天塞
地不能自巳君子以信己者信之尙弗能盡知也而況凡
今之人乎子曰知我者其天乎謂以心盡性皎然於虛靈
之無迹非夫人耳目聞見之迷也含庶乎其與聞此矣出
處以時守禮以不屈宜乎其爲君子矣

鯀不脫於淵豺虎不脫於林失其所據力殫而無所歸
石虎據鄴慕容皝據盧龍於是而東自滅貊西及破落南
距陰山北盡沙漠皆爲什翼犍之所有拓拔氏之興延及
百年此其之矣何也虎與鯀以其深淵叢林授之什翼犍

而自處於非據之地也天以洪鈞一氣生長萬族而地限
之以其域天氣亦隨之而變天命亦隨之而殊中國之形
如箕坤維其鵬也山兩分而兩迤北自賀蘭東垂於碣石
南自岷山東垂於五嶺而中爲奧區爲神皋焉故裔夷者
如衣之裔垂於邊幅而因山阻漠以自立地形之異即天
氣之分爲其性情之所便即其生理之所存濫而進宅乎
神皋焉非不歆其美利也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性之
所不順命之所不安是故拓拔氏遷雒而敗完顏氏遷蔡
而亡游鱗於沙清嘯狐於平原將安歸哉待盡而已矣延
之人者□□之人也不足以保彼之命而徒自潰亂也聽

明神武者知其得據而祇以失據也無足懼也筌之蹄之
不能有餘□矣

取東晉之勢與南宋絜論東晉愈矣江東立國以荆湘爲
根本西晉之亂劉宏陶侃勤敏慎密生聚之者數十年民
安食足兵精芻糧舟車器械旦求之而夕給而南宋無此
也東晉所用以保國而禦敵者紀瞻祖逖溫嶠所鼓舞之
士勇王敦蘇峻雖逆而其部曲猶是晉之爪牙也以視韓
岳收烏合之降賊見利而動見害而沮者不相若也王導
歷相四君國事如其家事而深沈靜定規恢遠大非若李
伯紀趙惟重張德遠之乍進乍退志亂謀疏而汪黃秦呂

結羣小以間之也則東晉之內備裕於南宋遠矣劉石之
凶悍雖不滅於阿骨打而互相忌以相禁且相吞也固無
全力以與晉爭慕容苻姚段氏皆依晉爲名以與劉石競
李特雖竊李壽折於龔壯不敢以一矢加於晉之邊陲張
氏雖無固志而稱藩不改伏池楊氏亦視勢以爲從違爲
劉石之內患非若金源氏之專力以吞宋無所掣也則東
晉之外逼輒於南宋遠矣然而宋之南渡自汪黃秦湯諸
姦而外無不以報讎爲言而進畏懦之說者皆爲公論之
所不容若晉則蔡謨孫綽王羲之皆當代名流非有懷姦
誤國之心也乃其侈敵之威量己之弱瓶酌縮退阻之說

以坐困江東而當時服為定論史氏侈為訐謨是非之舛
謂亦至此哉讀蔡謨駁止庾亮經畧中原之議苟有生人
之氣者亦有不憤者也謨等何以免汪黃秦湯之誅於天
下後世邪夫彼亦有所為而言矣庾亮之北畧形王導之
不振也而左祖導者謂亮以伸導桓溫之北伐志存乎篡
也而惡溫之逆者忌其成而抑之於是而中撓之情深於
外禦為宰相保其勳名為天子防其篡奪情繫於此則天
下肯以為當然而後世因之以無異議嗚呼天下之大防
□□之大辨五帝三王之大統即令桓溫功成而篡猶賢
於戴□□以為□□主況僅王導之與庾亮爭權勢而分

續通鑑卷十三

帝

水火哉則晉之所謂賢宋之所謂姦不必深察其情而繩
以古今之大義則一也蔡謨孫綽王羲之惡得不與汪黃
秦湯同受名教之誅乎

慕容皝求封燕王晉廷遲回不予諸葛恢抗疏拒之義正
而於計亦得矣慕容氏父子之戴晉其名順矣則以韓信
王齊之例權王之而奚不可曰鬼與皝非信之比而其時
亦非劉項之時也六國初亡封建之廢未久分土各王其
習未泯而漢高固未正位為天下君且信者漢所拜之將
為漢討項雖王固其臣也慕容氏則與劉石等為異類蓄
自帝之心久矣晉業已一統而特承其亂非與劉石交爭

而競得者也若慕容氏之奉晉也則與石虎角立而勢不
敵因其國士民與趙魏之遺黎睽懷故主故欲假晉以收
之使去虎而歸己晉割燕以封之矣乃建鼓以號於眾曰
吾晉之王也則虎之黨孤而已得助矣歸己已定則業入
其籠中而不能去又奚復須晉之王而不自帝哉諸葛恢
曰借使能除石虎是復得一石虎灼見其心矣劉翔雖辯
亦惡能折此乎當是時石虎惡極而嚮於衰斃謀深而日
以盛除虎得皝且不如存虎以制皝觀其後冉閔之亂基
容遂有河北而為晉勁敵恢之說驗於未事之前矣或曰
晉不王皝皝且自王自帝而豈不可曰我不授以名而資

續通鑑卷十三

帝

之餌眾發其姦以折之於早國尚有人焉知晉之所以禦
虎者不特皝也則皝之氣奪矣奚必禁其自王自帝哉嗚
呼王導都壘庾亮相繼而亡何充庾冰蔡謨皆庸材也皝
乃敢以此言試中國之從違諸具臣者畏其暴己罪狀而
徇之諸葛恢不能固持其說而晉事去矣皝不死慕容氏
不亂苻堅不起晉未見晉之不振入於鮮卑也

劉翔北歸謂晉公卿曰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當從事
巴蜀一日石虎併壽據形便以臨東南智者所不能善其
後非為晉計深遠也恐虎併壽而益彊慕容氏不能敵也
雖然又豈非晉人保固江東之要策哉陳軫說秦以滅蜀

而臨夷陵楚乃失郢鄂東徙以亡司馬昭滅漢而臨西陵
吳乃受王濬順流之兵而中絕以亡梁失成都於宇文氏
而江陵困湘東死陳氏終以滅蓋江東據江淮以北拒而
巴蜀既失橫江而中潰方衛首而中折其腰膂末有不殞
者也李昇之得割據王建爲之蔽也南宋之得僅延吳玠
吳璘捍之也孟景滅而李煜坐斃合州失而陽邏之渡不
可防皆明驗也故據全蜀以出秦鞏而欲定關中則不得
扼秦鞏以保全蜀而遙衛江南則有餘何充庾冰聞言不
警待桓溫而後興伐蜀之師翔言之溫爲之雖非忠於晉
者而大造於江東不可誣也聽其盲紀其功亦奚必深求

其心哉

續通鑑論卷十三

美

康帝
風會之所趨賢者不能越也君子酌其貞淫以立身而不
可執以論人孟子之遊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多所辨
以折異端曲爲說以動人主使前乎此而爲西周後乎此
而爲兩漢必不然矣然而有以異於田駢慎到蘇秦張儀
者卽時所尙而邪正之分自存也劉向貢禹經術同也諸
葛司馬方略同也二程三蘇議論同也不可以與賢者同
而樊匪人不可以與庸人同而疑君子殷深源謝安石風
流相似名望相匹而殷虛楊以致敗謝衛靜以立功或以

江左風流爲亂階而謂此中之無人亦皮相而已矣自西
晉以來風會之趨固然矣其失也浮誕而不適於用其得
也則孔子之所謂狂簡也狂者不屑爲鄉原之暖姝簡固
可以南面者也當時之士得焉失焉貞焉邪焉皆託迹而
弗容自異故陶侃下壺都鑿庾翼力欲矯之而不可挽夫
三四君子者白卓立於風會之外以不詭於正則愈矣若
必以此而定人之品隲則殷浩之短暴而謝傳不足以庸
矣知人者別有獨鑒存焉而不問風會之同異故曰知人
則哲唯帝其難之

續通鑑論卷十三

美

段氏沮段氏之迫慕容皝而貽其害猶曰懼宗國之亡也
段氏滅宇文氏逸豆歸恤而安之乃既歸於燕卽說皝以
滅宇文輸其上下之情形地形之險阻以決於必得然則
翰在宇文之日鷹目側注蠶尾潛鉤伺其舉動而指畫
其山川用心久矣逸豆歸走死宇文氏散亡翰得全功以
歸而說急殺之非徒說之忍也翰之挾詐陰密而示人以
叵測天下未有能容之者也身之所託心之所依不與謀
傾覆宗國之事可矣身依之心早去之且伏不測之機以
窺之非人之不能容也心自不容其身也翰之將死曰欲
爲國家蕩一區夏豈果然哉說有可圖禍先及之矣而惡

得以免於死關羽之解白馬圍也身依焉而不能不為之
効是以先主委誠焉雖然胡不若徐庶之置身事外而不
與其功名也

穆帝

王導且卒而薦何充所以制庾氏也庾翼卒充授桓溫以
荆梁軍事所以奪庾氏也亮之疏也翼冰之隘也皆不足
以託社稷而抑為后族非可世委以國柄固矣然亮之責
導詞正而理得導薦充而亮不疑充而折冰之廢子立弟
而冰不怨則庾氏之不為晉忠明矣導修私怨而充枯之
以貽桓溫之逆而終成桓元之篡謀國而恩怨惟心未有

讀通鑑論卷十三

表

不貽國以憂者也劉惔惡溫而沮之深識也充持之會稽
王昱持之以為唯溫之英略可以鉗束庾氏不能與爭耳
斯心也溫已見之曰區區一白面少年之庾爰之且如猛
虎之在側而惴惴以需我之控制君相若此何憚而不逞
哉疑其所不必疑則可疑者進矣疑其所不必疑則英雄
知我之徒疑而無能制矣故畜疑者召禍之門也而況乎
其加之以忌也王氏既衰庾氏又替王彪之謝安方在下
位而不足以持權何充不謀固其國唯庾氏之是競晉之
亡肇於此矣故唯無疑者可以當大任而不傾
蜀之宜伐久矣劉翔為晉言之謝廣亦知之夙矣至李壽

死李勢立驕淫虐殺此天亡李氏之日不待再計而宜興
師者也桓溫西討晉廷惴惴然憂其不克溫曰笑而心鄙
之拜表即行知晉之無人也劉惔曰但恐克蜀之後專制
朝廷其言驗矣乃其遂無以處此哉溫表至朝廷信之而
不疑下詔獎之以行而命重臣率大師以繼其後則溫軍
之孤可無慮而專制之邪心抑不敢萌惴惴憂之漠然聽
之敗則國受之克則溫專其功惔誠慮及而胡不為此謀
也蓋惔者會稽王昱之客非能主持國計者也昱與殷浩
皆虛誕亡實而然不振者惔即為此謀而固不聽徒為
太息而無可如何晉非無人有人而意不能行也

讀通鑑論卷十三

表

冉閔盡滅羯胡而曰吾屬故晉人請各稱牧守奉迎天子
雖非果有效順之誠然慮趙人之不忘中國而不戴己未
敢遽僭也有胡睦者稱閔功德謂晉人遠鼠江左而不足
戴然後閔無所復忌而僭以成嗚呼睦固晉之遺民也而
其逆如此肉蟲自生而自食豈自外至哉睦之喪心失志
至此極也夫亦有其故矣自劉淵起□□人士詘於勢而
事之始亦有不得已之心焉已而食其餘以有富貴假其
威福以陵孤寡而齧齟之改易禮法以狎其俗口甘其味
身便其服者數十年矣故心盡亡而習之也安藉使歸故
版而奉正朔則江東人士在與為伍而無以自容於是開

□□□之名而慙然沮矣自絕歸正之路而偷安於菹
待以自雄蓋遙想王謝何庾之風流而汗流浹背則何如
侈攤戴之功以矜於其穴哉斯心也亦恥心之不容泯者
也而恬無恥以為恥且貪權藉以自榮焉於是而迷復之
凶終不可反矣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無縱者非必以
法繩之也制於其早而全其僅存之初心也宕佚之使習
而安之將奚及乎

辛謚可謂得死所矣應劉石之世徵辟不就然而害不及
焉則可以不死而死為激冉閔中國之人也其盡誅羯胡
而有歸正之言雖非果可與言者而言亦不辱矣其說閔

曰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繇夷之康享松喬之壽非徒
效忠於晉其為閔計亦忠之至識之遠者也似可與言而
與言懷數十年之積悃表見於一時而非以辱吾言於大
羊之耳可言也斯可死也義壯宛曲以明心辛謚直言以
旌志各以其所遇而自靖君子之酌時宜以屈伸道固然
也或曰謚言之矣閔未必殺之而何以死曰謚固知其不
聽也不聽而生是為閔所容也言出而志伸志伸而生事
畢生事畢不死奚俟乎士懷孤志不遇可死之時而奄奄
以存可哀也夫

蔡模之諫北伐為庾亮言也王羲之之諫北伐為殷浩言

讀通鑑論卷十三

辛

讀通鑑論卷十三

辛

也亮與王導不協而欲立功以抑導於內浩與桓溫不協
而欲立功以折溫於外內不協而欲制勝千里也必不可
得故二子之言當其時而中於事會雖然君子之為言計
及當時計及後世時有不可明言者則微言以動之密謀
以正之而不因一時之急傷久長之計亮之正不足以服
導潛之才不足以制溫道於立功反致潰敗徒以沮撓人
心而貽後世之笑一時之事會也王業之不可偏安羯胡
之不可縱佚忘自疆之術而益召其侮偷寡弱之安而日
蹙其亡百世之大防也羲之言曰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
已久矣業已成乎區區之勢為天下寒心而更以陵廟邱
墟臣民左衽為分外之求昌言於廷曾無疚媿何弗自投
南海速死以延羯胡而進之乎宋人削地稱臣面縛乞活
皆師此意以為不競之上術閉戶塞牖幸盜賊之不我窺
未有得免者也譙周仇國之論成而劉禪之降旗旋豎邪
說之誣人亦酷矣哉若夫浩之欲折溫也亦非謀之不忠
也而折溫之術莫善於收溫而用之北伐之舉溫先請之
而浩沮之既乃自行而置溫於局外不資其一旅之援溫
亦安坐上流而若罔聞固溫之樂禍以乘權抑浩損之而
使成乎坐視嚮令東西竝進而吾擁中樞之制溫固吾之
爪牙抑又惡足以逞浩非其人而羲之等不能以此說之

疑溫忌溫而溫之逆乃有所資以自雄此所謂微言之精

謀之制劫敵強臣於尊俎者淺人不足以及此也

侍健請命而殷浩不能控姚襄來歸而殷浩激之以叛浩

之咎也然使浩開關納之而倚以收復中原則亦梁之進

侯景也夫健與襄而可收以為用也哉健之請命殺麻秋

而懼弋仲之使襄歸晉勝再闔而懼也健孤而畏再闔之

勇弋仲死襄孤而畏慕容之強中立而無置居睨晉之弱

而可誘以為後圖受其餌則為侯景覺其機則引去而無

傷若此者亦惡能撫之使為吾效用乎何怪乎浩之不撫

讀通鑑論卷十三

三

襄之禍速而輕納之任之禍遲而大弋仲將終忠順之言

孰聞之襄逃之耳其辭愈遜其情愈詭議者乃以拒健激

襄為消罪何古今樂進豺虎以自衛者之多也夫不見健

一入關而即自王浩北伐而襄伏甲於山桑以邀之乎使

當健襄納款之日閉關而卻之曰吾無所用爾為也則二

夷之氣折矣雖然徒為大言無裨也必自立之有本也非

若光武亦安能驕語盆子曰待汝以不死哉

桓溫能用殷浩殷浩不能用桓溫溫曰浩有德有言為令

僕足以儀刑百辟朝廷用違其才耳此溫之能用浩也溫

請北伐而浩沮之浩之不能用溫也能用之而後能制之

能制之則于之奪之生之殺之而唯吾意不能用矣而欲

制之必敗之道也溫之道也劉惔料之矣非必溫之逆為

不可制也俟知何充殷浩之不足以制溫也夫溫之始豈

有必不可制之情形哉嫌隙已成王彪之說會稽王馳一

紙書而即斂跡以退其終於逆也浩貽之也惔惔然相恐

於廷若猛虎之且噬溫乃見人之疑我之莫退必無以相

容乃疑我而不能制我將與我競功而一敗於許昌再敗

於山桑能事見矣於是而技癢情興莫逆之志始發而

不戰微謝安王彪之之夷猶淡漠視猛虎如麋鹿溫必篡

矣虎不攫則不攫不走則不追豈不撲則不整不避則不

讀通鑑論卷十三

三

觸豈徒溫哉董承不奉衣帶之詔曹操不敢犯及宮闈曹

爽不爭權命之權司馬氏不敢擅為廢立制之有道用之

有方則溫崎以新附之臣而義旗回指之言折久任方州

上流倚重之陶侃而有餘浩任將相之重物望所歸夫豈

難於用溫者而徒爾惴惴也謀愈深禍愈成矣

晉之失久矣殷浩廢桓溫受征討之命敗苻萇於藍田進

軍瀾上敗姚襄於伊水收復雒陽亦壯矣哉當是時石冉

初亡苻姚乍興健雖鷲而立國未固襄甫虜去乍集平曠

之壤勢益飄搖故挫之也易善攻者攻其瑕乘瑕以破功

而積衰之氣以振溫可謂知所攻矣其入關也糧賈而還

其復雠也置戍而返說者曰溫有逆心舍外而圖內此以劉裕例之而逆其詐也溫之歸鎮未嘗內偏朝廷如裕之爲也浩既廢會稽才弱而不足相難王謝得政新而望淺非溫內顧之憂也溫何汲汲焉乃其所以不能進圖全功而亟撤以還者孤軍乘銳氣快於一擊而無以繼其後也晉偏安於江左而又分焉建業攤天子以爲尊而力弱荆襄挾重兵以爲彊而權輕且相離以相猜而分爲二溫以荆襄之全力爲孤注其進其退一委之溫而朝廷置之若忘溫卽有忠誠亦莫能自遂而況乎其懷二心哉臣與主相離也相與將相離也東與西相離也以此而欲縣軍深

讀通鑑論卷十三

書

入爭勝於遙起之寇萬不可得之數矣尤可嗟異者溫方有事於關雒而苟羨東出山往以伐燕欲與溫競功而忘其力之不逮且燕非苟羨新造之比也慕容儁三世雄桀而植根深固櫻勢重難搖之虜以自取敗衄曾不知以一旅翼溫乘勝以復故都豈不慎乎秦寇平燕之氣奪兩都復晉之勢成合天下之力以嚮燕則燕不能孤立以相抗協於溫以成將就之功則溫之心折而不足以騁乃彼方西嚮我且東指徒爲立異而生其欺怨謝萬之愚苟羨之妄會稽之闇懷枝以居中欲溫之成功於外其可得乎謀國若此不亡爲幸耳其不亡也猶溫兩捷之威有以起葺

蒸之氣鬱因狡之心也

五胡旋起旋滅而中原之死於兵刃者不可殫計殫中原之民於兵刃而其旋起者亦必旋滅其能有人之心而因以自全者唯慕容恪乎故中國之君一姓不再興而慕容氏旣滅而復起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亟攻之恪曰龕兵尙眾未有離心盡銳攻之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嗚呼惻惻之言自其中發功成而人免於死恪可不謂夷中之錚錚者乎古之用兵者於敵無欲多殺也兩軍相擊迫奔俘馘者無幾也於敵且有斬焉而況其人乎戰國

讀通鑑論卷十三

書

交爭敵步卒以併命短敵以萬計而兵乃爲天下毒然猶自愛其民而不以其死嘗試也尉繚之徒至不仁而始爲自殺其人之說於是楊素之流力行其說以毆民於死而取勝突圍陷陣者有賞肉薄攻城者前領而後進則嗜殺者非嗜殺敵而實嗜殺其人矣晨與行夕與息環拱聽命於牙旌之下方且向向然相聚以相保而威之誘之激之迫之唯恐其不自投於死嗚呼均是人也而忍至此哉用兵之殺人其途非一而賊人爲無益之死者莫甚於攻城投鴻毛於烈燄而亟稱其勇以獎之有人之心尙於此焉變哉

讀通鑑論卷十三終